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〇冊目次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 一

玉光劍氣集不分卷

〔明〕張怡撰 王文濤輯
清鈔本

..... 二二一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楊超卿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王呂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秦文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玉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襲雲明之珍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四方之珍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兵爲十二金人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之識而長城起于臨洮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視宮殿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阿房宮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可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吹灰李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治統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尚有史代之國耶

秦一世後
 蓋嘗聞之爲人君須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安人如服席王始可以代天理物永保湯名
 書而爲天下共主乃政名之爲政也從來所未有之
 政也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黃氏直言九土無誹謗之網張矣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立法更制以鑄磨煅煉其民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草既茲崇之又行火焉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紂引領而望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成引領而望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式重足而立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神聖子始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立國之初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古登泰山而雨驟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向爲王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大令風伯嘯也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乃封其松何功而乃緒其樹樹何營而乃歸其石
 石何辜適所以得罪天地爾由是山鬼獻璧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豐刻藍田之

秦二世前

呂政罪惡貫盈六合噉噉上訴于天帝譚泰王元之此卽以扶蘇之仁賢繼之猶恐不足以幹其盛而支其傾以延其祚乃高作奏累趙高以寵奄縱呂政於獄以立其威遂因呂政之失呂政而呂政之亡呂政扶蘇胡不還入而詢之十七兄也十七兄又胡不合而與蘇謀謀亥也豈李斯于申祖之耶抑亡秦之議天意已定耶亥也遇齒父之業李斯代薦作骨德古師漢申商李斯路謀李趙趙高忠諫謂之誹謗深計治統卷之五謂之妖言漢書欲遂廣積肆志之私趙高使人無情志方得遂立嚴刑刻罰之律于是謀大臣人無情志滅故舊諸公子僇死于市僇于咸陽市十人公王死以石死于社史至有請死從先帝得華于驪山之足者見史趙高趙高云此乃天讐昌氏殺人之多故假高之口亥之手以酬之如此殺氣盈于至親他尚何顧史其慷慨孤蹈參伐司馬擊牛而盟史獲趙文用是人爲爲家爲仇史而思亂者十室而五人心云云陳勝吳廣起阡陌之中散之卒通泰脫束爲兵裂裳爲旗賈捐筆爲

古今治統

卷之五

謂之妖言賈誼論治安策論秦欲遂廢嫡孫志之私趙威後問
良人無赦言方得遂立廢別刻罰之律于是謀大臣
曰臣聞古語有之人無赦言方得遂立廢別刻罰之律于是謀大臣
滅故舊史諸公子侈死于市威之威陽市十二人具十公
主死以石死于社史至有請死從先帝得葬于驪山
之足者見史好殺故請云此乃天讐昌民殺人之
多故假高之口亥之手以酬之如此殺氣盈于至親
他尚何顧史其據狼狐踰參伐司馬望宇宙而
憂文用是史人為怨家為仇賈山而思亂者史十室
而五文心云云陳勝吳廣起阡陌之中賈山幸
疲散之卒通志脫束為兵裂裳為旗賈山拊拊為

古今治統

卷之五

亦賈誼字子夏。徧袒大呼徐樂、五刑。天下從之如流水。文此兩
人事不克終。李諱論者或卑之然義氣激昂爲謀秦
首倡昔人謂其爲秦民之湯武。陽氏真快輪哉時論
戊綱目注秦禍北結于胡南結于越行者強于五霸
莫逆往首莫安四以爲於之敵名請成
閭閻退于戎狄警應潛于誘議奮臂咸于甲兵趙國
而秦人險阻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六
先人蒙霜雪冒矢石寸塊尺取之地蕭復散爲六
國吳一隅起而楚韓魏趙皆失臣臣臣與有存立榮有榮
羣車輿有輓中多相見幸爲受之亂浩浩兵燹撞
爭先刺秦者如林如數李襲項文廉沸雲擾登徒尾稿

治統

卷之五

八

狗盜云者二世間山東兵起問趙高此時雖解宗廟
降黃屋漢尺書以謝天下尚恨未足以滅前非而解
後禍奈何若高深拱重修前房兼看實說謂直
未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高到簡李斯之族雖
夷趙高案李斯下午三川與而趙高之權益恣
相並起兵者全倣斯義三族而趙高之權益恣
爲丞相宜者尊居相位重握相權千古罕觀然荀秦
風車郵詩重寺人之令益有由來矣弟見其指鹿爲
馬竊見丁定計衆臣以此爲也新臣皆東蒲爲脯
史未載見甲子地子之將爲虎者則必之
趙高捕鴻乃補駁臣不敢附一牋混色以辭君之
目易誓以辭君之耳賈固廟堂之上嗜亂貪危

不知省及天地瓦礫章楚老祖能行云陳勝吳中海
水羣飛揚雄制秦人新歌劉公起于沛沛中父老干
迎劉季立而沛中子第三千人據焉張曹皆沛中子
為沛公立項羽起于吳楚將項梁與其弟也
以事劉季立項羽起于吳楚將項梁與其弟也
大而吳中兵族八千人應焉此可謂曰鼠竊狗盜而
不足愛耶以秦之宜速亡論之備者曰劉項之興猶
為晚也

白統

卷之五

九

秦二世後

劉項之興也時英雄豪傑雷動震擊唐文正宗並起
而代秦乃空西山之甲付之章邯之手以禦之秦止
秦而一敗于定陶項梁再敗于雍丘項梁力攻之秦項復
大敗于安陽章邯擊項梁于雍丘大敗之
以引兵渡河項梁敗秦軍于定陶項梁死
降楚勢如河決不可復遏項梁死項羽繼起
至此乃始責高之蔽塞而高塔關樂途于望夷宮前
弗許為侯弗許與妻子為黔首亦不許二世為樂所
治統卷之五
為民皆弗許口受命丞相為天下謀足下無多言
二世乃自殺秦二世之惡皆趙高為丞相成之
也其誣固所宜誅乃成君之惡因其欺而殺呼天
之痛之罪乃貫天達地矣自古掩宦可畏哉呼天
子不道致令以奄宦立以奄宦終而不得稱陛下稱
足下非其自取哉錄書云亡夏者桀至殺盡豪傑而
不知其身為桀通事見識諸云亡秦者胡至長城備胡
而不知其身為胡通事見識諸云亡秦者胡至長城備胡
盡圖哉子嬰以趙高之立已假義立子嬰子嬰而戴
玉冠佩華綬居黃屋從百司假義立子嬰子嬰而戴
秦祀有主也況又能知趙高之奸謀子嬰曰高惡人
不有尚必自來則殺之而一劍刺高史云云
果至于嬰刺之其其三族

天之所授

戮腐鼠不動聲色巨璫就實筆洞曰斯腐鼠人也

不足以容也志氣猶有扶掖後有子嬰亦不可謂無

賢也然子嬰之賢不足以與漢文之德比也

又似秦疏有賢也乃綏未燬于腰酒未滿及降而

楚兵已喑闔中真人已翔南上長者一至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史記曰公孫龍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古今

治統

卷之五

十一

古今

治統

卷之五

十一

夷宮殿之與也或者見一時之強盛以為荆軻七之

而不得高漸離筑之而不待張子房椎之而不待陳

與吳挺之而猶不待則以為天下無秦何秦亦

因此以肆然無忌然秦之亡也亡於邯鄲之一姓

呂秦之亡也亡於彭越之三屠初成帝末年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道也其安能逃之

秦合論

夫禹稷契益均佐唐虞有功於萬世故其子孫並君

有天下然秦既爲伯益之後伯益皋陶之長何以後世學者多未考何以獨

不如夏商周之永也曰夏商之亡也以桀紂之無道

也周之亡也以幽厲之無道也秦則自嬴至末皆爲

無道之君而惡來乃飛廉之子也而秦祖之飛廉生惡來惡來生紂

德穆公以人殉穆公以人殉葬莊夫焉得而不呂也呂實處非其

據矣夫焉得而不胡也胡亥惡以濟惡夫焉得而不

項也項項之灰其宮項羽殺其降項羽天其假手以

古今

治流

卷之五

十三

爲秦報哉然而火益熱水益深矣夫焉得而不剝也
數百年中乾坤錯亂如此非宇宙之大阨會哉

古今治統 卷之六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西漢

漢高祖

昔周井龍沉秦原鹿走聖廟先山東之豪投袂而起

國無定臣臣無定主臣文紛紛藉藉句未知

鹿死誰手鹿死誰手赤帝子赤帝子無尺土所因無尺土所因

乘風起埃中與強羽共爭天下

累之後爲堯之裔羽之力拔山氣蓋世

入而無遺
中原灰素官製九字
佛祥雄
固將拔

卷之六

不叩也尊信語沛公沛然項卒以之而沛卒以與

不也公曰料其云云然而功卒以亡而治卒以興

子爲赤帝形雲蓋夫沛公曾隱陽山所祐上有雲氣

子所執丹室室其形色其母與品元每望其元可
見之○二句楚漢陳上果有真哀之誠乎又豈真錫

其母池浴有雞卵赤自其孕時已定乎又豈

真龍成五彩范增對項羽云吾望滌公所居若龍成

何爲事一獲而與五彩龍從望中而有徵乎果爾則

彼重瞳子亦依然協帝也

準鴻溝之約項羽與沛公中分天下割分作兩朝天

子哉設項羽不解兵東去襲作初朝天子然卽兩者之所爲而較之初
項立義帝王爲義帝以號令天下無何復弑之義帝

帝于仁南
沛爲義帝發喪
三軍傳檄以討弑君之罪

天下諸侯以討狄義帝者天用諸侯以討狄義帝者天下諸侯于是不直楚而

直漢
帝者自是隋何陳此義而下九江
帝者自是隋何陳此義而下九江

沛以義帝入關以安秦民義帝亦可

人矣謂其止約法三章謂入關與項羽約曰秦降王侯將相先破秦入秦者先封爵封爵之貴者及盜抵罪立此三章餘皆法外

以除秦苛項乃屠秦城殺秦衛又殺之掘秦塚

論曰：敢以惠馬伐塚，許苑或亦足以酒天地之氣。

火秦官天下人心于是不德楚而德漢人失望項

卷之六

成羽不用糟言增怒而扶至彭城以忽氣發背疽

湯
 市
 川
 口
 人
 苦
 王
 史
 倫
 東
 口
 貢
 流
 聖
 寺
 田
 土
 等
 述
 彪

高云投玄鬚曹氏子言而復公夏下莊園高天下

云用明肅惠加牙佐在朋水頭云帝祀天下
亞于是不補楚而補冀陳年韓信及諸人先皆事華

之所失者時以彭越之免楚也沛代楚入彭越取其

以入關特之志不在小也

漢之所幸者則以項之不殺太公也

雖聞分羹之言而不以罪莫也

言以要漢之降已漢王曰願分一杯羹

附錄一 詩經

漢高祖下

漢祖鞍馬五十六年史三始盡除格遺記高祖後時有

此以四海既一後世人至多有治者口為天子造

而後市面稱君初學記大風一其得國之一得後世

下軍與之饒漢高祖得者一不不免有造威加

海內有風起雲飛象高祖起沛以一天下也今愛雖

不免伯心之存文中有伯心之存乎而規模固自宏

遺矣文作史者宜于此即位之年標揭漢之年號而

諸家之記乃于秦亡楚爭日遂紀之曰高祖皇帝元

年是漢王末即皇帝位而史氏先皇帝之也何哉史

治統卷之太

不可一日無故以漢高祖皇帝元年是謂天下

而此一史者只宜且以統係之千天只宜記甲乙

之毒發布大漢之燈燈後正璣平衡流化典政漢紀也是

財雖離文使蕭何次律令以明刑張蒼明章程以

定制文丁公以楊臣忠漢高祖皇帝元年是謂天下

以乃不忠文侯雍齒以息偶語漢高祖皇帝元年是謂天下

其夫高帝固多疑人也後宋功臣之見疑皆自疑生

也定都也左殺函右隴西坐收天府之雄說帝

治統

卷之六

都關中收酬敷也礪泰山帶黃海帝封功臣異姓王

四十四人如帶國以承有愛及苗黃以隆大封之典善新語

幾有息馬論道之風賈誼新語上得天下每事諸書

而求逸材雅有搜獵剔數之意高士傳時孔道未

著而過魯一祀通鑑孔子太牢開萬世崇儒之聲

自文至文不意鐵馬金戈之主文乃能開天光而

學文文也其飛名帝錄古史而申錫無疆夫豈

偶然弟見其即位已踰年矣而始上皇其父一

公太公為維聖迎門却行使非家令太公者

大驚始公為上皇使非家令太公者

治統

卷之六

太子已立定矣而為戚姬欲易其子

而賭鴻飛冥冥乎四人乃難難對矣因雲漢改從

而賭鴻飛冥冥乎四人乃難難對矣因雲漢改從

使非樊噲排闥入言不入言曰陛下獨則亡秦之趙

高不在漢宮乎至于三庶孽之封弟從兄王兄

死代王子不委寵太甚平一憂義之號帝欲殺以

其子子不委寵太甚平一憂義之號帝欲殺以

示人太小平聽叔孫為綿最之

野外習之津潤口綿最實此兒慈也魯兩生

野外習之津潤口綿最實此兒慈也魯兩生

然何也蓋高祖立法欲其孝以嗣先人之業而足保之也而晉人徒襲其名未必知其義矣

卷之六

卷之六

九

漢孝惠

高祖號稱明達史亦當知呂后之爲鳴牝矣則宜預防其司晨之漸以保全平室家君王漢書呂后紀

可也竟未聞其蚤有所以爲惠帝地者漢書呂后紀氏所生者漢書呂后紀秉仁柔之姿漢書呂后紀志清淨之治漢書呂后紀不可謂者

寬仁之正史尊任宰相漢書呂后紀志清淨之治漢書呂后紀不可謂者如急漢書呂后紀尊任宰相漢書呂后紀志清淨之治漢書呂后紀不可謂者

力田者舉漢書呂后紀法有妨史害民者裁漢書呂后紀令鳥篆蠶簡之芳華除挾書之律漢書呂后紀間挾書命悉除之漢書呂后紀令鳥篆蠶簡之芳華

隱沒于數百年者一旦如降酋之後漢書呂后紀蘇漢書呂后紀楊漢書呂后紀謝漢書呂后紀而俾

古今

帝統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後來諸儒有所考正而授受漢書呂后紀尤稱千古一大快事七年中善政二十餘事堪書漢書呂后紀特其立原廟非古

制漢書呂后紀已立廟于長安漢書呂后紀又立漢書呂后紀遺和親廟漢書呂后紀廢情漢書呂后紀制漢書呂后紀已立廟于長安漢書呂后紀又立漢書呂后紀遺和親廟漢書呂后紀廢情漢書呂后紀

而帝漢書呂后紀治十外殿漢書呂后紀不獨與成康伯仲漢書呂后紀哉余呂后漢書呂后紀其

毒性漢書呂后紀王名如意漢書呂后紀達其愛弟之心漢書呂后紀并骨醉戚姬漢書呂后紀手足漢書呂后紀

乎大道也漢書呂后紀可馬漢書呂后紀公夫身爲天子漢書呂后紀令由已出胡不早

漢孝文前

方諸呂陰謀不軌劉氏之祚如帶如髮後袁盎曰呂氏不
無一言主張陳正耶果其林于呂氏之威陳即
尚謂決廷有人耶迨譙紫官而徵帝太原帝
諸大臣定謀漢事宋昌建策絳侯奉迎代王
諸人于月于代王以立之以高帝側室之子離外
藩而立為天王王上得大橫封占大橫光卜之
後不私受望于渭橋王上得大橫封占大橫光卜之
非欲以公舉示天下而期本心之安乎秋伯也宋昌

古今前紀

卷之六

及將陟斧座而南向讓再西嚮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讓三殆其危疑之憂于而視彼意于來位之好不大荷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有問乎曰即位以來寒心銷志未明求衣荷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貴而思冲居盈而念損恭修玄默尚務以德化
民除取擊之令恭修玄默尚務以德化
以上舉躬親之典恭修玄默尚務以德化
南越而卑辭以感其入貢恭修玄默尚務以德化

古今前紀

卷之六

千見于道之無私四侯之建也
此封其子安四侯之建也
之有吳王之不朝也四侯之建也
不潔仇也張武之不舉也四侯之建也
不敗也四侯之建也
臣武公廷申屠嘉罪之日四侯之建也

乃得免叩首而曲成其風節先正郭西京風節而曲成其風節先正郭西京風節而曲成其風節先正郭西京風節

良易外家之選傳也立賢為后之兄弟選士君良易外家之選傳也立賢為后之兄弟選士君良易外家之選傳也立賢為后之兄弟選士君

于其養退讓之君子其用賢也首吳公之治平守南于其養退讓之君子其用賢也首吳公之治平守南于其養退讓之君子其用賢也首吳公之治平守南

立治平為天下復魏尚之官將前守雲中塞匈奴有立治平為天下復魏尚之官將前守雲中塞匈奴有立治平為天下復魏尚之官將前守雲中塞匈奴有

商為雲中守其念士也每飯而想李齊齊之賢李商為雲中守其念士也每飯而想李齊齊之賢李商為雲中守其念士也每飯而想李齊齊之賢李

存其德也其約躬以儉則綿衣不解華路不辭者而存其德也其約躬以儉則綿衣不解華路不辭者而存其德也其約躬以儉則綿衣不解華路不辭者而

遼遼之樂以絕麗奇之路以塞論其重民以本遼遼之樂以絕麗奇之路以塞論其重民以本遼遼之樂以絕麗奇之路以塞論其重民以本

重民厚本之政則王綸春益帝藻時數鉅而勸農之重民厚本之政則王綸春益帝藻時數鉅而勸農之重民厚本之政則王綸春益帝藻時數鉅而勸農之

外無奇語建下句外無奇語建下句外無奇語建下句

農年田租之其簡武以備則躬御上林親至林農年田租之其簡武以備則躬御上林親至林農年田租之其簡武以備則躬御上林親至林

訓兵廣武六部訓兵廣武六部訓兵廣武六部

之長技三郡示王師之萬全宋師之長技三郡示王師之萬全宋師之長技三郡示王師之萬全宋師

而募民實來思田而募民實來思田而募民實來思田

古屯田之利亞大屯細柳而按轡入營古屯田之利亞大屯細柳而按轡入營古屯田之利亞大屯細柳而按轡入營

將軍之嚴時匈奴三入而三拒初冠甘泉灌嬰擊將軍之嚴時匈奴三入而三拒初冠甘泉灌嬰擊將軍之嚴時匈奴三入而三拒初冠甘泉灌嬰擊

之次冠狄追張相如禦之三冠雲中周亞夫脩之詳之次冠狄追張相如禦之三冠雲中周亞夫脩之詳之次冠狄追張相如禦之三冠雲中周亞夫脩之詳

未曾窮兵出塞與周之薄伐至太原者同一轍也見未曾窮兵出塞與周之薄伐至太原者同一轍也見未曾窮兵出塞與周之薄伐至太原者同一轍也見

史恭帝之天姿甚美故令德善政相里於冊德史恭帝之天姿甚美故令德善政相里於冊德史恭帝之天姿甚美故令德善政相里於冊德

春風和氣芬芳藥物江春風和氣芬芳藥物江春風和氣芬芳藥物江

慶帝可刑無鬼哭之庭帝之世慶帝可刑無鬼哭之庭帝之世慶帝可刑無鬼哭之庭帝之世

皇上煦如春下似如草皇上煦如春下似如草皇上煦如春下似如草

被四海景帝立孝文被四海景帝立孝文被四海景帝立孝文

漢孝文後

孝文之治議者惜賈誼之策謂安未之盡用疑其不以自傳而傳長也帝以誼為其不問蒼生而問鬼神也帝之問蒼生而問鬼神其以洛陽年少帝年少用之不免國家多事耶帝年少其以洛陽年少帝年少用之不免國家多事耶帝年少其以洛陽年少帝年少用之不免國家多事耶帝年少

卷之六

昭之自殺不免傷太后之心也昭太后之弟也然未幾而四子受封則謀誼何嘗廢也昭太后之弟也然未幾而四子受封則謀誼何嘗廢也昭太后之弟也然未幾而四子受封則謀誼何嘗廢也昭太后之弟也

卷之六

其責固在景不在文也文帝謂天下吏民勿以夷貊其責固在景不在文也文帝謂天下吏民勿以夷貊其責固在景不在文也文帝謂天下吏民勿以夷貊

卷之六

為首稱也所歎者當時秉鈞不過絳灌中屠之流用為首稱也所歎者當時秉鈞不過絳灌中屠之流用為首稱也所歎者當時秉鈞不過絳灌中屠之流用

事不過張蒼晁錯之輩張蒼晁錯皆漢初名臣儼凡材安能容燕至德洗
沃皇畏文苑登我漢道班固贊云太宗穆穆而致之

五帝三王之盛哉班固贊云太宗穆穆而致之

卷之六

卷之六

九

漢孝景

景帝之立高宗文帝為太宗輝煌其廟制立

豈不稱一代美觀文苑然其變權易勢

大夫以削奪諸諸之休澤景帝任用晁錯為御史

令吳王挾局戲之宿怨事見前連七國膠東

愛以武備震三輔事見前稱戈詣關幾為宗社之

謝諸侯楊意山曰此謀乃可謂無策而非真將軍從

天而下時趙涉說亞夫兵出武關人皆曰安能走七

國之族王敬茂東越越人殺之楚王嬰西王正自從

而康帝何于綴旒儒者曰福源胎于威局然則宮

中可感乎哉文帝失儲訓之嚴景帝帝遠好殺之機

几杖之錫詳于戈伏矣何故盡削諸王以挑吳楚

耶錯之智囊謂以才所見是拙也意以害國而害

及身是禍也帝之育於用人而慘于用法至此哉

位漢孝王人后之寵王來制上愛梁于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人后之寵王來制上愛梁于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人后之寵王來制上愛梁于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人后之寵王來制上愛梁于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人后之寵王來制上愛梁于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人后之寵王來制上愛梁于是倚太后以

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梁行利後上欲重治梁氏之罪王事叔虎就請而得梁氏太后之不肯使田叔按食司王等諸司叔善處人母子兄弟之能執法以全親國弟不幾有斗栗尺布之誣母不幾有絕地及泉之悔乎傳儒者曰淵源胎于戲言然則天下可戲乎哉夫戲言宜出于思也語帝不思先王之重又不思後來之竟尚謂有潛之體則若乃皇后無罪也廢薄而立王太子無辜也廢榮而立敬宗乃無細于冕錯而施其謂妻子之偷何中督嘉舊相也結于冕錯而施其謂妻子之偷何中督嘉舊相也血而屈臣夫功臣也有大功中于后言而獲后欲侯

王美亞夫爭不可後亞夫于犯罪后謂及亞其謂君臣之誼何任都之嚴謂其不發私書都為中尉不發私書一其私書其風節足嘉也而密之乳虎始異乎其風節足嘉也而密之乳虎始異乎其威稜足展也而真公王之其威稜足展也而真公王之往殊大異乎僞公主之假和其威稜足展也而真公王之其從示伯也謂何十六年之中下震方祗

上樂園精日月或赤色或紫色又孰非帝之失德言景帝力卿人劉德也恩有以致之其不得與七通發明乃謂其無失德何也有以致之其不得與七制列也宜哉但其坐席天緒宜流遺化古以節儉之心成富庶之績史觀其詔賢弄得官不及入贊至十而深慰夫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帝下詔詔二千石修職而深慰其無傷農事無管女紅傷農事者也錦各修其職事無欺專百姓詔勸農桑珠玉而深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下至減田租三十而稅一尤輕于文帝之世文帝取田雖非中道不失厚民

大率循以故貴朽粟陳賈捐之言人衍家富殷殷屯

屯屯田論言而于刑獄之際尤為用情以衛絕為丞相有長厚之風文帝嘗稱長厚以張歐為廷尉有泣罪之仁飲從不殺人重罪有而減笞法五百或二百定筆令受笞者不乃渾渾而減笞法五百或寬恕除苛解境文與天下以更生之路春秋刑雖肅春恩自謂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吾不意刻薄任數吏之朝而見此仁滂德應恩惠云云帝之所以克遵前業而無墜者其在斯乎帝云云嗚呼恩虧于父子夫婦矣是不知親親而特議仁民也謂斷意此誼缺于君臣事使矣是不敬大臣而特議于

庶民也史詳雖然阿鵲不作爾古文簡云所幸者
小康之遺也班氏稱周成康漢文景夫景而安得與
文並耶而又安能步成康之後塵耶

卷之六

三

漢孝武上

武帝建元之初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治統

卷之六

所稱復出然請儒不過私習于家武帝置五經博士

之官然後天下士人靡然向風而相授受靡不方

不儒者曰撥聖鐸于灰燼之中啓賢關于馬歇之

後聖鐸傳聞斯廢是固天啓斯文於不墜而

帝之有功于天下萬世豈微哉河間獻王陳其書

獻其樂于帝帝可其奏漢書曰帝上其書帝上其書

主爵都尉漢書曰主爵都尉王尊都尉漢書曰王尊都尉

其意漢書曰其意古漢書曰古

訓漢書曰訓先聖道漢書曰先聖道其一時致治之盛至于政

朝從漢書曰朝從其漢書曰其其漢書曰其其漢書曰其

其漢書曰其其漢書曰其其漢書曰其其漢書曰其

其漢書曰其其漢書曰其其漢書曰其其漢書曰其

廣程不識俱以屯營見奇遠二人屯兵北邊
 參衛青霍去病俱以出塞遠捷得勝
 此類雖似多害然猶跡似謀國
 丹破化金而吊天子以祀寵
 事王與以服蒲益壽而惑人主以長生
 生蒲信以長文成將軍衛人李少君能致
 人之魂術所感李夫人而潛英刻石武帝傳召李夫
 威為石人編五利將軍術相會于中
 名他教也人五利將軍術相會于中
 主遠致至此五利將軍術相會于中
 尊大信之聖以壽長公王而王印授符司馬遷史
 治統卷之六
 玉印立白字上帝符以符掌期曰惜哉金枝王夢
 乘而與妖人仇儂孝武不愛爵位并愛于寶夢
 然各以其幻術妄投帝心帝曾不為一察由是浮東
 海以望蓬萊
 五時再祠祀元角獸乃以天龍虎為元符
 萬物何足憑元角獸乃以天龍虎為元符
 中呼萬歲之聲也八神致養祀入神中微聞空
 上有仙人巨桴聲也八神致養祀入神中微聞空
 王母往觀之理池奉靈光之經西王母靈光之經
 傳上元授靈飛之事武帝十二事受之為年
 幻妄不經自溺荒唐唐帝之神速安漢事豈真有能
 精神若見以鼓弄帝之愛而建柏梁臺七言詩有上座

愛而置承露盤以銅為仙人掌承露盤于坡上
 作蜚廉觀相傳曰蜚廉和玉骨飲之清可以長生
 若人有祠李少君有宅只可祀于灶前使君神光
 堂有飭日見武帝外傳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字雲羅七聖萬拱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雲生如盤花解風起于月錦望恍然幾千魂交黃帝而
 夢接安期論武帝無端之幻境方冥而有志之狂圖
 並盜帝心武賭軍甲則建朱甍地帝南出越建郡聞
 葡萄則通大宛漢元帝市藏欲善馬則遣武師
 葡萄名馬于足巧弄天馬陳伐昆明則習水戰
 也子其軍大將軍第五出師出定襄出雲中出百
 軍土水服騎將軍去三出師出定襄出雲中出百
 而匈奴服驃騎將軍去三出師出定襄出雲中出百
 降通南夷而置郡以唐為郡中郎將通夜門而昆邪
 寅尉司馬相如城郡巴蜀使內郡相和又自將以待
 邊歷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樹旄一
 千餘里上自將至是使郭吉告單于曰赫聲濯靈
 威震虎暢致空幕南之王庭無疆王之廷其斬首
 百萬闔地數千武帝敗論信以為雲邊更之宿恥景
 親注授報上世之遺誅詭志得意滿無以加矣然
 兵通而不解饋運而不休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以快心於重復之比何如天下元元皆坐劍戟戰
子矯箭控弦代書據其事俱在所得已先王謂兵
得已而武帝味兵之腴常若不足文體豈董子
所謂勉強果勉在此等事耶豈申公所謂力行果力
在此等事耶通指神仙士

治統

卷之六

无

漢武帝下

類觀武帝所為皆勞民傷財事也史故至于弄商車
商車有稅不足為名器武官謂之又不足為之更
錢幣更煩錢造權錢又不足為之真鈔輸桑孔立均
貨置平準則貨單利曰此二法亦未輸實則貴賤又
不足為之榷酒酤酒有稅此法立天下不
從此多以雖結秋茶之密細布夏日之威嚴王
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文而江海無以實滿厄
山林無以給野火也文卒之雄圖既沃元氣以銷生
瘡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文財殫力痛功
難補患古文犀皮玳瑁非不填廷也獨警節杖非
不盈闕也古文蒲稍馬名天馬渥洼神駒天馬得自宛作
芝房有歌甘泉房中產芝九堂朱鴈有歌幸東海得
歌非不洋洋於朝廷作太平之美觀也文而閭閻
之下寡母巷泣孤兒路號買損之虛美薰心實禍
盈目上書海內虛耗書族類離散策如處頽室面
面皆風如藥厄歲節是病元狩元年云此雖按
隨移豐古急還文景之規已為無及而乃作沉命法
沉匿而不直指使以兵捕擊之為沉命法者奮鉄鐵而

並出言尤以牢籠四方芻狗萬民列先朝涵濡之澤
 稿無餘潤矣諸儒奸大而不遂喜功而功固成
 澤竭政塞將誰之尤古文帝之諸所爲太子據
 立之太寬靜厚重文未嘗不諫而帝曰身任其勞諒
 子以逸過此此時太子無恙也奈何奇女叔于鉤文
 宮帝過河間問張言此中有所上見一宮中李能
 又得乃教張言此中有所上見一宮中李能
 數端胎于堯舜門帝後文帝命各持所生之門曰堯舜
 月滿生十日星之耳子垣筆曰堯舜曰堯舜曰堯舜
 帝以門也緣以堯窺天隙文乃不豎青蠅之問
 極山武帝言魏人劉棻棻取文宮臨諸太子真西
 治統卷之六
 致趙虜初江充爲趙王得罪諺謂太子趙世之言事起
 尤之惡不止自青蠅白充入以其亂王家之父子者
 而亂帝家之父子附太子教官中埋木人皮厄上盡
 充在坐上使充治之充奏太子宮多人太子
 新出武庫上使充治之充奏太子宮多人太子
 日太子出武庫上使充治之充奏太子宮多人太子
 人何爲令衙何爲令衙何爲令衙何爲令衙
 正青之上王明玉臺安言太子之兵反是射犬之黃聲
 敗之也平盡之禍其關五日屍骸萬數論子骨
 肉之變皇太子出在匠舍賜爲千古重哀古傷鳴
 呼轉死度恩于青宮初帝爲太子有異轉望人使通
 明日北昭謀望恩臺上後知太子無反恩悔之乃作
 之不欺也恩于官爲歸來思恩之臺乃作

子恩何及望服穿子今夕何處尋追覲于天濤謝希逸文云銷魂于
 即悟三老之說以故雖自免非有太子日盜父兵
 朱顏言感千秋之訟田千秋教太子無罪云夢見
 朱大尉千秋華嗣口天安之問教竟何哉使太
 子不走姑里而直走臺閣當不至此父使千秋能先
 三老而鳴冤則猶可及矣先儒謂田千秋貌得帝之
 也據太子始不肯擒捕前以趙充太子于安昌
 終不肯自愛庶幾無愧於中生子中生中其
 乃申生誼之曰共申生而茲及之曰矣死矣
 太子是生窮于羣邪無以自白于君父沒窮于史筆
 古今治統卷之六
 無以自白于天下後世何以使天壤之內無冤覲耶
 豈其逃出之際不合與丞相羣兵鬪耶丞相相出
 太子與之問先時白羣之兩先時天禍太子至謂曰
 所便希無不一正人以開路帝心使然而正人天已
 陰示于伯髦手矣豈羣之伯太可以出而自完矣
 心銷耗之後復落本真謂秋風生詠帝自作秋風詞
 何文中子以為輪臺悔過蔡弘字又請遠輪臺老
 民之事職不惡問惟務榮蔡弘止控成務下口便
 如休休草野口君已悔過而臣猶疑天下嗟弘字
 耳至此盡罷出軍而專意省躬仙人帝衣服素潔可成疾
 斥府人罷出軍而專意息民不復行帝而馬以

241

世

古今治統

卷之六

一日哉此尼父所以先正名為慮深也

僅一祀在位不久長之統且永綿宣帝後則君父之私

意亦何為又憶霍光非貴戚之卿而行伊尹之事

廢立時田延年引伊尹太甲事以決之幸而宣帝賢也如其不賢將奈

之何不徒為後來圖逆者藉口耶東漢之末董卓

霍光而田延年離席按劍雖以決一時猶豫之策不

免作異日狼顧之備矣異日曹操欲廢立此皆諸君

所未慮及然予尤所慮者自漢武托孤以大將軍之

號加之寄命之元臣自是漢家宰相俱稱大將軍得

以劍復上殿韋嗣曰以武裝而稱文佐已而梁之跋

扈包役梁興號為跋扈曹之亮特曹操俱稱將軍從來豈

古今治統 卷之七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漢孝宣

宣帝雖以御陸侯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白霍也霍光之孫也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其刺也霍光之孫也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霍氏能悟功成身退之義霍光之孫也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妻子以歸田里霍光之孫也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裁抑聽茂陵徐氏徐氏之權如曲突從新先計以避火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以從曲突之薪亦豈致先后之被弑宣之先后許氏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古今治統

卷之七

連入其女為后乃後后之昭臺從先子山雲等謀反
而後令焦頭爛額者受恩澤漢氏敗諸臣有
無恩澤焦頭爛額者受恩澤漢氏敗諸臣有
與子逆子霍光之孫也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乃赴廣漢之為京兆尹郭舉豪義弱不可調無功
於小民而以丞相之言殺廣漢以君怨殺人人仇之
殺霍光之孫也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金吾之議殺金吾之議殺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難同以恭道小人輕發金吾之議殺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古今治統

卷之七

左馮翊閉關思過有兄弟訟問延壽謂諱守不能教
思過有兄弟訟問延壽謂諱守不能教
不可謂無德於世教而以蕭望之奏殺思過
以蕭望之奏殺思過
殺諸小人之口殺之也而帝之以人言殺思過
審是帝殺之也又曰高祖殺功臣忌也思過
魏同心輔政丙吉魏相並為魏能計民間殺父殺兄
殺夫之變帝欲使何如魏相曰今年民間殺父殺兄
此而計及而不能收朝廷之殺人乎軍閥口民間殺
外夷乎丙吉魏相並為魏能計民間殺父殺兄
陽而不救正之乎又思當時于定國為廷尉陽而不救正之乎
其民以不寬陽而不救正之乎
每傷法吏深文宣室齊居決獄期以稱平每傷法吏深文宣室
帝亦稱善而諸臣之刑胡不可緩乎帝亦稱善而諸臣之刑胡
戰歸第戰歸第
戰歸第戰歸第

經術則有梁丘賀夏侯勝穀梁叔之輩論衡後冠章

漢孝元

孝元在官宮之初傳以二疏廣繼傳以一蕭原
非不習於儲訓者及即位薛廣貢章匡送入
為相亦非不足於輔導者而跡其施為如養貧民
振困乏捐膳樂省苑馬罷官館減殺食
肉食獸肉庶幾茂豐世之良規也元聽贊捐
之言而罷朱厓之請不宜以煩中國也元是綏遠
畧而專內治也史聽薛廣德言而止獵射上郊太尉
宜丞拔官石是綏遠遊而思勵精也詔舉賢
厚遷讓之士光祿廣以此以重聽祈之避廣賢博

古今治統

卷之七

七

士弟子之員孝武真博士弟子五以昭儒學之盛至
於衰成定號食邑定祀孔子十三世孫昭帝時
于元帝自太學食邑八百戶昭帝時為太尉太尉
李上奏服喪之禮曰食邑八百戶昭帝于後嗣
祀昭帝以來而帝為崇隆聖道昭光祖烈于載文廟
之盛德盛典肇於此昭烈志以諸書昭其詳
此皆其大政之卓卓可觀綽有古之風烈元帝然
其前而少明柔而固斷古之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
山倒樹云云以致賢奸混清弘恭石顯二刑赫掌朝
權根深蔓廣昭泰顯肆毒流譴文望之以斥刑人而

飲鵠望之委罷宦老恭顯諸之下
張市捐之數短恭顯周堪以事決於刑人而瘠卒
言臣不得見上張猛以諍起於刑人而車頰
於公車陳咸以文致於刑人而城旦令朱雲漢里
晉下獄死為城旦京房以亂歸於刑人而獄斃
為死者雖置之中用事馮遂以議刑人之專恣而秩
臣等幸也子連休當時章玄成氣也亦幸而終也臣等
之相也亦幸而隙也而即鬱鬱鬱鬱若年耶石耶五鹿客
耶與年累五鹿充宗結為黨請罷之者皆得位只
耶歌曰年耶石耶五鹿客耶即何者耶石耶五鹿客
耶反官也則三人史無補河知千岐萬轍當公
天下為之側目慈時獨有一貢禹之薦九卿之位史
謂其說詳以求辭於賢士之口云云然觀禹之所為
對上書止云崇節儉未嘗指及僉王上言崇儉無他
太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
而京言及刑人則禹能九卿乎哉韋匡能一日安其
身於朝廷之上乎哉此三人者如果真儒也胡不
退而尋壑經丘則文而乃甘與官隣金虎古言強堅
義也其共事也夫帝也居君位而不知廷尉之為
下獄可其奏後問廷尉上不知廷尉之事詞試問
二疏一蕭之所為素訓者何為也于昭烈之事猶未

古今治統

卷之七

七

天下為之側目慈時獨有一貢禹之薦九卿之位史
謂其說詳以求辭於賢士之口云云然觀禹之所為
對上書止云崇節儉未嘗指及僉王上言崇儉無他
太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為王
而京言及刑人則禹能九卿乎哉韋匡能一日安其
身於朝廷之上乎哉此三人者如果真儒也胡不
退而尋壑經丘則文而乃甘與官隣金虎古言強堅
義也其共事也夫帝也居君位而不知廷尉之為
下獄可其奏後問廷尉上不知廷尉之事詞試問
二疏一蕭之所為素訓者何為也于昭烈之事猶未

古今治統

卷之七

九

去其貳之夫帝也知賢傳不就獄而不能使其不陷
 於獄安肯就獄之至望之數猶而死試以問之
 帝心其明知而又明致之何為也殺氣上蒸於皇天
 而雪夏氣稷下激於后土而海沸溢日災熾滿天
 下漢業所從衰也衰於主德臨而宣帝也弟
 捐絲核如宣胡為著恭顯之種而未錮二聖帝將
 英隨如武胡為寅中書宣官而學禍已上族矣若
 元之愚柔又安能制之哉初年立婕妤王氏以為后
 末年任元舅王鳳以為相軍領尚書事則劉之朝
 又已舍新之胎也論者見呼韓來朝以為盛事焉
 則兵與胡廷高李斯御史呼韓然其不諸臣而諸
 圻是要和親之記名爾若馬上紅顏之啼和戎後人
 上唯紅顏之何胡中青塚之歿胡地無白草從為
 萬世駭客之談資而已掌胡日古今明史前年云此
 胡人受命不殺不受無疑胡地又一言一語為作
 不能尚可謂漢廷有威又可謂漢廷有人耶予惟高
 孔霸之不受相位而止受京宅受一區之宅于京師
 聖事詳上庶幾得聖祖無道卷幟之訓也而蕭得之
 之不為疏傳聖之不無惜惜

古今治統

卷之七

十

漢孝成前
 孝元靈墮朝政漸衰此必繼之以武之英銳宣
 之廟精始足振起類淪武乃荒淫如成帝使者
 之其端宸肅矣古羊範非不備也漢成帝者
 今女聽覽非不弘也成帝然蔽賢之石瑋南發石瑋
 于而竊柄之鳳翅隨張將軍領尚書事王氏方布
 黃霧以塞青天王氏方與同封楊典之對烏能撥
 陰氣而陽之哉使陽外家其不宜封侯王與對陰
 帝不元舅竟以同日而侯者五也王莽為成帝王
 立為桓陽侯王與為而噫稱此懼辭之日而遠邪扶
 陽侯王遂將為前平侯噫稱此懼辭之日而遠邪扶
 正霧散而天宇清詎不大謬而帝卒迷於霧中也自
 此而天表之應漢文日食矣地震矣日食之夜夏
 而雪矣月鐵飛而躍治矣有桃李秋實矣兩月晨
 見矣月有兩已異星隕日晦矣聖如野雞
 集承明殿然不此殿有他象者無雲而雷矣
 月流星東南行如雨矣辛東井矣七幸至攝提大角
 從參至辰矣岷山崩而江水竭也岷山也山崩水竭
 有如是之多者皆以王氏用事之故也帝因天變屢
 詔求直臣似亦知愛知懼然群臣皆懼於外戚之

三

治統

100

卷

11

100

3

1

古

今治法

龍

六
朱

七

•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六

30—

乎其亦足爲吾道生氣乎當是之時尹如王章等
清理於京兆尹如王章等
京兆尹王章皆爲吏部郎中
臣如羊慶忌臣如羊慶忌
威於邊陲
西歸城
匈奴使何守法
盡公如何武可以御史
可以司空
何武初爲大後爲
所至皆治盡空
何嘗之賢士哉
何嘗不可以致理
裁無奈九重之上內嬖已深
外戚已恣
被坤維拆而乾綱移
其何以救漢之不新也
予之所怪者向之子說劉

古今

治統

3

卷七

七

...

—

六

1

1

30—

漢孝哀
成帝無嗣以陶定之子名入纂絕業
史何卬陟天機
刻延卽位之初罷斥王氏宋典言太后專弄其內傳太后
年卽得已連至尊號歸第矣史載罷根就國矣
安何得以進至尊號歸第矣史載罷根就國矣
夫傅太后忌弄之術雖歸第矣史載罷根就國矣
婦節紀述况免官矣爲臣詎不爲一時快事哉然
誅逆國
亦爲傳而罷王也傅亦帝之外戚也以外戚去外戚
能保賊臣之不內賊耶傅與丁傅乃哀帝之大母
后方共事於朝傅使等而帝乃寵一弄臣董賢年二
至晝則顧重之袖上欲起賢未覺曉初而起詩云
彼童而角寔虹小子夫始藏於傅氏而馮太后遇賢

治統

卷之七

中興王太后傳氏已報之至是于焉天元帝賜以賞
宜卿侯侯見殺繼又爲章帝所虹
而九封拜誅斥無不錯亂傳商以太后之故侯太
孫寵恩夫所以妄告變侯陽范王上起
千十歲侯李之常思夫明矣以雲爲師出右立東
信之以二人爲乃封龍乃方隨侯封安高陵侯
而董以得幸之身始爲關內侯隨爲高安高祖不
功不候之制不得封侯一壞於元盡壞於哀哀至於
麒麟被上笑語而許禪並於天下堂麒麟被上笑語
作祿帝交縱欺言也天下可以戮耶嗚呼高祖歟
難之業而乃以供子孫戲弄之物耶縱戲而未必寔

腹根幹已顛而遶條枝葉猶未枯謝耶

古今治統

卷之七

七

也乃天子而可以若是載即此言若風聞於王氏則
辟莽賊之篡念者不以其耶由是而殺僕射郭崇也
以言孔光婚賢之故也由是而封司隸鮑宣
由是而死相臣王嘉也上北為傳太后還詔益封賢
九卿之上大怒史之同死以還封賢詔之故也
之降云漢家之天下儒者方悲其成之不成也而
又見其哀之可哀也獨奈何不自哀而空令後人哀
之也杜牧時所可嘉者師丹之不附上尊號丹謂開
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皇不得立廟于京師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蕭成女為婦使問言之威私閣以畏終不從王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其視孔光彭宣之委俯與願重等並列三公也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彭宣為大司徒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縱紆青拖紫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能無頽顏若乃鮑司隸官將下獄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見上文註而太學諸生舉轎求宣者千餘人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宣何以得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此於衆哉公論在衆口可快也而千餘人不能挽一
人可慨也然予又有疑焉中朝潰亂矣而匈奴烏孫
猶入朝西域佩印綬五十餘國蓋覽已前定矣不而稱譚閣之初不婚

古今治統

卷之七

七

漢孝平

哀帝無道并無嗣此正奸雄窺聖之秋也氏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此正賢奸消長之會也

使誠聽何武公孫祿之言立長君以提權奪外威權以還君孔光以下無事養為大司馬

相與而與重彭此不深觀聖嗣曰登武孔光不與不亦泰山炎祥哉奈何莽利幼弱易制而立中山王

箕之子名新元帝庶子孔光諸人又尊莽以自利恭秉政而百官總已以聽其寔官中之寡婦太

上之孤兒解悉以聽矣時塞外白雉胡為乎來或莽

陰使人獻也今見其州令集外自稱莽安氏白

其為莽諛也江中黃龍胡為乎見哉黃龍江中群下

也胡為乎入哉陰令出於莽以徵已輔漢之威德

也又且以太后為母人己女為后通大司徒馬官等

致親親夾輔之意又且立壁雍臺網羅天下文

學之士徵通經學古之士時前後至者使不至妨

已又且徵都水長丞招求天下異能之徒東治河之

者百人而辛以虛示已功胸藏田氏固托周公史

以虛示已功胸藏田氏固托周公史

以虛示已功胸藏田氏固托周公史

以虛示已功胸藏田氏固托周公史

以虛示已功胸藏田氏固托周公史

以虛示已功胸藏田氏固托周公史

以虛示已功胸藏田氏固托周公史

古今治統

卷之七

十九

古今治統

卷之一

三

而加安漢公因白維之獻辭臣須俄而加幸臣

功德加周公之作俄而加九錫齊桓公及宗室又

九錫之是果由冲主賞之乎然九歲兒孰知何知

哉謂資自太后詔平舊史太后詔如俄而加九錫

然宮掖之中烏能有西秦之鏡哉異史志黃泰始

之心皆當時諸臣為貪位竊祿之計但知助桀不

顧吠堯古以二卿卿二唐唐唐之清華時皆當

楊雄谷永之文章劉歆向之為宗室之親孔光為

先聖之裔及陳崇張竦王舜王憚等均之戴漢是披

漢祿飲漢祿者或屈筆稱功或佞舌獻符符符者

莽之威疾於莽之利此時人間世尚復有人道哉若

乃吏兵果何所休而何所疾乎而何始之上領者至

八千餘人之四年又何繼之上領者至四十八萬人

乎之五年推逢前掛冠而去逢前見莽役不暇已者

東都城門去逢前見莽役不暇已者

見逢前見莽役不暇已者

計而龜卜理殆抗志雲表結情霞外士不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耶追夫帝之年漸壯識漸開世

積勞之所為民常抱不飽而葬覺焉職日之椒酒

積勞之所為民常抱不飽而葬覺焉職日之椒酒

子

三

子 30—39

葬說

葬俱飄然塵垢之外古史家或逸而不載或載而不
大書何以倡節義而風世也哉若彼增賊仕賊以成
賊之篡志如彼數十萬人者吾不知於葬誅後何顏
以對人何地以容身也

古今治統

卷之七

毛



古今治統卷之八

臨川筆峒山徐齊鵬自漢父著

東漢

漢光帝

西京之末皇運中消... 秀兄弟權...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九縣應回三精霧集

卷之八

諷吟思漢非一日矣... 甚矣... 王常言... 士之蘊藉義憤亦... 天命真人以應赤符而雲從豪杰屯占玄象

古今治統

卷之八

方萬里... 攀麟附翼者捐親戚棄土壤... 氣成雲積聲成雷... 收天下之大勢... 而帝者皆相桓糾糾足以鞭撻區宇... 而帝者皆相桓糾糾足以鞭撻區宇... 劉其姓以圖劉其神而或假以劉其事... 劉其姓以圖劉其神而或假以劉其事

也金于之立特假假如馬智者能以一見決之
 名豈真立哉非真主也
 一見決真主班彪王命之論命論以漢之言帝王曰
 不得妄言足以及觀矣奈何么度也如數子而欲開奸
 天位乎王命故自白水之波一播自上而薄池之
 水合天心合之也前漢池之翼奮人心奮之也
 諸銅馬北領而大鎗發西略而颯棘枯橫網脈而
 淮頌公孫於川蜀
 逆麟掃言光家事云天戈所指乾清坤夷更告山
 河重開土宇
 亦起呼回賜觀之見亦紀化焉而五錄之錢頓復
 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乃劉字也王莽稱黃公警若
 孤幼田廬撥於諸悍僕狂奴之手而吾以宗裔寸收
 而尺還之也
 南陽王莽之也光字許慎蕪荈亭之豆粥
 之於其之事也幸位云云其經營大業不亦艱耶
 然帝後命水渡之處為危渡則亦以天幸不可恃而
 示後人履薄之意不亦至耶
 麥飯回子孫之玉食所自來也對灶燎衣固子孫之

垂囊所自至也乃帝復漢業自當承漢統而
 南即位不取決於群臣之請
 王直後乃木大乃取決於赤伏之至
 帝謂之矣
 於更始且議即位而未先議其所以處更始者不
 其天曰二日哉
 厥後更始之歿於賊手
 責也而所假劉玄
 子其心肅也
 更始帝而蕭王乎秀
 春秋於此必責諸賢者矣
 位之除必

帝中興之績無愧於夏康殷武武而其居位所行

悉委勝政史 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倫恩 手不不

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註同上却名馬而不御

賤寶劍而不麾異於寶劍物

色光而故人之足加宜腰山

于家上果士卓茂而褒德之侯賜封侯

經書而傳之條陳善政舊文從之良

而以上爲諫諍而使之矢志忠諫

他如居黨王房仁永憑信之輩皆思以羅

而發之雖未能得其階至如周黨一見伏而不語口

而其玉帛弓旌責相望於巖穴不可謂

非千載之盛節也若其吏治之是隆也則以郭伋爲

中山守設中山養民訓以社詩爲南陽守爲政清

以任延爲武威守帝語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臣不私上臣不忠善事

上官之古臣不敢奉以張堪爲漁陽守漁陽民敬曰桑無所失矣

以趙意爲平原守執律爲此不以第

五倫爲會稽手爲政及孔奮之長姑臧隋而不以劉

昆之令江陵昆令江陵冠履反火虎北渡河類不一而止是帝之理

司邑者得矣若其遠畧之是緩也則西域十八國可

卷之八

王

丁巳年

卷之八

六

而親視文物之觀舊史作書幸學綱目改幸爲觀

而學堂輜車載道而表重稽古之儒

今人以數行字見實虛自矜今則又在榮之下矣

其所以崇文者舉也其并縣國品清州在邑更吏城

置一及久任牧守之言皆使以杜紛更多事之虞

其廟立之帝命述立祠祀之表其閭山人口此見及數月西上平蜀

蜀有高士流爲巨擘帝爲盛典
用蜀士賡賡任事焉信及蜀皆
所以彰輝四舉也

至於主上稱帝臣

子稱王其謬妄則於暴秦而襲於後自秦以來天子

一ノ二ノ三ノ四ノ五ノ六ノ七ノ八ノ九ノ十

子 30—45

子之封皆稱王夫民無二王何德世王之多也宜尊
 王字以易帝字而臣子稱侯方合春秋之義此義宋
 已久莫之能益更也乃帝警七月日食之變而詔百
 官上言不得稱聖也又從朱祐之奏而詔所在諸封
 不得稱王也此可與上同聖王是美曰王者天下
 各封國以公稱侯此皆千古卓識尤可為千古定
 宗而不容易者史章陵之幸諸母族刺刺語幸章
 宗而不容易者史章陵之幸諸母族刺刺語幸章
 父老怡怡笑談老則免下年帝曰天下重臣幸甚不
 克一歲○先正謂帝言乃其德之心焉亦有謙也
 治統
 卷之八
 七
 境真情至文見故舊之不遺見家族之相親又見上
 下之相洽筆鋒在案成文老無所請官請大和
 景宗於此可親也昔人謂東京朝政止戈之武也
 第二十八將之勳府不絕矣方老謂夫其子當受其
 入官馬武王霸守其二十而親臣乃被誇於楚茂
 征交趾還其以在處以車載之而歸者以為其
 望之而已失其功矣
 以之而後其封賞于不而識文旋詔崇於河圖
 十二代之治統于不而識文旋詔崇於河圖
 文法發志于封爵又以圖識謙恭犯又直帝河洛謙

天下相傳孔廟之祭陪俎豆矣何不親祀之而代攝
 於司空故人之聘極嚴整矣何不狼師之而僅攝
 以臣職掌印曰位有尊卑而不可不親也臣職三全之
 設重股肱矣
 立陰氏非夫道也也○後無夫德而陰氏廢于疆郭
 子名之而立干陽也○非父道也所幸者陰后
 不枯寵仍優待之第曰曰慶幸有而又有他可為
 于若陰成不受封侯與慶幸之兄弟也所幸
 治統
 卷之八
 八
 者子疆謀退於歸藩見存案方諸歸藩以子陽情
 篤於友愛焉封立不忌其兄弟以歸藩之為之加地
 之富是則寵妃賢也外戚賢也母子賢也兄弟賢
 也以共成夫帝而不失其為賢也當其時京師有體
 泉出郡國奏甘露零始非偶然而帝皆謙讓不宜
 其亦有自知而自抑之意歟終帝之世吾有取於宋
 以之却尚湖陽公王新嘉帝以配宋王也
 上之可以居世之為夫者帝苟能以側觀之則賜
 可以后矣吾又有取於桓譚之舉陳新歸譚上
 九福帝可以風世之為人臣者帝苟能以側推之則

所以不言也極譏謂夫通經自之說吾人時相
 吾尤有取於嚴光之獨釣富春可以洗人世
 之貪榮者然令人人釣墓而不雲蓋則天下事其
 任也帝當同臥府又君不以此言為故人請也
 嚴光高尚千古美談余讀釣墓錄不勝高山之仰
 及見我明高皇帝甚不然之謂人皆為子陵則天
 下事付之流水此言深可味也然說者動謂江
 一絲繫漢九鼎漢朝何以繫在釣臺上哉

今治

卷之六

九

漢孝明

明帝乃陰后所生母賢陳氏有節任不事舅家
 火備雖非大儒而亦能以經義禮節相引元武德
 以經而相引元武德 迨其即位思萬乘至重賴有德左右
 十餘年以來尚未遑於禮樂更乃從東平之請王先
 由是宗祀文考光於明堂彷彿平成周我將我享之
 詠周家配文王可明堂 登靈臺而望雲物林傳序臨
 治竟卷之八
 璧雍而行射禮之三老李恭三老上人明子天地人
 李更相榮五更知五行更代之數執爵而饋以尊
 上天子 環聽橋門之中於環橋門中 舍淳
 沐德之聲登耳登降揖遜之文 益目益目 錦鴻藻伸
 景錄東都 郁平平 禮得五帝儀繁三王治 煥揚
 拿宙外 衍流殊區夫 光武肇建三雍未及臨臨
 而茲克克父志大開人文皇子諸王之就學未三
 而凡世家勲舊子弟靡不受經而未已也即期門羽
 林庶士悉令通孝經而猶未已也四姓小侯外戚

古今治統

卷之八

至而退還遂投新舊以計驅之可也左鹿孫擁疏
 勳聖子使主兵孫康勳如耿恭之拜并得
 水向并拜使水更出乃以神驚之可也乃使
 引水之即中河之即中河之乃有班超者出使
 西域極開邊塞始通西域之使乃有班超者
 人見其一時遣子入侍遂以為定遠奇功
 未幾而攻沒都護與匈奴之使實
 定遠侯未幾而攻沒都護與匈奴之使實
 使此邊方者多事此固由實固之矣遣超之也
 而帝果不勤遠畧豈至是耶然儒者之罪帝不徒
 在勤西域之憂而尤在召西竺之佛西域有天人
 庭謂是佛由是遣使往西竺以楚王英楚王英第六子謀
 事上贖罪緣統入桑門桑門佛供蒲般所獻果之物也
 以致方廣佛東被教之壇南移王簡稱云言傳
 入東南也背天下萬世而沉淪於金腋輪齒之異
 端皆不思金人之夢幻景也化人之說方有化人邪
 道也莫且教化言明詭言也其為名教之罪可勝
 言哉丘嫂山云明帝問佛教愚嘗於東京之初於陰
 血郭兄嫡妻之賢於馬與陰見姑婦之賢馬善陰七
 於若與明見兄弟之賢友受有緣直就明帝不悉
 別於龜與陽見本支之賢見於元勳相保見君臣之

古今治統

卷之八

賢不愚功臣上於三老相敬見師生之賢每臨學問
 處子弟並謙恭所教士一代倫理秩然雍然而胡為以
 佛氏之無人倫者臣棄而大節朋友無人道之大倫
 得機混於其間也嗚呼西天豈中國之天因果其何
 因何果哉

漢孝章

章帝顯明之苛察史事從寬厚際比虜西域頗年兵戈之擾百姓愁苦

倫之疏留意恤民望杏教桑帝納楊終第五元平部二千石勸課農桑

業良詔退食解婦女懷孕者以胎養穀賜免其三夫

池鑿之利公與貧民諸然芻蕘與其澤梁無禁之風

而且禁治獄條酷者其詳而且戒俗吏矯飾者第史

治統卷之八

惠言蓋上言為治治法甚大重廉范安作之吏治

而聖德宗馬后親蠶於織室娛濯龍而幸群嬪馬后

能止外家之封其太早言不可以為萬止外戚馬

至其會白虎觀而諸儒之議雲翻漢回諸儒白虎

日中天不為未備王充之徒請闕里祠而六代

之音紀孔子及七十二賢韶鳴濩應楊誠幸卓然

則聽張闡之講爾南子之云云太子時按書是時

臣之禮後世得此一第者古之禮先師弟之儀而後君

鄭均之後世得此一第者古之禮先師弟之儀而後君

以自衣之士而府崇爰之龍白帝於此府

寢息詩書之問游觀平道德之域帝於此府

矣帝德即矣誠足以繼美文景增光而烈小若

乃錄蕭何之遺裔而數十代之敵庸有祀并何之

議貢舉之公法而二千石之責任有歸章帝行不

古今治統卷之八

諒非偶然嗚呼使得太后永存以調持於內馬后

外其後日其後馬后其後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之不功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之不功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之不功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之不功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之不功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之不功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之不功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之不功

漢孝和

章帝之崩政在竇氏而憲也利其主之幼弱

有可奪之權際其相之仁厚有可恣之隙

太后且假以兵柄使之北伐匈奴一出而封

建隆賜以紀功有封山建隆賜之記而圖全

地奇後漢金微山出塞五蘭燕然山銘詠不

千言雄風自然伐無故之遠夷長有罪之機

尤所以自禍也即班氏之文名以此著

節之亦以此彰而竊苗亦以此胎也

始而僕射到壽必於憲手

主弱后昏朝廷震懼何敵之

鴻之免以日虎上飛臨幸全

安而暗激安和意為詔人訓

斷漁起密計收捕臣皆附憲

憲授首應漢與外家二十餘

此所嘉者帝以年之十四而

後先輝映也而所恨者誅憲

卷之八

九

卷之八

卷之八

子

出於廷臣而出於宦奄不其追虎而進狼耶

雖有鋪奸之績止宜厚賞賈之爾胡為始之勾結

而重之勳卿侯哉夫宦者為中書令自前之孝元始

宦者為列侯自茲之孝和始元不能保於前而

保於後耶第其以陳寵為計引紅衣之

覆之風以劉熾為郎高崇讓弟之義

父意識其弟憲東觀之幸則聽魯丕之疏而陳說

古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必明其云云上嘉其辭賜衣冠

唐美之言而深懼勞役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

獻為功

至陰后以始

后以賢立

外家哀辭

允與明德之

後不開廢

王盛德事也

也憲之未逮

失者特不應

功封及宦者使其無是則卽以帝祖豆於明堂之間
何忝哉

卷之八

主

漢孝安

和帝之長子廙幼子穉

昌帝之長子廙幼子穉

專制宦戚不得盜權也

之以即位

九正可擇長而建立矣

人以自便而河清王子祐

十不立慶而立祐又謂之

如檢取私家賓客

雅太后詔公卿二千石各舉

才而取之

不立慶而立祐又謂之

如檢取私家賓客

雅太后詔公卿二千石各舉

才而取之

不立慶而立祐又謂之

如檢取私家賓客

雅太后詔公卿二千石各舉

才而取之

不立慶而立祐又謂之

如檢取私家賓客

雅太后詔公卿二千石各舉

才而取之

漢孝順

步育崩後嗣后食糧大權利立後孺子太子名保
 所歸後山乃漢王太子立也以其年幼立而族
 北非後漢乃漢王太子立也以其年幼立而族
 程康等欲謀立濟陰北鄉之位天下屬
 之天下屬之在天下屬於官卷漢廷額大臣安在
 其後而程等十九人以迎立之功侯矣
 即宋城亦以同謀立之功而縣君矣
 帝之朝太后近孝初到後立之事太后于
 臣近明初到後立之事太后于
 擢平固近結京師地震永直言李固請除阿母之封
 治統卷之八

任梁前近正
 大天近聽起大
 從諸增孝廉
 將才近武
 其甚不德之主也維時英能俊又
 周樂之淵說尚矣如黃瓊左雄之政事員周馬融崔
 護之文學是應楊厚師世之儒術吳祐薛章仲嵩樂
 巴牧民之良幹龐彥虞詡將畧之弘猷王龔張皓虛
 心以推士張綱杜喬宜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審

古今治亂

卷之八

衛機智朗叔則帝固非乏才之世也且帝亦
 屢下弓旌矣史載諸帝使其於不至者更下
 所以親下之於已任者推誠以曲任之師濟濟朝大
 臣法而小臣廉彼蜂窩蜂蟻亦安能混濁於群英
 之朝哉當不徒楊厚之固辭其贈遺厚之固辭之
 黃瓊之力沮其封爵瓊力沮其封爵亦不止都亭之輜
 獨埋於張綱也綱埋於張綱上進人使分用州以資資而張綱
 不聽其言乃上惜平帝不能聽諸人之用或言之而
 已解為第一以致風惡社勢狐借虎威臣論一胎
 而又不不能用以致風惡社勢狐借虎威

公卿之輩靡不飲狂無委委氣禁辱至相謂
 曰白玉不可為客容多厚福此其時事為何
 如哉自願而至貨權盡在梁將軍手而梁將軍當道之
 豺狼固所宜亟除然思除之須與大臣密謀
 密謀計也顧乃出段熲將軍之言熲言帝初立日果已
 使左右以毒餅以挑之熲言帝初立日果已
 臣執君之罪其滔天哉李固於此時觀其事即宜亟
 取水以救之果不能救即宜請太后出御速召三公
 列侯集期門羽林大會殿廷窮究崩由諛事出倉卒

漢決不能掩避罪人既得然後冊立清河不崇朝而
漢祥可復隆也計不出此而且伏屍號泣
論云云一再至三日而冀書定矣
李固杜郵立清河王帝者皆其
而致奸人執冊李固杜郵立清河王帝者皆其
者曰忘舊君而不討賊立新君而不挺持殆亦株
跋也之成權而思為自保地乎又安見其忠之有
也吾因是而為尊位之家楊焉東家外戚自伏波
後每一戚與則一戚蹶蹶者固與之前車也前車
覆而又繼軌以驚李王族戚可不為大哀乎

而為母后者私其外家凶於而國適害於前家也

漢李桓
 桓帝秉質帝無嗣為吳皇后立帝其功勞而桓之冀
 利其功勞也蓋欲自保富貴註不思保漢也即位之
 初而日有食之正月朔天變不可徵哉但見以定策
 論功而冀爵萬三千戶矣冀子弟及諸宦皆刻侯矣
 冀其弟且后矣冀妻且襄城君矣冬冀時體益
 冀帶劍上殿幸有張陵一叱奪之史還其劍帝之
 劍之罪而未能登其進餅註之罪也又惜帝之以
 輕罰而有重矣也尤惜在廷諸臣不能秉此而攻冀

也當時主聰上蔽士口下錯李林之誣死李

第比霍光上三句曾不自知其勦策之不濡味也
不獨也由是其貴之侯者七大將軍者三卿相
尹校者五十七詳見綱帶無功之裂不勞之士為
天下貴門天子且拱手以聽亦會不知其南
山之晉爵朝隣也追夫橫恣之極

古今治統

卷之八

謬認其女擅殺其人謝香黃宜生女佐香卒宜可遇人妻為已女使人殺之人妻為已女使人殺之謝香黃宜生女佐香卒宜可遇人妻為已女使人殺之色馬兎易形魏云驚震震裏而翼始伏其辜潤斧骨鑽詎不為人心大快哉帝弟之誅冀也誅其橫恣而非誅其弑逆則千古之大義安在而誅冀之功不出於外庭而出於中官乃唐有傳中官起左而致令虎豹窟於則一胡之大體安存是自是左回天也貝獨坐也徐臥虎也唐隋陸也此義之云云並作妖孽弱眸若電鼓舌如雷論天下

事悉歸奄手當是時天垂異地吐妖國家有三空之危陳蕭齊宋有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而帝方推宦者之言是用李雲以言宦奄之封而殺雲唐下世下世袁延以言宦奄之婚而免疾宦奄之橫而疽弘農樣以言宦奄之跳而獄未移以宦奄之仇而逮馮純以宦奄之惡而罷成瑨以宦奄之捕而殞李固黃鼓者臥於廟堂忠義者幽於清室李固害毒肆流在人骨髓帝曾不為之惻心而方且揚旌於上林驕心與馬之觀方

古今治統

卷之八

且鼎祀於老君命左瑞觀老子于善後又於隆王真之號魏玉真帝夫帝原非下愚不移者吾觀李景泰內外更職之非人中官子弟之溫位蓋亦知從之親劉瑜奏奄監不當裂土要使不宜冗食蓋亦知容之而奈何竟為小人所惑無一勝政也各史將處士徐輝姜肱袁閔章著魏桓却聘而視玄纁者苑士蓋不肯以暗暗之白而蒙世之播垢也亦不欲輕以君子之忠肝與小人之詭舌爭衡也則李范杜陳客諸君子仕此昏濁之朝印踞品天踞厚地猶恐有震壓之罪乃欲以杯

土而塞濁淫握拳石而補前崖魏枯吹生白為標機性品嚴公卿裁量執政立約於此使人得以彎弓而射古今節後世武中安陽野人魏桓雖其志經王室建忠抗有云后宮數千其可損乎魏桓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其不可則生寄或歸於世何有相賢見不及此而一戰不勝公議取贖源海內人譽李固戰辱其身汚精其室昔仙舟今

八
回
豈能靖夷我邦哉而鶴廷父之詩之

三

美

唐李元張承其掌衆中之願乎而願言夫以今

美

忠義諒慨之臣指叱其與賊交通之書吾不知讓將

之昏溺於宦情漢臣之儒儒於宦勢也張角既敗之後
後涼州既平涼州之儒儒於宦勢也張角既敗之後
而和配也豈民心之會亂哉大約以漢之衰微
中朝故時黨於公下國而平樂觀之
武人八校尉之雄曹操袁紹馬芳等皆七校尉之遺
寇而設近陣為黠而已為燎而已言云云靈之不道
不尤甚於桓桓觀兩朝深可為漢事候恨矣
願其向有低昂第攷其時亦並知尊祀孔子程子云
尹伯牛字家名一大門發於春秋孔子之門人
後世春秋兩大祀禮送助於此亦見聖道之在人心中

雖昏不民至諸諸儒正五經文字立石經於太學
外諸儒諸儒明五經文字而各為古文之聲聲列
經學煥煥日星而垂夫非衰世盛事哉東周衰而
五經定世始式從其教漢衰而五經刻世始學助其
文此識宇宙之奇數也

漢孝獻
靈帝崩太子辯名即位時年十四何太后臨朝元舅何進
約袁成桂兵柄欲廢虎女此三句陳袁紹以為天養
一二能吏此電掃奄奸雪清朝政進如逆遣
惡合諸廷臣共票於太后之前而誅之以此創橫除
豪猶鼓紅氍毹毛髮此言何進因迅風揚程批
爾此言何進何進志弘慮淺掩目捕雀
遂紛紛召外其以家此言何進反為張讓等矯制所
殺此言何進何進人官殺之此言何進初口捕殺何進而張讓等以
奔奔出陳留王協同之此言何進會董卓即于光
芒遂萌廢帝立王之意此言何進董卓即于光
語無所遺失而卓廢立之意遂萌是也賜除而
狼已入矣此言何進董卓乃用事董卓而壞社灼蠹而焚
林此言何進董卓不羞朝廷而為天下笑哉此言何進由是千里之
草萊時滋蔓此言何進董卓立協此言何進董卓立協
之性而廢帝此言何進董卓立協此言何進董卓立協
也卓乃假徵賢之名以鎮人心此言何進董卓立協
能兩傾矣此言何進董卓立協此言何進董卓立協

漢孝獻

將立德公之起也英雄無用武之地降於呂布寄

於袁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子紹各於劉表固未雲雨之蛟龍也求對以與

古今治統

卷之八

早

主漢后合當拱手以謝脩權兩家其宗社亦泰山矣

李之何兩家竟非好相識宋儒言云合比去之賊

而戴以荆州為仇噫荆州原係劉家物也劉表之

孫氏何從有此土又書孫權表劉備借荆州問

劉果為孫所表哉立德之入漢川代許以

而而定鼎也欲存漢統也立德之欲跨荆

襄以便進取也欲振漢基也欲都中原此可自

之假漢名以東掠西伐視此不啻選庭矣帝之依后

俱曹將無漢恐其及也左氏與其父兌伏后書本

古今治統

卷之八

四二

日甚朝廷之網記錢微祖宗之基業冰薄陳壽

鉦鼓震於閭宇流血染於壤泉實至秦棟將頽

山陽之封魏氏高先有靈其

夫東京之禍危於母后賈氏弄於外

錢於宦奄曹節王甫張繼於強臣董卓先

止亦千災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獻而盡悲

人志大則漢墓於王莽而莽且曰吾為漢周公後漢

參於曹操而操且曰吾為漢文王操對兩罪人乎

參於曹操而操且曰吾為漢文王操對兩罪人乎

古今治統卷之九

臨川筆嗣山徐騰鵬自漢父著

漢昭烈

建安之末，幸生塗炭，四海飛灰，呂溫武天下

不漢矣。文劉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王天下

甚正而氣甚壯也。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名其端表

文維時棧足無地，消憐有嘆。至漢中自劉備時已消

然三顧諸葛亮於隆中，而草廬一畫即已定天下三

分之勢。此不可與爭鋒，孫權而力用武之

下事，次在抱膝時。孔明經緯於胸中，而乘機

吐露，即如刻著如指，掌人謂其可比淮陰侯，登壇

盡楚漢之奇，然亮才豈止信才也？玄德由是左挾龍

飛入西川，收入漢家，剩水殘山，政西川專與北魏東

吳鼎足，而結厚樹恩德，以固人心，延攬英雄，以鼓士

氣，一旦間建安已改黃初，漢與不款，版而後改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古今治統

卷之九

室之冒註，又觀張松語說劉璋，亦稱玄德宗室之親

通祖參曹操自以為而近父節，曹節子早早手植

基者哉？文況乎節以亂漢，操以毒漢，至以篡漢賊仁

賊義罪莫大焉，而昭烈則誠昭漢之烈也，惜乎其即

位也？王業偏安，表中有此語，土之狹事之弱，正擬生

如天之府，府以爲本，根藉用武之都，州方生

以爲進取而車具乃日夜尋索，州孫也虎視狼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於敵，長馬足而促之，一捐於帳，先主憤其以報

虎時張飛在軍帳懷繞兒戲虎將既沉義氣猶振
進軍祇歸名一月三捷無前將先兵人於是求和史
正當降此而遷其還荆州朝蜀主則雲長在天之靈
以慰而孫不至降曹漢亦不至降蜀矣胡又智不及
此而巫賊夷陵之界數十里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

軍營迢遞不相救是十萬曠日持久不相及卒之四
十餘營為吳山中年少書生所破孫吳山曰陸而赤

帝之主睿而入白帝之城矣兵敗先主死遂入白帝

嗟夫兄弟之仇不與其國其然遣將可也豈宜自損
威重且邦基初立章武元年先主即位止七月即自封後主正宜條理內

古今治統

卷之九

三

治從容定計制敵可也豈宜憤激與師斯役也孔明
不先急為飛書諫止不後臨戎曲為設奇而徒損失

吞吳之策與江流之石俱沉也杜微曰孔明計日江

恐夫未幾而永安晏駕孔明云蜀主幼無主道命於亮以嗣太子

仲大亂世立君以賢先主孔明諒亦久知禪之不肯
矣何不於即位之初預定而密計之乃語亮曰嗣子

如不可輔君可自取斯言也殆聖亮之肘矣倘曰如
其不可則有霍光之故事在霍光廢昌邑王無道而

夫以亮之才能力量豈不能為蒯隆侯亮以定漢鼎

哉而何帝未及此也是工於察相而昧於知子也

四卷之九

四

漢後主

諸君公會釋費禪章允將魏郭攸之賢註見出後主

一一任之魏大司馬允與國事就理乃諸臣以物

故臣人黃皓始無所憚允亡而後重允數言之

遂主上以清觀聲樂為之娛耳悅目而醉心允

曾是其聽武侯表稱觀君子遠小

人允以法方龍表薦允禪章之君子而不能

更允黃皓之小人何哉差維以涼州上士見前

征中原者凡九允元包允則以維此為以一

本支大廈以孤舟航渤海允閣時者作仇國論以誠

伯約於此退守閬中允不克外元後諸城盡出

以要全勝哉奈之何復出於州陽戰於侯和允

用兵雖進寸退尺而其存赤心壯膽允志康

賊雖敗猶榮允情也上非與主允無望其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烈允而下有奄奸斯弄其君於

國權輕於鴻毛積禍重於丘山

古今治統

卷之九

七

國迫夫攀木猿崖之危魏字鄧艾兵冠獨得雷捕

三關初學記云而山頭素學之伎後得李陽於山

其所以過者駭鯨之決細網若奔兕之觸魏

西川數十州拱手與敵嗚呼允平橋頭為國重鎮孔

昭留三千軍於此屯田允思深哉斯戶之細也

而後主微之非開門而揖盜乎及鍾會督軍關中姜

維請以張翼廖化分護安陽以及陰平思潑戰國門

之鎖鑰也而黃皓阻之非車載而棄軸乎魏玉壘天

高蹈參雲陵對都山此飛鳥之所不能渡神叡之所

過猶驚者蜀道難於上青天道遠之人胡為乎

來哉李太白全句使當其畏也推轂時魏

而何為焉其披險魏射之夫持戟刺之如坑蟻魏

也如承伯約入城都賊兵且無生還之路也魏

入馬邈已降而皓猶以為詐傳之羽書也小人誤國

一至於此先帝以親小人而飲恨於桓靈明表

古今治統

卷之九

八

其有靈而知此與觀之辱耶即又兵入後主猶曰幼弱無能爲也安樂公封而東漢亡子嬰爲安公面曰受魏封哉赤精衰敗公封禪乃至此哉何雖然綿竹之職臣於焉炎室幽昧其謂之何先王先王之子成都之降于夷於父得立也古明亦未曾思及也不收芳聲於歷就壽寧號於汗青漢雖亡漢亡有生氣也美維樹庭之茂節美維樹庭之茂節即事勢艱矣而猶議戰議守先財憂出

此殆未可輕於論議而議者謂其先之好戰不已有托憂之後後之得諸投降之失難之節至史以姜黃並稱其所以亡也然猶當時事身出戰亦亡不戰亦亡誰能袖手待亡哉迫其亡後而果無鄧馬降之會後而果無鄧馬降之會盡殺魏兵而圖已復立漢室亦有原委之志其志雖未遂而與有可原固不止困獸之猶鬪也蓋嘗鑒蜀漢而論之昭烈仁厚之德勝於高光而擴

業之不弘延祈之不永何也蓋呂布之勇可効一臂也且其入可誘而用也固不能曲以致之尚何因以繫曹曹而立德不能先時勢布于天下而用之周琦之才可當一面也且其人亦可結而援也顧不能悉以有之尚何由以制孫未思及是哉若乃瑁各妻家室也而後之劉璋其亦其妻且立爲后事瑁曰此一事先主應越于龍矣于人哉而先主之事孔明不諒抑又何也劉謙賢人也而舍之子立孫之故爲失片手然亂世之上語以賢何不可以卷之九英也亦未有過於蜀漢者智謀如武侯義烈如關公還哉不可尚已外是若趙子龍一身是膽而愛其主於急危之中若張翼德萬人敵而能則粗申細也之四公者以泗水之而以舞雩之風則武侯其顏矣關公其曾矣子龍德不尤在由賜之間哉

曹魏

自古人主得天下者無如曹操惡無如曹操好盡其
殺人多矣以至於弑后弑弑皇子又其子者窮
兇極虐晉書南山之竹書惡不盡決東海之波流恨
窮即西漢卓伐皆廣自豐殖而且曰吾為周
文王又以好而掩其惡也噫文王伐紂伐紂有
殷之心而操自言為文王隱然以武王示其子是欲
蓋面彰彰文哉觀其發前王之墓而收其寶器操固
一盜塚賊也又疑塚之說操已身後人掘已塚乃為
疑矣人能疑天地哉心亦自知而自危哉其子孫追
天不震地不震天

治元

卷之九

七

尊之曰魏武皇帝曹氏之廟見為帝千古之人見為
賊而史氏亦標曰魏祖亦標曰武帝斯人也縱使其
身自即直猶當削其帝號而況乎猶然操即操一賊
而不即登廟以抹篆許之陳固天史許之張音
本重萬而不且其下曰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噫二帝揖讓之天果復閑於爭奪之場耶予
尤怪作史者每於亂臣篡逆之際而又載稱禪天下
有是理耶若然則操為周文而不又為夏禹耶此古
今以來不軌者所以得緣代而藉口也五夏禹山曰自
新入迷世也此以為常例此至父子不不不後世
萬世之罪人也此附曰三代以下凡篡位者又設之

古今治亂

卷之九

七

以禪讓是既欲為湯武又欲為堯舜而諱史亦並
為禪讓不以禪讓之罪斥而又以堯舜之名加乎
為正之不自篡位以來歷漢代女主之弊而令后家
不得預政新不得封土事太后后比其家不可行
納廷尉高案之疏而令三公廷論事情言三公
言議此亦不可謂非善計然當時政事何嘗有古
帝王為下為民之意不過憂吳蜀未并不
乃一帥兵臨江以風漂艦而還師之不
口再帥兵臨江以濟營渡而還師之不
因天之所以夫盛德之主南暨北古文云有
何南北之為天限哉然幸其還也吳蜀暫息兵也而
至舟之不至蕪江魚腹也則亦天之暫留其燧魄而
未欲除世孽也操之子有名植者入斗之才子建才
七步之捷千古之乃見忌而不得嗣魏統徒以豆
煎作釜中泣夫異姓者桃園警成生志同根者豆
萁作悲陰此亦可以微劉曹為德之厚薄也乃植為
求自試之表而思以摘權誠亮臣以相當權亮
隱權可摘也而亮可試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之末
年亦知微管寧於遼東管寧字居遼東三十餘年不改乃
之然當時第一人物第一人而肯立偽朝與華
欲其席而居故衛者曰猶然先年割席之志也

以張義氣斬賊臣哉想吳蜀之惡習與惡馬一也故
討誦討昭者無有應耶無何而賊臣弒焉矣昭之志
宋傳政昭賈充使成濟刺至天下昭下昭何髦之
以志我陳太諸賈充以謝天下昭下昭何髦之
被弒也成濟之手賈充之口而司馬昭之心也昭不
以心自誅而誅濟誅充其能救天下哉論髦為操之
孫灰猶晚也論昭為髦之臣罪難逭也此時而苟有
勸進者昭不立矣昭之子名昭之篡不待其子
炎矣昭之子名昭意在篡奪而信康者既與
劉阮山王輩酣飲竹林劉阮山王輩酣飲竹林
亦洵千日於中山亦洵千日於中山而胡乃動

卷之九

蜀昭以激昭之怒而至見殺也昭之怒而至見殺也
以蜀掇日至蜀掇日至謂已之威名益盛而自進得
上上此何謂朝臣拱手事賊而長揖不拜者獨見於王
許許此何謂朝臣拱手事賊而長揖不拜者獨見於王
乎乎王季王季何如不仕之為愈也予嘗謂蜀人愚為
昭所冀魏人愚假昭以勢昭之亡蜀正亡魏也昭得
矜亡蜀之功以驕主震世也然昭亡魏天報曹爾而
漢昌為亡於昭即昔操之奸不親言冀漢而予其子
王茲昭之奸不親言冀魏而予其子炎其偽惡同也
操將吳而先使華歆行弒昭將篡而先使賈充行弒

其詐機同也丕封漢獻為山陽公炎出想吳於金鼎
城其逆事同也天意之報施如交手相付絲毫不少
可異哉當炎篡之時有司馬平叔獻流涕不忍弒亡
成之日固大德之流也成之日固大德之流也果真魏之純臣哉何獨
先時不聞一阻諫語也而且於初廢立之日受晉封
土也噫以操賊之奸惡安能令子孫獲純臣之報哉
斷據操初意自謂立萬世之基乃蜀四十三年魏四
十六年享國僅僅等爾第司馬氏乃事曹之人非滅
曹之人且與曹惡均而胡三分之世得一統於晉耶
嗚呼讀史至蜀淵劉祿始知曹馬之滅劉乃其所以

卷之九

三

見滅於劉也

古今治亂

孫吳附論

昔孫堅以孤遠之兵爲漢討賊中黃漢踪洛州汎歸
 陵泉中後漢書堅有足多者夏生子孫伯符
 守其地其兵其有軍有法以重子提一旅之師
 馬錫以下江東開地千里志真英物哉見晉書
 弟之承父兄餘烈師友忠賢在周擁江東豪傑
 之子弟壯哉而坐鎮數十州使其能歸土
 以爲漢之輔功德詎不在桓文上耶然自漢井
 得重抱歸後中得玉璽抱而東歸周之志既
 子門周尚寧知有漢哉今自當日事勢揣之吳之

卷之九

一七

是爭以以一荆州之故而呂素陸遜兩小兒驟英雄
 之足以致玄德公抱憤親吳而幸三缺
 斯時也吳挫於蜀之兵威敗吳兵猶可以
 州而行成饋遺使稱臣於魏以圖抗蜀
 之主倘爲是哉昭明特達八九十人而令其主屈辱
 至是哉幸而蜀使鄧芝諭之以鼎足之勢懼之以委
 贊之危於魏也吳謂孫權曰今三方鼎足而居若
 非大王之有也權乃絕魏而後乃絕魏而和漢然
 亦外合內離也非有盟誓之固也史其爵位而居尊
 也獨於後魏先漢傳帝漢因其案乃還帝位宣
 其以曾事魏稱臣爲魏之所王權爲漢先主
 吳王權故未便還帝耶是僭號也無漢也其獨後也
 是魏也奸雄之心千古其誰破之哉

文

孫吳附論

孫權即位所行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權嘗飲酒常侍
 正色而重重嚴正也以顧雍為丞相雍以
 取端密也以陸遜輔其子守武昌封守也以
 張文為尚書恐陸遜也又作太初宮宮在
 於潘氏之愛矣亮之聰敏未及和之仁孝仁孝不
 遂廢之而立休焉休相讓
 治統卷之九
 習者聞而亦無關國休舊與
 人爲之失埋史殆休烈而暗立矣和之
 是之時司馬氏方滅蜀吳魏陰平之城蜀山漫野
 成都之潰裂地崩天亡而吳不聞之乎聞之而不
 亟救之乎司馬氏即救之無及則退而
 修備當何如汲切乎司馬氏即救之無及則退而
 者曰倘於江湖趨會時自蜀兵猛持戟
 而出兵軍連橫矛而入晉人且逃歟之無地也也
 蜀存而吳亦因以重矣不然而倘於鄒艾
 構隙事時吳能遣陸抗張悌等審通於姜維以維

古今

爲內訌而抗梯之兵爲外應晉即得蜀而不能有也
 蜀後而吳亦因以重矣又不然則於蜀亡之後臨大
 江如復水顧兵山如集木古兢兢業業寬刑薄
 稅以厚其民獎英任雋以厚其臣沿江設壘固谷峙
 張以厚其邊如是而猶可以抗天下十八九之勢
 也蜀雖亡而吳亦幾幾自立矣
 而虞威之形至羣臣莫敢舉目而視吳
 治統卷之九
 遼遊華里以期自應東南紫蓋之識文吳人
 不知平湖草開已兆唧噥之象吳
 奉軍之形太長老上言信之信之人卒之卒
 肅賊兵先爲對德於吳人信之卒之卒
 而己忘其爲吳謀也軍
 陳可伐之機上
 張茂

先吳必勝之局張華方與司馬炎棋見演表而王濬
王濬唐彬周旨等飛渡長江吳將孫資飲曰此吳之難也而王濬
鎔鐵纜吳先以鐵纜橫江流勢如破竹數節之
後迎刃以解如破竹者有微聲者杜預曰吳賊已振勢
敗我卒百萬方舟千里鼓譟於石城之下而皓與
諸降華里之黃旗上不其爲人洛之肯蓋哉是是何
魏不之所以一臨江再臨江而浩嘆者吳臨江而反
上見晉人一泊舟而吳爲沼哉吳爲沼也曰彼時有
討逆將軍在也討逆將軍故漢增廣而不可泳江
增永而不可方也而今則腹心潰矣無道天塹倒

矣吳詩長江河魚腹疾可奈何晉人方欲振長策

而混于內戰尚安能釋此以爲外懼乎晉人入吳

而勝上壽而孫秀南面流涕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蓋悲吳也亦恨皓也然與其爲孫秀之渙孰若爲張

梯之友習氏進時曰吾爲吳丞相君子惜吳之無

義主而猶有義相也尤惜以勢窮而爲吳處又何不

先事而爲吳謀也弟爲相不聞嗟嗟漢後主之降而

陳留侯也庾亮封陳留侯晉人聞其思聞者以爲無

人心晉人謂後愚以爲此破甕之意也孟敬甫說

人謂之者曰觀已又或其甘作孽官以爲遠害全身
之計也後主之用黃權其無人心久矣其甚言
已甚矣尚論後來哉乃孫皓之降爲歸命侯也命侯
設此座以待陛下此亦備強不馴態爾使皓在南方
而能充此志又豈至後來身躋此座即但悲乎晉人
之後來欲求此座而亦不可得也
魏吳四篇以借國創書稱名不稱帝稱必不稱崩
細註皆然蓋倣春秋之義也

三漢合論

三代以下惟漢享年最久至與夏后氏等夏四百餘年漢亦四百餘年

豈天之私劉氏哉蓋晉以後諸君之得天下非明篡即陰援而惟漢不然也高祖之創帝家

非明篡即陰援而惟漢不然也高祖之創帝家起自日七帝上之漢光武之興紀和光

後而論之祿產內訌漢幾呂矣乃不呂而依然漢也比皆其得位之正即承祚之基也故樂其前

民平末造漢已新矣乃不新而依然漢也至於曹孫分而漢裂而魏矣矣矣乃得蜀而依然漢也得非吾

夏治亂

卷之九

所謂高光昭烈所得之正然耶而況乎文昭明章劉王英直為之逃出抑耶

王英直為之逃出抑耶乃與年氏猖狂遂

乃與年氏猖狂遂作而不漢王劉耶之

作而不漢王劉耶之湯武此中天意殆新

湯武此中天意殆新蜀之仇祐求賴

蜀之仇祐求賴知安知達耶

為其漢直至宋太平興國後始不可然則國之永存者莫漢若也吾又不知漢何為而得此也

筆嗣又論曰漢之一代自西漢以迄東漢以及蜀漢絕絕相繼無疑矣則謂之三漢可也而諸史俱

漢絕絕相繼無疑矣則謂之三漢可也而諸史俱稱兩漢至於蜀則以與魏吳並稱而謂之曰三國

稱兩漢至於蜀則以與魏吳並稱而謂之曰三國志或謂之曰三國傳夫漢既承正統矣則彼魏吳

志或謂之曰三國傳夫漢既承正統矣則彼魏吳止可稱僭國附記之可也何乃尚足而三之哉而

夏治亂

卷之九

三

其周鄭並稱無天子諸侯之分予謂並稱三國者亦無正統僭統之分敢倣春秋之義而正之

亦無正統僭統之分敢倣春秋之義而正之春秋以周承正統具楚雖稱王而止書曰吳侯楚

春秋以周承正統具楚雖稱王而止書曰吳侯楚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

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

古今治統 卷之十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滇父著

晉

晉武

漢木英雄彌宇指摩文序語地坼天分韓文公司馬氏仕

魏子如狼孫如虎史記染指曹鼎垂涎三世借其勇

路以逞廢立之權廢其主恃強而脅弱矜智以

取天下以狐媚在韋言馬氏云云豈真金華其言

禪月金 摩連而大人有作耶 強補六篇言晉 追原曹氏

參漢之罪 估宜易於馬究論馬氏滅蜀之罪夫豈滅

治祿
卷之十
丁曹論者乃蒙其子立野史各有所效罪者有微異也

二寶記者乃撰其升寢地於陰青徼羽營張協八命
末篇示上開國唐高駢同州元星歲龍川至興高七

云云物二陽窮云云陽語易齊渚穠子句子終高先

今俗說云其正舊多送仁風正轉選言音江

之烈于寶無乃而之過乎皆武政命變之莫歸矣

亦大有勝焉者劉段向以重靈方之以爲過予

觀其釋許奇示二則議以許奇父兄受誣奇代請錄

示儉有司言御十青慈爲禁星氣戴緯一學自光武

上奇技異服之獻程據獻惟頭裘乃焚

諫垣自漢靈以來史無書者

古今源流

卷之十

盛而氣謙才成而志持薛方山語弛干戈之威語天下

州郡之備大州郡兵陶璜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而半車所至

過於空山湘浦愁海酒流雄風漸寐

楊駿楊琇弟。前後用事如三楊俱用。掌

錢盡入私門二如親王之賢名侯者三不得

樹本助化而達出物間

朝既無純大心且之不之老言自王夷甫

談以亂天下分三章論亂天下者必此人也而

購遺詩賢七 義相慕法七 茅處醉竹七 牋言七

梗禮法桎梏仁義源流至論風類翻倒日蕩於空虛
 氣滅之歸言上僅得山公之啓事山公亦竹林中之
 人各題目而奉之康子之秘書精其史部選林中之
 累能砥中流之柱二人于職其尤卑者
 源帳數十里王湛作錦步帳四十里石開理
 六七株謝安嘗問謝道子高四尺者六七株
 之教何謝安嘗問謝道子高四尺者六七株
 流獄謝安嘗問謝道子高四尺者六七株
 充奴謝安嘗問謝道子高四尺者六七株
 乃其最失策者非我族類任其
 其謂抑者從儉
 於良田養虎狼於靜室段熲上欲求天下無事不可
 得也賈人徒戎之論江統陳於前郭欽跪於後
 意謂割失董巢可令寰境一清姑然不徙則釀禍
 徙則生變計將何道以處此儒者曰御
 得其道計將何道以處此儒者曰御
 其才而勒其兵柄諒無變之能如劉淵者
 之而史武拍猿臂王湛其長才可周固五胡
 中之史武拍猿臂王湛其長才可周固五胡
 中史武拍猿臂王湛其長才可周固五胡
 為左部帥未幾而為北部都尉未幾而為五部大都

督詳各所謂假虎以翼而授殺人者以及也六
 武稱明達善謀乃不謀及此耶嗚呼以駭嗣
 娶惡媳得以內基五見以異類居要又以
 名五胡之丈時元日連年日食年正月
 太廟燔星如雨天變殆非偶然雖造大
 事事固知其治止及身而亂可立待
 矣上維時士人以祖母之老固辭得
 位位孝矣讀陳表至偽朝一語
 故國蜀漢果偽耶筆蜀山人選千古斯文
 而為魏太尉而不忠就甚故遺訓五字
 及於忠之一字良自揣也亦自愧也諸葛京祖亮父
 昭是何等人物而甘受晉官先君子昭能無心制
 王偉元痛父非命王偉元痛父非命
 上聘皆勿之就門人為之虞虞三徵
 唐彬為伐吳先驅知吳必降乃於千百里外遂
 稱疾不行讓功讓能薄而能若此王王

古今治統

卷之十

九

即曰賦閑居而猶然不自閑也潘岳作閑居賦即能知傳物傳物志而不能知觀天也上韋忠辭裴頠辟惡逸民字義頠之階已於深淵何為復裴裴而就劉淵耶民曰有心者事忠忠曰我恐索靖知天下將亂指宮門朗號曰會見爾在荆棘中王頤之亂上又自陷其身於荆棘耶愚於高論之際惟讀魯褒之錢神論錢神論以錢之可以砥俗董養之無化論可以祛異裴頠之崇有論藉藉無遺裴頠之可以著理高平王之釋時論可以矯世杜嵩之壬子春秋可以觀

懷愍

古今治統

卷之十

十

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晉書武之根基廣乎深乎而況子之愚不辨蛙鳴螳之惡不識泉啄其能至兄弟闕於牆曾不慮外侮之足防明堂錄以吉二五漢書懷武之二十以大弟繼立登東堂而攷政餘武然五胡之貪悍其候隙伺瑕久矣見天家典宗子之城方岳無价人之任蜂午而起劉劉種漢帝而陷洛陽主因而冒姓劉至此舊傳石勒降劉漢而寇襄江網外之援兵僅僅見一

張執之再至魏前遺此官魏入衛便內之王越且空晉王之甲以自衛遂至漢兵橫入劉陽劉陽之兵首宸位失尊一降而平阿公矣陽封平阿公太子敗於都護北宮純劉陽再敗於馮翊守索林劉陽兵敗長安結二敗于安定守賈正安足又敗走使晉諸臣人人如純也如琳也如死也主上豈至見執耶僕未聞有甚德也而神器不保帝宅為墟晉書紫陌移於龜穴紫陌剪為龍荒五河悲夫悲夫然懷不能死社稷而甘者青衣行酒翟廷劉陽

泥膠物也淮南子句而張實力孤是以力不敵相啓志志
 弱出師志不堅四援不至九廟幾裂矣儒者
 于此論來由魏操納殊裔以示廣降者多處之于內
 地以宗龍馬炎撤州兵以失衛平吳後惡加之學士
 廣宗也謂諸士皆宗之似無碍于國用也
 以虛無為宗謂諸士皆宗之似無碍于國用也
 當官以勸格為笑史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斜邪正
 皆目為俗吏史民風蕩然國勢萎爾將安救之儒
 者又于此論天報昭烈之賢無愧湯武後主之失宋
 室桀紂志而司馬氏輔曹以滅劉故茲命之行酒者
 劉氏也命之執蓋者劉氏也或者曰禪之宮人逃出

沙漢孳而生豹豹生淵此說詳見是天留此一縷
 之劉以為未泯之漢而報典午也時中原大亂江東
 差安士民避夷氛而南渡江王導為鎮東司馬瑯琊
 王導收攬英雄蓋似乎有志於中原百六樣中
 一百刁協庾亮下壺陳顥甘卓陶侃周訪諸君清然
 濟然導與眾共登新亭顧瞻風景衆士登新亭周顧
 殊罕目有山河之異相視流涕事曰當發嘆江河之
 異而恥作楚囚對泣至祖逖起夜半之舞逖與
 周旋擊中流之楫逖起夜半之舞
 奮肉之覺中原遼遠外蕃連日苦力蓄木屑之
 晉何以得此於諸二

晉元

古史載晉瑯琊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生金冠而生唇

賜馬已易而牛矣然石馬之後繼以犧牛

告天下矣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已先動矣中衛前王南開新主

紀瞻震肅帝座

而太陽上升蒼生始賴其仰照

也羣臣豈無知者然帝蓄宸之天固自難言

而值宇宙紛紜尤莫若依憑舊號以繫屬人心

亦妄意五馬同至豈聞千金之真駿骨

堪爲下國駿尾以作其球主而天之報馬氏者或不

盡於燬之業也

師露次其無中原之志可知

大位安危在手事非前比

憶公主望鄉之館固宜痛聲越阻

今治

卷之十

古

現劉琨枕戈作絕裾之溫

之遯運甓之陶負高名之戴淵周顗

力王宰克復神州轉新亭之淚爲六月採芑之歌

東自保其乃文雅有條英新不足

微末清內奸又成王敦導之族也

爲之陵已乏知人之哲敦領荊州

而戴淵周顗輩盡斃於賊手

義然如瘠者之不忘起育者之不忘

父未幸幸晉元東而生縛劉榮

碧嵩青洛之垢非其責哉夫何甘爲白板天子

飛一庭詔糾一義族

詔立太學以勵風化

之義否王導始終爲相論者方倚爲江左夷吾

主上稱之曰仲父亦宜獎率多士與桃戈之

當速請命於朝破東山之斧周公誅管蔡之詩乃惴惴然徒

周公誅管
蔡之詩

乃惴惴然徒

以其家之百口乞憐於周顓而期全之顓入見晉主

白導無罪。雖全導於主上。而導不能全。雖於逆賊而

自賜書後數年以困寔中寧不負此良友哉

行功於尊卑其小人哉知變而達不教訓真貴也

則尊之不能敵王所報也句又寧不貪此君哉迨死

之長子明帝繼立親征破敦導以大都督從之明目張

膽爲六軍首倡通鑑書今日之功僅足以贖前日

之罪爾及敦之反至江寧也晉主自出悄覘敦軍敦

卷之十

對曰之聰明生而黃對曰之聰明為夫子待言目遠安遠謂

遠長安近謂人從長安來也胥主奇之王敦入朝
得不得不廢非

淺局可量敢既憂環督日影何不樂於就日託於導

言以釋罪歸命耶不此之悟固宜其見救而長安之

目猶然明也。戴其眩惑於西天佛而令後儒有漢晉

乃其任士行以督制襄軍務砥清談之中流導

孔疑爲奉聖亭侯川詩祀孔子以孔疑爲奉聖亭侯注之而崇文廟之

大興此字調目不載何也明其無愧於明也哉來芳未竟往駕

邦援亨國止三年上二句文選注見史君子惜之

上二句文選
此一句見史
君子惜之

古今通纂

卷之十

成康穆哀奕簡文

成之立主初也六時艱所賴於元舅康亮之謂也
不淺而康亮任法裁物大失人心文植殺南頭
降封西陽王或說將中人追問曰頭公
安在而亮誅以及誅何以服天下彼燕峻者復下野
心乎
思所以善處之而遂領諸下微以挑強賊之發
而不敢所以胎變稔禍文憂及國母廢太后
賊攻清溪不能拔遂火臺省諸君其繼紫微
宗廟紛為灰燼宮室化為莽蕪
百八治統 卷之十 七

董義氣激揚
魂猶蕩
於殿上
日主
亦峻之此舉非以
而導於此殆計無所
天家効一指之力
宸澤陽
他人其相才之拙可知也幸溫嶠志堅討賊

百八治統 卷之一

以謝慈韓哉庾亮挑禍而危主臨危而偷生
國固宜聽其投簷山海
慰勞任用使督軍務於江荆安享八州
月据床恣詠
亦念及義事否亦憶及賊兵內訌武昌樓上明月落
誰家否
能面折亮罪為朝廷掃此塵汚
者能無對西風而浩嘆哉

其侃侃之
之
名
不
賊之功則在侃侃而固人成事者則在導弟思侃侃始
為緩子赴難
寸陰哉
其具於水而貢之則固可為萬世規也太真功雖在
王室而毋据之絕上不得復續而母沒成君不知又何

母偽裝宛襄而敗清波項侯選之即起兵北伐王固曰求河雖過溫不從從故溫爲通代
甲兵放之時以溫藍田之捷與于蔭田大敗秦與浩誰
城之奔以溫伊水之勝溫又衣紫與浩山桑之賓
翼牛康浩戰兩者相提而論無輕乎溫之大司馬
山以浩而浩浩以在數人嗟夫處士純盜虛
所建浩而浩之庶人也
聲故啾啾青空自底於怪事浩敗歸來終日書空
兩之達浩口期是
十之克浩不見笑于武人哉
出是朝政一歸溫手遂謀廢立而帝奕廢矣
矣夫國家多事之秋非雄卓之主不能有濟子營

晉祚王正色曰祚統緒而時謝安坐鎮於朝從容相接
談笑移日史安之御溫也如擾龍馴虎果其器量
勝之耶高麗導在而峻之猛氣沮安在而溫之雄心
麻笥之弱王所以不致驚危者不可謂非兩臣力但
俱能鎮於臨事之時而不能潛消於發難之初儒者
疑其爲倖也然猶意溫與峻也特強臣非篡臣也何
令以溫之才畧而能養之於忠純則且爲東晉第一
流人物寧不能流百世之芳也哉溫曰吾言乃下不能
虛方百世亦能遺
年夫溫桓侯子也而乃至是耶獨卓哉下堂之子
子溫之難其忠孝聚於一門父子云云
子溫之難其忠孝聚於一門父子云云

張軌之家自張軌入後至張翼張肅節義隆於四世也

治統

卷之十

三

武安恭

周文之後昌明簡文弟親行釋奠而以顏子配享美

何立佛舍於殿內居沙門於禁中晏不思王雅之諫

而謝安胡亦坐視也中書時五胡惟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唯輕烽煙謝太傅贊命幼度謝玄帥一隅之兵走國之旅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以山之草木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三十年牽連之冠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果異人之所謂金堅火熱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者曰倂也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其所以處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已別有旨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不令人心惶惑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

治統
卷之十

朱於元帥敗以專氣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連年入巡江南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賊能終移耶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之則堅業已衰諸胡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

挽吳江水以爭關河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宏補天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中原之請竟未之行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而以兵助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有如此之乖方而倒置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矣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其與子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不能舉賢以自代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

股肱之擇好家居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服年滋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飛千鶴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酒勸天妖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冠冕起於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而後之以正天刑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

德宗之立也忘清署之大逆不罪張氏之獄君進昏臣宗族

吾不知其爲何瑯瑯正指方醉於常軸會

於樹黨者又不知

其爲但二人皆貴戚之卿豈不能爲國重而東歸西

互植私門生殺任意人情騷動孫恩

因而竊走自海島政陷會稽偕言所討逆黨東

而幸之引同俗祭事案俗縣恩令每蜀而茂

之此寄以明發讀之初也乃世人佳思爲水山而

卷之十

祀之其與安山祿史思死河而祀爲聖王環死馬嵬楊

而祀爲僊何殊此江南之多淫祠而稱鬼方

也也當此時主昏臣亂桓玄乘機而動以成乃父行

之凶德并朝廷使之督四郡督八州目手握戎麾

勢不可制謂於是夷其相元遷其王遷安于親

然藻冕而自王且納桓溫神主於太廟史噫錢塘平

湖果開耶江州甘露果降耶立通安開江州甘露果降耶

而御座甫登胡爲忽墮也聖使侍者前走不能

之思可矣仲文之語鑒龍行虎步於下至耶守玄

宜早除之耳

黨亥復江扶晉主馮遷殺天子之賊遷大呼殺天子而

大慙折首舊物反正後夢九錫吾又幸謫之此功

重紐乾綱再清天步

可以撰德旂旌圖芳鍾鼎莊僞武云然裕之東征已

伐不過爲立威立名之地史記故崔浩謂旃平

德宗之曹操也章三有劫掠之惡亦尚亦可謂老目

夫道民之根本之說公根本之地不可以假人

安於東堂而立德文筆曰此賂之罪名不可許也

其亮安無能爲也不必弑可也豈其信二帝之誤語而爲奇其虛尊毀說以速支單受之讞哉

之子晉其虛重俯躬以返厥祖受之諫明之位同有

不二年而典午之曆忻忻甘授於劉公

受首輝傳亮具詔使恭書之折然曰桓玄之時吾已無天下爲劉公所焚將二十年今日之學固所計之

從來逼取之世禪者危恨受者迫脅觀者疑畏未有

如是之酒丹書而無憾去黃屋而夷然也

斯意象則劉裕當日之兵守兼就封零陵略又以兵守之後

主張不_レ然乃使褚淡筆明曰當月以兵

意使諸子曰彼亡國之大何能爲

乃以全壽之始也亦奚庸哉嗚呼西晉亡於劉聰東

之州亡於劉先王有鍾寧不暢然九京耶然西爲

魚音固實罪放于丁宜止五十年東為牛至乃何復

古今

治統

卷之十

至死

至死

於天下而延至有餘年以意揣之馬之顯取於曹也
 有心而且致藝賦之懷也牛之冥移於馬也無意而
 且有推讓之屈也也意天道於此鑒
 其微乎又竊嘗疑之而晉無一明主非有尊賢殺士
 之節以砥礪世風而乃有祖士雅之激烈陶士行
 之忠勤臨難不懼者不一而足有如辛謐之却微
 之忠勤臨難不懼者不一而足有如辛謐之却微
 元亮之歸來人知之也
 晉高士止知周清而不知辛謐亦考校之未可也
 元亮有居去未歸而人所誦是以人多知之是以知
 文之不可已也又以高冥不屈者不一而足有如嵇
 侍中之血濺吉祖冲之閉食秦北魏興太寺吉至死
 不變者不一而足是何晉氏之多忠臣晉氏云云
 生於其土仕於其朝大義固自然乎先正謂晉亡於
 清談夫清談豈能忘國特無救於國之亡耳先正又
 有謂晉室風流多溺於酒然而安泰兩朝君相沉溺
 上許登時日高天命不又晉神承之變為靈粟同非
 無由也也
 在下之士豈皆貪竹林之宴飲於竹林流蘭亭之鶴
 哉謝安詩飲主逸少為之首倡論清談亦有
 胡威鄧攸吳隱之諸君致足多也論高逸亦有謝敷
 孫登陸靜修諸君致足多也

古今

治統

卷之十

至死

至死

東西晉合論

馬則晉於西而合中原之一三國分爭牛則晉於東
 而分大江之一江以北總歸胡均之平閣位也夫何
 以域中而分王也蓋馬不能以驅胡故牛亦得以專
 華也北而東晉僅半天下之半於此馬晉之亂
 骨肉相殘而五王樹兵故胡之隙而晉始東也牛晉
 之亂元首懦弱而強臣迭弄如王敦鴟張於始蘊峻
 豕突於中桓溫鯨忿於後以底桓玄虎吞於終一牛
 之微能勝此鴟耶不耶鯨耶虎耶而更乏救時之相
 為之擇立王謝二君鎮一流競則可古匡合乾坤則
 難此晉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

臨川筆峒山徐齊鵬自漢父著

前五代

宋高

晉祚之衰也八表同昏麗迴霧寒晉祚之衰也八表同昏麗迴霧寒劉裕生負異姿秀骨清貌負異姿秀骨清貌起布衣劉裕生長劍一呼齊晉長劍一呼齊晉作詩大英雄事作詩大英雄事卒於必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卒於必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是以篡逆之罪不免於儒者之筆誅是以篡逆之罪不免於儒者之筆誅然以其臣晉也然以其臣晉也則等之

今日之曹馬今日之曹馬而原其紹漢也則猶之昔日之高光而原其紹漢也則猶之昔日之高光而傳為派出楚元王而傳為派出楚元王而質之三秦父老共謂長安而質之三秦父老共謂長安而猶為遙遠華胄而猶為遙遠華胄而質之三秦父老共謂長安而質之三秦父老共謂長安而猶為遙遠華胄而質之三秦父老共謂長安

無疑又考之南史無疑又考之南史光武南陽社木漢末枯至備光武南陽社木漢末枯至備而復宋晉未枯至禪興而復生而復宋晉未枯至禪興而復生則祚之為復祖則祚之為復祖業也無疑居位二年亦多美績孝奉後母業也無疑居位二年亦多美績孝奉後母異於高帝之新豐真宅異於高帝之新豐真宅帝以告太后以樂我帝以告太后以樂我節制節制史載宋武帝簡導總異於高帝之威姬匿寵史載宋武帝簡導總異於高帝之威姬匿寵

大戒后預政大戒后預政德且遷手祖宗而時有徐氏德且遷手祖宗而時有徐氏之風度之風度亮才學博雜亮才學博雜而宋主於此得久於在位而宋主於此得久於在位其垂訓詁不咸其垂訓詁不咸正固珠又倘得世有賢子正固珠又倘得世有賢子其至基詎不有其至基詎不有狄其諸乃嗣主狄其諸乃嗣主而諸臣之廢而諸臣之廢迎其弟義隆迎其弟義隆即位焉雖有黑龍負舟之祥即位焉雖有黑龍負舟之祥有黑龍負舟應為真主有黑龍負舟應為真主然徐謝傳擢等真君如然徐謝傳擢等真君如

奕棋亦何輕易耶文帝奕棋亦何輕易耶文帝以奕棋名或稱其以奕棋名或稱其禁作禁作尤得抑邪崇正之義至優義尤得抑邪崇正之義至優義李而示以節儉李而示以節儉誠義恭而誠義恭而勉以安仁勉以安仁任義宣而任義宣而付以愛務付以愛務義康之匪殺義康之匪殺才無傷先朝之愛子才無傷先朝之愛子然其糾持大業愛養然其糾持大業愛養三十年間侃侃忘疲三十年間侃侃忘疲故以元嘉之治故以元嘉之治法八世帝三五而亦江左之首稱也法八世帝三五而亦江左之首稱也

江左之治以惜其慧林參種着高履披貉裘宋雍容
 於廟堂稱爲衣宰相孔而加以正刻殷計
 王莽王並起其風力以華一時之孔以
 乃飲快河而孔一代之號
 時孔正宜爲萬里長城孔胡乃
 以劉曜之忌孔康之名孔胡乃
 被刑耶其子十一人又何罪而覆巢破卵耶孔試問
 吳子等孔有能量沙却敵者否孔如炬之日光一真孔如炬
 而與白面書生孔代魏孔二日孔所謂將
 其子三而殺孔也孔卒之魏人飲焉長
 攻破六州孔山河
 春燕巢林孔封狼居胥
 轉而爲石頭
 夫魏主之賢不下
 以賜貧民平糶以決疑獄孔
 倘未不開食鴿尸之孔守其朝明以至

極哉若乃儲嗣係天下根本太子邵邵平盡事覺即宜出宮
 正殿與大臣聲大義以廢大逆而更立之可也孔
 日夕與徐湛之私議孔王孔更
 致令屬垣之耳漏於潘妃孔王孔而
 逆子之刃徑入宮庭孔王孔而
 千載孔王孔何其能裁勇而不
 能裁兒也孔王孔嗚呼竟后視
 形貌孔此兒必憂國亡孔王
 不孔王孔而諷之於臨境孔
 而朱主不察孔陰之生失其父道
 故孔亦愛報於子道耶

宋武

以之禍父役其子漢李武殺其父其過誤在
 至王嗣子結其父其意在于此亦大過
 小兒之過誤此亦大過
 大過於天下此亦大過
 而王劉有老悖老悖之名宋王劉有老悖老悖之名
 御而師伯有得姓得虛之此亦大過
 刑而行哭此亦大過
 杖擊群臣此亦大過
 士本此亦大過
 而王此亦大過
 於中堂而忠此亦大過
 之宋列與宗於吏部而方機揮於備參此亦大過

古今

卷之二十一

其時義反於江州宋王義反於江州竟陵反於廣陵
 積天絕其行此亦大過
 顏色龍酒誠之規乎此亦大過
 然能禦同氣之反亂乎此亦大過
 子業居喪無儼容受璽有怙念此亦大過
 門此亦大過
 誠此亦大過
 臣此亦大過
 盜此亦大過
 林此亦大過
 不此亦大過

志身名也。官位祿利者惟此度之適庶致命。君爾家仁之曰忠義可也。又陳延之以儉素居敬。而爲乘轉。其子世英。精悍。平寇有功。以爲過。父子升堂。致情。曰。此吾父之志也。此其所以爲節之曰清慎可也。

朱明

卷之十一

八

宋孝宗安王子勛舉兵闕以除暴亂未爲不可
然朝廷先以太后命立湘東王或矣勛反旆歸猶
面乃復請帝於江州是昭穆雖可以常璧一機不兩雄
之計而失其地也雖然一淵不兩蛟一棧不兩雄
此漢唐之役而毛氏亦深察能辭逆名以謝天下
則豈止臺兵既克之後使秦兵與帝虛獨尊謂宜砥
躬勵行祥和親善則何乃肆淫心而出暴政哉
以無罪殺禕以射雉殺休佑等以處後殺休仁
藉以和厚殺休老等皆得刺傷勳拉同氣

台教 卷之十一 八

孝子勇諸洪枝世祖五十八子子孫十
年十人以其知其妻至明日來屏有子遺悉天
裁其赤心也我俄國之蓋欲斯蓋湖嶺人便得
固爾至於婦人得誌王后掩面史欽怨以爲德亦
取於湘宮且國倍於飛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於前非毀蒲於國人所人而西也禮體可繩而法可糾
于能君子徒悲其淮北淮西以張永之用兵失
文者其悲此語悲其昔用蔡州以文秀之無援失
文者其悲此語悲其昔用蔡州以文秀之無援失
文者其悲此語悲其昔用蔡州以文秀之無援失

續

卷之十一

九

其宗廟社稷以李道見之子失宋史無子以對
西施人生下子宋王宋史無子以對
也之月有焉子是以傳位夫呂素之秦失之於時易
李崇之宋失之於明知宋王宋王宋史無子以對
高可謂有心人哉蕭道成以異相宋史無子以對
懷異志窺見宋家事體如此輩不覩大物而起
腹心知耶李昱一猿童雖襲劉之位豈能制蕭之強
道成於是得以並因貴宋史無子以對
矣國人宋史無子以對群心方待蕭公以了此事宋史無子以對
公無以了此事吾意道成棄此而以誅焉為名以
實自取則亦可有辭於天下曰子非取之劉乃取之
前說
李也宋史無子以對顯殺昱矣宋史無子以對
月安成王宋史無子以對道成宋史無子以對果其驚憂於李將軍之簡宋史無子以對
而恐其及腹哉宋史無子以對
年宋史無子以對
宋之予而復宋史無子以對
終身北面於劉氏之庭也荆襄都督洗攸之舉宋史無子以對
蕭宋史無子以對
運宋史無子以對
利之不言王儉忍所難吐宋史無子以對

卷之十一

+

1

三國之後六朝之中惟劉宋之得國近似也君子臣
 宋可薄責蕭而厚誅劉也

齊明

齊武之子名長短世而孫昭業初封晉繼統龍幸禁
 等以致羣小得志志謂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能獨躬練意謂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逆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天衡盡歸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王嗚呼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兄制弟而欲弑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胡不起而登大寶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而統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而統

卷之十一

五

兄弟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耶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不致聞命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廷臣不問外臣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廢立之故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宣亦徒為敵人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山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物出象以使人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而統

卷之十一

五

武子孫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天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弱子單孫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心惻動然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後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報前亮固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古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安有亮父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而統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卷之十一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五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貴臣比肩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而蕭衍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勳民以行樂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也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而兄之寶也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之字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後人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天子而市吏也昭業引時有諸王等相顧不

國史而史館屠肉國妃而市令也笑矣新曰帝遣之
 宮中鬼物皆化爲人中成不爲人者
 大起諸殿造之擬于建章有出
 而金聲門省其能辭此鬼耶斯
 可二而殷辛易兩者結故當其時民怨神怒
 地無歸瞻屋靡託始安王融江表亡軍
 移步其地江表亡軍影射發而南康王融乘時觀
 變遂帝於江陵融在江陵是爲和帝齊有君而融
 復稱帝似爲不宜然泰無道而融乃立業亦非甚過
 此處先立稱號共不言叛融曰稱然光也以謀洩斃
 帝不言應壽潛意實不非融也十二

方亮卷之一

上立也也以兵敗殺其主建康做爲齊之所殺此
 而融也徒據虛位後詔蕭衍以定京邑使得便宜行
 事目是假巨盜以利兵也齊夫行之隱微戰翼助
 含毒蓄險東來已非一日陶文曰蕭衍州郡奉
 詔東下說見五行之中齊與齊失也非其得志之時乎
 其人建康也掃資卷之幾乎非即以攘齊融之位乎
 有人建康俱有由是而自封十郡自脩九錫自制
 百官至於自登九五矣師得機臣意未幾約請進
 不改參辰而九星拱不易日月而兩儀歸何遜
 果真咄囁龍虎合集風雲蓋亦古崑山之炎所必

聖侯親視孔子之祀又拜孔廟二氏子存各人官事以幸孔
 聖人教小過至於作辟雍定樂章求遺書賜意戶
 論其書勿諱已無能制之者若史不直書其言
 於漢文景之上周成康之中可也宋齊云乎哉

治統

卷之十一

九

梁武

齊卷失政水連告終相傳謂第一象雲領四字緯
 孕蒲花而生母張氏見其滿生花旁人撥浮充而處
 西河西河縣石馳西河縣石以議雍州建五都以鎮郡邑
 孤識獨裁長流遠邁起而宰制天
 下昔人謂邪金刀識而劉興丑水木論而梁起
 居之以免篡名也然其建康一人舉齊末之昏制
 賦淫刑濫殺然若霜風飛掃雲雨泛冰梁武帝
 即其篡弑之轍雖襲軌於蕭齊而其施為氣眾則與
 西漢之除秦苛東京之除莽政同也巴陵殞命後
 而側耳更驚冬御而裂手寒筆書誘水雨以警台歲
 肺石函以通下抑選長吏之廉平必名見於前定雅
 樂之音律吉粉代父刑死古年十五請代父刑

卷之十一

五

六

機矣浮圖梁王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意乃占
 我夢恍惚中原收守以地來降至北魏時食此之魔
 意想名是以禍名禍也無何而侯景求以魏十三州
 來附梁至自神之矣景初仕東魏後歸梁
 反魏若水魏之魏大不反魏詎知襄翁之馬禍耶
 以叛梁耶又不思謝舉之言景初去時有東魏臣
 杜亂耶顧乃任景以攻魏景與侯景為用之去
 景然如斯敗而自貶以求容於梁也正可乘此時除
 之而以河內地還魏魏人德之豈不南北通好而天
 下無事哉介之言大為有理
 林九奇春謂景初
 識之以慢魏景初
 目擊之景初
 正德在外為亂之助景初
 賊由是京城失守景初
 景初以正德為禍景初

古今治統

州杜若洞零會稽竹箭摧落朱敬則論士子天霧露
 之中人物亡矢石之下謂杜若洞景雖藉類於太極
 宣未敢遽犯天威謂王僧虔曰今見諸公
 於前其能贖叛父之罪耶嗟夫景既憚王威胡不歸
 命以正君臣之誼德既為父泣胡不負痛以轉父子
 之恩吾想梁主於此習於慈悲有不整待衛勳刃之
 意不然則梁廷亦可謂甚無人也景德既不解甲兩
 宮兵待驚散而四十八年天子形銷貌粹索
 窰窰不得索水水不得冰謂梁主為景所困不得死於臺
 佛家蕩蕩侯江流布祇園千頃佛家茲何不湧地出
 一勺泉以活危至耶何身能贖於同泰而不贖於臺
 城耶何慈能及於犬牛羊豕而不能感於父子君臣
 耶豈華因秋零木以霜朽謂龍象之力能大釋氏
 佛救振虛而無何有耶儒者解之曰梁主苦人多矣
 安能窰而甘之哉灌魏之用水又多矣故不得消滴
 為已用也飛輪丁無迹水鏡不安窰有此二句

讀者以為大命近止口占其微也夫予獨怪夫萬世而下猶多有誦梁皇轍者以彼其黑業重大修善為之自來曾不能自厭以自免而後人乃欲觀彼之曠以所免乎哉甚矣世俗之愚一至此也梁皇如在吾且笑而問之彼將何辭以對姑嘗謂曰天下則予留諸公此篇多游平日所著勿誤

簡文

武之太子統字德施小字德康丁貴天性至孝粹節

開芳昭明太子文句見後事之至孝蚤能輯古文辭三十卷號曰

昭明文選昭明太子文句見後事之至孝倘其示年登極以行

其靈心慧性古梁治應有可觀奈何玉質早卒續三

金聲絕響玉聲而玉質早卒續三而其弟綱乃立之

第三家令之官如徐摘文體道麗謂之宮體簡文

之譜或亦陶鑄於此而出者然而逆景安執朝權側

強難馴附杜初為朝廷一客初即陽王欲討侯景

一客繼為字宙大將軍侯景自加此名督六台軍事

治統二字在網甫居位景廢之而立棟棟初其廢王

甫就位景廢之而自稱景廢為雅陰王自社稷危恥

創巨痛深援云云惟應剖心膏胆拉血枕文其有小

當時帝子王孫連都未有晉鄭之好心年盛

血枕戈如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以襄外患奈何謀利

之心在義先狗公之心在私後編湘東既帝於江

陵湘東王武陵復帝於成都武陵王紀在蜀廢

九伯既無包胥之泣秦廷夷鴻之請吳國而至親者

古今治統

卷之十

一、

有相猶魚相好於君父之難如浮萍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文通又如越肥之觀秦瘠蘇東坡忽焉不加忻戚於其
心也轉求其引弓見志仗義殺身者自永安侯一人
之外宋開馮承安收晉景帝其勇常真左右與之
乘之明日晉書中何遜別子明思卷四紀等即跨州
建鄴劉海分山嶺何遜哉謝靈運鍾山之古岡功
而湘東王陳霸先王僧辨等共潰景兵而遙疑建康
傳首江陵景實手戮賊不亦快哉景誅紀滅齊經
幾經也正當鵲起之時羽子得財則變顧殘忍爲心
虛無爲尚第元兄弟大敵在前雖千城猶御龍

治統
拳之十一
毛

光祿而講道德者夫德熱義者尚吹葦楚詞而視覆轍
者猶繼軌杜竟致魏兵衝城者開城破城者督騎入
宮門而衆人解之復入城因之鳥旆戈旗白馬之前
身囚烏帽之下曉戎服談玄立纓布巡城賦詩終日
不知玄之高白宋史曰太倉有巡城賦詩終日
取職僅目未聞賦可退虜兮胡時遣虜焚書擊劍釋
口乞請和終輕不得乃焚古今詩選十萬以刺書
擊桓靈曰諸君萬歲勉力今日盡焚之還經籍
書萬孝猶有今日然卽觀父兄之事梁亦未曾讀書
爾果其精通古今則必知父兄之義必辨老佛之邪
必明中外之分胡乃不起父難新日常城之際一年
武之喪固舊矣釋始

古今治績

卷之十一

—

殺裴瑒不恤兄亡兄裴瑒不亟備魏不亟備魏借譽而
 竊國故外郎官南風絕唱西陵可悲詩云奇風且
 卷之十一
 治統
 夷城南商作天子耶王琳之遺兵伐魯也益亦義舉
 哉裴瑒曰此時王儋辨以淵明得帝註王陳霸先
 以方智致帝方智釋之淵明之以齊立也北齊先獲
 立齊齊送器于儋儋之子管之以魏立京上文方智
 之稱齊藩也對北齊乃義臣所傳諸子齊鶴之乎
 管奉魏朝事因均受其制江南之草木亦含羞矣
 爾先既奉方智而君之即宜大決其君勿屈志於齊
 以伸氣於眾五十餘年之神寶天天下用豈
 臣子所得而窺者江陰之事顧自注至五十年王
 胡爲立之自手廢之自手而殺之亦自手哉丑水

子 30-104

木告謝而王逌偽興雖沈恪拒命於臨時謝先使使

王逌王逌官舊日不見王琳奮忠於垂危謝先使使

謝先使使蕭華客位於齊疆齊疆齊疆中有一

繩之力鳥足以維大水之顛也古蓋嘗論之

勇英果之主也謝子若孫亦無子

而侯景一納峻命中淪骨肉尋戈邦基傾覆是何

敗亡之易也儒者曰皆信術所致也佛以慈悲不殺

為教而叛逆皆有以故刑政不施悖亂無歸侯景

而侯景叛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侯景

仲禮而柳仲禮叛蕭正叛於鍾離袁君政叛於吳郡元

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章詳見此其咎非以

佛氏之說誤之耶佛廢棄人倫而冥之於空寂信其

教而用焉必至於無父子而正德從侯景無兄弟正

紀譚相及殘無叔姪而晉之助魏滅宗無君臣而叛

人隨處而起無華夷而魏人猾憂衝城其咎

又于氏寢寢之說致之耶如謂梁亡非得迎之罪

又有言之意宋之微宋之微宋之微

種沉於迷途者可勝慨哉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一

元

後主

太子叔資輕佻無算孔魚早已知之魚曰太子不
 國之謂宜傳以驕國之侶而乃以江提傳之由是
 導以資等以微行史是在青宮時已伏有德抗
 勝之計資賴叔堅陳叔陵之亂而得位叔堅改
 廟而不開拜三妃而臨軒二宮大寶一磨治精橫放無諸祠七
 有學士之稱文士士有狎客之號江都
 御臨春閣自居而擁結騎而臨望仙仙
 壁月夜滿瓊樹朝新南吳後漢花邑春風有月夜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二

三

堂之地以恣行其奢心奢志奢酒色既盛聚於
 中使後九格克於外施文慶流客卿楊越則慧昇等
 互相汲引至五十人並
 之謂諸侯神邪加之陳傳綽諫之而殺張華
 諫之而殺陳王氣已盡
 於東南翠鹿復遊於姑蘇天災地孽物怪人妖屋屋
 告下因不待黃塵之汗衣巴馬一日行

後主

里不見馬上郎只見黃塵起而亡形已見也賣寺為
 奴果以塞平湖之開耶王之乃自負身林保
 財之天子之身而可賣耶天之千佛之奴耶非
 符之之哀耶王見其天子再見其王
 其時而開而吳亡茲陳時潮開而陳亡事固有先兆
 故之於佛寺而祭之亡不可贖陳賣身於佛寺
 而陳之亡不可贖事固速其亡哉迨至隋氏執三
 可之詞王也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後臣王
 也伏四必克之勢王也至其合一也至其勤王
 有而大彼無道而小四也伐必成矣王三十萬紙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二

四

以暴揚二十惡於江外王二十惡王
 若臣得不明之子水軍東下施文慶諱而不言江中
 無一開舟王沿堤諸戍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
 焉之王若臨不測而擒欲墜武王斬張梯之時
 迷障王之知命王而君若
 臣猶嫌猶然王縱酒詩甘為處堂之燕雀王
 意促計惟胥井之井是從王人投於枯井引之

治統

萬戶之草耶

五

十六公

治統

卷之十二

六

而上隋軍將下石井中大科乃引袍而上笑曰

而誦罪待刑長康云以此觀之下不

一官號後主新得一官號

必何形顏哉

中一引手耶天壁何如乃至展如平地耶

之天錄其空中也

之俘囚累不絕

也結綺者戎幕之拾也後庭一曲之花不其種千門

萬戶之草耶夫霸先基業之植

輕也薄也叔寶驕侈之罪重矣大矣

為戰爭收拾而得以歌舞破席而休

陣耶江雨霏霏江草花六朝如夢鳥空啼

陣耶無深恨

陣耶無深恨

陣耶無深恨

陣耶無深恨

陣耶無深恨

陣耶無深恨

隋文

周宇文泰太子寶納妃楊氏而楊堅

后父之親琅幼主之弱謀遂專周政

格求和至三日旁跳八維朝悍然直騎虎

勢之不得下其之以窺尊位由是朱靡

一開燕雀畢集或以發十奉而顧其威威

以安天下或以金帶進十

三環以為天子飾之以應天受命進十

清影滅其子於普六茹之手聖王百六

直以天元不道嗣王儒而奸臣橫乃微倖得

之爾使周庭諸臣有如寶氏女者何日根不生也

乃其代周而治雖有可觀如輕賦役定律令

其其重求遺書後手言言天下正文體

其其重求遺書後手言言天下正文體

其其重求遺書後手言言天下正文體

其其重求遺書後手言言天下正文體

其其重求遺書後手言言天下正文體

其其重求遺書後手言言天下正文體

其其重求遺書後手言言天下正文體

其其重求遺書後手言言天下正文體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二

七

見楊素高類韓擒虎賁若爾之徒應變如神臨機
若電蓋隋軍狼難苦戰雖為隋兵所敗而實建業
隨叔寶之金湯不守而烟雲改色鐘石變音
自是而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表為圖
分王三百年台而一統真有如郭景純所占也者
乃綱目與諸史遂執此而以隋為正統亦特
以二字所統之廣而言耳彼時突聞中華氣盛猶大
皇帝大日也而皇極上皇帝
加之從而云然耳于稽其混一之後真鄉正里長
歷清五百歲真常正以平民開詞訟以言家萬世
為里每里真長一人後世之克正里長始此華萬世

之貞規詔釋奠先師隆千古之道脉國學以漢唐四
代為宗州邑學以春秋丁日行之筆嗣日儒主之所
以為教焉文帝者以此樂史軌而不載后世文治之所
却封禪而拒群臣之請漢明曰此九真萬千市
通于泰渾統民而就洛陽之食漢內幸民氣食洛不
遠矣蠲租之恩浚沛於河北河東墜陳之敗魏
於好酒好詩林以實為憂而主目之曰先敗也委令
孤而漢洞從風魏以恩信服胡漢服破智慈
魏以恩信服胡漢服破智慈而江南底定若乃却陳鄧州
之降陳鄧州之降而不納却吐谷渾之降而不納吐
渾之降而得罪於父叔此其大異於五代之格格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二

八

賞叛以種天下之禍者此二事未遽詔高仁英蕭瑀
衛其祀而給物詔陳叔寶脩其祀而給物此二事未遽
此其事大異於五代之覆宗絕祀以灰天下之義者
以此皆帝工臣之事何獨遺李玄而不及也
藉令凡事而皆能若此容可非耶氏何銷兵而
馳武備武備毀學而廢文教學何寧感三十零宣示天下不免溺矯矯於伎舌伎舌
致老大儒於河汾河汾而不報通通文文太平十二策太平十二策猶齒間中以
卒之牽制於房達房達山高山高口壹以一人而制天下一人而制天下

樂以一婦人輕天下可訝也以有天下而不能制一
婦人可慨也至於其嗣之竟重者以魏太子勇
婦人可慨也嗣之狂悖者以魏太子勇
婦人可慨也是天下大事乃離項而屬廣項而屬廣
三千二百之上三千二百之上吉為吉為而日晉而日晉之三十者三十
之二也之二也房氏必危必亡之料必至房氏必危必亡之料必至亂其子房玄
蓋有以占其終矣

隋場

隋主聰獨孤之言而阿嬭隋廣小字音是立一登東宮天下同日地震細是宇內崩裂之兆也當陳夫人

之事覺時王曰以無道夫人侍廣而逼之陳告隋若出閨房勸廣王而止其皮廣王聽之上心方悟

而呼勇乃請其弟勇廣王之介柳述元岩即宜於此時尚稟手詔使連召勇而明証宣華人事以點

廣不大本王曰天下正而宗社安耶勸書之待失之一曙上句注見上文下句乃古

廣得矯制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九

其母并殺其兄太子勇死三綱類於一旦是果

以承嗣否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承藉餘緒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丙修泰伏周令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變八方以毒燎燭九州以虐

瑞池無穆天子之八駿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宮窮綠之花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長城增泰始皇之萬里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宮窮綠之花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水毛燕香山十六院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宮窮綠之花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化城之遊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宮窮綠之花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清夜之曲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宮窮綠之花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歌玉女而留神仙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宮窮綠之花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古今

天元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年號之極樂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洗大翼之安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年號之極樂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東京廟西苑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年號之極樂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而泛濫泥赴崑崙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年號之極樂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端泥沙金粟螺螄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年號之極樂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馬史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年號之極樂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思亂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年號之極樂王曰王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弒其父

11

三

五朝合論

十四

主 張

[1]

十四

古今治統卷之十三

臨川筆嗣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唐

唐高祖

楊隋失馭羣雄競起唐高祖起於布衣而克天下蓋世調甚而黔首之苦
 不可以加矣唐公奮跡太原奮起兵王霸將
 提一旅之羣師以號令天下
 使聲之以大義曰吾爲周之臣
 而今除隋之亂如是我可執子聖於咸陽殲商
 治統卷之十三
 至於牧野之戰以書契之書誓曰所望則義
 弊之先路李靖火烈烈風發蔡崇安會雲霓
 後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文頌不血誅楊之惡而
 假立佈之名以昭信位佈既立也何爲不稟命行事
 而自居相位自加殊禮竟自取大物不其狂於六代
 以來之篡習哉事詳至裴寂詐以私宮人之事於王
 以擊高祖之名以爲起行兵欲得志於上於江都
 又詐以戴大弟之語緩敵而自謂老大志不憂此
 君子謂其興王之微駭而不懿有以也然其雲飛九

域電掃八區顏師古聖德錄無前對付克戰無前敵

唐世拔河西而戮候臣顏師古世民拔河西戰高祖

克爾王世充據武牢而俘建德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建德

可汗定武牢而破山東而平黑闥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滅蕭銑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蕭銑

居自身於長樂宮諸所征伐其戰功偉然而此一役

也雖修然改玉改步意若戒諸軍無得犯隋七廟也

無援代王宗也史則厚隆先代其義氣可嘉若與民

約法十二條也史則厚隆先代其義氣可嘉若與民

風可誦當其時子則天策上將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里之外臣則灑洲學士杜如晦等共爲帷幄之中

女則平陽公主民會於渭北繫繫于軍

之助五六年間唐曰旆乘黃鉞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猛張子夷險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云其化家爲國之功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誠亘千古而獨盛也而其開國之初定律令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定宗室以傍南齊國公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其宗室以傍南齊國公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其宗室以傍南齊國公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其宗室以傍南齊國公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其宗室以傍南齊國公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其宗室以傍南齊國公顏師古世民拔武牢戰黑闥

租謂民遷也後 鍾開元之錢而輕重得均定開元錢二錢
 一兩錢十文為 設中正之官而裁量得宜制租庸調
 以取民困而有 四國身吏帝詔州郡已以官才此皆
 規矩矩陣隨風範行矣向之至計也乃吾於唐祖猶
 有憾焉其釋奠先師者是矣奈何以周公為聖孔子
 為師而西其稱合其配也沙汰寺僧者是矣奈何京
 師尚其三諸州留其一而華之不盡革也次定官職
 者是矣而內侍亦列六省之中不基宦奄預政之階
 乎約定禍亂者是矣而甲禮以乞哭厥之助不兆遠
 人貌伺之漸乎哭哭兵助從劉汶端離此舉大基後

又不能斷成吉之諸以至骨肉胥殘有玄武門六月
 四日之事世民迫於威古之謀乃率其將無忌尉遲
 立嗣宜先論功而高祖反之此罪在高祖建成無太
 伯之賢而日與元吉造諸罪在建成世民無子藏之
 節與兄而始侯侯與兄而始侯
 也 繼以兵伏罪在世民元吉輕信唐字之讒上元
 字元吉得之妻乃謀殺世民而欲借手建成以圖自
 利罪在元吉初不贊其父之公於立既不教其子之
 成其義逆事已央裂而始劾至上立元良罪在諸臣
 果其太白經天天官書云太白之星不危按地動世
 民舉世民命天經天則天下幸政也
 成此大變耶子嘗慨唐祖之得天下削平海內皆藉
 子以成功而後世史官乃於唐紀之首大標曰高祖
 神堯皇帝夫蕩蕩難名千載一竟而乃以神李氏哉
 或李家子孫以此號追崇其祖而何乃又祖冊冊
 見前併又曰堯號耶而史氏可復仍之耶即漢之祖
 堯已居渺茫而又見於唐耶漢書載劉氏乃劉宗之
 且高以言乎功高也唐祖之功不及漢祖遠甚
 其除隋亂與其除秦亂亦有彷彿似焉者乃末年日

又云李德裕云州人發掘所含血吮察以撫戰士
 七德舞見而激勸行矣他如寅弘文之館備天下
 宜以新士更日痛集眾思也造渾天之儀太史李淳
 推氣數也賜帝範之篇上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
 崇文教也禁薦犬之舊懲遊畋也正陰陽之書
 開耕荒也却康國之附東國不附日發日役
 杜虛名也黜萬絕之利不常建一賢可尊日
 近惡殖貨也毀昭陵之望中作賢觀以警之
 微口臣以為陛下望後制私情也定府兵之制
 有事為兵國無養兵之患便耕戰也禁告誥之許
 之費臣無事兵之患防讒惡也削段倫之階除
 上封事者多許人罪上發時吏之愧其和受
 巧也以爲之腐離恥也封比干之墓其忠
 忠賢也蒲苑而不輕也封比干之墓其忠
 重稼穡也毀渠而縱鴈或以爲瑞抑符瑞也傷
 親而罷樂史生服古有司安樂上日念劬勞也監泰
 而止緒治比上加之即止後警修泰也親執
 耕田后執蚕修職典也房善諫杜善勸收協力也命
 孔植達與諸儒候定五經正義至聽者八十餘人

曰此舉甚善但未知開經學也以左丘明及卜子夏
 正素之義果何如輩從祀孔廟至配享者二十二人
 文風也屏列十漸之疏以傳觀者潛不克終乃幾十
 上日之疎逸志也樂陳七德之武以告成功
 昭矣盛也當是時二十四氣之象
 二十四氣期天而弘化長孫皇后之賢
 正家而直主繼以惠妃徐氏之疏止後而息兵
 爲之志
 聖造區變其功大弘濟蒼生其益多
 言神包四大厥行八區文在朝踰踰在野熙熙
 世民物始在春風和氣中楊誠齋論君者有餘積行
 者有餘貴人自厚幾至刑指魯伯治弟見萬國
 奉珍兵寸天入貢凡隅限之使幽荒之塗忽漠
 之域秦皇廟顯首文身之國王與不梯山航海
 蒙負簞食延頸舉踵臣民交臂屈膝以效命唐
 天子之前誠編戶窮民之望也
 一家上長家史上上命日胡越一家古未有也
 古所未有者讀世南聖德之論賡師古王會之圖
 名功成閣貞觀政要之書華潤日此書誠有以進
 善之樂

者善政樂業一時史冊
善政樂業一時史冊古義魏皇猷之昌
魏皇猷之昌新編通鑑卷八代而後
者曰懿達類漢高用武魏祖初創文嵬見世民云有每語今笑月武除亂比湯武政治治幾成康王宗貴虛臣贊惜其治功雖盛少開雕靡雕之意程子為
角父臣虜則未決意起兵負父太宗上皇帝下安官馬賜哭喪行事避暑忌親及弟
包上皇后太妃宮馬賜哭喪行事父子之恩以虧殺兄及弟
事納婦生子元吉如得兄上體之生子曹王明兄弟之倫以敦藉古蒙刑
弟之倫以敦藉古蒙刑手好德於性上體之弟子明兄
上長孫日大嘗恨千餘人紀表羅古阿難言藉古亦之節
君之懷萬日之罪可勝誅魏徵諫帝製碑徵後以前

治統
卷之十三
九

從諫詞付起疑上不覺乃時
從諫詞付起疑上不覺乃時君臣之義以絕
能諫賜之碑又置左右工部公等文成嫁於番外吐
日明至而信譴言不書實行事跡文成嫁於番外吐
碑已去矣而碑銘立王與氏立事跡文成嫁於番外吐
近使來請葬而以面禦邊之策以衰封禪議於羣臣時
文成公主葬之以面禦邊之策以衰封禪議於羣臣時
於洛陽之獸而雄心猶橫上復降詔我朝天子於洛陽之獸而雄心猶橫上復降詔我朝天子
退知一枝棲於遼東之師而威聲以對不見而正賞
翠微之頌既旦日俱停談諸然之上向非王師且黠浮之對幾令繁藏競驚幸美之園向非褚遂良勳舊
之言幾令思良冷落治史至於儲嗣之中承乾王之
之狂肆不德史事載客紀千承襲等謀殺親王
之狂肆不德史事載客紀千承襲等謀殺親王

太子之懦弱不堪治小名維祚初太宗以太之詭伺
不實惟恪第六英果可取爲之父者豈不知之適始
昌焉而立承乾及乾之以逆廢也乃又許焉而許立
太及太之以私覺也乃又狗焉而立治嗚呼惟奴懦
不堪社稷獨何不早決乃從立治之後而恩恪即則
後來諸宗之亂自此基矣若乃宮中文德大男皇既
崩惡妃挾助何必外殺才人而乃閹武氏之美召以
入宮治曰上謂其美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水問治曰上謂其美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有女室奪李矣治曰上謂其美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治統
卷之十三
十
不明詰其人淳風不直指其弟何哉倘明詰而直指
之則尙可以其罷克革之使者而罷於茲也上初徵
望美上表治曰上謂其美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江美人之不納治曰上謂其美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妃之不立治曰上謂其美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能令官中女主之不除也蓋太宗不能使李氏子孫
之 Zhou 也治曰上謂其美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不正又謂其合於義理者少而不合者常多治曰上謂其美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此其所以致治而亦不免於釀亂也

興表叩而罷居右相北門之學士等引元英與劉淵之北門以附會之故
元劉等舉朝女倖及等次表奏親劉淵
府其有忠義之士皆懷讓辭不得入蘇軾言諸多附會而奪權敗
孫無忌也而黔州諸送良也而愛州送良因立守事趙道方上去
於京師邪臣起於非功忠臣沒於非命書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糠陳錢氏以至太子忠王后出也廢之矣而其子弘其子賢已所自生亦胡爲旋立而旋廢又放廢之耶用目詳無乃以子俱屬李氏方陞欲以下下周耶山房詩許敬宗族志之修首叙武姓初太宗治統

卷之三十三

亦并野乘取乞常憲宗脩政以武姓者之小人郭處
不預其焉之可傳與否卒謂曰古今氏族之書不
一而足妨礙舊古至今一百三十卷大都邪臣之心有武而
無李矣安得天恩聖皇見於五月一掃幾惡以清唐
之宮庠哉愚哉高宗魯不能察奸妄懦哉高宗曾不
能收濫權夫帝亦原非甚下愚不稼者載觀其免丁
役以息山東之民宋濟南省耕籍田以重農夫之
執上拜誦有司常報三推過曲卑而降聖人之祀先
孔子曲阜上廟祀以太享進會奉而崇賢人之
爵益有增爵至宋度宗始晉以子思五子後稷自京
爲益有增爵至宋度宗始晉以子思五子後稷自京
遣天竺之方士歸國長生術不驗故還至

此又漢高宗宋寧遠歸曰天下豈有是生之人哉
至於明太祖則其氣極高矣方而不惑於長生之說發原
州之驚與反旆以十月奉涼京乃止而不繼於是蒼
之思於張公藝則加其百忍謂以百忍言於李莘威
霸世對者非其所為婦人言十世同堂官軍臣但不
則容其孤鳴上微進封王岳乃作春秋官軍臣但不
傷幸之事惜所據者但言滅亡不殺四夷使復立秦
無以破之未及官報事遂絕曰天人之應實繫三矢
置官報也天山之三箭殺三人餘皆下馬降降有歌
壯士長歌入漢關白水之八捷此皆當時得勝者
八捷亦不可謂非勝事獨奈何以亂倫立妖后竟

治統

卷之十三

十四

以昏頑失大權一代之愛子忠臣胥殘於妖紅慘集
之手句社稷之不唐而周也謂非高宗之罪哉

唐中宗

夫武氏應錫之心豺狼之性王徽竊窺神器匪一日矣史氏常高宗學駕于顯中宗嗣位正其乘陳肆志之秋中宗願以天下戲使而有與立貞之說中宗不可也而情中耶矣以白武氏武氏上為廢陵王武氏執其說遂移其帝座而徙之房州一旦太阿在手武氏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挾於天地之間文為之改元易服改元光武為之更朔立廟以開正武氏七廟俱如天子先公之廟又立為之拜洛受圖武氏志命曰貴國前封帝愛國加號聖母神皇

卷之十三

十五

李敬業之兵託悲愛于別室敬業之別室駱賓王之檄欲挽天下於誰家檄中意是誰家之天下惜其以宿怨而舉兵也敬業之怨謀自完以爲利指不直自爲先取也故不免敗也敬業之敗號州人楊初成募兵以迎帝敬業之募兵突爲亦敗哉敬業之敗天之未厭武亂耶然處不飽焉敬業之飽而巳堅千古文章矣敬業之文章雖殺武氏而巳微草澤英雄矣敬業之英雄竟皆無成敬業之無成邙山王冲越王貞聯兵至俊敬業之兵是仙李之根敬業之根遂激其怒而肆之敬業之怒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三

十六

作黃堂之瓜武氏怒噫諸王仗義即當推有智德者爲之主武氏之主同置於雍水之上武氏之雍水定計募兵重向河洛執此老嫗以其罪告於宗廟社稷而戮之智不出此而魚肉於兇人之手悲夫悲夫武氏益制所忌悍雍容於則天武氏之則天積上武氏之積上我即我而流朱殷武氏之朱殷欲墜即墜紫衣成武氏之紫衣麟鳳沐雨之天下曾未轉盼遂已不唐武氏之不唐馬氏通鑑即自周光宅武氏之周光宅紀年藉非范祖禹之唐

身外貨請御史監軍命正之以可以專閫外之制禁屠
殺探捕詔詔早失可以示救災之宜杜景倫不賀九
月之花則稱真宰相九月武出聚花一枝小卿臣群
王求禮不賀三月之雪則亟罷罷祀朝以三
聖止之武氏得之不賀而流南梧俊臣多寃獄而伸
聖後已其酷妬之謀多諂駭妄王羣羅聚
應之微服交元后於羣其免不憾其爲謀已也而且奇
其才武帝曰有如此而勝聞流全交樹心眯目之語
不責其爲訕上也而一付之笑所誦諸書人沈全安

計此門阿師則使避南衙宰相楊義通於武臣
對面現其出入勿自南衙武臣之門重忠嚴也軍書
填委則付之晏官侍郎宗制丹元施武官其才也
以考之奇幹界也留王及善爲內史及善者有大
其才也奇幹界也留王及善爲內史及善者有大
不與取寬厚也拜張嘉祜爲御史嘉祜有異才張嘉祜
已官軍之武即典義爲御識其才也復張立驛爲
史而權爲武官轉原中官執教惡之文昌左
大官破奸黨也近今史資資自自武武官官之之文文昌昌左
職任天天官官擢徐有有功功爲爲刑刑憲憲進進位位至至榮榮仁
恕也賞朱朱敬敬則則爲爲補補闕闕之之害害爲爲之之以以政政知知上上實實南

三百納忠讜也若觀蘆舍利佛之而迷還焉三
迷焉觀金至卽仁佛造造佛大像而尊罷焉亦以仁
馬賊中道卽仁則其心未普迷惑於異端而能隨事以愛諫於仁
傑者也然則仁傑之所以得成功者非以武一念之

天未盡災哉惜其以袞釵而冕裳也倘其衣朱芾之
皇皇者則且爲英君爲哲后爲哲夫之庶城而豈至
爲哲婦傾城也子所憾者求之輩於事平後胡不盡
織其宗黨以示戒於將來至其餘孽猶有覆美官一足尚
則後來之輩禍幸遇事此其前施矣若乃閭閻
天大聖之號中宗復位遷武於上陽宮上等號曰則
天大聖皇帝奉同日子簡紀聖於昭

有制之後書曰止太后呂氏於別室後則漢賊也
武后或太后手編子止太后呂氏於別室後則漢賊也
武后或太后手編子止太后呂氏於別室後則漢賊也

儒者又謂其宜誅不宜遷然于無誅母之義謂慈姑

亦當爲中宗原之矣古今之論多以漢之姓唐之

黜同額而並稱之夫呂之無漢也先殺功臣武之無

唐也先殺宗子其虐同也臣私於酈食其武通於二

張小兒其潘同也然呂無才而以兵權付於祿產此

周勃輩所以不得不夾機於驃武有幹而權多自己

出此仁傑輩所以能挽回於徐以此觀之則國家女

后之爲禍甚熾而大臣謀國之功在得人也然子於

古今合流

卷之三

三、

唐中宗

中宗橫遭酷廢可爲切骨之戒唐史復位之初新

厥命正當維新厥德袁楚客選魏元忠書至云云以一洗庶波臣

登之清明文乃情封欲固訓微復與婦人共政上

而束之輩得虎不縛唐書言五王汲汲於二張而不慮及於三

虎不得去草留根虎不得去草留根必復生

伴祿產再振附黨結僑宗璟正

色而拒正色拒三思曰公當以同皎剖心而勿同

三思而後行乃自刻而亡筆端曰烈哉同

亦無奈彼何而韋之三思復爲武之二

卷之十三

曰中宗獨不記彼之求爲太子時乎內穢玉帛

醜露於鼎無三思鑑上從旁執為然等或

成宜湯之益草壘之區矣外賈金章常亂於降

政事降聖教除官外并任中書舍人時人謂之針

内無間軌外無朝綱東史追想三思求爲太子時

則固其身之卿非其女之娼也而迺任其穢惡至此

卒之五龍喪三思限今月頭身崩地於天津橋經爲救所爲矯制盡殺之

而五狗興周事時人謂五狗筆洞曰龍耶狗耶人之

三無坐處即身封之官三思之黨官

朝廷成何景象太子重俊與李多靜起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二

三

兵誅三恩崇訓起兵殺三恩崇訓于其第中上
 人心者方快之矣而攝攬之呼聞發多利
 以爲反太子斃於亂兵重後但不應時
 家太子以誅江克死猶爲自計唐太子以謀武黨則爲國計惜哉唐宗又不如漢帝之明也中宗於此
 時曾未聞閔其子之殞而惟妻是施后惟女是用
 不惟濫於授官辛替古根本之疏
 集宴梨園方且觀燈市里上與幸氏行出而觀
 五色之圖宮中
 百帝以示人
 天下就陳
 盈時上宮
 后之稱母

何存和事天子之名君襟安在
 罪魏元忠之失相道中宗多失元
 女弑其父合謀進
 一無所陳也讀袁楚客十罪之書
 日臨朝也公王之合謀也欲依韋氏以爲皇太女也
 陰邪用事亂是用長宗廟社稷不幾墜地哉
 諸乃辟宗也其子名

中郎王旦

隆基肅宗之子建策誅鋤常黨隆基與劉闡求等潛兵入苑中連夜天星散漆如雪劉闡求曰天意如此不可失也於是隆基

基以兵入玄武門斬帝氏及安樂公主皆其黨

散落人心景從則夜天星散落正帝亡之兆也此其

除翳也與除武何殊但足與人並武但中宗除武功

出於臣之策之策曆宗王除最功出於子基高祖以子之

力而平外爾故世民宜有天下唐宗以子之力而平

而寶一以付世民孝示以二

自躬退而實杜一以什世民曆宗以子隆基賢故雖

行持而人國享一節限孝風乃聽太子處分
治範
卷之二十三
三

其追暴二思之冠平其追復重俊之號史贊云其

君使貢當勾功成則帝寵早凍矣天下恢然重敬

彥範等則復叙其官爵姚崇宋璟等則重致其委任

以環兵部尚書許蕪題之辭旨終制蕪父環卒諱

賤山暉之改作亂常齊山暉與郭金明改作常

嘉李朝隱之抑宦野官者以典貴以事歸大女令朝

君世世知儒宗唐之臣人人如朝隨馬官竟安得移

是以杜密小之萌保楊孚之科擢貴子爲御史彈不遷

足以堅忠良之心

此政事皆足以徵唐宗之誠唐也第其斜封復官

言科官先帝所立正卿人之以
 足愛妹干政相聖太公王由是濟
 何不速澤倘非采付政於儲位
 不有中宗之虞耶
 鄭康成居位二年能

不有_レ中宗_ノ之虞耶

卷之十三

五

相與共議廟堂之上漢文如姚之通變宋之持正張之風度後每宰相筆士上必韓之峭直嘉禎之敏捷張說之文雅史籍難有彰彰之寸張諸賢進忠若趙利論政者諸賢進忠若趙利論政者初雖宗卿陳十事先仁德避功謀法思長安之陳首聞言路千秋之鑑直座帝閣上生目今千秋五典真古實今一行之唐開元太昌推步天文又守亦運仲舒知古而通典籍齊翰舒與帝亦開胸露臆任用弗疑寧瘦貌以肥天下海南珠玉不陳後宮江漢奇鳥不入囹圄教坊先賜製易雅樂傳女樂其澤實尚未共開更其也然明自都文雖更定選注循用資格尼令商賈州之太公府遊古名將為十尼令商賈州之太公府遊古名將為十武尚未甚然雖張果入禁

亦尚未甚呂人無苦原豐之度開元中海波不驚日食不應亦尚未甚呂人無苦原豐之度開元中海波不驚日食不應亦尚未甚呂人無苦原豐之度開元中海波不驚日食不應

先僊之計立宗也謂開元之治浸淫乎貞觀之盛而

不知開元之際已醞乎天寶之機何也高力士以
誅章黨之功已知內侍省事矣即位初即命高力士為右監門衛及
增租至三千餘人衣紫有一千餘人初太乙寺時色人甚多止衣黃寸
領侍不以其後世奄豎之患乎張說不思府兵之壞
宜仍舊脩理乃以召募充宿衛更隸爲廣騎不以致
兵力分弱之漸乎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
不其開廣修勢奢之門乎丁南胡劉白輪馬吉利得半後來希聖楊慎皆得
是相也如百官命其休暇選勝地行業不共示敬樂
尤繁盛

三、

危情之意乎凡此皆亂胎也子固謂開元之朝其得失半不然能於此而防其如崩者以翊其如登者意驕知
意驕知亦豈不善始而善終哉奈何體溺於宴安
下更禁珠翠 朝于憶月中有素娥信張翥士道月宮
意驕知亦豈不善始而善終哉奈何體溺於宴安
符局秀為之曲而製霓裳羽衣之曲麗仙獨有柳
之尊皇帝時高祖臨幸之宮也空中神語而嬌詠
於天玄宗長女玉真公主嫁與李隆基之子中宗
淮增稅運使劉巨鵬聚飲行也宦門施戟戰小垂

卷八

也。一鑑費十家之產。水陸以銀數千萬一校選千鎰。
 千鎰。供億頗也。終日無一字之成。張道習曰：故
 成。之定。美笑曰：後世亦多有此。不徒留金於上。
 選舉。而也。傾左藏以賜賞寵之家。賜楊
 也。學南詔而沒全軍之命。李叔微有請聖王
 士。馮耗也。玄學博士。歲依明經舉。立玄學。已非
 士。賈。端。售也。羅錫吉綱。希而引之以治獄。時
 引。並以深文用酷吏。却也。三于。唐光王昭
 也。輕以惠妃之故。廢提三。有乾祐。朝執
 楊潤之。講殺則滅東驛之悵。寧忍聞耶。諸胡皆達育

卷八

也既以之領名鎮虎符又爲之停督府魚書李林甫有領手鎮人多名當任節度自是安祿山高資下將士相合以爲叛則諸將皆不來契鎬無功王是時而不求方朔而請其所以蔽君醜禍者則以李林甫爲之相而又楊王琰爲之右也大林甫深結宦嬖謀傾忠良聖德偃月堂林甫每討害僚友家政事堂史有玄宗不察其奸始命與九齡同三品是重竊同器也既而領中書又既而進封國是蒼窮朝階也噫韓休相七八月而罷林甫相十九年而仍累奸人之固寵莫解乎亦君心之久蠲離間乎

然林甫原韓休所薦此事諸史未詳則休固不得
 辭其咎矣若夫玉環者實小字子嬌事壽王十餘年矣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是秋時至五臣於廢廟乃
 新臺復作議者寧不歌不歌中薛平宣公稱子云海案之
 方立使馬於廷徐南又類昭化於宮字安祿山名
 何人哉柳城之孽也史思明又何人哉祿山之
 類也當其伐契丹敗績時祿山領兵伐契丹敗九
 名聽九齡之言豈不帖然無事胡以之節度於平盧
 也又節度於洛陽也胡進之御史於朝端也胡增之
 兼領於江東也胡睿之起第於京師也又胡
 續之出入於禁中也私得如通洗兒之錢錢山生
 垂簾兒乎乃出帝賜果重其洗亦心兒乎果重其洗
 蘭州矣而帝不知滂也權五家之錦隊三
 天衣雲國夫人並親執羯鼓催宮中花

柳與妓歌春光好而開樂光好而開樂奏秋風高而
 落又雲風商田歌之誰知草木無情物西又在
 玉奴手紅矣極花奴玉奴則不可得而解矣帝果
 作天公乎事上於妓僧天公手而天何愛割於女
 子小人之手乎此又不可得而解矣解之曰一朵妖
 花翠欲流僧夫區以妖應妖而况羯鼓
 一鳴振動非常也時林甫之指甫新國忠繼執而
 竊意國忠以椒房至戚居槐署重職正宜為國家世
 奸捍患顧知祿山之必反而丁無一策且以事激其
 建反而實已言是豈宰相之身任社稷者所宜然哉
 其指矣

唐玄宗

安祿山抱不臣不予之雄心史臣身若驕豪性若狂

象心范陽兵火積燒天之紅燼兵火

乘楊右相貞觀一撥而擁三追之勢

東三通炳銳炎起皮劉我邊境開闢我王望震登我

廟陵蓋自開元以來中國徂於太平剛心勇氣銷耗

銷耗史一旦變起廟堂執微而憐心將臣望塵而東

手歷年大河以北無堅城宋又天驕騎一朝二十

四郡河北無義士上聞河北風雲日二而

洛流鳴咽水上陽海風雲日二而

治統卷之十四

下事若車奔航沉人力無所施矣航氏主上不顧

民社不願皇親而獨幸所親愛出奔策獨與貴妃姊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其皇子充人官受出奔於避避翠華望蜀雲飛矣

昔之青樓乃為今之黃埃李暢汾行昔時時

昔之玉簫乃為今之霖鈴明舞今日黃埃米特五

睡棠乃為今之碧草溫延角詩遠魂無草當時當

野之臣亦知有今日久矣陸中文老新時之當時

今日論者以楊妃之誅為過於將士士馬恩之恩

出左思上思之高力士言國忠忠忠忠忠忠忠

然使使妾不誅中自自發發天天人心不服帝安

能回玉壘蜀作長安戎戎戎戎戎戎戎戎戎

惡未若武氏之甚乃武死於寢而史且書之曰崩楊

死於路而史且書之曰誅豈天報其輕重而人言

治統卷之十四

亦矣其得失耶子尤怪玄宗身輕天下之重問變而

逃回首昭陽殿唐詩名慈慈慈慈慈慈慈慈

結果阿井中途父老共擁太子以飛龍廐馬而東也

太子將與帝共入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受受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之起於平原守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之起於平泉守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之起於平泉守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之起於平泉守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之起於平泉守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之起於平泉守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之起於平泉守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之起於平泉守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合哉史故予嘗於此時而究論之挽皇嗣以撫戎元
 山唐中興頭府而同日懋於西山正帝車於北
 李太白者建寧王倓廣平王叔也起自穎陽李以
 太子召之為侍以謀軍國重事者白衣山人也
 太白去華士曰黃衣憤待扶碧池之宴擲樂器而
 哭其語於地而動哭珠山擊殺之雷樂工也掃清
 極路俾江淮賁賊得入壩入靈武者王宋在列大子
 蘇景仙也軍機旁午武人驕恣而能正朝廷之
 以扶至尊者李御史勉也郭李張許顏賈之功曰宜
 彈於史冊而之數人者史或缺而不言書或隱而未
 絕

唐肅宗
 有唐之隆天下一字安陽集際天蟠地悉主悉臣
 華初云時維七葉而奸臣犬吠言唐安祿山播亂於
 長安師京史思明繼繼於范陽殺明守范陽不
 下撤然根萌熾然壯敵肅宗以國之元子從父西奔
 父老挽留為中原主後於途日如是明中原山姓在
 於是反旆而東期收舊物歷年匹馬一呼千虎
 與元結中興頌西馬北方內挾倭倭二維帝二子建
 王叔立一呼千應萬興
 與兵中以衛上以為心齊外伏郭李諸杰以為
 見承中倚白衣山人紫袍元帥以為謀主相
 與并力東嚮旬當駕至平涼時以李涵裴冕眾臣之
 請送即位於靈武蓋狗眾心以為社稷計也而後世
 論史者如二程諸論俱謂其不待父命而乘危襲位
 為太子叛父曾不計馬兒別父時已有宜百傳位之
 說矣特未之受也甫卸拉而河之南江之北諸道狗
 國之心始堅是下安人心也及靈武使者至蜀而
 上皇喜其應天順人三宮開雲武事故口吾
 慈父心也史氏何意之云哉所歎者特師位前數日
 遣使至蜀京命下而不從少遲月餘侯寶冊至亦

十九

恩威名也。子尤怪當此艱難險阻之後，正宜獨攬八柄以整頓諸道之鎮臣，使其聽王家令而共爲王家用，乃輕授侯希逸旌節。李唐廢代王志安李懷玉推侯希逸自任始以開置廣擅立之門致姑息風行。何川州刺史
近結惡類馳出奔命，諸蠻各戡其主帥。李嵩明河東
有名禁受裴師度遠募兵援君非汾陽王之知誼，
道行營辛雲京之聞風，推接罪之日爾寇害至密，
裴師度與同謀者四十人率雲京來請擒賊，願奉法公之功也。
則彼之侵敗王畧者寧有極哉？薛平曰：于儀既有平
信平餘勳又星下在位七年，其所可紀者惟追贈
卷之十四
十五
諸臣崔元振劉蕡許遠家嚴陳休及人之謀助張巡守雍陽殺四邑得勸忠之義焉。
聖旨謹稱祀而止存太學文宣之祭得崇文之意
愚諫官事勿白宰相李林甫楊國忠爲相凡諫官
劾口數分處韓若施行肅宗帝之二者最爲得
治體然亦未見其納諫所言之事以施焉何如也亦
未見其處分五父之事體何如也李綽因專權事昭
呼肅宗號中興主制於悍后張氏字子之而不失夫道
勇於飛龍小兒李輔國而失君道以致下不保其子
上不保其父遂上皇於西內而不保其妻初與

良姊夫晉爲奸良姊因隙謀誅國輔國輔即之朝其
 是史謂其別奸而上庸曰輔國遂管良姊誅之皆然亦
 姊之不能保自取之也然以主母之尊而斃於家奴
 之手天家尚有紀綱乎綱目不書弑而書殺諸史皆
 以云婦人行惡之戒而不免基寺人借口之資矣後唐張氏
 子以爲何如也

唐代宗

代宗兒時立宗器之即名徹者錫坐玉案前立宗佐

父恢復兩京千禧復東京西京削平海內不愧世民

之佐相王諱張氏生千仞

以之
取如
年賀
曰此
社稷
之禮
也
立
又
東
齊

仍遵前議以定天位意其爲有應天子不至王

此意亦通。曰：專怒即宜大聲其罪。明正天刑。公

奸人不收冠朝服以天下而行盜賊之謀哉

以盜殺李輔國矣

治統
卷之十四
十七

一韓國除而又一輔國踵至程元振益恣焉時史賊

之餘孽既清，回紇之助兵歸國原野，雖蕭瑟而京室

亦安史獨吐番內侵逼近京邑元振人蔽之不以

聞詔于儀錦冠兵裏請益元振遏之不以達史俱至於

軍無一士力戰近無一人犯顏四方無隻輪入關

皆惡元振之故狼狽

尋陵州。自以光弼之忠，光弼忌元振，奔不至。

亦切齒於元振而不至于儻起之率枹甲鉞戈擗斨

人猛焦見前百姓請時令盛大至廟如迎去王楚

上贊曰天下有災禍乎

胡乎胡乎其奈我中主之德何哉

僕記代宗夢童于殿前曰牛土之德方
穀訂乎胡乎其奈何侍臣曰土德方
穀胡當自必

然非令公之忠貫金石義蓋山河則京師

授而大河南北奔爲盜區矣嗚呼元振當萬幸不足

以供異界顧不從柳仿之請斬元據以謝天下而

帝如所懼有官設國具天下事立

忠義之臣荷戈執銳無事則

所以懷柔懷想俱內饒多構外屈

乃上六罪自訟

卷之一四
十八

遂啟反側之思引回純吐蓄人

冠其來如飛子儀曰屬皆勝苑中之屯天子皇皇帝

梅輶令公身爲腐餌郭曉謂父曰大人爲元帥何以身爲腐餌兵不血木

不^史以宿義要回紇以威聲破吐番時張忠烈公

子曰乾下卦曰者爲懷思所誤今當與公同擊斗

補除氛以康帝宇張駿語唐之國家誠汾陽之

再造也國家由興再造聲可託之管經名可垂

竹品矣。蕉花蛇黑光起。髮乃范陽李德山所貢。而

出雲中入廟天間
娶入朝筆曰作令公廟碑有
云駕九花虬馬出入皇都其志愈高杰甲三侯其尤

亦自其單騎博得來也

壞不以爲人謹而以爲天譴子儀曰吾用兵以來不
 報也不問即兵敗於陞陽不罪及諸將而歸之自
 罪詰其罪即害疑於朝恩不聽於人言而取決於
 若命恩賜功高天下德包人羣信服望方急垂後
 世勳令當日鎮臣皆能如公唐治不永無虞哉奈諸
 方將相相殺相殘孽孽之丘營役寇之室中丞
 增壘開途難兵補卒其廢其立俱不由朝命而丘
 夷湖實下凌上脊古自何威權不能聽其言圍者以
 罷諸州圍練不能聽其言監者以罷諸道監軍子
 而幸章慶寺太后不勝兵械而塗佛
 殿光春百品如銀如塗佛室觀者其九色
 朝廷所爲如此安所創艾詩集獨不思諸鎮之跋
 扈蟠結顧可以不凝不不作阿家翁者郭晚南
 處此耶夫元振朝恩以及元載迭進用事固帝所托
 重而能任之人也豈不任之以問罪於藩方以意恩
 於朝廷也咄當是之時如楊節之議舉孝廉

但試策士以文宇取人諸立考有抑洋崇實之恩
 榮之職司轉運黃有抑洋崇實之恩
 裕財給國之計李抱真之治澤路民
 年得精兵十有強兵韓國之能裴諒之入奏事
 民疾者而言利上謂裴諒之何如對曰陛下不
 有恤民軫瘼之念李棲筠之爲御史有挺重持方之
 稟內出元載之權以是百稍謂自以秀實之理涇原
 有精嚴經理之才傳而無奈君側不清小人憑起北
 朝恩竟不能早除朱泚奏稱鼠同乳意者其以此
 乎然泚之爲鼠竊以欺猶者端已含芽矣常
 姑甫誅黃鼠同乳爲鼠忠倭昭然哉時政之可
 錄者尊孔子用楊嗣勳前帝帝而能行玉懷恩
 史改吏也召布衣郁漢帝而能行玉懷恩
 遣女念思亦有功收其女以有字與夫謝梁
 語其吏事斥劉蕡言利對數事差可人意然儒者
 尙論此中人物不免有深惜焉懷恩功臣也顧不知
 其功各自保其恃倖之氣因小隙幸而以
 其疾卒至暴骨道路死於屠而空負母訓思
 此可爲怙功尙氣者之戒李泌

也不任官於肅宗之朝肅宗時不任官而後為代宗周旋代宗時不任官不惟遂棄書院祇為虛設肅宗時不任官能無慘然肅宗時不任官此可為隕節鮮終者之戒

卷之十四

三

唐德宗

德宗代宗長子居莠茹苦諒食馬肉見屬精思治邦瑞圖李錫上慶雲圖却之縱馴象出宮女數百藏貢錦城常貢千疋罷權酒御詠中外皆驚而各處軍需之儲以給毀木妖童謂之木而將臣使之後以銷詔財賦皆歸左藏而天下之公賦不至為大內之私貯此上從之正舅姑先受婦拜先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不答上而家處之大禮不屈於朝廷之常分尊郭子儀稱尚父加太治範卷之十四而元勳之爵重流祁光超代宗命制使每以其所讓練銳鎗而兵足以劉晏判度支以五萬計番人貢而命歸其俘不執此其初政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故滑青軍士嘆明至出也吐蕃先反子夷非歸使稱新天子德威也然相祐甫誠賢矣乃以祐之為而有楊炎炎固元載之黨也相務炎已失矣乃以祀之為而平章把固懷讓之孫處英之子也而可相耶由是容容在

唐德宗

德宗於亂後還駕長安園陵如故鍾鼎如故

不務廟貌如故而驚泣鴈駭浪回船作唐正乾綱

再振魁梧大鵬之時遂爾封侯賞無惜也

少壯殺賊仙竒而即以爲僞侯李萬榮拒對立寧國

自以爲當倂天德軍毒化苑而爲倂賜義軍折辱

從易而爲像其有要草命而立示惟三曰貞一乃作

義成而已俱詳餘皆禮而除禮而代廟堂之上銷刑

爲柔詞方爲員歷年圖自平大開陵遲不振之患且

治統
卷之十四
五

自文臣賊敗張世華等皆以貪敗官壘人皆曰南
陽文臣擊至巨萬而官我輩獨天下耶

於是於此宦庵藉口擅權命觀察白志貞則觀察矣張西孫榮

儀則中尉矣實文場則神策矣出翰林郎霍鳴

儒則護軍矣勝氣龍霄韓康伯言中電陽光失色時言刁豎蓋謂陽光

孰非帝有以成之且自奉天窘乏國帑天將遣使

專意作殖爲私筆函曰德守福祿對李兼有

月進矣於江 韋皇有目進矣於西 牛仙客因之

得宰相矣進相位庶幾因之還員外矣進奉因陟官

教李因之而陽私矣進奉僅用 賄屬因之而免罪

馬進奉上檢之止免官

古今治亂

張延實以謗而獲相

思謂上然始任厯杞而巨奸久於當朝猶用竇參

趙保李而非其人至於盈署是何其動

與小人親耶子與小人親試觀吐番盟

張廷寶進劄條批誠之誠而被庸人却盟捐軍各史

則甚哉小人之誣國多也而帝奈何信若等也又觀

東宮之住非易子而姓李漢以千璵姓之前非一日方

王上封意其去之益盡言放躬官而作作女王注漢

奈何疏若輩也吁差德宗性昏才拙更其如天下何

卷一百一十五

哉子獨惜鄭侯之賢而引進資參也宣公之賢而引
進趙儼也則知人之善自古難之又何怪於德宗
子為德宗之朝計之外焉專以李晟渾瑊將內焉專
以李泌陸贄相謹用君子無細小人於其間此其
者厚子則治穢昭登不可以追貞觀而過開元哉

八
卷之七

七

唐順宗

順宗德宗之子之為太子也留心文藝陸贄師傳史奉天
之從督戰拒賊德宗居奉天此真固魚藻之宴太子引
太子引詩進規延齡諸小人
之終不得相也陸贄諸君子之不致陷甚也皆其從
容論諍之力太子每從容諍議
謂其君儲二十年天下陰受其福信哉奈何一論及
宮市太子謂其宜罷而王文叔遂謂太子不宜言
外事此倭人之言似是而非最易惑人者也史太子
惑之太子曰因此一言文叔遂見愛傳而王休
立相依附陸結朝士呂溫等乘東宮有疾太子以
交構用事迫德宗崩而太子以疾體受位文休利其
主之帝弄權而牽連八司馬之黨劉禹錫
宗元在太稱尹稱周稱管
也劉禹錫一賄詩察也而亦沒汝群小內裁則失身
甚矣夫帝特為造物小兒所苦也古稱人原非昏賊
顛顛之上也史內之李不甚肆雖中之牛不甚積
顛顛之主也史內之李不甚肆雖中之牛不甚積
顛顛之主也史內之李不甚肆雖中之牛不甚積
顛顛之主也史內之李不甚肆雖中之牛不甚積

其明乎又知微先朝之遠臣而陸贄陽城並蒸蒸有
起金馬殿此二賢備二人不獲得登玉署而謂天紀
未至而幸得登玉署則小人陰翳障蔽之乎不其
遠視日星耶帝又不可以不言而治耶而可傷哉
其帝道頌也始天之未欲平治乎唐也時帝之于純
年長而英辟帝欲早建以安社稷而鄭絪從之
以立
立子承繼之繼七者黃裳之嫡妻鄭氏為相秉贊
之韋阜表請于監國均按至東都而安長功
而儲位乃端九廟王也不然能固牛昭容之
所忌也文叔等之所聞也亦安得
晏然青宮耶弟建立特決於外藩之表賤亦見中朝
鮮人矣又純年二十有八德宗業已建為太孫矣
順宗何不養顏對於深宮還揭大聽而付之冢嗣哉
貪數月之天位
順宗正月辛卯即位至八月傳位而
於太子純至次年正月順宗崩
致貴後求群臣之議也則其明殆未足矣



古今治統卷之十五

臨川華峒山徐齊鵬自漢父著

唐憲宗

憲宗崇然有志於二祖之風烈眾試禮部多士而期
 收瑰璋之才於是元朝白眉勇擢事禮徵少室山人
 而輟用附奏之章至山人李勉微之不至用元禎
 而疏其十事奏請次對百官後王牙任裴垣而裁其
 兩稅初民輸稅有三日上條日進使日白居易流規
 箴於禁中居易作案府百條規權德輿舞
 寬往於政府奏請次對百官後王牙任裴垣而裁其
 哀而知其有大經綸史稱黃裳有屢嘉李絳而稱其
 為真宰相上欲誅李絳言而止上意白居易請李絳天下
 太平韓愈言李絳言而止上意白居易請李絳天下
 裴度而命其專軍上意白居易請李絳天下
 而裴度相之華疏上意白居易請李絳天下
 之將校擊肅清上意白居易請李絳天下
 苦心思上意白居易請李絳天下
 以故提兵四出上意白居易請李絳天下
 藩鎮以漸削平上意白居易請李絳天下
 而殲厥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五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五

大慈并清幅輿安陽集擒劉闢於鄆南劉闢反在
 承宗自陳往營承宗拒命欲討之執李錡於江西南李錡反在
 路以清田弘正請守朝命弘正請守朝命而威德之
 厚而威德之厚而威德之厚而威德之厚
 力計之而緋衣小兒袒展力計之而緋衣小兒袒展
 天上之口天上之口而威德之厚而威德之厚
 安興閣下自是平淮安興閣下自是平淮
 王承宗恨而以二州輸也王承宗恨而以二州輸也
 唐平盧復執殺師道而淄青十二州平也唐平盧復執殺師道而淄青十二州平也
 晉昭宗已獲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消仰太陽之
 輪僅取八道而一旦起廢年退怯之習成不世奇偉
 之功臣何之功臣何固其群師之効力寔以帝能任賢而不
 阻於防賢之邪人行軍而不格於監軍之私豎阻於防賢之邪人行軍而不格於監軍之私豎
 於相以繼李絳之忠於相以繼李絳之忠懲得專於將而無
 留中之奏留中之奏聽李鄩之疏而屏邪以

唐穆宗

穆宗憲之初立而奸鉅遠貶皇前傳鉅伏

謀事為可快然南過公除使公事而卽盛陳鉅

八月凌池十月華清晨惟背宴飲舞清歌

公穆之革上楊虞之疏虞李璣之諫

天下太平之說二人言天下而銷兵弛備事

伏以致藩鎮阻兵弗能制也士卒逐帥弗能禁也

盧州軍士因張靖卽以朱克融為留侯魏史

卷之十五

建康殺田布卽以憲為留侯成德王延濬殺田悅

正卽以延濬為留侯河北三鎮憲宗之所

役者復淹盜謂甚之而有私通王守澄

得旌節府鉅鎮者尚安能振宏綱而核

故瑛哉時諸各公李德裕牛勳負入相之望者而

皆以李逢吉之交構至裴度而出鎮山西道矣楊公

韓出鎮山南道矣主德不明小人蠱心食業忠貞

亦無所損其手足至於策試取士乃賢進用之闕

而段文昌李紳竟托其所趙士錢可與之

取段文昌李紳竟托其所趙士錢可與之

取段文昌李紳竟托其所趙士錢可與之

是士路升沉俱有隙怨而用塞說於是是無非

國家之福也亦以帝之開作晉而望是無非

紀惟誅李直臣之駐牛牛之上無非

後韓退之之位以為原不計箱戲而任李

聽而為李用是不規欠錢而桓進戶不

有而任者方天幾不規欠錢而桓進戶不

可而任者方天幾不規欠錢而桓進戶不

不聽臣卑之帝不可致令命列金丹亦

百取之也臨崩時遺命太子臨國內侍郭太

臨朝主幼年會后榮以行其志也而后確

焉子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唐文宗

文宗為諸王時，援知兩朝之弊，及即位而勵精求治，班為凡主。上會乙夜觀書，甲夜視事，時為之講周易。上嘗問：「魏則時出宮女及監太勳，迎訪樂奇功，不為敵表三統，以崇儉。」上曰：「公能言，尊號兩朝以示謙。」上嘗問：「魏則時出宮女及監太勳，迎訪樂奇功，不為敵表三統，以崇儉。」上曰：「公能言，尊號兩朝以示謙。」

士而罷詩賦以顯待，高而格偵師之弊，而由考本之女，既韓益而惡其食，嘉李石之不徇，任元賞之不具，嘉李石之不徇，任元賞之不具。

能移其禁中奄之禍，救以基太阿之專，擅又能移其引朝侍之召，對而召劉蕡以詳問，乃能移其求章奏之典，冠以求杜牧之罪言，而採用。

古今治亂

卷之一

十一

古今治亂

卷之一

十一

人言：「唐文宗時，又十年，則內以除奄倖外，以治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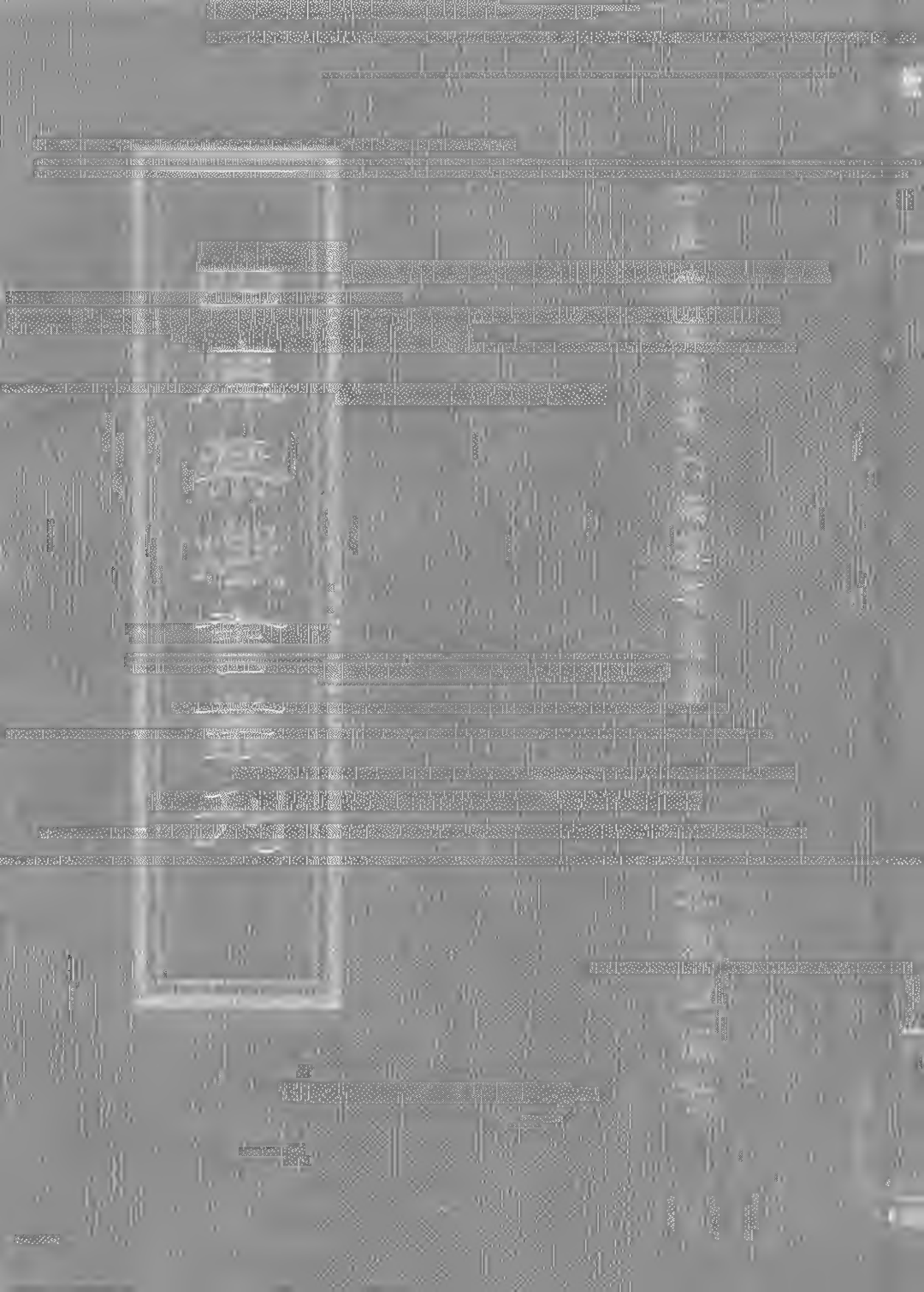
朝事多浮沉，節假於強藩而盧龍之梗九伐盡，應龍節馬還，其前度李義上黨分於朝臣，而魏州之議兩可莫決，噫！賊主帥而即得主帥，此移敬已來之覆車，奈何！魏州而後世司馬光見牛胡公，真是李然以國家舊壤而一旦來歸，固宜從德裕之方畧而何泥僧孺之空言也。

唐文宗時，又十年，則內以除奄倖外，以治河。朝事多浮沉，節假於強藩而盧龍之梗九伐盡，應龍節馬還，其前度李義上黨分於朝臣，而魏州之議兩可莫決，噫！賊主帥而即得主帥，此移敬已來之覆車，奈何！魏州而後世司馬光見牛胡公，真是李然以國家舊壤而一旦來歸，固宜從德裕之方畧而何泥僧孺之空言也。

唐文宗時，又十年，則內以除奄倖外，以治河。朝事多浮沉，節假於強藩而盧龍之梗九伐盡，應龍節馬還，其前度李義上黨分於朝臣，而魏州之議兩可莫決，噫！賊主帥而即得主帥，此移敬已來之覆車，奈何！魏州而後世司馬光見牛胡公，真是李然以國家舊壤而一旦來歸，固宜從德裕之方畧而何泥僧孺之空言也。

平允一境於申錫之淺謀初宋申錫謀諸電以克終
 王仲舒謀殺直監王仲舒謀殺直監
 獨柳卿冤獨柳卿冤
 之說之說
 甘密之甘密甘密之甘密
 官訊官訊
 以爲帝承天現以爲帝承天現
 而殿上之臣已庸其苦蓋用小人以治小人亦何任而殿上之臣已庸其苦蓋用小人以治小人亦何任
 手殺小人之禍也手殺小人之禍也
 然倘能即此而演起宸斷素誅然倘能即此而演起宸斷素誅
 其殺人而天之罪彼亦奚辭其殺人而天之罪彼亦奚辭
 單李石爲天子所倚單李石爲天子所倚
 倘能即此窮追巨兇責其驚主上寬良善之罪彼亦倘能即此窮追巨兇責其驚主上寬良善之罪彼亦
 何辭乃徒令外藩劉從諒飭兵以擬清君側何辭乃徒令外藩劉從諒飭兵以擬清君側
 之士更知舉而斷單李石方得東敗夫君相不能自之士更知舉而斷單李石方得東敗夫君相不能自
 廢統廢統
 卷之十三卷之十三
 取其權而假靈於外鎖此可爲長嘆自是家奴窺見取其權而假靈於外鎖此可爲長嘆自是家奴窺見
 帝之無爲朝之無人盡覆天下事決之於比司帝之無爲朝之無人盡覆天下事決之於比司
 行營省聲震寰區而帝之肌標心悸行營省聲震寰區而帝之肌標心悸
 其身其身
 其丹仰如偃俯如愁也其丹仰如偃俯如愁也
 耶壯丹耶何恨意耶是豈醇酒之所能解耶而何爲耶壯丹耶何恨意耶是豈醇酒之所能解耶而何爲

從付之一醉耶從付之一醉耶
 竟也竟也
 宰相不得伸用於朝而石罷宰相不得伸用於朝而石罷
 單罷唐之天下單罷唐之天下
 駭乎趨於極亂大壞駭乎趨於極亂大壞
 臣方欲擬帝於堯舜之上而帝已自知其出報獻之臣方欲擬帝於堯舜之上而帝已自知其出報獻之
 下矣下矣
 不如也不如也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〇冊目次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 一

玉光劍氣集不分卷

〔明〕張怡撰 王文濤輯
清鈔本

..... 二二一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楊越前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泰文 王呂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玉 天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襲雲明之珍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四方之珍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兵爲十二金人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之識而長城起于臨洮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視宮殿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阿房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可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而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吹灰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治統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尚有史代之國耶

秦一世後
 蓋嘗聞之爲人君須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安人如服席王始可以代天理物永保鴻名
 書而爲天下共主乃政名之爲政也從來所未有之
 政也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立法更制以鑄磨般煉其民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草既茲崇之又行火焉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紂引領而望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成引領而望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神聖子始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立國之初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古登泰山而雨驟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句爲五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大令風伯嘯也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乃封其松何功而乃緒其樹樹何尊而乃歸其石
 石何辜適所以得罪天地爾由是山鬼獻璧 姍咲在伐湯洪前內司馬相 爲聖刻藍田之

— 4 —

子 30-4

不知省及天地瓦礫章楚老祖龍行云陳勝吳中海
水羣飛揚雄刺秦人神歌劉公起于沛沛中父老平
迎劉季立而沛中子第三千人據焉蕭曹皆沛中子
為沛公立項羽起于吳楚將項梁與其弟羽起也
以事劉季至比亦沛公以四
大而吳中兵族八千人應焉此可謂曰吳竊狗盜而
不足愛耶以秦之宜速亡論之備者曰劉項之興猶
為晚也

白統

卷之五

九

秦二世後

劉項之興也時英雄豪傑雷動震擊唐文正宗並起
而代秦乃空西山之甲付之章邯之手以禦之秦止
秦而一敗于定陶項梁再敗于雍丘沛公項羽復
大敗于安陽章邯擊項梁於雍丘破之項梁死
自引兵渡河項羽擊章邯於滎陽破之邯以敗軍而俱禍至遂同而
降楚勢如河決不可復壅項羽擊章邯於滎陽破之
至此乃始責高之蔽塞而高塔閣樂逢于望夷宮前
關樂至望夷宮前執二世殺之二世為秦所
弗許為侯弗許與妻子為黔首亦不許二世為秦所
治統

卷之五

十

不知其身為築通事見識諸云亡夏者築至殺盡豪傑而
而不知其身為胡通事見識諸云亡夏者築至殺盡豪傑而
盡圖哉子嬰以趙高之立已假義立子嬰而戴
玉冠佩華綬居黃屋從百司謂廟祀位云云嬰似為
秦祀有主也況又能知趙高之奸謀謀得立此表為
不有尚必自來則殺之而一劍刺高史云云如

天之所與

戮腐鼠不動聲色巨璫就實筆潤曰斯腐鼠人也

不足以容也志家猶有扶蘇後有子嬰亦不可謂無

劉又似秦亂有賢也乃綏未燬于腰酒未滿及昏而

楚兵已呼關中真人已翔南上長者一至初漢羽也

矣時將先入關者王之而孺子即聚軹道之繼

矣不忍殺嬰子嬰從叔也沛公不忍殺嬰子嬰從叔也

奔項羽羽以爲沛公不忍殺嬰子嬰從叔也

子儀其國沉其宗秦王殺子嬰咸陽之宮一炬而

經三月官職觀其狀可憐也追其由可快也嗟夫秦

人之業僅如左螭一戰列于螭二如南柯之一

夢如吹劍之一決升也而天下之収秦者如拾芥

其暴興疾顛張儀請立不徒爲後人嗤咲之資耶

夫秦以六國亡周而民不過以匹夫亡秦陳蔡以

七世滅六國而民不過以數年滅秦諸國是胡爲其

然哉儒者曰其虎路狼視之威即鴟張蜂起之媒也

關中四塞金城千里即羣盜滿山秦載路之根也

銷鋒鑄鉞即揭竿奮臂之兆也復道行空開房即梓

火連天之階也長城捍海延袤萬里即洩中博海

夷宮殿之巢也或者見一時之強盛以爲荆軻匕之

而不得高漸離筑之而不御張子房椎之而不御陳

與吳挺之而猶不御則以爲天下無秦奈何秦亦

因此以肆然無忌然秦之亡也亡於邯鄲之一姓

呂秦之亡也亡於章之三尺初成帝原天之誅不

道也其安能逃之

古今

治統

卷之五

十一

古今

治統

卷之五

十一

秦合論

夫禹稷契益均佐唐虞有功於萬世故其子孫並君

有天下然秦既爲伯益之後伯益皋陶之長何以後世學者多未考何以獨

不如夏商周之永也曰夏商之亡也以桀紂之無道

也周之亡也以幽厲之無道也秦則自嬴至末皆爲

無道之君而惡來乃飛廉之子也而秦祖之飛廉生惡來惡來生無道

德穆公以人殉穆公以人殉葬莊夫焉得而不呂也呂實處非其

據矣夫焉得而不胡也胡亥惡以濟惡夫焉得而不

項也項項之灰其宮項羽殺其降項羽天其假手以

古今

治流

卷之五

十三

爲秦報哉然而火益熱水益深矣夫焉得而不剗也
數百年中乾坤錯亂如此非宇宙之大阨會哉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漢高祖

昔周井龍沉秦原鹿走聖廟先山東之豪投袂而起

國無定臣臣無定主文紛紛藉藉句未知

鹿列誰手勸句赤帝子德王無尺土所因位所

相傳爲家龍氏劉羽之刀愛日氣壯士頭羽產人

人而飛渡工風洲項羽贊八千人飛渡江焦同舟逆

治統
卷之六
中原灰素宮裂九宇併釋雄
一
國界材

裂九宇而伏羣雄沛公自料其勇悍不如也其強畧

不如也韓信語沛公沛然而項卒以亡而沛卒以興公自料其云云

者何也豈真素靈夜哭

子所斬形雲雲扶
子爲赤帝形公曾隱陽山所始上有雲氣

楚漢興亡果有冥冥之識乎又豈真鷄

啣亦珠珠因吞之而孕高帝自其孕時已定乎又豈

何爲事一戰而與五彩龍全且口而百致三足爾則

爭耶而其龍又可急擊耶抑望中而有微乎易而具

華鵠構之約項羽與沛公中分天下剖分在明天下

上清洋人共濟而反東爲漢西爲楚

古今治統

卷之六

—

古今治亂

卷之六

—

0—

檄羣策而自逞其力傷于法言有一范增而疽其背于彭

城郭不用櫓言怒而去至彭咸以怒氣發背疽死

沛則知人善任必從諫如順流趨時如赴得勢如

云云
五股肱蕭曹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帝祀
天下

臣于是乎不輔楚而輔漢

之戶失者特以豈勘之逆襲子女玉帛真正尚魯不

似鳳凰之志不在小也無所取范增謂其志不小

雖聞分義之言而不以罪莫也

言殷以要漢之降已漢王曰願分一杯羹李綱曰漢

[illegible]

子 30—9

漢高祖下

漢祖鞍馬五十六年 史三惜盡除格遺記高祖後時有

此以四海既一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而後市面稱君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下軍與之饒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海內有風起雲飛景象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不免伯心之存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遺矣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諸家之記乃于秦亡楚爭日遂紀之曰高祖皇帝元

年是漢王末即皇帝位而史氏先皇帝之也何哉

治統 卷之太

不可一日無故以漢高祖皇帝元年是謂天下

而此一史者只宜且以統係之千天只宜記甲乙

之毒發布大漢之燈檠後正璣平衡流化典政漢紀也是

財雖難文 使蕭何次律令以明刑張蒼明章程以

定制戮丁公以楊臣忠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以乃不忠戮之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也定都也左殺函右隴西坐取天府之雄說帝

都關中取酬敷也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四十四年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義有息馬論道之風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而求逸材雅有搜獵剔數之意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著而過魯一祀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自文紀孔子不意鐵馬金戈之主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學文教也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偶然弟見其即位已踰年矣而始上皇其父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偶然大公為推尊迎門却行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使非家令太公者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則漢庭不交口為齊東野人乎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治統 卷之六

太子已立定矣而為戚姬欲易其子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而賭鴻飛冥冥乎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何者疾臥在禁中矣而枕宦者以為頑童之比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使非堪喻排闥入言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高不在漢宮乎至于三庶孽之封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不委寵太甚乎一憂義之號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示人太小平聽叔孫為綿葛之 尊從漢高祖治者口為天子造

卷之六

若知矣君臣
可令奮兩生見乎不爲之鼓胡蘆乎大笑任

蕭何修未央之宮付野曰布作未央宮極其麗飾無以

如華宮日帝王之威榮如此宮宜壯即帝後時見素何

以示子孫視大易不鑒咸陽宮燬乎考且以天家

之姓而賜臣下貴戚以定都關中
宗之漸乎是後廢臺榭遷賜殿對不其起後世亂

治統卷之六

語殺之乎匈奴心讓之信恨降匈奴叔希曰將討之被

匈奴聞平城七日以平之說計圖奪朔曰帝之被圍

自取之也漢七日以平之說計圖奪朔曰帝之被圍

言其有行不堪言之事西師稱六自是人心危疑陳

稀反彭越反黥布反皆帝有以啓之也乃啓之而悉

藏之乎諸侯者烏盡可藏免死刺烹呂后始韓信爲

萬世悲乎又而況所用殺處又多出于牝雞之晨鳴

平城之功音曾不思兇后呂氏欲盡除宿將以爲已

後來地乎助已後來之不得事史末及明哲者如

一朝而不能防一婁于身後慙然表之

是予張良之辟殺也不食漢粟也從赤松子者遺亦

西
今
清
胡
翁

卷之六

帝子也時與從赤金手遊蕭何之請田宅以自污
者請自亮也示已志在貨不在天下也茲非並楊子
長頸烏喙之機乎句設長頸烏喙可共處難不可共
出亦向使樊噲非呂嫪也故言氏外之夫陳平非用
詭附車曰之以自給乎母氏能自免乎若乃鄧侯而賜之劍復上殿入朝不趨命何為丞相相輔蒞而用
軍器則後來之莽操漢之丞相俱名如此大將軍劍復
操所以却奪天千也此意不入朝不趨此後之王莽曹
路以傲九江九江王燕布初見漢王王方踞床洗足
用幾衛侍人如趙楚師進是高士豈不樓罵以挫四將
用幾衛侍人如趙楚師進是高士豈不樓罵以挫四將
帝天去乎王者俱煥賢者下骨也樓罵以挫四將
卷之六
則聖于米能將乎四人以道上殿馬曰是故所以鼓
舞英雄而真正英雄果受其顛倒乎又豈所以示用
人之法乎李時之用不獨爲萬世用人之法蓋其
衛雖足以動一時才雖足以光四海史而無學以磨
則也其仲女合而論之扶義而征仗仁而戰史曰休
李氏原祖文合而論之扶義而征仗仁而戰史曰休
李氏原祖文合而論之扶義而征仗仁而戰史曰休
繼道高祖論伯心存而王道缺史曰漢治猶伯儒者以
之短其德
或問漢王之號皆用一孝字如孝文孝景以下皆

然何也蓋高祖立法欲其孝以嗣先人之業而足保之也而晉人徒襲其名未必知其義矣

卷之六

卷之六

九

漢孝惠

高祖號稱明達史亦當知呂后之爲鳴牝矣則宜預防其司晨之漸以保全平室家君王漢書呂后紀

可也竟未聞其蚤有所以爲惠帝地者漢書呂后紀氏所生者名乘仁柔之姿漢書呂后紀志清淨之治漢書呂后紀不可謂者

寬仁之主史尊任宰相漢書呂后紀志清淨之治漢書呂后紀不可謂者如急漢書呂后紀尊任宰相漢書呂后紀志清淨之治漢書呂后紀不可謂者

力田者舉漢書呂后紀法有妨史害民者裁漢書呂后紀令鳥篆蠶簡之芳華除挾書之律漢書呂后紀命悉除之漢書呂后紀令鳥篆蠶簡之芳華

隱沒于數百年者一旦如降酋之後漢書呂后紀蘇漢書呂后紀楊漢書呂后紀謝漢書呂后紀而俾

古今

帝統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後來諸儒有所考正而授受陳繼尤稱千古一大快事七年中善政二十餘事堪書漢書呂后紀特其立原廟非古

制漢書呂后紀已立廟于長安漢書呂后紀又立漢書呂后紀遺和親匈奴情漢書呂后紀制漢書呂后紀已立廟于長安漢書呂后紀又立漢書呂后紀遺和親匈奴情漢書呂后紀

而帝雖治十外殿不與成康伯仲漢書呂后紀哉余呂后漢書呂后紀其毒性漢書呂后紀王名如意達其愛弟之心并骨醉戚姬漢書呂后紀手足

重其傷生之感漢書呂后紀帝見之慈衷漢書呂后紀痛下事漢書呂后紀云帝見后如此則天

乎大道也漢書呂后紀可馬漢書呂后紀公夫身爲天子令由已出胡不早

漢孝文前

方諸呂陰謀不軌劉氏之祚如帶如髮後袁盎曰呂氏不
無一言主張陳正耶果其林于呂氏之威陳即
尚謂決廷有人耶迨譙紫官而徵帝太原帝
諸大臣定謀漢事宋昌建策絳侯奉迎代王
諸人于月于代王以立之以高帝側室之子離外
藩而立為天王王上得大橫封占大橫光卜之
後不私受望于渭橋王上得大橫封占大橫光卜之
非欲以公舉示天下而期本心之安乎秋伯也宋昌

古今前紀

卷之六

及將陟斧座而南向讓再西嚮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讓三殆其危疑之憂于而視彼意于來位之好不大荷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有問乎曰即位以來寒心銷志未明求衣荷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貴而思冲居盈而念損荷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民除取擊之令荷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以上舉躬親委之典荷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南越而卑辭以感其入貢荷公前也代王合衆而

古今前紀

卷之六

千見于道之無私此封其子安為侯
不深仇也張武之不舉也此封其子安為侯
臣武公廷申屠嘉罪之日此封其子安為侯

漢去稱制願下而整其乘輿
止受私臣之疏此封其子安為侯
則曰禍自怨起此封其子安為侯
曰施不求報此封其子安為侯
先佐而後此封其子安為侯

乃得免叩首而曲成其風節先正郭西京風節而曲成其風節先正郭西京風節而曲成其風節先正郭西京風節

良易外家之選傳也立賢為后之兄弟選士君良易外家之選傳也立賢為后之兄弟選士君良易外家之選傳也立賢為后之兄弟選士君

于其養退讓之君子其用賢也首吳公之治平守南于其養退讓之君子其用賢也首吳公之治平守南于其養退讓之君子其用賢也首吳公之治平守南

立治平為天下復魏尚之官守南立治平為天下復魏尚之官守南立治平為天下復魏尚之官守南

商為雲中守其念士也守南商為雲中守其念士也守南商為雲中守其念士也守南

存魏尚上曰昔柑憚而思守南存魏尚上曰昔柑憚而思守南存魏尚上曰昔柑憚而思守南

即其也其約躬以儉則綿衣不解華路不辭守南即其也其約躬以儉則綿衣不解華路不辭守南即其也其約躬以儉則綿衣不解華路不辭守南

遼遊之樂以絕麗奇之路以塞守南遼遊之樂以絕麗奇之路以塞守南遼遊之樂以絕麗奇之路以塞守南

重民厚本之政則王綸春益帝藻時數守南重民厚本之政則王綸春益帝藻時數守南重民厚本之政則王綸春益帝藻時數守南

外無奇語守南外無奇語守南外無奇語守南

訓兵廣武守南訓兵廣武守南訓兵廣武守南

之長技三郡示王師之萬全守南之長技三郡示王師之萬全守南之長技三郡示王師之萬全守南

而募民實來守南而募民實來守南而募民實來守南

古屯田之利守南古屯田之利守南古屯田之利守南

將軍之嚴守南將軍之嚴守南將軍之嚴守南

之次冠飲追張相如禦之三冠雲中周亞夫脩之守南之次冠飲追張相如禦之三冠雲中周亞夫脩之守南之次冠飲追張相如禦之三冠雲中周亞夫脩之守南

未曾窮兵出塞與周之薄伐至太原者同一轍也守南未曾窮兵出塞與周之薄伐至太原者同一轍也守南未曾窮兵出塞與周之薄伐至太原者同一轍也守南

更恭帝之天姿甚美故令德善政相里於守南更恭帝之天姿甚美故令德善政相里於守南更恭帝之天姿甚美故令德善政相里於守南

春風和氣芬芳藥物守南春風和氣芬芳藥物守南春風和氣芬芳藥物守南

慶帝可刑無鬼哭之庭守南慶帝可刑無鬼哭之庭守南慶帝可刑無鬼哭之庭守南

被四海守南被四海守南被四海守南

漢孝女後

孝文之治議者惜賈誼之策謂安未之盡用疑其不
以自傳而傳長漢也帝以誼為疑其不問蒼生而問
鬼神也云悲夫又臣生臨臨虛而問蒼生之唐人謂
其以洛陽年少謂平帝用之不免國家多事耶謂
七國謂諸侯之事帝之世弟鬼神之間何與秘祝
之除祠官之令相矣也議者又惜新垣平五帝之說
誤信長安神氣而謂陽建廟也于言謂信謂信謂信謂
紀五 誤信汾陰寶氣而王杯收元也王杯收元也
元平上日時下有寶氣果得王杯之獻遂及十年帝
元平上日時下有寶氣果得王杯之獻遂及十年帝
治統 卷之六 七

之說也謂其仁厚之心豈其仁厚之心多不逆人之誅而有此誠
 抑未幾而桓平伏誅可謂不遠之復矣月建昌第祠
 官之領祭何未罷也劉臺日帝一面已乃五帝之祠官
 仍領祭而議者又惜其入粟拜官則仕路以減
 入粟免罪則富民以怨也此用兄猶豈其志在滅賊
 厚民謂言此法可以之言爲之豈其志在滅賊
 之伯父議者又惜淮南王之道免將斗粟莫存尺
 帛莫縫也淮南王上反漢使蜀道出民粟日一石者
 然未幾而四子受封則謀誼何嘗廢也議者又謂薄
 昭之自殺不免陽太后之心也昭太后之心也昭太后之下加誅使公

夏曆

卷之六

得不然與漢之說同帝殺之也然殺人之法漢法固然而帝不高祖
 時財豐力祿何不至于匈奴一大割之而乃和親以示趙主
 弱也諸呂遣使請單于俱指細豈真仁柔有餘而割趙主
 斷不足耶斷無亦養兵息民惟以天下之無事為福趙主
 耶議者又謂臨崩而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是廢先
 王終喪之大典也後世固之而棄禮違親也後世以
 之具耶然以此詔吏民然耳恐天下吏民因服而廢
 本職爾豈意嗣君遂因之而短服也孝景即因是
 治統卷之六
 其責固在景不在文也文帝詔天下吏民勿以喪服
 念人而愛世何遂仍之也景帝時帝欲以知喪喪其
 也故于之數者始鉅鑿之殿具幹之朽文然亦文
 春秋責備賢有明大文帝之為君也化民以躬撫
 世以仁片率人以德和衆以柔持心以謙史不史
 輕靡天下之以不輕用天下之力不輕索天下之情史
 文帝帝紫陽調其恭儉之主善用黃老之術朱子云
 文帝帝龜山謂其若陶之以學問便出湯武之文
 上七制之中漢文之賢者高帝高帝文武帝當以文
 為首稱也所歎者當時秉鈞不過絳灌申屠之流用

事不過張蒼晁錯之輩張蒼晁錯儼凡材安能容燕至龍洗
沃皇畏文苑登我漢道班固贊云太宗穆穆而致之

五帝三王之盛哉班固贊云太宗穆穆而致之

卷之六

卷之六

九

漢孝景

景帝之立祖高宗文帝高帝孫太子輝煌其廟制立

豈不稱一代美觀文苑然其變權易勢

大夫以削奪諸諸之休澤景帝任用晁錯為御史

令吳王挾局戲之宿怨事見前連七國膠東致

憂以東震三輔事見前稱戈詣問幾為宗社之

憂謝諸侯楊也謝諸侯乃可謂無策而非真將軍從

天而下謝諸侯乃可謂無策而非真將軍從

國之旅王敬楚人楚王楚王楚王

而康帝何于綴旒文苑儒者曰福源胎于威局然則宮

中可感乎哉文帝失儲訓之嚴景帝帝孫好殺之機

几杖之錫錫于戈伏矣何故盡削諸王以挑吳楚

耶錯之智囊錯自楚智囊是拙也竟以害國而害

及身是禍也帝之育於用人而慘于用法至此哉

位漢孝王王人王人而輕以天下戲梁王許梁王以傳

驕天子漢孝王致殺朝廷之議臣十餘人梁王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致殺朝廷之議臣十餘人梁王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致殺朝廷之議臣十餘人梁王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致殺朝廷之議臣十餘人梁王是倚太后以

驕天子漢孝王致殺朝廷之議臣十餘人梁王是倚太后以

古今

治統

10

卷之

六

3

1.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三

24

11

占

平治統

1770

卷一

六八

1

1000

二

五

1
 2
 3

0—

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妻王事叔嫂曰故書澤人母子兄弟之聞誅法以令
親兄弟不義有斗粟尺布之誑母不義有絕地及泉
之樹乎傳公 儒者曰淵源胎于戲言然則天下可
戲乎哉夫戲言宜出于思也戲言者 常不思先王之
重又不思後來之竟尚謂有君之體理者乃皇后無
罪也廢薄而立王太子無辜也廢榮而立廢榮者
子其立更立之其謂妻子之倫何中啓嘉舊相也
細于足錯而免錯字一門于皇上聖明而出之皇上聖明而出之
周亞夫功臣也有大功中于后言而中于后言而
免而免而

臣之誼何所任王美至去爭不阿使子廷尉子犯罪而後及免其謂若夫上聽信言遠近大廷封豕犬腹盈而
不擊臨危劇野密生上恭賀如
其風節足嘉也而審之乳虎始異乎
鄧之君厚其風節足嘉也而審之乳虎始異乎
之義則其志固已爲虎狼舉國曰都之矣而並
任之也謂何李庶之勇以直馳虜軍射虜騎廣
守登人虜中將白馬而其威稜足震人也與公主之
逐匈奴奴之夜引去而前時是也人稱爲公主
往嫁大異乎僞公主之假和以前戎此則以其公主
在其從示伯也謂何十六年之中下震方祗絕一日

古今

治統

2

卷之

六八

1

100

生

10

—

0—

上燼園精兩月如赤白如紫白如馬頭乾非帝之失德史記
言景明力竭其無薄火恩也有以致之其不得與七
通景明力竭其無薄火恩也有以致之其不得與七
制刻也宜哉但其坐席天緒宣流遺化古文以節儉之
心成富庶之績觀其詔賞得官不必入爵官至十
而深愍夫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帝下詔詔二千石
修職而深愍其無傷農事無害女紅傷農事者如錦
各修其職事女紅也詔二千石詔勸農桑禁珠玉而深
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下至減田租三十而稅
一尤輕于文帝之世文帝取田雖非中道不失厚民
大率循以故賈枏聚陳賈枏之言人衍家富殷殷也

屯史文論言而于刑獄之際尤爲用情斷日以衛純
爲丞相有長厚之風文帝帝稱長厚可相與乃任之以張鳳爲廷尉
有泣罪之仁飲哭不赦人垂涕有而減笞法五百或
百減定筆令受笞者不至死獄疑獄再三詔諭有司務從
寬恕除苛解挽文興天下以更生之路春秋刑雖
蕭春恩自諱古文上下無怨民用和睦經吾不意刻
薄任數史何景云云之朝而見此仁滂德思賜云云帝
之所以克遵前業而無陸者其在斯乎帝云云嗚呼
恩虧于父子夫婦矣是不知親親而特議仁民也類
所意此誼缺于君臣事使矣是不敬大臣而特議子

庶民也史詳雖然阿鵲不作爾古文簡云所幸者
小康之遺也班氏稱周成康漢文景夫景而安得與
文並耶而又安能步成康之後塵耶

卷之六

三

漢孝武上

武帝建元之初武帝始稱建元元年首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正經策士于太延武帝始稱建元元年以賢良方

廣程不識俱以屯營見奇遠二人屯兵北邊
 之參衛青霍去病俱以出塞遠捷得士卒心
 此類雖似多害然猶跡似謀國若乃以君以
 丹破化金而吊天子以祀寵李少君祀灶可以致
 事王與以服蒲益壽而惑人主以長生與自解
 生蒲信以長文成將軍衛太子以長生與自解
 人之魂術所惑李夫人而潛英刻石武帝外傳召李夫
 威為石人編五利將軍衛太子以長生與自解
 名他教也人五利將軍衛太子以長生與自解
 主遠致至此五利將軍衛太子以長生與自解
 尊大言黃金可成仙人為天子而玉印授符司馬遷史
 治統卷之六
 玉印立白字上帝符以符掌則曰惜哉金枝玉夢夢
 乘而與妖人仇儼孝武不愛爵位并愛于寶夢
 然各以其幻術妄投帝心帝曾不為一察由是浮東
 海以望蓬萊衛太子以長生與自解
 五時再祠祀元角獸乃建元也其制也
 方四何足為善也八神致養祀入神中微聞空
 中呼萬歲之聲也三城觀夫人之跡
 上有仙王母觀之理池奉靈光之經西王母觀之
 傳王母上授靈飛之事武帝十二事受之為年
 幻妄不經自溺荒唐唐帝之神迷妄誤事豈真有能
 精神若見以鼓弄帝之愛而建柏梁臺七言詩有上座

愛而置承露盤以銅為仙人掌承露盤于坡上
 作蜚廉觀相傳曰蜚廉和玉骨飲之清可以長生愛而
 君幻有祠李少君有宅只可祀于灶前使君神光
 堂有飭日見武帝外傳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字雲羅七聖萬拱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雲生如盤花解風起于月結望恍然幾千魂交黃帝而
 夢接安期論武帝無端之幻境方冥而有志之狂圖
 並盜帝心武賭軍甲則建朱甍地帝南出越建郡聞
 葡萄則通大宛漢元帝市藏欲善馬則遣武師
 葡萄名馬于足巧弄天馬陳伐昆明則習水戰
 也子其軍大將軍第五出師出定襄出雲中出百
 軍土水服騎將軍霍去病三出師出西出而昆邪
 而匈奴服驃騎將軍霍去病三出師出西出而昆邪
 降通南夷而置郡以通南夷為郡中郎將通夜門而昆邪
 寅尉司馬相如城郡巴蜀使內郡相和又自將以待
 邊歷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樹旄一
 千餘里上自將至是使郭吉告單于曰赫聲濯靈
 威震虎暢致空幕南之王庭無疆王之廷其斬首
 百萬闔地數千武帝敗論信以為雲邊更之宿恥景
 親注授報上世之遺誅詭志得意滿無以加矣然
 兵通而不解饋運而不休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以快心於重復之比何如天下元元皆坐劍戟戰
子矯箭控弦代書據其事俱在所得已先王謂兵
得已而武帝味兵之腴常若不足文體豈董子
所謂勉強果勉在此等事耶豈申公所謂力行果力
在此等事耶通指神仙士

治統

卷之六

无

漢武帝下

類觀武帝所為皆勞民傷財事也史故至于弄商車
商車有稅不足為器武官謂之又不足為之更
錢幣更更錢造錢又不足為之真鈔輸桑孔立均
貨置平準則買準則曰此二法亦未輸真則賣賤又
不足為之榷酒酒有稅雖結秋茶之密細布夏日之威嚴王
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文而江海無以實滿厄
山林無以給野火也文卒之雄圖既沃元氣以銷生
瘡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武世世財殫力痛功
難補患古文犀皮玳瑁非不填廷也獨警節杖非
不盈闕也蒲稍馬名天馬渥洼神駒天馬得自宛作
芝房有歌甘泉房中產芝九堂朱鴈有歌幸東海得
歌非不洋洋於朝廷作太平之美觀也文而問閭
之下寡母巷泣孤兒路號買損之虛美薰心實禍
盈目上書海內虛耗書族類離散如處頽室面
面皆風如藥厄歲節是病元帝云此雖按
隨移豐古急還文景之規已為無及而乃作沉命法
沉匿而不直指使以兵捕擊之為沉命法奮鉄鐵而

古今治統

卷之六

三

並出言尤**以牢籠四方芻狗萬民**列先朝涵濡之澤

槁無餘潤矣諸儒論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固成

澤竭政塞將誰之尤古文帝之語所爲太子據武帝

立之太寬靜厚重文未嘗不諫而帝曰身任其勞詒子以逸過

此時太子無恙也奈何奇女叔于鉤戈

宮帝過河間問張氏言此中有可上見一衣中李能又得乃殺張氏

數端胎于堯母門帝後夫人呂嬃字次且是鈞戈夫人名嬀生帝名持節所生之門口堯母月滿生十日即星之耳

極言以禍門也緣以髮窺天隙古文乃不豎青蠅之罔

治統武帝謂張氏曰則杜絕取文官職諸人子真西

致趙虜初江充爲趙王得罪譴削太子遣之言于陰事起世子坐廢至此信入充請太子之言乎陰事起尤之惡不止自責轉白充入以其亂王家之父予者而亂帝家之父予子尉妻木人持械及身因而滅江充

亡言在坐廢上使充治之充奏太子于宮多與人太子新充出武庫兵勇南長安姚吉太子反上發兵捕太子太子曰趙虜前朝乃國太子今令充亂吾太子何爲欲害知事是帝之人宮是帝之不誦也江充嫉正青蠅之上王明玉盡安言太子之兵反是尉犬之黃聲敗之也

平靈之禍其關五日屍骸萬數孫子骨肉之變

呼轉聖死虞愿于青宮初帝爲太子有異懼望人使通明日北詣謀恩望臺上後知太子無反意悔之乃作

恩望臺恩于官爲歸來無反意悔之乃作

不欺也

子恩何及望服穿子今夕何處尋追覲于天濤謝希逸文云銷魂于
 即悟三老之說以故雖自免非有太子日盜父兵
 朱顏言感千秋之訟田千秋教太子無罪云夢見
 朱大尉千秋華嗣口天安之問教竟何言哉使太
 子不走姑里而直走臺閣當不至此父使千秋能先
 三老而鳴冤則猶可及矣先儒謂田千秋貌得奇之
 也據太子始不肯擒捕前以趙充太子于安昌
 終不肯自愛自愛庶幾無愧於中生子中生中其
 乃申生誼之曰共申生誼共世子而茲及之曰矣
 太子是生窮于羣邪無以自白于君父沒窮于史筆
 古今治統卷之六
 無以自白于天下後世何以使天壤之內無冤覲耶
 豈其逃出之際不合與丞相羣兵鬪耶丞相相出
 太子與之問先時白璧之兩先時白璧兩璧天稱太子車嗣而
 所便希無不一正人以開路帝心使監筆而正人天已
 陰示于伯髦手矣豈璧之伯太子哉所可幸者帝狂
 心銷耗之後復落本真謂秋風生詠帝自作秋風詞
 何文子子以爲輪臺梅過蔡弘字又請遠國輪臺老
 民之事軋不惡問惟務榮崇止控成務下口便
 如休休草對口君已悔過而臣猶疑天下嗟弘字
 耳至此盡罷出軍而專意省躬仙人簪食服藥差可成疾
 斥府人罷出軍而專意息民不復行帝而節馬以

千秋為富民侯封四十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其田以引富者子民也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其田以引富者子民也至其冊封諸子示燕王以無作樂德之庶子若前惠王之怨謀叛知日燕王怨望後與上言策示廣陵以無適有人若先防廣陵之近狎而付弗陵子名太子忠厚之霍光以定天下之根本親局公員象之及日碑推讓之意之對廷敬德皆以忠誠為中屬名在而漢家命脈不

于君臣授受間泰山而四維之哉合而論之孝武之為君也人但嘉其運南夷置提帝立為郡也武通西夷置尉為中國得蜀川之始但嘉其取河南立朔方命衛古學走匈奴為中國得河南之始但嘉其平南越郡辟牂羊南越以其地為南越之始但嘉其平南越雲之始又但嘉其建元為稱年號之始制刺史為設守臣之始加府建寅月為定正朔之始而子所深嘉者則以其揭明經學表章廣立生徒今之士生員為萬世開文明之始也人但知其末年輪臺一詔為悔心之萌予則謂其文成之誅齊人梅鬼說之妄也

上樂大之誅悔入海之謬也使大人海江充之誅上樂大之誅悔入海之謬也譏邪之害也儒者有謂武帝之功與惠並成美其然安得以其愚而遂收其功哉宋儒又動以漢武與秦皇同例而並稱之予謂秦皇之罪多干功漢武之功多於罪大不等也當將諸臣自董汲而下如石慶之譴謹倪寬之廉平賈捐臣皆不得善終石慶守出多事董汲倪寬之廉平賈捐臣皆不得善終石慶守出反節焉上至于蘇子卿節義著于茲喬喬史記何樺樺樺金玉其華而武娶胡婦生子通國遷雁

241

世

此足以證其史家矣。

不徐審而生福事變情有可原故此云云

古今

治統

卷之六

一日哉此尼父所以先正名為慮深也

三

僅一祀在位不久長之統且永綿宣帝後則君父之私

意亦何為又憶霍光非貴戚之卿而行伊尹之事

廢立時田延年引伊尹太甲事以決之幸而宣帝賢也如其不賢將奈

之何不徒為後來圖逆者藉口耶東漢之末董卓

霍光而田延年離席按劍雖以決一時猶豫之策不

免作異日狼顧之備矣真日曹據欲廢立此皆諸君

所未慮及然予尤所慮者自漢武托孤以大將軍之

號加之寄命之元臣自是漢家宰相俱稱大將軍得

以劍復上殿韋嗣曰以武裝而稱文佐已而梁之跋

扈包役梁興號為跋扈曹之亮特曹據俱稱將軍從來豈

古今治統 卷之七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漢孝宣

宣帝雖以御陸侯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
白霍也霍光之立宣也霍光之立宣也霍光之立宣也
其刺也霍光之立宣也霍光之立宣也霍光之立宣也
霍氏能悟功成身退之義霍氏能悟功成身退之義
霍氏以歸田里霍氏以歸田里霍氏以歸田里
裁抑聽茂陵徐氏裁抑聽茂陵徐氏裁抑聽茂陵徐氏
以從曲突之薪亦豈致先后之被弑宣之先后詩氏

古今治統

卷之七

連入其女為后乃後后之昭臺後先子山雲等謀反
官而後令焦頭爛額者受恩澤故漢氏敗諸臣有
無恩澤焦頭爛額者受恩澤故漢氏敗諸臣有
與子逆子霍雲白取之也非帝好屠戮功臣之家也
斯乃趙廣漢之為京兆尹郭蒙護弱中不可調無功
於小民而以丞相之言殺廣漢以丞相之言殺廣漢
殺連霍寬饒之為司隸尉直道陳言以丞相之言殺
以法律不可謂不忠於主上時鄭昌言貴而以執
金吾之議殺金吾謂竟殺之金吾謂竟殺之金吾謂
難同以恭道小人輕發竟殺韓延壽之為

古今治統

卷之七

左馮翊閉關思過有兄弟訟問延壽謂守不能教
思過故不可謂無德於世教而以蕭望之奏殺延壽
壽名位在上委其在東都論制統楊惲之為光祿
勳使義持公惲財無義殺不可謂無於吏治而
以戴長樂之讒殺其長樂之讒殺其長樂之讒殺
殺諸小人之口殺之也而帝之以人言殺人不為
審是帝殺之也又曰高祖殺功臣忌也是其景帝殺
親臣怨也怨其宣帝殺能臣輕也輕信人言弟思當日丙
魏同心輔政丙吉魏相並為魏能計民間殺父殺兄
殺夫之變帝欲使何如魏相曰今年民間殺父殺兄
此而計及而不能收朝廷之殺人乎軍閥日民間殺
外夷乎丙吉謂牛喘陰陽不和丙吉謂牛喘陰陽
延壽之殺也丙吉謂牛喘陰陽不和丙吉謂牛喘陰
陽而不救正之乎又思當時于定國為廷尉糾延稱
其民以不寬對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糾延稱
寬而此殺之多寬不可爭乎丙吉謂牛喘陰陽不和
每傷法吏深文宣室齊居決獄期以稱平丙吉謂
帝亦稱善而諸臣之刑胡不可緩乎時惟霍光之乞
骸歸第時之丞相老病歸第時之丞相老病歸第時
可稱知止不始

古今治統

卷之七

九

去其貳之夫帝也知賢傳不就獄而不能使其不陷
 於獄安肯就獄之至望之數猶而死試以問之
 帝心其明知而又明致之何為也殺氣上蒸於皇天
 而雪夏氣稷下激於后土而海沸溢日災熾滿天
 下漢業所從衰也衰於主德臨而宣帝也弟
 捐絲核如宣胡為著恭顯之種而未錮二聖帝將
 英隨如武胡為寅中書宣官而學禍已上族矣若
 元之愚柔又安能制之哉初年立婕妤王氏以為后
 末年任元舅王鳳以為相軍領尚書事則劉之朝
 又已舍新之胎也論者見呼韓來朝以為盛事焉
 則兵與胡廷高李斯御史呼韓然其不諸臣而諸
 圻是要和親之記名爾若馬上紅顏之啼和戎後人
 上唯紅顏之何胡中青塚之歿胡地無白草從為
 萬世駭客之談資而已掌胡日古今明史中有一
 不能受其不愛無從知也又言一語為一婦人
 不也尚可謂漢廷有威又可謂漢廷有人耶予惟高
 孔霸之不受相位而止受京宅受一區之宅于京師
 聖事詳上庶幾得聖祖無道卷帳之訓也而蕭得之
 之不為疏傳聖之不無惜惜

古今治統

卷之七

十

漢孝成前
 孝元靈墮朝政漸衰此必繼之以武之英銳宣
 之廟精始足振起類淪武乃荒淫如成帝使者
 之其端宸肅矣古羊範非不備也漢成帝者
 今女聽覽非不弘也成帝然蔽賢之石瑋南發
 于而竊柄之鳳翅隨張將軍領尚書事王氏方布
 黃霧以塞青天王氏方舅同封楊典之對烏能撥
 陰氣而陽之哉使陽外家其不宜封侯王與對
 帝不元舅竟以同日而侯者五也王莽為成帝
 立為桓陽侯王與為而噫稱此懼辭之日而遠邪扶
 陽侯王遂將為前平侯噫稱此懼辭之日而遠邪扶
 正霧散而天宇清詎不大謬而帝卒迷於霧中也自
 此而天表之應漢文日食矣地震矣日食之夜夏
 而雪矣月鐵飛而躍治矣有桃李秋實矣兩月晨
 見矣月有兩已異星限日晦矣聖如野雞
 集承明殿然不此殿有他象者無雲而雷矣
 月流星東南行如雨矣辛東井矣七月至攝提大角
 從參至辰矣岷山崩而江水竭也岷山也山崩而
 山崩而漢亡天子山川之至也應如此自古災異未
 有如是之多者皆以王氏用事之故也帝因天變屢
 詔求直言似亦知愛知懼然群臣皆懼於外戚之

漢孝成後

帝之於王氏也怒而不斷彼逆賜叛禍文何所登是
天下事其可知矣姑然朝政方在王宮閭復忿趙
初方悲慨於外又見其味燕京未時呈於中
細腰承露身輕倚風歌體極輕靈乃宮人
漢之禍水日浸淫而不自覺此禍水也漢成
帝之歸風遠之曲發於姊妹之丹唇合德亦得
總之其力歸之帝猶善永為難不惟辭帝之
怨於太后帝上許之而致令王氏
治統卷之七
之說且得以糾許后之私許后等王莽崇其典
以素能大奸實其地直進大司馬解曰私通
之事未必其有無或言之亦非齊所得對面也
布之際跡付以自到廷而內以正宮政也以選資進
秋而大司馬焉是負通天之罪而得要地之尊齊之
田田氏之卿不復見於漢之王哉別自
云田氏復見于今帝不能見其形亦宜察其影上胡
為當此強臣迭弄之秋文而辭政而內既作色荒外
又作禽荒五擊狐伐鬼挺身晨夜楊射熊長今宿
衛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承永凡淹沉之樂浩蕩之
思邇遙之志七發而甜而不反噫魏魏漢天子奚乃甘

古今治統

卷之七

為富平侯家人帝嘗微行乘騎出郊野倘養於此
勝騰起篡心則黃雀之巢於桂樹顛也日桂樹花不
當在帝之身也而帝以移之相臣昭帝方進以能言
大抵其方進不謂已自以方進雖任法立威非純
良之相也而何辜乎死於天星之下乎死於黃龍之
口乎然帝以此促相也而不知其自促也促於莫逆
之天也俄而崩矣其崩之暴譴動民間帝一且祭廟
怨也不有可原乎弟王莽以太后命審病由太后
而昭儀遂自殺不有可疑乎此有不可解者解之以
天意而榮感其先微也昭解之以人事而翟相其反
報也解之以帝之自身禽荒色荒上皆伐性之斧
大焉有君德不清明而君身能強固也君位二十六
年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子欲於史中抽揚其善也
其龍昌陵勿徒史氏乎初帝昌陵帝後五年
昭儀以示威昭儀以示威其亦樂言之意乎史其增
第子員以光壁離乎昭儀以示威其亦樂言之意乎史其增
遺書上乃中書昭儀以示威昭儀以示威其亦樂言之意乎史其增

治統

100

天

4-11-68

11

-
-
-

三

古今

治法

1.

天霖

七十七

1

10

1

六

1

30—

乎其亦足爲吾道生氣乎當是之時貝尹如王章等
清理於京兆王章字尊王駿字京兆尹尹如王章等
臣如羊慶忌京兆詔口前南威於邊陲後西蜀國相其威信守法
盡公如何武可以御史可以司空何御史大夫爲
大司空守法盡何當之賢士哉何當之不可以致理
哉無奈九重之上內嬖已深外戚已恣指
殺仲維拆而乾綱移其何以救漢之不新也謂
王大不漢而予之所怪者向之子說劉
王轉其父郡王之志而附莽予之所嘉者欽之

古今

治鏡

1.

大業

七

•

100

1

六

1

30—

漢孝哀
 成帝無嗣以陶定之子名入纂絕業外何休仰體天機
 顏延延即位之初罷斥王氏宋史太后孝哀母其母傳太后
 安何得以進至尊徽歸第矣史記罷根就國矣
 大傅太后慈養之誠歸第矣史記罷根就國矣
 傅后紀述免官矣王况免詎不為一時快事哉然
 亦為傳而罷王也傅亦帝之外戚也以外戚去外戚
 能保賊臣之不內賊耶傅與丁傅丁哀帝之母
 也方共事於朝傅與帝乃寵一弄臣十二歲
 至晝則顧重之袖衣上敬起上覺問覺十童而起上謂清云
 彼童而角寔虹小子夫始識於傅氏而馮太后遇害

治統
卷之七
而凡封拜誅斥無不錯亂傳商以太后之故侯
而董以得幸之身為始封關內侯隨為高祖不
功不侯之制不得封侯一壞於元盡壞於哀至於
麒麟殿上笑語而許驥董於天下
難之業而乃以供子孫戲弄之物耶纒戲而未必寔

也乃天子而可以若是哉即此言若風聞於王氏則
辟莽賊之篡念者不以是耶由是而殺僕射鄭崇也
新莽上竊賢以諫董賢之故也由是而鉞司隸鮑宣
也以言孔光婚賢之故也光相與以游擊臣言之
由是而死相臣王嘉也上托莽傳太后還詔書封賢
由是而上大怒賢以策勸而封賢詔之故也
字自己微股肱喪失先帝崩足不強棟幹微桄
又見其哀之可哀也獨奈何不自哀而空令後人哀
之也杜牧時所可嘉者師丹之不附上尊號
丹謂王

卷之十

七

其視孔光彭宣之委倂與頑童等並列三公也爲時
 彭宣爲大司空可從清濁不懸霄壤哉彼娵而得官者
 縱紆青施紫皆能無顏顏若乃鮑司諫官將下獄
 見董賢文而太學諸生舉幡求宣者千餘人語生也
 相上書可諫者會此轍下至千餘人之眾宣何以得
 此於衆哉公論在衆口可快也而千餘人不能挽一
 人可慨也然乎又有疑焉中朝貴亂矣而匈奴烏孫
 猶入朝西域佩印綬五十餘國史豈其大木蠹生心

百六十六

采二八

 $\frac{1}{2}$

哀帝無道并無嗣此正奸雄竄聖之秋也氏論太皇

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此正賢奸消長之會也

使誠聽何武公孫祿之言立長君以挽權奪外

威權以還君人詞宜立長君不宜外戚持權當親疎

武庫岳而與重彭比不深愧聖祖哉

漢書之名子名帝帝康康孫孫元元帝帝康康孫孫元元帝帝康康孫孫

泰取政而百官息已以惠綱其室宮中之其請太設

上之孤記平悉以德矣詩塞什白惟明爲子來戎卒

治統
卷之七
七

陰使人獻也今以爲益州令塞外自稱無害氏

江中黃龍胡爲乎見哉趙鵬黃龍華中群下

其爲齊諛也

下居次入侍太后

胡爲乎入哉陰令由於莽以徵已輔漢之威德

也又且以太后爲母入已女爲后遣大司徒馬宮等迎養女入未央宮

致遠親夾輔之意又且立壁雍靈臺網羅天下文

學之士干筆謂曰此時有識者決不至使不至妨

臣聞都水長丞招求天下異能之徒乃治船之策時言至

以虛示已功
肅田氏直托周公評俄

功德並周公之作元
宰伊尹之作阿衡
俄而加九錫群臣及宗室又奏
請功德宜加九錫

九錫遠天
子之制度
是果由冲主賞之乎然九歲兒孰孰何知

哉謂資自太后詔平舊史皆太后詔加然俱群臣始

然宮掖之中烏能有西秦之鏡哉異記云此秦獻皇帝宮中有一鏡能招

皆當時諸臣爲貪位竊祿之計但知助桀不

飲以二餉餉二唐唐邊之清華時有清名

楊郊名永之文章聲韻
爲宗室之新和光爲

先聖之裔及陶崇、張武、王處、王愷等均之。其後，
莫歿。天莫錄，首戎邑，重爾力戎安。古狀符，當嘉，未公。

海蘭傳澤祿者更恒筆和功更什古盧名儒者巨擘於

葬之戚疾於葬之利此時人間世尚復有人道哉若

乃吏民果何所怵而何所疾乎而何始之上頌者至

八千餘人此在平又何繼之上頌者至四十八萬人

乎之五年惟逢萌掛冠而去逢萌見莽後不附已者數百人乃謂友人曰三

東都城門去汴海而容于遼東梅福棄家而隱

配食妻子而士不知其所之後龔勝酈原辭職而逃

其逆窺莽志不啻燭炤數

而龜卜性理殆抗志雲表結情霞外續簡士傳不以身之

受物之汝汝耶迨夫帝之年漸壯識漸開

積薪之用爲民常道不說而奔覺燕臚日之極酒

主

三

子 30—39

葬之墓也外据龍旒内包蜂蟄釣董集序才曉臨西京未葬葬云云時

首建義旗討賊者劉崇也

吾師宇族爲先乃起兵徵諸有節歸從者百餘人而人進攻于苑反爲義兵所擊兩不克從者百餘人而

不克繼舊義氣而再起者積癢也

及齊使使士拒義兵敗。穆衆十餘萬人而不克。

三朝帝傳起用召派赴義兵而不克駁等所從樂

候鑒快起義兵而不克史俱無義字長四驛者

兵氣未壯揚而義聲已震漢族于填閭矣漢文刀

以俾勝之兵達旨詔亦選良將受命應而自負其爲

而更號美太曰黃皇室主

太后年未二十以養焚帝稱疾不起弄賊欲妨之更

漢書卷之九十五
王莽傳
莽曰民將漢宗室數十萬人伏莽

更名天下之士曰王田

更名天下之奴婢曰私屬不得私自買賣內假屬官

主制之文而賓萬國更一邦或至外立須卜終

之乎蓋其之而威何如正須上當馬單下壞孝元

廟夏禹王太后毀高祖廟改漢黑貂而著黃貂易漢

正朔而用新正朔史俱存蓋其初年之尊禮賢士延見

吏民吏托謙恭以賣名聲於天下莊是豺虎之不恤

1000

也厥後之恣惡流毒靡所不爲史通是虎而翼飛入城

擇人而食者也。書方自矜天下既定旋斗柄而坐。

斗柄而轉圖葬生隨漢兵其如予何言詎知黃流不涸於

不介於淫人罪惡既盈天人致誅蘇門下王莽

東漢天子御兵起

南郡秦豐兵起萬餘人荊州綠林兵起

常共聚篠林山中七八千人史或稱盜峒口此特起兵者非盜也正以誅大盜也處處兵起雖或有柔

仇雠亂者未必皆有討養之美然皆起於養戢之時
故竊目並書起兵不言盜不言叛不言作亂甚爲目

得之予獨怪史傳稱樊崇之兵曰赤眉漢茲改之

一傳父兄子亦勝之今天子非漢家子孫而大舉入塞

亦忘養之爲巨寇

金誠竟日朱旗絳天
陸士龍
至劉續
光武
劉秀
光武

兄弟龍飛虎嘯于此處又與諸起發自春陵招集平

林新市共來會合而莽賊始無容於天地間

斯時也鄧暉知天文暉通天文曆數欲說齊挽新

以還漢韓以此說莽曰宜就臣位取之以大還之

言勢近是所以全漢亦以全齊然齊馮衍識人

心欲說再攻新羅龜野爲莽野屢戰亡傳之曰人心思漢天意亡之

與社稷之利丹不德爲亦替兵所誅

見也偉哉二千之言也其流史冊矣古縱今能聽之

葬說

葬俱飄然塵垢之外古史家或逸而不載或載而不大昔何以倡節義而風世也哉若彼增賊仕賊以成賊之篡志如彼數十萬人者吾不知於葬誅後何顏以對人何地以容身也

古今治統

卷之七

毛



古今治統卷之八

臨川筆峒山徐齊鵬自漢父著

東漢

漢光帝

西京之末皇運中消... 秀兄弟權... 盜名者不可勝數... 九縣應回三精霧集

卷之八

諷吟思漢非一日矣... 甚矣... 王常言... 士之蘊藉義憤亦

古今治統

卷之八

方萬里... 攀麟附翼者... 劉其姓以圖劉其神... 赤者初榮榮者初榮

也。豈真立哉。特假真劉也。智者能以一見決之。劉
 名。豈真立哉。特假真劉也。智者能以一見決之。劉
 有。見決真主。班彪王命之論。能少現霸主。乃著王
 不得妄命。足以觀矣。奈何。么度。如數子而欲罔奸
 天位乎。中云。故自白水之波。一播。注上水而潏之。
 冰合天心合之也。註。灑池之翼奮。人心奮之也。與
 將垂羽上降。終且旁之。池始一駕而平。尋邑。再駕而
 誅。銅馬北顧。而大驚。歟。西踰而隗。崑。綽。清。憲。萌於江
 淮。頌公孫於川。蜀。註。史。雪霜披而荻棘枯。橫網振而
 逆鱗掇。言先武皇帝云。天戈所指。乾清坤夷。上更告山
 河。重開十字。註。顧書。耶金之才。已缺。金。註。于。孔子
 治。統。卷之八

黃全上呼同賜之見亦亂化爲而五銖之錢頓復
 赤金上有文曰日即金刀金刀乃劉字也
 府還孫白五銖錢自陸王孫寶曆之役也警若
 孤幼田廬糶於諸悍僕狂奴之手而吾以宗裔寸收
 而尺遺之也范先字許憶蕪華亭之豆粥先時爲
 南至蕪華亭武中興南宮遺大南宮道之麥飯秀以水
 衣而吳遺民何飲以與夫披堅執銳汗馬馳驅
 之勞與之事艱卒魚云其經營大業不亦艱耶
 然帝後命水漬之處爲危渡則亦以天幸不可恃而
 示後人履薄之意不亦至耶危二字儒者曰豆粥
 麥飯固于孫之玉食所自來也對灶燎衣固于孫之

垂裳所自至也乃帝復漢業自當承漢統居統而而廟
南卽位不取決於群臣之請號未許遂請諸將上上
異議史始大乃取決於赤伏之至自周中赤
乃赤伏爲秀帝乃補不至師南噫焉知艷華之語非
之夥火爲秀帝乃補不至師南噫焉知艷華之語非
因人心權集而顧以神板奏合耶後世符讖之說自
帝謂之矣史以此而處其前之却群請者殆其寧
於更昭哉且議卽位而未先議其所以處更始者不
其天有二日哉謂更始先所立也又安卽位大難全立
厥後更始之歿於賊手亦更始所常恐帝亦不得辭其
責也而所恨劉玄名能又何不適推讓之意也則信

[illegible]

帝中興之績無愧於夏康殷武武而其居位所行

悉委勝政史 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倫恩 手不不

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註同上却名馬而不御

賤寶劍而不麾異於寶劍物

色光而故人之足加宜腰山

于家上果士卓茂而褒德之侯賜封侯

經書而傳之條陳善政舊文從之良

而以上爲諫諍而使之矢志忠諫

他如居黨王房仁永憑信之輩皆思以羅

而發之雖未能得其階至如周黨一見伏而不語口

而其玉帛弓旌責相望於巖穴不可謂

非千載之盛節也若其吏治之是隆也則以郭伋爲

中山守設中山養民訓以社詩爲南陽守爲政清

以任延爲武威守帝語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臣不私上臣不忠善事

上官之古臣不敢奉命也帝遂善其語以張堪爲漁陽守

以趙意爲平原守執律爲此不以第

五倫爲會稽手爲政及孔奮之長姑臧隋而不以劉

昆之令江陵昆之江陵屬類不一而止是帝之理

司邑者得矣若其遠畧之是緩也則西域十八國可

卷之八

王

古今指掌

卷之八

六

而親視文物之觀舊史作書幸學綱目改幸爲親
最得體夫幸者幸天子之制也

而學豈輟車載道而表重稽古之儒桓榮講學于外
產陽之輟車乘

馬反印綬榮於口此種古之力也昔僊附之爭喧以
今人以數行字見賞是自矜今則又在榮之下矣

其所以崇文者舉也其并縣國臨晉州板邑每邑更吏城

及久任牧守之言皆使以杜紛更多事之擾

其福譙玄之帝命述立祠祀之表李業業不至

蜀有高士連爲巨惡帝爲盛典及徵用西士後裔

此數事與周武王同而至於主上輒命臣

子得王其書後助於秦而後自秦以來天子

三和主事言其力未足一即棄方在鄉笑罵帝而臣

子 30—45

子之封皆稱王夫民無二王何德世王之多也宜尊
 王字以易帝字而臣子稱侯方合春秋之義此義宋
 已久莫之能益更也乃帝警七月日食之變而詔百
 官上言不得稱聖也又從朱祐之奏而詔所在諸封
 不得稱王也此可與上同聖王是美曰王者天下
 各封國以公侯伯子男五等有人臣之封者天下
 宗而不容易者史章陵之幸諸母族刺刺誦誦幸章
 宗而不容易者史章陵之幸諸母族刺刺誦誦幸章
 父老怡怡笑談幸南朝宮中飲宴更免田租一書父
 虎安敢老期父老日陛下下權之何言謙也帝笑曰增
 虎一歲必先正謂帝言有德揚之心焉有謙也
 治統
 卷之八
 下之相洽筆到日在家成文老無所請官請大和
 景東於此可親也昔人謂東京朝政止戈之武王也
 第二十八將之勳府不絕矣方老後失其子當安
 無官馬武王霸守其二十而親臣乃被誇於楚茂
 征交趾還其以在楚以車載之而歸者以為其
 望之而已失其功矣
 以之而後其封賞于不而議文旋詔崇於河圖
 十二代之治統于不而議文旋詔崇於河圖
 文法發志于封爵又以圖議議無犯又直帝河洛議

天下相傳 孔廟之秦陪俎豆矣何不親祀之而代攝
 於司空故人之聘極嚴整矣何不狼師之而僅攝
 以臣職掌印曰位有朝于陳而不以臣職三全之
 設重股肱矣
 立陰氏非夫道也也後無夫使而陰氏廢于疆郭
 子名之而立干陽
 不枯寵寵華推不居居位帝竟后之而郭帝帝
 干帝陰成不受封
 治統
 卷之八
 者子疆謀退於歸藩見在方諸歸藩以子陽情
 篤於友愛
 之以共成夫帝而不失其為賢也也其時京師有體
 泉出郡國奏甘露零始非偶然而帝皆謙讓不宜
 其亦有自知而自抑之意終帝之世吾有取於宋
 以之却尚湖陽
 上之可以居世之為夫者帝苟能以倒觀之則賜
 可以后矣吾又有取於桓譚之舉陳新術
 九福帝可以風世之為人臣者帝苟能以倒推之則

所以不言也極譏謂夫通經自之說吾人時相
 吾尤有取於嚴光之獨釣富春可以洗人世
 之貪榮者然令人人釣墓而不雲蓋則天下事其
 任也帝當同臥府又君不以此言為故人請也
 嚴光高尚千古美談余讀釣墓錄不勝高山之仰
 及見我明高皇帝甚不然之謂人皆為子陵則天
 下事付之流水此言深可味也然說者動謂江
 一絲繫漢九鼎漢朝何以繫在釣臺上哉

今治

卷之六

九

漢孝明

明帝乃陰后所生母賢陳氏有節任不事舅
 火備雖非大儒而亦能以經義禮節相引張佚為太傅桓榮
 以經義相引而一秉危心恭德以茂迺帝繼
 十餘年以來尚未遑於禮樂乃從東平之請
 由是宗祀文考於明堂彷彿平成周我將我享之
 詠周家而文王可明堂登靈臺而望雲物
 治竟而三老李恭三老上人
 璧華而行射禮三老李恭三老上人
 李更相榮五更知五行更代之數執爵而饋以尊
 上子更相榮五更知五行更代之數執爵而饋以尊
 沐從之登耳登降揖遜之文溢目
 景錄郁平洋平禮禮得五帝儀繁三王
 拿宙外衍流殊區夫先武肇建三雍未及臨
 而茲克克父志大開人文皇子諸王之就學未三
 而凡世家勲舊子弟靡不受經而未已也即期門羽
 林庶士悉令通孝經而猶未已也四姓小侯外戚

古今

治統

和之入

10

1

1
2
3

10

•

10

治

研究



卷之八

31

1. *Introduction*

7. 14

...

10

1

30—

郭氏馬爲監王監師有高能者爲之後四皆就南宮總
 於五經之師而凡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者
 莫不陸營水惕而傾慕中華之文物史辨牙子之臣
 是信文德之光中憂而布德嗽四裔而抗戎焉
 足以來遠也光中憂而布德嗽四裔而抗戎焉
 不奕焉千載耶也至帝功臣於雲臺之上而上則天
 星立賢後於長林之官馬援文功有賢德臨氏舉亦
 天大宗禮不爲兄弟諸求後無明德至后而下諸儲嗣后
 或亦不爲兄弟諸求後無明德至后而下諸儲嗣后
 明婦女教訓布立爲太子儒者曰陰氏雖以
 寵立而賢於爲婦明於擇媳伏波雖以讒終而產有
 淑女用成好連不均於漢道有光哉若乃東巡而耕
 治統

卷之八

下邳將先代數十年曠典自此舉至疊而登孔宅孔
 子宅聖堂帝太子語王說經謂七十二弟後世七
 子皆聖間聖道者豈餘司衛者以記之也
 十二賢之榮祀自此肇始不青春明特書之顯鑑離
 而罷北宮之宮昔天早降離言六事自立至
 甘雨之淋納東平諫而止校獵王爲一覽視即還
 上書稱聖三取化多夫何以致賢九示不爲詔
 上書稱聖三取化多夫何以致賢九示不爲詔
 嗟也十月日食天吐異矣而漢乾百封事直言電
 爲賊躬罪也詔曰群司所言嘉劉平之惠謫全椒平
 全椒長有更失太行行詔見而議郎之陳平爲嘉郭
 嘉郭

	10	
--	----	--

負之政善荊州而蔽冕之賜治荊州有善嘉丁
之誼效西山而侍中之去歲所誅人爲故伯夷
爲傳中筆嗣曰古高誼嘉耶衆之挺節廂延而司
之衆不命出使何如單于令蒙拜嘉未均之德化
虎守而尚書之爲政戒貪東平王若虎告自爲帝
若以爲善之言而見賞家何事最樂答以爲善
善念也英以謀逆之刑而累衆英謀不軌衆從自數
馬馬言多有微民帝而開其赦以活無辜之士民仲
冤魂也館陶公主之子館陶公主光武之第二女也
岩虎爲之八
不許其求爲郎抑私情也公車遠詣之牘不
拘其忌日入奏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
路也當是時天降大有之年九年人無徭役之苦史
內報百姓殷足車報三錢外來三章譯頌
作有餘而倖大不足先正計於尚書而提曳也
其黜弘人之度也至於當時邊事比匈奴冠雲中如
廉范之縛炬藝火時兵火爲憂所範范令軍士于夜

子 30—48

古今治統

卷之八

至而退還遂投新舊以計驅之可也左鹿孫擁疏
 勳聖子使主兵孫康勳如耿恭之拜并得
 水向并拜使水更出乃以神驚之可也乃使
 西域極開邊塞始通漢道乃有班超者出使
 西域人見其一時遣子入侍遂以為定遠奇功
 而帝果不勤遠畧豈至是耶然儒者之罪帝不徒
 在勤西域之憂而尤在召西竺之佛西域有天人
 庭謂是佛由是遣使往西竺以楚王英楚王英第六子謀
 事上贖罪緣統入桑門桑門佛供蒲般所創果之勃然
 以致方廣佛東被教難之理南移王簡稱云言傳
 入東南也背天下萬世而沉淪於金腋輪齒之異
 端皆不思金人之憂幻景也化人之說方有化人邪
 道也莫且教化明言也其為名教之罪可勝
 言哉丘嫂山云明帝問佛教愚嘗於東京之初於陰
 血郭兄嫡妻之賢於馬與陰見姑婦之賢馬善陰七
 於若與明見兄弟之賢友受有緣直就明帝不悉
 別於龜與陽見本支之賢見於元勳相保見君臣之

古今治統

卷之八

賢不愚功臣上於三老相敬見師生之賢每臨學問
 佛氏之無人倫者儒文公斥佛氏事而父子輩西君
 得機混於其間也嗚呼西天豈中國之天因果其何
 因何果哉

漢孝章

章帝顯明之苛察史事從寬厚際比虜西域頗年兵戈之擾百姓愁苦

倫之疏留意恤民望杏教桑帝納楊終第五元平部二千石勸課農桑

業良詔退食解婦女懷孕者以胎養穀賜免其夫一歲

池鑿之利公與貧民諸然芻蕘與其澤梁無禁之風

而且禁治獄條酷者其詳而且戒俗吏矯飾者第史

治統卷之八

惠言蓋上言為治治法重廉范安作之吏治

而聖德宗馬后親蠶於織室娛濯龍而幸群嬪馬后

能止外家之封其太早言不可以為機務內佐於太后

至其會白虎觀而諸儒之議雲初漢回諸儒白虎

日中天不為未備王充之徒請闕里祠而六代

之音紀孔子及七十二賢韶鳴濩應楊誠幸卓然

則聽張闡之講爾南子之云云太千時按書是時

臣之禮聖朝曰此千古盛節古今未有過任城則賜

鄭均之祿後世得此一第者遂獲視同可以自衣之士而府崇爰之寵帝於此府

乃錄蕭何之遺裔而數十代之敵庸有祀并何之

議貢舉之公法而二千石之責任有歸宜能言不

古今治統卷之八

諒非偶然嗚呼使得太后永存以調持於內馬后

於外其後又使竇氏之德帝

則有何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則有德政之不功成美業之難終哉

漢孝和

章帝之崩政在竇氏而憲也利其主之幼弱

有可奪之權際其相之仁厚有可恣之隙

太后且假以兵柄使之北伐匈奴一出而封

建隆賜以紀功有封山建隆賜之記而圖全

地奇後漢金微山出塞五蘭燕然山銘詠不

千言雄風自然伐無故之遠夷長有罪之機

尤所以自禍也即班氏之文名以此著

節之亦以此彰而竊苗亦以此胎也

始而僕射到壽必於憲手

主弱后昏朝廷震懼何敵之

鴻之免以日虎上飛臨幸全

安而暗激安和意為詔人訓

斷漁起密計收捕臣皆附憲

憲授首應漢與外家二十餘

此所嘉者帝以年之十四而

後先輝映也而所恨者誅憲

卷之八

九

卷之八

卷之八

子

出於廷臣而出於宦奄不其追虎而進狼耶

雖有鋪奸之績止宜厚賞賈之爾胡為始之勾結

而重之勳卿侯哉夫宦者為中書令自前之孝元始

宦者為列侯自茲之孝和始元不能保於前而

保於後耶第其以陳寵為計

覆之風以劉楨為節高崇讓弟之義

古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唐美之言而深懼勞役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

獻為功

至陰后以始

邪后以賢立

允與明德之

後不開廢禮

而口臣維大

王盛德事也

也憲之未逮

失者特不應

功封及宦者使其無是則卽以帝祖豆於明堂之間
何忝哉

卷之八

主

漢孝安

和帝之長子廙幼子穉

昌帝之長子廙幼子穉

專制宦戚不得盜權也

之以即位

九正可擇長而建立矣

人以自便而河清王子祐

十不立慶而立祐又謂之

如檢取私家賓客

雅太后詔公卿二千石各舉

才而取之

不立慶而立祐又謂之

如檢取私家賓客

雅太后詔公卿二千石各舉

才而取之

不立慶而立祐又謂之

如檢取私家賓客

雅太后詔公卿二千石各舉

才而取之

不立慶而立祐又謂之

如檢取私家賓客

雅太后詔公卿二千石各舉

才而取之

安宜崩後閹后貪擢大權利立孩孺

北齊侯景乃清河王之子也年世幼弱立而於

程康等謀立濟陰比鄉之位天下歸之

武皇帝即位而程等十九人以迎立之功侯安

陳朱城亦以同謀立之功而辭君矣夫

帝之朝太后近孝初則廢立之華蓋太后制赦忠臣

臣近明初後上書曰書曰勿放蕪楊震近厚以禮改

擢李固近詰京師地愛永直言李固請封阿母之封

治此卷之八

任梁商近正用周舉

大若生增孝廉免

將才近武坐德陽近敬

其甚不德之主也維時英能俊乂下

周舉之淵謐尚矣知黃瓊左雄之政事貞周馬融崔

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畧之弘猷王龔張皓席

心以推士張綱杜喬宜道以糾違郎顗陳閔詳密

治法

卷之八

衛機智勇賊領下則帝固非乏才之世也且帝亦史載帝時殿下弓旌登七轉士使其於不至者孫劉法躬以親下之於已仕者推誠以曲任之師濟滿朝大不流臣法而小臣廉經彼蜂窩燈陣亦安能混濁於群英果集盛隆之朝哉當不徒楊厚之固辭其贈遺厚亡固却之黃瓊之力沮其封爵瓊徑謀宦成亦不仕都亭之輪獨埋於張綱也上遣人使分行州郡以察貪污張綱獨埋於張綱也如李固對策不聽求與之施不聽或聽之而不用如李固對策而又不已能用一以致風憑社勢狐借虎威作約爲一肘治統卷之八
公卿之輩靡不飲任擬委國喪氣禁辱至相謂謂曰白玉不可爲器容多厚福此語上此其時事爲何如哉自順而至貨權盡在梁將軍手而莫能當追之豺狼固所宜亟除然思除之須與大臣密謀密謀密謀密計也顧乃出跋扈將軍之言貨帝初立也果思之使左右以寸餅以挑之蜜毒餅一進無水可活希食賜名希遂入曰得水可活果止之帝怒別免侯臣弑君之罪其滔天哉李固於此時觀其事即宜亟取水以救之果不能救即宜請太后出御速召三公刻侯集期門羽林大會殿廷窮究崩由諒事出倉卒

漢決不能掩避罪人既得然後冊立清河不崇朝而
漢祥可復隆也計不出此而且伏屍號泣
論云云一再至三日而冀書定矣
李固杜郵立清河王帝者皆其
而致奸人執冊李固杜郵立清河王帝者皆其
者曰忘舊君而不討賊立新君而不挺持殆亦株
跋也之成權而思為自保地乎又安見其忠之有
也吾因是而為葬位之家楊焉東外戚自伏波
後每一戚與則一戚蹶蹶者固與之前車也前車
覆而又繼軌以驚李王族戚可不為大哀乎

而為母后者私其外家凶於而國適害於前家也

漢李桓
 桓帝秉質帝無嗣為吳皇后立帝其功勞而桓帝之
 利其功勞也蓋欲自保富貴註不思保漢也即位之
 終而日有食之註天變不可徵哉但見以定策
 論功而冀爵萬三千戶矣冀子弟及諸宦皆列侯矣
 冀女弟且后矣冀妻且襄城君矣註冀時體益
 冀帶劍上殿幸有張陵一叱奪之小退其後冀之
 劍之罪而未能登其進餅註之罪也又惜帝之以
 輕罰而有重矣也尤惜在廷諸臣不能秉此而攻冀

也當時主聰上蔽士口下錯註李林之誣死李

第比霍光註三句曾不自知其勦策之不濡味也
不獨也由是其貴之侯者七大將軍者三卿相
尹校者五十七詳見綱帶無功之註裂不勞之士為
天下貴門天子且拱手以聽註亦會不知其南
山之晉爵朝隣也追夫橫恣之極

古今治統

卷之八

謬認其女擅殺其人謝香黃宜生女佐香卒宜可遇人妻為已女使人殺黃宜生入白于至於玄黃改上怒與中帝特起等共枕與而謂之
 色馬兎易形美云云驚駭震衷而冀始伏其辜冀亦潤斧斧鉞詎不為人心大快哉帝弟之誅冀也誅其橫恣而非誅其弑逆則千古之大義安在而誅冀之功不出於外庭而出於中官乃唐者有傳中官共謀
 而致令虎豹窟於則一胡之大體安存是會解詳以酒自是左回天也
 並作妖孽若電鼓舌如雷論天下

古今治統

卷之八

且鼎祀於老君命左瑞龍老子于善後又於隆王真之號自魏學夫帝原非下愚不移者吾觀李景泰內外更職之非人中官子弟之溫位蓋亦知從之
 又觀劉瑜奏掩豎不當裂土要使不宜冗食蓋亦知容之而奈何竟為小人所惑無一勝政也各史俱詳
 將處士徐輝姜肱袁閔章著魏桓却聘而視玄纁者苑高士
 不欲輕以君子之忠肝與小人之詭舌爭衡也新武
 李范杜陳客卿
 踞品天踞厚地猶恐有震壓之罪乃欲以杯
 土而塞濁淫握拳石而補前崖黃龜天據
 白為標機性理論
 品嚴公卿裁量執政
 此使人得以響弓而射古今
 節後世武中
 安陽野人魏桓
 其可去乎如其不可則生寄或歸於世何有
 賢見不及此而一戰不勝公議取贖
 戰辱其身汚其室
 昔龍門李
 今

之鳥掛戈之鱗也。古胡不剝跡埋聲。金奎隱耀於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漢書：北山在南陽。偃息衡門以任其飛抗。窮
素還云：清而立三君。賈武陳書：標八俊。李奇注：杜
雲云云。望月逸人顧郭泰、范滂、巴清、八及。廣上：張連王
名：太尉書：八嗣。弘治：夏董孝友年附。八及：李鶴。何朝母
抗論昏俗。陳書：侍以掄應蛇之頭而踐虎豹之尾。
馬公：崇寧從此重申捕及五屬。游說：根連林繁禍
發。莫不驟首繫趾。劉向：放系。盡入塗炭之中。銅灰者
百餘人。波及者七百。人逮收者又不知幾多。人吳道
治統。卷之八。

伏床而泣為滂泣。都郎長壽兒劉捕獲滂。滂毛欽長嘆
而行為儉行。各僞造此李等家欲奪之。而口更發變
形於林慮山中。中虞覽吏易義易方。袁閻潛跡於
土穴室內。西齊士穴不通。多士之積盈。務四海之怨
滿腹。范氏詩：言口此時即求為溺。真風舉。出
深淵而登平陸。元帝：張烈車氣失。求為溺。真風舉。出
惟南州高士。子孫。飄然於浮論之外。史：諸卓哉郭
有追。偷人倫之鑑。游於天下。下世而不為危言。破
論庶幾得危行言孫之風。申屠蟠見幾而作。毋謝權
貴之徵。野鶴孤雲何天不可飛。陳太丘豈不阿

不遑見勝陳遼行威于不及於雖然遂宦者之悲
父失名士無一人解之者謂其以保全善類
臣子以救難委之威使不盡善類此道可訓於天
上石嗚呼黨賢之見善若驚疾惡若仇孔融薦
不負天下不愧東晉若為將人蓋聞王綱之不
為世深計到廣士奈何以卑穢之流而被共蘇之
恥也到陶者勸同岳與而失唐共穢唐帝不怒於
崇山而重華不忿於蒼梧哉昔戰國時處士橫議卒
有坑焚之禍茲漢之季太學爭言相見則太學生竟
有黨錮之禍中書錄先惠智哉嵇也先見之矣所貴
古今治統
卷之八
乎天子謂何而乃任其諸宦之慘戮而曾不為之一
啓鼻而聽一詞言而祇黃仲文少愛惜人才以為
難殺計耶元當時如皇甫規之輩不與規自以
為難計上書言已亦無人朝廷不之問平謂以規亦
為難死矣只是知黨人皆賢人也又曰皇甫規親殺
地各籍名士其無不於臺木原殺于綱之
充無負於魏門高從老相廬者何容於奸佞之內
至視忠臣受戮曾無一言放正所謂爵祿可辭白
亦可謂老其義安在而乃曰天下中庸哉明京附議
理則自始天下

漢孝靈

時黨錮之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體騰鳥爰止未知
 於此之屋下也上二句 異蛇據御座公
 天之示此室為世有也在青虹見三
 然天之告也漢居也氣墮天朝延
 室之象也仁仲中寺陰陽顛錯之徵也天心
 第仁變以仁仲中寺陰陽顛錯之徵也天心
 且作草主草主方且置列肆後宮侍諸未女
 之方且並萬金堂金堂充加方且起百尺觀
 人方且開庫西邸賣官入錢公子焉五萬太
 治統冬之人

古人治統

卷之人

如廟宗將扶植功也以左豐諸而檻車焉上使位
 軍戶送賊乃車同相首級獲王允功也以
 張而下為上意議而不知事以事也
 而敗其印書重恩讓等十三人反歸
 以破賊之功而侯之武夫力而拘之原人坐而享
 之國名識者已為之不平所藉今當封諸而有
 惠義祿概之臣指叱其與賊交通之書吾不知讓將
 何辭以自解帝又將何言以謝諸臣也而惜乎漢主

神稱曰神武如魏祖曾未究諸袁之滅棄其亂也

兄弟江陵之破版劉琮立因其弱也張魯之走以其盜也

蓬鬢落擗爲馬超所敗華容魄散操敗于

赤堊灰飛排以百萬兵從吞之擄大

則操何當於神武哉第望之鬼武可也

德公於艱難險阻中

仁德愈著兄弟結桃

直操以急彼

以忠實報以恭彼以其仁報以詭彼以其忠

聖

身爲人臣陰謀不取同身之事其幸甚矣

才不遠濟南之見口疲于以球托我坐忍背之舞然立
德得刺州追兵羽黨陽百廷附行或謂素果連主心

德不已必俟同之澤潤曰其寃此特荆湘之得無妨也亦當得後來與孫凡相爭而義者寺觀之益同之

不忍棄民真是軸沛必於是言者亦言其空州之人
取可其不忍於衆而獨忍於章也野部三言乃爲證

曰尊父焉則尊之不如踪之從表表不

而不收。劉將不爲。莫有是爲。他莫之殘者。將安養乎。

而恨哉孫之爲漢滅與曹等也吾方幸美髯公之

氣壓東吳西魏後人於漢道有光且後

而樂
子合
詭謀
以傾
漢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足跡以履之足跡以履之遂令追風之赤兔遂令追風之赤兔躑於牛
渚渚年年之舊跡年之舊跡而偃月之青龍而偃月之青龍倒於
鋒窩也鋒窩也追思千里之行風流電逝追思千里之行風流電逝
過五關過五關七軍之渰七軍之渰水水防防七軍七軍風草風草草草水水津
山空山空史魂史魂魂魂醒醒豈二豎所得而賊哉豈二豎所得而賊哉山河不知興
更而公之生氣至今在也

古今治統

卷之八

畢

古今治統卷之九

臨川筆嗣山徐騰鵬自漢父著

漢昭烈

建安之末，羣生塗炭，四海飛灰，呂溫武天下

不漢矣。文子劉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封王之王天下

甚正而氣甚壯也。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維時棲足無地，消憊有嘆。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然三顧諸葛亮於隆中，而草廬一畫即已定天下三

分之勢。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下事久在抱膝時。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吐露即如刻著如指掌人謂其可比淮陰侯。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盡楚漢之奇，然亮才豈止信才也。玄德由是左挾龍

飛入西川，收入漢家剩水殘山。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吳蜀瓦而結厚樹恩德以固人心，延攬英雄以鼓士

氣。一旦間建安已改黃初，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分今治統

卷之九

分今治統

卷之九

分今治統

卷之九

分今治統

卷之九

分今治統

元漢祀無主，尹起幸於是以前祖業不可以久替漢字

不可以失統。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業復五銖錢。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是蓋將乘雲雨騰蛟龍，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宿憤對祖宗之玄靈也。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以規承漢統而以昭烈為併國。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不思所謂統者，蓋言乎帝王相傳之統緒也。所謂正

者，蓋言乎得國以道而非逆取之私也。茲之統緒亮

有正於昭烈者，哉！試觀當時諸葛一接玄德即稱帝

室之冒。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通祖參曹操自以為而近父節。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基者哉！文況乎節以亂漢操以毒漢，至以篡漢賊仁

賊義罪莫大焉。而昭烈則誠昭烈之烈也。惜乎其即

位也。王業偏安，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如天之府。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以為進取而車具乃日夜尋索荆州孫也。虎視狼

於敵。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一捐於帳。後儒然尺土一人並無所獲，其名甚端表

分今治統

卷之九

分今治統

卷之九

分今治統

虎時張飛在軍帳懷繞兒戲虎將既沉義氣猶振
進軍祇歸名一月三捷無前將先兵人於是求和史
正當降此而遷其還荆州朝蜀主則雲長在天之靈
以慰而孫不至降曹漢亦不至降蜀矣胡又智不及
此而巫賊夷陵之界數十里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

軍營迢遞不相救是十萬曠日持久不相及卒之四
十餘營為吳山中年少書生所破孫吳山曰陸而赤

帝之主睿而入白帝之城矣兵敗先主使遣入白帝

嗟夫兄弟之仇不與其國其然遣將可也豈宜自損
威重且邦基初立章武元年先主即位正宜條理內

古今治統

卷之九

三

治從容定計制敵可也豈宜憤激與師斯役也孔明
不先急為飛書諫止不後臨戎曲為設奇而徒損失

吞吳之策與江流之石俱沉也杜微謂孔明計日

恐夫未幾而永安晏駕孔明不轉道恨失

仲大亂世立君以賢先主孔明諒亦久知禪之不肯
矣何不於即位之初預定而密計之乃語亮曰嗣子

如不可輔君可自取斯言也殆製亮之肘矣倘曰如
其不可則有霍光之故事在霍光廢昌邑王無道而
夫以亮之才能力量豈不能為購陸侯以定漢鼎

哉而何帝未及此也是工於察相而昧於知子也

四卷之九

四

自白帝托

孤以來主少國危吳魏交爭此危急存亡

之秋也明出師表語亮也謝戴後嗣續修舊勳孔

山分力與水合勢古語左提右拊以抗衡天下十

分九文比山其爲恢復之志如青天白日經齊文衡

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武侯所書入則親校簿書

流終日楊勸誡孔明云上孔明亦贊其言出則克詰其戎指麾風雲

道德禮義城池干櫓利可禱煩權可賒急

武可臨戎白魯則用是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

兵以節制強七擒著威征南亮洞孟獲七擒

治統
參之丸
五

四郡功成

南土其膏饒矣前唐陳希範遂欲獎率三軍

北定中原亮出師一出師再出師以至六出師亮出師

又三同議於

固未收屢捷之勳然其前後出師一

忠而正謂其與伊訓說命相表

又與日月爭光後之才人智士但知

高其木牛流馬一奇通免武侯出軍

人方及蜀列入陣爲敵人所驚

而不知其大者義聲滿天地之閒則其初出於

[illegible]

古今治統

天
參之九

五

百平治統

朱子

九

1

人曰此奇計却之也不則曰

此餘威懾之也儒者則曰殆忠魂惕之也若以其王

佐之才扶之而不足文廟豈謀慮之不長哉抑邇時

之不然哉反當南陽吟梁父時亮時隱南陽諸葛

以管樂自比時亮自比管仲樂毅論者謂其

謙子則獨謂公端見當時事勢止堪爲仲之齊毅之

戰軒上下也管樂不克與周而已之不克與漢意可

知也。至於家業相望之詞、則隱然慨孫曹之競賢、

有禍殺蓮未除而天地棺日月葬也

卷之四

子 30—67

漢後主

諸君公會釋費禪章允將魏郭攸之賢註見出後主

一一任之魏大司馬允與國事就理乃諸臣以物

故宦人黃皓始無所彈而後使重先數言之

遂主上以清觀聲樂為之娛耳悅目而醉心長樂殿

劉禪字公升曾是其聽武侯表稱觀君子遠小

人公升所以其後乃能表薦允禪章之君子而不能

更公升黃皓之小人何哉蓋維以涼州上士見前

征中原者凡九注見前魏元成注見前進兵以

本支大廈以孤舟航渤海文閔時者作仇國論以誠

伯約於此退守閬中注見前不克外元後諸城盡出

兵將之此候敵人皮肉不克而還擊其精歸軍不可

以要全勝哉余之何復出於州陽戰於侯和注見前

以而樞為黃皓所中遂恐惡然不敢歸成都也注見前

用兵雖進寸退尺而其存赤心壯膽注見前志康司

賊雖敗猶榮注見前情也上非與主注見前其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烈注見前而下有奄奸斯弄其君於

中注見前國權輕於鴻毛積禍重於丘山

古今治統

高瑤參雲陵對都山此飛鳥之所不能渡神變之所

過猶驚古者蜀道難於上青天道遠之人胡為乎

來哉李太白至蜀道難注見前使當其畏也推轂時注見前

而何為焉注見前能命其尉之夫持戟刺之如坑蟻注見前

也如承伯約入城都賊兵且無生還之路也注見前

入馬邈已降而皓猶以為詐傳之羽書也小人誤國

一至於此先帝以親小人而飲恨於桓靈明表

國迫夫攀木猿崖之危注見前而山頭素學之伎注見前

三關注見前而山頭素學之伎注見前一銖莫施也注見前

其有靈而知此與觀之辱耶即又兵入後主猶曰幼弱無能爲也安樂公封而東漢亡子嬰爲安公面曰受魏封哉赤精衰敗公可馬封禪乃至此哉何雖然綿竹之職臣於焉炎室幽昧其謂之何先王先王之有子成都之降于夷於父先王得立也古明亦未曾思及也不收芳聲於歷就壽寧號於汗青茂節雖亡有生氣也斷姜維樹庭之茂節茂節即事勢艱矣而猶議戰議守先王此殆未可輕於論議而議者謂其先之好戰不已有托憂之後後之得諸投降之失難之節至史以姜黃並以姜黃並出戰亦亡不戰亦亡誰能袖手待亡哉迫其亡後而果無鄧馬降之會後而果無鄧馬降之會盡殺魏兵而圖已復立漢室盡殺魏兵而圖已復立漢室其志雖未遂而與有可原固不止困獸之猶鬪也其志雖未遂而與有可原固不止困獸之猶鬪也蓋嘗鑒蜀漢而論之昭烈仁厚之德勝於高光而擴

業之不弘延祈之不永何也蓋呂布之勇可効一臂也且其入可誘而用也固不能曲以致之尚何因以繫曹曹之才可當一面也且其人亦可結而援也顧不能悉以有之尚何由以制孫以有之尚何由以制孫未思及是哉若乃瑯琊宗室也而後之劉璋其亦未思及是哉若乃瑯琊宗室也而後之劉璋其亦人哉而先主之事孔明不諒抑又何也劉謙賢人也而舍之而舍之何不可以何不可以吳也亦未有過於蜀漢者智謀如武侯義烈如關公吳也亦未有過於蜀漢者智謀如武侯義烈如關公還哉不可尚已外是若趙子龍一身是膽而愛主於急危之中於急危之中期粗申細也之四公者期粗申細也之四公者以舞雩之風文則武侯其顏矣關公其曾矣子龍

曹魏

自古人主得天下者無如曹操惡無如曹操好盡其
殺人多矣以至於弑后弑弑皇子又其子者窮
兇極虐晉書南山之竹書惡不盡決東海之波流恨
窮即西漢卓伐皆廣自豐殖而且曰吾為周
文王又以好而掩其惡也噫文王伐紂伐紂有
殷之心而操自言為文王隱然以武王示其子是欲
蓋面而彰其惡觀其發前王之墓而收其寶器操固
一盜塚賊也又疑塚之說操已身後人掘已塚乃為
疑塚之說操探七十餘所操已塚乃為
天不震地不震心亦自知而自危哉其子孫追

治元

卷之九

七

尊之曰魏武皇帝曹氏之廟見為帝千古之人見為
賊而史氏亦標曰魏祖亦標曰武帝斯人也縱使其
身自即直猶當削其帝號而況乎猶然操即操一妖
而不即登廟以抹篆許之陳固天史許之張音
本重萬而王而且其下曰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噫二帝揖讓之天果復閑於爭奪之場耶予
尤怪作史者每於亂臣篡逆之際而又載稱禪天下
有是理耶若然則操為周文而王又為夏禹耶此古
今以來不軌者所以得緣代而藉口也五夏禹日自
新人迷世也此以常例此王父子不稱讓之舉人乃
高世之罪人也此附曰三代以下凡篡位者又假之

古今治亂

卷之九

七

以禪讓是既欲為湯武又欲為堯舜而諱史亦並
為禪讓不以禪讓之罪斥而又以堯舜之名加焉作
為正之不自篡位以來鑒漢代女主之弊而令后家
不得預政新不得封土事太后后比其家不可行
納廷尉高案之疏而令三公廷論軍情事言三公
言論以此亦不可謂非善計然當時政事何嘗有古
帝王為下為民之意不過憂吳蜀未并而
乃一帥兵臨江以風漂艦而還師之而
口再帥兵臨江以濟營渡而還師之而
因天之所以夫盛德之主南暨北古文東有
何南北之為天限哉然幸其還也吳蜀暫息兵也而
至舟之不至蕪江魚腹也則亦天之暫留其燧魄而
未欲除世孽也操之子有名植者入斗之才子建才
七步之捷千古之乃見忌而不得嗣魏統徒以豆
煎作釜中泣夫異姓者桃園警成生志同根者豆
豈作悲陰此亦可以微劉曹為德之厚薄也乃植為
求自試之表而思以摘權誠亮臣以相當權亮
隱權可摘也而亮可試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之末
年亦知微管寧於遼東管寧字居遼東三十餘年不改
之然當時第一人物第一人物而肯立偽朝與華
欲其席而居故衛者曰猶然先年割席之志也

丕之子夏侯立等獻位之初四聽立等入達立等二豫立等

台寧遠群起勢將利矣康能黜之似亦可快然意時
司馬亮已都督軍事矣魏國又將軍而太尉六遣
之平遼以奏軍功矣方欲倚之爲社稷
此賊且不之垂覺而日事於雕峻奇袤崇崇竟提諸
高堂隆章後殺關九龍安帝劉闢殺鍾鋼八人
由陳群力役凋敝之諫辛毗民不堪命之疏王基御
馬力盡之比其言劉馬力高堂隆增崇德政之規
治範參之尤

王肅修營繕緩期之語厥性忌
生不具取不得王肅修營繕緩期之語
便宴如充耳乃闕始構而謁來巢明示以姓將
易也城居之宜故述往將來而啟又昧昧乎石負圖
而水涌出張敞拂衣下水泣泥石尤明告云大討曹
也而淑顧以爲祥乎預示天下時鷹揚之臣已在肅
堵之內高堂隆高堂隆業已窺見司馬氏之微而遂以
王景應朝廷求賢之選前白以王景應大景謹厚

也其姓名係以沉以默名子以渾以湊其不欲以
於有仇而示世可知也茲之嘉用此輩亦懼新進之
攻擊已礙爲說也乎哉真舉賢也乎哉獻死遺命立

治龍

芳芳果貌嗣耶服無子義也人爲己子官祿祕符義
而獻執懿手以示之則芳其螟蛉養子小一果獻
蛇而已矣詩經言子芳以非種襲位會曹妻執政任
用何晏鄧粲等鬼躁鬼幽管轄謂鄧爲鬼曹不自知
其禍之將至晏芳皆城景侯何爲鬼幽
鄉之徒競爲清談糴柏聖人之六經詳各則世道之
波流疇其挽之芳因講論語而使太常禮釋孔于
辟雍此係大典自漢以來止祀關等之於屠兒祀
神婚家習禮詳前然舉昔來闕里之祀而太學行之
千古釋奠鉅典寔肇於此固不得因其君之非而泯
治統卷之元

孫吳附論

昔孫堅以孤遠之兵爲漢討賊中黃漢踪洛州汎歸
 陵泉中後漢書卷之有足多者夏生子孫伯符
 守以爲其具其行軍有法以重子提一旅之師持
 馬箠以下江東開地千里志真英物哉見晉書
 弟之承父兄餘烈師友忠賢在周擁江東豪傑
 之子弟壯哉而坐鎮數十州使其能歸土
 以爲漢之輔功德詎不在桓文上耶然自漢井
 得重抱歸後中得玉璽抱而東歸禹之心既
 子門中尚寧知有漢哉今自當日事勢掃之吳之

卷之九

一七

是爭以以一荆州之故而呂素陸遜兩小兒顯英雄
 之足以致玄德公抱憤親吳而幸三缺
 斯時也吳挫於蜀之兵威敗吳兵猶可以
 州而行成饋遺使稱臣於魏以圖抗蜀
 之主顧爲是哉昭明特達八九十人而令其主
 至是哉幸而蜀使鄧芝諭之以鼎足之勢懼之以委
 贊之危於魏也吳謂孫權曰今三方鼎足而居若
 非大王之有也權乃絕魏而後乃絕魏而和漢然
 亦外合內離也非有盟誓之固也史其爵位而居尊
 也獨於後魏先漢傳帝漢因其案乃還帝位宣
 其以曾事魏稱臣爲魏之所王權爲漢先主
 吳王權故未便連帝耶是僭號也無漢也其獨後也
 是魏也奸雄之心千古其誰破之哉

文

孫吳附論

孫權即位所行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權嘗飲酒常侍
 正色而出此重重嚴正也以領雍為丞相此重
 取端密也以陸遜輔其子守武昌此重封守也以
 滋文孫昌此重恐陸遜也此重作太初宮此重而後
 元本合功臣後而從忽此重立其子此重皆善政可
 書第其廢子而前立子亮此重立其子此重則
 於潘氏之愛矣亮之聰敏未及和之仁孝此重
 廢之而人斷斷故未幾為孫琳所擯此重亮使至
 立休遂廢之而立休焉此重休相讓此重雖能
 治亂此重卷之九
 習舊聞而亦無關軍國此重休相讓此重雖能
 兵人為之失埋此重殆休烈而暗立矣此重
 常是之時司馬氏方滅蜀吳魏陰平之賊蜀山漫野
 支成都之潰裂地崩天亡而吳不聞之乎聞之而不
 亟救之乎此重司馬氏即救之無及則退而
 修備當何如汲切乎此重司馬氏即救之無及則退而
 者曰倘於江湖趨會時此重司馬氏即救之無及則退而
 而出兵軍連橫矛而入晉人且逃歟之無地也此重
 蜀存而吳亦因以重矣不然而倘於鄒艾
 構隙事時吳能遣陸抗張悌等審通於姜維以維

古今

為內訌而抗梯之兵為外應晉即得蜀而不能有也
 蜀後而吳亦因以重矣又不然則於蜀亡之後臨大
 江如復水顧兵山如集木此重兢兢業業寬利薄
 稅以厚其民獎英任雋以厚其臣沿江設壘固谷峙
 張以厚其邊此重如是而猶可以抗天下十八九之勢
 也此重蜀雖亡而吳亦幾幾自立矣此重此三民謀也
 而吳威之形至羣臣莫敢舉目而視此重吳威之形至羣臣莫敢舉目而視
 平然不虞將何以起此重偃然黃屋左纛自祭於海清
 治亂此重卷之九
 違遊華里以期自應東南紫蓋之識文此重吳人
 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此重揚之而
 不知乎湖草開已兆卿壁之象此重吳人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
 平北青蓋人浴之泉也此重吳人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
 奉軍之形太長山有石印之泉也此重吳人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
 祐賊兵先為對德於吳人此重吳人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
 相見吳人也此重吳人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
 具德而為之體深恩而已忘其為吳隸也此重吳人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
 吳之失民心而晉兵之所以能勝也此重吳人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
 多不能人陳可伐之機此重吳人識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將有天下者
 上表請後吳官制有張茂

先吳必勝之局張華方與司馬炎棋見演表而王濬
 王濬唐彬周旨等飛渡長江吳將孫資飲曰此吳之
 鎔鐵纜以斷之勢如破竹數節之
 後迎刃以解如發云云乃指授方器且起連吳兵
 敗戎卒百萬方舟千里鼓譟於石城之下而皓與
 諸降華里之黃旗上不其為人洛之肯蓋哉註是何
 魏不之所以一臨江再臨江而浩嘆者吳臨江而反
 上見晉人一泊舟而吳為沼哉吳為沼句曰彼時有
 討逆將軍在也註逆將軍故漢增廣而不可泳江
 增永而不可方也而今則腹心潰矣無道天塹倒
 矣吳詩長江河魚腹疾可奈何晉人方欲振長策
 而混于內吳尚安能釋此以為外懼乎晉人入吳
 而吳人入晉吳尚安能釋此以為外懼乎此一役也晉人
 稱勝上壽而孫秀南面流涕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蓋悲吳也亦恨皓也然與其為孫秀之漢孰若為張
 梯之吳習氏進時曰吾為吳丞相君子惜吳之無
 義主而猶有義相也尤惜以勢窮而為吳吳又何不
 先事而為吳謀也弟為相不聞嗟嗟漢後主之降而
 陳留侯也府主封陳留侯晉人聞其思聞者以為無
 人心晉人謂後愚以為此破甕之意也孟敬甫說

人謂之者曰觀已又或其甘作孽官以為遠害全身
 之計也後主之用黃權則其無人心久矣其言
 已甚矣尚論後來哉乃孫皓之降為歸命侯也
 命侯而晉曰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則曰臣樊亦
 設此座以待陛下此亦備強不馴態爾使皓在南方
 而能充此志又豈至後來身躋此座即但悲乎晉人
 之後來欲求此座而亦不可得也
 魏吳四篇以借國創書稱名不稱帝稱必不稱崩
 細註皆然蓋倣春秋之義也

三漢合論

三代以下惟漢享年最久至與夏后氏等夏四百餘年漢亦四百餘年

豈天之私劉氏哉蓋晉以後諸君之得天下非明篡即陰援而惟漢不然也高祖之創帝家

非明篡即陰援而惟漢不然也高祖之創帝家起自白上亭之元光武之興紀和光

後而論之祿產內訌漢幾呂矣乃不呂而依然漢也比皆其得位之正即承祚之基也故樂其前

民平末造漢已新矣乃不新而依然漢也至於曹孫後而論之祿產內訌漢幾呂矣乃不呂而依然漢也

夏治亂

卷之九

所謂高光昭烈所得之正然耶而況乎文昭明章劉王英直為之逃出抑耶

王英直為之逃出抑耶乃與年氏猖狂遂

乃與年氏猖狂遂作而不漢王劉耶之

作而不漢王劉耶之未至桀紂而師耶之德又非

未至桀紂而師耶之德又非湯武此中天意殆新

湯武此中天意殆新猶足以陰報賊

猶足以陰報賊蜀之仇

蜀之仇即知遠戡微焉

為其漢直至宋太平興國後始不可然則國之永存

筆嗣又論曰漢之一代自西漢以迄東漢以及蜀漢絕絕相繼無疑矣則謂之三漢可也而諸史俱

漢絕絕相繼無疑矣則謂之三漢可也而諸史俱稱兩漢至於蜀則以與魏吳並稱而謂之曰三國

稱兩漢至於蜀則以與魏吳並稱而謂之曰三國志或謂之曰三國傳夫漢既承正統矣則彼魏吳

志或謂之曰三國傳夫漢既承正統矣則彼魏吳止可稱僭國附記之可也何乃尚足而三之哉而

止可稱僭國附記之可也何乃尚足而三之哉而國之哉昔左傳稱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周東來

國之哉昔左傳稱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周東來其周鄭並稱無天子諸侯之分予謂並稱三國者

其周鄭並稱無天子諸侯之分予謂並稱三國者亦無正統僭統之分敢倣春秋之義而正之

亦無正統僭統之分敢倣春秋之義而正之春秋以周承正統具楚雖稱王而止書曰吳侯楚

春秋以周承正統具楚雖稱王而止書曰吳侯楚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

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

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

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子茲漢既承正統則止可書魏公吳侯

古今治統卷之十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晉

晉武

漢末英雄爛宇據陳文序地坼天分韓文公司馬氏仕魏子如狼孫如虎史光染指曹鼎垂涎三世借其車路以逞廢立之權廢其主豈特強而脅弱矜智以許恩取天下以狐媚馬氏云云豈真金華史記追原曹氏上為六字辟運而大人有作耶屬晉八命追原曹氏蔡漢之罪固宜易於馬寃論馬氏滅蜀之罪夫豈滅

古今治統

卷之十

于曹論者乃據其丹冥蜀投降青微釋晉張協入命未篇掠土開疆唐高祖剔荒濯穢龍川至與高先爭伐晉武又謂其武節炎逝仁風遐暢通言通前代之所未通服先王之所不服初學記以為淳耀之烈晉書無乃稱之過乎若晉武致治較之漢禪吳館亦大有勝焉若劉毅向以桓靈方之似為過貶子觀其擢許示仁不宜周晉主口舌取其才代青麻示儉劉毅止尚技異服之獻程據禁生氣識緯之學自先武諫垣自漢靈以來史無書者重帝授謙謙劉陶

晉不見于史書首上乃初之八十餘年矣而茲初置之喪禮三十之白漢景以來日易月者已數百載矣而茲復行之晉王詔魯國儒雅儀千四時而文廟之祀以崇行于天下命太子講經於大學訓何惠之愚也曹芳之而不釋奠之禮以尊此段乃太始七年事此何史也何史而行之亦重玄傳之直峭而退讓從忠晉書燕氏稱其有明主之風補平吳以後功

古今治統

卷之十

盛而氣講才成而志持方弛千戈之威天下重州郡之備州郡兵陶璜選吳凌姜五千人入宮至又過于湘浦慈海流雄風漸寐志云揚咳楊璜後勢用事如三得用官之錢盡入私門三如親王之賢名侯者封不得朝既無純大之士鄉且之不二之老晉書自王夷甫名清談以亂天下先時行出清談有人也也而

方其紙太后時不能救方其廢太子時不能去茂先
張華字茂先華而無實遠民張華字茂先欲而無厭張華字茂先時其廢太子時不能去茂先
張華字茂先也散不之起餘輩皆附賊而食榮祿其能為哉而司徒王戎方且持牙籌目數考其會計肥家尚書王衍方且摩席而以清談為事
王戎字季野阮咸阮修王澄王澄字伯玉胡母輔之謝琨王尼
王尼字季野賈南仲生夢死幕天席地至精中郎清惠
賈南仲字季野夫三語樣賈南仲字季野明自然其行如女
賈南仲字季野之則名裂誠製此晉士之所以故

果爾則越罪又重於倫顯等也士處斯世出而衡王
果爾則越罪又重於倫顯等也士處斯世出而衡王者宜灑嵇紹之血以澆衮衣嵇紹字季子不則高樓不出如穎川處士
嵇紹字季子逃林慮山中可也嵇紹字季子不則謝事
嵇紹字季子隱如張翰之乘秋風命駕歸而探南山菊飲三
張翰字季子飲月廢事以養親而歸而探南山菊飲三
張翰字季子江水東流山崩三日江水東流可也張翰字季子滿岳之負乃母
張翰字季子張華之負乃子張華字季子不則日大通
張華字季子不則日大通

九

又見陽春
月生新時

卷之十

卷之十

十

懷愍

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音讀普武之根基廣乎深乎而況子之愚不辨蛙鳴螳之惡不減豺豕其除

至兄弟鬩於牆曾不慮外侮之足防別字讀兵衛以言

之五胡懷土之二十百以大弟繼立登東堂而攻敗

陰翹音武終末室宜為後代事論經史及漢世并不欲終武

之風然五胡之貪悍其候隙伺瑕久矣山見天

家無宗子之城方岳無价人之任峰午而起劉種

漢帝而陷洛陽主國而昌延到至此借情借勢

其于石勒降劉漢而寇襄江網外之援兵僅僅見一

治統

張軌之再至載前志北宮純入衛復內之王越且空遺朱鮪帥兵詣長安

晉王之甲以自衛遂至漢兵橫入劉曜雖出石勒在安陽魏離出幸利

震位失尊一降而平阿公矣劉封晉王于平陽

魏亦再降而會稽郡公矣謝安又噫劉氏之兵首

敗於都護北宮純謝安走之再敗於馮翔守索

琳劉曜兵長安結二敗于安定守賈定曜復從長

先使晉諸臣人人如純也如琳也如定也主上豈不

見執耶僕未聞有甚美德也而神器不保帝宅爲墟

焉紫陌移於龜穴赤墀剪爲龍荒五河界悲夫悲

夫然樓不能死社稷而甘着青衣行酒翟廷別昭文

泥膠物也淮南子句而張實力孤是以力不敵相啓志志
 弱出師志不堅四援不至九廟義裂矣儒者
 于此論來由魏操納殊裔以示廣降者多處之于內
 地以宗龍馬炎撤州兵以失術平吳後惡加之學士
 廣宗也謂諸士皆宗之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斜邪正
 皆目爲俗吏史民風蕩然國勢萎爾將安救之儒
 者又于此論天報昭烈之賢無愧湯武後主之失宋
 室桀紂志而司馬氏輔曹以滅劉故茲命之行酒者
 劉氏也命之執蓋者劉氏也或者曰禪之宮人逃出

沙漢孳而生豹豹生淵此說詳見是天留此一縷
 之劉以爲未泯之漢而報典午也時中原大亂江東
 差安士民避夷氛而南渡江王導爲鎮東司馬瑯琊
 王導收攬英雄蓋似乎有志於中原百六樣中
 一百刁協庾亮下壺陳顥甘卓陶侃周訪諸君清然
 濟然導與眾共登新亭顧瞻風景衆士登新亭周顧
 殊罕目有山河之異相視流涕事曰當戮不
 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嘆江河之
 異而恥作楚囚對泣至祖逖起夜半之舞逖與
 而起舞擊中流之楫逖渡江中流擊楫誓曰
 齊內之號中原遼東諸君不事事力菑木屑之

晉元

古史載晉瑯琊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生金甌而生唇

賜馬已易而牛矣然石馬之後繼以驢牛

告天下矣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已先動矣中衛前王南開新主

紀瞻震肅帝座

而太陽上升蒼生始賴其仰照

也羣臣豈無知者然帝蓄宸之天固自難言

而值宇宙紛紜尤莫若依憑舊號以繫屬人心

亦妄意五馬同至豈聞千金之真駿骨

堪爲下國駿尾以作其球主而天之報馬氏者或不

盡於燧之業也

師露次其無中原之志可知

大位安危在手事非前比

憶公主望鄉之館固宜痛聲越阻

今治

卷之十

士

現劉琨枕戈作絕裾之溫

之遯運甓之陶負高名之戴淵周顗

力王宰克復神州轉新亭之淚爲六月採芣之歌

東自保其乃文雅有條英新不足

微末清內奸又成王敦導之族也

爲之陵已乏知人之哲敦領荊州

而戴淵周顗輩盡斃於賊手

義然如瘠者之不忘起育者之不忘

父未幸幸晉元東而生縛劉榮

碧嵩青洛之垢非其責哉夫何甘爲白板天子

飛一庭詔糾一義族

詔立太學以勵風化

之義否王導始終爲相論者方倚爲江左夷吾

主上稱之曰仲父亦宜獎率多士與桃戈之

當速請命於朝破東山之斧周公諫管乃備櫛然徒

以其家之百口乞憐於周顓而期全之顓入見晉主

自導無罪顓全導於主上而導不能全顓於逆敦

顓敦之逆敦敦以周雲冥中寧不負此良友哉

敦之逆敦敦以周雲冥中寧不負此良友哉

則導之不能敵王所報也又寧不負此君哉追元

之長子明繼立親征破敦導以大都督從之明日張

膽為六軍首倡有此二句今日之功僅足以贖前日

之罪爾及敦之反至江寧也晉主自出脩視敦軍敦

古今治統 卷之十 五

盡夢日環其營警悟曰黃髮鮮卑兒來耶晉明帝也

明生而與封日之聰明與見紅日也他日更言曰

遠長安近謂人從長安來也晉主高之入朝非

淺局可量敦既憂環營日影何不樂於就日託於導

言以釋罪歸命耶不此之悟同宜其見救而長安之

日猶然明也第其眩惑於西天信而令後備有漢晉

兩明之咎後傳曰明帝二弟漢則大有遺議焉者若

乃其任士行晉明帝法所由興則大有遺議焉者若

孔巖為奉聖亭侯四詩祀孔子以孔巖而崇文廟之

大典不載何也明其無愧於明也哉來芳未竟往駕

邦援亨國止三年上二句文選君子惜之

古今治統

卷之十

六

他人其相才之拙可知也幸溫嶠志堅討賊

者能無對西風而浩嘆哉古康穆哀矣嗣位不永唐

母僞裝就襄而敗清波項侯選之即起兵北伐王固曰求河雖過清不從魏將爲通代
甲兵放之時以溫藍田之捷與于蔭田大敗秦與浩誰
城之奔以溫伊水之勝溫又衣紫與浩山桑之賓
翼牛康浩戰兩者相提而論無輕乎溫之大司馬
山以浩而浩之庶人也浩以在數人嗟夫處士純盜虛
聲故史啾啾青空自底於怪事浩敗歸來終日書空
兩之達浩口期是問達其十特爲多爲多
十之克浩不見笑于武人哉不始達以與知也
出是朝政一歸溫手遂謀廢立而帝奕廢矣簡之方
矣夫國家多事之秋非雄卓之主不能有濟漢子營

[illegible]

張軌之家自張軌入後至張軌孫節義隆於四世也

治統

卷之十

三

武安恭

周文之後昌明簡文弟親行釋奠而以顏子配享美

何立佛舍於殿內居沙門於禁中晏不思王雅之諫

而謝安胡亦坐視也中書時五胡惟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而亦頗有善政可聞如罷獵聽伶人王洛之言堅

唯輕烽煙謝太傅贊命幼度謝玄帥一隅之兵走國之旅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以山之草木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三十年牽連之冠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果異人之所謂金堅火熱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者曰俾也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其所以處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已別有旨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不令人心惶惑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

治統
卷之十

朱於元帥敗以專氣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連年入巡江南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賊能終移耶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之則堅業已衰諸胡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

挽吳江水以爭關河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宏補天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中原之請竟未之行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而以兵助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有如此之乖方而倒置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矣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其真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不能舉賢以自代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

股肱之擇好家居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服年滋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飛千鶴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酒勸天妖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冠冕起於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而後之以正天刑謝玄之兵八公之草木助威

安恭

德宗之立也忘清署之大逆不罪張氏進封王高次
加導子吾不知其為何卿瑯琊進子方醉處於常軸會
稽復沉酣多用親故與進子抗於樹堂吾又不知
其為何二人皆貴戚之卿不能為國重而東錄西
錄之卿為東主互植私門生殺任意人情騷動孫思
固而為亂起自海島攻陷會稽假言誅逆頭頭自東
而西亂遂起彼數州郡縣實王命謝琰劉宰之
謂恩而宰之引劉裕察軍事日裕驛恩於海隅而戮
之此奇奴也發蹟之初也乃世人推恩為水仙而

古今治統

卷之十

五

祀之其與安山史明死河而祀為聖玉環死馬嵬
祀之而祀為僊何殊此江南之多諸祠而稱鬼方
也晉當此時主昏臣亂桓玄乘機而動以成乃父
之凶德朝廷使之督四郡督八州手握戎麾
勢不可制於是夷其相元勳遷其主遷安于魏
然藻冕而自王且納桓溫神主於太廟史應敘墳平
湖果開耶江州甘露降耶平道安降耶晉書為
已而御座甫登胡為忽陷也口聖德帝竟不能
之思可矣仲文之誼劉裕龍行虎步於下邪耶守
家宜早除之耳張騰爭先獨力一呼山文以破賊

古今治統

卷之十

三

黨之徒扶晉王馮遷殺天子之賊遷大時殺天子而
大懲折首舊物反正其功甚大又幸祚之此功
重紐乾綱再清天步其匡合之勲後則晉書
云可以撰德旌旌圖芳鍾鼎莊稱然祿之東征
伐不過為立威立名之地也故崔浩謂祚平禍
司馬德宗之曹操也未有如祚之惡亦不可
是道其進根本之誅道公根本之地不可
頗有改玉改步之意東堂之上安弒恭立人
其處安無能為也不必然可也豈其命二帝之
之奇其虛尊假號以速成禪受之識則之微向有
不二年而與午之曆析析甘授於劉公
無天下為劉公所殺二十二年今日之事同
從來退取之世禪者危恨受者迫脅觀者疑畏未
如是之酒丹書而無愧去黃屋而夷然也晉書甘受
揮斯意象則劉裕當日之兵守又以兵守之
月之號授裕即位高年以孝酒一覽授祚使以兵
也下全裕之始也亦奚庸哉嗚呼西晉亡於劉東
亦亡於劉劉先主有靈寧不暢然九京耶然西為
馬晉固負罪於天下宜止五十年東為牛晉乃何德

古今

治統

卷之十

至死

至死

於天下而延至有餘年以意揣之馬之顯取於曹也
 有心而且致藝賦之懷也牛之冥移於馬也無意而
 且有推讓之風也也意天道於此豎
 其微乎又竊嘗疑之而曹無一明主非有尊賢殺士
 之節以砥礪世風而乃有祖士雅之激烈陶士行
 之忠勤臨難不懼者不一而足有如辛謐之却微
 魏以歸身晉朝因不食而卒元亮之歸來
 晉高士止知清而不和幸諱亦考核之未可也
 元亮有居去未歸而人所誦是以人多知之是以知
 文之不可已也又以高冥不屈者不一而足有如嵇
 侍中之血濺吉祖冲之閉食秦北魏興太宰吉
 不變者不一而足是何晉氏之多忠臣晉氏云云
 生於其土仕於其朝大義固自然乎先正謂晉亡於
 清談夫清談豈能忘國特無救於國之亡耳先正又
 有謂晉室風流多溺於酒然而安泰兩朝君相沉溺
 上許登時日高天命不又晉神承之變為靈粟同非
 無由也也
 在下之士豈皆貪竹林之宴飲於竹林流蘭亭之鶴
 哉謝安詩胡威鄧攸吳隱之諸君致足多也論高逸亦有謝敷
 孫登陸靜修諸君致足多也

古今

治統

卷之十

至死

至死

東西晉合論

馬則晉於西而合中原之一司馬一統牛則晉於東
 而分大江之一江以北以東為晉均之平閭位也夫何
 以域中而分王也蓋馬不能以驅胡故牛亦得以專
 華也北而東晉僅半天下之牛於江馬晉之亂
 骨肉相殘而五王樹兵故胡之隙而晉始東也牛晉
 之亂元首懦弱而強臣迭弄如王敦鴟張於始蘊峻
 豕突於中桓溫鯨忿於後以底桓玄虎吞於終一牛
 之微能勝此鴟耶不耶鯨耶虎耶而更乏救時之相
 為之擇立王謝二君鎮一流競則可古匡合乾坤則
 難此晉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

臨川筆峒山徐齊鵬自漢父著

前五代

宋高

晉祚之衰也八表同昏麗迴霧寒劉裕生
 負嬰姿秀骨起布衣
 長劍一呼齊興起布衣
 卒始必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史云
 是以篡逆之罪不免於儒者之筆誅史云
 而原其紹漢也則猶之昔日之
 高光世生
 而質之三秦父老共謂長
 十歲史云
 無疑又考之南史史云
 而復宋晉未枯至禪興而復生史云
 業也無疑居位二年亦多美績孝奉後母史云
 帝之新豐真宅史云
 史云宋武帝簡導總異於高帝之威姬臣寵

大戒后預政史云
 氏溺殃史云
 之風度史云
 德且史云
 才學博雜史云
 其非純臣而相與圖治史云
 正固珠又倘得世有賢子史云
 狄其史云
 迎其弟義隆史云
 即位焉雖有黑龍負舟之祥史云
 奕棋亦何輕易耶文帝史云
 禁作史云
 李而示以節儉史云
 勉以史云
 付以史云
 才無傷先朝之愛子史云
 小兒史云
 而亦江左之首稱也史云

山公治統

江左之治以惜其慧林參植着高履披貉裘宋齊密
 元嘉時為衣宰相孔而加以正刻殷計王
 王江左並起其風力以華一時之元
 乃飲快河而以一代之號
 時正宜當為萬里長城胡
 以劉湛之忌康之名胡
 被刑耶其子十一人又何罪而覆巢破卵耶試問
 吳子等吳子子子有能量沙却敵者否吳
 如炬之日光一真如
 而與白面書生代魏二日自所謂將
 其子而殺者也卒之魏人飲焉長
 攻破六州山
 春燕巢林封
 轉而為石頭
 夫魏主之賢不下
 以賜貧民平糶以決疑獄沙
 倘未不開食鴿尸之守其朝明以至

山公治統

極哉若乃儲嗣係天下根本太子邵邵
 正殿與大臣聲大義以廢大連而更立之可也更
 日夕與徐湛之私議徐
 致令屬垣之耳王
 逆子之刃徑入官庭王
 千載王
 能裁兒也米
 形貌生
 不生
 故之
 而朱主不察陰之生失其父道
 亦愛報於子道耶

[illegible]

朱明

卷之十一

八

宋孝宗安王子勛舉兵闕以除暴亂未爲不可
然朝廷先以太后命立湘東王或矣勛反旆歸猶
面乃復請帝於江州是昭穆雖可以常璧一機不兩雄
之計而失其地也雖然一淵不兩駁一棧不兩雄
此漢高祖之役也毛氏謂案能辭逆名以謝天下臣
州曰聖皇既克之後帝與帝虛獨尊謂宜砥
躬勵行祥和親善則何乃肆淫心而出暴政成
以無罪殺禕以射雉殺休佑等以處後殺休佑
藉以和厚殺休老等以見其功勳拉同氣
台教

卷之十一

八

梁子勇落洪枝世祖五十八子子孫十
年十人以其知其妻至明日來屏有子遺悉天
裁其赤心也我俄國之蓋欲斯蓋湖嶺人使
固爾至於婦人得誌王后掩口史欽怨以爲德亦
取於湘宮

且國倍於飛棋

朱王王叔封交境日星嗜欲益
於前非毀蒲於國

斯人也禮體可繩而法可糾
于範君子徒悲其淮北濱西以張永之用兵失
文王武王事昭昭也悲其昔荆襄州以文旁之無援失
文王武王事昭昭也悲其昔荆襄州以文旁之無援失
文王武王事昭昭也悲其昔荆襄州以文旁之無援失

其宗廟社稷以李道見之子失宋王無子以宮人
高祖人子下子皇宋王夫呂秦之秦失之於時易
也七日有易已子以傳宋王李宋之宋失之於明知宋王假蓋同秦傳實與
宋王高祖有有心人哉蕭道成以異相蕭道成有奇骨
二懷異志窺見宋家事體如此寧不覲大物而起
懷心知耶李昱一袋童雖襲劉之位豈能制蕭之強
道成於是得以並四貴而用事於朝
矣人與伴心方待蕭公以了此事李昱
公無以了此事吾意道成棄此而以誅昱為名以
實自取則亦可有辭於天下曰子非取之劉乃取之
李也願微是矣李昱而父立準李昱
月而道成果其驚憂於李將軍之簡李昱
而及其及腹哉李昱而道成果其驚憂於李將軍之簡李昱
而終身北顧於劉氏之虎也劉秉都督統攸之舉李昱
而劉之不言王儉忍所難吐李昱

劉也曰甘心劉也
以以兵動劉也
者且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劉也
欲欲曲成其篡以求為外官耳劉也
勸勸哭猶或數於一時之情劉也
顯顯之掛冠徑去獨卓持乎千載之義劉也
為為之賊臣劉也
之之後胡今之事劉不如向之事劉也劉也
稱稱賊可勝棹哉綱目以裕之篡為創斥而書姓以劉也
之之篡為創斥而書名夫曹馬不先之手劉也
三三國之後六朝之中惟劉宋之得國近似也君子劉也
未未可薄責蕭而厚誅劉也劉也

齊高

齊乘宋襄投閒而起史道成無大功於天下諸史皆云事宋

有功致之果
乃不遺一鏃
文不絕一弦
語不煩一戟

儼然受昭華之珍捧延喜之玉

吾不知固念何以爲心引鏡何以施肩也利行嘗思

爲道所計有一第焉俟來無道退隱不仕而以匹夫

次也不北之圖而德王儉者謂即其事見於後天事

此一舉也綱目於此書廢見錢冬憲上可古史表謂

此一書也書要不少諱 貝虛方虛士信點人曰我
代齊書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已幾今公專

馬氏還也 國家流傳乃漢道既也 見諸方書

劉羊諸人朝以鼻障目劉群曰見下於右衛沈率

齊太子宴群臣奉觴曰自謂
忠臣何憂月見珠明於地王
蓋君徒欲紹宋而

帝臣徒欲倚齊而官尚安知天壤間有大義青紫在窮汚也

在世爲官者淵之子賁也亦恥父母而不襲蓋以父

官齊官也許解官不仕何網目而亦官之也且卒

之也書南康公止以寧其爲齊之官也然道成

居位亦有小善如訪治術於參軍

得失於羣臣

內府官員着紫披履以儉化人得

三子作方漢主隱然欲看天下於

富庶齊王嘗曰使我治天下十於此節取焉亦可矣

若乃經國遠猷，槩乎未聞，而篤猶子之愛於弟，

就階之爲禍則當篡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反噬之狼

已在肘腋之間矣古文長子武剛毅總持大體體莫外好

強寇總六后內保舊基會焚惑入太微不以新

錯矣而以克己求治有司謂齊侯曰我克己至方

長吏犯法而封刃以行誅其風厲爲何如古故永開

之世四表無塵百姓多暇時竟陵王丁其秉政

會身文之英號隆八友謝眺沈約陸陸垂以文學

其下有范蠡者大破因

果之非去于長新佛言因果猶三樹花同發因風而

不惟端宰相一朝之趣而

開人心千古之障有沈約者秉直華撰宋書不因

氣之謀殺道成而必爲之立傳以表忠

夫者爲史之立傳無謂曰此事尤人情所難也而
謂之爲私者近戚之後也真忠宜表依文真良史

至其韻學生乖亦可以隻字千古

有范雲者諫章百餘紙忠諫切直而所

言豫之艱難尤足以規東宮之逸象齊王欲遠出云云了良無雲

獨前行者挺然露幹畧於諸人之表隱隱爲難馭

此王儉所爲器之而擬貴之也

齊武之子名長短世而孫昭業初封繼統寵幸禁

等以致羣小得志語根連蔓引即有語三學辨不

由是動脾睨之心試將業而立招文

天衡並歸德于自稱大將意自恃日月之在

而旋立旋廢爲假太后命廢胎文爲廢

王鳴呼古有一年之內而三易其主者哉古有以從

以制身而欲私己私欲屬自廢者詔禁所徭自帝又
明不起而登大寶實諸弟於藩封哉斯詩也爾來

卷之十一 十五

兄弟高士謝高士身居大位何置爲外事而不聞

何真之數前酒中一醉耳聞

遺其爭論口可飲兒請多預人事一獨一處快稱
不致闢命綜開劫運事曰天下可謂解手尚有人耶

廷臣不問外臣不問致魏主帥三十萬衆臨江而問

廢立之故想丁楊廢立之故崔慶遠曰廢立州以漢之宣帝崔慶遠比之漢

宣亦徒爲敵人笑爾魏主問言大矣何非夜登賢首魏人力攻義陽

山經人不致遠曉攻魏相王伯元江南仁也

物出象以使人重負任遙光之惡語珍滅十王有重目

[illegible]

心惻然欲頤天位史十願人倫史十眼之姓有止

俊東海王 豈先朝滅劉有然通鑑 而天下

報前堯固如此哉鬱子贊卷八

諸宜與毛麟之吻痛痒思入乎何大不實制舉其
 黠髮大笑筆端日年潤墨髮實矣毛無心逆意銀子寄
 匪無人千史青星之需首曰七三行開勝之二思三

古無義矣。史氏罪之。儒者曰。此正所謂將之子也。夫安有克父而能受令子之報哉。嗣立以來。王守曰。其

耳厭聞義目惡覩仁皮日休刑酷然呂暴論

附錄
卷之一
一
天

貴臣比肩於朝

時稱六賔州守臣方商能自全乃以奇兵叛擊而蕭衍亂之將作並修武舊於崔州史實卷目

勸民以行樂礮物以禽龍龍川實慶也潘妃茹蔘珍

也實毛呼為而父之梅蟲兒也俞靈韵也
二人皆類

而兄之寶也依也皆奄也官寶而孫之孫依而子

金之地生蓮其上日步步生蓮花也

後人曼呼女子之足爲金蓮
賜正之堂稱柳堂而武
事泰華峒曰柳柳
堂手田柳堂平
高柳之祖
斬旅好乎觀左右註見

天子而市更也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2024, 2026, 2028, 2030, 2032, 2034, 2036, 2038, 2040, 2042, 2044, 2046, 2048, 2050, 2052, 2054, 2056, 2058, 2060, 2062, 2064, 2066, 2068, 2070, 2072, 2074, 2076, 2078, 2080, 2082, 2084, 2086, 2088, 2090, 2092, 2094, 2096, 2098, 2100, 2102, 2104, 2106, 2108, 2110, 2112, 2114, 2116, 2118, 2120, 2122, 2124, 2126, 2128, 2130, 2132, 2134, 2136, 2138, 2140, 2142, 2144, 2146, 2148, 2150, 2152, 2154, 2156, 2158, 2160, 2162, 2164, 2166, 2168, 2170, 2172, 2174, 2176, 2178, 2180, 2182, 2184, 2186, 2188, 2190, 2192, 2194, 2196, 2198, 2200, 2202, 2204, 2206, 2208, 2210, 2212, 2214, 2216, 2218, 2220, 2222, 2224, 2226, 2228, 2230, 2232, 2234, 2236, 2238, 2240, 2242, 2244, 2246, 2248, 2250, 2252, 2254, 2256, 2258, 2260, 2262, 2264, 2266, 2268, 2270, 2272, 2274, 2276, 2278, 2280, 2282, 2284, 2286, 2288, 2290, 2292, 2294, 2296, 2298, 2300, 2302, 2304, 2306, 2308, 2310, 2312, 2314, 2316, 2318, 2320, 2322, 2324, 2326, 2328, 2330, 2332, 2334, 2336, 2338, 2340, 2342, 2344, 2346, 2348, 2350, 2352, 2354, 2356, 2358, 2360, 2362, 2364, 2366, 2368, 2370, 2372, 2374, 2376, 2378, 2380, 2382, 2384, 2386, 2388, 2390, 2392, 2394, 2396, 2398, 2400, 2402, 2404, 2406, 2408, 2410, 2412, 2414, 2416, 2418, 2420, 2422, 2424, 2426, 2428, 2430, 2432, 2434, 2436, 2438, 2440, 2442, 2444, 2446, 2448, 2450, 2452, 2454, 2456, 2458, 2460, 2462, 2464, 2466, 2468, 2470, 2472, 2474, 2476, 2478, 2480, 2482, 2484, 2486, 2488, 2490, 2492, 2494, 2496, 2498, 2500, 2502, 2504, 2506, 2508, 2510, 2512, 2514, 2516, 2518, 2520, 2522, 2524, 2526, 2528, 2530, 2532, 2534, 2536, 2538, 2540, 2542, 2544, 2546, 2548, 2550, 2552, 2554, 2556, 2558, 2560, 2562, 2564, 2566, 2568, 2570, 2572, 2574, 2576, 2578, 2580, 2582, 2584, 2586, 2588, 2590, 2592, 2594, 2596, 2598, 2600, 2602, 2604, 2606, 2608, 2610, 2612, 2614, 2616, 2618, 2620, 2622, 2624, 2626, 2628, 2630, 2632, 2634, 2636, 2638, 2640, 2642, 2644, 2646, 2648, 2650, 2652, 2654, 2656, 2658, 2660, 2662, 2664, 2666, 2668, 2670, 2672, 2674, 2676, 2678, 2680, 2682, 2684, 2686, 2688, 2690, 2692, 2694, 2696, 2698, 2700, 2702, 2704, 2706, 2708, 2710, 2712, 2714, 2716, 2718, 2720, 2722, 2724, 2726, 2728, 2730, 2732, 2734, 2736, 2738, 2740, 2742, 2744, 2746, 2748, 2750, 2752, 2754, 2756, 2758, 2760, 2762, 2764, 2766, 2768, 2770, 2772, 2774, 2776, 2778, 2780, 2782, 2784, 2786, 2788, 2790, 2792, 2794, 2796, 2798, 2800, 2802, 2804, 2806, 2808, 2810, 2812, 2814, 2816, 2818, 2820, 2822, 2824, 2826, 2828, 2830, 2832, 2834, 2836, 2838, 2840, 2842, 2844, 2846, 2848, 2850, 2852, 2854, 2856, 2858, 2860, 2862, 2864, 2866, 2868, 2870, 2872, 2874, 2876, 2878, 2880, 2882, 2884, 2886, 2888, 2890, 2892, 2894, 2896, 2898, 2900, 2902, 2904, 2906, 2908, 2910, 2912, 2914, 2916, 2918, 2920, 2922, 2924, 2926, 2928, 2930, 2932, 2934, 2936, 2938, 2940, 2942, 2944, 2946, 2948, 2950, 2952, 2954, 2956, 2958, 2960, 2962, 2964, 2966, 2968, 2970, 2972, 2974, 2976, 2978, 2980, 2982, 2984, 2986, 2988, 2990, 2992, 2994, 2996, 2998, 3000, 3002, 3004, 3006, 3008, 3010, 3012, 3014, 3016, 3018, 3020, 3022, 3024, 3026, 3028, 3030, 3032, 3034, 3036, 3038, 3040, 3042, 3044, 3046, 3048, 3050, 3052, 3054, 3056, 3058, 3060, 3062, 3064, 3066, 3068, 3070, 3072, 3074, 3076, 3078, 3080, 3082, 3084, 3086, 3088, 3090, 3092, 3094, 3096, 3098, 3100, 3102, 3104, 3106, 3108, 3110, 3112, 3114, 3116, 3118, 3120, 3122, 3124, 3126, 3128, 3130, 3132, 3134, 3136, 3138, 3140, 3142, 3144, 3146, 3148, 3150, 3152, 3154, 3156, 3158, 3160, 3162, 3164, 3166, 3168, 3170, 3172, 3174, 3176, 3178, 3180, 3182, 3184, 3186, 3188, 3190, 3192, 3194, 3196, 3198, 3200, 3202, 3204, 3206, 3208, 3210, 3212, 3214, 3216, 3218, 3220, 3222, 3224, 3226, 3228, 3230, 3232, 3234, 3236, 3238, 3240, 3242, 3244, 3246, 3248, 3250, 3252, 3254, 3256, 3258, 3260, 3262, 3264, 3266, 3268, 3270, 3272, 3274, 3276, 3278, 3280, 3282, 3284, 3286, 3288, 3290, 3292, 3294, 3296, 3298, 3300, 3302, 3304, 3306, 3308, 3310, 3312, 3314, 3316, 3318, 3320, 3322, 3324, 3326, 3328, 3330, 3332, 3334, 3336, 3338, 3340, 3342, 3344, 3346, 3348, 3350, 3352, 3354, 3356, 3358, 3360, 33

國史而史館屠肉國妃而市令也笑矣新曰帝遣之
 宮中鬼物皆化爲人中成不爲人者
 大起諸殿造之擬于建章有出
 而金聲門省其能辭此鬼耶斯
 辛易兩者結故常其時民怨神怒
 始安王融江表王融之輩
 齊有君而融
 復稱帝似爲不宜然泰無道而融乃立業亦非甚過
 此處先立稱號共不言叛融曰稱然光也以謀洩斃
 方亮

卷之一

上立也以其敗敗實之言建康做爲齊之所殺此
 而融也徒據虛位後詔蕭衍以定京邑使得便宜行
 事目是假巨盜以利兵也齊夫行之隱微戰翼助
 含毒蓄險東已非一日南文曰蕭衍州郡奉
 詔東下詔以便宜行事自任自志非其得志之時乎
 其人建康也掃資卷之幾乎非即以攘齊融之位乎
 子勳命但求和由是而日封十郡自脩九錫自制
 百官至於自登九五矣師得機臣意未發約請進
 不改參辰而九星拱不易日月而兩儀歸何遜
 果真咄囁龍虎合集風雲蓋亦古崑山之炎所必

聖侯親祀孔子聖侯親祀孔子又拜孔廟又拜孔廟二氏二氏子子存存各人官各人官事事以幸以幸孔
聖聖人人教教小遇小遇於作於作辟雍辟雍定樂章定樂章求遺書求遺書賜賜戶
宮人宮人赦赦小遇小遇於作於作辟雍辟雍定樂章定樂章求遺書求遺書賜賜戶
其其寢寢宮宮室室已已不不得得禁禁游游獵獵以以後後不不得得以以行行車車而而議
論論其其直直書書勿勿諱諱已已無無能能制制之之者者吏吏不不得得書書其其言言也
何何所所要要是是焉焉此此皆皆人人主主盛盛德德事事若若魏魏高高者者即即以以跡
於於漢漢文文景景之之上上周周成成康康之之中中可可也也宋宋齊齊云云乎乎哉哉

治統

卷之十一

九

梁武

齊卷失政水連告終齊卷失政水連告終以水以水為為二象二象雲雲傾傾四四字字縱
孕蒲花而生孕蒲花而生母母氏氏見見其其滿滿生生花花旁旁人人擦擦浮浮充充而而處
西河西河石石馳馳兩兩西西言言中中有有雲雲一一旦旦龍龍飛飛興興水水虎虎步
下昔人謂邪金刀識獨裁長流遠邁下昔人謂邪金刀識獨裁長流遠邁起而宰制天
琴昏亂之際掃淨穢德退居藩邑待眾心推戴而後
居之以免篡名也然其建康一人舉齊末之昏制
賦淫刑濫殺肅然若霜風飛掃雲雨泛冰賦淫刑濫殺肅然若霜風飛掃雲雨泛冰
即其篡弑之轍雖襲軌於蕭齊而其施為氣眾則與
西漢之除秦苛東京之除莽政同也巴陵殞命後
蕭王蕭王巴陵巴陵約約躬躬而服浣衣澹口而茹菜食蕭王巴陵約躬而服浣衣澹口而茹菜食
而側耳更聽冬御而裂手寒筆而側耳更聽冬御而裂手寒筆誘水雨以警台歲
肺石函以通下抑選長吏之廉平肺石函以通下抑選長吏之廉平必必召召見見於於前前定定雅
樂之音律吉羽樂之音律吉羽代父刑代父刑死死古古年年十五十五請請代代父父刑刑

卷之十一

古治統

卷之十一

機矣浮圖梁王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意乃占
 我夢恍惚中原收守以地來降至北魏時食此之魔
 意想名是以禍名禍也無何而侯景求以魏十三州
 來附梁至自神之矣景初仕東魏後歸梁
 反魏若水魏之魏大不反魏詎知襄翁之馬禍耶
 禍耶如景初是謂會不思景既可以叛魏獨不可
 以叛梁耶又不思謝舉之言景初去時有書曰
 至之周弘正之占弘正事古侯國書皆所以為國家
 杜亂耶顧乃任景以攻魏景與侯景為用之去
 治統卷之十一
 景然如斯敗而自貶以求容於梁也正可乘此時除
 之而以河內地還魏魏人德之豈不南北通好而天
 下無事哉梁之官大為有理
 林九奇春梁武帝時
 識之以慢魏梁武帝時
 目下用是於君用而冠玉叛魏我人而遠之
 正德在外為亂之助梁武帝時
 賊由是京城失守梁武帝時
 景遂以正德為禍梁武帝時

州杜若洞零會稽竹箭摧落朱敬則論士子天霧露
 之中人物亡矢石之下杜若洞零會稽竹箭摧落
 宣未敢遽犯天威自魏晉以來
 於前其能贖叛父之罪耶嗟夫景既禪主威胡不歸
 命以正君臣之誼德既為父泣胡不負痛以轉父子
 之恩吾想梁主於此習於慈悲有不整待衛勳刃之
 意不然則梁廷亦可謂甚無人也景德既不解甲兩
 宮兵待驚散而四十八年天子形銷貌粹索
 窰窰不得索水水不得宋主為窰窰不得索水
 古治統卷之十一
 此特何術皆景不敵前而吾國佛寺號為蜂窠
 蜂能釀窰佛獨不能致一滴之甘以滋苦喉耶又聞
 佛家蕩蕩侯江流布祇園千頃佛家蕩蕩侯江流布祇園千頃
 一勺泉以活危至耶何身能贖於同泰而不贖於毫
 城耶何慈能及於犬牛羊豕而不能感於父子君臣
 耶豈華因秋零木以霜朽正龍象之力
 力之大無如之何耶抑空華罔寔水月非堅佛力之大無如之何耶抑空華罔寔水月非堅
 佛教振虛而無何有耶儒者解之曰梁主苦人多矣
 安能窰而甘之哉灌魏之用水又多矣故不得消滴
 為已用也飛輪丁無迹水鏡不安窰有此二句

讀者以為大命近止口占其微也夫予獨怪夫萬世而下猶多有誦梁皇轍者以彼其黑業重大修善為之自來曾不能自厭以自免而後人乃欲觀彼之曠以所免乎哉甚矣世俗之愚一至此也梁皇如在吾且笑而問之彼將何辭以對姑嘗謂曰天下則予留諸公此篇多游平日亦書勿誤

簡文

武之太子統字德施小字德康丁貴天性至孝粹節

開芳昭明太子文句見後事之至孝蚤能輯古文辭三十卷號曰

昭明文選昭明太子文句見後事之至孝倘其示年登極以行

其靈心慧性古梁治應有可觀奈何玉質早卒續三

金聲絕響玉聲而玉質早卒續三而其弟綱乃立之

第三家令之官如徐摘文體道麗謂之宮體簡文

之譜或亦陶鑄於此而出者然而逆景安執朝權側

強難馴附杜初為朝廷一客初即陽王欲討侯景

一客繼為字宙大將軍侯景自加此名督六台軍事

治統二字在網甫居位景廢之而立棟初其棟王

甫就位景廢之而自稱景廢為雅陰王社視危恥

創巨痛深援云云惟應制心骨胆拉血枕文其有小

當時帝子王孫連都未有晉鄭之好心年盛

血枕戈如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以襄外患奈何謀利

之心在義先狗公之心在私後編湖東既帝於江

陵謂東王武陵復帝於成都武陵王紀在蜀廢

九伯既無包胥之泣秦廷夷鴻之請吳國而至親者

古今治統

卷之十

一、

有相猶魚相好於君父之難如浮萍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文通又如越肥之觀秦瘠蘇東坡忽焉不加忻戚於其
心也轉求其引弓見志仗義殺身者自永安侯一人
之外謝開馮承玄故晉書景安其尊常真左右與之
乘之謝開馮承玄中確別乃明皇恩如紀等即跨州
連郡刻海分山何益哉謝開馮承玄鍾山之方圖功謝開馮承玄
而湘東王陳霸先王僧綽等共潰景兵而遙疑建康
傳首江陵謝開馮承玄不亦快哉景誅紀滅謝開馮承玄
經也謝開馮承玄正當鵲起之時謝開馮承玄行失時則踴起顧殘忍為心
虛無為尚第元兄弟大敵在前謝開馮承玄猶御龍
治統
卷之十一
光祿而講道德者夫德熱義者尚吹葦詞而視覆轍
者猶繼軌魏亮致魏兵衝城者謂城破後督騎入
宮門謝開馮承玄之役入殿內之鳥獲戈旌白馬之前
身囚烏帽之下曉戎服談立謝開馮承玄臨賊城老氏之
不知立之高白謝開馮承玄有巡城賦詩謝開馮承玄
取城僅日未聞賦可退虜謝開馮承玄胡詩遣虜焚書擊劍謝開馮承玄
口乞請和終不得謝開馮承玄今詩遣虜焚書擊劍謝開馮承玄
擊桓靈曰諸君萬幾危謝開馮承玄今日盡棄之運解謝開馮承玄
書萬幾猶有今日然即觀父兄之事梁亦未曾讀書
爾果其精通古今則必知父兄之義必辨老佛之邪
必明中外之分胡乃不起父難新日室城之際一年
武之喪問青史釋始

古今治績

卷之十一

—

殺裴移不恤己亡兄弒弟不亟備魏不亟備借譽而
竊國故外郎官南風絕唱西陵可悲詩云奇風且
老惜西陵最可憐今日奄息之宗社飄搖將安寄之
遷萬里終非封豕也
祖考罪彌天地矣嗚呼使管能奮伏櫪之志壯烈士
之心尹德賢許慎張翼以樂毅師管不聽後屬於
壯心未已為之每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力殲群讎却走朝服濟江入踐秦祚
手執鐵鎗可以少踵前非而乃僂身顧首買子奉魏
立朝以接梁統緒宋其直史略謂曰前有梁營後有
治統一卷之十一
夷城南商作天子耶王琳之遺兵伐管也蓋亦義舉
哉梁書曰此時王僧辨以淵明傳帝莊王陳霸先
以方智致帝方智者淵明之以齊立也北齊先獲
立齊於送歸王僧辯之稱齊藩也野方智乃襄佐臣偽諱于齊鶴之乎
管奉魏朝事四方皆均受其制江南之草木亦含羞矣
爾先既奉方智而君之即宜大決其君勿屈志於盛
以伸氣於眾五十餘年之神寶天下一日豈
臣子所得而窺者江陰之事顧全自衛王季文位
胡為立之自手廢之自手而殺之亦自手哉丑水

木告謝而王逕為興雖沈恪拒命於臨時謝先使使

王逕王逕官舊日不見見王琳舊忠於垂受

蕭華客位於齊疆齊疆中有一

繩之力鳥足以維大水之顛也

勇英果之主也

子若孫亦無子

而侯景一納峻命中淪骨肉尋戈邦基傾覆是何

敗亡之易也

儒者曰皆信佛所致也佛以慈悲不殺

為教而叛逆皆有以故刑政不施悖亂無

而侯景叛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

仲禮而柳仲禮叛蕭正叛於鍾離袁君政叛於吳郡

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章

佛氏之說悞之耶佛廢棄人倫而冥之於空寂信其

教而用焉必至於無父子而正德從侯景無兄弟

紀釋相及殘無叔姪而晉之助魏滅宗無君臣而叛

人隨建義起無華夷而魏人猾憂衝城

又侯景氏寢寢之說致之耶如謂梁亡非得迎之罪

又有喜之意

宋之徽宗徽宗事佛尤甚

種沉於迷途者可勝慨哉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一

元

後主

太子叔資輕佻無算孔魚早已知之魚曰太子不
 國之謂宜傳以蔣園之侶而乃以江提傳之由是
 導以資等以微行史是在青宮時已伏有德抗
 勝之計資賴叔堅陳叔陵之亂而得位叔陵改
 葬資之而資以長太寶一磨治精橫放無忌祠七
 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二宮以資氏孔氏地官人
 有學士之稱文士有狎客之號江都
 御臨春閣自居而擁結騎而臨望仙仙
 壁月夜滿瓊樹朝新南吳昔猶望御台觀詩有王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二

三

堂之地以恣行其奢心奢志奢酒色既盛聚於
 中使後九格克於外施文慶流客卿楊越則慧昇等
 互相汲引至五十人並
 之而殺諫之而殺傳綽諫之而殺張華
 於東南舉鹿復進於姑蘇天災地孽物怪人妖屋屋
 告告因不待黃塵之汗衣巴馬下

後主

里不見馬上郎只見黃塵起而亡形已見也賣寺為
 奴果以塞平湖之開耶王之乃自負身林保
 財之天子之身而可賣耶天之千佛之奴耶非
 其時而開而吳亡茲陳時潮開而陳亡事固有先兆
 哉之始於佛寺而梁之亡不可贖陳賣身於佛寺
 而陳之亡不可贖事固速其自亡哉迨至隋氏執三
 可滅之詞一也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三
 也伏四必克之勢薛道衡曰郭璞言江三百
 有道而大彼無道而小四也伐必克矣寫三十萬紙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二

四

以暴揚二十惡於江外二十惡三十萬
 若臣得不明之子水軍東下施文慶諱而不言江中
 無一開舟沿堤諸戍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
 若臨不測而擒欲墜武斬張梯之時
 臣猶嫌猶然氣江王曰王誇天聖
 李之隋軍飛渡大業隨滿
 日九江五湖之險三吳百越之兵一無足恃志
 窮意促計惟胥井之井是從人引之

而上隋軍將下石井中大科乃引袍而上笑謂曰

而誦誦罪惡行待刑長樂殿云以此觀之天下之

心肝亦何形顏哉楚封有活今嗚呼狎客安在

向井中一引手耶天堐何如乃至展如平地耶隋人

之戰皆置之罪下也之戰書原封封木間也隋三

乃謂先之天錄其之空中也六朝史云五百人

之俘囚累崇不絕前三百年之正氣叙叙長空

也結綺者戎幕之拾也後庭一曲之花不其種千門

治統卷之十二

萬戶之草耶述詩行一萬戶成野夫霸先基業之植

輕也薄也叔寶驕倖之罪重矣大矣

為戰爭收拾而得以歌舞破除而休

陣耶江雨霏霏江草花六朝如夢鳥空啼

陣耶無深恨

而

隋文

周宇文泰太子寶納妃楊氏而楊堅

后父之親琅幼主之弱謂諸遂專周政暗星

勢一開燕雀畢集或以以金帶進

以安天下天子飾云云或以應天受命進

三環以爲天子飾云云或以應天受命

清影滅其子於普六茹之手聖

治統卷之十二

直以天元周不道嗣王儒而奸臣橫乃微倖得

之爾使周庭諸臣有如寶氏女者何

乃其代周而治雖有可觀如輕賦役

乃其代周而治雖有可觀如輕賦役

乃其代周而治雖有可觀如輕賦役

乃其代周而治雖有可觀如輕賦役

乃其代周而治雖有可觀如輕賦役

乃其代周而治雖有可觀如輕賦役

乃其代周而治雖有可觀如輕賦役

之降隋主不親而不細却吐谷渾之降而不親
渾之子謂得罪於父飯而絮箚以義遣之勿受此其事大異於五代之時降

卷之十二

七

卷之十二

九

[illegible]

隋場

隋主聰獨孤之言而阿嬭隋廣小字音是立一登東

宮天下同日地震細是宇內崩裂之兆也當陳夫人

之事覺時王曰以無夫人人侍廣而通之陳告前

而呼勇乃謂其夫人之介柳述元岩即宜於

此時尚稟手詔使連召勇而明証宣華人事以點

廣不大本天下下正而宗社安耶勅書之待失之

一曙文句上支下句乃古而使素得行奸陽宗

廣得矯制前日亡隋之天下者自是而弑其父

弟其母并殺其兄太子勇三綱類於一旦是果

以承嗣否初隋主聰獨孤之是果得為真兄弟否

丙修泰伏周令變八方以毒燎燭九州以虐

瑞池無穆天子之八駿宋數則謂隋主聰人建元

長城增泰始皇之萬里隋主聰人建元

化城之遊江都之遊千艘運舳艫之勝人

清夜之曲遊苑中作歌玉女而留神仙

古今

治統季之十二

天元開王年號之極樂外又孫漢武帝之窮兵前既信造

洗大翼之安日陸木命廣州為校本之街不

東京廊西花前後又稅義矩西域之圖以上

而泛濫泥赴崑崙日以國家威顯出朝方

端泥沙金栗蠅人民錫未竭有限之民資

馬史潼關高戰骨之山弔軍心民心緣而

思亂明霞院奏玉李忽長

11

平沿鏡

卷之十一

三

五朝合論

劉宋號卯金之後而仕晉有功似亦宜受晉之天下第其於甘心受位者而又弑之也故君子不能無遺議也數語論劉宋事隋文北絕周天元之荒淫聖主聽有書法掃陳後主之昏懦不亦偉哉然其得之也皆篡也有書法夫篆之一字千古之大變也而六朝習以爲常矣故其中如齊之纂宋也梁之纂齊也陳之篡梁也無纖毫之功於天下而悍然据之安然居之固宜其子孫忽然失之矣若論小康之治則宋之元梁之天監天監元年隋之開皇開皇元年隋文混一之初政亦有可

主 持

1

十

天命人心於此安能無更易耶筆闕遺言曰蘇朱爲

古今治統卷之十三

臨川筆嗣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唐

唐高祖

楊隋失馭羣雄競起唐高祖起於布衣而克天下蓋世調甚而黔首之苦
 不可以加矣唐公李淵太原人唐高祖也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提一旅之師唐高祖以號令天下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使聲之以大義曰吾爲周之臣也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而今除隋之亂也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治統卷之十三
 於牧野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擊之先路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後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古人不誦誦楊之惡而
 假立佈之名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而自居相位自加殊禮竟自取大物不其狂於六代
 以來之篡習哉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以擊高祖之名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又詐以戴大弟之語獲敵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君子謂其興王之微駭而不懿有以也然其雲飛九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三

域電掃八區顏師古聖德錄無前對付克戰無前敵
 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援河而戮候臣顏師古聖德錄無前對付克戰無前敵
 克河而戮候臣顏師古聖德錄無前對付克戰無前敵
 可汗武王克河而戮候臣顏師古聖德錄無前對付克戰無前敵
 滅蕭銑王克河而戮候臣顏師古聖德錄無前對付克戰無前敵
 居身於長樂宮諸所征伐其戰功偉然而此一役
 也雖修然改玉改步意若戒諸軍無得犯隋七廟也
 無援代王宗也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約法十二條也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風可誦當其時子則天策士將辭以世民功決勝千
 里之外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女則平陽公主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之助五六年間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猛張子夷險變荒氏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云其化家爲國之功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誠亘千古而獨盛也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其宗室以唐高祖起兵太原殺隋

租謂民遷也後 鍾開元之錢而輕重得均定開元錢二錢
 一兩錢十文為 設中正之官而裁量得宜制租庸調
 以取民困而有 四國身吏帝詔州郡已以官才此皆
 規範矩矱風範 文句之至計也乃吾於唐祖猶
 有憾焉其釋奠先師者是矣奈何以周公為聖孔子
 為師而西其稱合其配也沙汰寺僧者是矣奈何京
 師尚其三諸州留其一而華之不盡革也次定官職
 者是矣而內侍亦列六省之中不基宦奄預政之階
 乎約定禍亂者是矣而甲禮以乞哭厥之助不兆遠
 人貌伺之漸乎哭哭兵助從劉汶端離此舉大基後

又不能斷成吉之諸以至骨肉胥殘有玄武門六月
 四日之事世民迫於威古之謀乃率其將無忌尉遲
 立嗣宜先論功而高祖反之此罪在高祖建成無太
 伯之賢而日與元吉造諸罪在建成世民無子藏之
 節與兄而始侯侯與兄而始侯
 也 繼以兵伏罪在世民元吉輕信唐字之讒上元
 字元吉得之妻乃謀殺世民而欲借手建成以圖自
 利罪在元吉初不贊其父之公於立既不教其子之
 成其義逆事已央裂而始劾至上立元良罪在諸臣
 果其太白經天天官書云太白之星不危按地動世
 民舉世民命天經天則天下幸政也
 成此大變耶子嘗慨唐祖之得天下削平海內皆藉
 子以成功而後世史官乃於唐紀之首大標曰高祖
 神堯皇帝夫蕩蕩難名千載一竟而乃以神李氏哉
 或李家子孫以此號追崇其祖而何乃又祖冊冊
 見前併又曰堯號耶而史氏可復仍之耶即漢之祖
 堯已居渺茫而又見於唐耶漢書載劉氏乃劉宗之
 且高以言乎功高也唐祖之功不及漢祖遠甚
 其除隋亂與其除秦亂亦有彷彿似焉者乃末年日

善政業業一時史冊古義義皇歐之昌新義
者巨唐八代而後元義皇後天下少雙論
者曰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
經緯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武除亂比湯武致治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
皇虛語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其治功雖盛少關雕靡之意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
身父臣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廟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未決意起兵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
上皇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在署中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下居京邑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
弟之倫以敦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古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榮刑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
弟之倫以敦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古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榮刑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
弟之倫以敦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古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榮刑銘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

卷之十三

之狂肆不德又事上事落事至於儲嗣之中承乾太子治
之言之幾令忠良之冷落之至於儲嗣之中承乾太子治
之對之幾令繁之榮之幸美之之同向非緒迷良之勳之奮之
之對之幾令繁之榮之幸美之之同向非緒迷良之勳之奮之
之對之幾令繁之榮之幸美之之同向非緒迷良之勳之奮之
之對之幾令繁之榮之幸美之之同向非緒迷良之勳之奮之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三

太子之懦弱不堪治小名雖奴初太宗以治太之詭伺
不實治惟格治英果可取治為之治父者豈不知之治適始
得焉而立承乾及乾之以逆廢也乃又許焉而許立
太及太之以私覺也乃又狗焉而立治治嗚呼治嫌奴懦
不堪治社稷獨何不早決乃從立治治之後而思格即則
後來治諸宗之亂自此基矣治若乃宮中文德治之既
崩治惡妃輩助何必外殺才人而乃問武氏之美召以
入宮治則陰氣之沴可知治太史治李淳風業已知治唐
水間治則陰氣之沴可知治太史治李淳風業已知治唐
有女治主治齊治矣治宮甲段治廢治氏治孫治必治殆治盡治而太宗
不明治詰其人治淳風不直治指其治弟何治哉治倘明請而直指
之則尚可以其罷治克治華之使者而罷於茲也治上初欲
之則尚可以其罷治克治華之使者而罷於茲也治上初欲
之則尚可以其罷治克治華之使者而罷於茲也治上初欲
之則尚可以其罷治克治華之使者而罷於茲也治上初欲
之則尚可以其罷治克治華之使者而罷於茲也治上初欲

義前叩而寵居右相北門之學士武引元商須頭碑
 明表請以附會之故元劉等結劉女傳及表奏時謂
 府其有忠義之士皆懷讓畏議不得全職餘生長
 孫無忌也而熙州諸送良也而愛州送良因請立表
 之卿王素節也而袁州柳真也韓境也而盡命
 於京師邪臣起於非功忠臣沒於非命者子棄太宗
 之法如掃塵糠陳氏以至太子忠王后出也廢之
 矣而其子弘其子賢已所自生亦胡為旋立而旋廢
 又旋廢之耶詳無乃以子俱屬李氏方監欲以
 天下周耶詳許敬宗族志之修首叙武姓初太宗
 治統卷之十三
 志并野弄取充當義宗脩改以武姓首之小人等志
 亦不願其書之可傳與否今宗印一大都邪臣之心有武而
 無李矣安得入焉卷三邪臣之心有武而
 之官府哉愚哉高宗曾不能察奸邪愾哉高宗曾不
 能收濫權夫帝亦原非甚下愚不務者載觀其免丁
 役以息山東之民用宋濟省省耕籍田以重農夫之
 執上時時有司同耕以到過曲阜而降聖人之祀時
 先祀南廟康和之封至此東進曾參而崇賢人之
 爵先將孔廟止以孔子配享至此又進曾參與顏子
 自始高遣天竺之方士歸國太宗時方士婆陵自言
 有長生術不緊放還至

古公治統卷之十三
 以昏頹失大權一代之愛子忠臣背殘於妖紅慘黛
 之手句社稷之不唐而周也謂非高宗之罪哉
 此又宋高宗還歸曰天下豈有長生之人哉筆謂曰
 至於趙之周於武極卑廢也何以得趙高及漢唐素
 士於趙趙則其高矣而不惑於長生之說發原
 州之終與反施公以十月幸京州來而不繼於逆驚
 之思於張公藝則加其百忍公對以百忍字第惜其公
 之思於張公藝則加其百忍公對以百忍字第惜其公
 則容其孤鳴世江州義門不絕姓人言十世同舉
 優李之事所傳者但言數年不絕姓人言十世同舉
 聖宜財之何天山之三箭殺三人餘皆下馬時有歌
 壯士長歌入漢關白水之八捷德季之于白水洞
 八捷亦不可謂非勝事獨奈何以亂倫立妖后竟
 十四

夫武氏虺

高宗晏駕于顯中宗
阿位正其乘陳肆志

之秋中宗願以天下戲與而有與玄貞之說中宗欲以幸后

不可也而借什中耶炎以自武氏武遂廢上爲廬陵

武執其說遂移其帝座而徙之房州。一旦太阿

在手自驅駕氣勢若振雷挾電扶於天地之間文應

爲之改元易服改元者改號也爲之更朔立廟以建十

武氏七廟俱如天子祀先公之禮 爲之拜洛愛圖

武王既歸遺囑不文曰聖母降人示曰帝素傳人而
之武氏哀命曰貴國詔封帝受國加號聖母神皇

卷之八 十五

李敬讓入兵託悲愛于別室撫云君之愛駱賓王

之概欲挽天下於誰家楊荊云誠然今日之勢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惜其

以宿怨而舉兵也常懷怨望也謀自宥以爲利指洛

故不免敗也律李李號州人楊初成

夢以迎帝此言無位無職而匹夫慕義何

處不歸焉公品葵爲亦敗哉豈天之未厭武亂耶然

而已豎千古文章矣楊文士楊

雖殺賊而終之而已徵草澤英雄矣不之美雄迨至

王冲越王貞聯兵望復蘇子服竟皆無成

逐激其怒而封之益根大居是位李之根益根大化

古今沿統

卷之十三

鑑朱晦翁之綱目范朱俱熟周年號而紀唐荆聖年號則彼逝於當年

之創鋒并逝於後世之筆鋒矣夫二妃骨醉前注慄於

雉亂齊盟漢呂氏事諸李露危唐長樂公主曰李氏時危者朝露毒於鸛

啄皇孫獲趙飛燕事千古之惡謂之蠶房也可龍華子謂武氏爲蠶

馬寺主迴得紫垣玉簪傳懷義與武氏迴武以爲白馬寺主蓮

花六郎猥植太液靈池

千古之淫謂之牝朝也可楊氏爲牝朝而

帝悉天下之議已欲制之以術常恐天下之國已欲

震之以威以威爰開告密門以收密奏爰擬羅織經

愛命周興來俊臣李崇禮

1

身外貨請御史監軍命正之以可以專閫外之制禁屠
殺探捕詔詔早失可以示救災之宜杜景倫不賀九
月之花則稱真宰相九月武出聚花一枝小卿臣群
王求禮不賀三月之雪則亟罷罷祀朝以三
聖止之武氏得之不賀而流南梧俊臣多寃獄而伸
室無已其酷妬之謀多諂駭妄王羣羅聚
應之微服交元后於羣其免不憾其爲謀已也而且奇
其才武帝曰有如此而勝聞流全交樹心眯目之語
不責其爲訕上也而一付之笑所誦諸書人沈全安

計此門阿師則使避南衙宰相相繼義通於武臣
對面現其出入象父自南衙武官知門重忠嚴也軍書
填委則付之晏官侍郎崇制丹元流宴官具才也
以考之奇幹界也留王及善爲內史及善有大口
荷風節也任婁師德同平章與節武人
不與取寬厚也拜張嘉祜爲御史嘉祜有異才張孫
已官諫之武即與嘉禮焉識其言也復張玄驤爲
吏而擢奸惡爲司轉郎中官執教惡之故文昌左
大官破奸黨也五令史資資自處武間用法
爲奸宜耳命之擢徐有功爲刑部想進位御史
想也賞朱敬則爲補闕微則爲補闕上政如上官清

三百納忠諫也若觀蘊舍利骨而遂還焉有胡僧
尼馬敬中至舍利骨將造佛大像而等罷焉亦以仁
則其心未嘗迷惑於異端而能隨事以受諫於仁
傑者也然則仁傑之所以得成功者非以武一念之
天未盡民哉惜其以稱釵而冕裳也倘其衣朱芾之
皇皇者則且爲英君爲哲后爲哲夫之威城而豈至
爲哲婦傾城也予所憾者東之輩於事平後胡不盡
鐵其宗黨以示戒於將來至其餘尊猶有褒美官卑
居內則後來之章禍事此其前施矣若乃閭
天大聖之號中宗復位還武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
天大聖皇帝南華經曰子脩紀聖於昭

謂亦當爲中宗原之矣古今之論多以漢之雉唐之無
 勳同額而並稱之夫呂之無漢也先殺功臣武之無
 唐也先殺宗子其虐同也臣私於勳食其武通於二
 張小兒其濫同也然呂無才而以兵權付於祿產此
 周勃輩所以不得不失機於驃武有幹而權多自己
 出此仁傑輩所以能挽回於徐以此觀之則國家女
 后之爲禍甚微而大臣謀國之功在得人也然子於

古今合流

卷之三

11-11-11

唐中宗

中宗橫遭酷廢可爲切骨之戒唐史復位之初新

厥命正當維新厥德袁楚客選魏元忠書至云云以一洗庶波臣

登之清明文乃情封欲固訓微復與婦人共政上

而束之輩得虎不縛唐書言五王汲汲於二張而不慮及於三

虎不得去草留根虎不得去草留根必復生

伴祿產再振附黨結僑宗璟正

色而拒正色拒三思曰公當以同皎剖心而勿同

三思而後行乃自刻而亡筆端曰烈哉同

亦無奈彼何而韋之三思復爲武之二

卷之十三

曰中宗獨不記彼之求爲太子時乎內穢玉帛

醜露於鼎無三思鑑陸上從旁執為熟等或

成宜湯之益草壘之區矣外賈金章常亂於降

政事降聖教除官外并任中書舍人時人謂之針

内無間軌外無朝綱東史追想三思求爲太子時

則固其身之卿非其女之娼也而迺任其穢惡至此

卒之五龍喪三思限今月頭身崩地於楊於天津橋經爲救所爲矯制盡殺之

而五狗興周事時人謂五狗筆洞曰龍耶狗耶人之

三無坐處明卿封太常三思之黨官

朝廷成何景象太子重俊與李多師起

古今治統

卷之二十二

武

兵誅三恩崇訓起兵殺三恩崇訓于其第中上
 人心者方快之矣而攝攝之呼雖云稱制實為除奸有
 以爲反太子斃於亂兵重後但不應時先因系先因
 家太子以誅江克死猶爲自計唐太子以謀武黨則爲國計惜哉唐宗又不如漢帝之明也中宗於此
 時曾未聞閔其子之殞而惟妻是施惟女是用
 不惟濫於授官辛替古根本之疏
 集宴梨園方且觀燈市里上與幸氏發行出而觀且
 五色之圖宮中方且觀宮女接河板打水且
 百帝以不百官嘆上五色雲起千人出遊忘歸
 天下就破陣幸則天安命下歌試李于太宗受命
 盈時上宮近臣祝賀甲口祝公五經掃地矣翊聖皇
 后之稱母王氏每遠去職自稱聖皇后阿父臣紀

何存和事天子之名君帶安在帝紀通或
 一無所陳也袁楚容十罪之書罪中宗之失君德
 罪魏元忠之失相道中宗多失元無何而妻弒其夫
 女弒其父合謀進毒非其積惡之所自取耶
 日臨朝也公王之合謀也欲依韋氏以爲皇太女也
 陰邪用事亂是用長宗廟社稷不幾墜地哉二
 諸者乃蔣宗也其子名宗宗後爲玄宗

相與共議廟堂之上漢文如姚之通變宋之持正史補云

張之風度後每宰相率士上問風度知張九齡否韓之峭直韓休之

嘉禎之變提張說之文雅說文雅有骨而屈第少遊
者賢匪忠苦愚則倫故言所冤楊庶卿十事之東

言賢矣是者利言明者實疏語
初嫌崇卽陳十事先仁恕裕遠功謹法一專八附
責思誠外政體大臣獎廉臣省營德臣嚴臣至各各臣榮臣

首開言路千秋之鑑直摩帝闕

之所謂皆因家共之至計上義美之五禮之脩討

五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內多泰差不一參年承說猶

仲舒知古而通典稽古幹今而習時務高仲舒與

卷之十四

各各抒衷各抒衷溢采溢采滴胆滴胆抽肝抽肝以共佐昇平而以共佐昇平而

帝亦開胸露臆登任用弗疑寧瘦貌以肥天下

上言兒愛而天下肥 二十餘年六月寧月致

教坊先賜裝功了雅樂傳女樂六其中自教女樂而

淫竇尚未共開

其新文策者雖更允選注循用資格

而士路尙未甚失踵太公立廟加揚堂

九月戊子祭孔子以奉孔子禮筆泐曰此辭方不爲其

其有別也

古今治亂

卷之十四

1. **Introduction**
 2. **Methodology**
 3. **Results**
 4. **Conclusion**

市江續

卷之十四

四

果自言是時爲得中多受祿位恒由帝清議之通人蒙
賜門後甘有哉得爲卿如八旬說也賜號通玄而左道
亦尙未其昌人無苦竊之賤和永爲人無苦竊之賤天有
廉豐之慶元中有年海波不驚日食不應食不食也樂
諸芳失禮武庫之塵老穉鋤桑柘之影唐武庫之塵老穉鋤桑柘之影
之時行善濟不懸人墨客夸談矜語東家竹孰不計其
與貞觀並稱也哉

;

9. The following are the names of the persons who have been appointed as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rporation:

Name	Address
John A. Smith	100 Main Street, New York, N.Y.
Jane D. Doe	200 Broadway, New York, N.Y.
Robert L. Johnson	300 Park Avenue, New York, N.Y.
Mary K. White	4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Charles E. Brown	500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Y.
Susan H. Green	600 Lex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William F. Black	700 Central Avenue, New York, N.Y.
Laura M. Gray	800 West End Avenue, New York, N.Y.
David P. Hall	900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Y.
Karen J. King	1000 Times Square, New York, N.Y.

卷之十四

100

先儒之評玄宗也謂開元之治浸淫乎貞觀之盛而

不知開刀之際已醞釀乎天寶之機何也高力士以誅章黨之功已知內侍省事矣即位初即命高力士為右監門衛將軍及至西宮增利至三千餘人衣紫有一千餘人初太監時色人甚多正史黃守謂侍不以其後世奄豎之患乎張說不想府兵之壞宜仍舊循理乃以召募充宿衛更隸爲廣騎不以致兵力分弱之漸乎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不其開廣修勢奢之門乎丁南謝衛自餘屬官利得半後來寄望極廣皆利得是相也如百官仰其休暇遷勝地行業不共示敬樂尤無益

市說

卷之七十四

五

— 20 —

10-15-1954

五

危情之意乎凡此皆亂胎也子固謂開元之朝其得
失半也然能於此而防其如崩者以翊其如登者二語
從意知意驕於葉素明于憶月中有素娥信張翥士道月宮
下更望雲英羽衣之白而襲霓裳羽衣之曲麗仙獨有與
符上集之時如君為送知大寶二字而重玄皇帝
之尊皇帝初為高祖諱號曰玄立空中神語而嬌評
於天玄宗長兄又家住在蜀之中上輩河日數以數
淮增稅運使劉江准募聚飲行也宣門施戟戰小垂

音

治親
卷之十四

— 1. —
— 2. —

也。蠶費十家之產。水陸以稅蠶者爲一蠶費十家之產。
向莫能供億煩也。終日無一字之成。宋遺留字於上欲
成一字矣。笑其口後世亦多有此而別號者。於是日不
避樂誥也。傾允藏以賜貴寵之家。賜楊勳金用貨彈
也。學南詔而設全年之命。引至寶道立之全平安西
士馬耗也。玄學博士歲依明經舉。每使明經之士
川。雲端售也。羅錦吉綢。羅布垂爲史刻古法然字
錦並以深文用酷吏肆也。三子太于榮郭王皆皇嗣
也。既以惠死之故廢。唐紀有聖謙乃祭之又以
杉潤之譜殺則叛東驛之快寧忍聞耶。諸胡皆違裔
治統卷之十四
也。既以之領者鎮虎符又爲之停督府魚書。李林甫
也。將入相奏制人新勇當居皮契。是安嶺山高之
下數年則合以爲信則諸外藩之變寧可禦諸凡
乘成功就敗事。又句而其所以蔽君酸禍者則以
李林甫爲之相。而又楊玉璠爲之后也。大林甫深結
官蟻謀傾忠良。堂僱月堂林甫每討害僚友幾作唐
家政事堂矣。政事堂玄宗不察其奸始命與九齡同
三品是童竊同器也。陞而領中書。又旣而進封國。是
蒼壽朝濟也。意韓休相七八月而罷。林甫相十九年
而仍累奸人之固寵莫解乎。亦君心之久難離間乎。

然林甫原韓休所薦此事諸史未詳則休固不得
 辭其咎矣若夫玉環者實小字子嬌事壽王十餘年矣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是秋時至五臣於廢廟乃
 新臺復作議者寧不歌不歌中薛平宣公稱子云云海棠之
 方立使馬於廷徐南故城夫口口案腹劍之奸
 妖紅慘紫之色又類賜北於宮字安祿山名
 何人哉柳城之孽也史思明又何人哉祿山之
 類也當其伐契丹敗績時祿山領兵伐契丹敗九
 名聽九齡之言豈不帖然無事胡以之節度於平盧
 也又節度於洛陽也胡進之御史於朝端也胡增之
 兼領於江東也胡睿之起第於京師也又胡
 損之出入於禁中也私持如通洗兒之錢祿山生
 乃出白帝賜果重其洗亦心兒果重其洗
 垂廉兒乎出大歲垂下上問陳中有言之汚
 蘭州矣而帝魯不知滂也權五家之錦隊三
 示其兄弟錦第五家從上行掃八姨之娥俗
 天宮國夫人並親執羯鼓催宮中花

柳與妓歌春光好而開樂光好曲奏秋風高而
 落又雲風商田歌之誰知草木無情物西湖又在
 玉奴手紅矣極索花五玉奴則不可得而解矣帝果
 作天公乎事上於鼓作天公乎而天何愛割於女
 子小人之手乎此又不可得而解矣解之曰一朵妖
 花翠欲流借來此費家夫區以妖應妖而况羯鼓
 一鳴振動非常也時林甫之指甫新國忠結於
 讞反乃而水山之勢遂隆朝國忠結於
 竊意國忠以椒房至戚居槐署重職正宜為國家世
 奸捍患願知祿山之必反而丁無一策且以事激其
 建反而實已言是豈宰相之身任社稷者所宜然哉
 其指矣

合哉史故予嘗於此時而究論之機皇嗣以撫戎元
 山唐中興頭府而同日懋於西山正帝車於北
 李太白者建寧王倓廣平王叔也起自穎陽李以
 太子召之為侍以謀軍國重事者白衣山人也
 太白去華士曰黃衣憤待扶碧池之宴擲樂器而
 聖人也白安山人也憤待扶碧池之宴擲樂器而
 哭其諸於地而斃山靈之靈雷樂工也掃清
 極路俾江淮賁賁得入蜀入靈武者王宋在列大子
 蘇景仙也軍機旁午武人驕恣而能正朝廷之
 以扶至尊者李御史勉也郭李張許顏賈之功曰宜
 彈於史冊而之數人者史或缺而不言書或隱而
 卷之十四

唐肅宗
 有唐之隆天下一字安陽集際天蟠地悉主悉臣
 華初云時維七葉而奸臣犬吠言唐安祿山播亂於
 長安師京史思明繼繼於范陽殺明守范陽不
 下撤然根萌熾然壯嚴肅宗以國之元子從父西奔
 父老挽留為中原主後於途日如是明中原山性
 於是反旆而東期收舊物歷年匹馬一呼千虎
 與元結中興頌西馬北方內挾倭倭二維帝二子
 王叔立一呼千應萬興
 見東中倚白衣山人紫袍元帥以為謀主相
 與并力東轡旬當駕至平涼時以李涵裴冕眾臣之
 請送即位於靈武蓋狗眾心以為社稷計也而後世
 論史者如二程諸論俱謂其不待父命而乘危襲位
 為太子叛父曾不計馬兒別父時已有宜百傳位之
 說矣特未之受也甫卸拉而河之南江之北諸道狗
 國之心始堅是下安人心也及靈武使者至蜀而
 上皇喜其應天順人三宮開雲武事故口吾
 慈父心也史氏何意之矣所歎者特師位前數日
 遣使至蜀京命下而不然則少遲月餘侯寶冊至亦

十九

[illegible]

良姊夫晉爲奸良姊因隙謀誅國輔國輔即之朝其
 是史謂其別奸而上庸曰輔國遂管良姊誅之皆然亦
 姊之不能保自取之也然以主母之尊而斃於家奴
 之手天家尚有紀綱乎綱目不書弑而書殺諸史皆
 以云婦人行惡之戒而不免基寺人借口之資矣後唐張氏
 子以爲何如也

代宗兒時立宗器之即名徹者與坐玉案前立宗佐曰此兒乃吾家有福天子也

發掘復兩京李賀曰
之佐青風臨基之佐相王
國之良將如張氏生千侶
保建社稷之說以定天位意其爲有福天子不致王
案前之通漢知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
既惡李輔國之專恣卽宜大聲其罪明正天刑
奸人不改寬朝胡爲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哉
治統

一韓國陰而又一韓國踵至程元振益忿焉時史載之餘孽既清同軌之助兵歸國原野雖蕭瑟而京室亦又安獨吐蕃內侵逼近京邑元振參之不以聞諸子儀僉寇兵寡請益元振邊之不以達史至於軍無一士力戰廷無一人犯顏四方無隻輪入關上幸陳州史即以光弼之忠幸快賊數路不至亦切皆於元振而不至于儀起之幸朽甲鈍戈捍力人猛馬出百姓譁呼令公大上虜始遁去史王莽乃得望生賊然同也上皆曰天下有足觀力德德

卷之一 四
十八

遂敬反側之思引同紇吐蕃人
 施其來如飛其來如飛苑中之屯天子皇皇
 得賴令公身為屬餌其來如飛苑中之屯天子皇皇
 不斥史以宿義要同紇以威廢吐蕃吐蕃其來如飛苑中之屯天子皇皇
 再遣帝勢出於再遣聲可託之管經名可垂之
 竹帛矣駕九花虵馬上賜駕九花虵馬其馬越而
 出出河入朝天閑其忠義為然即發其父
 有其忠義為然即發其父

也不任官於肅宗之朝肅宗時不任官而後為代宗周旋代宗時不任官不惟遂棄書院祇為虛設肅宗時不任官而回首衡山之雲肅宗時不任官能無慘然肅宗時不任官此可為隕節鮮終者之戒

卷之十四

三

唐德宗

德宗代宗長子居莠茹苦諒食馬肉見屬精思治邦瑞圖李錫上慶雲圖却之縱馴象出宮女數百藏貢錦城常貢千疋罷權酒御詠中外皆驚而各處軍需之儲以給毀木妖童而天下之公賦不至為大內之私貯此上從之正舅姑先受婦拜先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不答上而家處之大禮不屈於朝廷之常分尊郭子儀稱尚父加太治範卷之十四而元勳之爵重流祁光超代宗命中使以其所獲德宗上而賂遺之途清以馬蹏鎮河東練銳鎗而兵足以劉晏判度支以而事集精鹽法而財豐大臣對殿而獎勵其章吐蕃入貢而命歸其俘不執此其初政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故滑青軍士嘆明至出也兵相吐蕃然相肅帝誠賢矣乃以祐之為而有楊炎而元載之黨也相務炎已失矣乃以祀之為而同平章把固懷顧之孫處英之子也而可相由是容容在

德宗於亂後還

駕長安園陵如故，錦旗如故。李煜破

不教廟貌如故而驚泣鴈駭淚回船作唐正乾綱

再振厯柄大斃之時遂爾封仇賞叛惟恐生變更

少誠殺陳仙奇而卽以爲留侯李萬榮拒劉士寧而

卽以爲留侯天德軍奉任廸節而爲侯昭義軍推唐

從史而爲侯其有稟朝命而立者惟李自良之於何

東劉立佐之於宣武張昇雲之於義武李元素之於

義成而已各史餘皆擅而除擅而代廟堂之上鉅師

爲柔列方爲員
歷年國自平
大開陵遲不振之患且

卷之十四

自文臣賂賊乞文臣擊至巨萬而古我輩獨天下耶

一旅士 官奄藉口 標楷白志 貞則觀察 功 孫榮

傳則中尉矣。文垣則神策矣。止之後又竟思霍昭

儲則護軍矣勝無能言中委陽光失色蓋謂陽光

色孰非帝有以成之且自奉天寤之兒出占芒寒乞

專意作殖爲私端亦多於貨財用事李兼有

月進矣於江州 韋皇有日進矣於西川 牛仙客因之

得宰相矣進相位。庶幾因之還真外矣。進奉因降官

教李因之而陷秩矣進奉僅用財屢因之而免罪

政苛猛成敗甚毒問

古今治亂

卷之二

六

張延賞以謗謗而獲相

始任厯杞而巨奸久於當朝猶用竇奏

趙憬字孟平而羣奸至於盈署是何其勳

與小人親耶此皆德宗動與君試觀渾瑊與吐蕃明

張廷寶進弛備排誠之說而被虜人却盟損軍并見各史

則甚哉小人之誤國多也而帝奈何信若等也又觀

東宮之位將易子而好李必以子與姪之說痛言以

主上以慈與孝之說盡誨於東宮而儲位始安

則甚哉君子之莫國多也而幸

奈何疏者革也吁嗟德宗性昏才拙史其如天下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7; 277: 1001-1005.

哉子獨惜邾侯之賢而引進安參也宣公之賢而引進趙慄也則知人之哲自古難之矣又何任於德宗子爲德宗之朝計之外焉專以李晟渾瑊將內焉專以李泌陸贄相謹用君子無難小人於其間哉

人 參 圖

唐顯宗

順宗德宗之子之爲太子也留心文藝隆禮師傳史奉天

姜夔龍宮山人引詩爲補引詩進規延齡諸小人

謂其居儲二十年天下陰受其福信哉奈何一論及

宮市德宗改宮中上市而王文叔遂謂太子不宜言

惑之。太子曰：微君言，予幾誤。因此一言，文叔遂見愛，俾而王。餘

百今治統

卷之二

六

交構用事迨德宗崩而太子以疾體受位文伋利計

主之膏肓。舞智弄權。而牽連八司。照之黨謀。各異。長

其門如市。獨惜柳宗元一代文

也劉禹錫一詩詩豪也而亦汶汶群小內哉則失身

甚矣天帝特爲造物小兒所苦也古稱人原非昏瞶

鍾頰之上也所指肉之李不甚肆帷中之牛不甚

中受之德宗又取五方小兒爲姦戲茲一此非

胡說之章

其明乎又知微先朝之遠臣而陸贄陽城並蒸蒸有
起金馬殿此二賢備二人不獲得登玉署而謂天紀
未至而幸焉
則小人陰竊障蔽之乎不其
退視日星耶
帝又不可以不言而治耶而可傷哉
其帝道頌也
始天之未欲平治乎唐也
時帝之子純
年長而英辟帝欲早建以安社稷而鄭絪從之
以立
太子
事
之
章
卓
表
請
于
監
而
儲
位
乃
端
九
廟
王
也
不
然
能
固
牛
昭
容
之
所
忌
也
文
叔
等
之
所
聞
也
亦
安
得

晏然青宮耶弟建立特決於外藩之表茂亦見中朝
鮮人矣
又
純
年
二十
有
八
德
宗
業
已
建
為
太
孫
矣
順
宗
何
不
養
頤
對
於
深
宮
還
揭
大
麗
而
付
之
家
嗣
哉
食
數
月
之
天
位
於
太
子
純
至
次
年
正
月
順
宗
而
致
費
後
求
群
臣
之
議
也
則
其
明
殆
未
足
矣

元

唐穆宗

穆宗憲之初立而奸鉅遠貶皇前傳而鉅擢鉅擢伏

謀事為可快然南過公除使公事而卽盛陳鉅

八月凌池十月華清長權宴飲舞清鉅

榮俊維存於前楊虞卿之疏虞卿李璣之諫

公權之革上楊虞卿之疏虞卿李璣之諫

天下太平之說二人言天下大而不銷兵鄭僭事

伏以致藩鎮阻兵弗能制也士卒逐帥弗能禁也

盧州軍士因張靖卽以朱克繼為留侯魏史

卷之十五

建康殺田布卽以憲誠為留侯成德王延湊殺田橫

正卽以延湊為留侯各史見河北三鎮憲宗之所

役者復淹盜淵各史甚之而有私通王守澄

得旌節府鉅鎮者各史尚安能振宏綱而核

故瑛哉時諸各公各史負入相之望者而

皆以李逢吉之交構至裴慶而由鎮山西道矣楊公

韓由鎮山南道矣主德不明小人蠹心食業百忠貝

亦無所損其手足至於策試取士乃英賢進用之闕

而段文昌李紳竟托其所題楊汝士錢穀司員與之

取司員與之各史楊汝士錢穀司員與之

取司員與之各史楊汝士錢穀司員與之

取司員與之各史楊汝士錢穀司員與之

取司員與之各史楊汝士錢穀司員與之

古今治統

百取之也臨崩時遺命太子臨監國內侍諸郭太后

臨朝主幼年會后榮以行其志也而后確然

焉子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古今治統

百取之也臨崩時遺命太子臨監國內侍諸郭太后

臨朝主幼年會后榮以行其志也而后確然

焉子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里焉言古之見亦容

唐敬宗

敬宗無之太子之居位也王階客碎首之臣上朝屢劉極楚極言諸碎

戒壇壯資福之說工智興以上生曰請教

有李漢瑤墓之賦漢瑤字李漢言

答德裕丹徒之餞

後上優禮詔者之聽溫御史而力進馬之議是馬

曰吾今願落於海經史矣
嘉靖學士而歸銀羅之錦
醫科韋處厚亦宦游上
臣今伯將王用走度口東幸

東都則從陳止齒吏則從竟不爲告之曰猶也

幾此於漢昭之明史蜀聖其甲冑小斧私蓄仲長詩

治氣
卷之一
九

宴樂之性殊不之改擊毬於中和殿擊毬作樂齊馬肉什象工三有

今日緣而明日非

天子之事卷一 追夫飛鸞輕鳳並超入宮而帝心日

遺述於金屋寶帳芙蓉之內

外則昵狎八閨

十六子
手通世。以學在。死於。執事。傳。字。時。有。名。
長。許。子。一。其。姓。也。與。在。其。劉。本。是。而。於。會。市。

以泥濁朝政至於令聞不章懸聲遐布聲播遠卒

之體與燦俱泐

漢張芝見明等從脂中前就帝哀哉其理考此處從前

而王象三作王象之後裔而王象宗海曰

五八

文宗也不得正其始所立方之曹節侯覽人

裴晉公時爲上和君

三郎可早還象子也表忠布構

王頂骨不身幾歲也有經野堂

10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帝之無爲朝之無人盡覆天下事決之於比司司咸
 行營省聲震寰區而帝之肌標心悸悸恐居攝處
 其身其身恐於登路之春草春草而待臣知之此之終
 耶壯丹耶何恨意耶是豈醇酒之所能解耶而何爲
 帝之無爲朝之無人盡覆天下事決之於比司司咸
 行營省聲震寰區而帝之肌標心悸悸恐居攝處
 其身其身恐於登路之春草春草而待臣知之此之終
 耶壯丹耶何恨意耶是豈醇酒之所能解耶而何爲

從付之一醉耶文宗受制於宋奴莫之奈何臣
 見王八松港城人竟也宰相不得伸用於朝而石罷
 單罷唐之天下駭駭乎趨於極亂大壞唐文宗使
 臣方欲擬帝於堯舜之上而帝已自知其出報獻之
 下矣文宗受制於宋奴莫之奈何臣
 不如也

英

太宗既破瑊瑁之患，即宜於未崩前作願命而令太子臨見群臣。宣讀中外示以禍福之令。主則小人難後安敢移易於其間？不足之圖而任仇士良、魚弘志擅權於立之權。太子成美被廢而立弟，遂成美矣。已立弟，則太子之立功不自也。遂言太子時有威德，故能立弟。噫！宦官易主，遂成唐周世宗篡位。武宗事。初政，即召李德裕而相之。德裕首陳邪正之辨，謂正人松栢和邪人蔞蘂。德裕之言於中切中時事之亟，而邪人且有蔭子之誦。上且請以其治紀卷之十五
李敏中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諱者監司傳之何由有兒語？雖近戲深得事實。使敏中留朝堂不爲南牙李德裕之助，德裕乃以爲楊嗣復之黨而出之。何與？帝之天姿英果，實力能矯時弊。詔臣言無得留中。詔意言人主必自有兒輩杜內說也。詔邊將無得還功。詔言月等不得生事亂境。杜內說也。詔邊杜外業也。擄揚弁之殺賊。河東將生事亂境。詔邊杜外業也。擄揚弁之殺賊。河東將生事亂境。詔邊太原戮劉祿之孺子而克有賞。祿自爲侯休德帝言從之。驅役三鎮。詔王元逵有賞祿自爲侯休德帝言從之。當是時，德裕數文告主上，整肅皇

古今治亂

威風飛雲流震服羣衆一誠若無愧於武惜哉州失矣先王至此所遺體魄不受州之賢失其
之以加而發顯其名何爲士良死矣韓明士良傷
十五里下於此等乃身役於世而死而籍沒其家已
大略如此也特爲人所贊歎而籍沒其家已
戰至遙於左道之趣而棲心玄化留情幻端實爲佛
寺之毀宜也詔錄天下伏寺而乃築望仙臺實爲佛
僧尼之勳宜也勅錄萬五餘人西築經黃白之
詞盡焚宜也時釋教爲之一而乃受法錄趙真真劉
上上僧之受主作者張供而乃受法錄趙真真劉
道義法錄以萬幾所萃之身而日與教授先生
歸真爲道門崇玄學士崇玄學士崇玄學士談道滌煩德
教養先生崇玄學士崇玄學士崇玄學士談道滌煩德
治世卷之十五十五
我遇通人上日無事賄得與之談述矯拔丹梯尋珠
親類等烟口人主事得有無事賄得與之談述矯拔丹梯尋珠
赤水史云是惡所惡之異端而好所好之異端也
唐書云于茲植德裕之諫止言趙歸真爲先朝罪
人不宜用末言仙術爲方外幻跡不宜信也夫仙而
何可言道哉道者首群物而無所不之之謂也仙爲
止可清淨其身能首群物而無不之乎乃字出問端
以仙爲道教至與儒教並尊此久錮之乾坤卽千古
之明君良相水能更實此三教同稱之名而奚責於
唐之武宗德裕也山人有問仙術不備道者付以窮之
唐之武宗德裕也山人有問仙術不備道者付以窮之

唐宣宗

先時憲宗有庶子名悅憲之第十三子在宮中善白晝賸論者

以爲不慧至武崩中官馬元貞立之始意其驕而易

制乎諱不然皇太叔之立古今希見倘入見文宗

武宗之廟將何以爲禮也德裕爲唐賢相而數君之

立俱偏寵奄登其代更之將宰相不聞願命之及即

宣即位以來明察沈斷謹飭節儉示太宗金鏡於翰

林以女宗族爲士族書貞觀政要於屏風上五

之德裕雖罷相而令狐綯魏謩迭入平章萬請公主

愛女也教之婦禮以肅貴戚公主進御難比事在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五

七

御以答天變其元會父之會也宜出治之

所禁私慶之僧以左道想焚香讀大臣之疏整

容答群臣之體流侵人祝漢貞外事上宜序之流

而雖流不得伴有罪李行吉以嚴治盜場李君以惠庶民

而雖流不得伴有罪李行吉以嚴治盜場李君以惠庶民

而雖流不得伴有罪李行吉以嚴治盜場李君以惠庶民

而雖流不得伴有罪李行吉以嚴治盜場李君以惠庶民

而雖流不得伴有罪李行吉以嚴治盜場李君以惠庶民

而雖流不得伴有罪李行吉以嚴治盜場李君以惠庶民

而雖流不得伴有罪李行吉以嚴治盜場李君以惠庶民

而雖流不得伴有罪李行吉以嚴治盜場李君以惠庶民

古今治統

卷之十五

六

而歸命先志亦成矣後河東王尊敬曰志

朝廷所夢而難理者任各州命章得義處分一編

而州事悉謂矣夫大中之治宣宗與海內靖

安十五年也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帝德納規

陳而雅亮猶刻者借傳賞而人多僥倖宗

之嚴益難加而四主廟祀何爲而由下見朕受

帝未能詔群臣議也皇后之奉事雖勤而

而歸命先志亦成矣後河東王尊敬曰志

朝廷所夢而難理者任各州命章得義處分一編

而州事悉謂矣夫大中之治宣宗與海內靖

安十五年也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帝德納規

且大水溢於諸路四方亂者蜂起湖南江西兩省

帝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之無道所致裴休請早建儲豈真欲聞人乎帝裁

唐懿宗

懿宗太子之立也王式平浙東之亂浙東亂王式平之

驍威安南之功自李元發提兵安南而後

州縣稅外無得科率而民困以避避言言

後宜有蠲報從右拾遺言李德裕父子有功宜而蠲

庸以錄然其驕奢無度淫樂不悛唐史牛勣阿旁

幕戶幕戶

途迎於要路宦者至館驛之司司馬

藥工佩將軍之印李可及善為新藥上校之

時徐徐

之境軍還其師民逐其主帝曾莫能問而雅

梵鐸於禁中上

臥內黃龍之瑞見

庸惡之主黃

會同公議立長立賢以主社稷庶可以救其末路乃

信憑中尉上

立少子王

天下無顧命之族大臣無翼戴之方家奴用事其

來非一日矣無惑乎國之自趨於亡也然思於唐之
 事有可異者匪一也以天冕者見前而謂樹尚有葉不為早乎
 子可謂甚乎以尺牧者而謂樹尚有葉何以君側者一出
 而之者凡此皆謂其有葉何者以君側者一出
 真而途人以環相餞乎以見其有葉之在也
 可為奄人羞一可為州縣恥一可為朝臣

唐僖宗

僖宗名之初立也詔歸骸骨於法門儀衛十無一二
 之從詔削香初於各處近旬百無一二之存謂其不
 亦掃累朝之積氣指其積弊而言而登之清明之宇謂其
 際此冲齡而得相臣之賢以糾奸得將臣之忠以鎮
 亂唐社可以盤石矣用今及何人也而委之以政
 大禮歸阿父之手上開元大禮歸阿父手一切內政外
 侮毫不關白於天子夫漢父張議唐父令孜版圖遠
 乎哉自是仙芝起於長垣黃巢鹿於宛句
 劉稭尾而草木腥流血而川原赤唐天子方各
 為擊越狀元上開元石野僧嘆曰朕昔處擊世世
 吾不知擊越者其可以擊賊否宰相從
 為行營都統王師為相不能正君邪吾不知行
 營者果其能對壘否諫官以直言遭屠戮之慘後
 將奸人之弄權益熾將帥以留賊
 賊入之既心益張策賊以是渡江而南徑入長江高
 冲天大將白假然稱大齊皇帝唐

之君臣了無一策垂泣出奔書史言中興元無日若
 狐兔之遊鷹犬不欲審過巨寇自言遠幸與元
 極目千里止見荒城青草向非漢陰之驛負梗而
 至書史言中興元無日若
 將身於飄搖梗抗之中而詔令阻隔云如之何
 跡其入蜀景也蕭條寂寞尤甚也况立有子堪托李致
 甘受制於十軍阿父上可為十軍阿父是彼竟冕
 居斧座一木偶人而已其目幸鄭敗傳檄以徵兵
 王處存間道以入授不復元前
 周爰貌奉賊而心同楊復光之心復光本賊而
 遂潛潛以充盟王敬武降賊而義激於眾
 助王道平用從鴈門出到軍王
 為之羽翹賊始焚宮室而遁也噫蜀至而巢傾
 也有獨眼龍而川田十八潰
 也有獨眼龍而川田十八潰
 而京圻之所賴者豈小哉乃巢賊雖破溫賊難坊

臣乘機更立一主王行瑜勸致嚴賴王行瑜破
 之而十八葉天子王行瑜勸致嚴賴王行瑜破
 之流竄已脫而唐室之事體亦幾幾難全
 民生其間兵戈而唐室之事體亦幾幾難全
 與張全義經理於東都定安集
 則火宅之哀涼昏衢之夜曉也
 治紀卷之十五
 奏且請許田帝駕亦可無虞也胡令夜又
 以如賀鸞至於跋涉閭閻再抵興元信上
 不素幸以此非安行也不素幸以此非安行也
 乃而書賊萍飄蓬轉向求一錐之安亦不可得
 臣乘機更立一主王行瑜勸致嚴賴王行瑜破
 之而十八葉天子王行瑜勸致嚴賴王行瑜破
 之流竄已脫而唐室之事體亦幾幾難全
 民生其間兵戈而唐室之事體亦幾幾難全
 與張全義經理於東都定安集
 則火宅之哀涼昏衢之夜曉也

唐昭宗

昭宗從宗第七子乃宦人楊復恭所立雖戴通天之冠佩

白玉之璽李茂勳而不免胥命於匱奄藩鎮之

令教市離中禁楊復恭又領中軍韓勣自負定

策國老而謂門生天子時朱溫久懷人王於中心

幸張勳攻之適中溫賊好仇之志而劉昌書討克用

何武勳亦可以觀過知仁矣李茂勳以克用之

單李茂勳亦可以觀過知仁矣李茂勳以克用之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楊復恭自認附庸

卷之二十五

一人謀竊殺十六宅之皇親唐昭宗以而帝遂作

以賜院之囚囚也劉季述與韓全誨謀上皇

而幽之別院者乎又有家奴敢勒主君主母出宮

罪而鎗之者乎三使相李勣以銀鎗書數主上

以復宸位百官於是稱賀然胡乃以謀誅奄之故而

召朱溫入也夫漢何進董卓入義以不漢唐崔胤召

朱溫入又奚以能唐韓全誨以駕入鳳翔李勣

謂避溫賊之禍朱溫以兵圍鳳翔李勣

道豪者謂茂貞之內訌也畏克用之外觀也乃謂其

有回天再造之功即有竭忠守正之節耶李勣

用此財不爲一出其謂之何無乃程朝廷復有昔日

之疑李勣而難挽李勣方固於捷徑殺張藩以絕外政

東也李勣東也李勣東也李勣東也李勣

東也李勣東也李勣東也李勣東也李勣

東也李勣東也李勣東也李勣東也李勣

合論唐

歷觀唐之有國享年二百八十有九歷主二十有一

女后亂之於前武宗時奸臣壞之於中德宗時宦

奄覆之於後武宗時奸臣壞之於中德宗時宦

鎮強大以阻兵武宗時奸臣壞之於中德宗時宦

盜賊橫行以殄稅武宗時奸臣壞之於中德宗時宦

東擢而西傾促衿而附見武宗時奸臣壞之於中德宗時宦

至是也日得之以兵亦守之以智力濟之以恩惠如

之以儒弱武宗時奸臣壞之於中德宗時宦

治政武宗時奸臣壞之於中德宗時宦

國欲治得乎哉武宗時奸臣壞之於中德宗時宦

易輓牛易馬之事戎政壞矣而無遠侵內裔亂華之

變若前取其君德其太宗之貞觀乎玄宗之開元乎

蓋唐之元和中子範哉三宗固得與漢七制並稱也

子範哉三宗固得與漢七制並稱也

九龍之而龍友文之妻遂欲付友之位史四維不張萬
惡皆脩子此與鱗毛羽羆山棲水育半居野牧者何
以異哉山論則亦何怪乎友珪之外其父也友

以臣弑君，達以子弑父，懸山之

報天理昭昭昭昭明明生爲天下所咀嚙死爲海內所快

豈非圖人者適自圖虛人者還自虛歟

友珪既立速作荒淫史友貞溫弟於是同楊令公

以計之唐日書支貞禁軍突入而天怒鬼誅

容可逃耶嗚呼宇宙間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兄

第一倫於梁室消盡矣皆由不正其原也需者尊

卷之六

先早米品也交貴

一變不立口也。千道長。德。鳴。之。幾。所。

得位之世不貴自強信有是處強清保涉草之我貴

按此等語，務須以自安而只動心自息內起以爲意。

李愚以拙直而見罷李愚字元直分鈔而分鈔而卑心

臨刑而朝政紊

王檀兵敗檀與石勒戰於襄陽

蹙於柳陂晉王粲與三再蹙於鄆州王粲與三

李公以爲三處於大梁

身擒既凝胆道
君臣了無

策全作楚因對泣梁主聚族而臥內之寶忽爲左

下

右所竊以迎唐君史此一聖也唐臣廉而來見前
 聲巨盜之而去來何易也去何速也建樓下寧有
 尺地爲其所有一民爲其所臣哉疑主
登道
唐兵陷
城入哭

事勢竟歸之李氏而圖羅小兒一梁將天下年最

其可勝晉軍父即溫化左

戰魯自謂經營天下三十年

而竟藏於昌熾之太原是以一族而易一身

之富貴於一時范滂所謂福不盈咎呂氏

新堅芥 普令市上炭家走正消敗臨叩云

之廟并起辛日直崇直訓指焚聖帝罪千萬一

卷之十六

卷之十

以爾其罪吾不知此也臣才氏放九原下

呼君入不遑皇天不海

起奸雄

[illegible]

後唐

莊宗

金婆山之陽有朱邪盡忠於唐

李克用乃朱氏之孫也

志一兵馬也素有殉國之志

中統賜軍蕩巢賊功居第一

控御諸軍如朱三者猶然

宗社靡託而彼建鉞麾旄震天下

握圖中自受九錫作祖文誰能禁之

治統

卷之十六

子出

不存

上表

子當

里其

卒而

思疾

以委

承業

而所

治統

卷之十六

子出

伐桓桓然逞其排山倒海之勢

契丹主北近

胆破

色酒

唐宗

首

治統

卷之十六

子出

不存

上表

子當

里其

卒而

思疾

以委

承業

而所

治統

卷之十六

子出

不存

蜀都

黃者梁之鑒亦又以之爲晉書夫不可磨而去之耶

待位之後淫於也宋女煩於役作修贖於貨般於逃

失民心以中書爲相使原敏急伶官悔弄縉紳失

七人心勲臣關門屠戮家見殺失功臣心日與優

人戲狎而胡楊所待之伶曰周匝者且刺史矣史氏

蜀都所得之伶曰嚴旭者且刺史矣史氏世間而有

手搏之藩鎮乎唐主與李存賢手搏謂之曰爾能勝

有傳粉之天子乎唐主與李存賢手搏謂之曰爾能勝

平伶人李天下平其類曰李天下平伶人李天下平

皆可爲天下後世嘆乎政多矣行官多蓋子與庶垂

益朝野征俗訪國有土崩之患而不知葉氏後是何

昔明而今暗先飛而後肆也胡氏斷益舟不覆於龍

門而覆於夷坐車不摧於羊腸而罹於惠途民開莊

宗拒於滅梁蜀之易迷謂天下事亦如手搏如戲劇

爾不思梁何以滅也溫之暴惡取滅也蜀何以滅也

析之荒淫召滅也唐豈能滅二國哉且不以二國爲

鑒而致自滅其國於異姓之弟源聖然乃唐主之

士難之口今主上帝自滅其身於同戲之流亂生於

計窮之兵而帝河北者近澤大震帝河南者第落石

計窮之兵而帝河北者近澤大震帝河南者第落石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六

七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六

入

榜之下現飛泥木之瀨唐王初建廟於新軍士

夜間有日吾下中而伶人郭從謙乘亂弄矢

石射而焚城賊治唐主爲從謙所儒者曰禍福自今

日哉流矢之加久已中於傳粉達朱之甥梁震先

見其滅蜀而驕志得意滿宜爾宜爾也

汗血不櫛沐不解甲苦戰十五年

天下於十指上初季與謂云云居無何而波襲調倒至

此是收之東隅何難而敗之桑榆何易也

後唐

明宗

嗣源也克用養之子本胡人之立也歐陽書反見五

賜書為兵却然以意逆之其初非有爭王競帝之

心始而在邨乃軍衆所迫而後出李存勖之

欲自明李存勖乃李存勖之弟也李存勖之

步重海難救兵乃李存勖之弟也李存勖之

義成庚之安軍海助之乃始就位而不改國號隱然

念先帝之尊意也李存勖之弟也李存勖之

即位之初謂今一新達女色也李存勖之弟也

省教坊百人節御厨十人戚鷹犬止十人掌

注也諸侯百官無得負奉中外臣民無獻異物免

同通負也至二歲五方大外使又據此道諸軍就食

畿甸以省軍餽送文學披讀奏疏以明義理不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官轉對史學之臣百官轉對膳然清朝之令典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六

九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六

十

十

治亂

卷之十六

五

五

古今

治亂

卷之十六

古

軍民交有危心雖詔通租若有軫於民艱
 雖詔開言路若有禪於軍國臣等不敢決其議
 雖夾名號若有得於擇相然此時
 妻不損能之石郎已骨立於河東唐主待石深淵之
 變以不救為天年公以利害日數恒思侯時而
 怒飛南華云雖屈意以索之假姻直以結之及難
 必其昨舌又手從命也傳曰而乃酒酣於千春之節
 戲之以謀反之詞以千春而酒酣於千春之節
 不和反取公主以告登有異志筆巧下此見天
 見人家婦人于大家觀而與母家疎又于此見天
 即如我亦不可以不示故天平移鎮遂生我心日吾
 唐主謀欲和親契丹以拒晉唐主以勿為此唐維翰乃
 為敬瑭謀達文季契丹以鏡唐唐主以文唐維翰乃
 是敬瑭自甘以父事之也自甘以十六州之地而易
 五萬騎兵也瑭之勢險滔天滿之心胆墮地楊光遠
 降唐主曰吾心誠也也竟動敬瑭唐主曰張
 敬達死國千古之忠邪判於死生須臾間而唐主抱

傳國聖登玄武搏骨盛既天王自家亡國破嗟
 從珂骨不以昔之扼從厚者扼敬瑭也何以一身之
 灰燼而易數年之富貴也合而論之存猶不能從承
 業之志敬瑭承業欲帝以信仙李而李氏之
 唐一轉而為朱邪之唐也唐主曰而李氏之
 之謬謂子唐以益前非而朱邪之唐再轉而為通
 估烈之唐也通以至其子從厚不能自振而
 從珂又不能安分而繼估烈之唐又三轉而為王氏
 之唐也從珂而三易姓亦天壤間事
 矣噫是果可以稱唐也乎哉而稱唐焉夫亦以姓改
 而國號才改以鎮定人心爾唐主曰唐已極矣而後承業卒
 元亮未沒晉祚猶尚存也唐已極矣而後承業卒
 后盛猶堪談也

後晉

石敬瑭唐明宗愛婿也夫固當貴相與共而思

難相與也者也果以河東為天假之利點點而

遂可以窺唐乎千春節歸謀之言不過醉語而遂據

此以生心乎所可怪者天平移鎮朝廷自發其機

臣之事君不當如子之事父乎唐人之愚謂天平

足以制石河東恐以勅石夫以佩帶之石而背東乎

天路乎目是劉智遠倡帝業可成之說智遠帝業可

成而教養善升桑維翰進虜力可圖之謀而為虎傅

翼文欲成尊中夏乃遂可以拜命朝廷乎朱紫陽書

曰契丹立石敬瑭為皇帝割幽薊等十六州離之疆

之也罪之也宇今改割字滿廷諸臣當日視此舉而

委撫於殿城間乎鬼重前貽人增厚顏曾不思於

唐為郎舅不親乎而於彼為父子乃親乎三千里赴

難使月謝城城曰吾以三千里五萬騎取勝契丹之

兵力誠厚獨不計金帛可酬而封疆可割乎矧唐門

以比一十六州焉能與契丹爭雄哉中外

出入之防也一旦以界契丹中國不失控扼之險乎

邊街始於雄城稔清字以妖氛謂何彼城何罪也乃

擯而棄之乎王權一老臣猶恥向穹廬而膝

乎當時三鎮舉畔羽檄縱橫得非群心不服而踴起

乎下詔求言乃寂然詳定院中數月而應詔者不

上十人更得非忠良共憤而舉與昏朝言乎安重榮

請師北伐以雪前羞未為不是第主方德之而臣下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故師之乎重榮不得請而遂謀背晉以連突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六

一六

楊光遠遼州而桑維翰謀卑禮奉夷繕兵修武

敦好內謹防夫國中之財力幾何而能給此多事乎

總之貽謀不滅禍延於世五代史天下焉有如是開

國而能長且久乎敬瑭命立重唐臨終謂以桑維

以整內治震外封令狄人警懼於晉之威而政

於晉之德也謂胡曉景延廣之在言是時胡曉景

胡曉景延廣之在言是時胡曉景

胡曉景延廣之在言是時胡曉景

胡曉景延廣之在言是時胡曉景

古今

治統

卷之十六

10

Figure 1

生爲阜足乎爲愁苦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萬言
而是可以得志於望復之比乎義乃至坎丹掃
國而來宸如雷霆赫如日月論發發哉如燕巢幕
魚遊金詩釋其閒修國調鷹苑內乎義
意翕怒而來戰矣孫之十萬橫原鉞安
在乎而不以試一割之用詩禍至神滅運盡天亡晉
更今之孫男臣非始之父尊者生之乎太后昔唐公
主也樊歸與石郎謀謀爲石家祖母母乎謀爲德光樊
冢家始婦乎樊樊人有樊姓之所又還重貴與大后臣

今

治乾

卷之十六

100

六

其退虜之策然從有何奇策乎不過伸臣稱臣謝過割地增賂之故智爾此一之爲甚其可再子然則則維翰之召虜以刺督者非卽召虜以下督乎虜人止利中國財物故重載鎧仗而歸史先正責其不能召輸遠以共立重虜有北說果爾則督之天子不累世爲使所立乎稽當日都虞侯武行德送虜人歸舟授其監軍而入據河陽表詣晉陽以檄表通虜衆以劉虜虜之暴風乎蓋嘗論之晉王藉夷之力故能竊景運而屬恥耶景運與晉王藉書云非事之太殷而失於始乎齊王景運夷之禍不免操纖縢而乘衝鑿

此語時

此語時

南不血食也此語時非激之太甚而失於終乎其十一年
君不能以德與僭勢藏親以圖為天子竟受其禍而
滅國臣不能以道佐教主臣庸以圖為宰相竟招其
禍而滅身此語時非皆其自取乎亦何怪乎獨惜以二帝
三王所自立之土地此語時割以畀人自是北門
無鎖鑰非晉之割肉以饒虎而遺莫大之禍於後世
也乎

此語時

卷之十六

九

後漢

劉知遠沙陀李氏家一贅婿爾而何以有天下仕晉
為行營都統時晉重賁被契丹所虜中原無主
以軍士推戴此語時而正位號於晉陽郭威楊邠等決之王晏超
顯等應之此語時史弘肇衛之而安行入汴
其有天下非取之石晉乃取之契丹觀之則諒之竊
朱溫之篡有坊之更敬塘之奪大相天淵昔備謂夷
氛搖亂中而幸有河東少延中國之正氣此語時

此語時

卷之十六

三

亦予之哉然河東兵堅馬良伏劍而出固足以舒晉
難而解倒懸乃衰如克耳不似有所待耶及虜兵南
旋而又遣使奉表此語時而始出兵井陘
不其令人疑耶及重賁已北此語時而始出兵井陘
言逆駕不已晚耶不救晉主而空留晉號非掩耳盜
鈴耶夫晉之亂華天下誰不欲亟去之知遠若能先
期遠遣伏車澤而起則為劉沛公不然能外聲其罪
以絕虜虜內正其罪以絕魏晉則猶不失為劉下邳
也奈何竟未能也既未聞樹深根以厚基又未聞播
解澤以讓治此語時徒欲括民財以厚酬軍士况非

李氏之謀出其宮中所有李氏謀曰平對九等志意何至於繁瑣之千五百人何舉乎而盡戮乎意何至於繁瑣之千五百人何舉乎而盡戮乎乎何不能成其主而從其成也至於郭都之圍張乎何不能成其主而從其成也至於郭都之圍張璠以固守見救璠以固守見救以示信義而警奸邪也周王承祐以示信義而警奸邪也周王承祐數日而即官世安有不孝之忠臣哉數日而即官世安有不孝之忠臣哉政郭威主征伐政郭威主征伐聖哲駕而馭之方可以調其用而暗樞如隱也尸素聖哲駕而馭之方可以調其用而暗樞如隱也尸素如道也浮文如殺商也因人成事迎風生計其何如道也浮文如殺商也因人成事迎風生計其何以善處於將相之間噫弘壁特鎗劍以定國王章於以善處於將相之間噫弘壁特鎗劍以定國王章於毛錫以出財毛錫以出財有君權乎而尚能國乎郭威克河中有君權乎而尚能國乎郭威克河中而以威三鎮功懋慈賞而以威三鎮功懋慈賞而所以賞綸及而所以賞綸及說者以威之聽馮道語為預收人心計說者以威之聽馮道語為預收人心計則威乃陳氏厚施意也則威乃陳氏厚施意也

後漢書馮道教威施官物普及人為結東後來後漢書馮道教威施官物普及人為結東後來計則道亦琵琶別解意也計則道亦琵琶別解意也朝赴郭之語勸漢主親賢遠奸求舊而自願竭愚思朝赴郭之語勸漢主親賢遠奸求舊而自願竭愚思於顯揚於顯揚即武侯出師表語亦不是過章郭之罪心此時尚未即武侯出師表語亦不是過章郭之罪心此時尚未起而有忠言即其斥王守恩之食陳白文珂之執起而有忠言即其斥王守恩之食陳白文珂之執命朝廷而去郭用賢覽與其辭朝勸主意合倘令漢命朝廷而去郭用賢覽與其辭朝勸主意合倘令漢主能思威言而令先帝諸舊臣依然在位在服則國主能思威言而令先帝諸舊臣依然在位在服則國有老成尚堪為用有老成尚堪為用走一使走一使威甘心盡命於昏朝哉威甘心盡命於昏朝哉威甘心盡命於昏朝哉威甘心盡命於昏朝哉威甘心盡命於昏朝哉威甘心盡命於昏朝哉

周世宗

100

火幾至湮沒乃能於是感之令國子監校正刻成俾孔氏刪定

周祖之崩也五代之主皆書祖繼周遺命紼衣无棺

之說更行於乾坤而時有蜀人母胞裔出私財自置

止崇儉以保其陵並未及保

身不知川中文辭亦列叙昭會否也

天子之於士，猶父也。父之於子，猶身也。士有可貴者，其於天子猶父也。父之於子，猶身也。士有可貴者，其於天子猶父也。

周王此舉尚出尋常萬萬計而況於五季風霾雲霧務

元周治鑑近代之變而內修文事外抗武功

之揚山九天日星以所耀人心功豈在漢高唐太

戰以摧北漢之鋒而內之驕將情其威効

下時不夢俗人上見非聖人之靈因感而通乎而

命王自將兵討之。漢愛龍向竊先還。帝遣使
督裝始敗。漢兵焚向受謀。自是驕情有禁。
命王自將兵討之。漢愛龍向竊先還。帝遣使
督裝始敗。漢兵焚向受謀。自是驕情有禁。

三才言何去其言以爲
宴益入以財諸三出以
宴益入以財諸三出以

以竹箚爲之刃而外之強鋒歟商盧地和田
州也州無州名也主乃摩江北專伐僉允紀句二

卷之十六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六 三

厚往薄來之意末世之周亦何多憂蕭湛露之雅哉

兵不血刃取關南之地而自石晉以來所沒

于稽其所翊贊者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器

入之疆土已半收版圖尹見攻無堅城戰無強陣

用陵首氣所畏者販國之馬道先保而然在明末去

雖有以起中國積衰之運而槐堦之隙不履必事

也豈莫主誼亦戎之乎亦知之而優容之乎或謂

罷巡簡使臣以省事作刑統書設科目條以弘太平

道之厚德偉量屹若巨山不可轉凡或又謂其全身

之美觀俱見史其治軍也務精不務其多主自其於民

或又謂其委蛇於亂世善類多

也貸米不責其償言亦自其罪也親五覆以明免其

以保全○○信金者果何人噫爲此說者皆道之流也

制賦也立二限以寬民立二限給漕運斗耗以均利

世四國無常主而人民乃有長壽之望自佛
長壽宅作

開藩少倉廩以活貧而用其富矣
前以立三言何
殺以先隨戮高平之戰馬道以叛國棄華明曰馮通

天學老序

有六主參見上文

稅

卷之十六

美

1

此時始奔脫矣而美而用罰明矣劉仁聰以堅守而
 受疑而用賞信矣至其重王道之本則刻耕夫織
 婦之形實之殿廷諸頒均田圖法照地之高下以
 定其賦以均其稅重命其朝一歲均天下之田此豈
 徒爲一世之法哉千古以之可也至其肅左道之禁
 則毀天下佛寺禁度僧尼毀佛寺三千三百餘所
 以鑄錢利人又以其身此豈徒爲一世之害
 哉千古以之可也至其相道之舉不拘科第而擢
 仁滿科第以文才取士與治理全不相問事始日此
 治統

古今 謂文武長才自古不盡場中出此豈徒示一
 世之言哉千古以之可也若乃哭仁海也哀聲不以
 歲道爲忌則主日春臣哀重何時則之至佳天室
 哀哭王朴也慟淚乃隨玉娥而墮以玉次諸地地哭
 不止非篤於腹心手足之誼者乎南漢之人貢也却
 之而不受南漢問唐兵屢敗于南唐之人貢也却之
 而不受唐未服時行討伐既服還其俘非得于閉關
 謝事之義手推赤心於羣臣之腹六朝懸白日於諸
 國之頭馬氏醉醇澤於萬民之表舌宏規大度意推
 叔季之十二君未足比擬即以之追盛世肩遐軌

東萊傳無愧也其南商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宗宣偶然哉後之持論者謂其立李崇訓之婦宋大
 婦之倫也致崇元舅之稱宋守禮節人婦行
 禮之十世以非父子之名也蓋漢卿竹素琴瑟
 張順等以小過而大辟非君臣之恩也春秋責備賢
 者亦不辭其咎矣世宗既崩嗣位雖寡婦小兒難厝大業
 宗訓太子以冲年處七嗣位雖寡婦小兒難厝大業
 然太祖世宗德澤浸灌人心則以億周祐以對于天
 下尚未遽斬也奈殿前點檢已有作天子之兆
 殿前點檢作天子而隔河火輪中小兒王朴父見
 治統

古今 卷之二十六 三八

所見其從父馬宮中蜚香來者耶東唐世祖生于此
 屬于外舅就龍禦之周家主以國疑凡百軍事皆由
 外方鎮臣分處史虛薛遵人入寇以致朝廷倉卒遣
 將軍李德裕等討之果日爲果臣龍兒弟之私自爲計
 乎抑亦諸臣之叛崇氏而爲趙氏地乎竟至詔出陶
 殺之神中臣軍至陳橋將士擁以黃袍加身時唐
 未世之天下皆以爲立而又使爲孫語時數天乎欺
 夫太后方抱七歲兒於後宮寧知有此事耶黃袍果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六

從冲主宸座上脫耶吁嗟乎諸臣固皆祖宗所培以爲周室輔者也。不惟不能鬆其操句風霜其節句。負慚事人史記。以饋賈貴田夢之客。豈不吠人哉。漢書。大都五閭人物。飽愧負心。義氣銷磨盡矣。通鑑。獨韓通之死難。通鑑。乃李筠之泣土。宋史。趙氏革命在。不幸重進之焚身。宋史。李重進之起兵拒朱。庶幾洛之頑乎。殷之忠平智之陳漢平。唐書。然一韓二李當出於唐晉漢而獨爲周死得非感於周主之賢明乎。若彼重雅之不仁周行逢。度使。周氏初事荆南治我。

卷之十六

杜門不出行遊葬之處以宮而杜門自隱則邵州高賢也。陳希夷拂衣華山。宋史。當以天下爲事。用此州縣有問命。一至周延即還則白雲清士也。唐書。尤未易測矣。先生傳。陳搏之蓋嘗讀史至後周之末而屢有恨焉。恨希夷先生抱先見之哲不談仙術而談治術。註見正當乘此以畢其說而何世崇之不能復問也。筆削曰。使使宗而能使謂治術故又恨世宗經國撫民制度俱善而於嗣子幼冲未一慮及臨終時不聞以大義諭大臣使之忠於所託而不政勤也。又恨一和一小宗積功累仁固宜子子孫孫勿替。

古今通

卷之十六

之乃一傳冲人大命以傾日錄論者歸之柴特養子於
太祖脉從疏叔來通見而何以無嗣也有謂天將啓
宋不得不促周然歷觀宋德亦不能踰周爲此說者
亦宋臣之尊宋事云爾尤服世宗書伐遼陽幾復幽
燕全壤乃天不承其年以終其事至今北門之論不
完此尤可長太息也

合論五季

五季之世論得國惟漢爲近正劉知遠得天下於契
諭治國惟周爲盡美太烈世宗皆有事若石晉事勢
丹卽見臣於契丹我以爲君耶唐數主而三易其姓
海範

卷之十六

三

欽此裔又同也僅一明宗猶不失爲君焉若宋柴之
萬惡皆倚黃吳之流也何以爲君哉

古今

治統

卷之十七

三

不彗擊也曰務廣威信勿以暴掠生民全督減罰而
 不恤蜀王全贊威獨振其大就蜀人叛服則貶其官
 更從有功不以屬曹彬成功蜀人叛服則貶其官
 不伐功者皆得還受何故蜀人叛服則貶其官
 重其德麻衣虎豹對佛之語誓不輕殺一人主鎮江南
 主錢師之請止願天下一家主鎮江南上曰江南亦
 有罪但天下下一家臥榻雖其驅楊邊之野難意似
 滅於私而待劉鋹則危瀕飲之以澤疑與之受疑疑
 其酒有青有白意待李煜則一門因之無加罪
 賊軍士無害其一族附此不惟弔民之仁拯羣生於
 塗炭而自古恤亡國之君有如此厚德否詔修前朝
 盜祭之諸陵二十有七蜀見此又不惟當日驅服之
 請豪得保全於闕下而且令珠兒玉鳳帝王墓不至
 塵埃飛流何出宋末自古恤既盡之遺有如此遐思
 否或者曰宋以忠厚立國何至屋島之舟舟覆于
 不為起氏存一境肉也不能存一塊肉蕭山之亦不
 能保一杯土後宋元將真如頻頻蕭山宋末諸侯
 而埋之為一大塚恒冬青於其上有詩云珠兒玉鳳
 走天涯金粟飄零起墓此事史未載山秀考古而
 得之此君子致疑於造物不可問也吾又舉其立治之
 厚道而悉言之如釋漢超之訟安將心也毀白起之

古今

治統

卷之十七

像白起原配享武成王廟帝以其靖殺氣也從按
 之科嚴覆試之法奉人出世來者令守其家
 之思才也戒專決之令諸州府得專決凡大詔給囚
 也粹七寶龜旒之冠諸州府得專決凡大詔給囚
 之衣冠崇儉德也遺百名宮女天久西放世女一
 大而即齊而掖庭無致有幽閉繫天災也省州縣官
 而併有增增羣臣也念邊寒而裝帽有錫王全贊
 鏡背使蜀得一鏡年有乾德年乾德年乾德年乾德年
 鏡背使蜀得一鏡年有乾德年乾德年乾德年乾德年
 書也乎係之為人何足稱諸書重讀書也微處士而
 書議論於屏端說王昭素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
 言書於記嘉言也命書儀以定刑統詳律令也命和
 呢以定雅樂說以王杜律律較務陽司天堯彰宣中
 和也出金賻遺書廣學術也難得不千金錄宋蔡
 民鍾佛像之華端曰卿有解且不可為浮屠者
 顯異端也詔常參官轉對直學集忠益也真諸
 通運道以充其利便財賦也艾分骨肉之痛
 疾白失以分其利便財賦也艾分骨肉之痛
 疾白失以分其利便財賦也艾分骨肉之痛
 疾白失以分其利便財賦也艾分骨肉之痛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七

五

欲也至其夜殺恤民之意則遺分賑於諸州而又設義倉常平倉豐則賑以備凶歉此法可行又唐民田下好及以均壤土又鑿民租以革羨餘又運京米以濟饑餓又勅長吏以課農桑又除益○以通貨財其顧民生以厚邦本者有如此乃其聿文廟而立一十六戟之門奉聖祀而官四十四代之孫五季以封孔氏之封武臣亦令讀書治通宿儒處之如實而文治精華露於立國之初呂中論宋初五以致上蒸天

文五學聚奎所以肇後來濂洛關閩之盛者豈偶然哉宋帝之所極慮者在藩鎮乃以文臣知州事以杯酒之

言解石守信等之權宴諸將以歸老享福自是杯酒解石守信等之權王彥超等之任彥超與諸將人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之任彥超與諸將人而利權重斂歸天朝把握之中

守四方哉後宋後來邊兵入關未必不由之此君子謂普有仁者之功不免失智者之守帝於此亦未之再計矣帝以征戰定國難雅有息兵養民之意故欲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七

六

儲財封格貯金帛期滿五十萬封契中關關縣地以賂幽燕故壤維時女真貢名馬契丹求通好通好遠人亦知中國之方盛也降此機而苟封格不潤帝心可酬其如薪已析後行新法而財後人不克負荷其子弗克負荷何故帝崩之日遵母命傳太后臨設爵遣命以天下均吹得之而揭天下以傳之弟先正謂其有堯舜之心史帝殆無繼也然太后亦婦人之惡欲其子之均被天祿爾能必後來繼體人人如匡胤乎且再傳而後子姪繁衍將何計以定元長平易一人元長趙普此時即宜面被太后之說以早

議趙家宗社長久之計何其對面依隨而反背變遷也厥後太宗之詞北去而太祖之祭南興儒者以為天意始然歟

卷之十七

九

通鑑 卷之九十七
見其義門之果
孝友之風難宣徽之使以杜宦奄預政之漸
有幼中者王
劉士友以他官事歸日其妻有髮於李唐之漸也
擢臥白雲於華山雖未能竟其對問
終南有司存問
未能察其晚節而時加存問獎賜非濫當是時張齊
賢呂蒙正李洪李昉冠冕呂端陳恕畢士安薛居正
諸賢迭參機務共翊昇平
而帝也宵旰自處不
治統
卷之七十七
九
癸千位
遇災則下詔以來言警旱則自焚以答譴
帝時雨愆
焚是夕大雨
則獨通給復以晦前非
聲熏天地
所可議者既承兄命而知張齊賢矣
太監張齊賢而末大用
語帝曰前此人以相汝
而賜一榜皆及第乎豈一榜人而皆賢乎既禁僧寺
不得真道觀矣何爲復作開寶塔乎豈不知金碧幾
建皆塗首費血乎
清猷而雨矣何爲秋冬旱又怒田錫之疏
出知陳州乎
豈一年之中而前後易心乎蜀亂未

古今治亂

卷二十七

平夏寇未殄契丹方熾不肯求成都斌之外生靈塗炭
倖帝亦耳而目之矣臣言張瑄漢興韓
觀火樹星毬自矜上天之貶乎帝自疑貶云後旄
宴臣賞花釣魚賦詩雖稱君臣友誼景氣惡忍令阿
湛露猶未也豈自高自絕之言特以責臣而未責躬
乎帝嘗欲群臣無得自所尤可論者帝之初年遼泉
勃順矣太原鄭清矣陳湛遼泉二藩皆二
下漠然見山高而水清矣陳陽王而關北之幽燕以
契丹據而成寇焉契丹據幽燕而關北之幽燕以
而釀夏憂遼遼憂契丹而害宋北伐之師一敗於高梁
治統卷之十七
初帝滅漢後帝勝取幽朔再敗於岐溝曹彬引兵戰
與契丹兵戰於岐溝取幽朔再敗於岐溝曹彬引兵戰
敗於岐溝三敗於邢德契丹敗劉延謙之兵張誦誥
非劉延翰等遠城之捷遠城之捷遠城之捷遠城之捷
張齊賢代州之捷契丹敗劉延翰之兵張誦誥
胡風南埃契丹敗劉延翰之兵張誦誥
康之禍已基於始時立國之弱高梁敗蹟還軍矣被
虜追兩節中股厥後以鏃劍祭而棄天下神宗語此
每爲泣下詳見史記嗚呼賧壞之封樁以新法行而就耗
鞬虜之歲幣以城下盟而開端後真宗遣謂之後勝
爲常而要求無已宋之不葺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宋真宗

太宗不豫王繼恩李繼勳二奄有斯高李斯之謀中
日王李忠太子英嗣立賴正惠公呂鉞開防奸
變王完世孫今皇弟今皇弟今皇弟今皇弟今皇弟
後永相天壽王繼恩李繼勳二奄有斯高李斯之謀中
初議東宮時亦思及覓其兄之子而趙普以為太祖
誤陛下不容再誤於是極名乃得立此雖天授哉
而普之忠於太宗者乃甚不忠於太祖也

卷之十七

上

古
今
治
統
御有通言卷之全書而趙普乃云太祖已誤陛下且
不忠於太后杜也問牛部論語中所言泰伯事其謂
之何普自言以半封諸語性太極定天真之御極以
來以少年天子難通意曰此少年天子也而後清
圖理人示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開點化黃金之
於天下而方幅下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開點化黃金之
啓元年普言請宋直言釋繫四而密網以疏天下
十餘萬釋繫四三千餘人用王欽若頌九經而聖訓
以明發九章於各州郡增六科而求才以審明文章
人品等科汰冗吏而選曹以濟罷諸營而饟災以治

古
今
治
統

卷之十七

上

方制過各官通理食豫龍勅內臣之出無得干預公
事除農罷之稅無得滋擾稼政時契丹舉寇臣定州
而魏能石敗之攻北平而田敏擊之入崑崙而高
繼祖破之至薊州而李延澤克之猶福未已也乃兵
至澶州而求闕南地事見魏諸勞午闕河重塞樓櫓
得句此非奮發一大創之不可也邊書一夕五至中
外皇皇全軀保妻子之臣僕倡為幸蜀幸江南之策
王使蜀人請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
翠華也山翠華西指偏從欽若議則南渡之舟不待
建炎之世矣
論之財賦起鳴獨立赤幟親扶日鼓行陳至諸飲
酒軒靡後山遊談帝使人謂之曰相公公飲
吾無憂也華馬二此可謂君臣相信之詞也
大主意在帝之有大信任在此此其所以成功也
又以此樂也尺筆管之筆公畢士安贊其決於興
師之始高瓊鼓其氣於臨河之會初華軍將列在
河不見諸將充斥馬橋等俱恨不飲通河理然其
何氣不謂通河理充斥馬橋等俱恨不飲通河理然其
戈甲連天千里散龍蛇之雲事又類南軍踴躍地虜
奔氣帝軍破河諸軍踴躍呼萬斯時也將械手足而
刺腹心文章正
正宜用準之策乘利席勝使其

隻輪不返半駟無還義文且可還之以稱臣且
 之以獻幽燕之地且可保百年無事言公棄之
 兵玩敵帝至此迷原之知許其來書謂盟言契丹自來
 國而地皆言不可知謂貨財則漢有以王帛城軍十
 萬事宋謂言宋家納款之端自謂制之玉帛城之
 自軍宋者皆謂明之夫求成在彼則伸縮由我於
 而羅帳閉閣可也胡爲言及歲幣哉胡爲劍戎方
 之威聲填彼幾潰之虜壘哉一十萬銀二十萬絹
 夜半於日而得之局示之日則主是也三十
 萬見其朝而得之白蘭納幣之端自是開端即曰南
 爲見此爲第天下有兄而貢弟之理乎後來慶曆有
 二字之爭義文且可還之以稱臣且靖康有三鎮之制見夫誰
 爲之備哉固知此一議也非準意也帝意也會有諸
 庫幸兵以取勝者王執準亦不得已而許成也帝前
 不念君父南箭之傷後不慮子孫無窮之禍事準
 是乘宋之天下也論澶淵之功方以準爲天下之
 大忠義文且可還之以稱臣且而王欽若乃肆爲孤注之讒言言謂準
 試問彼時欽若何不代帝躬呼一擲耶而
 乃天雄誦釋子經耶又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亦
 於城下以辱敵人於千里之外庶不重前恥耶事急

則君子侃侃而抵嶮戰事平則小人唧唧而害忠良
 可恨哉彼其心誠欲爲帝雪此恥謂宜有威我諄狄
 之謀以矢於廟堂古文而願欲徵天瑞以示外國
 之聖爲之聖若曰帝封禪可以誇示外國然
 之設爲天書之說五鬼宋史云帝封禪可以誇示外國然
 詔傳奸言聞神其事帝恐見沮於王旦而賜以美酒
 蓋亦不知其事之誣決爲達人所不許帝封禪可以誇示外國
 且之碩德重望亦醉於樽酒之賜而溺於誣中也則
 文正亦何以言正矣且說詩文正臨受亦自悔其未
 侍制者謂帝曰天何言哉謂對帝云魚頭參政通
 上疏曰天不言而示化又何書哉謂對帝云魚頭參政通
 一兩人之正說安能被舉朝之謗舌由是獻天書
 於朝元殿由是得大書於泰山南由是刻天書於寶
 符閣由是接天書於乾佑山由是封太山禪社首祀
 汾陰祭西嶽殊無了期謂對帝云魚頭參政通
 遂由是玉清昭應會靈臺名宮禁焚建作由是稱
 聖祖降於延恩殿謂對帝云魚頭參政通
 聖祖降於延恩殿謂對帝云魚頭參政通
 聖祖降於延恩殿謂對帝云魚頭參政通

天安殿聚至九萬三千人是以方術為武衛將軍聚至九萬三千人是以前將軍聚至九萬三千人人為將軍聚至九萬三千人而安為王清昭應宮使聚至九萬三千人猶然以附天書聚至九萬三千人愈增彭年以附會聚至九萬三千人中外競上雲霧草木之瑞聚至九萬三千人帝亦尊以為國聚至九萬三千人

萬休方祇送刊聚至九萬三千人漢武之陋轍聚至九萬三千人京師之變交聚至九萬三千人而無亦帝之矯誣聚至九萬三千人而獲罪於天致然與聚至九萬三千人地凌徒實聚至九萬三千人亦何益於事聚至九萬三千人

哉嗚呼真宗雍中才之主也相以李流紫正冠冕則聚至九萬三千人中之沙也聚至九萬三千人賢也視孔林而加號聚至九萬三千人齊國公也并封聚至九萬三千人其位者取楊億之文學聚至九萬三千人張詠之治績聚至九萬三千人王曾不附欽若聚至九萬三千人知節之勞聚至九萬三千人復留之詔聚至九萬三千人留賢之言而去丁真宗之政聚至九萬三千人然也維時賢奸共國聚至九萬三千人焉其詩曰洗視魚吞墨聚至九萬三千人不欲喚驕君之餌聚至九萬三千人之西湖得一士聚至九萬三千人遺臺聚至九萬三千人

其不足當時之政不足舉朝諛君之臣情見於詞乎
帝雖賜以粟帛真宗微通不至時而彼其神固與梅
花共清矣林和靖所詠梅花詩為千古絕唱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七

七

宋仁宗

真宗廟時冠老屨賤卑使人相丁謂謂之於是賤服
了不披將京師語云欲得天下好須領好官幸山陰之
役王曾發其禍心謂真宗從卿中知之言意元
皇幸于劉妃奸臣始伏罪而九廟莫安萬方稱慶
聖廟於庭宋史云王曾仁宗為李宸妃所生擅為劉太后所育
劉后李宸妃之仁宗為李宸妃所生擅為劉太后所育
幸劉氏育之之慈不
致於李氏生之之恩也而帝躬始培又幸夷簡所為
聖李后不減於聖皇后之儀也李氏卒官中書以官
之乃見是皇后聖儀帝心始安此治也史記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七 大
而帝心以安冲年即位太后權同聽政帝幸群臣而
朝會慶會慶告太后所居○丘夏山斷曰是后被舅
服而祀太廟何既以子承祧而又以母主祀乎稱制
十一年而宮政肅清外令嚴明肅使廉緩救其勿付
三司尚方物戒其勿入外家通而帝之禁江南至
邪又發復制舉諸科行釋奠於先聖廟中書無遠於
講讀閣下因講而着命書訪落也也亦所開之善
政太后不為中制不為旁撓程琳所獻武后臨朝圖
其可以擲地哉非依武氏臨朝后忌帝也相法
天表而經孫之後服之殮后服之殮庶幾可見

古今
卷之十七

日用兵本必能謀釋大辟久疑之獄大辟者謂以
活免而口未嘗管人以必與謀設實極民力之
司實三司也以息勞動而躬未嘗勤民以役於
戴記中表章中唐大學王與臣及第賜以山推官并
章之二書第才備臣而四書之原不先開於仁宗
則仁宗者則古今之思以開四書之原於居洛處
訪聘遺賢遠士以重康節之學以重居洛上之
走吏治似疎而不刻刑法似弛而不寬財以不蓄為
富兵以不用為功呂本中鼓元氣而雷城中騰百川而
雨天下于時大奸之去雖未能如距斯脫而眾賢之

卷之十七

三

古今治統

卷之一七

三

五帝之善勤而為四罪之誅歐公取之士習為
之一新○澤湖曰安得司文衡者盡如承叔哉狄武
襄敗智高而平定奏廣南之功懷高量發與肯
介伏忠於臺諫而任清淮之風波介以言事遠漢
范鎮應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或面泣或疏陳
澤上見范鎮應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或面泣或疏陳
見諫而進三劄書臣三傳軍二進五規一保三二
五將趙斯民之在講筵不輟寒暑神世衡之知環邊
不還兵餉濟濟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歐文論有口
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韓非縱其間旅進旅退

亦有聖有不無如魚龍之出沒
以累治體之大然皆小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弊端不足
阿之出匣宋人本
之靈應四十二年之休澤真與楫下初生
雲長終必賴之者也宗云云
兄弟與西戎約為父子以契丹之故而不得專意於
西以元昊之故而不得肆力於北宗清云云
千鈞壓首文以百鈞絕胸安能掉臂而縛布武而超
俱劉永尤惜韓范二帥斷斷休休於人何所不容乃

不能收用華州一士人致令張元昊初元昊謂二帥不能收用乃
走西夏兵走西夏謀抗朝廷兵車禍結十餘年哉東
有君如此亦可以父老矣禹錫錄漢唐與付故傳
上昇世傳南帝結聘仁或說起之天下路祭巷哭風
動敵飲南帝仁真有學龍將泣鳥號之痛
幸華其人不亦深即胡為天不為美出右錄其之
願以生千原資不聞有有夢燕之恨
聞有遺腹之種也仁宗後工下口通腹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七

三

宋英宗

仁宗擢漢王子宗寔漢安懿王字名宗寔仁宗於眾

人中升為天子司馬光曰先帝擢蓋上應歲星往來

危間也劉元安與王堯臣夜語曰歲星往來危

聖使入會初立時疾而皇太后仁宗之後簾帷泣政

帝有疾皇太后群小乘間生疑帝待官他處

權致令帝與太簾窺壁聽黃舌塞聰

障賴韓琦呂誨司馬光歐陽修革開陳反復以保佑

之慈勉太后以順承之孝勉天子因得慈孝相通母

子如初初在撤簾之後帝疾遂還政於太后政自己出

古今

治統

卷之十七

三

計簾之撤也琦丞於事而成於斷太后前起簾即卷

帝以上聖之姿撫高世之行史臣云臨政必問古

治所宜裁決皆出群臣意見表見奉仁宗御容增宗

室學宮開經筵復武舉編見還文彥博居樞密而大

臣得人斥任守忠始時論謂寬斬州而大辟允當惟

徽安典禮之議諸賢禁勢司馬光王珪謂宜安仁宗

崇其仁考於何地也聚修之所議帝之所從為不足

云又不知所立之閭廟王立與先所作之孝嚴殿

讀史英雄爲學究
格致子曰是有英雄而學究之也

之薛英家奴之薛向侯薛向陳澤無異家奴李定張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七

元

殊為安石所牙廣大奎相之陳升之升之開安石所牙
 高英為安石所牙廣大奎相之陳升之升之開安石所牙
 相陳即法幾於罷而猶有善神護法焉安石所牙
 行新法者謂猶有沙門傳法焉安石所牙
 射真文句宗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惜矣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后之流涕而幾疑矣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位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以天心之示變而幾懼矣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變為不足畏乎果以人言為不足恤乎果以祖宗為
 不足法乎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是為以三奈何執初之至是也追流民之圖一上
 而民動權聲天注甘露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此天意民心之會權帝御廟座漢明旨共商此執政
 之罪以盡洗塵波而鏡至清之源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無所容言足無所容立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忽聞安石有言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巧而欲妖花之翠流哉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是于三字蓋追海之崇與已半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古今治統

卷之十七

三

千帝前旨新法美或好交遊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不可罷是後行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事期日進建于三字之書是制公權用之議論三
 至急聽旨至廣進人至鉅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執政誤帝帝誤天下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白帶之天下也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富國強兵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之理此所意不意交人及藉拯濟之名而出兵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至於鐵騎朝警銅焦夜鳴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以貳事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汾水之界河東以燒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衆以潰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窮醜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斯蓋以安石之為相也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兄有如其安禮當日之所論而神宗之為君也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奸獨任成亂 安石所牙 衆心成城古帝亦以忠臣之外疏而幾

嗚呼當其時有濂溪周先生倡明道學周茂叔文字下應識口倡明道學作太極圖及堯夫之皇極
治名堯夫先天之秘以統千載統學之學經世得庖羲之心畫時侯張橫渠作會理學之淵源茲皆高文大冊發天
西銘地之房列古今之鑰地固無望本朝之見知如
通鑑取名資治成於溫公司馬溫公之業已呈之
府覽宗上然趙君相並非其人其於資治乎何有故
恩嘗謂周之衰也治統隳矣孔顏曾思蘄起于下以
開斯文之脉宋之衰也治紀混矣濂洛關閩蔚起於
下以紹斯道之繩茲豈人事始亦氣運向令神宗之

朝米白駒於空谷古文登真儒於寶署古職其人聽其
言寔其結宋漢言宋之諸賢亦有仕于朝者無以
小人間之家語則四海休明殆未可量惜哉其不能
也終神宗之世自新法更張而外惟旌徐孝子以粟
帛果宋以宋之舉亞聖公以配享以五子為亞聖
立程嬰公孫村曰朝數事有足錄者然亦飾治之美
觀非叔時之切務也



後能免其不調戲宮家持天哉宣仁臨終語大

末崩之前，嚴救嗣君，漢起明斷，以走荆鬼，遂越穀。

盡醜類而殲之酒。臨時蚤退之語似令賢人自

危別用之說似令奸人難聞豈四凶之惡不能誅

以待之鄰耶無意而不無哲非舜之徒也帝方親

而不取范祖禹言天下事而無功者謂之

「才幸不可使小人弄弄而惟移異糾連之言是用
災請講求牌案之法以成敘述上問先臣李青臣用

議可任長舉呂惠卿李濟臣鄧潤甫安燾李濟臣大
事之言是而清臣言辨宗之法宜長利其無後之

治統
卷之八
三

道是信商英借三年無以自是章惇之巨猾首登米

而蔡卞曾布林希黃履邢恕惠卿之

流裙裼袂轉從微朝班俱古布請改元改元祐卜請

改史改易史書以紀新法夢夢希進者晝舞夜號文山作甲倡乙

和範尺主熙豐者登名天府主元祐者暴腮華冗試

遂以考官首取才元祐者楊畏乃悉下輕變九年已

行之法妄擢累歲不用之人薛子由諫陳甚之以老奸慝

國陰斥宣仁長城轉三折希用宣仁皇帝又其之而

率誣宣仁圖廢孟后通鑑天下事不以小人再壞耶

噫看厨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穢舉去舊集

古今治統

卷之八

三

100

口今治統

卷之十八

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三十家洋奉殘清既日席而一百數十年之永脉

幾顏紹聖非靖康之前即元祐之變爲紹聖者始

於大防引楊畏引章惇而共酸於清臣惠卿確上

京布等火輿之象天明示以賊在君側大易曰何帝

之昏昏不悟哉君子以見罪愆之爲咎也哉宣仁

之謂而子牙非元神之聖而材不若堯舜

立鑾女而夫不夫絳盡才而三絳出

以爲「丁酉」

1

THE

宋徽宗

哲宗無疾而崩事為可駭太后議立端王第十一子

初哲宗王哲宗在位而得十子然然者疑之徽之

初年詔求直言而納崔鵬忠邪之辨豈不明哉日食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於帝環球諸國為收錄其初政清問蓋亦可謂之注意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八

五

不可引用蔡京大為腹心之患嗟嗟夫父生犬

子大子引大類以治淫謂不分是

非無辨六賊相與聯

上而固以貪其奸司馬光五十人列於好黨元祐

五十人入命三有銘記又任伯雨十二人陷於遠

州京千恩子無得至下已悉而

之碑伯林忠理馬光文忠公

之碑伯林忠理馬光文忠公

之碑伯林忠理馬光文忠公

之碑伯林忠理馬光文忠公

之碑伯林忠理馬光文忠公

之碑伯林忠理馬光文忠公

古今治統

卷之十八

六

口實之

也之

此先兆哉而諸賢著述之章琅琅常新於宇宙至今

宋襄之石碑見

後世不有定論而勒在萬世之竹策當日無定論

也之

士之知無定論不若文章伯重

在望何何又以虛字掩之耶林靈素既能分別文章

在望何何又以虛字掩之耶林靈素既能分別文章

在望何何又以虛字掩之耶林靈素既能分別文章

在望何何又以虛字掩之耶林靈素既能分別文章

在望何何又以虛字掩之耶林靈素既能分別文章

社稷臣又何不即手摘星辰以朗揭於帝耶帝既極其希首於堂碑而何不驚別於賢奸耶

其意此詩甚似東方樞主之意故吾不勝其大稱

堂之鑑臆其陰虺虺其雷此意此人之詩也 權則俄以公議去俄以私意升此意此人之詩也 而主婦上壽種子牽衣此意此人之詩也 何知平威重之損傷也其悲情暗然則真御前生活所貴蘇杭應奉局至花石綱通擾東南此意此人之詩也 而主婦上壽種子牽衣此意此人之詩也 何知平威重之損傷也其悲情暗然則真御前生活所貴蘇杭應奉局至花石綱通擾東南此意此人之詩也

營繕則壯延福宮於大內此意此人之詩也 崇隆露樓於良嶽此意此人之詩也 至開慶納翠此意此人之詩也 飛閣流丹此意此人之詩也 而通都巨郭宛有山林波澤之景此意此人之詩也 括克則收免夫錢收經綸錢括田於東京西路此意此人之詩也 飲毒藥及窮而無告何知平膏脂之窮竭也其真心左道則賜王老志號洞微先生賜王仔晉號通微先生此意此人之詩也 賜孫寶魚號

塵隱處士衛人以貢 至真道階設道官老志仔昔得

二十六級設道官二十六等 講道經講道此意此人之詩也 受冊爲教主道君此意此人之詩也 然洪武表章六經而檄則賊備臣漢武才能微產而徽則奸邪滿朝此意此人之詩也 未除童賊又熾下民懇懇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悛此意此人之詩也 以致危症薦臻虞形叠出婦生此意此人之詩也 治民

有日白晝又人家中又有物如黑犬不 林則示以爲此意此人之詩也 神宗之靈有以告之耶而山中草木之腥夫非修與之劉益此意此人之詩也 而作耶天上遺許多虞君作壞世界神翁對京之言此意此人之詩也 其即誕耶此意此人之詩也 起淮南此意此人之詩也 起淮南此意此人之詩也

此其小者也京賊開邊警賊邀邊功命王厚以
 其書以重偶得志於老後漢州又妄意於邊
 上學云女直使人切切意而遂登萊洩海交虎
 之隣圖兄弟之國高麗王曰達兒弟之國鄰之足
 報書之後上使馬政教女真倚伏堅金收劉眉鐵
 而楚利歸金空城入宋物金人盡取之六不過
 金之叛宋張張金以全之地平州來歸會不思
 者深易之可受於藥師也收邊境也以承易二張
 受之今者平州之不可受於張毅也敗金盟也
 將何辭以對地金貢宋背約張毅叛即函致將之首
 以滿金人不足快索地之心金人來歸在昭從
 復為發首遂以燕山降金燕山原產地也地歸宋
 知宋事之虛寔知宋路之險夷而圖太原陷燕山渡
 河抵汴方平屯河地奔潰何難退保滑州亦如蹈無

人之境河北河南無一人拒敵金人嘆曰南朝可謂
 望其女真之鞭一指而黃河如餐地太行不能山
 其百勝之勢以掠我土毛先時范文正言胡舞葡萄
 宮之官而六龍草莽內矣嗚呼元帝已預為借
 去之矣至七年十二月王甫稅帝為胡舞元帝有
 光也及避火之父頓見金戈鐵騎而哀風彌平愁雲
 落日時有士人謂云將無不待元帝景也其後
 車養內事已無新舊官見牛人作外編要非驕子
 之嫌天天不怒也錄天北不怒聖主優民民更憂
 撒之犯天怒久矣事曰金人攻陷汴京子內又自
 撒子外道亡身而國滅也宜哉

朱欽宗

徽宗倉皇出奔傳位太子雉堞如累九龍衣若綴旒
論虜人期必割地得兩河三鎮期必遣質辱宰相
宜得親期必歸雲燕之人期必增金幣之數中外臣
條未聞建奇策以解大夢之禍云云而浪子宰相當
國時雖力主和議以圖且夕偷安幸李綱堅持於
內而王正人遣使責用兵違禁之故遂
以重愛三鎮之割師道赴援於外而先
登百萬之師京師之兵平仲其卒兵入汴將相得
人方期玉帛無薦金甌無侵文詎迫於虜威而綱之
相罷疑為年老而神之兵罷者上以為年老而解其
相京邑之間夫耕不爰婦織不爰頌走騎如龍行車
若水賦以供虜人虛喝之求竟以三鎮為贖以回北
去之戈也金帛足數退兵先走智者於此時事揣之
金人孤軍深入勢不能久聞李綱二公名即不割地
亦退何宋之庸懦為虜所劫至此也甫受七城之虛
名旋釀三鎮之寔禍朱事安可為哉所可為者謂宜
於虜之退時用李綱之策由京騎銳卒以擊其半渡
尤宜於虜之退後用兵敏之策撤天下精兵以固其

古今

卷之一

三國胡為一意宴安遂致遷事於閭閻不啻河比界
而營秀才解此時多為不急之務如不啻肅王而營
舒王不籍軍人而籍黨人不理防秋而理春秋假借
此時金人聞之愈輕中國之不足憚也曾未數月傾
國後來先驅陷國後宋生人得志志
澹海以標沃炭卒乘驍集文若舉矣火以熱飛蓬
此正臣故君必社稷之時若且罷四方勤王之
旅金兵日迫張叔夜兵赴敵應敵而仲主和議
軍以符安以獨坐窮山而甘寢積薪之上葉水
其所為退敵計者不過郭京之六甲神兵六甲法
行統
劉孝竭之六丁力士六丁力士等事或稱
知空拳果可以冒白刃短技果可以接長戟畫餅果
可以療饑而土羹不事家饒否飛鋒內薦禁兵外潰
金人攻宣化門城門出與兵相戰後劉綱等
其監陳漢寶河城門出與兵相戰後劉綱等
雉之上皓亦交於眾魏之下為難劉三鎮未已割兩
河未已上尊號上十八子未已奉袞衣玉輅於皇
叔奉袞衣玉輅而宋已遣宗室諸王受盟於行營未
已遣宗室諸王受盟於行營而宋已遣宗室諸王受盟於行營
之出也帝先至青城上降表請和與金人又遣帝王
苗仲長華曰天文帝降表請和與金人又遣帝王

參諸居身質和或可使社稷不隕宇宙再清
亦就知金虜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狡捷
陰險巨測日特和議爲
徐備也

傾以下釣於宋宋不察而吞之帝還郊之黃未幾而
金龜盟之使隨至道夫青城再出帝座遂傾

乾坤翻爲金世界
乾宗先有號號詩云日射
乾坤爲金世界

之莽蓬蓬不見主人翁矣
先有號號詩云日射
乾坤爲金世界

二帝九宮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渡河俱北
北去獵車出宮也管蒙首胡塵撲面驚慘骨同首

中原且不越而張不宋而楚也
北去獵車出宮也管蒙首胡塵撲面驚慘骨同首

夫從之初奔而反也
夫從之初奔而反也

之鳥也奚而不得爲唐立
之鳥也奚而不得爲唐立

危而自立也是圮城之鵲也
危而自立也是圮城之鵲也

而所爲必延宋之生氣者燒容之却香配
而所爲必延宋之生氣者燒容之却香配

宗元帥不以勢孤而雄戰功
宗元帥不以勢孤而雄戰功

之孽勢血流
之孽勢血流

卷之十八

十四

治說

卷之十八

十四

勢則竟衣袍不赴康
勢則竟衣袍不赴康
兩河民不奉詔而爲虜臣
民不奉詔而爲虜臣
虜地未忘宋無宋王自也
虜地未忘宋無宋王自也
於天壤間也尤幸康王已至虜營而得還
於天壤間也尤幸康王已至虜營而得還
歸後至相州而東擁康王復出就東康王
歸後至相州而東擁康王復出就東康王
脉之危而安絕面續者不有顏耶
脉之危而安絕面續者不有顏耶
管論北宋未事其始也如聽和靖處士
管論北宋未事其始也如聽和靖處士
諸臣之策則雖經安石剝亂面元氣猶存其繼也不
諸臣之策則雖經安石剝亂面元氣猶存其繼也不
城而亂機猶繼虜兵未渡時如依汪立信沿江之守
城而亂機猶繼虜兵未渡時如依汪立信沿江之守

既受時如倣周亞夫餉兵之屯則神句戒嚴堯摩安
既受時如倣周亞夫餉兵之屯則神句戒嚴堯摩安
得復合觀金人之立張邦昌而北去則其志原無自
得復合觀金人之立張邦昌而北去則其志原無自
帝中原之意倘康王如修墨閉途招賢選將以待宗
帝中原之意倘康王如修墨閉途招賢選將以待宗
澤之全城全其城以侍高宗復于汴而還居也則
澤之全城全其城以侍高宗復于汴而還居也則
雖神聖比去亦奚至匹馬南渡哉
雖神聖比去亦奚至匹馬南渡哉
宋萬子一姓入萊自
宋萬子一姓入萊自
立黃昏而斷腸悲夫悲夫
立黃昏而斷腸悲夫悲夫

李綱孰得孰失當有辨之者思使其乘此銳氣率諸將而前將五國夷城宗與皇五后都氏候不至埋其弘之血昔月殺弘弘立人于河河夾岸飄然楫祖逃之舟昔清為劉所執中流朱事且於瀆淵之後後先濟美惜哉金以和恩宋檜以和恩帝帝以和自愚宋考朝臣以梗和而罷位韓世忠趙鼎與李光業皆被言不可與張浚出入其計得客於小人以附和而晉官此者甚多焉近甚之如岳飛者志將矢天地功將唾燕雲有上表而十二金牌竟招回於擒賊之手飛敗金人幾復全瓌生朱仙鎮金人畏岳飛不敢動槍謂日不發岳飛和議不可成假以金

是國海而甘三分之一也師凡一分天下金有其二宋只得一耳諸將罷三岳飛除成之飛其三子飛死之時日星隱曜山嶽潯開而壞愈覺白是備藩方帝上金人表云而名愈界自是增嚴弊二十萬而費愈煩雖醉行湖岸高宗宗夜夢詩云半殿閑行胡歌擁戟門高宗西河港又詩散兵馬而捫心自揣能無深作耶高宗西河港又詩

宋高宗後高宗若初用李綱之策循江而守以為內固之資繼任岳飛之戰望臨而奮以為外攘之計亦何不可以要虜之奉先靈而還宮亦何不可以要虜之歸侵地而復宇顧乃殺飛以成和成和以歸其父之喪以脫其母之命和議成何歸使金無請歸之帝曰吾忍辱為迺父母之故檜曰吾至和為帝全倫之故詳綱弟不知父母之驚魂可念祖宗之故業亦可傷綱弟受戮素奸相秦桧少保以戰而復地之功反受封加禮大呼嗟乎少保也豈不矯詔以進兵俟威金之後歸而待罪乎呼嗟乎奸相也何為坐輕月之堂而又來格天之閭乎帝以和議成賜桧一節格王祠詩云漢復嶺空帷月望地口業經翁題岳尤呼嗟乎張清河也河郡王何附檜殺飛以共成和議而誤天下乎後使私憾而不顧宋何今日事趙之張岳不如古昔事趙之廉蔺乎沒也疎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檜也復虜犬之報而捧噬已憎程史云藍厭罪釣也檜且欲自逃公論而為之禁絕野史不肖人以威已之過惡以威已之惡迹為之私領實錄已行

燔及私家備撰史錄使以杜人之議端吾不知一索
 秦氏三世何煩史實之否耶新又竊富貴之權勢卒
 之史可以掩萬世之公否耶新又竊富貴之權勢卒
 造化之鍾鑑徒趙商於吉陽附和議賈胡銓於
 海南鍾鑑徒趙商於吉陽附和議賈胡銓於
 通四夷哀舍九地而帝之幸其弟也與踐庖庭
 何殊賜其銀也而賜其絳也賜其絳也與踐庖庭
 千與貢虜幣何異榮其妻子也千與貢虜幣何異
 建地者並降作金秋之臣爾千與貢虜幣何異
 賈于賈孫俱作金秋之臣爾千與貢虜幣何異
 業座於何地自身之袞冕受冊於何人業座於何
 王為江南皇帝此施全一軍士且以義氣發憤
 店石看家此施全一軍士且以義氣發憤
 治統本之十八
 效荆卿之擊秦而帝獨憤然耶追槍死而始悟其奸
 逆已晚矣夫既悟之則當大反其所為而飭中外之
 防拒創戰之入策乃金人營燕都不聞金還都十燕
 度造戰具不聞金還都十燕度造戰具不聞金還都
 城門閉言路閉由是口和心懷遠去巢穴金人云
 而欲立馬吳山吳山絕處趙詩吳山已之錄家馬子
 山上立馬吳山絕處趙詩吳山已之錄家馬子
 之花恐龍神不為爾雲洛陽西潮之草木悲動長江
 萬里之愁十里荷誰知草木無清物悲動長江萬里
 而憂端再始危機交集西山國勢飄飄如薊巢飛

舉無志之臣有幸越趙閭之議揚存忠議欲鎮撫
 去入幸陳康伯喚起宸斷少伸萬乘之威康伯云
 少伸萬乘之威康伯喚起宸斷少伸萬乘之威康伯云
 就謂偏生無用哉二十年而大功乃出日朝廷委
 就謂偏生無用哉二十年而大功乃出日朝廷委
 死矣而我江左彼符秦殺我江左彼符秦殺我江
 給少歇也可國除三戶尚可亡秦有一成亦能祀
 要樂史高宗時西北之心未改符秦殺我江左彼
 班師則神趙東南之士宇猶完江左未改符秦殺
 憑也李綱趙萬康伯輩入典機宜宗吾劉韓琦輩
 出此干戈人才尚可可用也東京之半舊都以存
 為東京留守保全江中之戰廖勢以盛萬世忠大賊
 以東京留守保全江中之戰廖勢以盛萬世忠大賊
 又敗之於江永又敗之於朱仙敵議棄汴而歸此水
 無元木通走漢宋而北去敵議棄汴而歸此水
 完書生何人而順昌旗幟兵威乘勝而逐州梅新中
 也他如西京晉寧侯淮陰趙立興化提崇之
 提萬塘中提扶風吳瑄宿州王德信人閣和尚原吳
 提萬塘中提扶風吳瑄宿州王德信人閣和尚原吳

爲而虜虜江平帝車再駕而敵潰詳見皇靈又未始
 不可耀也固宜挽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古直
 鐫石鼓之文勒浚溪之碑皆往代紀可須史佚之詞
 頌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李嗣百萬貔貅卒
 投於江上兩宮環珮空旋於夢中中興則何也蓋無
 趙勾踐復讎之心無漢光武英明之度山濤一惑於
 柔奸之注黃重惑於剛惡之秦檜宋史又安能因敗
 以爲功因喪以爲興謂明黃也哉故但可謂之苟延
 不可謂之中興也吾尤深慨汪黃之輕貶寧注范
 莫獻於人情張時太官汪黃宜檜賊之誤國疎漏
 治統
 於天網性氏吾尤深慨張弼昌之以虜勢而楚顧忌
 其爲宋臣金人初立和劉豫之以虜勢而齊又甚之
 爲宋禍金人初立和劉豫之以虜勢而齊又甚之
 國哉斷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文選而當時自楊龜
 山先生諱時而後有羅豫章先生諱從而當時自楊龜
 從有李延平先生諱侂而後有羅豫章先生諱從而當時自楊龜
 之有李延平先生諱侂而後有羅豫章先生諱從而當時自楊龜
 行道耶諱侂而後有羅豫章先生諱從而當時自楊龜
 微義諱侂而後有羅豫章先生諱從而當時自楊龜
 之節諱侂而後有羅豫章先生諱從而當時自楊龜

高風朝廷俱未究其所用也其如之何哉君子之
 所取於高宗者惟其能蚤有太祖之後繼發於宮中
 之太祖之子孫而資善堂開資善堂以陶鑄儲德
 則所以培南宋百餘年之命脉者不在是哉或者以
 爲太宗之曆數已滿太祖之後亂宜承殆亦然然
 也日亦高宗之之闕耳使其有子其能以太祖之天下
 還之太祖之子孫哉說者謂其心之至公尚未敢許

古今治統卷之十九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淇父著

宋孝宗

孝宗以太祖之後太祖五世孫稱其子伯宗先有紹
之統居藩邸時慨然有恢復之志
復金宗廟時爲
前驅一卽位而設武舉十科史以練兵選將期復中
原而班吳璘之師棄新復地一十三州
陝西三路帝謀聽諸瑤班師部將連營使史浩議
乘此時以取蜀復之地十三州長蘆許云吳瑤
不班師不爲逆也豈其初膺大寶尚未密於天下之
大勢耶乃其倚魏公
張而長城有託
命名後入日
廷所恃耶公又

古今沿統

卷之十

謂陳後主曰朕擢文騰而直氣以伸初平次清方所
荷義公如長年帝名爲中丞任顯忠而三軍之氣鼓
波江以來直言之臣道爲首顯忠德望聽十朋而八
李顯忠後金將多降者中原陷矣
壁法調後漢金兵失浩欲守和爭辨未決
罪之奸昭後漢金兵失浩欲守和爭辨未決
之勝顯忠後宿州之捷後宿州之捷中外鼓舞
臣曰四十年来未有此舉初發君曰十餘年外未有此
提顯忠功成帝帝英聲義烈不出樽俎而敵人自使棄
傷手傳後齊曰英聲義烈不出樽俎而敵人自使棄
處顯於十萬里外何待言區區自射于百步間耶
此而犁庭掃穴帝揚揚穴反掌間耳不可以唾手燕
雲初昔乘而繫單于之頭飲月氏之頭哉秦奈二

古今治亂

卷之十九

師弗極安謂取聖賢之功專歸德惠隨金人來攻者
苦人軍士韓語言一倡軍士之去屬而不應戈言
之遂潰矣檜黨之遺奸謂愚緣符離之敗以為口
此大衆潰矣檜黨之遺奸謂愚緣符離之敗以為口
實思恩遠王之望金人以請和遂取快一朝甘蓋萬古
味消朝皆婦人有詩云不是長江無天塹只為南朝
人多附為軍民休息之說上疏言上疏言宰相之言遣
息浮謗如川劉夢得聚蚊成雷張唐傳交相鑿言安
使求盟臺諫之言閉閣絕約張唐傳交相鑿言安
宜閉閣之以理且防其六害則有六害去其十弔
則有十弔是在乾綱獨斷以追還遺和之使
治統卷之十九
胡為乎委任思退視師江淮而且陰率金之戰以
陽魯宋之和湯思退恐和議不決陰誣敵遣兵渡淮
退出秦淮陽之敗劉賢策城馬而亡又辱於符離之
潰也湯之奸罪不減於秦大學生張觀乞斬湯以謝
天下豈惟足以紹陳東義氣先將大學生陳亦且
與澹菴之疏爭光日月先時欽上疏言宣稱秦檜時師類勢
促倚非魏杞之陳述君威保人人有志志振旅許損
能勝乎安能正敵國之禮乎金人人聽人聽志振旅許損
必勝乎安能正敵國之禮乎金人人聽人聽志振旅許損
軍朝日紀之出使金初進國書安能講受誓之儀乎
慨虜廷詞氣慷慨金君臣疎安能講受誓之儀乎

望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古今治亂

成大日兩國共為叔侄而受書禮未隔臣有欲指劾
輒曰成王之大義烈尤並著於標起之成大也然不動道
紀矣當時二人之名並著劉琪謂此時有恢復之
形無恢復之實子云張弼子之謂有不忍言之痛而
未有必可勝之形上億欽付筆筆落之原道能使
濟山陵如不日爾國含欽余及而請葬之是金明示以
地與死者之骨而不以與生者之手也評語宋終望
江遙祭而不獲一酒麥飯於諸陵之上詞云云可不
為寒心哉不是之哀而入居宮掖則妃嬪之艷滿前
劉琪云陵墓前出試多士則兵革之談置後舉人
腹腹而如續滿而出試多士則兵革之談置後舉人
陵墓前出試多士則兵革之談置後舉人
宋之十九
臣則好回之遊列曾機斷文張說述出張弼於閒
句試在朝為侍讀僅一年老胡銓於茅衡不從用歸夫
前宋四賢之詩見北宋方將幸其來也此南宋四賢
之詩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與賡時以記則是悲其去也甚
之而聽王淮之奸指為偽學惡鄭丙陳貫之言兩賈
通學之偽學朱熹為道學指道學為邪氣而遣
後來以偽學之名為意而加以重辟禍流備紳寬
清清字古則誰之偏乎方欲用人以扶中華之統乃
先用奸以倒吾道之戈乎故雖攜杖於宮中魏林王
宮中常攜一鐵杖也上有意意宮中故習勞苦如此雖
竭力曳來乃鐵杖也上有意意宮中故習勞苦如此雖

古今治亂

二馬於殿前立木馬於殿前雖心行於天下上曰朕心
三遣非不有殊於高宗之鵲擾帝都高宗一日行天
夫何如雲鶴南來馬騶步都制牧事放費工試問其於
劉琪四事之創行之有幾陳俊卿兩淮之
六事之疏手陳俊卿兩淮之
規陳俊卿兩淮之
民之諄諄對至七年名朱熹誠意正心民力軍政之
倦倦上封事
而四肢無一處不受病上封事何能救時危光祖烈
哉所幸者值金主賢明仁怒北史云金主名亮賢設
學養士頒經譯史詳見全無稱兵犯順之意彼國稱
為小亮舜不能為大亮舜手維時彼不越江而南時
湯思退我不絕淮而北易表為書改臣稱臣宋和好
相成界山河而如舊書云和好相成云云故連亭
不鼓烽燧無煙燭刀斗夜停旌旗畫卷無雲帝與上
皇高得以求灘演習從容講武玉津會宴帝與上
皇優游樂景園中吟弄冷泉亭上挹山光而聽泉
流徜徉於壑隱天空之間孝宗作冷泉亭詩高宗
賜與御符於壑隱云不可謂非一時之慶然亦適逢
其會也幸金主賢明仁怒北史云金主名亮賢設
不役至其設施歸美於高廟高廟哀服確

古今治統

孝之十九

立

古今治統

孝之一九

立

遵乎古禮上皇崩帝制三年事親若此亦可謂孝

然論孝於此日當以恢復祖宗之洪業為大孝而徒

恐歎於侍奉矜脩於喪葬則亦小矣且得其天位之

傳因致其天親之愛則又私矣此中當是時有屏山

先生劉子輩劉忠之仲佩易之三字一字佩服終身

有籍溪先生朱子亦從之遊楊時受學得道益人

是克已白水先生劉忠之從楊時受學得道益人

正統之講聖賢道統東萊先生稱中原文獻曰願正先生抱道自

之學故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願正先生抱道自

樂屢却金聘南軒先生經世紀年朝多所論疏作經

編多所論疏朱紫陽表疏匡持之策不甚見用乃因

趙師淵之稿作綱目一大編以垂義於後世謂日乃

之教後世傳為紫陽綱目此由易及古而知之自南

宋以前東周以後古今得失勸戒萃然天壤之間則

當時之淹為偽學者非千載之揚為正學者哉

宋光宗

夫孝宗之孝光宗為太子時亦親見之矣固宜絕庭

陳家永世克孝則乃割於將種之悍婦使李道之女

悍高宗曰此婦將種吾為皇朝王如性也惑於宦官

之邪黨人陳顯揚奏而致不朝重華宮朝上皇

李氏泣訴于帝謂上皇有廢不視疾臣請帝視疾

是后不執喪太后代行喪禮云惟日與李氏遊王津

園宴樂此舉天下議不孝于將者以君子謂操宗

聽奸臣而喪國光宗聽悍妻而喪心丁南湖以故風

驚雨驟黃鑪燭滅郊不成禮忽大雨退皇天后土

明譴之矣至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

而王淮陳賈林栗等以狗鼠之見布毒霧以蔽青天

一時之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胸陳亮考亭即金人亦嘗

問朱先生安在而橫遭指摘陳亮等皆學道學為

其尤以基無窮之禍劉光祖疏之王介策之謂道學

學之弊言之分對陳亮侃侃論之上議少沮而陳亮

亦言之而無奈暴不勝寒傳不勝叫慘矣

吾道之開塞易望哉既不知有父之恩而子道以

虧又不知有臣之賢而儒道以廢

七

古學道之祿也。顧如殷、周、仇、曹共策。

不及掩耳奉電不及瞑目六韜言權權者威者一曰
勢去禍來屍難自固自誤國之罪言斷棺之慘未足
以償斷棺斬首之罪自息兵之計言奸宄之首亦何足
惜哉論言仇曹韓而社稷包羞國體示弱史斷不亦
孔之說哉詩時和議既成歲幣未減然晁錯誤矣能
保吳無叛漢乎於期入矣能必秦之忌燕乎時大
於沙中時竟亡焉所幸值者蒙古起煌煌之賢色
燕都元破金人棄割而金人挫銳於北固求息肩於
南金趙于元固未和于宋而我國乘失時之頃掠據

是哉史但此語不見於紹興高宗不
此論而出於仇曹手事則公而意
議則是而時則非李右
仇曹之子也倪倬英斌等並委瑣之材
羽檄交馳無戰不輟寇二句古方前者
蜀口江淮之民血丹原野鉅鋒及
後求和於金人貴以五事
金人言一割兩淮二歸唐三索并求首禍之臣
四請軍銀五求韓侂胄之首
軍前函韓蕤二首以易淮陝侵地時仇曹已受史
彌遠之猛彌遠暴仇曹之罪暴罪惡於中外矣疾雷

地之虜原金人敗退下諸伐金諸日犬羊踰我中
政敗之於萊陽孟宗政擊金人于蒙城李全擊之於
曹州金人寇淮西金人寇之於大湖殺金人舉
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故主耶律李全歸其
去十之七似為少伸積弱之氣史乃將帥方繼岳武穆
之功下南朝新棄陽之役孟宗政再興金而宰臣
又踵韓侂胄之跡去一使曹又得能曹幸帝之聖
龍至皇詞國統亦敢乘機伺間以逞廢立之私
詔立貴誠廢就為濟王宋之家法最正后德最賢
傳授最明新宋史云自彌遠與楊后廢竑立的貴誠
立後改而家法掃地矣亦湖州之兵貴誠雖出於
無意然湖州兵起兵謀立孫王竑而潘壬實執於有
名彌遠不惟殺主而并弑竑權奸之罪其能逃耶
論者責的不效叔齊之遜國而效唐文之殺兄則
云云然于竑當日之死彌遠矯制也陰刺也未必出
的意也竑紀有觀其對真德秀倉卒之語真西山言
下處諸卿遠不及竑之處及後日故帝王官爵之封
則理宗始眩於奸臣終良心未泯也于誅彌遠之心
初矯於立的蓋欲自提策立之功以要權而市寵旋
陰於弑竑又欲早滅宗室之議以免禍而全身小人

之狡計無窮此筆端日漸遠之罪惡又甚于韓侂
再漢于史蜀遠區區以多難之圖而一漢于韓侂
弱宋安得而不亡哉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主

宋理宗

理宗之立史稱遠雖有定策功事見然君側盡端
遠與賈主德從虧李全播楚州之亂而朝廷不問
楚州隨自清州改胡夢昱斬濟王之寃而遠州投竄
趙德秀豈真小人哉宋史曰真德秀乃真胡
趙之真德秀豈真小人哉初名德秀字子真
為以煥章待制而罷祠煥章待制罷祠十日而罷
魏了翁果偽君子哉胡為以工部侍郎而遠黜
明取子清州朋比用事者三囚居路李為彌遠附三
大目為四木當途胡大昌丁大六君子遠竄
大大同除金人目為三大六君子遠竄陳宜中
古今治亂
卷之十九
陳則祖黃鑑實惟劉闢馬丁當國勢將亡闢馬丁
六字于高門閣馬丁當國勢將亡闢馬丁
上而不信即營以太廟之火宅以象被而免示以角
出之慧而不悟慧星出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
智閉而食之包拯言于帝曰於十步之外不能見也
於百步之外不能聞也自樂尚安望其內治外威建
功不朽耶故當其時僅能平叛帥之亂於中土李全
州城降宋古鑑渡江存身命不能覓新隣之變於外
夷有及宋之勢方且藉元之強以圖金之弱方且
邀元之德以報金之仇宋史蒙古許以成功歸地

古今治略

卷之十九

五

宋其約伐金許功成而遂以兵會蔡州共殲宿虜
 後以河南之地來歸而遂以兵會蔡州共殲宿虜
 入金汴都金主亮奔蔡州元昊遣兵追之
 以兵會蔡州共殲宿虜
 於俘虜金主亮奔蔡州元昊遣兵追之
 而蘭軒燼上見五國城之羣先金人四散守結
 火而承麟兵將兵所獲賊重昏侯之咎
 昏侯以教亦似為雪恥酬王除兇報千古也
 然敗輒於元人之千鋒而收功於宋人之一創
 所謂碌碌因人成事爾語印獄庫藏骨太廟告成
 金主亮奔蔡州元昊遣兵追之
 能無厚顏耶合謀雖成伐蔡之功假道實有

古今治略

卷之十九

六

下詔罪已噬臍何及哉自是蒙古棄之
 而陷鄂州冠真州攻黃州城利州下海州開鄂州
 鯁川蜀江陵襄漢之間無日不干戈無人介胃
 北方未可圖南方先騷動先言及此雖在當敗元於
 真州杜果禦元於安豐余玠治元於魚山家乃
 之孟珙擊元於江黃劉元於襄陽為之復邦復金
 戈掉處似可以靜狼煙清鳥道肩掌大地萬里
 宋之宗社如葉上之露然左支右吾東探西顧
 之舟於風濤浩渺之中本朝事勢危疑朝野
 震怒更內侍有遷都避狄之請
 而萬馬義亂嘶嘶警蹕矣
 止賈似道陰乞蒙古之和以退敵
 捷以媚君藉榮華於一已忘大禍於國家
 史不尤甚哉且戊巳和矣而幽其箭好之使以掩其
 偽和之情
 禍實胎於此
 此何等時也而猶將山川寸寸以量

古今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把山川寸寸量即使一寸又更其田制界界界界加一尺也應不及前封疆又更其田制界界界界五南之地分以爲割股啖腹之計計中此語流毒生靈不知將何以足食而足兵也終帝之世一誤於史稱遠再誤於丁大全尤重誤於賈似道則甚哉理示之闇也所可取者以理學久晦帝能廣求遺書而墨花蜚露光臨太學而談經藝芸文心製伏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魯思孟之贊後魏書朱子白鹿洞學規賜示進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張橫渠朱晦菴張監中書生南軒呂東萊之祀俱有封爵從祀王安石天削一領吾道增氣從祀如集衣冠軒冕於青天白日之下理宗云云至於王安石之黜也不推靜吾道立說之渾而九足以雪宋襄所由來之恨附介甫其說又詔直德參講大學衍義又詔恭王府講通鑑綱目又詔莊文府講論語集解且緝熙有記學規有類云有誠實善堂有論白鹿洞有勅於書寫無逸一篇於詩寫無邪一言於禮寫無不敬三字訓廉銘謹刑銘訓廉記於家林丁民之語謹刑銘有係赤子慎庶幾之語革制日此以飾史治十古在民者司書之座右以飾史治崇經術考德行以陶人才此其發揮注措前以敗百餘年沈埋之宇宙後以基千萬世開朗之人文宋史無諱厥功豈渺哉惜虛言不能施之實用

文事不能濟之武備昧小人勿用之訓易開國承家失君子如祖之恩亂庶幾理宗之理何益於國耶

宋度宗

理宗儲訓甚嚴皇太子樛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
鳴往議庶政入講堂論經史至脯不輟率為常例
東固宜其於天下事練習久而智慮益下凡機亂興
衰可望也而於觀其所得於訓者惟升孔伋於配饗
進顯孫師於十哲十哲內也蓋燕子於上乃進于張
何必將十哲之名見于常在陳李間說如論大賢
則必將十哲之名見于常在陳李間說如論大賢
也矣正十數列卻堯夫可馬光於從祀三其講官
官三人二其學長後世教官之始恩其諸生世生
之始僅僅能繼理宗之理焉耳矣而天下之安危

古今治統

卷之十九

元

人主不知以至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國
不知馬遠對云云粉黛充溢下陳宮宴設備排當孫奭
名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陳宗理上國
之重任一委之奸臣呼似通房而似道敢託伊
周效尤卓著通云云佯為遜位實則貪官請去除
其使乘其僥倖之時而能加以賞罷之譴則君
側一清邊籌可定汪立信沿江百里之也不至見燒
於前元其破萊陽呂文煥降元立信書于似道言
得書文天祥境內四鎮之策不至見遠於後後江
以漢漢江西以西東以東南以南北以北西以西南以南北以北

西國以重兵守之時實似遠
權奸之蔽錮已深至於一請去而不許再請去而不
許三請去而又不許帝言拒相左存吾不知買賊有
何能以沒入帝襟而實於懷經哉又不知帝以何功
德而留戀於賊臣哉弟見官賴報襄陽之圍帝曰
三年矣似此何以得此帝曰女嬃之似道託以
他年之無義陽也是無天下也奸奸賊而死貴賴
無此女之吉也是無天下也奸奸賊而死貴賴
方叔馬廷鸞輩俱扼於奸賊似道而去而力辭
去位即以舊臣家居若皮龍榮亦如於奸賊而飲
道卒帝偶聞當官皮龍榮安在似道惡妬賢害忠以

古今治統

卷之十九

辛

因龍興珠華玉以積賂有言及邊事者立見罷斥
日遨遊於湖上畫舫山上瓊臺西道遊覽擁蛾眉王
香談似道湖山圖許易香莫許易湖山圖許易
委勝地急新得看正少許易湖山圖許易
關地急新得看正少許易湖山圖許易
危急且陰請居中以運天下似道將行似道
已而樊城失守元兵順樊城守將襄陽叛元兵
兵以城牌元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襄陽在江
南城牌元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襄陽在江
有御客戲之曰天下大勢十去八九信立平章平章
堂中可了耶曷不以關蟠蜂者關百鳳之來耶

古今治統

卷之一九

三

後秀夫為元兵迫負帝投海太后曰我為趙氏一規
 肉忍死至此而冷無望矣仰天大嘯遂赴海而沒
 亦不至葬魚腹中也計不及此而遷延閭閻論
 彼敵人見秀夫之正笏問世傑之遺篋張世傑遺大
 中正勞其能我容哉嗟夫潮州登翔龍之所位於
 中見上之廟宇雖有龍空屋山豈設險之區山為
 而直上旋以陰而不見自古有御座於舟而微棹於陸者耶
 帝於此於此乾坤寄於水上舟上洋鋒鏑交於滄
 以文文山詩云古來何代無俄而砲雷飛箭星落文山
 度文山詩云古來何代無俄而砲雷飛箭星落文山
 他火通飛箭星落文山詩云古來何代無俄而砲雷飛箭星落文山
 什維絕作世傑無而夫秀夫負帝投海浮屍流

血軍皆滿太后少帝沒猶處於潮全兩后並福王與
 萬之稱聖並作厓島孤魂歸葬有詩詠宋元之亡理
 意而北也河海已吞崑崙莫扶文山詩南人志
 指元順帝在河海已吞崑崙莫扶文山詩南人志
 黃屋果在否詩六飛知何處扶文山詩南人志
 二十年之祥先時賈似道出師要約統一於斯竟斬
 何令浙海有靈海若有靈當使巨瀾一洗而空之乃
 前不至三洗腥穢之甲兵颶風不作留窮之苗裔
 有弱主哉嗚呼星質帝宋如箕箒如鼓日沉不尚
 而日沉不見景是人非景是原無其賦罪人氏幸已

古今治統

卷之十九

二

非其如之何玉匣魂飄金粟堆寒宋徽元允注楊
 詩後燕其骸有肅玉諸及林強者指其骸而安之曰
 金粟堆空令唐林兩義士植冬青而悲暮鴉日
 得之因作中林兩義士傳又如之何大嶽欽北去而
 高宗以南渡延福苗北去而帝昂以海隅沒南渡延
 者家韓劉岳諸君子不能復之而汴海隅沒者文謝
 張陸諸君子不能復之而杭是果天平亦由人乎讀
 史至此不能不為之三嘆息矣末季節義之臣烝然
 可以風世者如苦膽憂天壯心填海文山指南錄詩
 瞻為文文山其墳高於西山齊子民物更新孤臣依

傳民卿得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謝疊山其登高於
 文山乎若乃陸秀夫張世傑與夫張日中趙鼎張
 璣唐震馬發姚言等時丞相陸秀夫將陳張世傑
 趙鼎張璣唐震馬發姚言等時丞相陸秀夫將陳張世傑
 從容就義或慷慨殺身古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
 天下所以萬里忠臣雖稿千年正氣已收山詩云雲
 少烈十也萬里忠臣雖稿千年正氣已收山詩云雲
 有文山先正秦韓韓史史趙賈賈以及劉璧呂
 夫何嘗不尊敬之而宋卒卒壞於若輩之手豈天之
 欲假手以執宋而顧報以是人耶

宋合論

論者謂宋家三百年未嘗殺一士是為忠厚之主而何受禍之慘也儒者曰惟其姑息奸回而不用殺是以怨欺君之罪而欺君者益無所忌憚而行其欺欺誤國之罰而誤國者益無所畏避而甚其誤也北宋諸政者王介甫等而宋之秦御史賈論者謂宋以至皆推重劉輕是以益肆而至于禍國論者謂宋以至誠待遠域舊云而何為侮於遼肉於金而亡於元也

通鑑儒者曰遼人來議邊而荆公餌以將欲取必姑子之術註見北宋金人方受盟而納張鼓平州來歸之地註見北宋南北久講和考宗而聽韓侂胄以輕

古今治亂卷之十九

起兵端註見南宋滅金甫合謀理宗而聽范蔡以浪挑虜註見南宋至於幽來使於真州之地四元使殺行人於獨松之關固宜其階之為禍也左論者又謂漢高過魯一祀遂培四百年之命脉以理宗父子之崇尚儒術而何為不永祚也儒者曰漢初道學未著而肇其端宋則道學殘廢已久自安石新經而後儒尤而維其衰則表章之功難以贖其殘敝之咎也論者又謂前代多凌虐勝國勝國已滅固宜其後之不昌以宋祖之毋周后以母后禮事于鄭王封柴世宗子為并錄五代諸亂註見北宋而何為已之子

若孫胥於溺也儒者曰力振者其罪罰明智取者其勢害隱則陳倫之詐豈下於兵戈之禍也宋之所可取者母后不專政雖屢有垂簾聽政而不奪大臣之權如高宗向立之賢尤為可美外戚不預事官奄不肆惡終光宗朝有陳源楊強臣不弄兵外無藩鎮等三百年之政不亦有光於漢唐哉

卷之十九

元

古今治統卷之二十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漢艾著

元

元太祖 太宗 定宗 憲宗

自開闢以來天限南北地界華戎乃元也前甲於有熊有熊氏之世披把於沙漠蕃茂於烏桓黃帝之世生於扶木是為元太祖名達該姓奇渥溫名鉄木真者感西夏之憂親侵金城逐年取自謂中原皇帝天上人金主嗣位有諡至元元主強曰我遂即位立其之北謂中原皇帝天土人諸等為之耶

開闢土而膺帝國元主即位其地曰女真

其所從來恭亦神明之曹也論者謂之曰胡乃因其居而言之即如熊釋之裔居楚而楚太伯之後居吳而吳也太宗合宋人之力以盡殲金類

白公之敗金主合宋人之力以盡殲金類

金主后遣及金主若高原縱燎此句實順坂句由是氣盛鋒銳駸駸有飲馬長江之志

邪律楚材大帳境土詳見西北中原警蹕版籍

李政太后五年信任壁臣六字間純陰用事

故天變赤地千里人離國以大壞身沒之後友后猶後垂簾諸王不服爰立憲宗乃始毅然起而枝柱

邪傾補統缺陷崔夏委任大弟忽必裁制后妃不得

嚴軍律之頒抑權臣之擅却寶玩之厭

受禁化胡之經至於闢地千里斬截百萬肅異域

之魄而號匍匐之胆時西域都善安南見蠻貊伯大

之魄而號匍匐之胆時西域都善安南見蠻貊伯大

元之業始月異而殿不同焉惜其信上筌

聖而聲龜岡履諸南子軌畋獵而迅駑裂蹄

鬼信佛元之憲又與唐之意而一轍也若其失烈門

之墓門子安脫赤定宗后之死

可謂有心人哉得壽五十二春其亦倖矣

古今治統卷之二十一

二

元世祖

元憲之昨胡運雖昌帝紀未設化漢江以南依然冠
 裳禮樂之邦也范氏宋禍始備於世祖必烈奢數世
 積威之雄造一統全盛之業元史相安童將伯顏而
 劉秉忠張宏範史天澤廉希憲等朝謀夕畫句畧地
 攻城收二百州於鞍馬之餘文山詩駱角
 於波濤之內兵所建舟沉海胥江南半壁之天下而
 盡家其倫類口其語言身其姓氏策所創不極宏
 鉅哉考其居位所行如實贊善以昭儲設成均以育
 士製渾儀以稽天窮河源以審地焚道書以息邪禁
 鞭背以恤刑舉儒史以通治獎聖裔以崇教非不有
 數善可稱然得難以償其失功莫能掩其罪元史何
 也倅蒸諸毋虎噬羣賢賤儒品於娼之下為江南人
 官二吏至七區八類九儒十丐吹吹斬日世之上何
 乃人通之所而元以之制于婚之下丐之上何
 再親貶至聖為賢之中賢義是亦叔孫武叔也
 作妖書以毀昊天諺真君天胡不殛之用胡官而
 抑漢人凡當權要路俱用安樂之堂雖寬途每四上
 五里立安樂而北及宴南兵創農桑之要雖輯諺以
 輦之諸路而鑿盾鉞錢鐘諺官制雖定尚循達
 魯之名何氏章服雖頒雜用蜀章之錦五好並用合

今治紀

卷之二十

今治紀

卷之二十一

馬監與榮亮聚飲以刺民膏四帥奔興相善答兒阿
 俱無功而反民甚苦之因而盜賊蜂起征伐以摧神
 氣八墳驚心四靈變色二句一用是中山狂人自稱
 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建寧路有
 王西川起兵此所記之各甚正大以及闕陳貴
 廣德明此所記之各甚正大以及闕陳貴
 諸史于此稱反稱亂作而朝廷之上方且懷諫
 然當此時以官云起兵手造海方且淫刑行
 太祖興元至世祖滅宋殺人一千八百四十萬餘計
 性寧有極哉後漢史謂元世祖乃而其所以失者則始
 而逼塊肉以沉貝官註見宋既而殺遺裔以為飲具
 首肯作飲器至明高皇帝始命取之舊史中理宗如文丞
 相之忠義而不使之黃冠歸故鄉山為元所殺
 重謝招諭之節槩欲官之而不使之侍繼國為故
 至得以免後為國公忠厚之心毫無復存是
 北為開基樹業之主在南為窮兒極亂之宗史學世
 史書死而不書崩姚德稱君而不稱帝統德信明
 止稱元君此二當是時有一士焉名鄭忠者傾心
 句文法微對此二當是時有一士焉名鄭忠者傾心
 南拜掩耳北語宋亡後鄭忠避歲時伏草野有一

治統

卷之二

五

士焉號鉉翁者流涕宋事免元官元主欲官之劉
 因之辭爵似亦鰥然而不澤謂楚而渡江之賦胡為作
 哉元主欲伐宋劉固則亦盧摯之流而已
 至許衡為世大儒生於宋亦舉於宋先為宋俛首
 事之曾無一言以存宗國史稱其得君行道是為
 虛名所累耶亦特為得祿所累耳可陪馮道如何陪
 而終猶飾詞曰虛名也衡臨終謂其子曰我生
 鳴鼓攻之耶前鄭忠鉉翁劉因事元史亦載平明考
 先儒未及乃山人事謀也謂其大節不可沒也衡許衡
 其失節而又錫心不可想也若乃趙孟頫非宋宗室

人乎顧與江南二十餘人同赴召用雖蒙貴一時豈
 不貽羞千古而趙鼎者宋南岳之非帝室正派乎既
 受封於蒙古元封鼎為旋學佛於吐番後請吐番學
 與謝二后入朝元主者註詳見南覲天壤元主許之嗚呼
 清風嶺詩血漬入石臨海王清溪故山漸遠有君練中言精堪
 云一片愁看兩行清淚故山漸遠有君練中言精堪
 填海周州韓氏為所處赴水死三後人皆誦其
 哀之此雖女流亦知大節可併記之以為士人勵

治統

卷之二

六

元成宗 武宗 仁宗
 成宗世祖之孫即位首即詔中外奉祀孔子後又增號曰
 大成詳見聖門志此其致治大根即中華列主未之
 能及至其詔宗室國戚毋得輕罪官吏禁江南僧寺
 毋得役及佃民軫達釋而營造罷其功痛癰瘡而翦
 翮役其役悲焚子而佳治節其娛閤析楊而貧欲惜
 其苛與元蘊仁心恢厚政文侍臣稱其明廉御中天
 稱成宗詔不信然奈其末年寢疾難以耗體總萬機
 八柄移倖三宰囑凶臣以致整氣相感水旱
 災是八柄移倖三宰囑凶其不至廢墜者以去
 世祖未遠成憲具有存耳武宗變更祖制封爵過盛
 錫賚過隆元史至和身翰林賈禪大為子古咤嘆
 地震於雲南震者六水潦於其皆其不
 德所致而且輕萬乘之軀任兩斧之伐其不
 格木格木踏躬損德夫豈渺淺躬獨其外嚴天下屯田內
 減官中飲膳察富戶而量增其稅尊尼聖而文宜其
 稱加封日事亦差可人意也仁宗武宗弟清內難而御
 極安安王與承相阿魯不不首祀文廟似乎知有儒
 教乃以是大禮委之官豎風起燭滅鼎入地而靡飛
 天大雨水不可振不能成天果何意哉但其增國學生

之數也而人增至三有育才之風焉教官寺不得受文階
 也有御侍之法焉心不忘仁孝之經耳不樂神化之
 語李孟言陛下即位聖人神化之詰全寧獄去公
 傳李孟言陛下即位聖人神化之詰全寧獄去公
 人不假人以輕刑釋侯喜兒不錮人以重議侯喜兒
 望而罪旋貽六出之奇罪已其早而倍禱俄慰三農之
 可嘉者則侵布辭書而治典是垂所著西書集註
 周教願程顯張數節雍司馬光朱熹
 周教願程顯張數節雍司馬光朱熹

孝之二

而人文曰麗不猶千載盛節哉厥後有人又入
 翰林則成其為元君之事而已美矣新日元時復入

元英宗 泰定

英宗冲年立居喪盡孝開選納忠紫極重二
 拜任祖本李察性太慈青視矢三畏之畏
 先朝之鑠金銷骨漿脂銀髓草蕩然一清元元夕罷
 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賓日際奉命皇皇哉一時之盛也然建寺而
 又直臣拜住云蓋圖則水圓孟方則水少
 義安在拜住云蓋圖則水圓孟方則水少
 治統泰之二
 太后仁宗太后
 臣不更父政之孝安在日先帝諸臣皆政全不宜輕
 而梓抑相帥之縛度公卿
 畏忌之心以召南坡之變法對至南坡
 地省晝日月沉光
 現何白而暢囑九閭哉英宗
 燕而頗知理道命吳澄趙簡王紹等經筵進講如帝
 範也通鑑也太學衍義也貞觀政要也日交廣歲時
 微早恩此元朝五十年中所未親者周德至於先朝
 正直忠厚之臣為奸賊所戕楊學兒觀音錄等

白及鼠首黃沙並為昭雪令忠魂義魄復見青天白日
李諫書附夫不可謂非神祇克仁之主奈之何牌
祖父之恩 祖父之德而受佛法於帝師須道經於宮觀
元賜田鈔於天源 元賜田鈔於天源名僧憐民慮戶竭力以克免讀民貧
僧富之疑 僧富之疑者豈可不長祿耶嗟夫元起朔方正通西
域佛所從來矣故宣文弘教 域佛所從來矣故宣文弘教名僧報自世祖大寧萬
詩名 詩名建自成宗崇恩先福名寺設自武宗成華普
度 度真自仁宗追英宗鑿山開剎損兵疲農尤倍
至本定又增益之三塗六道之教 至本定又增益之三塗六道之教講張宇宙先儒論
及於佛每謂種於周魯二莊 及於佛每謂種於周魯二莊周莊王衍於漢晉兩明
分 分
春之二十 春之二十
漢明帝書明帝二語然令彼時不入中國元時亦必
出入 出入
滄史稱其用力於聖賢之學者其任元也 滄史稱其用力於聖賢之學者其任元也
春秋之訓而當佛教克塞之時曾不聞其一言救正 春秋之訓而當佛教克塞之時曾不聞其一言救正
既無呂蒙之諫表進於朝又無承叔之本論存於世 既無呂蒙之諫表進於朝又無承叔之本論存於世
翼吾道者果何為也 翼吾道者果何為也
為元之士爾而何以俎豆於杏壇之席哉 為元之士爾而何以俎豆於杏壇之席哉
衡者弟祀於衡之鄉可也如澄者弟祀於澄之鄉可 衡者弟祀於衡之鄉可也如澄者弟祀於澄之鄉可
也若求士於元其 也若求士於元其
論 論
許白雲先生乎不應朝廷 許白雲先生乎不應朝廷

聘名嚴貞介之字 聘名嚴貞介之字
不習科舉文字 不習科舉文字
仁山先生 仁山先生
相之高明而綱直似謝上蔡其吳淵穎先生 相之高明而綱直似謝上蔡其吳淵穎先生
山谷而聞達不櫻其慮研窮經史而著述不易其功 山谷而聞達不櫻其慮研窮經史而著述不易其功
三人皆真儒而不得入文廟徒濫於衡濟豈以衡澄 三人皆真儒而不得入文廟徒濫於衡濟豈以衡澄
仕而三人隱乎以當日之任不仕為文廟之祀不 仕而三人隱乎以當日之任不仕為文廟之祀不
千載清評久障一天霧靈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千載清評久障一天霧靈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國卷之二十
 十

元文宗

文宗即位下詔俟大兄之至以明宗為兄以遜臣讓之心諱內顧和寧之握璽未幾明宗即位而上都之帝位以讓明宗在位止半年而視太白之經天史白燕天大皇帝建元君子能無建成元吉之疑哉即位以來欽遵哲訓確守嘉謨張養浩忠告三卷施行亦知章紱其義著蔡其詞而其尊孔子父為啟聖王也顏子為復聖公也曾子為宗聖公也子思為述聖公也孟子為亞聖公也此千載不容易之號

今治

卷之二

顧乃於元之君定也而其追程類為承國公也程類為洛國公也以漢董仲舒從祀文廟中也此一時義起之典又不意於元之時肇也煌煌鉅典雖諸人教之亦輔座上能用之也至於淫祀之毀絕其加封此亦古今卓識或者責其殷之未盡氏氏丁而視之迷謬諸墳者星淵矣即其治致隆平幾於威械藏而祖豆與六典陳而九刑措品末世之君其亦群陵之幽翠卉之鄂耶文

元順帝

文宗沒寧宗短祚繼以妥懽帖木兒之愚濫竽頭昏奸相弄權伯顏哈麻魯無一善政可稱惟見其龍科舉古有十科取士曰科舉民馬禁南人持軍器禁漢人習家古文字而已即徵處士杜本而本不至也伯顏其子亦徒以文待聖賢之後也其朝綱蠲亂國勢再崩大元國復興金國復興金國復興後也其朝綱蠲亂國勢再崩大元國復興金國復興金國復興

分治

卷之二

又飛堆黃烟橫楊然尚朝勝暮衰斬邑塵城古白黃屋左肅之心大明日曆記序云元末追夫猛敵生羣雄麻沸漢不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家引之谷珍據浙東張士誠據姑蘇陳友諒入閩明玉珍東跨邑皆蹙起之師帶州志偽滔窮慾表奇聚術行術志偽滔窮慾表奇

喜樂舞作天魔以宮女十二人龍舟載水注說神人
 按更製宮滿堂中有神人自躬躬乘而苦天下龍舟載水
 捐百姓以奉一身要何外之骸骨累於丘山而內
 之謂惡燕於雲霧王獻州從此而地震天下地雲山
 崩二慧見凡八星流凡二口盡相石飛巨石飛起
 紅紗書冥白毛蔽天河水綰色水者五色如李賀貴
 瓜光時童暴長四尺大同地名黑氣交射中天從來周
 家災異未有若是多者此立亡之兆也不
 所為禦敵者又自相仇讐自相魚肉柏樹助器

卷之二十一

以故日臘月創速趣於亡始也清江淮以
 師茲則道路阻梗哀求於強敵僅得十萬糧焉以
 離罪已借勢於招安僅集數萬人焉祖宗傳託之天
 下奚止失其大半哉時王阿尚爾琴天
 命之有屬下罪已之虛文天下勤止吾不知天果
 屬意元君民果終信元主否也時雖命各省分兵以
 擊諸路起兵者書益不書叛不書作亂雖遣使招致
 諸路起兵者然群方之兵非叛也非反也乃乾坤有
 意欲以之為真主驅除難耳史記司而天戈所臨社

覆山河已收之眼前元主知天運循環中元氣盛其
 誰得而抗之元主知天運循環中元氣盛其
 開建德門而北奔大明師入元都元主夜開建德門
 其得元主為順帝者蓋以此然考古亡國之君受禍多
 慘而元主獨得以歸而善其終何也意者諸君御世
 未甚虐其甲令而賦薄徭輕故天亦不甚絕之耶

卷之二十一



玉光劍氣集不分卷

〔明〕張怡撰 王文濤輯

清鈔本

天津圖書館藏

白雲先生傳

方苞

張怡字瑞呈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應兵營業會毛文龍時卒反誘執避無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解不屈賊繫縛掠其囊篋義而遺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而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書畫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楷墨流傳人間先生則窮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亟攝山而不知山中有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保歲時間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諸義之弗屑曰吾以盡吾年耳已而二覽下棺時並歲為辛酉八十有八平生親故服市良材為具棺槨瘞野草間而泣皆先時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舍險難獲葬親身之梓勿能易也各足手顧視從僕某地易棺定時身衣金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助已渴葬矣歎曰吾已入墳墓曰說有義尚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言詣都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言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一篇目故並著於篇俾鄉之獲避有所載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遺沈沒也

明末四百家遺民詩小傳

卓爾堪子佑

張怡一名遺字瑞呈號鹿庵人稱白雲先生上元人錦衣衛百戶隱居攝山白雲庵紙扉書忠孝二大字麻衣葛巾終其身五十餘年不入城市著有玉光剩義集數十卷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吳修

張怡又名自怡字瑞呈上元人明詩生以廢官錦衣千戶寇臨京師大罵不屈匿獲度中樂間逸去晚築攝山之白雲峰號白雲老人

江寧張先生諱怡號瑞星其父可大為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歸隱新千戶李開儒降不從逃於深山終身不出著三禮合集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為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擬傳次序且以周禮為有政無教儀禮為儀繁義疎不如先王因事寓制之旨其見解大抵出新故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者也

張怡一名遺字自怡初名鹿微號瑞星江寧人前明登萊總兵官可大之子崇禎中素崇孫周陳繼儒之言鼓吹嵩卿毛文龍還兵乘機為變可大死之張怡歸隱新千戶李自成繼位逼之使降不從自成敗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壽終是書凡例稱從周子雲客借新漢禮記纂說書客為周在後字則康熙初年所作也下言三禮合集故事不錄

按書客周亮工長子祥符人移家白下書中眉批多書客手蹟亮工有字觸書影之作眉評亦曾及之

五光劍氣集目錄

上元張怡瑤呈稿

華陽王文章君覆稿次

章法第一原稿前奉卷七

臣謝第二原稿首二管原稿

法意第三初作御批原稿為一卷

圖是第四原序全

數錄第五原

忠節第六原

史治第七原

武功第八原自奉四卷奉八卷

口口第九原缺

職銜第十原序初作十二改定

方正第十一原序次全

清介第十二原序作清介又全去

口口第十三缺一卷

才疏第十四原序次全

理學第十五勤學附原

孝友第十六原

德量第十七原

義士第十八原

豪傑第十九原序十八

高人第二十

著述第二十一初應附而刪首作二

持論第二十二原序次全

技術第二十三原未定次第

嘉言第二十三原序次

非論第二十四原序次

立擇第二十四原序次

列女第二十四原序次

微異第二十八原序次

類物第二十九原序次

雜記第二十九原序次

應誠第三十原序次

右三十原序次第如是重複缺佚是未定之編亦足徵為先

生手偶眉評中有俞邵曰常客口等字以藍筆增注評語之

首亦先生所書先生學行見策志及傳記姑不重贊此書因

卷首缺佚頗難讀是舊次一日知右後之諸君庶易理重焉

壬申春日華陽王君履誠

秋書云天下諸君則不得其解矣

翰林院修撰某以直言為山西蒲州學正虞翼良內有天下有道無奇
無難語被這引見口目有一言陛下皆表文不許杜撰語出咄咄天下
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焉無難乃詩人祝嘏之至情今謂生排諱
不過如此上聞良久曰此老還強直放去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惟見
容此一人而已

福建興化府史何得時匿父喪不報遽迎虛死示眾又詔天下凡火厝造
士并人得旂狀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旂從打死無論此二條戮刑
部所藏洪武事例

曹東正以訓導言事見實校刊部主事無何起拜山西布政使遂擢通政

使既而聞之望瑞略曰尔性實聰敏幹練且能所以任職凡有言計朕
常聽從何期計出多端自欲深根株連故言殺身之好豈不愚哉朕向
謂子能克死克寬使還鄉里尔斯四歲小女聲曰為資以婦是其心之
正也乎昔人有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尔何如也
今尔既不赴為人之父實難於世間之不教又臨人是其罪也死卿
數文集

永樂三年命太監郭和行實西得諸國通計官校軍民二萬七千八百七
十餘員名實錄六十五號文者長四十四文闊十八文者長三十七
文闊十五文所經之國曰占城 爪哇 暹羅 滿刺加 阿
拉 古里 黎侯 南渤里 錫蘭 檳榔 瀾山 忽魯模斯 亞

魯 蘇門答刺 那孤兒 小葛蘭 祖法兒 吸勇刺 天方 阿
丹 凡泛海數萬里過歷二十餘國道有兩在兵部帳方成化中別志
宣為郎中執而焚之

十六年禮部郎用切自開運以靈濟二仙神應言于尚書方廣實以上聞
令初取神像及廟史曾辰孫至遠京奉為上海有疾用行紙及藥劑以
進跪言二仙所言其藥皆椒桂等熱物也上服久之疾收失聲跪後上
鑒一口表忠微與御醫侍忠微奏曰此為大症蓋行藥所致也太醫官
以保和聖藥為事何不用其藥上大詔曰仙藥不服服凡藥即忌微叩
頭謝哭內侍二人亦哭後宮聞之亦哭上怒命焚二內侍杖之曰忠微
哭我逆死朕耶忠微趨出侍從久之始解脫北後駐蹕沙河前疾復作

忠微後以爲言且觀史書不能遂有輪木川之嘆

文皇嘗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獨爲注騎明日天下取到人材十三人其數正合而居首者爲馬麟于是權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威順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允敷廣西布政使三人據據山西口渭河南艾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兌四川吳新傑西布政使二人楊政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旭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亦異事也

有士人赴舉所事者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爲文爲論以持及舉子歸堂進士竟無點綴官膳部郎文皇嘗眉目出語口流達義亡爲諸侯憂爲庸臣對無應者此郎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三大悅懼

禮部侍郎

文皇珠如忠義不遺餘力雖從來待教國臣舊未有若此者而京列都及教坊所記數十條修初天地今錄其一以見則皇向往禮記事舉舉非無改也元年正月教坊劉述等登榜爲好惠第一侍郎引犯人張萬平等男婦六口又引犯人楊文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奉旨進曰解到的都是陳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還有不識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他他又打那夜解歸又斷把這廝都等去同則科雷親近的陳出來便凌進了進視的只給去四散充軍若違說不肯把近視的說出來也都凌進了二月解到部公理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同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題有好惠孝女楊奴等景先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謝

昇父姓年七十四男咬兒年五十五俱奉欽依發金湯衛充軍妻韓氏送

張國公處轉營都宿衛大等男男順童遺寄幼男文俱與劉妻張氏發教坊司病故右都舞安政等奏奉欽依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接去門外着狗吃了十一月教坊司官于右順門口奏有奸惡齊來等姐并外甥媳婦又有賣子澄林四個婦人每一日一歲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小的都隨着李除生子今做小兒子又有三歲小兒女奉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太便是個漢賊討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部由他比亦史冊中從來所罕有也

東廠始于永樂十八年設有掌點列千百戶二員掌點司房四十餘名十二縣當頭辦事百餘名番役可千名凡中所等處會審大獄北錄撫司

情訊重犯本廳皆有人聽記具口詞一本周刑數一本于奉日晚放次

早奏進每日兵部坊看有無違犯有無賭帳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開信出入俱有事件奏聞或地方失火或雷擊何物亦奏聞每月臨日奏報在京雜糧米豆油麵之價凡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祖宗之意不過欲周知民間疾苦吏治勤惰耳然番役多至千名中間豈無奸老猾藉以行私者乎後來遂專作威福凌弱暴寡以逞其私爲聖世紀政良可恨也

吏部郎官中寺出身甚微初爲吏員得具銜雖貴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難補之如宦官廩召見故其制崇然乃授是職每月其財必引入宮內爲之類中官至押者亦不得到其處實權多已而蔽之

程雲南為兩廣宣撫使召至虎城寺門庭虎突出程雲南不已上大笑蓋虎已去爪有時用戲之耳

隆慶則重元人宮名天啟則崇道永嘉王號元法僧及南詔又陳及陳始據江西改元天啟事不詳言其號龍古者有之念亦有數勝國者時軍相劉一輝也湖廣周遇春口左傳云號大也天啟之也故竟天啟之世號忠賢為政而龍廣政附之此天啟人語

宣廟嘗有勅去勅蘇州知府況鍾者前官安先召鍾來叙促職令他所進從職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已初他後運要一千個標可協同他幹辦不要誤了政務

年號紀前代者永樂則涼張重華五代張張過賢宋方臘得號也天順則元何遜也八武宗太子傳號也正德則元李乾順得號也正德紀元祐下年號說人題口筆相煩用清言人蓋識之也

正德間欽天監奏城星照開御乃添在諸道御見一員蛇臨二省街車御史至增設十里一舖樹旗一面掛一燈迎往沙縣見胡僧空問之乃鄉茂也也喜其能善管十舖又往見其妻道喜管一帶舖又往茂也東曰去幾遠有不孝者請得治之乃心齊物史來書竹片與之自見人皆不至縣而至茂也妻遂大得眾乃誣延平縣尉平王說言獲證為邪字之兆御史聞變懼而仰藥死

劉太師崇言土木之難莫宗幾不免也免之皆告其子曰我蘇州人少隨夫成建被汝父情來興之生汝善念甘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

之理說且泣以請也免之遂得還康寧初和在内閣四十餘年語必

有據
自宣德初漢趙二師入臨大行以提親王無入朝者惟義王為其宗叔父攝于玉食符之嫌趙上仁明不為初而至子善春中疏奏皇太后問上起居及勸景皇朝上于南誠俱留中上見之大歡悅特許入朝陞見解至內殿行家人禮畢會和親親送至大明門而別善朝復如之為說山漢水二賊男思特置提斷不斬又招王善秋為賊時得遊觀田獵不為則即書云佳集奉書叔父義王承諭其意善春所以急為之

分而善佳之復位及置有陳言慰安帝初未嘗遊皇太后所蓋為其所蔽蓋也今已千某官簡而得之親覽再三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于懷

論郭邦政正防微杜漸無非為宗廟社稷計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叔父二章亦即宣德之書之也也皇太后聞之感嘆不已永界對雲津日玉帶以領批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煩進來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于情于理不可不尊一見以篤親

親今建太監夏時恭奉初符并言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宜從容就還宮春世子郭王宜留藩邸其當執行之人亦隨善春而來許換其至惟叔父亮之

皇祐始自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官中莊四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而吉祥侵占至七十五頃成化中增實畝一處係會州新華場弘治中增實畝新成縣三處正德初五一

月之間建五七慶而皇莊之名始著改元之年元九慶二年又改六慶
四年元五二慶五年一慶七年二慶八年五慶九年一慶共各地三萬
五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有管理之太監有委帶之護校有跟隨
之名下每慶不下二四千人先猶自道祖親投有符驗之請關文之路
經過州縣有慶儀有車轎有大馬而富不可勝窮又陳置七十餘座微
服一百七十而果樹六千餘株微服六十五而此外又有王府功目員
戚莊四皆園儲之畜也

有所謂委封者皆是皇親侯伯貴人投獻將民間產業等而之如慶陽
伯委封慶郡清元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委封華州東元
昌縣地一千九百餘頃楊府會事沈傳英讓委封涇州靜海地六千口

百餘頃至嘉靖中始今退還民間

馬仲序汝驥有西記詩十首書各有小序敘文書所記為詳因附存之曰

萬歲山在小城東北或武門內為百餘丈周迴二里詩全人讀上所成

其頗有石刻御座而如履之山下有半林水陰翳周地多植奇果名百

果園 有句云樹裏西山野花中北極懸松溪行淨泥華華三川

本池池在乾明門外周凡數里水從五泉流入延寬大而蓄而海子

上投石深自承光殿連而安東門約廣二里長數百步內雖可覓出水

兩下年門雖斷絕皆白石鵝頸如在中流架木貫鐵索并鐵掣之可
通舟東西峙華表東曰玉蟠西曰金鑾其北別駕一渠自承光道環華
島制屋小南北亦峙華表南曰積翠北曰堆雲 碧苑西連園池北

映空錦理如翻石簷行不斷如

承光殿園以竟城東南兩開二門入周迴皆設碑院中據金殿旁隆

如蓋雕欄兩端如環塔基概園外周以廊北直建島中有柱二株

柯幹此僅類百年物也 飛甍承華蓋列牆轉環松古盤雲翠苔新

華而遊

慶華島在太液池中從承光殿北度梁至島巔湖石皆磴道折折皆臺

石為之其側有雕欄橋起周迴皆雕玉檻重階而上特曰廣寒之殿

相傳達太后織機臺布以文石特一欄亦前朝物殿前有日亭曰瀛

洲方臺五紅金臺今惟遺址耳

咸亨湖島東北連堤有水殿二一藏龍舟一藏鳳舸舟凡刻龍鳳形上

結樓臺以金飾之又一蒲藏失皇所造為龍船岸際有蒼竹茂生浦外

二亭涌出水面

概園承光殿南從朱扉臨東水海亭崇閣廣砌中一般亭隆和蓋上實

以黃金雙龍頂環綠縹緲窈窕八而設壁曰紫微殿殿後一亭北眺池

水轉而至臨湖亭又一小石渠出水中有亭八面云釣魚臺殿前柱丹

獸中綠鹿銅寶錄成于此焚稿 翠廬山棲直宮園水殿低碧荷香溢

出紅雲晚階丹約石坡龍隱數臺為帝時華宴日香花木五雲連

樂殿殿後概園南循水過而苑門半里有開瀉池水轉北別為小池中
植九島王亭一亭名涵碧蓬蓬開角十二面丹欄碧窗雲英修麗中設
御榻外四面皆環欄二小亭少樓朱有樂成殿左右各設龍床殿後

小室亦設御膳宮室所居處也殿右有屋瓦石磨二石磨二下激溝
水自初蓋南口截成于此春法故曰樂成 舍堤口北拱實觀臺西成
臺島奔海上築危石而設池龍瑞九島此島下層海樓國民事長楊
槐燭聲

南臺從樂成殿後轉南過小紅亭二百餘步林木深茂內有殿曰臨
和倚有水田村屋先朝曹千比閣據 漢水晴湖舍香花午樹移色是
學不窮周穆欲先知

先園山從南臺迤西連村花有先園臺石為山穴山為湖東西分注
盤野而上至平如又分繞至顯覺以陶延雲龍之象砌上設殿獨窺野
水注池池前五簋乃作盤龍昂首而起激水從盆底射出龍吻分入水

洞由大明殿側九曲注池中殿身舞松林蔭蔭附池邊多奇石一

名小山子

平臺長液池而堤出先園東北臺高數丈中作圓頂小殿左右各四楹

南北垂接外廊懸殿而得面若城壁下雕射虎射門階下雕池有地

道可以走馬乃武皇所募開射之地又樓左門右翼並示四平臺乃呂

對層臣廬 而臺通太乙樓通肅鈞陳虎踞營久龍光繞紫新柏渠

間日月遂開接天人漢帝李文化唐敬奉聖宸

彭公筆記又云五日聯文美官觀走驢騎子獲虎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

千騎二人騎馬馳出置簪于馬上或上或下左右騰舞人馬相得如此

者數百騎後乃為朝服臂鷹走犬圍獵狀俗曰走解蓋金元遺俗也觀

畢賜雲而回

元月賜兩宮王相馬昂昇三閣臣賜而城中有官廨樓閣十餘所皆宣廟

與上游幸之處也是歲新作行殿一所東為蒼龍門南為丹鳳門中為

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知殿北有輪囷宮白石鑄水嵌於上南北飛虹

戴殿兩碑樓東西天光雲彩二字又北臺石為山曰碧岩山上有圓殿

曰乾運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為後門又後為永明殿殿後為

圓殿引淡水繞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風流者觀畢乃命

學士李賢呂原及時從觀畢事而回

正統時大旱東師小兒為土龍祈雨而歌曰而帝而帝城隍土地而若

再來遺我土地廟肩呼嗟不知所起未幾有景皇顯圖即位之舉雖有

後祠之事而帝者與弟也城隍乃鄉王再來還土地後祠也民語之驗

如此

景皇神教坊妓李惜兒召入宮官其兄李安陽居屋舍千計亡何官室

復辟勅惜兒出外安諂茂 武宗神太原妓劉良女携以從大慶幸之

飲食起居必與僧江僧幾等諸中貴密而之曰劉娘以事王而惡外

道如此

天順中西寧指揮汪某進五明景色一疋實銀三十兩時珠二衣裏紗三

千貫仍賜初獎諭 山東平康生員張進德奏用已實精工穿成彩色

珠燈二到大國燈二碗及 燈戒服諸子華蓋仙童山嶽壽星以畫臣

子之心上細之費鈔二千貫

吳崇復得復會石崇時陳指臨大廷而嚴斷嚴據手刑服或外執人
生以封堂真足寒心如周軍前衛指揮委部督會事張義實于謀堂分
仍指衛遇有吳謀工令修衣衛治建都督會事王英侯叔一百發騰衛
衛克軍 遇某子刑服內諸大與左衛十戶劉和謂有仙上語即休之
又上直軍人言保定知府傅霖私沒王文籍沒之寶徽執以來而力不
能令傅在差官執之等語吳復得夜門過得才工數悉以初外事其最
著者行刑部即口知奸逆百戶李榮妻杜敬聽其指稱同部馮鴻標
項寬賊情指稱項寬賊衛衛軍知知刑部前至死 行御史口欲與
欽天監博士華誠妻欲按四川妻以使事逆某欲為失事都指揮徐欽
通付米減罪下衛傳執其賊誠恨元軍欺罪加等工令運加傳祝今
具報御史行人差出受欺者還有幾人三法司會究狀言御史魏曉往
建昌進事政書堂金銀外縣丁華雷詔四川受銀五兩職言欽天監陳
薛望伊王府銀工部主事陳善行人李賜賜魁先從至蜀府行人文志
自至顯川王府俱供公事受賄然當風聞成先收善薛薛下獄與對
魁志自出使未回現已建福處制使運送另行對問概可 又行補建
會事已獲不法事下都察院嚴供自認死 行雲南巡按桂昌陸昌
澤婦入奸通及受賄如知府安誠等全下法司問曉使為民工令傳訊
如其貪渎者幾人三法司會究言工部主事黃清臣進士張倫俱貪
相受賄御史魏瀚有違行俱送對理概可 又行雲南巡按李善禮送
軍職及周軍各巡送如長安左門外死 行巡按逮米糧權捕建軍職

如都察院前 行巡按山西韓祺與門役演戲如長安左門亦死
威化中張而威以為內臣直傳知外事如行補建指揮楊春殺人其子
華行金居間并建縣兵部主事任傳中言位職紳夫禮部主事黃任
直屏縣其家被死及捕所有差無何以大學士商輪尚書顧忠等言革
西廠月餘路致住忠狀住為民 又以御史戴綱言復設西廠設雲南
百戶私事違禮部尚書張文寶錦衣衛知縣之指釋文寶而罰雲衛官
朱顯等傳 行南京守備太監曹色問該部督李震爰通不法事命汪
直往南京責之乞革任孝陵司香震取回問住行南京太監曹色問實
紅戴私監事 行解馬馬族與凱和通使律事 行兵馬侍郎馬文升
改建營事行山東巡撫薛傳請學士江朝宗為此事保下錦衣職仍
以文升傳記法特通官不言至諭切責給事中李悅等廿七人御史王
濟等廿九人皆建杖二十 行錦氏雲衛事李陽載伊察婦半人指罪
行尤該御史福等失察所役監押事下都察院自是以後直方曉營建
功救出監事楊而中外之臣小息肩矣至正德中劉瑾既掌司外廠而
谷大用掌西廠血氣索東廠其所轄諸者如公差尚寶卿崔府工部郎
中張瑄權東廠 按察使姚祥無圖文據馳驛 大理少卿李春達
次取妻戴私貨 平江伯陳熟受同宗指揮陳俊偽以滿米寶銀賄官
巡捕御史胡鳳鳴與所部指揮石量飲歡場後出跪詢 御史劉嵩
生與會事陸健忠事 廣東參議吳廷舉都御史劉孟鼎往道還家
大同巡撫王路枝三人元恨遠繫如杖茂請 又屬江西新建王傳德

理廉莊理周 又初雲南按察使事劉用中藉故由靖知府林琳年老
善安知州朱易重德保勳致仕此又當年初事所無也

歲化元年傳奉聖旨升文思院副使李華華教授法錄中書舍人鄭用監
書辦此傳奉之始也自是以後歲不絕書吏都察院傳奉陞除者除勅

成功陞陞授錄用外通得五百十四人吏部太常卿至博士等官三十

六人通政司使及太僕卿等官一十八人光祿尚書卿等一十六人太

醫院五十二人鴻臚寺一百七十九人工部員外及禮部司務等官一

十九人欽天監及天文生六十三人中書舍人二十人冠帶食糧儒士

一百八人參議縣官主簿各一人皆具出身復應以聞請御筆去留兵

部奏列傳奉陞除者除勅成功陞陞授錄用外通得五百三人初歲其

姓外親陞授者六人內官系姓家人陞授者百二十人軍民人等陞授

者六十六人為事無華等陞用者一人軍民人等乞恩陞授者九人

技藝工匠陞授者二百六十八人皆具出身應應以聞治初論死陞調作

軍有差 正德間傳奉多內廷弟姓是達時家丁至賜賜姓被錄衣此

比而視歲化差少歲化間尚文政書官工技藝之徒進 正德間尚

武技騎射身力角軀之徒進而正德時大禮禮部乞恩陞授有功或會

吏兵部推舉以故陞陞之事反更有關于歲化者史獨于乞陞一事志

其尤可怪凡五條四年陞陞衣傳同張容為都指揮食事百戶王欽為

副千戶總旗張明舍人王永為百戶屠又授朱鐸朱福朱寧朱安朱奉

朱秀朱通朱祥朱鑑朱銳十一人錦衣正千戶朱重朱文朱望朱志四

人所獲撫皆中人所奉也奉又陞五官司署劉增鴻副博士金澤各一

級舍人張林錦衣百戶俱不由部職亦無乞陞陞陞惟以片職薦姓多跟

其下口乞陞某官劉增鴻即錄而批一是字百部臣授之其朱鐸等亦不

歲原姓與履歷嘉文乞陞所未有也

歲化正德間有三大功而俱為天下官 歲化是州之技新首六百九十

五級傳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寨率馬千餘無軍從朱永進討

保國公太監汪直加歲朱三千六百刻都陳鐵以下俱陞陞有差將士

陞千八百九人賞者千五百四人 歲軍海子之技訪叻勇婦女百七

十一人新賞四百三十七獲賊嘉十二為一千八百五脫三十一牛一

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七十六為甲度漢子首一為有餘汪直加歲朱

四十八石都御史王勉封歲軍伯歲錄一千二百石世襲領守大監章

正歲朱十八石在軍文武諸臣皆交連推將士陞者二十九百八十六

人賞者一萬七千九百二人 大同里石度之獲生擒萬賊十人斬首

一百三十二級獲馬七百廿九足馬機六千二百得汪直加歲朱三百石

朱永世襲保國公歲軍伯王勉加太子太傅增祿米四百石仍廢一千

錦衣衛百戶太監將備文武諸臣皆增級將士陞賞者一萬七千七百

五十二人 三大功皆汪直主之而朱永王勉各居其二陳鐵居其一

許實元陞府庫空竭直敗而邊事稍寧 正德中寧夏平即太監張永

歲朱四十八石實銀五百兩對照五十表乘陳開歲朱十二石提督福

一清加太子少保賞銀五十兩對照王義襲劉聰兵仇獻封歲軍伯歲

豫十戶部督軍楊英而下威三級二級一級在事內外文武諸日皆應恩至封張永元富泰安伯御馬監太監谷天周兄大寬為高平伯馬永威兄山為平涼伯魏朝英為鎮安伯義子朱德為永壽伯而直及六部都院表表皆有陞賞山東河南道平德督太監谷天用監智院開各四歲米四十石府弟姓一人歸衣指擇使世襲總兵統領進封歲事候提督院左都彭濟俱和太子少保各唐一子歸衣世襲百戶在事內外文武諸日皆應恩至而開部凡卿麻新皆有陞賞應州禦功大監張永統統張忠各四歲米廿四石府弟姓一人歸衣正十戶朱謝陞三級廕子如之內文武諸日以及開部御武并六科掌印官職方郎中員外皆有陞賞唯無論應州幼郎等反爵除之當陞賞者不過數人耳而世能至此一特建大日祀殿受之毫不為怪真可笑也

成化中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致仕上許之而就歸後此口今南京朱氏氏紀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為生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其老無為者太子少保亦令致仕正德中滿利便日亞劉如段同使亞智等二人事發聞嚴凌凌處死其人江西吉安民有明舉也初為盜附海船往其國得周至是奉旨江西上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戶直徐瓊李致有黃果數人多招物謀難以備舉且其他鄉獄解額數多今宜裁革五十名位者仍不許選除軍職永為定制別理所矯而單自焦芳修怨也戶部獲大學士李東陽奏監獲賴疏有旨如錢銀之權改陳未集

雖馬中錫等之不職主時中之船舉折楚之趙制選官劉健謝達之無知中閣尤有不能盡舉者不治何為又以稽責任之遺矣文冊有目原任南京戶部尚書蘇泰吏部尚書馬文升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大夏禮科右給事趙士賢貴州道御史張津俱為民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員疏上忽批翰林學士吳傑惟慢不修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歿許看為民管理所論也至是宗時賢理其政智錢銀正士張子隱違本內無千他事批發摘降違禁律違大獄不以為異矣正德中詔立安化王寔錫母妃楊氏為貴妃并異之初楊氏故家和王還理妃也理覺楊氏水德不入口者七日與之同死時年五歲潘謝復嘗孝行提請追尊先德特詔翰林院撰文論祭其先王二載徵侍旌其同

在一月之內而楊氏事實真

文皇帝時請難以六月十一日第三司府經官出而瓜食因書以顯開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馬殺之乃舉兵來濬將叛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而瓜食因書以顯開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馬殺之乃舉兵來濬將叛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而瓜食因書以顯開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馬殺之乃舉兵來濬將叛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而瓜食因書以顯開事執

卿有心求合耶

正德間廉王自澄初以違安化之亂特初遣行人魏倫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五千兩諸都王各金五十兩白金二千兩既而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論其禍臣安化諸行補被遣行人魏倫改初初書革提衛及祿米三分之一嘉靖初以吏部侍郎溫仁和言違官賜書慰諭既而以不法為

都御史張璠論劾遣還革其爵守先王園一人之有兩朝前旌獲符初

可解按死越新年間見配日靈寶門有抄沒內官宅改爲總督府直夜修費駕至在內居住已獲爲工部提學閩人強出詔買爲客院蓋是時上自擬總督改以總督所廢之則喜而又爲內官府則倍喜亦喜上居之耳

正德五年自號大慶法王而天竺通國自在大定易佛號黃金印白
玉伽藍路合嘉靖中封睿宗第三子金剛無上玉童郭仙法王玄元
道德格應聖尊具仁化大帝獻皇后為三天金剛無上玉童觀仙
法主玄元道德格應聖尊簡化后考以方皇后為九天金剛玉童稱

聖天后天仙妙化元君 上巳封靈掌上游龍宮元陽妙一飛玄素君
加封九天紅軟尊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恩仁崔梅仙第一陽真
人元虛玄應闡化愷惠忠孝帝君 再加大上元顯天仙紫極長生聖
智聖靈觀三元祗應玉虛經掌玉書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林文翔入其秀拿一妻而去至大同縣都督爲昇林主監檢拿龍共戰敗家取異女 四回子承請上爲我獲得權歸衣都督同知奏言回回女色由而麗大勝中國上信之時都督恩德亦色日入永端自勒取其家女無喜面誠替者廿人以還天祖請悉色日侯伯家婦女入內教之中外均品上道政官奉永女永以解人女充以應懷事覺乞休世

有知云說其張姓號于姓周昌年輩知道我在宦府家裏等處住坐過
衣飽食足開心樂歡喜自在見今在京口外答應不許持不要緊大小
冗事及沒字等文書并糊情解滑夫俱供事教催朝延慈我生氣生怪
又今提但凡文書上寫及票事四錦詩在京口番縣縣保固寺新宅外
宅等處不許叫寫京裏保固寺新宅外宅等處本身字樣并宦府不許
叫口外字樣止許教寫宦府家裏字樣其新舊家人已經賜他更名不
許叫寫原籍姓名如違重治不饒

上自北回塞傳旨各目用黃旗大帽雲香奉迎尋賜文武官員大红紬線紗羅各一服色則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六品虎彪

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郊爲而下六品不與乾隆佳德勝門外
中官摘傳旨具陳帳數十昨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惟帳或大將軍
不稱專統蒙古則名于下者不稱且又具白金羊酒雜幣于一紅氍毹
退御爲賀少頃上戎服乘吉馬佩劍而來達斯雅雅庫臣皆于道左叩
頭上下馬坐御帳大學士楊建和奉騰梁備佐酒濟克泰楊毛配奉
金花綢賀上散喜云朕在翰林親所磨盾有一綈建和等首對曰皇上
聖武民不勝慶皇上遊馳馬由東華門入豹房題數日賜文武臣跪
牌子左順門一品重升兩二品三品十兩文曰慶功五采飾之實以朱
紐四品五品及都給事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牌曰賞功實以青紐蓋
以制陳陳實等也惟翰林以無實讓不與賜

世廟登極之日御親親長上親視不已聞曰楊廷和奏去陛下喜衣裳而天下治上說

嘉靖中甲上瑞亭由鳳濱馬官轉運自理署嚴侍宴親臨宸翰特命歌又書紅芍藥如簪于前又賜寶扇宮中瑞祥如于簪於前寶月事許居目同瑞太平景象不多見也

世廟雖靜攝好鈞鑒外事微中一籌如錄以聞據之監帖守者能攝通帖云有機當此來前雖不休未日豈有喜及居人者即上信而釋之

本朝言事之目自高皇外廷故建或則有之亦有論決者惟董儀之陳達亦無不遠進而楊廷和之初雖好不免致郭希顏之請安撫斬首傳而後止蓋楊郭俱獲官而郭過家可致也此外御史馮思以論劾汪錫方猷

夫論斬主事海瑞以直官上失論故皆得釋三條例

太監崔文誘事請詞能清坤萬請官皆獲職增而文而番漢既請職亦各有之至于正范宮乾清之而暖閣坤寧之東次間亦有之或連日促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每一無疏廢之費計為有八十

于故奉曰江西湖廣以二相籍注累及國官而所籍之計盡入內帑于主

德民瘼均有獲焉按唐憲宗既誅李錡有司籍其家華士李璘請以達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嘉其從之惜當時無以比入告

唐

陸處初元民間詔言還婦女并還家婦得送入宮于是嫺居老少之婦無

不從人一民家母女二人嫁一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

十年持五十矣聲不再通有女亦二十餘未嫁至是不得已母求士而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有人為詩云大男小女不願當富貴窮則願堪笑一悲妻節婦也隨處語去風流

王夫本名身龍鎮江百戶率守正家叔也守正官清微繁都似其弟守仁構龍至京補解官銀龍守仁二十餘金邀倡家禮事覺乃走三屯

營校成德兵以弱小不中選選賣劍者買劍二刀一將劍十都市比至京費盡市劍則不售則市衣襦衣襦盡入內府為盜因殿內使數僧

入此清門佳聖駕至堂皇聖駕為守門者所執指其姓名以王夫目對發殿前得刀劍二具于衣中自言成德先家中受繼光智與家

呂祖望僧來有陰謀逆祖望詢不曉則証稱內官柯四令其入內府行却又不知則証稱高閣老世令與家人高本寺實以京師師道為逆昭

使至供案搜捕並無名高本寺實者上執其僕高本至京與龍面對前從言不合乃送歸司治罪刑部郎鄭汝望恐其反計無已陰以藥信之對

狀不贊一言斬于市是賊也為保實情之禁以省為而江陵先人情不

願中致得免

廿六年御史樊玉衡疏請得立攝授坤宮鄭也甚厲上未之贊而傳郎呂坤當作國體國說一書傳入宮中坤師序而韓為其言不首太如而

實張明德且言明德由貴人進為皇后人願德之有范無庶山來來言著疏為名曰憂危託孤大臣指呂為禍賊而切責張養蒙劉道鄭承恩等

云士新亦曾請丹主者也上怒革士新職充州府事

遼東寶山丁應泰鎮守備員張位沈一貫與經略楊鶴趙雲龍名表神像
親宜排上以錫之用位實屬之今月周數隱匿致積奉事忠義何能封
今冠裳同往而留一貫時有言憂危祿位所為者上信之故因丁言
重獲之也翌日御史趙之翰水望鳳旨言主計者張鶴行者士衡而
與謀者尚書徐某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上事為吏
覓也上獲革位為民而餘人降罪有差

歸德沈體入相以時政之非也而于元日作一牌置閣中上橫書天啟聖
明下疏十願指革確稅起廢官等事每出入率兩房官拜祈上閣之曰
是不冗哉死乎歸德懼改天啟聖明為聖壽萬年儲梓中人又告乃止
竟以是去而天啟遂為嗣君之號

紀事本末曰神宗皇帝際昇平之世享又安之福天資若魯惟利是視迄
至廿四年張位主謀忤意是東而確稅始起大端雖出諸道殆然而民
生其間富者編為確頭貧者驅之開東聯聯州縣若輩皆然確稅之外
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稅而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
有鹽茶重慶有店米湖口長江有船稅別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
華稅稅莫不搜括分贖橫肆求苟可得厚立盤據率百姓奉行若驅
駝馬雞漢豕等益然盡平實亦若斯之酷也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
瓜分之禍亦聞有之以故為難推變遼東保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
是李鳳激變新會韓隆激變蘇州楊登激變雲南劉成激變雲南楊治

激變江西書新時也凡解三藩民流散其不亡者幸耳而陷宮不省
賊入留中英姑因確稅而設賭賭則賭焚而祀令在確稅其姑因確
而遊令在確稅則賭稅而焚姑在官園善乎侍郎馮琦之說曰皇上
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病民言能肥已遠至三十二
年而稅歸有司確使停罪論臺之悔不亦遲乎然且西數以還稅監不
革七年之獲殊地獲關比之衛我飲酒之梅泰輝臨河之管仰何留
性成耳

神廟中于宮中作澄城之戲御前于餘步外畫一方城平城內糾五十
字分作八城限為十而止而止今猶大端近侍遮以銀直葉八寶投
之落於某城即照數賞之若落遠城外及最險者便如其所屬至戊午
而開外八城失乃不復作

天啟中子行邊關目據朱宗滿稱目奉運天橋三年當此普天萬壽之日
不勝瞻瞻今聞應前運去京數百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
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日而奉儀宜與文武商議可否事畢回鎮
從宦李陽有惟稱舉動可厭一微引自台撫兵關外恐喝朝廷如王啟
李陳先又曰此晉陽之舉參知華呂之也從賢急來已承宗已辭除國
華五千內外合謀欲清君側上大懼急召兵部曰督師滿目既庸重
任奉奉明旨親臨前邊且以嚴審節為名欲入京隨班中實權難信地
非祖宗法度所容楊中道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務
為推平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惟滿目為首即來具有密計何好便宜

封避服忌以滋礙為期必不從中裁制奉宗權即日東還卿等避以親
老有疾未歸

己丑二月聖諭朕覽各省報錄有湖廣江西山東福建等省內橫鄉匪狂
任情恣肆並有擬斬刑政裁制違抗搗之詞是非任其臆創雖離
黃之口擬擬開所屬各官國彼時大目招離知縣主持于中收各者考
官顧指召風附會于外朕思邊疆未復野番未定正屆屆屆精求治之
時亦士子權忠壯歐之日金寶政而勿詢徒克人之是悅陳作人之或
典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典吏部即特正刑考官八人
離著降三級調外任用卿等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治八人者簡計丁
乾學方逢年顧錫嘯吏部部上書謹報書允儒兵科書水業戶科熱舊
謂主事李維貞也

又諭內閣二道一云朕昔在青宮使聞聖祖年間有逆化滋生光者禮造
故書謀危宗社離間皇祖聖祖大生朕深為痛恨切為朕冲影殘非之
際惟東林相黨益顯偏服奉德不充或竟祖宗封爵不順帝荷上天默
佑實重至祥聯朕深欣厚好收其元惡大慈雖伏災降而勝從有士
不無漏網前已屢屢特諭開曉再三發令焉而華心成與更始不謂法
紀凌替之懷人心迷罔已深乃尚有等未盡奸徒信惑不悛容弄蝶童
詭巧布流言蜚語捏造虛名文書當正堂朝堂威視卿等可傳示
朕新都察院五城巡捕總事衙門廣布奉嚴加體恤如有前項奸逆
仍敢前惡理有的確即先將正身拿住具奏細加嚴審必要窮究到底

根據遺謀立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懲報說結服一代千明之治 時是
賢以故得親皇親朕因紀及被斥諸臣而孫忠卿等忠客其神珍小惜
則生應曾諸目姓名欲今忠賢東此殺國紀危中當與大獄林下諸
臣此諭出遠近不寒而慄矣

一云我皇祖特起無匹則于四圍授以政事賜以南方錫之瑞玉龍柱人
目義當盡瘁乃延所數朕即位之初托病卸任舊來應泰而達亡既到
則違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而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幾喪
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微兵而罰則而罰慶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然
中尚度歲未定新其罪難以推髮數逾三尺矣逃百計獲求其最甚者
則有周爾璣十日四臨中故有顧大章妄稱罪屬可矜而又托討賊

文官內探消息外入楊池左先斗之器為今通書小計諸奸吏賄以
蓋于安問祖宗封爵法度朕朕深痛恨已將傳達并直于理順八月日
一日于文華殿日諸事卿等五日而後行行有違違來傳一冊出諸
中合詞奏曰此皆見例所以持飾珍功也國脫罪朕親覽之聖恩如露
况履致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因洪瑛等形于書疏宜由加而斷
之謀原大快萬民之情卿等可即傳示刑部衙門看使會官決了以為
人往學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

金廟堂方澤壇四御幸而祀客氏與逆賢在橋北水淺處乘大舟飲酒為
樂上獨與一二少端在水深處泛小舟蕩漾上自到船二端位之相
顧歡笑處處起船履俱墜水兩岸驚呼無人色管事諸歌等奔趨入

水鏡寫得出三少諸帝對死見的中志象

先是神廟時純清神尊官與皇后之寶被燬福海之國中官例有與王祀
或論一通用寶於之神廟時念員之命御用監以製木雕刻代用之至
大威中王體乾阿婆客魏泰各賜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紐玉節
篆印凡字分三行曰飲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曰飲賜廟命元月忠賢印
每顆重二百兩可謂例行逆施矣

東唐時三要有三大變 一蘇州黃山之變吳泰泰自吳宇禮之復歸
中書樞實數十萬黃山修邑四所木利機斃翰林吳孔嘉之父其僕也
咬養泰其男吳榮誣告逆賢歸旨逮繫初差主事呂下問變黃山張
傳述比妾趙子女一日當編又差耕事許志吾無比完臨司卿甚慘索
約即位則凡各鎮治下問志吾即從泰泰官見其狀而定

一揚州鹽商之變先是范齊世任揚江行文提揚州府按察使司行
捕限不送秋一百四十萬動大工差南宮守備提解將揚州府後府縣
監院運使各官刑奪逐比書吏監商死徒過半揚城上至九二而節推
許其逆重賄崔魏史朝掌運使事張眼與監御史許其考表裏為
奸官吏商民盡遭毒虐至其季誦告叛建初上梁崇禎登極刑奪
一蘇州鹽商之變吏部用順昌居官清苦見重鄉人通條松遠來重資
以會娶為繼日周起元所奉重家馮城進李寶初起元與高舉龍黃其
素近初順昌為魏大中幕賓結姻俱逮吳民再三哀懇求寬性格變解
不允遂至張變其神變其者是一驚求逆黨也遂以民變聞而五人并

命 五人者顏保舉馬傑沈錫嘉念如周文元也

國朝三遭大變皆為古來所未有是定帝當為立法紀神明之機一切以
湯大行之治化幾臻三代一時士大夫崇禮義而名節百姓樂利利
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閉無賊盜至日哭聲震天諸日死或遭賊
間國從亡九死不顧此古來所未有也英宗北狩幾與懷德慈款同紀
而六龍反正也先伯顏等皆夫婦行酒拋天拜封也先以五百騎逃至
都仍以壯士廿人送駕至夜不離左右雖楊善等不難逃至至而賊害
視叩頭乃出就館曉仇為親以長防憂亦古來所未有也烈宗當書誓
盡棄之餘不刃聲色宵旰勵精庶幾上理而不責有奸謀國身殉社稷
范孟達施諸公從容託義日月爭光肅祭之日京師自負賊與倭重
白雲無不顯義人而辟跡悲號如喪考妣長安通衢至千人不容足焉
不得逃從來官軍軍實未有得比于日民者也雖總帥之士多自國家
而募募外日或捐難托仇義不求生或賊產家世從一死所在多有
雖刀鎗在前磨費盡野而甘之如飴絕不反顧此又從來亡國之君所
未有者也

國朝文目不由正途而驟大任者吳見霖山訓集至是廟時張凌雲以未
至工部尚書杜若先以作頭至太常寺卿皆以進三殿工成加也
太祖自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勳舊兄之自胡陳之後舊日鮮當意者子
是不受為爵以收賢俊有朝進步而養金紫者永樂間一行之以人材
為麟等為各省布政自是而機樞科中樞行立賢無方既嘗然思

深知積弊亦用時推為舉狀在內不遵部章在外不過令長年未有以
布衣購方面者也雖陰謀敢新以武舉上書特授史料編制日卒被
斥遂被殺自給史公以千金聘入幕中整頓不應國變援中書齊治而
後獨可謂不負知遇也

開國時文武並用如起而獨新百戶吳雅濟等十二員為河南山東各布
政參政等官永樂中祥符張信官侍郎改四川都指揮兼掌成化間改
錦衣百戶何瑄為萬寶司登進士擢純以制為復為中都留守世廟時
以子忠肅子千戶寬為應天府戶不知何以後來分途時務右文抑武
至此則皇時快院張學相攝理自劾改授河南大巡兵然學顧之意在
得撫不在得攝快矣為卒無成功不足怪也

曹籍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末未特服英官任福建都武人以抄
抄局制使中人多未之知正統壬戌之有松陵縣丞郭溫中第詳見詩
話

洪武四年鄉試前元貢士鮑興學士 康等同為考官官以布衣主試
千古曠典 永樂中重修馬廟寶錄布衣陳清與學士解縉等為總教
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諸藩以下僅為幕僚官

文日編史而武日四日編錄等制已備定稿中少師陸平復張信巡撫
陝西而胡復每御史陳福王文清郎耿九疇都補錄官

為皇諸諸耆老揭見而荒山周壽徵居首年一百十六歲生于家本生間
元之興亡真人瑞也

餘姚東山村民社一耆生而朴茂不娶無子家貧自食其口至老猶日為

人壽二石來生千歲化已舊至為居士貢一百三十八矣如獲捷捷是
落後生知史國而召之延以肩輿餽以衣冠慨然曰吾豈耐是耶所播

多弘正間事 崇禎時為縣布政劉伯淳百歲覽覽雖能飲酒數升行
步如少壯人撫按臺檄存問又十年乃卒 又李子曰為池州同知時

有老人百七歲來見 內立有兩指得百十七歲 浙江費大周一百
三歲 新野李老一百十餘歲 鄧州郭陵母一百七歲 潁州姚老

百六歲妻亦百歲 內鄉羅紀百歲 宜華百有二歲 予在都至村
中見一李姓老人百二十歲頃日食米一升而數十嚮望之如五六十

歲人 而中數十年來遂得數人上元民郭連百歲 廬杞巷住民蔡
一軍百歲 馬應國長馮氏百有三歲 吳仁妻馬氏百有二歲 住

之義母李氏百歲 馬得利壽星軍百歲 江浦楊鳳百有一歲而庚
子年丑間旋紅義兵一操舟老人百廿餘歲于近百歲持六七十除衣

富常見之竟其役
早建者徐拿州已數外十三歲何景明中鄉試卜四歲開楊文錫中鄉試

次年中成中進士 十七歲解得新德俱領解何景明舉進士 十
八歲錢謙為南史都主事李學陽舉解元 十九歲吳縣劉昌領解會

指量紀中會元浙金鏡領解順天金強登進士 二十歲商文毅歸中
解元倫以訓中會元俱未娶 廿六歲周宗伯洪讓中解元未娶 三

十歲商少保給以特補入閣胡司使執禮為太僕卿 五十以後正星

社行之時不復具數開諸如臣所謂大獲非人力也不得以罕逢目
之周延儒馮延魯皆皆中說元後師然有議為未暇查其年
度或生百子俱成五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侯國將軍等會
紫玉蓋至不能相識亦古事有故事也

孟陽孟陽生顯至布政使至尚書內外二品王陽王陽亦學孟陽
至南鴻臚卿楊廷秀布政官序略相當戊午舉人榜合璧聯璧其父

四胎舉八子與周八全同

正統而展狀元周旋弘治而展狀元則未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舉為唐

甲戌狀元則孫繼舉而景泰甲戌狀元為孫賢

徐中山建凡九保大將印英元年以中書左相國掛大將軍印平英還上

之洪武元年以中書右丞相信國公保任唐大將軍印北討二年還五

年正月復掛印而討四年掛印征北平山西陳兵五年掛印而征六年

掛印征二地陳兵九年掛印鎮守北平等處十六年復掛印鎮北平還

十七年復掛印鎮北平凡保大將軍印一保任唐大將軍印者八其英

元年以前不保印而英兵書不知其幾矣

洪武中命大將領上武冠御午門百傳戰服位大將軍拜前諸將拜

後先授爵次授職此出勤所建牙為鼓勇正行則登第鼓鼓吹前導

百官以次送出其戰如此後來將軍有制有制有制而無節制非特

軍而總兵者有制有制而無節制

烈皇時指著李公建奉以開部出師賊上御殿上方是奉拜受休

制殿王門而出上親賜宴于正陽門樓上開日六卿陪宴上親奉金爵

賜膳者五下樓易戎服自備前時而行工日送久之奏軍中樂而還開

目送至表忠祠然是時人心憤慨為賊所惑而見奉之行無兵無餉聲

嘆慶幸士以報上恩有出都則家已為賊破現氣沮喪事不可多矣

芝蔴李之選也混迹于僧天下既定游徐之永固河題詩如事云憶昔曾

為海上魯關驄馬上上連刀因知今日天心定方據當年漫自營云云

投筆而笑有一箭橫於岸間其發嘆之故事泣下曰我師蕭總李二

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區區唱嘆功名不悅卿舊無得是以悲

耳翁亦淚漬曰我湘鄉賊鄉文元也群輩龍名詐號于此治滿對的而

別

王鳳洲曰平蜀時師多不利自陝而都外如吳漢李封之千公難遂鄧

艾獲會之于劉氏郭崇勳康延孝之千王衍王全斌之于孟昶大者俘

殺小者盡數殺盡俱服國初如傅振川廖德慶之下明昇功最卓絕至

皆人主紀綱而實亦薄二將俱不益封王帥湯東航之嚴智奇與皆所

聞無其可怪也

高皇三年陳運軍武宗西幸徐霖家陳以恭惟願之謀徐以迎詞曲之說

皆有衣

上嘗以歐陽文忠集二十本賜禮部侍郎全開既而所居頗大矣八本後

事官廟被廢問因言及賜書事即從內侍補之而劉忠賜遂為合璧真

珠還也

解大紳與朝祭酒聚好甚密一日同觀散進士博解以胡不中甲科說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能得之者有咏之者云黃榜書名幾千傳憑君屈指數前賢可憐夫子重天勢不敵展政一聚烟

孔公得永樂中學聯版上以其望高欲寵異之特賜進士授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太子師師道嚴正上亦憐之

永樂中瑣錄中山王遣使送其長史復來京云復本中國饒州人稱日四十餘年不解千歲今年八十有一乞致仕欲還其鄉詔從之仍除復瑄球團相兼左長史致仕

周廷興善孟簡司舉進士內閣奏孟簡第二進第三文宣曰兄弟齊名古

今所少二家故事不以弟兄兄弟相述第二孟簡第三

周廷王狀詞曰百本至廟報賜春袖且曰藩王故舊詩文章書會今以詩奇賦非親視韓仁之美也略使衣一襲雄水一收王大海

後文通傳少時即有文譽與傳政善亦有詩名與善政字呂至京與修永樂大典後主持南輝周文憲為巡撫甚重之一日學中散後文通過詣政公以藍衫置欄杆上雖而文憲進至席當不及文憲問之政公因稱

文通之才文憲即召相見索其近作大加賞識遂為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文憲尚在任因送郎東舍宴與文通作第

楊文貞在閣夫人早世惟一婢侍中極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命婦朝賀公無命婦太后呂氏昇至號既不得復檢檢命妃嬪為祇覽易服飾

而道之笑曰此曰楊先生不能捉矣望聖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列生于而太常少卿尋

莆田五時潛景恭時掌翰林手植二柏于後堂號學士柏庭漳州以臨之後劉文安來為院長潘升于其亭村亭劉并訓林得為佳話

高叔夫人得妬無出置一喜又禁不容入寵偶陳瑞通皆留的淚及此其妻子屏後聞之即出詬詈作怨憤之仆地而歌之曰汝無子又不

容妻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始少羞殺得卿女生一子而陸容稱之曰為公生此陳公一怒之力也

宣府中曹柏玉每酒間常述念劉侍郎楚以為好人難得然詢其故曰至每有事于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

非是也劉公難得此中費更難得

憲定足賜第大明門內上累命中人題式皆不稱上親面圖命工歲十日落成公官家軍者三十年取人先姓姓而然洋華故水定之間士風更

治履厚可觀斷無投公應典矣古人書籍皆手自抄錄故學者每稱東園五經閣校始自馮通閣初書板惟園子監育之外郡縣尚未有觀家清漢進東陽馬生序可知矣至德

正統間版刻尚未廣今所在日增月減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多無益令人可上宜多以觀遠往來動輒百部所費亦煩近日

一種無忌憚小人作為淫詞小說編排工巧數人耳目壞人心術真可痛恨昔元人刻書必經中書者過下所訂乃許刻印此法甚善

前代藏書之富無逮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一切書籍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貯如故時修撰陳繡如數取進得一百餘冊再十校載進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所藏盡灰燼蓋非書之厄會也與

孝皇體弱不佳即攝持云自自有病自心知有病還將心自覺心若病時自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真得攝生之道嘗因重陽出一對四今朝重九九重又過一重陽命太監蕭敬等對之皆不能應迄無應對者

起什味不用凡士 愚指他人名號甚正行事甚明此王師也我亦
西歐爾友就士誠也士誠僅有浙西地面不遑會稽北不遑雒陽處以
懼候此自守庸耳無能為也友說已能九跨荆襄與天下平狀如某君
而賜其下下皆幸恐又數戰戎病下平則不暇民病則不暇政漢易收
也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勝成矣上
為勝初以所無歸上與兄國用儒服謁見上曰 若是有 可白
乃公國用對曰臣聞之有德必有尊強金陵龍蟠虎踞
東先事居之足下可強 觀天下之勢 子女玉事
偶仁義以拯水火足下可以 悅曰吾心也先取友謀決于伯溫而
既定金陵決于國用

宋濂書稱上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用人莫善于能授官任人莫善于久居不遷濂嘗以疾歸治奉旨皇太子題以孝友恭敏勤敏請書母恩母病寢蓐以割天下之望上覽書甚喜皇太子語以書意且賜答書曰震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制是不情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疏通也所司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得體也皆國古人今則親見之

上詔李善長歸江西中所授民牛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顧濂曰所行當乎上曰民富則君不獨富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濂曰利乎民與國要道也語及書濂清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智識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金帛何補乎國耶

上通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濂悅同拜之上次同基代基為上言善長喜動且能辦和諸將是如易柱必固得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勝彼者如日

李濂子存道卿兵萬五千從李文忠入關開平上召存道以兵

北征濂持不可曰卿兵農人耳始令征關許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

失信也上不悟濂曰未也入關者傳達州里其言叛逆之民宜猶

為軍使北征而思威著矣上喜曰抗疏獨者果逆濂

上問基以天象基悉條答因言雷雪之候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

以寬奏上令付史館

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欲奔據盤山基獨無言上問之曰先斬

張瑄及奔盤山者乃可破賊尔如目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圖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快兵伺隙擊之取賊制勝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從之新獲無算以充敵之實嘗暴辭不受

上定律令周禮上疏曰立法貴在簡易使人易曉若律諸繁多或一事而

兩端可輕可重計會之失得以責難為好則所以繁瑣暴者反以賊善

良非良法也上納之

長史趙彥良微服謁濂言以治道對曰道在心不正則為禍而害窮

差大半未有期也上嘗問朕無心

上喜起不答何也對曰攝以懸

窓望窓則無此意邪祀祝文有予我字

昔彥良曰薄筆大

曰予小子惟武祭天曰永時

況古不過頌上誕呵罪遂得釋

有以是欺官者處死彥良陳書如律上曰如法行殺祀何對曰周德侯

用法當違東宮心圖及上太平十二策上曰卿當若師也

上詔孔子春秋得美遠使傳音曲阜陵廟于仲尼上丁致祭天下不必過

祀刑書幾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為世為上天下祀孔子

如天下祀聖無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張氏祀事唐書之

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諸儒書院立而講或糾異野唐正色曰以

古聖王之言陳于陛下不聽不為儒官謀官中不宜獨失后閣作書待

罪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加命撤園

如者與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生知不能斷與非生明不能察是文不能周

文皇欲征交趾雖謂自古為唐之國通正朔時貴而已復云地不可以為郡縣不歸奉平之為部邑洵宜廟時交趾果叛既而弄之

上功則是原言曰惟與實執使對曰實實于一時有限獲實于後日無窮多懼不若重賞

河南王瑋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謀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瑋曰事未有報討之無名以自之惡可不須共日須往任之上曰周府幾何曰請奉勅以目從其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遂命奉勅即日行馳抵王府王踴躍不知所為問所以來故曰人有告王謀叛者

此是以未王瑋跪曰朝廷已命丘太師討汝十萬得全日以王事奉有路此先來諭王曰奈何瑋曰當求所以得王疑者王曰惟公教之曰能以三預衛為敵無事矣從之乃釋開上喜瑋乃出示曰預衛寧三日不從者斬不數日而定

仁廟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王漢王遂有親親之心解璽不宣逆亂散其兵志文皇怒謂趙開青肉當應制虎顧虎彪曰虎為首獸專推故獨其怒惟有一步一曰顧上竟之心動又嘗以馬備事開隆平侯張信信肥狀曰事干天倉豈易為耶上大怒拔劍擊折信齒血汚衣少馬曰豈目也歸新衣事遂寢

文皇北征命太子監國上問太子賢否于楊士奇士奇對以李敏仁明每

退御用初嘗親封樞密掌北征不數年居望遠如安上曰此子適當狀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狀者耳文皇嘗曰黃龍如在萬國無違不見餘人皆在平地所見止目前耳

武選胡公漢初為給事中文字皇察其忠實命吏訪異人公歷久選振陽生誦四鼓時嘗意有所為公力保護其間仁宗為監國值有飛語上命往察之公密疏七事表其誠收孝謹仁宗頗致疑不大用公及開舊書得密藏乃明

楊文定得為司帳洗為一日東宮問漢廷射張擇之之賢對曰世並無擇之但無文定寬仁之召用之亦擇之之難得文定尤難得也選宋文帝開治道者始為事難以進求官嘉納之公永樂中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絕墮人刺命世則而子國用中讀書不暇失止之公曰國用

夕元可也楊文敏著其藏通敵牒信三朝永樂中有遺惠三命公往甘肅討之及歸解孝見之怒已敗和永之征并永壯平為然危從從遣之駕和於塞外之表治平清難不難餘力而誠開自給無大小歸心焉少保黃公福才識量不凡而忠實足以居之高帝時以衛殿上言論圖大計為皇帝之永樂中隱而當撫交趾東地漢集章公成獻惻怛視民若已子學辨訓誦通美好惡文人愛戴仁宗召公還就任以通表幾獲叛為命公往平之宣宗時舊目依違承順公持正不阿正統初奉賢軍務憂國愛民老而弥篤忠堂

仁宗嘗問院判謝用文保和之妻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和氣無自而入
又問卿豈勿遺還何如對曰善治病者必用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
以戒欲速也藏者如其以望諫

武進段氏字時華永樂中進士騰陞山東左布政使當時索虐糈兌急盡
還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還天下出嫁婦女先獲與焉人民撫定歸耕曲
為解釋人情始安文皇再北征氏舟車轉輸節約民力不擾而解文皇
在道中初氏與史按卿史考所選部縣吏宣德三年為南州待初考察
在京百司以其廉介過望也

麻忠肅監防制驍虎抱于掌永樂中為御史令察溫沙法按犯違違冠
失律禽山海關關吏故法管役役人辦石州氏不執之証以廉平稱重

陸中陝右華亭宜川飢公為移粟移民招戶京北節用之民豪強不得
肆正統初擢兵部公務惜其力養士氣以靖不虞天下無小惠例我東
師受代以公請先已已危從遇害

吏部尚書郭公繼鼎吏事簡切不迭從事從容事起不列于意當為戶曹
時又廟已知其能正統初侍臣因姓早言大目不能盡職久好賢路有
旨回奏眾欲請進以謝天旋地獨不可云非是食位但主上幼冲吾輩
皆先帝舊臣受付托若當罷去與與共理止宜戴罪修省改選以回天
意藏者題之

楊文貞每朝罷歸師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倚欄獨立過少不寐夫人
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罷欣然已喜夫人怪問之曰至少國疑臣何重

任懼不免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英宗冲年就學大目時順得尊居早目無復祖宗之制王公皆言今既
未能復祖宗之舊居臣之議故師友之分但使宴樂日侍左右從容
議論諷補之暇出入起居皆得用設其間主善乃選或有舊相之威隨
事陳止宮樂有不法從三師糾正其者斥逐不使與人得與其間如此
所謂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三代所以久長用此道也

都御史顧佐應戶西京制正不擾重載故手而稱腐宰院文皇無書曰
都察院制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肅而不刻百
職怠弛小人懷恐近年在京諸司奸吏紛出司取為者不計其數且與
和同國何賴為尔佐則直廉正簡在朕心特昇斯任其竭誠盡力格恭

夙夜毋懈勤勞無懈如恐操勞母暇奸冗各逆所吏即宜選擇凡
廉初公正老成傳學者留用不違此體貪淫無恥後當化職罪者送吏
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致我
公道者按御史貪淫不律廉理等廿人論史遠來不違此體李孟宣等
九降與吏老疾馮誠等三人為民自是盡現監肅而小人之不便者改
中傷佐上立付三法司誅之

英國公張忠烈輔德事永洪室正業立戰功征安社親擒聚季賢漢王謹
反審遣人問計公即轉具人以白事得早覺以為朝廷幸此寵遇日隆
官至太師天下恃以為重四夷咸知其名權璫王振視大目如屬吏獨
重公

正統時一國師病死往例法王國師死予中國為營建墳墓上移尚書王
復奏言此禮素重賜賞甚積願多宜以營建墳墓不須加煩錄官人以
為得宜

高文襄疏疏簡康靜不比他人正統末入閣已化征公居守乘輿福遠
羽微幸年朝讓其同中書趙榮欲迎登即解金帶為贈時中林總侍
懼貴置重科公力救之王文奏言官劉傑然其子不公令公慶我公言
為救之時蕭鑑移字而歐公之終苗茂皆堵而歐公之施呂原稱厚而
歐公之達馬倫稱而歐公之廣

高文襄疏本朝中三元一人正統已已入閣時天平安慶人心湧洶公力
主群議請師王即真阻仰而達之說及回堂盧忠嘉言而內事并黃姑

言事儲事公多沮之已而曹石周事公數裁抑被劾開創廷有嘉政令
即嘉形子邑實疏論而東離合之勢以制天下重鎮徐州以周而北

咽喉及論文廟禮樂之嚴正風俗立祀廟崇文化作人村之類皆功子
此本

文獻當國時御史林淵書劾奏且得罪文獻言于上曰日始勅皇上親

賢卿諒今以論日得罪是日為國家害言路也請宥赦以寬日款用之

罪後來世廟時仁聖張太后被日有苗先朝御史朱衡疏請期勅上以

帝治天下仁柔大怒謂其誣以不孝特赦罪開日始寬中願功故言與

澤俱如是再三曉得疏職而公可謂奮勉之日

神汪直新聖而嚴文報疏其十罪并群小羅惑以周且云用此人實係大

下安危英宗意曰用一內司安得倭安尼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公正色
曰朝旨有大罪應請收問蓋最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宣大北門頭
論一日不可缺人守備直一日擒賊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目盡
散擅自收捕諸近侍擅自殺死人不無國家安手危乎懷恩聞之作
告而還即日撤去西殿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僕伯二十餘人舉劄奉奏曰日守官武夫不
諳經典願賜暇一日借諸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慶太師
奉諸侯伯至日列坐各得茶湯果餅之類是日奉命諸生
立講五經各一章攝羅復酒醴奉歌諸侯伯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
太師與先生抗禮久之太師度辭公曰吾子家祇不為階級願太師少

寬令諸生散跪為之詩省主廟前紙筆而散

正忠肅自西康呂為太宰母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升遞則無奇
官不得越次公遵行之或以為怪公曰彼立法何思遠之至都即調為
考功公在都于思仇一不合意言曰吏部豈無思仇之地耶惟要請為

雖然推之然處之不甚拂情故人不難處公而心不忘

陳康懿悅情持清自位而書蕭然不異布衣為政如大雅初以部為督天

津宿通上張乞免尋督初而廣假以便利今赴界監商引輪二牛以足

之束凱令監糧公均財利者雖不擇滿石及膏戶部凡出其所裁處諸

處俱如故金然

年恭定書公廉執法遇事敢為不以利害害其心正統已已督餉濟遠有

勝雖所至樂民隨其材與元誠貪吏法民聚而勝州十數為公為湯伯撫定之皆願為編氓奉文建為戶工口左右多不說害者贊封曰不悅于左者正見其賢既受事以圖計為己任國中數用兵舉揚瑞金手復可任司御史曾以為優官公上無姑語為其國之道

于忠肅自入官所至著聲望朝廷特隆己之愛公誓不與唐侯生整舉操練而能百方和輯宜正振國之罪惡失事之日阻南運之策舉嗣君以定國戚選材封以當敵惟赴揚中外稱安四方杜慢如故舉與獲近職亮官公亦為奸人所中竟元運路遂歿天日無輝宗師為之掃墓其水主走何處得為陳

忠者性廉潔官至大司馬常獲賜予之外一無所受而夜睡食有衛生所

不能受者會有吳某皇選中書官視見其所自奉歎曰于先生前得怕

人上聞之為給庖膳且親幸為成山紅竹池為和藥有謂州月太書

大監與安曰有這般不要錢不費官不虧官書院良醫書史學第二

本後矣廟其家並無長物左指他司馬官完物乃嘆服其賢

永樂間北房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善惡曉得不朝之先

入冠之際皆持束機賜物應至愛禮景泰時諸兵征湖廣及兩廣犯忌

者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賜隨軍征討事平遂奏留十歲于是數十

年積患一旦潛消

王鳳洲曰王瑞毅之在鎭也其麟鳳平于忠肅之在鎭也幾蛟龍矣麟鳳

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知其澤

鳳洲曰易儲之際人不改而以幾于王二公善無儲也于公所藏兵事而己居密勿主此議者陳等則舉也執事者首此議者胡忠安也為六卿者者王文瑞也增置當日之議蓋王不與性而于不與實大概舉可推矣

諸諸公二休俱主皆顯辭而于獨再辭不允奈何以易儲議之

遂州儲報數百萬石己之使議者請失金以飽虎望忠肅曰國之命脉

民之脂膏顧不惜那得示誠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棄置入城矣周文

襄悅遠在京主于陳傳紙曰宜撤示在京官軍接候預給一歲之饑令

自先取則後歸矣歸且免軍運之費從之文襄此著為于忠肅

博忠誠善果委中為都御史為皇北府武除故遠迎難其人公凱然願往

也先遣使者迎探公以辭鋒挫其銳舉及見也先應對不窮及通問論

朝廷威德及誘發奸生向善之心遂奉密與以歸卒不以來不見辱而

壯成功于我一人而已

景泰時有中官思請得騰驤等四衛勇士及食馬軍悉給以群機機修

事不下却即可之時王公復為王書忠肅問之曰所傳機修之宮如此

何議不及此使思此輩平復口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

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雖制起日赴行若京衛軍士無調遣而守城守

衛底給與布足棉花使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所在也今

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又給以衣袴非惟失預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思

出內聖子國體骨失矣于公服其言

王忠肅胡瑞方清約仕事毅然甘商缺兵廷推兵理細不可求其補其

執初朔日理是已目人甘肅地近西陲多回回雜處不笑中國之人
景泰中伍家軍劉炳端樂嚴孝公給註神傳進以用賢撫國為已任
門無紅裙僮僕請托不敢行忌仇一不介意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督智三易賑濟有司以為不足乞增之李
賢請從徐有貞曰不可目當見賢賑濟小民何當信忠保為齊吏得
之賢曰雖有此弊畢竟增賑有所濟也言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
吝惜遂增四萬兩有自還而不報賢曰公僕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
而我輩反阻之萬一迫而為盜責將誰歸

王尚書廷敬性正嘉剛毅不事親隨立劉氏儀無顧忌且曉敏機辨過人
己已之事王派張國指揮馬順內月毛玉皆派王公為給事中李梓順

王元成化中以都憲巡撫所至有建立官至大司馬

延延擊順王渡血禁庭師王驚起李成禮御衣向座曰殿下言今日等討
賊宜宜辭去乃止英皇北狩四野日請東駕出遊幸不致其敢復言

恨命家人具棺以諫夫人謂之曰但操勿憂也公諫去矣唐且如尊王
何以自給耶下群議同辭之

童恭叔論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如無不言跪太平致治十六事張景崇成
論朝貢議妙法陳孝陽寺言恤民以田天電陳中興時政論定得景解頭
皆明國家大紀道遠中事情以呈論復備事忤旨杖百幾死天順初釋
于獄推權侍復奏歸山東相請全以賑宗室論檢關國始之非條致重
四事皆協輿論 鄭二農曰論名目于正景間劉忠隱惜君目之大義

于忠肅建社稷之大功景泰朝明國家之大紀寧雖為執鞭者

彭文憲時端慎自外和內則辦閣中不當而向生伏闕爭慈懿慈禮抗
張正官閣唐卿劉大論景泰固安公主及算宜嫁進太監劉永福不當
封伯及上地震十事皆見之事實名者也景泰中見朝政有微即引退
李天達賢天順改元入內閣進成化丁未卒以文學得君行政人謂三楊
之雄初當曹石麟殿又值徐武巧為之條絕水門連種權能重起銅俸
適立于華而海內士前伏以干澤者紛然操于自往亦有以也止均第
擇庶人某首功張王上安邊鼓吹斥仙師應會致傷臂之受明張所
及未可少之

華文莊嚴崇道諸商各拾得文字正統景泰間丁時多聚論張俱初應
從辨自失律請罪以謝天下然後還將殊兵以獲大仇又論邊將不可
留守京師及視觀陳州協贊閣石經理馬營八城處置毛成定略兩廣

鎮安府攝防河套咸祥治難

要公正天順初以編修入內閣抱負經濟居家孝友與人交尚氣雅性剛
而志高此不能下物時曹石字國因極言于上前且進而周論之使
為保全升二請羅繼左遷欽州又遷建茂甘州二請繼召還成化初忌
者偽為公初李賢張華出如興化政務惠民統賢守奉教任

耿公九卿廉介自持政尚明肅初為都御史欽到石亨之罪以不容為所
排出為布政應南刑而英宗性忿怒其卒也嗾數人曰可借此老朕
優之于南而遂亡耶蓋正賢其傳曰權奸以直歸主以廉廢乃大用直

乃屢遣

唐自宋來近遣來食傳聞置在英虞石等欲備兵更遣來換紅之李賢
曰要春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困已極陛下初即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虜難近遣不曾使臣無故聚兵誠為不可若置乃春宜
所遣七國之物不足為寶乃止

遼陽總理河道值謝而運堤衝決鎮自濟趨即抽口頭遠來南北河張秋
濟澤地高而水易涸忽在春月放放泉門以濟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
引黃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盡之前可
防也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汎濫之憂北河官順利之勢特以為確論
上官從能以首功得陞實兵部奏其奏蘇所陞官能獲請上省之事成

覆論不可曰昨省如難者非一日言接奏急需合官能如餘人何若無
巧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若以其上人宜納寬假則以
他名賜之爵人不得援例若若官而陞且實以爲不可上嘉其忠誠
曹石權雖有投匭召書指斥時政者主請上自撰特格降旨並正入見曰

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宜有天子自出特權獨之理且克
建進善之規而宜排諱之未泰始適非拒株牽至亡國陛下宜以免前
為法亡秦為戒嚴防備果事竣則人情思息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
益求輪轉不如勿究吉祥從善請完善口上徐曰正言是也

石起鑪大同遣使候捷轉新道無異空象首林木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
示曰某地至某地曹沙漢某子何所其人驚伏

法司奏石等官報陞官者俱合量寬上以開事賢賢曰若量寬則不可
不如許令自首見罪事方妥帖上從之

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劉公室為教習人曰行政事耳真儒教公曰是
欲慕中國而求學不盡心治地之是過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歡悅厚
幣以獻公固却外國生以開物令愛之

陸文量客歲化間為廟方武庫當唐急等書于墓初中事宜而旅費異數
乞遣使迎客言數非其土性不書且上方嚴缺何以迎為友人屢執朝
議討之客言不當窮遠慕且加兵速成理非為全府中費求行者客
而對言而南無重地將非其人政事生急其時且不致任其勢已而後
有欲用二部督者公言都督今之大行何敢違議亂法言思此而不懲

何以杜後門正威葑上從之若為今公以小目抗言在廷為解他所謂
國為典教籍輕重視法地民田牧又陳四事又選衛卒皆經周大者
選漸參政務如神又例便宜十餘事上之以封入論得渠利害極便
時貴取許罷免

咸化中孝廉傅東祀歸上過達民情疏有云自奉使遼涉川陝見閭閻
之夫自無完衣所知之民而無菜色已以含官歸吏非為奸戚里中
賭博擊官吏若此之類未易枚舉夫閭閻之情雖難不得知也耶縣之
情廟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于容隱成于蒙蔽

目請以所見言之節用如開河然第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廢備如
然然積一分則有一分之利今日民生已甚疲憊閭閻亦甚疲憊若若

事類之則不可盡歸時給之則不可勝給在心轉移間而已

韓侍郎孔昭化中在文選十有五年後沒以人才為念公餘之暇客至

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所往往量才適地舉以典掄為登政事雖小官

卑職亦不敢忽有書數十請地知之人謂之開門文選謝方石云見其

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未退婦人有往其地者能以

尺書亦不它然有餘書不妄交游正德中泉州黃公河清能之時人

語曰與選何軒前有黃黃岩後有黃清原

孔昭書曰國家用才儲富家之積東儲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

時乃可以濟事人皆欲激清名以開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

公與李文毅應莊定山景倫王元耀六非是俱稱羅一峰倫論者相不

當書信示海時錄翰林四陳言

測方石釋為傳撰傳經定言徐明識者人之通謂務虛名而不實用王夫

如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好行仁義而內多機德使是不誠

又如梁武帝好佛法唐德信任虛紀是不不得善也唐宣和初年唐諸國

治後乃窮奢極欲滿于所愛憲宗初年徐愔志平得亂後乃好神仙迎

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憲宗頗有偏好致誤以為言

楊公字陳為司經局洗馬無進諫必請誠意得經訓皇初思以悟上意一

日張武為言曰唐諸朝君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唐拱而天下治然後

世人立有深然禁中委政內侍曹國樂之禍有焉為無為惟龍集難

者故神山之應何也蓋帝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吳華相出山信信明義

無一不盡其道當是時而有為乃始振興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蓋

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善樂其所以亡焉左右聽者惟然

守陳為少宰常以文經禮法規整早朝待衛在殿難以盡目下之情習

國家之務嚴攝理足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誦學早朝之外更開年朝以

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偶有未明雖賜問若覆

有疑更加詳語講官或初則特班講日代之覆解詳解以待聖心洞悟

進朝之後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致思庶幾凡經史

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履奉當雷聚之殿後日輪閣日一員講官二

員使居前殿右廂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召使對年朝則御文華門前

部六卿堂官各輪班侍其御史郎中掌官官事已具本者詢其事情

條例而處決之錄吏方面及前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

方之事亦略而奏今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門內閣諸

大日會議使人直班斷其有未當游說官報覆更審行之餘其未遊者

皆與閣日面議批答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必俯降詞色詢問

政事庶賢才當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憲宗嘉納之

朱鑲入官歸衣憲宗時權衡章十四年雖始修案要一特長厚不少道子

則獨有涉語誤者數殿舍飛龍民以懷章被收捕自牛果以上罪皆死

公於之奏從末減時重故主禁避早多均致避功有真忠為故書錄達

坐死者百輩公奏逃減茂遠故歸衣周大校示戒公獨易之

周文瑞段東既執法理應寬如却而識者謂段東凡此為為為廟或臨

事官公所贊成及不肯奉行傳匪李廣獻曰通補王廟自領河泊所某中官補監巡境已停職遂不降太倉張燈張止實登增油梯卒却雖能獻東官曰雷凡雷事情官大司農

劉綱在經史文編官第一憲皇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以劉劉吉也特賜周章曰嘉猷贊

彭紹公為知時論曰當求生之而大奸宿惡雖權貴交誼不稱資居外臺治大吏貪穢甚嚴而小官挂誤多所開釋為吏侍人不見其笑家比之邑宰更無由發論者比之周文義與四中官無異望其間公為巡撫皆自禁教外戚周族百賜酒侵民田邑安奉初往視上張目曰云昔曰文今為監水責于歸職頗持李端時人今奉定曰視宗以來許民開

使即為他度不復增所以勤力農往牛耕太留廣寧侯康泰居民稍免皇明聖民開戶得安業今周族人復強到海泰傷民病國且誠不思後故察小民尺寸財益貴戚李宗即往初公理監法公贈海濱人八

開以獻李文達初為布政使喻為判部尚書石季以私語之久不喜對宗為公危及喻當題旨判部事者謂姑題侍郎公曰吾以為官為而姑題侍郎則自欺不信矣竟擬而書從之喻題後旨乃復呂對如舊

解上曰使李敏等傳令旨開城門扶弓乘騎赴關赴京時錦衣護衛等出懷中奏斬斬三過所司請斬五尸直以數等不安王前逃還此拒上命第一詐得令旨乘騎開門第二越關罪三拋捨五小通當獲罪四

被執自四罪又聽其容言以嘉王是重一罪化而德宗室翁遂押還李文達丁外艱歸路逢驛使馳甚急問所報何事曰單傳即取制本看畢為朝廷處分著某官賜兵某官制之某官監軍某官紀功某官通報某官給賞功某官某官著千一明曰具上上從之

咸化時中官周事職通音年貢賦略增徭役頃興射力日壯王賜設應詔陳言者必有一違由者三十有九大夫與中官為難皆報可天下服其忠知當是時天下無事廟堂之上內而或外而周部各引置和朋及汪直李孜省內外文結得進退大目大目多為下惟公抗節無所從與滿教同名者彭紹時為之語曰西家王怒天下彭紹

林俊性簡居官廉約至極金公廉托以謝之未嘗修奉欲以有為表奉自至往往歸田退還無服囊可攜故僧徒晚快近傳渠方以全進退公極論之更視江西先事於人村為判部尚書執法不肯理崔文弘人李陽陽微不得中法遂致仕

徐文得傳當弘治歲時入京機務因事從官調則甘苦當客未始使人各盡其才不保不珍坐與境然而消事停培奏國家元氣至微知州劉進之述狀知應制三清樂事又案不可記

李文正象陽文學雄傑一時弘治中入內閣議事視安而止晚味齋暇致劉進述警及屢上封事復平臺奏事畢年貢已納獨才借入內內正德初始乞致政安象張為攝一清海為名漁及指失政致事論達軍入衛不便破速問匿名書時海內承平人思漢麗公當國各以文翰海屬于

是王九王整羅此書中即實顯錄事傳何景明筆所起矣

劉文靖建正色立朝以老成廉節下凡補餘下獨和事者不交一言及入朝中問大臣累數千言不足弘治中在閑休息欲陳疏義當陳定塔朝陽門外陳其具杜水謀等語命法言惡度或欲求納正德初歲受先朝顧命盡言無諱建璵聞事焦芳附之以公問卿不附己遂力攻之

一觀從之人服其至公

時歲司辟蓋臨城王師也德州忠安伯張傑不致出提督馬中陽倡為招撫之議司理張永以問李西漢西漢憤然曰朕奉朝庭命修理紀法

非吳狄比今攻德州縣拒敵官兵安能赤手斬延壽共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即方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此有血氣者所痛心疾首也永以為然議遂定

劉忠宣大夏明議治難忘誠廉實自兵部郎官高平生不以勢位自居十知名富貴子孫繼澤洎如也當出而靖難者三行違者二治水者一所至有成蹟孝皇嘗誥會令公巡露揚公對以問則封疆如之弊不數提在兵兵臨事明辨正德初特建璵侯成肅州府應請曰忠宣明識治理如實推過通體如陸費賢直不阿如張璠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篤至如司馬光

謝文正達自後天賦器造無機械以狀元涉機要奉履始終不進不隱賢齊無踴躍于時未嘗以世外降自為低昂與李火劉文靖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公據劉公斷謝公允俱供

北唐驍騎太監苗達以知兵自任上興之謀疏舉兵出塞知唐營謀已決而兵部大是而不知上召苗曰苗在內唐來時苗達等子延順河套陰知唐營田是唐不敢犯達苗知之否大夏對曰當聞從征將士言知唐營時事當時全仗朝廷威德幸而脫逃不無全軍獲沒于境外未可以為善上曰永樂中幾年出塞威敵今何為不可大夏對曰皇上神武同太宗奈今兵將遠有近且在當時如洪國丘福精建節制達今最萬兵俱陷唐地況今之時人在丘福之下不若今各邊將將敢戰者備似得策時戰時在則陸費大夏言為是上曰微聞二人言後費為人所謂悞逆與謀

王瑞敬也奇正陳明直任當世第一征湖湘三出楚撫而督留孫言無不當知無不行威震足以平寇難負應足以激貪墨仁忠足以蘇困窮所在立石建初時王取東傳取賈錢進貢金烏郭瑾和中外美公皆知而奏之及執奏無驗留孫留孫與同族唐增王府勳來并奏知首級裝捕獲漢氏晚堂餘府一時人望悉引而置之敗事之地以叱咤皇之政

孝皇在東宮已聞其名即召首傳詔用為吏部院而南宮屬入內閣上曰朕聞襄義王直敘事委他吏部若有權攝悉無不聽公知受朕特許公知

謂之曰三代而下人目不獲見者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
見名凡時政之不善者應陳于上應其有濟公善之說者給署于門曰
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贊成門為和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幕為羞
今如口贊成而不蓋于入幕不自和或居官時有是如蒙謂其已行矣
公曰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苦若謂已行不及改則言之
如陳如漢室皆未行乎

董公到則政守法居則書地無留獄有事于責成執法不少貸過廟堂大
事雖直宜弘治中而最矣上黨政四事又應昭陳八事正德初張詰得
給事中徐蕃載號等六人以來忠直起用劉大夏以收人望皆切中其
國事陳言如大理寺上應恭敏不當用刑刑部大理寺官序坐宜然
品級寺丞不當居侍郎上得旨著為令

丘文莊潘博性廉書而敏為適用之學所著如學的世史正朔大學行義
補家禮儀範范國古今制約可行可以廣益應明權衡百慮既陳孝皇
召登內閣凡人才選進政事舉廢惟董是循深察微名施行亦以寬
大激發上心

何文憲喬新性廉介既增史年上下數千年事論辨異同皆不執沿成
議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實行懲官而書其缺故注措皆
端正固是粉飾太平之具平生文學氣節而聲色落然

耿公裕九時子也有父風和性疎坦達禁林長國學熱心于曲初者公恐
其難教取所當習諸古今嘉言錄行為補補授之者見而嘉其謹密

伯再入吏部遂引入村勸編輿論御史汪宣嘗願為先復吏部之目處
介端貞莫如王知公忠亮莫如王恕坦莫如王恕坦莫如王恕坦莫如王恕坦
為端宣文升性簡介以有狗國難險不辭數文飾武名聞莫是嘗出總機
務生擒滿四賊李朝子大瑞兒王龍進新北府平賊賊烈孫三請遣還
與復哈答處置實苗建義大節會作陳誠注直據成重慶現際李望鈞
發府傳此甚隆

公嘗陳言國制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
七府二百五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額僧道三萬七千九百餘人歲
化時二次度僧三十萬以前所度又不下廿萬共積五十餘萬人以一
僧一道食米六石給之積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况
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臣民自便利而隱于寺觀者又不如其義

劉修寺觀偏于天下公私之財耗于僧道過半乞嚴四禁約
張公是弘治中授許事當數曰一職所有有限官而見聽所及者廣福福
非所計也因廣疏上陳皆見施行

項襄毅忠初官陝西賑飢海渠以拯民為己任軍民兩濟關備後擒逆滿
四賊李朝子平洗賊首屠府首失石無懼色解衣棄換注直為初堅
廉與太獄以公初發成其黨捕偏公純辨抗惟不為屈後滿獲起而
言公封滿四失石如雨墓不少避馬公文升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

久無賊死所甘心劉忠清史無宣大每戰必曰死入獲忠祠何恨
甘劉特喜驕自先世歸附居大同部族甚眾至願有才智而得歸切樂

近來舉印總兵官不得違違官歸文同託官子幼願歸部落奏呈朝
議有疑就與與印者有疑召至京師康之散地者皆宜以問劉公大是
曰就令與印逆機要居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對曰無違其要居之心誠
如聖諭但召之不宜使廢處置不若復其所奏不違其心而陰奪其
制將兵權上歸恐其恃眾生事大是曰聞此人貪婪失部落心既失兵
權無能為之明日度奏降切獎其工世忠順而從其請願計不行快使
賊病而死

保爾前執事果介不隨風米故重辦其利若黑白軍有不可不為違說不
以逆逆得失動其心初地活無顧既既冠處置雖以濟民救復暫濟然
會豐將為學院請嚴天下貪賄之禁留心時運竟自有不法不少貸時

成良之正德令致仕

吳文定寬行履端潔誠起為通藩官務簡懷不敏涉據要津雖從召履留
而引退不置不為激烈之行而以正自持有不可終不從隨官上顯諸
東宮出藩及攝藩他慈總懷保正對官至禮書公為慶隆藩官奉
曰仰惟東宮攝學東宮風而則止朝望今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
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時況又間有推移時或蘇散古人一歲出就外
傳或雖逆曾觀正人也借曰習據于內終不若就傳于外孝皇嘉幼延
惟家軍公曰我而欲不能拒干弔性竟不能峻固防力辭之

結定文風骨立以忠愛為節勉初在科知都御史王越聞邊警遽訊
與死為尸言刻籌備均會計時宜大憲恩又值國師文始俱不肯公

悉心經畫幾急以濟初太監苗逵征費無功逵究明沒收御柳威吃中
費悉奪正寓召引監沮乞討職進逆理時奉公首抗事初之熟蘇復結
皆遠觀荷米三千石

劉忠宣初為學藩至新會時吳公廷舉為令公到久乃米迎曰以襄都督
除事故未遑耳公以都名士出請亦置之不惟其進而嘉其賢公以特
逆理發改就帽布袍中開即行被甲所征與卒無異吳廷舉曰憂民如
有病見客以無官劉公足當之陳白沙曰劉公守身如女愛民如子母
論當世古人不多得也

揭公為雅言保寧有獻白惟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違之陝西守日獻
王吳公應改傳記則制策則皆不合且言我朝自有置可傳為世無所

事此乃寢不行

馬公廷用署南戶部會成航漢民來就食者相為留守諸司謀怯賊之法
擬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填溝壑矣古人有
端制發倉者請獨任其罪所全活甚眾

戶部自南京入朝時德王妻請母妃就養之圖切甚哀如園日無以歡直
曰日難折之為初云尔母即吾母吾妻即公養尔以一國養不若朕以
天下養也德王折服

倪文毅岳生而陳厚潤秀異人增心經史考諸世務凡民政討討邊情問
不留意弘治中為文廷舉議公慨然為論多所裁定初在翰林凡考
校纂修時有精力每進稿上前以古事傳時事為知言劉知而音洪借

人觀之范祖禹

新舊法並為家行社推官羅其至選司門外不赴選司其其論微公曰

為推官已能不應騰文選使為御史青其張樂平遂用為御史則可食

膳監司不敢署下考公奏為民守賄送煙中既留用且令其考其看

公乃奏其補司考補而署其提曰上司其其提制而考其補天下民誠

其政處而怨其如此守生廣

王文証鴻漸實無傳微信與物諸言以管理致用焉的雖一字異同必

當其義之所安觀史官得失辨邪正凡明言國典祖宗用人行政及前

集行已立制之制皆一一究心官為言

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降之魏姓為宗伯忽魯乃此種如積狀四千項為

大慶法王下院公得為不知此奏執為大慶法王者故直至尊為德天

子遠祖宗法大不嚴謹勿問

建郎隆聖等處苗賊生備工以馬道施軍事煙口沿之叛逆非苗罪也有

司權征暴敵以至斯耳抗之徒傷好生之德處先傳報中論其因而復

糾之未晚也論之果多降者其不降者督共殺投逆亦成功

劉機奏貴州撫張戰江上機曰今日之事惟得主持立官格修營歸部

軍士為急時李都督自貴州歸撫選之今任軍事序以未得剿分

辦機曰朝廷初諭云凡初內關戰不重者尔等從宜處置此即剿命也

五今立營督督并奏行之防守有備人心以安俞部曰公亦有周之才

乃為逆理則所累可憐

軍中人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時喬公宇原督督日積一老儒
監士所立遊軍英傑實以貌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為意者情懷物有
謝太傅風

王文証守仁和見家達傳言舊書以竊說謀害時李士實在生張指斥朝

政外示慈款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漢口有湯

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無是齊自是始如漢逆謀決矣乃

違其門生黃元亨往來津師視其初靜于是上派提督軍務言臣據

江而上派江也逆賊區起乞既目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豫也

司馬王魯漢請允之以收津及陽明得以比權乃起兵擒賊麻州曰文

成以書生建洋為勳又以勅召得張之賊又以使由從祀孔子廟是文

武的速為我朝冠

初文成之請提督軍務之上恭襄壇在本兵如其意廣稱王果有本之學

有同之才今此奏請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使宜行等江西一處大小賊

患賊情急應隨撫無動報可及豫反書至聚剿提督漢一日十四春

湖兵貪大言曰王伯安在汀州據南昌上流旦夕將津塘公無恐已而

果然

軍備之變詔告天下李文正據軍乃一歐取回各處兵士官校劉璽撫然

曰此舉朝舊制如何可軍公曰舊制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外

聲勢赫矣要馳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剿是

處守若真者取回則偽者自起矣因以天順初舊制示之璽乃密奏

楊文襄一清博學有才又官陝西督辦馬橋上五事蓋死於外復殯殮
諸城莊浪諸隘花馬地諸要害唐泥固原公軍騎馳死事聯援設伏當
聞有變獲修工事務及與復何嘗事復建復遠復月與張永定
計謀

之策言才大要在外死之計日而望內死在內卿佐之臣習安而擇
外勝任事之人繼繼其任蓋以馬力得視圖如家者乃可當於濟年口
精熟者乃可勝陞涉若度外定者乃可計應速速則稍捷其機才充
財如重其權其陰言也

公嘗論諸將無事時常如有事便防有事時常如無事雖靜故其總邊
無所廢矣

公之與張永西征也數息謂永曰潘室亂馬除內實不可則奈何永曰何
謂公促馬手書理字永曰渠日夜在上侍候則成耳目情奈何公曰公
亦天子信者日今封賊不待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與師諸將聞諸軍夏
事上必就公問公以策歸備嚴整不執狀詳陳之上其或必惜
惜而無理則用公益賄理所為召張永永及公子三人耳曰即不
濟奈何公曰他人辦不濟未可知言出必濟顧言雖有禍且喜曰
得與諸將得請即行事無煩制過機事不說雖永仍執曰老奴何
惜能身報主手已而其如公家遂陳理明史記事曰真猛一狂望子耳
天禍吳良校為思還天給借備為逆諸殺首地手端不反則張揚虎平
之據不拿學不龍則武家賊心之費不別社稷之憂無有父焉約序

之計得行而獲戰勝之實乃在廟堂然則軍事之知不在掌蓋在于文
襄襄以練城社之奸南昌之捷不在南昌在于文襄襄以清觀觀
之胆鳴呼皆可謂大目也矣

襄漢之變欲盡而如先遣死士五百餘人入城中匿鼓樓一樓頭家為帥
應待制而發大司馬為公知之先將獲頭一視而得決濟集之應首
江岸賊計為沮又命指揮楊銳固守安慶銳敗其前路助成新是之功
賊已平而上南江州佔龍邊兵數萬屯聚京城意圖不此公以惟量
彈之則極意操公增無所得一日說案城門諸公曰守備所以獲
非常難散素亦難散與竟拒之駐驛久公率九卿奉謀屠張請回安從
至揚州而返

楊文忠入閣後未有建白人為之武皇而思天下治治諸目諸卿均有任
生上書數其過公庭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上不豫江州欲
以所統邊軍紀守諸門意殊臣測公與張永及共都張國營官軍正諸
守禦邊軍雖家日久今就通州候賞于是遣兵盡出州遂就擒建世
廟下詔改元廣正國是于世廟未至公奉制身斬者廿七日義華傳乞
首覆蓋授十四萬八千七百餘人月省糧一十六萬餘 王維時曰五
朕漢如虎楊石陳如龍虎在山草木茂為龍在湖雷而興為人仰其為
祥安賊具焉異

武宗廟于豹房楊公以結皆迎與世子以道招散遣諸邊軍江州頗自疑
楊公而賊心于東西北安三門表申復報備動急令都督張洪歸公意

公好言慰之曰先帝愛江皖甚留置在右若危從從行內外文武一時
不備江公若與諸公協力共濟朝局至謂謝公不失富貴又何疑耳
諸公嘗與江有書生無為也謝意稍安公復往視創口是謝江公
大事多機謝喜及題大行銘于文華殿司禮提辦張觀與大令陳廉
皆在魏謝與江有連公知其文勢可動人語曰今天功已定大患未
除奈何謝問公曰外議紛紛慮江為亂若不早捕太后除之始憂嗣
君亦公等輩也公雖與江有連乃起奉大行命非奉古人義義義
亦何不可既從言者江有何罪公曰權引連奉入禁擅立武成國營
乾陽為西宮廢立張國所即一二足死矣脫致之殊公曰公母境
之義某言士酒隨已矣子度外公雖無子孫不念增養兄弟耶第
一嗣君中達聞而驚公請任之公曰色俱厲陳最賢之曰且收之公
曰是也收之嗣君來我見免薛竟曰了此然後免薛竟曰然即脫旨奉
太后會其口坤寧宮安葬吻彬被旨行於儀傳旨出與同恩李琛神
周會收而京師甚然
禮書毛澄出迎駕玉璽署都事顧東江清請成服喪衣履良玉璽曰喪主
祖為之清曰家宰顧先帝病太皇太后代為喪禮今過壽是也問曰
問所出曰出於孝難忘違權以成禮
方世宗之末至也楊公是初日夜計度正德中奸人與政曾擬手於楊楊
而除之密書藏匿家人不知何又書也世宗至延和待行殿令將重
至其家取函中狀聲明進謁請批批曰向展文書房官來見欲去聞知

中人者嚴梅公曰數年來事有不行與歸朝是公嗣居至便有此方知
董自大行多矣延和今歸實新天子明即乞休且問皇上初至是何在
右後更歸書也中使持日久之然為此紅猶未下公與寬紀並赴事
嚴擬發不見人赴事天殿下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官語之曰去去而
誤不然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入奏此紅下詔出而無靈草中外交然
徐文貞贈曾學時有二生爭有楊子堂下公問其自如已而有二生據實
諸子堂下公亦問其自如頃之呂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亦不能使人
讓諸生未嘗讀教諭乎連我也在教除吏作不得主由是爭讓皆息
徐子潘爾為判會時爾漢唐公為少軍廷訪天下奇士一日就見無問責
離子君所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否否馬目故其否以成其可居
所謂否而可有馬目故其可以皆其否而何容易而老生常談是時之
造為難其難唐公大悅
林自肅俊以謀權補目廷杖有至死者語言古者隸人子市與家辱之而
已非也堪堪其難唐公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且及見戚化私
治間詔獄惟逆妖言強盜方有奸生打着問之旨其餘當紀送鎮撫
司推問鎮撫奏送法司鎮撫中間情重方有未說之旨部者覆奏方有
降調之旨今一概打開無難低昂恐非祖宗仁厚之意
世廟時李康惠在本兵奏裁去鎮守字備內臣二十七人魏良官校獲勇
內府能臣嚴卡人又請考選清嚴陽城四衛官軍內自言四衛軍練
兵部不便統彰義門之破唐東市之動曹賊皆以四衛直內政得統召

建功公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國人衆觀影長門之戰由太監振東市之戰即太監吉祥也上竟從公議

梁燾甫封簡海自稱惟恐爲時套所泥爲與令著初民傷節會仙傳任集長據家諸葛德治狀會大朝一一應對無懈有不滿者力爭之地時未有也掌戶部值夫工及邊務隱隱公言記著會以給之司圖計十年後守覽鑄出入有度一切權操委重極力主持不加賦而足當官者生入官庫自存分不可言人況持以與人吾所以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世宗嘗曰安得十二人皆知如卿既卒後邊餉乏工款曰梁燾若在當不至是

上書凡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上震怒欲治李公時曰此風不

可表也今付所司嚴治而當民婦紀彈罪上從之

胡端猷世掌爲大司馬有才木爾者由先衛人也上嘗嘗欲取之爲將木爾不從端猷內歸書來索大目欲時與之以易公爭曰木爾反正歸順哈爾空城想還無益事實上善善善費多移令欲以哈爾爲餌約大創離散我爲真正宜厚待木爾以風邊邦豈可應其設計此與李督皇州之議同

故事經反直據據事先進內閣詳定陸文裕深慮議爲內閣桂等所改深不以爲然雖言臣按經反一事鋪蓋居德乃其首務夫大威咫尺臣子儼然拜起希美陳詞若自反有心一無所有豈不汗愧故必能加修政之功而後可收威寧之功日之憂者以爲補事必出補臣之手所送內

間幾定不遜略去其邪野之詞以其言居之體履渾渾自之心若當出內閣之意而議官不遜口靈之此手敬學甚遠以此進于君父之前是不識也故乞聖明睿目等陳所見自訓誡演擇而外于天下大政事大制策皆得依經比義條列數陳歷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論事知史有知之而不教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違者皆得以次上聞則聖聰日啟聖學日進臣等亦藉以進修而內閣又因以考目等之逆指著想滿外列聖時爲程當國羅公命義不肯易議事議來降經胡端猷論夫下事累陳違事多先爲持順觀變之言自端于上然搜引之正上以是親之當言俯順與違迥不同君行非而臣迎合違迎也君行是而臣成就所順也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改上下能相親也其自贊曰信而求諸多言也正而求諸多獻也問而若比者好稱人善也怒而若刺者多贊人奸也遇有善此者相與輕蔑也然則無可執與曰數人之事自爲害人之心如有利國家雖死不避持是時身爲而義贊之偏厚乎有改也

劉文憲忠武宗時嘗因經是提議勸格守祖憲或仲屏小日親親政劃理居之理錄入閣在位不久未久有所建明然守正最爲一時期著之望并建論當代人物推公典廉奉忠懇而三世宗遺人存問忠老謝國陳正身政治之要在莫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于選君子選小人仍望上繼知文華呂端目機掌札令陳陳而京九卿長吏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章異即九卿長吏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餘處

督軍民利爲會軍詳主端寫三條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史部以比
古聖王清問下民近世書目名屏風而古大臣史策記才之意工嘉答
之

陳公所嘗直經楚藩孟子徒善從法意故規云望陛下思薄而露豐聞天
地無知者均治化育有罪者並降色容蓋爲讓讓滿族諸臣發上問所
名心識之

世宗尚書命少傅翼慶恩九達讓自遼東始奉太常關先請回口京師密
選塞邊藩屬華籍府縣風可至今車駕在江漢公余何述去京師今獲
急不相及宜主上特任之意乎公宜往自宣大次及滿達此聲實相制
爲金之道也聖皇然曰此大計既君幾失之改行如其策

永承廟帝忠贊成國公器宇投重受知于世宗以忠憤自持被隆泰三十
年及事傳宗神宗小心謹慎始終一節與其弟希聖希賢爲主與士夫
大處責而能降久而能收殊于國家興政而不枉廢一言言紙中肯綮
世宗晚年諸大典禮有補目而不及知者公無不問問然不問即終不
自處

希聖掌錦衣衛如宮傳先是掌篆者多違法公獨持大體不爲操切拘
泥之所嘗受詔教書宮中特以平恕多所全活居京考友好士人于難
誠服如諸者卒之日惟以詩思未敏泣盡爲恨

上事主楊公是和書極言之有云行書并錄之勝易若移之以御藩寇
雖修飾之費何不移之以周窮困

楊文忠和在閣中武宗尚延命畢遣戚武大將軍和公四車駕親征
撤云遣邊遠海嶺正以朝見失政爲名稱大將軍是何次个假借事駕
親征獲有戚武大將軍者誰誰能朝見爲此名號據言此初與兵同罪
先斯異人以與王宣則今日之憂不在塞澤在此初與兵同罪
司禮監奏上命張觀戰軍等遣使之曰阻撓軍機那公曰朝下命行
事用初車駕親征且初難平說等言上決意撤如此公曰天子有節臣
我輩亦決意撤如此觀等去至午復獲來相車并走下連行相公相公
公曰廷和所知祖宗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損延
和有死而已觀公出閣有言初進者而來與邊行上行而澤已就擒矣
王繼慎云后言爲宗伯茂陽明石陰二公曰生在目前見一人曰楊一

清生在目復見一人曰王守仁

楊繼勳字體爲泰藩入計有小吏署老疾當罷者公爲請留家宰曰計籍
出自提藩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者建捷狀文書邊傳今見其入方
知提捷邊在布政豈可使小吏受征軍軍驚服曰誰能于吏部堂上自
認邊捷即此可稱賢能第一

徐文貞爲相同官責公傳數出益公請以時遊至益所用擬旨上不可公
謂事同宰相公公則百其憂身已則十則百學生上房提之故事
吏部大僚開門謝客見庶官不多言以示清廉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
才乃折節延客見必深坐皆好邊服要書吏治得失概置贊樂康無
貪一時翕然歸賢

修起江南上以陪江南人歡開陪陪言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能使民者
守今今將校一不利無望死守今自如我在降何物也守今則則物
必足守今果則理必信守今果則法必嚴守今仁則共必力上是之
陪始為政書三指應之直應變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此再還請司以用舍
則實還公論于是公物大夫或促促算行意矣

李凡我曰永嘉張平取氣度朗暢博識言大禮之議乃出所集見非阿
世既以是愛知春瑞麟榮顯而一時張禮諸臣咸得重寵及勸大獄獨
違眾議脫福達之元問官得而者數十人以其明神之士論之如仇然
其明神誠潔一心奉公機微任事不避嫌怨其書都院不終成而風紀
肅清情與相民在內則知無不言容祥與張即同事多不與聞者于是

清無戚戚而嚴守內目一時邑道路絕百吏奉法至其時張守正雖
嚴諭唐下陳辭不挽上文信重當以少師蕭山呼之而不名第張子
自是恩怨大明休休之量是其所植也

霍渭崖與呂運野書稱永嘉有十善主張大權明千古之機仲聖主大考
一也辨大賊駐一家十數竟命二也在開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
清端三也十年不選一內目且革隨守足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
推選文武官奉命升官預內官病故州縣養勇義家傳授引三四
十人公制無之蓋五也中外官皆如職職不致辭六也革威晚肅官
罷十八侯伯入七門無私揭風清樂絕八也三煞奔馬行實惟一二衣
箱如宋儒事官凡也在位日只嫌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余地職齊和

十也

海忠介始為南平教諭而文行聲海學宮令長以下皆以誦公曰若生臺
院當以為禮見此堂乃師長教習地不當屈體直立不能時胡掌案將
士當著論云孟子言為首而任者非也北國學所喜來而無在非選
而尤美如教職蓋人才所由達也選所由理其職事且難為自教自
相治不容居此官者多疑疑不舉其職士習肅而吏治肅所從來矣
隆慶初思奉旨以太監召用等分監開營兵時徐文貞在內閣率同官議
言今無所謂國營者中官坐營起于孝事而華子世宗且望陛下以世
宗為法以兵政廢廢為處上不擇賢者而公等事意乃乃麗儀復
令修內教場初中官習時計公因御史疏求復本司官言陛下此舉蓋
同違古多事居安慮危敢示違以意使之張氏防武耳如御史言則
有防微杜漸之處且等語謂違方違禁地近聖躬其防微先事時言
欲立二司營而復止此有深意不可不三思也事亦罷

黃貞父曰李文正清謹寬和在成弘間編太平寶相安康陵無度比千好
山公不過為調停保衛之計學士大夫多言之有敢效揚文義策張永
株逆理此淮陰背水陣所謂置之亡地而後存忠而能權者也序文義
所至有諸賢義潤色之當然非表表而世者張文忠與狀大權獨斷地
論世宗尊親之孝甚難恐千萬世總統未有合也吳泰華鎮守去孔
子王號朝典民莫永不利矣

神廟初陶文恪大撫總督楊大學謂明德如唐鑑不虞皆新民如新

衣不腐汚止至善如赴家不腐遠是存于性與未遠時雖完其端而已
有大目破論書撰遺書者意以揭諸工裁為公拱曰此端不可開先帝
歷年多通達國政諸工裁今上即位前數日安得備知天下賢否而
請上裁上裁雖于與有所考焉天下事去矣首檢不能周

宋太宰陳老成疎遠有古大目風石公置為司徒晚報制科舉以清備舊
一日與宋公侍漏明坐欣然曰今日重出某省某金若干可快爾周亦
一快事宋公曰不然朝廷錢穀事可苦而不可不搜索無餘且使立
上知各處美惡之數數生侈心不如且其利洗留在使處終是國家之
用一日有人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或可改折公曰不然太倉
之穀軍使紅腐不可不足今少許棄除使改折一旦脫而不給從何

度措處聞者服之

神廟政有所營建時來公衡為大司空張江陵居正龜活曰官中是違亦
累制書與若無事執奏反恐難處且近日上所設為某亦從容挽回此
等與作某有損可少停順也新口某與老先生不同則日以調變為
事機在挽回部臣以守官為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

江陵轉國日進帥李威舉封伯儼公為金公知之語某使曰若主以血戰
功封一官教若受之是得罪于高皇帝矣使者不敢復言

伍袁華貴林入都偕歸陸沈相公公問民間疾苦華曰民間疾苦無如株
權人人能言之惡有二策上之則元者戚楊聖農開福一旦罷免確稅
此宗社無疆之福然而不可也其次則選擇持正執法不畏強禦不

使官爵者數十人無所省立律條之賢雖有所長志亦放得一手歸
德撫然曰今日不但格君難即用人亦難也

萬曆間天下全盛邊在無恙督侍郎應舉獨憂之每建邊人訪問邊事嘆
浩太息若不終日黃楊清當國量公道言極論邊事謂邊在之禍不出
四五年金人而道後宋以四月舉汗今之災莫不下宣政今之邊疆只
恃一邊一旦有事內虛外弱何恃而不恐金再舉而宋唐以不能李綱
散違和玉神帥之故今可泄泄不早為之所乎又因口中黑氣相齟抗
然極言以為目前切要之事無如邊境人皆知而不言以甘結和碎棄
成射虎使之博噬今日徵兵索餉騷擾天下而前獲收事之人亦無展
藉為一城門嘗問更有何策時廟堂謂言邊事福得書唯唯頭上亦

振聞而已

管登之志遠在列曹嘗考祖宗及當今事宜昨凡事以國內一為復損
政之規略言太祖既革丞相事權分屬九卿科目奏事即于御前而決
可否取旨奉行未有殿閣學士與機務也永樂中始以翰林解構等預
機務然而奏請自如故未有崇擬批發之事也宣廟始令閣臣攝士奇
等尚書憂義等案目以選然每遇大政令大目而議處分不盡從中批
發也正統初英宗以冲年踐阼三楊因權制每日早朝許言事八件
閣臣預展白上臨奏傳而行之自此法一行天子解御午朝九卿不奉
面議而當局之閣臣祇候宿日以弘多矣臣以為今日欲陛下親決萬
幾輔臣公持國是則宜復午朝之制凡大政事先奏事由退御公同面

攝取自工費中外者泰必一一雖自御覽然察是非與今聞臣分票旨
以通而出與凡卿面決其間今凡卿各擬旨以退而入與卿自費定得
令至當不疑其則天下洞然知上意所向而人自思然亦清矣

先是六部都察院有遺奏而行撫按劾者度事不易行或有所按察或西
評實或著其人各以和執則致籍之至數十年不決遂廢置江陵下
所司以大小緩急為期限行之後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漸
肅

江陵為政大約以專主惜源吏實信從今者實損一錢今為聖之外朝
下令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愉快于志居惟謂為皇帝
真得聖人之藏者也世未能識其意是以高宗法宮之中朝委表而天
下不報以太阿不下授也

谷應泰曰江陵致時以姚崇為職則以趙普為政似實先則復則似安石
是以吏道難而多端治術疏而不時負負之居位元祐之司馬乎數
語足令江陵心折然皇時侍食滿堂樓校列堂使得江陵其人為得
有甲申三月之事乎不待傳而得則山公為之孫情忠大節無懼一時
慷慨從容含為一傳浩然吟一卷直與文山指而爭先日月則天之數
公為不厚也

據月海錄在通都作會登江陵文曰人之言公者衆如之矣十之為伊周
也知之為皋烏也道之為孔孟也文之為典據也數者相兼之義勝者
也而前古皆有之皆常人之事不足為公言也乃公則有非常者為言

人棄于故習而公建于聖智之所未能常人雖于物情而公出于鬼神
之所不測前此未之有也以老成而幼幼沖而有著蔡之學以臺閣而
取聖殿而有臂指之使前此未之有也投空垂于積義而有死命之制
徽聖拆于要政而有祿序之安前此未之有也丁丑之留力破群言而
天下諒其非忠厚之去累疏不置而天下信其非欺前此未之有也
雖有所不必崇而三公可以外拜雖有所不必避而象賢可以首應前
此未之有也譬乎天時陽雨不害于地利鹽鹵不害于人和前
此未之有也公之始進也為國以去邪而為謀和公之臨終也為賢以
自代而用計深前此未之有也常人未沒而沒沒而沒沒乃公則沒而
不沒不可謂非常耶雖然公之非常公自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乎華常

人也雖能言公安能知公之非常耶此文可為江陵言政當

中少師時行書語門人口政有政體聞有團體皆近之曰張在客少論思
委曲調劑非可以特特建白取名高而已也至山陰爭第一陳官挂冠
而去以一副巨易一陳官朝廷安得有許多閣老名則為矣曹何益于
國家閣臣委任重會望深每持手不易他日當事應自和之
福海分封葉文忠王之墓力一日重地連人海曰先生金力為東朝雖
分少斯惠顧福王父忠正色曰此正是金力為王戚人排萬歲千秋及
吾輩云百歲者虛傳耳聖王壽登五十不為不高越此寵辱時政行實
則福厚宮中山之體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宮外懸危難得況消
年日猶可畏一行永轉更得賢老日為王何所不並地聞之心動身

如期行

先察在位處境如陳御史舒學部獻三字治案第二字在此曰處公一字在皇上曰嚴

是廟初御殿時豫飭承宗為攝官內閣或議書宜簡書多言恐上動輒難省公曰皇上知冲裁六七格大開導覽既議書須詳明知皇博行由聖旨攝官歸中堂為更改中堂又視中人為忌據劉謙定無入中堂當擇攝官不當擇攝書與其擇攝書軍去攝官可也與同官上書力爭得無改

德文正承宗職而創書署續張聲如洪鍾聞風但懷笑風聲望而知為傳人年廿餘為舉子使制清臺下應事陳第院憲訪問老將述其遠

如違事要審議是故督務為激切劉直以贊初人主六有軍國大事巨端情誼同難間且相繼失色公指書是非可否明白詳盡中人無以奪也東事急大科行達天子御門跪進出鎮之詞開門三十里外斥候不致阻營四年開地四百里使幕論七百五里將與師大舉揭有日矣送賀表公與晉陽之甲要職而告嚴烈皇時再赴朝堂復而夕引進東便門之役以十八騎領守嚴嚴版虎開收得神手復進永四職以安輿禍以恢復為己任群小居中掣其肘雖吳足嘆而達之天子不能自主也高陽失守入城而老營中用席前地望開中頗自顧子孫力戰從死者十九人

公督師時言兵之通精不可以事冠粗不可以理解而史史泥知好用小

免解沾沾特吏之上能令時吏聽事而不得展以文鏡表自是激法以袖不知或之文鏡極怕文之或吏極敗之法疏臣謂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吏之權惟在去文吏之權此言大有關於兵事非公自任行國久不能知

公嘗上言也曰邊地不計量祖撫只藏教于民其情自平利國崇大家隆興初蘇家使汪澈先度漢地給牛賦之種穀秋成策贈種穀官以略錢市之大得此意蓋此時口勢方張非此不足以動衆而地勢既開可漸為修復其利大矣此真老成謀國之言也 則皇時見其言與先而虛報祖撫實無備情四日雖明不能當群小之欺也卒之興國俱敗何利哉

崇禎時錢如冷士升初入閣謝疏有云但知事理有是非不知有乾坤愛憎但知人情有臧否不知有南北東西大法而懷小惠必知人而後安民必足貪而後足兵必內寧而後外復上為己知奸人奉迎故盡江南瑞紳富民姓名輸官公休然曰此亂本也賊利却提問上不惟命改崇公其揭痛狀之謂臣宜乃國家元氣改周禮蓋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泰晉楚豫無一寧字惟江南數郡未初耳若此法行驅天下為盜賊矣言切直忤上意而溫體仁復遂迎以為可行公獲上寬簡座平四歲上嘗不憚通語諸將

范文質景大為吏部與選疏言今天下往路舉國若狂嗜進如鷄母示街臺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怕浪舉管可得乎殆念陰者有處格其久

近不得而私也。遺者有實，其理淺不得而私也。特權者有勳，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常法諸目的一行諸託，豈不無為之悔？又與同事諸目的一行諸託，亦屬就選諸臣，勿為臣等諱，以天地人材為天地惜之。制廷名器為朝廷守之，天下為世是非，公論為天下共之。人選其人，我聽其我，此心可自信者，也。公處轉不勝哀，詩文秀達，下語如畫，每開戶哭，言執慶清，號望之如三吳顧士，而大義所在，議論從微百折，不回，卒以殉難著。

太祖宗孫遠慮，不宜宰相，蓋監世權臣之失，而未觀三代相臣論道訓元之善也。成祖欲置相，而難祖訓，特選殿閣大學士以參謀，張麗代相，丞相權不在也。故六卿各得奉朝典，仲職掌以行其政，故開其之悅世宗以藩王入性，幽禁有為，張子敢往，機密便起，合上意不七年，擬出同列，起張華居起，勢制權則復自用，大體太微相繼而作，宰相之權始重，而國體元氣索然矣。獨有革命，儲守之權，正孔子先師之說，却中外院問之，和蓋無人意然，小善蓋能掩大開乎？是言謹其政，智備周禮以文，封言竭四海而興止，本與獻縣案入祀紀，帝而者宗親為位，撥之國流，經義可乎？不可乎？言既見殺，蓋更象約政以制臣官，以和剛雖子格，雖細糾八柄，四雖處子，楊地家毀子，非不孝也。徐文貞扶持國體，保全善類，改召正人，漸次振起，顧命受遺，則數荷皇哀痛之語，曰：「夫人之心，是言諸臣存者，言用死者，惟維補社稷，蓋長之計，不可也。」文貞引退，為缺，雖雖職，既復盡，值和人不知張居正已既為增而奪其矣。

聖主冲年，居正為下任意，唯史巧，故前制雖神克通，官候狀類，中持其權，免天下應然，惟知有宰相，不知有君父矣。至于奪情，固寵，職職忌諱，天理正法所不赦也。天順其命，家籍子政，好選，雖與英嘉廟，初月非人，雖歸官寺，而舉保州為國慶，大婚之臣，年入還京，亦可美矣。烈重和社太阿，斷而青居，無臣制，少降為狂，在職子中，武陵構亂子外，鴻訓改初，幾廢，皇水到金斷，遂選，賜奉局，因有萬有餘，喪獲之，任相與相之任，國豈不憂哉。

無安性，康守不可，以和當國家多難，景星，聖聖中外，後改安，雖短子才，能治，詢二王，故老，賢賢，臣正，宜其力所可為，史謀，逆駕，潛然，挽與之日居多。

性思成化中，以直隸居鳳陽，弘治，成元，召選司禮，預開制，政孝宗信任之恩，首白為安，不惟人望，王怒以難才，海落，宜然，安進也，上為霸安，召怒掌吏部。

林俊以初，曉曉下獄，事且莫測，思叩頭爭曰：「自古未聞提煉官者，我祖宗大開言路，收服，治治今提復，將失天下心，不敢奉，如當宗太怒曰：汝與俊合，若私我，不然，彼安知富中事，舉硯海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素思脫，爾解，爾哭不起曰：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思使前，撫撫司曰：若等，福舉，手合，探，提復，死若等，不得猶生，乃還家，不復起，視事，富家，遣使，召之，命監，調，理，復，微，得解。

時星，慶，難，得，奉官，為馬監，張，敬，藩子，上天，馬坊，得奉，不復動，初，願，思。

言其故思大言曰星之示變焉為教聖域新吏法外官何能為今自欲
正法汝又來陳之地曰當時學汝指其席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法
一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故素職責又老輩也聞其言憤然不歡
事歸而死

晉陸遜實石欲得魏撫司命思傳旨思曰魏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
美遜奈何以貨得之不肯得上曰汝達吾命乎對曰非敢違令恐違法
也上乃命魯昌傳之思曰卿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乃授意于兵
尚余子俊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取思歎曰吾固知外廷之
無人也時每御史王恕逢上疏切直思乃獲之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
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通言者爭事數切天指內臣為刀鋸之慘重焉

大想思曰彼言是也吾備本刑斧之人又何怨焉

初內藏積金十萬若千萬美累制備以備邊未嘗校實成化中梁芳嘗
與等作弄技淫巧神祠宮觀之事與千是十客俱聲應上一日指示芳
等曰皆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芳即言曰臣等為陛下造如天之福何
謂虛費國帑三官廟廟靈言之類上不得曰吾不與汝較獲之人必有
與汝較者蓋指梁芳也芳等懼因欲動昭德言于上易為立與王以保
富貴昭德信之上聞召懷恩懷恩其意思免冠中頭曰奴婢死不敢從
寧陛下親奴婢無使天下之人殺奴婢也伏地哭泣不起上不得無守
鳳陽陵恩既去雖之者重焉恩懷不知所為詳之閣下萬安劉吉懷
然然不對上又有言焉懷恩自經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震

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壽東宮即上壽
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知為太子選妃無他意矣

重喜臨難為藏大懼持攝方正有儒士服補孝廟于東宮慈通以正殿
則開說五廟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及留者監國情樂四番老
矣安望富貴得天下有賢主足矣矣富宗實錫東宮五莊曰天下山
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利竟解之東宮嘗呼為老
伴一日念為麗建進見吉至數日老伴來矣即以孝殿置東宮上吉說曰
主得無念終子曰否諸孝雖耳其見憐如此東宮出攝必使左右迎攝
攝官攝畢則攝官云先生吃茶而茶張惟不以為然吉曰攝師重傳
禮言如此

世廟初即位一日問司禮張位欲問內庫觀劇制儲君位晚奏曰自有
歷年冊籍可查不必為表親問上乃罷諸內侍世之怪曰這實貨易以
惑人不當與皇爺致目恐成其欺飲之心也

神廟時確稅四出大為民病偶以不豫出羅機稅及命輔臣行赴廣釋禁
諸事某日病愈諸事遂從侍稅諭已出上悔急令進之天監苗義謀曰
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起與歐手乃義義不為勉一貫恐是微前裕義
味之始更言孝義都御史張純約日奉行且嘆天下刑部捕地微項
再捕亡何而留裕余子俊之子懷恩張手殺之子孫裕沉一貫之子苗
義吾不知孰為君子孰為帝也

天關地限人中五馬是以聖人通神明之往來五極位育之權係合
首出而陰陽無伏愆念弘崇順而後谷無崩焉其不然者譬之粟
著于星曜玄黃之數見于川原輝奕之慶見失清寧之自然雖曰
天道是人道通而五行五事實本其義所傳雖曰在傳德不務險而
王公守國審言辨正 其于陽言 義之篇此位其責者惟居惟
相而體其 者法道法天惟義成典與相輔相成而體乾未卦乾與
備象照輝騰而約玄也集法象第三

方容之曰分野之說于每米之而本通夫天運而不息地一成而無變
以星初求合至靜此其難通者一也若以為形象所主必有相當象類
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況天之一度當地之九千二百餘
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確聯合也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
言之國學交廣東通英會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
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當清時志見載南極老人星下
尚有天星無數此已明矣而士利瑪竇為西國一載中國所常見者一
載中國所未見者如海石大鳥金龜小半日滿刺如者滿刺如國始見
也按天官書曰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注曰甲乙五海外以遠不關
中夏事故不占也下詳兵部老當言所屬諸國惟地上之物有異耳其
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極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因此益知
以二十八宿分隸中國之九州者詳也

西士利瑪竇云地球每度二百五十里主星異三百六十度為地一周

九萬里計地面至中心隔一萬四千三百十八里零十八丈又有九重
星下者日月輪天等而上之曰辰星天曰太白天曰輪天曰熒惑天
曰歲星天曰填星天曰三垣二十八宿天其義又者四宿動天相去至
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而止此九層相包如蔥
頭日月星辰定在其體內如未節在枝因天而動而天體未明達達如
琉璃之毫無隔礙也又云日輪天子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一
地球天子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各星有天子地球百倍數十倍
者有小于地球數十倍者皆以光所及遠近推測得之遠惟曰利公自
太西洋海入中國至雲南平壤見南北二極皆平轉南過大浪山見南
極出地三十二度則其派與中國正對矣又以地勢分五大洲皆經歷
足跡所至與郭行九州佛氏莊嚴海慈憐之說不同古所未聞也惟
星金水附日為輪其言曰天子地百倍倍千不謂然曰光甚烈若如所
言人在地上必多燭死其言曰天子地以地影畫而言之也不如先嘗
肥形畫度不可以直陳

畢星伯曰萬國晝夜時刻長短必以北極出地多少為算出地極高至九
十度而止而晝夜長短迥異則非中土可得而見矣以夏至論如廣東
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則晝五十三刻十一分夜四十二刻四分京師
北極出地四十度則晝五十九刻七分夜三十六刻八分蓋京師北極
出地高于廣東七度半晝長于廣東六刻也自京師而北出地漸高
則晝漸長如出地五十度則晝長于夜十八刻六十度長廿八刻六

十七度與四十八則無處矣出地七十度則自夏至曆大暑六日全為晝無處矣出地八十度則夏至十節氣百二十日全為晝矣出地九十度則各分至由晝漸長年為晝矣如冬至則晝夜長短反是地地而晝夜無異人其悉天周略中今人見六十六日為晝及半年為晝之說以為荒誕不知此極高下隨地各殊而晝夜之長短因之地理之一定不為前人已有之者則難其題題者曰北極之下六月見日六月不見日從春分至秋分六月常見日從秋分至春分六月常見日見日為晝不見日為夜人其然曰凡北極之左右物有半生晝半夜註曰北極之下從春分至秋分為晝從秋分至春分為夜故曰朝生暮死如青利幹之辭然即曜數部之曰沒即出史所載與此符也

唐貞元年中辰至洪武元年庚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部子補克得天地之中數蓋危之時在日甲子己丑發辰甲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圖甲子至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四千八百八十一年元時元明有日夏而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極之初六故推元至元甲子為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極之凡三也

洪武三年庚子天監為欽天監授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曰五宮正至天文生各專其科詳焉五宮正理曆法歲進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通甲曆御覽大統七政度曆凡曆註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五十二事士通曆六十七事書臺郎詳

日月星辰之體次分野以占候律曆正尊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聖意正如漏孔並為漏澤管為利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曉于晝正春每年二月初一日運曆十一月朔朔大統曆子百官又選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宮門御屏上又賜諸王有中曆者布政司皆禮部降敕天監印以所造曆布民間

開初曆有變奏受封祈禱求醫藥然度水登高履險收散貨財等名通曰宜不通曰忌與今式不同洪武中解瑞上封事有云治曆用方尚然神天然月德之類最為不經但宜中播授之時不必周忌陰之日上嘉其藏而未行

萬曆時南懷少李之集上西洋曆法略言運來臺官失職推異多謬日月

交食既差定附定氣皆所伏見大西洋諸日履歷表等云天文曆數有中國曆所未通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底度分不等亦道所難天項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常有南常有同圓圖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其周經各有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多從地面測之覺有相逆

通候之異又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刻有兩重之天
 動運不同其一二度廿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二十四分各有
 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日又政補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
 每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多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
 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日太陽小輪
 不但量得通候又且測得歲下遠近大小之異又食多寡非此不確十
 四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
 之又皆不同蓋此二者食分乃當十一四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
 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十二分而以南北相
 去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萬減差十二日食與
 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
 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異差時漸少十三日日月
 食所在之言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同茲特刊十四日節氣當
 求太陽高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計日
 角分凡此十四事皆前此天文曆志諸書所未能及乞細下禮部並開
 館為游目麗地載等所有應法擇出成書其于鼓吹休明不無裨補
 也

正則有章軒輊華湘等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襄靖刻使解官路等
 建議改正則有新正已周海關相等是皆明如守敬舊法未盡善如
 去年通載歲節守敬而在亦須重修改也于是周程層層命少宰徐光
 政督修曆法先敕上層法修正千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失漸短
 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五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
 皆多寡少漸次改善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至以正氣朔異
 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如減其來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
 日躔異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通候異東西南北高下之
 差以步月離異五審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通候異建極
 遠近之數其六審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通候留逆伏見之
 度象而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異七推雙黃赤道廣狹度數審測
 三遠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拒之度以定交轉異八議日月去
 交遠近及真會以會之因以定距年時之異率以定交實異九測日行
 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得之改因月食改知東西相
 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異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度數
 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昏晨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
 之漢西士觀華民觀玉函等同修

四月戊午望月食先敕奏言日食隨地不同漢安帝元初三年五月日
 食史官不見遼東以開五年八月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開食食在早
 陽見于遼東食在晚陽見于張掖故當時京師不見雖非交官之罪而

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審也且特從與地圖舉推步間

與各省今食初虧度分時刻方位云所著著續曆書約百卷

洪武二年十月廿露降于乾清宮後花園松上宗憲作頌 六年正月王

御武備使周叔齊露于宮中或以禦器昇雲宮主月金杓煉水二升

以露枝之須臾融化成以露膏上致一露而分賜與中丞徐寧督善家

諫曰此天地至和所賜也卿等職之去沉痾而得進於其味甘如醴而

不厭其滋滑于口而不難一入口間神如鬼見等士甘露漿詩序八

年復見有御製甘露頌 成化庚寅春上祝爾卿露宮甘露降降瑞松

柏取賜百官刻且進甘露頌 嘉靖中甘露降承天殿樹以賜閣位夏

言謝表有曰露解水壅蟄仙掌于靈中嘉泰漢甘露珠璣于林表德金

星之沆瀣疑玉杵之玄霜

洪武元年八月建業天鳴如河傾海注乃降教 成化壬正旦中時中天

白氣宛轉如一日蛇漸升漸消且雷思有聲如雷蓋天鼓也 嘉靖中

天鼓震西北俗云龍雷響 隆慶五年天鼓為人謂之天鼓謂云天鼓

雖難叫有來沒人要夏承華賦 萬曆戊午天鼓鳴田野先生作天鼓

奇

周初劉基為太史令值歲感守心尊臣憲懼基客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

次日上臨朝即以基語諭群臣心始安後大旱命基撤簾臥凡平反

出若干人應時大雨上大嘉泰因奏請立法定制上從之 惠宗時變

歲守心程濟上書曰兵起北方期在明年期止勉其安速招徽明年靖

難其起乃釋之

中台星所古以為大異至國朝常所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未制不立

宰相之應

宣德中一日奉中時天裂西南視之若十餘丈時時微無翳內外際畔了

然可容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留極良久乃合

正統十四年廣東巨盜黃華破城越入海作亂聚至十餘萬得脫解

王次年景泰改元都督曾興等率兵討之有大星墜于河南岸天文生

馬誠隨行以所告告曰四句內破賊必矣至期果大破之蓋星伏誅餘

黨悉平先是黃華聚眾所外竹床生葉因起異志至是大星墜遂破

擒獲然則星賊亦顯大厭不偶然也

王振擅權盡敗英廟北征初出師金星紀元明日史家四塞又越二日大

星紀土時致天監正彭德清應役厲聲斥報曰象時示微不可復前若

有疎虞誰執其咎振不聽以及于難

宜興縣要殿創建時雷震其柱有字三一日詩來漢一曰射約記一曰詩

米漢謝石之已字皆則書大柱尺非筆非隸深入木理正既間周文襄

來游見之戲命射射約記三字隨射而字隨入乃止後鄉人恒慕指以

去云保之可以已瘡

天順戊五月京城大風雷電而雹拔木壞屋走正陽下馬牌于郭外會言

祥之門大樹皆折石亭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是時有等侍功忠懷御

史楊理初之上謂徐有貞及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今部衆

實于是十三道如史張聘等合狀附奏而兵姓天無附事皆以告之手
與吉祥拉新上怒收賜璽等下詔縱遂解下自負賢于獄是夕遇大風
雷雷之變翌日即故出

天順間陝西臨洮府蘭縣鄉民陳魯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開上帝冕旒
宸袍臨其下儀衛嚴肅立者甚眾宮殿欄楹彩耀目疾呼家聚視之
雲帳金案

歲化元天而黑黍于襄陽祠之盛祀及是愛地產兵家也時北方流民
聚山中凡數十萬叛逆傳既兵計之請其巢穴溯始靖王聖陽子
星城馬長史家門中初隱地其尤理理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家人以
杖敲之遂破成穴穴而漸望乃成一石

弘治最爲亂世而已自庚戌間一時妖妄如陝西康陽府西石無數大者
如鵝卵小者如雞豆實說衣道雖利村不休息之害矣又隴石如西
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華人以其爲一城之人皆寢地所又守
往來天門間人馬百萬自下而入又前州守臣奏聞在既望辰己之
際忽然雷轟大雷迭然風聲狂住屋瓦皆飛書先見聲見空中雷神無
數則狀不一皆被中寶各執其誠無刻斧推還無端日旗幟成螺紋如
蟻蟻人赴空中移時復降下其震死者有手足分裂其處凡九人又震
死者十九頭亦皆有足分裂復振去舌又在地震死者人牛獲有十數
攝上而復攝下者八九十人皆無恙此亦從來未有之變也

弘治庚申四月望夜半行者見星雲出北方出紫垣輝五南宮未幾白

司寇昂先去世位而徐司空實徐家伯境周司徒經唐太宰清相繼去位
五南宮之應不爽如此

乙卯六月縣縣而星履陰度中陝西涇州西寧衛地方天降黑星遍地無
獸人食之則能開如史傳一柱表聞

弘治壬戌會試京師有書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曰能知何處曰文星
在雙龍書在湖廣祥陽晚晚命占之曰四文星入楚漢入秦浮龍書在
陝西矣是年會元當輝楚人歐元應治書人

江西是聚爲蘇州通象臂之學弘治甲子云夜觀乾象明狀元當在此
顧東輝欣然自任曰爲我矣已而果然

正德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雲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
城人馬洶湧至攻城城中人應之狀明年東漢反而轄之兵自外攻入
是其象也

正德以雷之聲人爲偶然此未當大遠之變嘉靖中有弟遠其兄者忽雷
震見紅袍金冠人入其門見驚避相過于夫妻交臂過身若火災其弟
避桌下死而僅立桌正又許張觀明州街兵也事四年一日與同伍十
人駕舟抵鹽北渡江岸應一聲聲人船上江岸皆震死獨船中忽
無人事而即有人獲之去死所三丈地而能惟大船隻手先而段卓于
宛所子以聲即見客臨滿邑中一小吏與婦同居素不孝時時詬罵一
日大雨中自持屠刀而西客食母少延遠又時時詬罵屠刀上聚
至數場中震而死有無寸縷圖邑僅得叔子聲皆往視之吳天不遠是

可以偶然二字林枝柳惟是巨軒大落每滿湖而聞里鄉民悉從如
得幾起人觀瞻當以此耳

金陵一民家被雷先失二人編求之乃對坐一空爐中其雙蓋並相結

諸如史書觀客入通雷震先編求者皆製成細條圓狀如一又雷聲

一傳殿而鳴尾皆失蓋蓋首尾而石灰泥撒淨如掃而瓦不劫松

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屋鈴皆失其舌夏後乾知新塗無有一山

雷神甚靈其書新而雷而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雷爪如鷹雷三盤

藏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深入寸許無

一損差

武家書陽和城方立冬天而水竟第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

第四大同又明日連映以衆圍陽和而無二異駕未出也乃知天心

之仁愛

正德初慧星掃文昌占云他在內閣未幾逆瑾敗首逆圖目劉健相連

一時凡卿臺僚無不被禍不獨內閣而已

七年江西餘干之仙居舊歲雷當以風而北方有大箭墜旗杆工如

燈籠光照四野有卒擁其旗大旗上竿頭目發號擊之其大四散各寨

槍上皆有光如星墜而城五月庚申為各北寨槍上俱有大三月山

東臺始置廟夜鐘鼓自鳴大起雲工樹端而枝葉無恙廟宇燦而神像

如故 崇禎中李雄自為天津提撫早起開練各營刀槍上皆有火朱

與東兵深入駐天津外鹽販者旬餘

正德十三年五月望來中國常熱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
冥至食市村來雲而下日光如炬頭角鱗甲皆現為雷聲雷後而風

居民三百餘家屋宇餘間席卷而去船千餘隻墜地盡粉瓦石梁柱星

散四散驚死者三十餘人至暮自東海來雲而去是夜虹雨如注五日

夜乃息

嘉靖元年七月海風大作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摧拔至晨早風聲驟烈平

地水高二丈餘江海為一茫無涯岸沿江和權處皆漂溺人死無數

父老相傳大水中大光閃耀轟若萬馬之馳百年來無此異也按史載

風赤如血蓋知風為陽氣本無形也惟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

色可見而赤如血陽之色也夫光閃耀亦是此理

三年正月五星聚奎星但太陽未到官耳至十六日太陽躍空初度木

星室四度大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室七度金星

室二度此天文所罕遇者占立則地有修建之事

十一年八月慧星并宿開二歲三見未幾永嘉罷去時時日石崖唐州

朔明善禍從地出顯以公紀號主星離并宿張子敬災自天生

四十一年六月天西北雷響於之度思墮物如升圓而長上鏡下大其

色黃白下有紫赤光扶持之良久而墜瞬息如斗如數石驚諸光無微

毫芒將至地作踴躍狀光彩起伏者再聞漸漸陽所見皆同是年六月

祝枝山曰嘉靖丁未六月庚申大旱河底生淺旱赤地十里至七月忽大

書兩學製甚有民家神廟合抱亭折一大枝既而視樹下地工有字模
徑五六寸長二尺餘面紋如指欄入主幾寸其文曰子乃言非象非算
雖經雨水街道而不漫洩真神言也以紙摹得其文

田家新口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朔小滿天見甘露降于品松竹葉
上摘而飲之如醍醐甘能國作詩云仁澤潤天福何言此降祥來清國
沈澹瑞應開松實翠珠生彩霞衣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瑞勝飲瓊漿
後數日與諸友遊適品松忽過甘露從空而降時正午天無片雲時子
久作詩云忽有海上丹丘駕獨過山中輪翠房樹水珠如弄彩時所
至葉盡被香祇宜相客分甘飲飽勝金盤屑玉雪況是此邦耆舊在定
如仁澤預呈祥

隆慶二年元旦人風走石飛沙天地昏黑湖市新馬頭官船大起沿地民
居二千餘家官民船隻焚者三四百號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民間
此言無遺婦女皆謂州而來人家七七八八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不及
擇配亦送而迎去夫之家亦皆不免偶一貴官抵北關設三炮民間愈
驚曰朝廷至矣倉忙無能官司嚴禁不止未幾知其偽悔恨數已無
及矣此風直播于江西間海而止蓋其為風命令象又為少女親自大
出散元旦先大而及及家人事曰四氣官亂風又曰家逆同志至德
乃潛嚴異風

六年二月庚申時天忽大雨雹四月又大雹人見黑霧中一物宛然大
可合抱黑形面目閃電水雹隨之凡屋皆飛次日竹枝為雪擊死千萬

自西北直去東南北龍電也傳曰冬之怒陽星之伏陰五行傳陰陽
也 是年四月使西涼州西陵衛地方有疫風忽起將本門砲樓擡起

跌碎樓下相將軍原口西尾末被風摧折口南尾北樓日揚一社未開
神廟時有無須男子許充乃使直入乾清宮上令執訊江陵破借以編為
聚會當時忽風沙大作雲霧四塞水電不止京師震懼軍乃得釋四
十八年東方有白氣長垂天曰至元龍主兵是歲清撫關張官臨
天殿甲子二月濱海日晡有黑日墮屋是日晚聞空中吼號如千軍萬馬
交臨之狀千百萬龍蛇之聲震天地舉邑驚惶四野大光遍地城
下萬民叩關求入時湖賊方報縣令人心大恐移時方靜越二日始知
從蘇州日嘉興縣海鹽其聲愈甚漸過海而去老人言是天怒

王惟叔曰神廟丁丑長星之變亦則舒芝數天拍拍有聲終月不止說者
謂是龍珠尾指東南當有兵北徙十餘年漸中多故車士聞廟奉營兵
變起十月經留繼關入督府拉兵中亦出而望廟之遠張司馬歸味往
未至而又見民變起于緬甸大夫村民聚而劫奪富家者稍以便宜定
之其後貴族士又屢屢不運如嘉和湖園控有司學使者不能制而人
愈聚晚忽為亂前若此似關連雖遠起起定然亦多故矣

崇禎五年天早上出步梯次日有旱魃二形如龍同如蝸圓如俗言當公
而無伏大通橋下土人擊殺之

九年當國市民王姓家雲而重曉震聲甚厲偶觸家而驚踏土書二
字不孝地日重地八字響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

難去順之自強

十一年四月庚戌去月僅八寸至地逆行凡八度轉于五月五月庚戌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司馬楊嗣昌言漢元帝時月食大星而明年呼韓邪歸國時月食大星皇后馬氏能冠冕提官國而功自當雲馬援不與此與月食大星當時月食庚戌而四興以魏傳來降宋太平興國月將庚戌而明年與師滅北漢今者月食大星楊事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昌和治而歲外必有災而不害者何止何補創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補虧則刑見庚戌誠改錯利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如省刑今庚戌之禮極矣部司議有止于重辟罪人而未結之案先後累案相復進而則為楊嗣昌雖難援引出何典就其言是武故

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統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遼寧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救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延永平皇石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且更不知其意所指斥矣嗣昌上疏自理但言科目以危禍中且不復及通市招撫事弘光時吳興奎見東方長庚星光芒則燭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甲馬形似闕闕象又廟門皆災陽陽祖陵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自秋至冬烈日如暈在赤地而弘光深居禁中飲大酒御婦人內則回戚而望外則為阮諸奸屬當督軍撫者如其不堪旦夕矣

古今疆域始大于漢蓋濶于唐復狹于宋我朝通于宋而不及唐江南於省咸自漢武伐後始通中國而越國粵以次歸附而粵則異西路

進兵之地也唐含有漢地分十道十五道訪使南北萬里東西萬七千里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只有邊四萬萬里路一曰營州入安東二曰雲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貴遼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回鶻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致來里安西至安西共府州八百五十六家北失燕雲山前山後十五城于遼西北失銀夏靈夏四城甘肅鄯善七城于元昊西失松慶十一城于羌南失懷靈金吾千餘氏本朝北番于里之東勝南東二千里之交趾東北番五百里之早順三衛北番嘉峪以西二千里之哈密于唐為不足矣

高皇覽輿地圖傳曰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古所未有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版圖難偏正當戒慎夫今人心惟德是視財以天下而亡焉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莫在地之大小哉

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邊沙漠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除邊戶外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戶九百三十五萬二千一百五十五千八百五十八百零一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

高皇雖定萬金陵原都汴之意元年詔曰江在開泰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國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三年以燕陵府乃龍興之地改為中立府定為中都新京城于府西二十里有萬

廬山皇城宮殿宗廟省臺皆備後上謂某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是都之地且人民洩散不可重勝與藝藝之而劉基言于上曰臨津雖毒卿然非是都地于是改中立廟為鳳陽廟治于新城以舊宮同館為之因在鳳凰山之南故名又方每古院始立時曰相宅園方獻選宮疾選使國中諸父老猶幸望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苑而中止也

上嘗御禮有殿間吏曰北平吏部可以控制胡虜而道持東南此今南京何如修築旋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圖備曰在德不在險于是中止又御史胡子祿請建都關中以漕運艱難不報及永樂以燕王起于北平後遂改為北京宮殿成仍稱行在正統辛酉始定北京舉行在之稱

太祖建都金陵放于兩書陶安和而金碧峙處祖建都北平起于兩書李至剛和而姚廣孝弘治中興王泰編臣周輝府地非舊址建都黃河溢乞燕臺等王更所封地方乞將湖廣安陸州指賜與臣況本州舊有據王等府墓為改遷孝宗從之今缺陵之而五臺野古言天子墓今呼天子岡後嘉靖由興府入建大陵乃應其兆陸安陸為永天府仍曰興都而南京曰應天府北京曰順天府

丘壇山曰太祖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太宗徙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為其馮于西北而金臺為其繼建是兩京所以完中國治足食足兵擇形勢之要而為四方

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饒而北之其為無敵于天下矣然北近朔南太遠非所稱居而應四方也使吾中國設備常如祖宗之盛可也倘有不報則形勢與漕運皆有可憂蓋疆野無定形疆無定理則當方興之勢與承平時然之世固備獲也世廟繼繼國治而邊塞備供歸國或為其故近郊九門為之重開陵墓為之震驚而況異日乎此言不幸而驗痛哉

王三原漕河通志略云元起朔漢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元至初賴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運水至中漕今開封府早臨陸運至洪門為大馬房漕渠乃渠水入御河之處也其難蓋不可言況運量不多不足供京邑之用于是遂有海運之舉而風濤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濟州

開河分設水西北至順城今之安民山入清濟或清通江淮漕路東河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其後海口沙壘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郭仲勝等定言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為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然當時河道初開河有猶狀水亦微細不受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不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後至三百餘萬石而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固初定鼎金陵惟建都通御河海運至廿四年河決原武漕運安上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北京初建後運由江入淮由淮至黃河水道壅滯武發河南山西二省丁夫陵運至新縣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

雖獲濟州同知劉叔正以州民往北逃避軍需站數苦關道會通
所以省民力河東而司司空家數方督工建官能通河運而海道于
是乎蘇會通河運之初又得平江伯暨輔理以底于厥功不可
沒也

河自龍門下流至于崑山而至豫州地勢起而河無安流故河之決
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便金淮即北衝齊魯僅金淮者潰散于穎
亳徐宿而害在四庫所界者潰散于曹鄆濮寧而患在運道漕近
而有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海道漕遠而自小決入淮者患大而治難洪
武初決原載自賴者入淮至皖中決聚傷入漕漕沙灣入海景泰中又
決沙灣弘治二年決開封入淮三年決原決支派三一自封丘下衝張

秋一出中牟射氏一溢蘭陽及歸德瀾至羅五年決張秋七年又決
張秋嘉靖十九年決龍川野灘同四十四年決海之虞雲楊萬恩五年
決崔鎮廿五年決黃岡口崇禎十五年決汴成大板決口必在開封南
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文蓋合大河以歸一泄物不難而大泥水
又泥津多障礙二漕之水行開通之憂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亭下黃
魯湖海黃河所向并奔漕河堵水盡流入海故河決之世陵則病水水
則病涸壅則病水土則病涸壅壅水漕河病涸一竭而水金河病涸
而視者謂河既決自豫決兒入漕遠海何不蓄泄俾蓄決地歸河北
道通濟寧下臨清直沽清與河合漕不病涸與河分漕不病溢塞
豈便也不如黃河漸漲千里一瀉猶不能決於時思漸瀉而漕水千步

百折委行盤曲河直難轉轉行于苦沙廣濶創以伸河暫取順順之
地為凡周之險也無才矣故唐河之通否無工策史冊所載不通三載
曰決曰洩曰塞塞在上決洩谷數滿是也決在下潰分支洩滿是也洩
在河身塞運固岸使之安行是也決近上策神為其補凡河實集北故
如海委地運民費以鉅萬已難言之近世以來凌塞發行將有自損水
平機乃可治決止乃可堵決此先塞後洩之法也故力舉數款全視
聖塞決口而徐濟河之決水運乃平劉天良言河運不治乃修築堤
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洩後塞之法也故力復舊河據家
洩殺水入淮又決洪河出歸運亳州入淮獲華長堤起豫運徐衝決運
止他如潘李劉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攝一魁之首開武撤次張興

皆良策也夫殿都帶河累臥廣運武州杜官飯時決外明之世河忌時
張未嘗一歲阻運者凌塞之力也凡河故道已不能將漕河一戰勢不能
廢然則塞洩之功與河興始矣

大為治河事今治河雖大為時直欲除害今并欲興利以故甚難既欲順
其流不逆水性又欲得之以漸漕運又欲保漕而陵陷無衝決之患非
大塞數百里之地不可蓋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千不能徙溢生千
無所容其原由千數國非一日矣為黃河潘城滑州孟州曰水由地
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乎此數百里地先作湖堤以蓄
漫決其次則漕河之廣微江南封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得
其淤沙而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乘之得具

除或功有員在事故治水久未就功開于壬寅書來未日分水勢尋水際
或功于是先開數引水壩為各支流去而時歲遂通焉上床彈發處
不得乃投以物使人于數十里外候之物復浮出如是數處或功曰水
漬則不覺物浮不在是至一歲不浮曰是安有封塞之其如開一僧有
道往揭開之僧曰聖人無欲解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所有龍窟邪龍
所欲者珠也乃鑄長鐵柱洞空底實而下水始受塞遂無平陸

有員作操掃法相沿邊之碑竹大為端薄實之土石視其墳數十人推而
湮之使不爭漲又深為渠引水入之度每歲近置開陰以金堤環狀之
首盡大壩之野趣花警樓上接漕湖以達衛沁周報其怒流隨平命渠
曰廣濟渠則其渠同春開乃上下揣比以次啟開流之溫溫不順者堤

中

之堤有潰長矣客為文于是水不得東益薄海北出村漕治既成又
大作堰其上堤以水門堰之堤堰之塞三十有六尺又十分其長以為
之厚門之廣視堰之索而厚二十之堤厚視門索視堰而長百之其疏
視視水之性而渠闊乃少引之北機作開龍灣純淨機水過丈則泄之由
直沽以達于海又以城直沽堤置金堤焉且與水相觸凡沉之數萬斤
紅沽中河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縣會運河而汴城南之新河決劉
東山奉命往治施功未竟欲潰清泓人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堤
覆堤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張榮澤探家洩口舊河東雖來仙鎮下至
項城而後備有河決潰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人夫浪濤瀆廣使由汴
入淮可視上流之勢又黃陵岡會運河南鍾魯縣界口下通歸德

丁家道口足以分視水勢然渠進口以南漕潘然阻以北淤漲將平計
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乃淤漲深廣使由歸入淮可視下流之勢
水勢既觀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築之堤不能保其不復決既塞
之堤不能保其不復決乃是時東山駐在張秋將指心怯下五旬而事
竣

陸慶中治河有潘尚書李制先是河決於城崔慶之開運道往來議者以
為軍潘之下河口淤淺所載乃據潘廟潘潘無從施功則復議開一
道入海潘集既施而河塞如故潘公繼之以為河性渾渾自遠不有分
流以入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乃排衆議廣運潘東之潘潘水迅激之
勢以掃舊水使不得壅塞矣其地乃黃陵岡在陸外東運堤蓋潘水太

下

急故致崩潰至運堤而然般來開于運堤上為減水閘以瀉之于是
河勢無所之日相漸薄沙隨水去入海而運道復通

潘運道理之略京口開而漸舟入江謂之浙潘高郵舉堤而江船入淮
謂之江潘入淮以復謂之出黃初道呂梁洪舟行有百五十餘里雖
開管河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北潘之入口而南陽夏村皆
引潘湖既道潘寧而湖潘入淮謂之湖潘而從此官會運河矣由天津
開至臨清五百八十餘里而潘潘入新潘之出口而會運河矣矣新水
漸漲至臨天津謂之新河漸潘入海潘水之淡謂之白河白潘能入淮
通通州矣

為黃或石礪石入于河今運洋運道也浮于注道于潘潘于清運道于河

白報某書

運北軍勇擬通海運略云：載咸擬定蘇燕京辦運大計，一由河道一由海運。至承辦時，平江浦、陳璘、開清江浦、高家樓、開會通河、戚繼光、由河運。然海船難通，海運亦難。由會通運，僅一二年。海運一次，是莫為慮。遠矣。弘治間，大學士丘濬請于無事時通海運，故遺興河增設行船是。辦基大小，目工早請海運，竟未力行。正嘉之開河，思益劇。每當它濟，塞集工程浩大，上下官忌，丁大勞怨，故塞于和所開。非小允塞，皇上未納。故運臣等會同封庵，臣等勒得原題海運，由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民船隻，經行廣大，委進行運。又為得中，親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商人至商民船隻，經行做販，魚蝦

等貨往來，不能以一難行。運臣等早夜思惟，大海風濤，人誰不知。然海人行海，隔陸人行陸，情海而行，亦難。海而渡，開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過風，可候岸上人烟，舉目可望。行遠古候，自無地處，積及今以河道為正運，益加難。理以海運為通運，蓋為現履，再照海防至重，沿海鄉所疲玩，咸久不行。海運東防，海防不但有裨于國計，兼有益于地方，融入糧可而竟不行。

海運非遠，以代漕。然開此一路，以為漕河之制，未為不可。今自登州、直南、大洋、至直、洛、得、其、道、路、以、備、改、自、直、南、始、至、直、南、者、大、島、靜、海、二、衝、之、東、南、洋、也、海、船、至、此、轉、折、島、嶼、收、入、倉、一、設、此、通、疏、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後、劉、公、島、二、百、餘、里、周、南、風、為、順、風、一、日、而、到、內、可、小、

灣、泊、十、處、當、此、時、二、程、自、到、公、島、西、行、進、望、萊、蕪、約、二、百、里、周、東、風、來、北、風、平、日、而、到、內、可、小、灣、泊、四、處、此、程、自、望、萊、蕪、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而、北、備、倭、外、洋、也、進、望、萊、山、島、而、後、沙、門、島、一、百、八、十、里、周、東、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三、處、此、程、自、六、十、里、自、沙、門、島、開、船、西、而、進、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周、東、風、平、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二、處、此、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萊、蕪、島、直、而、投、大、清、河、口、約、四、百、餘、里、周、東、風、來、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二、處、此、程、自、三、山、島、開、船、投、大、清、河、口、約、一、百、六、十、里、周、西、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三、處、此、程、自、一、處、七、程、自、大、清、河、口、投、大、清、河、口、約、二、百、餘、里、望、見、直、沽、俱、無、此、運、船、所、行、與、倭、船、共、之、者、也、

王守溪曰：舟田之法，江南信不可行。要其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無阻，望皆不起。料使要得占為庄田，于此略指舟田之法，為之，漢、唐、宋、清、公、私、有、分、早、漕、有、備、不、亦、善、乎、而、世、皆、以、為、不、可、行、即、如、河、南、張、惠、王、所、理、山、東、齊、宣、所、理、滕、縣、滕、文、所、理、也、孟、子、直、漕、不、知、事、而、以、勤、王、君、平、姑、于、此、先、試、之、自、一、鄉、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憂、事、不、擾、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為、守、令、假、以、使、宜、不、拘、主、法、不、求、近、功、不、聽、諂、言、乃、能、有、濟、不、然、難、行、也、

萬曆時，周用嚴言治河，望田事相表裏，而不治則水不可治，田治則水治。萬曆至今，治水必推神為然，為之自言，則曰平決九川，距四海，濬澮源，川至孔子推為亦曰盡力乎漢，漢而已。然則河應千七百，年而不為中

國是者實大禹力導之賜也故自禹至殷歷五運以備河地溝
雖小壞然無礙也至周定王時溝洫之壞矣而魏然猶未決也至
秦國修防廢井田而溝洫掃地至漢而決水雖多然猶未決也至
河決決不可勝紀治河厥責以難為計其治法不過築壩之而已溝洫
之敗無聞焉夫以數千里之河決五六月之霖潦堤防而下吐洩不復
震盪衝激乃僅僅以河而圖封之滿河與直隸徐州縣百數里之河
來而委之灌其不至于橫決者幸而已矣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今
自陝西而東至山西而河津古所謂積石龍門也其合涇渭洛沮沙如伊
洛澗瀾諸名川之水與細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今無少異也何獨大
為龍蛇之安來此之故連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豈不能保之于數年
之間此其由于溝洫之不修者明甚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
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望是一舉
而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而得之也今河南州縣雖決決者脫
故溝決耕者不得收穫而耕種猶稅如故中土之民困于河
極矣至運河以東濟東兗三府州縣雖有注所洩也等河與民間田地
曾不相逼注每年春山沮洳山水驟發則漫為巨浸潰城郭漂廬舍與
河無異一值旱時則又無險阻渠堰蓄水以待息運故舟楫之阻四五
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草莽皆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今欲修溝洫之
政非擇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順順而直隨其所向自為
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蓋科而從委之海而已遠謀不可以律效美

功不容以律施今若主繼果以精工集人力以効天役購置機以獲
積務專委任以責成切特定論以堅身振無以疏遠而聚眾張無以
利而生阻視則治河裕民之計也溝洫既平豈止河患可平民利可興
節第一有或欲盜賊之機亦將避足相顧而不散積又推其法于諸邊
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雖千居民之困不惟可省餉饒之費溝
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備于農功資人和平地利者也此誠實
可行實實當行有五者起也孰法焉其利溥哉
北京玉河源自玉泉山派經大內出都城東南注大通河一以入禁渠一
以濟漕糧故官民不得擅引著為令城內止東鑄衣衛家分一脈作池
相傳樹隄英皇北狩上偶執水灌黃龍樹注曰此水百里外負來者英
皇臨口苦道者食備家水用不盡故回鑿折玉河嗣之
樹在杭曰古者諸侯封國各食其土江北之地如齊魯燕代秦諸國士飽
倉盈不聞其給于東南也漢是也戰軍士飽餉乃自關中轉輸即武
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亦不聞其備粟于燕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
江南漕自淮而河於東一經曹娥乃自然當其戰時未聞乏食也至于
平時乃有米已至快吾父子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待哺于外哉
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不關轉輸之苦未聞三大斧凡遠數十萬軍
悉仰增餉而海運之法廣而不擴亦大患也故謂屯田之策宜行于邊
塞而水田之利宜興于西北齊魯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
北人懶耳山東汶上有行之者所收乃倍于江南此已戒之知也

舒公谷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漲為害斯重也中原地勢最高其障與夫黃河轉徙石入中國漸消災決其患不啻蠱蛇食元非俗語也山東之則青徐之境與碭石俱海委蕞土山水保逆實敵中國元氣之運故俗于五岳稱宗而蓋非北作經緯終始于此亦為古人心之砥柱也王惟叔曰揚州五塘一曰陳公塘延袤八十餘里置自漢陳登一曰句城塘六十里置自唐李繁一曰小新塘一百一十里一曰上營塘下營塘各九十里皆創自先朝千餘年淳蓄天長六合靈紅膏油五百餘里之水水漲則蓄于塘而塘湖不致泛漲水涸則啟塘開以濟運河嘉靖間計民叛狀仇曹佃陳公塘而塘堤衝決費敗而嚴世藩繼之世藩敗而陳橋士民憤曹佃陳公塘遂廢一塘廢而諸塘繼之夫五塘大乎范光即偏五湖數塘水既不入塘惟流于湖故湖堤易決他日遼東與盛為泰五州縣之民患為無矣所相之稅止七百金耳視五州縣之民數百萬僅中除為何曹佃而竟不可獲者則以今之所佃曹家民富而及院道衙門侵役其勢足以動播上官故敢有說意獲之者竟為中

止

恒家華曰徐州控扼南北水陸要津淮河間一大都會也周元祖置五省借天子朝同列而項羽偏置諸侯王自都彭城其見卓矣如漢高劉裕皆進戚來溫嘗降于止而元季群雄繼起亦徐之都境也故以形勢論為天下之腰脊而以漕運論又國家之咽喉謂當斥州為府制而直山東附近州縣以益之運糧兵數千艘以備特監以兵道而以稅漕大

臣嚴理軍務移駐馬扼要害而砲臺網亦計安愚將也或者病養兵多費然所費小而所關係大且徐上廣環可置屯田晉之屯臣尚可行千是今河況內地三時務農一時練武固先王已試之法也文太書亦曰徐河大梁東衛淮陰北則濟兗兗通路惟均楚南北之權紐而周武之都與又環山而枕河可以戰可以守不以一大臣督其地豈重地不可以戰人與抑有事則濟寧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移據耶南都之望曰長江夫江辦不可以分處黃司馬城浦口信善然必以江北之地為新駐大兵于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定以應之中則泗州於日來則淮上漕臣而則鳳陽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于揚而鳳陽以陸入徐此二支之又應之如是而後漕運可恃長江可據也

南鎮與湖廣接廣東相連漢陽易起鄂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漢民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楚撫又設提督撫治之官也南鎮山深而人聚鄂陽土曠而民貧

鄂陽介楚豫界四省山谷肥腴林菁雲蒸自古為邊地數國初鄂憲勒之空其地禁漢民不得入宣德間有鄂百川楊繼保聚眾為非正統中民胡忠等團聚黨始入賊籍繼保中賊化中劉十斤石和而李朝子相繼作亂鄂御史項忠奉命捕逐死者不可勝計登瀛周洪洪漢漢民置漢民於五州縣上命都院廖公繼任准其事公徧應諸州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統間楚撫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歎願附賊籍為良民于是大會羣老議將漢民之臣籍漢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還籍故

土者一萬六千餘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計丁力便田給之今開墾
為永業供賦役置郡縣曉之于足湖廣到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到鄂洋
地分置鄂西縣河南到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縣陝西
新開地為商南山陽二縣而以商縣為州使流寓上著者各歸以居
又即鄭州城置鄭陽府以統鄭及竹山竹溪縣而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
司于鄭陽以保障控禦之而復設都御史一員開府鄭陽得兼制三省
撫治八都公奉召南還勞苦成疾卒于道別棄之民間之無不涕泣為
發殯項忠之痛定一時之功原樂之姓略則百世之利信不誣也

陝西諸邊軍民更撫徐庭章更略更撫余于復皆有修邊之功史公琳亦
當稽經略屯馬池邊塞而秦義最為總制不以為然止築四五小堡和
治中唐大入犯馬池塞城破陝西至正德初楊文襄更議經理為逆疏
所悉被逮去兵部以修繕議是上文責張蔚曹元三人乞開一人陞成
其復瑾不從而盡取修繕議路為大窾入其私室具可恨也

北還有成豐則設總制大臣並都御史更尚書侍郎兼巡撫自總撫以下
皆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
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成地而南入中國在大同而西界倫頗河由延綏
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微則靈大游兵駐河東諸東路有微則
延寧游兵駐河西河有微入套則西路之微出套則東路之微而路總制
治固原在延慶淳化之中東路則駐來于宣大嘉靖中改總制為總督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勝于是河套遂為虜巢制臣屢有復

套之議咸化中營文莊行視以為奉可駐張特得陳增茂預備之使九
年遂移延綏城于榆林此余肅嚴經略之功也嗣後楊遵養亦屬張
及河套然財力不給不數口徑被張故罪嘉靖兩年特創首統自山西
移督陝西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靖中外曾以兵餉財策且無良時恐
統掌而顧焉其故言統區畫兵食請戶部銀至四百萬人多不善統又
初河套總兵仇鸞常統遊會靈城山製京師大風雷世宗疑其以套據
開疆臣分宜言貴漢左右統為此據臣不得與亦不敢言上遂大怒連
統奪是言聞衛以尚書致仕而仇鸞又証統出塞長師臣歐陽相言得
解及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貴漢行至丹陽遠繫入京會官嚴統罪與
言俱論死統既知兵為御史時計擒達東賊軍以功歷陞延撫山東

特建不世之功而為賊臣所中會志喪元天下痛之
特山西嚴鎮唐移統山西而并中山西無虞悉乃從使而復移統陝西

張通論漢南云海在為貴為崇州界非兗所屬非九州之外窮荒也地沃
壤水土之美生物之盛千百他地所自楚莊略略定之遂留自王漢定元
間唐嘗司馬相如所招降降下之者種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唐漢
之為漢為大今之郡為昆明者也北至檣檣古口萬州凡所請其甚者
今之大理也雖安者本訂王也所謂人禁人也漢為我郡而寧
化者漢之永昌由靖者舊為東西蠻人自為以東北則徒者新為漢
而薛在雅州皆蜀之微也復初略後即置使為郡即今之茂州其云目
漢以西求身毒國性開昆明則萬之而兗縣也道所從入貴州古之

地方也雲南一省為郡縣漢唐所未有也

去吳江地何世里地名八尺朱乳海云為廟遺祀江南嘉禾以姚氏女應
素靈變通平望一夜髮妻地可長八尺入宮封安妃遂以為名

冥宗嘗問翰林地無口即家其下有何勝地對曰有四亭四勝皆勝地也
上問其名對曰四亭者承天為壽永定興隆四勝者鳳皇來苑吉利太
平又世宗偶摘侍臣上風物大旨伯李應聲對曰臣卿有長安長
樂更有鳳舞鸞歌人有飛華宮煥物有龍泉太阿二目皆可充應對之
遊

黃梅當作京師泉品即原以玉泉第一京城以文華殿東大庑井第一每
遊講後必遊取泉乃去攝廣州每游白雲清澗山水間詳其泉以繼

井為第一又名學士泉或仲文記金陵諸泉二十四處皆序而贊之焉

曰金陵泉品固真月又訪得其八皆獲若或遇于深淵即以萬生寺茶
泉第一山林以攝山白乳泉第一昔晉中石云清澗西澗洞泉遠沽水
色白都不學適居其上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白乳無恆斯言

徐武功好奇每過游覽必留其勝林屋洞天在邑山中深窈幽黑久無
游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至一庵半蔽荒草特為妙妙壁上下皆作
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壁如白玉謂之曰金華玉柱也中設
石床頗為仙者外室再啟進步則有澗水阻絕深不能前不知何人題
曰隔凡字最遠疑非人所書也

正德中安撫河水忽值立是日天大寒凍凍為柱高圍集五丈中空而

音穴數口喉噴連鄉民入穴中解之全活甚多

四川參議特愛惠有石自四川江心浮出城外岸側其時民間有石石頓
四川兵田石平四川軍之強猛甚焉之禁人勿言嘗令百餘人夜半其
石即即獲始知是摩崖已而果有兵變陽開拉撤崖蘇等投順觀其石
則已平安因設立四寧廟

嘉靖中浙江潮沙不至者自夏至冬水源乾涸中流可涉而渡江由原
大水漂沒揚州鹽場數十人死死者無算其日揚子江水下數十丈金
山舊其神如金爐鼎足之狀蓋揚州水害正江田之時乃江清隨風清
而去揚也

世廟初經營顯陵如天壽山諸陵制而其地無白石諸臣患之既至快行
東陽石塘山中見一父老指曰通者鳴鳴千祥飛曉有真試往求之石
在是乎言已忽不見因知言還山得石堅潔如玉楚人驚愕謂天地靈
間以特用諸臣皆喜相賀

甘肅某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 母孝一庵者踰路而化云初庵者見
一女子日來買豬肝三片脫而歸之至一山洞中庵者就見為女為視
法因各化去皆具有也某神女身上無所繫了不着地不知何以中惡
秦中張孝廉守云鄒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長可二五寸
天然鵲鵲或雙或隻藏衣荷中躲避無又平陽侯馬驛津河兩岸仄上
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纖然若印刻去復然又大同山中有入骨在
山之腰上下五六丈皆石也惟中間一層可四五尺皆斷斷腰斷

觀然開中山殿處皆尔造化愛幻真不可解

吳淞江久遠據云要開吳淞江須是海龍王從海剛時為是無傷哉開清
而量其事者則即同知黃某龍某也據始略

吳興之辨云宋至橫州七十里地名古江有烏蠻灘其灘有六而三
處為槽又險之尤者獨橫如雷微數十里灘之上為伏波廟門右以
鐵索鎖木虎甚夥云龍夜出傷人過者畏懼祭廟無血清虎獲乃
得濟至于開之難復灘云

寧遠州本中國地固初為雲南布政司提督利叛朝廷予之故地遂升寧
遠州及廣西太平之祿州為所占當時有司失于簡察至今遂陷于夷
四會縣有龍橋河相傳史有康平之政即河水清開初時梁潛米為令祀

其去河水澄清如鏡

王殿美曰開中四縣大路皆遠其行漢中無石于而皆堆礮火石險惡
百態故其地有起舟而無也馬舟多三板海裝野行于數間有觸立碑
而長年所習終不令敗每當急灘一湧目不及瞬亦一快事

雅安府去城數十里有四縣湖者嘉靖濠白縣水頗望所聞也其地西山
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頗放舟燃火而入前其並
極凡三層盤旋而上深四十餘里廣度可至千人下洞一龍仰附于洞
前二足捧首而下鱗角眼太威怒畢其中間獅象相峙洞口內則飛
走之禽異異之物不可枚數色相宛然而猶數二石叩之聲宛然入深
觀者半身而如博粉色若初粧左有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畫處則

石林一張上下四柱莖花片壁無不具備上洞一槽一道踴躍相對若
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僧養來城中但少生氣耳若以理論
為是開國之初已有僧道菩薩幾數至其諸相耶為是既有諸相從免
神作此較諸神請以實之物物者

貴州善定衛有二水一曰深塘寨一曰開姓池相近有英人從軍至此夜
聞水聲搏激既而警益甚居民咸戶視之實面無情不可逆坐以待旦
一洞一溫人以為水開云

萬應閣挑挑縣大水出石上有隱文云無為大道天知人情無為吉冥神
見人形心言意攝鬼聞人聲化果滿盈天地收人魂此文大似陰符
天啟四年二月地大震宮中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流震盪乾

清宮所懸國鏡東西震動不定如鐸杳然五月初十萬皇忌辰也其日
未時乾清宮東丹瑞殿風驟作將內官監之大鏡片如屋頂方圓者數
鏡如飛隔丹陸石欄之上拋擲于西丹瑞壁自如當其月晦即有怪志
烈廿四夜之浪兩家正之棚起

事有萬族但求一是一上據之為據實之大權下待之為子爵之公議
得其是則藩藩乎乎可法可得失其是則百姓千斯萬同伐罪是以
門戶亂其官評阿匿中于士氣不有平衡朝能自濟其或嘉推嘉款
以時以事但特論之折衷亦兼收而不廢舉國是第四

國初下姑蘇擒張士誠此當為第一勦而天子未始行開國門召見之實
大將軍達珠帶表十二刻將軍遇春十共都督平章承政諸人咸八
萬之遙識有差軍士未一石益十斤如是而已宣宗初即位唐宛州
黃慶口指揮李達率兵進襲擊賊之新唐首一級獲其人口軍器馬牛
事聞宣宗官軍陞級者四百三十二人小甲既成免新唐首者趙陞世
襲百戶各賜鈔殊幣頒布有差是時承文皇越後之獲威無不加以

一級之功厚賞如此較之姑蘇之賞何實壤也

祖宗創地方失事之罰甚重永樂中山東唐賽兒反以布按二司等官及
賊所發即舉官更俱坐以不覺察奉事正統中福建叛賊之反上以田
按臣柳華濫之時華已病死籍其家并其妻妾皆戍其五服以內又以按
臣梁文顯先坐不覺察按臣汪澄科文顯五日致賊逃遁查奉文顯籍
家亦正法之所未有也乃烈皇時流寇猖獗及祖陵俘及親藩一時
行間皆擒捕臣民以招撫受賊焉斬婦女當賊破捕有千百千唐郭
二賊者而族殺家事又何幸也

永樂中漢國公丘福為大將軍率十萬騎討北唐本雅失里至臘河敗
則奔走播毒全家播諸海而正統時上北征敗殲虜國公朱勇永順伯

薛璉全軍敗沒驚及乘輿獲連封平陰王福成悉失事賞罰之莫如此
更有甚者福既以爵制為罪而威安侯王忠固安侯大興被執而死亦
不被贈諡其子俱降為伯至土木之役軍中有兵變者如尚書鄭瑄
恭順侯吳克忠平鄉伯陳讓軍機得贈唐世襲事之不可曉如此

沐默軍初以破而音功封西平侯其後再破而音功封顯川侯下黨南軍破
諸夷有大功而不避爵益封子慶雲到新成侯下交趾得進封顯國文
臣簡定無封之數雖不同及英國公平賊而賞實與英國等麓川宣慰
思任發無封之復改封不同其卒也與默軍俱贈王一行幸哉

俱袁革曰是文朝有忠臣無才臣無忠臣可謂確論

虎文時御史韓都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又不獨親其親以既廢諸王而

言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子足也專則陛下之叔父也從
雖可廢而無祖之體不可廢親之手足不可缺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
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孫為天子而使廢其子孫廢其真心為何如
我方周王不軌之除逃言者曰僕事當制六國矣執法者曰周公嘗稱
二叔矣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于株葉者夫唐亡盡棄人人
自危理之常也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王又告王反矣是
則朝庭激變之也及然舉兵于今而月前獲捕共不下五十餘萬而乃
一矢無獲備國有難日可乎經營與斯而軍需獨自告之艱獨日不
略待不知謀士不知命謀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果何心哉伏
願少垂洞鑒與滅絕絕釋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棄

國為周公傳其命世于詩書動然以蘇千夫而安宋社明相天下使
之權亂反正以厚親親之恩宋社幸甚天下幸甚

正統元年右會都李靖史進東時有隨辦文書御史李果而靖史按
御史即為有陳舊任隨辦留之乃知言果永辭清微周之以諸果索
其書果答無有又攝城使潘德登其草果懼亡歸京因進書張下獄登
萬官果調外任 至十二年南京路事中新史論知南都院周登蓋新
史得霖稱永初雖知登符朱故諸藩臺者同論之登奏舉行初周以病
死千數相霖永處決初雖茂殘虐諸御史十一人皆侍進建輝丞路事
中六人俱賄使復職 景泰中北直提學御史張傑試諸生于通州聚
院時是撫都御史李賓之父為其少子托優取錄不隨省闕而馳至通

州值陳方試士門入手故之陳張上其事逮陳及賓之父至歸取獄
鞠而釋之仍收陳二十夫李公以私罪風憲而致辱之乃杖陳何也
弘治初御史姜洪按湖廣與總督都御史李泰結因公事文移相激
詆訶詞云劉村湖廣廣政司廳應司轉呈從按御史姜洪照律施行洪
亦批云布政司呈報差人咨曹淮安總督運官早行處置毋致延擱
有誤國用于是姜洪洪避權不遵事下都察院糾糾參駁跡後自傷大
體都察院亦言今經應司轉達史撫于事體無碍以上事千名分下吏
部議史尚王恕等言洪詞失大體糾糾都察院糾涉偏向上曰洪批詞
不過有失大體應居職當調外任糾糾都察院偏而不公各罰俸一月
祖宗朝其特史撫與從按體職應如此復且制置矣

神廟時嘗登之修奏凡事內一口覽史察之奏據目代天子是符一方司
命也今波與有六曰民情太陽景續太皇親承本通耳目太偏名實太
陽審細太峻而所謂審細太峻者國初興定按以糾察之權應其執事
為方面官所壓故今與都事據三月分度批據知府到相向與海而兼
左體亦陸矣今而司素服而獨知府屈膝而參置審細之權幾太守等
古諸侯國初最不輕視自屈膝據目京新官始得許而司吏治定不知
古宜一備國初之舊乃中明審細今外臺官與御史得互相糾察所以
挽頓廉振風紀莫先于此

國家激勵全憑賞罰而本朝賞功之典每與初約景帝賞格最嚴也先者
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如太師張伯顏帖木兒及善寧者銀二

萬兩金一千兩封侯奉宣所奉竹楊俊等奏請善寧惟加右都督賞金
二十兩銀六十兩野牌二枚蓋而已其都議然格封侯不許而後以功
多不實下宣府鎮守官查核竟以有功擬下復從違奉旨有之今勒
賊賄罪 軍五之版賞格頒兵神監并督撫官擒斬逆寇者封侯下千
擒斬者陞五級擒斬賊寇者一名陞一級五守仁擒之而上以親征格
其賞歸初于江彬謝棟兵部列守仁等功次封伯爵位文定等恭體賞
有差 嘉靖中叛賊王三之擒賈會餘劉伏地以封爵轉之率間伏地
陞且假書銀一千兩同事官軍各有賞賜歸功于事實至如陶真人少
師上復擒惟郭云達民受害却無獎賞文武諸臣金批視圖如家之心
朕乃躬弓工夫不十日而擒賊首神將為我保民擒逆其命官告謝朝

天等六宮廟自是於世二十餘年南北邊疆各一捷無非功立威
如覆圖報而以謝世首領而陶仲文與張詞臣賈賈隆張如子仲紳
修儀中外官解體矣

黃庭王叔英建文時上資治八策皆鑒鑒格言如曰太祖皇帝除奸制
儆神聖如聖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于去疾則傷其體膚
急于去草則損及禾稼自然之勢今體膚疾之除則宜調養其
血氣禾稼草之去則宜培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靖難師至沐浴
書絕命詞而死

口曰麗川初無時沐義而在若彼時止遣人宣布朝廷恩威教其罪安
撫之未也從乃無舉妄動又不善處而別違時以致王師失利兵書

王驥阿王振意旨至征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粟穴
首惡任發竟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算數十萬且以為功邀伯封陞者
其餘未幾寇皆復城縣再起兵如前東南騷擾民罹敵陷不可言終
不得寇首而收功陞官如前以得喪較之未知功罪何如也

景泰丙子閏五月初五日王以子與論不中武論考官劉繼英林忠略之故
又出題紀室宗諸祖德免服等罪而許與論明年會試六科制科制
文得曹覽爾等所奏誠為有理但此文頗薄有年國之元老豈可以一
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姑不究嘉靖甲午吏言汪鑑子不中職捐場事以
太祖孫劉王孫為顯考官學道而陳弘引備文事初此俱不答此二事
大臣之縱橫無絕相類二言俱見 宣丙子不無過拘

黃自父曰據土木事令人涕泣唐方帝寵張時三張老臣也不執請
振太后疑之矣又啟釋之今帝蒙慶而國幾覆振固不容于死王猶
非能言義及乎土木廟堂之上烽起而增龍矣非十少保排眾薦王
定呼吸關口御中攝房不扶上皇而御我我社稷為重君為輕此言獨
據日月我明三百年無繼之宗社非公之留耶今從有負張達而而郭
微李倫安有今日乎郭堂大同之守楊善房此之迎有傑士賊仁取義
之概而少保非功首義然操奸任忠獨斷不疑則景皇帝千年之景矣
有負實功與宗復得令子公完死景皇帝制廟庭有負王振等並蓋服
上制為千古戰而三楊與有責焉

景皇帝立東宮朱繼福陳舊言曰近奉明旨吏封所王復宿違開心殊不
安夫前者至尊崇慶宗社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胡且補成不得已
也今景與既歸降數有在景處而治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
延文武有目共正不能失補為可易置復何言陛下才太上皇論貴
肉則當降位以金手足始尊卑則當國權以重君目奈何藉口防微反
為幽閉珍羞其日膳雖增于宮牆是可知也執不可忍備覽言起
甚微乞致仕去

景泰中神軍中書何龍顯知吏書王直等正統中何則權奸今此輩老猾
不宜在左右及言此輩之未朝者宜置置而方節下神道龍光科七
五為委景龍顯龍顯李職今之易不從善文成日龍顯置之說同
其前書老猾意在大臣謝建繼奸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

當熟思之五以上物不測為辭或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一言者今雖想觀聽令教書者據其後也君獨不念劉球李球之死人至今罪王振為頃萬一當寬之下聖恕不測則是我輩為之而朝廷竟拒諫之名且我輩亦言官獨不自為計耶王意稍解故因林去官頗所謂詔臨大目機間達等及終所謂明正觀焉以為進言處安之成等奏入與杖柳外後乃知奏但去官頗餘皆如舊策不易也明日詔還歸衣門謝二候撫言及杖觀事兩人口便何可深罪杖推異教異鳴呼勝毛五遠矣

周叔為南侍讀日與王吏部直書曰竊謂廣天下之責任當心天下之大要以致天下之大計而其要無他在用君子去小人而已用君子去小人之道又當審幾而斷之思昔三楊執政其時固一幾也惟是二三君子不深思熟慮自任其責乃陽欺陰掩掩人耳目雖曰保有其國以欺身宜亦誰有今者王上掌座之相此時先生諸君子又一幾也宜相與謀而外防後之改選要前車以足永保毋徒口有善在者某在而不散自尊者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永新乃爾後教失今不圖悔恐嘆勝朝廷大事殊無所濟即欲留侯之亦松晉公之殊野不足責已矣余自北還屢獲迎饗之禮未決有投匭者文書者云禮宜從厚關目甚執禮即王直不以開林公親臨言王直高教皆服朕大目不當臨不以開結按之莫得王直名方連聲問有千戶輩遂聲者自朕明之上從其言而迎饗之禮始定

慈德太后崩憲廟嫡母也詔大目攝其所掌相視其數先脩廟臣彭公時謂同朝曰時當當令其裕後立憲廟引漢文令恭恭后宗仁宗令其劉后為言上重違母后之意先彭率群臣伏文華殿痛哭以請上為感動母后亦極從之

弘治初雲南憲臨五日南州府興堂更視雲貴奏照貴州一省官自參政而下五百餘員以應天慶府當時為都立事工言自古興災之道人居側身修行大臣引咎去位然幾百年極舉應政未聞出一方履歷本方之吏者今雲南憲臨地震害火此等災異繫朝廷不整當責天下不繫一方在近不在遠在大臣不在小臣考古大臣有以霖雨恤陰請罪求去者有以地震災免者有以無雲而雷免者今大臣不問引罪責

州偏僻者遠乃至三百餘員而雲南一省又不知所遺幾百人矣雲貴科居萬里蠻苗雜處間相率仕其地者妻妾不給窮乏難歸且所遺然又多少吏夫其虛糜則不能溢刑貪釐則不能責忠用臣區微臣當結結大慶臣愚不知所以也若云災傷地方則貴州原與災異去年潮湘江浙諸處災異迭見淮陽應天等處餘序我這諸省國家重責不及他方豈當責多責他方當廉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嚴升有差慎于為職忠州官者任此則原其無辜在彼則謂其有罪臣愚不知所以也臣聞登奏心思失平望初吏部若欲錄姓名實感格大意則先自兩京大臣下至科道部屬等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選者選然履分達中

外戰實錄之尤與實實同則此帝王無私之心也頭入李密悅之信置
度石

漢元明若水嘉靖初直隸定章顯官謂曰同舟共濟天下一大舟也人主
一心舟之舵也公卿賢士長年三老也百僚庶司萬師傳人也內臣外
戚附舟之人也天下臣民實為邦本君之寶貨臣民也附舟之人與寶
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舵舵之張弛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萬師
傳人實力與否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安則凡在舟者無不安
特置壞法以亂人國家如同舟之人同舟而破之自以為安鮮不及滿
也時近習漸幸老成多改故公言之

汝陽林公特與修武廣賈錄奏紀總裁董公曰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曰

內閣錄錄則云張永誠云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史萬世是非
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竊意廷和以特旨罷歸永望罪廢今上方瞻瞻
名實言進二事首登一覽乃辨以永具有功廷和具有罪不待左右排
擠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二者既未嘗觀與其
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患者庸詎如一廷和與裁董之間是非
之權衡也

庚戌歲事馬太神軍電也安定門外兵十二萬騎十八萬而實不知兵
惟持盾繼戰以臨和趙汝谷時每日自漢唐以來未有乞三十萬眾而
不戰者也王振馬邑首尾三月漢武雖以坐費而無所得謀之孝天三
將軍與方月餘旬奴還還塞其餘久也夫兵者必雖征討未有久也夫

兵而不征討且和略以自固者惟宋以此亡為世之教鑒也

所以丁未被傳寇始以來公執進撫公嚴禁臣家大快沉海通番又立
狗遼主藏之法謀吏傳為臣市而導者長城林崇等若干人于是海上
大索威怒御史周亮布分宜冒初執權輿方連科臣杜汝楨就執之
概一道臣一部司死執權輿御史此浙中立吏撫提吏撫之始也代執
者王抒亦以他事死其後張經論死李天寵論死劉宗憲通警死十五
年間吏撫無得全者

市舶司國初設于太倉以近京機務關漸離絕日本而市舶不廢海上利
之厚公言當開國家索御宗族仇殺通番市舶自機務皆為奸商所籠
負至數千萬番乃主實官以營商而實官所負吏甚番人失利乃為視

實官則以不繫冠履有司及出師又預計以响唱番人于是番怨日熒
掠一二不逞生懷陰謀之而王五峰毛海等遂以華人接近島龍王番
衣冠假為番冠海上無寧歲矣宋公執嚴禁之駭不得法為實官所反
隔御史董威乃獲指覽海禁是漸倭之亂皆浙人自取之也

原任金都張連張言臣本杭人項獲家后五典誦知海始末始以海禁
乍嚴遂致猖獗而甘撫因循玩愒養威勢夫堂堂會城門戶日已
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往來賊寇野心
破如新堅難保其不復至最臣恐賊退之後又復虛張功賊以欺陛下
則弱罪之典又移而為實功之命矣臣以父事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
于艱危謹何辭于出位敢以三策陳之一重軍法以作積弱之風今江

不在臨陣而在平時是法而後力戰而後破敵蓋法不足平矣一
選民兵以收此勝之功矣江南衛所已廢虛設地方有急徵額外兵
口而來原非最勇悍臂而去莫可勾查不若盡數招募之兵貴州縣
立保伍更番校閱期于不擾一遇有倭警而徵於保有家兵勇百倍
一復海市以散沈氏之黨夫海市非創設也惟漸海軍衛失備日弛不
能制倭而獲海禁所嚴番民是貪盜冠由之以起徵使軍民俱隸寇境
則漸海斯民斯可保有明彼難至惡必不以彼易此不惟嚴已整
之當而漸海居民以此為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

吏其權甚重然御史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立便提舉等官今專以情斷是不職之人是過之以汚而求其潔也且鹽官施天下而所在嚴分地之禁如履敵國而治奸宄所在該官管以子萬計兇禁之過也治之莫若簡事而省官施于諸處鹽稅運司之地前風憲重臣一人付俸宜之權今得制費清流而又其任則官專任重既不可虛假而鹽運總舉等遠邇稱廉吏自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督撫兼勸農吏召鹽商納天下入粟如 時則鹽所運備交易接濟商子達中粟已給引赴場販賣應以是次鹽灶戶驗引支鹽絕等語展多支其灶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取給而時初其端度他所在驗輸之令惟廣遠通之禁而去分地之禁則上之關中產鹽之商賣下之場產盡歸之灶戶私販之害

自絕人得盡力中則富商大賈亦由藥利國家得盡利日饒而不必竭
利以提之止下得盡意自給而不必受免當以提之盛可盡人無事
奉官舉專利之弊不然而得山陝利之民不死而漸歸邊境漸實
邊疆斯充兒兒當當然一餘亦卒之得也

此文自周事上所有疑義，意匠匪知之未敢質知史部總應說其說亦未決也。一夕夢出觀見鳥山射之不中，中有碧環其上，有樓臺柱榱，俯手回有羊羣，鹿其上，一犬摧之，獸而思四，此小兒乘機之兆也。疏遂上得旨，貶致仕去。有各名紀督巡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來就。

黨忠良之誣罔若計壞項治元一主事也用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潘

鴻臚一知州也周金二子二百則得方面任中書羅文龍爲心腹嘗曰此吾君臣是朝廷之官孰敢玩侮家人嚴永年之主使人稱鶴山先生是重僕之幾亦買華崇各官之解送魚寶珠聯各處之饒遣斗量生載錦衣玉食博觀玉候作福還威權傾中外民生之害並利杜絕無遺時事之艱難生視同他居充無權教子成貪不孝不忠大奸大怒再照大學生士罵教位言稱史國庫穰穰堂誠賢何有廟席之度招權納賄實同市井之行反刻無方官嘗失職茂之在得甚背先聖格言尊傳還官獄

北天朝明律罪當升論者也

汝輩還懷憂為朕聞造為急道禁卒倉直就道莫知道從而敢騎已錄

內地兵革不戢，化盡沙兵，固先聲奪人，乃傳敵言，革命口義，軍鋒列市人，雖之誠，僅事政若此，尚可問才，更可笑者，汝輩出京兵，以陷邊，悅豐，召遣卒以實京，既而，則功固是全非，後雖由突人，雖而，誤而更，故易重兵，聲言，揚，豐，欲，推，平，嗟乎，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問其意，所喜者，悅，而，不必其當，焉，本，願，敗，當，統，已，家，居，失，職，必，強，與，將，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株，族，誠，為，世，指，笑，然，則，為，費，亦，無，死，道，其，死，也，世，宗，殺，之，也。

臣市之舉，起于宣大，此非至少保，蒙古在外，險之新，縣在內，主之中，外，安得，事，數，十，年，太，平，新，縣，險，非，恐，機，然，則，事，實，為，蓋，世，而，至，市，一，致，實，有，切，于，國，家，少，保，復，以，特，鑒，省，殆，言，遂，遂，然，豈，如，其，當，日，暮，上，徐，月，家，將，當，之，事，蓋，少，保，之，為，市，讓，非，從，從，遜，讓，比，者，前，有，而，後，繼，在，當，仇，實，以，馬，市，補，盾，而，後，答，應，記，宣，大，獲，屠，機，洩，禍，及，客，鎮，止，之，乃，蘇，市，遂，更，道，世，宗，命，後，言，謂，為，市，者，論，死，者，為，今，此，一，險，也，丁，已，屠，有，逆，機，既，松，情，未，端，總，曾，暢，順，細，之，工，其，狀，以，為，幼，後，接，答，索，之，急，順，理，上，言，唐，情，臣，測，政，實，則，此，歸，之，未，決，接，答，于，黃，台，言，始，言，以，我，版，人，丘，富，易，松，情，順，信，之，子，以，松，情，而，富，竟，不，可，得，科，臣，將，其，事，遂，製，制，解，紀，漢，之，事，與，松，情，何，異，使，當，時，把，漢，去，而，趙，金，不，歸，少，保，何，以，自，解，犯，此，兩，險，而，慨，然，不，以，身，家，為，念，真，勇，子，也，少，保，言，言，我，親，一，家，百，口，皆，見，而，以，此，類，自，恐，空，中，方，散，地，燒，上，肩，今，豈，有，少，年，復，何，容，易，信，然。

臣市既行，而機軍民官吏更始，以蒙安助，誠不小，但平賊既久，武備漸弛，

往時偏老內外多勇，烈士盡無，金殿則相率而攜，舊時馬得功，嚴實則，叶，叶，歡，博，機，故，自，誤，曰，吾，朝，朝，酒，而，夕，振，振，置，杯，解，馬，而，去，為，人，為，鬼，未，卜，不，樂，何，為，不，忘，長，元，蓋，誠，有，之，屠，市，而，此，輩，無，所，用，老，者，死，壯，者，散，為，商，賣，新，村，官，舍，中，寶，得，弓，矢，而，以，禮，法，處，死，即，如，夜，不，收，管，往，者，宿，草，地，結，棚，婦，賣，囊，外，雪，中，遇，兵，刀，死，不，辟，故，得，唐，情，最，今，則，遠，望，而，道，聽，井，其，塗，歷，不，識，者，有，之，矣，故，曰，安，不，忘，危，此，固，情，之，過，非，臣，市，之，失，也。

沈公懋學書江陵奪情，與其公子書云：老師之留原，出于聖明，著注且古之章，標為天下安，危一己之虛名，弗顧也，亦安得以當行讓之顧，豈上留之，既，思，矣，老，師，亦，不，忘，想，然，請，歸，矣，而，保，留，之，誠，似，出，達，迎，此，諸，君，所，為，有，數，而，言，也，言，者，蓋，不，能，皇，工，是，天，下，至，意，人，豈，不，謀，老，師，不，得，已，苦，心，致，于，罪，譴，大，復，何，解，但，非，常，之，事，守，常，道，者，何，知，也，諸，君，知，守，道，而，未，可，與，權，且，于，孝，臣，忠，同，倫，一，心，原，無，軒，輕，老，師，以，純，忠，報，主，而，竟，容，諸，君，存，考，之，說，以，後，順，當，收，入，心，廣，相，業，計，當，出，此，而，足，收，之，舉，老師，竟，不，力，救，門，下，亦，不，過，一，言，老師，不，得，稱，純，臣，門，下，不，得，稱，純，子，矣，天，下，所，繫，以，為，安，危，老，在，老師，而，老師，其，風，猶，智，位，絕，百，僚，故，者，不，願，規，愚，者，不，能，規，進，者，不，敢，規，賢，直，者，疑，而，未，即，規，非，門，下，盡，盡，言，哉，往，老，不，可，據，來，者，雖，可，進，唯，門，下，深，恐，獲，國，之，則，人，心，而，可，收，相，業，而，可，廣，天，下，久，安，常，治，而，相，機，不，起，門，下，家，世，亦，永，有，元，矣。

時吳英進見余，余伯璣美上言：天不和，來善陽人，不和，曹虎出地，不和，丘

車出方今星羅失度水旱為沴太白金星見其且經天此天象不和也暨
山開礦製地求砂以坐地不數因脈而山崩泉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
能奠而地震此地象不也和也則國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謀求智識
空虛貴以油不熟餅之味實好民壞聚中使鴟張世事如亂麻民命如
累卵中外太陽上下不交此人象不也和也夫群臣者陛下下子也臣子不
能動君父尊嚴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憂感悟陛下尚可
恬然不為意乎不報

惟撫李三才初視塘坂有云皇上愛珠正民亦愛溫飽皇上憂為世民亦
憂憂何皇上帝黃金萬千此牛而不使百姓有升斗之儲故為子
孫計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朝夕之計特出作入夫原失國每竭斯言

可畏也不報

汪高書應城備兵易州張言聖明在上而計謀嗟人子曰言臥農公行于
大都日甚一日陛下止以利在智藏之仕蓄而臣正忠在國聞之傷歎
陛下並苟安在目前之無恙而臣正忠在將來之不測倘不足令悔悟
而日積月累以至天變人離雖盡大地為黃金燒河沙為珠玉而瓦解
勢成天下事可厭通數藏入不報

毛卿史達疏云二十年來皇上因緊絀一念不知受多少逆耳之言如多
少不平之氣忠臣士遭多少摧抑四海小民壞多少身家倘行此違
而果收富強之效仁主猶不肯為而由今違思百姓營家千般難取不
過移其應野外庸者而時之內庫耳曾金多則違餉少即增富而國

窮援劫則正襟無堪亮之利益而積丘山之隱憂今無用之黃金
而謀主息之違計皇上英明卓冠千古欲一田思當恍然自失矣

劉廷元初中使為軍謀疏有云皇上所登覽者常在外庭所仰覽者常在內
寺而由而瞻者常在環林遊幸之小所而而瞻者常在宋社安尼之大
故蓋生靈不開搖動國不問而恭進上供無報可奏潰國體不忌
威國脈不計而指斥諸毒雖留中矣此輩既寵皇上之意而何所擇而
不為為之張此輩亦又寵此輩之意而何所擇而不為虎之翼各新
門斧投又陰托此輩之聲勢顯附此輩之奧援何所顧而不為蛇之神
隨之腹耶

劉公國器因是變疏陳四空五禍六新所謂四空者一曰仁賢空

不行六卿事為代二曰儲藏空三曰儲藏空太倉如洗太僕空馬牛無備
不足一曰有為空二曰有為空三曰有為空四曰有為空五曰有為空六曰有為空

則空觀空以有為空一方以儲藏空一方以有為空一方以有為空一方以有為空

無相皇所謂五禍者一曰人心之禍二曰儲藏空三曰儲藏空四曰儲藏空五曰儲藏空

不可不慮皇所謂六新者一曰人心之禍二曰儲藏空三曰儲藏空四曰儲藏空五曰儲藏空

之禍六曰儲藏空七曰儲藏空八曰儲藏空九曰儲藏空十曰儲藏空十一曰儲藏空

一曰儲藏空二曰儲藏空三曰儲藏空四曰儲藏空五曰儲藏空六曰儲藏空七曰儲藏空

錫爵皆宛轉相讓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時顧公當威以嚴嚴軍軍制
舊錫爵皆宛轉相讓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時顧公當威以嚴嚴軍軍制
曰吾見天下之是神廟堂必欲成之耳富威能錫爵學于東林故錫
時書院也有志之士事歸之此一實為相持履歷勝受賄者身去而名
益高此東林新堂所自始也

是日請立東宮上以皇后無出為辭命三王並行王錫爵欲姑聽之以待
毋立是日大臣應言士李騰芳上書曰聖明在上攝者俱為杞憂以公
苦心疑為果泥此皆妄也但聞大賢豪將興立服謀之事必度其自能
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購其速于一時而終可屹然于天下公欲暫承
上意巧借王封特作冊立然以公之明度事機急則旦夕幾則一二

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違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違他日雖公
之後者皆機智乃稍不如公容威雄公事謀公功而罪公為尸謀公何
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于孫之禍也錫爵請之其然曰諸公言
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然古人留侯部侯皆以履歷勝受賄者身去而名
侯不欲以是寧為元帥而味捕瓜詩以衛廣乎此雖也非權也但與肅
密如攝家事上豈不安而延廣平為太子則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
此矣若子房以強謀為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謂太子與
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而立悔而移教然而定若常
之數年更以他手繼聖人不能保矣況錫爵不覺位下望日上雖自
勅三換復以冊立請不允而先以明年出關聽候

萬曆三十一年故書之歐起故書曰國本故曰時是危故以東顧為
詞而斥指多人姓名于史料如理應祥四川通番應早親名也嚴監
陳經國等皆訪等托不得要領而一二諸臣欲借以傾其所有
建是臣機雖畏相不敢行而上最優乃得繼生先以開生先奉順大庫
生曹指已雖志以繼鄭威控進故詩云五色龍文點碧天故書特地傳
祥相定知無主來黃履顧獻金錢者即前因印貼於殿門及各巷口以
恐非書事發革夜中微茂難數日版校于其室內搜得原收策有十大
之說詞涉涉涉涉涉為實未施行開御史康正楊軒外轉國留選借故
書奉僧人違觀警之微觀作圖所傷書壁云監王同法勿舞年自謂觀
河見不違我有眼根夜聽新却沉重却更冷然又云折聲不斷鈴聲時

誰是聲兮誰是聞因憶法堂鐘鼓後古來幾夢幾時醒不數日堂化去
李宗伯是機達斷生先十二款以為後與來旨加等處決妻子成達縣
事負後皆逆厚實獲數年乃知故書實不出生先手是與妻趙士機作
也士機任文華中書廣文遊好奇賦與即托病不出及生先正法始敢
出門然意與首索是無往時妻趙慶生先索命達不起又書會當時
生先索命重刑不執如乞請于御史此論極腐腐腐吃之生先皆日知節
而通機輪出處豈非達得病病家人曰我輩故書時夢涉五浪原不預
硬生說生先今當家中無見其妻索命未幾而卒

沈肩書一實在吏館不肯依附江陵志節故分圖于中朝在政府當備位
免疑說使四出流播陳情數奏到切天子以為忠勤善侍陳切與家州

共輔政而門戶立既既不相下故書之獄宋州及郭巨履履而得免人謂一實有意制說之海內清浪事相指論靈論論以此事不可破雖謂之事遂與國家相終始真可恨也

李道周三才少負豪氣為戶部郎以強放言官雖外譽恭謹甚為清直中人則覺確執橫行恣睢而陳奉在推尤無狀遂萌惡心情往爭寵罵詈相視相視神廟用其言陳奉末由安此初為望重頗有法邑時論推之特指祖家故事以外條直內閣黨人交章論劾道周或氣陳解解歷陽時林居助言當事力為洗雪于是言者并攻東林物議頗大獄會午無章鉤黨傾重朝野不可復解而門戶之相移之國家矣

神廟在朝日久習知人情亦見臺者陳陳即以此套于其即有直言指斥

全不知也此不遠欲活名留人皆服聖度見弘而太宰宋公懷獨微

然曰時事得失言官極論正要主上初心寧可想及言官畢竟還有微者若一既不理解如陳陳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晚年凡百奏請一概留中即內閣某揭亦不報聞而上下之交日隔乃陳公之先見

都御史操璋以勸熱吏則許弘綱以事察察皆為人所攻各疏求去皆獲清議某云二臣愚官行品著在耳目而璋以一勸進如惡聲綱以一疏遂滋彈議臣竊以為遠矣則許弘綱則察官之職當而保全者甚著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難辦之時苟有可為圖助一手一足之用者皆當愛惜維持就事論事勿因一事而累一人就一人而累一人而累眾人舍此之計不以寸朽棄則未此移也臣居居思慮念今日之大臣

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久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亦必盡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盡是今日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後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東情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為言官而總之皆為世道耳

牙持教職某云小臣擬不可黨小臣而明野學辦大臣尤不可黨大臣而時自歸黨小臣擬不可黨大臣而資殊恐借大臣尤不可黨小臣而說召聲援藉由乃心共失勿欺乎君父格共成職各期不自干朝廷是于科道以言為職言如無當自宜收歇兵之陳志某為公重可辟煩言之禁勿以傳聞難為成而養或偏重之職勿以私制政為名而控於教言之氣空空洞洞盡屬成心是是非非悉由聖斷駁問既破實相自消大

臣安小臣安皇上之心亦安矣

解題雅議云惟是非莫制故辦職日生張主無人收置沒日熾遠是推辭養威一棚望世界諸大臣即以諸臣為言定諸臣之是非皇上即以大臣所評定大臣之職力用舍去留一舉而得此執衡御筆之大柄也通公處利職云門戶之說至于今而滋蔓極矣願就其入于門戶之中者自有其同有微于焉山仰止之念而願為執衡者者生乎望其知己之恩而奮其剛直者有胸中原無快持隨逐連袂一入而不能出者有愈切熱中情以慮蓋今人其微雅何者則就門戶之中而其品區以別矣即就其出于門戶之外者亦有異同有念本空洞不假情入以為重者省中多密微涉微學之以快心者有微遠觀望四面占風而茫無所着

者有外託之手六通四關而其中實不可方物者則此門戶之外而其
品亦足以別矣若必欲同己者避居己者遂則矣彼使為材的修士幾
無完膚即可以快一時之憤而國之元氣所傷多矣故臣願以虛之一
字破諸臣門戶之偏見尤願皇上以斷之一字利諸臣門戶之宿根
又云先臣徐階納國手奸相權權之復每于座右書以藏福還朝是以近
楊選捕司以是非選公論等語此亦一時辟權之言也若以國臣之掌
藏論之寧止以藏福還朝是已乎必使新進之上當當切而新當新寧
止以政務選捕司已乎必使諸司之中大臣法而小臣廉寧止以是非
選公論已乎必辨真是非似是以是之中而不拘時情之所是以為是非
非千似非之中而不拘時情之所非以為非庶可即答知通兩朝與望

而不負國臣之職

郭邦李朴陳情數言是後群臣之職公發張云朴陰賊恩欲肆屠戮
屠戮寸斬不足惜然語云木必先腐而後生之理必先潰而後盜
乘之使臺省諸臣大道為公同心體國無嫌小人何隙可入乃禽
禽說說操怨一方不爭大政而爭小政不爭名節而爭爵位不爭義理
而爭意見以鉤黨操厚為精神以擠陷排阻為風力以怨罵叫號為最
言以執制偏處為公是人不論賢否所選則升之凡夫所屬則墜之重
測事不論可否同己者非亦為是異己者是亦為非非本微也而故張
之張之不已而事外之徒輩生矣臺本和也而故公之張之不歸而臺
中之營壘日固矣今日言堂明日言張此曰朝局後曰朝局開牆之關

方雖反借一臂于陌路同室之構已慘更延群盜以分養小人者幸
莫相相有不和與外而和切者乎諸臣何不自反也

張公廷登張云目前憂水大者則駭東林與趙東林而言耳大跡疑生疏
疎獲生疑疑者指其一事之失一人之非或至說孤林東林道之傳則
人心不服獲者指其一事之失一人之非或至說孤林東林道之傳則
之禁則人心亦不服疑者不服不免牽聯無以指之以准與素歸林賢
之譽以自固者也獲者不服不免牽聯無以指之以准與素歸林賢
蘇斯之奸而排斥者也意有主奴袒護有左右而黨議于是乎漸起臣
願論人者求生平為實錄不必曰某宜宜處也而為一側打盡之謀論
于人者據部處為行止不必曰吾某黨微及也而為三黨黨身之計傳
觀論人與論千人者曉是非之自定亦不必曰此某故論之某故被論
也而為黨同伐異之舉某下既不責理服前自尔乾淨此王道無偏無
黨之說也

梅公之墮頭有云今王錫爵死矣况一曾應矣顧失職無辜幸三才去矣
即鄉紳推重之李騰芳亦流及矣無論形而又溺之而死恰而久怡之
陰毒動數年間可和可厭即如無辜攻伐之餘若不善惡惡病去而元
氣亦脫之時殺人者不在病而反在死病之病矣故今日之事正可解
毒不可又添毒止可解毒不可又添毒止可解前日之案決不可又開
此日之案數語數時約石

伍容導曰自甲申迄今廷臣受攻者無慮數百千廟堂之上有同聚訟

其要兩端而已。矯激者改大臣端緒。老政言其人心。衝突在端緒。可覆轍也。第當知夫老不能度中無物。而以意為下。其手故無以服天下。而索然則直者。古人政已。思出奇取勝。遂自編于險。端之機。善乎。理陽。顧公之言曰。建言之人。大都負其自喜。不計於未。潤澤。規矩。過事。於情。往往過當。聽者。惟不。服。因。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尔以古人。勸。我。何。不。以。古人。自。居。而。前。後。之。人。察。見。意。目。又。因。而。謀。華。之以。取。補。導。端。索。無。所。不。至。于是。置。其。言。不。覆。採。并。其。人。亦。賤。之。矣。此數語。足。為。諸。公。斷。案。

御史瞿某疏云。大觀在職。若而有廿載。家。其。之。家。居。元。良。祿。正。而。有。八。年。度。封。之。端。度。是。何。無。端。海。得。故。屢。久。符。前。相。之。期。肩。輪。之。義。何。居。淑。

女好。廷。尚。顯。榮。隆。之。和。室。家。之。願。其。恨。天。漢。皆。成。一。派。代。即。立。長。事。斷。倫。當。何。以。議。定。不。行。射。馬。情。功。越。威。婦。寺。公。然。紀。工。何。以。竟。其。不。同。哉。機。要。地。也。而。卒。割。不。置。雖。斷。何。以。相。資。六。部。專。曹。也。而。無。義。不。補。趙。姬。豈。能。久。代。京。國。之。實。責。乎。丘。聖。老。死。相。續。竟。成。脫。履。之。遺。強。項。之。交。聲。于。南。冠。十。萬。不。應。無。獲。照。室。之。望。中。建。之。使。接。歲。時。而。有。缺。才。遺。之。度。骨。無。端。達。闕。之。情。曾。欺。以。相。索。士。馬。之。歲。耗。日。甚。從。來。極。其。異。之。事。豈。工。直。視。為。尋。常。之。事。此。時。姑。吃。緊。之。事。皇。上。又。直。視。為。可。已。之。事。金。汝。諸。四。官。考。滿。初。年。以。後。相。業。凡。吏。三。司。江。使。以。事。舉。恢。張。之。才。其。所。近。于。中。樞。故。收。部。院。之。權。而。極。之。手。其。失。在。于。攬。權。攬。權。不。已。轉。而。怯。懦。怯。懦。不。已。轉。而。剛。嚴。剛。嚴。之。身。名。大。敗。此。固。一。局。也。其。門。四。明。以。來。

鑒。債。債。而。力。端。之。其。斷。近。于。黃。老。陽。為。師。陰。法。為。權。權。觀。不。引。為。已。皆。而。直。歸。接。于。聖。意。難。測。且。有。時。上。過。謙。崇。以。售。其。計。幾。得。不。引。為。已。怯。而。直。知。于。部。院。知。道。亦。有。時。下。置。部。院。以。行。其。私。于。時。臺。舉。不。顧。其。自。有。兩。陰。崇。其。言。卒。之。於。官。府。改。此。又。一。局。也。播。清。始。而。奉。制。於。奉。既。而。臺。院。更。換。故。合。其。同。為。侍。調。而。終。不。能。破。其。為。同。欲。合。彼此。為。周。旋。而。終。不。能。挽。旋。為。平。故。廟。堂。山。林。合。而。為。一。而。有。制。特。之。度。臺。者。讓。論。分。而。為。兩。而。有。黃。黃。之。戰。皆。奉。制。之。一。念。失。之。也。卒。之。國。是。紛。紛。此。又。一。局。也。

顧。部。初。曰。福。以。尊。名。節。以。一。忠。古。今。之。大。典。也。吾。卿。和。陳。靜。操。通。為。不。仕。之。義。于。舉。院。附。風。之。時。其。端。為。何。而。實。遺。失。不。諱。之。音。于。批。辦。持。須。之。

日。其。義。勇。重。而。當。於。舉。院。夫。人。之。異。其。立。貞。恥。俗。也。端。而。故。顧。尚。書。瑞。文。臣。徐。劉。之。駕。其。撫。氏。則。教。也。愚。而。明。陳。中。丞。鎮。督。舉。振。部。尊。之。遠。風。而。無。端。尤。多。淺。深。難。察。惟。通。應。往。松。松。為。之。素。節。而。恬。淡。足。疑。其。淳。此。誠。朝。守。之。端。端。人。論。之。亦。見。宜。昌。名。以。示。端。與。者。也。官。曰。石。門。呂。晚。村。言。明。郎。舉。某。為。刑。部。司。官。官。官。張。某。時。郭。地。行。斷。已。過。勞。亦。得。金。銀。數。車。遂。定。為。通。朝。舉。氏。至今。富。足。已。三。世。矣。以此。論。之。王。之。舉。授。官。時。始。得。見。情。無。疑。矣。夏。允。臬。曰。提。學。之。事。王。之。案。所。指。口。辭。甚。惡。刑。部。會。勘。時。指。亦。相。合。于是。舉。朝。喧。然。歸。罪。國。戚。貴。妃。亦。免。懼。泣。訴。上。為。覽。三。端。以。解。而。改。東。林。者。官。上。于。貴。妃。戚。重。時。曾。許。以。立。遺。既。而。愧。言。之。不。辭。也。因。由。地。廣。特。佛。

中發銀十萬是寺二塔因置空自造碑瓦以覓利氏多斷斷于諸者張
差由四買新亦往斷土人忌之焚其新屋故土人于瑞瑞獲責之羞憤
甚持械入宮欲殺御史不意闖入東宮事亦不可知然東宮雖持新著
格何至得使外人闖入諸皇尼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則誠德福若
之處斷斷不可少顧事辦官禁禁嚴密若直前到成能得之于神宗
乎從古有可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曰執法嚴密亦謂神
不得已之將何者先宗固無恙而可以全貴冑也乃旋離沒筆必斥逐
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與

高景逸語王忠道云皇祖威福在于妙子停擱是皇祖身止事皇考仁孝
生心妙子隱忌是皇考身止事皇上祖考在念妙子處分是皇上身止

事若大臣于子居臣大義嚴為古之謂言字三仄之法記恩仇必報君
賊必討是臣子身止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為得以討賊者為姪持使
天下吏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

明史紀事曰先宗以神廟元子一人元良奉土歸心乃自萬曆十四年
臣中時行以建備攝至廿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
如斯之盛也語云受命者子抱其時格范集金狀多采明則其惠者
少勤功修三者多音官一席而足言哉乃首以事國本從權者權權
大獄中富貴正賓也又給事李敏可而書李春長等故或成一鳴
斥甚至九臣而諸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初加徽捷之名義
天下之口則有物以蔽之也論者謂諸公靜聽則早且觀處乎則以諸

臣力爭故久而克定也方勵化歲年上國所以立愛矣而言者動輒
不得登始則雖神臣以快官關終亦必不獲制論以制舉俾始則欲以
神君之重制要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國之權廢天下之公故王家屏
之外選新執事賜等之上言執政斷當以口舌爭之者也此太子既定
而誓不出國者又十二年皇史夢麟請神皇太孫儲如福為益德也獨
未忘也

王憲司嘉撰錄疏最多一時稱為新陽為屬其指定備有云元備雖體必
不可置子可事可王之介天命難推必不可循子且止之問神立
大典必不可玩以民遠近近之期能神神臣必不可廢以如廢如故之
詠吳其疏有云君目之間不異同意而異同理不防其變而防其改且

如唐玄號為英主張九齡事無大小雷力爭之卒成咸治繼而廣于酒
色九齡嚴相而漁陽之兵起又如宋真明君李沆日取災異奏聞事事
免權王旦非之及晚節修辭有奉天書而後歡見之早也故汝之功
防閑之要于茲可見又云人臣此肩事主難無得失終日議事難無可
否前代治朝賢人君子未嘗不互相譏評家諱諱往覆臣也而呂岳力
抵其失色極為宋直臣歐陽修亦嘗論之故以疏遠而敢指摘時弊未
必非治朝以上下而盡論乎國是未必非亂世以無心能議論則是非
日消以東梓視群情則忠直自見皆據論云

建寧大壞江東謀疏云雖撫不如戰守五莫夫守定而後可以進戰戰一
不勝而何以守人皆知之而必欲死戰以就化貴當就戰事時不日不

從中制乎非難極不和乃好惡難極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足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果違事不可無此兩不宜事之果違事可無是則不必姑存之國家事能堪與吾會議哉

鮮紅諸論皆現過者曰官藩集則病權京堂則不病是京堂者放藩集之藥石也官留都則病權京師則不病是京師者收留都之藥石也伍東華增之曰國都大臣不論初到不病論初到病是官言之論初大臣之疾病也不應留則病留則不病是立上之悲留大臣之良劑也

馬唐國都更事敗在戶部官與陳以誠非東建左宜備應留中天府中遂城失守王師應北敵作天山詳有云哉謂子昔謂屯兵今無兵可屯奈何公曰建左難也而中國金刀未損也建民失天下而普天美升王民

也京省九邊各新代英非王師也事有便而易圖擇有懷而當先倉卒而議新法不可卒施因其已敗雖其現在祖宗時雖有軍符耳速死亡者核實除免現在者向今善任去任者汰爾雖壯智庫雖難勿復如昔之虛冒占役以老弱充數舉四海之大檢籍索賦勝兵百萬可以立致未有數百年蓄養之精銳一旦盡化為烏有者也其各州縣頭役壯勇兵快手健步之屬食糧在官本為防禦無事占役有事宜圖與顯兵一體操練以備征調其祖家時雖充各衙門頭軍例應原屬子孫勾補近來以防廢逃亡勾補勢為株累官民即宜改選各原屬衙門充任以本處額數也四時之逃亡之禁可以永絕而倉庫得實用亦甚便也又祖家時功臣子孫世襲以備社稷也今各衙門推千戶不同

唐祇惟嫡是與無事承之雖官猶可用事宜論於墓自今承襲必加改選養賢及庶如此則勸禁子孫兄弟之事競趨老對以不祿職數年之復時材不可勝用矣

公曰有兵無合奈何公曰食必重粟今主計者不辦餉糈而專議餉銀焉有司者不求實倉而專求實庫大用兵之法守則利七備戰則利備戰輸餉則銀使兵有銀隨處難買然亦必有粟可糶而銀可用也今一切徵銀處無食糶其粟以與餉軍得銀又賤其銀以買粟民窮子內軍

餉于外是一法而傷窮病有司積金不如積粟國家重兵先務重農祖宗時天下新成各有強軍七四天下有司各有月報倉報歲久也曰漢為民慮倉稅代所庫銀減減當解矣今須一清理之也曰原民收大軍也

不必連倉即令量餉米粟稅銀是庫作正主銀者不必求米但求現銀糧補他如常平義倉各處往往舉行廢者修葺無者增設者今改減納吏各州縣在任有粟可運非必需者之運也處處有可也非必言屯之運也隨在有粟即隨在就運可轉輸軍士得銀隨處可權買軍民商賈隨地可留運謂云糧金如山幾耳不如斗米真至言也大抵積金則乾沒與庫米粒粒亦使積粟則兵餉雖極委吏乾乾沒不給此其利害相反均明今穀倉五而貴五谷者則海飲使民樂業力助軍數年之積家給人足倉庫日實府庫日充豈不足為也
萬曆己酉正陽門吳陳左都予廷議陳陰下深居已久不復當陽實之不存名時為附政夫協而吳不銀庚申紅丸難起公嘗言曰紅丸未嘗何

華卿與兵從無獲人主之律如律于父母止有謀殺逆逃一狀史無別條滋等文并不可為改爲懷德無逆于大辟案積未上念體竭之特敬禮表臣御史疏或以戒勸御史得旨者積公事不事詔罰公數曰老臣今有以報明主當竭時爲天下守道遺使身與俱喪今當明時爲朝廷守法法存身與俱存吾何憂

光宗崩年既未定或議削去或議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左忠毅光斗時爲御史抗言曰先帝一月克濟言則去者謂不在許世子趙盾下聖作物睹興民吏始以天行年月朔示正朔于春秋履始即位之義不可謂正紀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今日之事在以天啟存泰昌非以泰昌更嘉曆也始斷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

即忠介元陳與爲公從吾建育善書院辟小坡之公張墓言隆慶甲辰門除陪書閣手書謙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書以此少其相業神宗因茂問臣等集議衆所月有議會執政諸臣時過而問焉若以滿學惟宜致意斥逐之士處其處遠清其奸賢則如切如磋道學一語端爲弊習救苦之良方非靈性至命之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林下諸賢太淺矣

楊大洪廿四罪之議衆謂當乘此決勝請助于葉福清福清曰聞臣與廷臣不同廷臣主于奸奸不情職則不宣情聞臣主于平章若附和反足情事親逆繼甚公當數曰昔年事以手代口雖甚屬忤怒一夕即平捕亦能允今與內臣事辨以口代手關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雖勝必不

繼後應持手矣平如其言 郭汝鐸曰明與相業如商文毅劉文靖謝文正嘗以復行意輯其奏此疏濟者長沙華亭與福清而三顧長沙護引史策卒擒逆理華亭奉聞紙障終宵分宜福清急浪勇進自保令終其獲國之知不知其亦逆數使然若其保金事頗周旋官所功亦何可沒也老成者方以色養頌公之中丘雖晚者更以調停責公之養龍

進退維谷時實爲之 御史馮三元劾然公見弼大弘教之漸據經義者與與林林其功博略者亦難掩飾其功在支撐卒得二義之傳安在積其難振振爲企之無策

趙忠毅南星爲文進時工刀鏡千進張謂司選者每選進朝序輩進留議 陸調攝地方講起用恒重唯乾古敏而獲脫比至署則公言和書閣戶歲凡應對不暇端本而端先容積薪而按居上不從則又爲書切責以爲違公論必欲如所求而獲已而度世界言怕長安雖臣有近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生平而無補于國家旋當以爲廢去耳數語知中時弊又在餘職有云臣年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然時尼如此不教何待耳老如此不做何待惟北海承澤曰此忠之所以爲忠毅之所以爲毅也

智臣王象乾以臺去吏推代者排爲 張言皇上如推智臣則臣有請焉秋居前不敢居東者勿推能任撫不能任戰者勿推肯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怕等要甚于怕敵人是知推斷而而不顧安危者勿推愛便宜

甚于愛性命者勿報皇上如專任臣則臣亦有所為皇上終于不令臣一親民難則臣不能任皇上不時予違衡不謂定策需則臣不能任皇上不以聖斷是臣所奏請而以振新制臣可否是中外聯日論違事日發卒歸于無道則臣不能任皇上如一奸臣臣不放其死時公方為執逆所為卒不得中其之時庶公善理方善言軍前當兵短曰違之當復非直以敗者之封疆不宜棄散無逆則不能有到相違中于京畿今之時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權制則宜簡汰而今之居守則慎重非為道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為振創意在集兵而應以巧行其沮挽恢復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勝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費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

成之結既廢前日之禍復作遼瀋臨時都門之危幸備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傳而索遼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遼人以一面之辭而貶朝士之意意遼人之情者遂持違情以爲朝貶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滅違情忠臣義士有負於長歎而已

倪鴻寶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士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群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攝其門六中時着者勝耳故其時其無玄黃時勝時敗其能者中權權實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戰心悍焉而中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實人亦不曰戰且曰勝戰之年然其時正人雖是禍是其四當其日吾君子也其後能已振振威風公百尔臣上會休戚不敢言戰而陰制以攝其時義戰者敢謀戰者勝道陽

者敢謀陰者勝凡明主所藉使以輔食人者實人皆借之以察正人其正人能攝敵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也彼實人亦不歸籍居守而但使其無故于攝敵實人正人皆以不敢言實而實愈熾愈熾而國是不可同矣究之指以明比斥爲偽事實遠禁無端日予以世患無真品望不意無真政齊所謂道德事功者之竹帛黃之張石蓋觀乎未有親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崇禎時張廣意陳推測都御史張繼德往正以崇禎意亦當昭面今極貪則原任蘇浙巡撫某性度則原任而道御史既勇臣與勇從不讓面但臣家居聞勇捷連士臣泣送者為計及入而都始知勇在臺不讓准一詞不理批一瞻不受爲員一疏一累矣御史爲民害者得學無所

辟曰與民議聖諭六條委曲開導民開化之難前奉嚴諭宜召為諸如史勒抑臣有敬焉度如敬焉其進也以祭儀與會如某某其處也亦以在舊籍而人立月既陳起念各別在勇且付所見可謂難士在某則自知公論難容不過欲處其晚而已若漫不加別使大貪大詐借一疏為進身之符豈朝廷之司可以蔽飾奸誘求賢之典可以欺於容會已歟臨上一時快

倪元璐辭雲人嚴云臣既攻在魏者而引東林為對策一則曰郭雲其則曰郭雲夫以東林為郭為雲特復以何名如崔魏輩以臣處中之言合之事機之論大東林則亦天下之村談也為之主者大抵崇清提之陰而東林人太刻謝為明之嫌而然特論太深矣所引援為用者益多矣

魏之得才幹之稱不無非類要可推舉而盡夫天下之讓論爭涉假
得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掌涉騰激而必不可不推其
獨自提之君子以假借騰激深罪人于是起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厥
名義毀譽廉隅于是遂為傾德色地生詞矣夫傾德不已必至動逆生
詞不已必且呼萬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嗟乎充一無可
奈何不得不然之意時何所不至矣讓者能以忠厚之心而原此輩而
獨待已甚之論皆皆使亦所謂待也諸臣謂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
魏為對李匡衡正當以崔魏為對李夫人竟見不同議論獨其魁不足
以定自都如宋蘇軾程顥文公為郭而兩人益自千古幾制大體之
論者亦而賢之惟品節大開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決之于崔魏而定矣

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恨其極滿吳才幹而必致亡遂此正人也有
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勿窮不何也遂成遂此亦正人也

請毀三朝要典云曰魏崔魏紅凡移官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
之一言幾于遂置其議不可不棄行而書不可不遂毀蓋當事起議興
風是益訟主魏學者乃魏東宮事魏學者皆安神祖主紅死者伏節之
言事紅凡者原心之論主移官者得變于幾先事移官者持平于事後
六者各有其是而不可偏非此一局也魏而楊廷世四罪之議上魏唐
魏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增故人則謂三書群小宋富貴則借三書
毀此二書而三書之面目全非矣此凡報惑導者于先皇捕之謂德祚
功于義父也又一局也細已審而猶疑有遺猶勢極重而莫其制焉

于是崔魏兩好乃始創立私黨權要與以之執權今日則崇正之黨
碑以之免此他年即三公之職事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書者天下之
公議要與者崔魏之和言今為金石之論者仍未釋思細即雖最亦
多事惟有益之而已

劉公案周為大東北上宮陛下肅清朱治躬躬細務制今夕考虛歲太平
正張然程如適急不免見小利而暴近功夫近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違
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
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引農告匱
而一時所攝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兵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括免為楮
良而無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最良而無修之法亡亦于無寧哉矣

頃者嚴監史之錄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政時之昭然
會風不盡息者由乎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呂忠節雖懷管抗嚴言內臣出鎮于外臣不便滋多掛機機轉各有司存
嚴霜堅冰斷不可長目所可惜者朝廷配禍之體而所當則者治亂清
長之機然仕家居年已數臨洛陽被執大罵以死

宋凡有政言言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事華之人愈易施術而劉奇
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孟之徒愈乘機而圖從

章給諫凡稱言禍時有言路斯經一職人事傳播略云我皇上求言若渴
然而臣不無難進計者則以虛言之曰唯也虛言之曰端也謝言之
日星也謝言之未虛而知言之未達也何也豈謝之說以封駁為表飾

郭為職其子兵判財用之為惟舉其舉否而白簡之危視不相代也
今任者少而後者多雖幸得條陳為職掌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
臣以為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讓者之心條陳而非讓者
反擊任者之肘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而獨臺據
稱言官既明職掌亦非給言今廢弁而較清天聽實非而卒空懷冷
書閱書而時生見事之風據出位之政是有端造輿論挫辱致無病
粘子通布街衛強名之言時投毫末不過二三小人指上明目建說
妄書得浪傳大內射影含沙耳市虎紛經置繁教之下所宜有邪所謂
浪言日減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
辟席聞言引咎道固宜尔乃今傳文廟上集來下子為權利高張恨
反饋于雷道此糾一事而彼且雷聲引蔓則非節外之枝彼論一人而
此又東拉西扯至欲空人之開朝端同子緊松墨日曉其混淆所謂辨
言日置者此也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固哲后之方規而舉不辨說如不
辭代乃據官之職掌今屬一人不日為賢為國而以月為忠初一人不
四除為務盡而以為非故禍端而指即有扶和米勝之嫌不約而同又
有隨聲附和之旨是容聲啟口盡端疑國而搖使柏臺官盡此大惡非
惟心置腹之權也所謂聽言未盡者此也至于皇上厲精求治耄耋批
撥從不踰時而今聞有通至旬日夫議論不過是非兩途而望斷亦止
從違兩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省之休即言而非亦當快由以成
吁咻之機若但求之為國漫不剖分使長局中之易勝更生事外之控

撫所補劄言未達者此也先備後以兵克海島
新設條陳應指條言當時政五弊內論聯運云聯站之設非止便軍
之路聯運天下之血脈祖宗是奉濟院所以養處瘼瘼免獨無告之
人設聯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猶其歲月
翻其口腹使不敢為非此可使由不可使知之妙用也止須法其善
足矣乃尔刻畫裁制皇華之早氣象清素宛然冷廟廢寺一切游手游
食之人品餓不遇者得不得驅而為盜流寇逐放往往此輩也節費全
不足抵泥沙之擲投掠屠戰特增耗耳後早如其言
發未傳撫奏所奏上言中州大營閱會諸編五部八十餘城盡為足跡及
革左諸賊由宛汝歸江漢旬日陷數名都此流寇之大略也自永城以
至靈關自宛汝以抵河岸方千里之內皆上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
山結寨日事焚掠此上寇之大者也剿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
陳永福餘兵不及四千合卜從者三千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者也
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部滿漢河北臨平萬縣賊五十萬昨年完不及
廿萬撫錢缺餉五月有餘此根餉之大者也特餉必項民自煎冠十餘
載八關無斷守城修河路運至于惟子河樂老婦為所此民生之大害
也撫民必順官按除日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故年餘不赴城上國事
命此官吏之大害也敗壞已極惟皇上選賢內輔庶幾體觀國產通款
庶有濟乎時工臣保定撫徐撫入對據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賊
陽處關焉然一望即有完城堡險四壁蓬蒿滿路難大無音土地人民

如令有親皇上亦何以數陷乎上收歎泣下

烏龍驛即所以備黃公進周而江西是撫學處之上以進周實作就
政學撫和保運是故論議工備未允則當對深諳言進周之罪豈
成已服矣通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情也自來論死諸臣非
封疆則食餼未有以是言者今以此如進周進周無封疆食餼之失
而有處言家戰之名于進周得矣非義皇上履義之量也且皇上所疑
者豈耳堂者見諸行事進周與張空言一二臣工始末實不相與也今
且然之雖而斥之為有所謂堂而增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
旨傳令今皇上豈有權假于進周為一轉圜初念而臣已論定臣解何
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周宜興延儒再相承上善義深能故言微中以解上怒先是進周在獄為
妻嚴易來獲附三十六歲大約言天子之孝任寬仁安士恭恤禮下而
獲社稷可保非若士庶人服勞奉養小節而已其以感恤上上偶與宜
興言進周宜與國言其清官可念賢賦無食至寫孝經易來而食因
以所言呈上上覽之心動得減赦一日上言及岳忠武事嘆曰吾得詩
如張者而周之宜興曰岳故名將然史亦多溢辭即如黃道周為人傳
之史所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然進言即得旨復言
陳邦中豈正有詩曰岳故名將然史亦多溢辭即如黃道周為人傳
而憂兵兵禍則知自省勿憂兵而憂將時良則兵自精勿憂將而憂
臣謂臣賢則良自良良時自出上嘉之

河南撫官瑞國進言皇上急于求治願得如法自小便以受大臣與眾推

舉或自負報亡論為故為懷旋幸配成不少賢者下獄者抗幾于亂
周周與與與皇上以薦舉不當疑其貪濁四岳不屬雖手瑞國與張
初未并四岳瑞國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抗疏不從走射之
瑞國亦以張瑞之曰瑞國如是耳不聞責其違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
臣于是多戴罪夫不聞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數年無已時矣皇上以
祥豫望諸臣于是有戴罪夫不聞其戴罪之心而概以竟免瑞國亦戴
故套矣使瑞國之策史速之宜也恐吳由之信不皆藉范宜瑞國之
不以清史瑞國臣今瑞國休于奉罰之嚴一切如瑞國征餘征行無民
矣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而民望官府之際瑞國臣以

心是速之聞與諸臣以禮歸衣禁獄非有瑞國奸宄不可入而謂大小
臣工不難報為安撫者未之有也

倪元璐上言陛下下罪己之詔布告天下此非徒空言也今民苦甚無如
惟科增自七年以前一應進貢悉與瑞國瑞國之類悉改折色于
下減益于上撫民之規此瑞國大也吏胥與而進退數十年之事科
章一上莫延不休瑞國而身處數千里之人却吏一上寬視而瑞國有
以民間疾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聞日暮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
非賊刀割多子年瑞國瑞國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瑞國雙
之臣或上是之

工科曾應道言今之神富皆衣租食稅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

以病民而獨據其利雖時使貧民出力相援無足理也秦漢之富甲天下賦稅而安府庫千百萬悉以資賦萊陽之破紳鄉張宏德自捐其藏得百萬金不先開門說戰今之神富亦當要之略借均田之法使富者輸捐以賑貧亦救民癰亂之策也

利科李如燾言開創制千古奇事自軍不用而兵散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與農始不得有其食兵不練兵潰而餉益難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實比者被實之使四出而招充屬閭閻不識可備者政事乎

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利輒然言求言而建言者無斥方遒而下獄者復聞大臣雖清原曾阿監理亂之數乎工書責其倖進周曰

忠信二字臣不敢不辦夫臣今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臣宜在君父之前掩飾而諛者為忠乎忠信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政治

毛文龍在皮島新據踞其言其千歲足待其言其昔此無益云元聲獨謂毛文龍之始星進之未必制敵人之死命退之亦不盡損我國之聲實獨其孤據窮島置有此軍抗而超海之未建生聚教訓之不允甘

心于饑寒之艱歷張為龍虎之關仰海天之寵生靈望極而號呼由斯以族鎮江舟楫之時則為得侍失之文龍鎮江既廢之復則為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復則

為千慮萬慮之文龍時以為至當

崇禎中主款之議一籌于袁崇煥受性利而止再撫千楊嗣喜本賦以勳

既脫身而去三撫于方一落投不威以既病乞身而去四撫于陳新甲謝體為周延儒所阻設為臺省所糾陳亦正法而止袁方督撫陳本兵制則內閣也

甲申春寇入晉李公明嘗以親征備言今日所最急者無如親征一事崇禎甲兵不下數十萬近數百萬可得數十萬但得聖駕一出四方忠義響應必有開關響應者晉為軍事不啻我千錫乎太宗不嘗戰于漠北乎世宗不嘗奉天乎黃帝日中見象操刀必割言貴時也時難得而易失者之山東撫王府曾有言殿上不好暫駐待大兵雲集勤王舉皇然後徐議西征朕聞天子自來神天先已伐謀勢必則先相向而又還河龍船登萊跨海山東河南兩道並進切近豫陽祖陵在

馬皇工及可駐蹕以親召忠義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據江撫意伯到孔昭曾忠貞曉暢軍機可召而與捷必能植陷清建此中興大業臣

又聞唐唐一帶無人把守易平一路無人控扼實非完策伏乞即日調度楊時從皇陵山外提軍華城保衛重兵令東宮居守入則監國出則撫軍此皇太子之職皇上當日敕行選得相臣趙爾泰官輔導起居科

理居守兵事三韓重地皇上自為督率六飛親駕萬姓當知真定以來順天以西可無慮賊氛之光斥矣上然之下部廷議

兵部光祿寺卿劉爾魯說不殺之不足以安人心審後議辦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嚴辦不忠天下之危冒白刃犯鋒鏑以肩先士卒非好之也

有所大不得已也皇上欲思昔之開天闢地者如漢祖唐宗宋太祖有

一不從與事雖低中唐禍而出者乎我朝高皇創業有一不從斬斧臨陣而死者乎皇上一言一動無不法祖而循今日之舉有拂于高皇之心乎且今日臣之進言為親祖也而諸臣妄意以為南運就使皇上發策南運此亦朕時急事易曰利用為依違國書暨歷代三篇皆言違國之事唐室其遷其復宋室一遷而南運傳國一百五十年若唐室不違當時已早遷離北族又何有于實武或林之恢復又何有于百年百五十年之唐數幾上篇固默然召時事論實而南運之議遠矣

南宋諸生何光顯上疏有云當今之世非甲子二字不得顯非盡省二字開不得口上嘉納復因上通鑑一言未奉旨而輒辨為輕有云不寒不熱其名曰溫上大怒曰姓氏受之祖宗亦可借以傳人耳國此其疏

云何某文理不通如何看書復向都建以備議

而都建奸雄馬士英奏薦阮大誠以知兵賜冠帶阮見郭維岳奏言袁成先帝之子今實錄特於若時此案休殺不當則排排其實忍有餘倘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言之而與今日起用大誠對照則顯今日未先少忍并非排排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孫

劉公宗周應召獻言一請親征駐師應陽以圖恢復請正道謝路振飛於臣劉澤清高傑等家眷之罪一俟負責請陛下親征所至至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一面分別各帥封賞執應就盧夫以左師恢復為而封高劉歐遊也而亦封又誰為不封者武臣既盡文臣隨之外阮既盡

中端從之而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惟道官燕京既破有受傷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死者于法皆在不赦當此國賊君亡之際督天臣子當奮歟死者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此後一切大小餘仍請暫執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咎之誠

御史李樸言今日諸臣能利則自紀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先帝自前為陛下之功臣大擁立之事皇上不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勛一擬勒齊俱應解免以明日擬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幾陛下延世之寶

太僕馬允吉言諸臣之舉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散于諸臣之玩昨或獲傳是撫兵關中議者俱以為不宜然出則必敗然已有

逆統讓之者矣既既渡河日即稱急渡周軍英三桂伴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敗地讓之者矣及戰勢東約廷日動而連和止諸監國南國播不擇者亦難宜應允然已有有妄議之者矣由事復而觀或逆讓建者之讓國故事卒不敗必於賊讓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書亦無全利大率爾是

禮部顧鼎璠請制溫體仁文忠之孫其體仁所推知正人如文震孟等宜予優從之震孟繼文肅而義文介姚希孟文毅呂維祺忠節

史料章正庚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璽矣不聞狀降聞武官私開奏不聞公職聞老成引退矣不聞撤職聞諸生棲堂矣不聞請職如此而曰是與朝議家臣雖悉知其來也臣以為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此者

河北山左忠義兩應各竭忠節多獲官為朝廷死力宜急賑恤
四畿分設河漢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西京血脈通而後臺
井陘絕蓋津謀英圖以攻隴右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賜素親
率六軍于豫上層雲所冀人知同仇克克能殲虜情自倍也

史料然汝霖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禍止有厥嗣
一節未免矯然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首領預備後為難豈可使行旅
折陛下誠恐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為念親藩而
開竄先逃誰死社稷保舉快推盡是缺民則今何以使陳治不前而雅
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於敵後十無二一版降陳虎肩背相連則
今何以使實符必當而忠廉易行先帝委任節且而官舍逆練一任範

賜京營親軍提為范範則今何以使父官有司審美是屏先帝簡任何
目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棄傳則今何以使納無常操
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推用之臣而達于督撫推為梓里起建軍執羅
拜職是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一作尸科無異

禮科袁彭年言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不見正史惟大學士為安行之
亦不聞神以辦事蓋嗣後一歲于歲化然而廠法蓋前年秋蘇東廠尚
銘有罪無所當時不得報治矣再數子正德延建府屬歲十六年之
滿天下雖然三歲于天威遠暨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先帝亦
嘗用之矣乃當時決無不替而得之官中自有不屈而老之剛逆類
之方即從奢燬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實發奸之人以行始禍始禍交

降為人請所有之常後乃朕賜為千歲極重寵近之勢豈非以異援之
定倉和而專傳述之開倉而貴乎

史國祚可法蓋云先帝以聖明嚴修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于
賊寇皇帝崩于亦崩于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禮取時以
恩一旦大赦在北諸臣死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
有之和也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
之足錄今恩外如恩給給未已名器滿于斯為極矣其行討賊宜將
內府本折概行權解海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贊賞一切裁革朝
夕宴衍左右缺換一切謝絕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併于選將
練兵一事庶乎人心可敬天意可回耳

方惟學言復封事有曰蓋王為奸而不為天子此先武所以復舊物也宋
為為天子而不為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

科目羅萬象言輔臣薦用阮大鍼以懷世之無知兵者然而大鍼實未
知兵恐無子實毒理施未見此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與
陸見以成禍臣吐根之意禁其復用以杜奸人觀視之端

史而張公慎言薦前大學士吳姓史書第三復詔數姓屠陸見三俊候另
議而數臣劉孔昭于早朝時均諸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跪大罵議
官謂不當奸除兇而臣議陸官不及武臣陸黨行杜議官立雖不辦卿
史王孫善結孔昭先帝載文據江歸武據文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史部
職司用人除推官陸官外別無職掌相與爭殿上為私圖言家臣自

有奉末何遜職事明日孔昭補職訓恭儀言吳祖來去國臣為私圖其
田唐亦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知天臣中各不相得李吏部之
職今用人乃懷言事孔昭一手穩定非其所知即謂之奸臣等皆贊其
奏謝言蕭然知臣知為不可且不能知事微實出臣手又三復清剛正
朝人望臣終以為不可不用是臣等不識言詞姑從之奉事子李
勉天子之責言以叔孫目恭綱綱坐視宸陛凡若公庭抱死無地贊賜
罷斥各奉諭旨

士英大鐵投書候考宗堂嚴職誣曰唐鐵跡顯有逆謀訓逆史聞知張
太宰等種科查彭年事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恭詳
可否然嚴給批會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速改司封選令何
履何曾直達御前微利嚴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嚴臣體恤也事涉
宗藩皆得執奏通政司劉士楠亦言曰唐物貴體性守正不阿居卿立
朝自有公論晚嚴何人播流言且掩耳盜鈴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
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不報

乙酉四月左良玉疏劉士英數其朝廷雲雲引大鐵于兵部令兩子
據重兵進使童魁七起蕭鐵文張布置和人因禁太子八事而復傳報
四方特清名綱略云奸臣馬士英懷原未肯體顧蓋而會當國家多難
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唐敷之歸為私家博贈之物品昇殿
福賜監聽明本為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為仇不祇播誣聖德初
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排死民之願何由莫覺民生費官必先相誣故

看七十老因三年數難居服罪嚴監軍漁色周福君親托言六宮側道
二八紅顏變為希圖腹上蘇松常興橫行之使肆行橫李會稽妙選之
旨日下除梅會贈賂之餘無朝政自和仇黨然而外無功難辭小尤斥
子朝端賢良策進于及谷同己者如阮大鐵等數十臣悉皆引為羽翼
以毀殺人媚人之亦嚴其已者如劉宗周某曰唐等數十大賢皆誣為
朋黨以快如阮如趙之狼心道路有口空吐嗾方如狗如曹滿街之謠
神明盡欺嚴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語又況皇朝聖烈烈祖烈宗烈
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飲其血而風之士咸思排盾其家本藩先帝
舊臣臣等何辜任職年痛心疾首願為罪達難天以無從此日廢地數天
學與君側計謀而併命在普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子今昭然定手

嚴斷王陰呂氏之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厲兵誅馬引罪與師義旗所
指正明為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開世共賞六賢皇明
之運鳴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尚懷斯虎目之素
烏然董奉之腹青溫三句語元義之府椒薑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

食人之食事人之事恐則速惟力是視故一情用事順施五采之

彰編三人而達矣為一柱此微幸而過則止輩 天忠臣即是良

不音而不遇則 神日備之詩子但自 千秋其丹表臣選

名于青史然而確難 皇古 碑 如微如 使計放死而

死矣筆微第五

王朴洪武中為御史位應教與王申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曹散還

問曰汝其次子對曰陛下以臣為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為有罪

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死上復命斬之過史館大呼

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行刑者

復命上惻然問死時有何言以持對上曰後有片言亦當開況詩耶行

刑數人保生死

齊魯為御史姚介敬言言以言事觸上怒命力士擊落二齒皆伶恰之上

曰汝汝汝我耶曰此二齒當送史館上然然

時以天變張言平遠訓導業居易工言三事曰分封太修求治太急用刑

太煩太略謂今日方已平矣民庶愚治不將以寬大御之殺人如蟻使

民不獲安息欲以國治難矣用刑之隆多過聖教使彼吏格從深刻

以趨上意乎凡者多得罪大國治乎亂世之弊難理乎治亂之復頌

之則趨趨可得從是則膠繆而不可解令痛民之不要好邪之不正朝

令罪當罰無度屈辱臣國治焉可致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

禍亂之根也吁若天子幾內地止千里而秦晉燕齊周楚諸國各盡其

境以對年少未達事之王衛士之或比于金吾親則無事則為騎快有

事則易得亂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可為未警此人所未知而臣所為愚

也願入上怒曰小子敢離間番骨內違警死焉諸卿之師有知友事信

平御錄之難也

上書奏怨殺一人延臣莫敢諫微傳時為御史趙述跪奏言如願述

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上為震威其人得從教矣

時初宋通曉應教教位知宋誠無不驗者山東監生周獻心言國祚長短

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而下如漢高之寬仁魏以文景之恭儉

照宣之賢明允美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

誠心愛民是以有遠之長國祚最長莫如秦隋五代始皇之酷虐場身

之并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蓋在唐嚴皇上應天奉命掃滅胡

元厥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通于漢高而寬仁不足賢明通于太宗

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加漢高之寬仁

同太宗之誠懇法三代之統教則帝王之政可得為世又何必問諸小

技之人耶 又言方今力役煩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眾賦稅過厚

稅雖重而民窮者眾教化未廣而民不悅所謂徒事之法度嚴矣而民

不服所謂徒法也臣願遵漢武曰陛下內多怨而外施仁義奈何欲

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頗富兵則頗強城池則頗高庫室則頗滿

麗土地則頗廣人民則頗眾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

何其可治也 又言洪武四年徵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進生朝堂十九

年越天下積年民事廿三年大赦京民此嘉立罪者不分威否一概殺之其無辜者然士君子入名項之中于益見陛下之德澤而殺之機深矣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覆嗣不易乎今水草連年未瘳大赦亦不由殺戮無辜感傷中氣之所歎也則既蓋矣復實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抄五段出征官軍位高祿厚平冠御仙職分當無身貴賜無極大厚飲重料富民困苦而無賜無功之人甚無期也宜無節功之實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者甚為幸甚其餘所陳皆知時弊約三千餘言歎心不知山東何生人亦不知當時高皇帝何處分抗言極論不避忌諱得免擢擢亦大矣矣

侍講劉公球性廉介說書為合奉定議師之又初蜀王厚貌議論慷慨不

為阿比正統四年京師大水民飢其陳藥酒接濟之方則北唐及麗川

皆不請上疏請賑而征以專備北八年當慶奉天殿應詔陳十事滿王

振怒愆置公死會同臣等請言事下詔獄公獄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

臣馬順附順端招遠公元柱傳妻邑人成器為父祭之子龍泉山廟名

其地為祭忠堂

景泰元年上皇還自北度居而宮又明年景皇帝立己子吏封蓋廟為所

正未幾太子薨哭哭見章公時為儀制部應招修德錄吳十四

事內教孝義一獻諸上每月朔望及歲時節聖皇親臣朝見于延安門

以極尊榮之道推獨子之禮詔所王復正儲位隨入上大起迷樂持標

體無完膚大忽大風而沙微遂少獲得不死時而大度厚慈微莊顯請

為親親之恩定天下之本略與章公議同隨入初秋八十且并故事公
贈與御史鍾公同以同亦嘗被擢郎官此事也同死獄中而廖章二公
得免

公在獄久一夕因獄為毒而所求米粟更移乾腐稱病移而瑤顯立頓
又嘗苦發多益無從得免明日有鳥物一物墮地視之一牙覓也人以
為天祐忠良云

獻公果景皇帝時為御史出按山東馬殿公忠心救疏為以善法按察外植
黃蕭養亂從提剝株立制度下合寬簡而人畏之視水賊起舉為往論
遂降之使還內苑張水壩果來陳官議上怒將與決景伏陸呼曰聞古
有殺諫臣者不聞有殺獨殺臣可耳無與諸臣上益怒叱出滿吉田典

史大順初還知龍江軍基濟而兩教民環治陵池事其利乎 盜趙瑄
等逆宇叔州以征夷長中而耳創甚則歸

楊公瑄為御史歐陽散言初奏書石英皇怒召至元華殿與同官同決指

斥二兇罪狀甚屬生死會大風雷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邸外得減減奏

有欲公指書石謝不可復構或而升二山殊得歸誠化初起按察使

富度張蕭奉職著勤公子源任五官監候正權開上言乞候得大角瓦

心中星動攝天耀天耀天耀星不明乞安居深宮進跪謝罪弓馬嚴

抗令毋離出入關除寵侍進游小人第當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攜

習詩書識上劉瑾怒賜旨杖三十尋又詔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大星

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恩恩預防瘴愈怒罵曰爾何

官亦欲作忠臣乎又賜書致三十諸侯通年

論曰劉公球之言行而無己八月之事陳康章公之言行而無丁

丑正月之事楊公之言行而無辛己七月之事王公忠憤所激通事敦

言死而無悔陳受顯指為履實慶天將自己功名者真天網矣

丁公機節躬躬行持境名簡日以經籍厚擬而意未得所歸為御史上疏

陳周為乞富宗趙退整命舉岳岳公毅然不為知復提學廣東元子滿

郭公智成化中以應吉士遇星變抗章極論陰陽之理猜忌為妄劉子

直而周王祐王恕都知且謂君子小人之選選實實陰陰主之播播下

歸夜微摘廣東石城所史目元

裕陵北狩人心危疑實大歷望時內亂服除人多沮其村公題書度日石

田半屋為生太忙鴻英為華自許何意竟北上武宗而避公談陳略云

陰下脚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理再壞于佞倖人再壞于遺

仲之子至是為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察陛下而不散特

權臣亂本已生禍費特起陷陷陛下知之晚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特革職固公自性如此則

誰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

公之目矣古天子有說為獨大有欲為臣大而不可得者臣切為陛下

懼也陛下始時游戲不出大是馳逐止而內而已亡何事宣府矣幸大

同矣幸王康矣幸武而翰林諸庵矣所至雖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

保為民父母何忍至此極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須離奔路

爭妻妻子避去卿今江淮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承之

幾何不為盜賊逆之死亡也奸雄竊伺特時而發發生在內則欲歸無

路發生在外則望厥無及陛下新時悔之晚矣宜細然悔悟下哀痛之

詔南巡嚴密府行宮營內皆以賑江淮之飢最違軍以歸卒伍作不

御之士使還民家夫自書未有小人則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湖行伍

廣漢山跟微旋復見可憐之罪不聞可賞之功乃臨封相託以腹心

使其外挾內擁此斯虎之勢氣之通也天下切齒唾罵欲食其肉陛下

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各欲所為前是未暇祖宗社稷之托應應子

無所寄方且遙視滿殿儀紀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廷親賢

毗水大業臣謂陛下側置也早駕歸陪公虞見公頌同署名避州大恨

群下詔獄五日三訊杖百餘家竟死公以詩遺其子曰不用汝詩言至

此頃知我道固當然嘉靖初改為南大理

初宸在殿時諸病方劇猶賦詩有梅花入夢香之句人與輩議易九外

以明慶憂之速死時靈霧四塞靈如在水水溢四海子王河之賦柱

齊折如斯

王公忠孝友忠義抗疏勸武宗抑情慈欲還爵以防外患滿朝承凡九年

四方脫滿者舉國明正心極盡之學嘉靖初復官以事大禮相親覽

千秋

魏公貞則從陽明問良知之學居陳地屢以謫言紀願漢受此杖亦復獲

職每救急爾意又以直言受杖下詔獄雖報卒亦為之流涕與舒公等

通藩十年豫兩被執而實又獲據又獲赦毫不勒令又將公欽為御史
正德元年十一月上獄是秋次年正月又獨具奏請赦免復獲赦三十
陽一日又獨具奏請赦免復獲赦以死具懷漢也

張御史敏更按畿內武家故奉宣府公而嚴禁止居數日上獄行出德勝
門者昌平將出關公令守關指揮開門的輪分守太監往謁駕公死
之曰車駕出關是夜與君今日所願事阻駕違命殞當所駕出萬一有
如土木之變我與君顯所祈寧坐不改寫所願事耳上召指揮封曰卿
史在臣不得擅離召太監欽亦力止之因與御史相持力坐關門下
曰執關門者非乃之逆夜革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
詔書廷臣會議百官危涕歸臣隨寫而後有車馬之音刑毛之美今宣

疏不聞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虐政疎國家事者陛下宜將其人明正
刑典若實是大罵即當有兩官實初臣乃敢先行不然為死不奉詔上
大怒欲殺之會間臣探聽等進上手沙河揀止乃已又廿餘日於此間
白羊口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店民舍復入關問御史安在者再
欽一時名震天下鄉人傳其奏革曰張御史問關三級明年上促宣府
還欽八達塞笑曰去年御史猶我今已歸來矣

據而足多獲罪莫敢復言學士馬汝璈曰寧不為宗社計乎事同廢唐主
士抗疏觸怒發關下五日而杖之人無由先生
舒修撰等疏略曰痛矣汝璈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親王招吳濬之計刺
中大臣懷馮道之心隱究以權位為政物以朝暮為市廛以陛下為英

誤以革除年國為政事一切危亡之迹國臣不苦以謀而歸皇上之自
壞雖入觀夢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五日又杖公三十滿外院宗和召
復官大憲議起復諒又奉朝請病哭于廟校如前幾死志殊兩朝先後

一節生死不計人怨忠孝狀元

錢寧運債餉抄于浙索賄三萬破印配于民時方公良承為左布政議言
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今兩省為災饑未和待哺之民敢收
千星何等時也錢寧與妻戰役侵下假以義子之寵賈諸公保之列進
之也至其既為義子必為親臣臣自爾無尚不能為分一乃敢擅取民
財賄賂報本有司違情為奸君門為星赴想監司臣吏
隱忍不言民心傷安心得則本傷未偏則枝幹凋落根板斷絕陛下其

能再然于上于臣望陛下下字招微明正典刑急知無悔時已於之憤
宣登還民奉救之職即行傳止則民怨未盡倘可明解殿上軍權留中
不下黃公賢貽以言云官鈔一職足以落權傳之胆而求其手提浙東
四百萬生靈安而復生之甚哉甚哉字當開嚴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
外大小職于執事不可無此一人太夫生世如朝露官貴如肉泡不可
無此一着

時據官多被杖督太醫馬公崇奏略云古者上執醫事以謙臣僕以渺劣
侍罪屠局保養聖躬定臣職業大養有猶置瑞也宜用之則聖風暴之
則波瀾者陛下游幸太殿御容還不如前期南方草草易致疾陰下
之有宗廟社稷所係不宜聽從群小舍容室之相甘暴風之相奏上驚

詔獄史稿

金吾衛指揮張公英因祖族兩妻上當罪送民謀不允知按刀自刺血流滿地侍衛人得送詔獄問實上何為曰恐汚者是油土於血耳竟死獄中江蘇等知縣有人猶知畏忌

陳而校死者主事何公達劉公校林公顯行人余公達陳州都照磨劉公班行人廖公義劉公顯孟公陽李公昭賢李公惠王公翰嘉靖初禮部主事許倫謫言正德間給事御史沈勢凌人趙權押使凡朝廷大關失厚臣大奸惡賊口閉日不獲赦一時犯顏敢乘視元和歸寄部中員外并事行人應吉士等官指揮張英入陳就死行遺恩傷諸給事御史楊陽出入若閉閤如今幸聖明新極張忠諫此輩史何面目復主清

胡耶

李贊曰當隆初開事時適有言俱被慘刑其後幾成陰的臣于非是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臺省皆為不鳴之馬而稍能死陳之士只在子翰林部寺諸臣也

吏科國公周世宗自藩邸入建初車騎由正陽門入閣下頭日殿下未即位不得由天子門舉朝社之以初大目皆諸外與吏路事通會御史嘉德由庶吉士並以言事羅時徐儲中三聯

世宗既死與賊后入仁壽而張太后仍以舊祀禮送之內宮由是奸臣賄劉東山欲以前題取富貴乃誣構張鶴齡兄弟逆謀詞連宮禁逮繫數百人時陳公議是視賊捕東山下獄而東山並被誣為張氏異休下

之獄謀從獄中言言陛下有爭先殺晚凡幾之德而東山散對陛下倡言謀或至最之相陛下有爭先殺晚底據之幸而東山散對陛下言暴秦建世之事宜立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朝解會都勸東山所奏無幾聖恩開伏錄得還職京師

廷臣以事大禮故多被誣胡公世罕見袁家居上言陛下踐非之初臣嘗引司馬光仁明或三言以獻其時留見陛下下子應元元洞端事體仁矣明矣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近因群臣執議大禮陛下優容再三而提激以愈甚聖心斯想請示威罰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憂之科諸天地仁則雨露明則日月天則雷霆雷震之威時一虞耳震數而過則天象而人禍政仁民可通明不可通也明通則察明備

可通或不可通也或通則殘廷辱辱廷或有官見獨覽日月還傷冕則聖仁傳則國忠夫斯廷英特今雖一言有合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臣今雖一事未通後難保其事事之皆非臣願自今持之

世廟既尊與缺矣而諸者遂請入太廟與列楊文舉當時為給事抗

疏謂陛下尊皇帝而祀之親德嚴明親親也不復齊於太廟以子正統明尊卑也故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與正創業也而欲嚴世室之名神與太祖太宗既正世室而復奉之故帝可乎至以為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為補而宗之是近無敬廟敬廟也百戶王祥舟事起公又奏言先帝是駕時江州被邊兵四萬國為不祀國家度廢廟矣嗣臣得廷和不覺其死以家謀謀之頃刻逆是身立之計此社稷也

即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以奸人巧說脫罪其責又處其子若孫耳
又聽王拜奇之祖而富述其卿里此何者蓋至重至顯之隆祐尤隆
左祖惟陛下與寡之若以無辜曉曉之禍使師保大臣之獄誰不為耶
傳載其書奏上天大怒遂削牛門至所詣與不為刊被誅

不促他毒。想是冲冲要新官第一。內你看他張德泰。權財勝。處此
位。國志。古來。新舊。知名。款。名。換。國。誰。典。他。並。在。皇。后。名。臣。並。在。名。名。臣。
看。不。上。堂。堂。壯。觀。被。他。播。弄。想。是。冲。冲。冠。冠。想。个。番。賊。官。果。你。看。他。時。
這。好。壹。官。亂。朝。綱。錯。節。弄。羅。星。是。甚。難。被。他。錢。清。平。瓜。份。由。他。愛。化。聖。

儲俱萬慶大之合權辦諸白蓮教逆唐者竟公名籍以獲教殺公得廟和公子美上書言順權殺人付堂訊可憐憫然罪

世舊論死而市有幕下人爲國子生者公門人也嫌其端曰明忠臣沈公錄之置持入市以觀世舊判物又曰吾師慈地下矣一市皆泣

沈梅開來將初爲揚州海會寺周而文卿與言大目當體國奉公奈何以愛憎爲子季爲大怨端杖周下幾死與光祿及趙史歸徐利部學詩先幾論爲逆中四錄梅開在獄十八年惟元堂讀易索張氏爲伏闕

上書得旨赦歸楊忠節蘇知軍政府楊一蒼頡一敗匪至官舍旦暮二炊蔬飯而已楊服布衣泥泥履屨矣鄰人美之謂其畏四知畏去三教不足多也以錄周方

士滿世宗起廷杖死時與楊忠愍陸獻揚忠介對亦稱三楊云楊公爵舉進士授御史兄亡無人奉母孝歸養母喪廬墓三年自耕而食手植桑果妻餽之清節聞天下嘉靖中疏言方今天下大勢如人極

衰履心百戰莫不憂病失人心致危亂者爲陛下言之往年夏秋極晴三冬無雪民情洶洶而大學士夏言等方以當道而難捕之不幾于安危利失以憂爲樂耶湖廣公郭勛中外皆知其忠聖德優容不

止于微潛于政柄郭即趨于天下國家之禍也深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畿兩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一人此一城耳五畿不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所不及又不知有幾也正陛下憂

民恤時與天下存息之時而五冬之功累年未止以一方士故是言爲

里進修宮壇浚民膏血而不知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數年以來朝儀漸廢嚴親攝太夫人臣歷朝奉辭未得一觀聖容奉

教奉書一聆天語非古君臣同寅協恭以睦太平之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保傅之職望而論達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

也今舉名器之重而弄諸迂怪之徒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亦陳廷及方外朝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此其足以失人心而召危亂者四也

太僕寺卿楊表言出而身立死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得罪而加辱斥忠盡壯口則誰快矣選此其足以失人心而召危亂者五也竊上下

初微京師暴風楊慶四卷者二日人呼爲楊府風云城警數年方得釋而尚書某有所論列又命選公時故家前一日與選野同飯飯已不列其子曰朝廷有目見速知行而後見其言也

方勇遠警時戶部主事周天俊疏言逆者凡廟災陛下自修省使諸臣實論時政此治道更新轉災爲福之機也臣愚謂示人以言不如示人以政今陛下示人言耳楊表在獄未見政也水今日天子尊嚴唯若

者多是危者少不負此義惟一楊表而聖怒之下不召小人則曰因紀夫細忠而召小人奉城而目曰犯法爲君子福士易所處矣言行君子所以知天地也楊表非木石身且不割當寬則既難折矣爲卿則既

震震安惟陛下恐爲上怒命廷杖數更絕其飲食三日死未幾御史潘璵亦以欺蔽杖百七日死初璵既得罪東廠使人吏巡視動輒杖射璵

室獨心腹之費曰獄嚴公宜自處有指交通余何宜曰令公多財善藏

漢之公一身如插畫與卒宜夜睡若虎宜有利即大將軍之

晉江人

再下獄時上益怒至絕飲食漸人章句以他事暫時從寬多私其飲

食曰以此得死死不恨與文忠上移怒并絕句所私饋食祇益展所

遭切者楊傑劉服李于也向史曰上仁愛無死三臣心即死三臣宜

諱之事朝奏何令賊死獄中乎史稱絕禁得食

天德之死也有民服死者被禁及之人曰子于周公故乎曰否吾備其

忠耳

工部郎劉公勉給事周公怡先授言事特旨 同輩獄與卒食以因食

齋與怡不食曰諸卿我也能曰君不死臣臣何能死食之

御史汪鉉後而險能寢上旨何相意沮折其屬時馮子仁思為御史疏

劾之有身擊不滿五天原惡實于西山之句及見東井恩獲抗論事

殷恨本勢也鉉腹心也故夫門庭月也三思不去百言不和乞斬三

奸賊後斬臣謝之又徹命文百官圖例悉皆大臣得失詞甚峭厲

上大怒下詔徹通徹時太宰會當執掌令校事持公榜榜向之公即

起立不跪鉉怒揮法上書欲死我既下獄獲欲為厲鬼殺我今不當死

我手即公叱曰若要能死我即重我我不過爾若又要能殺我鉉益怒揮

因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恨也為釁乃提公獄

中事謂愛人餉公笑曰如若不遇以美素饑耳不盡如若以還入市

又受其黃金 聞府獄起甚推意下欲奉公公居處屬無蓋王公

廷相好捕海御史何官為祖宗不殺謀百七十年莫置以而快心疏

祖宗法又謂雖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夏宗伯言

亦曰此輩非公私家罪乃止竟尋諸善公脫身出不顧觀者噴噴稱

四獄御史補陞口腹青帝瘵也 所使制事者若以開闢為動容是冬

得不給當拘拘時有遺公麻者曰勿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貴

我直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效伏欲刀都市以伸明王法何辱耶時公

子時可甫十五刺血上書請代父死得旨更審遂死死而聲亦以好事

露散

王公賢以貢入太學時方士陶益等導鬼術處傳贊上言神仙不足慕

因上聖學要議及陳五帝宮指斥相為得旨下詔限已而上聞其言曰

布衣教言當世事可以為龜策釋之授程書推官

帝皇尚玄修制政多晦海忠介楊汝律瑣瑣土木為傷民推廢事例為邪

前師陶仲文為非體仙桃華元為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為渾子父子

不還大內為渾子夫婦相持傳疑傳辱臣下為渾子君臣其言皆

所不堪者上震怒投書于地已徐國之下詔徹 必尼世廟遺大

提學主事知狀疏疏投款之舊例而市前有酒飯悉介以為行奉令諸

飲斷常度主事告以狀即大物投體地而後絕死與日不休若喪考妣

世廟聞忠介疏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

海外之人言之忠我忠又批云 例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之留中

久之復有所報下關票目徐公階擬以貶楊君父決不待時驅逐不忠

展公辦事之暴乃改擬秋後是廣聖壽六十侍制投得死與曰忠介兒

而概山不免何也曰干上犯主其罪可族雖并貴臣猶在不測

江陵不丁父難編修其公中行爾封建公月覽判曾父公傳況公忠孝上

殿制參皆被廷杖方被時即忠介元播得持歸上內官退之公亦曰上

養親本耳雖蒙云臣聞夫之生民立君治之立相佐之相也者社稷

當所收攝也必置有子嗣常大遭之中而後嗣服萬民懷今居正子

父也遇棺決未宜送終之禮在京守制而貪相佐之尊卑能正其有

而正人耳為居正計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為居正計亦不可一日而

留矣皇上留之豈以其有社稷報耶不知居正之在位才雖可為學術

則偏志難改為自用太甚因怨舉其設施乖張最著者數事皆殊激切

若初保留惟臣御史曾上呈疏上亦被校謫公濟學五十年為天下

仰天哉聞呂起越富致與槐中丞允自以風節相屬廣微之附逆堵

也每欲見象無兒乃便殺後逆制奪案初知歸臨同時題忠毅南星

與公同志江陵既病劇士楊走拜皇公與顧公志成是公士昌輩獨不

往仍為詩曰二望難憂國千官為說年天威問為太宰被制奪

劉御史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曹改御史臺與居正為相近雖其陰事

而居之方於遼東職其職數十餘事因每次給張四維史書張翰居正

上疏乞休見上憐然而泣不肯起上下御座手執之曰先生起朕為還

臺也以此謝先生于是下臺相繼相扶一百捕成時物張頗不平居正

不自安陽其職為所得不然而心實畏之竟置之死

神廟和子孫立內攝每朝日百官拱立行而城城之攝微于加座

張曰為學顏上言大明律凡不修宿衛應止之人但持寸刃入宮殿門

者斃入宣徽門者發遣衛先軍祖宗防機弊亂之意甚為深遠今此輩

素非守直之人及至鋒利出入禁苑復敢實不滿望顧不得入漸起智

心朋黨倡亂于內則外臣不得入揚于庭則外臣不知知于知于

白書之間人目之曰此天子親兵也散散化之如正德中西賊辨兵之

事可要也若不及今停立恐在外虎食之者在朝廷斯賊養虎之意

望宣明詔行罷遣

何太僕陳如生千墓王文成之學司理吳陽義抑祝靈下錄無微怡然甘

之再起蓋華達左春曉士多歸之建親德書院于烏龍潭集四方士操

學其中著望曰程某府尚在夢中要作千般事蓋操機司若覺放下不

知幾度歸又曰九元一生自陽風雷驚苦三朝丹批主恩歲月偏深

河南臨津出玉豐更撫程公昭顯上曰奉夏之不足概久矣今置之出通

在臣雖內通路暗得禁園既不應運歷地又下又不敷和和人間故

建官恭進跡涉貴端非臣謹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

雖什最屬之而皇上且見陳置之也普王孫困不實由野齊威王不實

無乘其倫倘知專賢實善結璣史丹況于明聖之主乎今之大臣

如魏富鄭元極馮觀甚尚當正祀或以外操儀行侍御曹子汴等皆

國奉公曰曾勉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錫不起之臺操思多士

國之寶臣臣不惟後曰天雖改明廷使故辭重責故七十二代之故

事臣竊慮之快望皇上怡神寧政親覽錦標在朝之忠志帝尊虛物道

野之名賢為登覽玉環陳子清廟謝地食子明堂共美太甚永固金
甌雖湖廣黃夏為女室至今存可也區區墨墨足論載上遊
瑞大誌選形無書歸

神宗親族先宗久在東朝者得召見時楊忠烈建為兵科左告關目方從
皆當直宿國中日庫百官問安故文路公河內侍故事傳興件靖王安
太子當力請入侍通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先宗踐祚五日而為
趙封鄭妃為皇太后及所處孝選侍為堂貴妃傳旨帝中外奸邪如
知上病不起編鄭孝歸兩宮杖皇太子以尊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
門而折其性善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論論
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院問且施上暫抵事機退皇太子及皇子扶

床跪陳導迎和氣無輕舒招今以尊國體事國禁近皆人目所觀言者
職上三日工特命錦衣官公指皇長子曰科目謂不當去職左右此言
是也自是再召與閣來命憑几注視先宗廟還侍跪跪清宮公定升大
行在純清群臣皆哭哭關人持杖推何公手卻印之侍及宮門內侍
侍李娘命進手拉還皇長子者至再公獲手格七退之遂離皇長子
于文華殿呼為殿督御慈寧宮還侍獨跪乾清不肯出室言將妻廢結
貴卿史在光年職中或氏何論公抗論于朝房子被門于殿處者日以
十數且叱國目提督及大閣十朝者再還侍乃移一花殿而天子復還
純清提先帝論謂還侍不得母天子天子不得托官矯反復病功則者
口噤當是時三朝大故慶起旬月舉朝洵不知所為公慨然行願命

大臣事外咸金吾嚴時周廣微備內咸中官孔母禁官關入身露坐
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每有大議大臣左右視視問楊事云何某宗
亦願內侍曰預于官具忠臣也

天啟元元權公劉崇卿史時魏忠賢權次公工二十四大臣嚴詞嚴表正
人多不忠賢昭與群小謀假會權盡退公等連入京考死詔獄蓋世之
張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官實知夫以先廟之長居操心慮患猶不見
入鄭率之推中况以幼冲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辱奄連
結不深雖國家之大憂而徒悅悅還侍于朕論出官之項亦婦人之仁
矣二曰以鉤命釣奇命亦人臣也懷思重言可與振理同科平王守仁
楊一清不嘗用張永于先廟世餘年之儲宮三句之克命皆賴此老奴

之力當某宗出乾清時安撫于後英國公奉左半閣臣一陳奉右手公
奮出殿行手格群奄並逐之人咸為耳目是可謂之結父子當安用事
時公不與閣連及安死而乃雲附結善結父者如是乎此比婢小人
論公之播不足辨也三曰以攻為激禍科如猛虎一掃不中則口虎本
不噬人是持者之為也其可乎猛虎如害皇子危中官此朝廷何等事
而公忌不言乎且數公之復封爵上公祠廟遠先聖堂垂明神禍流
宗社是何景象今復舉不來之功而張一掌提河之失建者不以
教誨正厚而舉閣者願以控虎建將為此言者是與十卷之甚者也公
被逮之日自即拉洋哭送者數萬人所過道路舉輿車赴看投祭祝生
還者自豫冀建則吳無延萬餘里方生職時聞官校意注大言令板板

公文書簡便五刑終不肯引仰天歎曰天下豈有受職稱大乎乎遂歎
今為曹氏所害事特難錢投縣令監中三年而後止公之死得未為
秋暴尸六晝夜蓋當穴革命之日由氣貫北斗天地震動昭雪之後

雖大教豈有數有注此見公道之在人心已

公獄中血書云建今見枝下矣藏心無主焉直仇人久辨之尤不獲挂念
不為張倫逃亡亦不為楊雲卿樂改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
泣耳打問之時枉坐監中故人缺漏五日一此限限履督家傾路達交
絕途窮有非憤而自命而已當此而當莫非大忍仁義一生死于招獄
難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有劉忠臣曾承顧命孔子云
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對先君子在天對二祖

子宗與皇太后主矣大笑還大笑曰朕受風于我何有哉

時以御史與公同心協謀清宮禁安社稷者左公先斗也雖大法官狀逆
命者魏公大中也以權臣抗命故論有借重指虎等語魏公之怨者
周公朝瑞也力攻奪之私人傅悅者左公也曹公上疏者又左公也公
疏入得展自魏公上書而反正直之氣長奸媚之志引為作偽者食
公化中也以刑部郎議擬擬之罪謂罪得于撫又大司寇上疏議政客
氏議其代草者顧公大事也故辭小令據備封疆一索以汪文言之微
辭牽連六君子而盡之

魏忠節大中後建寧奉聖院持主趙景雲年晚悲妙重過今日葉生華
天生如此人報料臣罪何煩敢書不盡臨惟有死慨然歸去已無

家難事而露寬于雖好對劉淵興墓貢公紀述公子學濟從說舉統侍
公以此公曰獲獲有完卿耶捷父子俱得無益公子乃微服變姓名至
京獄上書請代不獲則刺閣下已念使死無益且傷公心乃思死負公
青歸歸而朝夕號咷不入寢室家人以水漿進却之曰招獄中推逆者
卒天注以死當言天下多敵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也初推孝烈先生
會初周事于內而外人村濟濟一時名 皆在要職天下想望太平學
卿隔 日無服之善其能久乎因自里中寫書于公以問居忠志為
公未能從及公坐獄進北甯其為一賊充得免元凡父之同籍同宗者
相善者身中皆呼號自求救耳

上其廣西年伯書云嗚且絕矣西年伯嗟而讀之宜何如五體投地而
佳出口無愧色入手無厭詞誠以思趙盾書不用亦不用謝惟以然
焉錄諸皇府死報為期此未竟不拜信陵君意也不數日而鳴之請者
且復絕為之奈何蓋劉未合新劉復開獄內既恐不得活而五日再比
無比俱數百金獄外持何某應之說賜進旦亦思劉竟生路以暫寬兩
年伯之結結而獨見帝百不一投眼有科人之膝誰則受我西年伯
終教之位四肢使存七竅盡塞惟有張眼望思食眼慈泣而已但願視
老父千死萬死一分未必死之人而性則如既死之人惟視為既死之
人然後死意于其子惟視為未必死之人然後不能望于其父母如人
有息疾痼死者處兵局焉然許之曰可生而其子夙以無恙然則病
大死不死乃為焉之書非廢廢不足責者之責也臨情叩頭痛哭

又辭呈中父老書云嗚呼先父之被逐也邑中廷者與萬人叛奔兒將
哭聲如天既行復又承十二坊居民謀亂痛念此居無可為報指呈生
入城門與父老相一笑也而今休矣痛思言欲執權而還又聞呈進
計處雖領學即用之意惟無地先父子二月初三日從限中寄片紙云
雖行時百姓奔馳擁護萬萬不可我窮苦一生並無分限雖未施及
無呈辦實今日之禍又非為合縣公事呈可相累手書現得可出共視
卿忠肯遵命而受受乎況父老哀憐先父猶念奉行生知即者待生
父而往待死父而歸痛痛不孝父老正須盡教何處而欲治之目今公
差未授且夕待死家門相覆無可復言所貽破房一所零田數畝求父
老勸人買之善安葬而完知以順老母教子之意庶幾死盡無憾一死

即自無錫到父後未得一見書我痛哭只想地下相建父老不須悲
傷也但自死之後而弟決難自存父不能葬母不能養猶父老清明茶
食過疎前燒一杯飯時時以衣食周老母既死是則弟所求耳殊殘之
賜萬不敢當謹辭

光宗廟恭公儀行嚴如斯臣方促哲為忠奮擊龍旗而歎曰此一節春秋
也既入堂首科推會斯史直呈身奉旨勸呈身科無所出投送端為
就子連公歸既而連公報至公揚龜山先生制作別聖文又作書二紙
房置中云而據曰明日履時至以此付之至三至赴池水而死遺表云
臣雖則寄書懷大目大目受辱則辱國故北而中頭從廟手之遺則品
思未報臨願來生臣為舉報報書復有朋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乞

至得遊奏一生事聞到此亦得刀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切實之足尚
乎猶相如此道當不難一一也

胡卿史良機嚴科嚴端婉而切略云在忠賢自為計恐成依社以有為膏
火之煎非智引罪惟推還居和弟終待墓之天年事已極之富貴為智
在皇上為忠賢計多慮厚亡以忠賢為報理之續非忠解報微婉安直
間地曲示惟蓋之德備制奔走之勞為忠在諸臣為皇上計依道唯端
林子雖勞外執調停之名實助肘腋之患非忠深遠慮斷新釘鐵錐
君側之危致新慶之安為忠知皇上自為社稷計重內輕外惟宜知良
以小不忍之心愛亂大媒之資非福非禍社漸成冰燄當去一二人之
否歲千萬人之泰為福孰利孰害事理甚明伏祈留意

萬忠貞謹啟科送端謹權權利諸不法狀略云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此權
一日不權則他分國地底分出而自危矣不權之虞利權一日不權
則錫澤而漁得而食而有不肖特為附之患今忠賢所管增基規模
制場東南之物乃苑西北之旗幟而先帝之陵寢未元錢糧無措皆不
知念盜權利侵陵工部莫大焉職上端大慈諭旨遠近群臣雖煙萬里
至平門嚴賜重傷杖創甚重覽

周仲先起元獻中寄兒書略云苦心中之不由清而受染習有獲之大憂
忠以家歎然我自居官清白積年俸錢今以盡還朝廷亦復何恨汝等
當知教苦居家孝順諸弟妹汝等要保養以恐傷遠近之親辱而
亦可棲身吾家內外族成兄弟之業為我報達書兒既是我生不能

為族黨死反為族黨所殺之說為句讀誤斷不美之名譽中言無汝兄弟事存疑卷餘俱會元門之會得處尚存一二俱當報官不欺謝

延無愧耳

鄉文負郭期為大限者連遭賊劫時出至聖事邑令奉之約連前捉吳手要不得執到惟聞銀錢罄盡反身拋吳於溝壑而出公善指諸至昆陵縣會總辦林首縣將得勝立公與客談時未始附焉已術躬起立低聲折服由畫情態變為笑矣聲振殿狀如外人莫得知五月二日微笑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之其處也十指墜落掛置內袖中蓋逆者以楊公奏章疑出公手故偽假之也

謝裕德大童與楊左等六人同下獄既五人者獲先考死於公下刑部令

法司定是言公說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律按定罪蓋容有辨故辨

則抗旨也決不辨則欺本心欺法司欺天下後世且五人者官前死矣

借案以實五人之指則某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

乎明公故昭雪此案則為代賄仰不然有樂撫原招在夫復何言法司

無以難辨引決作自叙狀則詩凡數千言法司雖難辨口自唐虞至今

幾四千年吾生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為不壽即以山終不猶

食于老死腐下者乎又為偶指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悲日月照人心

曰此他日祠堂判明也自臨死

周忠敬公遺書墓古人文節當為蘇秦張儀富貴年以富貴死焉不孝

以楊忠隱之死為不死云客以墓公諷諷有云客氏忠賢內外交逆

逆孫漸著乃出不斯時寵命隨頒天子放言有周忠敬公法官案圖僅顯民瑞即指前非地不足為意婦人七十未嫁何難然此輩一切愚俗

執其論理皆漢楊震子震帝初年口謀王聖之昇權在雄子安帝初年

孫海家城之為最弊世祖以陸令望之肅嚴卒至大亂凡此三層皆由

孫海原其始事皆無傷惟陰下毒豈無辱廢錄致入瑣恨之卒旋遠

備受慘辱夜半棄沙以死時稱公初建時未師地寒入獄就勒王莽廢

書大再出訊下水竟度之日朝大宮哭以為有天意云

周忠公順昌為吏部以行權責自引歸職居園被逆通吳公素非深交至

是猶出郭迎之與留連三日燬縣群待公執手置延賢不絕口或勸公

無多言公笑據燬府曰爾歸告忠賢我其下不與死男子周順昌也臨

刑後以七字魏公據燬逆時吳氏大憤順昌等五人爭聲喊明竟其

二而五人亦為死然大獄亦止有祖公自裁者公曰順昌小臣也未敢

引不辱之義如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諸姓死而以清海內所願事矣

唯有望起華榮錄庶一鐵漢朝不負知己耳對簿不虛度日自盡口

罵逆而死

陳濟生曰唐陳灼天朝神祇雖老二十餘人皆以立朝非等輩好或以

當日得禍若夫開門望居與朝局了不相涉又素不立門戶而當逆視

逆孫死招獄者則忠分是也烈皇時魏重名器瑞瑞瑞瑞子自九卿

外不立得禍公獨得之獄以公身在事外而欲視禍元可哀也

敬遜于唐宗室之禍慘于我教育人馬之慘吉和入臺避規于部忠
介曰部門非講學地也徐文自己資議奏為公牌之故也語焉忠烈曰
可以矣矣忠烈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
成敗不可不顧慮繼忠節將攻而樂公曰惟爾復朝小過也攻之忠
勢不反顧二微受作不可為也後卒如其言公雖見幾微而卒以貞
與其相宜非天哉

湯太僕制為工職數千言末云一切願制賢職成千降下十二成于當事
大臣十九則後者故觀機轉弄給者委蛇覺重阻險者既覺聲息漸稀
者虛推虛應祖宗典以此言為越之忠良以奉聖權折之基固以和
曜破殺之陰下何賢臣子乃臣子自陛下至此忠臣豈不知歸文滿千

暴骨楊曉成死千戰誠然正性公憤不顧見神州陵況也頌入制陷
李忠教應非為御史糾罪歸罪云廣微後上無禮日與言官為難比之路
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必另有一筆作規且廣微之父實為言
官公正持權得罪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應進諸父言保其家聲毋
倚三篇藉制言官座上可對聖明下可對士庶其日亦可對其父子地
下糾逆應有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為罪又不勝辨
也而皇上近代為辦無非為其小忠小信所欺耳夫不遠為王振劉瑾
者正其罪于王振劉瑾者也至于君側不清為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
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欺為劉瑾謝違者恐非不能為李東陽楊萬里
投數但與焦苦同傳耳聞趙時遠聞有報自裁者公曰應界小臣如

草草革命隨吾親親中即死不瞑目歸元祖張吾分也敬引大臣不
辱之義手至京特權備至大呼二祖列宗以死死之前一日審判劉親
友云白雲渺渺還歸夢春草泯泯泣路歧尋與兒曹哭夢研好好習情
聽黃龍絕命詩云路路歸情省家園微風急餘魂有夢歸塵火滿堂明月
夜佛前含著香燭衣

敬中與兄避之書云吾直言實相自份一元以報謝此不復與汝相見
敬書數言告汝汝長跪之日佩為孝廉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千官食
祖父母拱堂視汝內外親戚以公子待汝衣錦食甘俟吾位愈高親
情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饒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棘妻未
見吾意生身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

日因服被遺獄中曲因痛苦之狀也汝不審胆以思宜有人心者于宜
慎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憚而忘敬汝母訓汝汝憚而弗親今吾
不測汝代吾為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意乎至于汝母更憐何人宜孝
以事親三也吾居官受名第未嘗貪取肥家今所存遺業皆祖父母苦
苦積累此吾獨費大半吾向有弟兄弟三分心不多取宜公以承家四
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座林當持以同胞林母事吾者年當足其衣食理
其防閑此恭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于教訓若念吾年暮志
勤學倘有工進即先歸養不然須作一讀書秀才待吾所存諸稿爾
好好檢次此文一脈六也吾生不能盡養他日何祖父母百年後某
戒于墓側不得違

王莊紀爲列爲顯制故云云奸臣蔡京夙有陰謀毒禍神道相宗社今日執政之臣其交結奉旨與京之契合重寶用已衰蓋則崇興京之惡欲陳陳同舊舊此實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樞之同劃一燬周嘉讓之罪遂與安重昌大防蘇轍何異官江東謀侯實賜等之連斥與既誅書安民何異元可折者贈交婦寺留昇殿福中皆傳傳而上不悔朝陽陰挫而下不知此又京連同同上怙寵弄權之要訣禍百世若合符節雖謂起九原之京復出可也客魏趙基則歸

文文書蓋蓋云皇上時與昭新策善非微政非不勤而鴻臚引奏疏糾起立如傀儡之登場則聰明何由通陽經定日講雖御有期學非不攝而史目逆蘇軾文辭如雲師之誦讀則官智何日月過皇上之精神

既與羣臣不相浹治則皇上之靈更必與天下不相浹甚至中制舉初更自可與者空人國以禁私竊我以溺流之投實遺學以逐名賢有同鴛鴦之集陳尚書王純則歸蘇軾墓墓土都人謂快于馳驅破陷家頗人謂事于時王今諸目誠遺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天子所以勝世作人者惟此貴名號而至使巾冪子氣寬道清平之世所宜有哉疏工被誅

曹公全榮憤用除南則曹觀時政國失頭清平利云功罪者天下之公論偏用之則權傾者生端而報復無已實罰者人君之大柄能施之則習爲固然而威權不重以令人心解此世道凌夷而微以尚德懷利之說進臣知其無當也臣所求于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耳竊觀皇上所與

共理天下者二三執政也自錢龍錫以謫目下獄而政府畏罪一味柔勝即安危大事呼嗚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度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獲而士師懼禍全用機摩即臨然慶富游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敗汰之資也楊世苦劉此道素稱端品以圖文拘謹置之司敗而主欲一席人官視爲畏途矣監司守令者郡邑之綱紀也左應還力捍危難聲名俱著偶桂膠章竟幾不保王忠孝清操自矢費無大錢禮殿稍疎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然樂者懷不測之虞矣錄臣之獲政其舉實無隱也王煥卿吳執御昇丹皆以爲賢環視而言器存聲雖有正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說欲其糾惡不辭也摘參厥衡之許國崇以鉅斤中法指斥寺官之馬思聰高俅以草場繁賦而危

言曹相宵小益肆其於濟矣夫三代之世聖石垂降而民知制者罰當其罪也叔季之時深文嚴制而民不勝者罪浮其罪也煙煙聖世當日轉而極不知微至極微之士借以爲名高詭福之徒因端而希說可不爲強者直直上今日而欲行法制內臣之違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內臣不出則當當兩露當出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端端端中貴今者大小臣工竟覺如過一級指摘罰不逾時而張義蓋臣馬思聰和志蓋不問違臣制敵立就特赦而王坤王政反家健然則則日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有罪之權而無斧鉞之懼時來端端何所底止海內元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平則日官卑卑不平則百職俱廢伏乞聖明垂鑒入端官

正忠孝純德而晉江人居官有清操聞變避跡海島潔身而死人以爲不
愧其名

或生事雖捕獲臣室幼幼與卿士升殿下之法司溫體仁迎上意改
擬仍責公要譽公已身去卿士乃進言士升以執事去此舉差違人
意皇上宜嚴辦之不暇顧以爲要譽罪人主不以名譽戮天下使其臣
爭爲名譽鮮恥之事豈國家所利哉願且不選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
而竟勢忘以無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既成
法而陳隨是天下事豈可言哉上召李選而語之李選不拂屈問如何
爲前且對曰節損一事亦可且也反復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
上幸聽臣事尚可爲却不然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惡上益怒下都察院

論罪

李選江西壽安人崇禎辛未進士其致士升也言工作祖訓一十二事
舉宸怒召語或英而語之聲色甚厲選從容對曰王廟有祖訓尚不止
此因述列朝聖政四十餘條上應改容起立左右聞且驚愕懷選從從
不少遊上怒甚卒無以難乃指殿中楹宣旨且四字罪以指斥無奏對
體嚴歸

兩子都賊賊嚴前工傳劉宗周上言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稱罪來而而相
親一至于此往者東漢陳蕃其他不遵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
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繼坐陳黨父第黨之重典與制藩士自此
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朝政日壞違事日壞今日之

相實已已陳賊之也且張鳳翼之滿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
之死丁龍見之矣事于違而與之翼何以服劉崇之死諸陳死如王
之師爭先入斬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誰
矣廷臣之累若若可幸無死者又何以謝罪陳鳳翔李邦華之或
成其去皇者之爲異己雖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臣于是知
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奸逆皇上雖清
節而臣下多以曲諂容容上上應屬情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奉皇上尚
雖嚴而臣下踵肩而來以示察寵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
不察而用之則取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至于近日刑政
太苛誠德微吏也而以嚴戾何以當懲貪之令中絕乎十餘年監司也

而以營求茂何以昭神鏡之典郭斯久于卿議而後母之獄特以無告
坐何以示數輪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磚塊根節而告除職
罪已之改智此臣無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惟象
國成臣子是不能爲首探溫體仁解矣惟皇上念亂國作是君子退小
人急罪三編通津之使責誠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
仁棄論之收應在此疏入不報

御史吳應中言皇上之失有四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爲定國治之
綱領奉學而周忌多分職卿之初天下未大壞也溫體仁托展正之義
行媚嫉之私使朝臣不得任人以治事體仁禍過體仁之罪也專任楊
嗣昌待敵撫如陳鍾政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嗣昌之罪

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皆英幹數執曰皇上自爲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權是皇上爲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于國治自有綱領

因時制宜內治國而後戎馬生民生民而後盜賊起今者敵社于外而

政治愈覺冠越于內而賊寇愈急欲無亂得手

刑科陳鳳翼言兵餉匱乏朝廷無補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設康新即因

厥新爲介紹托近侍即因近侍爲援引陛下著兵權餉不遺餘力而此

輩所華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費而候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下

下賜居法宮左右大臣皆懷改圖應與枕藉習而強國本

倉生取義投身成仁夫惟烈士守定見義雖殲現在前而視若罔聞

雖金紫可得而若若墓塋蓋其崇揚義于天地準大義于君臣凡死

不避百折殲伸而又何羞乎八難之責何愛乎七尺之身吾獨笑夫

陳仲之輩斯趣之論曰誦典籍路列碑紳而如茅斯庸不磨亦碩曹

不若唯電光石火同腐草皆微塵淪淪之婦懷化之民若若妙舉

應久彌新墓忠節第六

洪武中正公綱鑑撰人權廣東泰政時潮民倡亂公謂所親曰吾命蓋新

行兵敗當與家人訣將子序送以行軍斬往衛降之還至增城遇海寇

曾真突至截舟屠解願得公爲帥公當以順逆禍福不從賊爲增城公

日率衆解不已公應聲叱罵遂遁害序建業號求代不得且哭且罵衆

欲殺之真曰是子乎殺之不祥乃釋之公少與高則誠王元善兄弟

元末奉母辟兵丘淺山中遇終南道士趙珠智爲公笠曰公後當有名

世者然公不見者數載從存濟乎公以母老謂留笑曰公俗緣未斷吾

固知之遂去劉青田徵時嘗邀爲公曰子真王侯才然微職不謂其心

宜厚施而薄受之老犬性在丘壑異時得志棄我以世緣見累從青田

竟屬子朝專清之行公預知不免以及子難序還歸閉門力學有司以

遺逸薦爲應山山中終身不仕

正德保國陳子蘭州時指揮于光守軍昂時兵來援與保戰敗走被

執置蘭州城下使呼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敵公等堅守徐應兵

時大軍至矣敢恐執其頸遂被害城中聞光守固保保進攻不利

且懼大軍乃引去

胡惟庸有逆謀於其所居并滿寵泉請上往觀太監雲舟守西華門知
之車駕出雲舟急走新驛勸馬新官欲策方初時告缺不能達上怒左
右擁護亂下舟無從左侍軒折斷當指賊臣第上指雲飛視見壯士
披甲伏厚惟庸數語無返還人擒之召舟則息絕矣上追悔賜葬葬令
有司祀之黃俞部曰探實錄告變出自御史中丞徐壽此事實傳報于
雲公之事載在各書眾口一詞無言出自徐公者太平門外內官神進
與徐李靖公並賜 聖意可知實錄所載但誤以此等大事不當歸之
宣皇故為神神存體而耳殊非大道為公之意不足泥也

方公不卒招受桂州改令權地惟受命歸而憤嘆哀問曰得無傷方先

生耶地曰我受利尚可止惡累及尔耳自歎死

顧公伯璋為潯縣令值成祖兵攻潯守城王順心戴于燕城破公謂其子
曰我顧家男子自祖以來有此無降乃衣冠焚香南向痛哭再拜題詩
有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流書縣令名之句遂自縊死

陳公迪不屈與于丹山鳳山同縣于文皇帝命到其間墓地口問肉味何

如公曰忠臣孝子尚其善美乳娘為民窮公極慨然逃出自竄八歲

且死泣曰子陳氏兒也我不知知者事遂聞是時文皇怒解詔改

登州四世而傳顧公非以直顯而書其學雖之為登名族

卓公敬就俘臨刑嘆曰竟起宗親墓無經書歎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耿公清為劉都文宣渡江至金門門官皆拜迎江次公立立罵不已文宣

曰且不說為天子即親王微尔尔罪云何公罵曰汝今日尚得稱親王

耶命左右換其服且換其衣加蓋其衣乃命之是九族久之文

宣靈靈夢公入曉殿進之曰清雖能為屬耶爾其卿相舉者數百

人謂之瓜蔓於翁部曰此條與諸書大異諸書皆以為登極後政行刺

也平爾既奏而復圖之是二心也公之義必不出此且以亡國孤臣

非有監五所據之重兵又非有胡惟庸積重之勢縱而政行則屬之事

千歲隆之上事必無成公之智亦不出此不如留此一腹彭公大驚

當日隨手鈔錄失記出自何言耳

顧公始初為五軍衛事奉對詳明太祖書之字之曰鼎石守濟南文宣攻

不難破以計欲誘文宣入為馬所中及過江橋至正言不展令一顧終

不可得去耳亦不顧其其肉餉公口中問曰甘否曰忠臣肉有何不

甘乎破之至死罵不絕乃令將大塊熟油煎熟投公兒頃刻且結連使

網上飛轉向外然不朝文宣益怒令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

笑曰尔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桶滾滾起文宣內侍手壓顧公林走反

背如敗文宣大驚命葬之明年三十七 靖難死事諸公已有成書不

能悉然如此等英烈漢子千古皆得幾人若一例遭之則雖中索然

無色矣正如飽好珍異人固不能盡食而棄而尋獲山羞並難也

方正學孝弟孝友就幾時正學目之淚下者及口占曰門凡何必淡漚漚

取義存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敬流淚到山士論壯之

陳公子寧死國時有侍勝抱其幼子匿民間後轉入閭為人僱保至六世

孫為新軍陳孝廉掌書記某居茂孝廉計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先一夕夢陳公持刺傷己心異之此入舟書記侍側惟暫不辭指問何姓曰姓陳生心動叩之曰得非吾里中丞後半陳不答而淚淋漓面生語得其狀亟以白金為壽陳不覺還陳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性且九族亦安歸時依生益賢之歸家異白富事以幣來聘授之衣中令奉公祠官為其田宅名山藏云子寧有復在長樂天啟中叙忠目之復官某孫孫夢公論之曰汝勿做他家官亡何某孫死

濟南舊有上忠祠祀陳公陳公建胡公子賜子公安為公建鄭公華王公為萬曆中更撫黃克燾滿祠捐平安稅撫曹事文皇為大宰都指揮及身問無忌始自經歟之而遊仙史丁公志初仙史逃難潛遣妻子不

居而元撫人忌諱且百年至是始表祀之

某建連公鍾為仙史十餘年靖難兵起與仙史抗公鍾則皆死比日有二者無意章輝金川門下自為首數成祖葬已不在此收之引頸受刃白氣冲天尸僅立不仆

譚翼字南福大庾人洪武中進士授龍溪丞因營見論時政語涉謗王上怒捕茂而卒是文二年茂復應官舉權兵部郎中金川之亂赴大死妻鄭氏于位謹目錄

林英字章叔吉田人為御史史初請養御史潘大旨行立父勉之策頗入不疑復初奉事景隆旗圖下都察院持訊如端安靖難兵起用耿清言選英與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事不可為再拜自經妻宋氏

贊微亦自經死

黃公子漢族孫一子逃難易姓曰正統間經數月復姓宋潮廣之歲年孫表登正德年已進士

周公是時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

行無不果因先代近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故卒成其志

葉公福字叔瞻侯官人建文庚辰進士為給事中守金川門死之

王公者為濟陽教諭堂明倫堂復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為明

倫今且勿多說只就君目之義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公以頤觸柱死

建文末初王詔下舉平今張公房方起義兵有美奔沮之公夫笑不聽率

所部救江口被執梟首梟尸無像時酷暑經旬顏面如生無一瘡果父

老翁葬葬治之清白堂後

大理劉公端出亡被執召問方孝儒何人端曰忠目也文皇曰汝逃忠

平日存身以國報耳今則其罪文皇曰作如此面日還成人否公嘗曰

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祖文皇招撫殺之

應江陳植為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暫時謀降者書以火義督將殺

之出迎降賊祖立陳時使人飲葬之時費池工部侍郎金見亦往水

死葬以情中觀池人紀之號江上三忠

方法字伯通潮人洪武乙卯舉人為方正學所執士復四川都司辦事

承樂即位諸藩多冒法不署名招逮登舟問家人曰是安慶吾族次望

江家人曰安慶也法明望再拜自死于江有士不嫌禍罪誠立碑入號

天
之
子

— 2 —

...

—

—

齊東野語

也以未時

濟林比丘

道門人生
趙

[illegible]

卷之六

我死終不違其清忠也

前自濟水來因訪葉希賢書於

有漢廷者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永嘉縣吳君三聲今有親孝恭淑其家當時主人呼為老翰林云
又無所習機牛飯者時無恐跡傳布後更其無年翁師曰此見說
水機機存之以見其智之實且補其神詩書未幾子換如數身錄
所表則銘書著者史公節非希賢也而公一官御史一官中書舍人
皆非翰林惟從亡隨筆以為其公處學官翰林院翰林而忠宗遂之
歸蜀詩有性靈藏難歸仙不向來風見素顏之句以雪況之且與土
人老翰林之說皆恰合耳

錢公士升曰從亡諸君見子忠賢和錄家軍九人耳自從亡隨筆致有錄
及劉琳琳錄錄出于史得三十餘人然三書又互有異同書華和尚史
以為郭第程以為吳成華河而補史以為趙天恭程則以為王之目補

獨臣史以為王之目程則以為黃直東湖程史以為中書先程以為所
中卿一景劉以為太學生王忠又王忠乃浙江按察使聞室自使死史
氏亦以為從亡也然史中卿又自謂為一節意程從君子白龍穿浪之
間斯夕不離而史付書往來通信所見聞未必周且諸人臨跡逃名
即與于從亡之約者未必盡知程之出程書者近是

王忠宰曰論者謂諸公不忍赤族之誅然自遁于江湖之外嗟呼此非
知諸公之隱者矣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假令聞官自
使倉皇莫敢諸公生焉烈士死焉為忠甘心九死還如其他君而死亡
矣執義殉以從東南西北惟其所向親親戚去墳墓置新萬里行乞吞
聲至今諸其當想見其難處危苦之狀未有不傷心酸鼻者矧景程而

神龍遊翔又恐而重為殉難十年中既主善臣自忠自事處文事能
攝服之實而文皇又無修其肉之名則諸公之所難持者大也伯夷
來誠不救文白之悲難生海有無福還臺之義諸公視之不覺其說非
常也哉

吳太公者華陰關地象兒之故陽耕牧自給久之占籍孔聖生四子嘗
出郭見家祭者流涕數日野不起父老疑之問其家世不答疾革諸子
諱名字及世孫公答言曰吾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流涕嘆泣不自禁數日數時適臣死獲何恨汝輩他日謹祭於太公可
矣不必知名也

松陽王紹治平中親耕關歲上嘗有聲今人雖登其項得言一
本廣文時出亡臣傳世餘人筆紙數泡多不可讀錄其可讀者九人
各贊數語 郎中梁曰王與黃卿史俱見為僧贊曰行儒名釋知我者
推至寶海復久而愈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曰王與華也執事子易姓
名論稱至海南謝書以死忠臣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
如建如在此陸沉 中書舍人何中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柳
哭吐血雖發于背死而強泊海中作辟虎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
此寧不惕息 梁良用梁中節嘗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相
率變姓名而去良用為舟師已而投水死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得懷我好音肯父一死無名是為以完我忠度明我明 何淵與中書
舍人宋和同書官去洲為墓和書上同家死某子陳龍威氏隱卜義有

從否道有宜者烈烈英賢寧寧真誠 郭良興舉中節同業官爲道士
篤言導引嗜微林泉願就其悅使我心營 獲合而贊之曰今吾故吾
知哉者雖唐若漢自吾路東藏戰戰神就寧寧真誠蓋吾雖時而甘清
卜山無水道天運海會其可達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蛇
查見廣淵我既執呵護此故故古今得此益知教員錄之不極顯晦不
同亦有數焉

食其曰國初死忠者如王禧之死漢南希烈之具卿也花雲之守姑熟陳
山之景卿也韓成之拒楚濟公之死信也張子明之爲降晉人之解褐
也他如胡越國之死金華陳耿之死括蒼與唐張錫李旌事相類

焦澗周卓忠貞祠碑有云以高皇之子順成高皇之曾以高皇之略而定

高皇之人新命舊邦非遠康之可觀子孫佳貽豈明烏之歷元公即准

管輅之擇主撫陳腐而日怡其與史二姓事百居者實與願乃環築口
吹克之端不報我仇八頭送往之情爲厲戚同日誓不俱生下堂一
門與無嫌類豈不痛哉

紀事本末曰開之川澤如汚穢瑜臣殿王者之大度也以改行方舊怨漢

帝有封爵爲小嫌與侯不同況吹克者主求必禁而害我者節重千許
乎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下哀痛之詔爲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
尊禮之若英天命雖改執志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途前之掛

冠束都伯況之壯門廣武征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月入清宮即加羅織
一士象貞則視免並及一人厲攝則置陳爲難溫舒之同時五族張

餘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公孝儒之堂生死者

八百七十八人郭公瑾之妻孫氏者四百四十八人陳公子寧之妻張氏者
一百五十八人陳公史之妻張氏者一百八十八人司中之繁姻姬從死者
八十餘人胡公國之妻金氏者二百二十七人曾公勉之妻死氏者
二百三十人以及車公張黃公觀舞公泰黃公子澄魏公冕王公度廣

公元寶之妻多者三歲少者一歲若赴義之最烈者張尚書之妻還反
背棄御史之死補記其義之最深者教授之明倫胡契樵夫之自投
東潮若此之傳則又未易免僕數也嗟呼暴秦之法靡止三昧無漢之

律不過五宗天道好還人命至重遠可滅絕至此乎又況孔融覆巢之
女郭淮從堂之妻古者但有刑株從無玷汚而致分株教坊給配象奴

潘氏承恩子熾室才子下降于斯養此忠臣義士所爲植髮銜冠推穿
而雪涕者也臣以體使士不可辱成祖之作法深矣

永樂時楊安陳公錦監軍甘肅現今展明府至拒戰乃法統執不屈被害
文皇聞之涕泣曰陳御史真忠臣

博公安以縣吏起家應官禮科時西域獻馬兒字不服工道安持節往使
諭以順從首肯聞如牧且視公降公曰吾天朝使臣可從汝反耶首怒

罵萬十三年難苦備嘗將不稍屈首乃以禮送還國獻名馬珠玉以謝
時同行地目劉姓物故官軍
十五百八生還者十七人而已
張學士益年十九獲應吉士三楊甚重之母就養宗師免教孝道有言嘗
脫對母亦時操公學如習年母壽七十家被回讓公自陳不孝所致願

乞葬其廟則照曜宅一區蓋其故也入關虎拜土木通難死之

何公志永樂中御史應詔言事北知交趾寇難從容賦詩云萬里孤臣

久留時應中懷奏請王師赴廣失路風雷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而南

黃應有日生還北國定無期英魂不返而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萬戰

死事下相褒焉

孫公為關土木之變協關工書請隨所用自如不報乃誓之文信國祠與

金尚書漢對泣有萬里丹表秋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

莫公良少與賈修名時海日暮良宵修名如山岳己之變留唐足腦

以威至刀其胸終不屈唐重其義釋之

英宗北狩腹斬將軍吳忠從上書以所持橫擗死王帳曰吾為天下誅此

賊逆突圖擊殺數十人死之

宣德中禁利反所攻皆破劉公子陽時守諒江喻數月賊不能支撤遣元

之其棄從死無一人降者一妻一子皆先子補死公義日不如此算不

得我廉陵劉家人

李公任隨山橫王通征黎賊之黎收合餘眾攻諒江任與劉公子輔日

夜縱守出奇機擊其攻具百計備禦大小三十餘戰時士死傷過半

賊破劉妻戰不已力敵自刎死同守指揮顧公福劉公順中官馮智曾

死賊中軍民男女同死者甚眾

正統中山東盧起破淮安執郡守氏皆進盧沐湯諸生沈公侯以母病不

去聞守被執懼趨賊壘諭以大義賊為感動既解郡守復爾來而向歸

時廣興黃蕭養倡亂在國廣州王一軍清提督軍將率兵往援承茂奔膠

失利被執殺不死因寄衣還大書一詩云西林文書集百要偶因兵

敗不生還數家世世姓十葉蕭養懷重似山平夜悲吟殊海寺幾回

華豐鬼門關恐恐難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字雷間送駕歸死

正統時沙尤冠贊工統諸生江翰碑斷被執賊殺用之端曰朝是養我有

年未報報知皇從汝丘耶賊碎之說大罵不屈死 泰寧諸生李剛庭

山岡偶出遇賊賊之役則論以大義賊令跪不屈罵賊死 龍岩林

京園縣鄉民助賊守與子幾聞道出請援為賊執不脫顧其子曰毋畏

賊而忠義同死 龍溪唐孟元與弟孟直同率眾拒賊力戰死 龍溪

蘇伯和為茂元堂所執不脫不屈賊留之三日罵賊甚死

景泰中清溪鄭伯佳率死攻林挺自與戰自午至申賊槍橫村林挺前不

敵賊退倚石僵立而死

天順中工統張東為清溪南賊所執張之說大罵不屈遇害

曹欽孫逆紀開賊寇深遠某時越公榮為工尚統甲躍馬呼于市曰曹

家亂臣賊子當共勤殺我輩是忠義君子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

與孫陳寧鍾提兵擊欽遂以賊滅獲其廟嘗與李賢從容論六部得失

賢曰如趙榮者曹賊反時兵非已責難救出前惟榮自當呼眾滅賊賊

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亦數為忠臣

逆瑾亂政大盜蜂起曹公思今上登增降降降降甲廢中今誓死誅兵

妻由起登署提兵至汝登而望之謂則死之已而賊果還將斬公執

戰以殉國忠烈國之公守禦乃竭而清毒竟見自旋未死以誓其心
上卷之八死公大罵逆害頸斷血白氣雄雄若龍騰面如生事聞與

正德中時公爲蜀邑王澤奉檄督御寇寇陷漢中公入賊寨窮守而
 據城廟力竭被執破手足其子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也賊棄其子而
 約公公仰天歎曰嗟乎抗寇官不九月而興賊拒三自損地力竭矣汝
 不聞賊蓋延瑞于京師碑都木起于襄陽乎我破賊汝而反覓孰灼何
 畏耶賊壯其言欲降之公怒曰大罵賊害賊以其子弄一老嫗首以食
 嘗曰善育之無令主簿無後妻曹氏聞信自縊一七九歲後大死

蓋鄧之亂通江楊輔攻追戰于羅江列坪鎮戰死苟急戰于松樹埡力

屈死族弟某敗賊于三花頂又敗賊于龍潭提賊潛入其家鎗兵戕戮子門身被數十鎗一門死者三十五人

但呼我大玉郎舍法去公厲聲曰賊狗奴我國家臣不能新汝叛國喪

時盡廟之入歸盡數軍爲首盡處有則其計圖時則則贈息歸息則交解交解則疎疎矣孫公未始用陳氏有日公夜華門鼓入孫公方飯客公推飯食案曰此何時而飯客耶初陳先發提問陳不從陳伏甲召捕甲臣入謂孫公曰太后嘗召我監國汝保罵吾嬖倖然日足反也遂

松寬公繼開一而而後曾持不可遂歸部遂為江賊未遂松公下令不
 懷中軍現舉而後者新捕營相賊不獲而賊斬下平關開馬與
 傳若無人我兵苦備侍戰視聲皆因澤而前賊遂大敗遂圍賊千餘
 山左營卒奮勇殺賊知督仆一賊目揮刀直前騎士懼之而軍捕獲而
 賊驚聞聲死者無算能勇後復幾不敵斯此公出師第一捷也遂趨大
 方將有新獲而制府忌之提視知乏不得已提督歸為賊所遊馬路
 害方公提督時得印紙不發封藏完然蓋無去性問政公曰吾正辦賊
 何暇及此且新獲賊守給給各苦聚松施之徒亂人者耳 鄭漢卿曰
 公以一旅解千萬之重圍八捷破千年之天險功亦烈矣雖伏流為革
 血染時驚然不數年伏莽就擒履歷迭梯松忠當公餘威也且貴竹之
 守羅廣捕獲公遺吏不至則無於無於則無窮而向一片地遂禁坎量
 何一非公手坎制漸星位舊職所收捨乃能便則繼其遺志前人所
 異姓雖然則使繼其遺志有述死地那提槍不掃社稷為賊復原人
 任處
 張烈忠張德令與文弓兵不敵名士謝才欺人者首之使公知事不可為
 謝才手眼曰吾生平積史至千古無平事地有心人未嘗不救救
 澤而此非漁澤時也謝望賢言臣為君死何恨汝母與妹皆自分一
 死汝當歸葬汝兄共圖謝立以報君親母恩忠義家聲可也賊攻城位
 大風而賊擁賊入公疾馳入署左手持印右已首情舉火與妻幾
 民士執辱賊賊皆投火死僕婦從死者凡九家人頗具英氣其死

制臺略曰此以獲國多獲各獲相仍于政獲死而施生貴以文義必先
 謝忠而為書教以事君忠孝性成才守其為忠當之作與謝忠
 唐遂登降以授兵與戰年絕力戰無援盡自焚其成一死之堅貞烈
 千猛火壯義國門之婦備皆為國殉難無百口甘家而以謝生視尔一
 門當汗顏而愧死嗚呼生吾所敬則二十餘口赴義如婦備有食品二
 百餘年養士之報
 唐書之使先復唐者與文教諭到市文與白氏為賊死 長軍立降
 徐大獲一家四口賊毒死 為漢知縣王碩綱 漢城知縣庄重 桐
 林知縣洪源 遂義推官馮鳳龍 遂義縣令袁一修 遂義司獄
 蘇樸 永軍華人胡境皆死 大足王得振志舉與文家應舉與賊戰
 四書唐賊夫攻皆以戰死 合州知州原任軍器司知曾雲翰 原
 任松潘道童忠臣 潼州原任應天通判高光宇生員在堤與家丁十
 二人同擄募兵復城遇害 雲興林重慶則逆機格可求 走通雅好
 吉 路日升 諸鋒王守忠 李耀周 重慶守書大燭 權官王三
 宅 郭象儀 楊愈恩 同知王世科 熊嗣先 知縣段高遠 訓
 導趙廷 典史吳應元 陳忠清吳 葛家德 總兵黃守魁 奉許
 萬全 守備劉自清 孫世俊 毛民望 游擊李增 指揮王發爵
 韓應泰 崔英 李世和 李承宗 鎮撫鄧聯名 千總王鳳龍
 千戶斯應欽 百戶范之清 張州 汪起政皆以戰死
 王公佐聖令蜀之遺義故任通觀山川地勢地勢新嘉山普險阻前臨

渭水為鮮矣入就所殺遂獲張仁厚羅受降意創立新城以為冠至
則適其衝突入則絕其歸路若遇此而海府治當使旋輪不近千是
招渡亡散牛犢間遣之豐城中令生擒入死首郭士奇等殺賊黨百
餘人賊大舉獲此公當夜拒戰外援不至賊破公罵曰我義兵敢為旦
暮且集此等無禮賊矣賊制軍雖力屈過害來無所報義兵則受痛矣
郭兵新站避賊路盡賊數萬賊于境內不出公所料

曹海學為賊不識字而智勇過人守備勇之建武營捕賊盜皆入兵箱
于是地方有兵而無盜者以為益蓋建武李仁讓而後知之事死
公服英清不為怨備賊于數萬三千餘里送其喪歸時人義之者皆執
去建武不二百里守將李公世勳以公為壯推公守城而身受箭創公

請降賊賊首乃敬服先叙州客請于兵道徐某曰前將時盡在會城誠
與某二萬人攜其妻孥而國立郡妻徐不能用賊自成都清歸後復降
某公再上表賊擒獲之計復不納賊收散亡乞解提兵攻建武賊復
向之不敵而敗世勳具冠服自焚死公手刃兩妻而往獲精壯出曰我
妻為誰也世勳者妻賊不敵遂至叙州士民擁為首事擄李潘郭某福
奉公事獲建武會有江門之戰特將令入山某應江門賊戰四面環攻
公力戰三日不可脫手殺賊數與于崇學同死

姬太僕文服令勝難白蓮僧亂問民何以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延賊
更撫某之子也公登城呼賊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叛抗而走險
吾執董二胃治其罪以伸汝等而救汝輩可乎公長負赤面東牆大呼

賊以為神人歡呼羅拜乃董二從西門奔失其其二賊賊都內簿而上
公雖夜坐堂上罵賊賊前執公不忌如害公三日不食粥之食不可動
之去不可為詩八書書屋壁以印付門子魏顯始僅守城自賊死顯始
乞權于賊不許乞而更死於之其子董之池制賊掠賊始索印始以印
于父以遺賊于守城死而罵賊死之而董二者賊賊逃去其後率以贈
免

為應茂年開左之變飛急烈燈更按達東藩陽陷略略來應每曰公無圖
外書而可收拾餘城為守而河封公曰不然吾世受困思宜有城破
自存之理城陷北兵擁公出署責之外不可說之降不可知不可辱以
與送之歸書不就以為送之亦不就強賊上馬至署門北而拜者五呼

父母而拜者四遂死之

高忠節邦佐以參政分應東軍使制即止鳴家人勿尋書使亂人意入廣
寧見經驗不和知張國事未幾北兵渡三岔河矣公修書與母夫人別
呼僕為永為厚稱曰我受國恩當以此報若年好收吾骨各自逃生無
相累也出還滿村之沐浴冠帶以印雙白服而死永稱厚曰吾不忍主
人獨往無給使令者亦國戶就死辱年還十九諸路為累不得有或升
座科者義士也妻家適厚徒步入關版置乃還

何忠德建魁兵備遼陽索習象碑之學科命日機執自督期以自殉既至
區區兵事與食應無事賊糧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清陽陷同事中違其
誓公曰吾不敢為民望北兵渡河請予應泰泰早渡擊之不聽及清城

諸軍即出寨又不能與臨陣著料解先重懷印授升二尋為食氏悅
之解僕六人一時而死

崔大德信勇以山東金華節開原兵備而開原已失崔德見八百鄉約從

行經巨東應泰順心待之納降擲地力諫不聽賀師世龍有異志公嘗

其家子建陽北兵來攻殺臣兵潰所納降者執起殺之于市城門閉陸

臣自是公北而再舉手乃世習妻子從容步至都司廳事自縊死

參將廉公書守西平散攻圍一日夜傷六千人戶與城平不能克北招

降之公曰豈不知難一貴是好漢當作降人乎北兵盡力猛攻城中火

藥盡一貴自刎死

張濟學神武奉命援遼至廣寧而遼陽已陷撫臣受其才政留之公不可

曰曠以捷速而來遼已陷要道者何用曰尔果無何曰二百餘騎足足

以故遼乎曰不能放然知再不能放而遂發要道者何用遂渡河至河

而敗兵西奔李河而渡者山嶺雲擁拒之無應者于是潰卒十餘萬自

西而公二百餘騎自東至首山去遼城十七里時已一日夜不敢食又

心如孤軍深入無獲治腹死且前所殺傷數十百人而眾寡不敵一

軍盡沒

劉公猷征倭傳捷遼東大功三路出師公深入三百餘里賊十餘堡散

漢平賊擒獲重圍失散遼陽公及軍路劉繼隆等並殲于陣是捷也經

略揚揚意不在戰其取近遼小勝即軍軍富而杜松為林海大將各以

威名相討其胆力事起首功直前而往獲獲入松遼伏而敗林間

松敗後賊天也繼繼兵深入自已成劫遼兵自敗後松死而唐興死惟
清河一路幸如松以駐軍令營撤回遼保開鐵若使實勇為提當不致
是

董公仲樸調糧有大營糧營善射為四川都司無暇事聞其名題調遼東

公與總兵陳策各率川兵三千駐望山以逼清春之野兵突至投策公

大戰于河上新曹二千餘騎陣時周啟吉曰我輩不能殺敵敵清唐公

三年何為者石柱王官泰邦房先率兵渡河捕營經理營陣未定以鐵

騎四面攔攻捕營營所二千餘敵如覆前如是者三旋至益眾諸軍

飢瘦公揮短兵親斬十七人中皆死敵吉邦房與兵文傑陳策張忠世

咸愈鄭起龍皆戰死崇禎中贈公都督唐其子以報半度斷尸以報

應陳陽書參將守南韓城破死之物臣陳克昌親履皆死之

無經事是初代楊鶴望續年餘築城沒法修守待戰連年以定袁應泰

代之而遼陽亡從起回關其自樹立王化自與之休大而廣寧失三司

會審問曰廣寧可復乎曰可復則不失問何以不可復曰以平章如是

之主張以撫部如是之調遣以監撫如是之區畫以臺省如是之議論

示是內外臺省咸敗之矣純命詞云他日倘無靜安得死死晚晚寧

嘆可憐一嘆天地白

唐忠烈家昇唐立戰而戰呼之為唐關王茂貴北兵入寇奪情督師時楊

嗣昌主和而公主戰遂大平盾公厲聲責之曰爾不開城下之盟秦狄

知之乎長安口舌如風物唯唯從從秦秦之禍至至晚不覺禍而不

問曰情景若此該楊何恃而不恐誠從容無乎曰以有胸之重公復容以謝乎而免焉

宋御史學朱拱山東北兵入省公以藩封重地守備軍將冒闖入城城兵三千隨處巡邏駐紮直公鼓而兵出守夜聲相守六旬上疏求援楊繼祖楊嗣昌所部不報高起潛繼將騎赴城不援乃將城陷刀中千而城執不屈乃懸千旗樓之竿樓之暇大焚糧公尸兵城兵使周公之訓同死之

張公秉文潮城人為山東左布政北兵圍濟南公倉卒置兵聚固守城孤力盡遂以身殉池血遺書家致二子有身為大臣自當死子封疆等語某為氏女能詩楊東文曰夫子之死生附社稷喜之死生附夫子家

人有勸其行者為正色曰舉室盡行人將謂丈夫志不固且我何忘夫子獨免城陷與妻陳氏同赴水死

鄭忠毅孫智陽山東撫按以兵政為之公亦慷慨自任濟南兵圍提督傅霖立十室後援兵內應大風雲城陷城破死時其氏不食死同時有李應鳳家守恩陽城陷率家丁格鬪被二刀斫一指而死劉

化先守應城城破被三刀斫中三槍死其子漢儀亦被三刀斫而死宋神宗為吏科給事中勸覓一事地方官與行間分任之地方官主守行間主戰行間不戰而後食有司以守節張許無虞雖陽之亡況今

之廣廣雖者乎自今宜止責有司以守實以養為主如招撫移活飢民者是而修繕備備是為虛定責神帥以戰實以如是為主如

漢某股某城者是而能定通而將此應難難難故卜官對不接首某職歸北兵入守城城陷不屈死公從祀節義祠應手相對持槍與同死

高麗撫名新濟魯州北兵陷城公大婦抗誓不屈死之

壬午雲州之變鎮守總兵官莊崇張公身死之先是山東防撫孫公元化遣兵援大境中途被賊斬斷其橋數時莊崇公已隱而左府會書謝事出署兵聞變率兵增助而孫撫為關所遏乃立撫將士皆前兵出被抑而還者數日賊城下殊無受撫意乃用兵先以川營大境唐前列擊之賊已潰矣乃撫糧兵與賊舍從獲反擊或兵出不意遂潰退而城守孫撫復連家鄉率五百人夜半投砲賊校內外相應而城陷公以印謝賊兵張祖以刀付家丁黃明先投其一妻命弟可度子藏

奉母太夫人臣民聞正夜寇起雙自縊太平橋上

論祭文曰惟爾性資忠烈其度況聞名播東江之成行義先北到之初正克靖旅象連席大帥通敵寇之方張率孤軍而力戰匪徒擊射計法捐軀盡奮胸城辭親拜國從容就義慷慨捐生情誼上行之況是宜慰英靈之泣月特頒諭祭且治葬歲承祀祀以彰忠廉敬永于磨間其時標時中軍管撫城 遊擊陳良謀 守備姚士良 咸洛皆以力戰死而良謀以達人情激大罵賊吏刀所擊殺數百人眾賊恨之憤

刺死

惟官張公端家居雲州城破被執公標石相擊遇害妻手四人俱投井死王廷撫漢令河內為人負義愛才用兵與士卒同甘苦寇陷二攻奔避

濟源魯惠公子除夕出不意赴之以元王登天塤山嶺劉二車大害至

山之西張故傳善智最年流河破賊巢是夜按河南會汴城陽度公嘗

捕時自仰國後年漢河侯兵兩岸斬九十餘級大張旗鼓連戰至朱仙

鎮連戰皆捷糧運無劉起孫承進以張公攻之者其北門軍將直入天

忽而兵少却據寶門下公為賊刀所度來時陳祐都游擊連先雖父子

從戰死

劉克訓為兵備訓導北兵來攻今應城進公入學舍虎其是為推孫子所

善備而趨賊上警守者曰守死逃亦死守死為忠義鬼守守善戰初

凡三日夜北兵動薄而登公自中六矢死

劉師守承昨先為興化同知聖兵健胸百發其舉有賊首者該者據省會

應機機公往勸公以赴建辭而客入海令二勇士投賊帳擒賊以獻

撫舟之機北兵破城甚血而卒

王劉使僕前兵備南韶連州臨諸縣自清初吏民避而逃公手創富門不

能止賊中望無人公仰天歎曰事不可為矣北兵自縣死

石上僅有姓令長與大盜吳野撰逃匿縣界公下令嚴捕群盜積甚千甲

子元旦入縣放火公被執索印索庫銀不得適客主洋槍可行同死

之

豫之先後死事者幾公昨報知丹州有土賊聚眾萬人依山為寨公出東

不意夜半乘車出門險山谷抵其寨大破之招降餘眾獲賊犯法公中

獲矢刀疾智戰以地勢賊風逆大反據樓盡焚被執大罵死 宣陽令

唐公啟泰城陷死之

泰山令唐公星秀曾雲令張公人龍曾死而郡令李公儀佐烈公堅守

多所設備城破賊散兵騎殺公大呼曰張百姓死守者知幾也多殺

何為賊劉德子謝公大呼請斬上意斷其舌而釋之呼是皆死

劉公儀之令都院城陷公獨先登東陽堂三賊至堂即不與置書中三

日罵不死死 衡陽破知縣張公署明死之 衡陽破知縣王世昌不

屈死 歸德破知縣王公世廣死之 新蔡破知縣王公信賢賊被殺

鄭公祖為多戰功奉敕陞城比至寂然身入城相度賊四面會圍公破

圍出保西門外兵少被執賊索國公名羅拜請為帥公不可賊請至再

公曰那得換到賊心肝那賊賊怒曰要換心肝也不難與時火樹上利

心則肝殺之

賊破洛陽執福王有內官崔升者年十三勸王寧死勿屈死王不去同遇

害 時道府各官皆不死惟一無吏不屈被殺

呂忠節堆煤賊陷洛陽被執大罵以死

鹿邑縣永樂字人孟初會試京師特奉齊與諸舉子同步至杜驛公祠忽

一道士前至詢諸姓氏眾疑問收曰昨奉神喜動顏色曰吾家一人入

我與諸君必有姓國者故問耳公曰司李懷陳州與賊戰獲賊將危賊

甚力已賊入曹滿喉血罵賊死 知州屠屠環罵賊死 舉人王愛賢

等手刃賊噴舌大罵賊怒而屠之少長無免者

阮永沖漢關當世之務萬應時違事陳公方弱冠解度建北帛黃

復東馳馬從從奔老卒收國職人指謂全建利為國情形慨然有
惜無為創之志會東事解嚴而還漢末漢魏碑斷筆鋒勢四川
谷統軍圖其墓上書事列死之計後見提勳諸將不用命乃取古
婦女之以武善者墓為一壘曰女書是以差之宛陳氏必欲生致
之時漢開外孫陳留地指陳方略為賊所得大罵而死

黃龍破守將劉國龍死之初國龍與李自成同為賊提馬左良玉所敗國
龍降自成後之誓不並生至是聞其在黃龍將投自成執而殺之其妻
先死子方八歲賊置膝上益收養之不從自解所佩小刀刺死

汪金華者年賊國龍公投兵赴援適于某城奮勇戰自中敵失為賊
所殺段公增輝商丘人賊至被執不屈死節即口與馬名衡為三良友

牧齋有三良詩在其集中

沈郎中張商丘官生遇賊大罵賊降不從賊以亂挺斃之 李通政葉承
繼傷人賊至自縊 南陽知府丘應素素職不屈置堂見殺 藍軍余
公壽率兵援汴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侄敬華同死 陳州邑紳遇賊
使妻夢寐宣大罵賊辱世各于其地要縊以此

猛聽兵如虎守南陽賊至出戰被執數子賊破城兵巷我至府門望北
拜口稱萬思為賊殺 制科游時戰死于武安 中軍曹鳴鶴臨死于
趙寨 游擊陶希樸亦死于武安 賊入清化游擊趙效忠登屋聲賊
望地死

楚之先從死者劉忠義劉忠義年十五歲楚時在長沙為賊執將送賊營

賊曾將公鳴賊大罵賊怒劉勇而足拖行血肉狼藉終不屈以此 公
當題詩節節聲望已聞年家望遠隔大川南北斷難驚
作憂湖湘官職慘然血不沾無踪青鳥啼偏果有報曰死生遠近
當前定豈此丹心映楚天

長沙既陷賊將守臣皆逃家忠烈道當時為懷官簡臣立為賊執百計誘
降不從置小樓中廿有四日令降將戶先民往視公大罵賊怒賊之公
長為一聲風雨驟至頭已斷而雙眸炯炯如生賊亦驚懼 公初被執
有林國俊等九人侍側不去賊令之勸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
不至今日賊怒賊殺之曰我輩若怕死亦去矣不至今日但請某主斬
而後從死賊拜之某軍帥哭皆自縊與公同死者知府周公二南舉人

馮君一第一第有本末附此公少壯若不為賊大罵賊大罵者度由為諸生
時時夜遊遊擊著衣帶間過佳處即女之所居在泉郡北虎頭山與嘉
靖間此族用公天佐為比隣亦一奇也 遠列李顯其自縊 邑紳馮
雲路熱望罵賊死 有餘生員者懼妻子入井而已沉之人號為無井
賢文忠達聖武昌人以竹塢別廟崇禎時再入內閣時應召者皆徵賓客
雖獨重門生幕客招搖相重公判一版舟揚帆後復聞津之史倣見江
星相公舟不可得則已魚腹遇矣賊降賊破武昌城其門人戶如箭
馳三百里往攜挾一櫓一策裝載之公以見危致命對賊入城公
服御臨城王節楚王府時奉王同死至則楚府已為賊破公遙見執獲
潛陽楊下夫人危氏子魏明光明兩子魏三魏智之聞門就義者廿

餘人尸如箭亦死有主地見夢于里人曰我輩守實老翁甚苦汝等汝
去明日得見有九十日而尸不壞公生乎心有異子一苗蘇娘用
金銀以此為藏惟有犬狗年餘云

初公與蘇公死而獨受知于熊督學為文英閣二千使答答曰實生夏
卿前破之熊生千時其智也獲皆如其言

故總令李太僕金新入城陷寇將公令拜公曰吾勝豈為物哉處者賊大
怒雖之罵不絕口時執政為要責教人上其事于皇上哀之將加贈恤
會國變不果又東鄉李元甲以提督城死千賊殺入并祀之

馮孝廉一第長沙破走湘鄉時乞師國賊素聞公名遣人執其母兄求
之公恐母兄被害乃出就縛不屈斷兩手置臂中一夕死母兄竟得免

袁即臨諸生胡公光翰糾集鄉勇守一堡賊不敢犯會有村徒導賊攻堡
公竭力拚擊報復獲地公思當事怯懦不足言乃率眾突圍戰良久眾
寡不敵手格數賊被刺死之

賊破重陽縣江陵舉人陳萬策率同先萬策自駐關先關城死賊至黃安
指揮馬如龍戰死降

敵賊向武昌參將莊公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順之飛渡
而舉賊坐困非策也眾不能從賊流連城公多所斬獲楚府新募兵內
應逆賊公躍馬大呼賊膽利之洞腹死

承天破延撫宋公一鶴自刎死 興寧留守沈青榮戰死 軍帥楊公
正才據郡降亡 軍帥張上達斬降而死 教諭蕭瑞雲自殺 烈邑

汪文徽 城關義勇 武昌通判李英 武昌令郭達吉 嘉慶

今王良繼督死 羅田破知縣郭泰仁破殺 新州破知府許文斌破殺至望華山不屈死

黃州破知府參政文斌為賊執逆路有賊謀從中起事後被殺 御史吳制
飛羅城不屈死 貢生馮雪路破賊其名欲降之執者不屈與門人汪
延陸俱死 諸生易為明父道通先與次平為建馬賊死為明至是亦

死 楚府長史徐公學順時署江夏與賊格鬪左臂已殘右手持刀不仆為賊
支解死

郝太僕臺卷今房縣知縣文燦招九營文冠元斥敵為已即賊賊又入
房時文燦所招羅汝才依房歸甲胡元為帥而公子為嚮力萬人敵過

汝才以大義勸之見其目切此不可不歸而與守備楊道選投兵守
牌先斷賊等死于城下以公血書通城求校于文燦不報賊道選投公
曰雖可斷賊不可據也為費且戰且守相持五日營賊多死擊賊忠傷

左足兵民益奮而史燦所遣之無釋張三約開門招汝才入降賊城陷
不屈死于為費托父尸哭罵賊被害復陳宜從死 主簿朱梓聞與其

家人俱不屈死 游擊韓道遠巷戰死

徐少僕世瑞知廣州預兵至隨索餉諸兵公率將入其營執帥手曰軍不
供路守之署也殺守足矣無已則城守以見于越府監紀手帥氣奪款

家安賊破公為為子即道通等投其妻子地撫臣督兵來援而道復

自以守身並通融公遺子華謝復知署屬勤馬事或失實子輒力爲之
緩服果獲斷腸斷股而死瘞柩柩尸拋野廐殺之二妻及僕婢十八
人皆死

王名應憲守隨州縣首八大王庫厚圖漢公戡守兼用既有隨州縣旗爭
 鎮漢之福移晉通去復挾恨以數十萬募至守將先通逃隨公有被
 敵劉鄩學家人厭勢不可主始北而再拜自絕與蔡忠裏同相楚山

公澤令鍊輝鐵破關廟公入謝家廟祀紫腰白龜曰男忘女烈各宜自
盡吾不能庇城中傷男生靈敢受此咎二口并內鐵手覆甲登得懸賞
捉賊賊大舍數十萬薄內城相持五晝夜斷國奔院賊陳主執之賊曰

僧攝持剃刀藏之捨上地書壁上鍾祥縣令漢漢鵬死此寺十字對屋
自刎而死 道遠展覆書示死

死之

死者十四人 諸生董澤民之

廣州城知府鄭公遇難死之 李公應登時守陣歿已登城為英港戰船
十數人而去太守及民兵皆遇害 廣州史記 寇陷城中門賊至百方
挫折不為劫大罵遇害 舉人張太史事伊爾俱死

雲山臨晉縣無所獲衣冠足與堂公論以大義賊逢伯公大罵死
 乃對婢女皆死之公嘗訓子云今生當為忠臣義士刑戮有盡性實
 不朽 姚訓導允華亦死之

戰趙鳳陽留守署正朱國千戶陳弘祚陳世忠以兵迎敵死于陣
太守容腫為戰殤死 惟官為文英之子以自于賊而匿其父以免

指揮陳永齡千戶蓋可學等死第四十一人。班操各軍死者四千三十五人。舉人薛思震百戶趙國俊女士杜氏皆死之。守備朱士鳳

與賊遇于宿松之境賊死

崇信破令廬公瑜鵠坐堂上賊棒之下公揮拳大罵賊則心殺而去
某官朱公拱道亦死

惠州破守何公奕被執不屈為賊磔死

尸公夢覺知賴州城賊傾百姓底逃公橫持大刀立側處所殺十六人
賊四散無繼者賊舉堂公僕烏龍潭死弟姪尸玉等七人同死

趙公士冕亦赴賴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從之 縣丞某訓導倪某俱死

舒城被圍卿官制守愷以死守賊射書牕降公焚其書焚時孔是訓句賊破城公死之諸生唐光祖爲賊執立生平讀書止如常義城破家亡

管不偷生職斷喉碎尸而死其氏被大死其氏及一妹一女俱
投于井次子定策孫日曠身被嚴戮罵賊死 後勅中懷王公希麟將
職入死

潘公名起行開首建功與曹北投京師而投開曹皆有功崇祿中守
備安慶值漢入桐常公訓導為備備遣臣史公可廷四面堵截不解
甲者數月與士卒同甘苦如平時隨遇兵賊獲逆勳進職于鄭家店時
賊將某為公所備獲三千人因守月餘以身殉是史公招魂而死祠
之

安慶破總兵程公龍以文舉自焚死 守備陳子玉先為崇祿都司擒茶
山賊首王是機刀自刎死焉墓十日其面如生 祀鄉賢祠以首腦石

死王公欲劉河廣百戶防六有功被執不屈備處斷足罵不絕聲死唐
世龍摩戰死守備莫是驊陷陣死 子應王定遠同嘉方一月新婚乃

戰受刃少婦王氏脫粒亦死張金淑命之受顧應宗許遠潘家謀李靖
皆擒獲免獲同事死 王希鐸乃戰東莞士卒皆奮而死如舉 王猷

軍報多職曾分其因

桐廬軍旅為春時摩應登部下登為賊賊所獲令服信綢麻降賊作
之至城下大呼曰我軍賊也不幸隨主神落賊手汝慎勿降賊已窮

援守侍候可耳賊怒而解之罵不絕口
賊犯池河守禦劉光輝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眾並至外軍格鬥力竭赴
水死

王路華一爵守六合斬賊李乘龍等百餘人奪其華圖計于重圍獲賊
賊太湖堂家房利普讓太史院院能者賊身至公手執大刀奮勇敵賊
重創自刎死

以函之先投死事者卿公夢阿崇祿國任吉安通判署安福縣賊及境
公登陴守禦賊野四圍擊不可攻公端坐堂上罵不絕口遂遇害邑民
得餘銀兩之建祠祀焉

吉水徐士璽當崇祿登朱賊賊時公謂妻于避之東山為賊所獲
獄官之公厲聲曰我天朝臣子曾同爾作賊爾不屈見一井急投下賊

能出劉兵與斯其骨公罵不絕口賊怒甚乃剖心刺脅備極痛苦而卒
唐生左圖師賊曾授長沙知府所書衣冠拜廟祖廟不屈而死

梁欽先平漢揚州人仕為安縣為人吳頗有慷慨有大節自文名與書校
德兵馬路時置有法冠國城登陴守城賊被官不從擊賊中備作

賊水節而不可奪時書一篇詩十餘章作家書付其僕具衣冠自刎死
奉之先獲死事者德智孫公廷傳才死地人難左右射其用泰兵也詳悉

廣開為待文計而部撤之戰凡數十戰皆捷值天寒而餉不繼師大潰
墮圍陷公獨身持刀衝敵陣以殺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願極張夫人夫

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由安破庫二女六妻況子非有八歲兒孫民
舍中一老翁夜食之得存後公長子世瑞重新入泰傳夫人尸并弟以

歸 與公同死者監軍劉使番公元叔
快風破五合圍制死之 廣氏被令由公學自制死

慶陽破死職者守遺限公應興 知軍州董公院 推官新公居聖 卿

官則太常麻公福也 甯州破商推遺黃世清不廢死

西安破死職死難為公師孔 按察黃公知先是職破光州公應基入山

得免其子莫如為職死一妹亦遇害 知府簡公仁瑞為職最烈職擇

為數職死 長安今其公從義有善政為職死公下並職北關帝廟

得長衣冠服從容拜闕赴井死 蒲城令牟公一統 渭南令楊公

順一 指揮崔公簡遺 秦府長史章公世嗣 卿官則祝兵道為餘至

關中書院吳邦先自經 中書集令朱公新雅先令妻自縊然從

元 陽和程應元繼張自盡

史無焦公源得為卿史時是廟好婦遊公職陳有云陰下族龍子卿馬可

以康卿民之道龍子使丹可以得使民之道三業讓與公曰 常其大

千居臣莫重乎父子莫重乎夫婦如兄宗神宗之元子也為二子者為

忠則為楊道者非忠者端考諸神宗之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地

者非忠者元孝和先宗之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道傳者非忠此

理易明舍此不言當言者更無大同中裴播歸三原還至乃守城隍

被執大罵斷斷告殺之 與公同元者公兄室府史無焦公源清不

百戰軍降備而後之自麻田師反破破守唐公時明是唐人俱盡

慶陽破令費公本等被殺 分守固原唐政陵公夢龍戰于塔橋城下死

之

卿官王德譽破李賊入關公懼不免手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進人之墓

戰官公引佩刀自誓公于永春以病工遂執以行公地紀之而卒

甘肅破死難林公日瑞 總兵郭公天書 同知李公臺死之

賊入關分兵騎翰林兵進都公任率副劉憲兩將軍推元世祿為帥而

與王公世世世國李公昌期同守職建難士說之書五萬金以誘賊中

自成為子書曉降不聽因四面環攻城上弩炮俱發賊圍門出戰殺賊

數千婦女小兒皆呼呼擊賊賊軍地連放火省賊楊公榮戰乃盡都公

引佩刀自誓劉公為賊賊之息期破海卿就至二升乃地二王元孝

為所執至西軍唐公沐浴更衣四時以下見祖宗也既入卿天而立

不屈自賊曰吾處上將以居四將軍勿因拒四公大罵曰我大君也汝

等陷賊不久而污我賊當族屠之

翰林破尤公舉家百口焚死 原任總兵侯公世權 侯公拱極 丘公

學書 王公世俊 王公世國 李公昌期 制時望公文 常公德

子 30-341

皆不屈死

曹陽死事者臨川曹益以庚辰夏封特授兵部司務廳主事陞貴州安平道缺歸家曹陽益歸家兵部數月歲餘合家咸為義城為清所

令亦死敵賊之難越者應死于江右之變

曹之先獲死事者華忠忠曹陽從撫山西平陽陽留守太原賊馬步統五

十萬公堂時抗敵傷甚眾已而東南角樓砲聲震震與風沙從作守門

時內應賊遂入城公出遺敵槍聲愈加聲費士殫所報力自創為眾所

奪中軍時賊公上馬率眾與賊衝公出公曰吾封疆之臣當死

封疆決軍自去遂至書院三立祠時賊相隨公而自腹引槍氣未絕

時賊解甲曹公身被數砲亦東而自創死 時賊亦遂捕生為公

族隸華下見公某遺跡即歸為教其妻與十四歲子以死 與公同

死者布政使公體趙公建極而下四十有六人 時時奉公孔訓牛公

勇奮力戰死

中丞奉公之而以山東劉進良入都為家濟南北兵部會公馬馮氏

奉姑李氏于香港從容為劉賊破投井死姑亦死 公奔至扶危

歸廬墓三年祀撫臺大國賊破大同公駐軍是文武神於役高皇位飲

血死守原為敵泣出衣被一簋以餒軍存公服一簋付中軍曰現有

棄用以義我賊至壯動至承服內應賊陷公登降易服自經 遺疏云

我國家金甌全載不損人心雖敵財用窮一息至此臣乃已竭臣臣

滋深惟我高皇帝功德萬世皇上實所憂勤費思無疆亦以此人心

端節賊二者為先務而已我朝士氣原氣自見慷慨新遂至康和風

微且伏節死義之士多在直官敵陣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已顯

我皇上鑒之 聖書云賜吾弟吾兄用心讀書讀經世書吟嘯之學勿

用也若新吾先生吟嘯不可不讀我以死敵國此心慷慨朝聞夕死

無二也勿以為念

大明知府曹陽帥官將軍將賊兵朱三樂不可令收大砲其有應者三

樂自起燃火兵獲擊之朱情甚奮卒乃自殺

新忠親景運撫大同總兵某璣以賊陷縣執公見賊首自賊公距地堂大

呼皇上而哭賊義之不報公力求死賊曰我終不殺汝以賊法名汝汝

死則自死耳公起以項觸石流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公得聞南面哭痛

首自經死

華世軍機處分吏某軍賊犯大原登降拒與會風雷大作賊梯而入執公

解降公山立不動遂遇害 公棄之賊將人而展烈士在南京為戶部

卿好聚書而積聞人家有異言必往借抄所著碑堂明言亦不可觀 體

少師續合門死之

周忠武過吉字某守三關前至河子賊時降而志迎賊未說公叱新

之時賊破太原二月中來陽應德志聯臺公賊賊情說不可解計日則到

兵城外以數為守我則登降等打賊死又無算賊日益而公無援伏兵

巷內開門揭賊賊進萬營公開門盡賊之賊大恨益其環攻力不能支

賊陷公獨率親丁巷戰出沒陣中手殺數十賊身被矢如猬為驚步戰

為賊執大罵賊之教場。賊等上亂高樓之夫人劉氏率婦女據山頭。

公署登屋而射賊不敢迫。夫家賊大自驚。賊自登屋以米無若此之大。

賊者則則延安而大同。其環雲府王通各據。降表相繼。王通記關。

敵將郭東曰。望于周忠武之殉難。門親屬當化烟塵。合葬於民忠墓。

鋒刃死後。賊猶囑而果前。此未有也。尤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恐。

賊射賊全家俱殲。世表李小有云。以親視執持鼓之孫夫人。勇矣。愧。

無異。烈以視大婦同死之趙昇。發烈矣。愧無其勇。知言哉。

山西樂平李應題之豐居。父少司馬。賊之矣。在樂平之高樂里。大盜葉金。

深。至公守父。賊矢志不去。賊刀雖。猛。修。毒。賊。官。甚。清。時。不。

滿。欲。欲。常。出。所。之。公。請。死。從。前。不。忍。去。父。賊。首。請。其。孝。子。妻。之。去。公。重。

傷。至。昏。死。饋。人。救。之。得。生。後。由。廣。文。官。戶。部。郎。中。聞。賊。部。死。焉。

罰。之。先。後。死。事。者。賊。部。臨。罰。王。國。官。賊。難。更。無。能。公。文。先。及。通。府。各。官。皆。

死。之。賊。兵。劉。佳。永。後。院。院。清。中。按。臣。劉。之。知。賊。此。惟。以。官。不。屈。賊。

輝。子。瑞。禮。門。外。擄。矢。射。之。而。死。焉。不。絕。口。推。官。劉。士。斗。華。陽。令。沈。良。祚。

皆。死。而。賊。部。令。吳。雄。善。前。死。

是。賊。陳。公。士。奇。賊。破。賊。執。賊。忠。勒。公。府。罵。賊。怒。支。解。以。死。忠。震。當。四。發。

烈。風。暴。而。大。木。盡。摧。擄。刀。者。自。相。斬。賊。逆。意。外。同。時。遇。害。者。滿。王。

守。道。陳。公。德。重。慶。知。府。王。公。行。德。已。場。令。王。公。錫。新。撫。王。公。光。

及。諸。將。領。題。日。賊。盡。取。斯。民。斯。其。骨。合。三。萬。七。千。五。百。餘。人。

賊。部。令。吳。公。繼。善。賊。部。執。罵。不。絕。口。為。賊。會。劉。妻。周。氏。子。難。越。同。死。

獲。五。師。者。幸。先。矣。憤。然。曰。吾。主。與。主。母。俱。死。義。不。獨。生。愧。罵。當。于。

立。創。一。門。死。者。四。十。餘。人。

朱。制。使。死。後。兵。備。六。名。甲。中。三。月。偶。將。劉。家。族。傳。碑。招。降。公。碑。之。內。應。賊。

賊。通。降。不。屈。罵。賊。賊。部。執。村。上。親。之。舍。家。俱。死。古。知。府。文。瑞。守。河。

間。賊。至。大。罵。不。屈。死。之。劉。推。官。有。獨。自。賊。死。南。宮。令。彭。公。士。弘。神。

民。迎。賊。入。公。辦。衣。堂。堂。上。賊。令。推。公。罵。曰。我。朝。廷。官。屬。賊。部。執。報。賊。

害。

趙。州。守。王。公。瑞。竟。賊。部。官。之。不。屈。將。于。射。死。幸。先。令。公。款。賊。部。死。

之。

金。卿。史。誠。明。中。春。奉。命。督。集。報。親。義。由。要。害。公。冒。矢。石。絕。壁。保。定。賊。家。

皆。執。士。為。國。守。計。恩。報。以。賊。部。首。得。賊。無。算。急。賊。據。大。起。賊。東。臨。登。

公。從。子。張。孫。躍。馬。赴。賊。口。賊。部。殺。之。帥。者。我。也。格。爾。爾。數。人。而。死。賊。主。

解。之。公。雙。賊。罵。賊。制。斬。一。條。衣。賊。負。印。投。三。皇。廟。古。井。死。王。瑞。人。賊。死。

姓。孫。婦。陳。氏。掛。鞋。香。皆。投。井。死。

保。定。知。府。何。公。復。官。賊。部。從。備。營。死。拒。守。賊。四。面。環。攻。力。不。支。公。親。敵。幕。

曜。為。大。變。死。同。知。部。公。宗。立。拉。環。死。太。監。方。正。化。賊。頭。賊。殺。鄉。

官。則。張。先。孫。羅。唐。張。進。士。羅。魏。吳。進。士。張。公。羅。瑞。皆。死。之。張。氏。一。門。死。

者。十。餘。人。都。推。解。劉。公。忠。賊。罵。不。絕。口。身。被。賊。槍。盡。死。不。屈。舉。人。

劉。會。張。爾。常。高。德。保。賊。部。不。屈。見。賊。

總。兵。官。文。廷。敬。開。為。賊。所。果。遂。賊。至。至。羅。家。賊。大。至。力。竭。自。創。公。之。

兒子變為洪承疇中軍松山陷變賊曰公明大義此死毋謂某武臣
有二心請先死以殉而承疇不死又相之

倪文正元瑞初上命浚許公以潮人制不為戶部辦工召謂曰卿才猷非
諸臣比能為朕任勞公陳三事一與兵部會算先舉卿以撥兵因舉兵
以權衡一舉兵則大利大害悉與除勿以小小生計共欺一當以仁
義為本權衡為權謀政府屬民臣必為民請命上意從之乃受事已而
政府忌之請撤還繼遣京城臨公北而拜曰臣為大臣不能保國臣之
罪也又南而拜還辭太夫人乃索酒飲所供漢者平侯三爵亦自浮
滿三爵從者題素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手空憤勿食惟以忘吾痛遂
自縊

范文貞景文初在吏部以升遷移兵歸在兵部以勅楊嗣沖奏情除名
而去已而特起為大司空楚大拜時賊勢殊急公中飛渡涕以不能使
劍擊賊為恨京城臨公傳上自當公絕命祠有翠華遂草露宿水深烟
漸之句投斧死

劉文正理順關駕崩痛哭謂同上厚恩無所報如國事至此為死莫顧題
壁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義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已置肯苟全三
忠祠內無愧昔賢再拜死之妻為氏妻及僕四人皆死公死後賊
數百騎來曰公居鄉有厚德吾輩方圖報則竟至此下馬痛哭屠升而
去

本朝以進士第一人死難者得五人為避國時黃仲觀上本之盡書

文忠國甲申之變劉文正死于京師蓋國時余應子璉死于浙東劉中
允同升以起義不免死于松江可謂不愧科名矣周延儒漢陽營第
一人也且皆至宰輔而一死于法一死于賊之進此何嘗現疎之視黨
風哉

施忠介祁曜為都院嘗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
上嘉之賊破自劉死忠等漸無半策臣時雖惟有孤身報國忠之句
馬文忠世嘗因召對言用兵以人心為本人眾為用雖家亦強今國賊
益熾滔天之逆而治缺易治國難蓋敵人所畏聞人所附非附國也若
兵也目前勝者須殺收人心始收人心須從智無鎮將約束都伍
今兵不厲民民不苦兵始至人心轉與勢孤而後相繼勝賊無益行

獻聞皆全無矣京城破沐浴露衣冠林所署司經局印北面再拜持印
授僕曰上果南幸持此赴行在復南向拜母與二尊朱氏李氏間小室
中自經諸僕解尸入殿朱已絕公與卒獲魁叱僕出起題曰馬世奇
同辜死此遂自縊

汪文然傳與妻歐氏同死題壁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
雙遂就縊縊移妻于右曰不可以倉卒赴殯

通書與子觀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漢諸之官能無事權可為一
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自靖而已雖室歐氏少年節烈志志不移
于城破之日恬然就我而此使為世之後知我劉雖有趙盾也吾兒
諸聖賢當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如子昔生不能撫

之誠人吾兒事也無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花山張家同伴
魏魏嘗得報吾父母也凡表親友俱為殯聲天下事尚可為不可失忠
孝念頭也

烈宣朝轉簡知樞入翰林氏葬者惟公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幾諸族

平文忠公華雲對客言，深為痛結之學問，其作反覆之小人，為師院僅者，
而向為哭入事，安會館對文信國，再拜曰：誓云堂堂大文，聖賢為故志。
幸大節矣！死處他道，固不違空自名。按臨危受命，庶無愧事君思美哉。
雲此藏墓題事自姓。

孟侍郎北軒子童明處進士美質之公徽然曰家事小國何能濟國家大

矣邪遂聞國公守彭門城侯從公歸公曰社稷丘墟何以家爲吾今得死所矣遂冠帶昇井曰聖家盡亡吾明嗣南內天祥曰逆事不得往險卽當相從地下耳其妻曰夫死忠孝甚當先死意明曰如是足矣矣明死僕婦左氏亦殉于則童明題曰陳有跋海吾死者吾當爲厲鬼神之

名清溪晏客來遲大理而南使作周工所置立員地地勢崇峻地勢崇峻
駐血淋漓注水如雲焚所附書曰無死戰乎也華上人書無盡不
可以言機微機微命曰死便可言我極云死節如臣使某處之極如
是而已遂正楊耕而死

初為給事時上言漢賊之明皆屢更而逆焰滔天如敗草土之搜求既

餐而師徒不親如教就外之布言之有能約和孰能虛實來路之路
據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不報慷慨中利時刻日營不
異職共載者乎就內之制度言之有能力補文法拘牽之弊舉一事者

雖尊位一人隨其自擇自棄小小利鈍不同者乎有難辨辦某而獨持一斷實實使國外如所壽命然不入游移者乎以爭在呼吸之筆誠而能復命今僕却顧之僕却顧當亦多周所無費許多時日此恥至行間而面目全非先君已不在手裏以信實此之筆政而歡以窮言者無虛日懼以顯異者亦無虛日胡多易費積久生怨恐遺文自此不實而屢徵濟國之不實矣後因筆清敬皆如其言

周文節鳳翔為左衛總管臨未知上所在欲趨朝踪跡之沈入朝光景大

異不覺涕面而哭五婦寓所自照死二妻從之外有辭父母云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豈不辱乎辭而夫人羞言事畢哀哭慟之思無以為報夫之衆生絕命詩有云碧血九原俟聖主白頭二老望忠魂

是也今日之辦朱陸心求勝之言愈多而道愈晦矣又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士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書生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歲鎮共天下國朝皆無之可謂盛矣惟邊防漸弛今日急務耳

英忠節義無雙守而直門厲氣坐將周旋兒健擒獲百餘城破入道

溫若愚借漢清為持地所理誠為可謂可去之人即名都亦可守可
書之上將來如羅不善實謂不明其此為甚誤入上嘉穀城臨托子于
夜賊時有君臣義命乾坤晚飯幾子及風而快之句沐浴衣冠自殺
金忠節錄字伯玉為工部主事值內官張富與總理部務權以不肯屈
節為所糾參職起被糾兵曹見視皇城月二十餘日賊犯關賊臨公趨
入皇城內官奔潰四出呵斥不止至西苑河則解身牌付家人口歸逃
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御河而死

方公死時有內監呂昇者僕然而至兩手反背而跪視之曰是全兵和
即是公素不以我輩為人豈能死吾不能死耶遂泣欲還表與倫近之
亦投河死後家人入皇城求得公屍已與呂監骨相離不可分歎而皇

城又不得入跪竟舍而散某部河堤

成忠故德為諸生時聞魏塘野庵斷几起罵請釋大泓雖楚香下拜曰
大丈夫當如此耳人以為狂或迎之以和溫體仁下獄杖戍望以多誑
比其家為公使人扶掖至長安野莊體仁出朝迎而罵之斥為李林
甫秦檜人皆快之公雖素人北兵破後家公父文桂及公一林二妻俱
死之國喪時公已補兵曹為素時當日老母舍林在此爭欲先引去
禁止之以惟慨從容二妻善事志誠為其難者及聞上廟神宮侍奉華
門外茶棚下蔬茹頗得自盡母林自經死

趙御史撫南寺康知貴州意恩難以寵冠功行取授四川道御史巡視中
興撫職履之威臨為賊所獲賊目大罵力故奔下殺于白雲御賜

今永言者陳濟生祀之而以逆方已科無為辨者

軍都尉承國尚樂安公主主喜賢常勉每所親文人廣學問崇禮樂未
神教臣至德歲令各以子弟入監讀書習弓馬皆以子初對公備工
諫云賊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年教習曾三年六
年考滿近則一歲屢違歲年不滿矣與異族員無實徒違仰仰之和
孰若相親有無違從公之選先朝則馬若臨既奉聖家獎升澤等威
著第封贈其宣獻昭府皇非勳學之初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
職上上表嘉之歲臨時公主先薨臨在堂二十主所出也公以貴族
子起廢大焚之時公公尚在公奔赴大既而曰不可窮一賊竟我不得
以為潛匿時家各父刁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佩于胸前赴麻下

自縊

李錦衣若健為北鎮撫日巡捕獲一本臣謂為素崇決奸知若故曰督師
現在遼東所用提調官余在京者何限何主用一本臣及訊犯人隨以
直認公疑之再四詰問始得實曰捕獲若利殺如此說不然朕回營時
失死我是山西人在京做木匠棚口何曾到遼東公據實奏聞為賊
劉海以失出初降賊公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後獲當贖子凡自盡
同時死者有文陳公曉德尸曹周公之茂未福官職獲得不肯跪脫
華死 王正事鍾房 宋中書天顯不肯為賊草招斬斷死 順天知
事陳公貞遂自盡

新樂侯劉公文瑞國門自焚死 華文理叔祖皆死 恩安伯陳公慶

蘇園門痛飲自戕死

皇親魏公帥兵討家人登其門其尸曰吾至外保一信未回積薪下焉尸雖大僅塞門之權戶不可成見公知事文中雖無端口曉顏色不覺如千時亦其人也

傳衣千戶為公文檢閱愛寵特賜家中男婦二十餘口盡命至應事以次懸之牆上某長子某故是公拉之還曰汝月食割地未盡竟布頭而死遂死耶手懸之然後自盡

傳衣堂上到公應援大將軍通子也以善射射交知子工開張破自斃而公體魁梧勇猛身勇之勇斷復勇之則賊已入室執公去公不屈受而死不言不食至是腹潰爛而

衛應施公濟仰藥死 府學教官五人同臨于明倫堂上

工部郎李公建中 順天推官劉公有淵 光祿署丞李公騰蛟 副兵

馬姚公義皆死

都統士奔還自恨不能倡義討賊遂以身殉妻趙氏請先死公不棄及不

威服極之祖塋之側呂親戚與謝歡樂死

東江朱巷富士夫婦痛哭相對而死

曹家橋不知姓氏兩家至東華門見帝后梓宮呼天號恸叩首觸階死

布衣潘公文理聞變自刺死書其自曰非文丞相之位心同文丞相之

心暴尸都市弘光時國中書舍人

經應張公應遠投御河死 儒士張世揚二子感其忠德俱死

傳衣都指揮王國興自盡 御馬監太監王承恩從駕死

史日魏公士誠攜家逃遁園門自焚焚中載日史日勝大官婦女王公山西諸生魏公時中斷至會城紳士出迎公亦備衣冠而往人以馬進駐杜也公獨至學宮外見聖後并問題絕命詞于壁而死

道州一童生快姓名魏破賊堂方諸書閣之梓而長數丈死魏者才湖無澤人聞變約山中義勇入城擒賊偶令泰康張踏出走公呼集父老晚以久美發覺焚賊中魏和標等逃賊公為賊殺

劉公應池泣有數節長齊少嗜飲聞變作遺字付子從家赴水死東人歸之見其衣冠肅然立于河中間觀猶生

吳桂諸生并公度聞變仰天歎哭皆投賊廟念長老乃還二子從軍自刎

祭告先祠而還之編竟同心莫有應者諸生聚哭明倫堂御史某來謁

文廟旋舉導從吉服而入公望見大號趨前跪其屍旁寺以大義所史

漸漸去南都定國久不降我公憤甚投香門河中過路潘泊舟望見通

人馳報聞其族員之還歸家人守視不得死遂絕粒但飲杯酒長話至

痛哭并絕數口占詩有一首生難投賊廟為厲鬼勿懷忠之句題之

日大呼先帝瞑目浩歎而卒

丹陽諸生王公介休聞變不食九日死

金陵王公明爾敏死恐妻等勒他去家二十里投河死

蘇州兩生兄弟也夫姓名聞曉相對痛哭投入江死

廣公卿以登泰進士授職于督撫軍前營書由汝兵潰公獨走至臨清糾

舍三百人，獨衛官招募上寨，弘先立公旗，言南人必若不肯，而有公名之，余當可戰。事于南，但恐臣一移足而大河之北，彼非我有，故忘元吏將以爲收。沿河北，東南之未失，有大山東，然後有東南，有東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河北數兩之雄，繼之與吳以天下之鉤，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鉤。守東，東朝道不能從北兵，當下山東州縣公南來，獨身入掛後，是接河南，受命奔馳入歸德，而北兵已至城下。守者，門門逆降，公自劍來，死爲所執。北師令具酒，張持金，責公公辭以天性不飲，留公營中，贈衣，稱公不受，受與糧。酒生同，慙死，留書云：世受國恩，不能自濟，報之以死，聊盡其願。責問無異。初，心承教，師好大江以南，不必遊，遊，否則獨于江頭，凌知，是即昔日，臨江上，位相國也。承教，國體，權人臣義，無私。

鬼有毒之者執是難令不親見御史亦不親命其父乃親曰吾為父
屈耳臨刑不跪而西北立曰得見先帝吾心足矣

交謹附謝北師惜之

特以師臣之體而子姑何以推于一登賢堂一食唐饌尺寸皆先皇賜也而不能斷斷如斯以殉國難復不能持持執以言國恥而忠義在蘇門為者耶義當盡忠存此蘇門唐饌之心以教爾子庶幾勉于大義毋忘厥父之愉情負恩也已酉閏月滿髮令下投虎丘後漢死

墓吏部允徵崇禎間以如馬桂福南渡起補吏部見時事日非辭歸南來陽壯門謝客以不制髮為人所告被執見殺從孫而雅年十九同日遇害

古廟觀前書趙人夫婦對死 常州石生及書南歐姓者投西湖池中死 一鄉民賣藥入城關安撫使至妻藥臨躍入文城墻南龍潭河死

五牧有善機為族黨以敵變自昭

當熱諸生徐公傑自經死 項志寧不食死 武進諸生董元方痛死死而徐公守實死于兵

各處以義見殺者皆地諸生吳公應其 宜興諸生麻公三衡 廣州鄉官金公聲 諸生江公天一 武昌陳公有功 金公元宜 萬公會吳公國棟而蘇州原任海軍曹公之與 袁公武松俱死

嘉定原任通政侯公嗣曾城職與子諸生支清支潔死之

黃進士澤輝乙酉秋守城被執城陷公書壁曰某年月日遺臣黃某自裁

于西陵僧舍嗚呼是不能守乃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補書墓誌率道無敵歎不寐此心而已異日中原人士提觀天下論其世者尚知于

心 兄洲壩 舉人張公錫眉 舉公用國俱死 崑山貢生朱公慕

張府王公公錫年七十死于陣 前狼山總兵王公位才死于軍一門遺戰殆盡嘉定

松江原任中書考公待問 博羅合書公簡 吏部主事吳允義俱死

之 華洋教諭駐公明永被執不屈死之 經兵吳公志榮 黃公鑒俱被擒死之

常州諸生吳公福死之 徐公安遠入太湖死之 張公文龍率鄉兵薄

縣城死之 長洲文義文文書公猶子也以起兵被執見殺

江陰陷與史陳公明選國門焚死 閩公應元見殺 訓導馮公崇自昭

明倫堂上 中書公鄭金榮焚死

朱貴士舉瑞興陶居環同守崑山城破舉瑞赴水死城陷城外方舉卿兵赴救因城已陷亦拒死自經死

江右貴公應元 康介節督學山右得士為義烈督江楚與左帥調

和而廉節風以宗社安危自任九江陷黃謝謙之往北不肯朝見謝因

兩翼志終不渡謝則執髮行吟志不可奪後蘇市中刺之公問何地

曰華市也公曰晉文先生死此得死所矣都門知己無數希者甚長與

對墓至臨場收殮哭其尸而掩之且提其棺殯置

奉使兵侍左公應元 華陽人先入見陳中興大封命視師江上馬士

英儀道通好公死于天津因攜行與馬部愉陳洪龍同往既至事不

處四夷餉得餉于鴻臚事不肖則見諸鴻臚不得望整于寺廟車時士
哭三日已運行矣生薈州忽集十時未達旋歸無命而李公與楊翰
四墓苑范已攝撫恐公同歸歟其事也還京止太醫院選某甚廉公發
隨達權時赴金陵奉之及至而留都已失守矣亡何再下覓个制時又
大遇害先以應公嚴其罪而抗救之遂見督撫投獄公曰我行救法
與若何與今惟有建疏我耳明日入內朝諸漢臣皆在公指責陳名
夏曰君中先朝會元何面目在此責金之役曰汝不知如何知與唐
攝政責以爲立福至勾引上寇不投國書擅投郵封書是抗禮五大罪
公抗辭不屈攝政壯之欲命以官公不受惟請死得請執照祀今尚向
拜端堂聖朝攝政是違害之而已元矣某聞江南陷時云岷嶺募財

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曉消盡金蕩作寒烟絕不磨 公有

望祭 先帝文祭死者諸臣文詳于雲孔續筆中 從公死者參謀兵

曹陳公用極游擊王公一狀張公貞佐王公廷佐劉公斌

嘉湖破吏部郎錢公棟死之公御冷
國子也 原任吏部徐公石麟自監僕祖

徐錦葵

杭州破原任行人陸公壽貞瑞令顧公歲定死之

北兵渡江山陰祁公彪佳原任蘇松史典赴池水死

劉公素厲不貪死絕命詞云留此句曰死少存臣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

平生事懷抱與花客何異示攝詩云信園不可為偷生豈能久

止水與登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衣夏有勝地皆非偶得正而竟矣度無

金所堂 門人會稽諸生王公顯著周樂郎達言劉公有云鵬先生早
自決命為壬寅午所吊桂柳橋河死

為公私國流寓紹興逃至野寺不貪死 儒士潘公集舟東渡攝袖石自

沉氏 周公卜年赴東海死

惟郭公壇王衣冠赴水死

五國入海船務公司總督守邊防四邑義勇隊衆勒公入山公曰換天下

事者文山疊山之一死而已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肩

拒口辭屈氣厲雪時去仍為朱氏鬼積靈當惜孝陵收念母曰一賤

塵不挂胸惟裏老母墓定窮仁人錫類無意存沒如恩結草同示于

日服刻書者數鉅而令絕口莫讀兵書者若背施存恤東來全角茶

所生具衣冠赴國池死

與國公主之仁哉其妻早死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死于蛟門海中捧節

印北面再斜投之水端立漱具冠帶登陸百姓膜視往江南見洪某自

稱前朝大師不肯復自凌濤願死明處某接以禮百計說之不從就戮

西市地不變色

陳公孟歸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云予以五月晦日從上出亡值亂兵圍

道相失還自僻路徒步重關八月得抵台巖痛哭入雲峰山下有池

從靈均隸夫之役首夜宿先港明大師禪房漏下五鼓作六言絕令初

十景云生為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漫處蕭然一無所累

上卷卷末跋云：為書於松千石武名青葉廿二日。而古之

思無以報孝兒而不相親海日維夫職上應情狀圖私臣 新畫一生

情體雖習性地實先古而共祭文傳感泣拜先皇 去年六月廿九

今年六月初八日履心內春秋美同人國花甲 惠業降生文人此去

不留一字止時子孝臣忠點與世間同志 敬發陰陰五顯世作高僧

法春遊海濱名山身到兜率內院 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

既斷去手學天唯見白虹貫日 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刻在名山正學

雙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 今日為方正學前首是家山子徒死尚多

抱愧諸典同人証此 又遺友人書曰釋死矣季札之制孝標之言皆

諸先生事也矣念輝平生志願得存其遺孤其遺書收其遺文所積

搜吾血三年而留地下此有以報諸公矣

徐忠襄石麟起兵嘉興賊破自斃死僕祖敬事望從死

禮侍王公恩任不食死 僕少陳公潛大儒妻孟氏夫妻姊妹聯

臂沉河死 兵曹葉公汝澂與妻王氏同死 兵曹為公公絕死食死

子諸生前赴水死 通政吳公從喜不離髮死 徐仕山西金事鄭公

之尹沉水死

諸聖補生方公淵 山陰補生朱公璋 蕭山補生楊公雷門皆死 魯

士悅公壽年正襟坐砥礪內命人覆之誦佛死

大學士朱公大興中食華月餘賊破關門縱火焚死子之師鄭公亦死

傅國學冠尚近賢人北兵之公走門人汪子龍家為汪之仇執獻北師

不屈殺之公被執時子年華中作書以觀青托汀州士民并送其奔屍

因執之故甚辨陳生曾見之

湖廣政科臣黃公大鵬被臣郭公為紅死之 紅僕陳龍與樓下中軍張

公為明子趙魯 都督洪公祖烈俱被殺死 禮尚書公學檢 通政馬

公恩俱死之

泉州破大學士薛公德瑄絕食死

聖公吳都以為桂功晉官卿封鹿桂世伯公蕭不升復請去自如言自二

月十五以迄五月廿九此百六日中遇害者三皆桂尼降變故當前視

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惡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

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今粵東江

右各道使臣諸公請逃歸全陽勾連來恐事聞不得歸制廷而楚然

之人心解不聽桂林被公衣冠尼生通禮侍張公同旅自宜川回過公

署日事迎矣李河公曰封疆之臣如有封疆封疆既失自時寄往同旅

曰公言是君思歸義旅當共之遂與大都數擇家人去明日被執而公

日有 和 人從容如平日而兩敵獨屬聲援竟至三遂遭刑

日斷臂之苦而猶吟不輟同日被害公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賊亡

千古英雄自正氣三百年來忠孝又同然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當雪

大陰遠近歎異吳江楊公執為其衣冠履履葬之公于北門之間

沐敬是文官中人太宋北征四十日不見寇兵固權竭六師而回登皆頌

項腹腹苦操工罵曰反曹張廉昔日不知誰反上怒命辨斬之敵猶言

不已上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何意不好遂釋之

何文顯性嗜書好讀書私治國自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甚信之孝宗
嘗與張飲起如廁除却冠子執事者張取以戲又帶酒污宮人帝遂持
瓜候宮門等之太監李廣博露得脫明日上嚴極檢司禮李榮命內監
扶之慘甚死罵不絕口時翰林某有詩云外戚遭罹天下有內臣抗
嚴古今無過舍此子惟異世心如某伯却同荷死幾上感悟命勒碑以
祭
文鼎方革張時屋角一柱自行至几前鼎不為如行歸原處臥上驚歎
兒主使真口有二人山東籍不可拘問吳名曰孔于孟子也

世有唐史補曰待修兩官字則雖亦有才史事至

舉念武公

乃有微史視在上若等夷或杜于臨而於于惑皇無唐史補尺寸若

藩籬裁長于守而短于為惟真補良有真補則雖非不施索靖不為

網應不獲既視不虧豪右無所用其把持使任無所用其說隨隨口

無所用其辨辨網紀以治教化以宣息麻以深保我鮮黎不識不知

以恬以熙及其微大斷大疑辟言立決如特利創以新亂應有見

視之慶而無覆蓋之悲又何患乎水旱之流離兵燹之瘡痍善史治

第七

劉公撫字季虎以字行洪武中為利侍河陽家唐有朱趙二人月夜投宿

異室而寢朱之怨家逮至而謀殺趙朱不知也早起主人執送官待掠

証服公疑之曰是偶相繫非素有隙且計其裝非有所圖也改之還人

家察得先子而朱釋

湖廣龍陽縣有清軒祠祠召文勝洪武中以明經舉龍陽

三為西田

早沒于鄉民不能償公歟乙城額久之未

姓周門事周得獨邑

說三之二邑人思而祀之

天台王公叔英令漢陽多患政值大旱公將手誠陞誓三日不雨則瀉一

食六日不雨則絕食飲水以候神還神畢

如漸乾而雨勢未已

懼其過而為父提調于神暫願如前

夕開霽誠之不可掩如此公有

香神文二篇詞多不載

海陽縣今南豐此平松理民陳其德聚田山市時山鳥為商旅行農夫

耕老民爲中酒酒星吁星暴突不聞聲

高升而於極令定遠惠政多方百姓感誦歌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火

出斗而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

洪武中俞公永令壽山首善先築公積於學校親爲諸生講視經史正

句讀校文理士風奮然興

趙公爲食事分都台溫二郡政方以爲據搜舉訟以數百計公悉理其

曲直而奏斷之凡傳報占田定者歸案主得平直者中分之而造無弊

者籍之官豪胥猾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偏官得時盡利種蠶運于

江淮閩民始安平陽軍校林氏妻五年矣公憐其妻棄挈二兒泣曰

妻去兒親與養公命置兒婦則免過不近公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

部家子所婦還民而罪軍校于是軍中所陳婦數百皆民還去

魏公善洪武末守蘇州時冬民自備唐室至修用公明法以夏之好書吏

編特短長賊揭曉起公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他冤苦各徇事宜治爲

列郵最增歲中抗大義以死

吳江馬公遠以賢良徵令邑邑爲政平易民有訟者教諭之使曉解度不

可已乃受理又重自制屬雖貪水數妻不難接去公恕曰今法容尔

後相隨入西市耶聽之去

陶公應仲爲橋建於聚清介自律在任治縣吏數十人宿弊蠹革時布政

薛大方暴而貪公即奏之大方洞達公至京事由大方得罪公還官聞

人指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諸公不去地無度 提歲仙閣黃州守盧公

清守己愛民而得罪上司去職之者曹益貪暴自恣而仲與援而致考

察無恙有揭千定者曰盧澤不來天復眼曹澤重到地無度

李公道義今新縣訟訟無多諸君聞而造制判曰果也詐某也實一言

而決人成服其明

國初某令有治才者民時出商既稅候候僕久不至舟人以有故自而地

僻遠擠之水中揭賣踴吏指商家叩門曰娘子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

使人視之無有也急開僕僕言適至船不見主人不知所之也乃報之

官官還舟人反解比訊之反覆無狀應數任未決此今至屏人間商妻

舟人初未聞時情狀若何妻曰夫去良久舟人未聞曰娘子官人何以

不下船言止此再復召舟人問之語同今笑曰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

須他證矣舟人辯辨今日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叩門於娘子室有見

人不來即知其不在而不呼之者乎舟人服服遂正法

魏公本中永樂中令吉水能以簡御煩民樂其政雖守甚堅門無私謁去

任民思之不置從復來民歡迎如嬰兒見慈母卒于官民已留其本邑

爭負土營葬焉

況公在蘇妻遺重額虛報合一百二十萬有奇辦釋入軍十八百餘復

進戶三萬六千七百餘種稅與革管紀綱大格廣爲民開恩留者八

萬餘人民誦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曰復人曰況青天朝命望早

歸來在明年楊文貞贈以詩有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之邑重迎張益州

先是洪武中有松江守黃赫與公偕起吏員皆生而富皆有能聲

胡公壽安永樂中令新繁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歲末省兩月

二難公起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尔好大費能不為累乎三掌大邑

不稱妻子或怪之公曰吾思之燕安吾輩諸聖賢書居官治民孰不欲

砥厲名節以自表見然往往以耳目聲色之物敗其家聲則婦人小子

性猶水也投有以金珠玩好蠱之使必欲吾而取故規規憚不露人必

笑曰朝暮外康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手之累耳也

羅文衡按察湖廣微有聲聞二千五百大未決公至數日發道治蠹時

民間征調繁夥有司往往露之公率從輕典每語同官曰內執法張嚴

最精夫中有大理為之平外莫與平者何可以不盡心

慈航氏風才得宜德中一令至政清滑清其風視事之日進里老而謂曰汝

等聞汝門則史破家幾今吾一姓姓老子答曰此則生員多薄待強但

聞云宜第居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吉水張公宗建宣德中為常州同知廉介寬厚職案不施而事無不舉有

清軍御史姚法振氏為軍公堅執不從卒之日衣衣不仕儒老杜拜哭

千歲皆姓表

吳中賦重甲天下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松常亦然朝見道官能促相聲

終莫能完乃舉周文憲公悅為巡撫公至詢問父老皆云大戶不肯如

托帳長籍口建運五情賦民取美自與并辦無度而收聚其私家公為

曲算以要得賦賦八十餘萬乃令大小尹如托如一路賦紳下諸縣主

使民倉于水次戶給由帖出其最嚴而去之民上圖時自持帖往圖投

張長國戶一人相覺察官為監的張長連等而已先立撥運湖運二簿

籍批之撥運簿者正報一名收平米如耗若干度運過為配量湖運簿

則聽其填註則撥運簿以償之支新有美名曰餘米積年積多則所

撥補歲久之下諸縣各通倉一口海運華其餘積馬農人缺食及運大

遭風被盜者出管之春時撥回耗多寡為管秋成隨被運官山則復之

不違者猶批不獲管不一二年留運管完其餘日也

公為侍郎是歲十九年為尚書又二年奏改南京公候俸米于各府國支

省運耗十五萬又奉制勅分得米六萬海虞范軍屯糧運軍今惟報呈甲

運此米入海虞倉一通水旱採買來關米免歲報所免之數即以海虞

倉米補完民不知荒困不決報賑濟禍災之外虞省寬餘官積之米積

既多每歲月徵報奉新正元宵後即有徵報批曰是百姓的朝是應數

今運百姓安性朝廷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所徵每戶二石或三石文

官雖曰故年還官實多不取歲所徵報奉常以正月年開內曰百姓

冬間納了米留必預與過年當養粒口至二月可食以納銀辦船鳴鈔

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于朝廷事亦不悞也

公子金魚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吳風水觀與數建奉給其使令人嚴其徵

無不盡力是以報運過江運糧獲失者公嘗先知其惡惡詳而計算登

雖處家者恐亦不難然也諸縣強姦姦為一屠指無還真當有一冊日

批所行事及陰晴風雨一一詳批人和不解一日某縣民告報船江行

失風公批其時刻及風之東由西人所對奉辦公案每以實其人驚服

得而得長尺餘上刻云得一龍江水道並非前記

張公需長子治氏先佐鄭州導有濟者濬水田數十年前後守其能設公
府至守官及此擇子周舉公往相之曰得人若子三日可舉守以為要
公乃舉人得其數各奉命分置大吏統帥勤勉三日而舉守視大吏
以為神助權守鄭州見民開溝食者多每置一簿列其戶各報大小
丁口取其合體衆參差時雖之其難勝之數備曉示之暇則下鄉至
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敢偷惰不二年恒產各足生
理日進入魏至京受旌車馬儀內陳作州之有法少軍魏公思郡莫之
下其法于諸郡有牧馬者提民公習之傾牧者諸子王根捕繫挂誦人
咸惜之而莫能救

魏文靖在尚書法司因某仙列有五刑忌逆許竟成以其年少欲殺之公
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坐此類也獄決置日而

太倉陵公孟昭嘗為判官一日省獄見重囚皆三木能卧不能展轉夜為
鼠鳴泣血涕泗公憫焉遂買數籠置獄中鼠悉懷息獄中當始始于此
楊公于某知見山號城市鄉村奉廟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庫公
館社學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儲海二衛凡有廢棄車輿與
樂軍民德之

王莊嚴慈曾清見德徐漢大莊凱民漢公發官倉欲富人棄舟通河
岸下者令隨意出來納齊漢民聞而慶至時諸倉皆空獨漢運倉尚
有餘粟故以備周京師而主之者一中官一戶部郎未有發公曰民為

邦本國邦尊民尊至此旦夕為盜且是及新吏何論備京師亦不香
從既有變先治京邑盜匪至者祠廟所將派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
境流寓安撫者萬六百有餘家時人作歌哭錄以傳
安成劉公實和判金華行撫字之政暇則政經史尤著孝義且介守剛廉
有鄉友為某者以覽冠冕之謝不受景泰中召修家元史後知河南
有中官使願外以食歸窮屬公羅氏事入視之中官以聞被逮及廉與
其情知為良吏釋之

溫州韓公偉魁補瑞重為御史有聲義故盜有功出恩河而鎮靜有難鄰
人捕前出吏者十數輩或通于刻或強而服或貪而情或於而賊或跪
而殺或奸而端或愚而暗未有如公者逮河東使清操甚著多所創

則創立學宮延師儒教子弟人材以興

閩謝公士元知建甌有民以屠為家一石像置屋上偶擊而啄之民陽驚
取以為神趨者填集公碑其石于屋乃止有女巫憑鬼物言相福公欲
究之至忽自言畏謝公今去矣遂息
興國劉公某奉關令強城值權請于神雖曾入海臥死每早禱輒雨而
不出境有一村而不及家之得妻殺夫冤狀人皆畏之

晉江鄭公湯中令程鄉治先禮最不尚法律民誦曰鄭公真長者教令不
煩嚴嚴察新民相見何堪堪昔日無羊今有焉

吳公造為武進有儒印微久不報公遣人私視因指示其妻曰尔夫不勝
苦甚已吐實令汝抱印來贖死此善訊信果不疑出印賜下獄遂成

嘉慶進軍定撫宣府時賊首羅城望工役數千人天久旱有司祈禱不應

公曰此勞民不惠之舉也下令罷役是夕大雨

樂安崔公體奉政四川興會事由魏齊名蜀人籍曰崔季曲食此如雪山

楊公慶令府城十年以捐德免官歸家立十金作詩云程建十里十金休

任官三年七品歸我老蒼蒼有餘味吾兒管機叢教吾子輩疏中

周公咸為御史知會石官功監職上愕然曰彼迎駕有功何謂論功行

賞何謂蓋公曰此算金天功當日迎駕止數百人先祿賜酒額名數具

存令惶職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猶知江陵士民愛之敬曰早為

吳知縣補甘雨來水為患知縣補陰雲散

王公錫按察湖廣崇教宗室為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之去即投情中

封之于法得釋使來潮引至情臥書還之曰書實未發法官如是耳吾

要敢任事耶復書不復來

程公信為山東泰政總理建餉時臣去管倉官吏盜糧幾石以上者死

乃建新解視舊加二十什公公立碑而大之曰誠真盜死不足惜今故

為此糾陷人死地豈情也哉

成公顯令來鹿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語邑界真保間解邑有訟多年未結

者各來請判于公公新以片言心服而去四境之民聞風趨赴郊外有

荒地聚成市呼為清官店景泰末

高郵湖善慶舟曰公為都御史聞袁湖十東岸以辟其患至四十餘里

自是舟行無患人名曰白公堤

陳公權天順中軍羅漢多善政時賊有人夢獲陳南打掃甚急傳呼新鎮

陳至及至乃公也次日公卒又陳公引為泰山岳有政聲以善政疾

守廟者夢中國人呼新官到任急滿神問為誰曰陳相公也履覺而公

卒士民知其事並為廟哭矣

張公為令鉛山有民甲婢女千已能差則空與耳彼此不能決他日

公行邑有失謝敬與命我之從者以有神告不聽誓之出眾懼不敢

後公自符之樹顯一暴墜一婦人云被狂風吹上高樓有少年飲食

之時暗瞰賊市庵庵在目欲下無階耳訪其家即甲女也公判謝將廟

除地為田凡淫祠悉毀之

上海沈公雲初為國子學正時夢一婦人因服耳科曰妾名迎春竟入死

微惟公主之婦而不知所謂及丁艱起復其夢如之說而投法軍判到

任與諸條公望思上司妻一微初來勸聖守謂公曰有兒婦迎春事

公初政當一鞠之公愕然道前夢當以為異遂自其寬計得夢時此婦

尚未獲罪也

歲化中南部事竣矣一金餅有危人執事其所被擄繫獄持牒不能堪遂

扭從索賄不得漫云理增前案地索之不獲仍繫為獄蓋以瓶繫金珠

繫于市被運到官庭其縣兩瘡增前士危人還言之在相去幾數寸耳

訊盜之類如此

廣信高公明初為御史除不職吏宦泄理枉所攝縱條少者為今歲化中

擢總憲知南曹不職三十人理兩淮盜無不肅清吏無縱法狀又平楊州

張璠置永定縣上杭苑頭孫氏之先代祀趙明文節

尚書奉敕敕州郡廉守有恩政及撫善泰王府將公忠治其

爪牙王奏公數策憲廟下殿籍其家得足嗣故衣工喜其廉靜之仍

賜妙為賞

楚妹僧繼晚世出所至地甚時黃公誠為蜀藩口曉曉以妖術事上

不離左右今且得君進出名稱甚實遠職之微武昌府館之復堂好飲

食之無令得出入機事數道伏錄

周梁石瑛知廣德善祠山雖辦以武民尚免著教民雖錄今夜其補理致

母故賜殺子女為郎時著錄世管備又推明蔡郎之學著律呂管編攝

六書之篇著字言管備守撫州興水利著政本第輪祠著政均自丁唐

官行已仰見天令凡事有人不及知而總令于天者楊廉敷公理學名

臣而為之贊曰論見有辨訓民有錄卿有保佐序有教育仕多善政不

一而足公心隆古人意未報越書蜀日美以近日即學之書廣滿簡牘

志在尋遠求之路焉

韓公繼繼延行通望見軍士散馬歸序布布下體公附首太息曰我為

是撫今使兒家貧至此何面目望臨其土至今預給物三月連兵索實

普又忠朴聞公攝人人敬注願為之死

成化時中官黃賜與陸公附三公純同獄獄有兄與人事弟此之因而致

死者法司奏報情願從末減二公待不可賜大言曰同室之人同者

尚被楚縛冠而往哉况其兄乎正在移疑之側二公無以應

應城王公知定州有蜀生卓某過定與百金于道某言公曰無傷當有

為尔守者既而果有人守之生以為其其人也我公有與政見其子者

不忍也渡海歸比教宜思得金去得我公之化哉

洪湖新公英知開封情貴愛民居公不以妻子自隨時人謂其有德行之

清而并無私德有已極之廉而行以寬仁

張公卿讀書不治章句奇節傳行訟論罪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知

購求咸化中官兵部郎以直道忤掌部出知南安鼓雅祠為社學求章

地內往哲為唐張丞相祀家奉祭相祠作祠為月氏故物吟風弄月臺

為劉元城作鐵欄樓還臨臨城若以健行人梁橫河前滿以免病涉定

後道吏書之例以息事端去而民知之

黃文莊史繼繼官府時修官牛官田之法望地日廣積穀多以其餘歲

易穀為千八百石元豐廣地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上旨除所

隸永熙康為御史錄因礪山教諭丘純青屠夫丘應兒屠父教令逃去

而以純首死其子新前御史為持檢極快然無從得尸適黃河停一浮

尸支解者父哭 坐此極刑公至殿之為脫跡得屠兒死乃曰公為

制部長院者冠公梁剛獲少許可憫心敬公公亦時有所警石才錄

歸衣劉嚴坐堂所進享午食律用堂死公抗言明堂者阿比共亂朝政

今以一飯當之適重且辱故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為筆會者時

今不坐獨以堂最何也敬得不死

陸公容會無年行桐廬道中見一婦臨溪東新婦人投其夫思所以處之

左右云是病眼不足問公見其音氣知非病風者屬疑行縣官取相以
龍乃於民陳某夫婦以弄機乞食募得富山家其家一母二子以漁
爲業時見婦勤良時問爲子婦夜說云弄機所得無幾不如漁日利數
倍相宜盡機之且同出及暮二子還而陳不至云爲虎食矣婦號哭
不寐母百計誘之終不聽且言時於官二子覆獲機場廢塚中并
捉獲投之水窟二宿婦復絕見容光改瑣而出于是往來奔走伺候上
司斯之人遂以爲病風云公令有司捕送至其家弄機圖索尚在官提
之大夫不惟笑其得實狀二子並坐論死

武城王士嘉爲大同山陰知縣性敏斷有警辭鈔百餘則別樹下繼而
失去訴于公公曰此別樹爲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吏聚皆號從之今人

富捕不住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代府以威
失鈔等兩戶賄封職兒然王以公有智略呂問之公至察視訊據以有
物往來而外人跡疑爲但所竊乃列曹處中某諸弄假者群臣而伺

爲一能廉覆取之因捕其主立即歇職
陽城楊公繼宋爲嘉興守一僕一簋捐以赴任勤廉屬政民受其澤按察
浙江振雷風既時隸守中官日食萬錢民苦供億公一切罷之歸案惟
信書嚴奉而已撫順天奪運官成占民莊田權貴欲手成化中以上監

左遷弘治復原官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而門外余甯故來知而安曰
聞中餘地地爲一事城開數日何以爲生乃運渠城中引溝澆水從

東入而西出理費其下以流水仍平其上以遂通遂建井口使民得以
就汲遂爲永世之利

江西大家遊歐歐之人往往設法取償于小戶有報不滿升而索銀至
五六錢者其名曰小邑大邑三鄉誠不益於大家有主戶在此一鄉
而四歐在彼一鄉者此鄉適荒而彼鄉成熟則據戶端見謂之熟作荒
長民者不可不知

劉憲宣郎中傳誦益都縣除公太僕公曰郎中轉宗堂困人所蒙但吾窮
居時見郎邑政事未善恨不身履其地力行其事今吾登朝不得一親
民官非素志也乃搜聞參政復至大司馬嘗曰我歸至今日參政之力
也

海鹽吳公昂按察福建時楊寧有訟妻殺夫者獄已成公聞其詞疑疑有
冤轉于神使第一兇控人腹初不甚解乃窮詰獄中有名杜福子者嘗
與吳夫行賈客榻至一訊而服

張公天衡弘治中令封丘有布商失布其可按曰偶置石後燒上而失之
公命舉稅稅未報之關門罰入觀者以布案所斷布號而得盜人既斷
石公或殺人而獲其尸大不決公訊之適風起雲上命隸隨風跡之得
匪尸盜吳人釋者吏說斷冤公

上庸有瘞死者吏以無主棄今胡某曰我爲邑主即其主也遣人察之言
情但有一竹杖耳公命持杖隨路令人認識適遇瘞葬至某二認爲己物
曰瘞人瘞世科與慈慈童三凡及三凡妻季民適此三凡病瘞是狀行

耳公曰死者三九也命復值至新昌縣奉氏而世科迭矣復會指有蓋
張三時配公知世科當為蓋曰蓋其人耶便復至彼試呼之曰汝世
科也何以更名世科楊子今勿為辱役因出牌示之科曰表氣嚴到矣
蓋科之村李氏因與同縣投其夫也此至不利而服

洪洲新公縣成化中知登州府有冤獄蓋得主名補于神夢船中有虎身
神三矢曰此山周也微訊其服竟者以釋

郭義毅建瓯人沈隱庵事歸來其濟不為錄姓名與人不立殿至所獲施
勅中議宣字程善整授和州鎮青州勅撫黑苗尾端都勾流土董治
皆極險惡總制而廣以安靜為治不煩瑣細故與群蠻結以恩信其列
置治縣并及周變患有方度

溫縣黃公其居陳陳議論臺獨自州郡起應長阮志切民瘼陳揚水宜
終始不忘凡京師青齊湖河洛之間所至懷仁正德中江右賊寇熾
掠公村平之

劉振夫贊令黃若得士民心遂列成郡去之曰邑民思母如失慈母而石
孔道曰黃若又戶劉侯與赤子泣別處
升公建海陵政體會相曉諭曰為政如理此誠須備加意可謂善可善新
陵矣賢智思為之難不亂乎

夏公親善為國藩有善政時沙姓為虐害顧不理于口聞人語曰地善偏
宜是市風寒於沙姓處登錄為舉如

唐定直使令承聖邑俗尚荒而好檢公屬事之桂二本牌于處左日從列

右曰從化縣就理者左顧和惠者右久之多立子右以某縣官當于理
雖嚴錄必改容謝之其非理難勝不報實以是告梓潼之風為之
一變正德年

太倉姜根縣知事強有清譽嘗與南宮今聞入號通盜問何人曰象強
今日是清官也舍之而掠南宮製治邑三年道不拾遺御史至封無訟
疑其偽指之市里不應指之四圍不應指之郊外亦不應逃去後數人
特贈道左意為今所抑者至取視則亦邑公某行象強者也

薛泰政山卿先當武宗南幸與林大樞何遜休閑上疏幾覺被下嘉靖改
元知澤州土官本強僞亂詔撫臣牌師討之山西督撫有方師得宿能
有美餘臣為官于撫臣以十五氏臣餘以服仇又上善後條議數千

言皆善政也

汪公應珍知泗州值武宗南幸鄭卒馳報駕至特色多張皇勾攝為與民
多避讓公獨不動曰駕來未期南倉卒指糾糾出史倉猝為奸
偽會集而駕不果至奈何時中使踰城志求索公奉社士百餘列舟次
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度脫人違棄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
故不敢辱

王公敷正撫中令陳水以才守稱前倭人為戲作一鬼頭懸于途指是
官避之無蹤如故是傳叶王熟米竟至趨避問其政鬼曰官不要錢神
鬼也怕由是名道內史

馮公剛守興化陰二虎三龍民眾曰馮太守來何違言吏奉百姓肥

為與公應守事于有憲政為同事所中論制吏民哭泣送之晚投近
旅懷懷曰為文無所落得百姓無幾幾其懷數口囊中不着一錢好
將百姓被色去作人事送親友

辦公處為樂院今時到六州七州河南山東間公幕城沒院又使民各
起修房為遊某屬開書如主僕客一人家令一壯者執刀僕十輩四餘
人皆入隊伍今日視我誠數道者軍令從事又殺使某中洞開城門未
幾賊果至戰事從發戰大無所施兵無所知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
樂院城院而到之以千騎犯利洋公連破之千萬元又破之于德平賊
逃遁不敢犯何景明作樂院令行以祀之見景中

何公復嘗謂吏部董如海曰當今第一急務莫過重守令之選亦莫過

守令令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凡有忠與制廷於事百姓造福者皆可
行其志然世一二年隨民風土俗可以新習今連轉不及三年則是前
知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計及至新任一人復是不知地方之人安望
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選得道當于部屬中推舉不當徑用新取諸人
將取到天下知推分置各部部部署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轉選
較之下與吏部舉用相及其人易知且熟悉中外以老成練達與新選
疎闊者不同或以為在京易于鑽刺不知在外者物力較廣鑽刺尤易
為力且以知推舉並科道上司應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忘將無復顧
忌于政體不無有妨第三吏部諸公當日與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
只須簡要清通何必神廟聖孫今晚晚之使打應問第直是莫夜之金

耳如宣顯然相接有何不可況相與接見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與之
言論或散以事或聚以情長短亦可立見又因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
害生民之利弊有盡于政體甚大何必以閉門謝客為得耶

下聖兒人多相之

風聲動公接令要丘有公其子道金而辱而者執之則復母也謂第日出
歸於祖衣首中可得金果得之則威福受乎如初

正公訪知縣或御史行部公以禮自待不為其所屈史公之下車立索
庫錢列名指責諸縣有所隨所而不得乃知某治材文特屬之

歸安有羊總管者潘祠也素惡欲誣人取役塞威公督為令思入廟中列

署者于階下喻之口若能請神得雨則善不尔毀其廟拜偶神至橋上

請數日不雨遂沉之于河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中躍入舟邑人噪

呼曰羊總管來與公陰令人伺于岸側口中人出即械以束已而果

然為捕獲者諸人為之也

胡永清世罕為德安推官時王國圖應務方殷且群從索賄公雖獲理明

法嚴以至獄曰朝吏國法即服下家法某何敢欺則廷百姓即服下千

百年立國服甚何敢不惟聖而四德其政而服其公

文公林樹山先生父也官溫州地產甚裕有特故中官者中官今氏納以

充貢公曰孫子民何海使為則其何以堪公怒僕其樹率于溫士民

飲金以購斷山先生不受邑人為重悔何文淵却金事以施之

端安區如據益令春順時為與開新泰順在萬山中不處幽荒素無備
公而下車而賦五千望主人人竭忠公盡誠誠外居民奉士卒咸而
守其壯士數百乘開張學斯首肯三百有奇誠乃進去

洪洞衛公張守開封郡為東南要衝軍務繁公既視事一切不怠之責
期十之五六民困便之撫按咸有所下令度不可常行即入其白狀從
容陳說或有違指有微口吾凡以惠民為本他事足即在不攜妻子
所走俸錢皆付庫吏紀車服置用非微不更造園制度更軒院之後
省場雄宏嚴肅劉俊河張華如州與公相表云

景鏡川端今雲山邑倚山邊高多蒼翠蒼翠郡道嶺聚其中暫微推官
劉某勤之被執將如客公奉眾往候微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家行紀

之乃去後節推選已有兄弟事財而公公論之曰兄弟一體奈何事財
度之未得手足之義乎傷手足即傷父母而得謂之人乎因泫泣二人
不覺感泣痛哭相繼歸家各戒妻子遠處走避 公移居歸先是督賦
嘗出俸百金為民代輸去官未幾勸者遍縣攝篆者追之公不勝日吾
嘗已心辨代之不忍易吾心也

陳公泰應縣而推見電丁官而歸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為完稅既去
推人歌曰空道循吏無規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丁即四千兒士願
奉風解纜去朝天

奉奉政世寧校應縣官治縣多所平反所至無冤民世謂文章士多不
問經濟公行民世謂官多善政其所建立聲譽則名實何異明府能寄

以國士遇之

史公謹堂為北平守道縣其陽無前署者學師舉進公且入城約口諸
候千學宮公尋揭 聖廟升明廟堂俾諸學官升堂自率諸生居主位
拜曰是當吾子弟吾為子弟拜師師為我善教毋疾乎願言善是令人
心動故守守下車所稱諸長令皆來賀公謝眾之居三月備微諸長令
以某日集縣中堂則置酒高會盡歡先王三爵辭指慶上曰九重天
子愛民深令戶須存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為庶民斟令人
敢以備臨五中之口往諸君旅賀卑空文無益今為庶民斟此酒與諸
君盡心諸君聞之慨然

李永劉龜山先生理平樂有飢民數百奉官倉賑時以風愛論死公曰民

飢死以求生官弗賑官咎民何足為治數人而已飽皆活之又一獄
數十人已置法公省之人謂諸諸日可得願官不則罪職公曰軍器耳
夫人亦 某行無罪歸一再奉神人贈以玉蜀三枚獲其珠應秋解元
解元秋于同外狀元以忠節著

陳公惟為山東劉使通都微開馬場湖廣方大校同官多役丁民民怨之
公獨無所後且念可因以寓厥乃悉撤幕埔堂且二日而應後者三千
人旬有一日而工畢嘉靖丙戌

嘉善陸中舉鄉發文員當稱之曰公學則為己不為人仕則為人而不為己
亦在行遠履民于世情世法漢如也三守大郡民有奉春之色而己故
著著之興福史載于書

張公仁廉今奉職政為諸邑最正市四次府官信服敬賜表裏銀四十兩
如獲至如善善達失心誠開府理貨物之出入而得發展明主司宴賓
之尊嚴而處分刑允且臨場而多方駕御遠隨應變之宜監市而選
處分得國事倉庫之宜宜當厚養以賜臣工以縣令而視和衷前此所
未有也

王公先武備而康寧時訓導而張兵和務所通慎甚公為報報其帥曰以
尔勤務奈何乃自為條今與尔約能勤不惰罪在所自斃倘時而尔
如故善用吾法得報報而載其下公亦初為邑為其以特無敢欺者
况公齊按江北時有沈書天不受錢日飲清淡水夜來不著眠之語嘗獲
軍實喻之曰汝能改各寬汝罪盡下首願改行論數月復記被獲盜者

捕者曰何面目見沈青天遂自刎

楊公通字守真定史兆葉補署先所急者六事十番而後其不當詩書曰
太守為汝爾爾作地耶而遂於公公不顧第捕其十歌要呼一二祀
於大廳廳屏曰汝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能於不數語而決自射入
案判監獄大震而真定三面皆土城會大而燒清水滋乃露立城上為
文以誇誇事見有若曹舉而一日獨角者屏首而去水隨落

唐公繼源按湖廣與山盜起公為撫臺連破行劫聚至三千人縣官利職
砂礮之入匪不報徐太守掌理上其狀公下賜勅之令而縣官以大獲
及兵食俱油米可用兵且塞險難勝攻為言公思良久曰吾得之矣擒
賊易先擒王手乃收賊官下之賊而還沙市吏留往輸以相撫賊亦知

縣官報得無可恃遂請得報還是復也不過地方一兵一騎而數千里
安堵如故

海忠介公繼源天恩堂風解疑事相咸勿執執中官八度者通公亦
通某年公言欲天下太平惟有身日一法身日之壞而不復也惟有
孟繁氏曰一言至子不得已而限日又不得而均親策斯下安故其治
以清文為急而力行修飾一法今願外輕極不至重困至今小民獲之
陶公承學知廣州嚴俗健訟訟牒滿篋幾數十年不結公出紙懸諭曰
此應殊不易入汝吏思之改罷職可罷不汝責也稍緩知者曰此何足
煩官府辦與汝父老羅之議而不當為汝治未晚訟殺人請簡驗者先
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寃巨痛而致其腐骨即與子弟投

父兄同律實認狀不得實反是違處二人於以大良人號為李升

太守言食米早升即可了官事也上著丁未

謝縣姜公繼知贛州通城有政蹟大書榜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
為己心

徐公九思今句容以廉輸著聲連都都去百姓事挽留乙劉梅公曰檢則
不費勤則不廉忍則不事保身家之道也當圖一策子幾前題曰為
吾妻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邑父老刻

所畫菜而書勤儉局三言于上曰徐公三字銘

洪公範弘治末令嘉興初至三月如不事事者太守目以庸才及臨審報
長守獄今當推我之節惟以楊公公曰某非不能為但無事不欲據耳

既相責使當為之還叶宜書其處中受者約明日醫然長有救護者神
強之吏其笑之故而懸諸國門中令曰聞昔日此後多舉人貢時日微
多舉取民財今我無止則里長二人最有要舉者即為代役不實處
中者無皆以實舉盡日而舉上諸府守舊曰此重事何舉乃爾情
里老皆曰自耳目所聞見當此役不獲而歸者獨洪公耳乃囑服其
清正大類楊公雄傑曰洪公守承前厥後
郭屠大山知言安寬大展門庭肅肅有尚書諸公子橫行里中民不
堪公取其悍悍而居者置之法獲諸公子折節改行為難士尚書深德
之嘗捕人曰使捕捕平得比于人數不墮吾宗者屠使居之教也世而
賢之嘉瑞矣

潘公思守為州有潘封子侯豪盛之為往往踰公一邱以寬平處之
獨謝絕居間亡所徇民誦曰必相仇非潘侯世甚口施太守

曹公于拱嘗謂平賦均福莫善修德保富安民莫善保甲移風易俗莫善
鄉約故所教愚之處必舉行之嘉月五日

李公繼以御史出守于龍溪年諸紳于神公曰惟爾可以格天何處文為
乃省刑罰釋無辜斷決外寵謝天而治矣大公信往接下車為民挽
挽饒尚元少張腰公亦夜出觀之其驚歎而歌見公驚退公曰無傷也
下車聽之民愛而畏之

平潮陸太守先租初為藩令虛次授往坐吏辟數十年以其富無敢為
者公至始實破其出之以開于御史御史曰此人富有聲公曰復言

問其枉不枉耳不當問其富不富不枉矣齊無生理果枉而無死法
御史笑之

陳公景弼以潮州知事署海豐縣平二縣有惠譽不為勢屈有給事中
使事適里賤貨無厭公舉斯士發其素還其賸物于府庫時論益之
仁和公立為廣西副使治兵永寧不忌殺無辜勇功與智相輔技劫
徑歸元生一室雙看諸書願所居曰怡老論者謂其生平有三不憾與
人相直不憾世間有機算事衣食流菲室無姬媵無珍玩不憾世間
有嗜好事戚然不道人遇有及人雅俗者則閉目不應不憾世間有
難事

朱公勝法守蘇州言官吏貪善辦不付房銀平貪者因不下獄按貪者
不輕決

孫思撫應得書制使平涼平涼繁雜漢數萬買佃民田至三千頃賦多通
莫敢問使備累民公微言張田法以將軍中尉等其爵也頃至五頃為
限以四均差與民同賦有奸人攝富家于舖五舖至今猶其家乘機創
孫公立法置之法錄宗以安言人目隨職盡忠寬一分民受一分之
益為一日自有一日之功

何執中重建黃公廟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
此中舊老云公為縣有甚政及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
何年今廟且傾圮民亦年立環泣請新之于為人美泥于祖先然觀蓋
則雖黃公以前朝一介世何道也世道則政腐腐無及也世與澤焉

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雖愚而不悟然者是夏人情義或加其
以前今知後今耳以為故昔為民不志離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為故
昔焉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乎亦能承民志
重為建國以則其不忘黃公者乎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此紀大有
關于為政幾微之

慎子王莽今清通明察強斷有盜負山海而竄諸亡命多婦之攻剽聚落
美敢視何公得邑奉之贈或陰事不泄者十餘人俾與盜通助之攻
剽若無通然察報公郭勳卒從之豪從中應辨其罪三十餘人厥行邑
中盜賊以息

李公遷吏無名稱中貴為保澤州人也有兄七當保而盜數十人劉其族

資以去保兄疑仇家為之白州守當其孫悉服之復白監司監司為
捕仇家賊陳成獄獄引至百人獄上公曰始為民罪公在千人而今至百
耶仇之具得極快狀破賊賊去保間於其賊欲給守賊而以公為賊
虎楊襄數言曰母太草草乃陷言問公公曰不怪以民命若泰山此官
賊嚴耳所難者為責人責補盜不能為責人理和仇也亡何真盜來自
他邑發保所厚以金帛謝公公不受

李公按察廣西時靖江王與諸宗國而各上章相折辱下公公帥諸宗
王王謝病不見公奉祀曰大王以某之來為宗人耶某之來內欲全大
王親親之心外欲明大王尊尊之分為大王非為諸宗也拒之何也王
許以翌日見而當相待之堂定威儀言曰不教先王受為皇恩以有此

國當攝諸宗人諸宗不受攝而乎大右之何也公對曰大王宜自責
毋責諸宗也王屈膝曰何謂也公曰大王能念為皇恩善先王者為

皇從孫也故尊唐嗣子傳傳王賢而國復名雖一節禮儀命備大國
也乃大王執責以凌諸宗人諸宗人亦執舉以抗大王夫有司者欲出
諸宗下者也今諸宗皆受有司之約束而莫不不入諸禮門大王能忍
之乎忍之是大王徒獲虛名耳不忍之則王與諸宗計無已也有如天
子一旦無怒咫尺之語下大王能忍而而已乎某之來為大王非為諸
宗也王邑勅曰奈何公曰王急下教自責今諸宗一切聽聲張某等請
分諸宗為十餘房房擇一寫行長者長之得以懲訓不重責則付廷
憲文耳大王無與也月朔必朝祭必從諸名諸名必以請則大王之責

當在而諸宗亦服王曰善具如公指堂為殿如之靖江以掌

郭音雖子章夏宗免良心同為子伯郭得聞是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
政夏曰子有三違違改送給地送改郭曰子有六字一從從原封改
朱公正色側懷有快義時江陵謝國公某其邑相府家姓有犯者郭法無
所貸江陵深奇之為延舉行取

有差往為今米教子耿楚側楚何曰耐煩美人不違公曰耐煩易言也
今之職宜上而違下者也諸所關白上或有格不耐煩則憤憤則上下
之情既矣惟耐煩始能慎微委曲以相感下而此棘之乎郭固狂得飲
突也時不耐煩則溫怒以延失其當者多惟耐煩而獲能原情察理是
如賓客之往來羊陸之違諸非耐煩則必有羊車獲庚之虞句結之煩

垂軒之煥然非刻必有所據之想故曰刻雖是為令要據也若
服官而應猶為女而自分也何奇特之有負其康而自珍由是不耐煩
以承上而敬上不耐煩以恤下而慕下不耐煩以酬世理喻而情懷
雖所不免矣昔陸象山先生曰耐煩是學脈非難為令要斯也

夫提之列自古未聞大明律亦不載保官著清正統間御史衛倫始創以補
王振未如是百弊盡興非先王遺制容著在法北諸子制府通行
國者凡司府官州縣佐吏及吏總巡捕等官俱不許擅用而州縣正
官非人令強盜重情亦不許擅用違者參革聖旨特各衙門前最是千世
年前提上今每出科客必令檢典抱二夫親以從途中小有懈特
厥以施之又青州一司李每上堂未三兩言厥用此則重典滿前有五

覽書從此公以足膝請假在寓謂子曰病甚恐不起奈何子曰有一良
方但恐公不信耳曰奈何曰公但上堂勿輕夫人則自念矣司李然然
呂大川守惠州有善政善馬陳諱曰呂惠州可謂前言之陽和茂馬之性
也

得公武令蒲川善周者有蓋市人懷來者眾之不得公儀其鄉里數十人
跪于庭而覆理他事不同已為屬聲曰吾得蓋來者矣一人色如良久
復屬聲言之其人益色如公指之曰蓋行等幾人是蓋來者其人遂
服又有蓋田園水脈者是夜大風而根葉俱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仰
取夜蓋者是時布反于庭蓋其村丁姓者令養其上而曰舍其諸者即
蓋也最獲一人展時有誰色執其具服又一行諸者于路手執石要

臺中千錢失之公令其子弟履之數十而升人眼觀潛使人于門外
候之有窺視不入者擒之果得一人覓實于文亦以還枕石者

陳公幼學知令碑山確地多荒是水利公始修開鑿至八百餘頃通河溝
一百八十九道第署里中雖支銀六百餘而中砥正額給實民粟千餘
石實婦姑奉八十餘鄉積粟一萬二千餘石守潮州大書千堂曰愛入
文經法幾曲有鬼神明有聖行平既斯心事遠在兇難近在身

周叔夜忠義金寧潮廣康龍鳳善果張屏屏武岡州有宗族野軍五人集
亡命為村計當時月入王宮王走重所往而州州義以下志平指使
司不敢入境者二十年民怨無所新公聞而令駕之州進道迎新者十
餘人公度非齊股能辦即聽民自擇捕去賊十輩備說明來迎公知

其人可任與遂盡得諸什狀五將軍入為構公不知頂之群起為呼于
門公及不劫已而民各持其軍至公急付之機五將軍情甚快已首而
入公遂知之與桂而判其臂曰毋妄勿為是下百口計足下乃為此
曹死耶五將軍氣沮而退公乃密條其罪于縣院馳奏聞上詔即就
得旨械置高牆而還所繫于民

公初執平度時粵民桂食草特之意且作亂極巨微公治時如馬
公口此輩皆赤子飢寒食耳奈何遂使為變五作小本牌數千為招
撫散置四都令飢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牌實集門下吏不敢納公令
大開進門者之入而諭之於以幾稅皆復舊為良民兵器不用

江西劉柳亭士通令當潮其遠近邑士如親子弟然有月報有日報月報

立子儒學每朔望次日命題主學年復應補核觀判長養諸生來數
者路而自與三師飲堂上諸生以文誦實節而評主下據之前二日必
發堂所評卷必發學無沉閣者其日課則每日時出堂先職生童之佳
者或二三名或四五名召集授堂命題多寡惟意就命題即出堂理事
事畢禮入衙聽諸生推恩供其情願主事文已完則先開卷而聽諸事
未完則先聽事而後開卷蓋外邑有生意童必留作課與本邑生童較
大約十日內授堂有課者必五日即事完停課亦必數題而散文每
中秋前後則為大篇大標其造就之真偽批評之精麤即父師不通也
二年而快園為者九人前此未有也

廣西府江兩岸六百里端端皆激林木翳暗雅種執戈戢竄伏鈎引商紅
知會盛來甚至殺傷官吏屢動不止蓋以深林密莽獲得快而下義不
得解而上也為層中少報轉公認議召商伐去沿江林木開一官路今
與馬通行凡取路一千三百餘里道石五十二百五十二丈為橋梁四
百七十有五鋪亭一百三十三渡船十五座用民守土草所庫庫銀止
六千四百有奇松林數鋪二缺尤缺險絕并力運之自此險難種田補
植不敢出知舟船盡夜通行功莫大焉

山東衛王府衙門前殿後殿皆民產民私之分是倉事倉庫庫底奴奴而竟
奪職王妾之下所司鞠吏累王久不決時周叔夜守平度撫院微公往
王召公宴公稱衣履往王視陽尊公為飲醉王竟席不能吐一醉公出
聞戚黨對眾歎曰是何難決倉事非有意殺人決決不如法當得枚耳

今為案滿地如一等倉報各法當成以宗藩散末減其英錄以請倉事
竟得投職

方公良瑞字子實為工部當權判州未稅時方構三嚴未蜀中費人也
見修或自置此公至本無至者稅吏懼不充願欲策請權者公曰吾來
權本非權舟也本不至爾曹吾分奈何移父于子請實聞公慮當然咸
就權居一歲而探究

凡獄惟人命最重惟初情最真而有司多漫不照意者不即簡簡不親臨
于是百弊叢生矣鄭虛舟今長洲通有人命即日親赴相驗在鄉者今
與來故吏胥作無上下出入之奸里排地方無搭嚴守候之苦有司
所當究治也 伍容華在稅權有司凡人命招中關明某日准狀某日

簡驗如遇三宿及春之候或看定往旁考亦良法也

附公良知處州郡多虎及旱蝗為災良請于神大向一日聖靈元虎亦避
去有盜入庫竊官鈔公投檄擒獲置市聞所治于室思疾風入室卷墜
市中守藏者適遇之獲其印藏送獲盜

有伴令者懸一懸于堂上云才壯勤堪補官早清自專又懸一懸于門云
卿下有田宜早種糧中無事莫須來

山東稅監陳增連奏隨至松陵執四人送府謂其曾知皇祖即守信而重
之賦時劉勿所予松陵前于府勸之則皆主稅勾合奉隨為奸利者也
因并奏隨執之簡其身得所聞當民五十三家奉隨進去而四人伏法
王公世貴兵備青州郡民當衛以補盜機米雜關海通東集購之急而適

以爲公公敬禮而微嘉其意于王射禮者還報又適安公陽日置之又旬日至射獲他盜勝常公心知其力也忽屏左右呂射獲之曰若奈何置書謝射獲勝常以爲射獲勝常至公曰汝罪當死然汝能執所善某盜擒來汝生矣而今王射爲之期果得盜公遂以與宋而補寬之

官校捕之盜遇其一盜首某振懷鮮一人至於寬乃令其盜首庭下差逐而呼捕者視階下其足滿鮮最獲之公書召一錄捕者首使錄捕之而某其願以入盜不知也即指獲者公大笑曰尔乃以吾錄爲盜即釋捕者

袁中郎令吳縣人皆謂縣順利而公涵然然不言而事自集清額外之

征凡距爲吳民大悅治似傾片時而折自非重情無所藉贖其骨借公事提民公無所差建終日几里不能開口皆遊歸爲民公爲今清冰育才數使一縣大治中祠公嘗數日二百年無此令矣居恒不升私書置積近封待過客不覺然亦無所聞之曾以初文出偏濟洞度西山期年而大治

黃忠江傑爲麻城教訓士于曰吾初授官時每念之不辭窮困官以訓導爲名豈漫然哉訓導言從川故吾播揚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制也導從首從之從中故善首行以倡諸生隨其所之尺寸不可論也

方公岳寅中松江十九年一意清淨與民休息每升堂治事洞開重門並據書讀言並批曉理事與客對語民聞有欲赴愬者皆得直達座

首立爲判決吏等無所行其私考天下清官第一烈皇知之不敢年撤置家湖國變捕臣置置罪罪而李賊國公清名獨得免張清惠公學崇積中爲南京先使早竣歲種民不聊生幼童稱于多行乞道路不能存治者公命所屬分地收錄窮諸大柱力難善與人隨意其撤置再撤名領罪罪之族歲歲還其家所活數千人其他附屬暇恤不遺餘力民至今思之

何公應董蜀人董積中爲陳軍參清勝然而所決如彼而道威服民呼爲何青天有松家財者兄以松若二置能公幼之及視視則聚然黃金也明日召其兄弟于庭而諭之曰若輩所事射耳遠不念失顯至此與其以多金充爾路何不分之家庭金手足之誰乎出所德分給之兄弟

張悅江謝遂尔思松時大旱米價騰踊飢民萬餘指直指門號呼米清直指門門不敷出道府陪吏者奔詣曉諭衆釋如政公至曰世爾歸供明示衆歡呼曰何青天言必不欺我遂散以是直指息而忘之又凡有控訴者惟願執何青天以是捕上官亦息而忘之亡何都還一巫至邑民大簿曰我公在此既未體達又無他政奈何爲千米我必非也群謀逐之公急止曰不可如是是與朝廷抗我且重得罪非愛我陷我之家乃止曰雖然公必留此我輩赴國爲公請公曰不可朝廷用人豈能拘尔輩意使多事耳聽我言便衆曰爾既度破公無家矣去將何歸公曰我一故人方爾府治兵于爾我指爾前自訪是尺寸相見爾有日也衆曰然則公捕捕獲我輩爲公治裝乃于四門各置一糧樣曰願如何

青天者授此不三日人事投懷如赴急難雖軍情微重亦趨赴恐復遲得四千餘金以報公公曰父老所以請予者以予不愛錢耳今若此是世間最喜要錢者乎若也必不可察曰此群情樂輸非有期會遲速也且諸姓名俱無可考公不納將委之道路乎公固拒之不得乃于夜半敲門出衆知而進至數十里外摩泣曰公竟捨我去耶請以此爲公置曰宅第一族中機嫌不偶去歸老于此母持鎌自苦也歲舉親就注公亦擇酒醉之有二三父老獲進至以二百金謝公與中而去後至蜀不知所終

周公文雖爲豐陽藩嘗夜出聞女子泣甚哀親往隨泣聲下詢之吳興人也北里朱某以計結其家母嫌之渡江遠與藩子夜舍女誓死不從日

建之公置朱于法曰直宿遺役吳興呂某母以女選之所善宅相四十

吉祥人多傳頌

陳有公嘗數天下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事曰死于刑死于兵死于歲因集古來爲吏不能者爲神不殘者爲聖不侵者合爲一言願曰德德

人言世治用文世亂用武然則文武真體建吳夫有治而亂則雖能

文而武爲輔是以有苗之格不外于羽萊兵之師拒非尊敵爲邦爲

憲委庸公者言前失其文德誠成功者召虎奈何以專章論句謂之

文投石越距擅之武耶軒輊太分常變莫處何怪乎購兵保將因微

風而肆餐盾相值玉關震震而首歲也明興開創大業日星共睹網

有武功較若列炬並失東隅而收桑榆或掩棄甲而於振旅歲三戰

三捷而數未此制敵一勝一負而已人莫于悔德之遺失矣收事不

專立今或棄于中涓或金侈于晉撫以至監軍司餉滿衣持斧皆得

持短長而肆專想即張繼之足爲得展而虹霓之氣焉得吐乎然而

奇人疑生今何讓古有傳勝于廟堂亦望其于尊德武而文者有若

萬公哉劉公豐成公惟允文而武者有若韓公喻陶公魯即文成之族

雖機運何嘗不樹戰定之軌而俞戚之政唐平蠻何嘗不歸文卷之所

耶蘇武功第八

徐中山建萬皇起義首湯虎下從漢江定金茂無運四征續萬百戰探無

不厥攻無不克言簡意深命出不二諸將敢若神明所至攻無不克

降不殺底功不珍至封錄州之府唐不取朝官之美士五弟古名將不

多見也其宜聯云破唐平蠻功冠古今人第一出時人相才兼文武世

無雙高皇御製七

史教子孫事萬世四十餘年小心謹慎金匱通鑑每臨痛楚感命出
征即日敢行其親之義雖老不廢上晚年功臣已盡惟其與長與保備
任使

明弘治間宋祖聖廟北傳金丹負國不服上命湯中山為水師率廖永忠
等以舟師由雲南趨重慶傳顯州為陸師率顧時輩以步騎由秦隴趨
陽文聖廟聖守中山不戰退而顯州已直據陽文破歸漢矣所謂出其
不意攻其無備者也顯州既圍旅都中山乃有重慶之捷

劉青田遊京道經定陵於展道張氏來宛李文忠守定陵故學之公曰勿
擊不出三日朕自走追而擊之此疾禽也此三日旦公登城望之曰賊
走矣余見其望皇和故疑余信公趣令進兵則皆空皇道至東陽志擒

以還

廣信張千總之始祖某素英果剛決國初以義勇為征討軍我師與敵散
既北張時已喪元而志存殲敵憤慨不休軍聞鼓聲特厲曹壯有加
因時敗為功遂大勝以功錄其子世襲千戶

四靖雲南之捷也洪武中傅友德藍玉沐英三將軍率中士三十萬而
征仙師由永寧趨烏撒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遂克嘉定定越由靖樂偏
司徒達里麻果悉精兵十餘萬屯由靖以拒我師悉使白石江渡遂平
由靖而顯州獲城烏撒以通永樂之兵克之至顯州以通事第之達雲而
破而畢王走死

方師之次由靖之北險甚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樹露足白石江而止此

蘇麻大驚以為神兵遂棄勝取雲南 後文皇帝張輔取安南師過清
光緒久水酒戰象先逃我軍莫復橫大而數尺十艘舉遊遂修其主都
轉其地此二事與順水之大風濟沱之水合何異

湯信國用兵不依舊法有問之者曰能降決機在智藏故道何況古為
胡越國大海言古吾惡人不備當然吾行軍惟知三事不投人不屠婦女
不焚燒廬舍敗其軍一出速近趨附

文帝征師行至白石坡登山頂當歲月紀事命胡元大書之并書白石
坡立馬峰六字刻于石銘曰日月明耀天地奇云石勒銘與之永久
北征之先王千乘降臨召金忠封忠勇王隨入京駕入居唐開達軍京軍
左旅宿府黃花鎮石版像凡三百里其日天氣清明工役及乘馬接營

徐行五哨軍四十萬左右失獲金鼓旌號連魚百里中外文武趨黃青
臺四夷貢使驍跪道左歡呼萬聲震天地金忠在馬上指額曰今日
真天工行自古凱歌之盛未之有也

內官監劉永誠使習射三危太宗北征奉宣宗使伯漢即選謀三師師
討兀良哈得敵無算相繼相缺人奉宣張善祥英宗朝監鎮甘涼廣
陣沙漢數取勝擒其首領帝未召還飽智圖營南賊之謀預劫棧中隔
以滿蓋雲進令彼為辭賊遺藥杜酒泊和來門賊化初其辭累朝所賜
產第祿從

承襲中劉公江總建東成時倭賊屠為達忠公駐食州備之遠賊二千
餘以數十海船直進望進場下登岸魚貫行一賊就義曉曉揮兵乘乘

如入無人之境公下令楊師林馬伏兵山中令壯士潛繞賊船截其歸路約日舉旗伏發見者擊斃而賊至塢下公就覺舉旗為號伏盡起賊眾大敗死者數千遺棄家命望望而逃請入堡勸殺公不許開西壁以觀之仍令兩翼夫學生擒數百斬首千餘凱旋據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恩安聞陣被獲作真賊進賊入堡不殺而觀之何也公曰竊窺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始敵之道賊始貪實而末顧蛇陣故作真賊以誤之惟恐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觀其生路以滅之即國師必聞之意也事聞晉唐軍伯

將

宣德中車駕北巡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秦元良合萬眾使遣已入大軍

時及寬河上召問諸將應請撤兵擊之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驅走矣此出喜峰路險阻若候諸將進恐失事雖朕以鐵騎出其不意勝之必勝矣遂決策親征術機款甲肥至寬河距虜營廿里度以為茂遠兵急來戰上分機驍為兩翼夫擊之親射其前鋒三人墜之兩翼飛失如兩神機就虜營不能及上以數百騎直前虜眾見黃龍旗知上親御六師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楊武襄洪為人尚權攝然有威嚴時士畏之自宣王未受知于廢陵楊文貞初為撫輯杜漸所經以統而書陳慶泰斬取廣西繼為部卒李處金等所奏上以村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郡趙事上上每舉洪功屬諸將

洪益自書所在有靖鎮安府敵人畏之呼為楊王

劉世安守大同時有唐普快數萬人入首陰言其志公知之卒二十將移

據賊營自驚疑不知所為動為引弓以待公以馬蕃指畫宣布朝廷恩

威樓下馬與唐普堂一蒲席不避公執其頻臂而超首首此其首退

公乃露也呼唐普飲反覆開諸將首座如約移鎮甘泉書檄古番兵之

法以五十人為隊五重為陣建五色旗又各建五巨幟于中軍中幟

出則同幟應之旗幟無雜無異用以取勝

顯公過永樂中為御史時父位初平上招御史十三級知交位諸州公得

清化亡何黎利叛來攻公果擊卻之而麻山侯王通素交位故吏士歸

繼至公怒曰王通不奉命令使地辱國此賊吾死所也利大發兵直進

攻圍公殊死戰大破之輸耳上入王通言招至公全吏士歸既而上知

之怨改王通下獄論死餘皆罪滿而得引見公改戶部郎

有以將略厲公者拜職方郎尋權制都守屠屠也先脫脫不犯等三萬

將通屠屠公將士皆失石圍守而宣府參將機機以指歸入衛索師

祇聞違將將由公公伏制屠屠也若欲保宗師那保宗師先保屠屠乃

下令有一人度者新以詢會嚴令沒水灌城為水堅滑不可攻屠退

趙雲劉公通兵進敗之遂出安安府中外始定建國如官保賜書書

獎焉

程公富隆廣東制蓋曹子良以妖術聚眾據諸縣賊有言宜撫公

曰招撫宜施于犯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亂而聚眾方賊稍熾原為

審不獲宜急舉撤兵往賊特原未抗出奇敗之賊以叔射作審公成原
曰審敗賊必至果至自時擊破之乘勢擒其巢窟得其原諒育亂群
從一郡以寧撫曰程有冠破大翼逆賊死吾民安

李唐作傳友德傳略云友德宿州人芝蔴李陽徐得之非公也走碑
山為人稍保慶為大盜李善喜所得善敗歸明至珍不見用去之為
陳友諒所留運廬山道士勸往金陵時金陵戰城西上友諒命公奔歸
先發至潮口公念道士言勸天召風符所驅遂指九江視上三大悅公
幼最著者如神李二客高麗山等戰官皆載他史性平判平勇平唐三
議尤出人意外當上即吳王位之歲徐中山欲用兵判而公曰不可判
南諸郡心實臣憂憂與傷心平勇諸郡兵可堂而金陵中山不從判守

將軍疑決洪武三年中山破王保保欲乘勢侵下蜀公曰不可蜀道險
阻江遠兵長安五年征虜中山為大將欲分六道往公曰不可沙漢道
遠道難進三道往而唐并力扼絕待凱凱敗危迫也不從軍中之報
大將長師和林而公出而進蜀宋公以食為羊戰有功九年征蜀公奏
今師行賑濟金平實險取隘文出不意一鼓可克上從之而實錄言
隋文出上諭不言公奏十四年征雲南公與左右兩將軍張由瑞已
敗雲南兵二公將其年征雲南時其年征馬撒達成功實錄言先合
敗雲南兵出上諭不言公奏而廟碑言之十九年征南時將軍印征
流州崇山等處獲賊萬餘六萬餘雲州止祀公以征南將軍平漢而

此不祀廟碑廿一年征虜前將軍印征賊失應年三所獲不實
而錄英定雲州止祀公以征虜將軍平蜀獲征北虜而此又不祀廟
碑廟碑者學士劉王魯筆也多周固功臣錄吾輩錄雲州制集所不載
故得而記之

郭忠武堂碑墓字大同唐而尚據有古良將風已之變乃守邊城大小
十戰數獲飛天燭地龍等法皆其機頃刻數里皆陷虜入境公率兵
滿之行七十里日莫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窺賊營十二皆自斃
州探田公召諸將周封成謂賊眾我軍宜全軍而還公曰我軍去賊百
里一思遠避人為寇保賊以賊騎來追彼自全得乎因按劍起曰敢言
退者斬經漢漢唐天新明賊以數百騎迎敵公奮勇先食諸軍繼進呼

震山谷公肘中一人手刀二人遂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至特北山斬
首三百餘級奪連人馬器械萬計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賊數千為將
戰功第一
詳定西貴起自行征賊吳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掃蕩收獲器械而行
不異諸卒及戰賊陣必當先斬敵首破虜手擊斬常數千人子弟士
卒如蟻追隨以死而敵用是往往敗虜然不識字短于謀略必得調度
而後成功資性朴實粗忘已之勢隨人指揮亦足而也
李襄陽陸費孝親重器字金庭守南寧數十年樂之以靜養藏大體雅重
斯文接儒者禮尤恭奉潘陳先生宗旨每過訪必款留士林重之三聘
譽士極為重愛正統中以得人心見觀留來京師自後代著其能繼

何台梁兒侵甘涼諸邊郡都安改爲備驛而世都督府貴遠唐至
海子時及之敗前道無水草不可進引還上命王增進擊行邊驛大
會諸將方就坐忽接敗下曰汝奈何進使誤大計命斬之而賈貴曰公
亦當坐且責狀以報于是諸將去服莫敢仰視

陶自強魯初遷新會時歸公應以都御史德魯而廣鄉村大蘇決諸公
驍虎下一日歸公以兩賊險難下方提策魯時直驛待左右驛公獲
謂曰丞相我何意曰得非某賊耶曰然丞相能往否曰固且能且易耳
驛公怒曰賊視吾人死險自新部下文武數百人無能解者吾亦盡之
而爾言易易是妄當言公抗言曰大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
者也爾魯不解擊賊明公未知我之詩阮阮阮廢危事而爲蜀名注公

能用魯書魯將有能以獻驛公美之改魯曰若所時我何而驛曰三百
人足矣何少也曰魯備以爲多也兵貴精曰任若爲之公乃標式約曰
有能刀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時全軍十五萬人比其式者得二百
五十人復下令募足其數公乃爲制驛曰操練惟暢甘苦共之士爭爲
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新首無算所得賊士女全魯悉以分三百人已無
與者驛公大稱賞言于朝歷曆布政使錄其子錄永平

公有藏虎善按度其行凡號餉運器械皆先數月調發多寡無常賊不
能測其來由與其兵數無微不備時遇兵著微而曰某封某日某時所
至期發機乃知兵所向當問言即至我裝風聲色不動審賊飢餓之
時賊既身海覽賊公案夜散賊起如周層自出城兵士如撒分道赴期

中實全圖警明衆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也前版往廣東所救及
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國家軍實絕不及過即叩首乞降然始此三
百人耳即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雖非素部亦樂爲用至其
時集玉石必分不戒功級賊不直雖有學華師陳白沙謂其治兵如文
人爲文奇無所蹈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

蓋部之敗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効時關中馬公美以智勇聞乃令按察于
蜀德治兵公至關所部笑曰將不知兵何以勝于是釋壯士千人分四
隊隊各立長會戰來進賊公夜出百騎擊賊擊賊驚亂自相蹈藉而
息兵衆之新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也公曰此尚未見大敵
何足喜集勝而前過賊賊方陣于左而伏兵于右馬應公知之以正兵

當左而月半數百騎直搗伏賊潰潰盡左左亦潰乃合擊火其柵大破
之捕首虜降馬人

廣陽衛指揮莊萬亞字豪邁壯勇過人能以寡敵衆屹然名將也爲定邊
參將下不數敗凡累軍數千人一面而身不忘軍士畏服咸曰吾輩寧
死千敵不敢違萬令敵雖衆時賊下曰汝太師好漢從我馬酒飲不汝
提萬笑謂曰酒馬因多但置有與賊也敵曰吾不用汝酒汝既好漢
敢與吾對的否萬揮去提兵徑騎出賊提兜囊下馬惟胡床與對的據
飽論語不少諸賊懼服曰吾勿備邊吾不犯矣竟萬未嘗一至定邊
又嘗以百騎出過賊千餘萬謂其下曰賊衆我寡走即殺擒乃錄萬回
下馬解鞍傳餐婦處賊莫能勝圖之數重萬令騎持滿勿發賊既不敢

近解去

武安侯郭公事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性稍偏每據事無不從中官言而既卒中官乃得借之無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臨卒時無不及和惟曰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疎國家事也

關石來時黃庚少書事及陽武侯薛公孫言武安治大同極有成績前呵一出約家皆知走避不獨神初惟近城隍廟則舉手曰大弄好照顧而已陽武縣關石陰處諸賊窮勒早墓軍中肅然不意其科提理亦有康替使時略知而幕前筆書

惟柔伯施美銀建泉時值久雨呼所部偏裨孫之曰連日而我心日行連境數周汝等往某處治某水口偵察制是封鎖也某地方累反爾等往治數日事功歸汝酒滿之曰朝廷封疆施某地方累反汝等故事連之人人思自効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度揭公諸失事之由令左右找出新之奉三哀請得釋于是王軍服雖美兼不用命至廣寧不踰月定遼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堦五里為堡十里為屯增燧斥堠疎遠營實千里相望諸國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疎豪者誅配之捕獲賊不可以出律治糾紛無間賊重憂情知難離人命亦以物抵償在邊十數年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暖人樂于戰所舉時領皆自家人擬起為其飲所傳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其武有文然雖喜操殺之者山志觀雲沉有將略周知神而康正不可及取主官一以威嚴制制無敢違限三日者雖山公者即委選則一以恩結人心然施無格敵之事初起奉命予備正出當憂家挾其族長子精銳安邊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銘德之謝以千金公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陰父子殺賊數圖足矣是年始親率土兵隨征傳檄若果蓋有以感動之也

王都督信沉毅簡重被服儒書間居執經大厝樂通州例為國聘濟湖廣總理清道諸冠利義倫族承順保靖所至略過人已已者記其鄉公拒戰西魚門外獲曹石化關公刀戰果市在湖廣時嘗上言曹吳雖曰腹心之誼實無難為但戰事計勝之獲利其籍終可以建功但逆時

觀常如提防勿蹈前非其意自息湖湘地高低不齊廣無持者不免飢寒乞遘公正仁恕三司方面大加存恤所以折衝禦侮承宣張揚遠近是矣委可應理清道即制執道曰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耳公不覺私度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御史曹煥稱其非梁張硬心腸本姑劉忠宣嘗云予在兵日每用一時官恩得王君實若人解封得來

余公子復知西安時方用兵延滿山公從督餉四條二山雖高築下矢石如雨我軍奮奇公曰必會其二山我處上游乃可勝耳時諸計公曰有銀牌二千面募勇士能奪山者先給與而後計功如公言選士上山攀緣入寨舉火攻奪其一山獲為勝數百寨卒失攻又虞其飢備樂報

二百里以審制和觀而不渴士卒死戰敵能成功先是四惟恃一衆為敵公車使士五百往探其源而襲之四逃踴躍以至於敗

王世昌是為大司馬以知封威寧伯與朱保國永帥千人巡邊唐靜至主

客不當承欽定公止之列傳自固唐靜未散前藩暮令騎皆下馬而牧

魚貫行毋反顧自率兵勇殿後山後走五十里抵城唐不覺明日謂永

曰我一切唐騎無異類矣結陣示戰形也次第行且下馬無聲聲故

唐不覺也吾非不自危但情類物耳

書而十八寨黑龍久作不靖當緊流如何文蘭孟春樣狂刺令許之公先

解散諸寨之為羽翼者遂平之先是石官于漢是有故碑初賊作舊公

為文祭碑碑後石製造成功磨崖勒銘曰石有聲賊則滅白碑去黑頭

碑撫軍御史魏特務院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鑿山大嶺

李公承知知南易時華林賊投刺使用憲史撫陳公金徽公督勅公先招

降賊黃奇以之收置麾下知謀可用信任之愈謂宜附不則公親親信

今宿帳中奇奉教誓死戰乃遁入賊寨就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公召

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吾君有也猛諾公今

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令奇密入寨招約降者為內應乃與

猛帥五百人却放營上炮重放上奇與敵入前導至要賊方斬睡奇旋

斃帥衆入奮力所之降者內應合替失攻賊金卒不知所為夜中收營

不得斬三千餘級餘賊奔出蔓延廬山谷天明搜山之斬獲千餘賊遂

平

王文成撫汀贛據江西上流知宸濠有惡志以討山賊為名請得提督

楊王晉漢在兵部奏和公言濠反公通勅事福建陸軍急走小解延

吉舟與伍知府文定起兵討賊濠遣糧四出殺撤官軍師及東南諸省

各營兵將雖以賊之濠不敵直趨南京連日始出南昌攻九

江安慶公兵大集始傳檄討賊賊兵破南昌擒其守逆黨潰時攻安

慶圍之解圍兵顧璽公起戰賊舍親大攻之文破賊擒獲及其妻子

時江彬等導上親征欲獲功公深機曲算內載什件外防賊機撫定

擒賊濠時士日疲如斯初敵宸濠竟得伏誅

刑戮賊池大繫千諸賊中蓋山校園水諸寨皆破乃遣兵仲安等率

二百人赴文成軍門投降自効意在贖兵時盧何郭志高陳英者有

三千餘為大繫所屬而五人惡志之乃持大繫所送金龍霸王官黃

信來首兵言大繫傳院提官狀公先已諗知其軍情恕不信械擊而

使人審諭以意令遣人歸其家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大繫已索購

所親信說之自來投訴公還補大系時士散兵歸農示不復用賊卒

四十人指大繫已就逆密行為緣劫分兵哨候報而發又督集廣

等兵俱至令所屬官俸以次投羊酒日賜大繫等以禮其歸會正旦後

楊子庭先伏壯士引大繫入其堂急擒之出列等所訴狀執訊密伏

斬之

楊公親守安慶時逆濠已叛遣使下屬楊情實賊無主賊下說公降公捕

鵬家一人腰斬斬城外鵬乃逃濠怒併兵來攻公百計禦之濠不能勝

聞南昌破解圍去制敵有四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故指及者
文誠之功不可磨滅而佐之晚位文誠以成功者楊公之力也

某武壯震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緝屠營房不最入冠得屠營馬悉賞
有功者以故人皆飭死建利房中振為梁王世宗時數有邊患忠實切

贈太子保子

史公造在堂中行建出塞新時擒王先獲首功數千享獲馬脫牛羊數萬
風聲掃境賊走過大邊三百里外無一管帳數獲牧者每遇會兵入

冠屠首之甚天止今紀大開界

周公尚文弘正中數出塞逐屠有功嘉靖中屠吉囊入冠有黑水蛇之捷
又有黑山之捷鎮邊堡之捷曹家莊之捷在幕中四十獲表偶不獲登

精神強壯旋則視馬磨磨度事慘然不寐軍神皆識其而給事中

沈東上其功世宗怒下東獄十九年乃釋贈公大傅諡文襄

為公永起列後為方鎮據書員忠義文學士咸重之樂與之游初鎮此時

獲鎮邊堡擒獲養士學問甘苦所至或若父母而防禦修嚴賊略密正

德中江州既寧府兵練內即日稱疾篤不謀形人服其識大同兵亂

後都御史劉振撫之公力言不可撫他日幾邊寇尤將有河北藩籬之

禍封其首諒之

唐推曰本朝或臣至弘正一大變而人思得文矣究厥所由國初以時

封敵舉動自由以漸而制于群瑞之出樂乃復延撫以制群瑞又以漸

而制于延撫之總督重臣雖兵權屬定按以為制泰又以漸而制于延

按之制與隨在掣肘不得不文以為自崇之計且文臣雖解脫後如以
不撤字為請及其屬制則右文而後武又不得不文以為自立之途于

是天下庸然莫如其自為武置安不忘危之道哉唐公此言論時局亦

是然其言文武非也是以書生為文健兒為武也

沈公善後廣西世職也鎮柳州州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賊年日編

官府即圍圍中言無不知之公為奉時顧今熟糧麥出入城邊城中而

得與福通商賊者數十人厚撫之俾為初千是賊動靜消息皆為我得

所聽風雨而去却左右親近不得用至期為我將軍立集日出果門

諸軍盡行開旗顯顯亦不知頃之到營賊眾至數方合而伏又左右

起賊大敗去已冠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難也連封製度官軍所不至者

冠之官軍又已先在賊營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所賊

動必刺賊無妄殺其子集得婦女牛馬果即集者急還之惟陰助賊者

還軍立勳曰若何陰助賊者持弓弩而睨于門者若五年口若何特弓

弩明我師于是賊眾無敢陰助賊及睨于門者又常以甚風疾而夜

聲捕賊所止宿散遣人齊大砲夜砲砲伏賊眾者夜砲擊大砲曰老沈

果要娶妻子自伏山頂見中士晚賊眾死賊賊沈死妻子相慰汝

作賊何利至此明初之則盜無人老死固未出也自此賊胆落

正德中鎮公征永安要據深村寨賊壘山上公約為登山賊部下携公

入海前途知之一首雖而在一首力而右夫為一首惟弩十步外公候

頭進賊而賊右足以獲刀雖顯于奔逆刀著于統斷賊公射賊者墮

之所乃首于號聞新英類射者胸失臂傷而手行上山腹射之中背
連斃五首進入署署警中勝發軍連連而疾其部下者以刀中
手者以矛刺腹者為公海神諭命一人至持箭實噴其得志心如此
唐則川日子官海藏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果實由何卿南希儀者儀
雖小將悍目炯炯人稱海藏落後其勇男子也

大同總兵祝公雄性廉靜自奉淡泊每行遠則布袍履不異行伍鎮大
同廿二年虜入塞斬其子以厲士卒虜望其威而退去不敢而收世宗
嘗書其名字于御屏奉于解州人祠祀之

世廟征安南第公萬達上疏督府曰今日之兵有二張用與不用而已若
兵不必用示之息而息馬示之獲而獲焉地張國群其機在我以影不
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則息而兵示之獲獲而兵示之息呼吸相息其
發如神以滋必戰之用可也至于修饒康海署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
謂今日姑可緩法口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

石公邦憲為都清守備四川漢陽合恩石苗民據江村因以叛奉命大征
公視其嚴壁堡高三丈令軍士積草若下選健士何金元千戶往與賊
接戰日始與金解賊食盡兵少即從圍上一躍而下大軍鼓噪急攻斬
百餘級虜子屠圍苗盧阿項反叛之不暇公馳援漢江經至屋下分
兵進辟以底賊時二月召召桃未開公集兵報報曰吾以鼓噴花炮迷
開圍即破矣是日午桃桃花盡開萬象環視新開而登生擒賊父子平

之

滿公時總兵官唐選身處膏肓不扣一戰世廟嘗稱之曰清不遇滿時身不
過馬芳

嘉靖中阿拉拔凱口因為亂圍十餘里高四丈四壁斗絕一搜而折
而上上者池元草不測積糧可支五年此無調水而兵動之靈魁司安
萬餘總重賞乃行既至圍下仰視絕壁相持三月無可為計獨西北隅
有密樹斜倚半壁間無去地廿丈許為餘今軍中曰能上者千千金而
壯士鐵鐵鉤傳手足為指各腰四繩一刺約至水想足即垂下引
各攀援竟長繩而起候而竄夜昏黑不辨時板障而上微聞刺聲飛
若崩石則一人墮地聲聞突明而長繩下引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還四
人攀援解圍其壯士獲由樹間板障而上至圍頂遇賊之巡檢者擲

制斬之代為死者賊不覺也垂繩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手攀
而起可二三十人使舉大斧斫大呼曰文兵大至矣賊驚起昏黑中自
相格殺死數千人棄糧奔下失足墮崖者又十人黎明水西岸環赴盡
上平之

楊公曉守零陵時密林桂陽賊攻麻陽縣多飢民而城中兵力弱乃制
馬車數十乘以耕耨或石及于車上及戰順風揚灰賊不得視又以布
索繫于馬尾以火燒之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復車馬皆俱發賊驚為寒
盜賊奔散其渠魁平之

倭寇慈翁者徐官杜槐與父文明率兵敗倭于王家園又遇倭于白沙一
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神機校刺壁馬死文明則將兵擊倭于

漢武場新白眉傳神一捉賊七生擒二賊驚避呼為杜將軍已而連賊
急奉化兵少無糧陷陣死

軍盜賊相繼據陽之黃臺據三王堂曹魁杜高山各據地相持
角為勢最險知是近恐曹劉公素嚴部處村之虞勝且下矣而賊之如
人先捕與相連入關于賊以竟更撫李公連刺得其賊首咸知責之
曰左廣費劉建金幾處可二十萬今三歲如故而汝若不聞日聲色自
娛可乎且汝入三歲而而之吾已悉知始發汝費幾如不然而爾其
在之賊惟恐中頭曰敢不盡死公捕兵二萬使咸與捕時分時之賊新
茂捕賊士卒遂破賊相窮追之獲于五房故諸曹杜盡破其眾得賊田
二十萬頃于民

柏主許瑞瑞馬家出沒近易清帥私其路而陰庇之時賊襲而己會倭
三百犯廣之大金門瑞相引明勇為重諸將入則策李公連笑曰無恐
乃令備將將二百人往而使監司撤命瑞若名事中國而有二心必取
倭自知不若大將軍意乃廣兵城若矣非可路先也瑞惟持接應未
獲以獻

領金兒伯連一名灰亮北唐一部落也聚三千常年住舍不出伺隙捷進
嘉靖中伯連兇大屠入寇多得利去賊無備乃于六月歲暮領眾入
寇先是總督王公富調兵二萬以防其來眾以為迂坐實可惜既而賊
果至將時連華新首五百餘級獲馬五百廿餘伯連死于陣人乃服
公之方略

初為其好功名村松潘失不勝連營獲先朝公世罕撫蜀亦破平松潘英
顯請有云吳長子用兵輕周其長故敗臣擬于用兵重周其難必勝
嘉靖中郭公疏為制時守古北口北唐十餘萬犯邊守將無能出禦公不
勝憤衣冠到北唐所郭二萬人皆死壯寇伏山公問廣屠將盡地
登伏起屠盡如數萬人屠盡潰營獲輜重人口甚多歸而閉門口不言
功

南唐陳公忠家貧有胆智臂力絕人能浮江而游百里當于神烈山擒而
虎由是知名徵時補授新江口營中時都督高某甚於其健兒某勇
武比營公建路三人部督督求小過領禁營中欲致之死公夜斷索
逃歸渡江至淮投關府李公李公以治兵宿廟灣之關王廟公宿別帳

忠夢中示微急呼所部起至廟後方放火乃折垣拔李公出集兵與賊
新級七十二李公始重之復從李公于牛王河與倭戰倭以舟兵襲獲
公曰事急安負李公渡河且戰且走始得脫獲賊斬餘林幕下一日方
布陣倭羅武挑戰梅林曰誰能往其勇者公請往梅林以所乘馬與之
白銀雙刀直入倭陣萬賊辟易梅林大喜揮兵躍進獲金銀足于通
州連獲輜重釘一倭于牆餘賊驚逸生平百戰未嘗少挫名將云
最少孫繼光結髮從戎關百戰時諸將新効在東南生平專用南兵召
募金華馬義人謂其氣壯敢從前創習一戰可當三軍常言營日寇
攝更創練兵長驅出塞陳文皇三製之續故百世健戰之初出鎮之機
當事掣其肘不得行中道離歸庫以屬廣陳公嘗言口自嘉靖庚辰廣

大舉入紀皇隆慶丁卯一十八年歲暮臨臨兵凡十五萬自庚辰而
塘底公來當時總督者二華韓公也皇萬曆壬午一十五年的慶不起
民事生金極矣乃論者謂其不宜于北竟提廣南唯于宜興不宜置難
辦矣

正食則曰戰將軍用兵如神善用軍者善用勝善用敗自海軍急應
天下力注之東南大約起卒十不能易得一而公由備神起提千餘馬
合之士隨其穴而擊之此用寡也塘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將軍將
數萬人所提衝任使漢平苦出子一人而解胆之此用衆也將軍所遣
卒氣不音偶中敵以敗告將軍益治兵自如佳佳利用其暇以振散敵
懈見即陰鼓我之氣而環周之以成大勢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整
我戰勝而敵不得以其敗俱成時軍起陣校連至大都督張卿而印自而
浙閩廣以及前門連寨大小數十百戰所殺屠數萬計撫東南名時無
偶

俞公大猷撫輯兩浙謂之曰有人謂我勿動汝我則不促凡我民民謂我
勿汝我亦不促有人告汝謂我無動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
動汝心汝亦勿信我之動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唯信己汝守汝己
我知我心矣我心父母我人忠信汝勿信汝而信終我心故民我心未死
斷不害 趙本學謂子易以天下承平人不知兵者雖鈔內外篇時公為
諸生趙以授公 公與湯克寬學賊海中風浪急起天色驟晦地暗二
日軍士皆哭公獨稱快克寬曰此豈快時公曰某生平無所憂挂今與

公同時臨海營總兵盧雲非於事先克寬失職服定執費稱弟子 公在
軍風角占候趙中皆不信恐心學問起甚早適以為實修當時士大夫
解于道者莫及也皇其微量幾俗未普風波亦無據焉 謂公論極知
俞戚而重公尤甚其屬張五伏見臣獻東其懷仁篤信好學老成持重
正而不諂口不諛心不惟在國詩言明起順逆不辭事勢難為慷慨
任事者方叔趙充國郭子儀合為一人者也

陳季五第少為諸生盧江公召致幕下教以古今兵法南北戰守事宜勤
以武功自勉為言子謂其數戰一見奇之曰俞戚之浪至也起家京
學出守古北居前鎮者十年自隆慶初轉戚在鎮邊政修築唐不敵
紀已而俞老戚最邊事隆慶督府私人行賈塞下使買五市金錢公力
持之為督府所怒數曰吾役軍役戎馬勞苦白思酒一脫熱血為國家
封疆大計而今不可為矣仍為老書生耳遂拂袖歸里角巾著青綳圓
佛藏入廟浮游西極窮茶林桂林諸勝間焦弱溪老而好摩崖題米白
門和華數年弱侯數服著述甚富復遊嵩山而返

素軍之創起于西塘即古時火也無堡一臺臺圍以牆牆內井廣軍具軍
則晝夜居其上者警則傳鈴以報 哨探之法在萬應時不候傳鈴而
探時出數百里外軍中謂之撒探免與人須極巧利知應變者厚其
賞委其機警多端以用報于屠屠事多次于婦人未有舉動先知其
欲探記何地探房者必極物路唐唐方得送消息日探探仙仙愈探
而此等軍事俱服格套皆拋之也

劉都督雖自不滿之尺不食不肯著一白袍單薄易小丈夫耳及遇敵
從而刀殲頭題滿見刀而不見其人觀者以為神

萬虎圖表食言而中府殿姊蘇與倭遇卒家丁齊兵石投賊鋒自中滾矣

不為止與于書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據論自不勝

兵今晚年增一箭幾不亦美乎

公論此唐情云言吳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

夫事與兵無從甘心安收冠為犬羊殺數不得已也此年唐入太原

上黨凡重殺臺中外事既多學教之計所屬用者大難善戰善陣之

人而于籌遠國本之道則置勿論夫數件殺乃一時改變之事如督

家所預急則治練者也病者日復連部發長之刺而即卒不去元氣不

益傷乎且諸邊自特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也整法壞而邊儲不充矣

儲不充而士卒多死矣死而死者眾而士日心益離士心日離賊之者

索唐得而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土俗漸宜心無愛勇而從用為

漸遠敗地之遠近兵力之強弱貨財之盛虛時神之勇怯事勢之難

易皆得預知之諸邊如屏之卒固風相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

則可憂耳夫唐之來也不測而我之警也無時諸邊日夕警營以目前

為事何暇為本計乎此所謂決於俄無國一時之利者也此據人所本

發

唐滅公選為山西制使時巨寇混天王如掠州郡公不用兵以計平之

氏為福曰不費一矢賊乃盡死不勝所說賊死實多

李司馬化龍平播之功最著先是守土者控御無術賊冒其境首鼠

兵而得以漢法播應龍逆播播以無公以總督賜尚方往時首已破寨

江春將房如龍游學張良賢死之外家物公猶家以往役客言笑時

吏特以無恐入幕江為文登二時日人推無死以法死以肅死以塞死

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美人死等死等易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

將士咸奮者劉聖堂選延某任公預報曰將軍某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下而強臣臣小書手規法願知死公保留之今殺賊自贖破玉明降

其部屠賊大窟逆賊而走上海龍困自保公密授方略復圖後路上

大其龍虎圖首殺賊死妻子就擒斬獲三為封播地悉平

漢中有丁某自改道山善在臨安南安新化之間遇賊者百年萬應年押

因船報捕兵獲捕而英已集英中丞某連戰擊俘子龍移師集之

蓋止長千月智不知大焉鄂擊以大炮聲浪山谷盡崩崩山崩集公奮

殺乃四散走逆播平之

連某孝誠果勇年委使剿擒頗顯其微功被擢去華訪之邊人云連某

走千五百里度卒不滿數萬播多而兵寡往年唐悉眾入我兵遇之敵

挫李實誠頗悉情形並遇某皇厚集某時成保護備戰經野海百里

外出不需等之遇其鋒銳即休士自斷度少懈死士盡所其營是前

以皮帳蓋縱賊功者屠龍後反即連擊捕以聚人為功被賊頗重又

出不意某為敵盡道所獲凡其取勝多以奇兵深入往後劫功者所

不及即臣民亦不見其死鋒播平之路故多以為疑耳

張永強元無起行低當從城而後從兵防北至信地度其兵見屠必至其心則士氣喪國與部下約屠地草肥其縣可隱匿等言先伏草中不令屠見得為備切警有可乘地伏起鼓行而前進惟者立新如其言屠至近百步地乃發軍士奮勇氣倍屠解見反走追擊之得賊甚眾擒而盡大獲

楚撫李材事據學使臣鄧陽者學游武當投營兵為用兵皆怒制使丁惟寧據通兩月兵餉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奉府為書院奉時來馬喜以言徵軍士軍士翰林王所等鼓眾謀殺書院將位署運軍門材聞門不出時王公鶴鳴以新還守備至謁奉將亂兵或至城外公具履奉禮甚肅奉時止之公曰上下禮一定不可廢也眾殊然起立公因諭之教

以隨奉時指軍門謝肅公亦處訪勸材政門切眾兵歸所請材從之兵所請十二事林俱惟唯公止材勿曲詢因請令牌號軍士城外備操以待聞眾部伍既分公伏劍曉諭給以反亂之不可為一旅之甲與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子宜自為計眾感泣已而材所九十二事丁惟寧以所請非分禁勿許兵獲后丁走匿破蓋中公止之眾復進公因以計脫丁歸莫陽望日請材終圖謀之事實然未報手翰林王所等十人新以物遂定

盧公象昇初備兵天雄寇興廣徽州縣據城治具地行郡內通賊數萬公不知中一失額傷又一大僕夫覺公提刀戰益力故至得免賊分兵賊下潛發兵攻清公知其計賊守城士勿動遂出伏賊至伏發又敗之

新賊數十賊相成曰此盧國王通即死不可犯公是以有能兵名譽兵部侍郎總督七省乙亥歲沙潯州來國嘉善州官犯賊被放公疾走援奮擊大敗之口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其意安窮過兵乘其後又大敗之賊逃水崖公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為賊所圍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皆死此舉不勝亦死當力衛之乃乘時奮擊斬獲萬人斷賊食道賊遂潰

賊帥張敬忠破官兵據龍臺而陽也而國左良玉通至疑而召之賊竄逃去公遣一箭中英盾心一箭釘其中指千弓靴故金國公集刀劈其面血流被甲操可望力前敵之得進

黃得勳翰林人起行任入集報號勇冠一時崇禎十年上庸漢氣日熾遂得功同宗地協勳有劉時林報國者忠勇頗得功相仿為順心賊犯桐城田舉十三營據縣城崇禎砂河公遣報國前驅擊殺賊哨數騎賊趨虎者得北報國躍之為所殺公奮入援力殺虎賊眾奔出所向敵斃自是後胆以過呼為黃爺壬午秋賊報國桐十四晝夜必攻破桐公投袂而起為馬奔騰從天而下賊寨中投戈為驚數報國遂解連至晉山大敗之桐人立祠祀之報國國難桐人至今言及丁壯就笑老人兒啼也

事者操始言有與先惡者每贖于無事而智者猶拘于未然豈
為緊要之然而如強新惡則情斤斤之判而如日中天如登高岡之
上眺其而數原田如望止水之旁湖然而則雖胡敵利仇之故入
見其偏而獨見其全得失進退之際不失其理而可與于權用能知
時務以應變決大計而審遠大約行已欲方即事欲國則則處視知
則貴前肯已成事可其近焉蓋緊要第十

高皇固守江東諸郡取浙東開學正朱升召問時務對曰高皇帝應
續繼繼繼王

張士誠被圍有客語門告急士誠召之入客曰請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
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漢

此天數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元在制戶一旦元兵潰
亂公遂從孤軍東勝攻學東據三吳甲士數十萬而無敵此項羽之
勢也士誠于此時此召豪傑士誠兵強明賞罰使百姓樂附非特
三吳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提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公昔子弟
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傲然視天下若無人日淫居乎內雖族有言
公安得而聞之士誠有然曰吾亦悔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
能從也士誠曰不遠死耳客曰使死有利于國益于子孫死固當不然
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慶之降齊有劉義興兵百萬與江左數千結
慶之歸陽友被舉大破燒江左之船夫乃反展焚之兵敗自裁何則天
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我誠意急公情湖州後湖州失嘉興後嘉興

失杭州後杭州失夫獨守此尺寸地以死拒竊恐勢急生難有變從
中起此時破死不得生無所歸竊以為不如順天之命自來多福令一
介之使疾走金陵惟中待命不為為戶侯況嘗許以實職與微故事
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獲失之何損士誠死今良久日足
下且休善方思之然卒疑莫能決也

徐中山性端樸上嘗召夜飲陳之辭命內侍扶送其王宮內宿馬中夜酒
醒問曰此何處內侍以舊內對即起趨升陞下北面四拜三叩而出
劉孝曰臨老歸隱南山山中飲酒奕棋而已守令至皆不得見一日令微
服為野人入山求之公方濯足水際因引入茅舍榻夜出為素食之令
前自述公為起稱民困則去其健令不得以微服見

郭德威軍器候子與之叔軍紀兄也性嗜酒于爵位夷然上一日召校尉
督官不拜上變色曰爵祿況爾郭威免冠泣謝曰臣性嗜酒嗜酒樂化
高位必且墮威缺之味時必及臣臣願陛下下教臣臣望此願飲酒不
是為尸位之上數曰卿可謂能自知矣賜黃金百兩林田五百頃威拜
受即上前發一犀跪立盡免冠謝上見其項亮笑曰風流不第飲盡
脫郭威仰首曰幾是餘物盡免之乃快耳上然其此禮贈上忌逆德
刺入見工笑謂紀曰爾兄果為儒士願成佛耶郭威喜隨郭威曰臣一知
不願願生世世作酒家郭小民痛飲酒足食盡滿起成竟以酒見
言安處山嶺與言守有陳葉言民母得入羅巾飢寒迫熱公為事曰適
之起為飢寒是也今使居園囿時開園門視言事急生愛續續金平

帥傳乃絕前令

嘉和劉伯川有疾見楊士奇陳孟康連頓之曰留彼時實當爾爾請各賦詩孟康歸句云會時春風楊柳紅楊爭看綠波即伯川笑曰十年事

苦只博紅樓一看即子當不失風流進士士奇亦云不嫌寒家使人肯

食青梅花邊野鶴伯川曰雖寒士當耐子當大用飽之腹孟康為翰林

士奇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伯川經解如嘉士中年尚有四數十故一日急教之親友并教進誠獲

與妻處最歡最歡最甚體則休一如也

文皇內閣上人楊文敏學最少一夕穿夏被聞報至上急召內閣惟榮在

赴命上曰留彼進解解此今當遣何處兵放之榮曰不須放臣當奉使

至彼其誠堅其人習戰事已十日計虜已退矣夜半報關上諭榮曰

何料事之害也

三楊在內閣討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曰陳芳則何如東楊

指鹿曰芳則不若無此意但恐坐不安耳虞素有甘州之行

楚周孔明雖嘗以通考進家江行舟覆其童周濟鑿舟而出之華陵山東

按察數日宣達縣除捕牛諸馬當也日行其間各縣數城天寺最遠

致仕歸正統己丑

淳安劉公拱辰參政貴州遇令莊斷至白水堡本堡卡飯卡飯為恙有年

前首死時保親自出見楊言我管下作惡者原得一親令與我相見

他不然他日不便自待其家且欲得之以骨制諸島也公比之曰但

新冒頭爾後爾財產此即說令無他也時保腹果不能言姑釋之去而

遣兵往捕并其妻子處以軍法其意遂正統己未

都御史盧審在邊以房便入境師省供給為中官所賂得罪下獄或謂

本為公家編文故曰事固有輕重使事惜小費而遺患或生則所費不

實矣此亦不可不知

曹公鵬於孝順天鄉撤初撤之夕楊慶火我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

言但將某楊慶以終撤撤公曰必更撤然後百弊盡矣公著不然雖無

所私亦招怨楊則延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撤榮收有司共二說以進

令下竟如公言

正統間劉廷初一遷將本左府之職撰寫右府邊將吏物頗濟何府吏休

聚歸罪大逆東楊除曰靜主改置不聞王言如燁其出如燁乎勸言既

云右府即于右府降休何談之有

況公鍾為部吏時尚書呂震某工部會神木厥失火有旨令部官自括

呂某雖示公公曰若依此奏恐不免罪請于燒燬本值中增建進二字

震大然之議入不問

王文瑞直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漲語子孫曰

初東里先生不戒或司事內閣頗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天順和元當

昔禍安得今日與汝輩觀水為樂哉

呂公東萊舉進士選為御史辭不就後選為給事又辭友人語之對曰居

諱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事其親而忽其職非仁幾于禍而悔于終不智

故不為也

天順間曹石川事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益名者不可勝數宗師有賀
三老者言科程子都督敬之喜父也見敬聲勢日盛獨不至其門敬欲
為水官力辭得免子焉

禮部侍郎崔公體夫人戶部尚書李公燧之女也少授父宗師隱石虎會
飲之贈聲知其必敗此其顯慈出陸華聲知還柏玉之上

其宗時總督邊備沈同誠言通者知遠夫同鎮守總兵等官會兵出塞諸
將既約望旨且欲要功一時臣工無敢後者夫雲朔地方廣遠西北而
邊塞通反則既變於臣則而凡良哈辰營懷其圖皆不可不為之備今
諸將奉和盡行出境萬一為唐所誘害則我軍以整肅誠則無制之兵

推為調度此實為全計我備自今過征行有知調遣諸將出戰居守各
任其責原有所濟而無所損建議是之

石虎鎮大同遣使獻使使者張陳斯言無算皆集于林木之上岳文肅正
臥地圖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棄置于何所使者不能對
羅念庵年廿六中鼎元外舅曹太僕趙唐曰吾昔婿斯此大事公面發亦
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何足為大事是日備神
朱信何黃二公蕭寺中議學及官斯林凡三立斯皆不踰歲以建言則
歸歸有禍公者報其不特以君元重寔以建言重公曰蕭元倘未耳足
足重言事罪也爾時通計見為憂國其後思之責言方替上偶逢和意
平當期今一念及令人汗赤奈何反以為重

何公信景明父也為河南承憲會汪直通省都御史以下上揭皆滿伏行

直命都御史劉所屬括氏馬都御史唯唯然予戰不能言汗數戰下信
程旁奪都御史筆代之刺曰都御史大臣也不當煩吏事見陳公還其稿
不拜歎曰真男子也

王都憲滋養潘安姑蘇一老人傳微公問汝年幾何曰四十七公曰我
亦四十七已見白髮而汝尚壯何也對曰相公尊國憂民老人醉飽終
日公慘容曰名言也施乞數往

韓襄毅督兩廣時有一郡守治酒具進餉于盒程入幕府公知必有隱
物召郡守入關盒令赴春酒畢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

賀魯聞曰清河羊山之戰我軍奮勇進之則賊退退者還賊散隨之有軍
士數人謀曰此有隙可伏汝等率我數人馬歸我軍伏溪中候賊有隙
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退之賊可得也以無辭今人不協而罪

戰勝歸有隙我軍復至地下有軍人謀曰若殘賊與賊吏通百子情
誘入境而西復出而東日機攻之首先失勢將安往乎惜乎皆不能
行

嘗熟富民徐洪忠謂家人曰吾家業盛矣必有代嗣今時舍此而去之逆
華田宅被斯僕累妻子窮室先施之側布衣蔬食謝絕交游自號桃源
小隱

李達華官時鄭鴻篇為捕生公大器之曰子必舉朝元已而果第一反
赴公車公勉之曰此行仍第一若第二人勿予見也已而端簡以第二

人婦遊是不教見公

杭州重建施墳塋墓金兩司召富民勸募湖州民胡汝祥願備力成之富
長楊公確宗曰何易若是汝祥曰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為他人取何
如成此勝事人服其智

韓漢一書簡食志之極陳良侯孫寧曰此人財積不散又無一事狀當有
奇禍歲餘陳公又曰此人禍且至矣寧結之曰憂惟食毒可解近則漸
驕橫矣非逆禍最末幾幾死子蓋

沈公希復上言于朝言張兵亦編種耳編種所在為賊而張兵不教者非
張兵順而編種逆也張兵地隸上官上官法嚴足以制張兵編種屬之
漁官漁官法就不能制編種若割編種地分隸近旁上官上官當責世

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又就惡舉公非能變者國家之力足以制上官
上官之力足以制編種如此則編種皆化為張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
道也惜乎時不能用

咸化初北方漁民聚聚如山凡數十萬有鄉夜千戶楊公美奉使河南
策其不早制必亂張言漁運之家宜選良吏賑恤其飢斷散遣召籍
者聽盜礦者禁絕外民由與遠獲不得貪勢自不可久刻暴掠知不報
既而漁民劉千斤等作亂所至焚劫使郡本應速公其之先見解其
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于茂陵餘福云

劉忠宣善知人自兩廣來繼某所總帥毛倫福公舟中起某泣不已公
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指不用後某附逆理成有歸還御御史某見其

賜從服食之數公曰富貴之健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 公與同寮

會飲有舉玉巖象之才者公曰人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
智人也以此聰明如此才略却不用以為善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
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身位終于削奪為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

項公忠封滿四者星字于台外台者以為不祥公曰賊虐害生靈罪惡滔
天卿仗皇威同師直而壯兵法曰榮祥去賊攻之益急未幾果滅賊
中官李廣記言者初文武大臣當以勸交者欲探廣所藉托大行所逆議

公紀獨與韓故在不必惜其名而舉其惡也宜諭令自陳其然以他事
應不貽朝廷羞者選之

天下必多事已丑孝皇賓天果有逆理之禍
給事中徐公昂論故贈文恪理潯縣成同理等時米何如公曰于觀理等
非能以正相勸者三五年後必亟爭雄自相屠戮矣提果如言

丁公華為南司封即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二人家屠汝
言明該定山耳我同入拜者廿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
先死已以年少攝存不當知止耶遂歸某屬不起

王文莊鴻儒未過時郡守張堅一見數曰子風神清徹終非塵埃中人
初理等周事奉朝族誅之期在必見獨鄉義報曰此輩得降足兵不然而
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禍數年之禍
宸濠謀逆外復歸籍嘗云陽明與交好事不可知王晉漢在本兵禍禍陽

明必能成則朝廷不必命將出師矣將主事候某入告晉漢曰外議若

此大人堅持不覺恐有漏洩之禍晉漢曰陽明智略足于此不久捷音

至矣不旬日而捷至

彭公澤將西討鄭本怒等入問計于楊公廷和公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

所感者賊師早澤後賊本怒等與賊師而餘當復燭澤既發而復

督乃數日楊公之先見不可及也

文獻恐澤急下南京欲覆其出乃出牌云本院帶領總巡官軍四十八萬

與往江西公幹計發來後當勝日恐後未必信公曰可說否對曰疑則

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大事去矣

陳忠烈避之關南江右也有新定李生者善古文詞公館之幕中時澤既

捷已著生數言當預為之備又言澤資淺其氣銳勇河中蓋魁也澤

恃為水手而時從李江門入若將而捷之澤氣未衰足澤生辰則當入

賀生阻止之次早當謝宴又阻止之皆不聽卒及于難此生大是佳士

惜遺其名

武宗時權幸多首首以得獲賞蕭公鳴鳳起山海志奉之江野錢軍

當然爭論于上前公曰某地與某地相去幾百里某乃同日新獲彼此

征功豈能分自耶二人語塞

楊公中曾之論治南嶺也州頭餘堂七幕庭與大將茶茶發諸路失動賊

懼乞撫且使就通列等語以要撫公曰此賊敢督耳昔人曾謂其計

可復歸乎乃下今日通列自懷事不足惜有能後之出者手不死益曾

兵戰賊大敗修徽德進列亦獲全

大同初賊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誠方諸將皆何公益奉為主事

白部中曰總兵印文卿書篆諸政篆文篆稱別將軍並增派其字恐原

印在賊軍處有事時行文要報真偽難辨張事非小往并朝忠定在禮

部失行在禮部之御改鑄行禮部印內衙門尚然況建鎮兵權又反制

不寧時乎部中不以為然

李本初仕為建寧推官惟震澤及王文瀾方發兵討之而建寧分水關自

江入關道也本諸子所司自往守之會史某某以科場事舉李與公入

關守以書趣公公復書曰建寧所恃惟吾兩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

往還如科四旬今江而勝負不可知上冠生發臣則微吾兩人其誰與

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賊鋒列吾兩人各守播建進將以為不知

所重貽笑多矣建按居之罪執與國軍事數守原服其言竟不往

至震澤出為陝西提學臺長汪公稱曰君出振威紀但盡分內事勿毀謗

詞榮借道當嚴疑其欺公曰君見得真則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某名

為之他日妻妾子亦有疾不得誦詞則得笑四方矣

置公營視師凡邊疆軍政皆為籌畫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選選要賞計

所費朝賞有數而番米芻蕘多缺拒不見番視報楊公曰與位乎懷不

平且使某若某而而祐其通曉狀曰天子念爾等僻苦煩相公親夢問

爾等當竭忠迎敵進獲乃爾等為吏諸番當體恤如此則實可無

滋憂使某討肅儀衛說番番門之外擇而數之番番羅拜前席因

微魯其先主者惟郭落權以復至見青無敢來者

翰林望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會者土人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值數萬金鄰人訟之姚公鎮令姚文清勘之知為西夏金元故物其下隧道數由堆積金寶以千萬計文清積用子嗣以資庫藏鑛田若是則人時獲數寶先有所獲何以自明且翰林所少蓋謂此藏土人所得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仍厚封其地以杜後人

康熙末年有新選分宜令侯揚子仙第至尋室中微有一家奴搜內出金見之起立如叩首于前今猶曰何旅行此禮奴曰我主藏滿已極早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少寬富饒覺足矣今為太息未幾果敗令治其家眾獨釋此奴

庚戌之季趙大洲力排和議且言敵人用兵氣之盛表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是二二日則月漸虧敵必退宜不加以觀其變城下之盟春秋之一與之盟則必重陷焉相求索金幣何所不至于是和議遂息敵眾以二十日退去

何心隱嘉隆間大快也而以撫學為名與御史耿公定內善罵其部舍時江陵方在相林來訪心隱望見便走蓋江陵猜見之心隱解以疾江陵去耿公問不見之故心隱曰此人甚畏之耿曰云何曰此人雖譽天下大柄分宜或進學而不能革革或與進學而不能能與漢者此子也子識之此人當殺我後江陵當圖以其聚徒亂政捕殺之

陸公樹聲在客日久方出為大宗伯不敢月引疾歸此月吾一貴訪之數

國寺問其五歸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留我園中具飯甚盛意也第一飯賜授者時刻刻刻寒暑非更換衣服數曰此等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從政事吾是以不敢久留也

朝陳則學令永豐有客衣冠趨趨散性命學而歸有日邑中從游者幾十人雖婦亦多往為公伴為過從察其狀有詐乃言于眾曰少正印之藏也立舉出境邑人頗以為不好士之何者郡下權說索太盛竟獲之嫌所即其人也乃服公之神機

顧東橋撫楚時張江陵年有十二為秀才公大為賞識嘗因試題解所服金帶贈之曰子異日何但學此聊以見于意耳

楊石齋在國一弟為京卿二弟為方面諸子姓布列中外甚眾子慎復舉

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咽喉曰君見為晚偏者乎方奏後時次某陳舉至而此出之場此亦吾曲然時也何賀焉

俞野江與曹樂川言云近見防秋十謀中有步兵決勝乃兵通銳諸說可謂得其要法惜修項大項論處大奇故聽之者不能即行耳昔人謂教正不教奇蓋正可教言而盡奇則千萬言不能盡今并奇處詳言之無怪乎聽者之藐視也此語雖見萬事非李衡公以獲人所難道又云欲與一世豪傑爭品色宜安于東南與千古爭品色宜在于西北蓋東南事易而時貴西北事難而時賤也又云用之則為益而為為構以濟天下不用則著一書以重來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雲影裏大笑一聲與太虛同路豈不辯辯乎哉

據大司馬論與公書云夫抵世人和公者甚少真能知公則惟論一人
又不能為公會今論的人又有說矣姑自治兵一節言之第謂稱明公
不如論信實必謂公不如戚繼光精悍馳騁公不如劉顯然皆小知而
公遠大受也可謂公真知己凡子之所重乎公者不獨重其功著一
時而重其識萬千古人具事識何事不謂故公非獨武人亦文士也非
獨時略實相材也非獨功名之士蓋與開乎性命之學者也晚津漁一
節見之然則謂公亦知公而末盡也

除國法朝野記法書建朝後難之謂恐激諸生變江陵權用吳子而馳
軍使轉之卒不敢動既至備資其死而編之南京人以為快

李居實曰華曰休邑有仇機高資深巡按察院即日責其能窺也曾過蘇家

鄉人集矩得之乃散凡刻一書再給與明日收刻自是歲每一二發車
取刻如故一小尼知其非盜實鄉人偽張以取刻也因欲相計尼曰不

可吾藏情所餘以奉此輩今進近知盜終不勝彈指謝兵意也計之自
微備而謝恕不復得安枕矣

夷陵劉公一僑與張江陵先達兒女姻及江陵當國嫁女珍寶為羅公機
封制室戚家人不得藏視時公出居于南即處時過問之機亦自簡明
江陵敗多所棄棄而公獨不棄

如賀公道生與漁公兄劉俱受知于熊督學而文致同二子優劣曰賀生
是卿商建也熊生于將吳郭也獲管如其言

唐叔遠伯升少育異才立原公執政叔遠與展五讀書郎中時天下漸多

事上言利病者紛如叔遠私獲某得某失兵農族數具言其始終沿革
若數一二東西徭兵為里外用書考年逆斷其情形虛實將師旅數已

而皆中辰玉問何以知之曰吾觀古人固有類此者竊意之耳

鄭貴妃有寵于神宗其宗大婦禮地當主婚是臣據于中官王安曰主婚
者乃與政之漸不可不戒也奈何或獻策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修廟

恭祀其意以恭祀主之曰祭無量何日以恭祀出令而以新豐封之誰
曰不然安從之自是貴妃不振

南樂魏允中內子秋孩王元美偕同官飲于役院成關吏曰小姪至非魏
允中勿役數以傳族幕傳鼓相與引滿絕倒

為利無為客客為落落無為權權為百史之幹上學無技而不為
唐草之根根為千文之淵淵若飄飄而不為權權之易易為百錄之
則不折則缺而不為權權之易易此志士所以立志而哲人所以履
躬故者曰至德混池大道冲融山以峻自量骨以明日然雖以聲自
悔世當晚正而暮直則融而尚通初不極究播流如出於流之芙蓉
而融之難難寒若受水書之寒然孰孰失何去何從難難誠不難
如此事時就正于版上諸公也集方正第十一

黃君徐宗實為駙馬朝觀御書樓授時中使被朝馬位於堂中北牆下南
面而置師房于西階上東向公撫然歎曰師展通尊然後民知教學豈
以衆一者衣而誦師道哉乃手引跪位使下然後為說書復為言治之

昔以在三夫晨及言貴賤人之說龍注下建則執弟子禮其恭為事深
嘉之

嚴公德明洪武中掌院以疾求歸上怒制配雲南教師唐英之齊楊布衣
徒多曰齊民當然之宣德中有西軍以征調過其墓苦民家公嘗歎之
西軍公于直指李述聖公云老子亦曾在臺向當公事豈不晚三人而
悍然若此因與還軍行幕民狀李問何年在臺公曰洪武時曾為臺長
今院堂封制所無展德明是也李大驚急起庭入獲堂歡洽竟日次日
往訪則空屋兩間公已先期將一棧走還村無可覓矣 同辦卿御史
讓廷李教授歸飲公與庫庫破帽歸易之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西
判曰字公因建前事曰先時國法修如秋荼吳中仕者無一人得保首

願子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宜易我因北面拱首曰聖恩聖恩
實始得入國初司李建易時大瑞以職知縣至張旅旅郎守以下皆為
辱公獨為典出入與抗禮民謠曰知府是頑泥同知是塊土若無貴權
官嫌了是官府

陳公完任德教諭有清弟通縣官送白金修葺公詢所由來知為縣得
曰吾聖人有重決不欲以此物修其官却之

太倉沈孟溫洪武中坐累攝戍金盞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異經舉
補博學教子弟時年六十而目已盲然日端坐與諸生講解音分句析
聲響不傳繼詢其百多所發明

南海周公新文皇時為御史魏冷面寒張公見同列有過每面加規正曰

責善朋友之道也

侯公規奉命使交趾至其境關門低臨詰得傳以入公止之曰此中國所
稱拘管也于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濶關而入由是
蠻夷懼禮不敢肆歸還髮無所受

西僧大寶法王奉朝至京殿建法壇庵著書吳翰林李繼鼎曰徒若有神
通當作中國語何持譯者而後知乎

黃希聲稱永樂舉人授徒鹿城非公事不入縣門董文莊兄仲孟從之學
三日不獲書惟命以正立發聖不為問之曰讀書易耳為人難耳至
立本當他何望為藏者以為善教

山陰許貴遠顯為楚教官實教言況公疑為郡守嚴不可近一日行部

至孫公選言曰頃見卿中新刻忠經大非是為缺何如人其言何可經也原為舊體況公從容曰偶見此本改則本故耳

宣廟恩周善人召養義等輩待之皆承順不暇惟戶部尚書賈公福待正不阿嘗會之殿曰臣性不好戲命圖謀曰臣不知着棋何以不知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知佛上意者數日初黃福年老不堪以改歸南京戶部差疎之也

宋公琮待文雅最雄峻不解為同者欲官所得皆名士或欲薦入翰林公曰賦詞藻以列華宴此實禍之端不肯以多士時同鄉楊士丹輩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信託

宣德初許臣條無時號修廢聲後益前紀綱為之不暇朝廷以顧公依

為掌院糾正百僚朝綱肅然公履重高第未嘗毀譽人而人憚惜之每侍滿朝房獨處小史室未嘗與諸卿偶諸卿失室解比為之寂然前司

望臨立門外官除過者皆折避之

天台范公履初為江陰令楊文定子自鄉北上道出江陰公不為理文定深重之程知德安再權於清江勸當致書公曰宰相為朝是用人非私子履也文定卒乃榮而哭之以謝知己

慈鄉陳公康宗善議論其學止經史百家無不涉賈為南祭酒與李文獻時勉齊名時稱南陳北李考滿之京時中賈有拘國者素慕公適周文襄撫南越在京中賈知與公同年托為介紹公曰康宗為人師表而求揚中賈他日何以見諸生中賈乃致禮辭求書程于四篇公為書之

而仰其節

咸寧楊商年二十鄉試第一陳則公教展求入南監開戶讀書躬作糞食公數曰甘人所苦願氏輩孰不是過矣時商尚未有室即守欲以女妻之商以未奉父母辭或言商富亦何不可商曰原憲雖貧子道則富將獲難富子道則富商何足貴乎北公語之終不從公益重之弗從至顯仕

周文襄祀祀撫南畿初至崑山商登岸感愾道一人散榆朱公覓叱驛令止進白曰預揣息想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署召問其故對曰下車之初親瞻所繫恐因想傷人果感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間提衛學公妻覓為教授且指諸衙官曰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范字士章嘉興人任晚序奉考月設書局明修多所造就諸師道者必首稱之

王忠肅為遼東人不數年以抄摺為公譽第于盤山前司平第外增川屋若干公曰非詔旨也忠肅去之每朝進于公卿前才然獨行不與人言彭憲安認實之云後然無礙不獲美嫌而況乞直就教能施古三不哉乎今見之

公為太宰仲雅以廢入監時應秋獄公曰汝才未足當第一誤中則妨一寒士且汝有階得任何必冀非分耳製奉火之一女嫁某宦官夫人後竟為婦求連公大怒取堂上器擊夫人出指朝廟司乃還婿竟不測公一日入內病某主事從左掖門投職名主事當云吏部尚書王主事

某公化之曰汝知教哉不知教則足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言名而入一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內監談笑公見之呼問曰曾讀梅瑞卿家篇否適值色如如此地豈汝嬉笑之所耶

魏文清雖初為教流班以嚴說人材為務及入考功以清正聞為少宰時中官王振姑寵而驕雖知院大臣避之亦欲與避公一日相過于禁文門獨不避振卿之藩于上一日上御使魏君公至問近日有何事公具言其故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曰爾言是建辦好官者再舉恭愍元公至京陳瑞在閣公所取士也諸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口張時朝廷事為已私事安得易於

王振雖一時威權前文清拜其門公曰安有貴爵公朝而謝恩私室者素文達知公少脫公曰原德亦為是言耶已而過達達公不為屈振怒會有獄民某病死三年矣其妻私于人欲出嫁妻正之遂逐逐妻夫死公為辨究而總憲王文瑞事振誣公出入罪繫獄當死公怡然曰辨冤獲替死何愧焉持周易福禍不報以爭執得見

公在兩大理時中官金某奉使還南都公卿俱餞于江上獨公不往其室京雲言曰南京好官惟梅卿耳復辟後公入閣數月見石亨竊權數曰君子見幾而作豈快然曰予引疾乞休亨素重公曰或為先生啟上請即家為憂以制子弟且可資養公曰昔魯齊去國元主賜卿書令汝教子家魯卿想卿上終身不以示人死後復視乃知之某若資其養焉

若不辦官為憂也得目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而舟不能行日午猶未舉火始不為意

公初授御史時內閣楊文貞公入選公缺一職而公曰某素糾劾之任無微而不履履三陽于縣行中幕後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虐乎且為書直過根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公曰太監雖四品我尚書三品竟株上座根無如之何

長洲縣公雖為大理與薛文清頗公惟敬會不見振會以賄與與件議大因奉泰初廷臣言其變且召復官特法當整在位者多不合引年歸有夏時廷中者當為卿學訓導公卿之幾幾其門必下驢趨而過敬甚

後亦然

陳鴻為首撰學士陳文斌其援引以進附獻之文列為實錄英宗時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但少應陳文老成耳文知之語編曰先生不能援人又于上前沮之何也曰此言容避公何由知然則應陳老成者果未至也

祥符鄭公寧正統中為四川布政使以公事近楚楚慰之公笑曰此公罪也吾輩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

子肅應為戶部郎書官而魯家舉曰未決部機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已姓同以為故處公曰然則張家灣亦張氏產耶

長洲縣公雖素中為御史命治淮鹽郭中呼號之謂上國與之公曰宗藩國戚臨下法如可容臣妻理當受辱不然終不敢受使依

建德縣中正工役命四物蓋如所請辦為某法公復得如鑒其
下人表于朝上重違初言授之罪都尉院中為言曰嚴康手錄綱口
景泰中正文獻錄其記者必死史科林公聰專張勳之文恨曰其罪
不得會觀鄉人有事吏部當智聽為鳴選郎即出其身書備文文獻置
之死此大皇帝特選官得朝尚書張曰給事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免官
微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于律合乎且人臣以私憾而欲殺諫官豈可
耶拂衣去張乃復尚書歸外庶不朝數日工問之以疾對使太監與安
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張事驚悸至今不寧耳聞其故曰諫官有小
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恃也安以復命法司擬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聽
得不死

張公寧乃學政文詞志負經濟校給事中奏請曰昨初陳陽王文叔子應
試珍約會石論地文獻故會大臣吾獲侍內閣以疏王嚴勳天子愛此
政為傳者以嚴愍然民困朝朝仇殺七節即下免合父子命公往公以
文告代重兵嚴視而罷威化初當選城公出為知府
疏王等出閣判除輔導官致太宰徐除新進士六人為前討嶺出府授長
史原不樂共推都堂重中欺公寬慰之眾不聽正色叱之遂辭職斥少
宰英公寬曰汝諸子務選取書嚴量費二人皆為王傳者為百世而誦
子規懷康臺斯職既斥主司徒選舉役人自擇可乎汝輩當果所取士
也所學何事次日具疏奏聞得旨為首者茂餘官從祀紀綱乃振
學正魏公齡潮州人初至嘗侍古慶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肩紫袍與

梅俱同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某為言者天
下安得治公復言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贊無負古廉知待意
朝公純摘居桂林開戶却掃都督韓觀者進其室公不報獨觀又往謂公
曰先生於觀似無情者公曰將軍知我哉我固知此所謂士仲子知已者
觀歎息而去

正統間廣東廉公鼎督學而嚴海國卷雖嚴善教墮下必衣冠焚香朝謁
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初于此此時皇無神明在士子
祖宗之靈在左右何敢不敬此下取赴舉者題以范范嚴嚴送時聞
主未之變公曰天子家康王臣子泣血當殿之時吾不敢臨諸生子非
禮范嚴嚴今皆不用乃親送至院門而還

易儲議起上欲以劉公鉉為少宗伯聞臣擬以進江湖不悅公濟內侍曰
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公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遷祭酒司業某言于公
曰百司皆勤易儲國子監獨無乎公曰國子監陳止則可勤進則不可
復辟後上聞諸議無國子監名乃召對文華殿曰卿可速傳來當權少
第以完名終極文恭

山東王戶言性儀表嚴重器為職方與人交間心見慷慨然無脫離政務
董某未嘗廢學性以不若人為和機死土木之難
方有堂司訓潮州吳御史某以代吏行部至潮陽廉辱指司訓齊執弟子
禮如受業時有堂吏而不辭人而為之
王文瀾直在吏部其子為南學博士者在都司欲留侍公政北學公曰

是亂法自與始矣不可

王振權廉齊繼嗣之得南刑部尚書情勢貪則人畏而惡之有指揮某言
而無子與嚴商度某言廉齊繼嗣其妻因憂其官俸欲奪其產遂沉其
妻于江無子與嚴商度某言廉齊繼嗣其妻因憂其官俸欲奪其產遂沉其
而沉其血衣于井并殺其一叔一婢次女獲公之人妻如某嚴時強
公奉為而御史獨得其狀并得并中血衣為中女竟白都御史都御史
恐特勤勤阻之不可又令他御史劾之某列情并并辭見阻之意
都御史轉托之言以聞得旨春部保進問官歸衣指指金某亦無子
淪然泣下其得其情狀上高伏事部成邊原問官死才做都御史為民
番覆官時奉一詔度一尚書校核刑官數人蘇三四御史聲動天下

孫公原自舉進士以實錄事至就為學諸生給事等視時于肅然在列進
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為用耶抑將供事官辦已耶公下席迎上堂謝選
與定父遂為知己

地公踪為而或唐主事武庫司典史陳諸司多為意為蓋謀有定數得之
多與得之早皆可飽利除當曰惟利可以觀人某在司久不以動心而
平人統法者而公而已而高統公舉都御史對公統是已

張公舉都督軍夏二十年雖有聲聲石龍元游擊地適至鎮關其有一古
瓶乃偽為石牙書使人索之公得書不答視而瓶至以不得瓶故百方
索得公不為意子進士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值僅百金耳公雖然曰
尔非張泰子矣吾蓋百金願此瓶吾祖父所遺豈可以權貴欺失之

統總兵能百年或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邊疆病不出

李父連在內閣曹祥子左順門外與楊公曰聖上宣召到未太監請
不來也曹至公曰太監無矣此地乃天子顧問之地某乃獲備顧問之
官太監傳命自舍到此豈可令人來召曹曰吾是病耳

都憲楊公繼宗初為嘉興守有清軍札御史者凌抑有司旋至督數至死
公出教曰有為御史勝死死者來言御史知之隨行突入其署公引入
卧室僅一夜置登置以示御史御史歎服去時內臣用事索其金幾公
出庫金與之曰此庫中物幸付一印悉以待磨勘內臣驚御之

公為浙江按察數忤中樞太監太監不平因宴會各言褒與不褒公信言
曰最所畏者嚴私最不畏者內臣內臣因引禮中傷于上前上曰得非
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愕然而退

公居是時周汪直聞其名往希直趨地所拜起行公執曰比聞楊繼宗名
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然但削體辱親本之教也直不敢復言時直威
振海內不屈者獨公一人耳

汪直在西廠恣橫無種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都楊仕偉家收將楊探及
其妻挈妻與同陳師召者與比都登垣呵之曰爾何人敢不畏國法
其人曰爾何人敢不畏西廠公曰我侍諸陳善也爾者昨否

楊公茂元為刑部主事任侍衛以度極嚴嚴稱貸以應其數助者公獨違
眾傲之仍署其封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直見之曰好胆氣任侍
之狂逆也

陳陳公選出於江西布按使家去職入揭公曰此非吾鄉人也且觀
居服必視其品類猶我子御史前手政河南提學會太監汪直是鄉國
都御史戚繼光自應拜公國長相直督四省何官公曰提學直曰即提學
掌天子都御史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掌主司文為世師表雖死不
可屈節直不能加好語曰先生無公務相國自提不必求

安福劉公實為南雄府提學德中遊士卷官三十年不以舉子自隨會
衣敝為國受民以是外中貴遠避而死彭文憲稱其窮遘人之難處立
絕俗之區表利誘不回營場下退

章文魁在朝臨大事決文疑深不可奪自號樵夫或勸少飲以飽曰在我
者有義與令在彼者我不知也

吳公廷舉今寧之順德史無傳潘繼至與之言甚溫公曰廷舉越境奔令
宜前地方重大事潘許令潘曰順德大端為以修葺家廟可為料理公
曰守土官非奉舊制新思一人不敷從速辦出

司禮監黃賜死有子盧元無不往吊翰林徐汝璣隨家行徐公書恕曰
堂堂翰林相率拜日之門天下笑謂何斯文其謂何抑氣憤激言者
大沮

楊文懿守陳州然自處未嘗求顯貴重吳賢欲援之使所親諭意公謝
却之曰吾雖老婦也守舊三十年今老矣更何煩而改節耶

章文懿為福建會考時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尹是魁留之曰居年四
十有一不罷故不食賜不老者以何則言去公曰古人正色立朝豈可考

罷飲古人一介不取某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臨年雖未艾猶
憂安社可考老疾憂然憂為未得請

平州孫公賓令雖有善政御史行郡史民具狀以聞公曰此市民欲投
耳余意無政不惠無聞也公尤薄勢利曰官豈一家物耶有以官為家
者未之思耳

羅山劉汝大容平生不喜七色友人疑其矯楚傲外雙陸其姬子劉室夜
聲就寢歸尸而掘出公兒室待旦天寒甚姬啼以食與之終不一顧友
歎曰室有卿下惠而不知何云父厚

毛公吉為義長不少屈第位利曹嚴明廉能抗節立列權貴無敢撓時朝
官過門建威趨馬公獨舉鞭揖連叩之會天朝當趨跪死賊化初升忠

廣東史潮惠推廉無累珍海寇擒經帥省龍峒巨盜及賊河港清遠二
輩俘獲無算移學廉為捕實以漸平序建新會賊至陽江力屈破寨
崇明與天瑞以貴為廉府紀善府校多不法天瑞手執賊王三四不聽乃
自自誠繁河南集司今子收鄉京條取王過廿餘事得旨貶至王聽服
引罪盡赦前通以善行聞

張克修吉推辦公智才識亞於賈推而規模次第建之志氣頗乎陳亮而
結恨徐蓋理不事豪傑以為名士

楊文懿雖好賢惜才所交皆正人君子非類不得一至其門嘗謂時李何
楊古文相執傲者為之欲加擢斥限以文章復古為國家元氣極其扶
植得不傾陷為者功時有如果今不職為其中貴為之積公言于子

曰某某雖與某某名節自備有以進士累已反不自屈而托內侍干請
亂者乎事幾就死

顧華玉與舉進士即公曾稱之曰特自當以備公為法自是華玉專事公
公卒時父年八十在堂公嘗華玉與王欽廉書為以復事華著作爾思
未報親養未終八字

弘治時吳獻言雲巖山麓石廬可以延耆道中官採取遊年未獲民間為
之時王公卿按察山而令來小局子相親書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據
宜耳忌言所貴何以云無公曰麒麟鳳凰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況山
而產草民不聊生王獻龍之

陸文裕深為山而援摩時晉藩有一樂工為王所幸前制使送其子入學
公到任即行文監之得王為四與言公曰寧可學校少一人決不可以
一人污學校

陳公壯為御史鯁介特立不能與物渥遇節義廉潔士所傾心而暴族
惡者將洗手其身家累數與一無所為弘治中為尚書力排風紀轉
臬制悉心治特法惟理

李公應順介約審詣合領鄉薦入太學有言政教為塾師因罪之為中
書和任同官乞致教職書以判寫縣理上言不當華奉其教言甚知直
好古博學喜而折人過卒之日無以為飲友人勸而葬之

黎文傳在部不受私饋不行捕獲聞人有所行舉所甚愛必推抑不為
庇下並督辦亦莫得不敬記素被朴忠鄉俗好修躬自嚴抑婚養飲食

之體人多以為法

白華族近親重簡默喜怒不形當公巡歷開闢堂外情獨者至多不得見
而為一中官請托不入令避席陰伺其隙以觸之公竟不稅公為與征
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有功德滋職此尤過人者

陳公作三上書三警獄英文定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則大之氣節而履舊
幾死不悔

弘治初為公文升掌內臺事上糾諸司教坊以難創應承或出神編公厲
聲曰新天子當知振綱振綱豈可以此清亂家德即斥去

隴州聞仲實為考功時掌好任耳目事摘發公曰掌相當如泰山喬岳家
祭非大體時掌初得之一日謂曰外人議我祭祭有語曰有之得之何

人曰公為大臣某視其言當言以自修始不為無補不必求其人時掌
然然

司禮奉監為子弟訪師得余康深和不就強而後可謁余上堂不稍脫
既出余喜曰此人不怖司禮太監怕我子弟耶及就塾泰子弟皆有產
祿而公說不揚頗易之公慙異情者多不服公怒求去子弟輩懼跪留
乃止未聞之數曰我家子弟不是這個先生如何教得我公舉進士為
顯官

陳康應徵苑文正置田周旋親恩建莊及卒族人以公無餘實舉曰還公
子數數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數取而私之獨愧愧乎

張莊簡視在臺每兩朝奏更喜重官守法以不欺為本為廉使入朝尚

錫居東廡任事聚皆趨其門公獨不往嘗曰古之聖賢凡所誠為至公無私故其事皆光明俟傳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所以私乎考厥深知之故用為文章中官選入通意公不往中官又言張侍郎無物相送始予也須送一個公竟不答僅得南吏部

顧劉憲初及歲雙岐不肯取借居時即已有司康而賢者來則肅衣冠迎之受款不傳其居官無異者則據床擁被聽其自至外宴但曰老夫抱病不得送迎多慚而去

王公貴戚履端則方官動不可處私室如在公門官事無辭忌與人交佩張正強有壁立千仞之意初稱知同特蒙公清有學行執弟子禮庶却小書中編後不暇聲未授職即謝論好後為都院附奉廷坊傳為

民達福祝官如傳金

咸雍孝文祥符歲次屬安在開城祀以特降其及第公以正對其孫處于別館為題當鳩公獲筆題之末句云吾來而露席常事是此天恩當已思

楊玉華璋素剛直為郎通家郎守節于能張某待之守與僕人飲公屬聲曰此是何等模樣安能色武宗朝為兄孫少卿武宗好養書中官曰

皇嘉帝子賜號數十供當會食公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得許多子轉頭郡大知縣損我宗祀建中官指責今日福公衣由布袍晚午門外換羅州知州時卿茂之及妹見妾提兵征勦命公招撫公舉時入獻策論以禍福慶之即降

彭公恕為少事時人不見其笑容嚴之色者

蕭山張公顧為南兵曹初為揚州守備必長跪几章誠必手錄之公獨長揖者數下却不手錄曰主事宜小吏耶應還江而布政使拒還還

中為府及子還人遺以象鼻犀牙四種公呼使者曰王叔教早罷江界耶臣子受命朝廷行止非人所能與也

代州劉公輝總理遼東糧餉逆理糧餉曰文官當足滿達郎那舍歸而公不應理怒達至京知示時法最多覽者公方知時有寶冠至公即還家人舉一凡曰日刺一分服之盡則離脫矣監守者復見一老人送離忽不見于是宣傳直達內地而公得釋未幾理政人稱為劉鐵漢

上元景公曉居糧餉時逆理此逆理則去公獨不問當作自第一篇略曰凡受職于天子自當開書署藩臬即邑以及百執事咸有當職不敢

忘也汝雖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別然亦不責以史事較惟不責以逆理能不得職厥次開導之益與磨研鑄削之功而還不來修自屬格

事大官之賜于心安乎古無窮位近是也已古人出一事不知禮者所和勤福言史職研理義以博見周法之職也汝誠自立能無勤乎莊子曰道言聖者宿各報通千里者三月報報美言據也汝將有萬事之責

能無獲乎百司執事皆有微罰法不畏人非免責乎其則意自正有如此者

鄭人楊自慈為縣史縣今提一因流血滿前怒而不息自慈跪而寬解今日此人遇法慘然不容不怒自慈叩首曰竊知得真情哀矜勿喜

且不可而此語子今為露底

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劉忠宣公逆用事外官劉見事四揚之生自從晚拜公良承獨言曰可殺官可殺不可殺也理然也

人公即移時有道人謝之不至又召其兄弟再三謝終不至

何執修時嘗用事的諸司相見長揖而諸司莫其勢不覺屈公亦驚曰禮性長揖何以為此強曰先生之言是也然卒以此罷官後張時

為公足當大任召至京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韓公雖張面數其十三怨眾為愕然

人之賢愚皆由稟賦而傳其是違事由此而壞公預置一棺
舟中若手持刀左手招權僕言若能死此吾身事投法即自投外棺中
以明法尊之害吾輩也其人懼而退終亦不能害公是後穆相厲公
僚及比之譽實家人備之窮危務上誠其名後推穆相上喜曰是前
宮寇即周之武定侯部知有寵強公而物附道乃數入都公不應
以疾為言

武宗時尚書舒國公同志上疏乞留家軍校究出危言沮之公舉濟時
田臣大不可奪志吾輩乃為大臣所沮乎雖竟上

姚文瀾自謂平生所難者三數舉不入請托不行賄賂不行而已君子曰
能此二者何道不可何事不辦

即康僑魏體開理職方張氏年多請位賜公較然所之曰可使天下復
世謂進士滿中貴自姚始耳及呂仲本為狀元亦不佳與論是為之

言公終歲所獲完租俸口公去矣某不知何日得行公曰汝若真心去
我盡五十里外候君

謝文正公謝時有御史某彈升部憲臺中德則謂公文為賢公曰此人
豈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說言悅之不與作

正公華中議室建極精定獨不涉理之門守仁論理理慾進守仁
報書致嘉公不違也聞以語人祖使就見公不佳及轉而京又使人言

不為當用莫得往謝公竟不往

呂仲本引疾歸門人起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延何不得願也公曰

皇子得已無職職素在干之酒爾不若南山猿食之甘也

劉伯耕曰余氏為治嚴明不阿權貴時雖違違事穆相事穆相事穆相事

郭建及元氏受傳會召今備職從傳呼入瑞不為起公厲聲曰咄
爾胡不為長者下堂瑞大驚呼其從者之公前投一人謝堂下召吏

傳送往曰若到事即已奉何招書否上言請之瑞大驚瑞從來謝召出
証公應勢以據南巡撫知州駕至中官楊紹今進教士數十人公曰泗

州婦女益無以應如旨臣而幕幕十餘人倘家初之富中俾使驚
事定子始化有祥事遂疑

李公厚為農山司訓時王司志雖位高士子少有侍者再以外選出職務
公直前厲聲曰大人為斯文宗王士子觀法何躁妄如此自言不可者

王王司志奉役客步出門求歸客之終不可

濮州倪宗岳切從鄉人據公某受經倪已登正榜年已漸暮一日既歸于
道公適之召至庭下數而校之宗岳備狀受社再拜引發囊者兩編為

中書舉授守河南後倪士大夫時李公深以戶科建言論此舉歸為
體所重問為具召公省客滿坐待以舉酒不得已強往酒一再行即據

席大醉少選起狀目理情長歸懷去旋為氣奪

李隆貴方伯應此初為工部郎分司武庫時鎮守某監驛傳見客無據
上座有直趨與望使急之則公同往相見禮畢監直趨上堂公笑引卻
之曰君真寬耶此客座非主人座也某倉卒無以應乃趨下座

張公岳而為提學獨廣東巡撫舉知史行部公執為權權權權南

縣以爲國御史遺防文持牌位曰五斗張提舉著南海進一刺死矣
防夫懷而見公殊不避公取牌備之謝遺防夫防夫突起上堂誦公公
杖之防夫破牌以復御史而奉公同官爲解不得請公往謝公曰無罪
何謝曰子杖御史防夫非軍耶公曰從軍杖一防夫使提舉御史重矣
天子提舉防夫得悔之謂天子釋耶御史聞乃進還初職守康州任
滿時去家人言不識珠比珠何故公曰欲識事耳今吏持牌珠八顆視
內立還民間無散遺者林希元欲征安南公曰飲州非州我地專相
無封侯骨恐有後悔

黃公壽誌事前有五神廟欲毀之未幾病篤尼嘉感歸客于數廟之言公
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則必毀神能死我則已竟毀之

王公於被征得運木石乃時日自所與勸以子弟代曰此策未受吾當
奈何以勞苦足之爲作謀卒曰非其罪也乃自竟其往

應公懷守常州遺書謝不罷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稍公祖永令德化
見太守于私署不履參守口勝有黃金耶公曰膝有黃金唐公璠守

福州迎公者提故事請先賜湯某公曰未歲婦而見姑禮可乎竟先之
任先是郡大旱公散任而雨

徐公文華雖被任人不散愧以私件逆瑾堂成舉赴應官大理丞凡朝廷
大議會議雖未列抗聲制新舉亦愕然唯唯以去獄羅

李璠御史察以淳茂由光祿少卿補知忻州三歲乞休有曰郡縣之職
非備良莖者弗稱茲以淳茂淳茂之名而責其備良莖之政蓋亦

雖矣得諸歸署聯云五斗機時受陰歷三章乞得一自閑

平陽張尚書謂爲諸生時道遇兩人爭趨避避避行如故問之曰前達亦
有而

紫微卿應聯在列曾以勸微特時軍捕成達東過吳門郡守李公同年友
也客有言君建戍委公當有厚贈公絕然曰烏得爲此言吾習此軍有

魏華進解魏去李蘭之視第一戰不得報復斬一無所愛

曹公嘉爲御史上封事御史曰彈者誰耶公平月曰即老先生
劉野亭歸卿不見客歲勸之答曰欲切巧說不習習學半禮拙態不曾操

演
程文純碑爲松江教官直指視學一生于講求致誦其直指嘉嘗慨信常

既出公爲其授格取紙散諸生斥責之

高長史公爲刑曹郎會主事曹公傳某張公時哈掌英公時來張則履氏
紹建舉張公諸于大司范鄭公晚未減成邊役爲資裝機服送之出門

外履氏父子聞而微之出爲某府長史

長則陞公舉初入省垣三日即上疏言京建諸要務及人才學弊國家理
亂大策備而深讀而數日而者以文士侍從生幾失之此實長少之傳

也時張桂並相桂尤驚公成革張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權以爲不早去
必亂天下張入上爲罷張桂而錫桂保傳會唐事者張桂實也嚴

意出楊公遂微初楊而爲張桂鳴不平上乃召張還并選桂所錫保
傳公得枚議而楊公遂不避行事大變矣

要光緒庚子事敗為害人唐開公在度不事言則所親曰
昨陸公淳淳言地方利病又勸其養病繼後為公事激昂以相我乃
懷私嗟不數言思之愧死乃知害人全口吾為陸公所化矣

羅公洪先喪居不廣學羅公備責之曰稱學本為無補獨嫌于喪次夫
既盡于度不若取益于心恐索子者當于北社觀外矣

某會監司破斥之陳孫為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豈不滿意也
監司曰盜知貧家焉得無窮

羅文誠歸養仲子允言獨遺翼得南欽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
不真生平判此謂何乃有是言

羅分宜摘廟文楊升石城堂中懸一畫吳小仙所作月明十里故人來也

楊前舉東橋大聲曰此廟本耳其本甚妙在各鄉使貴家既入唐孫
佳作公曰相刻數年正可開說此輩喧貼可意違去命楊而違之分宜

父子大為沮喪後數日分宜復摘六部諸公諸公聽命如小生教時樂
工各有厚賜是日亦移石城在座蓋以示意于東橋也不一月公為而

料為虞惟初罷

羅文誠量薄清香還京從衆揭分宜分宜稱口伶且夕平明應智才足
辦而南中人往往為傳佳朝君何好亂也公前立應曰相公雖明遠度

之不如此目觀也胡居惟千馬師無尺寸初而賊日夜躍赤子財賦地
不情而中人不得一寓此外何言好亂相公不欲開張為相公聞者

分宜改容無謝而數日攝之

陸太孫為慶辦神與分宜交好從先有四妻至戚對其最親者時文誠領
治海初兵部移文請公執不可分宜為再四請又不可乃索金而夜乘
公公笑曰吾所守禮也公無顧我卒不得請而罷

陸平泉謝慶堂第四十年立刻不數載盡還一官概以病辭開門晏坐焚
香噴茗親執筆持其面初為底者移疾遠致開閣補官分宜頗固官有
定價而歸惟尤重世蕃和公無厚蓄素松陵二百尺公曰本不歡希論

范又實無幾惟公所置謝不往學士張治公之座主也為解于萬乃和
具金幣召公往謝公至門見金幣大得止之利投一博即出竟不歡焉

大起未幾又以魯去為應初召還大宗伯以論事與內閣不合解疾去
公嘗備提解神壽分宜家嘗告服公獨肯分宜日為之及分宜乞官為

續給券以事至爭豆有取色笑公曰無歷制何對等

張文定邦奇初止閣遊與人語脫此無端歸而所學根於于道文詞典則
朴實雖書實百家鉤引宏富而卒以遺為歸平生未嘗稱人之姓而獨

則自稱朱雲見疾言遠色而望之自不可犯未嘗立津涯以忤人而特
自行已自不可虐有古君子之風

斯文傳奉時其繼室夫人年三十比老有司以其族為分宜家奏請撤與
大宗伯吳山執不可華事為言公曰相公是國老夫人再難耶華事海

塞

陸貞山報知華賊時見諸子庭公笑曰死則死矣義不可止也張廉時既
還內閣置公顯于堂日覽閱之曰雖持重中善病恨不能自克耳他日

諸君過英門於公山中終身湖山愛慕幾起潛離山斷而不

休休雖云服事未足多也

公嘗曰為人不可以死生利祿如其心然幾可以於天下大事又曰忠孝

少難兼備言善無足稱矣

王公通中報乞補教讀國子方獻夫上言王通學術純正誠度宜通可補

官徐乃雅友當補過國子朝廷以名重為重不然朕人以不次之官

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授于非分之位使望收而威命應大臣所屬

雖不得聲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和之人得冒先緒而名益高

石公瑞約性成正德末遷修風所長公不遂時好然亦不立異議嘉靖

初八閣展我閣使不妄交與致政歸行李食蔬不滿一舉

海忠介公淳安度曰定稅不使實官得工下具手懸臂初宗憲子還自父

任索賄久不答則懸臂更下傳事下公曰朝人清廉無二分行縣時

令為官不得侈供帳饋食令與眾共食必偽也發錢金數千貯之庫馳

告朝公朝公無以罪也耶懸臂出理盜賊定行即邑所至令長以下賂

行捕伏時往與重輝即縣供辦公上書言邑小民實不足容車馬願

取他道往且言法修不可為小民不可虐懸臂怒然知不可奪茲齊

雲之行公死吳人來食臨作詩事之云此靖臺豈比于忠苦節通國

孤竹清龍隱海天雲鳥星鶴歸事表月三更黃餘行無長物冷落靈

前首葉美與奇人澤不信山翁親見淚如頰

展文靖初科家奉命家人詣吳以候自部歸家人白謂適客公曰無他客

特為諸公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買而理私實公自謂曾始以博其說

之曰若曹無聊可以自娛請勿出門戶得而應之諸僕懷感受命托任

無敢違抗者

許仲船報員才名歲年居居三十年不通一字于政府增紳主南都進門

求見不報謝曰此前輩居居之法不最要也日以持敬自娛所得實文

戲投竹簞中客至取飲沽酒壽八十三

世廟事召諸大臣直西內橫云史斯馬耶景和與為以不諱主理解先

微以金幣賜云許諸臣福及景和景和自強無功懸解願洗心歸唐勿

為革業尸之報上以其捨不祥棄爵去置

王公與齡為進郎展書賀慶有請託公成吃執法不阿二相數報之上

前為書許齡以所與與齡書封進上疑與齡相復削籍公辭謝還寓唯

純確敢事違之却人上馬程去

許給事相卿世宗時連被五六指陳時弊解學巨儒分不給俗遂引疾歸

中外交薦不起湯仕者過之公與與復園園事有書書過宗師書曰

居第首相卿死矣嚴慈見言貽書招之不答自稱書村病叟依父墓而

居後世風山椒水崖失牧行游遊進山僧園復相與與別亦法文書

則野黃機後一書登雲山晚項觀觀辭時目說奇異

陸五臺為進初時御史徐斌得器于分宜一日分宜召飲酒半分宜舉觴

為公公曰請進此觴蘇有請也願相公必贊進于徐御史坐客滿足今

勿言公正色曰憂者若與善言御史實相公之度何所不容奈何面

彼境撫臨之于過江陵初相公以南荒疎僻北入見曰吾昔起廢為兵部郎執政分庭抗禮言詞直無所忌甚言稍侈而坐必遽席言不敢盡不知某果不肖耶抑相公不足前執我耶其假促正言如此

河南劉公自強嘉瑞中戶應天值康革撤蓋步涉滌汴嶺神而而甲子旅士置大爐于堂凡有札札大焚之而太守某以屬官初官封中道文持往公曰彼此衙門不相干涉何文修為釋之去吏固請公自起學之如人語曰尚書職與臺榭婦劉公自強

黃池陳直嘉瑞安未會試某問極故據學之非公獨開聖學之要力辨異議者官托其卷云五策條答俱有忌避之懷適學一策元明日張肥故為正論為各道立一赤幟使主司研問初意為之索然稍沮視昔賢不

對元祐黨人之問者又加一等也其進道詩云孤舟獨立許君去不夢前幾有急難生平陳建備陳方士為建伏怡然事非食人

世廟齊居未幾其執度以人君其善如天命題元公應孝論曰君子之取其居也固曰如天小人之媚其君也亦曰如天又文修燒之華節曰是異日青龍臣族第一執政以為機已惑之文修為降曰言生述所見耳

閣下何遂自居小人而用為媒也後校榜名如京師而卒作執政歸六午而繼謝文是又五年始獲史館公文服極理遺餘行世重人謂子雲

羅既于長沙通達于治公始義之
南權部侍郎黃瑞食汚為御史張寅所劾理奏辭且自言背刺蓋忘報國李行卿院查核尚書某實實有字非同也部院張公瑞正色曰原

其判學之書不遂欲得其言耳今概定已著不能斥逐反擬正人手尚
書然然而瑞亦清議

彭震猷陳初治嚴家故嫁女賢海若數十通史通運歸父見史曰吾以吾
先在嚴為天子進氏第財既數月與夫有善政周于吾耳而數子豐賢

海若來家何耶舉火對史晚之即時其妻被從國中使步至嚴家守門
曰吾欲見太守門者曰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往告有彭某在門門者

入曰得驚起衣冠出迎令史趨入父怒曰吾從國中攝此數十置
不若府門去堂幾何汝獨不能頃刻進步舉手得跪捧入父登堂院澤

其下呼史床曰吾謂太守在此問其疾苦愛惜智識如某私意令乃道
史提海若歸何太守已諸公為我收之史卒相視其教初父自執杖

杖澤度使步去澤陽泣曰父極意為民居三年民大感悅
陶公天賦在初林丁年數歲歸夜所遺之信近其值不得復於京而所死

矣呼其子釋杖以血曰吾不數欺吾心也 公嘗曰學有根而室有基
不實則缺人曰為善則福為惡則禍得之此路而則益南北則益北

天曰要如楊厲其古帝王之心置乎每歲孟子至收救心未嘗不再三
處也
吳大宗伯山嘉瑞中曰當食禮書不見上喜以為大番驚使入海部索寶
表山曰吾雖數歲天子為以奏上怒其責名沽直令奪職去公即舉一
民奔歸第見客者衣角帶而已在部時止都督排嫌之客子曰禮殿不
誠性若柳曾以死為孝其弟某伯不死者何以處之又止曹修德一

足不宜出使又止諸編修不宜越次請行皆正論也

袁孝廉在翰林建康永嘉不避馬出為兵部郎官部中丞永嘉以威儀違警論死永嘉去後改嘉起用翁建寧西提學自歸襄城開府而廣漢事皆建寧為故事公至先令典屬者書曰長將時張牛洲經為撫部不許公竟不見而去

周公怡為吏科彈劾無所避言曰吾雖處清流清中張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裁者以科為案牘上意下賦作同對某云周子被罪下獄手有餘空外有匠日有數人監之客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何辱怨乎曰君罪之也何怨然則樂乎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數難難然則安乎曰安何安曰手有持則恭足有餘則重空外有匠

則不敢以妄知監之者原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餘則度徐有節夫是謂之安

山陰黃公鳴鳳督學南興與陳公選並稱時有陳泰山蕭北斗之強制廷初開辦集始馬之例邑序諸生吳狀求如例納資公正色曰此朝廷典既不學為儒乃由獎賞進乎時廷朴之請以父命為辭公曰子奉養禮手善則歸就過則歸已尔何言之擇也生自蜀起原良父乃解

魏比部雲履除當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造請耶公笑曰我一款復不數步而僅將何之亦不知何門可達請也

馬溪田理為考功主察大臣欲以私密去魏故請為唐龍公呂言曰此三人者皆當今有數人物若錄考之請先考理由是魏克公未登任籍

安尚使問閣中馬理安在其官重外莫如此

汶上具余肅清撫總代嘉靖末年史嘉定見分宜居鎮即移居歸唐而取湖上節度數間海田三項價賤夜食日惟煎鹽一食因得鹽最奉客通投食願某嚴君耳時時行跡一職或語其地公曰吾輩官家居從不用已中夫役又老不能為馬力不能乘輿故騎驢甚便非驢也分宜嚴事收人望起為總憲繼至公方致堂嚴忌僕入白極言不答可

廷香許乃下錄取職示之首領而已

何吉陽建興黃州某生善言陽與江西過家生者衫未滿門者不即為過因散步庭工見壁懸分宜字因索前判題曰椒山已死懶猶補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滿詩畫始知公度即能容為門者投之拂衣去言

陽得詩大慚亟遣之新禮已還

楊外華梁玉峰弟也為南考功郎適當考察時臺而為本司主事多才而故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快旋行公當堂大檢曰本司主事堂姑願多物讓當士一時快其麗王

曹谷坪補縣丞上司過者止一積累代更以同年博之使側室公謝曰群丞則不宜臨空同年則不宜側室代更覺然從之上堂

唐虞唐唐都城趙公自官威熱相與素辭不見公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趨入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公怒罵曰汝輩門犬何知天下事大則氣概乃爾然亦過敏

張公岳楚撫江西當日岳撫他才幹僅用民一錢而刻剝雖耳相見言

治生家漢司據唐信之與與持千金公曰是將託金為卿耶縣百全足矣上賜相書第其關曰是思官治之所司請費公此賄于千金相顧雖少益五百而已為卿之義吾公稱大其銀孔公曰來昔後死時為第一張其他分定公曰念也應智川湖破黑苗楚楚臣當勤誠令漢司出庫是三千金聽其編軍意欲以路其路藏也公取財長州府守曰吾死執其中三十金備後事他無是物也為竟前其資然亦賴工之明以功名終第字謂其子曰履氏播政十年違誓不入一錢而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

唐公應茂與江右關臣有為其子者公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貴士之法是公不廢耳約約私情為用欲為遂行至則夢人以就避處地地墳

楚曰罕墳無就卒無所私

穆公廷和為李張墓表有云公不能容人之私而有容人之量人能生以其所可為而不能廢其所不可為

徐伯臣賦志今年化均已為民陳有今舉故人為寧氏守用子叔相繼公笑曰以我之不能為陶彭澤耶即日臺官歸樂與山水遂從居焉時時

小舟扣舷吟弄以天隨云真自況

吳侍郎傳當同諸御史見是魏州州服官歸諸御史極口贊之有奏雲而觀者公獨無言是問吳子云何對曰僕公從事軍中以公務請家然

然公學以主靜為本誠堂高望遠冲然自得莫與者臥室中庭園如人

莫能亂也學者稱陳山先生

張王屋之象初入都過時世廟方事史修諸臣競以青詞媚過徐文貞素知公才識文為之公曰為我謝相公張生直作青詞者罪文貞不得選得謝之象事同邑秦少說為食舊持公頗疏又數以筆札投公公曰士即一命當以職事自效何能為汝力人遂投却歸

張公象為給諫會考察京官勅奏大學士張季敬以下廿四人張指自辨公曰予言張季敬願有此言不願有此行辨者復願

值封王復川是相為左都持論憲探廣當察公至吏部宣書工部郎賈完宜首無完之吏則履貴漢子神也貴漢子為解公姑疑之執而考諸吏部首點主事史際尚書許公權意難之公曰際叔顧子履氏嘗復問

問不無何以我庶官各初敬點完正為際耳即履氏亦無再求之理尚

書文政服

余在錄端為真定守嚴明得士民心而以簡抗不為上司所喜知吏劉某意欲展之而至境得所獲陳未發封獄持小過皆共役公聞之文笑曰

是時味我不置某稱非夫我意會劉史條王果某地遠河東過其境劉與延升大校得飲宴為樂公移文曰穿晉地唐氏窮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

命有公事地上之散海皆獨自供張之其不無慎民李量移一邑時二

人方坐聽事發陳相顧大駭王即驅傳去劉意大恨然不能害也

衛長公信官言初為諸生時得士陳公師範廟肅然見有士呂某糾足

衛長公信官言初為諸生時得士陳公師範廟肅然見有士呂某糾足

郭介世祿爲江西按察使孫相諸司往賀開門延八公神速呼關者曰相爾誠寡恩奈何郭大縮縮身趨避善利士國者關中門乃入足撫江左獨有事事上諸官名爲祝慶公提諸司往拜祝凱則始爲相言新予也慘然不祥

素未即死猶當以百日俾口寧然也固索巨觥浮白數十椀出新酌既逐江陵破虜旌其原謂虞城有風愾資之虞城巍然不可江陵為之色沮

爲文義辨方爲相時其妻姓殷孟男爲尚賓來往甚疎歲時起居新鄭
買酒使童自雲終日無一語新鄭嘗語夫人曰而姓少我耶夫人曰姑
且如此何有于公以故四處不達及新鄭渡路去園門生故舊咸裹足
匿影孟男持酒相送送之郊新鄭下車懷子臂以爲席輿以爲几對酌
而別曰吾而以爲子少我我亦少子今我愧子矣孟男曰公何言也
夫能不盡于公也者乃能盡于公者也孟男復往至而大司康

萬端肅守禮五期數十年絕不徇他人意嘗有所附麗隆慶初新鄭以藩

卽甚且言事畢李璣不能平百姓建之自元祐六官之長吏要有虐民
 受責論奏時公爲大司空左右侍郎曾請公出鎮公不可曰人之所見
 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强乎居二年新鄭再相德公召用而公
 見其輪忠終不爲附及王大臣事起公與楊太宰周旋于江陵以是漸
 鄙不及于禍人皆振萬公長者 子文定曰公性不喜觀戲嘗院時嘗
 演業之戲公嘗有欲用戲者公曰吾所題內閣所奏奈何自袖手袖手

兄居吳興學中居唐丁丑會元吳第二人則江陵子懋情也公既負國士名江陵得之喜之何而江陵以喪父振攝公全然臨書江陵兄季仲郎勸之奔走復臨書責之路諸人以不能匡正復臨書刻修相國夫子師表奈何弁髦細書而棄之兩修不能答公乃與魏修吳公中賢圖討趙公汝師事工顯請必奉請江陵聞之曰我何負于天下而勸我哉若于是吳吳越二君廷牧公亦罷歸

欲以陵命諸子就解留之解舍有周江陵有素情之舉公上書略言周
諸道諸天子曠世之典相公時不得終喪僕愚以為相國留天子蒼生
幸甚相公去天下萬世幸甚武宗之世民以懷德廟制之猛而穆宗
之寬民行衛矣相公復升執冰履羊懸不格操使漁祖宗以宋法紀精
絕而後振考相公力也今胡馬不馴國無災害兩宮以含不以藏主工
以持不以節持忘奸百司忘權忠貞竭矣初已藏矣名已遠矣豈可
退矣一旦廢禮忽然何以謝先帝慈主工乎四海之內以不肖之心度
相國後言之則曰無不可脫于湖斯虎虎不得不下也深言之則曰難忍
于父何愛于君苟群臣以疑舉羊之心如主上工與群臣疑而合之以
風影之事雖百口無以自別于非禮矣愚恐初喪之壯方寸而惑于深

善不忍以體決也故敢以書惟相國善之江陵不聽公竟自違

趙仁壽應元無變不與江陵會美江陵知之以其與令事未竣遂移步歸
初之除名時王顯甫用為戶部郎上議中故江陵欲建社之滿州刀
解誠職尚書省其勢誠難滿口舉朝過得非奈何過不得舉與
手對曰唐人之傳青果朝過得歸愈過不得宋人之和福果朝過得胡
徐過不得尚書大衡
沈之慶為禮曹新郎為尚書以事攝一主事長屬公建吏白曰沈郎中在
外說道不可新郎竟然召入謝過

金貴才應大獻以道義相父善金龍謝事家居應建州相金貴到金貴
居此出他日西來要照樣一應拜拜無失就等

黃文簡居州少有大名王通廣德之以為必魁天下果舉隆慶成展服
趙公應元以不弔江陵父喪應嘉祥之以為必魁天下果舉隆慶成展服
建迎非體江陵怒公極力左右之又編諸言事入館抄件江陵雖復
為少宗伯夢于尚書校刊并一持有空山一渡恐報寄萬里孤旅祇自
愁之句不解其意旦入部過浙撫為于肅應揚易顧公遂以忠肅易之
復以事立國本乞歸未幾權少宰公辭曰頃焚的日遠在萬里恐馬反
哺近在庭傳臣願為其近者夙夜在公雖于振振流水亦敢易于竭力
臣願為其易者詔起而禮部亦不赴

平章

故大補書云生平所見惟郭以漸與通學趙南星真氣節王震屏死無異
伍素華君公通事多機格撫行本兵以為言公曰通于法之外者大臣之
度拘于法之內者小臣之守

聞林公贈各以實直件江陵外轉遂上言諸羅門人物其之官公答曰僕
賦性迂愚拙度實過者外轉勢固宜然當堂以此處僕以為表為執乎否
乎既不以為能而又不破顯然斥之直以庸庸庸庸為從舍已從人者所
能成敗窮巷居門無車馬高堂孤衣良朋快心暇則與一二弟姪雜
大發其憤憤然自適知我者希則我貴吾得脫肋中之毒獨得他人
之面目哉

至中憲宗監臨御史劉晉至死問官江公案之讓其罪以制封進家貲

笑曰杜文何言公亦笑曰為死卿史為死卿史清誰曰即公也宗數
踰踰歸得成矣

王聖俞餽餅自吏部歸布袍著食居妻妾貴文自給十年聞戶賦書得書
庭之茂如生平有兩言曰人當無飯不忘君父象公必在蒼生新無無
愧

于數時僕行在禮部一日昇朝後至監查列名當事？貴道聞收言欲陞
其君公左達人馳謝曰失朝罪小欺君罪大奈為大臣豈敢以欺自處
可列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當申貴卿而止

萬曆時中燭編編人事相之缺公三益掌河南道有勸往者公曰七人之
繼與三人之興孰重遂往越歸

張真度世傳女子舉鄉試出新城王公象春門忘者大祥則祭春官廷鞠
法司言張生實士為得有此舉只與王進士往來送文字得門生理既
有之公恍言王進士年少我知名出我後若有送文字得門生理便
是無恥之尤寧認國節不能認拜門生也法司大駭坐罰三科

張大祭所望云陸平東云以宗伯引疾歸江陵往送時天寒公舉履耳出
迎而江陵先自去其履耳公曰老夫畏寒却去不得即與江陵相憶為
應各寶藏妙手時北上謁辦公公方謝客手園請一見乃命入書辦公
舉履耳立戶外遙見子即以一手欲持去之手止趨止公熟視手曰如
此却不恭也坐履良久而別命一僕送手出門致謝公之貌雖貴而
禮來素類如此

謝安嘗公恨為感廣展進士時江陵當國人報公無失時公正色叱之
惟曰既敗便何集聘國師而卑諸先生論學新簡往來參打直方之操
益堅以嘉興同知未四十即歸休杜門稱學至老不傳有某令蓋不
稱善公為言特就見時公竟與子參談情以出公曰老不以筋骨為禮
吾兒稱父母正席令因避公曰父母正席子對曰正公曰謂恐父母不
正何以示人雖鄉僻亦有耳目觀瞻未便也與語竟日令謝過願執費
卒為歷史

楚中內監陳奉參馮金憲應京遠而奉召選國中內監梁永參馮無令
新薦廣遠而承召選此二公者併一己之官放為姓之命真正好男子
也

陳南浦按山西以風裁自恃行部洪洞見有揭榜衣負指到者問之御史
于應昌居也公曰應昌按遠來受劫臣指報前御史劉襄所誣五百金
致之死後者徒張陳世實殺人捕人而不知生以脫者應昌也是不可
以為此名明日大會官吏令錫之改題劉襄所召而喪之曰真御史
上虞金公憲進駐詩畫常備保舉京師時郭太宰知其能為使人召之
不赴召者曰人求一見家室而不可得今召子何獨不往公曰吾以應
薦而來今為之而地日得官人將謂以干渴得之竟不往後庶幾解解
人重食乃免難

趙忠毅而星公忠廉直負重責然據有燕趙節快忠狀慷慨之風御史
後進敏時門下已而奔趨權利相背負酒後耳熱數手語罵國為長歌

小詞以戲侮之其人而之刺青公不知也魏廣微父兄自與公厚善
公以通家子富之無少假借廣微以同姓施進致獲席公待之愈峻
莫如謝罪謝罪不可一日踵門請見門者曰就寢矣廣微曰僕我耶
人可謂相公導不可謂也于是恨甚必欲殺公廣微遂且死乃兄公在
茂所賦詩飲酒嗚呼笑微一如平日不以諸君畏禍少有能也
吳公忠進中辦誠獲李力性命之舉與高忠憲歸子結締謝曲往來論
學官而兵部贈禍作高誣諸君子無一免者公獨以冷曹脫于羅織無
熱心數口吾不如望月規自附黨人忌懷焚此時乎遠避勸歸
學當時為諸生時見東林開講慨然曰諸君子招致機學而有意立憲黨
禍將作矣金鉅獲未嘗心許東林而忌時黨蓋甚焉數曰吾性忍人為
偽君子肯與人為真小人乎楊大泓頭上公謂桐城左公曰內無永機
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隨之寸與俸矣乃忌公者將大泓頭出其手故
得禍最烈
熱江是以邊軍下詔徵姚公希孟獨左右之諸前一夕出郭唱和勝苦自
感恩寺送吳天仙港野康僕從為賀誠滿下四十刻乃別迴庠林立不
顧也見諸報日城數日滿時作兵連年時
霍太宰景崇為御史按楚時李經應請以定官換何無庸還以薦部元標
滿公舉以客禮待之曰吾為天下培正氣也趙太宰未至是薦使人梯
肩侍以待公婉拒之曰吾隻自來無庸私寫是入居官署中司為出入
有權一切從違不得違科事肅然

丁學士能學典試以書策問以畫紙是則周皇並舉祇錄序有云諸士勿
謂舉朝紙滿上不如下有所推折以是自奉其道固為皇上陳斯人位
議之持有不淨然以從微進皇帝大懷欣數之死時有密報公者公微
驚曰事死耳死後寧死忘于子獨學之時早知爾又何向利發成後
而是微受之導耶每論皆其官
升參政元無今龍溪里有陳者善松公散袖之携于上官移微主官據公
公曰殺人禍所蓋也知足知止自分文美不受據
南昌與虎督學浙中時中官崔文昇假魏瑞發微督學禮禮忽移微
巡行浙土海崇以下爭先往迎公捧頭不顧曰統督清番謀士風馬牛
不相及吾豈自為虐異乎微益事實未即公名順結交公微拒之時有
治蘇美干文翔者實度子官實據督學分暇諸生公曰雲臣職茶師表
志士羞飲盡泉安用仰制餘饋指以芭豆為我多士邪堅謝不納
安福鄭公德林以少司冠致仕宋生魏瑞生初議起無臣微所為雖金公
林其籍曰序者不書姓名寓者舉獲獨出羞惡之心尚存情君從此中
止入謂公且得罪未幾瑞敗免
貴族而必選為戶部郎時同里倪公嘉慶督理邊餉以實惠作科臣家之
善善報折其乾沒盡殺之而石虎臣戚知其竟其故曰繁微上數會微
公國祥入為司農亦公同里而與公善公同說曰倪君無罪國人知之
奈何望視其竟不為會于程曰項十三司其公獨當為中報耳公遂信
微其瑞報瑞入告上怒知貴國祥懼乃慶其初曰此實意外意也于

是日官事公公惟微曰吾受之命受之服有不刪補以久久願孫諸
公無易始補刪微去公青衣小帽口至署中席幕持扇及履上工書如
公座竟不問

附內臣四人

王岳清介不狎俗王德初劉璽等用事出岳居東廠每難持士氣執法記
真請要門各還職之糾違官走謁岳門岳以正對雖因中傷岳駕言岳
授意凡御等官分論內臣王云請試之諭岳欲林朝官跪奏從否武
宗知言岳果長跪乞宥我宗大怒滿成孝陵行至臨濟賜死舟中
蕭淑祥請開典特重老成應事數朝王德中諸奸壘將誣上行和武宗每
召之間無對非先朝故事多所改正嘉靖中言官文中之最司權

王德中中官橫甚惟呂憲以清謹著聞吾思其嘗所為憲嘗鎮守河南有
獲由先以獻者撫臣送憲約共奏上之憲乃置酒召撫臣飲贈先送酒
撫臣大愕問故憲曰夫貴珍禽異獸以結主歡乃吾輩所為公為方儲
大臣奈何憲之撫臣大恚

孫裕孝皇時嘉靖嘉靖間官病孝皇不得與孝及成呪詛憲誣控于上順
贈職上疑之裕自昭孝皇廟中

心如止水其源平清純之以物提提管聲已之為汨沒替利之為
控 妻妻之為砂礫使佳之為履履于是虛白日長清微日增此豈
水之性然哉夫亦自為聖憲失其澄泓而賢賢者且歸不善于其才
與情既惟志士抱朴守貞雖在濁而不染者衆而獨履或三旬凡
食而不美王侯之請雖單衣百結而不羨凡章之榮百年而視淡
亦堅收瑞亦理昭臺亦傾為堂亦為而炳如白星者惟此一介不取
之第三公不易之名仰先正之芳躅為高山與景行家清介第十二
宋潛漢平居布衣蔬食與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教勸為子孫計曰
富貴貴一家物我此吾所以遺之也

陳陽徐公文著洪武初為御史一中官犯法從家請其父至為居間公方

待朝僕報父至公知必以中官此後彈章上始歸為所見父曰無及已
次早以百錢及華履二為與父歸自傳守無以供養遠送數十里送矣
朝初法嚴遠近以實對進其父曰喻之百錢尚在腰袋懷一在足一
在衣帶工甚佳取兒公而告破令官人各歸官御史三字胡之時同呼
訂御史

方遼志嘗外為絕後家人以飯飯曰古有三月九食孰無儲蓄者翁直獨
無幾相與大笑而已

洪武中安南奉服上遣呂公據往諭之王領貴金及沉香等物公卿之曰
尉陀以區區之楚與天子抗斷是甚禍者也使貴堂金以分諸子是為
利者也王願以尉陀自處而以陸費見待何其愚哉王無以對

吳郡陳致遠歸新建使家之使者潘至其舍令見一僕人扶病徐
市十四載其端問曰此有異當于僕人飯手答曰是也

謝公遠應官大司馬家無異物食無異味室無異味口無少也事親不足
令安居有餘

晉水羅幾仁為編修畢無忌諱上呼為老實羅而不名者其弟復仁
方攝其治歷急呼是阮阮堂上上為賜茶幾乞休上賜以帝衣而還其
福曰性難寬事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收歸曰里

王公應洪武時字寧遠自來徐約一日見其妻無面令微而理之世統理
其家守有餘事坊公命左右具茶給事為茶居間公曰吾謂君以利氏
之輩進而為民耶命撤茶人又呼為撤茶人

張公以軍機清自守所著著然本當禁及則處言奉旨出使謹謹而往不
異其素雖終時有詩云應自惟有陰差施無素都無陰實金

趙公樂善好施度積二城現現者樂其度者公曰昔清獻自攜一碗香羹
取二心機多矣人呼為趙雙碗洪武中

鄒子輔鄉州人以訓導謝輝教子成進士為陝西按察以傳易一紅
福壽之大語曰不才子何確得此不義物污我鄉封還切責之坐致致
父仲承繼之職以聘典文衡圖之公愈怒曰父始子官地何以示坊且

時適吳又切責之

洪武中縣人有為嘉定縣吏者里人以事往縣吏雖自是來和直之吏曰
今上自郡府下及縣首領官皆公廉奉法事亦平心成獲蓋數出

入主請罪然法事既重第公理之斷無枉理里人如教眾獲伸以米二
石饒之吏覺愧而去里人因指吏曰我以卿曲故受屈一斛半我後更
報歸以辱米還里人之母曰此若兒等我處物今以奉還

張公本文宣時應官工部侍郎以事許自攝交趾有政司吏上應使儀之
本方抱權供職仁宗監國由上賜環官署各執銀若干崇賜之惟
本及蕭翰曰鄭嚴窮張嚴無所局也

吾神隨行在禮部侍郎命初下文宣稱呂震曰此朕昔所造就今日得人
用矣果皆投質公一室蕭然了無供具金司冠曰奴婿嘗學而故中耶
少宗伯曹公誠當使安南祭利賂以金珠珍異堅節不受利死朝廷是以

子嗣相繼國事幾命公往諭問吏曰此前即金天使再來矣

薛公均尸應天日惟儲制仁義之皇使人康得之笑曰人官學惟朕典均
吾耳

劉公仁完為御史在官楊文定以疾歸里過華容境使某家問其子大
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汝母安否曰適歸家唐趙去矣乃起編
視家中所有盡滿室見其膝上懷蒲席布被喜曰可憐其御史矣

楊大貴廉推節而書屏其部國辭不允獲辭侍上曰卿子朕勤勞二十
年歲周以此海何用謝公曰兩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在堂
二俸已過分矣我雖如寒士宜能辭學士俸公言辭謝當辭何取

虛名上曰朕欲卿名乃能辭

公自江右道所過不受饒進進者饒縣奉判以示敬楊之意

趙嘉善公學承繼元年進士官大書院庶務兼領百事可做居官中外
五十餘年家無餘貲

王特解贊通古今廉約自持書牘中自為御史至滿省無遺食不厭人
當時為五言集

唐書御史唐羅官歸官其村居有故人按部至郡公知其必來訪無所
得獨園遊于近江而故人特生前導問曰書御史家何在公指示曰前

村是也陶悅既過乃歸具衣冠商客左右曰是江中漁父也出蔬食飯
客言笑終日故人以此數十金為壽不初曰無故而得數十金豈悅情之

為乎次日徒步振鐮不復再見

周公子良正視聞為職方郎苦節自持數割戶產以充官費有千戶五某
以卑視職公愛其材皆之已而王嫌其家人持三百金入酬公願而大

叱服墓于堂因伏地素免乃度去

高世用教為學士歷官二十餘年工任公署備以新制頒舊鐫袍時人謂
高學士鐫工老花

嘉定宣公嗣宗為人溫雅在中書掌制始一日宣宗嘗問以銀錢幾地
令捕賊官格取嗣宗俸諸臣取事除給一文上曰此秀才不愛錢耶以

重賞賜之

新公魏大性廉介初為進士曾權于淮值冬寒舟行患變水極出衣盡濕
得一婢被衣之有司急為製衣不受除侍養衣之乾為漸舊俸資之外
一毫不取四時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五日以來易而一斤多

不難操故舊親通者皆供一飯至厚廉潔雖為累而已聞親喪次日即
行喪屬有未知者徑智由京報備清操愈堅都憲某嘗修視廉府會福

德公獨不赴既而以居喪亦不食

致公九時為監運商賈會臨水登舟有童子戲其旁公曰此水何清也童
子曰未若飲君之清

清田楊公增為吏部郎以公正見知于王忠肅嘗語人口昔楊震以鉅金
名世吾竊慕焉大率茂才而得懷金之人其智識有未盡也鉅金而存

四知之要其庶幾有未盡也

彭文憲時開居無隔容飲食不聞已而聲尤不喜於華先復實費有加而
公處之泊然終歲不一宴會未嘗有音樂于物無所愛惜雖片紙寸

墨未嘗輕謝

陳公茂烈為御史布袍蔽馬身若無官而自製細書之重以母老乞終養
吏部察其資奏改登江教諭以便養公辭職去王世早孤一味清苦

長幼分食以食省禮易衣而衣新及溫飽念先世之艱難但至貧之思
窮民之尤甚又辭月給臘米云古人曰饑貧奉公以為親臣之貧而米

至是而臣亦盡臣國貧加寡數當備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米則消清之
思近頃至情國錄自盡拜受月米心竊不安有言不允彭繼圖營議以
養即中調其磨連二刀如現聞三日往由守口是使野人多澤而口食
也還之一士通彭急要理據其涼海官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
林公鐸守撫州吳興獨稱其清德既自先歸走人嚴弘於方履慎許可對

東客程公手曰公有如蒲居知手客曰楊伯起辭於徐曰公居知

豫州知府人皆稱之至其知是人則雖也坐客以為知言

李文達夫順和陽中第一區乃辦不允遷居日上及來官書落紙文達

急以應滿為難其書曰蒲居以爲要不忘危之意雖位三公不治

田宅不蓄什物蕭然如寒素

景州黃公來自雲南歸年纔四十五春夏間家人急出田作而獨與其妻

操持如作飲食躬負而饒之嘗饒農具于鄰舍鄰舍子敬慕之公曰

此何時也奈何姑汝將自濟之而如田經年不入城入則市童爭指曰

黃公來也

童觀山之樓據官星司空清穆浮朴與趙山等致政歸有積俸五百金觀

山知之夫不樂曰汝此行幾一場寶貴曰大旨生息休有斯色

第一時家居偶留客飯不知此帳也夫人乞歸得置業數升急脫已曰西

夷公雖然不以爲意 顧惟漫散河內尉使歸理地若懸壺客來從歸

家乞火偶著取滿無所得憐而止 郭公滑爲鹽使嘗作地理歸實

無慮銀外氏微塵以居習學林有士應之堂旅長久不能莫若脫而去

實尚書撫書以所毀華廟曰若干故郭公公固辭不受曰官如始前輩

風範不可不知

羅公衡被買長西體操進實令呂升以資食致助之公不受曰食以堂名

非公可得和者

張公隨爲戶部主事極清苦蓋廉儉行至其家見其躬自汲水奉母甚

嘉廉敬堂語上曰是清主事也勿問

劉公樸之事此今首曰哥球一星布公即日封還點書戚之曰守清由以

先前人他非所望于弟也

廖公敏官河南有善政嚴書徒偶出遊是經河內休于建氏見之曰是我

父也公始曰我商人也如誤少馬老少聚觀華旅公羅拜于前執持酒

肴相饗語明日各持禮以贈須臾竟數百石公辭不受氏曰父有德于

我後報無所今幸涉我境願舉饗之公曰我何德能汝德數等不愛我

以德乎所以所贈爲可愛則昔日之爲祇沽者以觀今日之利豈可哉

氏益恩稱公知不可却一少不唐而去

歸安陳公裕性純和應令縣視民如子爲方伯家食會戚族饋餽不能經

人誦其水清名聲云

周中丞廷初第時與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爲共祖一馬竟乘出

入一日公先入四馬馳曾未及至而司冠已爲鼓升堂矣視座中不見

曾詢其政公具以實對司冠大詫曰今廷士俱義馬耶于觀政時一童

攜冠服徒步至門服之而入今士風遂至此耶馬之工駭焉于豈知魏

人得一第聯署潘使無所不至哉

金公九臬爲定縣令居官十年妻子不克兼養病且革有富家求釋罪以

千金爲謝公不可解守自坐榻前撫之曰爲妻子養瘡計可也公曰我

終不圖還世我後而雙卧不獲相守歎息而去

衡公岳知廉陽同廉蒲時會飲食將闌然公內子列布而已既罷頗不樂

公曰法使何處曰首府公曰既受首府又受嚴辦其天下事可奈何

楊公繼嘗守嘉興去鄉日張學進之曰楊伯起請寄書問誰有金可卻公

猶解袖中無幾數及門者

公喜為舉劾別駕行部泰州賦戶獲金于几簞而舉之進去乃付州府

夫人東歸復過其地吏取以獻夫人亦卻之

顧公喜為恩惠同知清介絕俗人不數千未嘗受一錢之饒晚年家居指

親友亦不留宿雖數十里寧便輒而歸

東公祥為杭州守進官抵蘇一筵架乃署中物也諸夫人見之令人持還

慈溪孫公愚以應天戶政改家居法事甚清每食菜羹而已一日偶市肉

一斤為羹以進諸僕環已公感其為之恨矣

成化時山東李公綱居官廉介為僕少時述遺盜發其篋貯政之問知為

公曰李少卿耶是無幾不敵道而去

金于歸居子曰毛公生無故死亦趣爾真志生也生不愛死死不受

聘真廉士也余文之不數諸僕之無藥亦小人中君子也

吳文定嘗語人嘗謂公綱微然曰我何以當此性遠日漸解其五

李制大廉實公綱用當道志之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處此甚要復何

既解會游湖廣輩時中喜歸道東甘列寺僧環數竟幽之公受其一

以拒衆衆師之曰無過事也鄉人相謂曰原博狀元及第至今惟見一

竟水入門耳

河南張公裕為大宗伯嘗曰吾身自歸必經王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

每持神寶油香自入位未嘗買油故每過張而張必行異饗之也

歲軍令李公文祥建康方監司饋遺悉謝却之人以孟子宋薛食金為言

公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寧適中不敢自欺也

童公幹性寡合不妄取于俗而京家人衣食時不給惟三原王公饒以米

錢民食既否王尚書供其介不致就饒饒有持幣求文者謂曰童公

文勝于今人薄往求之至則問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資

對遂却而不納

三原王公饒撫書而不等接僕惟竹筥一竹食簞一服無羅綺日吟惟

一斤且屠二塊菜一匙醬醋薪水皆取王家結成史無所供其書亦云

疎懶僕役得恐微子民嗔怒是以不恤度老寡自來意在澤已奉

公宜自縱人境事出人皆錄補獎香禮之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

公只如實士歸一舉而已有司尋遂無視知之公為文書署于門口

宰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和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

違一時而然後嘉瑞中縣公嶼分潘縣州署門去寬一分民愛一分見

裕見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難欺更卒

堂公處為河南方伯一縣令蓋蓋不虧體甚乃以白金為賜饋之廉子以

徐公曰我然之曰然而不然也公曰不貳則還之次日謂今日汝獨不

藏書出之以易然者今後無復買矣

何公舉明以中書省實南諸事聞公名隨進陳序有然內使者尤厚

甚公聖辭之內使無然數日後年方少所見如此吾遂進賄貨寧不愧

哉遂自解去

趙司成永約魯文恪卿就李西涯書各持二帕魯公索帕不得置無他物

會吳中鮑魚食過平英即持以往西歷京魚沽酒即事偕和茲故而茲

吳法齋藏守廬州王南斌定守蘇州以公持會於鎮江吳呂王為金山之

海製酒一瓶來數舍肉斤許藏一乘而已王視之笑曰具止是耶曰吾

兩人自足用多其何為去卿從買舟治具盡歡竟日而罷

劉象山為廣東方伯時官庫有羨銀一項不上庫簿則可取用蓋吏以白

公既吟久之忽曰劉大是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還此一事況吟許多

時非大文人也命人入庫作正支銷毫無所取

李西涯嘗謂門人為與化守職而伯曰為客公公曰南以樂輸國可但

多怕奈何庶幾取息而歸其物散仕履場還書戲過後荒堂出金尼

鵝公公指曰還華亦有此器聯場有鵝色自是不復用公仕書五十

餘年納辦十有八年卒之日不難獲門人故吏饋食以羹黃然四壁

不足當費漢介漢第一軍會之費

江特即景臨書為客投一難而客不至時正暑熱遂應之升中至之書花

索歸因為海日歷年不請客居文伯七日尚懸紙証意嘆居海房煥嘉

與人仕制使先正德德真可師也

劉清惠麟尚書里居常衣白布冠戴烏紗巾徒步過友人趙公守家後

而某爭改至見其朴野頗易之公適思一得而退主人遂客入參政同

還客為報曰南理公也參政大新

清惠守昭興轉被度款為巡理所廢去之日郡人爭致贈公曰吾治不逮

昔劉最索一幾之惠卿既去起人肖像與寵並祀謂之小劉祠

歸德潘公懷官少司空場草舍飯蔬意恬如也郡有河患因居子鄉海夜

掠之有樂戲升一戲夜爾盜驚嘆曰首曰使店官官若公家單為執亂

郭公曰適有酒可飲手盜得群飲而去

郭智王公信不營私度曰儉足以死之復不以修葺子孫者後所遺也

劉忠堂既謝政巡理官議以事還官使速發簡其書惟休給土十餘金公

以與之官校嚴律不納

朱海簡雲少兩清節躬親政提督顧增開其名撤府署之公不愛微仕

至端嘉居官衙門廳廊如寺居家土室石門徑向於素時號長壽御史

奉就館公臥衣冠枕簟養生僅足以為清也為浙潘見和書其贊曰清

如水雖劉成公平曠之曰如水清微德信

蘇軾謫居時政故書見清四齋書目人懷書印之足跡而廣日

周唐餘蘇升而已他供應一無所取此送進蘇蘇率故主僕何應春蘇

曰蘇見蘇卿文雖事也蘇事兄蘇及居貴顯富貴常能傲然居十

外四十餘年會法與公惟賢城惡不避時譽不拒近功主無良子為城

行初蘇子願影卿人排嫌之清吏清而進去職之進退適于清吏蘇

然室一僕卿六

仁和五公卿為山西提學歸冬大雪僅卧不歸出門戶無雪之日吾求無

愧乎心耳雖就家無不樂也

蔡公得為南宗伯取予不有有草事今其門人也以書布書之公不受書

某封藏上云古之為令提學植泰今之為令藏布冷花吾無用此怪服

也

黃公量以勅以謝被除名歸而杜門者近家實或日中未舉火餐米歸

家情不有書書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十年惟立自行道千載不

朽蓋以此易後與陳公茂烈俱首曰人一時病為電清

李進海重為江右臬刻去任不持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環在任所製也

公知之取投諸水歸里數載偶見其僕卧內床一具問是官下物立命

毀棄原任乃已 蘇進海晚公門生也官南曹故有所懷懷其方展進

是不敢當今內子製一布鞋袖至公所不敢出公語之乃曰門生婦自

製一布鞋故奉老師耳公乃笑而受之

陳文恪隱四香姚仕宦而清貧如寒賤者三人朝中承奉奉宋中丞見胡

太僕卿魏江三座並不無也

學則為公地事使重火二鎮守臣以百金為贈公知之守臣曰此則也公

笑曰以千金為贈不可可乎

蘇軾劉公卿為大司農與劉同鄉理與會無厭廉價促客言欲足以奉

生遇劉傷生會則亦欲故言古語也古人戒多欲以飽滿也理深却之

嘗有人提玉帶過公當門問何由以至其人竟頓避去曰我謂是吏

部劉宅乃戶部劉宅耶

陶公述唐官清介所親謂之曰人皆欲富惡官而公獨異何也公曰吾何

以異于人但生平面度大薄于院大飲門吏在旁吾愧之不能言耳

顧英玉陳武康南庭政擇一通故有職者顧開張以推公一日上注目

久之曰汝官船官那公頃首上福侍臣曰甚矣利可着先流官遂清

歸至京及蘇歸素蕭然所夕不給膳街一小樓區區家私訓童童以自

給鄰家二老人舊酒徒也亦召之共飲沽酒三人相對盡三四碗作酒

態持以見志

景伯時時居官清約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眠處理雖行旁觀者若不

能堪公自若矣蘇魏公唐和益以則公知之歸所益知讓之曰吾雖貧

何相讓也

蘇軾江丁內蘇歸魏魏家店一日未敢莫不問諸士夫惟約甚度四五

人各持一星市三粒酒醴及香棗而已祭文亦稱獨至而起早取衣祇

書之祭畢主人沽饌飲蘇軾江出歸曰不得陪諸公堂進去前舉其

如此

武寧知州位例領指外開江西劉景元職以傳撫使交而時交人在古嶺
候候向原離其行公嚴然就道指二樓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夫寓曰
普天使帝統臨海福祿祥寶重與公重天一人耶何爾遜也奉之甚
恭至卸領詔明日早畢即行王意寓候道信厚公一不顧復使侍臣要
干路期必致之公復書示以初入門時口咫尺夫威聲肅靜寸心端不
愧若若歸裝若有開而物一位開神時百族交人歡懷遠勝臣入謝表
有吏臣清白之語

吳居澤兄為大司馬歸寶用之紀書言香煙六鎮錢浪沒罪為富翁易其
無思多財則多田多田則多僕故貴松懸處且百出之甚厚

居之甚善余雖相實然者事少事吳與左勝耳

度履渠為南榮酒特日罷歸行囊無江南一物因自笑曰人寸金榮酒我
金若冰矣

翠公材為廣東左方伯旦夕皆飯堂上情以青菜蔬冬瓜蘿蔔惟一味所
厭園慣用漸甚最下者菜蔬亦漸補惟而補鮮潔羅官復門庭蕭然
同時督商使于山亦富官歸同在武定橋南北相約而居于山道接香
廣西盧會親友某門中人稱之曰督商富學簡院
羅文懿公使歸藩世子迎候俱用重曹公一切謝弗納正使恭順侯以公
故亦弗納工已恭使初之候接公初狀曰微公吾幾中法公曰吾不知
也恭恭所待違害如是乎

金福王蒙軍學處仁厚教朴官四十年盡著著然子孫每見必服膺永

是以布衣乃入一日少孫以公者說未竟夜入見公撫摩膝永開曰
汝衣為何以贈妙對公大駭賜妙乃收官帽與法祖母裝皆用之何乃
作戲戲服公自入仕無端妙服也年九十四受隆其的制存同年製

公莊簡
祥符數公解令文安引年歸養素著無至無以代步氏舉留不得因相率
市一馬撫騎以歸公既至汴即遣馬通父老歡其以為近代未有

毛少保嘗為其里人白冤事里人擬以數百金公謝曰我知公寬公不知
我操手卿之

王公恩德應官奉藩所至以清正聞清者歸家友服受事致贈凡六百金

公固不受卒子通奉是之家封公良仍亦不受曰吾子昔有藏言善
即老奈何復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今持歸曰為我謝諸大人老父老

且死海外無難報也 馮元凱曰山陰王公清其父叔之情也無子自
官歸必留其室無盡食則泰山東事公自嚴司理松郡父儒官名未至

新與佳公他出爾其外裝便月俸一二較始然然進食三公清地地
內所罕見乃其父亦義方哉

幾公同定為某州太守水廉自持不妄取一文移疾歸父堂有經之唐蘭

唐度不勝報則托官指道避月不返
楊公博為政方時大司馬張贈會星好實而公布絕貪門地如楊時有

王王文選領門不須心楊處方領四不須門之語

澤水正臺會以貴屬官當而阿延州守攝二童往清苦自甘竟以失工官

命誅諸將任日宣臺無升貴序文以幾數十金是公化日吾三年惟

飲此地一勾水世得或竟却之既出境旋宿進旅適有州人致仕歸者

履至齋堂喜甚王曰吾世不期見此表旋地所有二童持送之出境見

其使步而歸行遠為之歎息

唐海內縣為南戶部以前官誼族補知某州地口不言清無澤然缺亮

無紅日周所需悉自買辦里役公費十歲共九幾松平心易氣必使盡

言有罪多從末減片紙不罪違府以母老乞歸改苦食淡一如捕生時

陳公員獲為國東行縣至南滿其處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器執手四

敬白酒一盞飲之意為如也陳公每對府縣官通笑為人守令蓋國有

所積意故却之一日指陳公愛色曰兄請我耶陳公曰豈敢請兄第欲

播揚清德耳

唐劉川杜檢素自地無嫌推處與弟冬不燒炭不扇炭衣一布月實一肉

婦唐陳漢不談風雨時往來鄉鄰東小舟低頭盤膝見者不知為貴人

即道渡海不報之家中時惟一飯門冬則如草以為溫有老疾見之泣

下為市一床而終身無辱而得門生子弟從公游處不堪其苦而公獨

安之曰不知是何以能除彼恨

九江陳公思為某州司訓簡外授應實任自然不揚家香不尚華靡飲衣

革履列于門後彰顯之中事不介意諸生入學稱康及廣第之饒不脫

多寡有貧乏者視之皆學雖鄰凡事與同儕相形共致辱之即日入

告致仕問其故但言年老疾作絕不言政事某州守范公矜尚升之歸

范某州守查其員下者未及獲傳及諸生來請范平允為贈處范臨既

至則已渡展而歸行矣乃移文遣人會送原籍止收未及唐來齊備正

銀其外亮無所受亦奉報曰文付原籍奉回今之官人也

范某分會而蒙軍以華賈者俱不受役名用紅刺者亦以為修辭而專

以貴缺三十斤入質出袖中公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數日置酒酬

謝惟數四孟市餅一盤酒數行而已世宗惡公之體使通者現其往

來惟見日騎一羣馬一踰前控騎自長安街國入朝房中無他交游

寫却即起一木榻所惟傳米一僕拾馬送給餐不與驢馬門外寂然

陳公接為光祿卿寺卿馬役僕既得府中官勢益張初以府雖博索無厭

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繼而獨密檢度虧損失心臣是時薄正執召役絕

司禮兩膳之概遣太監取清當日之為錄人藏省銀十餘萬總理河道

所司據請盡清漢大公款之曰中原為南北咽喉而徐州據後處出脈

大五萬八千有奇洪災等復又處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糧大

國極矣可重國乎力正之河亦以治公任滿去有美金萬兩悉以奉代

者終不言

潘家莊據按察廣東有縣令黃某懷百金謁魏公曰與戶處及期而不見

信是吾不德也潘某尸罪以彰已廉吾亦不為尸所制去

某部守劉公瑞王直廉介典直指不協舊制所望惟視老人日還府百錢

供堂食實直指以此按之公昇一廳入院則錢封矣在神藏宛然直指

大新服

蘇江新原一應廉能仁厚出自性派知某州多惠政陞州曹以俸銀十金令州民趨修船北上既畢工機畢登舟見其婦治裝好器物備具知所費適當婦之則用過二十金矣乃取六金并扇三十柄墨三斤呂錫與之婦不敢受公悅之翌日受通而安人謂曰既知多同十金即當備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勞可也何斯此耶公欣然曰錫之錫意不敬受公恕曰是使我不如一婦人耶錫乃受之

華亭為大宗伯時同邑推公承惠亦以大宗伯掌度二公對卷而起徐公省促如雲穆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間然無人指僕竊語曰同為兩書他官事為益門我家兒亦不至我輩何望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

往留我一人在此教兒自去

何公為新初擇福泰使淮西舉全國振書師其封公贈以白金文贈公即之藏曰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公曰子若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某致之則不可在同時與市舶內臣死節守者分其寶道立司公獨不受強之受而輸于公婦

李文節以清節受知一日為建公候之饒以松布二疋華二袖公受華卻

布明日以二金饋建公曰子衡素清分俸相贈耳

曹田都公應聘國府時有贈藥種者袖十斤曰知公不愛金華款以清物

貴公曰此亦凡物然貪者多矣奈何以香博美耶

四川蘇公祖海為廉問今廉陵一介不取取一日公適生剛問有布衣走

人一童子執刺隨之傳稱而入公起迎老人坐工廉拜伏恭恭起立于側老人乃公舅也曰吾商舶便過此舉公為我來廉陵政事有不善則平扶此刺乃舉公所授今能如此可矣汝其美哉陳撫稱弟後得舉公知之反以我為難也言畢拂衣去公多行送之舟老人留與飯曰此歲力治者非民間社取物易食之公歸著益廉廉第其方之訓亦古今所少也

崇禎中前後兩京先皆劉公前劉公京師人豪華好客姬侍滿前自奉甚侈日費十餘金繼之為劉公一屬河南人年月市肉一斤平日買辦止豆腐數塊青菜慈慈各一束耳然日必市茶紙四文以餉諸婢也諸婢後言前任劉公一二日之費足供此公一歲有餘矣

張清惠理少孤嘗嘗與某刺史之孫就學外塾暇輒自給不足則忍飢往還不報就人一飯蓋介時其天性也督學東學政不肯作逆賢生詞上梁文拂衣歸囊中無粍米一物投從里中漁食某某研米無稗有三家村學究所不能甘者公喜如也某中為南京北直處履歷惟方黎氏懷之將總北憲卒于長安某年時有暇篋二一門生聞櫛示之負篋數件橫陳數金而已曰非以示清恐子為我某事抱不白之疑也安然而逝

附內臣一人

世廟時太監某清苦無重厚藏華既勤以書史自隨物然有儲者風所獲之地事民被澤文臣之守土者反得之不取食量日疎

人國有才不能能者如鷹為之下既不能老如老鷹之上登能者一往其奮如九月之霜鷹而不能者才其衰如十月之凍鷹能者雖決如左巖右盼如屬路雖而解亂能不能者豈能破城前蹤後定如處別銀而固萬勝才其居雖能而日不我知也何事不勝而一旦見疑所集變故急來者日則有腹則無不寒而寒不暑而暑然後知福禍之不足信而禍辱之不足憑有能者為山立川無不震不腐而來日自然無不覆蓋承所謂豪傑之士無待而與者與

第十卷

洪武初出軍反食華殺守將胡大海孫克等衛指揮州縣孫繼祖應之將士懼無所播會劉青四至迎入城公一少定之隨撤金處為縣治以開

守邊同平章郭榮諸軍克復諸城

青田夏清閣朝熙與福定參政范呂大合范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成滿城城中僅足自守章公溫召舊部義兵使使要害川水師為屯勢相聯路到令時郭榮即龍泉縣治亦項後未城賊不敢犯公長子存道以元帥茂補城及是命存道提兵而監御處城望鎮之遠定

時初提建東都引以馬當當為指揮使時元瑞王各屯兵逐戰射賊間而收本時納哈出者來寇全州為守軍所敗沿河道阻策其必趨還當島乃自島直竄觀寨十餘里量水為城隨打散沙中船馬奔伏而待命老弱棄城望西山以脫旗為信舍出兵至阻候其逸擊砲軍旗發伏兵石交下皆出當皇北奔趨還雲遊水湖為營斬入第道大潰哈出僅

以勇克

薛公得洪武初唐河由蓋降夜半賊來相推公奮之曰汝眾良民也兵亂當聚情不得已今聖天子出於當當守家業無累累擊汝眾百千人不應却得平石我新部不下十餘萬待曉環兵是相持何以存眾服其言而散

靖難師南下有宋參軍者視微公銘曰濟南天下之中今北師南去其留守北平老弱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微師所難堅守者多公能出奇兵險行救急定南師將潰進者稍撤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圖義而起者署都統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其家必散歸徐沖間景輒就募撤諸守臣倡集忠義館於北平休養士為遊其至而擊之破腹背受敵大獲旦夕平其公不能用

張公惟今江陵時經父壯大嘗過總督日哺臥大牆及軍數百公即令臣以方澤桑去平脚舉兵中實以飛錫又取馬槽千餘即取各戶婦人針工以婦者縫成槽口綴以繩用水桶張其四脚頃刻而解

文皇時英下有宋某者有小而健善手棒以便捷取勝時人目為小虎遠外間進長人口海處者力絕始始善制之者或以小虎為今角者工臨觀為海處自長蒲文聲鳴如鐘仗下皆辟易顧小虎默然耳海處前提其臂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俾作刀嘆出不要提其臂其力棒之海處不勝痛仆地為小虎奉獻死工喜厚賞之

黃公童承繼中將浙直時英江之平望八尺多道公服民私重其為家

商賈是客以及水師之望日賡有反跡者捕之悉揚其罪曾巡簡司弓手也

文皇北征命侍郎段遼督御道以道遠車數民疲憊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雙每天一人運米一石此道被劫則殺米民以不固食亦危矣

平江伯陳瑄築壘之勳功永樂初盡董北京海濱百萬足金戶兌灣城天津衛築其萬人成守華淮楊海境八百里厚蒙海道派會通河通而北御道與清江浦以避淮險抗倭真水州洪澤縣徐州呂梁洪萊刁陽南旺湖境關白塔河通江華高郵湖境自淮至臨清是開四十七建淮徐淮通倉以便轉輸置倉卒導舟楫舟便行者公微嘗經理善任使

均勞逸故亮不取千下收結為此永利

嚴公通按司署王驥督出入借用由簿一日通臺公突使人收之至氣沮潘某捕由簿不當屬有司即王聞王至不測營何公曰易耳宜答捕王但謂黃屋左顧故至元皇帝廟中物今獲還之耳從之乃得解王亦自歎

宣德間山公雲錦廣西時鎮鎮威服不常公率兵往討一賊寇之賊退保山鎮山賊險峻而草木叢密賊以木柱于藤壘石其上置軍至與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公旋率衆大半半角而進之賊盡斷藤比別木石皆盡賊據登山是賊破也

戶部主事王良時建寧道有賊某有新募才文皇知其名委督師口北賊

服上下其詞與師衆相逆賊有邪意懼其爭者不能及也

東藩大賓明敏有學斷才中官有事來問下議必問東藩先生在否凡議事無不當而稱然其執古以斷不可行來稱一言定之灼然可行而無礙每執物文武大臣當據重責自英國而下僕隸兩端先生面揚其未決者東藩一問而決衆以為片言折獄之才

周文憲初撫江南值蘇杭大飢公知江浙江右大飢令人募數千金出至其地既抑食而不擇且始言吳中積蓄高由是捕大賈爭販米投吳中賑集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以賑民而收其米米價驟減捕大賈悔其難既不能而適遠又不能自還于是官為收糶以資庠而糶斗酒糶之捕實獲然而去

周伯器居吳中以教授為業正統中周益作金尚書號其徒伯器族王齊門水次自薦唱口嘉興僑人周鼎願知力軍前而書壯之謂曰既趨武事難仍儒服伯器亟易短衣戴帽束腰而赴高書帥之凡後前合周文憲曾令製焉

宣廟時北京宮殿當煇增計周半摩萬餘斤達官會知屬南直應撫周公忱神機時公以議事至京適諸室知使諸公建為公曰第行自若處重京奉京庫所貯皮張處久朽腐擗出以舊摩而治張數張納以新易舊庶乎而便

言要張張後等而微生使張服所應成由候進再行到學舍待數大肩小與人無知者師生既喜便個園門孤之張文不必充處成張題數句

隨聞是決之此猶生猶在堂而業已發也

真官童者得使也正統中使唐被官聞其家丁也先為求見王皇因焉

也先言吾中國為君者莫失一居復立一居執之何為時也先尚未

與王皇相見不知其體官童曰爾每曾來朝受賜爾亦臣也其可為君

主權也先見乃行五拜折腰復退席之先以奉還其休問官童童曰

為有為君者為朝得者朝之則其其請但始云僕還中國以禮聘之可

也又還朝士數人獲知之日留作他日提標也先益加敬禮遂也先

毒其味而致其死

真官童歸自也先營欲期攻機急石才謀于景皇請釋官童今以討逆之

上役其言召撫事營童乃送一驢載帳帽手侍衛而直入道營營中得

之以送王者童乃為番指曰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市因受之執我

何為唐因問城中情狀童曰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因不言我國中國已

有敵召四方兵至某日潛至尔地勒老營而守此何為唐開始有逆志

然後才以大為擊之因遂解

大同縣免莊本北唐入貢正路唐化開唐使有稅他道入者王因守臣之

委郭之時姚文獻為宗伯委請從軍賞賜一旗號號後有後字文獻令

通事諭旨云敕事遣北使臣入貢候從正路入境則是有大庭宴相待

今尔從小路來戰非違北朝自故正然他處使臣相待耳使不復有言

人以為得取真之體

唐公為知史時直門下彈劾有美人來朝偏小朕不赴公奏去有美人

病伏不起若欲求而不能才僕扶出矣誠以國人謂無大難

糧公同知通州順上官徽蘭校操場操度數日茫無緒次有老翁獻計請

用并字法言托知去公命命當地作并字堆盤凡區區高廣相等止稱其

一而餘八者急定不三日操無遺數

趙公靖奉命遣一武臣歸國之簡其身得大珠一顆持以獻操屬方驍得

公徐曰安得有此大珠必偽也命抱牌始以上聞

流化時中使如斯所至縣守令置丹中得路始釋楊公處令丹徒知之還

善此水者二人今善者老冠冠先馳以迎中使楊曰今安在汝數未揭

我即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逃去公徐至詰曰聞公職二人

溺死江中今賀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不敢復恣

難聞前臺為廣西監司受微勾當港桂諸強人頗而數性靜則政伏如

既說說操不異死公知其然陰遣間理有盜衣商人風拉桂所無實

易雖不疑也來和盜寶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何人然見其方治政具

數百口此月以破大庫者臨降則已不降則用之立頒靜權懼曰喜

魯即日降

謝公奉持江西時有客招及中書御史張敏其封權以答公公靖案中

官制之明日偽為封藏蓋封于微會問令即奉持以付已得不知而

殿之積數指節以蓋封道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故郵卒謝罪中官

反為藏罪笑而罷

陶公善為廣東某縣縣御史歸廉下台索驢年百頭限三日具奏條官

不敷應公謝任之三月及同官吏責其委公而不以累公等乃轉讓門去一年制五十食有人以一年至即與五十金明日牛車集公過取首領死使者路銀五千兩曰此葬公命也如期而散葬公太極實

處起程御膳院聚眾且嚴萬江關屬邑官被焚掠大兵征之得獲日受而並不與知史林處適令得張公欲往公請其從史大數置直抵

張豐關公名不敷史公開示禍福衆心如有泣者屠數日賊首焚臺事公陳兵御出所珍玩值千金爲壽公取珍玩時之而處其食曰若

學方爲展生實愧實何爲金可以買千寶四君爲衣食我何須此賊相顧喜公指兵衛曰其能曰陳此何爲揮之數爲留一月矣望墮降獲其

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數建之爲之條畫耕田築室各有寧宇日其民

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語諸司曰與師十萬不如張令一符

廣南廣州總兵郭公大通以吏員起家廣而有胆智會測壘敵初使建往公使身直入諸壘以刀加頸欲降之公不爲屈而蓋益厲切益憤慨諸

壘不敢害地之出公不肯出必說令降服以郭民權建已乃出卒服諸壘獲慶同知

李雲時以孔儒爲四川知府湖廣李平紀城公雅性曉三日郭兵盡已調登軍機城守公曰孤城中虛無支幾日乎吾當備行衛以朝此焉厥度

自解早來陳雖不降門庶幾以爲自毀也但見一官人來馬出二年控

之而已既進門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且自謂壘者新官不食壘我賊

雖不測始導以行進入林著願二年已過矣賊控馬入山矣海探而禁

年謝者量寬公時疏求赦問之番士人赴郭故爲繼進去者已入洞

露刀出迎公坐其幕立處中顧賊曰我乃尔父母官當以康來爾等

來參見賊取瑞置中公呼前衆不覺相顧而遁賊讓同公姓曰我孔

太守也賊曰聖人先釋郭公曰然衆當釋拜公曰我知若當寬民

進于航家聚此賊死耳諸官不知如以兵相加欲動炮汝今我奉朝庭

命來此作汝父母官視汝等爾子孫若能從我當寬汝等送我歸府我

以衆事爾爾爾後無復如汝若不從可殺我獲有官軍來汝自當之

衆縛釋拜服公曰我餘兵可食我衆數千馬爲奉飯以還公飽食之賊

皆驚服曰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地中處投床辱公

徐安覆明旦賊復進食曰吾今歸其汝等能從我則衆奉手賊曰然控

馬還其林公顧曰此秀才好人汝能知明可釋之與吾同進賊即解縛

釋之公按輿出岷數十戰將而隨海暴及城城中史登城見之以爲太

官死引賊衆也事聞故公官但聞門番有處分察益疑推公笑指賊

尔等勿入城吾當日乃出城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取衆事從城上掛

與之賊解謝而去其任不復出

當兩處有兵四萬六起金沙江界地十里積二十年推不受撫孝廟

重賜其親公時諸令往撫建官從容被留不報制以郭公請往抵金馬

衆強之公曰吾受國恩報稱且在此可也雖半徑前不顧重險處新到

使步挽繩以登羅金沙二舍手爲鐵索持往矣人驚曰中國官亦敢

至此乎即發兵與摩馬數萬來長舉動皆露刀服之衆責者出斬

清遠公曰亦為國難保乃指示曰明日漢江散復官者新惡六見
徽心知又聞其出決即遣酋長數輩奉總令且備供其卿之乃來官如
持其與海大略先報其勢次仲其完然報責其罪惡六等皆俯伏泣下
諸將便地受旗而還并前所留遺使悉還歸

劉忠宣公將時以戶侍往北邊整理報革而官周備口北邊報革平屬
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須委曲計之公曰處天下事以
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頃至彼國之既至召見上父老曰夕
議兒得其善願一日楊特遣衛云某書說報若干石五石增價若干封
所內外客商官民之家但願告報者米十石草百束俱准報中貴子弟
不禁不兩月倉場有餘蓄蓋往時報買必報千石草萬束乃准中貴子

弟願買軍民報革陸續運至貴貴入官今報革之家得自往報中貴人
即欲報無處得倉有餘報民有餘財軍民而利數十年所僅見也
弘正間胡永清世掌有時略按察江西時地方盜起方議勦軍官來謁進
公他出乃見其知子繼繼曰兵素不習豈能見我父義軍官報報乃
指亦進進融舍之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聞兵大驚之顧軍官不辨此
指之以實對繼知不善讀書公以為愚至是數日各有子不自知手自
是為學繼知從繼方略公十不失五繼十不失一也公上疏乞以禮法
裁制軍三繼繼曰雖入此重福不聽累下獄繼聞念父為先公母獨不
哭曰此子在當報明氏滅矣

奉陵復土朝進天南見海時為數戶却即展嘆言自歸河進天南山某

近且要視之者費萬計 為唐周王嚴吳時軍大入入關長安門以內
御道實不實國太楊事得時為工部郎補以主度之者每為二事雖相
異

張公應鑾知州直隸宋南更所造即邑周執煙天役千人倘滿月有
凍餒死者公命解縣輸御間以一矢就十短比寬度應境煙往監節度
還地都

張公曰輪為當州報官江彬從駕而來估寵橫索計資機公召父老并
民間壯士格之境上而入釋因徒呼乞弓以見石桂之其雲馳告辦公
亦即上言御史臺言狀御史即行部抵雲湖公曰事急矣彬且以地狀
運公子即乃命公登御史舟先登而自以小舟尾之已而彬雲果獲賊

御史舟御史親自出示令急捕賊舟者陰令暇之于是諸雲急流漸乃
捕獲

姚應賊亂用兵應年費以百萬計吳越臣廷舉來為雲南制使出尋運謀
多所新獲乘勝之賊先出諭者以解散反為賊得事之入巢知以
求撫公如前責諭詢已無從久之吳得賊中要領陰結其黨令執首長
自贖公既出獲入一賊平之

留公為撫守杭州以嚴治無時中貴畢吳廷漢雲也自江西來為鎮守使
虎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通謀狀由監司防之未
幾其謀市中人覷大延境二千餘家公因以為樂閉門不出傳報

諸衙門毋放火燭數日潦然真諭應之監司召公定計先招兵伏其

門外公入幕府曰知府以我及手對曰昨散然也但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歸不由國令左右親監司僕入即自堂上執其手與揚今遺諸無籍之人以釋其疑其倉卒不得已呼其妻出則民共奮執而付之徽公與妻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曰此何為者妻無以應乃囑留之工閨警其入求伏降

伍公文定與逆漳江中陳氏與忽出一文牌書家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遽遁大潰

武宗親征臺而賊已平矣時帝幸大馬司馬制正行在舟百官著此徽公率先以朝服入江躬危駕出入扶違軍容偉然壯士公先趨候兒門手為與帝密抄小一日某演武場問比中有曉門者否可與我軍

相角耶公曰未及來也即以微與與夫荷旗之遊第一身門皆負射大驚

逆漳既擒因于斯方武皇駐蹕南都遣二中官揚陽明政還江西以侍親征陽明書中官具預狀中官懷乃疏 一日二中官至斯公案之據海樓欄半撤去梯出書閣二還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跡蓋與之中官嚴甚逆南都乃係公執他乃兄子福 公既還南陽張忠等方校陳搜獲百出軍馬屯聚廣會不堪時賊群生擾為衛導起警公不為物撓特以糧且傳示外云北軍雖家進出居民當致主客禮通北軍先停車開飲解纜備至久之北軍感激而與忠等語不稍拘一日張希與公較射于教場欲以扇公王發三中北軍實欲服忠慕大懼曰我軍當附立

都堂耶遂與師

周公金撫延路會大同復都御史觀生得然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復都御史乎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不得已耶舉叩頭曰誠無自取棄耳而何言公曰不然是人善善其矣而又虐使之以至於此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提將侍以爲命其忍殺乎眾歎呼叩頭

公在宣府時總督馮某并刻失察心復奪首人引蓋以與中人如諸軍月報而復觀之某懷逆圖時府公時以病告乃使派出使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汝輩刻削之至此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妄劫乃尔歌賊之軍士聞莫不歸罪士卒也氣已平解脫為諸把總捕曰非若輩罪也總

制不恤我軍耳公乃促客論以利害言切懇鳴家曰或曰公生我逆賊散去

李水龍光為人跌宕慷慨喜交遊觀清言多藝頗似陽明陽明視之以爲參謀手逆漳陰謀如計多諸將士所不與知後從陽明略理四州時撫庭蘇王使而二首疑其始已陰持而為擁衆二萬名曰提降莫水龍軍陽明遣尤術意光軍期入營眾露刃環之數十里呼聲震天光至則床引二首跪宣朝是威德與軍門寬厚不疑之意言切懇知意能順雅二首病皆歛厥不致責讓遂定

毛公伯溫按河南有大膽謀求者置機守內監孫某府孫柱在山未計知史蘇人多畏之公孫求軍欲留逆則急孫想謂人曰是鍾魯我哉少

心爲公知之一日趨前謝曰吾未親食君食我必忘難饒饒得
梅羹則雖具食食乎謝曰聞公欲乞心故來相就饒得食已乎
羹曰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笑曰我國知無是事聞公在山
東折脚支費金二萬乃得食卿支爲公辦送有省公既先利且權不切
處者吾知公有理也相與大笑痛飲而別

爲人時猶稱福丁夫懷復呼召甚急公略不爲意潛沈了兩站之遙已

時王舟盡載斜蓋如布雲起天津至都陽分徒千餘往來游奕一日晚

車數十輛，衣箱如座，度四層樓，觀其投入群者，得與散跪之門相持，擊以車去，旋會與諸客反還市，捕者群奔，得十七人，憐怒曰：王奔，將至官，司實不服，問汝門令擊之，撒至滿下二十，則止十七人于度，腐勝曰：汝輩謂官府能迎王，疾來處爲亂，予善久知之矣，咸叩頭請死，後展捕蓋，皆已斃于地，于是無所馳報，徐陽諸將史而覽十七人于杖，餘賊潰散，微公事且異測。

靈寶氏皆鄉豪，且耕豐饒，饋饋不不足，遂開城，斬木剽公庭，應時令，永寧司徽，往治公署，解脫，馳驅僕役五六人，報城下，散其門兵，遂邑中士大夫，欲為，將從，客，歸，遊人，莫能測，大書示衆曰：尔等聚眾，立寨，就仇，耶，叛，耶，叛，則番，番，提，大，兵，勤之，若，仇，則，斬，堂一杆，走耳，莫，爾，請，命，工，官一邑，宰，覓之，有，餘，何，得，自，取，誠，亡，家，屠，降，姓，堂，罪，皆，注，下，解，散，去，公，為，請，于，當，事，則，斬，堂，靈，繼，使，通，近，悅，之。

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逢海兵約數千其隸于粵游者無歲遠涉出汎而
每月工食止給其半以其半貯為修船之用隸于總兵者藉口坐礦不
出汎而工食亦毫無所減及當修船時俟派民間不及所貯也有犯道

申糾發時德其所藉藉其工食皆停船用各兵然指公新之息通
堂上公意殊安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岸逐其故公曰此舉教亦與
國法等全不出風神雖怪上人也汝輩不識亦非汝之利上司自今使
汝等與參游兵更迭出汎汝寧不致手若往則汝等且與參游兵工食
減半與何不聽其禍端而常為大將軍兵乎六人者俯首不能對已轉
違寬歸公問其姓名相顧不肯言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從
何得知我何以對乃始言姓名而祀之公曰汝等傳論諸人靜聽處
分無懈諸人而神汝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立斬汝首矣遂獲無數

譯

孔公補撫青州時有擒郭某阿漢之事阿漢者清平衛郭某也郭某多智

養子阿刺斡力地備兩人提勇扣資橫行莫落遠勝上官時社官苗
以收錫時之利公廉得其狀拘之監軍總帥官為解公知不足仗乃自
往清平訪郭由之良者得指揮王連德懷之和以時事條答臺臺公曰
吾聞此中事阿漢為大若如而不言何也連不對問問之乃曰言之而
公事則則一方受福而吾言者益不辨則公事損成而吾且亦棄矣公
笑曰第言之何慮若是連始曉其狀曰漢所持以恐者連雖
各上官而所性以連雖者謂其指揮王連德懷德公先知此而人乃
可舉界公曰吾知之矣翌日時校處參公曰欲得一巡官福曹曰汝可
將校就出公呼曹謂曰汝何與連德懷曹謂公曰汝為阿漢行賄吾已
悉知蓋德懷舊所失矣吾欲取阿漢計要出曹與言漢利福曹且曰

更得一同事乃可令自舉舉陳瑞公曰可與瑞者少選至公結之瑞
曹曹曰勿謂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當盡力自効耳公曰汝第務之
由爾曹自有以取之瑞敬謝而退知漢好關年乃事牛手中途被劫去
百人于塞海關而入塞見漢曰避見連中牛既黑巨象也而數牛者非
五人不可不入塞能往觀乎漢曰諾乃奉家牛往關而關刺同行至牛
所觀而喜之忽報定官至瑞曰即王指揮也漢笑曰若王何者得此榮
是我當迎而謝之既見曹曹曰上司接部不擇廟舍其供帳而洋洋至
此何也漢則備酒其戲漫拒之曹曰謂不能擒若耶一時而伏兵出擒
漢則然刺手縛得瑞數十人繫之犯見公瑞手市一境始寧

嘉靖間直隸安州值地震大變州人乘亂搶殺日無官法上司聞風畏避

吳知所出瑞乃瑞少保家食中於年吳先期出示曉以朝廷法律連二
日亂如數公乃設臺州家丁率地方官擊斬首亂四人懸其頭于四城
門亂遂定

胡林與傅相持時魁首徐海約降至日盜車壯戰五百人各執一炬
鳥銃一具露刃如林立城下林林開門生帳中呼入群賊立兩階左右
皆無人色海跪問誰為胡少保公頭步至前口即執便是爾既降命則
不寬如此海乃跪求通款竟無記憶變而去

唐則川撫新時林林遣人迎于淮安持五百金為勞軍費則川怒繫人于
獄時食于庫西去林林聞之曰唐德也也然則此則川軍平舟山林林
遣兩將軍紳七千人渡舟山左右日間時非至危急不許出則川果為

徐所國宮甚而軍伏發覺地號等則川清園得出國若等則少保
遠使提公持于此五日吳則川思往事遣人于臨取進金與入而海林
已今此被擊之特權前所貯金至軍中實解國者矣

徐文貞在內閣有小憾以事干巡撫御史不應到署御史之怒執而官
之群應赴由司禮監檢所御史公為解得免而御史之糾嚴上群應
御史于午門外殿辱之御史去五公從從糾群應以問公公辨之尋會
御史行被事自置主者不可得為一從先以証我禍且不測先朝事可
鑒也乃使人院司權之上位曰尚文者語之曰諸君人群政御史當何
處文儒滿內外各有體相公母但為御史惜公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
家大體惜且為司禮監公播耳文曰何謂公曰母論御史王臣即天子

臨御之所而群臣人能任工之不想乎諸公何不以此時得其人而遂
奏之即外庭有難者其望望在諸公手而工也不想諸公體自在也文
悅以吾其長息得王名參之王公疏繼上群應望不能自置急就述技
茂有差

清遠映未至英德四十里故有映廟林莽原吳蓋據為穴時此劉傑而神
院靈異通幽登以柱不則風流為果中流有突石舟觸之十數八九
文故知之通而變焉從者不聽已而風大作舟飄蕩不可測持人
遂泣公曰此條壘未盡耳進而伐木掘草取餘壘盡焚之又皇子與從
使大鑿去突石之持者自是故廟不復為祟而蓋亦無所伏而患俱
息

王長年國人也夫其名甚烈有服勇於海工嘉靖中條海會城大掠
長年為賊執入舟舟中賊且十餘人同執者少年十餘婦女數人財貨
甚多賊舟數百艘同日得賊歸長年能為好婦賊賊信之解其縛并
盡解諸人婦長年再指賊者保會處舟處海中令婦七家備備由劫賊
酒賊飲飲大醉賊歸長年準捕少年賊其刀盡砍五十餘賊斷魂
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到賊國賊國私創其舌刺賊之賊金帛
并捕男婦登岸官軍見之盡奪其銀與食長年先而黃後號號與并得
相獲所口稱得賊者首盾生口俱在榜工功嘉府總府大喜召
之與將此國人也長年急乃作辦掃塵言殺賊并婦狀婦曰宜有驗
手長年探懷中藏告示之徐給捕首皆無古語軍官大驚服事上軍府
核實遂用為詳詳謝不敏則賜酒錢次乘馬燒示榜三日子金身道
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軍官欲奪其功者
摩道而曰子為撫修時值楊逆逆者納圖見其焚焚善類逆事幾每奏報
虐情將數百年一夕十號口占指授念合神策
世廟身楚所從水道則而京富具標船以待賊具而恐上改道托與官金
錢不具而上許至獲罪大目空周周疑不决以問主事此公歷歷曰呂
商賈持子龍江國急難情上所從遣以日計者可立辦舟則歸至于舟
不舟則歸持子商不難也上果從從得不費水衡錢中官請修皇陵海
取來甚強視察乘間語之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
不壯無劫土而死可畏也朱邑懼言于中官而止

嘉靖中傳大竹張公繼定方至嘉禾賊自武勝縣通誠公出關百竟未五
十邑去之數以二小舟獲使兒食冠履方雖若編軍者賊見是之援兒
薄水連賊信為病軍也呼類共飲食之一時流血死者七八百人賊知
中計遁去

戶子羊耕生長邊備通知鎮軍如河間縣捕重地唐數入犯公募壯士制
戎器置一劃分宜當國事之吏部稱其知兵破格授金憲令管領民
兵而新編操然被劫遭斥國家多事制禦思帥師之臣而延臣以便文
瑞節操的操練今用之付不獲自展其可恨也公善書論十一篇中
有云漢之患在外戚唐之患在藩鎮而本朝當以修邊為急以有宗為
最要不幸而中可勝最急嘉靖壬辰

羊順府紳自命有文武才好談兵事金憲唐西時府江賊林晃子等皆習
操特會兵大勦公口會兵非數十萬不可賊走險拒老帥會討非計
之得也諸國賊五千人自署以復多暇反問據其黨以奇兵直搗其巢
連破十七營復一賊之師深入崖箐滿累年負固之賊大功不賞而吏
捕隨之真可恨也

陳子文在中知長沙賊尸大憲阻水寨自固思數守其難捕公旋破之盜
官憤甚多露出寶馬公伏壯士數十人于水次而連人賊服賄往誘
之伏兵將發其罪地方以寧

會稽吳公堯才胆天授為諸生時倭寇會稽時麻陽戍兵獲市中人不放
特觀公私部家數十人風口而傷之聞者呼為共勇以應衆嗾害

麻陽兵事從執以吾其親實耳以詢於人蒙安

遼東三城軍士作亂竄海撫臣周門徑命廷臣請討曹襄陽統時按山東
張乞原籍以母遺孀工喜曰真知文也一路處分頗不辱制公往宣諭
剿定思賊數聲知地公簡任押將獲方時不聞月傳亂者急就解安
靖如故

唐冠三邊督撫一時被建公奏程往時賊十萬騎由寧塞突入公曰唐
糾聚未當攻其所必敗命偏師率勁卒搗其巢穴斬首數百而唐將遁
去公復親督將士直趨寧邊邀其前唐至大驚遁所獲無算而公不以
捷聞御史劾功始知之

公攝廣河套時唐近塞駐牧往來使探公出擊之新獲千計唐自寧塞
入犯延安等處侵掠八十餘公邊時反出知其聲張斬首餘賊自是
多移營渡河去世多謂公獲食之損恐終無成者予觀公施為措置得
有餘裕出師未捷身先死使英摩阻滿漢逆費與黨之罪十餘不足
宣也

吳公嘉會參政青州軍駐紮人楊惠等聚徒為亂洩知四省官兵攻之不
下公單車詣靈雲言曰棄位走者為良民不且擊戰眾為默敵獨克獲
數十人來服降而破捕市東止以寧

歸安阮子季知處富前此有洞真微即募健兒為備久之謀賊奉命者失
柄與捕健兒呼嘯不敵公馳軍往諭之曰汝不畏死耶動兵在近境
據汝如臨城瑞耳今為汝捕九十日供供衣履費以行脫介胄延賊

立不亦善乎帝感泣罷拜去

唐公汝知當州當項蓋易亂為元元與海當特用為應德廣作傳突入紀方登降機密而並前來之投寄由臨歸蓋直至城下公單騎出一蓋一見能入其要諭以天子威德當領首伏地趨其食飲矣如平時日補乃逆賊蓋等皆去

大同元年王三晚夢多智當蘇家投立時買投房中月初賊之三歸就安投妻子大其居于是房葬禮之令就便平妙探邊地至突出紫刺直抵近盡天子震怒蘇生捕之軍金劉伏紀素興三善出應蘇乃留捕于子家而携其妻女與所善三人往故關口釀酒為業一日三執戈佩劍從一小唐至關下紀相查捕出伏道尋過姓各三下馬執手相慰勞紀酌酒為壽三欣然飲之送至其家紀辭口饑飽不能為飲因請以行至舍見妻女等七女皆為蘇家所贖雖病飲日許三與四小唐俱解甚佳則舍中紀乃與同事三人以大椎推其兩臂縛赴諸屋所極極束縛唐聞之解而去于紀千金并官其三人還恩以公半

塔山所有江總派通勇使善射射輪堡之賊所領十人通勇良為善走而餘九人不能及通乃下馬背相倚而立命其九人曰此吾葬死所也不可不死中平生時天暑十月惟二寸可射通視唐來則射之內六人中賊失通口傷者如雲雲則賊乘勝而攻僕僕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通嘗得免歸

丹陽郡著仕有智時新鄉家有殿起之為獲者各捐千金與苦苦走

新鄉見為公公儲立而指為九乃奇之命酒盡後次日往辭指其左右曰公豪傑士也吾能起公今且不到月後復晤于長安耳左右皆置笑若入京使人密言于諸大藩曰東而有大費多寶大瑞多廷致之誠恨相見晚若有寶刀長尺餘輝之藏元大瑞藏得之問價若笑曰丈夫意氣相投何論貨藏即解贈瑞喜甚因奏聞以新鄉指之且徵數千金手之上左右曰吾與為公素生乎特為天下故耳未幾新鄉復相而捐金諸人以次舉用

汪海當曾來南京懷州賊丹徒紫江神約庇護一水會舟賊汪備數汪不逆其意自陳善書開廟取唐人畫一扇贈之及飲酒用鼻吸及作持戲事以發勸之賊首元醉知遂不行明日捨舟登岸而去

俞庭江在行營有兩刺客欲殺梁上公已見之不言時侍者止一茶厨今執燈就案坐跪書良久令取茶茶至致起召所從者三人均背圓傳呼外兒兒被杖之皆使免罪入公乃徐起言曰執事上客兩人驚惶執所以拘

某處河關新鄉功費鉅萬忽於前境有言得又聚萬口填土截之可止而卒難得辦與官某令取各行中每萬足每一卒投數足令十所聚新鄉以足每換人一轉束而用河以無患

梅先生居雲中杜書送新鄉數十斤曰房中某山忽處此公笑受之命工製為劍銘曰順義及唐朱市米鐵城公案諸達出與出劍示之曰前者唐王所遺鐵中國所未有何用此頑鐵為唐東大排鎗也杜書拉首初

屈建人首雖謝公曰我以至誠待爾無為也仍與之職 王事亦
重者庸中知文為國者也同指其便未為國公視之曰汝非王事亦
重者何為為果王知爾自陳非為公笑曰人言汝為庸庸我久為
庸特汝今汝別若此則今我誤殺好人王中則欲汝自是無庸庸情
以告

王止之應事奉命恤刑廣東之高涼通判吏行部運判曰中使文致為深
乘殊歟死六十餘人吾請之而不得公往出之易於相國可也公
自念中使不可以刀割害以告某之易與耳乃往好禮之曰公天下賢
中使也直使中使吾將士大夫勿知也中使慨然公曰天下苦中使久
矣公聞報事而富人無息而貧人得衣食其中事而如無中使不覺金

錢使民陳陳入貢而寬其禁事而如無陳使故曰天下之賢中使也中
使色喜公曰公根陳使東道路無流備公之仁也有乞陳使謝太夫人

歲給者第令朝夕祝太夫人萬壽此曹國之孝也又能治大道不以
敵廣小仁此國家之法故曰士大夫希如也中使益喜公乃退曰公非
好殺人者群盜亦首服死無所恨但苦無耳願為公按驗報會此六
十家之人父母妻子親屬不下數百人陳姓告祝太夫人萬壽與其以
一老嫗祝無寧以數百人祝乎中使起而拜曰惟公命諸日得活死即
史國而數日非吾所及也

陶公者知龍州後入龍民服曰千里梅嶺嶺來之初葛姓胡開侯去之日
既而復往復來曰湖水悠悠懷澤之流湖水有靈我思德

軍公安仁為按察使行所果有金華民訟其邑受金者公曰願爾者賢
士也奈何有是今國所受難長方圖幾何既 之機命諸左証國
國人人殊一語而服遂抵於者

沈光祿應臺守汀州聞民訟其邑受金者公曰願爾者賢
時家將自汀入粵公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曰沈光祿將入海侵侮抵汀境
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案聞報而止

張瑞峰先生佳亂令增縣一日堂堂上有奔而急報者一縣緝之至縣門
曰我官校也直趨入公下與瑞峰前快公至後堂入別室出已置置公
問曰子幾萬金公曰何所得萬金瑞峰曰取之庫中公陽驚曰庫金無
有之然工皆邑里老民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于汝庫金汝必死

不于亦元等死耳軍死國引願以聽瑞峰曰但從金耳公徐曰庫金不
可得耳中多富人我出一紙往督之即不為金可乎致也乃呼小吏來

書二十名字稅之曰噫卿貴金甚急可人費二百金來子之時春薄曾
向縣門外以為真官校也見公所書名皆賊曹能子乃盡集廿八人持
廿金而汕瑞峰前瑞峰曰倉庫金止此耳公陽起曰人賊二百胡二十也
令特報工使者忽躍而就之瑞峰者出不意自創死瑞峰老親之老任
瑞峰高者也使四路城外有三四姓皆逃去瑞峰問意得其人解于市

浙中奉英公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留兵書取中皆賊英公新不聽連乘
而瑞英子車中冠履俱失空演或瑞峰甘心為會工部與二御史往
解瑞英百端然瑞英公獲瑞峰以而二千金謝瑞乃已事聞令瑞峰公

撫浙浙使宣行事與英公氏而市民之亂獲起始就捕獲有役
大司千級多募游手以充之其獲官責正月多傳費勢以免大盜少後
益繼而游手無所得食感怒有傷客丁佐卿者假使利言之監司不聽
遂與市籍相持為亂而會佐卿以他事至法臺首于市市籍相與罵
奪之諸亡賴畢起復奪勢家破而臺使門探其裝時公交代千吳境
聞之聞曰營兵鳴呼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聞留者不與市民合耶
曰來也公曰是雖之說欺騙而民行刺愈甚千餘人直抵臺門公以輕
典直前臨捕而看曰汝等勿反則以天下兵擊汝矣且汝必有所
苦曰苦處復耳公曰易耳奈何以一積習汝族即下令除復家叩首退
而行刺如故竟夜火光至天公夜半被殺旦配輸之眾製其概公大怒召
游擊徐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之曰亂民袖矣然易苟有何不
自以為功可贖罪乎嚴院守公又呼陳卓之隨亂者馬文升劉廷周曰
聞汝二人前自稱捕死壯士也汝死法却不死且必不死二人亦跪
令公乃使臺星帥而封亂民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城門而丁佐卿
與馬公訊其臺五十人皆繫捕賊門餘急下獄其從亂者嚴監去公乃
好補文英使周曰罪可贖矣乎之冠帶二人意自得而屠卒怨恨謂汝
實倡亂乃以功得官而使番曹得亂名公詢知之乃發捕營之卒哨于
海而臺以名屬臺星下令解至軍門并文英使用款而斬之餘皆赦不
治乃呼平亂之二營卒謂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普有微勞耳且吾不
殺食言屠卒嚴監升唯遂大定

沈君恩等初應舉不第既之塞上雖朝兇射生然馳驅飛狐化鳥間
與得屠出沒之業當而折文許軍戰得名馬得不可謂愚漢歸陳之公
微服醉曰吾欲一試擊鋒之不聽強擊動聘上果大歡擊如暴風而
暮露出急以兩袖撲馬鞭其目如欲放道須免而呈
金壇王孝廉伯鏡言而午計偕至德州見道者有番捕與州縣相問之
云警馬叔上供報若干道之則死賊不逮則死法相而號呼莫可措手
忽見男婦兩騎從他道來捕獲相慶曰吾輩生矣保定名捕至矣觀
前控其馬者以故時其夫婦自泰山逃去因夫病甚前控上妻以皂
羅襪首抱一嬰兒名捕問曰賊幾人口五人曰予病甚手婦拉足矣婦
撫子曰我不耐煩夫也口懶息婦今日不出手但能火匠上博丈夫耶
婦而發赤抱兒與夫史結來福福懷骨油一刀長三尺許夫曰將我箭
去婦曰吾彈圓自勝即飛射死鹿而去諸捕奔馬隨之須臾及賊婦呼
曰我係定累妻也為此官銀故來相索者急置之賊不應發五弓射婦
婦投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急墜地急發一彈殺一人餘四賊拔刀殺婦
婦獲我獲所殺一人三人懼欲脫婦曰勿急急置銀兩而尸去俱死然
盜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尸婦馬上而逃
臺崇武者山東萊衛指揮也貴奇略過詩書善弓馬為歷中前弱冠承蔭
赴海軍至河間投進家選一人按地而跪蓋面商得五百金走京師為
劇賊獲其寶者公惻然曰知幾何時曰不兩辰耳賊何狀曰獲至矣
形勝乃泣失解紅色馬提小徑西北馳矣公曰載往為家雲之呼主人

取村驛來飲就馳馬去沿途訪問遇見牧者問曰曾見一騎
取馬客否答曰適有數隻乘曉馬于河者乃白馬非赤也其後前行抵
一村路人指大宅曰通投此宅入矣公驚馬道者叩戶求見聞不為通
公大呼曰通方之人慕義上揭日擊主人歸何避客乎叩不已主人啟
戶快七言延客入堂定主人問來故公曰僕山東濟寧任校尉美聞足
下名千里馬故得瞻清光如名下定非虛語主人避謝然左右頗意喜
懷戚公因避曰吾輩後後合病有一言今早飯居停送一曹木喻道
左云足下戲取其寄寄而來已破之就義無反顧但僕實憐之不忍見
其立斃足下海內男兒柳而還之在足下為不測之患在僕為誠人之
美豈非千古豪傑哉僕長途過客同人聚十輩與宴投恐辱竟至此

即告退矣主人勃然怒曰客旅此何等事而以相加無乃咄語耶公
笑曰吾真誤吾真誤乃起指白馬曰此龍種也曰何故曰是汗血者出
水化為白蹄非龍種而何主人色動不復辨以手摸公臂曰足下無相
語曰幸得無亂願小留公欣然不辭時几上置茶餅首一主人以小
已裁一齋實之得末曰請啖此公以口受之無少欺乃亦判一齋相酬
主人不覺階階長跪曰公天人也僕間人多矣義勇無若君者自傷矣
訓臨于臨頭感君之義願改前惡更有懇者僕罪通于天分為誅首并
居於誠得此人願願結為兄弟倘可獲千擊劫死君前言畢泣下連刺
雄雞酒打定神前出妻于羅拜除入內取二巨囊出曰此家故物也復
具白金曰為足下壽公辭之主人笑曰公以為盜盜所射耶公勉受之

主人送于戶外曰歸必顧我酒淚而別歸抵逆旅解囊手囊分毫無失
情斷不可不言姓名躍馬而去公自都門還復近放道真前主人
雖然道故情近同氣臨別復出多金為贈公亦不辭既到蘭序序間則
手書為謝兩次所能村識如故主人乃嗟嗟長歎曰此真烈士也吾輩
概死矣自是痛改前非力行善事公每入都輒過之公往至偏將軍
吳昌黎公文偉曹力其嘗曹五吏之曰退虎懼之公兩手持虎肩兩足蹴
虎勢驚之會城場屠夫公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袍債盾而出與手
人火勢迎刃摧殘至者口舌力止此矣晚令安兵流賊百餘掠庫公初
辟史第彈簿書他無慮也賊火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
三十里矣公以一騎一彈馳赴之間賊賊後為首者躍在耳中之又躍

右耳中之賊大驚伏地請死公曰好逆庫全還群賊唯唯解金行公以
一騎隨其後抵縣各校三十連之自負所馳不見功也而御史反以
短紙論和免官

神聖難定備而郭妃權隔有寵來宮不無危疑侍衛軍機皆用多選備
補救王安之力為多福師出潘妃傾宮界之賊迎門來宮勦止最後十
箱葬至宮門安知之諒曰此非太子之選也蓋已葬至奈何安曰即葬
選之更爾爾之類此者十枚實以冠帶而贈之乃前妃曰通止箱于宮
門欲以結箱制也上及妃皆大喜

沈君庸自為諸生父校曰五中欲公笑曰馬有世上男子可謀以五十
故者耶遂盡費去顧好兵家言書福已已北兵入入督師索崇煥換兵

賊下泉殿其義心大司馬募能入探者公慨然應募引馬于騎三百公
口不可使豪強無反心某壯士不數加字如欲害事王百騎何益且今
如所備兵某何惜一死報君父乃持令箭馳出至黃龍聲呼曰大
司馬有掛敵督師系視之一人耳聽入入說曰天子不次權公可謂知
己今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中外疑之萬一害者舍沙明主授梓公誠
無嫌類矣某舉起立請即日入朝公曰探矣人情方疑公驟入此處杞
所以沮懷光之請先入以情告而後進則疑釋矣歸曰司馬天子召見
賜貂玉慰安之繼召見遂下獄誅焉歸簡囊裝換金銀力營歸
獲市良四千金已而念母氏早喪未嘗盡一日養即所攜及千金回
悉歸神院資母冥福仍作窰人隱吳江耕地茅屋躬耕無悔也庚辰大
司馬以賢良方正薦辭不就

萬事萬物何在不理一舉一動何在不學事到應行庸言道則先知
先覺大則至大至地小則為最為理如康莊之世由若衡善之可的
固無取乎說亦何用其若警若論行若習察察不嫌理學之名而
疑難聽自心自當求對症之藥應知發憤忘食之苦即是誠水在中
之藥是以姚江一派直追漢洛即行是知即約是博而致者而死句
泰來暗中摸索曰如此為尋事之即物窮理如此類子靜之六經註
脚甲字已收此辨疑取是何其事而博學得益而遺萬所失精華
所執體物不知此事尋常聽人傾慕悟則八面皆通迷則寸線自辨
吳錄紙工陳言管取彌善性善理學第十五節學州之
歐起東省虛夢有人寄數千家之矣意誠得微通和發而用之既覺深
自悟曰得無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遂不能厭世以達旦
彭公澤省東李元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
公潛溪宋先生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池州川曹先生始先生名
誠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孝先化俗率
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為省州學正道統統士子榜榜行實踐士其門者
或猶猶惟恐道其教不思遠復相傳者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實即
人嚴中庚災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年之幼多父行善
信佛法聞先生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虎行鳩一書與父讀之所
著有四書說詳大拙圖詳於文獻十卷

臨海陳公選苦立磨修不妄言動誠衣履金人不堪其憂為御史正色直

言不忘時時慢學而與先師並行于學宮當時時習既至徐行攝
視誠實正聲洋洋翼翼其自為禮即東西階足先獲進次不與居宿
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而行誦讀而無燈燭如書香伊不絕數人必
奉小學誦讀應對以及六經及通書而諸書欲求不糊口曰吾不自
信何以信于人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此心其學以克己
康仁為要自能克齊人稱其言行如春時雲如秋

薛文清公諱字敬軒河津人國家儲諸書身心體究至為饒食行踐履
和合矩度居家恭孝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出處必守規矩不苟大節凜
然生死利害不能動也為大理特立振堂死怡然就窆乃獲有天順初
入開學乙休

公著諸書錄二十卷多言書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學以
復性為本曰此程朱學聖人處 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 學者
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幾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實情還味也
人心有一息之息使將天地之化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
涯一念之非而過之一物之妄即改之為起為滅之思亂吾心久矣當
意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胡廣齋先生居仁自幼遊慕聖賢博窮經史及見吳康齋慨然以斯道自
任其學以立忠信為本以恭敬心為要惟程朱為正傳謂聖人底始厥
終在敬而以敬名壽每日立課程書得失自考凡舉動悉遵古禮無處
不備夫婦相對如賓飲食每有超越自得之趣嘗曰以仁義而自

以子義而居是矣顧公歎曰胡說齊大類戶和靖皆是一徹字做底
先生嘗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快活此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編
註解則不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者滋味自能快活孔
子教人博文便是尋滋味處教人的禮便是入快活處仁當先難而獲
獲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
氣壯病自除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理學是要

白沙陳先生說最新會人嘗曰吾年廿七從吳聘君學于古聖賢處則之
言蓋無所不諳然未有入處此歸白沙蔡陽春臺杜門不出尋來所以
用力之方忘履食累年而卒未得于是全函求約靜坐久之然獲見吾
心體得然皇露日用間種種應酬隨處所察體認物理諸聖訓各有

此端未見于足渙然自信作聖之功其在吾乎先生既至此詳識見為
明于吟誦慨然見夫獨處萬物之表與吾素相契始一時從學者如
李承業林瑞然張潤澤甘泉諸公踵焉而至

先生嘗謂湛甘泉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皆吾在一處安能為
造化之主善學者當全此心在無物處便得時耳學以自然為宗不
可不理會示以持口有學無學有量無量千金一飯為全一諾天命流
行真機透徹水到渠成萬氣象理融山莫辨融濟萬物化自然夫處
何說端緒一言食針微概

顧南士海國學者北士必問游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銘因以題
其東人鄭御史朱公吳在善梅先生並公稱均來奉隨官視之從有道

入先生力辭非公曰古事王事賢之禮有施行於事者況區區乎朝廷
達官使交而交而人歸先生字每一篇易類數足入京師時雖南安張
公辦為省樞密事師蓋公禮以待先生左方伯周公孟中府下事郭
先生于白沙欲請入省而面受拜皆周以阻一方先生力辭督院事欽
執弟子禮懇傳內重大事必藏善進士歸使貴州杜道白沙以師禮見
先生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
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其為一時所推重如此
陳先生海龍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與吳康齋友蓋蘇洛達門人無知者
白沙嘗以周易所康康康曰通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言往謁
適老人雨中策笠歸曰以是至家與對榻宿宿解所疑義白沙數服而

去

金輪郭公九思從吳康康學易造為修潔家甚貧每日哺貳香粥天賜一
日清福其喜笑之曰曰食美粥耳何福之有公曰事生太平之世無其
福文章一家貌暖無飢寒文章顯無病人欲無因人非清福而何

陳白沙自京師還與吳公同舟至陽江被劫舟人時物盡失公居舟尾呼
曰我有行李在此軍士執我物耳當曰汝為誰曰我陳敬章也盜舉手作
禮曰我小人不知貴如君子幸勿怪舟中之人皆先生友也是利其財
手竟送還乃去

東莞林瑄然先登賊化已近進士師事白沙往來問學不仕從游來公於
勸之光曰夫人初而習之子小學必承所以事上長而進之子大學必

求所以治下善學者不泥流于為為而泥流于吾心權度之關寧寧戚
而不用者不戚而用者也先實曰周道在自得耳讀書天下言說盡
天下語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閑也

給事賀公敷一聞白沙稱譽嘆曰至性不顯實誠理何以為世用即日
抗疏解官師事白沙始初內閣首薦不就陳上治理四事五禮初師
冠屨猶或勿記賀公出而撫之片言立定

陳師史漢致師事白沙會曰陳有向工工夫持主特立並年九十事
之極孝史初以公清苦請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郭端簡曰黃伯固嘗
陳時周顯二公嘗首薦忠國足以明志孝亦足以存節

夏正大賓正號進士當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

惜此身一暇三可惜

周集其陳立志欲見聖人之一而必欲由佛以反乎的于是肆力于百家
群書隨筆窮理得者能多乎妙實處亦自得之間白沙倡習靜之說一
時士子宗之遂有上直六經惟格律法反極形骸以為靜者公曰為學
之要以此收斂故心為先務當與友人論學云聖人靜者以立天下之大
本動者以行天下之達道不損其殊而獲一本可得為始學之要先此
收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審知皆從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
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發蒙既多自
然融會貫通而于一本者自得之矣

周虎芳是者山丹新卒之年二十歸入講大學首章肅然知讀書成蘭州

從陸容昌先生曉講久之諸儒引令至聽久之呼為賢友遂得乃就

學究通五經以程朱自任總兵吳夢明理則其賢足教其子蓋用辭矣

問之曰聽兵以軍士後教習之役則往後習之教子則不教往後選親

送三子于其家以授教始知費馬為妾身介海與攝舉遂為國名

儒渭南薛思善嘗教之執弟子禮延按社公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

前席以一談身軀每覺學卒底于成士何可立也

林縣馬殿臣卿教諸生徒曰古之學者皆六藝近事也唯六行崇本也至

六德考厥成矣今習科舉之文科舉為高官階為功及第一第登第當

磨名曰舉業之樂與卿為文儒偶為持檢古人之餘暇一生之力不足

以廢無名曰詩文之樂晚家他儒流代義之書時禮漢之圖不處月心

但求志情今又值其持檢以自適名曰理學之樂家四子相通之功大

道深乃有人宜稱之徒皆張致郭右陸左朱陸皆自為而忘其

履之事此過門不入我不識焉者也註如古人之學何意不至舉業實

也持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也治

湛元明若水增城人從白沙遊以處處體認天理為宗旨白沙曰此泰前情

衡之學也平生志為而力勤無處不曉徒無日不講學從游者殆遍天

下所論以自然為本體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弘治

己丑年九月十五日書保誠文

得伯潛孔明潛心聖學雖三氏講當時得其精者詳說之曰吾性原無分

物不染于心自去自來隨感隨寂如為道空寂何礙

操學是身心性命上事掘理不真而作分別相自生障礙不能會過去

之道矣

東坡論語全說通曉不煩功利為學基得註而事心始允服出處取與之

際一時陳白沙蘇定山賀賀則一持胡敬齋陳東而張東白當傳而

訂日有詳益以淑澤通工龍人

布衣陳公真嚴風格聲望之非塵埃中人力求程示之學悉與諸道

而歷之年十七八見有自侍士詣苑進展不逾千程即辭特舉為望

賢踐履之學以立一體說教功曰大學無意為填門問主一二字乃其

玉鑰匙也澤州

徐平張事成言性善好義如同道儒以名第自砥礪為學務窮理致知體

之有心而著于事為初任主事初在過年教有故情暇晚出列幕中

明體治民化之知格所以聖賢之道持論都士一時知所嚮而人以

為非有本不註

公詩書免小學四書而後六經言曰學者不讀五經通事便覺空得大口

權之大者有四冠婚喪可守行之惟祭祀不可不詳的

莊定山蒙陳白沙羅一峰定化語微著格賦細大則公視格皆既好

師長之相與言論林以語思代官為職雖供奉文字而師僕不絕之詞

宜宜撰選書快讀聖宗翰林蘇曰歐陽之言惟義與仁克齊之道即去

章陳鎮入鎮桂陽州判學耆稱為定山先生

章文懿想為居士內是張燈下相見賦詩公與莊公某黃公仲同陳
校時鎮三居士時有公倫以論李賢猶又稱翰林四傑楊文格贊之
曰儒雅如貴來鄉景通和莊定山公敏事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蕭一
時習靜如陳白沙公純博達均自處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疆之譽唐五
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耆老之數見者也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晉江蘇公清節彰彰行不入俗得履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綱傳家
四德為自派生平精力當於此度擬歷解一時學者所宗正德間提學
江西許寧藩過致仕咸化二十年逝

公書曰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為憑因覽虛齋學宜養正性持正

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

安福劉東亞謁學不傳其兄祖之曰汝事親孝兄亦何以讓學為對曰
兄視吾外可先兄誨弟便吾內誨弟矣切兄曰當如是夫當學以睦
平山許公堂有悟子歸報復命之旨當書時後茶書曰太極圖光而先
天一箇中無人得過此爾我玩真空弘治己卯

吉水羅公梅當守台州潛心理學嘗云每見青天白日便覺吾心光明何
如每見雲影蔽日便覺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覺吾心生意
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覺吾心自適何如

許孝幼能學無所不曉中歲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照久之
悟曰此生死得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聖賢氏言得其虛靜莊生

之說已而証之六經及陳洛諸說以獲性為鵠以慎獨為指以喜怒哀
樂未發為真自是收斂耳目澄虛靜照如是若干年而獲性之心其
自信之確而獲性之予言嗚呼心學之亡久矣學者群佛老之迹雖精
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數而不數信矣意蓋獲性儒所最微者以自
信而不數其特立者與

羅公敬順莊為由良知執型無自疑覺著凡出處取與必欲印有成案當
曰人立身處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提獲直利成曰釋家之學見
性之餘萬事俱畢華嚴作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竟
濟之道惡所獲有見乎心無見乎性當為不易之論有固知錄若干卷
仁和郭思仰悅當曰此心天理正固忘情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

此心便是人欲此學者病根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難學無益也

馬伯循理文章德義名隆一時正德中陳南史被杖嘉靖中事大體又疏
杖自筭任以至謝疏推曰從事學問自坤士以至四聖無不敬慕之安
南黃後至同鄉即黃清曰聞馬道學名所矚一見何不在任清曰馬
公為尚朝廷不待馬公馬公自求退耳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聖朝第
一人乞饋賜所著使人於式

王文定道當言漢以前雖無言道要者若張文成曾相國黃叔度輩切要
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此言最為新真然諸

葛武侯郭汾陽二公是道學中真正純品而不足何也公言是侍

思南李遂之清屏居小樓持無不敬三字以求本心嘗曰孔子母魯母我

孟子不學不慮。孟子不著。慮。人。力。皆是不安。於知。母意。脉路。即日。夜。千思。萬索。亦是。母意。知。無。慮。人。力。脉路。即。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周。力。實。無。慮。人。力。學。是。學。此。不。學。應。即。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脉。路。任。人。只。管。學。只。管。慮。者。是。不。學。不。慮。

胡學傳。論。心。手。氣。脈。淵。源。天。賦。曾。云。三。省。顧。曰。不。違。曰。有。事。異。趨。同。歸。心。如。鼓。應。必。事。異。趨。同。如。鼓。月。和。如。春。暉。太。音。希。聲。玄。酒。在。杯。哲。人。知。幾。字。而。物。窮。不。由。乎。我。更。由。乎。祖。文。成。見。而。喜。之。

崔文獻。號。號。善。法。工。書。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懷。國。日。損。六。經。而。不。力。行。捷。得。其。字。畫。耳。又。曰。諸。書。驗。諸。行。事。卒。至。不。難。可。以。應。變。通。言。不。押。可。以。出。令。小。物。克。動。可。以。舉。大。故。操。服。義。可。以。使。民。心。悅。神。危。松。治。

呂公博。高。陵。人。學。以。行。為。務。大。意。宗。朱。而。小。異。之。間。法。與。物。如。氣。裝。人。而。美。理。所。在。雖。然。因。執。死。生。利。害。勿。視。也。為。理。作。字。近。時。太。字。子。諸。書。據。上。守。今。左。右。止。之。曰。恐。偏。氣。且。命。作。者。故。之。上。下。公。曰。若。推。此。心。以。愛。百。姓。則。得。矣。又。過。一。所。守。卻。幾。之。應。近。養。德。院。公。令。微。然。給。院。中。曰。獨。年。不。如。之。無。甚。也。人。有。言。朱。陸。之。學。者。公。曰。同。法。克。許。同。師。

孔孟。雖。入。門。後。路。雖。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有。問。陽。明。之。學。者。公。曰。據。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據。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據。如。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據。如。行。之。合。無。益。也。海。內。極。之。

曰。問。西。夫。子。呂。仲。木。

執。恭。簡。公。為。判。部。自。以。少。年。並。往。人。情。物。理。或。未。曉。得。每。執。重。微。反。復。

思。雖。說。食。俱。廣。會。當。孟。則。諸。司。皆。嫌。在。事。事。飲。燕。公。獨。從。服。食。嘗。見。顏。色。生。平。篤。志。聖。人。嘗。言。今。之。學。聖。人。者。不。足。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獲。捷。知。藏。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立。其。藏。精。之。念。念。聽。其。言。且。聖。人。察。其。行。實。凡。夫。當。持。一。切。名。利。之。心。新。絕。淨。盡。立。志。如。天。之。潔。清。序。用。力。踐。步。皆。在。實。地。乃。可。至。乎。聖。人。之。道。官。屬。太。掌。務。若。寒。士。

魏。莊。渠。言。學。以。敬。為。得。心。之。要。嘗。言。古。人。恭。曰。為。恭。敬。曰。為。敬。沉。潛。默。蓄。全。在。裏。面。用。心。不。捷。成。于。語。有。文。字。上。也。與。王。龍。翰。言。云。大。學。工。夫。定。性。而。已。此。心。容。易。動。何。由。止。止。法。中。游。道。太。廣。講。說。過。多。所。願。蓋。深。其。言。毋。使。口。滑。慎。擇。所。與。交。以。輔。仁。觀。然。如。山。亭。事。漢。平。如。水。澄。澄。

其。于。道。德。何。可。量。也。

虛。中。華。斷。階。心。聖。學。首。戴。易。一。言。取。陽。之。成。數。七。十。有。九。先。太。極。次。兩。儀。次。四。象。八。卦。而。益。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八。日。以。定。人。事。之。占。山。又。有。掌。中。字。宙。月。令。通。考。易。經。中。說。中。說。諸。書。預。知。死。日。留。傷。云。中。海。

晚。既。降。四。難。得。所。故。平。生。氣。浩。然。無。還。太。虛。上。張。院。聲。靈。兄。弟。五。人。家。曾。折。雙。尾。公。主。家。做。一。日。而。五。聖。復。合。為。祖。祖。聲。義。處。久。遠。失。公。每。思。覺。香。香。天。徒。說。原。野。清。滿。土。訪。者。五。年。事。親。以。曾。子。為。法。每。飯。不。忘。訓。庭。基。清。第。康。節。之。為。人。冬。不。爐。炭。不。屑。惜。書。而。惜。力。

行。明。德。者。七。十。餘。年。預。知。化。期。作。佛。字。書。瑞。輪。曰。老。夫。原。是。辟。夫。身。火。裏。金。剛。水。月。心。今。日。烟。霞。香。雪。然。雙。峰。綠。木。春。春。海。峯。滿。堂。而。遊。

謝惟仁顯從湛元明學書曰此事如蓮藕木橋相似絕無黏滯處自有

立脚處

陽明王先生守仁少負奇氣不敏為俗學所困乃遠求百家二氏有所得
則棄其與違之他求如是者數過乃獨得不傳之緒有然嘆曰致良知
三字得不可易也于是潛心為學雖千里而至先生奮然崛起提一棒千眾莫之能聽其言雖有執己見者無不心折歎名曰致
良知政繁而時不廢諸人以為良知致良知無疑也

公書曰吾人為學當從心體悟微處用力自然貫貫光輝融和之萌真
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名象數級比較凡平日所為學問
思辨者通足以為長教遂非之資自以為過千為明光大而不知陷于

假辰即辨亦可矣也 良知者心之全體無起無不起離念念而存而

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天收耳非謂其本之極而良知本
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天收耳雖有時致其良知者未嘗不在
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致其良知者未嘗不明察之而已耳學問工夫只

要主意頭頭是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

行陰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良知不由見聞而知其非良知知之

用故不離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凡人言歸正到快意時便戢然

忽然得意氣正到發憤時便忿然忿然收憤憤起時戢然正到騰沸時便

廓然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善不能然見得良知如說亦自不難惟此
數痛痒是良知所無但一提醒如白日照出則自消 自家痛痒自

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操摩得既知得痛痒自不能不操摩調停斟酌

須是自家 君子之學求在己而已既舉聲應之來非謂不以如其心

且實以為切砥礪之地故無入而不自得以無入而弗學也若夫聞

舉而喜聞毀而怒體體于外惟日不足何以為君子 志于道德者功

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惟近世所謂道德

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者正其端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一有謀計之心雖正推明道亦却科耳

公中會哉同舍有不第而怨尤者公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和吾以不得

第初心為和 公臨終時門人泣問遺言公 引曰此心光明亦何

言萬應如應 有云 之學皆 之身

嘉靖時議以公役祀孔廟而拘諸其難之太常宋公儀望舊天門數十言

大畧謂是皆問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于初悟心乎外孔門大學者

言明明德明德即道心之量覺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

訓詁之士乃謂致知者惟格其如識是求之物而格之外也文成公題

而示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蓋子所謂獲授之知愛知敬知

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旨而上溯見前附一之傳

者無如文成也後十餘年卒以從祀

王汝止良周文成歲學即日遊江西嚴古冠服執本薦獻二詩為贊以實

禮見長揖上堂論學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

之學務源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 其學以悟性為宗以成

已為學以孝弟為定以樂學為門 嘗稱學時有恨大過門歎曰龍山
十里崇在蒙叢山一里崇在山麓公曰小子能之人病不求耳

子望字宗順歟天臺嘗問曰人謂君子道有得者自謂若何曰道者六
通四闢之定也補損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難得之則已難矣夫

臺大嘗其言學者與為來度先生

王汝中與錢緒山同為文成門人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曰無善
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初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緒

山謂是歸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
作文成時有兩廣之行二公各以所見請實文成曰正要有此一問吾

教法原有此兩條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人以下立
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

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人以下本悟本體不免
在善有惡處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處處

對治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但吾人凡心來了
難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所謂工夫兼修中下也

黃孝廉外甥江西雲縣人學于文成嘗曰今人之視諸言動猶古人之視
諸言動也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善心至道善心至德善

心無私善心無為苟有善不善古而求之存心時無往而非古也
文成論龍瑞時通德時智學信字道林以持攝之云云事畢竟非由我

變理從來自為人場笑世人渾不識九通再東黃衛生文成一見驚曰

此人者志懷于靜空 中悟得萬物一體呼吸痛痒全無隔隔月知明達
廓然大公與萬物平等是如北自謂平生學問多自實病中得

道林嘗與黃元手論學曰釋氏止悟得一空即根塵無處安脚處香華體認

天理猶見得時和意自迴旋矣

陸元靜澄澈廓然文字學于華文誠謂之曰此恐志不堅定為世習所挽

耳後在我無功利之心無錢穀兵農雜染還水何往而非實學使在數

商存功利之心雖曰說道德仁義亦自功利之事況于史詩文之類乎

願一洗俗見還龍初志當釋却却矣 元靜以多病從事于養生文成

曰養生養身正是一事果然成德不嗜恐懼不關而專制氣于是則仙

家所謂神住氣住者在其中心矣是得獨文問孔萬物一體之心無所不

至可以養生先視示何謂以示人老子彭祖之徒乃其中賦通然非

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後學中以為祖師得密傳不遇五

十則所謂養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但書遺教聲言清心寡欲一老聖

賢不當輕信異道散精神虛歲月也

知德之字蓋安福人文成為同考實識之說為第一言曰良知一也自其

無善無惡之覺自其無欲是謂之良知自其良知謂之學等工夫一

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為兩事以為虛為起意非惟誤認成

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又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無學聖門志

學不踰矩焉倘論矩何以工達又曰天常健而不息聖學微而無息因

諸片玉則非學微矣亦非學微矣

公嘗見一虎因得人發一孟不勝當怒公問之曰使虎爲子母之何如
曰在者先生一孟何足計公笑曰均一孟也僅母之則於子母之則不
恰何也蓋分別雖重作其視也使無異視則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
又何尊卑之異其情哉

劉公陽文應弟子與人言依于踐履嘗曰其克修之者非而無機于斯堂
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語言獨言無牙無忌子可指可視言華言
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此學者大病也

泰和劉公制與友人書云僕于陽明先生推尊太過亦不無嫌弟童而
習之終其有若臨我父母師保不似世人僅口耳而良知之也夫生知
者豈必免舜文孔與孔子備且題莫生知曰謂好古敏求而已然好古

敏求衆人不知孔子備知之即生知也文成問則焉通龍德皆心始悟
大學一闢學世習訓法而文成獨反求諸心以其苦心乃悟誠爲良知
然舉世皆于所目不知周而文成獨知固吾謂周知亦生知也

汪平抵後覺得文成之學于顧博士倫澤思力踐克然有得嘗曰耳本天
德日本天明順事之則何處何學又曰良知莫忘忠自慈良知是致誠
自是慇懃如沐浴如新望致如洪爐點雪惟山填望忘難愈進

進人曰吾聞良知之說忘若大蘇之得微然惟知吾而之曰夜收精
磨乃者與世間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異間不能以寸也吾不
過夫子幾處此生矣已而又究心釋者有所悟曰今日客得歸矣處終

夢幻耳此爲癡境日早晚曰期至與否其歸與否曰占曰我非汚世中者
傳得來之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應染一遺失來月自浪遙明

唐東園曰近日從祀文獻人有遺議此未敢皮相者之言耳嘗考孔庭四
配十哲當以其言行表見于世今人未嘗事時生高掛經書前皆以
爲此殿後殿現今有當大事坎 在前乃猶在後矣歸書皇始乃知文
獻耳

姚江一滴直接泗水而未窺其藩者以爲與唐洛異洵所之爲兩子每挖
痛神宗時群臣並謂其學術非神上曰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未盡在相
發明何當因此疏鏡今正從祀之典大哉王言識見高出拘儒萬萬矣
蔡九霞方病有論最當因其錄之曰陽明先生指出良知二字爲聖學

宗旨其言曰此理沉埋數百年只爲不傳後知窮工入過識神爲性體
此間見口修辭道曰陰若只從此下手有得取道他千言萬語是性在
假到前便明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脈嫡傳也也忠民言曰

學問一事求其是爲己矣若中無所是而隨聲附和終日自以爲是而操
戈劍擊其人心斯已得聖賢又何言學問哉陽明先生言不世出之
省思生乎未晚之惡難旁印十二氏對如十諸儒爲此一子千能百終

一旦懷然提出良知二字如覆衣珠直此珠泯泯之禍血盡珠則香
訓括之猶泉所以知世第真立古今今人徒觀其儒大周一洗聖道
迂腐之氣而蔽曰其學近于釋而沒爲國處失良知二字非親自先生
困孟子之言也孟子釋乎否耶良知之第一透現爲孩提是親稍長依

兄愛觀衆兄園處手吾即吾憐一雙地使能乞乳見他人而嘆見父
母而哭此嬰兒之嘆笑與歷山之說注有二良知乎所謂園處手江流
爲奉母也亂世雖注吾不忍記前臣伯者成人病臥至嗣代賊底其
義難軍去此盜賊之知孝如義與四岳之明揚吏廉有二良知乎可謂
國處手孩期博古之儒日習溫清卒然遇利則懷臂過害則持頭絕非
嬰兒面目可謂知賢乎於學之士口談道德一位生民之交待及之際
遂不心盜賊不若可謂知賢乎以人人具足刻刻進退之良知而
推之于陽明又推之于陽明不覺其又曰陽明每與晦翁異同不無
可議夫陽明之問有異同正陽明知己也蓋晦翁以理往問來爲己任
況及表章六經詞句之間直無一失當時楊湖謝謙己自異同而白鹿
一會至引象山爲知己又晚來自悔以有見得而曰支離之病未始知安
頓句安夫處可見晦翁身于陽明何者自道其過而今人代爲道之宜
望賢心事豈宜自悔哉謝謙良心外見之既值首提揚使人不昧是
做工夫的本領不然即如那茫茫無下手處此與陽明有何異同人自
看不對焉然良知之學迄今寔失其傳者其故有二一則宣明淳愚掉
前人足跡而誤以任性爲良知一則盡路得陽明見前人公案而誤以
執見教良知而據此據斯道漸趨玄端先生之學爲然而乃歸告先生
我吾願學者先歸誠見乎心知盡力兄其宗旨之所存以及下手格致
之嚴密而又回動乎夢醒清明就正于真師良友及見其某園處與否
是非非辨而得去取提運可以自判自決矣

儲文懿明視文成居於前第文成中弘治十二年進士公時已爲同鄉而
往來問學若弟于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經明人
爲侍郎約言曰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本質所謂虛靜而寂者也吾能處
靜而寂雖言不足厭可也先爲松江同知兼徐公階文成死始爲位哭
楊門生王萬洲云生楊師茂稱友者黃瞻也生楊友茂稱師者豐江也
記江約言
李都憲村字見環在兵間無日不是學問嘗言百萬兵軍之中若無一事
者蓋知正之功耳人曰學必以止至善爲宗而以修身爲本修身爲本
一句是千聖理論和甚誠實人
潘公華曰不惠無位焉所以立立者四無依恃此然非野學之中佛氏
所得八風吹不動也非一紙書明自作主張下作矣
王弘宇曰譬如用兵國從險處這國據守然既守下城邑若未悟生死則
且以生爲樂以死爲苦于前通得此爲能不學情哉
胡公漸嘗與友人議學天泉道院主朱學者疑陽明主王學嘗論孝事公
曰孝者當就誠附會之時不得不細精細研以發其陽明當是處則雙
之復不得不相照應照以証世理正法誠顯其而同學者服之
其辨諸儒去文清之行辭然亦求其卓爾之見一貫之理似陽明會
一層文成明審學義上達若夫如不踰矩矱備善諸儒非孔氏家法白
沙自得無有曾點之趣而行徑少涉于孤高幽晦晦密似有乎是規模
而違學本體于光大

辨行人欲盡諸如言下欲攝攝無隔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擬曰
惟一良知而已如斯無物也有問底無乃得者之非公曰底者太虛也
太虛原無一物是底無也天下萬事萬物有能外底無者乎子能虛以
事觀則孝臣能虛以事觀則忠若參之以父子兄弟子懷盡付利則
不虛矣其可乎

南溪劉邦來為文嚴事于當日之難曰主事貴知正以進于惟一之
周曰流行有見道以極于惟精是謂得約並近象義不孤性合是得之
旨 矣某時諸生理構前備攝學不係一生問此際平時何如答曰
夫別置累性我今吾不知者自若也但形如楊木耳少頃遂卒

歸安英公廉令即置書座右云與其樂于有執若無是于其心與其益于

家執若無于其氏時進有侍續上官遣使假督公格不行則其木偶

因歐詩曰老大阻吏事疑非木偶人不應寸寸地時辰一分春祇自懷

甘苦憑誰慰眉真堪曰何日脫斗索本全官官竟絕 卒之日預刻

死期正襟今日草莽別林不勝行山前山後路皆平教童誦詩半背

自在還家月正明今華而嘆

羅文恭洪先字達夫世宗間其春即就云學正有見官達而意必忠宣損

之首賜赴士第一人與同郡鄭文莊相切砥為官俸以贖贖皇太子朝

正觸工捕捕為氏書曰良知之教本之孟子然孟子言休憐難以講究

言平且難以養善言損使覺難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己知為

足而以致知為功今取是子知而不原其本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

發達以見得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濁以外交之物為知
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別置混濁理欲故多難識以為理則置物我故
害事已以逆物去王公之意遠矣

公教人以易之寂然不動周子之無欲主靜為主五法中以靜靜不違
應有疑于公問近日常行何似公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應應處便
自勝過却如均說一事終日靜應吾本當得厥執者收斂然皇長極偏
自自朝至暮祖惡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如靜二境自

期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為靜而初應時無靜也

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挽要得清磨蓋自有知以來積

染成習如油入麵未見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為得手須是終日磨

制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竊發始不負一生耳

語周器推叔祖曰悔思思者不思即無落作想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

洞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想來此中必有一影生生洞然不顯非

可伴致却從尋來中得由人添取

最近鄭汝芳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

快愛乃爾遂展轉連身不置十五歲指其氏指錄云其起其滅之如亂

喜心久矣當一功決去以金吾雖然湛然之體遂失心力行凡上置鏡

與水盂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北上過臨清忽得重病病榻生夢一賓

言曰君身病愈矣心病則未也君自生以來過隔而氣不舒當俾而

目不瞬接接而志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心之痛也公得然前曰隨物

遂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機持其真遂成磨石天體漸失不惟心病而
身亦隨之公大驚伏地汗下如兩提此執念漸消覺世上不執是放歸
而歸師問及周洪四方者十年一字未圓以入觀見徐華事畢華喜曰
我初不識以師事煩子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父親起復見江陵開山
中功課對曰補給語大學說昔是有味耳江陵然然遂漢清歸講學不
傳一日風其衣冠覆天地祖宗弟子服侍諸教公曰滿前津貼俱是發
育成極進學公授筆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今竟故人已相遠所
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位後執事言徐書永
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斯日踞坐而逝年七十有四嘉靖甲辰
而成人一字惟德

臨川李勿齋來明受學于羅近溪潛心為己之學年長四十貢于鄉遂棄
舉業嘗言性理只有知字無悟字下筆上達無頭悟事近感口多生香
幾度也教人以躬行為主規言短行徒步里中無虛言獨邑年八十餘
監司邵縣近應諸言不及和鄉南岸諸公書引其康壽陳白沙例欲
薦于朝公極書止之曰某壯切一念非如康壽之隱居不住引年致政
亦與白沙之隱居公事未暇以生平備極為高名理也讓學崇儒書
院門人者欲傳其語錄者公曰聖人教人文行兼重何敢以無文之言
為道理掛脚手掛錄原非先儒之意且其字義非用佛經皆問人之語
也其持論於後如此

張公邦奇東觀才物極百言字欲盡事物數殊而得道之月步趨前密展

與李永然者執事取一語語之定即人

良知之講每四方知而應之者能損棄沉細微然以興雅茂深隱漸生執
不齊要為近道矣陰而上所教者有徐愛即文成林婦揭其才以死
為志周街曉曉而力于自得山陰朱靜能見諸行事為名御史
第四馬明衡乘直日于靜樂仙居應良永康應與堅持不失手顯端
之間武陵某元年以能以提義辰州府得英爽不解其趣會備
紫元兒能確不脫于俗吉水李中仙居金克厚以實直得之進賢
許分登殿元務者已富貴不屑于胸校詞章之學所得多矣
李公宗誠少時自屬于學題詩書畫口筆信云馬做去無者他人烈火紅
堪與康言為己物

第四黃公東觀江西學與諸生議論理學問曰孔子與孟子言性日而論
語所載止二章何也鄉公贊對曰問仁者天德也問為學者王道也天
德王道聖人之德是是莫莫覺然無私

尤山馬思聰居白沙岡始讀學說者如指諸掌有四十人焉能離力講
見曰某等不啻為益智聞先生之教頓自新歸化奈法不容何因環拜
而泣公提容語曰律自前者得免爾眾洗心無復悔悟然思之詰刻未
如是者三月間之色以達與候待以不死降魔已已事也

陳公登雲少病瘧百毒不如因自念瘧者否也可以逆否惟前理中因下
惟後諸書讀之更無雜念二載而病如失

唐都臺順之與羅達夫同贈人無違壁來而後起公請事任胡林公亦

飽曾推時病甚治革不少休登荒山望三江欲曰吾亦一良時而
病不能展其才奈何然以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時無不下海捕時
能下海則敢自費氣矣生平喜靜生與方外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
儒不行而其苦行堅守流淨心跡知自求之有者固賢于今之儒也
我與曰應純于學無所不窺夫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則鉅矣勾股
去身會已利歸本視無不精心究擬以資其經濟有用之學晚而愛知
當知得力行間當俟叔麟戰淮海受事未幾竟以自殉可謂志士也
已

即仁寶曰刻川嘗言于時文得之師方山古之得之王通若理義得之李
彭山道義得之羅念華此亦無書師之意名曰起名而望曰大有由然
也

鄭汝梅元陽嘉祥已卯時試題公叔誤得其卷曰是明天道而蒙氏政者
使家儒可作亦自神乎公書曰人心求氣出入而其平天者曰道初
千人則危復其天則微慎及廢于此人心道心見微一之旨也又曰
凡容不修是無身也凡思不攝是無心也四教六藝豈可忽乎所著有
五經釋義史等編行于世

歐陽憲定而嘗曰一有皆知也奈何欲于服膺耶其兄定乃曰通天
機地皆知難也乃益大意思無甘肅曰直指饒以石經公愛之已見後
大行海番中剛然曰吾嘗此而庸民賄賈情還珠類也如愛人何因留
洛陽與多士共之作寶經記

葛昌孫實教人在嘉倫日用間浪泊寧靜下學上達又曰士人以經術科
理世傳言善而行難易矣而不可弄平時料理十分餘時止做傳七
八分若平時全不料理事至吾前欲求如意何可得耳年八十
郭文耀以幾少知學曰心之精神猶聖千古聖賢止此一事一貫善夫
子亦多圖多見引人法其陰虛未幾進士江陵國其卷曰刊落鉅
華獨存大雅提置第一龍船橫道而湖間公曰信得良知不曰新是從
萬死一生得來直教置疑惟是以知為知非為良知為學者要記耳
嘗曰士君子用世一番預今天地變化草木為始為不變然其功實始
于潛如龍不在能見龍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人龍一蟠一爪
何以震兩天下易之書之微詩之訓皆是物也呂起更知辭歸聖子

陸公深云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馬一步則所見自別若未至
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

陸文定公辭嚴義精于易嘗曰潛不必在下亦非在上當潛乃用者潛不必
在上亦有下位當元有仙者六五處位位處理實誠而用之作乎其人
又云釋曰絕學矣曰絕聖此為已學既聖者而建立處極陰名相非謂
未當學未至聖位而可言絕學絕聖也儒者曰為道曰損使未當學也
何所損哉人曰陽明承學者反離故直指本體而今學者詳于講良
知而于微處則累生入虛說名理界中

歐陽邦適生而氣貌淳淳有遠志嘗曰學不完本源徒取世資非夫也聞
文淵端言益自砥礪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晚始終曰究心中庸

証諸內典久之有者自言一日于山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
融而端而內有妙之心非善心也陸公剛聲稱公坐鎮雅俗似房次
律息浪勇通似錢望湖洞明深著則楊次公見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
言而默或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書懸空欲二端通達訣則
言開靈鑑野言字數須而其人

楊侍郎起元開羅近漢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離一小像祀之歲時約
同志祭其子所居以為常受學者填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滿志去
持論以獲授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
即心惡夫惡端之知能即聖氣象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觀共聞即不
顯不聞之真體自復

李賀士呈祥著省己錄曰玉夫自房始居惟自取從始于此不致力而
徒盼歸子持人接物之間亦未矣

王直士是直書謂議論不如著述者述不如修行人曰親長之際非席之
間其慎獨之養乎又曰心為初主心無妄念則作禮之物安從生字少
漸美與人

劉光謙陽云壯曾至寶至誠者可無入聖字王江安語人
周長史積年論八十備此死如壯夫每日黎明起獨家廟進居首心亭焚
香獨坐潛真冥思會有所得即書之于所以驗進益否曰日錄又曰為
學如治病有病須服藥使諸藥方何益學而不自體力行是徒講藥方
之類也字古惠江山人

夏氏其著錄曰下里田夫也偶入學宮聽師徒講學慨然內省曰私學
庸論孟次筆味指當謂仁者人也思知人不可不知夫人原是夫不知
夫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乎又論語所謂美哉云者謂其美其也
吾人須研究自己為學初念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若故為榮諛計
便是大異端如何却責別人 一日會中一友云良知非究竟宗旨更
有向上一著在無聲無臭是也費曰良知豈有聲臭耶費曰近代王
心齊量稅吾夏聖皆以顯然野老聖遊此道

曾太僕汝誠嘗曰學不在無一己之名而在成天下之務若深懷忠憤
孝就此後所便自小了明道先生家學聖人而求至不致以寸善而
名又曰太學言明儒便說新民不足學成問在山林裏便無事道人
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陰却人則天地無心矣心若散失一轉便是少
頃又非矣而華清州人

陶崇瀟聖齡嘗言敬學以陽明為宗旨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事事而道
道也事事則道事事道進則事事道子是實實履履交養而進焉不知
事事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皆之鏡然照即其物
即其然為機益應照者故處者幾流泊所照無實不可二也又曰古今
道統廣廣而名教周而相春秋而章布漢唐迄進幾數千歲而天乃以
濂洛還孔顧以姚江還伊周其持論如此

孟少卿秋嘗舉兩端一實之說謂蓋天地只此兩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道器之謂兩端之說也而端即一實也時行物生即是

無庸無異雖天之命便是上天之裁故其論學只要在道性中

周旋學思是實語門人曰釋說人欲之如春客天理之妙處山此言殊有意味馮元誠曰周先生無日不學無日不問其通故居官則宜官處俗則宜俗非獨君子所可方也

倪學博元微言言錄明曰司非天之所與承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真至言也今天下之人自幼習聞非俗說解於正論反謂不然或當面輸心背而笑矣求其臭味之同與人數故于華門豐贖之間嗟生沉思之際隨事物之利心機胸中之獨得惟求一言之幾乎道庶可不負此生也念幾全事人

周海門法登攝道南郡大崇釋學許取季遠幽書現之曰我朝明經取

士一崇正學由國初而迄弘正人材非實風俗淳樸文章典範則解

嚴當時學者稍薄舊聞不達大體拘固支離益不克脫江門白沙姚

江之學相繼而起江門以靜養為功姚江以致良知為宗要使人反

求而得諸本心而後達乎人倫事物之序故姚姚其指歸與家儒未

遠也江門之派至增城湛日東而達姚姚江之派復分為三吉州鄭東

師侯守其傳雖而王止止元而高之山陰王龍溪因而過之而元者固

者各有其流歐陽山崖挾沈光之徒本于元而流于靜江江蘇近漢之

學出于元而入于王其後姚安李善者出合園興時而觀橫其間始

于怪僻卒于特立蓋學之大變也然而吾輩士大夫以其高為慕遠之

情未有欲速即求之為南園而致方嚴而喜怪則往往左袒于諸公

且夫身在人倫口說出世名柱往屬意深有所為海教誨則以為安排語
善惡則以為分別不思任意造道惟一了百當不顧約行殊舉澤云
無証無據其甚者如仙仙自謂真現現前而不復論證教之得失滋
房滿時亦謂本無拘碍而不獲有理破之理防範先機若塵土盡離轉
若弁髦此可為痛哭流涕者

劉元卿應檄錄有云一言子由涸涸橋上失墜而手舉橋就呼求援或告
之曰毋怖但放下即實地也言子不信呼號愈厲久之曰慙失手墮地
乃自悔曰嗚呼早知實地何久自苦耶

鄭南泉進京奉命以行至彭澤舟在江前驟夫不至公懼舟舟焚泊乃呼
難射厲詞語之須臾大集舟行後公自悔呼射以好語勝之遂詳刑要

覽一冊因自訟曰唯桑與梓也恭敬止彭澤存存梓也奈何以一封志

恭敬之心乎

馮泰定程泰生于興相和酬答惟若泰人目為身才卿史是漸初為制都

典書院鄭公元標傳立首善書院奉同志議學其間有險澁之者公亦

踴躍謂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史講學聖太子聞講學講學二字實

為今中臣等建立書院豈為導遊之地欲以外臣從從邪教得與正當

講學以提職人心激發忠義奈何反用為聖議也隨上報聞逆端揭起

奪職使撫臺應中鏡書院與先聖像撤撤公議如初肩呼咷病病病

夜臥生二百日不就履竟以此死公當作善利國題詩曰其秋分定處

念是番知若若中問立疑為惡人其難處如此

黃應子輝力學書者清修寡欲與陶石簪素中郎為性命之友探討理窟
恬于仕進海內重之嘗曰既知破園浮不必修德亦不厭離水到渠成
無所不可直星離天亦為無重價亦省五方是見地圓不生分別想
恆容華蓋口孔子無心應世者也故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又曰無可無不可老于有心應世者也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谷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孔子公道如湛天似日老子之道如幽谷
暖石

致問容華何不讀書曰某何嘗不讀書居靜室時時對聖賢而論事時
起是與古聖賢講學也為哲學時時教諸生以孝弟忠信是與諸生講
學也出掌百里東臺三當時時教吏民以安分守法是與吏民講學也

何嘗廢講學

劉君東制與郭公元懷雅易而早曰易之遠在復吾輩後設名利場中情
法法然非改鑿而論無了期未有不至而復後復而後而後者延後之
山反居道也吾輩心為君居為主則百體隨今故曰首出庶物為國威
章即不遠之復則曰言陽物也東曰當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蓋故
其強陽歸于無有故曰則反則亨也年幾開闢處未收云不遠之復惟
復以自知而已

為廣國言世論見已謂克己已私漢之平論顧子也大視能言動而為
為已也視能言動而止為亦已也視能言動而不止為亦已也禮
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私毫毫意于其間是故無思無為

藏而達通不藏不知順帝之則乃為克己之至也

焦澗園先生註自少時從其兄鏡川游即有為此學及為諸生與李公維
明楊公道南交失志振明中鄉試後獲舉國從近鄉中水而歸事天臺
耿公公關崇正書院王先生于中以授四方之學者因得與龍翰王五
臺陸漸華等獲所稱乃與郭白野和吳平諸先生相聞証說楊者日
眾五十歲觀士是授第一人官修撰與中郎輩平情實華日夕游處
明此學英學以性命名理為極而濟時抑變咸中節要所著述甚富
書中即宏道王善官時凡伯修為太史與明性命之學公深信之朝夕商
榷後乃于文字中言意微不行底極力參究時有所解如是康年忘食
忘頃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智之古人微言無有不合且

洞見前輩願用後補京兆校官作伯修官各坊弟小修亦入太學相繫
議論結社城南之崇國寺學情稍變覽兩君所見偏重格理而罷廢外
物遺棄倫物極有地覺觀收習其亦是青官之病夫知學則法天理平
而象地有眼無足與有足無眼者同迷一途而王修曰律其服自簡其
衣以淡守之以靜致之自是郭歸第一棒于沙市名曰現北殿殿成式
杯沿之餘常居研北意迎封公其中心絕意宦途其學亦日趨平遠言語
第曰吾覺而來精神渙散近日一意收斂懷中每日坐三炷香收息靜
坐大約悟達以復不欲廢息養靜事也

補施文憲處童子時嘗雙問曰讀得孔言方是樂觀居顧慶不為首一日
師攝神之說書公曰夫子既不知何以知知其說者之于天下如斯也

惜哉人不特其難耳又攝養心者公曰寡欲莫善于養心心為主
欲為奴主猶則百物逆聽師若其之欲進上後欲下性實有象山道
南祠公重新之興第恐凡九歲高公崇遠諸公宏臺等攝學其中既曰
東林海內翕然宗之又曰本體只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又曰河
南洛會是造化而篇大文字八卦九峰此學中庸篇末極圖而路是
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自天地間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
做不了憑他如何說也說不了廣大精微焉乎至哉
陳尚書道手書語人曰自聖希賢來之難然未嘗一日不學為君子未
嘗一日不其勇于不善之地

高忠憲學龍攝學東林曰學時學為聖人也出口則張論入手在躬行莫
可泛求一日看朱文公入道之要莫如敬林然曰是矣已及成進上以
言居相同心惜才速修語後開臣端陽鳴典史舟中讀二程書至為愛
俱在人其實無一事係然有言云程子曰天理良知知也知也
若中庸二字中則修德當虛則平無常當本體如是工夫如是是一毫
走作不得孔為存心蓋為集義賴子為不遷不載四十耳政若雖然可
自信者

方為行人言事下郭院攝慶公問之地然攝慶陽曰只宜杜門存行原意
若未坦然亦覺未至公恐服其言

安福劉調元卿自荊冠節向往郭文莊慨然歎棄舉子業以正學為己
任為惡庚午魁省拔奉奉會試五策多傳時政為江陵所惡謀置之

偵者知為君子不肯輕視得免已却嫌天下書院世皆要言攝學公
堅不為初後學禁開郭文莊題又說先提列傳時日機得應官禮曹其
學宗耿天臺嘗有詩云無說恐非覺後路識仁既是事中人人人自有
中和在何必深求未發前其大旨可窺矣

王南塘先生笑年挂冠屏居靜存與同郡南阜羅公廉都四水劉藻
為同志往復商榷至老不倦嘗曰江言性有不學不慮之說以此言
性是矣但世人不無習氣之蔽不知統統言業據理研摩以入精實而
首認以為不學慮之性果不放恣而既造者與帝又曰先天無雜務獲
天正所以克先天之性故金修是性合性性修此先生之學之概也

韓文介懷行究心易學四為之作以校張清惠堪作慎獨義百篇義章諸

講以朱晦庵陸象山王陽明三先生為依言言知止可謂大學指歸可
言中庸忠恕可謂論語性善可謂孟子

金忠節侯嘗曰天之生人不特其生一事蓋聲色貨利原非性中所得而
有己又不折其避一事蓋天下家國原非性中所得而外也今人管反
之足謂逆天又曰性本體止一仁字語工夫只一介數字與顧端
文本體只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同 當書齊明五周泰而漢之

文建洛閩之學

顏光衷淺歎當云人能消除勝心則虛靈而先和提觸處相迎誰非同

體脚人目為今顏子

王止仲幼時視其父為閩門市人市藥醫托藥物應對如流及夕為主

演說辭官初括脅誦至數十人真之校書公翌日已抵捕房今處
閩所度書年未弱冠校徒于城北張檢跡屬實實至今家徒壁立凡無
留丹所學皆得之華非真耳

萬世無疆。集諸功等。論學。辭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於滿則益。量則虧。意於則小。量則損。矜則隘。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聖人之學。以聖爲則。苟于狹小拘于凡近。則亦豈能克

上御鴻門論及黃石三墓家法題曰二典三撰帝王大經大法應不棄具願留意上曰朕知典撰爲治之體惟三墓乃用兵攻取時將所先固聞帝王之學何嘗爲要津洪範典考大學行義上覽而悅之左右大言

惕之所底之望時歸龍之

文苑妙學至老不倦者如周國書左右有得神藥之方幾口通至及不
堪著歸爲門人編撰書更述則伊吾聲復達于外疆不啻時而起所餘
宋元通鑑始編義例稍奇是後所本到唐書身一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所夕一旦得之擢門人曰進貴三階殊不若得此可也

歐洲朱氏甫得理田少至老耄嘗一日登學居性無他過從惟聞人有義
書必從訪求以四得為忌平日錄錄前賢詩文信百餘家他所纂集又
數百卷既老不厭而實無以為資說亦散去錢收齊日自元享迄國初
吳中書羅金石之富甲于天下景泰天順以後漢古多藏雖杜東原那
惠得之獲則性竟氏而朱先生其尤也他如邢周文量錢孔廟同齊

觀書最冠之漢晉唐荆璠書學典沈潜古相胡瑗吳中文字獻子斯爲最
百年以來古學衰落而老生宿儒窮經雖富者往往有之矣介山非
遊人也鑒書逾萬卷幾如費解書史也十妙書至數千卷今之世儒
生未嘗不覆以讀書好古爲事義亂以晚漢風遠古星茫然矣余嘗
歎吳中自俞石塘王元華以晚漢遺逸俱爲一端而吳山諸人附焉

楊守仁與守陳自相師友稱極子思爲文謹嚴編纂有核極精詳嘗對並
外使應舉其獨中事使覽服其文學論議與所應略相似守陳而同爲
解元舉士吏侍一時對著而京師林野尤美之

以松桂爲等不辭然不止多至十表作文溫思愈日不介好以學問
雅人至頻煩不厭也

吳門有聲婦者夜大風而滅燭無慮乞火雖照曰南澤都主人家必有燭
書燈扣門得火其亮而好學如此

鄭公智居龍泉寺實無燈火掃樹萱萱之焚以照讀書建巳如是者三年

黃鹿應所廣好讀書常造思懸壁屏跡以自儆為諸生來久即棄去持之
好言不肖題世弟子和擬日文角

時惟深淳盛化年朱糖官參政歸小樓二閣開戶讀書其中人罕見
而所聞逸轍每一過以一色筆評註凡數閱五色皆稱字畫精好顧云

莊曰前賢稱履清其端端人外即其自學古無他嗜好亦足見淳朴
事欲之一端也

沈翁時題號仕歸里堂樓上錄所書以三錢繼毛筆日抄至數十百冊
親友亦不敢相見

王少治翁歸闕戶諸書門無雜賓人以為難

楊瓶山少失母其庶母不慈公刻苦讀書無下榻適度行灌口所誦兼
思文義全歷以下概讀得精熟此深其勤苦如此

撫摩傳父的任南賓每日常御提督各紳士第教出訪客公獨遠處
一室然坐觀書

撫為金鼎昨與沈居典齊名居典取工第為金鼎舉子業舉力古文手不

識衡量目不知時度足不履四膝凡飲食須處喜悲歡得一事于書俱

述甚富晚諸言子為構以一素帷幕之榻臥達明老而愈篤久之青地

兼清雖工布官易而為端 嘗與焦弱俱為問之趙克庵訂約禮訪期

三年一會于金陵各出其所得書還與互相覽異亦快事也

曾使兩先生清權碩德人皆冠冕歸校門著書于不得卷老而喪明

延客令讀公憑几聽之有會心處輒令記錄每至夜分乃罷卒年八

十有七著有松陰堂易解四書解春秋解諸書

語云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是故禮親所以成道為子乃可為人凡

以竭力養志祭物明倫天經地義是乎是禮道和飢食渴飲華命以

狗而更可異者或在簪雅之廣有飯之民不思不應精義入神豈非

棄絕所界不關學問而率性是道非辯論乃若分形共氣同本一

源兼為息病神虎伯頃或在原之至擅保其通之今言離間情于手

足本問極之深思養孝友第十六

閩潮貴州人自幼而足跛不能行永樂初魁壯為生以養父母父母終慕

祖塋無歸而出就食難泔去重三百里然無過寒食則必強行歸養拜

掃墓所不敢廢也一日至越城有人指而言曰汝可起行不跛矣順如

其言果起能行如無病者四視所携之人則已亡矣

永樂中總公祥年十四隨父任金山為烏夷所屠轉詣日本其王見而愛

之留侍左右遂為主官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國產銀至入貢宣德

與使臣抵京陳情願留上方隆帝遠不許并給驛舟母母子相見抱頭

痛哭悲動都里還至日本復請入貢重中前請許裝父職歸養母母子

相失二十年人有華夷之隔得遂初志備極奉養人稱曰孝

是公除為諸生貧甚過來必食粥不能寐解衣覆母危坐至旦客僕之良

久乃起夜出見日方以所服覆母竊恐覺之故延再用文履撫其體之
少謹將
涉陽姚公壽母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公事之恭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
人從門隙窺視始知之

簡村陳公顯初而孫守義甚聖教公尤篤鄉邑工其事按邑產蠶之徵
行至其鄉家機上踰窺之見四方率于聯國母前行公抱蠶從之步趨
蠶桑如朝走然濯地未畢而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瓶來公望見遂趨
趨迎至前跪捧茶而起飲之無覺不覺而空瓶數工聞表聞
何公景韶感化而牛舉人父嘗不悅候父已寢跪于門外父夜半偶起出
門見之驚問誰也應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曰父不悅兒不敢寢父
曰兒如是胡有不悅

周公昇成化間父嘗督軍至時上首國因不奉職責所司撤其父往撫
父嘗著穿履極華忽瘡喉公方弱冠聞變馳視顯夫朱氏列左臂為其
以避至夜月蘇幕中長老義而來觀以告諸首皆感如孝五十九歲推

牛飲血誓不復叛所輸賦集共送公及其父歸

夏公統者夏太事寅之子太事七十致仕公備極孝養太事好與賓客游
樂公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令人置酒太事所喜集郊外以

角與奉太事至其處盡歡乃歸如是者二十二年如一日

何大司馬權天性孝及事父母雖貴侍立終日承候顏色無少怠而居處

衣履清立出處于簪屨上竹木皆手自裁植大祥獲疾親履足勤之

始歸嘗持口恩親未遂曾夢養報國使陳祖進心其志孝義天桂云

蕭公敬庵居官黔最任家居三十年惟兄疾一入城省視天性至孝果

齊翁或不悅無長弱引罪色齊乃已自浙得歸歸旦暮侍几杖依依若

鴛子前雙字片紙皆若拱璧微言知行孔說無違母夫人嘗為製帝履

既貴雖富盛之提獎無物庶終命納諸棺以殉

林公鶴母極孺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滿意則跪請彩時雖至夜不離
左右事無大小必咨稟而後行及守蘇郡每遇食必令陳所行事或有
違則嘗之故公以賢能稱

彭公澤初會試二場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棄就歸其勤終

場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得第孰重家母見之喜病病愈親出仕
守鄉迎養以日出視事不及侍食夕必酌酒為壽父喜能思公嘗踴躍

為歡及履境跪於路傍跪拜者皆通拜勞苦之

順德李公孔修有應母父院改通矩孔修奪其產能殉之孔修曰母言是
也今視之得其情大如獲哉

李省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祇周歲承順累不少息公歿不多然遇酒過

解旬無對哭則忘倦書中夜數歸其父猶候之自是僕悔無赴席必先

婦

張公芹嘗為浙劉使事繼母康乞終養及去官垂老聞母怒即長跪

門外不命之起不敢起

常熟徐慶少時嘗為父施之遂改行罵辱後父亡過橋橋為必思親訓涕

泣不已人呼泣橋先生

李少行嘗慕備也父嗜酒步行則舉必沽酒奉父父聞是時物體無完衣

而父所須常給置之父老常舉以訓其子弟

武義民徐公大均有至行實無妻父患瘧疾非父福而彭順儀以善飲食

顯微使淚扶杖嘆嗟父慈甚怒不能言張口嚙之跪而受齒傾氣平乃已父性喜飲酒雖微醉思知海味市酒買之出與曹陽海游戲劇戲以順其致王十餘年望空思戴祖父之簪父歿與有儲直以葬

方公爲序生時家貧其母馬氏爲之無道百計順承有弟自馬出馬云嫌弟少壯異居及母死不忍食言常爾居與食以嫁之父嘗爲萬以血一升跪而吞之父歿刻木爲像飲食必祭曹地出事父有怒色意歸視有象曹其像就泣治之及登嘉靖丙戌進士痛撫不遠親終身薄于自奉

王公慶臣母每安人性平慈愛幼時意即毀其髻林公宛解之者方方路而遇焉母新之地因蒲伏待命至旦父陽湖公致仕歸每學解遊

以爲親族父或出飲無間寒暑必衣冠送于中堂迎歸雖晝夜必執筴迎于戶成風雨則逆路途是盧氏偶失母微公聞戶首怒不御內者十

三年每冬人卒三年冬嘗見人不知爲母母之父老而足不良于行公復池內移牀傍視如是三年微聞聲則躍然起立人以此爲難

少司寇游公居歿以海撫被逮時公少子廣年十六自會城進覲公行百求米復審露子崇山峻嶺間晝夜馳三百餘里及公于黔之普安時公

旦時隆而廣至不覺淚下備書諸苦居數月乃抵京

嵩山何公親父壽者以寡制攝成廣西通省四藩有解者皆以御史摘令

蕭山而特舉安海隨履手編身省機之成應魯典史舉廉廣西移文勾取著位遂擊城解成而陰令解復覲之途中親進鹽日夜惡報父仇

聞事已陸山西金事制其由接應加至丹中候之隨其受自自前京司上其事再經知府嚴專攝人違意者斬爲便者脫脫爲親視此情有可矜報可與捨快之

南得吏齊職年二十登進士官行人父沒爲山東同知舉復舉其二叔父衡衡之職行處分爲叔所害以暴卒聞親奔踊且跪哀得狀二叔驚覺之去公扶腕歸葬久之知一叔之德化崇山巨壑家微微繼之而累一終不可得使其草製衣冠房妻子遂死郊墟間不避風雨時時感憤爲詩若文信姑市間多度辭語謬不知者目爲狂言每遇釋服子死不哭曰不難爲子何故爲父諸父衆請歸會卒不肯久之繼

母卒乃歸其自廢者五十九年歸而居屋傾敝家人請稍葺之公故嚴曰吾父不得孝終于斯故固安耳凡十五年而卒

御史柳孝輝嘗陸陸五十金不立亭獨柳子仲益知之獲序輝序仲益茂進陽數年執選實某機情輕聚得五十金葬地墓而納之坦平以無辜

謝仲益曰子雖不知我實知之番公與若翁知之悉不惜其日無面目

見而爲子地下也

謝忠中父死遺金銀能忠中婦人曰吾親姑我以此來得不廢當爲先人

廣德善不無故守機房也遊朋友各置即濟之

嘉靖間襄公賜家世石工日不知書而志行淳篤事父母以孝聞本月特父嚴必扶爾于膝蓋之以進父序哀哀禮禮既畢主如生出入必

魯大小事而嚴而行母病待醫藥夜不解夢不入是實者五年時之子
以小志為婦弟嚴覽賜賜母過合海不言鄉人交口譽之有嚴使至
郡宮至臺下自傳遺書執手淚涕製衣一襲親衣之愈奮嚴贈公贈
學名獨窮遠其處與海竟日不居去

建江悅神母初失父母常念罔極莫報與妻林氏共誦千天敬得木之遺
理者刻親像以祀福祿山中堂石片得之乃拜祝曰此木果可貴吾親
當自幼者三祝事而木竟脫胎動及三而止取紙片像哭奉中堂飲食
供奉出香反而一如事生

當堂民郭某舍妻為某事母李母日失明無歸歸必市食以奉其妻娘之
一日郭母妻取燐燐數枚笑以奉姑食而美留一二爰子子見之失
聲痛哭母驚問涕目忽明如平時郭母出妻母曰非婦妻我我日當索
天使婦以此誓我也郭乃止

麻城李公學樞初為昇州幕僚世宗宣德下後代是下天獨在哲學頗冲
宇義之留著幼曾兄弟四人而後出且長父交諸處聲而海孫盡
取回宅界諸學故諸學富厚而後國首其大父不平欲訟之官後說泣
曰弟吾手足父妻弟妻我奈何以何婦傷父意且為孫松子以子對
父非理也大父乃止此後歷歷五年年當為唐唐儒林董孫開書而
一蓋展一書唐一展至其近漢唐忠書而著作漢派不可洗乃持
義立義上蓋蓋而說者連累又一度書情狀尺都有有儒後明之唐某
非書中不可辨現視大之始見書中隱隱一書漢派以為不可及

少雲楊公二山者孝楊公新泰縣門潮潮楊侍母側嚴敬見孟接序狀
無不親之每日為村農買母夫人進通行花囊中草草香除穢換竟
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年一百四歲人聞者有也

桐城海生彭公曾事親甚孝父恨下急一日大雨雷父醉也母沈外公跪
限外嚴嚴門視之曰兒不能和而親乞賜歸第父為感動自是不復
相怨事母姑不最故去之歲里百計留不聽母曰是善事我奈何以
小過不容自新耶乃跪受教遂爾是日老者得也而事親不義解手妻
嚴泣以婦順焉

邑公第嘉瑞士展進士以初大瑞瑞瑞為所中選茂開母朴又開弟年災
益悲竟不起進言以真理入棺弟孝已未進主奉母家居母喪哀號年
太和楊公懶好學精五經曾百進人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
聞荀有無陰大士悟道謝脫好之卒途遇老僧問何往曰欲訪無陰曰
見無陰不如見佛佛在口外但回遇某衣衣後有佛也遂回數日
無所遇至家叩門母跪衣制後啟戶乃僧所言佛佛也自是知父母即
佛不用外慕是有大德謝辭謝上題曰桂樓日坐其主桂亭經數萬
言作字研龍破下取水能中應已盛矣自是為書射射數款以供甘旨
但家悅觀無他顧也父母履歷歷足山十餘年八十子接迎歸一日
沐浴獨孝孫曰明日吾行時至某亭禮龍龍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
謝先生今日方了事也

會進歸公欲少養母父理妻太倉娘太倉娘有子公遠矣家貧食不足

聘妻族女爲妻族女公適前公大德選之子是月母子能食公飯
飯戶外不入不飲即置膳之公卒母獨與子居公積不得見因臥病
于中時從弟問母起居所適會大飢食糠不能自活公往涕泣迎
母母自斷而不得已提之公兄得食必先哺而己然忍飢死不
母亦無他望終身怡然歸葬川太僕傳之
方公殯未葬時母年將弱冠哭不寐生思其父過傷強制許客而迎
之及念父臨厝難忍遂以束草卧父牀下伺視息父臨之還室不從
乃置膳以絕之而獲室處
南齊孝公漢事親甚而能服迎于意先母陳安人好慈女婢婢侍有不當
指日數十恕公在側能得其心則竟日不想母患孝公制飲與與妻
母之海場堂中女侍諸代公曰吾自樂之不爲家也公父與鄉長者爲
酒會多難時交公執弟子禮不飲與抗每食必自視數椀洗爵嘗泣屏
息立雖聞長者言恕不敢當再三辭乃退父出躬爲穿衣束帶侍食畢
少必戴衣冠以候或大醉手實滿羞避之視視而後休僕從檢事父者
不加呵執服新器物廢置之父置喜喜歡與母悅母故喜怒又急母怒
益甚公死轉側得由爲母提而後無間言生子公與鈞射亮髮無所
加歸養五年而母卒又十年而父卒此十五年中左右無方聽摩視形
極天性之樂里中老者每舉以爲少者自愧以爲不及
江都徐公忠實忠厚爲內行淳樸兄弟數人皆斯居公獨侍養父慈
侍養何甚謹日夜哭其慈父死母病不能食者月餘時暑月公伏床

中不避酷暑每晨焚香祝天恩一者其子其門出財復貧中藥以一粒
與之大獲如藥母服之而愈以爲壽終人以孝其爲仙者云
長洲縣公朱家實事父惟與村民交工傭作得奉供父父老視不事生業
而嗜酒就一見父縱步庭中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
不就地而睡以避父常飲至夜分而睡伺候水嘗入室有怒則必
跪問相未解不敢違起或呼尋問跪涕得父之歡而後已
長安孝子之其姓者以養母故著其履落言敬于從父所獲父于黃
蒲甘視孝子敬敬以奉母時時爲其和會酒酒主人出金危飲客一
客不勝酒以危置樽肩間覆以瓦先則歸候侍者數失危客客各解衣
自明決及孝子以兩手捧而不肯解捧口由我今出之日置他所矣今
之他所則曰我之不得長爲他人家也願會座以償明日資客德前危
乃新簡主人語其故且曰昨會惟獨得無枉居家僕耶主人和言前之
得危危呼孝子孝子跪對如初從父曰危兒吾輩已得危若自祖
不違言何耶孝子始泣下吐實曰比諸貴客在恐他我神爲叔父羞耳
從父大羞乃召前堂上客通語之曰是子如是寧忍與吾兒而視我三
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
前衛陵公建父病瘳常起居飲食遠親視之夜獲榻下聞聲就轉側即起
扶持日則賣藥外延招親長相與談笑具飲食爲歡如是者二十餘年
父卒哀毀踰禮人呼爲孝子
范縣孝子不知名高淳人日負薪以中書書中至孝書教于居見其衣

飲附露曰何不以其新所得易飲對曰小人有母不暇自謀耳汝有身乎曰有所以夜以新者奉母而易其舊者即故雖耳辱其孝以千錢贈之却不受固與之乃曰當為公供新服堅辭之則夜費而投學舍之

國中藏露其人竟不得以居花真教名

吳乞兒姓沈無賴居孟湖所積乃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甕甕中隱居初不為意久而問之則曰將以遺母姑其之令人後所為至一岸旁堂地出甕中飲食管理之孝至紅蓮紅蓮而喜深老嫗坐其中乃登舟陳食饋酒跪而進之母舉杯乃起跪而飲作嬉笑以樂母意嫗母之若求無所得則自受餘然不先食數年而死始不復見

西國聞見錄所載孝乞兒與此異同曰孝乞兒亡其姓名言行乃異市中

一夕吳門有賣人月夜道橋上聆其下有歌聲視之則弓子也坐一老嫗燒工以所弓酒食持而跪進唱以侑為貴人封詰之弓子驚曰日暮人脚為老母歌耳貴人嗟歎明日將相告時使人跪之所以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書人每案紙置餘豆則曰以待孝乞兒也

松江徐公孟孫十歲喪父奉母訓下惟謹嘗母死地意悲歎踰屋屋側射戶悲慟辭夫夫上其事公乃辭之蓋孫既難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難雖名德母何處借母法名未難從項已足偷生豈可持真哉母事是或後王孫止欠一死請看教之

貴舍人通月字仲子為屠而成進士當日暮抄進士之心略非仲龍之智理非家莊之建非人也懷中書以父養歸既其親于墓而仲子死

郭三泉志孝辨序曰里人唐某以其父墓當山水之衝力不能故園每至墓則哭自錫以志慕死之日墓不泊即死不得蓋七年而卒使諸子年其子乃成其志此亦可悲矣

趙孝子仁為人備年六十三刻木為像奉之禮所口香不能頃刻離母也又十年母死奉像益至朝夕哭不絕聲力不能備則織屨為素其意廉不言價惟人所與亦不問盡嘗獨未三手飯僧于雲棲道地大師夜夢其人至展迎于山下見孝子異之曰是可以當矣復知其母孝子也遂問大師何以知之曰視其人顏溫而容時殆合于道者是以易辨耳

謝解元元春懷孝友傳其先人早逝母日老難養聘謝婦定省母及五人皆姻家至為師友母兄弟妹食必同席人供一日壽墓取酒相對

學業世世必出繼自置餅餅餅餅之的史餅餅以為懷

朱孝廉陸宜其人破產賴地蓋然自得惟以娛親為樂母喪陸已念父春秋高破涕強笑字惟布食侍寢為禱之則漫漶之廢廢不躬親地意公事妻子不免飢寒而奉親備至即史祁公莊惟履其孝廉三人贈翰林待詔

魏童子定與東海上村人父泣家貧隨母歸居于外家孝氏童子產儲得幾奉母之命迎女族嫁所得二金更布耳時出戶童子聞之驚愕奔執母擁跪呼不釋母者恨而相之母登舟時辭大家童子歸河濱哭甚母哭既不得嫁者促去童子為奇者所執不能脫號呼欲絕親者憐涕有數語生見而心則攝泉曰面嫩童子使速速而及解懷在我養童子

陳露去後風忽起香囊咫尺莫辨舟舟阻不得行竟子及之亦亦走于舟中繼子祿歸乃家前姓者持戟去舟于腹竟

高遜吉以學晉歸鄉有完氏子來誦時為諸生服周旋雖學使去曉者歸父且有懷子饋書卷定況河死而惜子且少欲謝直應而卒不忍顧依墓里以教書學使不許崇諫中知理縣有急政民歌之曰藥漢漢濯而清

某州縣公惟中父事屢屢解脫想中間方泣下曰嗟乎廣二孟某起棺雪
饒面手足雖瘡形容憔悴無今聞之遣二蒼頭夜半往察之見蕭然跪
庭雪中嘆息而去劉氏從其化亦居望室不御酒肉者三年

蘇人方公然死虜墓側不去野處三年或問有恐怖否曰不知也歸而

人言睡裏苦而鬼林趙六狀反覺心動耳

以孝子舉授官者洪武中李德成應選陝西右參政永樂中權陞應官至
文華殿大學士皆先授光祿署丞

劉履齋觀畫而剗肝剗心者孫公著父病中滿醫云須百瓶漿可愈時冬月竟之野中得百漿公曰傷百命以生吾父吾不忍也乃悉燬之自以腹肉餉諸肚中父食之而愈

郭者字美英其持刀自刎至五六創而心出遂殛心得肺喉肺得肺而
而肺健提出于外家為神夢神曰末世鮮仁孝者故出之百日今世
人過觀耳

一 跪安童子陳公鳴鑾刺股救父並問不棄痛楚子童子決下曰爾時殊

不自知陳立有口有不知恐怖之才要知廣墓為孝有不知痛楚之
凶要知刻服非孝

問孝子者湖州南境人姓白爲書父爲老婦生七旬後病篤欲求藥者
皆莫不應求亦無之不應人以其德不之責也數日而父病愈孝子思
卧病中吟甚苦要叩其故不言但見其用心難堪狀伺其寐後所刺處
視之則刺刺刺心以敬父故也妻懼至延醫醫曰是必死矣女所得藥書
跪求醫妻出藥室之書袖刺藥落而刺愈後謝醫醫曰是必死矣死於天
祐耳聞之言實爲戒門戒之日猶其父在孝子充二日進出矣蓋不肯
居也

劉公敬遵父命五年夢云人物可舍遂到左廐祿諸鼎以進父服之覺

仁和徐如鼎性至孝。懷危疾不可救藥。所擇著得明是二足。莫十左。履月極馬。註言。附曰。戊午生馬也。莫于左。履當剝履也。雙香堂天寶。

庶幾以前母以此藥養味特來廚再甯以進母又曰有味再特來時
所寄藥不能舉手其妹憐之劉服代兄以送而妹痛楚亦甚矣母又令
弟趙尉去楊天吉劉服以進母曰是矣病即愈幾年七十餘聰明如少

杜詩里中稱一門孝廉云

而道其是非耶然則高帝之禁非與曰為人臣子何所不用其情為人

君父奈何所不用其情素之者為君正仁為父正慈也則之者為子正孝也各自敬而已時以為名言

親目失明並請其故而愈者終刻使宗紹母失明夜少耕牛額天一聲未針之而愈入報謝實而魯不獲見

嘉善鄭公美游祝嘏代而母日中各重生一證明如故

通判由承宗父壽三十年公嘗以奉板之父八十壽星酒無度而受目患開

為親究者顧司冠填父病危躬為吮指十指皆潰而不以委人

請代父原者洪夫十八年朱李周由為知福州忽得天下當革命歲以上有司捕藏為民害者李周與為論罪作威復履情重實力不恤旦夕爾

兒子然不敬離左右後歲二弟共守時告柱之法甚重告而建捕及

被刺者已數人然據于父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所不訴皆死

為一番父由新獲免職戰此為萬無敵是降切上聞上執李周獲其官

同役得此得免罪役官者十有四人

程通在太學祖平戌廷安通上言臣祖而夫父祖雖父也臣祖老而無

子雖猶子也受相為令今遭微戍卒如林叟少臣祖者切恤哀切上情

之特其書不下露令兵部解官平吏并召通立階下東而相曰上顧通

曰汝藏此人吾于是祖孫相持而泣使相不勝仰視上遂發命兵部除

其藩驛通還鄉

王韓國初為都督府後坐罪當伏法公二子洵淳日夜泣爭請代洵告

御史言父以洵故徵洵不能事父免追應舉得獲通云洵得赦不當

聖父兄御史再三執書堅執無異初以開特免焉

黃唐陳公主父叔為仇家所訟官死主訴所司日主不能陳父情

父不義是當死子應父使自新事關主為赦叔叔重恨天下新寵官至

播告為天下新寵而刑部開濟主官有言判不宜屈法開使待乃獲

主代而叔叔重恨當而

徐達以親事當判子桂奉朝冠請代既至市驛使察賊持亮無懼色

吳江美公林父擊賊時判公年十一乞代父死遂得真父而擊之敵獲

獲敵時法網甚嚴公懼恐及乃釋指一人成國左者為族為逆族尺箭

家權幸父當禍禍公得免兄麗法有違族既而育之家被火走而麗公

入火抱母出焚房為集里人私福自李先

危公自時父孝先洪武進士為臨川丞堂法編後江浦公仗國上顯曰

臣父孝先不孝桂史獲贖作大以之項筋力而良不能執事大也范氏

春秋斷九十里之惡惡當盡之族時有終天之憾良犬馬之為方

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上惻然從之乃解懷衣衣桂獲吹然執役竟

以勞卒時廿八

贊公調至年十三奉命中南江高富民實家師其父嘗行公館嘗請代
官少之對曰父去日蓋老兒去日蓋老實從之

遷葬代親死者與公共請代其祖姑周氏而而稱之其婦亦請代其

姑度姑去處焉顯見

山陰民徐公允與妻湯奉父母辭兵山谷間遇虎所其父公抱父大

呼曰救我無殺吾父冠即捨其父而救公時抱湯湯曰救夫死無歸

地從其妻若妻夫則無懼也冠從之夫方藏湯懷文中先冠驚數去

而父竟得全

瓊州學公瑞與陳瑞瑞與兄勝快呼出解職未幾兄瑞瑞曰事急矣我

以死救母汝急去無俱死瑞去母與兄為賊獲欲殺母兄曰才免必願

相從遂陷賊中大軍至兄出自賊中為軍所獲將殺之瑞叩頭陳情請

代兄死得養母主將不從既而臨之曰吾嘗卒換殺好人無以為為弟

兄者勉之

正德中流賊攻瓊州有初賊者被執欲囚之當其子自以賊之賊怒斷

自二指自抱腹如故賊諸血書孝子二字于地而去父子俱免

時素陳奉養賊嘗不顧有所以功以兵賞夫為賊所獲子素養

賊自賊父建徽之賊口故賊擒死三日內自備禮視其父撫其林公瑞

持其門曰父子忠節

南陽孔公江表父虞蓋遇蓋欲刀之詢為觀故釋之越月再至口獨在

此耶取斯佛像焚之江表哭求以自代蓋為感動復懸像拜而去

被獲先公蒙冠至母老不能行聖侍左右冠曰汝不棄死耶聖曰母在

何敢棄母聖而釋之

廣德中賊破新城執丞周某求財無所得時賊之季子文學前請曰吾

父老避之不足與居武請代死賊乃免丞而殺子

洪武高起舉賊至捕其妻母及妹去公抱往哀懇賊曰若殺得母妹須

為馬賊之公得一馬至督賊留其妹奉母歸賊獲之欲留為乳童公

不可原獲之

唐憲宗時父應憲官宦事逆成繼繼至長安令給餉備用嚴然以自代

事隔陳州引頸受刀

萬文舉元事父為馬陽司理順順至索官公代父出大呼曰死賊賊官

也索我何為賊骨之公大罵賊特虎人乃官之刀他甚至數十刺乃死

父得免方公大呼時其師出視之賊并執師公曰尔欲得官耳何與某

事師亦死

建水大之尼蘇奉親與奉親至死不避者嘉靖中張御史贈送母歸母道

卒奉親登舟過風即舟多慶公抱棺痛哭風天旋自雷而風止得全

萬應中李公文詠夜文使作文林與父隔一牆書起突入抱父以出而

俱焚死

李憲公瑞任使而李憲化甲午夏而暴漲漂其從父棺去父命公建樓

之公浮游里并及棺棺而覆覆覆以抱其腹再抱始漸回扶獲以歸

自是得氣疾過寒暑痛不可忍賊怒之日父命也以此事命何能為先

子約為大司馬

永州劉公平生其家祿祿大行紐公自外歸來母不得自投入火以救免獲子壻中得母骨聲必獲仇赴京奏得捕獲其賊

武隆王公應元父出故時而家偶大憂意欲呼父不離自隨兒水出而

繼入扶之者王親哭火中抱父死

田而陳孝子則當平母生母病時疾凡母所愛無不隨已手妻視新

天嗣以身代父官御史家居間賊破潰而陳趨父地賊追捕之而陳

誦弟曰今日之事委任之家門子任之遂挺身受難入其安賊以刀刑

賊之三執無屈詞而陳在獄父請之勉以書對曰幸而出父之心也不

幸而不出兄之命也惟求安于命而已會山東兵起賊繼以東行抵平

陽欲繼正憤受刀以死

扶風氏王守康與弟守德事母孝崇禎八年流寇之亂人皆避匿守

康兄弟俱以母老相守不去俱被執兄勉欲殺之守德跪泣曰義有子

兄尚無嫌且善事母乞饒之願以身代守康曰願殺我無殺善弟弟在

母不缺養然不負兄弟事死不已死後殺之同族者述其事入為歌

注

江蘇唐公坤父九十母甚老除而歸家大起墓人出父墓倉庫無應

唐義親之出不肯大息親所居盡然獨存公竟以量天死棺上皆血食

康

賊焚而公之父德獨全

萬寧縣親其母親極歸者蘇川喻公德昭年十四尋其父于漢中奉以歸

父病卒哀物猶禮禮墓則竟死墓傍

暨通孝公當相繼意得軍父子不相見者二十年公辦為竟往意焉

時年八十矣相見物哭哭而史策之得稱則就近補任奉其親歸

嘉靖中少軍姚公弘讓方少時家貧多難生母為姑所逐歸義公公

讓以祖母養歸雖舟車遠步入其家必得之奉以歸

吉安嚴姓者以罪戾逐陽產適應于失其名年十六失恩父疏傳願

往尋覓祖建編尋不得日海法人曾謂之有可者過門嚴嚴指曰此而

父也考子視其貌頗似已因詢其家世名字信其父也長跪抱泣沐浴

而衣食之自著故衣代父力作居月餘家金諸使督子母歸為父計而

瑞昌其父婦大之衆始知以利其金不復問

弘治中新門謝公廣父忠慕神仙遊游不歸母泣投廣當年十六請

有叔遺書事泣曰古人一憂不忘親廣直坐空房者即如婦七日還

出門尋父成大果遇父子小竊放次跪泣抱持父痛哭頂曰免進米

昔今與兄歸耳實歸之也相繼旬月父還往作北取所寄書遇逢降父

得聞脫土此是母爾與絕復在唐陳某所進子則復反于河洛重

無所得天之間母病婦侍母愈復行求之或書不獲之終而父不遇

往來河洛凡十餘年形骸竟先待覓而已家又報云姑與假建至仲夏

五月夜不解母母安獲出終不可得長跪而婦母復履不支乃卒其妻

竭力養終其父未歸母終其父未歸招魂金羅馬

寧波血公歸上金羅之中子也生而貴氏以不合于嫡出之選江東邑

氏未幾轉適他所不復聞門諸表而知之縣慈痛及年十五父卒事嫡

室孝婦亦感久之嫡年深黃出時二十年矣婦視一不音不可違忽

華人告之曰汝母在古州金鑿寺前乃往訪之途遇乞氏舊善焉屬知

母改適古州金鑿寺則之子能至台則事已物改母以無依獲適仙居吳

義官至仙居則其已卒母獲適金鑿寺前而不得其母至寺訪之遇

寺工馬長曰曾與一婦至瑞雲壑下回至壑下求之句餘無可告有

織娘者曰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有陳六十者其婦竄渡人盡訪之同

至王碧川得陳姓居侯侯行奉巷中一老嫗佇立于門張叩之詢其母

也抱持悲號斯里感物陳翁與子而實贈外迎歸舊屋之捐曰善焉

翁死積母入室奉養終身

文安王公原父殉首基園于里獲家避之原長而知之辭母辱父同

旋齊魯者數年茫無蹤跡一夕經曰轉為宿土神祠奉古刹曰近年

就廟禮乞食僧與一孟曰此沙米飯也復流以羹曰此面汁也飯味苦

今甘矣因曰如來真佛來好去還須去既釋怨之未得其解思一大大

排門携故而入公以夢告之其人曰昔日當年者南方也沙華報附子

也訓以勤計附子附之可息去于寺中衆之公如言曰身至復復漢水

至輝無入夢覺至輝宜往持法林問其故義而食之有米供晨炊者

林指示曰此亦文安人汝桑梓故鄉之公因叩之詢呼原乳名不覺歎

歎抱抱而哭詢絕無歸意原以願隨地事父夜而林而龍林強之行仍

口占以贈口豐于豈是好貌否我佛如來非偶舊昔日曾聞呂尚之如

今罕見王居士惜智衣林林前雖但笑機年難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

普攝眾生今有此歸焉父子有引而為之焉免離違以孝官家之

大理趙公重華父廷瑞以舊衙前中州訪吳人遂留無錫山中父出時

公方七齡後至二十歲乃其母嫁其妹婿于郎亭而出適懷曰

少小還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潛然便令即與家人訣不親親親親不

還持其母曰萬里尋親而增舊里泉及父年貌所應州郡適街街街以

萬里改實來至武當遇太子岩岩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廿

二日雲南趙廷瑞朝山至此公請之哭且恸其月日適同于是書其姓

曰萬曆六年十二月廿二日雲南趙廷瑞親父至此由南陽漢關東涉

淮泗無所適至三茅埔于神夢玄帝均屋而坐謂公曰汝父未死覺而

突然遺屍陵遠盡且行乞汝林觀音方急一老僧收錫而前望看

覆面可百歲特問曰魏子何來公具以告僧曰汝父不死家無獨而禪

寺中汝第往公至寺遇父隨裝備然其心動曰吾父也神告我矣其

瑞曰吾離家十七年所遺兒聞七齡存之未可知萬里至此乎華具述

其狀由所費路郵示之是瑞始驚相抱而物遂與同歸茅鹿門作魏氏

家海近

國初中書左丞王清徽神異母過龍貴漢山中失母所在入洪武已十

五年思母不置思母母告以所在徑之歸曰非君非穴底得斯骨月年

卒後入山求之竟說三日有居民知其後并中元乃被刺殺得并忠有
屍頭出入公使中復入并乃復得并骨歸食焉

常整公給父以資成五則以死公安官至家後姑婦父食時五則重

冠發其立之公涕泣不使觸瘡瘻首見諸國關五千餘里買骨歸葬

後唐官大司馬死交趾難歸常思

吳順公塋父成鳳州時行留時字五龍聞母并奔赴岳母骨負歸自

陝抵其妻常數置并地父卒日夜泣逾五日亦卒

孫公庸蜀太僕父以虧馬當償逮市卒于宣化後三日而庸始生既長

辱父遺骸遶山山谷有二雌指示創血涕青負歸

飲其公榮懷父行會襄陽如去後氏生一子不婦時獲生八年矣至

十四聞父死欲往扶父喪歸至襄陽遇陸氏撫父棺而痛哭哀夜不眠

聲雖以女嫌不肯奉飲月為號將此生計而違其父然歸治塋以美

其同鄉公之姓便父入宋父以失意不得歸姓歸力奉父父病則左脇

愈之念必獨處故奉父歸而父必不從乃歸者四夜月復北則父已病

卒某子野月隱血書願自刺買棺葬父日悲號于市中備鄰公家

見而憐之告諸友人為治棺殮備喪服厚贈還里會以歸

叔父執事死不簡虎者為唐中王公世名父為子後故死時公猶稚方

遊晉聞卦歸則父已殯數日矣諸宗人請損葬子之服曰五十故葬公

為生死實公飲泣而見母母曰其姑愛而莫姑父公既愛而母曰入供

職復外手爾其數市金而封之歲以為常紀口不及父時事自是遊邑

序蓋為要舉一子教弟使成立而以兄禮禮葬于無間然猶一利刀動

無仇二字出必保之雖母妻不知也一日歲于飲于宛山天醉公揮刀

斬之破蓋父主前拜辭母曰弟今壯可養有誰不養後矣自投于邑指

死且出墓藏金若干曰此仇處所出也恐遇之因所以未償死耳昨求

生也今日此孝子也不可與談矣但置刺諸王其事當通奉他會同執

公曰復何言吾事畢矣父一死耳今日爾若父屍若有傷則復為應新

之人汝當報復公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報中何爾為今乃

聽其歸葬母與妻不食而死即父聞而嗟其下邑今為祠以祀公請以

所葬曰為實卿父曰仇食也而責之以初孝子去手發他時報成之

親病須非時之物而有求必得者羅公則與母均思其時莫始花公入水

母神而得三莖

方公兄勸母病思莫得莫花公入水泣索而得莫歸以食母母病立

愈

周公病之母病思食得四水不得悲痛切至夕忽有婦入其室投以唾

母而愈

昔水易公故是父嘗飲夏思公治天致濟已而大雨又嘗病痛醫

云須先飲和藥求之于野見屠鷹獲一先得之付醫而痊瘡

永華中高郵華公病母病思歸以非時不可得諸鎮江補子神命漁者

舉網得二鮓以歸

富順貴公婿母病渴思理渴時天寒永求公往母中息于水下得理

四十歲作孫以通而祖母病書

潮州海軍吳順父病書食雜諸子神而無入其室

正德間繼孫徐公繼母病惡極時春初非時時臨而時行姑獲林澤

間得孫以歸母食之愈獲復為家歡

蕭倫越公清威父病書賢嗣外繼繼孫上持歸奉父父疾以愈

郭院夏公清寧親孝父病書者云須繼孫繼其之有燕柳繼繼

凡上用之而愈

蛇虎至暴也鳥獸至毒也而無以孝可感格者古水羅公清廉孫子山

下常隨一曰犬王哀亦哀息亦息山羅無虎至是一虎周旋歷次印

犬為侶波竹侍養忠孝親著

東門師公連西書思食藤花菜公出城而求之歸已二鼓通虎公覺

呼天虎食之去文皇書曰六都虎從之臣不食者惟師連耳

王冢寧華父真湖山連應墓下墓故虎公虎時群至不為害父且益別

博羅何公字新居應麻草獲獅羅羅蓋而已夜有虎歸其門字新說

曰罪當為尔食盡早食母相謝公望視之二虎別如連跪去虎復來亦

決旬一易如灰代五字新以虎疾婦人勇歸治之虎亦去虎食來虎

復來

貴公繼普山人為鄉諸生同舍生獲雞進食公數曰學校中有是人我

近來書歸地書科名父既既其史諸墓子晨有虎穴至俯伏而去山人

廖翼作黃孝子虎虎歌

南陽鄭公繼兄弟應至少有虎虎王臣境而前伏若家畜然獲有

重獨未獲

進賢邑公實夫至孝一日山行遇虎如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尔欲

食吾吾何恨念父母無老終養虎知義手虎乃起獲其衣至故處而

去

貴州農民廖公延緒母來蘇子國忽有虎入如母臂而去歸自田中來

急追抱虎頭且泣且祈願以自代虎向未食公以拳擣入虎口母始得

脫歸手在虎口隨去數十步脫回草地母始得脫歸手在虎口隨去數十步脫回草地母始得

愈俱持不死

廣濟史王明母李德廉產側有虎過之王明拜請虎飲而而去

東門鄭氏家童施慶房親表哀泣不離三年不御酒而美董樂如此

吳公淳少與兄學兄中遭廢疾不能行者二十年國初兵燹人不自保淳

貧兄避過過兵利以不澤以自翼故中三十餘刻仆地兄竟元淳復德

入餘杭山以終

高皇時有兄弟三人兄坐法當死弟二人自辨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

劉門臣等少無父非兄不得至今日故願以身代兄兄令上疑非孤弟

其代而陰成行刑者赦之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懼然引頸以待上問

孰真孰其兄即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兄竟死焉

蘇士陳公孫國初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隔其兄使拜兄不屈忌

其胸公以勇敢之非避害

舒公頃嘗與弟避賊岩谷被執順正色叱賊賊斃乃之弟兄執手事死賊
義而釋之

正晚間沙兒蓋起王公之鄉之父母與弟先出避亂與兄不得出仇家
破搜獲之甥曰我有三子俱長兄惟一子尚幼捨代兄死兄以養親聞
者莫之

山陰徐公思家貧不其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川薪山嶺日去年一
虎出窟林中噬兄思急趨得一木梯趨攀虎滿兄足自獲得之虎得兄
走思度必獲至乃與兄首前而立野尸以待少頃虎自上奔突而下思
側身橫死而解之虎旁逸如是凡數回觀者益驚其勇思弟自脫

思屬聲曰今日元則偶死斯無幸兄理虎疑立思立前執之中其虎
受刺而去觀者咸出與尸以歸而思乃為竟而死

飲安公與兄弟與客黃州某夜聞殺人聲再更捕之思弟曰兄年高
未有子弟訪老母所請皆不可死獨肩子已長願代兄養滿遂相更就

警勇究之求直不已弟曰空自苦必無生望不若保餘實事老母撫
弟嫂立門戶母以事為念其夜與兄夜自臨元州人傳之由于府禮碑
之正接中施某門

其公處舉弟走避為舉人公時言不偶所親動則視之甥曰君子仕則為
君兄雖直守職為君也為可親義公以特選遂被逮到道與俱及下
獄將被殺或遣使食者甥善舉人中腹腹食兄外其親下吏中即宿

遇見之數日二妻有一死要用生為妻記保陳版之得金

寧化張房猶以游屠判府乃妻正李親妻老人年九十七仲弟房正性
孝及到服食亦親華山陽雙年九十李弟房陰慕其孝能遊齊年八
十七入俱寧陽王老

蘇父仇者陸起與弟起鵬除之安順人父曰為武天歲中安首破賊鵬
一門眼文自變死者五十餘人而鵬從烈賊中若無物買之出時鵬已
隨父先出城去鵬遂為賊所掠索開得脫渡離變蜀尋父與弟親而立
弟復安順父弟復歸此報首害父為理人所殺而奪其首鵬被掠時賣
七處焉自變歸聞之鄉處備資往贖其弟相持大物誓不與賊俱生以
其事泣訴直指直指下道神道師長諸羅如虎且受羅生給復其謝旗

符羅金以贈鵬鵬相與探曰吾破獲仇而卻具時彼得捕良乃受之而
歸于學宮陰結壯士七人誓必報其且時道師為庇並見已受金儲益
執一日以事入城顯兄弟盡結壯士挾強制毒失伏城外諸羅時歸鵬
素執骨刀躍出所失首壯士四面從之擒餘賊斬殺父者四人而弟血

書壁曰殺起鵬以某日蘇父仇羅或等四人于此為前之口法迷亡各
以月當之鵬不可鵬曰吾一門死者五十餘人今獲兄弟僕當非孝也
鵬乃通庭而果執鵬時甘心為鵬曰父仇已報吾因此國於然羅殺人則
贈之士報羅則殺之法如是耶羅不知有公而殺人之父公但知有羅
而報羅之報要項之為父者危矣且吾之報贈公以為道途遠賊不
可得耳今賊得矣而又為賊報仇何為者道神符羅乃虎之士

周公濟父適家紅湖關不歸公入舉庫因請父母在不違游幸味定當
願而音問疎之語慨然不樂曰父遠出歲時周矣若何不往省新音聲
旋步往抵關適疾外旅舍幾死一見父而奮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
定矣遂領解府官至二千石

周州諸生張養中性孝父病使養時則必親執藥自奉嘗頃刻安枕屑
一夕恍惚見來麻神授藥曰爾汝適苦特命而父夢愈此味矣病
良已速近驚其獲適父喪王歲居外茹哀杖而後起母度隆冬永夜寒
麻外草情其難神自盡事而卒

登州徐應魁有至性父母早世事祖母至孝祖母年八旬負廢暮刻夕哭其
舅王麻增履冬雪深數尺絕水火者六日不死忽地響若雷庭中雖泉
涌出能愈疾服而歸地復震而泉竭

祝世騰先為江西金谿人祖祿時父神如進遊本歸世騰年十五獨行
父患楚及秦雋癰危殆楚楊某德神如神其疾見世騰欲以女妻之騰
泣辭曰父未見故有妻教辭去之泰山高地家信屢至疏疎無完膚日
分必死久之月過父子聲聞父子相抱痛哭為酸遂卜室于高陵
為諸生復以選貢得郎南康府政聲

維南王世雅父祿隨官永平司獄病死年低僅舍祖官實不能携歸理
時王歲及長痛父背在遺貨實至永平判無辦稅應年餘負之以歸又
休來德者進步南京繼叔祖骨邑人縣選禮孝子東德順陳

歸孝展公鳳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更有施相之謂之兄弟俱為

知州家居日以四座有諸子一日公偶過鄰之子丹卿之語處事公為
嘆嗟涕曰吾兄得善正苦之使得如今兄乃量家私產吾復何求因
泣不已卿之戚惜遂拉公同至兄宅拜泣悔責而兄亦涕泣懇解不復
有言自是交相友愛至老不衰

金公壽時古者學弟問事之如嚴師兄嘗病熱醫云得暖可治方嚴寒則
解永橋河來之得百款以進病良已

正德中陳公良權嚴公厚處公俱計偕感嚴之兄往以省祭獨過同舟
北上一日往還僕因閉門伏枕而泣僕入問故往曰無他項作家事
鳴少弟情禮犯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從師讀書當日放縱歡笑無
樂之時而以勞事弟之善弟公事大事不可已吾雖愚莫逆亦知家

進出而累吾初弟是以悲耳吾其歸矣嚴陳兩公俱負愁願乃止

嚴公以御史歸里有族兄某老而貧公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進退已就
一日進等相過兄反袖袖執其袖公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無殊亮
見顏色既醉送兄歸卧而後出

李公夢陽之兄孟和能書強筆宅田園壯麗奇沃夢陽下獄家人悉逃
孟和久出資往來賓客游說萬端以脫于難

許進中鄉為學士家居路見族叔買米一囊令其負之公欣然負而隨行
進至其家而去

郭張文定邦奇處事儉二帳上官過訪頗不便嘗一椀乃其叔居也過叔
有宿道願嘗以倍償贖之許書為各子公父洞書前翁問情幾何公

具以對前知其信也蓋悅已急潛然淚下公訝問故前曰吾應屆時折
鐵屋以置我親使夫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朗然曰大人寬心
兒當通之遂始身取妻前又止之曰必吾知其親已隨手償人矣公曰
第併其償與之可也前乃欣然曰若然慈我妻矣

朱武國壽忘與弟婦衣來考並為三公並國恭謹自守而鄉衣義多受
游歲國時分金賜之數國爲外第婦衣第相去遠則列府林千道極
其欠伸起看頃刻傳報前不妄節應時趨至及歲國殿日夜號泣盡上
食即待食其妻如平生然

李公士國忠文公即事長子也與其弟士國同赴敵賊舟西面夏水暴
漲士國失足墮水中溺流迅急倏忽失所在公衆皇寬放不得乃號天

赴水而死士林哀之劉公同升爲之祀

崇禎末禮科給事畢琛行人熊開元以抗賊特旨下詔獄琛之弟行人城
諸代兄罪職三臣父善濟榮陽諸生甘貧自守匪通城邑臣父事親
丁老初入城死守城陷臣父被執罵賊賊殺臣父弟城邑諸臣皆目其
國門死難僅臣母得免未嘗得亡而兄殲以狂憐獲釋臣因并控臣一
家之苦不忍言詎許臣上將臣付法司代兄歸家養父臣死且不朽哉
以臣兄必不容違律得有一者親親報自歸並治臣以安墳之罪亦死
且不朽事善畢琛者則即行勾擬畢琛不必求代父之卒家工育年

雖德祿厚雖豐祿宏厚者如春風化日紀不見曉曉之迹公者如天
池大壑無不歸含納之中要之量宏者其德必日以進而德厚者其
量自足以容蓋中間而外此福資深而符以元所以從康漢朱司有
今弄之趣斯奴度者既消却吾之表至今讀其書論其世猶覺新實
惕休之氣映人眉宇而況生其時矣其色豈無昨歲飛躍之殘獲歟
心防是始摩于多濫亦內省于厥躬慕德第十七

家潛漢侍太祖久直諫不務文飾嘗曰君獨父也天也其可欺耶嘗密
庭臣減否等言其善者問否者爲推對曰其善者於臣文臣故知之否
者概有之臣不知也有矣批焚稿室中書溫樹二字有問朝廷事則指
示之

山陰信公宜可洪武中劉京師工賜沒官男七爲姓婢宜可不愛然言罪
人不替古之制也有事隨堂法之禮也官吏有罪國典不宥府及妻子
何者男七人之大倫婦同於時而福和氣合門連坐其戚德之事仁政
所宜行我包除之工曰汝言是若爲今

徐中山至蘇州見一女子悅之以室幣爲聘朝師旋初之既而悔之使人
遺意令他適女父娶求不再更遣數十金勸歸

朱文恪善自遠隔歸置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學聞老翁哭聲甚哀詢
之乃知翁子鄉此以償公昔前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以奉還之而不
索其值

永樂中忠公權少孤貧嘗就學于俞貞白先生每歸飯飯進進俞其爲傷

視所之至孝廉中懷出一斷而之即行命于是皆食于家以爲常一日
妻失留之命歸知讓其妻乃改而如禮焉後繼以布衣往南村

楊仲華有先墓前有一石碑一日因覽數筆聚戲其下共推碑碑仆兒
驚散市墓者來告公遂問諸兒乎曰否公曰亦安可諸兒家墓視兒勿

意之也 歸家攜金補塋堅其墓公不問曰晴日多而日少也人又使
其姓公有善天下之皆王止其遺些兒也不妨之句

公家于其少與兄茂茂爲人謀說時文員亦寓焉見即相得文員方
困乃令諸弟子役之受業而自之地所曰往遊十餘里聽文員講易未

嘗失也文員德之仁宗時薦爲府

文員博家有境家世遠無遺讓所家謂其此機心貴欲以贈公公曰無明

一理機人之宜而居之得者失者皆能安乎

金公思未過時里人有富傳公者從補之來京師公爲尚書廣用之或曰

純不予公有憾乎公曰爾其可用奈何似以私故抑人之長

文員歸里編寫說教一人取席間金杯減之予幅公通見之居時嚴主者

猶驚亡其一而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其人酒酣涕泗杯帽俱盛公坐

持升今人仍置其帽中前厚德如此

楊文敏禁丁父難歸既喪事乃料理卿雲平口有假貨錢銀事杜慎者悉

焚其妻無人有使不能舉者悉爲其之資仍不杜自存意收養嫁娶之

有因產難數爭者劉已業昇之起獲時宗族卿即送行者咸垂涕

及忠清原古德事宦以書使吳中韓子文正當院之身居三載遠范比子

豫有夢于中堂公聞之起衣冠冠坐至覺悟夢乃就寢初覺使尚書凡
一新服咸必入朝見君後始嘗服見家婦某少婦新修門門咸

竟曾治其遊揚仲舉口門戶初聞必一居子先行前舉存心有如此者

幾漢程公平爾初以九人呈請廷安與卿人來仲杰楷行志得康無禮誠

慕同恩運德樹下至先往奉店而令平會行李微其水漂其行李至

運載怨責惜平如數償之不與較至廷安至以警自托于極百戶既而

然卧病華危以所有寄之極曰僕善子付之杰平而極謂守他平備

棺食歟之曰幾自謝絕耳與人同即而生同患難而未死無所歸焉得

不隨其子捷生奉命來省聞父死而極他鄉中途還家始得日買地

葬於越五年平之子來廷安遂命員具舟歸續漢板捷生今遊運其

捷生不獲顧平故運知之曰廷安數千里尚爲自歸此去休寧僅百里

豈可安乎即命推送至其家

魏文靖贈少鴻邑唐嘉州望族楊先聖嘉容明科如在具上宣永樂四年

令誠已博初爲松江教習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閉茶往視有讀書

者供以一飯至三更時盡閉自隨而有讀書供粥一碗如是者間旬

一行去歲歲知魏家居三十餘年不治生度年九十八後日清如從禮

上曰尚書敬贈年及百齡其有德望朕嘉悅其教進行人作同瞻羊

酒有司給月奉贈之

況公體守蘇州與吳江平忠忠有舊數廷見執禮最恭且今二子給侍曰

非無僕雖欲令兒輩知公爲吾教人耳忠忠居實自守亦未嘗以事干

公人以是而高之 府治被火焚文臺慈遠大者一史也公母至病
被燬遂至自華春引為己罪更不以累史臺上置止符俾而已

周文康公嘗聞一死獄被治之無語憂形于色急無言者日者有此可生
遂活其人

陳傳教為憲長乃屬卿王文子至廟觀而王亦至右都無倫公凡入
臺公至稱提文即命堂吏為設祭原卿史陸持治事公置不較一日公

先至堂吏請提公曰朝常諸道庶不乎文知之乃自愧曰吾在陳公
度內矣後後碑文據而公歷者以終

曹公為泰和典史回滿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初擬以片紙書曹
不可四字火之復書獲火之如是數回不及于報

姚公為大宗伯天順癸未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請諭
祭于郊自謂不能致防殃及賢院伏地痛哭哀切行路

楊朴華制宋為諸生時書館于大姓徐氏有同門生易某行技故知于汴
公曰道路遠人情難測因為就近覓一館地而易徐陳公之館從中

據之公聞明日遂托故辭徐氏再四留公曰公素廉一人自代詢其人即
易也易雖得館而人以此薄之正德中修郡志者將列其事公聞而懼

曰揚及之過以藏己名可乎且彼為首所苦亦何過哉力止之
也先入記事駕北歸有言置水草中可毒房人馬者兵部金公潤曰

祖宗以天地之心御之無房雖有德豈有無藥可以禦侮耳
曹欽成武臣功者執其他人遂官以為逆黨凡數百人陸公論移都憲

李公曰發之反起于倉卒他人相去既數百里安得與謀奈何使數千
人無辜而死并籍其家耶于是得不坐

天順癸未一士會欲獲逆賊主人遺寶璽于監署其懷探而匿之行囊金
以善士驚曰奈何以此故使復骨肉相傷乎亟反之僕日期迫矣姑使

我輩而反焉無已我獨往否則不及我矣士不聽親往覓主人而歸之
且再拜謝遂遠避無聞夫多死者既誤則而士義高道

景公嘗與張貢為婚有故此公曰禮聘雖未行已心許矣思貢善及地
下乎召其子妻之一女以替廢其反清舉日何可使景女不字願字吾

手賜乃承勝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情亦不妄無以為家也
松江曹公用和在京寓與于忠肅相親同和生于親友致賀定日會客陳

我己早患聞于公與命聚于家公曰子公有喪而吾家無客非人情
也遂聚會過吾諸客請易他日一日與同官某公咸退制並出徐行着

日方中公行愈踴躍不能堪曰何不策馬公曰執手曰然我與于然馬
獨不熟耶終不加戰其性度如此

陸尚書輪轉督國家兵故奉辭竟微門達怯寵作威弘農衛卒犯捕得李
彬謀反事下逮訊達賊陳賊之論謂明其竟達誣使公公曰法司所執

者祖宗之法何敢枉聖人以滅族之罪達得公失出上不聽捕彬而釋
其妻于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公曰達達與制微性情較重不可謂無

罪然視此則馬順則有國矣達得不死
陳尚書為官時直書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戚我勿忤刑官狂

人若官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張蘇簡悅為特序有四川監州某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獨集弊

往者實以離命博升斗議脫不測舉家莫敢履其堂也以此概罪斥去之

蘇蘇莊簡悅以尚書里居為公歲時入城祝慶則告出而往來持節家解

幕待諸者稱王也為公與之為老郵書章服拜之歸二載老人頭巾接

而尚書某答送之而出其感德事也

蘇簡悅重親族間一字不假而莊莊坦懷乞饋使終無不法意其族莊簡

子孫卑弱莊簡悅人養行特第不絕家謂莊簡守己學使責之與興行

而之親固過則也

蘇某官校補一僧自言當大書家藏之至要以女觀非分欲其年玉援例

請官通者意公正曰事暇得實不適合故子律耳治其親數十人通者

准應捕作

劉寬守治尚嚴然其親對古有革命結繫之人方為危少

則海治而進之人則此劉曰不繫之徒惟吾展時自斃于清清矣

馮俊為舉子時進什一之利于山東歸而視之皆偽銀也乃悉投于河曰

無福獲人

唐林而義智學術中持法嚴厚小望風獲諸生過失按測時二生宿娼家

保甲擒執署門門開携以入大呼言狀公得為不聞理文書自知保甲

賂行新前公門後判其臂四故秀才去門後偷意增趨下引出保甲

不知也既去公器書曰秀才安在保甲曰頗失之大驚不能言與杖三

十趨速去保甲倉皇攝人曰向所執殆是耶自是乃風頗息而此生亦

自懲為善也

唐文懿為尚書酒者監生請執託言一介休新不至時往來之公聞之

得然曰薪水之資托有失奈何是初顏色便生且其得之當處我此

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忘始之明日乃命其實謝罪公之子自

食華來者適建德簡悅之已知諸君公笑曰吾子始來誠後宜亦不據

文懿為尚書酒補生尤過以母為不得歸者置處法公命之歸或謂沮公

曰吾寧以建德建德不忌地其母子之情

前文懿在國御史林檎初之至廟政建德檢奏曰臣嘗慙陛下使客言

官如原論聲欲復收用今欲以論臣斥之如公論何誠得復職公致

致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習力數曰果與公同處昔千年來嘗見公等

下每投一人宜子孫如是

王公與書得陽氏劉某有祖繼在政使之公歎曰彼以金產售人而不能

守此三人上居不忌也不歸從聞具地使時余焉

書熱陸孟昭泉有同學生某家資落晚為子市公嚴官歸方送客其人侍

門側隨者拒之公曰無然引與同食熟視良久曰子非某耶曰然持其

手泣曰子何至是與休婚更喜未留十餘日其人辭去公親送至一小

室指之曰吾為子置第莫手此器用悉備又遺米二十斛金廿兩終其

自往還無間

李其居乃論令選給以原奉不問償

成化中前光祿能離起家吏胥而盡心職事在先祿二十年未嘗持一費還家嘗奉其母請食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選間難得其餘曰工恕不可則其老矣滿朝任之以不以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退無援主此端神中所不可多得也

王叔微故晉潘陽有指擇事者行不備公事性抑之奉公遺言見官軍某欲使江湖致勤勤而以責誠置在中云雖醫以康蓋以解風儀也無何公還官軍乃赴赴方指死聖人跡所在執而公于公公平其執而建之不與較公性死馬順于陸前塘海則方而容忍又如此

朱榮濟開店官以貪敗者必而曰此耳聞之過焉有犯案而是詎耶

李公東延無宣府時張公鵬以御史起按每以公事與公抗獲鵬與編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而唐官校監行二人同手控行堂俱劾制夕莫係

過而直時公移撫而直鵬方以風儀為懷忽傳至問誰為二御史鵬

頃之公至見二人同往情不能定命左右去之二人不月日會二人死

則已矣其教業公此門緝衣親封且選者在樓事且不測公曰無傷即

有損各自當之彭官校與官校曰此詔旨也何教公曰我任其若乃從

二人得釋于是所過州縣以公政皆優待乃安然至戍所

劉公誠謙之徐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惟餘報之徐足卒而貧者為

具提事執其孤有至顯官者有為吏捕而食之及家人或猜遺之公

不飽已而愈愈

李公東王公誠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位置非其人與李出入

間與鄉人對奕無特王曰朝臣大臣與爾輩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

李曰在朝在野固自不同

潘登者松江鄉吏也某太守新下嚴文等政口無論是否先撈四十餘有

豪甚獲事所訟報四十餘保開大府嘗嘗錄時守呂批諸批無敢辦者

諸奴既出登趨至守前請先受教而後批完守見其狀曰汝批言之全

乃具還豪不法狀出一節批諸奴所得罪事按及日月甚惡蓋與豪

隔河而居故知之真也守獲呂揭批一紙而服乃悉解散諸豪下獄居

一歲守夢諸神騎象鼓吹送一兒至吏舍歸而念曰必潘登也奉聞有

德者有獲月給米米周之獲果生而書奏定公恩而登以子貴贈左都

李堂英廷摩德長者一日遊別墅見園中有人正在竊私乃勒馬四近

道飯家語其妻曰彼方竊而見我念皇德必自傷矣恐所取損我哉

何哉

新五十五無子其妻買鄰女為之妾翁見之頗不悅首曰汝惡良善性此

女幼時吾曾抱之恨爾其嫁而得所今乃嫁辱之耶遂攜鄰還其女歸

年妻生一子費十七錢解後為賢宰相

羅道當會試時自貶貧一日亡其囊中揭同舍唐鵬向不自命物色其

人得之始公同語比入唐唐故嚴控其囊出揭示羅曰是不期君家物

耶公曰違口無戲言唐又持揭相辦公廳出而吳人曰唐持揭耳唐怒

曰君失禍不取何也公曰吾失禍不善損從誠意名尚得為士人唐

袖袖不及

季子舟海難揚有因當時旅旅于官而無從出望甚季被周之友人曰揚州斯隨之人最善聲譽家難逃也事曰不然吾及耳日中人耳安問其也

蜀劉劉某傳度有遺入第曰米十餘升君可取去青留一升旦日劉二子

季與幾蓋過第問曰公曾放漢乎曰然也蓋應送其言前終不承漢曰

漢即我公也公感德居此忍叔公來乎志還之前曰實無是事數度居米

車耕之

魏文靖嘗奉使出以請俸百金尋置中問年子為判書郎者即請撤歸公

曰何待前輩之澤也郎有無損僕盡以償易之公不言他日事覺勸出

金還公其主始知 公為而書北還一小舟當阻津其子納道儀使公

見即命撤正曰宜播重乎是耶 為南宗伯時嘗以提休置書室中矣

去適者知為一小吏所盜發其藏所費不多餘而在也當是法司治罪

公博其資且得冠帶口若置之法非惟疎此其妻亦惡於夫所遂

釋之 既既歸布衣在巷與野叟談會大早至省役二司傳而奏竹

究行進十二司前職主職入奏奏行禮畢金皇封公已殘江歸矣 又

嘗于四值御史官再公岸引境而行御史怪問曰魏璠又問曰蕭山魏

璠又問曰為書歸老蕭山魏璠也御史怪問曰璠

唐太宗諱有卿人魏璠唐公子沿建魏璠人以國于公呼而戒之曰汝

為吾子亦不辱但難為若輩耳法有明禁自今慎勿為此

季公本為吏官日理通事故放庭無留獄當斷重獄事已展詳竟當律就

覺覺其憐大憐此權也悉為紀道謝司令斷斷者據記以解

唐公與謝老會孫山中游就謝問謝老此時何事當料理否答曰無

之公曰方今歲暮當策飲酒甚樂從者為無疑息之所不可不為理會

魏璠璠以無元歸無婦華某富人之妻公名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

有老僕某實無賴乘間揭華氏稱為公婦華氏張樂之方獻則謝

璠公入邑矣某建迎請出見庭因脫詣公跪謝曰小子不肖無賴謝

曰所以至此為婦耳華乃厚聘某某既得志往海上和所辦干銀數者

已而逃散人知其所以居公公曰雖非婦亦足也幸勿急之某得脫歸

則忌官大吏以是世二宗族為然最忌幾不可操作故未宜處舉二宗

舉有法以合族人也為家規編之決所教子讀書兼力農務當命督耕

而中口習遠處情勢勿忘務善因之以益之也

吳文定公少有介行仍館于一富家女及笄見公心初通婢適意公即

托他故辭去終不復往此婦適此以訓子德

御史李輝詠所娶文復後大理挾承於引口按格宜解職輝當詔公議別

權公曰舉不避仇古通也何礙

陶翁華魯在廣善珍冠幼當公之承新會也才弱冠江右王公貴來為令

見華英明行事老婢更不敢欺心甚慕之因謂曰丞當學乎對曰某從

先大夫在浙曾度葉子周先生先大夫史院而學誦誦蓋今昔已為史奈

何言已沒下至公愍之曰無忌我為子師每晨燒香焚以經史據解大義然提出視事可乎魯大墓園下拜執弟子禮自是學日進會亦大喜未幾重辟于官魯執事如父師治其後事復屬其二子終身云

其性所好常解所著碑碣施者數口為得人人而濟之公曰但不負此心耳

麻城劉廷美父仲儒家貧幼時之夕有僧克入室公視之素懷者即爾夫人嘗歸數事與之今近去許不言廢老夫人問為誰公曰某已許不言何必問

福建大司農為公森之父年五十一得一子方三歲今仲克抱之市觀煙失手墮地死仲克持死克歸迎馬公于門哭之哀曰汝孫也疾走母為

止而所殺克死時左而色青明年復得一子左而青腹尚在弱冠舉進士公年八十猶無健忘時

王養誠以新居聚舊門外為南地當時每過家必引過小市口路曰此曾吾師居父老子弟為賢者吾不忍以三難姑其持也部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時為伯是吾不改

倪文儒居職作好妻甚與公與倪出入耕工皆起立公呼語曰汝吾鄉人母為我出入姑作婦第望為之持謝再立復有某御史亦居巷而趙氏

婦坐執送思誠家如罪居民訴曰小人俱為倪所害所俱且不扣御史大子尚書也因備述前事思誠盡釋之獲某御史聞居民言令其亦

漸

正德初蘇人王某商于蘇年踰三十未有子有善風獵者言其至十月當有大獵王意神其射遂欲皆歸至某處獵水暴漲暫為客非曉露出河

噴數步見一少婦抱一獲獲水王急出金叶諸漁舟縱獲出之間其故曰夫實備工度日第一以債值值夫他出不意所得皆獵獲也夫婦

必加驚覺且無以聊生不知死耳王曰無然與以家債而借之婦歸適夫于建強吾與事夫雖為難乃與婦同至王寓暫為至則王已獲矣

婦叩門曰我獲水婦來致謝也王屬察曰汝少婦吾家客獲獵獲相見明早始汝夫來一問何遲夫始休然曰吾夫婦俱在此矣月被衣走

方厥尸而室中牆北壁外竊俱碎過十月不死復往蘇過前風獵視得然曰汝滿面陰陽故是必曾厥人死健福未可量也獲連生十一子

至九十六歲康健

毛文簡澄為賢恆和不及未嘗自言其人和而朱謝則曰予忘之矣徐文靖少學時性甚沉實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婦貯黃豆每舉一

善念過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黃豆投之始其多黃少漸積年久之黃者乃多平生如是與黃不積

省以同年友事汪玉華者人勸其自曰答曰某吾同年友若由之是我計其足矣是為能洗我羞竟不辨復新定官京師聞士夫之論甚為不

平故其與妻辨公恥言費之曰汝以是為吾恥乎吾本無可和今乃無故而致費其足是反為吾大恥矣人謂汝智乎吾不信也遂止

徐文靖為官得歸則為卿人建一草初歸遇水利渠壅曰為項卿人親為

學士瑤與歸朝坊界修築城垣而賊至全法數萬獲歸置其四千城西北以曉衆人

高郵縣李公撫甘肅偶視部司獄增限由青瑤積輸之乃連年罪人死

者公惻然曰死已蔽其罪矣遺骸暴露何忍乃遣子城外作義塚埋之

而地連夷墟多瘠財公查各衙署貪未繫者得千餘人量給銀兩助之

廉讓公選送者携妻挈子徙道而泣皆因公獲配者也

嘉靖初連朝在都院汪鑑請職建紫垣外塚墓工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

而止時宗伯嚴公湖五上獄曰陛下不忍人之心發于左誠周文澤及

枯骨正如是也惟增去外垣而遠一里之內墳墓爲除庶幾于瞻對無

妨悉容仍舊其思尤薄孰成積德固丘非宣公曰在國丘似整然天

無不覆仰遠達何所辟法者語塞得旨免遣

程望煥旌政家居時終日端坐如泥塑無恙然即獲提之妻避席爲壽必

起立候連座乃坐人有善不善已有雅惡其名不著每于大家中引下

之時村叟五人皆有文行而公兄事之一日與俱游鄉守守間五人山

民也破先以家禮見公而禮見五人公不可曰吾父兄也必隨其禮無

歉先于是五人保得以家禮見此真古道君子而有周公重勢利者殊

不可解

顧東橋與王南原善而原腹其子新以答庄戶避連致死懼夜則妻于

中公顧告以款破托妻而遷公曰姑獲我爲若解之東橋作數函遣人

抗之書事比明事已解矣公愛子新才凡室中屏帳皆告新持子因爲

之廷舉或爲公書公歟以今子新子新多疾解游所得潤筆物還手費

去公知之終不倦也

廣龍驤公應美富而好行其德閭里受教之盛履或相繫川人夢以食獨

相成母祀公曰嘗郭行過郡盜劫其故人二子公憐乃馳馬追之射傷

一盜以二字還

徐子與歐惟允莫不喜連人過酒間確憂或有觸而發輒却之好懸樽

人士揚之或過其壘資士所所十精度力不能強強應曰奈何今之有

漸色零死無權士多爲泣下

將定而義有發其五十金允能償者歟曰必致于理乃可得公曰始吾

濟其急今虐之仁者固如是乎即焚其墓

徐存與曰翰林督學浙中士子文中有嚴苦孔之章持公勅之批云杜撰

此生時價貴批卷請曰太宗師兄教誨當以此語出揭手法言實非生

員杜撰也公起立曰未道統侍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後置一尊

文謝山性不喜聞人過有微過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

以爲常者以書畫求鑒定者雖贗物必曰此真蹟也人間其教公曰凡

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食物無待以舉火若固一言而不取

舉家受困奈何思爲同時有假公書求題款者即隨手書與墨無難

色年生九十強健如少壯方與人書墓誌前年墓後筆而絕

康子長于衡山自持北而某書曰非面服乃心服也項它七歲爲孔子

師子游長孔子十歲持與書實得與微仲爭衡至于學行實時北面

周公既薨為壽山張實錄中堂歲時紀如祖考

朱元介之薨已未狀元通籍三十年什三在制什七在家與諸神處閉
間偶偶未嘗離人出入里門游道甚廣而公庭之跡可數生平上奉
尊長中獨兄弟外接賓客下斷童僕終日怡然不見其疾聲厲色天性
孝及奉二親先意承志朝夕惟謹村部公每稱之遺曰若干故意推以
予二弟同產子之婚嫁事仲訓于公叔少怡公為其未善公為代卜祭
不難姑公為擇良家女妻之其厚奉之如此前陵縣令李夢相社部
同年友也死而妻于無依斥閨除居之累皆然更杜鄉舊居停也
老而貧且病亦以閨各居居為吏以背違其女諱如此類甚多不能悉
載性喜賓客堂上常滿此後簡其遺產曰無二項皆止八金所收藏者
鼎彝書畫法書名畫各數十事而已時公子從義幼先莊第實殿祀其
先故知之最真

楊先生以任授應天教授時學中有一二童宿公不教與之語約禮曰以
官則我子師也以學則子我師也每弟子請見乎一編商榷疑義者完
故實虛心下無強進之意可拘連國博卒于官四壁蕭然無不能解
不難歸獲二三同藩周旋之乃獲返輓

永樂中漢唐人探香嶺間宮臣石首楊文定時為司院而下歸衣獄
幾十年家人供食數絕又上命其別公讀書不暇同難者哭之曰勢已
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遇州縣迎送之勤猶如江陵范公

理願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後屢知其賢即為知德安府 商文毅歸自
內閣歸社公採時為主事治水呂崇選之獨厚文毅復歲每以引之
台恭敏主任則通達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爭主事秉規收其儀伏思
諸君解未幾召為工部侍郎素不自安而公未嘗形于詞色 孝文建
賢之子董文莊聞其擇已則深謝之且抑之至其後文莊始得入為禮
部人量淺深不同如此

姚少師道衍歸美獨步松下不將餘人一絲亦為遺米少師不之避必想
苦而執之達人幾履隨行有激之者曰此少師也必驚懼伏地待罪少
師徐云且送耶朕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遠
何足怨而違旨之辱師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孝懷此言為之建文
得事日知無悔不

解人神無度厚米又與書者曰福緣幸與之無緣修成言有不富與者公
笑曰兩書宜擇地而施表

夏忠靖公原真嘗冬出至使館展發命僮人焚燄薪焚其一體不敢白索
襪甚急在右請罪笑曰何不早日焚以焚唐易之布衣并存者香之而
行館人遂泣曰生平唯一過也

公治水江南至鹿山寓千墩寺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觀書如常人
鄉民數人來寺謁觀雖坐其旁既而問僧復問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
也民性懼奔走公殊不為意 治水未日後五十餘萬公布衣徒行或
暮擇美士曰衆亦體暴日中吾何忍張蓋 或問豈可學乎公曰某如

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思于邑中思于心久則自熟

嘉興黃某爲兩縣提法至奉議堂檢中興陳少執說巡撫來而一日同坐嘉興公館晚宿首即思辱罵不已某提客謂吏曰諸兄當勉某當日在此嘆了多少打罵今日至此概大悔

江陰徐尚書時少爲吏人有所讒必問所從來言出諸已者十數一二如出桐簣反以實之愈盡心其事焉兵曹時一員外郎每因吏必視罵公不爲意其人卒于官死爲賻且厚贈之

顧公使執法下吏不逞乃極奏公受免職歸國執歸揚文員力爲辨工部以此吏付公自治吏思某公曰上命教治汝敢姑恕之但改行爲善竟不加責

李忠文因除是謝王振聲召還獄官校至公方坐堂問諸生以卷見冠就擊神色自若時諸生前與語曰某入某處讓是某處讓非某入今次勝前某不及前因謝修爲口還須校定焉下出情語畢乃行

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曾身送之有唯楊一士子素滑稽同舟數十里杜拜撒拜盡極席神脫之事以圖二老定山恕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

被時若不聞其聲說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白沙素不與物親諸人有使某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公曰尺土寸地當爲君讓其人大慚

于忠肅爲少司馬時書吏蘇某其亡妻求慕忠公未及歲一日以德勝門軍馬蹶死具報知公招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以墓志文稿送某且

曰少保新進堂上曰科中書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有此事若再進則極矣即命紙一揮而就當時皆以爲驚歎之

王偉先往蘇方郎周于公處陳侍郎來幾伺于公過挾密奏之某皇信于公身召人以傳顯親之曰吾自知卿卿勿嫌也公既出傳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為何公曰姑入姑之既入復請公笑曰老夫有不足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傳局各無地

王司使承裕初時暑月如扇必置扇外全閣閣諸婦欲取之使婢藏去王出視無扇已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終無蓋色諸婦笑曰王叔量夫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

張莊簡公書元旦拜竈有文堂竈上聚友祀公具承冠拜如故來幾天下竈死人又大祀公亦如故子孫問之公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倪青漢家一犬忽戴帽坐于竈次公見之取袖對其口有客在此取茶來犬

仆地死二事相類張莊簡公按來古年廿七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樓柳落其妙帽左右失色旦曰川守何以爾爾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復酒樓須高挂

便道出爲司冠有微事須急報夜生乘燭起吏治文書早入於夜半書既就吏袖覆于書不可未叩頭請死公曰候耳起再書之坐待

怡然坐睡不寐

章文懿宅後有夫婦山一日本縣捕一惡犯經其門徑走入從夫婦逃去縣役大詳捕公因之公令其自至內專覓直入內房不得亦從夫婦去

公與夫人喜不動色

陳公錫皆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之置茗飲公起責請啟門外
崇公勿庖庖人乃剗柳條為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食更果教牧而
已

楊公守陳以洗馬乞假歸省行次一縣丞不知為何官堂而抗禮卓然問
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報
一御史且至丞促提上金處之公曰待其至而禮未晚也比至則公門
人怒而起者丞乃潛伏階下百狀乞憐公絕不取
三原王公恕為都憲時巡撫而嚴當一日至吳中市井一無賴乘醉害公
公略無怒色惟曰此人醉矣令吏卒逐之

曹時中自刻使歸有悍生趙其龍序以雙書其名下牛後向其使辭至欲
以激之傳聞以告公曰人置我而汝述之是為書也但往謝曰我僕也
不義傳言生不能盡一日公獨立門前生為書若侍候者而中插紙數
令人直入跪上之公呼傳來取焚之曰知若主于我與奸官老人不
能容耶自是耳生愧而止

吳文定初下第歸闕而病急奔過闕不待報牒闕者拘留之公不為意工
以持云獻策金門若未收歸心日使水來流而舟載得卷手解開說居
王不說怨王固然而釋之

丁仲衡時為御史巡按右時有行人被陷入察院懷書二司皆不平謂宜
初奉公曰是醉耳不足責也明日行人惶恐謝罪

薛瑄時為御史時為次有一野僧大拜罵聖公若不聞即令教再明日
復罵一王政遂遣僧歸計奏被逮捕之乃國族也後聞公所以忌公
曰以一僧毒侮聖子中必有所請可與較哉公為揚州時有市
僧欺欺為偶落公憎又有一婦自陳水汚公衣左右欲執之公釋不問
謝公遠觀歸理意則人皆危之公曰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
之事乎處之裕如日與家園基賦背不知憂患

華承瑞得原出塞一塞雖有惡少每見其過必呼曰本驢因何往得原
下驢對之深揖曰小才不才甘使步以病足不能行備乘此物不意
公日智過之恐不才有違德教請其罪惡少羞而自斃

劉清惠公以金都守制家居出人虎服野服有士夫不知而前鞠呵之者

聞公名驚愕而去

湛甘泉嘗謂屋二公為兩高言當同訪鄧州學德呂子所學中至則屏獨
從商中野服同跨驢士而郭盟絕情寺至後而返此等為風後世也不
復見矣

太學生孫育徐文靖之鄉人也受公恩最深公在相位援入文學供事公
罷育以公黨惡遠斥逐乃鎮公居官事數千餘呈于時相以求自解未
幾暴卒其子奉柩還公易服往弔于訖泣曰人子固不教言親逆但得
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勿弟公笑曰尔父直我我者我為
人所陷流及汝父某汝父欲保全吾家為不得已姑借我免禍耳吾若
不杜掠之是我父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量

畢端緒材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自據為新舊執法不撓更按某疑其
易已積不能平地公十邑春之於魯歷其非實量移雲南而已公怡然
不在意曰御史官是耶魏死無恨不然自有公論在為都憲豈居嘗情
與行道中一御史前驕呵之不為避御史還問曰辦官問何官曰某
御史凡公獲獲度清罪公曰何罪之有第驕馬行人人故逐小與而散
愛之必有以勿問可耳

王給事崇正泰提出四罪而天下咸服題注竊以為指已與永嘉也為永
嘉稱之清罪永嘉曰爾其一爾僕子執自出題耳非四山安敢自
行招認乃止

嘉定會南宮為山東副使時年五十隨贊陽然清成御史以其老而貌猥

又因使刺之入行劫之一日正色問之曰吾刺高事與何公曰犬馬之
年八十有二御史然既還同僚謂其不以寬利公曰渠以我老將如

永歷語幾歲以歲其神中彈文不亦可乎

姚江陸某計陽北上一人青衣兒帽得一衣囊來財并之陸與諸友
恒林論理史糾諸永日其人語亦不作者人慈問舟未之識也復問

衆會試見子禮部曰公非同舟者乎曰然始歡風以為不可及

家子本在京師與除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多不合後子本定撫河南
三人皆為為史子本張某備省主禮身行酒笑曰吾烏得有其一以優

三君子
許性中為給事歸清苦刻厲嘗駕一小舟入城近湖溪水逆船不得進二

僕事悅公自刺船過一他船過觸之大加官辱二僕居聲曰此是詩吟
事汝如何無禮公罵家人曰何為哄人此處那得便給事來從家人掌
船去

吳長史硬歸揚有司莫識其面里舉政吏役接以公名報令不知楚之持
公往駐其下曰不能為官豈能為後令開大術

劉東川以少宰赴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想于門二驛外撤至謂曰父也揖
曰為通主居公語而入蕭衣冠出見驛士覺僕罪公嘆曰無佛法固不
識也

金公叔少讀書壯舉指揮麻張者嚴無賴榮之語曰第餘乃散汝儒生服
耶視其衣使例華烈日中倘機捷之并辱及其父行購得免明年公以

進士為刑部主此張堂殺人望見識一步一拜跪笑迎之言于官官擇
其罪張張激注下

萬石梁雲鵬為湖州守湖南主賢為歸安令載龍山嘉猷為烏程令萬公
清嚴則正而二公皆名士也御史按府察官參渴去吉川守白事稱所
偶誤萬大聲呵之御史色變不悅而還既出至別館二令迎而告曰頃

知州失口誤解因可郵公出外威勢之可也當御史前無乃太峻而
重御史呵地也萬公欣然謝曰承教已從至西門門投刺以謝

唐則川順之出入僕一小舟散甚不嚴風雨樞機而望凡三四日自如一
日泊陳渡補家人取路得碑碑鋪人出嘆曰此官得盡之料矣為

難公亦不為意

李公善著廷獻復同為集飲通某堂上通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眾知朱
叔傳德之信實之公坦然曰謂拙辱亦與廷呈之列耳怡然不異平日
魏爾徐公弘基嘗平日歡河亭有一狂生乘醉入堂索飲且大罵忽怪吐
滿几案仆地外且罵且吐公撤去飯食令數僕守之云相公雖老口渴
來之茶洗而辱之亦索食奉之熱心不可有恃乃醺醉生醒問何嫌在
此徐僕等以故漸愧悔而去

寧憲陳公履生平簡易不治威儀嘗游虎丘達兩公子見侮尉僕作提揚
蹴踘勢至趨避之明日有兩書生執轡請見則向人之公為知聞其文
不獲言兩人犬術退在南部時作史懷詩頗多當時歸一選有夢之者
有歌之者公謂雖是夏曰吾輩非此當日有可傳者正不須獲之夫獲

此而必欲其傳與取此而必欲其廢廣快他去幾何及竟以為然

陳文莊仁錫不為魏瑤所誣命瑤而之陳文言以誦步天歌見瑤堂故言
亂朝故詞遠文文肅及公則藉歸即日就道瑤數十騎伯公無所得
至瑤上省吏受瑤旨孫公僕從焉既去公坐舟中忽風起蔽檣櫓幾覆
同舟失膽公晏然自若

周文襄撫吳與魏錫山奉天奉職嚴傳且私園門弄鵲石污公衣

公易服而出舟人伏地請罪公曰衣無恙偶自旋易耳

楊公相與王仲華同為庶吉士內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家僕問之楊
戲曰爾家官人做不出文也王頗以為憾景泰中相夫婦俱卒相弟叔
簡疏求仲華作楊翁神傳而以前雖為疑不得已請為仲華作唯次日

文襄叔簡自以知公不願為傳

孝子忠臣家國瑞有時人慷慨赴義故久要不忘君子以為藍
社片言必踐區夫不可奪志國賊義以不渝與忠孝而一致至有大
節謝子雖執好修見子叔孫或在盜賊之中亦坐磨胎之肆其見義
必為賊獨得金手失而故手不挽莫足拔牛果顯其無所為而為
者衆聽之良可以已而不已者則夫之家數之子孫以激吾愧慕義
去第十八

蘇人柳公文信忠父母守節不嫁育以嚴立公為人讀書好古里人有徐
福之書富而有禮如其賢賢為情公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愛之洪
武中以江南大姓為富主特相拜告徐在告中公曰徐氏待我厚我且
有子生何為處富其名潛行抵京下刑部獄得展出獄而卒時年三十
五徐福公之沒終有不當俾竟無子及卒公二子震其繼之歲時祀
焉

正學方公繼于市廣青峰墓認母得收其門人某致家儀伴風頗行乞說
曳其面撫其背且哭且罵依間寫遺辭貯于囊而喪之

方正學既還鄉歸家為遺教而書澤為家法訓其其切于德宗方九歲
有台人余學兼心知之也形伴往乞食往教有願改姓學繼公乃答
以先生文編及切于儒之遊宦海島中學結姻易米而食已而携之登
入即歐訪先生門人俞進士允三指乃得見驚喜收育之睢州守任勉
亦先生門人也饒以金充以養女嘗為儒生三子學受既得所託遂赴
海去不知所終至萬曆己酉習學楊公廷乃建祠以祀先生而施公

澤翁允任公勉余公學愛射為繼其簡之膝即尊者皆獲守姓人快
之

方先生在潛溪門為高弟潛溪後幾年私居念及數見其手跡其後及遺
事歐陽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于國王王學繼柳之墓在潛溪後及遺
事歐陽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于國王王學繼柳之墓在潛溪後及遺

萬必往祭墓下物定移時乃去
桐廬徐姑自幼有快活視儒法士如無物而好行德義從從人羅氏率
五百指奔避兵公衣食之病為其難死為理其久而不懈甲午其策還
之歸

楊州李微臣元時待詔翰林洪武中不肯仕家屬盡死終不屈乃攝成寧
夏文皇聞其召而欲用之對曰臣于洪武中既不度官則今日義不

得復受上曰然則朕何之曰願還低工口朕既呂汝何可復從成還歸
家口臣已無家可歸乃往吳中依成景華景華陷之使子弟從學久之

謂景華曰時承詔何以處我景華曰當贈之先墓景華曰朋友死子我
隨時歸之也子何歸景華謝曰某誤矣當與子先人之側微臣曰得之

矣挽手相謝而逝至今塚在歐氏先塋

楊崇與胡廣金純金初投從上北征逮失道初投從馬廣純不顧而去公
下馬為望與曹不數步復隨蹤襲公以己馬驟之自乘騎馬殊疲既望
日初投從上上嘉其義公曰儉友之分雖所宜然上曰廣純獨非儉友
耶何不顧而去也

瓦利祥北虜也健胆乃有信義獲降于梅野馬親永樂中射馬乃都督

張指得越睡時死芒橋下事發上憲署深嘆二人對曰此上意也何以
殺且上愈怒立新之輝指得手刃二人割其手足刺取其心肝祭謝焉
登車自越美于斯馬陳制

杜公理金陵人侍父宦遊好學殆博然博好周人急父執掌主事兄泰
死子九江家破母張氏老後永樂知交無所歸應訪至公家應執事而
向來公理還留聲必獲望永絕出於無所遂乃歸于公公資勉勉乘
馬氏服事之如事其親母性下急少不惟微憾恕公私或共家順之勿
以國故生懷喜心母病俱樂餅惟提病甚數日各棄杜居各棄杜居願
杜居子孫悉如杜居也公為治僕事美而祀焉

李公疑有義氣金華范景澤得疾人莫肯舍收埋公門公物之周旋備至
范山馬不能起漫溺床席鎮不可近公為制屏浣滌不少見顏色范且
元理公曰我景居無以報德責有責白四十餘金在故故歸順自收之
公惜里人往取而付景封藏之自出財賈棺以葬往召其二子至聚所
封景將歸還之入臨以歸

吉水嚴公仲湖個體善使使仁廟盛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超連事不
如法整撤仲湖備二令廉而兩邑父老為白寬收後父老惟懼皆散湖
獨攝東宮陳二今之賢御史折之曰而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而長
吏公耶私耶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多少誰公一人可也仁廟召問曰
官撫賢職事重事而誤之奈何頓首曰人安能事事富善仁廟喜曰長
者之言即轉而今

然西都指得司使素無顧忌教思少為弟兄一日整役人于市欲辱之
家批之乃脫去乃此其害劉某小官之命在劉某之命在劉某之命在
也某批為整劉執憲法司不能查司訪而獲得不成遂成整憲之志
洪某中使有老母故劉自攝長之亦大陳也

貴族各聘慈夫人死十餘家子洪中不往葬中忌周孔教聞之曰吾嘗指
貴族之下獄口故官素公恩官獲罪獨有懷冰生有收葬之陳氏無負
葬之子一立慘凌夫人未幾聞之之屍骸視諸條收葬久遠脫解之舉
澤來表于五世魂空定十九京懷空可代後與敬于後忘前無後
代乞于社生

吳獻臣建寧府太學與羅景鳴紀足紀病病一僕以履死獻臣為理謹明
目之空廟一書幾十數反紀病病同登進士諸人口紀四十年前生我
者父母四十年後獻臣生我

陳公汝同字古澤為祭酒與修撰梁種同年同里種有病預家人口明遊
中獨陳汝同心地好且有法法孤子女可托也種為其公往視之已不
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其述其言公泣撫之子女婚嫁皆為料理種女獲
適黃時時為摩慶守以告葉文莊文莊曰友道周旋久矣如陳先生何
可易得

太倉王公芳秉懷好施嘗訪舊十小直沽通慈船費生是槐病溺散食芳
與語奇之移至寓所於寢處將獲唯唯明年春同舟南旋生大病便溺
銀錢公則為除所須藥餌無一不備至潤州將就醫姑蘇而生病革

涕泗橫口坐平心事百不一中天子已矣論理還亭乞言楊幹會此機
不暇自之語言事而趙襄炳然公舉其首此之類附附然生喉間
嘉然有聲日乃嘆曰尸三日身人不知也抵夜丘桐資姓掌手浴含欲
權居棺舍其家踰月父至舉棺不前公嘗酒未哭乃舉時以此之范
張然范張故交而公與范張蓋也吏難吏難

李之駿為祭酒許進屠王振振瞻視謝事置百斤和命和公與司業進苑
會饌食羅中一仰特重為公設也金掌銀曰雖年壯當倚此公曰老矣
筋骨甚堅即自荷會諸生既伏闕求代而會昌伯孫忠者李華皇后
父也值生日太后有所賜忠即附奏臣每歲生日公卿諸侯皆壽臣家
臣心甚歡願令歲隔少一餐余酒登酒君子也望有君子乃足為重聞

坐覆如示令人不樂而使人奉太后問帝帝對不知太后口不知何得
言黃帝立命釋之

馬公士惟善陰武功石穿樞夫功范望遠補并補士惟精陰願元終無所
言乃攝武功格端高神功格端出大功自撰不通士惟大呼曰有自忠
臣豈有自撰格尊意進謀之理事得釋武功厥其美以士并補其子獲
白金滿歸既盟士權亦不言

于忠肅死而市家人避禍不敢收故有都指揮陳公送金然曰于尚書第
一忠臣存心報國赤手擎天家法已北而後周鼎已危而獲定戰亂
之烈千古無雙則忠之典十世宜有不意員歸權權之口金牌送迎
立之極送使血染新衣還京西市東門吃送克之想華亭抱關鶴之悲

凡諸部人推不脫脫然而解秦權之威猛于烈火烈彭越之英溺及餘
流自首吳康而不收執者欲美而無地遠人間男子當作人間好事具
權權險前舞舞理置口約秦快之名姑以慰秦美之好所知悉勒止之
四母條虎龍公不顧送使西市哭舞英冠冠贈之罪美猶于蕭寺曹石
聞之無以罪也

言水庫生羅公無嫌貌有氣節奉舉不常薦公傳以言事被擒獄當然往
就使步趨閣上跪且戰陳王道三十二條執政為其功直以為倫實下
部議罪斥歸國侍親弟素贈以詩曰布衣徒步自江南上奏公事直氣
細誠故愛時人共美壯行竊祿我方慚不達且復憂藏六有羅何妨足
則三貴推有書歸取讀他時門庭聽高族

諱公政方為諸生時習學洪芳洲有悅之及公當進士會黨間中洪以情
即家居為學史換所論有旨逮問學多方官之公獨附以首視飽食勞
想日之曰官黨司而與軍人通乎公曰明公曰執法公道自中私恩
困無所妨且洪備位卿貳耶下請室何至飽其飲食令草上指知果因
也勞又榜諸衛招學洪地事公學士明日房復大官憲則乃不許成出
榜公正色曰洪黨連問矣何復來多兄本道所為掣為公非為洪也
勞雖少阻而陳之深明日洪竟死于獄踰月陳被劫去無白其亮者
蔡太僕世居華容性耿介寡合而重倫尚義兄嫂卒于女宮幼育為己子
山東劉使雲圖若某死遂還米道公展省至臨清使携其嫂歸太常至
士守其家貧不能舉公倡諸鄉人合購俸養葬其嫂文即孫安全教十

鍾振死歲之十年候其子長而遷之所居黃洋境瘴癘病涉稍瘳

數十文民甚利焉後官至大宗伯

陳公適在廣東為中書祿奉建法司即祝公嘗熟讀史張震中書鈞致聚

使誅公聚對法司諸地大吏為公撰憲法司竟不中書故工部至南昌

卒震與鳴冤略云竊見廣東布政司陳選素潔正聲風紀孤忠才電群

部之間猶立舉惜之地太監李春適自散寡知縣高瑞按法持之選移

文嘉獎以職貪德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宗徐同受法繫探奸首展兩

親以數書辱橫行胸臆雖雖清第使嚴聖明制官各行承辱輒指獄煉

獄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技誤編法為選竊能實臣自取非選有加

于臣春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賂治臣今伏同官選臣雖肯使亦知康

和安敢數昧心辭斷則是非春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置臣于理獨

口持挂身無完膚臣甘死臨天終無異詞春乃文致其詞毀共善為是

詎詎莫辨為盜誣選素則正不堪虛辱憤懣成疾自白而兩衙門為聖

親探其冤臣以罪人橫斥田野東來自給百無所圖敢言死懷陳甘心

鼎鑊者誠痛忠良之士含屈抑之竟長境任之奸為聖明之累也獄入

不報

何國有張文都禮者嗣入都盜徙逃去文播禮曰人言觀盜者罪與盜

同乎二人俱死不若留一汝母老少兄弟汝可為解人予為盜可金汝

母子之命禮感謝文以刑具自服到司時播公確宗為刑曹疑其言勃

奮釋之二人俱得活

英文定寬為修撰同年賀恩竊疾不起廣華托公之旁廣公即補室諸

達及卒奉贈于中書使于衣裏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罪于京托公

主之文而有疾不起為修撰所感贈室銀若干金費于倡家公為和嚴

情之達人送喪歸

寬山周以言詩與皇甫子浚兄弟善其家詩之父名與廣山隱父為好

友且死屬詩曰常恐可唐唐四微德氏特無子者且病遂謝皇甫氏而

歸諱曰先人所屬之父子來其再迎之遂死于孫氏未聞之投木主臨

奠以時藝孫氏墓旁表曰廣華山周君墓子浚銘之曰死生之交誰

為其姓千秋百世盟言是微迄百餘年孫氏于陳守之不替歲時必祭

焉

嘉定為辰時補書員經濟精古候以天文生役往廣東徐制滿博士通

公特書石左建歿州親交吳致言別狀暗爾往踐遺詩送之

南都聊生劉家童于戶氏疾臥館舍群盜肆至叩主人門不脫解命呼

以入解不可迫以刀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其子乃為若輩呼門知之

宜獲有人理耶殺則殺口不可開盜不得已掠生衣被縛之而去及曉

主人出始解其縛

韓公雍權江西巡撫經泰和念陳芳洲為舉主朋祭墓下淚涕不已曰士

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咸化中東河劉公博初微里中徐氏女患病日而醫士家以通幣請公曰

舉進士為名臣

楊尚時少年舉進士除禮部郎上疏請釋廷恩人子於英之定知之謂曰
路安得為此陰事耶會英嚴不令上公以爲不得行即日棄官歸往小
金山讀書幾年不入城

王忠愍特分置下獄多方苦之楊比部楊公通事視獄延款慰存寬其極
楊以分置威勢減公力為如

嘉靖中又台多虎患一縣官自郡城歸憩林莽間有虎突出追與與人
擊斃一門重立取與蓋反置地坐其上虎遂望之而去縣官得金幣不
得其名

五公華之僕金華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婦女數十人前避賊望見逐之衆

大官養虎之曰五走養日悍之即扼格慘獸白日如林獨以孤視出入
死關良久始仆而衆去已遠

五環者四種也此種鐵面員臂乃善射射石塊能開其角致之幕下
石塊被透猶夫人曰工怒甚死自吞分額今尔等演法違部為漢中海

耶環間之泣曰無憂也某乃能致之婦乃以小車載夫人與二子從間
道去環口則吳潘劉夜則露宿即舍外間關數千里至于雄陽則以金

幣不顧而去

孫明者丁汝受僕也丁既謀子應正及迎陽既而應正夫婦亦死止遺一
子才五月朔日涕泣憶兒乞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臨司行即至無失
折寬狀法當雖以血當下情之為脫籍得歸關關道遠員乞行忌飢

哨見至家事之如故主為理其處及長付之竟無所染

楊忠愍被害家城寧獨寺寺前有屠者屠神語曰楊忠愍臣家貧力學汝
合供其屠者入寺訪之一見奇公旦晚供食不輟公問止之不聽如是
三年公既登第屠不復見及今諸城屠入湯問邑治長得竟到公廟

之也金一頭屠笑曰某雖乃而屠亦有餘食豈為黃金來乎公為治良
苦安所得金而與某也辭不受持一頭去獲公被逐某故屠者待殊

夫人必子入京候伺某勤公赴某時夫人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
西市顧見之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即居來乎曰不在公曰只汝在此耶
遂殺命屠者殺祀其某某事投其屠夫而別某止生日此屠某奇殺之

張千載之與文丞相又遇之於當為作傳奇以告天下之屠者以告天

下之非屠者

海忠介流時李晉陽大武在庶常憤然不平與張論政會前元之者而
止嗣空凡圖之往訪索其草檄之弊節稱善遂求其語乃顯以上
兵憲任公環始悉其條幕至書檄亦以卿兵五百邀之兵敗中人倉卒應

幕不習戰遇敵走而公獨從從從說下抵射賊賊中一人甚長力論
潘來擊公館人扶公上馬直前手搏賊連中數刺手不捨竟死公以聞

得免

歸戶部奴楊始以金華令入鮑通雅陰改陵車提水工行水潘車歸戶部
與館人俱溺馬館人急持戶部衣襪不置會者有施繩釣下救者繩且
及館人館人死曰左族髮而酒者令也故今有重賞殺者乃移繩釣令

起而歸人竟溺死

休寧程公瑾寓浙開張店雖居市井而教訓重義有婦安宗定者携百金來湖買絲絲未出復歸飯于程鋪就寢其馬下海濱置銀布囊懸之於

上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慢拾之燈路旁竹園內定至梅溪解囊不見乃馳回捕捕獲曰得者屬平分之程視囊面邑可疑審問之不承藏之始吐實遂押同取得之宗以半謝乃至甘金程絕不受聞程此等事甚多

陳列駕到守當許羅米二百石予當所入有曉十之一輸約不至值雲而情誦其年費至適遇不教言前約公曰許子者吾心也我可負我心哉如約與之

宋瑛居鄉身于行義時度文作其姊家尤苦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唯顯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戚為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既者英之鄉里為之感化

半山英憲制秀兄弟五人秀其母也伯父某含沈江富而無子見秀聰慧立以為嗣令率秀治喪其院舉而族起事之秀獨家人餐食自出資度患難兄族訓家自給人服其美

鄭處士失其名舟中遇賊眾飾而避處士獨留不為動候賊至解囊中數金于賊曰此吾市人者盡以奉公等賊皆而不問時鄉人寄金百數藏于度下者得完而問者走倉卒失金在處士側處士持蒲席覆之賊去失金者方號哭處士笑曰無憂也汝金在賊既歸家還安金安否

聞處士以己金于賊而完其金請以金分情處士曰吾自失金后自免金何情之有却不受

胡愈事其族人愈事量州以進進不攜家而所從者頗曰文訓文學書紀得其意愈事終部軍節節以早暮行孝黨中久益其訓文訓量之甚日吾聞人肉可療瘡乃斷沐刻腹以避病小愈居月餘益其南文訓以腹刻外文學痛甚口使死而可代吾自視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卒不請其族為量與從者有先死以候遂自刎未殊眾視之傳不死而愈事死

世廟時兩府有華人陳堂由西門門直入金堂大呼口沿建格其屠殺累死軍民大半矣米欄駕事聞以增入御座俾較人皆美之

藏人汪伯耳出入侍知史先宅之門致有頗官傳左連汪下獄先宅抗疏自理云臣為處累不過敗官是為臣累雖至軍令相提而論執重執輕時論美之

喬伯圭一騎乘任俠疏有美婦失愛之而婦乃與史相伯圭同其同窺且入刺之取兩首時臺中自提子假按召義而雷之公獲元建謝

李貴外逢陽與同里楊遠南希澤為友遠南病瘵李公促同鄉解回疏藥餌甚以適善藥藥宜少避公曰當此節與遠南同避亦快矣楊卒未決由李公亦竟不起

楊忠應以初分宜被陷離州時王公適往賀之曰天下好事兄兄做就了跟履刀鋒可為萬無恨批山曰不然請尚方針針何名好事哉心實

無恨天下事公等好為之選曰公去無庸公有一部未娶適有弱女願
托高門奉養事椒山曰君人之自當娶也何敢託配名妹選曰即如
兄言天下但有目斯無友道安遂以其女歸椒山次子而嫁配其喪
時正元美世貞亦為周旋張夫人詔覓張元美為定某椒山授命元美往
哭收殮以此大作為意方公在獄時有吏應生頗為禮待尚書應某
之不為動人嘆自其輩中林牧公當日蓋于無三年而若者即地下必
有以報應生

康海師從理好客任俠倡起海上諸劉將軍子為入吳閭聞兵革間彌
死數四子高謝連之終不肯去事平高拜大將軍下士曰家裕卿乃
辭歸金陵子高病思見之裕卿馳赴與訟經紀其喪扶柩至武陵故人

朱海峰官浙病革屬囑僕曰視裕卿曰君勿憂速還歸視此吾事
也幸以其喪歸

廣東張連倡亂犯清郡諸生汪一清被執少為之執一少婦至汪視之乃
友人妻也因點賊曰此吾妹請無污之以持歸不則吾與妹俱殞首于
此賊為之一室相對月餘憤憤終不亂

趙公傳作分定下獄分此死有大費某亦繫獄謂公曰即傳訊宜為定足
計得六十金可全也公曰吾不保首領為保保是明日將訊有青衣校
在旁陰視之則費已代為謀之矣

長洲令郭公疏以法捷鐵造太監張志聰惡怒同流出械徒百餘航渡湖
度車復行數十里與某黃某方演兵教場聞之率兵前衛太監道遠

臂大甲扼太監喉誅其禍諸兵皆依間百姓盡登屋飛瓦下擊其統領
張去等被連志聰以為辱人辱之世宗命城隍張景時重治之時吳
公廷舉為南宮院奏志聰貪賄廉而吳人欲流景時得將捕點志聰罪
之廷舉引見景時壯為立伏義其風碑碑于長洲之縣門

孝義王指稱與其妻死不娶獨與母居孝義備至人皆稱為孝義王居
同官黃某適遇又不通問妻實不能自存成國朱公書愛公疏以黃婦
棄之公不敢拒脫歸之絕不同履店數月成國聞之召訊其故曰黃以
主命不敢辭但與婦同寢其夫婦何以處之旋失其妻即某失節也張國
曰奈何曰如而全不若還還捕所家有老大婦二人可得送也成國歡
賞久之賜金遣送夫婦得聚聞者極之

陳水武極堪見有族人負罪王陳恩與千金實不能償乃納一空室中一
口招其公飲而令僕僕之公出房口族人負債因窺空室而氣高生歡
飲席上何以自安即令我代償亦易易何見辱之深也習得還離其族
人夫公歸取妻妻金銀首飾決足千金與之以杯酒族人憤千金其快
士也

約捕衙戶侯萬仲充奉差北上宿野店得還金一囊約三百餘圓問點林
為以持其人至而還之時公已四十尚無子獲生子居仁中為恩享五
武進士先茲歸公同年也

南淮翁王繼文忠信人也有洪姓者資五百金三年始償而償而奉其
子弟不知也托友求還期翁曰還我久矣所欠海債實甚多前從進負

不下萬金度不能償者悉以房契之當市無或沒邑人聚觀之皆皆同
收口顯公事里忠信人願一藏面耳

方時素雖從范元明講學張陽廣識遠近諸近而同行友王子敬祖
爲死舟中則不義尸乃如不費尸殮數日且始乃發之時都守爲難

故人遂得解斂葬歸

陸慶中金華胡公寅按前止段二監子及嫡弟一實繼夫嗣以年代引刀
自殘一重刻腹迴此與前胡慶事二僕同恐是一事而居官地不同故追作之

江陵不葬喪宦遊其仕朝職上相國當千餘言本上而楊已傳子外江陵
私人爲而操院捕致無江獄敬令引沈公懸學而脫其死公曰男子生

貴剛腸不平而鳴何至殺人輩否爲持控數百死乎非命後得書私人

遺族而公得建坊祀于學宮

永新龍岡以上全諸還示師鄭忠介抗張如江陵建坊我覽一時知文視
雖無微近州初未相識至往族之鄭負入獄朝夕履視人履其家

顧武仲以豪傑自命有金時軍用者東征有功不得報且爲仇家上變告
其陰事時亡命而難其妻子廣山錢謙益孫之義仲武仲曰真吾事也

余其寧乎遂北踰年而後復相歸不往謝仲仲亦終不知相何人也
藏碑草雖先以方元所爲重客方之卒也無公棲城南海飲之正堂發引

之日延親中門出服朋走履步送之喪所
祝爲馬堂雖清源橫善民不能堪遠近罷市市儒王制法不勝情愛展收

乃爲學堂門州民歡呼相隨以爲計堂禮不能出朝後據臂大呼送

尸而入殿大焚其居堂遠免御史以聞下朝佐獄論死破書錄諸書授
者後曰死吾分耳奈何林及他人不誣一人死之日天爲雷轟

崇乙兒萬曆時人乞燕市三十年一日得遺金二十餘兩即以告人令覓
失主有善怒者多寡不合蔡某犯口汝何異竊賊某族某族某族某族

何異如某理而識之文無辱者過夫婦被逐而泣叩之答以貧富人金
累產不足繼第一女又不足今松于官矣公曰何至是善收汝乃走婦

富人曰公富足矣乃復饋資人膏髓而吸之耶聞資汝百金某爲憤七
十公寬三十可乎富人曰無然者願受五十如讓取及既五金爲婦女

夫婦沒謝去餐十五金捕聚同乞者謂曰我輩有無完衣分食食謹
一食無幾于寒乃以付木棚腐得二百餘斤均分同乞不私餘而此據

然而乞者也彼衣冠而乞猶甚疾而乞金錢者自視何如哉

吳義士五人口腹雖甘口馬槽口此楊口楊念和口周文元當用公順昌
破建因服出候空招英人環泣而從者萬餘陳孝率先而中丞松允願

以明代而念和及楊亦皆聚乞題張先逸天聲震大傑從旁書忠賢不
曾曉曉也口誰敢嘗者斯而吾衆大衆曉曉以族學沈揚文元聲城反

擊獲將傷其頭衆勢洶洶如崩屋聲曉曉其五五人堂是以死然自
是獲勝亦不獲救出五人死踰年而逆奄株吳士大夫積五人首吳之

勅碑曰五人之墓

周忠介特贈被逮友人朱公祖文字寬天開行至都變姓名周說案獲公
既坐監祖文爲奔走告急于吳楊范公山東三公及還則公已斃乃爲

經紀其表以歸從涉勞而亦獲獎卒私報孝介先生

應山陳孝廉應典楊忠烈為石交二十四載上孝廉歎息謂其費楊及

被逮窮送千里泣別曰公此行生則刻石死則李元禮復何恨捷以

老母在末敢從居赴易水岸此忠烈死拒敵籍家產十不得一公為經

紀後事聞諸賢藏其如子于應山瑞敬等得也

嘉定廣文趙應來一僕名登勤苦力作一日進出遺金于道登獲至拾之

是應廣文廣文為通同人應登有許才以金誘之去登不可廣文宣歸

登悉飲已所積數十金跪進之廣文辭登涕泣固執終不可乃已後廣

文老念登勞苦久違今自便然歲時伏臘必晨起入門操作如平時廣

文及子孫每掃墓登輒先在事子若然如事廣文數十年如一日廣文

錄一鵬少年時游俠部登賦性淳卒成進士

萊陽時有劉某者洛陽賣山人僕也失其名然性而勤從山人游于山東

山人死劉某蓋棺掩之如石誌其處謀歸觀至淄川為盜所執劉訴其

故蓋偵之解縛脫之遂之沐陽陷大澤中復為盜執掠至老巢以其慈

也使監二女子劉夜半聞七家何在曰我比鄰也家諸版而野火皆實

揚州劉曰此去汝家不數十里賊今建蘇魯負汝去女範謝劉負之出

項抵一村燈火焚焚女藏之曰是我家已得出見驚喜出百金為壽劉

不愛去去二女固留之劉以主人婦觀為念不肯留因去夜行盡伏曲

折兵火中得抵家聞山人子在林後趨至林後則子已往京師又趨京

師其子已自間道歸劉踪跡至假師與子遇同至山東山人墓已廿餘

年地三易主莫可辨劉某微服詣即得其墳并得石胞者泣下

有市人子途遇微叱令執事而獲其曰吾人為微服爾不言視尔

新軍畏死者微服之索禪去年事惜夫其志

壽光孝元高初聘某氏既聘而以疾還歸父母請改國元高曰聘固不替

今替矣雅通即奉取之且相得越數年而元高舉子鄉薦婦嫁為卜妻

元高泣阻去年之乳元高自御短襟奉露西醫妻避房山無幾微怒色

母奉元高哀毀而卒元

徐起鳳者中節慈省儲也從翁慈十年矣京畿臨公畫第幼子璵奉太

人出童僕以提犀得白曰僕去主拒推與守北兵至移鳳逃求同里得

世人昇職至天寧寺得介

大興諸生中公湛然館新樂侯家新樂曉難以祖母湛國夫人拜而祀之

公引蓮子家為人所計轉徙備至堅以硯石之寶流血而死終不言藏

國所在

黃老人者江寧諸生黃清僕也清清書中老人烹炊油餅由當主人意

清無不起家實子初不難厄獲等老人泣曰此老僕責也為姑報其事

黃氏貧無以資老人乃出傭于外每旬朔必歸竭主必所得值俸悉以

歸之值伏臘則歸服謝光展上突與盡其清家有數食未幾老人百計

經營雖告子清之親友雖後而義為病時年有欲為黃官老割口無清

也一通除足矣其建生又如此

潯水劉氏有僕曰璵華居極外野以常奴畜之索輸焚面劉仲子道園慎

廣州華僑其弟及二客二僕往海邦多瘴癘無何二客二僕相繼死遁
聞禮達其弟歸而逃則亦死獨增華者死後生間聞為里扶主抵歸跪
主母前哭擁休百金封藏宛然以進主母更疑之伺其出入室蘭園嘆
誠蕭然嘆衣數事而已乃共歎服

何氏四義僕者永昌守何公凡說之蒼頡之公為大司空因義先生仲子
以唐書太常典簿於永昌守永昌行至漢之華湖而卒同鄉姚安守
李公旋無能往履贈賜施及其妻為田祝暫住之何主兵機攻城焚劫
屠人皆逃公僕李曜達等四人圍歸德未得乃延師得地而屠為四人
親事每歸不二日增成連唯知書通文墨作誌銘記之義主事謀食事
西卒于道一日省府親往於其鄉人探鄉人勸之歸曰吾主盡在是將

何歸建廷病卒葬于於一日陳于堂建廷為傳唐主墓則立冠投祭前
其西耳後忽悟通知元朗沐浴跪坐而迎一日帝欲入洪時方十一
歲人備其義授以室制之師墓家有父西皆八旬起之歸曰吾事主四
十年何品素之而去必立親歸乃歸耳後公同葬休寓歸東為其墓乃
歲公建廷人獲之與建廷俱葬

歌則有表以龍其書集則破矣千貫直工人亦有之高其個僅有賦
于天如世情之破破機有激于入如雷慶之不復細有登詩酒之壇
自著傳魁有游聲色之場如龍龍龍千尺之木即節日臨何原
不礙其襟懷如萬里之流離含納汚垢亦何傷其沉沈而最者曰所
貴乎儒者擇地而臨亦步亦趨擬而獲動一輪一仰是故主一主辭
為先儒之稱稱中律中度作復生之機微微然深儒學貌快而獨
詩書色取行違外飾而中塵埃度相者將以跡跡家識色狂見實耶
于不云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其無非無則為一辦之
虐人固不如為落落落哉哉于吾實也墓墓更第十八

至公竟起人確落有大志守其地祀祠祠行內與耕耨下乘吳渡江入道
楚北抵無都應覽名山川院訪舟中便客徒古來歷事呼酒思敬臨山
谷中著書一卷雲外自隨秘不使人觀曰吾亦即死持此以通明主當
佳風日一散雲塵不作鳳凰海想諸君毛髮為驚夫天書赤足上清集
事四顧大呼曰通天地白玉合版使人便欲仙去太祖召陵諸錄奉軍
一夕元

靖江李時可鳳大快也適逢嘉姑客時楊嶺產龍自負而每歲時可與之
游嶺產扶四青取浮河過其家時可指之舟中舟中器皆金銀此相半
也嶺產岸然自喜次日報訪時可宴之櫻桃下瑪瑙作伴紅羅綉履之
三數麗人行酒並絕代以赤玉盤或脯白玉斗或盤宮星尺嶺產色粉
後實遠以水精為食珠空其中五金滿翠滿食若若而飽和色見為皇

下江南之策與齊梁易變者再時可曰晴時不免乃浮家去之虞球
漢漁子王顯少脫屣不拘好交結大俠異人遇意斯衣衣乃行齊人中
否則浮海難求遠隔市人獲人呵之弗恤也已而市書數千卷伏讀之
嘗曰漢無儒考禮實生諸葛武侯羊唐陸費是有微然不足以幾王道
所費乎學時以獨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為

舟資以主上種名花作爲屏視日所至者而贈焉人不知其爲舟也
吳人笑憐園地之勝甲江南書畫半池中亭皆四空日色無所射散大方
湧公脫初在江陰其今不利于民時受代公事少年數人直入縣堂反與
之狀其罪遂至上官上官大驚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免
王惟敬是陳嘗曰僕上不慕古下不屑俗爲陳爲懶不敢爲狂爲妄
不敢爲高爲竹林之賢而陳其放懷三閭之志而過其沉智曉之明
而清其富

而批馬庭堂圖說無散備入者二公均以諸臨庖而往以散餅為助酌
定事先往靈神帳中吳侍解散餅諸鬼前時至神座旁仲手云我之妻一
個吳興餅云也與汝一個毫無難量後往至都御史乃名憶章亦至御

力士李金鑰者果吳餘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嗚之呼家人執棒來鋒乃此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盡試諸李憚不習公笑起運棒

耶

北平張子言詩社號懋懋齋如武大畢業于昌澤野學詩于何大樽
入郡試令自負嘉覽以選補衣而去北渡漳沔陟太行廣覽黃河秦汾
遙眺雅川伊爾南走留都上金焦吳會探禹穴運大樞乃旋京師

居一故之宮風雪飄飄欣然獨對與至時一雅信其所之風雨飢寒必窮極佳山水而復反在武林與孫太初論詩捧頭大笑太初為之會氣謝中丞雅胆力絕人兩司會舉議兵通獲數戰至公極力挽一布政司可乎新此職布政使端公笑曰君被兵何異被一條因歸爾爾時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斬數賊竟脫有暇炮者

崔特郎號善飲無敵者每酒酣輒歌曰劉伶能飲幾杯酒也留名姓在人間陳約之來公同年輩侍郎紀傳也小子公三十餘歲視學河南崔公已六十矣約之雅知量不敵侍其少壯而值公病初起即往接部安陽渴之公與痛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踉蹌不能走公謂其役者曰彼且乘我暇而歸我耶復舉十餘白月劍約之遂為之略而不記

華公德理家有古博凡冠履盤盂凡稍悉觀古則尤好古法書名畫最要之品能推別真贋美惡時時教小舟投沉石田先生丘士所藏相與品評最自不近流世間東而好古博雅而先生為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踰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首飾入新道望之曰非子鍾耶公便趨至與拱手曰老師得少駐乎文正曰佳使脫衣行燭大滅漸驚始別

王漢軍夏人為保定知事武皇南巡過之應撫伍符設宴上聞其善飲召與杜蘭瞻大脫上偶不勝甚連署數脫符陰刺前眉眉前直前曰符者不任符臣漢請代上晚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何對曰不敢天子遙過撫臣上拍手大笑手大脫賜者三紙盡者特再注上曰不要操遠

曹子隆飲酒與命快趣無去

飲即宜如作讀書方山工自號方山子已棄去為商往來梁宋間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市中獲獵兔則張石大足獵鹿則張鹿然無難而去為詩戲使一揮數千篇幸空同流寓汴中相與門下論詩較射無虛日周王聞其名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

太白山人邑里姓字無可稽究矣曰安化親吏有託而遊似氣流之風儀秀朗蹤跡奇謫自負有仙術已而病早死詩名播天下當居西湖一湖書過訪公送之出而對山朝書開口山有阿好處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余陵方東曰山人宜才廣識遠論遠到名實知兵曉吏事使之用世當為五車略又能得海內豪傑之心使之志別則雖謂之有用之才可也

傅汝舟初名丹方難居暇年十四補黃香姚以之書二十謝諸生通天官珠與澄澄老設所為文古色蒼如至不可句中歲好神仙增瀛其名曰傅汝舟雅好書字除蕭蕭望米仙姑通編海美會則湘齊香河洛之間王忠道曰汝舟才智之童足以得意于仕途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靈至于卿并虛虛不復可居而妻子不足富也舉一世榮名無足好而區區吟咏之工不能忘亦其才志所歎不可終藏而見之乎此耳

豫太初死一日天大雷對光臨忽懷之數倍大雷夜時絕策一寒驢蒼頭攜酒一壺走太初墳上取酒澆墳復自飲酒盡痛哭而返王穆如在

日惟就詩酒與先靈說老人及南陵前萊道人作蘇牧社社集松風閣
將如死至至中秋重九必憑其樓閣下華酒為美分類歌詩備有先
賢遺風載說屬後而老人相繼化去南陵前為年多病不出戶而予亦
來山中此事遂廢念之惘然

史進直志壯詩又難為新聲雅耐性豪爽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
去或戲以言巧之不關通所善則留連忘懷無書賈與飲洽有祁州
潘書江寶璽夫有才藝喜與文人墨客游以事來金陵聞顧翁名夜進
其門時方歲暮翁散髮披襟提酒談病而去性手歡喜不啻家人即登
舟同去

康陽沈阮羅先以山水聲色自娛問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隨之旋索歌

以備隔面笙奏數北陟九峻南訪煙臺紫閣來至太華中條停輪命酒
敬其所製歌賦之以詞雜雜以歌談山止者生日邀名妓百人為百歲會
酒間各書小令一則分送諸王郊曰此勝暫爾歸也

公素豪爽楊少司馬廷儀某名位者公留飲酒間雖後且作公自撰誌
歷度而廷儀喜曰見家兄時臨當相為族公想舉能乞學之曰吾自取
樂耳何與卿事

王敬夫九思與德法同里同官會以理書致遠游來郭杜之間相與追從
後某擬敬夫曲以相娛樂敬夫大醉填詞以厚賞某同工杜門學按劍索
習詩曲盡其後而復出之德法尤妙于飲彈彈餅以往摘彈按劍更相
為壽老樂工學節自謂不如相和詞書漢市人間為問風流猶神遠

潘汴洛間遂以成俗

王十岳賓少年英俊自負文才單騎走大梁揚李賦言學詩已而之少

林扁園學兵校法歸為諸生不喜舉子業獨工古文詞中年喜談彈

古事長老長老曰吾游海內五岳者三今將居海外五岳子能從吾游

乎因自號于岳山人胡梅林碑之墓中曰山人敬喜子房富策乃字仲

唐笑曰吾遊儒入老遊老人海今無所遊矣有于嶽山人集

徐文自督學江而通達毛尚書伯溫遇其毛曰君得無飢否呼侍者林

大盤四其二大盤皆大盤二飯饒頭大和盤各五十許不置訝以手振

之銀碗二注酒長驅大勇若無人時文自年少勇于酒互舉無異歡

然而刻曰公大器也

羅念海曰世以多欲病獨文義某獨知其康介有故人饒善珠一斗公受

之器既還分勞左右投之地傾刻立盡一生有以甘賜者饒素助給半

數十金為常夫為天下用時而不以私蓄知比乎一介不取可也

費公某習學而盡才頭與書圖卷一日數行俱下常以兩履拂之手執

筆過往者周華夫圖後垂以大白進引渴嘗之適忌者即大吃擲去贊

案曰凡所賞識與所贈片口稱其文之佳惡不遺一字

顧公本莊官家居有故人參政湖廣至其家訪之匿不見行部他邑有

者父所失雞獻酒由中道入我門止之乃公也因共飲至醉某觀將去

美如其方

王晉漢在西北邊修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後二人甚効力工

賤之物何足問耶以賞汝獲違事急二人驚之事尤陷陣一人竟死于

王盛寧處者華自平跑跡不羈軍行迺使由泰王賜宴李越酒酣殿曰臣
為王吹笙天矣寧有以相酬者因露乞其妹女婦一日大雪堂地極凍
諸妓抱琵琶侍籥而一千戶胡寇還即召入與談故事甚歡大喜手金
尼飲之復族則益喜命然兒而情酒卽以金尼賞之已又族則又喜
指其金盡娼麗者曰族之手以平汝自是千戶所至為劫此力一日夜
龔帝帳時至暴風起塵習目聚成迷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敵
不覺歸而或據上海於是服也公不覺下馬拜功殿平官

史記直前善書隨處寫山水竹石天趣渾成得真片紙者皆藏以爲寶所
居在治城去古忠烈廟數百步有樓通四卦殿中列圖書鼎彝几案筆
研一精特與客談笑其中小飲數醉則撥柏欵新詞音吐清亮香
茗無人要來氏貌舉清逸人頗習水有姬何玉仙號白雲賦贈解事註
書小景工篆書知者傳善昆昆前善製曲命白雲撰予題素爲歌和
之年踰八十自知死期預命葬引親友皆送遂隨而行之生瑞至期
無疾而終

吳引馬尾居臺上踰牆頻看明徽船然時吏還集門前方聞戶抗賊既而起據臺應酬無不曲當心嚴守定人以爲難

行履事稱首謝張公五引制署中國人列攝應行山人乃舉族手揖公
 曰排烏葛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悵顧君悵知己宜當客禮遂往
 據工堂

山人茂秦趙玉雅愛其詩得竹枝詞十首命琵琶娘爲和度而歌之
 茂秦從蜀中通過都見玉玉等之便戲爲行新作五曰止余嫩強以琵琶
 琶佐之玉復止嫩娘獨奏琵琶方一聞茂秦頓絕聞五曰此先生所製
 竹枝詞也讚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諸妓撫賣出舞光華射人羅地而
 竟十番茂秦謝曰此山人師匠之詞安足污玉宮山蓋謂更製竹枝詞
 以備房中之奏茂秦老不勝酒醉卧山亭下玉命娘以琵琶爲承之以
 牋明日上新竹枝詞十四闕娘按譜之不夾茂秦正印以銀鐲之

張參寥嘗與唐子畏書曰游虎邱會實人數子可中且賦持書更衣
爲司者會與之食蜜見其索句甚苦因換詩詞辨室消膏大覺今歲詩
樺竟不己凡百紙紙每易收雖陰下雪使人跡之不得以爲神仙實
去復子年來寂食日作蝴蝶舞形狀踈人不難測

野航蒨門老儒也館子王氏晚與主人酌散適月正得句云萬事不如
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喜極狂吟主人席呼起謔之主人亦大笑
第取酒更酌明日編詩集中詩人賞之張其微敬留連數日

體方者既而從也。好言嗜酒。但爲酒醉之置。莫托其骨。惟所命。最爲甚。疾。疾。口。殺人。疾。言。不。給。當。于。酒。所。好。一。罐。堪。曰。諸。詩。百。篇。當。歸。尼。體。方。臥。五。十。餘。道。病。時。死。頭。戴。野。花。青。與。編。海。田。間。送。敬。並。送。醉。而。卒。

劉子素贈長身當日陸華修好清眼識家主筆對臨院六石弓鏡
元敬喜通任使與華開先唐順之趙時春為文章書畫之交在官雖是
貴族周事公親親戚俱貴漢無以難違客以相新說之公特持客位下
貴漢壽公處康後實貴漢手玉碗行酒公極而醉之明日曉其子孫
因書贈諸長言以客天德言遠斥然卒為所中論蘇節日南建製所永
芒履想二三小童散放其迹無幾見顏色紙家海地精魚子為頭
建制子童童有茂星差為牛羊豚豕之利有與使少年耕獵然山下得
禽置酒自撰歌曲以娛其母每與周旋德諸君詩簡往來無恙日嘗
與康德溫何太華會于武功泉所作燕趙之音官制轉激風而舞至地
製長嘯望之如神仙中人

張幼子獻翼有才名好游大人神聲故以過隱自號衣紫衣快故使徒
行乞教游于通都大邑每念故人及之故為位置酒而空酬酢與張
生孝資厚善書生曰乞生學于幼子孝資為尸幼子求子弟長麻環
哭工食投美孝資生而卒之翌日行卒哭禮設焚香奠酒
四子執事新性敬職不屬好酒善小令晚歲以貴為博士歸書衣歸衣
挽二鬟湖湖上建好友則今小翼起酒促膝談話時使內人編游諸山
偶日暮不得中車竟一睡與內子共跨入城不以為異
彭司馬澤履極其定問今年歲若何曰小勝于昔然小害若曰佳足之
則室而不肯脫衣曰主人不勝杯勺也祇為酬酢者僕曰有一小秀才
量似可然何足以當巨公彭笑曰無妨固呼之出使侍坐曰此張卿父

公卿之子也彭曰我識之名卿史也固執而張舟相對酒十餘行解
說衣曰通和衣進也為有規畫又十餘行曰知子解事可無憂矣
飲無量至暮則其腹酒大甘何不以晚酒進之乃取前瑞次張而自舉
晚酒又十餘飲始別

劉中丞應憲以善飲聞和華孝廉家居有嚴商與郭亦善飲慕公名而
之聞其大瘡乃將晚酒而賀矣以鵝二雞增膳蹄羊進而進之公方寒
將撤食而坐其父禁不聽出公不從乃與商以紙抱酒而向處之至
平病已獲飲且盡而商未撤半也強灌之淋漓刺不任乃覆為畫之病
遂大已而商瘡發矣復舉改歸合歸中士大夫與守孝公凌雲飲凡三日
夕而李繼然張公出相對以大盤盛酒舉之各五杯公已醺然而李
守僅顧此而已

陳九皋為政世實子不得志鬱鬱自奇疾困學醫為愈事所授官山人
服神子奇考議論題信足以據當世譽士而所作為詩文騷賦詞曲皆
壯畫效諸名家開出己意工明曉倫其所自娛環至其飲題曰雄車得
健懷歡莫忘庭詞進進條條酒既詩著與一切四方士海舉卿
更口誦而手書者一堤與至唐不窮態極于足四方之人軒蓋進諸
於無盡日然非未起時就構見之相與心醉氣折而交而去如是者二
十年徐文長謂山人氣雄邁將諸貴海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為
項屠豪劇忠堂中憤激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德思見郭野亭

胡元瑞嘗過淮陰市中憩一酒肆主人年五十許與張潘等極其意主

人甚喜遂與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至宋明無不當

賓命酒對坐劇飲復談天下事至于千古興衰每公息浪涕元賜詢其

姓字主人曰辟門所書張叔夜是也復問其鄉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

元賜笑曰地且不得如夜臺丈人姓字乎主人起笑曰無多據君且休

矣次日攜見酒家備口主人使一劉羅馬去矣笑問其人曰主人有錢

數百千金囊筆張辟于此至其出處不難知也

有二費過山東送路誤入僻而度德通山自必死望見炊烟往探得一

草廬有老妪曰客何來耶吾兒得甚遇之必死奈何二費求不得已

留之微有勇士以鐵杖挑二物插入室則一虎一鹿也皆告以故二費

前過地名且吾以失路致求之狀為士領之出酒肉為餉了無他意望

旦暮行遠至早寢曰勿語吾姓名為人所知也

得用修補漢南寄與象山諸君其詩論不可得乃以精白燒作半臂

遺諸旋服之使酒間乞書公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沾染袖袖諸首重

被士購歸復渡海尋公亦自喜

歲暮歸隱時家貧也自說其實不與任其持文沉機遠舉有不可語其隱

者如黃白之術托龍中獲改姓白自稱龍化已姓天無一此無十

脫去其時度量故昔歸而今白彭李應魏則川既勤懶漢竟計多出我

實功而人不知

某氏甚寶為南宗伯大威六院無得游行人跡無敢至者張切手來白門

先入舊院盤桓自曰仍收所播而宗伯曰播為先生開一面之網宗伯

笑曰我故疑有此

汪伯英每飲大小尊疊錯陳以書一几為屏吸之至盡而無餘還當善

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即席即大吸者輒笑之復來臨酒未盡

在京師每宴客必即席賦詩並以觀子卿客則先自飲盡一几几上大

小酒器金玉屏風之類不下數十件均可使六升并遊屏影則以奉客

十觴之內或二三過無不塗刺者矣

何元朗良俊有清遠閣在東海上歲言四萬卷名當百載古法始鼎真

十種所至賓客填門妙解音律雅言聲伎新自度曲分制合度律院金

園都會樂麗文酒過從雅竹觀音吳中以明理起家官詞林著文機仲

楚九遠之後廿餘年而元朗耀之文以修理自勵終以漢制見執而元

朗風流俊爽為時人所欽其

張在唐元凱少受毛氏詩於家持書成而從戎非其志也既膺世爵為萬

戶侯為素號提強理馬顧盼自喜其馳勇功名之會而不得當事微智

惜出除遣建武其觀古今矣其與戰事都會之地實為萬敵入長安竟

觀宮闈花園親見舞宮絕境之盛作而記詩篇此堪樂之義歸而邑邑

不得志遊于酒人以自收酒間談說天下事復慨然所不可使酒

寫至堂客亡去意自如也

王先民醉生而早慧讀書如飢渴飲甘露初當獲幸父壽長安日醉市

樓挾妓走馬入求燕而不可得會麻大將軍文圖將士先夜輕裝快馬

馳突廣武陽引弓破矢矢相屬聲震劍戟舞舞意如麻當大將軍降

階執手破傘以冠軍先民笑謝曰家本富生即周海義其父母欲使之
宜以爲海歸焉而事聚德編海英德佳山水奉二澤而法師受優華臺
或歸廣院之格書華院曰有茲德自知時至如臥庭至今諸僧理極
疏而遊

齊王張國華以文風風流唐自權買持餘地吹簫雅爲唐中辰中秋
開文社於金陵會海內名士分賦授簡百二十人奏雅妓女馬湘蘭以
下四十餘人咸知爲文墨理極妙容林狀以須臾集若舉子之望
走類說焉年平歲事至今而下難稱之

金瓶有瑞廟海每時遠近崇奉士女雜遝余公宗漢本爲金瓶祭者各
舉第一東瞻與廟神言曰曉成陽宮火三月不滅今用相報火
舉廟焚濟者以息

萬應中張公路由通古今學件并計家在安亭有田數百畝僅僕數十人
一旦盡棄去爲貧人皆笑之已而極後地與里中人之家欲舉理
疏老死困而公路坐理地讀書歲通足跡不至庭而之笑者皆散
其焉

唐長卿在京師九日集三十六人登西山余宗漢往道過西寧宋房世
恩問之曰何以道哉少頃宋余與某焉而止酒半公令侍童采花行酒
客難之命侍童每一客采花歸一巨觥奉獻其量俱方與客再諾有台
之者張曰尔能再飲乎因再勸一應隨飲如初始數瓶既已堪疲喘
之公曰既爾此夜不可徒步使卿再爲之客散乘道因隨路再爲而

還

長卿嘗言從教游再起間有微暇時晚年出時江表或爲窮八間之勝時
阮聖之司理曹安以登卿中秋大會詞人于馬石山之靜室名士雲
集者七十餘人而公爲祭酒酒間謝靈運公臨中曰神嘗作漁陽雜
聲一作廣陽無入山雲想飛海水題五林茂之少年下生公起執其手
曰吾當爲提籃歌以贈唐生快哉此夕千古矣

長卿嘗謂感德曰吾鄉杭州開時士女從游極可觀因拉與同往此至
所見皆雅習布衣村野殊甚感德頗已而敬尊主貌貌狀展問之卿
公吾爲也故引避公授之云正故君者不無謂四明無入

卽月吉史元龍言時年曉雅壯以異間頗衆儼然微教度曲卜蔡惠賜之
下極固事歌舞之勝有朋滿坐賜咏唱曰享山林之樂與三十年後難
續矣而多遠也

其中金逸月美榮德工文詞書與劉主于安小范游西山月情夜半臂臂
拾雲建義興快彈彈飛馬應年而落游人從之如雲即以爲鶴游人人
爲語曰得山禽從舍人在京師散黃履中望西山雪情漸浮白
日尤與雲相輝耀若銀燭長有內散山水畫製百唐而茂

梅先生園續初下第居長安與謝靈運快少歸開拉當時免收游近
實酒叶座走馬角射夜夜短衣長髮巨鼻望之如仙人則客識者以爲
卽元振張摩度之時也安第後今因安入觀象殿馬持弓矢從容踰
危殆逾射生進免箭聲叶空如鐵端他舍引車避匿問之爲公乃大驚

其個屬不拘細碎皆此類也

下有事一呼而集上官聞而捐之衛城飛矢之獲滑流王若家盡捕其
賊當斯斯安無所逃聞邑令張海雙人奇志士爲神四書技藝以繼之
海大驚延爲工客贈以千金海聞廟子遊歷狂狷之國得海地遠事幾
夷漢情形如指掌海所展之以布衣拜大府會海罷而止

李于田當先。室家居時。好觀樂舞。有所習。士優。往來汝雋。閑于田當。微風
視之。與陳雅。雖處士優。當雋。田氏。故爲。按田久之。解。優田。自曰。笑。滿言。
于主人。知爲李斯林。具衣冠。拜庭。居。再拜。庭。請于田。拂衣。就坐。歡。飲。竟。
日。惜。主人。馬。與。士。優。連。騎。去。

東小亭中遙寄臨先生拙書中選之來遂出居庸關而上下北宛制戰戰
先生既嘗世傳人而公風有年矣雲上生利旋相得歡甚書于永唐河
宜湖大舍謝莊再辭始得起沙海立極公自謂數十年無此樂幸時
值出獵茲以笑我千騎圍曉騎共興吹浮白無歡煙年乃還還一舟曰
近苑因自乞免修

小修以豪傑自命游于酒人狎妻子如康家之相聚沈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後而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秦越之地足跡幾乎天下而詩文因以自遊當自言出世則以趙括豫人進而修晉光之輩用世則以魏濟瀛人進而居杜陵之間修初則以魏國書生豫人始得其詩言以當魏逸之一嘆而已

至損乎惟誠而好學通籍六載羅官家屋盡補經史百家之書修詞治
吉好古書畫器物不惜典衣舉 家藏周鼎夏鼎二器皆一時名寶家
至楚香齋著商略經史實紀古蹟竟日娛惻無一凡俗語爲人談通杆
松坪陳學謙梓州出堂是爲仕路側目然素負他處興之濟久而
不替也

明小山侍御家飲陳璘所新爲史易生每酒間一曰登子陵釣臺
史權杯杓先後謝去侍御躊躇久之呼守祠生命之飲生踏蹴殊異
公愍曰嗟尔祖千天子不難成履何遂不難與御史剛非子序之去
顧所建大猷墓臨和衝也謝病歸讀書修書冊之行折筮置驛延四方
客一時聲顯著是以爲四公子推出之嘗海泰中留建武郡郭杜間訪

問康王遺篋召置堂中骨朽白髮敬殘曲道政事以流涕慨長安少年至今傳之

張忠諫者，臨先生麾下健兒也。隨使如岷馬，以二禽信按屠屠，獨自空中下，騰躍數丈，死不墜，製亦無損。擊拳擊牙，塊石體火，逆石裂有飛狀土。數十人持刀禦理，則鋒赤手盡，諸賊不能傷。跳躍上馬，橫劍躍牆上，下馳。聽見者曰：臨當與壯士制敵。長安市中，酒酣，盡少年擊石事，曰：今者矣，實不能復力。益滋害，為諸君疾之。揮拳擊石碑如粉。沈伯和應言升陽御苦之痛也。若任使為江陵所執，棄人獄，其子知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固守其產，伯和集事，身少十餘人，為乞丐策，亦殺其鄉丈趙鴻，而入雲霧，孤軍以師會，獨行費縣山中，左問智村廟，與人之

齊入古廟中即亡去少年蘇某江本村其門伯和號而笑曰是須多
人乎據神半舉之置于此神前臣孫提之若輩盡行盡十步復置故處
群輩皆以不飲水物和故曉廟無觀衆致摩碑刻久之無敢近者

虎山嶺五嶺者應天戶奇之子也公第世實有心計起家至主萬會而死
之京泰乞歸無道至常州忽作官蘇通職之付家人先歸曰吾獨未和
山卸歸耳家人歸發書乃通謝姻實且與其妻訣所著萬金田萬兩書
萬千是令富家內外族人聚威權之急進人至未和則已居若為獨院
與家人強之歸不可則或還金布公愛布歸所主道士而擇其金已入
伏牛山廿年復遇武當訪范智通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知之公曰彼
尚須人養養何足把臂入林則去之泰山居二十年不知所終

陳水生意堂文通星曜寺門之街多奇驗有勢力能立行醫工數步嘗滿
于漸顯其再生徒手醫拔毒狀于項設將數周漸月上群賊竟遁年
七十八一日到院竟曰某日吾遊至某廟
止止生元儀方厯歲中年晚十四會江南大飢頗有陳陽歸以義助儒士
大夫止生方為諸生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謝之曰此先生遺意也醫家
所積不足實三千以足之入金後作泰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另曰
羅雲兩岸之樓臺事謝及河中之巨艦小刀無不情也當四方之劫人
軍家及六院之衆兒女無不集也分朋結隊康時相邀傾國出海無
非赴止生之社者于是止生之名大噪

江陰徐江祖字震寧有奇情好游乃耕奉母每歲三時出游秋冬省親以

為常吳越間諸佳山水有真五里者四五里無徑一至者其行也徑一

杖或一僧一杖一履被不沾履不履履難名軌數日能徒步走數百里
凌絕壁冒暑著振履上下捷如猿猴生平未嘗為古文詞行游約數萬
里就故壘結謝松給港老茅為號號才士無以如也游台應陳永叔
同曹登觀百霞客唯唯實明矣其所在十日而通口吾數間道故地確
數十里乃至其正正德間白雲雲外而僧所居間臥而在後上曰餘里
黑風通人唐鹿數百群圍繞而宿三宿乃下其車寺遂勝皆此類已而
游黃山山岳九華庵庵入關盤武夷延九幾入楚蜀至岳北海游雲英
其萬華下青柯坪心動慨歸則母方為疾母喪服期屆時志遠將由終
南抵峨眉山下山盡歷九道既暮麓狀峨眉山尋金沙江出岷外入西南諸

夷境後通麗江徑點蒼雖足而難足而西出玉門則數千里至荒會山
窮至宿海去中凡三萬四千三百里望見外方無金塔又數千里至西
番摩大寶法王應覺圓然風之境如通番導還星城看山下託信客州
所得奇樹此報以歸其言江河之流及三龍大勢悉為言數方言會
畢經鄭注及漢宋諸儒解所未及病急語人口昔張善道望本觀荒
舊唐玄奘元耶律楚材即正命乃得由游番以老布在獨孤峰望後第
河沙上竟番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四死不恨矣泉奇人也
歸之後之陳昌世自才名數不第乃放于詩酒海千難禁小指墨竹寄入
神品工篆刻通音律嘗奉教于高忠憲忠憲嘗得琴操一三暇則撫琴自
娛時時暇酒為最願事親孝家貧于歲時飢而堂上必具甘旨已而

城破憤痛而卒

誠以高而明志以高而遠行高如振衣千仞之間言高如橫襟三湘

之險有寧隱避之窮厥或不難移有甘鴻鴻之跡窮居不為損詩情

酒醉陶陶人寄託之場名山大川即烈士遠遊之襟在彼若性放等

萬鍾千一介在彼若重故識千秋千一前惟動破千磨鍊乃甘心乎

肥遯人自珍其真與我自友乎託託之筆高人第二十

陳公通金陵人博究經史有治才太祖召見甚喜禮之稱爲先生而不名

曰侍陳陳酒饌間令麻馬送歸車駕三言其家先生渴心歸國所賦

惠保圖安民至計授學士者再因辭授侍郎因辭授禮部尚書又因辭

乃不復張之以官破官其手亦以助辭制

張介滿家貧不能再失禮義以野絮遺之不受雖職介必以謹張士識

兵入其家危室不勅刀所具而傷仆地起視冠裳之裝如故兵怪以爲

鬼物變走士識欲與之不可輔之力辭病康華惟與朋友人曰吾志

義古未能爲一推必汚乎時座幾載

江陰焦某與太祖有舊既即位遣人召之不赴一日撫東來謁以竹篋獻

篋凡置貯酒爲督工喜延入便殿促膝道故問曰陽士卿耶天子樂耶

對曰各有其樂而不相同然而天子有憂陽士無憂上嗟然久之因留

篋極數日命左右取金銀筆三聯置案上曰欲授公一官此三聯皆自

擇筆取筆者乃授千戶已而乞歸至馬橋門取所賜筆筆挂桌前上滑

然而去有司以問工領之

聞初法疏士不朝位而相下原賢甚意嘗與黃叔學父恐不見月命

歸田舍幾載北中盡入獄借書觀如關路道繞關至家數書以爲
懷德者揚聲避而海舟舍身見獄待屠戮言與之門口日讀幾何口苦
無言焉耳聲曰我言當滅洋海居不下方卷手能捉殺海牛戰事既至
其家乃命子福與張同業三年盡其言報之辟賢良舉恐口香道世
亂家破破散獨免耕種遂卻以全餘生以子好學與書俱棄何不自悔
并累事免罪乃令張海無罪而張獨遺

魯爲黃唐之哲始北土得達陸當言自挖口天下奇書妙類出自然者莫
過之歸攝一野名馳書道學者稱爲書道先生

王仲光宿工下數千百年聖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數山園海遠兵戎
刑律興傳官小說說實事則無不知醫學尤精遊里巷貧人方外家

言與無解不言而不屑爲富貴人醫說甚難久以藥照其面及肘腋皆
成瘡其兩角短髮長芒後竹杖日行市井間其藥道音高兩肘股以

怪人多見而愚之仲光殊自苦也越人戴原已以醫著公甲之原已如
不肯傳一日暇亡取書去遂積于醫與諸藥俱腐風姚中姚公新第

下士聞而造之不得見他日市廛人入其室始見受渴飮醫爲弟子
中姚爲之終不敢發言其母呼爲孝弟呼之絕而復楚

仲光學貫天人洪武時辟地太湖中茂實建文初住持云教並白髮亂
蓬髯爲理千機不得通今日一棧通到底任教善言醫家風姚公守死

知王仲光與張繼忠實爲決策乃知天地無不忠孝的爲人也姚廣孝
還蘇州反初服徒見不見見但云道師一个和而微不語其甚歷人

有負本好學問善著書洪武初曾以薦爲介蘇兄姚公善并種有遺以風
民俗極重之歲延致于序行乞乞種然雖數不難望復愈甚不以爲意

種雖忠并薦忠廉介曾提徐大將軍征姚家既蘇州所守姚公愛士
既負本求而後致雖忠所願忠以守賢也不違他日負本見守乃知

之國故見爲雖忠對使者云吾爲郡民有召當赴但吾心未與成不可
輕往他日沈履舞沐而往守忠見之則室開門既其雖忠云此士子之

勝耳公爲我何不先喜格耶因以物王之策還而守竟死其事

韓公美家忠誠公靖之徒初而於莊有城守正不妄曲聖嚴操之出滿
山水間通望廣滿堂累日不言笑人叩示不答或與至爲詩亦不承工

與仲光俱以醫得沉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仲光致之亦
竟不能一日同至其所矣走蘆中守數口古稱名守聞而自不可見昔

韓先生之謂耶

周履道徵博學工文初與吳興馬孝常治善遂往訪金鈴山中孝常
口往見之公多謝病不見諸富人以孝常重客各局之并召孝常公

數日過中不至孝常自往迎之從起滿半孝常起爲孝常皆辟席公持
酒不肯飲口我無德于諸君而屈飲食我我不足飽生明矣然何以獲

諸君處早竟去歸吳興與弟仲微相和歌

吳興吳文度與同郡丁遊擊爲友無日夕少不休兩人嘗問戶爲詩人見
其竟日冥無煙煙視之方睡目相對固爾自好而持不甚得

卿用理量不娶獨居以下自隱事作一二卦即開辟不獲與人接致居最
極風雨不蔽新舊敗屋災害不測水數自若也學雖不通爻下畫卦圖
史統舊其間事每就說不難具說兼善益執則往他所食後來與共微
過事學書已窮而所列未盡

開泉陳亦而目羅冷雖侍家人亦寡言笑獨重公羅官里居旦則挾神
寶鏡昏暮乃還公與處不一過非特不怪也

有直道一生滿周北野莫得其居偏訪之北城濠畔跡生數株疎麻草
樹門寂然楊聲叩戶遙見一老人角巾掛立猶立徐整衣出迎北野
先生也

嘗到時中華事人謝事歸開戶却掃甘實自守每入城今二人據小舟

自自待院其於公祀則親來其薄久之舟陳公嘗使多往來太守吳公
致為說一舟書曰東城公不知乃令士大夫題咏感嘆而後歸之
公損作書藏曰往堂中時曰此中無別無慕無香無秋恍如天地未判
之初

李公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驛與姑公建過一老院院門前絕
蹤之乃公也遂與別刻頌貴以別

沈負言性喜而先生所居官凡明潔器物古雅奇石嘉樹種如畫中風日
晴美兄弟被吉冠服登樓眺望或時入臥室止僧舍焚香讀書累夕忘
近善為詩及面兄弟自為保嗣下及僕僕寄海文墨恒書即石而先生
之父也

劉孟然嶺山陰人教授鄉里不干仕進家貧轉徙無常地所至寄資文場
子門有所得報市酒樂賓客隨手而盡嘗有客至母老久不出候之其
妻方拾敗紙以代薪一笑而已

王震澤曰宣興道人吳梅字大木風神剷削襟懷修潔佳好風日或而新
舊廣興行溪山間蒼虎白鶴與舞劍揮不覺不遠而往來其趣間必
我獨處自適至雲林窮空修室澗水微然終日主人知之無去言若
飲解之甚晰生之甚法爐毫細馬之類皆精絕古惟有茶壺所未備者
刻刻雙二南曰惟隱西曰漁樂自鏡心通道人

註定山家外病不起入山探真殊遠唐二泉久淡之內居之燒山鑿地引
溪接樹臥持為樂名公至者無不遠為 在文法深處之曰引天下士
特制此者是也香雲隱山鼓之伍客每曰習書攜手至庭所以開身因
足童子立周所以唯持世教豈可執此以病我哉之語者不知止其志
已形于此矣

咸都杜公純以大司空歸里第舊廬曰敬舟兄弟皆客日遊投為樂當
春夏時扶杖促一二童子課家人曰作農父野老嘗携酒餉之為引滿
不辭居家常飲事或成引其醢曰我故布衣也任官服官服居家近我
初服何陋之有

史無標當指沈石曰千吳石曰他出堂中有兩景清景成山水不留姓名
而去石曰歸曰必舍後史無也也要選三月而別

諸子界當憐家貧不能具禮前姑言樽之親燈同妻送至婿家出浦

小敘留女笑而別

嘉元春末古年十八走南海揭白沙轉而廣生葉城當古已獲出游
汎彭蓋修王天子降觀游食陵其會與文沈諸公聯詩酒社晚歸清工
故里自號寒渚子負其號能為自位置元好潔實與友誼無嫌水客極
永以父友事之禮應以新相座元意自解其筆出所携白褚扇之寢賢
明視之諸兒然如初夏無暑隨座不如何以自較若此出游習大風而
獨沈渚者數十里夜宿曉然不渚人疑其有異術云

吳縣杜公用嘉祥蛇古今書刊履已無存有司以孝行舉司辭不出晚而
徒家東原數度度冠持方竹杖出游湖區近還移日歸而家妻獨食怡
怡如也卒年七十有九弘福湖李先生

史曉無吳小仙言為仙後沈石曰曾之曰眼角低垂鼻孔仰露得若無人
高舉獨步既世清情風朗月品洒墨滿淋水走山飛狂邪仙耶客問有
而不答但燈視于高天也戲伴交相自道稱與金元王合判題曰江南
二隱

都主殿得唐居蕭然無事寄客新林過古以永終日或至虛空慨笑曰天
地間當不令卿生無死也

郭文潔善病平生自覺及登崇山峻嶺不及地處不休不離懸崖不吐
血會神情獨得仙仙故戲

王孝幼親詳有書典所抄錄古文篇至數百千卷藏諸好陰華亭李太家
歎雅重之人以書為業者不貴無應杜門却得一室之弓琅琳金屋諸

如也

王平裕開堂後歸里讀書六年然後復從隱居事諸行至桐江撫細不
疑去蓋得甘霖之卦賦詩十二首初初而歸父既遠不起

其書即好而又好為戲無異笑曰以無益之事說有涯之生既最極
舉所以小為物徒奔塵迹而病是味者獨贏哉

顧大有元庵家近海市兄弟多治生處山人爾以爾言自保自然史以至
前說多所疑遂為公曰隱居草莽無所從之憂好隱名山盡遠通之衆
切實者深意為真古語謂第四字之言浩無江湖之句時代難逢皆趣
相行爾

沈石田周年十五隨性喜先生以報承至南京宦家幕時為侍郎園吳

名謙思皇聖教立報大奇之曰王于我子也微爾其復喜詩書而不應
舉父喜客公遊飲食無倦色曰不和是則客不留胡能博脫故之為詩
如與兒女于語則慷慨事雖微而切千人情自里入城多寄僧舍有
求畫者立應之無愧其事親孝與弟友愛姊妹必舉有恩不獨情事之
妙而已

王定修拜相乞公言曰竭力厥時否則退自文恪懸其言于壁即守注
冊初不藏公召畫儀門公冠里老中布衣應役事畢而去游不知也入
詩都門獨步長沙問戚南先生安否守注然已隔季之定口贊如沈先
生而君不知真一物事然先生來書不知君因出先生生平言皆守善
政守大德歸附謝為王端微撫其真中小陳狂語之戲入城與諸日

夜不休無不聲響至同時夜則曰非野人所知開之惟宜官寺宜哉
民國宣和而已瑞數播人口敢南兵人不提葉茂香雲之胸中自可恍
悟

廣漢方太古善詩善說好為說異聞中語太初初渡江來有知太古一見
與焉善大司空孫觀官地供新太古責之曰後國蔡者何人耶所著與
太古等而不傳耶善夫曰太初太古二山人皆神龍得時則龍震而天
下非果逸世者也

咸仲父時泰才氣橫逸善畫竹石散齋隱落不關家人生處卜築大城山
中方山新澤處有小橋收策跡隨然獨住家人莫能察也嘗為子叙
婦其婦處句他往薄暮同友人城南寺園數日方歸婦至之竟笑而

已 張月甫問御史善子句容仲父大醉過我門鼓片簡曰安得有此
狂生世仲父也延入房談達旦而別

陳子野翁少嘗夢入隔山中石梁跨過瀑布洞中二老僧跏坐周繞
木欄繞過天台山洞宛如夢中木欄獨在閣之上人云老僧化去矣

自是恍然有悟意積年與卜蔡新林則素近謝玄暉題詩處又手批畫
淮清之閣之遊留閣招延勝侶結音淡注還景分題即席開金陵文
酒騰咏于斯為最

棲崖云昔遊善山寫實還閣僧舍外有石臺俯瞰大江而象山無日為
睡足必開窓歌乃飯食喧鳴喚古覺披帷而望則煙雲山來帆去
棋局應枕簟之下夜而然坐飛窗入窗海月窺懷復得持明神各一

二輩與游山巖有觀音華嚴迦彌羅佛道人亦可與語其上可觀日
月紅蓮于時舟絕往來內幕應應惟見月知為故道而已

棲崖嘗令寧卿三月歸歸于新林有為士方一卷自引云竺人故實
士也善釋學湘邑以程氏耕執口不可乃居九十日則印還歸因思古
人多有獲而不受甘為遠夫豈非其性然乎我故每耕道之暇過游山
澤吟咏往來如與同遊以謝其志上自唐虞下及宋元得七十餘人撰
取自遠不以吾人所咏之人亦非若為士傳有所擇于其間不過意
興偶至云耳其意如此

姚秋淵湖美風儀逸宕好士饒子對而乃寧者古游神韻雲為山澤之
游居泰淮上園地為園有煥館深臺樓以四塘曲檻水竹之族中子都

下四方文士開風而來皆為下榻正嘉興周鴻咏勝實制為之先

孫太初年十三讀六經不為舉子章句十八入終南山入太白山前草

本居息大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最為持去松根中巨石為歌
歌曰春前桂兮歸為衣外度兮分曉曉曉笑蒼蒼兮明不歸又歌曰悲

可復兮為終來元氣兮清無窮歸來兮山中以世俗物一無可好爾
喜為詩詩甚善唐人音節發之以豪脫恣肆時出入吐煙口含此溫興

世絕久之來入華南洋湖濱近萬山流汗渴思黑孔子道文王日觀
觀日出大呼以為奇傳入吳越過石川觀雲霄于太湖與雲孤山間海
門月餘刻去該公曰吾與太初觀論兮令嚴嚴得失豪傑志士行術有
舍者不合得然驚聽自謂愧服于世多矣後時何為哉

黃澤父姓水五岳山人嘗曾之子嘉靖己卯得難作僑寓金陵既歸盡斥
其田廬以資婚嫁惟計衣食不能卒歲而身并其石環繞所居舊致真
法書名畫甚富一室之中翠几整潔筆硯精良焚香置瓶日清和稱
滿自勝曰此亦今人點漆居然三境五岳矣 澤父好游飲劇之曰子
知會心不在遊何乃徐延鵬而事遊畢公笑曰司政會心寧知遊遊香
以丘壑視鵬是以凡唐視雲山鳥與吳海推意獨得耳

玉惟宜寵當名增一時人有以千金進者欲得其一言適又有風通當完
公不顧虎之父兄為魏州曰人所為寵者好伴耳自污不可見於
而又因利之耳與魏東橋公善雲下明恩園中有石湖草堂乃登林屋
與惟宜兄弟讀書處也兄名字為魁基人民未必知之而惟宜以諸生

名唯宜字覺其叔度卿叔實正自去人不遺

張肖蘭周府吳中臨行所求招張幼子野服會于似橋幼子謂僅有往拜
無召見竟不赴

顧華玉在浙時物色徐太初不可得稍聞軌道衣幅中故弄湖工筆行
求得之月下有舟泊斷橋下一僧一瀉一童子煮茗曰此必太初也
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間為楚歌見玉雖欲不得惟飲有伴客二人日
在左右使人知之曰若朝夕與王公游而王公固不見撫筆汝兩人危
矣兩人太恐曰無王公以計持之候惟飲仲時趨報華玉華玉變服
疾趨而至惟飲時趨避兩人持之不得去乃淹留其賓主自是定交前
輩風流好士如此真高人

金在衡嘗好游仕俠結交四方豪士往來淮揚兩浙所至則展遊之酒解
香律酒酣高吟長咏若無人當與仲交朝于旅而為翁家大家忍當
久之方至王人口開猶家方知惟飲胡能來此在衡大笑指酒杯曰事孰
有大乎此者乎

唐陵吳丘山常主初臨則魚不阿同鄉有爭辨者咸曰請吳先生來至
則義理曉喻之莫不心服有五月方之眾往之吳嘗謂吳其才敏官
之辭曰不如回舍翁之安且適也

為公遊不無遊士某年有文至華第比諸離之留餐居以得勝即無元學
也遂地意科舉結荒工之居自號荒居子善言善談善八分筆書家皆
有酒日酣飲醉則狂吟放歌醉甚即散髮赤腳盤旋舞又自號華仙

友人某子善居久不意公一日遠聞之某係起移州執實因飲之酒酒
酣為五曲數本身石亭立望竹遠空深起視之久皆以愈時人為
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貴仙華傳本虛度身與母名開別曰為華仙

傅脫棄言斷斯中教曰

童子鳴鳳父當世也少嘗不能從師從其父傅得書概則其父阮既滿歡
能讀解之已遂學五七言詩有清韻而為文亦示元兄善言壯語書畫及
古碑真品之觀蓋天授也宋太保忠愍公快至都為得解即需曹一識
千進教置之出守衡州行部適其家龍丘山場中留脫棄飯而去遂下
款曰龍丘遺民之義前某阮龍丘雖離千載而賢義猶托跡功曹一紙
華仙而書名事忘書聲聲價俱可增嘆然不增嘆之在前矣則前者一

造其度擬計松桂摩崖之士遊其間者不絕於胸則觀其樹樸左
間以風在野子鳴謝之復太守卒子鳴徒步送其喪歸廟而為宋
龜年

顧東江以待鄉歸葬時秋事在西園中多隙地可以游談公處其中
極量懷知澤有農桑課一書畫林則茂如書于行間雖工皆滿室中
以華前差野各種美子懸之梁間不下數十種地足不與外事

河南陳松少為諸生遇異人望之山中留數十日還即去舉子葉祥狂
自故一碑名墨奴一羊脂之命其姓李相隨而嘆于市人謂之不
顧也待多暇既為遊之皆字畫無物往還時壁遠近琳宮梵閣皆備其
如舉一子皆不能養乃之鄭謝之費人既而後于為長歌題川金宇壁

州子城而思之為賦以歸松松復北游學楚如京師至時德題詩即事
有山色三分猶白蒼幾聲十里已黃昏之句過太守至松頗給走太守
趨之而喜蓋使物色松去已遠情悅久之太守即子城也

松游商洛後宿古廟四壁滿紙雅言一條葉安松陰為詩曰窮人從
華香窮神我我不親誰是親除却清風與明月眼前俱是舊人衣華
神與相傳苦亦有詩云園中果曾落囑空山久何以共長宵慚無一
華滿籬而異之視不如所賦

曹古松華事人自宋迄今家有十八松因號古松顧東江與游時往慧松
下與奇古今論人物言生非美延惟此為最嘉松亦至百餘
陳公鑒為人坦瀾不設城府數語攝一堂曰已竟堂華八法詩文亦涵

涵不肯注意曰彼吾以是見後何異挂搭雲騎于鞭柳飛塵瀾海山水
間微少即隨微雲騎不復問者上

顧東江書曰昨見嚴介溪說起衡山云衡山甚好只是與人往來來地自
言不至河下會家他人不盡可也我至蘇特往遊之亦不至河下一答
看千峯之曰此所以為衡山也若不看他八只看公何以衡衡山乎

麓山王詩事近年以故人子為宋文景于疏府文景學運之今草應制文
字有所改竄還而上書曰閣下以時文叙科第以青詞拜相宜知天下
有古文哉遂去文景進人進之不得解而盡斥其田廬市古器物得古
琴曰焦尾謂其琴中即物也晚年特選王敬美曰老病無聊願以此贖
城南數頃為錢衡計庶幾唯唯受之數日出謂曰焦尾琴神物也非青

風清月白焚香撫操二室偶從空下飛而望爾法之而止少頃不知所
向矣奈何向華頓首曰宜有是年八十無疾臨室而逝
陳宜自號洞漁人入子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去衣冠日與親

父酌量神人不識之與至則樂所為詩實伴石袋人始異之
張玄度最為諸生有聲神解雖今觀然人外空四壁而居爾古史研漆
筆格楚楚有數室下雖植花卉祀菊時而噴咏自謂不減古人陳地陳
竹數十竿同號芒竹居與發豪舉為歌一引數十騰不徒詩多餘制好

林和清操太初之為人字法當應得其通快以消此
上海來拜審父為太守與趙文華及文華視師海上勢張甚據上海今番
故人子來生於物色與贈余今其歸船奉寓往不覺而一著上刺

華府文事喜聞生政官手謝無所事官政金錢手謝無所事金錢文事
大笑而前環國有使耶麾下府深幹事者後資三百金為壽慶之去
文事散而富轉然

文衡山先生晚明孝友弟致自清華未幾引退以清名亮德主中英風
雅之盛華堂金東曰玉碧山房謝兩柄千庭日雅細細吟其中陳習典
致致家遺老須風簾事促容紙掌居居如費珠晚年衣紅氍毹衣氍毹
坐白氍毹下帷爐曝引引致盡堂坐客皆移日忘去

先生于詩受界眼君展里甚小人持解朝一華表書言致然應之略
無難色而唐王以黃金散舊還求而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
書不藏封使還數日而去 前中丞陳其年家也致遺之金謂曰居

不若對戶耳曰僕偶可耳也前公臨其家曰誠至此乎先生曰而中致
夜臥衣耳

致同受與先生同里相善然同受美于華有俠氣每飲必往而先生最
忌後若輩然相與終不失歡同受嘗招遊西湖湖堤岸尾候公於舟
堂定出坡先生明日不與言泊管岸而馳去先生嘗言不見同受則
令人思見同受則令人忘同受亦曰不見衡山令人感見衡山令人悶
溫州守文公林先生父也致于郎郎宴金數百金為贈先生固辭不受曰
祇不放以生者汚死者郎士謂字死處而先生為難于因修改却金事
以記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唐子與賓與里人徐國同上公車徐以譽奉致公亦坐徐歸遂致清不為

至晚年亦寡出雖至交如衡山亦不多見家往來趨訪當堂臨街一小
綠樓茶商者撰酒進之則酬酒竟日雖任遠視故如一毫無所為其持
有閑來寫幅書山書不數人間作業錢之句為風園可想見

乞食張二郎者松人莫知所始暮酒水能收月餘不食又購饌不憚方儀
當時出應華方望江為守令有銀數兩入陳某得其要項且時新饌以
款性不喜財四時書富人之物每攜以銀幣則清野之庫曰有月清
楊以酒食則連陳平始道事不受喜以妓女不受問何願曰願乞食耳

夜到非廟門下接場無不足之已既數年方公巡撫江陽訪之得子
食則足下呂後楊以金笑不受楊以酒食致然謝而去功成不受賞長
捐歸四座此豈可以乞人之方直可僅以為耳目之

致錦王清好清養司馬子長之為人應齊魯燕趙皆大山而望太行海濱
都門並海而南至吳越下武昌訪赤笠所樓之陽書自品曰龍山牧寺
孤獨苦吟平生之滋味也獨讀江表詩行無關平生之朋友也老牛負
黃蹇蹇蹇蹇平生之滋味也秦鼎多事古懷賢平生之著也也酒酒
一杯而華一養平生之心知也雲停春渚月滿秋空平生之竟態也
詩神相卿自給陳錦第室曾雲山中食力咏思書製履長至以二滿自
隨是佳日故策數輩黃精往來許隔開喜與曰翁野皇馬尔汝交或
就飲食者以貴人華之取獲袂起是貴漢臨持有九祀山人不出山始
時姓字落人間之句

陶周望於體廉得不任譽苦而性喜無從後後自日不休時雖從後初

絕處擺衣而登險者劉巖次兄礪從游者方戰律良陳而公翩然獨
撫魚鰲共巖窟是山之需必屢起以觀烟雲之變態鳥嶼之出沒情境
所會痛飲不已嘗一登洞見而游由岳巔宕若之幽峭覽天都之奇勝
慘天目臨雲陀限兮長吁無不可補

元成王古人稱晚食當肉雖多需乎謂焚香可以消熱化滯地可以

在洲彭年少學于衡山龍通其藝術山亦爲之年隨家儒寺句不目吟

家貧嗜酒不同生，
處獨置筵頻朝夕。
飲耳書法進動重，
于時字孔安

歸德故宋地沈公致政歸老而健國五卷于雙曰市株曰移山曰割據曰

惟苗并公而五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笑與鄰父老賭博解

所以為樂

湯士華嘗使國西由漢陰入子午谷行梁山茂林中見水濱二雙策杖行

今甚通博而問之曰貴何許人曰老學究也何能自適若此一輩對曰

力而收效可供饕餮腹為酒可留挽左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一

聞一賓曰：「潘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藏儲俎豆，不見跡大夫去。」

華曰真太古之民也或作王麟州

宋應登自號海翁又號齊池生妻子七相繼死遂屏家子異兄而棄書出

游由博陵之京師歷渤海登嶧山浮淮臨流揚子江過雲陽涉吳會訪

天竺靈隱後走青棕出屠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在并涇

當得果已而果得果五升市人多欲得其無日携果攜門急避避至藏
書房脫爲事屢敗不獲半博厭苦之日曰富我矣欲購一小園持至市
外一小樓振振雄地概概所不至山麓竟虛生坐卧其中足跡不履戶
外者月餘山中人統爲道室遂出游太原至崇山唐氏爲劉某請贈以
二臺四丹砂白石時江陰徐公舉孫爲剡守聞某名自佳物色之生盛
不見至再四生乃戲畫冠衣冠所形極富瑞上坐人憐之不顧也他
日守打劫之而不時至生息日是紹我也比至健席卧不納守今人穴
異墮入生方料就爲一景備非墮下守笑曰若欲爲麗乃那生起謝曰
靈無凡類難兼華蓋耳因索酒飲之酒畢而後復守廢室居生爲別人
號持一鉢晨數訥行乞海上訪太守人爲之

尤過荒野為人跡罕至不能治生既廣吳市傍牧墮里中下產者藥難

甚飢寒人不得而奉食之也魯能始見其詩安之足致石谷園題所

曰吳家軒好飲每夜半大呼索酒殆重其詩不惟示人能始嘗胡之曰

早夜焚香索酒一生福操自園詩亦可想其風致也

羊園燔生乎不信佛曰人生死如水聚而盈散而涸佛徒何修論更徒何

韓一日語其子吾將以問六月十三日遊南樓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

事是所望于法門。疾得無苦耶。曰。否。但無常不自持耳。造時

松人張曉工詩而實庸長所今青溪顧名遠曰遊丹見鐵以金幣紙索其

故吏不事官以味以什世靈頑庸民選以介於夏正禮酒與首人

蘇子瞻

吳縣朱白氏爲其邑高足弟子家貧授徒以養父母終周恒貯數十錢以爲承歡其父死謝去諸生芒鞋竹杖獨游名山所至無不自給不食一錢嘗游華山登天井黃鵠通履長髮等身見者以爲真仙也衆稱如願甘露頃策蹇入長安旋賦天子不果歸結茅華山寺中晝夜六時瞻山僧梵誦著一檀製道師以所畫竹時其中有水者即取與之煮飲至中年八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

張林宗氏表任俠好客時時往中亭折子郊外之南陵客至即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頃爲冠服二華帶上嚙羊升樓酒滿日酒三升晚客子履冠之句乘蹇車無頃俄一老持香之胡令華中每醉流頰老香不門人子弟扶掖而歸元微自號世英謝吳漢源也 壬子冠園大梁守

阮不去水瀨城竟先人神主抱詩文編三尺詩管不與人來者家公不思移改就之從阮阮于水長于九集洞水至而城諸牧父焉賦阮丁清惠有爲而陸江多惠其力行善事老而彌篤一日冒小雨渡江揚州林自松八十八老警生跋涉五千里往還僅一月人以爲奇

胡彭華宋仁嘉族諸家故阮老而食貧不屬時費作畫師子久雲林書咏唐六如題寫青山之句殊自得也晚年納衣杖屨步履少健聲從風飄飄市人目爲神仙

魏晉阮之蹟少不知書國傳書道曉大義遂能爲詩清逸絕俗而不以詩名以画掩也杜門匿影日事讀清天性孝友善老親無諸弟嘗取給于十指不以予人軒車通好不一瓶獨招飲則從清玄賦賦堂中無之

不樂

岳東梅谷僅備介不妄與人交少時題畫有香臉因挑徽城眉僧相看之約爲時所稱筆畫在陽山下沈水齋然修竹爲楓樹隱其中中年出遊恒爲梅谷泛大江覽留都名勝渡海江行畫爲萬子四明應竟夫諸天古廟宮與與而返還不復出

顧子夷居吳之曲塘里祖父皆有清節子夷襲其餘風老屋三間破竹几几庭中古樹一株離花數枝間作小詩及画不以示人自娛而已胞弟爲陸魯望故里其中多名畫蓋寺殿日晴美步後通徑僅使好事者掃地折花以待其至至必留連數日

吳子善聖明行修學者推爲大師嚴從俗學具有條理衣冠修然容止整肅書法妙天下筆墨精良欲然榮翰不受從追與唐叔述程孟陽爲陳川三老暇日盤中拂拭杖屨連袂笑談風流弘長興之游者咸以爲先民故老不知其爲今人也

李長所渡著居嘉定之南陽里其讀書處曰轉園水木精華市裏連絕一樹一石皆手自位置屋宇率簡能有画意望而知爲画人之宅宅好武林山水嘗欲移家華岳值潮起湖上而止乃于園中復畫曲沼通清軒直修廊栽花灌竹時時角爲四方同字之履及臂文友人乞一木一石者無不滿志而去

席傳生孔悅博學強記爲詩不類意性得自喜疏畫策畫日游溪山間山僧道流無不相識間以京雜貴人地不祀也每入城遇酒人及好事家

斷飲賦詩不暇日暇去居山中不數日又獲東遼新澤龍泉之勝卒死
其間死後人有見之于華山柏樹左右者

焦山郭文舉第在金陵市上得一南唐舊硯曰此硯不可以書水洗因先
書化寺洗于梅花水中又携至西湖洗之

橫虛書云置過天台途中秋宵月石榻之側蓋天台勝處也及題石榻後
重九探菊于山巖在名山中而遠佳菊又值清明此生千載奇事可多
得乎

量其草其第每過名蹟必與衣實產以售之曰此如具人到門何論金事
若較量錫鉢便是田舍翁教子實能博學與收士之無異

本國多疑字自言家缺王陵也謂欲吃人善計收養上瞻見古人豈淺

一為志華敏能觀其書時小兒日可百山路皆有故事故裝出所愛收

名焉來相如連覺山水蹤跡始與楚問訪王伯谷子全問王元美子雲

山歸而悔則却掃以傳游名詩弟子和通曰清敏先生子謙增其父

變姓名為朱龍字子衡天啟中來游白下與先莊翁為詩酒之交諸名

流贈詩以也是玉龍也布衣起觀先莊翁書狀四音稿遂不作矣

宋太僕為鍾生平什石所書甚富人稱其及石先生游居山得一石傳四五

尺長三寸許破臥以歸三數玉休乃來校醉而告之曰惟予之子公
也素性敦好氣實故同處求于山乃未見公惟公之子于也自啟雲間
不斷一班處茲鍾康得觀鍾子既于公為風興公宣為子而出山云
何處思不即慨然既聞即次復過且延置酒小園之無地異空山之有

天子則有平原浚州草情花嬌良辰勝日佳客名賢聚絕管之肅丹氣
韻事之明如噴噴之噴就或辨祖之留連視青山中執編執金又重

恐石工之說巧費月大之不情予則有酒得筵信雲松樹自然事
百態歧巖且物有用而功室適有用而名義不嫌結補天之機不嫌

唐屋之美視爾山中執重執輕石乎石乎何落薄而不行

陳雲仲昂首曰人自號曰雲先生雖為條破須要手弄陳雲破則口不
給則雖之以卜時由巨庵入楚由楚入蜀附僧舟往因歸于僧船應三

映制門之歸雲祇有所備僧死反自蜀至金陵姚太守風補客之給唐
食衣字死無所依費卜泰淮槽片紙為人錢作詩文所得百錢斗米耳

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費卜既聞以紙條通林古度為金陵遊其門見所

槽片紙突入其室問知為里人一屋之明晚林上駐收紙通事得是

中國其詩詞之每極其詩賦及而望漢漢為唱至失聲其幾也過門

故神鍾偶食之飯香獲出其詩詞如前居數年竟以死言度索其集

無所得得手書五言一紙行于世張公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書案端

皆當物色之恐有知白雲先生者

新在吳去唐以宋歲多富人去唐獨好讀書鼓琴布衣芒屨學然自重性

時時寄好游名山水所製畫地佳遊逸人文士饒富相贈富家厚價
購之數大矣曰以孔方兄厚吾家物也
崔子忠字道母一名丹字青剛本平度人居京師園子諸生妻去蘇門主
嘗無終日之計工園增損交游能為詩教古文詞而人惟知其畫一畫

二事皆能燕燕投色共相娛悅聞出以臨知已他人不能得也宋九青

改唐律法其美而誘而致之即舍不得已乃為曲盡其妙去堂鄰家使

童往取口有謝石簾峰處須增潤數筆九童欣然與之五碑而去史公

可法自號懶家翁一日適其室著然閉戶屢炊不離乃留所養馬贈之

徒步歸予志實之得四十金呼朋歡飲曰此酒自史道邇來非會衆也

王德慎人雖居其門形實樸實供古佛一燈焚然庭前雙樹二百年物貌

瘡滿床地下幽花小葉手自灌刈致世不食葷血而刑而形隨見者知

為姑蘇遠覽也源為華衣進人所賞每得其詩皆龍墨油中喜初看字

吳少居拙子家故院皆有腰田頃許書易曉曉鑿溝引山泉繞玉堂前細

池以北破吳家中歲孝子死當妻其產歸古法書名無海江湖間碑好

山水通一水一石有奇致堂對景口不青去性最巧所視則心隨蛇走

捉珍怪凌斷絕絕整以心致為快論天台石梁探萬歲華舊化虎豹制

為曲枕以數味市一大款摩挲轉轉時室行先過刺溪溪外其蓋怒而

醉之抱而泣元美作破飯道人教好潔不置寒過泉水清冷雖歲冬解

衣赴濯澗蘭百本花時開室以適香氣客不得見

陳仲時雖儒情書支則山廿九歲謝去諸生云佳世出世喧靜各別後養

色養潘見則同老父年望之旬能甘晚節而景嘉時三十已厭唐服後

唐一世真如對鏡之空花收拾平生肯作出山之小茅靖富後道願附

古人當笑懶辱永無鴈角是五經題曰婉妻草堂蓋耽去新婉樂荒山

陰句也後二陸詩有一時兄弟真豪士千古詩篇懷老僧之句蓋云軍

題之云賢者而提樂比眾人何異遊斯

是以得其數者近轉則言或一家多藏蓋其知藏轉錄于郭斤
并經管子造其美不細知造序之增刪即外之篇備一己之心胸
拓千秋之耳目打正則指南之車光耀若實行之權杖咀其而事
實家藏與藏者得先而充學必還殊而實情也纂書述事

趙吉則攝攝與或初微修正類聚以其少年歷之難歸籍考古書述六書
之旨注聲書文字通及音學廣韻諸書凡三百餘卷其後度山教諭述
所著書不報初據東京宋濂撰述于仲所愛其羅紳仲所校正雖多月
其說據六書之學蓋精于世刊聲華清然無故直其所在日無王公
窮無後後門人亦廣致以聲書文字述

陶凡咸宗保運龍捕運以卷映自隨有田一屋家于松南作房之暇依樹
陰有所得隨書之貯一破蓋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至十數編
次藏書今所得雖稍缺也

文皇嘗以夏書論象令翰林儒臣張古名臣如張良對高祖鄭為對光
武諸葛孔明對昭烈並貴刻而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覽覽其
機彙為歷代名臣奏錄一書題覽刊布今此書無序章無編纂官職名
是時西播在南宋佐太子監國正危疑之際也

文皇初創廣王洪等編纂永樂大典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
計二萬三千八百七十卷裝成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奉懷浩繁未逮刻
布嘉靖間于韓安宜偶還四庫上命即啟幸未幾災遂初閣臣徐階
合編巨帙其纂抄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穆廟元年始告完

張玉奇云與獻帝分封承天宮張肅是言錄一利永世宗入權藏藏
處至萬曆中三門吳楚刻本北為煤煙僅留其一矣宋印梅范紀明
當國者欲竊日本與地乃請十五冊智置閣閣于龍寓日為萬高三尺
弄廣二人弄智明端號朱瑞玉萬子宣備研問繪為圖丹青燭蒙清
之工堅壁陳絕于掃視數四手不忍釋真若神游群玉之府暇多寶
之藏也

永樂中工部行在學士胡廣楊榮全的改曰五經四書宮聖賢精義要道
傳註之外諸儒撰論有發明餘蘊者皆錄其初當之言增附于下其
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附翼亦頗與藏編格
情惜原可無機唐等閣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上御殿受賀一年

而藏成多所未備六經如春秋禮記等書未及藏書總論書後之見六
經為之纂輯其甚難編纂于之正缺則于日抄中諸儒官私之見草
可謂成難

晁悅陳先生濟以布衣召為修大典總纂時令內外制臣及太學儒生聚
數千人繕圖中秘四庫書浩翰填委公至與校少師姚公書郭公輩
裁定凡例臣則去就莫不允極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擬從贊同
公隨問審答未嘗厭煩決利析微有匪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一時
服其雄博

公善記書長于述侍制嘗言外人文簡善記撰擬一策請諸之可乎曰
可因探得朱子藏書口是書圖雖記法可舉首句如真言述初補篇
不誤一字文皇嘗謂之而卿書所出

解公以忠為諸生時著最嚴琳所為時傳誦此在南州曹孟况謝古人典
籍發為文雖爾遠若一日則就易即書詩

荆川曰薛考功慈惻學者滿于多岐作詩言學者執言以成聖人之心
而不難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難於方士曾譽乎性命之外而不知秦惟
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
晚號而原居士有西原集

穀子登登通官歸得教數舉書其十校換不置嘗謂聖人之學載在典
冊如日星而後世往往盡其難作聖學五經既傳世言其難與
而後儒見解失其多有舛誤作微言辨說自有文字以來或史臣之記
傳或著述之假托或英雄謀國未審之際機或奸邪竊名可誅之隱惡

皆關而發之作凡一屏燭集嘉靖壬戌

司馬御史秦守魯劉純西江宋文正公廟錄薛江寧藏書甚富且其秘
冊所著諸書皆自其親錄如沈鍊諸山百咏龍虎山
人小今指其其所手錄自南都英華南都野紀風帆會編龍虎山
言又有文獻堂錄一百卷廣說部八十卷古今廣說六十卷再續百川
學海八十卷三續百川學海三十卷劉覺岸曰士大夫家圖書極次想
見世世景象且金陵前輩晚晚晚晚晚晚未有不讀書學道者晚晚晚
晚晚已事

星清園先生曰明興博覽能著述者如楊升庵先生向諸墓文載其所
著百有九種可謂富矣明子所得往往又出所知之外顧其言多如

短記易子散後曾能始觀察入蜀子記以訪求極口搜羅獲得若干種
以寄郵意先生詩文知為正集其所選詩此其一書者為雜書五

所考証論總歸說部老為外集合之得若干種曰升庵玉堂集文
集詩集續集南中集續集建康吟卷之續南月節詞為
晚十二景詩漁泉詩升庵長短句長短句續集陶情樂府
續樂府七十行狀稿以紅夏小正解管子序錄水經補註

續弓董訓逸古編詩林雅秀選詩外編選詩拾遺風雅選
續古文類傳續指列錄皆區全錄古詩金石古文釋林
鈞玄釋藻集批選藻堂律韻四時表証續藻故布文海
鈞筆古韻持義五言律祖五言別選五言三韻詩選名春

著美寶中書句五言絕選六言詩選唐絕精選唐古百絕
絕句辭體唐絕奇續奇壯詩選李詩選宋詩選元
詩選宛陵六一詩選蘇黃詩選蜀唐文忠書品批點文心
雕龍皇明詩抄續妙文海詩錄餘錄四六叢珠群書麗的

群書瑣錄四六詩文赤續清表清表拾遺詞林萬選百
辭明珠填詞選格古今詞英詞選增奇填詞玉屑詞苑增
奇草堂詩餘補遺續林唐制說文先列六書索隱古義彙
略六書釋詁六書說文解字詩法古音略古音韻集古音辨

字古音韻字古音韻目古音韻錄餘錄古音拾遺經書
雜字雜字韻寶韻語陽秋現房兩韻子秋引書品統索

開列墓 聖恩新錄 版位圖說 輿地碑目 輿地 丹鉛錄 丹鉛	應錄 列錄 要錄 問錄 黃錄 增錄 餘錄 藝林錄	山 增錄 增錄 莊子問錄 楊子先言 先言問錄 詩苑	規脚 經言指要 升海經說 升海詩話 詩話補遺 紫池瑣錄	古今事 古今風流 詞品 詞品拾遺 唐詩錄 謝華殿秀	千里面黃 青樓錄 增補 錄異記 異書問答 龍宇錄	組 著解紀述 漢程記 漢程記 山海經補注 歸義院筆 以上	明一 周禮圖又重刻裁奇字類 經義錄 銘心神品 洞天	玄記 江花品藻 樂府拾遺 五音拾遺 古音略例 水經再注	十段錦初括 法帖名書神品目 珍瓏倡和 春秋經傳地名考	詩林振身拾遺 皇明風雅選略 奇字類 石鼓文音釋 樂府金	音 通鑑摘補 解頤詩話 鈴山詩選 古今泰同契 人名字	紀訂新裁 張愈先詩文選 馬山七言律選 批點馬山張樸詩	集 升海遺集 六書珠 丹鉛剩錄 經書指掌 遺佚記 餘	本序錄摘要 歸德錄 唐詩紀事 蜀志補遺 清貞錄 卷江	音論 東吳詩錄 紀纂淵源錄 教義法義 注江音論 卷林	錄要 通鑑書英 簡照堂編 格陰歌筆 高曉亭 東園疏錄	桐林摘錄 文獻通考書華 杜詩批注拾遺 古韻詩略 唐詩別	選 今獻書言第抄 老作兒婦 群龍傳神 樂府詞英 周易	錄要 曉文苑外集第抄 韻語陽秋錄 宋史第抄 詩錄
------------------------------	--------------------------	---------------------------	-----------------------------	---------------------------	--------------------------	------------------------------	---------------------------	-----------------------------	----------------------------	-----------------------------	----------------------------	----------------------------	----------------------------	----------------------------	----------------------------	----------------------------	-----------------------------	----------------------------	--------------------------

要 御書樓藏書 選詩附錄 古今詩選 四詩表傳 群經音義	錄 錄 古書鈞玄 篆韻索隱 分韻同構 太和記 行紀新	夢 麗微書業 事說新語書業 易為辭 俗言 華雲詩餘拾遺	正集 補氏通言 錄 唐詩要偶錄 黃詩內篇 詩品 續錄	清品 法帖名品 古文類要 六書紀遺 水經碑目 古文音釋	名史要錄 晉史精補 漢書紀異 宣品 書名錄 宣則	宣和書畫譜 八陣圖說 丹鉛會錄 洛神賦 崔氏志銘 樂志	論 月後話 魚譜 琴譜考索 十五篇義五金記 漢布東行	梅花賦	何元朝良懷本農家子而喜讀書于書無所不覽尤雅意于本朝書大	崇慶堂中區書天下事當否成敗懸河注脚問者為史法非繁空多本	之經史而約以時制當日經傳本華史即樂學也又曰士必通達國體	而後可與展事功興越大洲顯東梅文衡山相友善佳海寇家無端	以舟舟抽選其門生澤間嚴年後築書藏精舍四友將以老四友者	子雖序始白太傅與何子而四也其結廬海上有聯云論詩書田是	以樂先將之進耕田鑿升守此而為最重之民所著有何氏梅林四友	齊東野語何翰林集行于世	陳大尹定號寒素然性嗜書積學于當代典故所著有皇明書治通	鑑治要要讓學新通新等書通新錄朱陸異同也	朱子升選于古人好編諸葛孔明集中立諸推賞司馬居實劉基之于前
-----------------------------	----------------------------	-----------------------------	----------------------------	-----------------------------	--------------------------	-----------------------------	----------------------------	-----	-----------------------------	-----------------------------	-----------------------------	----------------------------	----------------------------	----------------------------	-----------------------------	-------------	----------------------------	---------------------	------------------------------

舉劉劉書四王伯安以政事行街居師友間者歸蔡簡家注靖縣亦蕭
編纂數編志應鄭端簡也少年窮理性之學為詩及文清揚古雅有漢
唐人風氣有聲於山房集諸集遺集稿諸書

柯者齊縣年廿六即棄官歸馬石山中絕迹不入官府門生四百餘人
執經問難慨近世學者難繼惜而憐積累作左右二編明其意者家史
新編二百卷史記考卷十卷首陽文獻志廿卷其學出于皇朝精心典
理一之謂微言與行一之謂微終與始一之謂微家居五十年于世之
用舍漠如也徐事李英然農太宰皆公同年康求之而不可得可以知
品矣

公之著新編也合三史為一而以宋為正統列達金于外國傳以算中
開升張國二王于帝紀以存宋統正亡國諸跋目之名以明倫序通聖
子編史以重道履履補滿聲東訂祝圖二十二卷書而後成

楚應微休士元時生前一夕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孟子弟子
而士元生故小字孟卿嘉靖中舉進士制澤州有孔廟獻于孟子本
主無故自仆劉自空壁地士元心惡之遂自先歸稱養孟子息影清書
論著撰撰所著詩文四歸書外有論語類考孟子雜記易象詩解書
解五經異文性理性類名殿古俗字墨華目選皆從成位撰楚故略象
敬虔編楚絕書楚文世居江漢蓋後世言外裔語音文焉紀詩書子障
六博學有端日新書十二卷

沈道立位傳履進退切切不出諸口至其論文則清然若江河之流為指

生十年始成名所歸歷代文選如其精學文而運用舉也惜未究其才
云 登履跋展

皇甫子規冲博錄群篇留心世務好射射進技凡聲律音律博奕之戲或
宗時正法吏作詩言及中法事駕內板作已庚小志大同之變作典
策世廟時屠藩城下作兵亂及城明經海寇起作紀以難言恨不得仲
律舒叔訪 李陳卿皆成進士故文

周定王之後有中尉名曉牌字蓮園家饒于晉而祿祿儒業精經學通
懷好士築室東陵之上足招學徒與分席席補本朝經學一室家儒古
人經解度國收夫訪求詩法內述傳諸篇藏書若朱鼎非易解張洽春
秋傳會微而傳之海內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諸君

寶購之四十年之力微唐人四部法用各色牙籤藏到凡一二二千
五百六十六卷起為東堂祖編其中國歷學和丹鉛應然通應中參文行
卓異為周藩宗正領宗學約諸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據易詩書年履
諸書歌讀記雜書著不絕命詩生利同異撰五經拾疑若干卷所著述
若干種比肩周平而媲美于政昭代之盛事也好事修行博覽通曉惟
聲價可以假之

寧海中尉醫孫名祺博好學修行著書百有二十種皆手自錄寫稱至數
易本書經手于人貴貴父令進賢後儒統理刪撰久之通延疏摩次日
逆北而撰弟子易等之前撰與諸子說易分庭不傳有至先大如斗隆
星中棲鳥皆鳴越二日而逝南州人士私謚曰貞靜先生

陸夢龍曰今世內藏書之家而序勢俱皆五經也而事京師墳典下及律
史郎官府庫帶工下之書無不錄其刻而手未之記醫侯則胸中之有
與其所藏多富難以中射編石城王府事然燈戶藏書其書中足不
出城關顧史之士且有衣冠束帶而出澄之不得清之不得不可得而
親錄年七十餘年自打錄作繪素小楷日雖不足筆燈燭之尤自負者
文之學當欲為金海原平雅史諸子所出祖舍著之美說以收顯附音
為難引文附類為合一現俗學之陋厄時既具未及取而卒所書言
有六種曰周易象說 周易象說 周易象說 持故 五經補遺
陸機草木蟲魚異類 明雅 弘雅 演義雅 選古記 甲應
歷代紀年考 陸史 廣雅 兩漢逸事 南齊記 高典 三朝
甲應 世紀 今論 明典故 潘文記 潘獻記 皇明傳人 近
代名臣言行錄 聖紀 皇國興記 江右名勝記 江右小史 武
篆 南昌書畫記 較注豫章古今記 廬山記 萬曆合志 興城
圖說 方國殊勝 歷原 應記 應纂 合所寶制 古今通雅
今應歷度 字原表微 說文寶疑 六書寶玉 六書精論 六書
本原 古文奇字明解 正古文釋 七音通雅 古音考 楚初古
音 雜錄 名隱子新說 主象記 玉燭記 物博 閩海異物志
海錄 小爾雅 古今異林 知縣志 續記 宜覽 古今名書
要言 國朝善錄 莊子詞 淮南子要解 五苑 南北史略
法苑珠林抄 金海未藏 水經注箋 水經注抄 注義江南賦

較正文心雕龍 金石文選 廣廣文選 六朝珠選 祇園詩 明
文藝錄 古學府拾遺 六朝詩類 宋詩選 元詩選 明詩
詩書英 萬曆 續集 初雅 豫章社稿 五石新咏 祇園詩
稿 祇園文集 太乙金蓮 選得捷身 陰陽選 宅北元經 一
門摘要 內經要略 內經小傳 醫檢 岐黃均宜 附錄瑞寶如
方 罕言錄
徐少保學謨所著海陽楊春明稿歸有國稿其自叙春明稿云余之出
春明也自祠部郎旋郡去其入也則以新史大夫名司冠蓋後先
相踵者四十餘年而其間讀所法屬非遺播之典斯則最患之為處也
次且遲遲無復之矣乃一旦時至事會卒散白首以觀天顧豈非
氏所謂不知其然而然者與比秋宗廣正假事寄諸治人事神神明
視念選也亦志感也又有世廣藏餘錄老子解等書
顧玄清起經書出五車自隨游十吳越有數臣姓家多藏書志舉以
詒公公校書編藏不傳所行世者曰夏小正補闕大學衍義補要廣家
選志來傳小十五經五石永持集藏要王司馬官初補注日省餘錄會
真集記詩文七十一卷未行者尚書左紀史公紀傳并西漢字通山海
族辨句吳選典羅澤增考詳圖陽秋編法近真記列仙傳注赤水玄珠
推錄神效相字編廣考辨撰元白著英英選陽詩注李丞相國寶書
撰精的言為永初錄武庫八陣圖改註傳一百三十五卷其亡者第
書抄詩解廣藏餘錄金匱玉函經三傳見乙集增廣都春禮弓刻錄書

義理道已也雖與事改令之出于言爲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乎于理也
楊陰之山由子已歸于一而後已

歸陰事以論顯臣內官晉陞除以陰令致性歸陰事直不爲令歸而服
古義雖謂者四十年著凡數歸其所善也歸善而陰義者執義而登
象者故象數理備備而先夫分先後又者事守卜筮以爲本當也其解
書也歸孔氏古文出象事歸歸始末應應不可與伏生中八篇並解歸
原古序作自子夏而毛公小序爲可連解春秋平詩亡之旨古人文章
深厚探事而義義自晉微儒以義說命卦聖文得義當要也解禮祀如
道學之書不當取大學中庸是繼製之解周禮謂是六國晨士之學故
當于近而歸于遠司空散等五官陽分六臣庶庶序陰者六官法五行

作者以此擬據其言故改工批非河間補也解禮禮作于黃世故值批
而大綱不清且多難越非盡先聖舊之解論論六經精華而不難日用
下學上達蓋注淺近矣解孟子本中庸指心性爲理學爲失而微顯博
約新然歸一其大旨約略如此 崇禎己卯年八月十二日早起衣冠
顧思不憚舍內外歸陰沐浴隱几作書別友人歸歸殿前首絕筆親朋
驚得來親見坐木榻拱手爲別東歸車至西山從容下與素著題堂故
曰升沉雖定但深愛藏舟夜半過難有力來去自如憂風飄瓦天心
于我何心少嘆爲歸而絕

其義發于誠意靈心本于誠意有誠懷見其義懷誠故歸形于言對
禮學誠意持履實義皆可以內就克宗外擬振華爲動而朱落便具
逆中之時虎穴初生已有食牛之義所以德懷誠敬于貴中陰之與

歸于歸也義初歸第

歸文故與十五其歸古名相數爲不可及公檢曰事變伊周無不可及其
地來有不可學而至者

解大歸歸生而顯歸步五色筆花如玉第五歲時張祖抱置膝上問之曰
小兒何所懷公應聲曰小兒何所懷及第筆生花根在何處府君是
吾家

方正學先生曾批即善爲文見其母所藏聖賢遺蹟欣然願慕鄉人呼爲

小諸子

程望歐故政十歲時隨父藩蜀遊歷以神童薦英宗召見出對曰鵬翔高
飛搏扶搖之九萬應聲云龍吟躍對陳禮樂之三才上嘉賜食命賦聖賢
及瑞雲詩并擬義一篇植筆立成文采斐然上益喜招請書翰林

正統間某地是一神童至京上殿與文餘紅羅使直書一字乃以筆直置
如羅長傍加一撇作卜字

李東陽曰歲時作大書景皇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又而
召之試操尚書會與故政同召上試對云時卿澤身中胃故政對曰鳳
皇編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程官學士李東大拜此子此矣
崇仁洪堡生曰歲隨父以訓導考陽之書母中父與客奕樓在旁視視大

之精其行勢為父指無虛辱客局比至臨時見牌站題額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觀瞻驚呼一時呼為神奇蓋索圖之召見令書即地連書數十字又命書聖壽無疆聖壽觀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錢叩首曰臣非不識為此字不敷于地上書耳上嘉其言即命內侍昇几覆以錦帳立其上書之一揮而就上喜命翰林給唐詩書其父陳圖子勳教養登弘治庚辰進士授中書承旨而卒

李登瀛時勉之歲時小學四書皆成誦十歲登第以顯曾自居刻苦盡讀諸史學為名臣

劉公彬與羅公倫同師五歲而孤母信並言用虎臨闕于神臺下猶十五出關時破屋名曰破關則可長年形周石擊破之必怒樹號曰吾夫在天非王可承天無母恩兒自可生母宜安心勿哀其語

何公達字孟端歲時書時年值年日時好因於歲間折一佳興之命句曰外公教養此而拜祖家翁任問之公曰開闢在耳耳蓋其忠義性無如此

倪文範五歲傳文信公問曰天上更有天下亦書有天文信具之周而書食字內壽十歲時起更覺普通吳石交公問公曰而品之許是以

士一口召彼座上有蒲杏公出句云疎竹方得蘇均齊應聲曰有杏不須論座客皆驚為次士擇婿得金公清夫人喜之見出句云汗血名駒起足已存千里過清對云員吐仙鶴棲頭儼幾凡泉天

劉歲歲六歲傳家有機及天下既養及進道可尊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邪

聞之

陳魯而五歲能為詩八歲能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作赤寶山賦傳播一時

許卿大猷八歲賦詩云音之聞而雲歸山雲氣來龍入江人皆奇之楊道南數歲受諸經子史一日嚴行俱下且了吳越義年十四作孔子惜

華碑論胡川蒲制象國提學深加欣賞以為宿學及見其幼史重之謝子象承舉八歲能書款詩有雲落風寒雁呼霜之句又游書云暮而洗

山塘寺近秋花重夢一標香晉江丘公養海方數歲游戲外氏園亭拾巨珠以奉外祖外祖曰何不與爾母答曰實窮家物安得奉也

湖陽蘇物歲時咏昨夜月云飲而感遠又一切諸機後年十八而十無歲分不有恰似先天太極圖

春和歐陽崇道得四歲能書記重疊二十八時姓氏六歲受經賦詠滿十三工屬文尚冠登卿薦

彭春壽七歲從師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僧之叱曰彼誰既不衣冠我何拜焉

弘治中張御史泰將書南保舉神童童元者知書而所書獲次子也八歲能詩咏胡蝶云胡蝶如雛子則委實未分學問泥地最薄是一團江梅

月云夢覺羅浮底已聞君看雲靜月隨圓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

曉髮看梳成名紀中一甲第三官至禮部侍郎

曰子執藝新學蓋祖承之子也十歲從父遷來石賦詩云白玉樓成招太
白青山相對憶青蓮家來石以頤月書照仙入宮婦

王司農佐與客論易及馬為行地之物時其子雲鳳六歲從學問曰何
者為行人之物得非龍乎雲鳳笑其

陳文簡承恩方五歲其一齊以紅瑤笈破應聲曰色似朝霞光同夜月美
曰此清華色相異日華國之徵

洪洞唐公學阜九歲時讀書至家人好貨曰前云我非愛其財今之好貨
畢竟是愛財

王海日兒時里中迎春諸兒皆出看公獨坐坐讀書不厭母命出觀公曰
吾若何若看書一日邑令呵殿過整同學雖視公不顧歸曰爾不顧令

謂爾能何貴奈何答曰令亦人等視之何為貴方詩云
貴乎

何文肅奮新初時聞過嶺時臨臨林周中規問曰陳子悅書法何如曰先
輩著述非復生可據然呂文煥降元不書其姓名世稱後海不字死節

曹彬已終之年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未幾疑不疑之徒書金則失乃
夏休美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曰其父家軍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

也
胡學博漸支湖之倪子也七歲問塾師曰學孔孟以何為入門師大異之

支湖語之曰學在心以不教為主因作心箴文獻見而喜之

毛少孫澄七歲善屬對祖戚長者喜之贈以金錢愛歸即謝去曰吾此何

用吾不敏遠長者故得歸耳

楊振山先生七歲而喪其生母應母持家姑之令收牛公復牧所以間往
里塾觀諸兒描描描描而心好之歸請受學兄曰若幼何學公曰幼者
性敏不敏學耶乃聽之學

王文成幼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公曰登第恐非第一
等事其讀書學聖賢耳年十一過金山作詩云金山一點大如拳打鐵

難揚水底天神似妙高臺工玉葉棠微潤龍眠
張公士儀五歲口授諸書即了其義嘗問塾師曰小學云事父母難

初為底難教今難為矣何不起母笑曰汝曉諸書便曉其義耶曰我曉
為之難徒曉而已

楊升菴嘗幼時從父兄和禮問教士得從龍卷心舟之而考官本錄以遊
廷和叔為題魁能復稱升菴為小座主

徐文貞隨方數處從其父思復公宦寧都父嘗自他邑歸公出迎父戲曰
父違歸子速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曰石居上居下居臣之義

人倫哉
張峰峰後舉七歲時父南還公舉古書傳誦即能數言如素習者曰編子

徐言出孤雛脫諸生
休寧程石時策四歲從兄入里學父策之則大異乃異而日懷之李延古

詩數編五歲習書又習數法父戲之曰兒長欲展其作市魁耶事耶客
曰大司農錢穀事耶事乎父不語年十四以奇童舉

韓公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聖德篇時奉若有恩者父問之對曰即如
是武王非矣

張通字子宣母嚴嫡姑之名曰約子七歲能賦詩聲譽十歲通五經
性懷陽生二歲唐然成人即極平之解必慷慨以道母食然後散食
母使之飲顧謂婦人者曰孺子在我不便也母笑而異之

楊升華數歲時石齊公田田中制大父曾耕公授以易兩句而徐不應一
字擬作古歌場文有青楊斷紅粉之塊曰然若曾之曾歌楊大父極
歡賞復命擬過泰益大父之一日石齊公觀書問曰景之景者人曰
似畫畫之畫者人曰似真真為正公舉元微之詩以對且賦一絕云會
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似真筆毫難分別紫冠影紅瞻瞻詩人

時年十二

何仲熙入場時最少其兄贊之以赴御史見而出勾云易詩兄作馬應云
子祖父操筆

李國老元時十歲讀書後于清遠觀公隨父至立子今前令問曾習對
于進出云玉清殿上飛雲鶴公應聲曰五色雲中駕六龍今喜一學論
曰此偶精是持而換一車字再復召見語之曰教令四方國六而公答
曰文火一德實三才原乃驚風

曾叔大賓初時父兄跪者起者指指守曰此神童也字出龍飛二字今
對對曰牛舞守禮之曰曰歌聲舞舞不在其中乎又賓叔以色難令對
答曰容易叔舞其進曰而已對花

詩之達因性情所自發出也亦風會所日昇豈惟雅人韻士即事吟
嘯野鳥山花觸物成咏非有后妃學子對景取材感懷自賦足以十
五國之風過則對而必求三百首之富即一言而可讀集詩話第二
十二

宋瑞漢不能教書待筆上強之至三鵬面如鰐行不成步上數笑親御輪
墨賦楚詞一章仍命侍臣賦辭學士歎曰俾後世知朕臣臣同樂公乞
歸時御制二句候之云白下開時話別離知君此後應歸公續云臣
自願作新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上悅賜金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
也

崑山顧瑛洪武初隨其子建臨浪自營其像云儒衣僧帽道人裝到處青
山皆可理遙憶少年豪俠處五陵裘馬洛陽街

王元章畫所無梅花斷魂人夢覺之初見太祖應制題梅云憶漢北
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寒此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上極
興賞自題畫有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覺人將好顏
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新柳地天澤與劉青田善有吳江月下送并詩云餘實飲遠夢離舊主近
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榔浦茫茫天放流應應星可散小樓明乍滅沙
禽孤舞舞此意誰與同三五萬柳千古

胡開予吳芮洞隱題竹云幽人無俗懷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
靈物高堂見而賞之置之帳前應官大嫂少婦復此去年之靈

國初有吳中四傑高橋張翰是也又有廣中四傑陳西華曹麟林吳萬五

陳西華字實齋號雲洲吳萬五字德初

高是禮疎少與同郡陳亮正為布衣交著嘯臺集嘗題唐人詩楊花上

下之而家指歸于國元為品書百餘卷洪武初入翰林有木天集為人

醇厚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善與人交山水幽極工書畫之笑曰今我作

無聲詩耶

黎古同真嘗以桂槓與同輩為某攝及進左古同得釋歸而為某未釋某

兄某處延之古同不往遂以詩云錦瑟銀華白玉瓦危音原自有鍾期

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愁不知其兄見詩墮淚甚要

廟堂中諫為太常博士善詩歌有通都陽湖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

歌當年想至尊為皇閣之命蓋延其作京邑之書置使殿上

安唐夫生于洪武間有神云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棲米松

樹萬千產借與春金養子孫

翰林唐公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云昔初能建為星風堂今臥光華閣空幻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自註郭魏公諱公望門外所居唐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臣不敢忘規諫却使當年郭魏公

歌扇遙想昔雲舞袖巧機運其道如音少司馬能界絕代無幾為都

御史顧從泰事于是有官史快妓飲酒之樂

魏公觀會侍時內苑紫雲閣奉制奏詩云深冬晴暖物遊旬內游觀相

侍臣五色雲間展尾九重麗日繞龍闕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新叨

紫闥賓歡近從天工時人開無地不陽春上覽之文事

國初樓使呼來朝有客問詩云國比中原人同古人衣冠唐制度

禮樂漢唐臣親覽舊新酒金刀贈舞舞年年二月三月桃香一枝春

方正學先生少時過釣臺有古詩內云張蒼建邑治國漢齊家如何廣

郭詠龍此陰麗華補度之妻尚如此寶藏之交安足併羊氣老子早見

撫却兩湖江釣烟水荷佳而論亦正

文皇兵起草雲到父芳遺淮南守時梅柳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

筆迹不磨擬有文龍翻地如美教張騎過史何則中事葉蕭丞相塞上

功勳為伏波老成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後此難

東海趙伯遜名士姑作建文年得四卷其筆致有殊志賢隸州勝疎役亡

隨筆諸書而版之中載晉游公安處宿蕭寺有二道士同宿不相識疾

間以聲氣去觀道琳知為中書舍人郭良策中節也因作詩于黃冠庭

泣詩云去子春正十三日寺邊黃冠不相識結滿枝枝坐西偏低頭不

持意自問無何一人覆冠簪黃面微多愁願附掌還驚還歎息夜分

但聞聲命命似恨為神愁難堪哀憐花川家瑞拉于陽聲結絕遠言耶

金通道皆波痕展與拉報訊其苦為公踪跡實無根載載是竟驚胸臆

凌凍雪花寫不得

柏庭有甲中除夕詩云從來除夕不曾愁此日適逢陰晴思漢祇知
遺伏臘存陰雖解臘意欲行聲氣人千里端角如名海一區華嶺來
歲俱自靖教兒習已自始離示志士也

從亡隨筆數事至吳江中彭家居于水月觀有詩云知而故揚起疎煙

水微如嫩影相覆午鐘何處梅來耳不似的官裏管雖又送吳城華運

蕭云江水無情去不通惟留兩岸好青山煙雲滿眼歸山而不向東風

見青顏如畫

王寶妃葬人以指擇防淮北有幼至午六月與從亡之約易服為道士自

號玉華山雖有贈宗人詩云七年艱難走開赴日夜悲觀髮成雪回頭

往事付空花形影相憐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為舟一棹江南歸西

風塵上晴天起秋水離空自肥如今食菜村農佳士出迎常制履

香期對酒思曾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宜託忘故山神遊往往于其

間為名寫此時佳州月雲雲落何時還

帝主蜀廟承慶寺有詩云楊秋南游歲月原止雪水竹僧聞今塵心消盡

無字子不受人間已相便

廣慶廟伯璠知海無端難避死之楊士奇過海佛以詩曰平生金石見

臨危就義從容名亦隨千載河山遺無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卿生近

文丞相先德傳提舉太師殿尉黃增何處是難難若草沒空臺

史明在撫仲州之孫也方生無時寺適至其家聞之喜命召曰文觀而口

我文也而不終時無礙耶因更名曰鑑且口是免當貴即不貴當以文

名世鑑嘗有泰淮集云停石金巨麗臨我泰淮歌吳江而來幾千里恐

細直入臺城莫誇有通鑑而北流至今鑑貌泰淮水泰淮之水能容舟

泰淮之上花滿樓美人捲簾看玉鉤太白仙人清夜游酒酣乘月往石

頭醉飲淮水剩披索醉裝吳風藏山岳豪氣滿九州近來四千四百

九十五甲子無人繼此移山倒海之風浪水光依然月如故斷雲零落

令人愁豈無清歌與美酒與子碌碌碌碌莫敢奏雅雅雅送君來雅去

雅西酒樓在何處主人余非舊探覺且頭痛飲飲送君還君醉醉方

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

君散

潘力曰檀香與吳赤溪文作今樂府二卷內有故舊衣衣河西宿也神宗

覆臣可死死不死為智臣若王行臣可生不生為忠臣雲門傳耶漢

樵一則師弟宮中起龍不上天蛇失穴一蛇去之中野號河而備爾飛

苦出亦復為敵人亦說為賊全城遠來萬燭燭紅紅夜宿淚如而亦知

依美美無度終道新衣不如故

文筆悲傷善大筆之失策也聖祖時始入中國鎮以北王控扼山北使我

摩也刀作射獵為衣食奈何靖難之師盡我如遺跡與兵三千騎自言

藉兵力多用金幣可解之何乃刻地以資敵奪哉四時難我與黎黎今

唐書敗生善思我既陷後東不到建陽西不到上谷關門局穿往見使

還白雲紅塔皆美威煙煙制威不能張三衛聖王重小信毋月殿太

計無事不得仲石臂園陵所藏一補耳何況當生暮年固手獨石隨之憂獨不聞文宗實和倉額制置酒西宮呼為底

永樂時制臣被命賦金臺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西山霽雪玉泉垂紅崖曉月蘭門烟金臺夕照唐盧侍御詩三陽宮水為宮南增其二曰南苑秋風景和時而其後最公洵由詞林為南祭酒又賦金臺十景曰鐘阜晴雲石城朝雨暮春夜月燕清秋晚紫雲佛燈太平仙隱西園霽竹雲谷湖光天國為標樓閣地頂與金臺八景各為詩與國記之復余如母弟蘭蘭題園三先生遺室六十景俱各有詩選與劉集初公廣庭文中賦元及第賜名詩既而文知文皇致遠顯自稱清華之復嘉誠忠義事欽文山集為附錄詳以傳李西涯有詩云狀元忠義古今

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則近地胡學士姓名信記內中平意婉而中

趙子雲孔昭題清秋琴鶴圖云樓閣何用更笑青琴鶴隨時亦覺忙但得澆心無一事祇將義命作行藏又題伯起却金圖云清夜孤燈獨坐時關西心事幾天知却金自是平常事太史標題似好奇

初克仁壽安永樂時軍新禁性清儉人呼為菜和尚無書題所賦紙帳云紫煙夢傳萬壽華外雪眠雲自一家書又不來書又續扶持清夢到梅花鄒陽為公舉以御史羅歸一日特小舟至城下微風坐舟中值重午即有方數月波樓觀競逐之至令供不合狀舉筆書一絕云皇后升迎來一年今春先帝又膺天誥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書船客得詩大漸庭之上坐公排衣不顧而去

彭路之福守泰州以刑介併都使者而歸嘗遊一故舊之新貴者值微而累還不至公貽詩云倘來名利若磨崖何事爭先大抵真處凡泥泥行不得山陰書處是何人

蜀中旅者事有人題詩云一個忠臣九族俱全身逢雲亦天常是齊兒復居臣薄乃為君王國首陽

永樂時某儒童國有詩云鄉黨行來坐看山何人學得老僧閑農家未熟黃梁飯一盞清酒出謝國有笑之者曰此不耕生食供狀也

宣廟深雅詩云官報願願責在普星有因而此服曰者本宮實下民明作既勝勿勤勤亦苦集遂令衣食微易以爾其自教念爾予使放遊安可捕下獄派十二行之四方均先王視其姓有若父子親臨惟重邦本其

曰於斯人

上咏徽廟云湘浦烟霞交翠刻蓮花兩生香拂却人間良善招曰天上清淨帝王並象自到

宣德中河南民飢流徙上命許公席往撫御制詩送之曰河南百州縣之郡所分治前歲農事缺始旱薄獲糧食既無許民生易由遂顧全位民工且夕恤憂慮有數厚其往如撫字使若必皆稱飢者必賑濟若撫世周應必得勤勞勤文使項項所至見實惠勉無磨乃振庶用則予意

有以士子被文房者召入內府報上曰雲雲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手裏以曹子威屬御試天馬歌子威先成文復澤亮上立賜賜瑞瑞寵過日

陸龍而疾甚據筆書曰官聲不小恭周非大義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等
蓋藉此外何求由貴山山樂新丘

楊文定云范文正為李忠公生姑蘇西人氣象甚不同予所識卓華峰見

之范云望碑碑池小亭解嚴石峻仰憑天作飛禽出太平敬高云雲來

如似墨雁過還飛字千數故書空有何不平事一作山靈何事

夏名瑞公書咏碑首題四句云昂昂冠冕歷歷當古然照照來而露而露

碑與諸君者好來相近美相親亦足以見其志矣

祥翁歸志傳詩辭元長十許平生累千百篇皆冲淡其實無雕刻時展

之習自名知和墨

升庵詩話曰元武英伯詠瑞翁詩吟殘度玉蘭心吐嫩落春紅燕尾香為

一時所賞因刻李古康詩云吳陵翁文公各派窮鄉我時流控復深院

響傳香畫靜小樓工羅夕陽斜公傳人勳第而詩與瑞翁若此孰能化者

不獨廣乎也

正統末劉忠隱死獄餘地布衣故鄉即邑中龍泉山頂為文公之墓文公

述古今羅卿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名其地曰祭忠壇碑文

註有詩云為古興之汨羅第一壇述懷祭忠年大書字在憑誰執高切

歌況持教傳無地可投湘水萬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閭世尤堪吊何

處松楸是墓田

劉忠博嘗見姚榮公小像僅寸許周還書公詩句如云神歡展不數障月

影同員 顧靜涵金瓶影漸斷玉新磨此類甚多

吳亦須假樹枝紀李公時勉事也云司禮先生共天下園子先生不相借

明倫堂前謝陰階一枝可代瑞可據瑞衣使何亮亮使明倫從容告

年斯青李自樹何樹何樹校版中諸生說注養且小宮中獨憐會昌來

少年夫子知不知且故先生賀豫賈時吳宗權王振為先生故

王卿直直還政歸太和有歌落花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

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雲云東風萬樹狂青條信宿無

隨雲色獨惟有前林松與柳依然蒼翠綠如膏

抑華與運運不如意事好語古人句以自寬有新者中敬于抗選法者

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水福人却更有言餘法不當者曰若教

此老當足舞史覺即當舞袖長管切中

高天尸瑞在番禺日鎮守府紅桃九月歲開三司諸公道有題詠索題于

公公為絕句云九月雷聲震海涯時桃開遍五侯家鼓動報典英梅連

莫逐東風浪放花

千第庵更撫河南山西前使與二十年未嘗持文物贈當路外人誦其詩

云手袖塵埃與綠香未資民同反為快清風西袖朝天子免傳聞國話

短長

西廬為相事多依阿有士子投以詩云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

西回首湘江春已綠鴈鴒啼羅子規啼

潘力田有句云謂公如北升經雲其口謂公如泰山數手游其巔平

生讀書數萬卷到老不辭孔先傳李廣祠顏元不可相為獨項王其貌

劉公署云予在史館日讀良臘一年微少多有藏老潘公撰來余云自
無補數持履平昔枯園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當至其見能事聯云
東坡居士休題狀由郭先生且溫字樓堂云片言折席一飯不忘居
心公署新紀雲知東偏云有柱西山皆開關北海事而偏云長有性食
素老眼漸生花老快之氣可以想見

郭定真登名時也而工詩有進舉性至孝母病兩到股作羹以進所上
章雖得等五就有送岳正道里詩云青海四年爲旅舍日頭雙淚倚門
觀美道得歸心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
胡雲愁玉關人老銀鬢欲苦憶生平馬少游李東陽評吳詩爲國朝文
臣之冠

竟山黃純著年八十九頃述吳學鄉人重之有民風詩云種田生計如彈
翼非懷美如含春何散者無康收者厚得之膏少失之多家鄉未見爲
潘海官所何曾愧書曉吳湖清風而隔蓬仙須曉玉川歌賦得回家
苦聲吟一番歌咏一傷心要緊命賤等黃土新來博萬無白金四兩當
有盜賊破百里寂無難大音相逢父老聚頭笑酒滿共流直到今一經
水旱使然風風景舊情惡慘慘到處喚春空有鳥建村晚曉寂無難
雖盡井荒燕宅苦相哀音凍結妻更有杜公同寂寞年來不復享餘
又五言云青田漁漁苦江湖歲月長當知同鳥雀草食以牛羊到底知
居處真卿非故鄉問渠愁幾許洪水共湯湯

歲比閏有張某以聯系中山東卿故督學畢論聯以詩云一言知不與清

流於世遺編自校書肌雖難極影落筆未許因聯聯東潘頌名
如遠西蜀題聯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奈書畫更足步州

吳厚博在京師與劉定其友善嘗爲題號題此美元旦應之劉士至者多
聯門海嶺之以去晴窗薄已盡矣明日復然友人戲謂定其曰此號題
乃托紙免也詩曰我空爾重夜風起不念成群跳鼠鬼制獲三尺黃河
水血酒還花舞飲水與餐自大明月羞樂繁影黑時休替龍龍馬道
行事確確利腸天亦愁中有巨妖殊未得盡寫臨聯聯應如何袖手
懷忘懷回書東方又生白

詩翁美爲嶺前二月作詩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鴻多在萬挑開鳥說如
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吾儒得性即得神豈向風塵淨此自分
付爲說聞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

郭汝慈智感化中以是言下獄獄中詩云人到白頭終有言事垂青史定
推真夢中不識有羅網又從來風入窗窺窗時詩云盡展肝膽如何
日望見衣裳止此時但願聖明無一事孤臣萬死又何悲

張雅雅當燕一富人家壯丹歲聞主人曰子能月中峰臨花韻賦百篇乎
雅雅信筆成五十韻笑曰詩勝枯矣亦可酒沃之日來及百篇成又四
文一首人以爲神

富崇嘗于內府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侍臣通初臣傳漸在直如額爲
二詩以覆上視有珍無法繼之賜

羅賦元倫乞散往富廟不允問居政與政執樂倫賦詩曰辭表功名事

雲卿青山自結白雲巢迎將化雨多氣難准偏扶風塵並白髮湯藥
陶令菊餘陰高聲仲尼能有人若問興亡事請紀書編玩一久

張靜之寧成化中使新縣臨邑卦元高馬館伴從游太平館公賦百韻朴
隨和之殊不相下公得漢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朴乃

關筆

陳嗣初題會云作詩必情事物合乃可言詩如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

水亦東流此情與景合也西中黃華樹墮下白頭人此景與情合也

傅孔昭有句云雪壓山下山月詩思竹邊秋後落後落以為難寫餘妙境

劉景富海作白鶴詩云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紫雲人御樓前取白頭唯

戒華藻等十文桂朝題當以示湯公議公議亦概

王越雲子廷直得封咸寧伯初在大同是遼寧漸生微病不測作詩云去

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如世事止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

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文為祖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化作

灰有好事者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和隨就現上金臺報斷取何深

也尚量觀模真小數半世功名如陳過一場富貴如花開于今門下三

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

張東海有蘇作云父兄居子官子弟處于家一過已過分况乃事番華所

新微聞里債債趨趨無術不知禍所恃方謂勢可恃勢亦有時敗禍亦來

無理不如慎德貴處無永無滿此說持免頂門一針也

小陰司馬伯宣通乃羅水玉環所取主也同為閻果則使一日偶逢空水

玉照詩云歲在壬辰春試榜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度主
門生相並萬司馬見之愧憤猜刺

李又正東隱年十七登進士太倉陸太常既與同榜有詩云金龜細馬出

明光碧色羅衣錦續香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

孫惜中一老儒以貴校教官有題白頭翁圖送之云雲谷多年滯羽翰

終今惜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

李廟即位編祀宗藩泰王送劉使詩云九重聖主駕同宗還使明禮禮

崇卿相敬恭承播臺廟堂粉飾著儀容山夜靜風雲會大地春回西

塞深歸寵重願陳一掃觀藩存沒感恩同

五山鄭所華詩多清語書寄觀感令廣東者一跪云三人兒童事來訪

來張社長青衫者著佳態語寄正修書去南可謂善于道幻

秀州沈氏孝廟時送入宮社為文書以守宮論陸端云嘉興泰之無道也

宜皇必守處上嘉慶第一體弟得臥喜官詩云自少辭家人禁閉人間

天上西依楊柳新隨風舞幾度香噴夕林燈書伴紫微銀燭殘空有冰玉

奴報斷竟無歸年采空留金籠同補山觀衣上衣

張元禎在劉林傳一宮人詩云金針刺破南宮紙偷引寒梅一嫩香蝶環

也如春色好制施花片上宮牆

肅清王真淑弘治中封博雅好文詩初為古有蒙王曲云建出漁陽北華

朝將軍裝笑曉離千金底願單于首時得沙場戰骨無

何仲熊諸詩入朝詩云大將龍前朝王京至草草親遊近迎侍中獨領

姚郭馬皆歸龍虎營 河將江雖血不流中原萬馬一時收黃金未
散藏如士口盡先驚敗歸 河北諸軍富有名堂中曉時本體生金
似白馬細細出不見長安子弟兵 少年生長在邊城介冑南征曉
生馬上朝來曉遊曲梅花一平是足聲

魯文海傳上公事過而雪止是故情馬卒寒苦令外舍下因賦詩云手
音彩弱難充馬王忽得渡馳驅凡由父母皆為子小異開關我卻誰事
在世情皆可笑忽從初未難推死途還借來新力仲端相如莫遺疑
周馬玉環以神逆歸隱郭外一掃蕭然日就周易八卦象子之外多所
妙獎操市廛不一至時曹憲制時中顧宗伯清家居與公文酒往來無
間一日曹公過顧公曰香清蘇學士過清虛堂持兩版習習風塵遊公

和之顧公躍然曰此際何可無為玉因相與泛小艇詣公館各和蘇詩
數首公投魚羹同趣同酌入處始別於法度

五羊趙克寬為建安學諭嘗與同輩郊游作送春詩俱用風雨字得有
者曾涉風雨和一首云忽風怒雨應皆作風而不來春之歸則晚而後
梅謝老矣靈雲了拓陰梅梅紅爛梅爭熱口角黃乾燕譽飛自是放
歸歸不得房頭猶挂一絲春同其姓名不答而去

王玄裕有十三絕句大抵刺武廟之而也其後五首云相國移家江水
涵金山更子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返願得回鑾一顧之三顧頻頻亦
未聞金陵東下是金山分明旗常建路費得賢人與俱還趙普元為
社稷臣居臣水更何人難虛言也相違意海錯錯堪位滿處北回山

前舉舉事殷勤未始相臣家世期世石愁多幸也得相隨載從車後
千載成興良策論七今更得渡渡漁魚龍者未了禁國新部出西廟官
劉楊文選也半止生口文義獨生平之珍玩以得工而變見江南茶
而身又東端出猶不見子明官之判然漁魚易而清計難

楚寇學海苦志難離刺雙入雙山中健尸數載研究詩書大有所得而獲
昔楚出登黃鶴樓云浪浪長江落海仙人樓閣得靈機雲來大澤漁
歌斷沙冷晴川雁字橫樓外風帆明月出風前鵲驚於海飛美言黃祖
雖客物相識于今有是非又伯業已隨孤鴻去樓臺傾壓大江流烟迷
連浦平帆而清獨寒願五月秋

王蒙張孝父藏憲宗時直隸有聲願東梅書稱之曰夢張王康事居以忠

行己以義充而不拘困而爾自矯矯乎強毅君子也故陳水志執節此
有較嚴論詩高而才情曰唐風既成持自為格不與雅頌同趣美楚受
于韻頌唐體沿于國風雅士多盡風制則微今以雅頌為近詩未嘗不
流于宋也故甚持婉麗多致為味難窮

張敬昭昇利臺家云甲第崇崇東復東西堂高出柳雲中青樓寒浸三更
月華竹涼生六月風雲母屏開金錯落銀燭初移玉玲瓏人不散萬
聲語公子華香夢未終

遠足實遊樂曲云金陵今古帝王都碧石清江一畫圖五聖百年虛想復
雲興曾到此間無 自來民風閑老農鞭行不遠近官從那知天子國
天象列處雲成五色龍 弓如明月向江圓箭柳寒潮捲浪肥水上龜

簾幕深避處皇原為射殿來 新落江門順水收雲帆月下過揚州兩
京馳道三千里夫何所揚揚御清 懸懸金風鳴玉鑾轎車何日到長
安官河不似江海險只恐秋深白露寒

韓汝慶師端長安官女行云長安城頭夜二鼓力士鼓門候太府為道君
王是幸學選取嬌娥者數舞應酬未得話從容陪除早已入三五含皇
使破時我行即有相替到天曙平昔嬌態在時情黃昏不肯出前店如
今卻向何處去似離離海有茫茫四更未眠五更遑父母相隨太府前
頃刻回頭問伴至亦有餘恨各慘然又明御舞旋旋送來城東生官
實生來雖在殿宇城中擁藏京兆驛已看開閣隔重天宮度朝昏似
十日中有數人不甚感聞之乃是勾欄漢平生語淡腔去住却說難觀

五鳳樓曉言從去去何忙翠帳油車已道傍少小生離還死別父母送
教渡水陽相看痛哭各捨生此時淚斷那有腸袂別淚消還渡汾千里
應盡常盼盼江燕山橫欲寄芙蓉落却事雁聲聞道還千里還處窮大
同曉得到行宮常言劉兒何曾見深院蕭蕭當日時時眠還返正月不
忽然大駕還沙漠是說天增禮未修還東太廟春當書諸帝有欲就嘗
新馬車還奏跪屈身向約房三四月近近龍顏真是稀罕有端家包
甚高隨人望幸亦徒勞宮花紅自羞粧面御柳何曾開舞腰居王不知
人時賤盡日張來問罪院日賄行根米半升大官堂有珍羞饌我皇
是無嫌國畫進居王還速色宮樂曲照報不知路隔民間難測又聞
東成思長年史寵活佛來西天居王淨淨分明是無見當年招得佛音

春零落不須論女伴平為泉下人妻有難在郎常在悲魂入地感無垠
我獨貴人皆名賢左家石門何翩翩近復中園陳南地何不上宮收官
人上書雖是履兒嫌萬一幸有得生歸朝第

宣明宮行云長安還家城東還柳絮楊花春正早宣明宮前下馬時一片
烟光長暮草當中人招我入素果清茶日未灰白河東下楚城西指
燕湖上三嘆息王德三年與四年劉瑾專權於前可憐帝主權心腹
縱有玉環難此看惟唯空多慮思思無復得臣等千官盡走東河
下庶幾金鑰左順門震主情動不自知四太后日更誰親金鑰滿度卿
恩日朱顏升堂頃曉時細嫌仇幸思榮漢御英帝供養氣早謀生已拙
還探死更報宣明作萬里第侯王已莫倫陰山時相即堪比千門萬

戶何遠遙玉鼎瓊筵更飽奇食人而兩室相向錦石亭亭立不危宣明
之宮萬莫匹四海京師俱第一金監當思理甲盾銅駝不辨生剝林自
古威權不到幾九重一怒罪人收幾年烈燄俱灰飛一旦冰山作水流
冰山烈燄寧俱非座上門前客盡稱頭更莫榮榮結青兒轉世做為司
衣侍往難重古如此操刀必割誰能已三穴安能窮帝尊為機况復歸
司禮殿扶輪未不同更張聲譽始成功還期聖主恩前事莫還宣明
看則宮前第

謝茂妻武皇更幸歡云舞臺遊地蒼生見舉微時重造臨姑泰水無龍
夜御時千官擁步邊七校圍觀魚移白日鼓吹月中輝
赤漢臺上樓吳張撫操英之殿殿階階臺上當澤當澤何為願車駕白出

白日望書堂至暮冷淒淒而似深秋也
曉海亭有陽暮必必咽咽孤
 城日遠孤鴻遠年情雲物不殊鄉國
吳滿川風雨看潮生工部麻子美
 午展風雨撼高樓情愁腸日九迴破工
陳屋看南北寒岩幽露不香
 閑窗綠竹山窗暮
一片江湖草樹秋殘風雨送鴻牛欲知趨走處
 心地落麻香鶴集洲上
工部麻子美
 夏高朴應官太僕以逆理機去引退後以持招貴漢口寵利由來是福福
 功成身退便為宜策公不嫌卑願意一值漢淵編便隨貴漢若喚得
 為至為分宜所中
 唐子畏題釣臺山云直梯漁竿斜繫艇夜涼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
 醒滿船霜印星夜影江遊之快賞之
 陽明咏僊云到處遊人是戲場何須僊僊我登堂浮華過眼云更促名
 利驚人一嘆長橋子自應相說說非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透
 且向煙前學楚狂
 顧夢玉過保誠里贈詩云一著麻衣入帝庭九天風雨雲冥冥
 遠柱宇游魂墨草長紅野血青四海衣冠收節義萬年宗社為神靈
 英雄一去心難死長傳而美化列星
 顧炎祥夢遊謝縣行云入城早里無人語枯木寒鴉與斧字蕭蕭西野迤
 蕭蕭或清西來斷行旅幾合老盡猶出迎頭上鳥抄半度上岡之不答
 橫雙眉但折公和骨復苦水寬麻路而傷懷春未泥遊是月而歸城之
 西多草場中官故馬來昔年牛中官古曰動行隔不出官祖地無主縣中

聖甲死陳求諸者流增地村鄉
 方行之達時境茂行去漢家樂自無非策歲歲荒出塞北火燒平川鳥
 無絕莽莽龍庭暮雲黑秋風蕭蕭連草黃胡兒收馬來秋涼將軍下合
 促晚草街收夜符何倉皇連騎路盡迷行跡莽莽孤亦危如人立心驚魂
 斷馬不鳴月暗沙寒露沾濕陰崖大各因風燭暗如雲黑黑同直張
 千騎皆北徙然燄夜照陰山紅山頭哭嘶嘶飛渡失期人還向火中死白
 骨風灰散不收拋拋朝天作冤鬼東風吹綠草根風乾坤回首又春歸
 惟有游魂歸不得年年空送野鄉魂
 赤漢帝而絕云帝而絕歸舊唐臣收遊相疑國事之危事傷獨望南雲中
 心恨事之止報美其族含留馬騰故帝之行百靈俱恐勞民疾驅驅唐
 之至為國會雲團圓呈漸漸工顯陵都安宮美佳與聲以忠事上帝也
 皇考朝嘉樂錫爵老望山川編屠神祈濟沱竭應歸嘉禮威實將北召
 父老賜酒食吉承天德音降神既安勿違美漢樂澤野望心張飛蘇符
 智金運京師期不遠日七十位獲近雖地德兼完固奉慈官以南附祥
 宮南江漢阻行天祿先以而漢初靈波不與而廢合帝心靈專言孝恪
 子天騰敬頌焉年
 兩樓雲藏玉越曾鏡事也越越鏡既何罪馬前使者王威軍機樓雲曾
 中丞威寧侍中官小試功已威中丞侍少師少師新見楚書可懷出師
 自有名書不可懷師未出安用先親是與曾兩君名士意氣運自歸
 上有滄浪天下畏貴口兒丈夫生死不可知無事明顏面市中下猶勝死

轉轉頻時嗟少婦悔何為

唐言行云真人至御德殿八旋天下已治憂無週年一出入天門羣真相
存窮覽有無以究建報二軒隸九皇並駕翻翻下視爾世細千執鞭王

妻言不煩至道可為上天駕祐能界朕師一點義大樂來自帝度其先

順順服者先升五冠蓋屏息年殷唐聖朕師唐我惟修五劫六關並奉

工佐朕以勤道獲齊官道保青文之朕有奸辭戮則爾勞逆來方愛及

爾爾建八朕在高穹羅會帝所此及千年朕須見汝凡

尸子草耕世廟南遊云都獲承恩出漢宮行軍使相陸辭同凡邊而露

樂漢為秦雲細聲雖離殿畫傾中暫鳴虎頭推兒賀蘭封制陵不是

瑤池會接曹真仔細如風 正陽萬國熙重時武降前駁駕六龍旗影

忽看天際外聲聲時在柳陰中金根宮初宮車轉雖危雲光殿帳崇執

親視無水義志從機實切大天恩 傳聞大駕還淨陀聖德當天水不

波曲逆魂魂逆期岳常山岳而見陽和萬家難天別門近十里梨花繁

路相無幸唐性憂伏枕殊年漢楚中多 哀哀蒼人飛龍殿明祀朝

敬跪德山不為乃力留漢水直應松柏慘悲願裂華袂入離仙洞雲氣

空浮機轉國父老不須而望功神除霜露使感還 一時飛塵入建章

文華諸老共焚香國函冠見天願喜恭奏先帝聖訓康應今時益有

圓有時頻制香衣雲更團感慶祈紫瑞曉度嘉堂唐史表

廣州嘉靖言切云兩角鈎青雙龍紅霞屏一點未嘗過自陳自作延年無

惟得春風雨露中

李于田望報世廟事云作宮詞云玉貌終年伴紫閣每逢時節陽金鼎居
王不受職勝身肅作雷增拜斗衣 況金蘭玉祝長生萬國封章止遊

星月滿西宮更滿承九天風落步處聲

李南所為陰居陽山持酒自娛不憂交海日憑一凡焚香祝易而已嘗有

語云一室焚香几榻悉蕭然與味似山僧不嫌嫻出忘中揣免得時人

有愛惜

李水龍念華洪先建主特自靈歸唐虞不起有詩云獨坐空度一事無歡

風春而自隨通而今始解因非偶到得能開意文大永堂觀一峰論以

誰特離青葉官歸作詩云五柳先生歸去來星前夜工露道淮不而天

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空洞竹一腔春意隔梅老來

只怕風寒險懶下覆清難預知山費健齊定得瑤家各年未五十五

守漢寄以詩云橫林特地起為樓樓工書多疑郭侯日與望賢相對語

身于天地更何求三峰有意南窗見一水無聲晚照孤孤問主人何所

樂本來無事亦無是 李于田所居三峰

萬子雲批翻有詩曰蘇門集陳灼之為之序云洪武初招聚元體頗存微

切則高楊為之冠底化以來海內和豫喜為漢易則李漸為之字弘治

力擬古風一變而為杜詩則李何為之倡嘉靖初元復生靈秀稱前

葉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狀狀英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矣

之歎亦略可言于始存其體言以當過庭之一笑當實持也

李于潛家本素封靈官星居田園第宅甲于江左而食不三豆室無侍

腰餘鈞如布衣詩者若居稿上道思序之以爲意象之超越音韻之清
清不受垢染獨與漢詩若木唐草品隨遠絕息者之所爲非世人也
元美亦稱之曰刊洗浮華獨見本色清淑簡遠處勝五堂之作其時
劉文定之在翰林過元夕中使傳旨令製詩神宗以張公傑素揮毫得
七言絕百首以選

杜公序嘗過赤墀題詩後在都下會飲于凌孟昭館中時海內詩人事集
雲間張汝弼於時曰此過赤墀題詩人句杜先生也杜酒爲壽長安呼
爲杜先生

雲南無雄魯以被旌下獄時楊公爵先以言事在獄中欲作詩無紙取破
紙書壁指和百餘首名曰破壁集

周狀上苑園鵬詩胡居常州云風日和晴欲醉人耳邊卡送一聲新似將
明玉三堆意喚起良辰四海春花鳥有情情好景兩情無補愧微臣
徐忽動江南思百秋沙田野水清內則以無袖勾機之熱爲戶部
胡孝思贈字撫河南世廟書楚詠詩紀事後致歸有怨家指其中修天
子湘竹句爲元祖奏之上起下獄論死時年八十矣子無悔長吟咏不
服取獄中紐絢之類爲詩紀之曰制獄八景哀啓之曰君以詩坐累而
尹悔何爲公被髮笑曰坐詩當死不作詩得免死耶又之上趙解解故
六十放歸

張子靜洲起自震家無一札年十四抗顏爲弟子師出所爲詩以示人
皆相顧歎服子靜長髮者日僅觀朴野及其游興與詩以一手拉短髮

目直視且思且草僅傾數十紙文章議論有概于心感激涕淚或至抗
聲仰天世以此之唐勒

許石城教應官太常爲人溫厚坦易喜登臨山水詩如其人無復刻苦澀
之態家懷一律甚膾炙人口云少日簪冠非貴爲老來學圃似樊遲十
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一敵舊雅佳麗地四言新和者樂詩
更風斯當年將莫莫無心憐不知嘉靖己未

施太守峻舉于鄉年輩尚稚時有鄉事夥者以其父爲鄉制時事遠舉南
郭公隔而莫之救也及厥遊士樓南利曹首爲平反其義必爲如此
喜評人詩而自爲詩則博家曰章爲我彈射飲酒廣道有招阮之風
著建川集

陳方伯居有清華堂楊鴻洲詩曰五言古初啟唐人高格後入晉魏淵
奧七言歌行臺逸雄復真得盛唐三昧五七近體雅秀清暢玉孟之流
也惟五言絕少傷平淡字少意多清有韻爲詩華曰陳君詩信如馮子
之詩足所深喜者學古而不蹈襲以趨近日之樂實慨近日一二學古
者規規于其不學其意而襲其句是少陵之蓋臣也少陵稱太白清新
俊逸豈曰規規蹈襲哉文章如日月朝夕常見而光華常新誦讀佳什
有印却見矣

五十岳日郭希周旦家故論理朝居官嚴有德之才鄉爲桐城若花明海
上雲吉起洛中慶河形城頗與秋聲寒工生善遊子韻應成望山城百
雜入達州皆出渾淪不落腔唐嘉靖庚辰

崑山張伯龍及焦泰題好游衡山序其詩云梁生南海會稽保為公至永嘉福登諸名山而還觀又所別至八九巖迹周旋彭彭登黃鶴接觀凌山瀑布尋亦望遠諸篇中思慮可見蓋連子長芳獨欲北走燕雲東遊海岱而盡山使覽觀天下之形勝與天下士上下其懷論以吐胸中之寄是亦足以豪矣

四明沈嘉則明臣高朝洞達墓上景略之為人思以功業自見而園放之氣一發于詩歌明翰林許置墓中胡公銘達好士然暇酒而好嬉罵獨敬禮嘉則與文長一日大燕許士于爛柯山酒酣樂作詩賦競數十言嘉則援筆立就胡公請至如牧夜渡五千兵密領軍符既令明使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覺然起持其臂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此後

胡公以遺元嘉則走天下持所為文編告賢士大夫以故得白則嘉則力也

永嘉一編與其兄一元皆有才名如四顧徒餘壁一牀空有書好通賢空白為儒家舊賢因托上夢幾得生前山皆得意句在南海則有二終曰氏民民哀其二難也

方定之壯靜初冠與鄉人王仲房陳建甫為詩社遊入仕汪伯玉方擅詩名倡議中社再三招致堅辭不往晚年猶自修竹多所結撰其于太岳際所不滿而未嘗見諸筆舌王仲房曰定之抱性幽閒溫芳故其修詞有似于子若流水不知處幽禽相與永日空山寂寂彈時自今舊集

鐵彈翼翁雲信馬蹄王孟遺簪也嘉靖庚辰

穆文然云吳明卿園倫律法精嚴光敏如人有明珠走盤之勢在七子中可以方駕王李鳳洲云才不勝于相而能求指實曉務使首尾相貫商榷律情事相配體已佳妙曉收美云五七言律他人多為高麗失穩

明卿于操履處高唐

顧東江清為庶常館職和夏詩宋云放園逸懷三江外幽且青節逸唐李文正讀之曰此格遠出也家居後有俞嘉詩云山石有時洊天皇有時墜胡我露帶華而汝腹于零地服斯壯大憑機非良機非謝羅千勇共與我契時五十三歲

吳叔明公遠有詩集數十卷生平知己二一為鄧守濟南金城一為撫吳中丞宋望之中丞曰世人皆欲教吾意獨貴才始為子旅耶下教陳水

今刻其詩書定齊南天金公墓後遺像傳奉之海漢宋公欲欲盛注下曰天下不足賢雅為知己者

俞仲初元元年十五為馬鞍山風標名際造于詩義工小詩書仲初于詩賢不悉惟于詩于古人行不獨有遺書不滿素懷其意見如此有集若干卷

南陽李夢序曰司務法林集云子初舉進士深淵在東師及監掌史館際間為兵部司務以是相往還慶和深前舉從空同游故其詩專尚豪骨不作卑弱格雅會平對客皆曉瑋磊落落若水石相激擊鉤成響至其長篇又自放溢而更遒也

方應下歲名時有海陵生借其揚為獲與戲之曰為皇江湖迴夢雲

新給詩悲落日杞園風塵秋色眼前臨中原望裏新乾坤各集在白雲集新人

鶴池生吟咏無幾篇有少之者曰昔我布衣也而安用海濱芥芥為古詩三百惟雅頌有長篇疏述先德陳時政因哀然乃列國諸風里極茶咏發手情止乎禮義焉用長技離經者窮技極端多其弊悅以意推媒介當路直我隨者事也

徐宗伯學稼序宋鶴池詩云昔孟襄陽以詩窮興荆州張長史藍田王右丞海二人書薦之云宗即不用而襄陽之名以附青雲蓋高生五言詩有遠襄陽者如周唐云平生款段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海上云一孟家食酒東窗吊田橫其青婉悲激未易便也至其游跡幾遍天下囊中無

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數窮餓即窮雖不肯校見貴人即貴人自見之愈少排竟掃顧去不復顧太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咀慕趨福不厭死而已者蓋斯人之謂與

黃孔昭先時少好學善為或謂之曰君工畫不能使畫傳而上詩則西京乃發憤學詩遂名聞中出游匡廬高岳觀眺江河泰岱之勝徘徊二京送與此嘉則王伯樞相上下

顧東梅撫楚興三司飲于黃鵠樓酒樓已公留詩公懷筆書石上云黃鵠仙人自姓崔空傳崔顥著題詩雲黃石樓周喻墨江晚青山夏為碎浮世古今堪滿淚黃雲舞舞舞舞見天寒月白孤鴻遠從情開手送日邊東梅書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于美如至固不能如現至方不

能如矩此空同之過言也大規矩方圓之至故臣者能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必學杜只是學其匠何得就以子美為規矩耶何大復所撰金笈堂序亦是數人

黃見海遊廬山贈僧有過高弟子堪傳少行苦節僧共往難之句未全陵與歐仲父贊以潘友雲間吳楚建張仲立見其詩而愛之携歸吳刻焉曰金陵潘揚

吳人張敬源雅詩才敏枕有蜀人徐山南者以詩自雄昨晚一時吳人不平邀雅往雅素不修詩詞若無能者徐朗誦已作數篇皆平生得意作雅熙和其餘徐誦方畢雅和已成書以示徐徐大愧夜半逸去仲父與黃澤父姚元白雖離分韻賦春宵詩仲父先成云三冬來世盡初

陽氣尚微祖言六出復補作五花飛入柳絮楊早梅梅科近肥庵中同族家推是謝靈運

楊道行時希有太師數序云且恰時事而托之乎曰成奴女之曹此亦洗兵馬留花門之遺而樂府之變也

何當快樂無憂丞相時起太師賢底以朝諸侯父死不顧於親皇帝答當王臣燕見禮如家人張貴黃口小兒四方贈遺不啻木雞神廟大舞疎者榜掠樹樹所屬歲歲危侯王法今來雅輕薄太師壽命不

延特賜贈絮金銀史為皇家初建樂官無用軍人教言言家詩筆上書告密紛紛君恩逆水不還機特使者出開府金寶如山琅瑤對簿可憐大者曰故呼天小者罵薪二年為總不及沒月向來刻裏

不仁天道好還莫測其理也

問如龍傳如虎野既死太師府太師晨入朝大者三孤凡卿次且白事

無以傳小者者臺當不播太師既弄于掌股 七達大吏仰我惠息如

臂使指亡不御通有失章軍于諸朝明年永僅兵革降軍以備山

以此無不頌天子神靈太師功德 太師諸惠皇帝不許朕亦有父受

善為國朕既何所惟太師亦自謂漢朝忠堂漢侯西而父不得子小

不信乎則擊勞汝 朝賜太師夕誨太師有安男子工書執而答之以

聖勉勉投四美太師惜首言臣莫之難息帝曰俞紹有司世世降于太

師 太師太臣馮子都時晚公侯如駕其身金之寶漢新明存也敬若

明月珠黃金如山誰敢沽象床八角垂流蘇龍背熊軀分御厨爵降賜

背盤天美太師堂堂府中趨 萬里不復春降官生愁嘆詔別爾得降

留子標一錢不得弄其身吁嗟乎願爾歸至尊臣亡狀負陛下恩

廷勿薄太阿爾待收收蓋臣自知鳴呼改惟寄海時陛下幸念故太

師

花石船云種聚降中流龍船見元斥成云奇龍衣底云梁花石其船皆黃

海動則十數隻來如風風發帆搖雲屏易海內近多故至弄不安序難

下損服招不滅職建額的官為督惟此輩委如整弄官初與工花石相

枕藉陸親水亦運前便更略得一珠萬家血一石萬大船有司忽民若

德意竟則隔推當一旅港為訴漢中唐

相公編序云往手鉤索開塞工人之杜魯制所也而惡之已積實錄知

分宜以銳事并中書漢家庶不費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李相公復維州牛相公素維州可憐雖既收故投惡意建謀殺意建謀

可論復維州瘡痍嗚呼奇事惡不滅不及分宜殺同列君不見河套

一賊不復收立人猶唱白澤鳴

繼其美安而怙勢美安貴在日月際以此臨殺繼其美安貴客皆無

滿古來相乳類如此嚴相望相見漢官職看進無何如如梅福在

吳市君不見西市舊鬼卿偷新鬼笑吳氏昭雪嚴氏族

乾兒編序云子提調神機則謂所謂乾兒分宜江陵者蓋司空婦人

省分宜繼至祖難藏自工食已食金豆散諸僕亡不情言司空婦人

概過武陵制使太保某既齊其昇入笑而江陵方笑乎可熱也按楚卿

史某語三司老父頃言至有竊也者嗚呼至是我臨之志誠爾

貧家親兒婦婦家能兒未終觀與給與果贏勝似為生八子乾

兒司空婦李婦兩婦親行親狀行親狀金滿袖諸僕人逐金豆乾兒

太保笑河娘就而昇信堂中央堂中央宮燒處有流懸河復注乾兒

御史持大斧手持鉢跪喚阿父阿父存御史尊阿父後御史逐嗚呼乾

兒父子何太親特臂仍是行路人

寧陵解氏婦官令買圓福婦無以應責兒為之召叔蘭坤賦圓福云賦

急室空百計無處藏身難責責我兒女兒女事衣皆長巾一行一顧

刺我心脾費銀輸官官買圓福事婦室嚴罰金工有小兒燃花戲

弄疑是兒身不覺淚下不知真兒何處既與來事以書兒冠上事臨疑

天祐獲筆書云露下銀河月工造梨花雪裏夢醒時水晶簾在噴樓上

逝矣風雨凄然人皆返真而獨存行盡如馳而莫止羣蟲之苦者而不

休酒劍之書餘其有幾故藏進書樓大建福居一室力屏為殿等蓋
有盡之無惜此無生之法但解其難即是精靈觀物殆知已居淨土極
一教以息何云鵬運九天時平日之間其持錫錫千載法法當于焦煉
新慧月于香餅十生不昧此心六度當雲披小持十首時一視之香
沉微五夜之鐘聲轉進作六時之觀影如教書傳性未通不知何處是
編書皆殊一寸從人覓書尋願寶應水來 何物堪持新易應吹毛書
劍冷如冰神道不道居無事佛法還須後老僧 曹洞曹門未晚觀雲
若當書蓋蓋建何人其來南宗即坐斷黃梅第一峰 一翻公案一時
煙燼過機投只偶然更向此中尋舊跡住伊參好到臘年 鐵雞臨破
性西妻有口何曾向客談為底龍潭俱不見卻言掛女到龍潭 漁漁
書居書海中四頭為岸海而東從今挂坐普陀石大地從教起八風
住宿江湖泛不歸小船飛雪滿蓑衣為永遙烟金鑰出投卻喻竿拂約
破蘭蘭只問有形開出息還依法界問任取口牛居舊地何須看結坐
馮山後其八

今人難為而遂為之子奈何不能為而為也
且歌其曰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無措況思久之如飯水去室亂
無知種種種種機宜集乎此時要下前截手段宰割愛勿貪多又知
數為健兒人各自為一營非得大將軍方而不能整頓折服若爾朱榮
處點萬言百萬眾之持家誰與為比
書中即為主客通安而貴使問誰書否曰能以筆挽之車書殊不可識以
楷端之乃一詩也云路晚石橋溪几許雲藏竹塢宅三間門扉半掩出
花海鳴鳥一聲春日圓
江遊之曰凡為詩者真難不盡佳亦必有起若出于假非必不佳佳亦無
趣如後後伶儻俊形傳後世傳傳終不可以為貴客也當記一人送文
字未正于陽明陽明詩曰草篇似左草篇似班草篇似班草篇似班草
篇以問陽明陽明曰我詩真似正謂其不自傲文而來似人之童子數
紙面排假雅假雅假雅假雅然老人人且笑之又何敢為
伍客客曰評詩者謂宋人以議論為詩而詩亡非也三百篇具在豈謂
景暢懷天類自為若二雅三頌則朝廷郊廟之樂也晚風晚晚則出
人志士之激憤也此孰非議論何獨宋人然哉
閩事晚春自號上陽子一生道盡晚春之答曰天上通達春曉春曉
源源處處乾坤倒轉黃鸝啼海上脚踏青天幾片雲
錢牧齋曰為愚中年五季之學成行黃白日暮願望皆是文長其仍斷然
有真意中所以達明之實讀書論詩是通理理擴充說心眼明而想

力教于是乃言辭舉擢唐人詩千年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蓋非浪自
性靈與出自創觀者所從來果乎空同未克為工部似僕空同以下皆
重疊也祇阿履歷以獲沿襲王季一家之詩中郎之論出王季之重疊
一掃天下文人寸舌始知腹中靈性創裁性以薄情模擬空澤之病
其功偉矣雖辭則出勝概適正鄙俚公行雅故滋製景陵代起以清清
曲彌端之而海內之風氣復大變學之有病于此而氣結難不得不用
大承氣瀉瀉之然論實太利元氣受傷則別症生焉北地濟南結難之
郭象之公安瀉下之叔華也景陵傳藥之別症也餘分間位其與幾何
履歷以下詩連三變而歸于時炮製如故矣

紫雲諸生江仲魚有頌人之數武矣諸峰各置筆硯書懷隨意所適有詩

云建元冠道冠爆然羽法也其狀秋風懷友今廿餘首皆道侶鴻相懷

誠之為風塵之客不與焉

王伯相世周覽山人少謝海生肆力于詩歌開門流被惠教吾唐以來諸

家今咀咀休休則止花官蘭若或留連映月句月不知所之對客

不同姓字無寒暄語過酒天放箭大竟生並不作一言所著樂府古

詩一映颯如字堂已刪改旁行刪出如珠珠玑非定時海悅不能

釋之其苦心如此

乙未連事陳劉杜張海內愕然無備周中王孫子牛作紀事五詩錄其五

云遼陽烽火無開帳重三旗音美華康不聞明主詔蒼皇空賜逐

臣眼中原蕭索如金玉內胡金錢積似山七十二層周虎豹健兒新

又人間 漢制法網未全稀嘆息軍興事已非急務紅旗諸校沒殺容
玉霜無臣歸血腥戰雲陰風慘憺大沙場白日微自是聖皇修省功微
時思澤神威 時清諸將幕文儒勝賴長才亦自殊龍美江花生彩
翰不爾管仲辟雖沐金虎隨隨才貴官將身題待節制趨轍于今堪
自塞樓姚何必勝操典

庚戌仲秋劉鮮賀使作聖翁詩云九城初日瑞雲蒼虎拜形度百拜恭
撒星展旗北勝航玉步趨靈河清遼際十年一著齊齊呼美處五

經旅小臣陪獻舞內專仙荷露恩賜

赤漢驛馬關陽道行悲熊羆星足謝之驅馬飲何之而奔關陽道達左方

未平時軍歸何早我欲歸而莫西莫不可知我欲歸後歸機師未無期

昨聞遼東戰流離不可見自還士卒元相連後居而物居勿浪我今日

奈何如兵曉氣不復涕泣亦已過生民百遺一但可獲入則可傷而大

帥不戰而自還一帥併中人一帥無所恃則建賊害人一帥元西市

力田鴨鴨開機李穿建東地也鴨鴨開月左鴨鴨之西寬集之東集官今

我新擬稅朝田集食其中天蒼蒼野茫茫禾黍冬種品建建建我種

耕張我手守我妻誓不散自言我初未時髮未婚及今養子成老翁

留冬霜更草木將枯忠建官軍未驅我老切臨臨行渡河淚漸浮眼淚

青我望新兒項寬舊兒啼可憐丁男沒不還已聞窮苦乞為奴昨日

難天已今日難見燕機街街廣庚扶手棄背將將軍論功果有無似通

快爵公派偏海不敵摧摧者乃街街鴨鴨關三百里刺地之食糧美地

開張清遠傳奈何反坐諸臣罪

顧公敏達弟大都得此書有詩云寒江北渡欲經刀推料狂風思起

號無數腰圍舞舞舞人便刺於戈毛身共分多生伴小虎衛心平

虎朝莫怪家朝多姑夫天願得傳德高 鴻雲滿地足力一步還

聽一叫號豈但同罪情比翼也應異類惜奇毛朋開戶慈沾賊弟子

更師往避清傳說謝山莊放我至今快有凡居焉

學論論破遠詩云當讀清傳浩然弟不禁而今撫事莫始情風根原一

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而杜應北指視我園陰

李仲建丹陽道中云已作寒鴻計推知是修氏當延驚下土風而泣孤臣

憂思思賢望數難累老親生還何故望解網誦潘仁 聖德方虛已惠

忠散港丹然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官應難教召思本日官海海楊

柳已推為同南範 廷據云父老廢心守日月兒童洗眼地衣冠文章

十載虛名振封事十言罪業輝 當得清方浪未詩後立君請幼子不

分泣我為萬雲步步思最是臨風傳切處聲聞俱是斷腸詩

崇禎中法南泰京以廣敬赴都張林宗送以詩云聖主是時雲野贊莫無

科目在從前弓散不為光榮快勝惟應解劍懸自隨六朝今出兵車

聯千里貴使然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知六十年

石四羅軍容異鼓宗初破也唐有無軍容凡窮度師官無功家有童太師

十六州地竟難為內弄文墨外弄兵白日照皆得形華日聞外不中

制備時周之心照碑分守曉羅監視出宰相何人真無幾

宋江怒罵高帥也連為惡魔北陸中央不合大如確惟有東江可素制何

一級老公自言三年壯勇年奇初免投毛將軍投毛將軍敢可成敵萬

軍奪島輪島軍不肯歸殺探加海上懸戰不牙為仇機學弓內向使教

奔命不得休連無東顧憂魔無北顧慮西國曉清相賀清境直洋都

城下始知操國美大發元公死世所竟元公死人不傷山中宰相何多

知一言竟能殺而賢

悲費庄楊廣忍烈象昇也到門學急入街廣漢斯楚楚漢蕭蕭范主君

屠侯命費碑處居已年巨當死悲費庄非歸城而人死一人生却共如

偶解其十年從論自明悲費庄昭日星

走突陵機楊督師制召也推敵兵作賊國內微禍急推驅氏作賊新師多

括走中無果何人敢撫也謀國誤國已當殊反求伏剋出天子

事都門戰家重臨堂前席非常禮工自天下至地而事之不中制事十

幾勝萬正極前陳光耀日賊費乘空肥慨前罰範圍左革機雖長竟何

及迎襄陽走莫陵江之廣勝天心宸陽增推陽費乘機非千城固不

見一死猶今人主時生時散故公功罪

沮而連疾先給陳時亨也已已而連張徐公不用子公用不然應安遂為

宋甲中而連讓言者李公沮者先不照靈武錫為唐世事成敗即可齊

前人之成後人師天正自為社稷死撫軍何不奉太子國有千官無一

士當年要特竟提是

赤龍如國如蛇甲中之變也蒼天已死宋天當升三凡宋世犬不吠雞不

高瞻虎豹馬神神京同質公公方飲酒不可達則質伯方高卧不肯
出帝廟堂上空堂雖乾子殺皇皇帝寂寥入紅圓者無人漫談落龍
指滿指血滴血滴上書上云散百姓下云臣可謀賊問樂者二十書
不足十五願有餘吏都尾從何大殊其餘而食皆書林但向瞻虎豹前
叩頭索乞賤賤賤先行上殿辭賤賤下幾幾蓋自云無再自云珠
瞻虎豹笑言生小作賊不藏皇帝貴但願得汝曹全典珠璣史琅璫
聲反得歸國圖一日索一萬十十萬餘汝湯飲汝汝汝汝汝汝汝
曹莫嫌汝汝家何如帝不負我汝負我我當代帝加汝汝公耶伯耶
阮駟駟妻為賊作婢免為賊作奴也呼呼念我前活不得藏髮主汝
曹宜爾安足呼

趙伯通作定年譜竟附一律云在昔慈念予于今恨甲中一人單元凱

百碑再編臣科日原無書詩書當有神以益添實士甘作宋亡人

張林宗所居曰長欄院又冲雷過宿離度竟夕太冲呼林宗曰張仲甫一

生為持微得草如英門特烟傷楚澤吟二語耳張曰張君故吾極爾潮

西達嶼青日鼓聲滿雲耶時而公完亮年矣白髮青燈曉惟惟盡度

因可想見

青唐和尚無可有本末序拜方正學祠云松陰遺像汨羅橫日對鐘山曉

當年几歲可憐亡姓字三編終不足功名遙看江上峰烟色應厭亭亭

歌舞聲此地竟無難拜者六朝風俗遠諸生 奇蹤藏聲云敬養主人

去一年竹軒齋舍止愛用一阮字偶因便問書此以作用期想必先惜

看而懷笑也弄瓦聲鼓白刀轉滿輪提攝得身竟脫虛席而慶生來
何圖土阮是大恩人阮師格禮座泥泥像即新時開開高座

慨撫刺和尚名益可字祖心以著書被崇特付同參云幾番相見暗相憐

又奉人天百萬前今日雖行須致強光崇一祀大違天 敬題馬刀一

碗燈五更風雨雲孤僧始知調達魚強項語到三諱佛與僧 至暮外

云碑地非尋常偷生祇自嘆一身新骨肉為黑蒼生誰松實兒展汝雙

聲帶暮暮誰言達海宵不及五波陀 眼有秋又到生計金未非帶而

捨朝前書書補破衣無書堪再建有短帽南風四海收孰地麻何處

歸 又佳句云殘臘委冰雪更眼得人天 便從今日死已是舊朝人

睡 荒塚見窮國鶴語殘僧舊畫損松花 門庭荒涼空多愧天地高

乘只獨如

弘光時周子樵南京歌云洛陽來時春未開即取麻城幕課臺一明半

無別事清宮先建家呂奉 御茶金題大字牌慈慈湖叶詩金杭州

水色園加倍殿脚王弘文打差

湯其翼登嶺山有感云去嶺山嶺頭為不飛上皇曾此著征衣無多待從帝

殺甲有限生靈但將扇扇五國城西邊月苦甚陽樓上庭燈微心傷吳唱

靈騎由來得生從蜀還歸 流連天風向北樺山僧指點舊書圓翠華

東華原編唱代為南來草不肥野老又如今日事先臣臨履昔年非延

秋門外豈孫靈司馬元成自勝衣

金蓮隱名望粵西費獲為僧號覺歸阮丘為詩判子云我昔解家時片紙

托遺囑有兄弟續者不齊子孫傳焉天下人空荒沒世慈性命委妻
室如雲瑣屑間以讀書事但取應科目古之勤學文云有千鍾粟玉
士顧如花時之黃金屋父母教子弟見聞雖積幸以此喪人理亡身終
誠國我生適陽九日事使頓覆得誠中夫義意廣才不足挽之介石姿
引去未幾遂乃於楊邊際張觀其微幸家治薄思所以見利則旋林
值土崩清浪行旅艱難身事三寶廣懷誠至渴昨來尋山結智過見院
宿九年一見汝見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情良可卜若使金道隱忍知運入俗整頓宜家風惟聲動親族汝作官
家兒汝寧不自悲為咄人可死心死安可時我行道路多所見常數數
天道當好運世有嬰禍我妻與我子懷收如轉旋刀鋒見則已何敢
怨叔僕至于偏戶祇宛轉臨漢清眾生業力誠惡業三門為生院員人
而死復遭冤錄以此善思雖利心悲痛哭汝當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苦有回國汝已罹極極今之為儒者非與儒者有心不知同肩負不
知東汝當自積勤克己養淳樸勿復卑侍人侍人多辱身勿復高侍已
侍已多孤獨立于和介間氣體長當持衣不厭麻屨食不厭麥飯安貧
而學道斯為善自汝汝父山澤懷甘老伴康鹿但得一記茹洗眼有真
蓬飄能適十方不藉汝錢獨生死隨十方不藉汝錢一唯猛火中香
山起白骨汝自了汝事我自了汝事我自了汝事我自了汝事我自了
月六日東輝燈下作此示世錫蘭

良醫非良相也而要以濟人利物堂乃崇言教非言理也而要以
陰靈陰術則工于術術醫近于術以其有慈惠施恩之意而卜近于
仙以其有前知趨避之功友人曰不然此大違利未可現同是分其
目道殺功陰至子形家星命君子所不道而當其技中酒若來
福亦可以明命而盡善焉乃有施斯之士便斯之舉以其技術靈
靈靈此德者之所可斥而君子為之折衷曰吾家收而並錄見其
之無窮也蓋技術第

初我元禮得丹張之學來矣中時為人治病但張方而不處利往往有奇
驗王仲先有姑之一見傾刻破從學醫元禮不肯輕授曰君能讀素問
難經熟則可實靈樞之元禮備問隨口背誦難經拉其問方訣。近元
禮數口壞吾醫名者此人也然終不授以方訣余執弟子禮實不可一
日值元禮不在得其書携去自是得傳者時死以授張啟東轉執晤云
啟東初從醫學古文有喜之啟東家窳其用藥逢如醫一日治一熱症
用附子實見之意曰後至此此反治之道也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平
遂授以書據事君天壽山樸木啟東長髮偉容時醫工某俱見而異
之今隨左右主治初啟東在英有而使差出主其家病服藥之而愈
至是過之處內使曰啟先生無恙乎于太監恩慈服藥無能治者急請視
之投藥而愈文皇將出苑太監病新起往觀之見之曰彼人嘗死久
矣安得出口得其醫啟東為生工喜曰明日與俱來乃早中入見
醫授御醫 啟東為人慷慨最直言一日嘗言召見使殿殿執職等俱

在揚州偶見由清河之數上日彼時為長史之傳華元會應華首見應
子乃授中御之選大膳殿東口是天命耳工不得起視會殿東口又宣
瑞不宜多既進故瑞客之口上前安得如此不長死乎須臾史賜御膳
一日與故瑞與上神聖視之令賦詩曰不材未解神仙道有素親承聖
主者上賜象升銀盤并初一開 宣廟時賜瑞狀元

仁宗在東宮時妃十月雖不還京署以為胎也服藥服食命殿東視之
出而讓方皆微細之則東宮大怒恐損胎不用數日病益甚復召珍之
曰再三日若不敷用藥矣仍就前方城之紫中既五日病甚蓋其
服藥下血數年疾遂平也宣廟即位周左右曰有聲焉者為誰要在
曰在南京召召是甚信用之

神用文句 人鮮厚恭謹知當世要務精于醫官太醫院使
事狀規 補清心寧嗽以強聖治同保和之要則對曰在養正 間
如何規則對曰善治者固本急則恐傷其本賜藥則慰慰居 以有
儒者風

餐飽飽華治病有奇知一人因食羊肉滋水路腸不離下又不能止門人
請方華曰可服此一錢門人服不敢用既而百試不如服此立吐結其
故曰羊肉能解此毒此得羊肉則不能投入而羊肉得此則吐是以可
愈

南鄭楊守吉子患有劇老夫婦病感胃月餘飲食不可下晚病口便吐
吐來醫以為此傷疹之口無傷也為去已久久不能食腹將矣小巡

食就曉事上服胸次腹後作惡耳欲煩食之當即愈家人無可奈何姑
從之是以冷茶羹餅中人與二大盃初病作嘔已斷其食食已既而
而霍然又一人病甚委頓甚百方不知傷疹之口此病非藥所能愈第
于五更初午前病中候其初熟滿時以口鼻而鼻者吸其氣久之取
汁一脫飲之數日可愈便之果然

金元善瑞瑞善書大司農延治其夫人病數百言故瑞瑞自瑞與之
瑞後善書文字年古亦因其子瑞見之悅曰吾之通也命駕往
訪遂為知己每曰金使瑞中有人

松江姚善善書郵公來學延瑞江南訪而召之公素服童姚有口眼歪斜
疾公心服之曰汝有疾何不自醫曰是病風公引手令珍姚却地不前

如是者再公悟命至姚乃珍姚事姚病瑞官中公亦知醫術之最後姚
曰大人服藥上到有一家出許水公大驚曰此子係病甚如何由知姚
曰以脈知之左手關脈滑而腹肝第四葉有滿潤下相連耳公始信容
信之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乃以手策其期公曰知之矣即
治行如失期故南京入會同館而卒亦神矣

特神以善術住至大司空掌太醫院事世宗面此官人之愛聖躬甚危神
曰此藥病不測論官守非于事而余愛聖聖深當以此藥乃用姚仁紅
花大黃諸下血藥自分不知即自宜辰時進藥未時上急作聲起去紫
血數升中時遂能言又三四劑遂愈加神官保後數月神病口愈必不
起矣蓋此能用藥藥所致竟以此卒

蘇人周文登從家金壇縣東塘曰醫者聖人之學也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屬辨別新舊能辨其美惡者亂其志是謂知微知物者乃有能知人之疾病者乃曰氣薄于五臟動于七情見外知內按脈知占始知終此生知死由是以富湯液解難針砭療之法是謂知微知脈者工有能知病處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合榮衛之所歸勝命脈之所消息通物授方制于未形決于象感是謂知生知生者聖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壽益全精欲操保真疾不作為神乃曰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聖神者工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道學術之所趨也舊不勝此不足以名業

張養正善太素脉脈微常促常切患病其父命僕負指養正託云裏人子養

正曰是家乃有此子乎他日三品貴人也掌庚未愈父迎養正至家於之養正曰何脉與某家子同耶父以實告僕如某言

紫微記文註一事則錄于此曰晉外祖范公彬世世醫事僕其王常陽自故人所活無算過山廬則藥室始鄉以故貧民召重一時偶民間有急

疾請治甫出門而王使至命視客人之疾醫者彬曰承命無害命僕氏命在頃刻不治且死我往救以來中使怒曰人臣之禮安得如此汝救

彼命不救尔命耶彬曰此亦王氏也不救且死無所懼望小臣之命懸于王上事得免死陰罪所甘逆去治之而治既見王王責之彬免冠謝

罪要逆前救王喜曰汝既善醫又有仁心以師教赤子真良醫也厚賜

之

世傳劉青田傳石後兵書未有確據升庵云元末有曾蓋山者世居上高縣之胡厝石畔嘗開卜肆于縣南海濱有聲焉者曰選葬前蓋山縣雖而與海無涉以果斷一日乃者傳曰明日有三人於一日者來有異術居宜求之明日果有訪一日者身被毒二書過群蓋山隨之拜求不已是以當獲蓋山且書沙推訣盡其妙法吳書名張河特自是占卜如神如中賊行探邑人皆預避賊知由蓋山破捕殺之隱匿得免遂不復行其術藏書于胡厝石洞中終終于口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執書界之覆青田官高要縣其地得書以藏位令功

青田嘗謂其門中夜聞居人上梁問其家實富曰實家數極耳嘆曰情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大吉家富之發實家驟富必更

置此度故一漢其意可待後果然

朱兄升精六壬之學偶語一度見紫上四合殿問誰解慶于兄升足素一合書射掃亦慶之曰少供而啟適有情焉者友人今索應應之兄升合

故說前四合皆也兄升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有有人來借馬從趨去乎

楚魏歲抄云兄升先贈于飲之程氏教其子大大為難必所苦自經死從兄升夢大至其室而子生因名之曰同字大同卜之曰此子獲全

婦人之禍獲建隆為帝與惟惟當謀上問所欲泣對曰臣子同獲得全雖而死臣蒙恩地下榮同仕宦禮部侍郎持輪大被寵遇紫中函

多其題咏並合題詩賜官人忠卿環中有漁尸上殿之時錢同念兄升

之請令其自強去之精如此 黃俞邵曰予考同歲就集中有遺編
得算數以見志持口四十題新五十通共書事堂應所磨九重日月明
依久一代文章制作多宜有黃金朱漆漆被櫛白盤老風波轉魂不遠
東渡水直工長故所留羅說詩意則似以駁得在無所補漢尸之說也
記以備考

姑蘇王雅所撰異物新事應若他處宜各管理斗野王雅嘗以壽同
之出瑞瑞等為占額之重二錢九分二厘和語人曰王雅管理十八矣今
聞一歲必謝人世界應壽數

安邑金寶華而壽易多壽中其宗北時太監裴當往晉得乾之初九曰
大吉是乾之異兆居能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也乾增深必以秋應

以壬午庚辰而庚辰者庚也庚午中秋中實乃乾運則必應月用故也
咸運應為咸之者運之也幾七八年必獲辟午壬午合也庚丁丑
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庚更九運則必往九者兌之兌之月也而面于
午衝也必正而面故曰大子履皆數

徐武功方被陳憲劉原博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合時不見曰奈何
曰天上金氣甚珍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害

烏吳入寇王秋為常熱令智縣集時兵備任公頃燒萬卒應之時數上
重機決之機曰有客王雖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歲缺中門
積千味更進兵任喜促之幾大捷

瑞竹賀朝用精于數學為安東軍會時瑞南大旱巡撫署之新日須蓋太

守至乃可言之撫軍曰吾為一省主顧不如解守即對曰不然方今軍
災惟當由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撫軍然之促太守至熟視曰喜
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當當有戰而三吏當大鳴警明而如注
得五寸至期皆驗

郭青樓子章與善見麗園珍同為方伯蔡有引去意一日望弘濟堂禮堂
廟首字曰子為最新一字郭曰公意時引去而數未駐葉叶其故曰弘
字左為弓而無一是不引也右為山而無土是不能去也非徒如此
廟有濟字公時聞府尊魯敬德潘江又非使如此堂字尚書而後碑
後一一皆驗

嘉善堂極積年號至南宮一道人見其給錄曰蔡善子文山大示小二日
而亡上御世臣久則是年院當為大故若主而中居宜色歸丁一有大
禍已而果然謝以千金曰吾無所用金給錄請去未得值衡華之愛機
室近投簾不見焉

開都仲曰所學多奇願即初先生達人持棋局中一車與占仰曰曰此非
爾所問必一書人持來者然此書人今在林下矣但恐有德澤之病耳
抽其故曰車之為字一甲一名也在棋局中縱橫左右無地不可此人
必文名擅海內但既持之來則不在局中矣故知其歸林下而局中無
車則不全故知其疾必偏枯也 有諸生臨場問功名持汗中與占仰
曰日子三代進士之機也意亦思中泰夜中無皆何屋中字頗中而少
下畫耳 魏諸亂敗時道人書一曰字一凱字問之曰此當國一人也

自是不凡之人然亦不負之人也雖厚葬之而即還出京 先莊第鎮
海上時而中傳有鬼華子柱叩之通靈上置太平爐祀一所隨意燒一
頁則五十二卷終也抑曰子所問者子家一夫人也亦是當今一大
人也然則卷終是文終也文終則離之以其美以美顯于國則冠帶曰
是何足慮子不聞太平本吏將筆定耶當是有春校之喜性不弄將軍
定太平耳因指其次頁則五十三卷神仙也曰至此年惟當修神仙之
學耳後先莊第竟以亂黨第于太平樓上而年恰五十五其載
抑曰自言初而孤入山棲新營以奉母山巔有石洞一老僧坐其中
往來觀僧偶問之具以情告僧曰驚新所得幾何何不到見一資生
策平抑曰如無策何僧曰子識字乎曰曾識書實不能識耳僧乃出
銀星許曰以此供汝母五日食復出一紙則呪句二十首曰子六日而
能熟此吾當傳子以術抑曰三日而能誦獲徒見僧喜獲出取星許
百首曰以此供汝母半月食汝熱獲以乘抑曰十日而能誦見僧喜
喜出銀一錠曰以此供汝母朝夕費盡則來言汝習此吾授汝乃盡出
千詩今編四卷以遺物編獲之術曰此足資生矣習此熟習之勿妄行
吏勿妄傳也自是抑曰日侍僧側則室中供一函函中書十餘冊朝夕
焚香甚虔每出則為僧基因所授抑曰者十之一二尋每從中問則曰
此非汝所及也留待其人因數曰此書有水火盜三厄來知傳傳否耳
一日赴山下供抑曰居守私故其端宿而應既而思曰吾師前知如
神如此春遊是言終不可得而後變苦誓也乃脫衣履山置榜下洗洗

中覆以石而作佛頭水坎獲通僧已識諸來矣抑曰迎而長跪叩頭不
已問函所在曰通靈鑿鑿中無死品沉水深處者之不得矣惟師生
死之師以手執推曰是函在石下水中不可得矣我固知其不見于死
也此函亦勿復留抑曰叩頭謝歸而取書幸未沾濕視之皆靈文焉
篇其數盡也乃錄數十字佩于自違者外客數問之無識者一日入武
義道一處士見之驚曰子何提得此乎是有金函今安在抑曰要以吾
因引至靈梓函示之道士長跪端罔起曰何朝今日得獲至寶
此書非我無能解者當與子擇日行持當實不足言即冲舉可致也子
是擇日其能解者于神前退而飲酒喜極痛飲喉地墮痛上武發端
起五起撲散而几堂上物悉化灰燼矣于是遇士大物而士而抑曰連
以折字之術行此抑曰自為子言如此
山東文登有子道人者棲吳術人呼為仙崇禎壬午錢公敦忠督山東
至登召見而易之字忽而公昇梯公歛腰拜出戶語公曰兒子今年
不得與賓與惟公今公笑曰居號前知即居今年就吾任之如不吾何
僕僕為子曰以十分計一泰不當耳若遇此行機無復望矣公頷之為
錄道入海場中定一元春已數日矣以小瓶而此月以第二春為元
而先所定者為別春首機則先所定者即子之字也
子書為章丘孝五錄機中其子事其初機從五錄機百金五錄入內良
大持三十金昇之曰胡堂止此耳子曰公何謬言也公道堂機一置
中有千金此其餘者耳方公為機時蓋是不受端公令寵夫人及其上

乃使為公檢其足而視之何言止此也五臟大驚諸所發處多此類
索即症見玉堂以事過郭見一婦乳士而哭甚哀問之曰夫當放趙州今
在趙州使事郭行矣見玉則然與至郭問其夫曰我婦廢金世宗也以
卜度日今為我人補單飯先玉曰勿慮予兩言骨也國代價滿償且歸
以米四當費無相念金世宗所仍賣卜文堂召而視之金有牙辨教習
逆得李元舉兵將著其父家歷仕至兵部尚書
索志微風鍾神機進避五朝寵殊至宣至尚書未嘗過寵自恃每因
事納忠授攝屢足如大考之性而後當權事節兼贊之實而獲美取
給乞賜孔子玉加之指應言遣使取寶之件攝武職宜准於奏陳服廟
勿信方士曾進攝志微與太醫詳用文儀不當以方使承之也

有斷福壽而金屋原言去清分明神清骨秀度量寬洪誠為君子之象
形貌重厚而目雖微而無定見金忠而若強雄雖事由從不見其失
中聲如撞鐘重形雖多微為大若郭資舞鶴之形因人成事李奎則益
清聲聲口語吃語所立不端若農正無相攝執直不阿者慶形清聲
其性貪濁必不善於方算為肩大色恐不致久解明日神清聲重如鼓
幹得學少權柄微骨格清異其病之甚難醫目清神清識通時務可為
大用黃淮自歎剛心存執節工日御所攝要服已懸板之矣
有妻某者某家為後族命某月日佳無是當有奇禍李繼至期至則妻
偶出戶視步過外氏忽有肩者突過而乘胸某疾且製某出不意陳
怒破既歸之已而念日者言遠露色金之去肩者者身脫其德之婦
持其室時暑甚其人以湯飲水過多暴下一夕死某得免子攝其以思
之有益也
黃庭學以厚精于至命正德丁丑建誠並以八字雜質之曰執為狀元著
指持持漢芬八字曰此是也果然後得漢以終身就實著曰功名壽數
始終實著一持持漢曰止此乎曰志孝狀元元是安後果請問復舉壽亦如
等且配食一持詞
陳中行攝與斯水微當與建誠周流文武朝曰公知水林所在子行命
書排至一處以攝與并攝後之曰此是已驗數日復與建誠相詢所在
中行執水執漢于朝則正入欄中工服其體建誠宮為當是建誠朝
攝公舉舉人承通時形家謂所屬不利後人若以居降止地切為害則世

世榮顯乃子且而之夕香燭祠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雖火燄雖送迎祠中如是者再乃孫子某曰此神祇我家為祠耳家以為然乃徒家為祠而移置祠址幾生瘞焉相

嘗陽王賢為順天戶有善政少時嘗夢人授以書曰讀吾書可衣錦不食香書正夜寐覺而異之數日子路得一書乃青鳥家言也後遂以善地置園文皇為仁孝后卜地得房山賢曰此王侯地耳後遂置宮虛室焉十郎故址也曰勢如萬馬自大而下集天子地今長陵是也

南京北周公精于形勝之學嘗修學宮願其左曰天下文耀于石建一亭名曰聚星曰復當有王元相繼而起果得張顯朱王先生宮召大魁所著相宅書頗與家其周禮分從青齊得之于其家

李元定春茅其先世家勾容之某鄉甚貧封公夫婦偕曰而耕祖妣皆未葬唐家中時邑有術者為公者延某師擇地某師曰公甚高而特擇多與與尚書符後以言不合排衣竟而去某師曰已暮後封公借宿公欣然留之沐浴洗令歸已榻以經而自宿于兩廡之側晨起見而嘆曰善人貴貴而知禮若此乃指兩廡間之地曰乃祿葬乎曰實不能葬曰而何以妻為某數曰惜哉園指門前一山曰是有吉壤葬之可生貴子惜子無力耳公曰若是山易耳此高而富家荒山也某所佃即尚書曰往水之當可得某乃引山上視吉定穴惟今之往來尚書得地某師為指日葬之曰若朝加人力于某樹深某樹高則發此速矣封公以無乃辭某遂去數年復來視封已有浚深與瑞為矣乃呼而責

之曰予向者告子予言無力乃情他人葬之耶封公曰竟哉此尚書謂君為我謀見已莫不可及汗故為此以破之耳某子欲葬某曰此無乃失乎予所欲陵故瑞王若此耳然此祀難辦無必去此乃可封公從之遂徙居興化生文定奉母為草相而子孫亦科中不廢

海寧買園器有異術弟子敏學之不得也乃懷其術出園首竊書見園器正在園中會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園首復上微行執手而竊園器冠起視之曰事至臨平上昂首臨之鐵冠曰而雖尺許上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圖說年貌所對皆令上心益異之因忽不見此上為吳王時也及即天位當夜出碧止池鐵冠石眠草為上中夜有兩人共語曰今夜此翁又出矣當在民舍鐵冠石所眠草而卧上聞而異之首足易位而

寢一人曰君誤矣乃與此草所眠石耳上不覺汗決于肘即遣宮次口詠之不得

子婦人楚處也舉其武進士危官知豐州有訴其親傷子虎者婦人令卒焚陳山中方壘而虎遂至帖耳行觀者如堵虎伏麾下押人數其罪而害之百折其後遂叱虎獲獲放逐去辱為郭氏奸害以為故射殺眾始遂治虎死獄中某尸家人發焚威服一夜扣門歸曰吾實以問逃去云死者詐也得人不白雖匿仇家劉某執而禁之謂國公為朝遣官某州撫案來至一日忽失所獲僅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遂敗問得重誡而婦人自是不復見

平陽張金寶有幻術嘗至一山見一老人語之曰君獲此為術果不若某

家至此因家仙境之稱一童移其家頗更善爲事至金箔入窠微
井老人不見獨自在荒野中數日竟路遇同其妻子不知有移家事也
太祖召至京試其術袖中取一紙瓶書符投其中用火炙候香五色
祥雲隨瓶散見又以童子撒金水河則道生萬草實地作稻金箔十上
操道唱吳歌工喜大笑吳新在道并張隱
小滿多幻術嘗飲友人宅適一貴人至主人屏當不及麻推室及諸客
悉入壁間貴人不之見也而客在壁間若坐大廈貴人去後在座處知
未移如
張福海有數術嘗與諸少年約法有婦人四五至孫與少年曰欲見其足
手即置地爲一字諸婦至見若巨溪皆躍而過露其足諸人爲一笑
飲法密考好拳捷之戲能像雙行如平地躍而期屋瓦無聲已見自屋下
屹立不變色嘗暖二竹水上懸童子過之容服索則先往數十遠張童
子從之諸賊凡飛刺畢見之皆自失
江蘇一海士善其術上言多禮貌之一言則獨不信士請以術爲戲乃有
紙爲二刀自飛起交舞于前近則使到使端坐不動俄而漢其面割
使以袖拂之士乃收刀而去但見割使雙眉已割去矣連人捕治不知
所之
家姑潘孝廉好奇術遇異人于淮上席間割其異人口世人雖能見
鬼神無能移其魂魄而能定安望獲鬼神術家曰特未見耳焉足
異其人忽指堂後曰如此人公卿不莫曰願度履有神說而去旋得詳

怪異如世所製靈官像不覺覺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覺耶
是富越通三仙履鬼神萬應中州州家室與俱一貴人不相下爲鬼厭之
道五金具白狗無幾數錢著及蓋燈各四十九枚至朔夜牲以草爲偶
石馬騰于桌上其前水一鉢因用咒符撒而雷一自五壇蓋無在
地撒一自坐于簾不遠三卽下拜拜可三百萬偶自主拜拜三百萬
裏而行有旗儀及三百一跪過而墮道人怪數曰是人不能水中
福氣萬厚吾反受病矣是夜貴人睡中墮床外病三月始甦道三入日
本不知所終或曰聞卽異人也
宋國田一婦神廟時在兵地初李寧通張至廿二寧通百計解之卒不從
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盞中爲衣帶下至虎子之處
無不中分爲二履無偏缺有若生成而心爲如故虎中亦無少聲息知
是寧通所爲遂移疾歸
所州福地幾摩基天殿木樂上雲其幕客孫無屋能助夜則場知文字且
能誦與白書不異不知檢何術也
爲玉山羅曰人進遊五岳服味丹經處處見角瑞與寺門荷水而元儲于
醫其地書聲劍舞後種種入能品語福福多寺中人問其故曰太清
無機靈機則明矣

文章一道廣大無窮有以隱有顯有為風有為貌有為雲漢
昭融有為梅柳有為為露雲霜時八音並奏而聲不碍其清洪
相宣而已然分其流離離之立言以明道為本修辭必楚楚乃豪
道在反躬德本積中而奈何守其半解當此日封此日秦漢徒曰
弘此曰非首腐不古徒曰非徐度不工此曰左圖為自出之祖徒曰
諸蘇為不祧之宗愚者向近尋踪流習傳傳而然者高自位置判其
相攻如於吾社吾里若天機痛雪何李王李若吳家遂使蒼皇戰事
有如學判之紛紛文章大業則若山虎之幽靈以主講家十中圖選
編子魁子士家非若輩為之麻隆耶則何不識其諸君自應機勸
空空洞洞而惜之大道為工耶筆藝苑第二十

有皇前序曰古人為文章天以明道天以通當世之務二典三墳明白
易知如孔明出師表何書雖殊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讀之自然忘
義義非近世文士不完通曉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詞繁密而意實淺
近即使過手相如楊雄何得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為通達理明世務
者無事浮屠

并到公署漢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出當創作之任故其篇章富勝劉
公以斯最過主故所作無幾然所著都離于廣引曲譬雖辭不可當非
宋公龍門子所及但都離乃積年積思之所到而龍門則以八十八日
成耳

楊雄機極滯漢入青蘿山中不出書屋若干年得郭氏所書書最為卷

不盡因固無不宜托著書凡千萬言文辭性性師道通師先聖先王未
言以累代家數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為吾文之體故陽玄稱其文氣
灑然雄如雄陰出師百戰百勝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翩然萬舉百
損惟如龍而周集龍蛟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明吟而多變餘
前應接不暇度同謂其滿耳然從案四顧文氣惘惘從口鼻間流出
頃刻至無端爛香成五采

增漢五編方正學文曰歐陽少師歐某公始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
文場不知孰先後也

建文中賜筆學士倫入內閣侍從上知書怡老堂及孫九五瑞故以賜
倫在謝略云昔懷璧投几枚于太常不聞家範之賜孫殊懸蓋學子神

近來見几枚之說今時收以成書則當思四海各有飢飢之民亦思凡
以要目則當念一物取有賴連之數人傳誦之其法錄序有云天地之
生有藏聚而生十隨之氣之藏其數大志厚之氣多而天下治亂之氣
已險薄低建之說而尼亂作世以為名言

樊子文博學多才經史外百氏九流之學無不淹貫常開三教堂于其中
從游者甚眾子久與之論辨機鋒利人能當惜其文學為重所攬
許士修雅自撰文曰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士修言必出乎
正知必由乎禮趨舍取乎義則平古之君子其精思力學以求達德性
命之蘊沒沒若斯失之有得乎心淳然自樂不以貧賤患難或其志喜

為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顧自說說無生便似以年所至當草趙過

人而年僅三十七有集五卷方正學序其書

曾子處恭儉能懷德懷遠謙恭論爲文如園林得群芳燦然文皇時遊士第一人爲庶常上智書甚嚴一日令贊桐蛇者說無或摘者劉介撰大本原以書新執政執政神書奏得轉工集撰則書陰明事間之惑能對有屬文士者曰得如曹學吾所著者曹曉集

王公洪在永樂間上方以文學招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暮不絕如麒麟白澤玄龜龍虎芝草曜衆教誨切賦之類多公學文學之臣善于書者東者國門公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說文故邦而諸老前輩咸稱避新幕下之

楊文貞爲進士類多幾清華即蘇即已有三人楊尚書其意雖交也吳

都憲知黑面臣之以一文陳博士制初家時也以一詩皆入政事志登臺閣雖人無能繼者

第亦負才便筆少爲諸生與府戶不合如素去避待學門有從今神師既論手且而江頗理釣釣之訂周文義奇其才廣之召北京于忠肅方智諸軍立拔之應對如響不杜居忠肅曰我文才人對校錦衣百戶公好以義服人不問貴顯有不可意並持不少贊詩文家避身如風而論雲中書尤當嚴使人不敢正視又如書斧斷度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視晚每就席上極品斯斯立成數十章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十餘卷字公讓

李文正有懷麓堂稿楊文襄稱之曰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

崑崙至積石龍門底柱各吐百川注洛日月噴刺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長洲新見明亮善爲文技筆無停思然數快無行書海漸爲人所學周文

皇見英文愛之極之舉送劉應博覽况守滿之應建御史既歸書所得宋本皆完全與馮公據諸人共集公讓義豪見文明不覺折節下之詩與劉海相若亦相服有數芳諸集世餘奉弟順及州守亦有詩名都文敏少愛知于吳文定其爲曹郎數奉使西湖游必幽處探奇勝致

究掌故摩金石古文篆籀抄錄無不挂漏歸老之日以著述爲爲軍門無雜書址不突烟意理如也所著南溪詩略周易考異史外類抄等書

劉文定之文學迴過六經于文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言無所不究終

身成論爲文數百千言後著立說雄渾高古迥異蘇氏父子初年所著經義及第後家傳人編年十七八有聲郛邑間比登第召勅天下求文者踵至公皆曲應不少厭傳成化初登仙閣所著義信古訓或曰孫百持一擇九制津涉演迤頓挫奔放變化不窮正統間上時政十事果泰間公嘗與王柏原于吳興之慈感寺移日不相下足機舌隨書事各得其二柏原曰止此乎獲舉一二應應口誦無遺公歡服楊安太守端曰柏原真行如書也

景泰間吉安劉公憲代父成于京師龍環衛爲衛使供馬書夜讀書中使不知也偶與整帥論暑秋帥覺其以白使便乃優遇之未幾致解度第由柏林至大司空取解時劉文恭強主欲得吳文補以山林老儒之

作視之乃公也世稱主謀知人

周文憲洪孫為文簡且有理致不為奇選語而寓意紀時可愛尤能國家典故議論建由錄歸史事應對賓客出入經史商文較不能廣公而為安劉吉傳入內閣

羅文肅紀博學好古懷例入國學氏文征大賞與之舉進士應少爭好為奇古世隨之詞居金陵時每有傑作即杜門謝客蓋諸書未之觀者思大想風聞望一室室有子陳聞竊覩者見其容色結縵如死灰都少卿修乞父墓銘成語之曰吾為此銘讀去四五度矣

正統四年會試王抑華主考官試錄兵馬策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無以安其民之生乃所以首兵也非馬無以足夫兵之用印元卷語

洪去八字逆覺過動自是舉子知與蘭嚴才難健徐陶治精壯而景明

潘思勇逆守藝元之辭也遊華來不足而實朴有餘亦極其臣徐博士前所說竊慕焉文符冠作從其後以完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上

晉以下勿論也與李獻吉善人稱徐李好養生所行地功集六卷

李獻吉善陽以文雄海內日中無人及聞徐稱卿文大加贊美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鳳洲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

去古未遠而連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魏稱卿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謂低昂之始代文章發于金華數子宋劉二公

酒色滿載時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鮮有餘氣運然洽恍然也弘治間李夢陽以今世雄才洞視先古謂文莫如秦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

詩莫如和藏唐與蘇徐稱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薄務南宋

胡元之隘而後學者有所準形都都義以為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賢

氣概晚一世以是得奇稱坎壈終其目世藏疾之如此世傳公望雖

炯如雷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其有故要若事公者安能便無

間意

何景明與邊道賓徐李獻吉稱曰傑才各有其長李天工敏懷才事

又捷道便迎駕臨海語取諸義不徒文字見長而已

張公稱其言好弄草率之氣無所發洩其詩文及書文稱譽唐虞

孟許學政前而肆筆所至時或過之草書奇怪人以為張顛後生而公

自評以為書不如詩詩不如文

黃孝康者曾與獻吉同時好為文章中年自悔曰以此求富于世亦徒矣

以老而非真我乃獨文流于陽明洞天了然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書

問道終日磨得玄珠富于世路有所不可厭歎曰此為萬千里者耶

吾未吾履歸耳

王司馬廷相與獻吉輩尚古文辭上下古今惟求自得過大事不細聲色

虛置自得其書事已海不官所以善知小人也來道誠即無所假借然

不輕發必伺其便而決去之使不得還

葉文莊評其時正文如春谷層疊如舍而意又如蘇軾也然秋時月元

正收夫間其風流不羈體節而振笑有韻度者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

定有追則言攝養有農商則言耕種皆應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

復無不欣然下及覽曲小令亦新奇工美與原對山亞若善歌而彈
琵琶次之嘗客王德微云某世狂人也翰林不露出為吏部侍郎
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莊歸田里世之人耳其名者聞不翅執筆獨下
交可發一下文原未敢

敬大私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于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樂而難從
容于抑揚之際至因陳陳數寄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逸之間而振
迅于闕元天寶之後

平江伯陳豫以金幣求白楊為其父作墓誌西楊柳之園請柳為墓乃求
于東楊得之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公不為誌何也曰吾為陳曾祖
墓誌雖未識其人以子射非機德之學不能香檠狀而發揚之必有

實也後祖吾獲為之以其有清遠而有行實功時可叱所以發揚之若
其父無可述者前稱之過實無以傳信吾何以金幣為哉

吳文定嘗有報紙言無從獲其持厚學確能自成一家少壯好學老而
彌篤所藏書多手自抄服官禁近三十餘年風流弘長信馬關里吳人
在指先哲名賢雖神首無能前夜首推白石翁云

文定未過時受知于徐美功有人來乞墓誌公曰若誠名宦以崇親耶
欲傳世之文耶吳人言為親不朽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美秀
才其文足傳世子盡求之

吳文恪初之學由博入約自體建用以行禮為先至其為文根柢醇雅流
瀾遶回振及後學後起曰此瀾府群玉秀才好楚航航而已

桑氏傳悅狂生也善為書雖辭散為大言以諸生獨部使者欲使者折節
下之使者折其說因退之使詞業無不進逐禮貴之士士所為貴者
慎行其身使事而不執雖文美以生有美好之資而或製業之持以
徵長者非所以論德行厚寡令不悅也悅範樂子柳會試以逆修被黜
丘文莊聞之召而與語大奇之令為文無無善選為學傳文莊無使
者善視之悅復妬絕不肯求學是為長史以下咸通臨城均州子使者
使者以文莊欲虛己持之屬其才選長史又知柳卒不能任職居子
曰天之生才實難而人不能求之反以為害并是種法俗懷長上所謂
升不受斗則足以獲其能而已矣學者不可不以為戒

張學士元祐于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多所圖得一時漢學者數人各謝
門戶而公孱然不為下作易書春秋語要太極圖說等類自近思錄家
語解皆未脫為詩文端務奇崛多脫蹊徑晚趨于百古出二字為人

所重美能軒輊
陳白沙先生集王元美書復云公自持不入法定不入體人皆不入題而
其妙處有越于體法及題之外者予少學古跡不相契晚始自會心
偶然讀之無嫌而豁然以解不知其所以然也

是史實風流婉吏事好交與天下豪傑吳所搜補金石古文無偏為天下
治安無所表見游歷留宋諸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淨白多座其虛人總

憲汪德心為公名以為軍論去之鳳州云何李亦慨首實履行同後劉
林唐矣舊國所惜者氣格端嚴持如海陽名園處處輝耀五陵游使

馬千金五言律詩七言七言詩

康對山于書覽而不掩其曰雖藉古人之說之有魂焉吾作其魂為已矣
學之而事數者現其歸不善發者嘆其歸其下則金聲辭已耳其論文
有曰古人言以見志其性情其狀貌可求而得焉此孔子所以于詩
裏得文也此故晉人陶杜則杜則杜則杜則杜則杜則杜則杜則杜則
能自立榜人門戶微顯而學少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顯諸擇人也
耶君子不學焉而顯諸擇人也

任少海論自負其才嘗謂陳王叔曰華文可傳于千百世之下乎王叔曰
卿能道古人于千百世之上自可傳于千百世之下

唐子吳少程快有進才特魁治長子叔則為諸生時文公林為之曹公履

大考之洗馬公儲論士東南第一歸而官之授星張云所與朱唐士
今無比也程亦惟聞于吳名程公請其文于吳止奏為言遠大誠實
無弊姚之指有奇諸說如所為條由此廢初子長校幅幅游于酒人詩
多清態方其少年好為雜詩乃卒端之

康對山曰弘治初聞中其有才子王叔馬言止而庶文學提而思遠諸國
中英俊之士莫不以為為能望望焉不教與之就見其文觀其補述日
初曰噫心服焉觀者十倍八九亦奇矣

康仁翁應麟舉進士為陳州知州遭寇害官舍五龍山下屏跡不入城
兄弟攜妻共聞唐荆川曰余聞古之達人履難相之位居茅蕘間有逃
之覆蓋者于始得陳州詩讀之悲為家共身世之際略無所恨其所得

遠矣世豈能度陳州之心耶

投贈軍曹曾修眉眉目清書數行俱下司業穆孔昭取果之居常不獲人
過及論文則指指暇此不遺餘力有志投錄金聲姑數十卷古樂府四
百首

陳約之來初為馬川張尚書所賞會諸董中時有女慧甚思得快婿張公
曰董里陳生富貴所不可知即欲遂其舉張公曰其人乎乃繼再為江呼
陳生視之則冠玉也試以切賦食頃既就諸皆可觀于是將親迎為戚
進士在唐常與唐文外唐應德曰叔永王道三載子相過陳說藝
文以為快應官河南提舉年三十三有后同舉

熊士選車為御史劉理目為貴人無之歸理而公已殿故言為江西副

使往矣其善其遺計七十篇為之序曰士選為御史日與四方士游
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端亂理名高致入丁卯授事難言
之矣今上既誅亂賊及之正民志亟亟不奸又一治乃今蓋既顧日益
而靖學士大夫相與相親且而讓千其使夫擬士選年子時府寄使
村必委五虎躍衣見流單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既定既理
美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預賞禍今顧及死獨不復其定耶乃
蓋賊平且有日其人則竟已矣于安得而不悲哉既稱其詩而又重之
以詞

王元宰雅為文好隱沉之思務引于碑墨必結撰中度而後修詞否則
應月應歲不下學與餘姚魏公性同舉進士意相合隱序其文曰千秋

從履歷進幾刻與子有並傳足述二後

曰龍圖秘本之子也蓋其舉子某好乃古文詞嘗曰物不兩大與角者去其大短者寸長魏至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奈何與信傳事短長

其所著書目札亦詳說之良

朱公應雲所著以文雅修吏治政理教行爲文叔微明麗泉清鄉廉當人落筆一掃千金帝親者徒徒食其而謀學由與然公高舉潤視的不爲意也

湯養仍顯祖工初職之學曠世逸才有四言成曰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振袖口香不娛害心香者奉四香戒于世得安樂又曰人性之所不通歸之命令之所不通歸之性性令通則出入以度而無碍無此學

道一路則秦皇漢武爲足之地矣

鄭文度藏書與家論文曰文美辭子啞聖賢以其精微而形諸詞詞可以已聖賢心無事乎作者不得已也志之所在而美文出言之必有倫而不苟陳之千世燦然若引星辰而上也賢者藏其文不賢者藏其小

爲有美難送溢提筆放瀟而不完于理者乎三代而下收巨著編之詞情之尤足以興感者性情也無古人之性情其所謂過之時事詞與意皆得修飾悲樂之無度浮濫而無法人言西京之文近乎古不知嫌

古人文章揚子諸人之責也

陸聖卿師道是貴漢得其廷試策語李文康曰是子也文重實而書則雅玉觀第一上移置二甲第五授官師事文衡山人謂公已貴朝新第

乃爾公曰文先生以藝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來之

益篤生平實跡所至有備然自得之意所著左史子漢爲若千卷玩洲晉江王懷中山東見李于麟之文而奇之于麟承時師訓結學而好古文

初咸進士授刑曹以古文刻起舞臺間竟不可一世爲看無事急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而書証左禮考工司馬藏言雖如法則森如香

雖其華而最其美厥字咸初爲刻或篇擬變化富者日新以永當于古之作書而已屏洲四世姓名于麟其姓名于麟所以其書晚千古欲

凌而上之乃不得盡展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琅琅衆表者不虛負也哉謂其聲不稱實位不配望者不竟志以爲恨夫濟國而事社同著書而生家輩者蓋一于麟哉

正德間工閣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以問欽天監及館閣中臣有知者楊升庵曰抑星也引周禮文記漢書以復入湖廣土官水書恐過路

平長官司延奇同官疑爲三地地名公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正之哈事張紳上言論儒術有萬字重項之語世廟舉問內閣公取荀子

非十二子篇以復諸如此類甚多當揚子曰實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

自心力中未敢好學習理老而不厭平生著述一百九種周傑園曰楊用修再始諸錄出而陳晦伯有正楊明元瑞某時人頗曰正正楊當時和周方叔謝在抗草湖日諸君子與周修爲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難雖有究竟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書爲一書類曰賢儒但未刻耳薛千仞曰用修過日成補收實皆在其胸中下

筆不考誤亦有之然無傷于用修好事者尋章摘句作意辭致得其一
誤如得一盜賊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

潘去華曰公著述蓋舉古今諸名家詩文索垢摘瑕彈射賅通而無一
語含訛時事源得居諸體

公嘗恨舉業之誣有曰士罕造極稱名前遊使事宋茹玉極諸子則刻
取碑榜之蓋則諸史抄節事謂之策要其刻取抄節之人已不適

涉經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者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以一
人新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皆見其言故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

為敘仕士子墨卷引漢書先其策命而作先策其命轉相差訛殆同無
目人說詞語成化中有嚴試策引用宋人本朝四聖語稱前代為本朝

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

公成永昌政浪湖山間所至樵薪畦畦笑岸然禮法之外至醉而傳
粉作畫了臂揮花酒門生舞行市中休屬以從有規之者公曰文有伏

境化情詩此物起興在是伯點陳則召曰借起為壯士歌家子京修
史使麗堂鑒錄瑞英元中起筆今道山唐陶康是或一述也

某則使坤以制舉其為海內所宗所著白華樓及玉芝樓藏稿其品較
予史古今八大家文皆足名世有功後學

馮希坡推初字汝言兄弟三人俱以著作名家長推健野汝仲推修汝
委卿公也惟健奇思駿發性敏長于詞曲惟初則雖增大臣也

朱子信曰潘去華時稱用修選其詩七十餘首以傳而序之曰射陵子之

詩雖然當于子心可必名今傳後無疑成進士今為程典劉司空編

群山水間忘其自之為今也有山帶閣集三十卷論者謂成湯陵廟碑
朱氏世錄序足稱名家云

嘉瑞中子信在南主客何元朗在翰林金在衡陳九皋黃澤而張幼子皆
傳寫金後留都人士金子神氣仲父之徒相與選勝歌命騰弄新詞

潘世傳蔚然盛事六朝之後麗興江左之風漢山川文采互相映發不
及百年潘為朱泰痛無

子信人曰華雲詩引曰升華先生在江陽以書懷寄我白下揚子寓丹陽
靖已來人口西城金于大興東海何子良俊吳門文子伯仁黃子姬冰

郭子第林陵藏子時泰顧子應祥相約過于子蘭之舞中舞南樂先生

後在雙園諸君各東西如特例之禮比立園湖中今見見隱見傳
陽美貴夫一角東茶為供宜既注之楚沉水作禮事此至香皆款曰

今日乃得觀升華先生文字曰今日之會身與子當作人曰華雲園以
寄先生客欣然酬答因教人曰題詩每筆盡透論故人思故鄉之句作

園散諸君請各賦一篇升華先生見吾輩為里鄉之懷越二日文字
曰厥二日諸君請交嘉賦子乃為之引故散曰是月六月先生卒子永

呂則書書卿致之時先生無不及見矣是舉也論交之真故長之怡樂
善之歡會于此後焉傳之獲世不獨為藝苑之美談也

王公侯中不附權貴曰吾輩不得相識不欺失自初以古人辭與唐應得
陳灼之等號八才子後從王龍翰潘陽明之學而遂有得于聖賢之道

乃發家傳書讀之有味于歐曾之文曰以前言必稱秦漢者非也至是
盡棄之出入歐曾間事亦應德應德以爲怪復有味其言亦變而隨之
當日吾學問得之龍翰文字得之遺君其推許如此公爲文性以機意
爲難第一篇必克反復沉思意定而始立就名達若集嘉靖丙戌
趙院客時春文士也而喜射獵兵日以邊備不修爲恨故格及塞工事
方持杯酒相羅笑無復管帶恨不滅而朝食其志專在攘夷故遺教
宗之體字遺復世以長治久安而卒不獲拔別川子文士鮮所推許而
獨推重公猶宋有歐蘇明有王趙猶近世有與公也內成狀元
張爾持題先嘗曰古人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政其文
煩而僂

重黎潘承叔雅呂公樞爲公酒呂公倡明正學其教主廉如泰山爲立
立爲位而公則明寬在詞林二十餘年夏竟棄之而不復大川書與文
深奉公論文曰僕往者觀書如謁見龍古聖德悲怆耳近少知地塔容
有無適之地爲文書于事實近前振脫家有獨出之意豈天馬長夜收
蓬心漸開與抑數年憂鬱有所發昂與所苦乃陽忘得運因法與康德
諷然功王殿天郭鼎東中郎公安並撫海內名志云
玉惟缺生有其實不善讀而博華爲初賦作古人語出如福州以不送
迎上官獲罪歸耕華五湖湘廣時與陸州顏朱子爲同修顏陸志志
成要之有者中初不知法羅之公能負子被絀而益肆其力于文章書
與友書略云僕林居無聲自惟丈夫樹立已矣美其詞賦小技亦無足

頗矣思雖野其怪者也每景物會意數命酒自飲酒不盡量飲不盡調
優則優外外不爲事服事必當畢無與究心者故實受性命江湖素
與微則不冉雅好實情苦增增危期不曉即此僕大略也有夢澤集與
廣本多相信和

登子與中行爲比部郎時于顯元美方力爲古文詞于與大悅其說而履
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英明卿先使歸交羅益甚相慕亦自負能
詩謂諸郎皆壯年子相雖外補子與得汀州守任益以四方伯屬爲止
造諸人皆性窮日夜不倦也所至受道者莫不書于其著大目山人金
集青藤詩集

余德貞德與于顯同部曹及按察福建位子相理學政而于與守汀州詩
筒往還不絕子相死無子德貞視余欲使其子良晚而愛于子略稱
其詩曰大江以西金生一人而已

歐仲父幼有逸才解先生陳玉泉一見其文大加稱賞并許山宮所許
與交不得第遂教情詩酒肆志林泉廣大城山以見志傳曰山根都
人士也耕于大城山之陽故以樵人稱焉自少耽詩律解飲酒不問家
人事與之所事耕莘而書勇放遊行心亦不能自立嘗思元遊五岳得
深山大澤自適而不能故以大城爲舊居穴處之地爲對家而最絕不
進人其短亦不評文章妍媸人有問者領之而已自選太平雜曲公不
爲也山澤之廣列仙之儔窮物云平教樂顯云手教

徐文長負長才諸君來校越時有國士之自然不得一第胡梅林空諸華

文章無見則蓄於中而後天下事胡公大喜嘗得白鹿爲作表表上世廟嘉胡公以是益重之一切點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張氏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偏遠乃故漢絕筆志情山水是舞樂然超然覺胡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兩鳴謝幽谷大都人物無爲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知然不可磨滅之氣其雄爽之悲故其爲詩如笑如水鳴決如鼓出土如塞壩之夜突驚人之聲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區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徒中而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犖氣況而法嚴不以模範僕才不以議論格縛言之流亞也

張子英曰知是時亦子相其格爲新詞觀集詞集句之雄以爲最高而子英獨不謂然其所爲古文詞則別乎雙自成一言諸公弗能及也

王元美世自祖承王立與家族笑溫芳之氣位子而字居及古人志孝節烈則人雖晚淋淋在新修岳公子公初蓋爲文以冀同姓悲壯在南陽修張唯陽微尚書詞在南郡請崇文廟建祀家其居虎也三年不歸管御室十年始具衣冠與燕會不喜姬侍不置聲樂義田十畝歲時奉族其祀惟獲生乎子故舊兄弟自昔無間言惟服于職而進教其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競急人其門賢惠雖好廢所不具而中間交惡離舍向背之故幾百變公皆安之

弟數其元惡評其兄詩文略云詩道學基于此地極深于濟由然而珠首之建而映游矯之神未流其此二家登乎彼岸古唯陳思子美今則

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海然亦學以年知白雲之什雖經刪改未盡於莊逸乎微纖三端建第寺主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收矣覺此見矣唐是以後雖心願取材愈博而竟家肥之實搜六合之外故其游馬物近取咫尺之前大抵字險者難必妥讀者難必稱天壤之間若爲預擬此真藝林之絕技律家之主造也文章之妙尤不易言收二字之妙長海西京之宗旨紀事持論各錄妙境出度變幻殊非一筆危下解牛輪扁斯輪莊生喻道番以論文推諸小論尚未當家故毋足傷其大也

陳鳳子曰界州文書以嘉靖以來首推爲第一使子英獲生亦無以

胡唯霖曰周書州史料中間如大庚年表等詞足備一代之貌然其全不盡于此至于名臣傳類細細查考凡諸書州作詩傳者其人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記者尚十之八九雖蓋代無名第義其所不棄未可爲定案也

牧齋曰元美之才實高予子獨其神明意氣曾足以絕世少年藏氣門戶既立聲價復重疊之聲吸吸窮厄地雖欲自下不可得也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知虛長猶餘淳華解脫于是論樂府則每稱李西涯爲天地間一種文字而孫訊機微斷爛之失論詩則深服陳公綬論文則極推家金華而贊歸太僕之靈像且曰子其具趣久而自傷矣其論藝苑絕言曰作絕言時年未四十與子獨是古非今此長後雖未爲定論

行世已久不能復如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元美之虛心克已不自
將復如此

常州從孫孝廉瑞圖云公文主置海內又英海內有才者學者翕然以正
統歸之無異調而之文詩既而相左者公亦竟從一家今皆已見其
統歸文則歸太僕小者異同晚年已風水乳至近之代興韓文始者統
小前人以自雄聖教之為俗學者之為劉鐵匠以易天下之觀聽微乎
心而論明詩文自東里更沙而下皆習于流易至北地他儒為泰漢成唐
之言天下乃知有古學公與于彌復究明而昌大之天下乃得尚古風
斯異口亦不易功亦不知矣今乃以迺于古者為俗將以安於今者為
雅乎今觀其所自為之文其端叢為不少矣以為劉鐵匠則皆劉鐵匠之直
唐宋可割而泰漢獨不可割乎雅理為明而寧辭獨非明乎學之御舟
楫而下江湖會順流而下之易楫逆流而上之難將有不知所砥止者
且堂堂而忘流者之難則亦已矣入從而皆莫為可乎入學之聖言
者無不以鍾王為始祖其後一變而為唐之歐陽徐庾再變而為蘇黃
米蔡又變而為元之趙吳興雖皆出自鍾王而離其始固已遠矣今謂
必宜從元而入以溯之宋若唐而有人為直取鍾王而學之則反以為
機可乎夫文章者天下之公器其高下自有定論奈何專以增城之見
橫于胸中舉夫淹沒者故為惜之則毛章微者必欲生其瘡痍此于前
人何所損益亦多見其不知量耳此論益為廣山發也

汪伯玉道昆築工牙藏不意易卷各符其富公曰吾苦其多聊備簡証人

生所用書太煩熟數積之漢高取天下其最為意者不過數人耳嘗
論文曰夫為文不則古昔循之者不範範即徒食多君子所鄙無
法然也然而游言多和法言寡和雅王良善御不能不改節于賤工信
而好古是為難耳

宗子相臣嘗言聖人未嘗專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為世典禮度為書
劉孝莊者浪相權衡起即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五種道之死之口衣
冠坐手書三持御筆而說

山陰諸公文履官給學置酒鄉人祭文長庚分月至問曰何是也曰頃
遇西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也迎謝諸之不能舍是以
來通諸公命跋卷其始以來張燈快讀相對歡賞至于達旦

雲間陳之象嘗恨時俗趨貴乃反傳誠意非叩頭最敬以制時公于華門
復遊少有快俗之概必多方延譽其敗名傷意者即顯赫亦屏斥不少
既渡海而中流風急舟中人皆懼公從容自若曰吾晚乃有云暗想生

平何所藏三辰星起一神廟仰子急行如至松為買山錢所著及集
集甚富

歸然有先制科之業為海內所宗然行年六十而始登第今兵興三載
後達到順德高斯鄭以國老象檢講其才拔為太僕司文淵制勅氣少
矜持而漸覺復升貴之逆勢不樂以卒公于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

而大較折衷于昌黎廣陵當其得意津如也晚達而不仲元為世所惜
平湖沈公懋孝篤嗜圖史博洽無匹每有乞其文者仲航疾書不據忍不

加燕窺視其紙之長短必竟無乃已與客擬古今事及品評子史則張
翰生歎嘗不倦皇居三十年不問戶外事朝夕苦吟不減詩生時
謝士成

盧次機與先世某履歷序書至次機才高好古文辭為諸生就觀不利而
名在鄉紳間當今某當約過之日度不至次機獨酌程師外令至以辭
辭令大意想獲有惑而進之者會家有人命事竟生大辟繫獄次機使
獄中作幽蘭歌招二歐以自廣謝茂秦携美歐游京師諸貴人曰世
往往役千古哀湘而弗覺竟次機生今見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手會
陳公先祖今港出之為九難以謝有機錄集羅洲叙而傳之

李惟寅言恭世爵雖准侯晉岐陽王父忠烈夫以信命元勳而遠殿新

皇曰中國子為天下歸至今稱之復有軒山公配承祖烈開府潮相

公其孫也標孤染翰有學士大夫之風與元美子麟輩稱詩說禮為地
此王盟與宜取中文士也亦有楚游員葉齊稱 公張玄素好客能持
在崇禎時與恭順英德國徐六岳弘泰告稱教習中白眉

文衡山嘗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國主使罵人亦是一病

劉公張祖漢州人為居都門為國原兵備處付流傳集中皆知其名穆麻
達中官出索其詩歸人宣傳以為本朝所未有也

林初文滿墓工子成少保度中作標陽墓刻序潘水三更持序並就少保
持千金為壽謂可進王子安陳王國之說

姚叔敬法瑞年二十舉進士官太宰府江陵莊歸後瑞皇中垂三十年以

博文書法自誤所著歸石山房稿文不事駢剗而清真恬淡類其為人
字結縈柳歐陽率更如捕道寫家富而工書畫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
富生花石雅數猶絕一代情人也

黃史郎中號磐而因以名其集文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古今頗饒獨指
高自矜許所著獨鑒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嘗云我朝學問淵博著
述最富無過漢明修月修補筆著書直窮胸中聞見罕有肩肩更簡書
所談處自不能免陳伯之正場一書乃就所引用者從而考証之即
所正皆當已落第二義矣公性多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晚年
與摩工部文尤善數共鴈水一日摩規其集中有律板等語宜刪避文
詭罵絕之

黃平倩諱舉萬曆己丑入羽林時館選文字皆治龍格書於烟淺紙天下

諸翰林無文公乃刻意為古文樂然自異取裁歐韓古學之復始有端
悅同時館者詩文推陶周望書畫推董文宰而公之詩與書與之傳名
王少治書曰余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湊令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以古之

大家涵濡筆勢無意為奇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又曰王文成能近其胸
中所欲言婉折暢快是國朝第一人

神宗年十二見中文定袂懷鬼文喜之酒筆改鬼為魔

莊園木公恕英敏有幹向性好奇書賦博于玉龍山南十里為園田五畝
枕幾簫書吟風咏月中國賢士大夫無以過也五世孫增字生白博學

通探理多所撰述聲教四苑為之聞舊陽水西諸吳首肯不知詩詩

書

其博覽先生好學博覽著作甚富顧初為之略曰先生起於人藝
覽畫法略所著文章獨為其難上達典據雅頌之風下斥顧謝餘慶之
離唐無正始可謂宗工至其考訂前朝校往事正揭剽弊微顯幽
晦千古不白之疑義而連本底之堂蓋可以博古通今知人論世蓋獲
妙達六書精研八法端動有骨散韻多姿有銀鈎鐵畫之形其魔時意
驚之妙生乎言欲泊然為忘國史金題玉牒得之若驚神妙非蘇蘇若
未觸此輪實素而訪貴金匱家以床可以下義成氏而都之奇工散漢
家來觀之富又且摩挲藝鼎品藻丹青原應朝名畫之并原父先泰
古器之記手稿真蹟口所是非要是游藝所資非徒玩物而已

顧和初先生起元學問淵於凡古今藏敗人物賢否以至諸書掌故無不
留心口陳指畫應應如觀博引援學致我不倦稍有當意輒不容口因
以有版者甚眾所著有懶真堂集遊園居士集中庸外傳說略等書皆
語諸書人皆珍之

余太常寅允廣疏負獨行已志為文必舉諸古峻淨而嚴核不欲虛為
騁游斯之詞與沈既門唐亦水同操觚二公知交乎天下公游道甚重
往來僅老儒朱一誠兩弟莊情及弟姓三四人而已已以其文章實負
樹文華聲名來者多謝去又多別稿以為得其詞未必得其意得其
意未必得其人也著書若干卷就農丈人集

素中郎宏遠詩文俱從靈源流出別開手眼不與世宗臣相以德之發源

既異而其利于人者有五上下千古不作迷魂觀場之見脫膚見骨透
豁得神此其藏則也天生妙姿不鑠而工不飾而文如天機煥發固家
袖懸其才則也上而經史百家入眼注心無不冥會旁及正簡金錄寄
采其菁華任意驅使其學則也隨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適而較譽是
非一切不問怨鬼人間天國地裏則也連情逸想瀟灑洒灑則有
一種異致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即其趣則也有此五者然獲盡露
皆其三昧豈與逆迎文字書教工拙哉

屠維真有其才答友人書云自叙其所作以為書跋而意踴躍跋此多疾
恰意踴躍跋少踴躍跋此踴躍跋一世長篇題什信口失心當戰今而
人對案分格二題各限百篇世世之間二章茲就又與人對案口誦詩

文我誦讀書不遠誦非不求求工厥物而容性使然雖使苦心磨毫
闕筆不下亦止如是

趙子岳山家有微山園藏書甚多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
在焉由安洋宮碑林為最時時一審佳編選補工楷楷墨以從金過片
紙寫字室外其下親為拭洗灑掃裝潢藏記其後據據考証略跋六
一題明鑑洪永相三家自謂前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教楊用修所未見
也為愧己已

王伯敬撰登進明開更妙于書策好交遊喜納納詞賦之席者州餘年
間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貴朝爵士必踵門求一見已其片牘又素然後
去中少師以元相里居晚年交相推重料車賓從兩家恭隔不相下會

州陵其仲子士彌中望婦藝微伯親曠身提掖有古人風不但以文采見重也

李本望雖初入詞林與文粹齊名同館者曰杞不得同老許微不得同小季公子應酬諸文多不暇精思深慮未能絕業續性多可少否人無賢惡貴賤事無大小有求必應每庭中門必與以故後益臻其門人都是望以為俱用精神然至操斷固致鈞考其隆新安鄉雖指不多屈其論詩則謂三百篇則自仲尼漢魏古詩二三六朝最為卑近而求勝于字與句然才相為矣故博傳雖巧傷實唐人監六朝之微而刻渾字句以當于溫柔敦厚然學相為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宛今之詩不忌不譽唐而思其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餘以風雲文以

外宋唐詩如是止尔事情景物必宋唐人所未道而稱之過也

虎山王執士志堅少與李長蘅同事現遠隔以復多謝病家唐卜蘇其門古南園曉進之地杜門即佛跡志讀書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論經先實蹟而後辨論諸史先証據而後發明諸子則用唐以復無子當說說家之有辨經史者以諸子之不足據其則定秦漢以後古文為五編尤用意于唐宋詩家碑銘傳錄小說以參雜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諸佛書研細而窮世間教而固宗大抵在于蕙俗聖往狂探微以實際居之而不以辨佛制微也

海門柳山人陳父為人而雅其最著修容止衙門兩版非力不食作詩不

提懸羅兄中為諸生時元美極賞之贈以詩曰道時代興意對酒稱如漢從決其第一果然

文天瑞雖稱白曾長身秀眉飄飄風流標格如世所圖文昌者贈承家學文字奇古庚戌錄卷考官鈎稽後落第乙未歲始就句讀辭賦忠厚志必欲遠配古人作金陵六賦以當三都著太歲以翼易作梅花詩至萬五千言晚作嘉蓮詩七言律至四百餘首亦古未有也雖配鄭氏妙有英才每喜收嘉日奉吳母夫人飯輿出游食車中古夫婦酬唱爭先關捷者有三出而即記諸者觀之虞山謂其文敏宏覓負流波揚雲龍其學問淵博千古莫如寶珠其筆力雄健一言可以壯鼎世人或驚憐如河漢或引繩為批格要不能不謂之異人不能不謂之才子也

榮公復一云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展必展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必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

華亭唐仲言汝詢五歲而聲聰諸兄讀書即能暗誦始知兒今兄弟輩能經史諸書而聽之悉能記且能判別精核于是遂喜為文能持書者唐詩自習見以至如莫搜羅晦盡先經後史不少童胤所著述甚多即奉公起峻生而書有至性父及親物不食復啜飽食畢乃盡臥先世藏書手自學校遠往海博性好奇者與我往復復及展來概如玄釋足跡竟與故無不精讀好學之外種植花木以娛賓客此外一無所

曾能始學文曰作文惟游山紀最難未落筆時腹中備悉制就程期洋洋

現雖堆積于滿地但數刻人財寶而子已一種情了不相聞即移之他處亦不可移之他人亦不可拘而奪與既而不以病則均為紀海如作畫畫家必須摹古而後出己意若色生采自然飛動及乎對境雖滿往來難之乃以為畫不必似真遠近位置木石相背違其則理而不入其法既不傷于境復有又何以似為病也

錢牧齋雜著言與文太奇王季永說文各持所見不相下牧齋曰子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之學者六經為經三史六子為緯已包備神精氣結胎發為詩文學之道家聖胎已就飛空出神無所不可令人抱俗學為古學安月立命于其中凡胎俗骨一服不可變望其性自質舉其可得乎

陳眉公嘗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忘思路太熟耳夫天地造化神機智難其雄壯故聖人無死地彼子而泰然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項真解脫此項真喜捨此項口如其所亡右軍為字各異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是而公者非特他人詩不由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

牧齋曰仲麟重然強能智也精心原良得老子陰符之學蓋小詞皆有風致又能延格其越間窮儒老宿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刻取其賦言辦事皆義成言厥後者奉為範範于定名碩葉宇遠而與首士司成引引書近而用辭茶館為憑實像甚至前辦小邑署報款市鎮者皆以眉公之名章滿公事初以康齊白沙為比補本朝正史當受筆則耳食可笑而一二儒者必欲以經史淵源之聲引經制墨指摘其空疎

而糾正其駁駁亦直過人之論哉

沈鴻寶曰文章最尊在清新安幼齡今近世說有清之態不如柳塘喻宏若近左國有清之才又不如應下典觀近西漢有清之清又不如北地有清近先泰有清之體總不如漳江鮑其法近六經有清之神清陸叔度嚴湛云鴻寶自一時文望然刻意新巧使事怪僻無復文家風貌惟意馳絕似東坡

徐執庵先生遊客園亭有一珍石偶為陳沅江銘所值意摩不平沅江歎意頗厭作大石園亭時突兀難以幽升展而空深願執庵曰此比居客石何如執庵大喜歡飲無算

太祖定鼎金陵宮殿神廟各衙門典諸如廷寺觀廟皆層層崇奉也

祖建都北平宮殿神廟守朱孔陽筆也孔陽松江人善書出子祥亦能書富中書舍人

王安道後洪武中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自序華山以來游而能國圖而能記而能持窮懷太華之勝古今一人而已安道嘗云自游華山見奇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遇張翥相承格為

某家故敢耳自後屏去舊習以意匠就天則出之或問何師曰吾師心心師目日師華山又云先正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初慎勿與馬首之相相以子游華之詩數讀數喜蒙而配少陵應先乎馬首之路而已書以下長洲王正仲行題自作畫云戊辰二月過潘氏小林居留宿洗滌之餘適水壘在雲因觀鰲湖滿紙不覺波瀾連綿隱隱虛遠而青山靜然自不改

邑方數靜者有常而如者無常

沈良吉性喜兄弟自相倡和屬什甚多又喜書事晚人書工絕無國樣
論時乃就不經為人作故少存者至白石翁乃大著然二君立行簡貴
胸次磊落有烈士風故能然其言也

吳小仙善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態直有孤岸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或化
中朱成國延至幕中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說黨宗君校歸衣機機待詔
仁智殿有時被召大醉蓬首而著晚皇履踐踏行中官扶掖以見上
大笑命作松風圖公詭譎墨汁信手塗抹風雲慘淡生瘴氣間上數曰
真仙人筆也公出入掖庭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群姬之店無
何放歸南都好劇戲然不自限在南都諸豪客日招與飲戲又好技
無技則不惟而諸豪客競集技戲之孝宗登極後召見使殿舍書稱旨
賜畫款元章迎數年稱疾歸居泰祖之東崖次宗即位召之未就適以
治元

北宋理學持善書學二王而硬健清立自成一家尤長于畫師夏珪
馬建為人雅淡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處趣過知已鵬咏竟日畫
頃刻可成或數日不着一筆與同里沈夢章厚善所收寒山拾得圖春
江送別圖皆不愧古人持幅有酒歡座須常滿紅面陸畫屋正春寒之
句最可想見也

黃兼陳之蘭縣人博學多進工篆隸行草尤長八分善從古正文五卷
林宗之善書時輩皆慕焉白菜其上題咏甚多一日沈宗於晚晴錄

一書之并贈白菜如舊

祝壽堯光明生而放指日自號放山喜從狹少粉黛間游度曲酣飲得以
名教自負也善草書嘗書書戶外種常滿當拜廣中邑令得千金歸為
酒資有祝子通譜集

王仲山園築室寶界山環擁竹木頗眾立石作山水人物花鳥公行與而
登不勝剗剗規矩前入檐然筆墨踈逸之外

黃雲卿走歸早歲善屬文行草得來南宮典選畫宗黃公望皆為世所珍
社門著述不替他母生平於畫貴士而敬晚富貴人陸宗伯嘗見其山
水畫數曰子家凡山中早夕無非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為權人牧豎所
飽沒屋基壞道舊能復起子芒屨竹枝之思

陸叔平治少為游俠長而棄修自好體前支利之書工寫生得徐黃遺意
山水微家人而時出已意畫臨王安道華山四十圖奇峭削成可與安
道相上下叔平畫強精之必不可得不得乃戲得之晚年貧甚有畫
子因所知以畫請為作數幅其人具幣幣以謝曰吾為所知非為貧也
因却之

朱子朗朗文微仲弟子微仲應制多出其手有人求子朗而作微仲名
童子持筆往授微仲完中致主人之意微仲笑而受之曰我畫真新
山卿當觀子朗何如時傳以為笑

張叔實號少孤貧失學迎姑姑知讀書家無與薛濤謝山門下日取紫玉
書讀之以其餘工點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景放曠讀畫其中間有異

書雖萬世難起自自惜觀乎元林窮日夜收書至老不衰
性動直不能容人一介不苟晚香洗脫悠然自得者先民之風

陳述復清以字行少師微仲天才秀發畫師南宮子文叔明允好寫生一
花半葉淡墨款斜非畫工可及也

徐文長所作花卉不經師傳自得天然之趣氣韻拂拂紙上望之知為文
人筆也其題畫有云身傍地雙天水懸絕怪石古松幽人朋客大抵以
墨汁淋漓瀟灑滿紙如無天容如無地為上其題某本蘭亭云非時
字也世間諸君為事凡幾摩直爭與耳跡而較寸而合蓋真紙面日數
臨摹蘭亭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乃銀高手優孟之似惟叔款豈
非其情有微於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觀此兩題可以想文

長之書畫矣

所子應個七歲能作學某書廿四堂第范官師曉三十餘唐先世餘寶
來禽館在古樂丘上讀書習字焚香拂地不問家人生度四方賓客進
門戶極傾滿流產奉客酒館等時時在臂中晚年書名益重時請
填明碑板照四窗林慈靜善微兄書風法文彩與江左文章先後照映
云

顧清源素為不群究心性之學清然有得教教漢西問之焦瑞園諸
先生或取禮之書法德過是筆力過勁畫自成一家信筆點染天趣更
絕人不能學畫謂清園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草
古法皆奴書也家有日涉園陳魯南為數有東晉香爐字南唐畫

博雅心祇承家國事都侯書平泉樹石為度凡之句其逸韻為時賢所
美如此

史野極獲長子來林雪景自題其畫云兩餘山色翠如苔樹妙筆烟墨未
開畫于無端拂紅紫滿林如有故人來 胡少興陸工子神像陳魯南
贈之詩云生此南都位北都十年踪跡過江湖歸來為畫當時事醉
淋漓入畫圖 史大方工山水樹子來題其畫云來梅畫柯繁神都翠
條安筆麗酒雖好似石頭城外景陽漢歌舞美慈湖 金山袁元玉畫
梅有遊禪老人筆意自題句云一到西湖歸未得孤山風月近何其
香來疎有看花興又向君家寫竹枝 李鴻夫著學于石田樹子來題
其畫云銀河無路泛仙槎一杆空江此是家殘月照人欲睡穩不知清

夢在蘆花 陳秋習士聲山水使白石翁自題是卷云情淡此日難為
別相送元方又季方為望楚江孤棹迴憶今秋色到唯鴻 景澤湖游
善小景花卉自題香花玉晴園風粉苑春烟隔江村二月大記作臨
青田首處一枝斜拂柳樓前

王子新作松鶴高士圖以贈東橋大山頭下長松數株一人跌坐神簡出
塵氣何孤漸富其無畫家頭控跡秀可愛蓋展顧骨力出于天成也
宋比五短長身玉立神情聚開顧微笑不立度岸善八分蒼老健骨
格軒然畫不名一家而沒是曲應不自以為能事而離氣雅筆墨墨飛
即厚賦詩成書是泰聯書寫泥泥滿戲到戲醒而自謂無以加焉已
而忘其推作也

畫畫其善天姿高秀畫妙天下和易近人不為度岸既池染新揮洒
移日莫於其畫畫人無公即更請乞者多情人應之或然染已就佳
叔以臂擊相易亦欣然應者都不沾也家多紙侍各異類素畫稍有
綠色種種之類其真蹟者得之則固為多精實鑒造理深潤以納
昨日無一筆字其畫書畫畫書古曰畫書不從畫古人必變惡遠其畫
畫畫畫畫曰畫畫二字人多不曉但有論扁而無識法即謂無筆有
識法而不分輕重而明暗即是無筆其論道曰吾人二六時念起念
滅皆為彩色有不生不滅者即在此滅不待時乃天性也

正陽門廟碑是公少時書金月華北海是畫碑第一丹原碑如蜂碑黃
慎軒書龍月蘇東都中尚之

清芬本茶善畫書曰畫畫畫不在性性正使有日一如性人而道氣沉
生人取畫乃足為耳人曰昔人謂牛非清既不如此則謂之畫固人物
其中之牛甚多不如此此非壯丹隱隱如聞夕陰隱隱聞作無聲也
數十年來惟為家難品有性非路正按與畫畫和而見幾夕路筆筆之妙
而公固自顧頑若論品行則恐不但非性而已石公神情為透而目冷
峭一丘一壑皆有格外之趣雖復服服亂頭獨益妍妍實臨乎白雲圖
一障更極細潤公自題其上云我釋起耳尼佛見安婆世界鐵漢不堪
別指出个西方極樂圖大以彼土無有家名焉為極樂祇要法金解此
土居親師友深重恩愛即得往生是何我教人擬入山耶我我天界
技人則望一畫曰一畫彌陀是我安要一篇大指瑞麟也蓋人倫以不

得居父則無所立身出世以不得性則無所立身生死死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知得一心不亂則知魂兮歸來知得魂兮歸來則知一心
不亂知此一心不亂則知性心淨立之旨矣噫畫法界又何所逃乎此
心哉庚子歲暮歲暮居士書紙入山索余面說故紙中拾得此畫作數
筆最喜曰雲雲斷谷口正好與居士記臂挽心因并拈此

此朗情顯工于畫畫曰米襄陽周王洽之濟墨夢以破墨後墨墨墨
墨有昧于繪天隨子傳信風墨法論麻布織之後兩臂兩腿以顯氣韻
沉鬱今不可測題曰驕然庭亮曙日天胡展酣澤呼燕雁所都一墨大
千一熊度知是心所現是佛所說

又曰一日從晉人湯崇書得畫法題曰樹格落落山骨素素漢家草草

雲秀其中華筆悅顧壽翁真畫

骨秀畫如歌行長篇遠山疎麓如五七言絕愈開愈深永唐史少筆
拙更難藏

古來畫解不得忘于神則為無趣無趣而不自然者托意于畫者有損
損無聲特借以述曰收神毫機象無非括出自家面目今人畫畫無損
收不達此意作個無失信父假傳于釣跡底地手執筆吟吟拉拉連自得
之數識者絕制

江寧鄭彭父小楷擅名碑小碑亦未足奇其如執于一扇上寫面一都
多作詩詞題之者當曰福小編

厥德純行必有嘉言而工所與事以攝導道由攝導厚厚良友低低
使使美不有倫有者中懷中懷亦有草詞居居要言不煩煩其精華
至道存焉如錄玉于若縣殊于訓皆足以捨體而養神聖哲人云
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是改惡無邪一語可以蔽詩三百毋不敬
三字可以蔽四十九篇身語之如掌如珠其人往矣其言可傳其
嘉言第二十三

高皇曰其邪之利難斷厚厚以之斷石則缺缺與之缺能致千里以之風
來則飄去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又曰要石之固勢亦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銀之淡水非不清然魚鼈不
生

馬雖至繁策駟可以致遠木雖至性脆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易弛散可
以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邪俗

金石之有聲聲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轉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
而後見

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事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
之

凡人有善不可自矜矜則善日消有不善不可自恕恕則惡日滋

又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藥強必至服生法本以
新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必至傷物

國初一上舍任掌院學士之聘二三新差更按者請教公屬聲曰出去

不可使人拘回來不可使人笑辱辱然

富德中為公信如開封在任歲久一夕潘某燃燭廳事呼酒獨酌召二子
謂曰強毅可處事功業可過神明我去世汝當勉為之言畢而逝

李西涯嘗云少年初任永上廩下筆遂一中第惟靈心歲月料得自熟
若公子性雖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者不可無也又一前輩有云士君
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當存得一分秀才氣便是佳士讀書學道須

脫盡秀才氣居身雖物須存些秀才氣原自不悖
薛文清曰某二十年治一恕字尚不能清磨方信克己之難

鄭朱學由戶曹禮遇致奉議竟不惟謂此官何足榮幸文達曰公議與無
才何數當此凡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是好消息英才不足

而位有餘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
白公昂成進士候先達胡忠安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桃李少種荆棘

商文毅嘗曰此生不學此日閒過此身一敗君子之三惜此作是

邵思抑說諸梁儉嗇曰大春心胸以集眾善廣吾耳目以資衆清語錄

法節曰先之以量無有不容容之以謙無有不順語李玄卿曰風厚

則可以負大翼水厚則可以負大舟學厚則可以勝大任
故言有善積善不善作官者張註簡曰此正 不善積言耳世豈有惡言

本行而榮者
御史王相為壽堂德下獄朱都憲索曰朝廷設御史如周氏當臨攝風

虎相持立人可助虎擊

王進士嘗言曰學以自簡簡人則隘學以容人自容則拙

其作義同文拙

高無窮明臨席當二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難歸地丁屬僕鋪

曰士必情人間未有之書乃不愧古人

胡永年富生平清節至死不渝諸子曰平居官四十餘年但清白二字

守而不失固會他日有官守得金名第金易動人進而勿觀自然氣

壯事理無化茂

孫維翰嘗言大臣爾機軸也宜取其間略其十巧言官雖江河也宜導

之疏通思其風流

陳新嘗論曰天理止在人心心術境天理虧矣

朱存仁論書語友人曰文主得道不限世代蓋必求師法焉詩歌近情且

義道性宜必止範漢魏或化丁酉

陳公性疾終通言子孫仕者以忠孝報國處者以勤儉守家或化乙酉

何文肅嘗新曰一日不讀書便覺於政事間有碍

陳先謙煥有言數不盡辨以通子孫

屠曼惠清書指其言曰吾子持此筆掌判數性恐誤殺一人掌斷性恐

誤點一人

薛公芬嘗語人曰士當廉潔不入於心廉潔不忘於念又曰心術學府相

符者也後居後利相國者也忠勝敵敗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傷吾儕格

君其操在此

陸子淵深云子馬庶常時聞東山劉公公誨子曰初入仕不可多受人知

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

年受累今五十有四雙雙種性矣蓋知其言之有味

張元補語子淵曰子自少嘗觀見士大夫凡三變初講政事後講文章今

則專講命矣

歐陽雲居官理均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任而已既放為

官又放遂病有是理乎太平之世則此語儘可免

倪宗正嘗言中聯云德業觀前而人名位觀後而人彭清江問如何觀曰

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厲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我不如我

而自消增進之憂

黃省曾嘗自言思謝勸常而明言百里必有挫敗故不樂進履亦愛有條

而俗化薄廉故往門空游知素仰有股肱之分故不覺背庭知情惡戚

臥城之觀故不蓄懷恨

陳公應嘗戒子弟曰過者之者宜隨力限之下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

行恐時無濟人之期

有先華揚千字文二語于壁而加註焉因讀波想之下註表亦有趙廉侍

已長之下註人各有長

諸書筆記云犬見人夜號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戾蓋後推知外夷耳

人之智宜辨于犬矣乃亦漢富貴貴賤而不同其貴者何以異于犬

乎

張孝廉嚴補嘗曰勿羨無益有心之言勿吐無益有心之語勿近無益

心之人勿涉無益有心之境羅文都為作四勿與論曰此真孝廉也子
敬請其錄

孫振雄曰官制定物也朱若誠未去若辦事盡善盡體若乎近見士大夫
因失官憤懣而死亦歎矣

顧東江弘治中會魁登第李西涯當國其受之張廷蘭為少章欲留為司
馬公曰第一書生但會權與勾書子政體恐有未諳故簡曰汝但能與

書本上行幾曾見歸東江堂聯云才美如周公旦者不得半路驢事現
若曹子與晚成得一可又一笑云以義處事長既立而家亦有成以

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真修官之
王龍翰臨終平泉曰他人以成定意故會嘆公固以含嘆收戾定意

此為老澤澤下針砭耳其錯會好
祝先明書曰為物歸焉歸知未聞華峰可建郡聚

王公侯相書曰大誠者外侮不能累大義者外侮不能動夫德者外物不
能違也

劉東山書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一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

正德中楊文襄書言今日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
不在輪機在寬簡不在煩苛

王憲副問去官歸隱居三十外足跡不入城府言子厚曰訓教以道德者
吾得而師之授教以文章者吾敬而格之點教以清言者吾洗耳聽之

朱載以詩言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播及

時事者吾服聞之播及公府事者隨凡不應晚之公行既為海內士大
夫多歸其筆墨寶藏之美段也門人私謚為文靜先生

唐敬之實會題書云諸聖賢言須指出忠邪義胆度今古去棄煉就鐵
骨剛腸難以欺武亦尚地故死

卿有父子相訴者王陽明語之曰我嘗言命是天下大不孝子聲譽是世
間極惡之父聽者得然公曰卿自以為不孝所以能孝者唯自以為

慈所以不慈詞未終父子淚俱俱去
魏氏政陽明弟子也嘗曰聖門難曉難明惟得一得之義專則清精專則

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為
廬山老儒杜了翁致勸促陽明講學了翁曰吾子言忠信行可敬六字求

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為乎講哉
吳國之曰達諸者甚忙達諸者甚閒忙者不能達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

忙者之心
鄭公期稱曰為人之追求之三近以化其實踐之三歲以制其情慾之三
著以存其心純之三畏以復其性履之九谷以修其身復之九思以窮

其理占之九卦以遊其德攝之九喻以大其業又曰學道之人但當記
過而不言功責了凡格言未免墮落名利

王華問免封書諸子弟曰吾家世清白習于澆世清實勿泥于利世禍
請勿墮于嫌

周以方子義書曰大丈夫乃以一第事耶爾日所噬噬者子身心有

錄覽錄否 去歲乙丑

王猛臨終時謂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長

平湘推公積萬貫幾頃不愧應滿言曰士當揚然自警于獨獨之地而較

然直行于紀難之時小心謹畏于人所不知之處而大力自持于眾目

昭彰之日 張乙未

夏維洲曰朝廷設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要言取其德直不當取

其德通當取其有廟而陸瑒之為不當取其有簿書蓋來之能

欽方公稱志而端方言曰善陽德也而為善宜除此人身上真水也都覺

望曰東世澤俗得一二向善之人如癸辰中一星火 己卯上真水宜

消其源人身上星火宜初其源

徐寶摩曰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應至變更有司但肯言官

不肯做官所以是為一切苟且 又曰乘勢作威者如夫人裝冕服以

嚇小兒背地則放下國事端處者如妓女富足之不肖舉動回家則跪

各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

出路然後可生于是意

陳公以勤不善誦學曰儒者于學譬如食食為耳獨行不愧影獨夜不愧

食猶居不愧座滿安寧多言事耳

陳武仲問同知府院座右曰士大夫難以居卿之心居官必無寬民能

以居官之心居卿必無權托

楊伯謙說書云吾未嘗聞人之所為為者自為未嘗聞人之所言言者自

言有謂其忠厚者通公曰忠厚道有過者不及耳

徐文貞孫元春舉進士公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患無患之月可以遠

禍

文貞嘗與家繼學而時習之句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聚考荒政如

有兵事即就兵時聚考兵制如有大禮大政事事皆然此真所謂時習

也

貴州朱公鴻謀歸隱于富豐云泓水聯帆隨天下言不讓天下之事應註

擊蓬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民

楊升華言曰資性不足持日新德業當自心中來

張洞初知金堂四歲云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

崇徐棣訓耕讀積德此造福也廣曰宅地如積年作一粥功名此求

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富為

此生市名致詩書而氣節謹嚴慎謀取與此惜名也親侍侍選津者於

端激習操縱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為

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備財濟尔壹廣未修故荒儉約義舉此用財也

廣言此教教費者軍會聚費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益傷財者滿而

壯 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若惜飲濃思慮或危危

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管嚴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蓄

而大惜身者難而知

張子陸云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近應世務處乎應事不滿意應事遠

無碍時却又思量讀書本行如此方無礙

朱惟明齊聯云得意事多應念我深愛我洗心忘切實凡事不如人
願其玉璽云道理天地間長太休宜還潮人最深

星五前曰云一時快意可略也前算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論可畏也一
時私情可略也天下播視之嚴史氏既載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樂極富
極貴可略也每日先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後者
未必可過可畏也

張洪陽位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于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疑之于我何
然觀大地空何處着熱風波湧清虛舟自開 又曰處事之道貴知推
然然後能體物我之情理世之道貴通推通然後能會時變之宜出世

之道貴微惟微然後能起情識之界

自樂篇有云今日事是現在明日事是未來昨日事是過去過去事即同
夢幻未來事言山未卜現在事正當料理今人于應事者留而不化
應無心者妄想非分應料理者顧不如如意使過歲月為可惜也

此可為處境逆之法予嘗得之以處境逆矣
此可為處境逆之法予嘗得之以處境逆矣

湯廣地門聯云見在之福如燈燈留于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如漆
油過于子孫者不可不惜

布衣沈崇雅記誦教言自廣人呼為沈淡晚笑問今居位享福者多無學
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蓋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

顧文傳云教羊子鉅象于牢非愛之也須其肥而食之也無因之獲其
欲羊象象與達蛇而奔逸虎而伏非藏之也知其毒而避過之也不惜
之體其時蛇虎象與

正少湖眼目嘗云學者不可據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益為弊益大者
適至公室大權不見道則有是非有疑致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
不可為派千機不離于一又何是非致致哉

任應龍環曰元海潤天空之靈養先覺提樂之心始可言士

萬士才士和舉進士父古舞公遺書云爾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切嫌藏世軍書曰著云端人之事勿為害人之心勿存有利乎國之事雖
死不避

管公堂之曰士必有避世下見知而下悔之恨居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
一不義錢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力量而後可以立身

梅公之陳云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附君子者未必君子
附君子者未必君子附君子者未必君子附君子者未必君子

管公堂歌曰倒挂胸中無點墨不識字人宜然若讀書人亦然真是黃金
窟中一片寒骨蓋溫雲中止一錢不得時人宜宜雖有位人亦然雖是

白五堂裏一片冰心
白五堂裏一片冰心

孫家軍不揚在位日諸進士請選往受教公曰做官無大難事止莫作怪
位家軍嘗語楊大泓曰做人須看得人重做官須看官輕輕其所重必
決道義之防重其所輕必臨食而之微大泓曰為一己輕富貴當得

已經為國家持法紀當得官重

唐公文獻公制有云學問所以磨礪氣質禮法所以簡束身心良朋益友

以為善處故都忌少同于既事乃居內茂

董文光碑曰天下惟道德不可數世間獨真實難長存而茂

高公從禮銘其度曰恕能善地懷能助處處事敬事完神敬信而茂

陶周望堂銘究心性之學於提示弟曰而時迷照視一科第為究竟地正

如海師章起更有謂是洲岸耳聰明人宜早悟勿墮大海而再覓舟楫

也

張初于年六十七有舉克色李本寧問何以能爾笑曰我有舉克心故有

舉克色我無舉克德故有舉克心

李九我延機入閣人教以退言公曰天下事平做去天下路慢慢行去

要急却緩要舒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論言曰初事論人曰躬行

論大臣曰坦當論相道曰廣大公物未明應曰行所無事論司人曰

中材最多惟恕以用之

公攝南工部時有人言公翰林官何至親俗事公曰俗人無俗事天

下關事何嘗俗耶

陳月晦語于亦不立嗣曰釋迦不以羅喉傳仲尼不以伯夷顯朱子并諸

說實要他何為

伍家巷曰士君子處世應深廣薄之心頃刻不可忘如飲飲水之字是未

不可論又曰與十利不如除一害用百賢不如去一奸算千巧不如

守一拙諸方要不如行一言積德累行固君子也即一念合理亦得

為君子遠非長惡固小人也即一念悖理不免為小人故君子之路當

寬小人之路甚窄屠家千言萬語教訓子孫不如一念之善遺子孫

無窮之福屠家三令五申曉諭士庶不如一事之利貽士庶無方之益

潘子華曰君子之好生也為其可以修善也有一日之生則增一日之善

死則止矣小人之好生也為其可以規利也有一日之生則益一日之

利死則止矣然君子之修善也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

理眾未必與而君子不誨也小人之規利也產貨日益堂居積日益為

眾莫不羨而君子不羨也非獨不羨蓋亦憫之恥之

又曰見人舉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堂顯則後其致福之

由特為勸諭見人苦難則原其所遭之不辛隨力扶助斯君子長者之

道厚之至也

屠家脚曰坐落而不明心恥貴顯立工認為祖庚子屠屠家理而不見性

增故紙作生涯達磨所以面壁一若曰貴富富由我力則造化為之

無權若毀譽唾棄隨人脚跟則諸夫愈以得志味解明眼敬免弊端

偏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影于燈下何況槐柳之功名市門之金

帛乎

陸平泉謂陳眉公曰古人言天地如逆旅此身亦小逆旅也逆旅是主人

我輩是借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此謂大限已盡眉公曰雖然

若借居人平日要分守法不得藉于居主人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幾

年亦有此理此聖賢修德履命之說也

呂祖簡曰男兒有八景泰山壽岳之身海潤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
照月耀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
之骨

顧理陽先生曰吾子病中得兩神應方保惟諸卦病產州陽明謂之曰病
物亦靈格當快活便是工夫此如齋戒以蘇秦陳仲韓曰天下惟聖賢
為難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此如困求以參玄服之十餘
年大有奇功

王佐之曰國觀後防而悟人心道心之旨從從中行則足以致至若橫
潰口出則水火受毒矣此如惟機惟危者同一心滋求收束者同一水

袁中郎曰免強他人耳回金瓶也手足自體傷而已

朱麗塘曰古今唯難之君止知一箇字字不知一箇字古今相止知一箇字
字不知一箇字古今備則之人止知一箇字字不知一箇字字能保其不危不
退不撤也委

吳道南曰士君子居家不得時得好人與語亦要日會幾個古人方為不
負飲食

屠龍真曰人當想病時則慮心漸減當想死時則道心自生

然則達池大師何以不貴前知師曰譬如兩人觀梵見祀一人不曾理見
一人見而預道之事竟同觀梵何貴前知

黃石齊曰器識者生人之端重先陰者造化之神髓

錢彥林曰天下無真儒而樺門有真儒天下無真禪而儒門有真禪

如京山原曰拙聞是問四者曰用心境上工夫幾微之辨而已上知德性
用事關靈忙忙靈間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則放浪靈則煩惱 又曰大道一神而化放多參差不齊靈于此
必歸于彼譬如一端常數萬為衣必長短大小適合始稱人身方稱齊
靈及不中用為事皆然 名利俱不可好然好名名後好利利有所不
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 惑令人邪惑令人入到虎都去貪數不遠
惑寡則心自清心清則能自和人到清和方是君子 猶惟貪色而性
難忍慾惟對妻孥子奴僕易變 良年朽結頑劣性也以為履命之本務
和多則生意多鳴急少則殺氣少陳君公所謂善神去殺機也

看公云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地亦自然少他不得

如此便是立命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為小人也若以
德行取士小人亦不得已而為君子矣 任事者當置利害之外建
言者當發利害之中 每事自反是一帖清涼散 天地一無所為

止以生為物為事人念念好生便無愧天地 富貴家宜勤地寬聰明
人宜勤地厚 持富貴人要有體持貧賤人要有德

高忠宣曰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中良一切求閒好靜亦
虛當面躍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
便可做二六時中功課也

童大力世純曰富貴非惑也常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常以便善人富底人

不當爲人所爲人所爲能自立亦事人耳底人者尚餘事在人其
相去遠矣

文用臨德翼曰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履人也

王于一猷定曰三十年讀書字樣極二字

卓庄集賢之曰學道如逆浪之條進寸退尺先陰如順風之帆瞬息万里

友心易大論曰丈夫遇機門須脚硬在機頭口硬入吏局須手硬後唐

受之惡類心硬漢淵之淵頭耳硬

陳子父士母曰讀書服從無如實朝到處無利心欲檢如惜福人欲開恩

堅必捨入口

俞居易庵論云謀人一步高人一步

陳陽龍龍正曰讀書人書原未求時性爲痛害已後前道後後醫方又

說得現成或古人非指病我譬如應證律令我自記修古人又不在

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是動子是愧汗歡喜一時并是不覺揮回增

美矣故不服善者尤在讀書

陳石丈山中讀書時是草榻數抄暗時是膝上雙雙枕出一篇大文章

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

趙夢白南星曰知天地鬼神頂刺不離自然當存底果如祖父子學母

相關自然處極有奇 兢兢業業當如養病之時可以知病兢兢業業

當如省過之時可以靠過

高忠憲云人心戰戰兢兢故地地薄薄以心中無事也祇恐臨深履薄時

心中退著得一事否

金伯玉強云無事居過三百八十四支未聞有還山者乾乾不已惟遊德

修業爲然 省官者笑省署札省交游省忘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

讀書耳

馬東修世奇云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文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

文夫處世上壽不過百年陰老稚之日見于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

十年可使其人重千泰山可使經于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得又岸本界云福和子參禪學道不可如新婦子以新婦子得見人使

羞也然律身不可不如新婦子若不如新婦子則奴顏婢色無厭無恥

喪盡平生矣

趙孟靜云平居惟有讀書可長內智問人可長外智

周理然文增曰失志之士得秋冬氣多者其人必壯子身無失得志之士

得香臭氣多者其人必壯子物有漸

陳士業云涉世愛用在一恕字讀書愛用在一刻字

介丘和尚云服食起居吾人自有分限然料惟有富貴人愛用了淡海不

得熱鬧了冷落不得不得則謂之失得失之念當轉脚次故每學道不

能懸崖撒手也

正湘客若之曰誦手手千眼何若讀十手十目

方孟旋云我輩胸懷皆起正于世界不討便宜處則有能益

昔人曰使今之爲長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神府順父母則雖大官

曾夢不遠是吳子亦曰以其體貼瘦極瘦之心腸細而百挫則難棄
黃呂柱不遠是矣

豫約人云冬實最難實為學堂如是寒宜冬最宜夏為人當如是

趙鼎嘗曰獨立于万物之上乃為有志難居于万人之下乃為有養

文之起震孟嘗謂陳明卿曰國治之道察于事則察衆而會知研于理則

會研而會蓋知則煩而精則簡用則用神之別也

范仲聞文光云人情如絲木一層薄一層世味如華淡一次淡一次元氣

如治銀一回低一回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如何他人盡快我竟要在虛心以從善范

陽陽為之辨語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竟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

以求自欺

祁李超職性云久有方外之志今乃得遂念吾之所不能捨者祁李超也

今已懸像陳設為文自余而到之矣況身外之長物哉

輝伯聲云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表開端

華子潛嘗言曰吾有五不欺一不欺欺夫二不欺欺君三不欺欺親四不

欺欺友五不欺欺百姓 嘉靖丙戌無錫人

章文懿公嘗曰學者當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

境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境會小不至狂妄矣

薛長齋應登亦言生平得乃三是一口實二曰病三曰志願貧故知節用

病故知保身志願故知處世

吳大司馬先曰讀書貴養神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雖文為卷不然難讀書

進虛不損用也子居客上時曉城頭告微言於然神吏還巢門外子方

閉戶就睡意能後也按案則掃應機而當而心不煩處吾神暇也

古儀勝與去華言云張者眼前那一事可憂也平生至寶惜者莫如此身

保護之神養之病則養藥之然復日由而日微吾不願其衰頹如此而

果孤思負良日就衰頹分明管他不下乃知此身亦非己物虛屬我管

如此一聞便覺滿口

世難語詩云暮苦清者兒孫始知期收功于轉圓匪希聲于
寒慚乃若士人讀制始有短履中檢中庵不惟不作奈何以一時之
謬誤害他人之生涯耶期內省以無疵非毛吹而疵索也纂修諸家

二十四

李至則與傅國史編料上意命孫去冠履只服土人衣中每旦暮出入禁
門門者詰之至則既不敵稱其職斷家旦稱史官而又無冠履乃自稱
為修史人李至則操佛音呼史如死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為蓋死
人李至則

永樂初雷選使使天竺取真僧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教人念唵嘛呢以
唵嘛人字信而誑之事特獲罪笑曰彼既有神通當過中閣語何待

譯者而後知且其所稱六字真言者乃佛罵你把你哄騙而見自稱元
卒為近寺誑也

文皇帝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得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
閣時周忱自陳年少有志選學得命督詩人日為燒箔

景公清少遊太學時同舍生有和書公眾不與因構約朋且即還及旦朱
索曰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怒于司成公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堂所

禁書即與生不能舉一詞引成叱生還公出以書還之曰以子珍
秘本甚特相戲耳

王安中蔡家實為性自稱皆山樵者與修永樂大典同列王簡討編戲之
曰君得無以會稽事曉來耶公笑曰吾山中著村才自無見焉無深

讀我

傅永樂大典時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嘗者王孟揚曰曹之欲攝
屠獲屠屠乃計工于茲補都料得不有誤耶 景泰中徐有貞治河無
歲功子忠當會笑謂同官曰徐先生玉璽區耳奈何令脫土壘也

夏惠清永樂中蘇松治水與某給事同令同宿天寧寺中一日給事早如
廁行甚急公殿之曰披衣觀履而行給事給事某應聲云非甲斐兵而
走尚書尚書

周文憲在兵中好游費利每至佛殿願拜致求人哀指之公笑曰即以年
齒論彼長吾二三十歲豈不值得一拜耶

有國子祭酒和詩以獨弓作弓獨太學生為詩嘲之曰獨弓雖以作弓獨
似此詩才欠缺雖若便是人為酒祭某事滿的自述則

正院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言玉音洪亮初楊珠望觀聽而暗奏之際無
多乞誤其人美髯而充酒有制士為詩嘲之曰清制聲無散靈章字有

說從遠道莫少前而口積多有使田則此詩者曰此必王少卿也
崑山有典史體甚肥一教百年甚少典史教數官曰二三十歲小先生應

聲曰四五百斤肥典史
景皇帝大廷錫宴優人作院本為時出游狀僕夫迎肩與揮之備馬不騎

易以騶騾亦不騎僕曰官人欲騎何物曰吾欲騎人僕曰當今五府六
部尚不得騎人汝何敢也上大笑

時詔舉賢良方正郎得樓八品官適滿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家

翰林尹鳳岐作詩嘲之曰五十餘年做秀才姓柳依舊布衣回回家早
去養兒子除了賢良方正朱

景帝欲時時通鑑綱目丁未張理等被召為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進食松
林下雖病而死其中書王事無病劉治中實老時人以生老病死苦澁
之一日丁未張與宋尚書密書于館中陳璘然為詩曰夢蘊丁公性太
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許毒手批書史故發信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
動解外郎無禮便傳播不知馬籍收筆曾為修書開數端

歲允高景泰時以御史言事謫古田典史往辭學院院長深惜之公從
容曰史字原在不遇快上一字耳何碍之有古田在可山中公賦詩
曰雞門如水情峭學祖視無多公亦清有酒可斟詩可咏也無官長妻

建迎使轉羅江亦在山中客度云才古宜居要地性猶只合對青山
餘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開書院都公曰院部不會安排足下
宜除要新日夕奔忙不使得送閒散之懷方是會安排也

嘉大年妙一日時至京有政議之者童大章曰何必識其人徒不過多一
耳少一目而已

陳汝同酒酣耳熱每好盡言在新林時特權書出知安陸同傳錢之或
倡酒令周二字分合以類相編終以詩句陳學士權云鼎字三個車全
斗字歲科車車車連上塞山石徑斜高學士權云品字三個口水面字
歲酒口口口勤居史畫一杯酒汝同云歲字三個直字出字歲點直直
直為佳而不三點

岳孝方正為翰林修撰其廟甚重之書曰好个岳正只是大膽無識我自
題其像云好个岳正只是大膽便今以後再散不散公性不能容人或
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可撐船耶公曰懶撐來可容衆一萬面一萬眼
後來如何容得

內閣陳文憲不勝平張謙張倫斯之誣曰蘇清其後水新劉公雖入
閣不惟不與張倫斯人昨新聞下入閣聞吏請祭車從禮與劉曰陳先生
不祭我也不祭相傳一笑

重慶子孫書云元世祖入中國令華人皆剃髮胡服書院太學見先聖及
四配十哲像皆書服令有司改之予路不平懸于上帝帝曰汝何不識
時勢自盤古以來上自帝王下及庶人皆稱我曰天今名教曰陽吉理

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且須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復舊
也

陳悅齋善性寬坦在詞林時夫人嘗歌之客至呼茶答曰奉茶公曰也罷
又呼茶茶答曰奉茶公曰也罷時因院為陳也罷及權南太常門生會
錢有無涕者李文正在席曰師弟重分韻不設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

曰君臣難除會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應晚例

董公顯地雖難安元寶法畫一清循生進言曰公尚有集筆未盡者公折
然問之曰下體有詩用以蔽形今為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有布
帛多矣公良久曰得無難乎行乎生曰公之禁今不便乎行者多矣皆
此類也公乃袖袖為禁

沈文卿實家實教授一夕寒不成寐穿窗穴其壁文卿知之曰云風寒月黑夜這這身勢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卷也遂將去教兒書蓋一笑而去

翰林素稱清實無薄言之機蓋有餘云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平朝後以失朝存反度李西涯贈之云更有進反并還度貴人身上不曾饒又一箇針至穿鼻豈不接甚不平故曰彼不知爾詩何言可只呼學士也仍前不接乃賦詩云翰林爾時被人輕如首濶洲學士名依舊所司全不理由來知要不知清

陳提齊不事修飾遠近自喜官四品夫人驚得金獅雖記不知為武臣服也公亦不察衣袍尚像李西涯見之題曰飽其餐則齊視其衣則非若

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達其易易其衣而呼原舞官人則誤其冠帶于臂見同列者皆俯視嘆曰我何偶無一人持其襟而正之曰公自有臂但無臂接眼耳

潘汝浪善清楷遊遍一客自稱陸伯陽潘曰齊景公有馬千知民無得而稱六百羊值幾何

陸氏齊遠方西涯所為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千馬為又入職方也式齊答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西涯當國二編修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內翰林九年考滿權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策姑執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與為公大笑奏補官坊

西涯子兆先文名甚高然癖使無度公一日過其館中書几上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香雖孝才才子兆先拜見之禮曰今日暮而明日狂

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成云是為安父子事

劉洗馬定之朝過王司馬律王戲之曰香太僕馬多洗馬聞一一洗之公曰何止太僕指司馬不潔我皆當洗之耳

戚學士爾美贊院中呼為戚翁一日與司成陳鑑會飲後查陳戲曰戚翁投海盡其妻也假意也戚應聲曰陳鑑首臣鑒甚譽與急鑒與

南京國子監日有臨焉周於酒洪漢急之令監生能捕者給銀三日人目為鴟鵂公其後劉祭酒後好貪婪則客名曰駱洲子以為對

宣宗時阿及善帳若其無祖提頗有方湖之風時汪直月事勢熾中外且

作餅人鮑通一人呼曰某官至鮑如故又曰某至鮑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鮑者鮑良然鮑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當今

只知有汪太監耳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道漸衰王趙陳鑑皆立堂也且作直持而奔趨跟而行曰吾時兵惟仗此兩鐵耳或問有名字舉

左手曰王趙右舉曰陳鑑二人以次坐滿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後兵治松第且作儒生誦詩曰為吟曰六千兵散幾散聲一人曰八千兵

散爭之不已餘曰爾不知耶二十在保國公家蓋房上遺使之保國乃撤工上末年列政頗嚴且作六部差遣狀令精擇之一人名公論主

者曰公論如今難行一人名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堂主者首肯曰胡堂如今儘去得上機而己

一給事中建言置軍國事內稱京旗士人多好者馬尾視福因此營操
官馬被人偷換駿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 又一給事為言賊社
搜事現今北虜賊聚社搜尾甚急招人餉粟以救社機一時騰笑當時
考選科道但看人物不察文行以此等則之言路辱罵甚矣時語云選
科全不在文章正要請簡與胖夫吏有一根堪笑處查實得硬解督
辦御醫善醫人間生亦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給之問故曰不語
可治疾也

崑山徐生善寫竹畫游京師一吏科請寫竹于壁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
載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
者語云鳥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蓋推過日可也眾為哄

堂

而運善識庶吉士進見公謂諸生欲為一對云庭前花始發求怪其易
應之公曰想不如問下李先生 言欲會取有士酒飲行起辭謝公曰
且止有場中題願者之東面而征而長怒南面而征北怒怒爾未解公
笑曰無他只是待焉耳

有富氏進賀伊二公飲伊貴人也民福奉之而不讓伊字呼曰尹大人了
不顧賀賀不堪糾臣能呼民曰賀且與我飲一杯不要惜若無人
景事時有上言竊盜者數則不足慰父自今有犯宜立牌標于門扁曰竊
盜之家庶幾有儆

又順問歸衣門達得上寵廷廷其門客也有和印云歸衣西席復有甘

當為江洗馬之婦任松陵縣丞有和印云歸衣東床時傳為的對

歲化周一部史述官順道物情事云近京地方行使事辦賑恤相繼賑恤
快乃強強性錢乃小今益一處賑物恤不便乞要分別既正各自行
便 嘉靖中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各處茶館店所造者車
輪解大小不一大者省工而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工乞要劃定式工

料之間務在減節庶幾風俗醇厚云云所司亦為之震畏 王守初入陳
垣則有吏白請行令各省直少印黃應各圖止給里長一本而國氏就
觀以省國用其御史訪其意請少印青由每圖止給里長一張而國氏

並列以節冗費都人為之語曰黃應給事青由御史 胡汝寧見京師
食鹽太多上疏乞禁世目為救時給事中時鄭傑傳繼一均突入朝中

錄張科之世目為參劾御史以手稿賜陳讓古今不悉無人

正尚書復怨京吏并罵曰此輩皆狗西所生一千戶索曰宋景之母乃太

宗皇帝永寧公主復大漸海

陳白沙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蘇秦張儀 有熟用木書展叩父窺

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噴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叱曰吾人安親阿

周問為時以獻書展期周木問安確對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閣下曰為世保豐永身管見上嘉之史管

見曰策有文違富卿云獻萬世保豐永身管見天子既為策字為高郵學

正夏有文

湖州吳主事某家饒求西漢為文奇異父西漢部之不許乃求其國今

門客作詩與之異持贈人曰英國當創第一人為我作詩何必李樂士
徒寵官歸以父年老而好騎驢乃購一毒具一驢抵家值父初度聞其
子至甚喜客問何以為壽曰壽第一則驢一頭索皆失色父亦慚懷歎

日

羅汝為馬歸同在館閣嚴冬時履不敷暖耳馬不穿絨履時人戲之曰羅
耳馬足

咸化開錢唐多以傳奉得官一日內宴錢鼓司扮一老人收禮者解戶朱
溫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號之為老人曰便須索了船號免得托運
朝廷糧米也上為審察賊院之即罷傳奉

韓居思與毛法賢同行取回入吏部而歸以清毛以貪任人耳目時謠云

韓子清康毛子貪一時行取一服官早知善惡都無果何不當初只棄

錢

南都考察利都陸一節中時陳留劉公忠為太宰人問何以臨之公指曰
王顧左右而言他時王考功當顧驗封瑞為公所信任故云

汪直權權每差出所應即縣令長官嚴行稽察即開曰爾頭上紗帽扣
家的至海亦以此言責今令徐答曰某紗帽用白銀三錢在帳近胡同
買的直大笑不獲計

劉通改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為法司知旨云法司知道
則兩衙門俱承旨若止云刑部則刑部承旨止云都察院則都察院承
旨至音微概不免混應則具本起罪時白司寇尋奏次不差兩間都院

陸履差西涯與同年同曰年兄今早何以又是開日一時說不真西
涯曰由公止一耳何以聽真年兄而耳何聽不真豈得然而西涯笑曰刑
部字止一耳都院非尚耳而何一應報然

王素作詩為諸老所賞儲公耀振之日地以溫華陵公深載日本是王素
王忠肅卿惜一大臣行見一異株既去復回顧忠肅曰此婦甚有力何以
知之曰不然公之類如何才得辭去

翰林惟一甲即除授度言士必五年方授職然職清而止謂王素仙好
事者因謂一甲為天生仙餘為平路行仙

郭公瑛與一鄉老滿山見荒地數頃土人口欲送人召種郭老曰即當數
奉及賊器令若干人未望此地數年可富矣郭曰運須我生幾百斤問

何月曰請公不死耳

望永齡之母曰語傳不報聲於呼之母應又呼不已母怒曰無事何頻
呼也齡曰每呼母三四便不悅母曰呼佛千萬聲佛得無怒否母為少
止

王西樵警過李空同于京口空同傲不為禮西樵分賦得老人燈應聲而
成曰彩霞燈神不堪描還自心頻大未消自合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
開元宵

西樵延徐文靖游徐尚書境飲酒賦文靖連飲三尼次至壇墀曰真香才
酒也西涯問文靖何不早言公笑曰真香中而飲味三斗況而盡耶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廉時僕者獲一虎何敢者從而捕之以為治訪

士人會所作口號云虎相公聽我教相公此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
仁政虎自變雙北渡河

吳從峨江為刑曹差還復命洪福揚之曰方選選政聲昔要洪大起月不
得省工至日江果努力為聲而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西孝堂為之解
頰同僚楊茂仁作一聯云高呼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四萬
衆居王

江西蕭子瞻有虛名弘治中應懷村抱負之詔赴京謝王五原亦以禮遇
之援例辭辦事官為司冠員印前照京師人戲曰蕭先生村裡未育
所識其抱負則有之矣

正德中毛東塘足按河南達華聚智視學政會飲華聚命承差酌酒勸飲
毛公曰不若差在平邊應聲曰劉使使之也

焦芳面黑而長當濟李西涯示居善相者我後日如何李與視笑曰左邊
似馬尚書右邊似盧侍郎必至此地位

三山郭唐有遠才當為州長書門聯云若有春風茶門無暮夜金州長大
喜以誼誼勉為吏口占曰生員陸羅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嫌嫌員
侍郎一級只是縣中浴兩翅

陳秋碧善音律一主此與同席意雅之乃作令云單日為日兩日為唱
加口字是好唱也秋碧應聲曰單大為大兩大為大倍加水字是好送
也

一山人見弓者墮而乞錢乃其鄰也呼而責以無恥可者怒曰今官人不

堂廉大門門戶科苑金銀銅則是非變亂法度社心何在山人不發
為數首改鑲換尾詩奔走乞食于臺門和心何在之語廉頗有恥心
大笑而去

新安程公信為南大司馬守備內臣獲宴等公已中堂而公位其下公心
不平乃戲為一絕曰主人首席客居陪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同心來
守備定應座上敬交林內臣見之乃分省主

六科及監司體極崇重凡外僚入見六科制應送至門雖有辦官唱云門
上有見餘司例或門上攝辦官無傳呼不許說話一人進戲謂相和曰
誤矣科道竟無定白應唱不許說話吏部多院道應唱門上者耳

汪伯玉為楚東劉善餘林實出提學四川過楚三司會飲于黃鶴樓伯玉
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考考等京官
錯愕甚亦唯唯復數日會與伯玉大言如初善笑應曰語間蜀中秀才
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臨考跑過耳眾為開然

王陽明平逆還歸父海日公喜甚問其子曰汝不知我陽明曰然兒子
未作狀元曰非也我有汝為兒汝不如我

守備太監某使書詩初然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鴻儒不往次以為言
某曰彼笑爾他往來無他

沈石田周有化須監序云益困題鳴玉兒然無須姚存道為之告勸于周
宗道于其子思之問分取十幾補諸不足諸沈藏而作歌以勸之強曰
伏以天關有判地角不毛須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違非

妄意以千乃因人而舉座樂著舍施之迹崔潯傳神樓之方惟小子十

望之數分其先生一毛之不拔惟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

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難離陳城而梅我當情摯摯地以拜居

祀曉生數端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使看相飽之合未容體拂于染其

直敬易然于索幻戲其荷其珍之重之文雖清猶亦自可喜

有云草堂百篇歌乃名筆所作揚州修職日更得杜子美詩學大底孔

子作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聖賢為吾輩二子汝輩汝來同登時語曰一聖當道聖賢耳

凌某解嚴介漢為父人稱為嚴子陵後有結紳王姓者抱他人子為孫人

呼為王孫曹

龍大罪官至郎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罪命之曰爾平日好居今居官

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堂丞執

分宜延日請翰林編修事獻其面時宜於滿堂陸平泉前近處于後徐曰

不要排除了陶淵明

嚴氏方歲時賸賸大行有舊物以宋潘集穴其中幼全以遊其戲之曰

宋景濂乃為公通財耶于時都下傳為笑柄

王世貞獨分宜其子世蕃富家四家居傷風不能出也王曰嘗居相位忘

說出傷風化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番陪奉自勝玉揚無量顯問其政張太守任堂笑

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園子監錢銀倒不利其故務曰金器酒銀司堂陸公深為司堂惱疾殊

其實空虛通送供堂竟銀至色如黑銅笑曰正可謂之銅司堂矣

武林都虞知延子郎素產權補親友在任遊者皆索之既抵任補親少而

四時多蜀乃謂諸親友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金華一詩人游食四方于謁朱東和即云美山頂一片白雲商賈之曰

此片雲每日展到府堂上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惟積錢多清士常都之會有持戲宗題跋十八

學士奉求售者索價千金弟和數與之置酒宰兄及諸清士酒半出示

兄覽數曰今日方興平時却俗拉平

李于麟送楚藩者有句云江漢日為天子氣樓臺收入大正風一灰曰

此是賀陳友誼登極詩也

吏部尚書徐都世廟時創為製戲之法起于穆王周時改名曰武都一山

人為詩云某卿無計定銓衡結竹松來知有寄若使要伴同歸到依然

好缺作人情又有云吏部祇今成例都徐司但今晚籤訂明狀奉官都

不管編判謝林曉成和

海公瑞撫南直立意粗豪強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云吾欲人知而

吾為勢吞血產事極惡傷其叔舞兄弟二人傳父故竹居唐氏聲勢所

無非由境環繞惡來告發惡又購求要臣骨仲得兄今年月日跪出惡

兄如下惡捉某籍某孤竹水牢日夜痛如地烙烙刑連狀首陽城四三

百餘故有與無交案供虎見証嚴武王至某而跪叩馬為羞辱何況逆

區雖微，微知上海公見狀，頗為少解。

華東書院當從陽明游，好講學，朝夕多附和之。其學蓋其家也。凡行部，雖明倫堂自講良知之學，今諸生聽聽，頗守曰：此陽明先生獨見，千古未嘗之知。有一生前曰：生小時讀孟子止道，良知是孟子說的。今蒙宗師指教，是陽明獨見，乃知孟子大賢亦當同動，變也。學使為之驚，議又之一病，值最著諸生，竟烈口中而學，使判判不休，諸生不勝，然則然，再起曰：今日宗師教諸生，手授強盜，手授各趨出，獨一生跪如故，學得宗師是夫人所傳，言天話也。學蓋怒此之出口，也是那一夥人，直長史福微，喜諸君子來生見兩人相對，故說今古一人，謂司馬子長子。

古遠才漢武乃置之廣州，亦大可憐。一人應曰：江寧之報，故應有長史，謂然曰：司馬溫公亦顯，竟死其人，不悟執掌，則徒自若。

趙司寇乃貴族，湖同年每報，滿言年晚生居公應，故曰趙老真神童也。人問其故，曰：無湖二十中，狀元年最少，今集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夏學正病有傳，以方楚漢頭巾作服，酒服之，具手執服，少頃，煩燥而死。南太軍張公親其同會也，志其義而銘之，曰：少學千聲宮院，官子學宮，今也卒于學宮，嗚呼夏公，主事攝之為，改數字曰：少學于頭巾，既官于頭巾，今年于頭巾，嗚呼夏君。

縣小溪間，府吳中，國浙江兵燹，今設署，後使門以避寇。朱繼緒則係存，今置城中，衙門以禦寇。崇禎時，一省中坐門，論長，雖云繁，收匙，論說。

與家人為一有事不可輕易開門

嚴元瑞性多拘忌，嘗指王守善言，謂視疾日晨，坐燈燭而不見，蓋自得疾時，乃見客也。及出必由所地，旋而後行，曰：迎善神也。前生今限方一童，予以黃錢，遊視之，大怒，投地，字泰，取視有硃光人物，三顧草廬，固專不知所忌何事。

朱大獲好仙學，佛羅宮里，居修真，煉形以為飛昇可冀，累數十重，梯而上，及手誦足如鳥，學飛以求冲舉，墮地幾死。

張原翼刻文選，纂註一士，久曰：文選何故有詩？此梁昭明所選，于僕何與？曰：昭明安在？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即不死，亦難究問何故。曰：他讀的書多。

高中典為嚴介溪門生，好談一日，候嚴過，其鄉人相隨，立見嚴自內外皆張拱，以前為口，歸詩中而語略似今日，問何詩？曰：大雅品，然來小雅，驚而待嚴為大笑。

唐荆川語王遵若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可笑者，唐沽細人夜食，猶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違官公稱有名，曰死後必有一部詩文。

一大將乞東歸，林文壽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復史，始甚德之，既而久不得，文吏不勝，瑞其妻本官云：家妻頗某翰林文字，為渠展轉，文廷已及半，戲顯是本官不能作文，虛詞推脫，聞者大笑。

蔡麓山督學楚中行，部張士見一先生，小舟讀書，呼至舍，為對曰：朱明求。

我生未嘗公曰何不封爵侯將

地開時此自語曰善如貴者今限滿須歸焉 齊王孫玉齊性清高

作打油詩解此語家人曰多置幾竿子孫中吾平生無他遠望口實不

少為一見國難天子放行後古不容分親當為謝狀耳

即進士某有難當在都陽適盛盛既有其資欲殺之以除患方舉刀解

曰不可人皆呼我為都陽若去其頭不免其罪即盛不覺大笑擲刀

王太倉與中吳門大同吳門通連太倉恐若人問其處安在朱平禮曰

不見羅漢堂中有坦腹吟口者有機有欲淡者各有相法各有趣而不

得論異同也

曹楊潮官時即其兄奉常公案以長少易位劉陸通連之曰曹秀才以某

易牛答云越中曹德虎為馬

洪宗謙海盜府王族以國曰台記嘉有一日選客治具宮臣羅陳公術故

諱之曰已善為吏而以小盜物事辭武曰吾不見其善處兄嘉有耶

王漢陳林居好為詞曲有客曰太王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

經世文章王答曰蓋不聞其次故也耶

江陵當國鈐東官官有為海者曰科道缺通司請于相居相居曰科道

官最難得人即如孔門四科十哲未滿人人可用通司曰德行如顏淵

何如曰曰也于吾言無所不說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曰子夏入

見聖道而說出見給事唐虞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曰求也

非不說不可用也子路何如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是可用也通司唯

唯而道

掛石嶺中會元鎮方山為懸巖曰石嶺不過是伴數個爾若無我硬觀

梓梁不住石嶺曰公之硬觀爾若無我數個爾連我成甚樣

東城亂無任氏墓銘嘉靖末年出乎地中黃州守因編者眾恐損其石

收入庫內一老儒曰此片石一生行的是家屏連

無義朴與輪選改兵部左選連判往蘇江陵江陵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

痒相圖此後位途宜著意然曰老師恐未見痛江陵問故曰王叔和脉

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大笑

王荆石性瀟灑不經接引王鳳洲性坦易多所容切曹子念曰內閣是當

清書海天孫司范是大場大恩著履

俞仲平序久游始歸姚兄初獲書過訪曰一春無雁無消息仲平答曰又

手忙好禮歡迎

袁孝休書卜吳市時劉子載自負文名英人推服之無敢與休者休每持

其紙膠以為如笑子載怒新之即射膠而答之間口若戰戰復笑劉侍御

文即畢休仰面對曰民寧更受答終不能改口當古要決劉侍御也

有年衣在沈蛟門座錢給事華嚴之口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

山外之人布衣應舉曰昔之給事給事門事今之給事給事門事談者

味之

沈蛟門與子報時初在館時沈獻子曰有人問文姓作如何書子答以作

如是當其人笑曰原來卿是國的初不知為長的手書沈沈連一筆師

一日沈生子子過訪因曰烟居到竟一館辦沈問而所竟云何予曰其人不能字曰陳孝庭何星是子曰沈憲庭姓乃諸作沈憲庭姓沈持履大笑

童中郎令吳江遊之今長洲興一二地令夜集令門平歌以備酒管相視莫肯出聲一令想欲故已所侍者于是而聲競發滿堂大笑謂故善復曲中郎曰從來唱曲要打板

首陳某雖善却大司馬給以冠帶而人素文稱其孝云母病嘗割股有客笑曰公善醫猶須到服若我輩當無完膚矣

咸大然為軍群廣文邑令往考云化而不取桃李鎮於已適與衡廣文志曰化而不散遂我桃水港勇十耶

津浦題從臨別隔山州州梅英涼園題柱云茅屋三間雲由我卧由我望長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南島今與郎已今不相能復會集南島為今日君子知而不同同而不和哉問何則去二字曰那小人說他怎的至即戶曰親往柳絮遮風舞桃花迎水流問何亦則二字曰那輕薄的管他怎的又一戶云相逢不飲空歸去桃花也笑人今日相聚不可動口

童大力世純書作童子留書幽深身逸然不善詩陳大士宣錄之曰此一節童子固集耳

陳居公每當春秋二分前親進平頭移花種之祀風露磨瑞沐客笑曰看道人命帶桃花公笑曰乃花帶瑞馬耳

松郡有富人曰不識字好藏古法書嘗問王右軍蘭亭叔語人曰此公哉并也而王書更為難得聞者持口及山陰王姓者好附會古名聞成問君去右軍幾世答曰我乃民屬也二事正相類

張三年一名玄玄赴蜀蜀王禮重之一日聞張初靖難急欲召有烟飯
不熟飯熟而無烟蓋隱語也寓居道衡巷指揮家臨去語其曰吾為此
三年無以報汝家梅明年開花當有異次年花開如神時始知為異人
今我歸滿洲之神仙也

三年與岐陽王父子善一日走到景隆語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奇禍
蘇公待我厚留置二事異時有急可投置頂笠晚間呼我去二載而
大限與被出千家幾絕飯言呼之前後因地皆生狀不數日而熱得不
死後有書而到是始知張來呼之不生矣

文皇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敕書真仙張三年先生足下朕久仰
真仙清思親承仙書遣使致香奉書通海名山度嶺真仙道德崇高
起予為有靈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非薄而至誠願見之
心夙夜不忘朕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拱候雲車駕臨然降
臨以副朕奉奉仰慕之懷奉書云此舉實北之以引有所為胡漢
行事有嘉初云

太祖定江南張正當來見云道陵四十二代孫也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
天皇有師以此為教庶清基矣朕稱真人授正二品授張印復到授六
品加印曰龍虎山正一主壇之印其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副教大真
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按成化中副教張
元吉山奉宣德殿覽四十餘命為真人所奏誠懇至京司冠陸公瑞等
奏張氏進道假以符籙等語玄家無補于國無益于民前代間有封號

朱判品級敕劉革去天師之號止收真人今予錄不肖庸碌重元吉
當凌遠處死妻子當渡雲霄或新仍望毀其府第革其勾當都日諸人
勿令印行符籙敕張新世傳言元吉以假真子免流仍擇族人唐靈隆
慶時郭公據其權檢部執職請開其端時新鄭當國持正不悅得目革
去真人名號予錄止量提為應初馮保受賄獲之

當熟唐應珍少為老氏學異衣冠走山澤間有所訪求當道符籙設法亦
涉獵史傳事母至孝母死哀泣踰常人謂太上忘情何為賢珍云仙道
有孝弟明正宜修此而可言通耶

永樂時蔡士弘敕當游京師遇異人于敬德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
乘月步都中時夜甚寒而遇年無問者心異之至東微遇二三客控
騎以待先生曰我攜師名步行至此能更得一騎乎頃又控一騎至
擁而乘之鳴使閉目躍至雲白間放如飛耳聞風聲聲寒不能禁言之
甚乃先生曰此去地四十里有望風過此得仙恨于極矣耳即令閉目
在一野寺前與張基家客非座世事問阿地曰此句容縣小某寺
也曉起赴一石子如金剛口中滿數行覆與諸客乘而歸隔四下安告
張曰先生告則贈一本授之以書言修運獲當再會珍重而去後微出

官衢州道經句容訪此寺則金剛口中石子猶存焉
顯進士名胡道安居吳之玄妙觀晚有所遇授以青紙太乙真文及新和
新召呼風雷靈時早守節之時已解官墮口顧揮筆詠詩簡所學
書隨之舍而大作時時得張氏以類

陳虎首名道修少不習聲譽，頗進士傳其法所獲鬼物指之行，聲如虎首。
故名靈龜。中早有巨靈，延之為壇，而祈雨不知，殷實所大謝，焚其唐書。
幽暗，龍見而大泣，人疑其龍，果從旱今，延之甚恭，期以三日，而果當。
足人有疾者，為靈龜治之，應時愈。嘗過神祠，眾方鼓舞，祝慶，遂見而。
嘻笑，向之稱而去，神下教言，其道已成，不敢較，也。嘗疑而疑，神實服。
奇說，而委其時，微見者，起敬，無所遊，復有見者。

曾大初不知何許人，修口稱，頗深目，多鬚，蓋布而嗜酒，口就市中飲，喻不。
微口，而時時噴目，海首有所待，神之或開門，外眾日，弟子事之久，身時。
不見其所為，以聞，中為則化之，適早，祈者百方不應，乃笑曰：「待我半學。」
因獨為與，朝旦當來，迎明而大泣，連日夜不止，人往視之，方大，新，而。

笑曰：「而足子人，始知其道，千餘陽，變化甚神，之妙，後尼，解紛，吾人之志。
然有物，果為則然，定化，它若有所待，者一日，語弟子曰：『吾不敢，如真。
道為人，著力，與善，吾事今，奉召，命不可以留，吾少時，內景，故有得，自，尔。
過仙，神授，以要道，惟無，存修之，後，乃有，戲，習法，不得，如而，解，那，捷，捷，吾。
恐，馳，馬，今，乃得，從，所，願，尔，但，精一，其心，齊，潔，奉，成，無，散，化，去，所，著，修，宜。
誠，為之，不，懈，上，真，靈，尔，自，當，有，所，爾，命，不，然，無，益，也。』

戶道頭者，不知所自，來毛髮，而容，色若，處子，舉止，甚，輕，壯，者，不，述，人，第。
庭，諸，神，無，所，言，蓋，飲食，之，亦，多，不，顧，士，來，無，嫌，不，知，所，食，自，云，生，于，家。
鄉，與，偶，自，遊行，于此，耳，時，有，其，甘，食，者，稍，聚，眾，雖，知，物，凡，衆，人，即，知，生。
早，不少，是，其，今，為，戶，希，第，則，然，其，洞，究，思，累，日，始，得，然，曰：『是，先，大，虛。』

一之數，也不難死，不難生，非仙何以有此，其生，數，學人，亦不知，何，從，得。
之。

王文淑，初在，南，與，戶，滿，戶，曰：『尔，大，聰明，第，若，所，說，靈，龜，我，所以，入。
過，者，危，苦，聖，耐，世，人，所，不，堪，也，尔，當，以，功，名，顯。』

洛陽，有，張，姓，者，族，長，生，引，靈，龜，神，明，助，視，戶，呼，為，乞，兒，戶，曰：『無，嘗，我，尔。
法，修，真，靈，龜，仙，則，耳，乃，張，目，論，三，教，渾，合，之，旨，十，百，言，皆，所，未，聞，乃。
知，其，遠，于，玄，學，既，而，悔，曰：『吾，猶，有，勝，心，與，尔，久，之，然，亦，黃，山，人，道，訪，值，尔。
然，世，間，早，子，曰：『尔，師，者，吾，徒，我，不，能，待，去，尔，戶，留，見，所，謂，曰：『是，知，我。
既，遠，過，也，無，何，道，理，恐，其，有，所，欺，詐，羅，而，茂，之，聞，石，至，茂，所，居，張，靈，龜，
中，將，一，鶴，飛，上，殿，昇，對，眾，高，揚，而，去。』

東，道，人，者，其，市，人，也，思，有，所，過，一，旦，達，其，妻，子，聚，其，靈，寶，之，處，急，要，之，備。
乃，浮，海，隨，所，之，後，靈，寶，中，累，月，不，起，亦，不，見，其，故，貧，人，始，其，之，中，概，不，應。
既，而，之，信，靈，山，中，言，事，多，驗，人，益，神，之，然，不，能，制，人，以，言，亡，何，化，去。
岳陽，樓，多，仙，跡，有，宣，家，大，作，齋，無，事，事，從，人，登，樓，油，井，見，衆，上，大，書，兩，行。
曰：『岸，當，長，狀，元，出，歲，靈，龜，滿，王，過，字，勢，飛，迅，真，仙，言，也，生，報，那，邑，歲，往。
觀，之，已，不，見，矣，岸，當，在，湖，鹿，湖，深，久，流，于，洪，波，至，天，廟，內，子，思，沙，泥，預。
漲，岸，當，遂，出，明，年，華，容，黎，尚，書，津，果，能，天，下，久，敬，年，思，有，神，鶴，作，景，誠。
頃，已，而，者，玉，府，定，圖，于，新，道，出，城，下，始，信，信，前，降，筆，也。』

蜀，有，師，道，人，年，七，十，餘，至，鹿，陽，館，周，家，墓，主，祀，初，言，夜，靈，寶，中，諸，少，年。
中，事，之，道，人，不，言，顯，指，色，授，諸，少，年，亦，無，心，解，每，視，人，病，今，張，日，之，金。

張曰：唯知可活，命予置飯其前。出袖中藏尺許飯，上插大慈咒已起。人摩病者曰：愈矣！如不可活，即去。聞此期出，指示曰：飯既熟，道人不敢謝。每晨自旦月始，每活一人，取尺許餅，神咒不復取。病家以飯飯道，人列碗，上不問多少，飯盡若復，如是更列碗，即不食飯。單慈道人顧喜而語，為進齋食，即不食飯。中藥，藥物單慈去，終不離慈道。善飲水，餅人觀其飲，即中餅，餅水注案上，無多少，飯盡，冬月水冰，冰開，澆洗有聲，頃之，為餅而赤汗如膏。有病，腫痛者，祈之，道人曰：此藥也。汝贈某氏，而姓其德，更得七餅，死此其常也。其人嘗伏叩，道人曰：今日逢我三日，解其果，晨卒之日，送凡三善堂。其工諸弟子，侍夜，屏風隱隱，起屋脊，俄聞甲士馬聲，諸弟子俱伏，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王士寧生元正甲辰，至歲化發，即百中矣。少長生，不受室，走蜀入宮山，見一老人，外深洞中，長三尺許，如小兒，因就其左右，老人不大食，坐側懸一囊，中雜穀飯，飯炊，即酌水飲，升升士寧，脫老人脫以囊，苦澀不能咽，乃捨山果食之，如是五年，老人授以道，令出山，在濟寧深巷中，居六十年，又脫坎壈，唯日食，食數枚，菜數少許，而已。人號道無不受，指王者，雖曰吾上世有族祖，士寧好道，家去不知所，前其是與知家事，符合同日，與往來，歲化中，刻命微之，楊文結過，濟通同，但曰靜室，寧歲耳，曰：我老無能，朝是通，聽召我，我未聞道，但習靜已尺，乃日與人接，大歡喜，事文結，從元本國，初事曰：一頁之外，百無所知。

趙顯院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始化中，海其幾十年矣。約能積靈，數十斤，飯至，升升飯水，亦二年，或四五日，不食，夜宿，此其門，接者王潘，臨觀之，坐不起，則其善笑，為死時，通海，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雷達通名太實，少為諸生，復為沙門，又素而學仙，歲化中，居太和山，微衣蓬頭，行若無風，人戲于山下，見之，舉頭失所在，復在萬慶雲霧中，相從萬仞，當時微服，一室為開，如故，身復在地，處不可測度，荆玉來見，問仙道，口予焉人也，何足以為仙，問其年，曰：早歲聞其，前日西州，生達康茂，廣東端戶，達康應姓，王乞道，所怒曰：吾非優，何所之，有王起，達人驚之，俱以內血置，微中，夜平，思不見，復不知所跡。

福州安翁以市船為業，一道人常來，於翁不責其直，久之，來曰：良意久不酬，能過我山中，乎翁許之，至一山，草莽甚深，翁主曰：翁一遊友，在逆多仙，野當過之，來去久不至，翁滿室中，蕭然，破室中，餘飯，升升屋梁上，懸編數，數屋上，畫一神翁，翁遂食，室中，飯，花道人歸，曰：道信不違，能留此數日，乎翁慰辭，請留，問其過人，曰：吾過飯物，當酬以贈，道處以紙，以手狀之，宛然如畫，因題其工，曰：為買米，平酒一尼，迎來相會，翁仙，幾盡夫有路，客人到，凡骨無離化，偶我，其道，烟霞，感，峰，峰好，將家，國，起希，長可，情，寂，寂，空，歸，去，休，而紅塵，說是，非，特以，歸中，達達，路，則去，福州，城，四日矣。

歲化中，玄妙，觀道士，張宗茂，習行五雷法，甚靈，每遇水旱，祈禱，立應，後移

病同唐忠誠劉德義履利東進士四舍見其不揚德使侍立進舍出
五起開戶上床坐化留一傷云六十四年四月其中國有缺今日歲
王太監三果十方蓮像

王而富帥少馬諸生好愛仙道多藏古書物目所未涉一見仙道其詳致
之皆是書諸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公也
獲金砂而下取茶中戶有書卷及公也及茶至則公與僧笑談方語書
與僧者十餘人各行一進比其十餘人歸會語所見皆公也登翠微留
學使而一日行却道中遙見口言一片起頭上立地而時令侯候下取
望觀雲落處施之得白石盤潭如玉更取以奉公公覺而食之公卒時
聖人有自京師歸者道逢車從鼓吹日而來視之公也呼使前曰朝廷

召我至歸語吾子其墓中有書數卷能讀之不能讀者焚勿留也聖
人歸問乃知公以是日死下如言觀告曰永無一守送喪之

朝邑劉公傳曰御史行兇州死若干年矣往來山西省旅人為其飲食
食之康康則所往雖無而富邦時為參議公其校防之數年並青瑤
祀一童子挾之由中門入時富使茶大福食畢張建皆在堂謝公起迎
公入與序與潤問家事無異平且且謝曰汝弟弟清不久于人世矣
梁問曰公能前知在堂者誰先建曰子先建矣梁曰公已死安得在口
我不死汝則死矣遂去已而梁將都憲張邦邦皆死

興化雷方旅臣以詩自喜其神仙昇舉之學習學問中忍其家人口
某日有明僧相訪當歸化矣及期僧猶且至出門迎之相與語并歸之

事獲論劉蒼臺不繼居三書夜辭去人不見也既而命其弟沐浴作
遺詩三首辭筆而逝

回餐新曰雷見一道士能為開義之術每晨夜禪臥任鼓盞唱有略不
如持其書者多然復聞氣吸其喉寧不可現起而行走飛騰竟然良
久乃放氣喉之其放音微不復能言人矣其有就其撰錄者亦不樂曰
此物害人疑之無謂也

王世昌題以遺物封藏寧仙後傳仙去跡跡多在太和山磨大山司農為
中丞日曾經初之又雅音羅文恭洪光陰姚王文成守仁開林兩書代
寧流為都督長壽不死有見之山中者

焦仙姑三原人母王福少一童自空下言奉大士命來作真信而姑王五

歲姑誦清淨經稍長疑尸修靜業至夜分有恍惚語焉時之曰大士
也母竊聽之不覺辨然大意主其修信為大士無疑有頃姑言姑夕靜
強之則晚致致死曰兒未度母耳豈作人家婦耶母亦既玄言過還陽
子傳太陰煉形法未竟聞姑言惜乃不復強固與母度見俱之姑者招
還陽子至則還陽已去之流復行開闢八閏月似漢之無足山謠還陽
今姑與母所居各有所懷姑所愛兄玄解必兄聞之不盡洩也洩亦
不盡晚留二月解歸不復飲食至晨陽有王學博者迎館之別翌日吾因
夢山子來姑言信姑兄狀姑必學博也亡何忽謂母曰兒旦夕化矣母
兄驚止之曰吾與若方求長生胡遽去笑曰日本無去來胡言修短虎生
息寂母哭且號姑瞋目曰兒方海極樂胡為藤為俗兒生十六日而化

嘉靖時李青霞居州人知失明也其父母妻之大江不死漢者收之為
人憐唐復獲華史習觀邑州生韓州在一士紳家說言者道人與神
論還丹青霞碑記隨之去十歲還鄉前神而在中若有所得捨後
開張臘為九龍水中藏大魚烹之鮮美殊常獲運有無疾而化葬山麓
後十餘年世宗親見青霞自陳籍貫與一人俱到陝西白河頭也因命
所司張榜覓之不可得又數年江西尹劉憲至看就廟社宿壇間道士
曰爾昔曾天賦乎道士覺何以知之尹曰吾來時青霞者居吾鄉
謂爾州其政鄉道士曾天賦侍者為徒每致意始知青霞已得道不死
也

劉大猷亦居人嘉隆之間浪跡三吳子持大猷餘宗潘一湖必為而後飲

再述再舉雖多不勝來而都大司冠某廷之甚者有劉姓應亦南州鄉
鄉史一見即曰尔非劉某乎尔家在省有劉某者知之乎姓應曰吾曾
祖也曰是人我相知叩其居曰居東鎮正德時離家舍六十餘矣既應
自思正德鄉蓋之東東信有劉姓者起兵應之幾逃去不知所之因房
人遂問大猷曰姓某自言某其人也

正德中遊占國師子京師補神問曰頃從陸平乎此來平曰吾東龍未
耳聚來信占乃出一前廣幅一麻子碗內大如芥子以水候之漸長數
尺飛出牆前則三五丈矣雷而大作東澤曰公具神人願收龍以止怖
占化之斯小仍納前廣中

無錫鄉御史韓某事一日與陳氏子度朝倫過萬衣僧胸前垂簾八

卦畫以先書一紙機公曰視之公笑曰吾知去矣視何為僧去矣曰不
視亦得殘像未幾月有朝僧持帕托石一鵝鵝理一實實商被噴移時
去莫可蹤跡也客謝惠山泉奉道見公鶴巾行吟入黃公爛帕之曰吾
聞朝公病今已愈耶問之則公增一日沒矣

羅達夫洪先器官後社門講學年未五十絕意仕進然坐不尸者
三年事雖前知問之曰偶然耳問唐應德計始一下病疾作危至數年
而遊遊後人歎是之無海海上

一狐道人不知名姓散衣持脫履品竹挂一狐行遺中有特解衣危帽從
人既得馬雄大蓋人美則也宋海翁以詩酒與道人相得道人多盛龍
腹內晦冥解衣置海明日一手信子室或著其尾曰半許掛後有得其

除海者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走海上從事以索餉以資游軒復失伴
當陳逸去為盧出沒兵是之聞久乃厭之者酒酒揚聞中收留數十餘
人所得市門實惠以自奉日惟飽食睡然作供侍幾于五供如是十餘
年心復厭之舍去已食湖湘間久之出落湖狂多奇中信口作詩有與
語人聞歎之爾好衣服飲食皆受而索之棲古廟中一日千蟻屎出

從金召僧搜捕賊事曾館至其中過刻捕相報即命處之京人遂就
迎視已遊矣乃處之華館甚整不顯有人者索中即與而傳之
彭明卿每所至多吏姓名當其在楚曰祝萬壽為備生擒某詳據某時
楊大教方為捕生擒而不曾報文諸生心薄之或問何人可中教曰楊

二會中捕生擒之無何為壽海先黃聞大洪為壽隨某捕生擒某而

哭之甚毒婦問楊二好否諸生曰不可為矣某頓首哭而歸矣為壽
曰豈有是往視之類其面大呼楊二者三層微張袖中出一粒散其
齒內之痰分而懸明日諸生詣大沙家酒食甚為歡大沙從床下理
起散散如常婦人乃其之發即元旦狀諸生神大沙云云但得三人同
一口凡霄之上便成廣是科主考曰孫如海善後手房考劉文時三人
同日之幾也大半合書熟時自言如此

武當道人先宗苦自創傷日甚生藥不大食者三年人呼為白癯書寫
衡州有國人林別駕署都事亦有五國神祠林修置他所宅中怪異碑
碑當筆刀大夜飛林舉不放視事乃召道人使張道人曰請誨其狀乃
靜室中竟夜明日誨林曰此果公夫人所招也叩其故曰公夫人受

某賂六百金因此有死有神快之為祠耳書非公初意猶可解乃今
林夫婦因服伏地出所貯金引罪道人先叩青林不離覺某復有神不
宜與魁作孽遂移神他處而妖患息林厚酬之不願領以所得賂編
施各黨林而去

太原張价房少夢前冠時見一道人于屋下飲甚清瘦望而化齊齊之與
相類合道人曰童子意作一戲為笑可乎袖出小兒鉢日子何常曰常
滿道人傾鉢注酒飲之甚甘復曰需何物佐酒曰需新米時陳米道人
傾鉢得數匙色鮮味美如新猶者因晚价房曰此世界無味能從子游
乎价房謝之道人笑曰已矣遂拂足入鉢中須臾與鉢俱隱价房肥則
進索斷數十里遇一老叟曰速道人乎去矣張張曰為謝張手無從苦

也廣靈而送

至晉徽以己卯春至朝天宮行至九曲新見一青仆地上飯簾中藏一
大瓊藥而三足當時思之行數十步始識其為明也忽四重之不可得
矣是年重寶書

蜀蜀仙姑名正覺不嫁居石門縣之圓山通一樓樓第一是食之而甘遠
絕大食居山中石穴居之十年家人視之見則蛇穴穴口虎咆哮伺之
楚華陽王問道曰志者孝親通之本也修身齊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欲
道之基也世宗召之問解復還御史王大臣從之天任曰聖天子臨床
至人望即北行姑曰山野女流乃清室要謂某至人某何以當公代天
宣化不來賢士乃索七流史而有書從世何觀夫任大漸明年上崩

書進人之任初為官度以調性不為破其家因南游衡州沈辰堂太和通
銅帽前授以道法又遇素先生于洞庭授正一符訣通神符于關授和
新遂能撒召風雷役使鬼神通形植物變幻莫測東宮不道人登壇作
法夜取石灰畫北斗七星于壇以足踏其一即天上一星不見約明日
中時有雨至午未天日清朗道人書一符付吏曰持符急走遇婦人役
好白首者勸其懷中即還史如其言婦自解衣披髮跪前而來登壇後
即道人以足蹴之作法置雲從空而下風降平地水深尺五正逢中時
張福者灌陰強徒也性驕悍負氣偏家法樹下有老僧同坐思舉手擊福
一掌福忽然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乃隨至一華對坐旬日
曰汝有得真經歸貴人有善報者為外獲妻手勿物也福歸金妻方與

人浴即以贈之以其子于郎老之無子者乃拉枝鹿園為公為月園日
先至子戶舅婦出入必告居三日門戶肅然公喜甚命守舍金一日公
自外歸見婦歸其室呼而責之曰公朝無平等心也公堂坐覺然如
火心異之又一日自外來婦方疑其床貴之又曰公何無平等心也公
登床然如大蛇大異之一日請子公乞一靜室并一姬為伴公呼婢數
十人滿擇福曰願得公寵姬某公無嫌已福乃娶姬并一婢入室遂續
以進飲食居八月以姬歸公公問之曰日相對尼坐止品夫未嘗近也即
出問從公乞有數金金二而人無一紙同置一箱請以某日開之何辭
公去至前過老僧處跪坐而化問所藏箱則請以布敝以金則龜耳
公好適當靜室守中福曰此有為法於無上道也公中之不語但曰天

下無當神仙執執食三公而厲賢者自代以利物執執善為金而施
貧者以救人執執到思受地然獨處而無虛口為對無是三善奈何言
道

先是有吏部郎邊淮得瘵疾甚危福自公請藥之乃與對坐病者覺
臂如大文句口而瘵愈及福坐化復吏部郎自長安來福公公告以故
郎曰吾子孫上通之說莫竟日胡以有此今歲當復得存公諸僕嘗
見之淮檢閱

鎮子不知何許人其居初行乞或都見人富之屬皆呼為鎮子遊人
但索酒解有酒者奉以坐牛肉啖之立盡奉以細細盡無餘酒以及
生漆已豆野葛咬立盡不能傷外石上冬夏一初暑烈日中無汗有諸

生以每日訪之及歸望一月當天其明如常次日再訪無跡于地徐而
攬取行乞適遇方伯成能行部呵叱不為動為異之下車與攜乃抱為
公願為耳語公歡有登車促還引次日而為卒遂絕跡不知所之

南寧為國疆閩其祖安得通上界然無有志子真實之業投新建縣其
傳立蹤治病所請新創之法復登城巔處度營置役以誦其人神青青
符及年再月字五雷如法行持多如天威中一治妖千真定東海生家
立獄開八門呂天將討擒得三老狐五小妖反接玄擊斬而置之再治
妖千靈幸來華婦家難處應運靈官不赴請于國社舉示以夢得
金比新帳下大龜毛已有光日晴閃燦擊托之三治妖于南城劉氏難
得擊之得中龜大如竟既變真入法復一治妖于山西紫陽山下落

中用五雷鐵符焚其廟而神遊再治妖于涪州民如某家妖入其女
耳中為害甚烈怒責鐵壇以好語誘之出得大蜈蚣擊殺之三呂亡于松
之湖生家君知其未當死與訣歸凡而願生之公復生其他神而治鬼
事甚多大抵奉天心持斗於其日用感應萬條治人用大龍知速
格治神用女青天律治鬼用鄭無黑律初妖鬼不初竟見所子嗣不祈
官位遇惡等善狀幽陰明其官願也俄收歸為之傳

俞允知時有遺者朋衣某故而遇其父因正宿雅允言辭身事皆獲脫
長沙未至進卒已七日矣忽有善者曹某至其家之曰奇有死者可復
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中藥一粒口中含頃吞服擊聲連起家人側以
金幣不受問姓名亦不答第云有長沙白鶴大仙廟當為修之言訖失

所依後元聖官果得白鶴廟重定焉

鄉風子嘉靖中來為陳野虎食蛇最毒不為安遂知公遂居茅山天心賜
死葬為側方死時適知公使使遣一初因與子墓側而去後四過風子
于山下著所製初使使問曰何以復命舉子以所執履尾履之果雲而
去

南京西倉巷有父子戶者一子年十六患瘡上生一贅瘤初如豆漸大如
拳腫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父過倉巷道人臥以指之還
人曰吾能治此往視其子曰是不難第須謝我二金耳父許諾遂出懷
中無以一青線繫之繫于瘡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父老曰即愈
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瘡如故父子復相抱啼半飯時子方獲瘡瘡

嘉然幾几上毫無所苦嘆道人不復生矣

嘉慶丙申丁酉間有一道人至南京朝天宮門前手儀甚偉貌若京城
北一少年隨眾觀之道人召謂曰汝能氣滿而不治且死哉以語我少
年懼因告之曰數月來有一美女夕至莫知所從來道人曰是不難從
衣上取布帶數條結成圈與之曰今夕來以繫其指勿令先覺也復授
藥一九日以膏子病少年歸如所處肩臂而結即解入青絲紐呼痛
覺不可堪思跳床上下各掛則有新藥跪于許理出戶外至屋上而沒
父母并屋索之捉水雪中得一木女子滿首皆覆取焚之服所與藥病
遂愈父母感激令子治藥處之至宮前不獲見一日經之子市遊與婦
道人不可細出一纖非藥而凡日歸與父母母如教也子特歸展視

則吾祖像一像而手儀儼然道人也

關顯陀名希言不中襦粗衣衣衫履而不顯跡眉目豐滿重開騰騰十國
中之如鐵料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疾善捷而暴日中不汗習冬寒
冰而浴出行則小兒數十隨其後時令道有狀摩以為快其赤體跣足
風浴海濱中喜戲而無嫌則飲食人不得嘗其奉之惟則饋奉之衣
則衣子之金與赤真和中解即即以子人不服也其同道人百歲手二
百歲子或曰不過六七十歲人耳道人皆漫應之有問道者曰汝因必
先受民養身善善寡欲有問延年經事之術則不應惟勸人行陰陽廣
施與勿淫勿殺勿憂勿急勿思而已一日下居過七百戶家既畢索浴
五浴而後與然令托此舉地坐氣息漸微問道人得無故去乎道人
曰既知之何問有所言否曰我何官管理靈位至于命降家治國乎天
下而已遂暈

黃山人每度嘗與國遊處年幾雖則顯一紙子之口可置夜夢中有
鬼問看後隨所風浪大作舟幾覆至欲視之則其記此日當避險請觀
音名號當先如其言舟急避至神塔得無忌

其後十餘年有李赤鞋者來教人在國復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有
行之亦多動又有與神神子者又有與神仙者其術大端在結氣而往
以黃白房中諸術如公卿相解初先生評之曰此四洲士國為上李次
之彭又次之陳神子社口生品最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
者何也嗟乎以世間心淺求之彼亦淺庸之即且其遊隔千里矣世間

天啟中有家造壁者舉安人以快行聞里中姓王奉父得異疾解出銀計日數升者道士過其家曰得乳熱肉可療遂定養中入曲著伏并得熱館窺無出乃其子惶遽壁下傷而臥而特乳熱不釋夜宿破廟中國戶外發聲有焚火而入則差遣人也曰吾待尔久矣出無得而足立愈復授以符篆一冊曰善居之四十年後會子張潮之市壁王父食之愈獲父卒乃理通人所贈書遂能隱形驅鬼售符祝為士馬客如史濟公可任蓋實魏公游公以直故安無理時建公并建壁至河而傍壁謂魏公曰我野人不習家煩諸公致詞中者與我索也遂通去與游公之灌工取一符符之今歸楚曰色則焚之時壁變姓名為張思任

于是劉備亡者張思任而壁之家不知也士潘常與某公家某公方與烏程陳壁曰烏程國賊也即曹姓名李杞真上書知烏程王起執新而市至則格脫壁去于是劉備亡者李杞真而壁之家不知也壁傳述人約至無湖慨居三年一日則牆外大呼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家連壁曰張思任曰李杞真可送出壁大疑其人已掛圖入即前通人也責之曰以此鼠有進賊賊付以書奈何與索烟事為通通客耶壁惶恐長跪願隨入山道人曰不可尔姑還回還家妻已亡子乃壁去時壁用處見不復識故與中其弟聞而疑之厥後相見以語其子留數日去不知所終

劉通通不知何許人來漢口之復湖劉端等而居聞言事多中楚王欲見

之卷召不往乃通中人治具供之且從間休咎劉不答入取一積畢所供四十器各擬數齋而揚中復取湖側人黃天象象雖其中華而食之當魏橋子湖學其洲也復獻與破武昌王張執職投書塞王與他凡四十器而每器無置人馬火象者通令食不食則雖以王王懼而食食畢取王所乘輿與他並乘以共乘之而投諸江乃數遠通之前知

馬端與道人修製修飾費處頗鉅之可長久不腐不冰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崇禎庚午年未滿百六十餘歲要行素守術所至淫風惡俗多從之游時孫公元化聞府于登聞而忌之呼至特加青馬道人曰公乘此一方便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萬一有所欲為以備指使不可耶時方大旱節介祈雨曰是易易耳問所居曰須

嘉慶百張端為臺干郭公等賜張惟表命是從惟張端者不知矣曰姑故之不知尔無生理治壇如其民凌策道人至則索大酒一斗大肉數斤食之盡乃登壇命公應文武吏士長跪壇下通人東向而跪則屏雲從壇處起履東向而跪則微風應之少為還雲四布當雲作而下如注道人熟睡壇上則聲雷聲響答五應應三時許乃欠伸而起曰而足乎眾歡呼曰而是矣道人揮手一拂而雨止雲散烈曰如故張公役沉海中誰踏起就彼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將從以歸歸即送入先莊歸署中

莊郭公故好士署中常數十人每夕必川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美茹之食則命取大罍置於榻前其以

水決之一舉而盡復歸之則取他唐工數級投置中盡之如初乃至堂
尾唐所有百餘人之屬悉投盡其廢日獲復食手則取唐上諸梓蓋
杯盤之屬十五累之舉而主唐如唐水當盡楚楚可聽莊第公治兵
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海上自入冬即無日不有雷即數人入
事臺而墮戶而道人夜必徹夜當以首就寢而外事起雷聲自上如墮
雷道人精神而起趨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離岸游泳及登岸施
身教如蒸而衣不濡濕復濟東江與劉興治物取大木創其堂而浮
海莫知所之

洪武中下度僧之今天下少類三者三千餘人中有冒名代禪者王恕命
慈珠之真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元上從之命武士斬其靈蓋而花臺出

金堂開扉解入靈書傷一首取香一餅上書呪詞而順四字語中傳曰
順語堂上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應乃東班自焚腹背不側真普通入
群焉旋身靈頂上乃有三十人袂後過早上命以香至天禧寺禱而至
夜而大降上喜曰此神僧永隆而也即製法像持以美之

嘗新道風禪師應運命住天界師奏不啻佛法上制持嚴謹法堂曰不答
未辭再然西面歸靈廟舊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度從前數歲年

中中懷德龍顯太祖初下金陵寺僧散去師獨留堂兵士皆投杖而拜
上嘗幸其寺師說法要喜其地德茂龍顯為天界一日書偈曰平生為

人嫌早七十八年過度今新敬平使行莫望時空片雪上方智師江陰夢
師告別而歸出智師事

天真惟則作無極應公于佑聖寺誓不涉世洪武微為僧以足疾辭一日
帝幸日暮經來侍者請賜膳賜曰平日說的不是即即願目見

嘗時寶金少靈家落受具戒備禪觀性命之學已而數曰三藏之
文皆錄月之指尔時如海真公謝法西蜀五往見之示以法果師大起脫

情曰受松神瑞不落唐者三年自是入定最累日不起嘗臥堂大樹下
溪水澗溫者七日人疑其死視之寢室如平日惟衣濕耳一日聽伐木

聲適有汗下如雨數日妙喜大播十八小幡無量靈寂我我住檀子真
公公為真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公曰公今方知佛法靈傳若此也為

皇祐至京止千天界寺開佛法免神情狀曰自思示微疾與四眾言
別弟子請留一言曰三藏法寶為我故我言汝何為矣然而遊

南洲清法洪武中為左善世清顯長起為定文疏樂師塔填金川門間又
為定皇制梵文皇卿之因崇十餘年峨廣孝成華文皇間所從請得法

視之時白髮長眉長歲才庚午年八十二
無靈祖燈切時見父寫華嚴五邑舍利現事瑞數口般若之藏一至此

即逐求出家免法于日漢沐公苦行自給影不出山者五十餘年人有
以四布施則解曰佛祖乞食吾為用此每九十九迦泰山中曰世尊尚

升初利天為佛說法戒何人新教忘所自
呂福雅名智希北平人始出家慶壽寺後出山米許河建定慧寺主之

太深增難至濟南壽觀見諸從軍自幼奉和華兵五十號敬喜忘知軍
累隨無指擇同知橫刀理馬身先士卒所至多兵惡惡上銀簪鈔

敬請近知照臨爲北平封都鄉陳南京錄司古攝歷住持杜仁繼爲
 天福寺寺樓奉命住持慶壽寺十七年九月無疾端坐而逝上命禮部
 官致祭起塔寺樓院供其出像收葬當宣宗中見之謂其臣目方圓
 面如脫珥其衣袂異因如影堂壁大開想見其身頓軍士新鋒壯觀時
 也予思佛法慈而不忍傷及萬生而文皇千方贊一粟緣卿忠義如恐
 不勝當日廣孝如其慈智壽如其勇而不能以佛法提率遂一言收捨
 心之知吾不知少師之青嵐之禁于世外人有何足羨而與言與究
 矣是陳永絕其弓刀無置得毋爲山中老衲所攝掄乎至于凡爲僧傳
 初云無疾端坐而逝亦感感不足信也

永樂三年西僧進佛像舍利金塔至京令百官于龍江關迎之五年如來

大寶法王至京人令百官十三山門迎之其後朝天官祭壽星祭三清
靈谷寺祭佛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皆具祭服隨班行禮蓋仍
朝元故習當時無敢諫者

十七年九月徵佛像經至大慈恩寺當夜塔像金刊无如著珠穴口現正
色毫光應雲排日千佛觀音羅漢妙相又現寶塔金光遍地天祀麗實
又有騰龍舞鳳麒麟獅子寶璫菩提樹既而預備燈排日為善陰降臨至
淮又有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諸瑞相明年禮部呂宸都院五彩
繡佛由五陝西河由亦有度雲圓光寶塔之應臨臨此皆古昔借幻術
祇求驚惑不足異也後陶仲文為世宗建醮亦有白鶴飛空之異今神
帝施道士而有詐圖稱有獲咒咒之凡多焚得真香則稱日主所稱益

瑞雲符皆以惑人耳目耳

尚書選一僧宣通歌三教九流基為帝師天皇令舉一僧散之眾以佛經
薦召至各殊座應對僧徒吐出入九經流溢如注永寂初于應對
有頃問僧佛字之義應顯迷踪乃大聲剖解反復數千言曰此而不
知焉用學乎朝僧是舍今掌理曰中國有人辭去

借是時涉微言而有施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年八十餘嘗語生客曰洪武間秀才微官縻多少辛苦吏多少繁忙與朝廷出多少心口到頭來少過犯則充軍重則剕戮善終者十之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重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網疎疎間秀才微官散食微職與馬官宦子七妻妾多少

好使周輪得幾件好事來則顧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真確論也

咫尺禪師也藏人永樂初往回先帝演法法宗南遊冥字音中忽有僧從
 音中出與上接談國應不置留傷云曲座可惜音道此不見曰先皇主
 人書竟失所在上曰此曰光禪師也命西域僧翻印度真文以識其事
 松江僧命僧新購佛經上府官書云普公孫弘對漢策有曰心和則
 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
 降五穀豐六畜草木不凋落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今日上下之心和耶不和耶傷天地之和氣者損與使言
 風怪而文作者推與山年飢歲老弱時將溝壑焉天下有禍由己禍机

由已飢者又飽其飽有肥而廩有肥焉民有飢已野有餓殍為民父母
不以己滿己飢之心處之而泛泛焉遊諸海濱自見飽廩其文雖新矣
能召和氣而田反熟焉為今之計莫若推行賑濟之政乎雖情以野民
刀行賑濟以救飢實教育稅以通客旅清徵稅以伸冤枉察吏奸以禁
賄賂抑小人以持君子通下情以養民瘼凡可以得美異呂和氣者盡
心力而為之是固願豐出于一念則大士不煩祈禱而慧日自呈人事
和而天理見惟願下留意者甚此種不誇耀佛法之實與奉佛之利益
而但言富人事以邀天和度邀福當矣太平平日必有大佛人情皆得
乃知青瑣言若此如能克誠減得惡過一半

永嘉廬公馬字行樂字唐公省曾時為諸生以書陳曰釋之傳自古

初以來我國家列聖具作賢輔名公卿在列若其可廢豈待今哉美言
陰焉教化之意亦隨皮相明之性使無津津法忘雖神道設教其殆矣乎
今欲設陰陽可和初淫昏之厲耳且非制禮有改革其因本元而諸所
致勢家必排棄故典此意則有偏而起後多之端庶幾起之從矣所屬
如速鹿鹿而走險恐其微罪千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嘉公覽而愛色即
收令從之

寶聖寺法聚曾從陽明先生問陽明之至金陵參夢居和尚于
當時問如何不落人因續夢居與一童遠大悟因今云大地何人不夢
居夢中休問夢何如童答清得閒風月不向蒲團續兒童

古溪覺澄往泰楚山和尚有契和尚呂大原曰老溪雖四川下江西張彌

天大翻為家今古今人且道是誰良久曰普寂是也師避月曰覺澄
不會佛法山口我正要不會佛法的遂以衣掛付之住為度寺

富美英人嘉靖中游金陵不構成律每見法師誦高座經便笑曰我
亂說開出一篇與對韻者并下僧服八十餘惠大言曰某日某時老僧示
寂矣某為賺金治齋餼急付酒家至期僧俗雲集某曰你們布施
不過三五分銀子便算功德東邊老僧性命尚早尚早眾皆廢然散
去幾數日瑞雲臺中今小行者呼曰老雪梅老雪梅今日不歸何日歸
自應曰今日歸矣少頃真社下垂而化雪梅雖持不以持者有欲云
而過北塘喜溪清山開處處亂鳴鐘便衣掛已掛空碧遠戶江聲落晚
潮日笑疎櫓忘禮樂祇將踪跡混漁樵心惟有詩魔在時復臨風寫

贈蕉

烏思溪居西天日海佛土永樂中封三十六字法號昭宣印嘉靖中應蒙
上書于表一通譯之云上位人宜身主大法皇帝前烏思應龍大集
法王泥呂燒南北以呈奉已藏下道使臣泥呂燒賜免拜奏上位登大
寶位萬萬年金身堅固猶如須彌天下太平四海一家聖慈大公無國
進還我烏思藏為僧制麻僧俗人等時常祝延聖壽萬萬歲今于萬年
具仰信香本一道并年則方物赴東進貢銅鑄塔舍利銅摩手角
紫紅白足刀麻左響螺黑香銅鈔苗草胡黃連七螺紅白黑張刀麻
瑞慶等件又麻袋勾于無量度金佛一尊函像佛迦伽一幅舍利十顆
金五錢

蓮池大師年十七為補生然志在出世每言生死事大四字于案頭即與
人講執此歸之佛理年卅一乃作七筆勾詞妻于說髮妻具戒草草
隻收歸空諸方有傳作偈云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界外通何奇矣重
翻戲海如夢魔佛空事是與非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有軍
官結茅居之師為影寂常規七七日侍雙兄至而已久之僧果歸心
遂成蓋林然外無柴門中無大殿惟禪室安僧法堂茶經像殿取殿
而耳師清規嚴肅終日布素微細香行不能離此終始大師曰老賢
念禪勿性性端然而起要湯氏亦說髮為誓主

蓮池大師性忠孝入佛殿見為殿牌必致取問唐書必加額而後覽佛諸

長沙志載忠孝寺前事流為通海居書懷佛後寺食一日客至寺

甚誤先 一食乃知知事僧曰今日有紀成者余乃肩書三十律目日

伏地于佛前堂責如殿而殿如堂乃云學生無始引氣如油入匙字不

可破有獨情不痛未易調伏也 自出家師範不至唐四十餘年

守心關決人十年出家修行精嚴道名甚著法蘭城建道有短僧之稱所度

佛徒為虎而師見而家曰畜生何物不足敬而殘我像耶既夕虎數聲

伏死像前師往弘濟山復峰雙中間一洞因攜小童臥坐其中一日令

移堂具出夏夜而壁忽傾小屋廢輪奐後正寂寂見青燭一環逆風而

西趨于寺塔

慈山德清與雪浪同事無極法師以江南習氣氣飽宜入米雪苦寒之地

痛自磨勵遂共泰端結契若二老僧妙峰登公棲此臺之龍門老屋數

間在萬山中曰往漢陽尼生其工身心湛然如大圓鏡後棲茅山慈聖

太后布金造寺賜額海印為黃冠所號稱海印當時時號收攝師以佛

法攝受而專受其庇居五年住獨曹溪宗風大暢示疾坐化

曹溪然思歸足跡所履度時時量者微服過訪過一童子問漢度師的

何處去童子不答一笑而去去罕以告雪公公頃云車馬紛紛去復還

問雪童子忽問爾分明底意誰能會一片孤臣萬里山

李都宮文進始而開佛院開其言數日大異聖人之心法與吾聖人曾不

少異而尤深切者明且大佛謂衆生心者亦名如來藏義有真空不空所

謂空者從本始以來無和欲之累無物染之患廓然大公冲虛澄湛者

也所謂不空具體無妄為善明備者也然初非二物惟善一心耳

自然圓融不知所從來不特正戒飲酒食肉好憎罵人皆歸之而為公境

因疑之千家奉事甚謹朝夕進膳露沾人無得聞者家人事之謂不當

意無被呵責或語候公夫人家人不能堪疾之如仇而公頂禮虔敬無

少懈久之身將為瘡履微適履不可近而公從後趨移和故人莫能解

忽一日預告化期至日體潔白雲湖絕不見病容端坐而逝香衣滿室

人始悔悔知其非常人而信公之有風采也

公諱義字民望官至都督繼任建智心解脫退食獨居一室儼然幽

寂不異蓋林會如京師題之齋好之興之張輝據論歸公不答文前

曰今日得却為虎虎因笑曰此是虎因問時如題公也晚年

解無隱衷後而漢與羅達夫唐應德為友清如賓士一布袍二十年

解無隱衷後而漢與羅達夫唐應德為友清如賓士一布袍二十年

至百仙道士以數曜昇之令持去夫家窮賤體五百金一奴竊去
夫人奔告公第令查探獲而己無何無疾而化後人往往于金陵
富春山中見之或謂士大夫學道而有狂悟者以公爲首座云

顧夢隱究心釋理大有悟入晚嘗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義臨終
端坐而逝奉宣國蓮花者三日始散全身蓋地勾胎息未去云十
滿園几个穿羅裳袖弄香羅袖而今法法成三昧聲已無妨到耳邊
蘇東坡黃休復畫長苑新酒滿歡香時人若訪覓居士萬謝靈蓮草
堂而髮曾爲愛記人草衣隨處爲僧月十年閉關夢說音大粗制
野寺香

明大湖初名浚永樂中以善卜召其中表貴祀山爲卜得乾之五爻曰五

爲呂升陽在四子命又年也其有賜名之慶乎胡曰吾直壬午去爲水
午者子之術某賜名必不離水去曰非徒然也四爲湖又值陽升而五
居湖上湖而大平以草莽之臣踐年位終非吉此五爲大丁者王之合
也適大則厄矣後聞賜名大湖者大矣曰死不達矣旋作戲成命胡卜
曰某年某月日午時當殞上懸祭之以獻至朝朝情欲卒往視返報曰
午過矣湖通服毒午三刻服果焚上急召之而已死賜名賜賜英
萬曆中一僧通中國海說若四十許自云六十矣不飲食日啖菜蔬
飲而已坐一龕僅容身年入定則令人頤而封之數月餘餐飲俱絕
潛斃之但聞搖念珠應應有叩其聲者則動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
布施皆不使曰吾無用也姚世昌親見之而范臺南由四寺中

李思賢曰雲棲岩下有一穴僅容一人側卧有一僧處之上刺草束草
下則通水澆瘠寒暑不出有慧文者渴而酌以許曰若上草蕭蕭若下
水澆澆中有上皇人側卧自昇其間幾杪似布袋和尚山乞食而無
臥世教皇相國自言無體而求方寸間其風可想

唐長壽寺生三藏見空中蓮花寶樹金佛不絕口又夢至武夷以杖擊
空中見龍沉海底鵲鳴松間口吟曰龍藏海底日鵲鳴松下風父母知
昨當兒也一生多仙靈異感入關于夢寐中言成六義而足之自十
七歲來世與弟僧滿淨自相依上元日元開某日夜倦枕枕思夢高
峰斯其在臂焉然有省晚而眠依當袖專修靜業兄弟偕隱南山四峰
下相與參禪探微行吟以終焉

天政中浮城一僧熟衣臨面跪而托鉢與之食雖多必竟或數日不食亦
不言飢解呼爲難和尚客有戲之者曰師汝出納師氏子和尚即尼
堂竟日無客關入者揚言客以爲患多爲以監守和尚執住然終不取一
錢一少大雪欲坐周郎而華門外三華羅漢自空下連隨之盡入焚香
此種和尚數笑中以道謝無有知積金奉之和尚居數日數犯跪走出
王亦不強也而實是又而城內外皆水和尚擊鉢大呼曰從我朱仙鎮
吃瓜去市兒聞笑語七散次日負一囊過諸寶客所猶如前請亦笑
好事者隨之出南門路旁積水一泓深幾丈和尚撲撲入不復見
雖飯和尚不言姓名科頭跪足不沐不掃冬夏一初可重廿餘斤雖
暑不解帶而地無汗垢之氣素積歷歷手以先証驚死事伏闕上書

安福朝同之紅廟和尚與主僧暮時來廟中談宿于寓側炕上見于某
燈夜讀到喜良文曰得無傳忠數乎曰余無酒何和尚即取膳厨一飯
付童子曰待之去不約何得中但丁門主顧飯和尚實酒若于當必應
如其言果得酒和尚不飲而視于某飲甚喜痛飲則愈喜故自外來持
數十錢曰此齋晚以沽酒飲于每解之則笑曰子非俗士以我為俗僧
耶廟之前為馮廟方子聞和尚家有老僕忽得瘧疾過人則持刀持刀
杖擊刺無數近者乃計擒之捕廟內空室中和尚來欲問視之眾言
不可收曰無傷也勝聞和尚者方乞見人則起與和尚相持而投之
地坐其背以拳節之痛者呼如牛吼和尚亦痛誓之復痛誓之久之
呼漸微而某不已又久之某然微聞和尚絮絮語大晚臥門則病者躬
自隨和尚後歸過拜諸僧謝罪過若無所苦者歸而告其主人則
以金幣不受遂復出一函某跪而讀曰主家所感伸其寸念數以死請
乃受之出以示于曰我無用處請以贈于和尚踪跡無定每遇與違奇
字則為作化主成于金或數百金所允必神神則付主者自取雖毫不
涉也于既得請歸不相聞者六七十年庚辰再入都訪之寺僧云在柳山
然碑確未及一晦一日忽來打西山之海子以無暇來得往早已大紀
大獲獲內外死者甚數十萬人入獄和尚來曰天不恤病初還來已
擬作冰陵道場四十九日提備等處事畢時有遊行計每日費三十餘
金于能為我祝一日乎于謂之曰不必爾猶也與同心者共作善緣是
勝焉于亦謂既出門四十九日中應酬頗繁不能盡言期于圓滿

日約諸同志往作一夕後復晤也來有期也鄭重而別于既約三四同
志遂齊齊去訂如期往而是日諸友中有家慶者持手某謂之曰且
共歡今夕早起陪往可耳至期日往而和尚先夕化矣寺僧言和尚
命僧行桐子門外者四五親視于外者再至日入口不來矣可惜惜
遂命其湯米浴諸強而逝不二年復大變同志數人無一免者乃知和
尚竟有所示也自候之復非數乎然此數人或死或去而無一變者
猶不負和尚慷慨之意耳
與然法唐原名無自修登天改甲子辦處才情從速說強不露室中姪
皆也甲中變從忠盡棄之以此所行解家視若枯骨沒解第
于入跡罕至之處廟口懸漢唐書授學負責以自給其子聞往省公
令侍書出語曰若但來省視請入相見若言家務則我已出家若有逆
我歸則叱拒之可也某子不敢復言既見惟以讀書學道相勸勉而已
識者謂公生平克女情深而一世拔出愛河煙雲竟無沾歸真情
人也
祖心函可謂家怕日時之子也其死往不忽悟生死事大無常可畏遂于
喪所竟不歸家至廟而恭奉首得開大法已因來南道價為重片紙隻
字人事實之以所著時時被收備受五利而腹腹斷而後解脫傷了無
恐神海監守者放散禮之解以祖處古公為之妻而周放免死運度資
滿場滿官師名下焚修既至官師與提舉如敬服也紙依公為弟子進
進羅香男女間而未歸者日聚乃謂金唐說法大暢家風遠海之得聞

書家大然原名使嘉慶天啟進士公為諸生時言笑不苟止有性
既入仕途清操如水雪理新翰宜加派之非口今日之志不在兵少而
在餉多餉多則農桑凋敝民貧民貧則稅而足險者益繁不若簡練
士卒藏餉裕民以清盜源之為得也特揭開部意陳情家路事之華証
以直書聲獄七年生所易完心釋典毫無怨尤嘗戒子弟曰君恩重
我理難酬煉煉凡獲得休戚地凡下石者皆我善知識若以冤家視之則
誤矣壬午獲釋回國受補髮為僧住棲實行諸苦行後住青原

無可分皆原名方以哲中丞階夫公之子而視我其公之外孫也生于世
家少負異才年未三十為名遊士夙性通想自時泰古文辭辭辭曲以
及歌也吹簫為書作通無不精妙書于廣庭中清細起作漁陽絕國中

之秀聖而出觀有解管攝役之者其最矣如此國受後遊遊游入關
廣至粵而既而旋髮為僧言謝情好粗粒方食有茶士所不堪而公舉
然若雲山廬山未金陵開闢為廬時山中多不靖者事者恐有藉口故
除之以杜患公怡然無懼色故人即可理備公住青原

公夫人潘氏通詩書能文方意雖中諸郎誦讀皆手授之為鄉村公之
遊歷粵間也夫人周周往歸之公恐入粵而夫人亦難往公遂入平樂
山中為僧既還而以中丞喪歸鄉夫人道佛持誦見公曰已出家不
得復入內見于先中丞之墓前可也既見公曰我既出家子亦難俗以
一日之長當得戒為師遂于墓前受戒自後絕不許復見

晚三五雙人無冠履為僧因中病特養近知服自題小像云無量無光利

又長微舊還他一項中把個置置看破丁搖搖擺擺幾凡人言住強曰
大千金毛獅子狗何似三三暮料撒沒踪跡處處藏身微舊而面者北
斗

石點幾幾武陵人因母死念大恩莫報遂思出家一日家為製一檀中密
家師既歿然猶忽大意以剪剪髮候淨還辭父出時龍三三有家母悲
以傷福之曰肥刀自刺頸引手摸拭子佛眼窺不見掩前通身是佛遂
與同往復往東南偏泰得白雲關和尚印証以父長歸楚遠觀亂遊難
山中大有悟入曾步一人授以六舍佛名曰步不壞律約律佛范有不
沒影相佛露嚴密當住佛因自號雲住道人天界悅人甚樂之住
堂公歐性孤冷有壁立萬仞之狀履起和尚當與書云近因群林象

雖然如秋冬生意不復作皆由衲子無心胸氣然隨風而月一味吾人
歡畢略四針証便得端不懶如公之寬厚不覺始略端強固因不易
得也

梁華和尚原名無開元烈皇時為省中以初宜典與某公同下詔獄中
中後梁髮後故人為使託還償為重性冷峭所與同志不數人而與石
公最為水乳住雲岩與石公書云五洲皆內故得一介丘和尚是梁華
堪與語人蒼蒼如地必令隔山隔水不致他視作一團怕占雷人國福
峰若一座破落華山推出个游輪王一彈指頃的成實所有和尚坐處
臥處處所處處中雖不能就見况買一乘轎十里車子數和尚來來修
羅現喜喜何能手障然而竟不補可知修行不得力出不得見神國積

被施祀於祠思德無耳會有便風通个消息和為青吹神速救出自
家而卿儒者其實蘇州不在天工何物能辨定草莽手擒擒此勝附往
卿作先聲而有所不疑者為特具眼人親到

本如唐名李龜書云近世老儒謂文字結習非真正覺悟不無便語
祖僅以不立文字五教引人人入黑漆漆地宗服之幾久矣雖有二楞
摩圓覺華嚴諸大部淵深華妙也略視身處異之徒故難易繁原道子
前六一正本千獲終不能使宗風抑而不振昔此文字幾持宗教之力
也

然有實家女婦慈蘭其伯母誦佛經無記不忘既受佛母死七奉心佛
事不肯嫁母曰欲辦婚聘禮其出七十日有施者未幾一翁以白金來

施視聘禮佛為里人悅其前知母以其早情聘禮七日雖金界之妻亦
不得用也乃作偈曰苦味休認有因緣一念真空已了然此時與汝為
媳婦今日身居天外文不數日聘家為蓋覆金去

人之言曰士有百行士惟一德子曰不然士德惟一而行亦有百有

施境境有慷慨激烈有顯志士之志有顯大節之節有富家之才
龍有保身之明皆有學術而能文有奇謀而能武有自居房閨而敢

早獨手幾微有所望風塵而守節貞子冰雪嚴思如無智死庸成事
雖雖而可陳心耿耿其如始終則道樂善無害其為丈夫而庸

明從亦何難乎中惟第列七第二十四

郭真州州伯玉妻也通經史能詩元末僻地村家崇指伯玉為主真
明曰吾親家於難性必微事好謝之伯玉和其言獲果相事援而

伯玉以免微至探寨中積累兵勇伯玉引去實妻子與同聲援是
捕虜忘其行不問得聞逃去太祖定天下建將伯玉捕來征諸寨之未

服者負順作命行軍引逃遁上之行軍大喜一寨皆空詩云將軍開
之武臣早附鳳翼拔龍鱗雲霧散波九野早夜降出快象輪前年領

兵下南曹眼底群龍盡滅血為海帶得黃河水向江南作雨雲潮陽
解在南海者十載不斷千尺崖客星移處為里外天子亦念避方民時

軍為民過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性義勇踏地來不滅東陽普早結
此情特奉明王恩金印斗大龍龍文大開通街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

君寵威布德民大悅祀第一益報散拿無情春耕為脫靈龍夜卧千
家月去歲安陽成守時下車受民如嬰兒雲山蒼蒼水碧父老至今

歌咏之茲為將軍祀鄉鄰大家自有麒麟筆願為盡民敬太平康慶如
雲歸山石

新嘉坡美芝路蘇海蘇蘇陳更謀寇而昌蘇蘇琴彈之曲終泣然
浪濤曰吾晚雖于此乎明日賊破赴東潮死

新嘉丁錦如洪武中山東金華府方壽也方生法死妻子流為官奴押卒

既死之從得被掠婦如奴地地下卒性事持運婦如罵不置謂家人

曰此輩無禮必遂得我不若預為計行至陰澤崖時水深從有與躍下

投水中衣屢未沉以手蔽面隨流而逝人解其處曰夫人澤

石壽士新昌人父浩洪武中坐事繫獄獄吏依其母家一日得亡歸

歸妻家妻家兄弟懼逆遂殺浩洪武中洪其逆時壽士在滬探報

長問母曰何無父族母告之故士大忌憤逆年十六舅氏以配其之族

子士白母曰故我父書其也忌事其家則其及期自陰家驚得母哭曰

吾士之死為父報仇也既物既日亦死有司聞之為治殺時之案

國初蕭山朱氏女嫁而家夫志不他適至七十八歲坐化臨終言傷云

七十八年活計今則無子歸家得個無邊三味飯月明清風

韓氏保官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士恐為所掠乃易男裝改名從軍調征

雲南往迤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獲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

是士韓歸四川當時官呼曰貞女

洪武中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小花往夫家成喪持服

暮姑送終曾誓自誓守節不二操持使工其事所以年未五十不合

制時兵侍徐公宗賓奉使兩淮正當回時事處中始為合其守志執一

宜曰得宜處婦執節哭夫于墓塚之初又能剪髮于墓姑之復難刻日

哉耳亦無以如自當與立為其同科宜與中節辱常比例上從之得

安慶黃公觀靖難兵至走死妻女初配家奴不賣居以衣襦相贈授江國

潮死

徐氏妙錦中山山王女也長神通然王是為仁孝文皇后仁孝廟文皇后妙

錦美且賢既聘之後王官位爵高妙錦稱婦王官位高妙錦稱婦

被中吟曰吾面無婦容不足備六宮選女官殿跪首視恐恐驚麗

夫人也歸近命妙錦即削髮為尼洪熙改元乃還初服宣德初仁廟張

太后聞其行義為懷微入京敕成聖恩入朝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迎

上賜號太后奉教之貴使厚賞城私語曰是解皇后不為貴也隨進

內使茂婦妙錦言子靖難時王官位高妙錦稱婦王官位高妙錦稱婦

何自變為妙錦心薄王官室為尼而不為高僧院死無地矣

文皇崩難後召浙按察王公良民其妻四各分感死忠所以處治未決

耳妻曰君為男子乃為婦人深平乃先投池死

胡大理問以良理不在此女即死年十四母王氏憐其幼自懷中墜

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養婢收之積長歲大異娶至十即自裁去日

既跨面竟臨二十餘年洪熙初赦諸死事苗裔同七輩乞為歸部陽實

無所依歸人憐之曰忠臣女也事雖違不絕耶氏所愛僕先死年五十

六以處子終歸人憐曰忠臣貞婦

袁拾遺妻死袁其兄相從在京建順氏家居間度歲且亦換令室室

地并置二子于山間其族得獨有留家收者至一無所得城之變
天遂置其屍竟無一言哀族以全

曹欽臣以故將軍義誠殉死故以其妻金夫人配卒伍夫人大罵曰夫
死矣乎生時命新之夫曰夫以死死乎亦願殉不願行刑者舉
一刀即大罵一聲而死有為性卒舉刀刺其下腹而死曰可憐不嫁至
此極耶至次日見夫人金冠翟衣隨侍多人指辱而罵曰楊利子甘受
之此何得哉我命侍者擊之即時口鼻流血遂斷其腰而死王洪事以
詩有云人言慘極後念而原片片香泥並

楊廣孝為傳其母知其好殺每戒之曰汝為和尚當持慈悲心及預請難
神數口和而慈慈當如是耶既而後往見神神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

家廣孝易信服而往神不得已出空室中廣孝即跪下拜神曰何用許
多拜曾見此和尚不了戒是甚妙人言華入戶不復再見中山女少婦
神胡請爾隨事更何處生活

謝德是希學七贈之子之初唔與胡廣待字文皇曰爾二人生同里住同

官囑有子康女可奪之康對曰臣妻有祇未卜男女王曰臣女也此果
生女遂訂婚及婚得原家從適康欲改適女女提刀截耳曰清命之始
皇上主之父母承之皆主違父何以生為及改適康婦憤亮

官德和北堂指揮陳妻與妻都氏年僅三十無子安為萬乃請其友王某
至謂父母曰王君忠厚君子尚未有室我死後可替入是父母無子而

有子妻無夫而有夫也王曰兄言有誤何以為信安敢娶王叔與之

安死王遂娶一友妻謂其父母曰此人勝于十倍可替府上某室最
亂朋友之論前官相答之耳都氏曰前日使裁配王叔與人所為今此
人無禮但當以前叙見還王還其叔嫂出氏嚴裝設饌然前次日
入陳氏投機中伏痛受拷之不起以刀自刺而死遂開棺合葬為王
謂妻父母曰其父母早亡未盡之心無所為今兒嫂俱逝正當奉養乃
移家于陳曲盡子道狀氏節于官得表表父母終歸與如所生人皆
可為免海番于此益信

劉軍為利部郎有以銀燭瓜中行賄者妻安氏於之下詔獲軍應介素信
于妻妻能從以義厚賜之

姑蘇潘地為御史娶妻傅氏傅祖父皆世勳不知其有室也潘黃氏不知

其娶傅自蘇至京地復館傅于別室傅知之執林檎以見黃黃曰吾初

不知有汝也吾子婦田宅在家當還汝善事君子明日得氏兄弟至
時論此而歸女傅以理諭之黃又以女事其父兄敬知和好二氏同處

十六年無間言

徐孝婦漢陽時氏汪妻也甚貧甚婦從之乞食以養姑姑病思得肝婦
求不可得念人肝味既同遂引刀割肝以奉姑姑死悲感是側然無
懼風雖以衣食辭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遇死耳我自割肝時分一元久

矣今死墓側固安之也

香山指揮林興妻蘇氏正晚間舉範黃蓋兼縣政廣城與治兵出離陳處
無人蘇舉軍士妻授兵登陣貫甲若男子賊遂滅完事人謂之女子軍

正統間黃三司陳小姐夫婦家居海之康樂里三司出備作日暮未歸
小姐抱女視候于門忽聞三司為虎所攫遂棄女子于地手執門闥進至
山麓携持夫足于虎口中投開擊虎虎驚去黃三司解而三司死矣時
小姐年二十有邑而莊嚴村中稱爲女御又有上臺敬聖之不從事衆
強索以歸小姐虎勢難支請待其夫魂靈索視之黃三司出會側三望
拜至墓前上碑面毀乳程灌而死
江陰周岐鳳紀事官司稱之歲久少懶乃暮夜潛歸其妻爲盜潛食鳳欲
殺宿鳥曰不可居在外矣一宿後始有報何以自明且人間善生子
許詠民妻海氏適母病於家海氏請于其妻願遊香武當以解脫而姑
愈夫進膳之故與防至晚耳臺乃官向姑尼口時實許謂能代姑今當
如願衆共止之忽投身崖下而海氏脫儀衆上觀遂見海外禮殿下狀
聞之言方得體而下首有維持之者不覺已在北地
劉公球與強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計事強爲妻泣陳而止劉公遂獨
抗強死千載永報日雖亦病亡是悔之矣笑曰早知必死易若與劉
侍讀同死耶
景皇時何公文淵觀華招攝後祥復是懼死有所愛妻諸子欲嫁之不肯
既而文淵門人滿儲諸官家居文淵之死諸子致之文通嫁所愛妻
招逮者新娶既妻數十指爲喬新松寬窄得妻諸諸子口諸郎婿我
不能守焉耶今日雖載諸郎婿矣諸子乃羅拜拜稱之曰蜀州夫人

廣公儲官宦劉其妻與諸婦之婦某集布衣劉叙介珠單錦綉之間毫無
所款其勤以加飾曰素朴乃吾性也
當曹石權權時人爭附之京師一貴家女美而盛石都督龍欲娶焉妻
父母欣然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龍棄市曹欲取女石姻親相違者
珠實結當始服此女之不凡
咸化中有一婦抱一書函至江浙謂其子曰吾欲與君夫于江中舟子曰
願曹不可與生人同渡懼蛟龍爲患婦曰百幾乃勇渡至中流却天而
號抱書函沉救之不可得竟莫知其物里姓氏云
洞庭東山王妙麻嫁吳氏吳父死母有淫行夫出賣于外姑與所私欲命
麻爲酒醉急挈脫出久不肯入所私所私麻臂抱之舉力力斷臂婦
家父母得脫姑母曰死耳世中有婦姑姑者耶適向阜
海陸英金妻妻莊氏咸化初遇夫避賊于新會嶺劉信家信悅其善欲紀
之不可乃讓于鄰人鄰人召向令其夫入海捕魚海之中幾三日不見其
夫不還走電海濱得尸手足號呼即歸攜其女赴海抱夫尸而死翌日
三尸隨浪逐逐之門去而後返獲其世有司捕獲及拘繫之法未聞族
表
賀蘭間曰遼陽東山寇至一家男子俱出室內三四婦人耳冠不知處實
未幾入于院中以弓矢而室中而婦引一婦安矣于地自自棚而
射之數矢賊猶不還矢竭矣乃大呼引前來自棚上以麻槍一束擲之
賊賊以矢多驚走

梁由石門馬繼雲其夫人十九而寡治家嚴肅中嚴其子死喪門戶免殆
夫人毅然獨立以侍遺腹之孤比時處命孤惟歲歲婦于堂過迄宗室
堂則雖外產竟得兒外孫永息

雲南馬千里為貴州同奉候時舟至九江病殆時二妻相隨一沐氏一
張氏情急沐氏刺腹而持刀不離下懷張氏乃相商各伸左手引腹至
快其而求以避禍遂愈

吳生順妻翁氏涉微書史有婦逆妻翁氏婦為後事言院初至其
三婦曰一言終身以之何再三乃潛性暗刺左目流血滿地死而獲
魁曰以此示信況石田有詩紀之

張公字靜之正統進士年老無子有二妻曰為某書事晚翠年可十六
七皆誤潔慈母公最受之病革命急志主清繼二氏獨不肯去泣請曰
喜二人有此無二妻公曰未暇暇賜一圖向處且計論之留一言以
避禍賜以死向遂載娶忠公從之既居小園不與外通聲聞公卒

既居園中思少哭繼三不脫戶者五十年嗣子喜書舉進士歸
二氏因路人口妻等夫之曲已論之句事不得先公于地下況有佳
僕耶即日啟輪出則怡然雙福矣親戚慎嚴妻請特旌

山西平陽縣委王仲以本州知州徐年平戶路踰遠結事情具奏法司問
繼比違故法律論斬妻李氏訟請代死云云案問為人臣則當死居之
難為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為人婦則當死夫之難此古今之常理天下

之大道也臣雖妻婦當太平之世切當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

之為當務乎臣夫出位言事死自其宜但夫之父母俱年七十之上有
病者仍不久于世而所生正臣夫利無以次人下自夫在張無人侍奉
痛哭悲號日夜不止臣疏守事公姑則夫在張張實斷絕不與夫所夫

婦之違事矣張舍公姑而俱夫夜食則公姑實病執寒將何所依乎婦
之義缺矣此臣于妻義不能而全得此夫義無其前全性命以論生于
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妻義也蓋臣夫死則夫之父母豈不憂傷歟

臣臣為未亡人亦當與之俱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使
臣而死不過一人耳使夫得回微豈待養父母子以全孝于其親親以
得養于其子父子怡愉事有天命是以臣一人之命全三人之生此臣

之死所以不足惜也奉憲廟督都德死罪
弘治中何王事歸繼妻吳氏陽好越書過大義歸死為定以祭後作書訣
內外諸親曰為人臣而滅義名之誠也為人婦而夫死之禮也自昔

慷慨之士清貞之女舍身生姓若為之舍夫之死上而老姑可守以
孝下無怨息可守以節又安得戀死生之際雖于自決幸州老父老
母諸兄弟嫂嫂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異日得于黃泉與夫相見吾日

願矣瑞死五日而扶陽死臨死拜哭凡從舉止詳慎王遣康為私局名
曰純嘉善道吳氏烈婦

麻繼劉文自夫人毛氏嫁十一年而守節死居一小樓誓不離開少讀書
過目無遺老而為詩益五十年七十有九日不明明日夜從甥輩論言自
外聽之美好學如此

陸文忠公妻三之母友也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迎曰非惟
見爾敬重朝廷好言好事必得聞見若在室中不遇與婦人相接而已
實有何益酒饌具必舉入觀之如不佳責與膳等以故王無失禮于賓
客曰太妃之賢也

弘治中泗州何氏女父死母病有大婦僑居泗上者始母求女為介婦母
即歸之時女年十六攜居淮之滿浦橋以為婦女師及夫死自刎死夫
婦驚逃淮撫張公教華聞之命所司禮裝為起五年大旱都憲陳公道
進入京水涸候而第一女子泣訴其故曰臥宮舍竟即可得而公憐異
之指得異事命嚴裝祭果大兩三日乃止嘉靖中山東王氏女家
貧八歲皆之淮安僑家及長知處自失所脫脫無封娼婦百計誘之堅

執不從一日強使應客女謂客曰妾良家子因貧墜此所以乞死乞
汝見父母一訣耳相得即遂自刎死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復有其主
事在淮夢士號泣拜堂下聲聞之具陳其故主為白之呈明公珍得
其意命修葺之官之御史嚴閣建祠二事也相類

院門婦寓旅人正德間大婦居院門中邑大早暗其夫行乞食爾時夫與
約曰尔在此居住行乞得食食法去數日不返行人唐中書悅其貌邀
與俱歸不可違事等數輩請之堅不往與之食堅不食遂餓死
廣西右衛撫張福林故興化人福建京饒贛道卒遺妻劉氏子璠方六
歲親戚謀割少事欲嫁之林曰彼孀則必不能存化他矣乃斷髮不
嫁與其嫂孤孫以存張記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家曰義姑孫

彭澤縣民歐陽永曜生女妙聰及于四人曜年二十偶喪妻痛不自勝
曰四子去二其二存亡罕復可知我老何所依倚妙聰泣跪請下
自誓不嫁養母家至貧事母盡孝母哭傷目妙聰朝夕焚香籲天母目
復明母年八十五死曰爾汝善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妙聰謝之
母卒服除却母未期妙聰曰有前誓在弟已長何意無依不嫁
清漢胡氏女嘉慶年十三許子同里曹明發明發以貧出遊年十七聞
母病物絕粒不食姑聞而義之請歸立機以守節七閩之乃復食至姑
家如新婦禮奉未半月子雲上見家人禮畢并立拜告服新喪朝夕哭
泣其兄之子國輝為婿請迎夫婿雖望棺思號絕而後始居有間為孤
孀惜處得居田八畝為孤定婚得某氏乃謂某曰夫姑既歸復立機

王已入所每夜夢其父曰沐浴更衣飽食又次日公傳曰噫此美日
聞其死不及半載無恙之為五位則廟得其大舍為焉
康對山少時任說不羈年而為甚對山每日曉快部中與而不相得後
違之歸而每三日食其飯花栗酒食遺一伴子進其舅姑家嘗以而
無聞三年如一日趙大洲孫公聞之召對山至堂下大加嗔呵又由為
勸諭始悔悟迎歸對山獲修武功志極感勉先成成就之恩不一而足
正德中陳州府善舉攝軍使林賊攻城善取印付善實乃出出保城不
敵逃去賊入城索善不得乃傷其妻善妻放而免因被執乃先跪叩池
水中遂就縛時賊約一父子亦同在難嘗語賊曰歐氏子在我何不還其
父概令贖我賊從之善妻語賊曰我不知死以印未付也今在善處歸

書之即後并死事聞雖自烈

看湖山溪沿一徑僕來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湖山青魚見而

玩其肥夫人笑曰但水寬耳僕遂獲免

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良紹卒親長戚康良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

歎吾昔沐燕鴻乎

陳慶學訓陳氏召以遺去壽二百金于諸生程衡越五年衡與氏召皆死

衡家又破盡矣說斷妻潘氏匿之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既失之名不仁

履此召子至舉而還之封藏如故舊禮

武院員元年之歲遠也湖東并遠其家妻與二女皆不懼曰吾夫平日尊

師誨學肯有他乎治麻家不報睨則誦書教詩事曰守者欲出之曰未

見吾夫于何婦家司諸家婦改請曰見辭不敏赴乃舉一室沈沈則因

服不釋麻衣為君夫人飲詩二章曰吞夫之夢不出則門庭腐也聞者

歎服

武宗帝起黃裳潘公然陳丁微林公大略為工書除同官許山而何遠疏

致曰罪不及臣臣實知之疏上亦建疏百下詔假罪請外當大略下獄

時黃裳氏日夜號音籲天祈大略免子罪而痛者告其咀咒工想獲

述大略并黃入獄建疏時綱釋張華備極是幸至斷指不承與夫訣曰

妾今有自分不仕利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存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

釋夫婦出獄鄰人聚觀稱之為鐵夫人

朱貞女益補國將軍霍范第三女也許字玉童賢未嫁重製殘女素食端

衣履歸其王舉哀設奠自製祭文云共伯早死其善守義之死靡他抽

身矢志世有并降心無古今望禮壽訓七史有歲歲未亡人旋有室室

八歲許婚實有定云何不幸大也逆鳴我雖幼小然念姻當相王好

賢父母樂善內則熟聞芳規習見言聞舉編永相和華整持節孝光表

國家端及笄年當以死次謝大叩關庶幾聖鑒察不致違後一而終食

曰孔成婦慰冲登子之堂親子之位焉此血氣填此血泪甘執婦道

事教育姑他日同穴其無愧乎

無錫期節婦知史時忠母也嘗訓時忠曰做人做官莫過廉二字又曰

居官悔過不如無過待汝而須貧赤時若人司家已破矣

張士柏妻陳氏士柏亡重哀謹繫之松于官自創御史臺前

大梁高公理孝弟忠貞鄉里化之妻侯氏亦孝原有幼子為親之子提提

之侯泣稱理曰吾昔尚有拘奈何今伯氏無提遂出之與提之子以百

金治理辦理不愛臨侯謝侯亦不愛曰吾出汝汝利金耶

全州唐張父病劉右臂以進而父愈妻郭氏年十八奉姑甚孝姑疾劇難

劉右臂而以進而姑亦愈獲聞母病馳歸則已愈矣因謝其妻曰子

事母婦事姑無二道如也適子何用婦焉

何良傳弱冠得疾醫診脉謂無生理妻宋氏見夫沉篤遂自縊謂良傳

復甦遂終身不娶

包元建元愛兄弟子告家居事母至孝母楊訓子至至嚴有里人婦名清

水嫌者適間客也偶遇元愛時飯之母頃知立召元愛跪跪下敬之曰

法官風憲何得與于輩彈劾不已元達假言解曰事非以客禮待此人固必買一婢使如某所有女子來相尋耳母愈怒曰客欲買婢尚未審外人何以遽問汝為人兄又稱憲臣不能以僕臣正其弟而反為之詞耶并跪之庭久之叱去數日不容定省元達懼無所容元達亦日夕稽顙為乞解解母怒稍釋始召見猶切戒毋唾塵人也其後兩侍郎并以直聲名海內

嘉靖中神武衛舍人許紳往通州探親某葉氏偕行紳適病死葉守屍所號物十餘日不食姓唐以屍禮部某言某云葉氏書機末聞苦之餘頗渾流離之際傷夫不肯抱守尸唐死不絕聲食不入口誓以同生同死無路復自念無夫此一死之烈與存守尸節者不同乞于死所立石

建坊以示不朽詔從之

廬江監司某謝事閑居延方士陳丹其夫人知書嘗戲問曰丹誠何以刑方士曰罪自能無化不須謝夫人曰既不用刑何以得君曰以我有仙骨也曰君垂誕降化志在貪財未聞蓬萊三島上有貪財神仙也無何方士使費以遊夫人曰夜來方士去遊神仙之會未知其降臨否耳監司長吁而已

前陽徐氏字子俞某號清子也念德之夕傳婦墓之墓屬對而獲就寢徐指几上二碗曰點點楊花入碗池近來者亦近累者蓋命臨豈不能對徐笑曰何不而墮墮于穿履履同膚相應同氣相求

楊忠惠以陳氏先叔父慨然曰忠惠當如此矣母吳氏曰不然人人願

死忠置人主于何地蓋若律行言路臣主俱榮者乎

沈路事宋為殿帥周尚文請卿燭賊葛德林山蠻十八年葛死而復出繼始宋為給事爾身趨劄令具尋張夫人隨從至張念公尚無子賈潘氏女為妻與俱來至而宋下獄莫張謂潘曰番已棄汝年少且未見主人可也適也潘曰王公視第夫人苦節將子非人手與張俱守宋帥曰從治七紅供索饋足萬數公笑年八十有七張伏闕上疏請代不報及公出獄家益落張有執費而令妻當夕然卒無子

楊忠惠在獄張夫人上疏請代而出臣先國恩張馬市機贊仇鸞逆謀聖恩薄請投囚費敗首賜消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機知恩感泣和國報張張中夜起立氏對食忘涕淚所親見不意張聞帝

月之某而假書生之召遂使臣隨從守工不即加罪俾從吏目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起者數次則去鬻肉兩斤斷腸脂二條膿血流五六十晚日夜籠無滿痛若楚又年苦寒苦者不能給止臣時時嘆履供給物食已煙三年頭部兩次奏請優獎特先監信是臣先為歸于死而皇上置置之生雖復損損市曹示時時日地下臣知惟皇上子明養冲和保全元氣免盡草木皆欣得所宜惜一思宸顧下垂靈慈蒙聖恩煥然少從宋滅不勝大吉若以罪重不赦願即許臣斬首都市代父之死夫雖是繁難池執其平心能為楊場仰命之鬼以報皇上臣子九泉猶有知無亦復何歸無地矣

至子某夫人乃文忠女姓韓八歲時父文忠以中書作有小兒嘗得歸

年璫的表姑博學多著述嘗咏明妃云當時只擬妝重工誰識畫妝黃
兼道晚年諸姓請其偶登梓夫人笑而不答明日則葛陂志焚矣

沈公襄之建戎也得一妻與俱中道被賊所擄氏欲去而殺之懼賊威而念
妻無所處者日居一自宗族所係弟去勿憂其妻遂指書去賊中某
年家負金錢往索可得押書持去在不脫規之去久之不還押書往
詢云未嘗至還復叩尋妻配其婿夫物曰吾夫婦患難相無何則離
今去而不返必汝妻展大指賊殺我夫矣跪者如事不難決圖于監
司監司亦展展氏妻有此事不傳已使尋覓食足舉而立限責押書踪
跡之押書物色不得遂受笞乃哀懇于妻言義實自鼠母性我因以聞
亡命去久之其敗處始出始見妻復相從

太倉凌婦鍾徐生大故飲病卒歐陽之以前誠不此一女長適同里
金氏子前三年金氏子亦死歸依母同居母度女今飲畢市一棺未浴
外書前趨入棺中令女將生聞之室成涕泣祝曰女曰吾母女未嘗旦
夕離今別月餘矣何能令泉下久寂遂絕粒二十日而死

海寧婦陳氏董酒妻也知書善吟咏年十六歸董董兩月而酒卒痛絕
致死家人防之父母勸之亦不願不願未為大僕展葬事之年五十餘
而卒有咏前詩云移得香茵愛覆周桑桑無主為誰秋寒苦日抱枯枝
蓬蓬壁面風逐水派咏并工竹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
相看歲暮青苔色應盡水霜敷一天

趙王既以重姬歸謝茂秦茂秦載以游燕趙間茂秦死姬率二子奉城侍

大寺傳每夕攝髮裝一曲歌所製竹枝曲物地而罷服間以千金裝付
二子令歸其自破樂器歸老園開闢

陳南塘患夫人沈氏有智勇所居一樓窺窺南塘地出糾四五十人勇門
而入解登樓夫人持一鐵槍守樓門蓋不得登樓火燒樓夫人見火通
自從破窗竄牆獲于鄰家免免
陳水武槍城為害而好釀蓋好釀一日無家夫金杯酒僕四覓妻蘇氏曰無
覓杯已收矣客散獨為口杯實不見尋亦不得公平日任陳好客樂何
以一怀敗今座工室不歡平局蓋之

歐仲父有文名而不偶嘗仰屋而歎妻沈氏仰之曰君見室中得意人乎
不遇治第金寶膏軟暖間里爾然庶忘以向人誇而獲守工子不肖
之心有三點焉此與家君善者之為為子隱處山中子免三點奈何是
歐與仲父笑曰子非如是吾復何憂

陸中陳氏婦者身中其心而女也為陳由妻陳未三月而父死母欲改
適女曰陳不從竟改嫁一日念女未脫女聞門不見曰既適他人非吾
母也夫物之有姑也之終不關門而斬而去後夫疾篤懇欲口香家有
無子女當擇良家女金其或婦不應夫妻入室下碎碎罵到頭不
陳敗某日自刺而死時年廿一

萬應中德州縣丞妻王氏承其病氏謂曰生死雖出入息但保真常
觀浪文化亦復何憐子去吾當隨往耳承其死氏不食者七日姑強之
乃食一盞米每早哭大跪燃香一炷而起念佛不絕聲三時如之居二

最急治喪事者當一備置几上以方鏡一面陳二側懸紙左右狀念
佛藏人勿近之夫脫口出偏體如金丸煥為數尺如焚名香焚事有
五色雲向西南而去遺青狀望如生土上踏蓮花千朵廿一聯作火道
備

烈女方氏勝容而許字必靈汪氏之子時麻時死方知洋法剪髮
不再嫁口自難未行為之婦者十五年矣卒能忍然願廢簪釵以養
曾姑姑往慰之泣謂姑曰兒姑之婦也夫不才願事姑如子姑辭之再
三姑知無解已志者約曰候三日臨堂一笑當拜姑至期如前與父母
升事至堂所聞章中國足聲亦惟視之則自然死矣遂合葬焉

烈女王侯貴族之父親也方侯掌篆贈婦未二十位器之教誨備至

其德之生數年位卑而德之得王侯侯有子不肖則博英然有到
暨三姑已計得其二矣遂機一覽最勝姑聞之不得則臨以罪捕侯子
及其母母改嫁也既入對母膝行前具道子前基祥子意母曰兒頃刻
死耳而母忘初夫為唐手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說捕姑望而告曰而父
堂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地汝不肖天道也復妻方姑賴
侯亦能運出事遂疑

烈女楊者王生錫妻也生年少貧才氣以攻苦得疾婦歲天乞代而生
竟卒婦為尸自服家舉國入校不死頃之入殮僅故不死賴其姑
曰吾死決矣惟今外人手番尸也明日及殮惟願墮地復蘇家展
守之期廿日卒自殞死

范氏少子諸生趙一鳳家貧入費氏日夜機杼紡績未幾鳳氏時
病之既而殯食曰有二孺子在亡何二孺子率氏益大痛曰居歸未幾
也則之墓所視治上諸父中有利其塚以得葬費者引人視之曰是少
望而美氏聞之大恨即取石反按目自目自結利其塚者乃大海而以
目楚痛甚度必死冀得自隨視鳳氏乃自縊當氏日結時呻吟小息
微自謂善雙痛極矣而中甚安然則氏之死也當更有甚焉者耳御史
上其事得旌門烈婦

其有馮者家頗富長子捕出也已娶婦又婦生乎甫五歲長子虐
分其產之捕至野田夢中以橫鞭鞭之馮老怒欲為子官妻注曰吾主
正有二子幼既死乎非命若長又編子則我死是死之嗣也寧使吾兒

之命不信何忍王蛇則馮老從其言令長子拜妻為後生二字皆成
立危家而長子子孫元蓋死仇人以為天道云
萬地時所臺英公相繼與英人以其喪子為先歟英公之父收謝納妻
妻俱請于泰山通判某司書行郭中見而婦所拜甚想其妻祝曰吾夫
妻善獨吾後隨不得有子脫神祇子子妻善祝曰吾夫善正母吃善
人妻身微願祚正母自通判聞之驚曰婦人未有不妬者而其妻善五
祝必得佳兒後生英公感以為神降云

順德馮氏故公池妻也公池捕出而兄官應府折家改嫁馮滿口滿應
子為父母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乎非妻所願且非獲人福實欣然歟而
從之者徐氏者其夫與弟少嫌為害甚聞之其飲食過夫夫辭以辭

飽妻曰：隻雞半酒食之不盡，何苦舍生爲夫戚？惜而止。事獲得全。

以教吾平疎也

唐氏雖係字相重長卿之女而士人黃雁古之妻也此氏天孫字七襄則

沈居典之女而長卿之子婦也二女少皆明慧讀書能詩七襄既歸唐

卿靈時時歸寧相與徵事細書分題授簡紙墨俱備朱丹琅籍長卿夫

人亦播篇章各有韻咏就商訂為長卿詩三封相與過末婦應為書

但有圖書蓋都無針線箱又云姑婦微相得而略略伴行分題范共咏

登歸句先成信一家之盛事亦一時之美談也

徐璉字小淑范表白夫人也與泰山陸卿子偕和其中士大夫雖稱之稱

賦方夫人靜之日偶亦識字雖稍離信手成篇天下原無才人遂從

而無之始知美人村名而無寧不獨男子然也

萬應中遼東長身盛冠入陳時出境有二婦隨土客中為所搜得一賦下

答其一婦與上賦以手復上遂遞一色義又遞一婦與一色如前法二

婦圓賦正授已故力一惟上賦亦盛客中二婦將上石北擊二賦俱完

取其佩刀利短將賦馬得已義歸陳賦頗奇

沁水陳東北有資莊故張忠烈公居之先是公父尚書王典撰海內詩

祀墓端為堡甚堅崇禎中賊犯資莊王典已沒公已嘗第公之子官京

師惟夫人在氏守金學張崇堡去夫人語其少子道墮曰避賊而出家

不保出而避賊自亦不保等死耳死子家不愈死子野子乃躬率僕僕

為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盡賊傷甚眾越四日乃遁其出避山

谷者多被獲惟陳氏宗族得全兵燹王學生長其堡口夫人族

直數萬楊鴻銘信陽相公子也妻杜氏事舅姑以孝聞給為顯大夫代給

死絕粒以從特婢得相相命繼之諸子七環泣氏曰汝曹無母可以生

若我則可以死夫既以死者若若何忍以不死若死者其母助之

守口何必死氏曰使爾婢必死而後死忠臣必死而後死死亦無聊

之計耳人各有死何憾焉竟不食而死

趙靈均內子文敬謝山先生曾孫士也性明慧所見無花異外小童文敬

信筆演染香韻草有佳情因得千種名曰東山草本花無枝連近購者

填塞費極謝女士相卿事靈山入而既其婦為生男歸當為子為婦著

出而應四方賓客著謝姓之詩門如流水應接不暇

長年婦子有好事者曾于侯家見一紙箋云一婦初為萬戶寄清若乃野

處食惟不惟孤目端先竊恐婦城生如須十五六二有無士得同志

者一若一惟相從下夜名曰伴婢妹凡有承心竹素王元來門範氏拜

書

沈惟姆母楊氏嘗訓諸子婦曰惟惟惟然可以處婦如法某腹能姑子不

能藏一播子

沈鴻寶在吏而致招陳時事某未嘗親知事沮之王母人曰所上何事某

官乃爾公示以某袖手大笑曰君婦手平播君何憂乃爾驚天知地宜

若某男子真播播庸草耶

華容嚴捕聞某羅氏貌麗而拙不為夫所喜生一女遂不共處者十年婦

獨與女共奉公姑極孝夫病侍湯藥不懈者二百餘日夫死自殯棺側

聞其明娘許字費者才悍驕未嫁時娘從母乞自養母母不許後

門自經華劉製紅雲云男人物近我身女人物則我身

商河女黃氏嘗曰女德一而己言則長言客則海濱土則賢巧德一而己

何四為弄字玉生治新東宛作劉敗里中執女父情操之例及其華女
長跪請脫簪珥以贖父弟賊從之而後得士女偶從之度父弟去遂罵

賊而死

松江陳烈婦人婦也歸初夫子亦人奴胡先婦素善姑勝操之不從

即婦曰若實家婦即與何傷乎氏曰志堅不二君烈士不二夫豈第

卑貴賤有二哉有謀婦者遂自縊死

晉江吳三娘以難偶父命無子撫母費之子為子長于三娘故以兄呼

之即奔母亡適同里無賴子同年月忌語三娘云特往汝父家偷數日

不得舅姑疑為問三娘口使送吾父往問父曰無之思一日得其一條

于荒丘間舅姑曰是矣提吾子者必婦也于是執三娘及其父兄

傷之官謂其素與夫兄通謀害其子也官見三娘臨所疑之日加慘掠

終無從詢而父與兄俱被刺死三娘厭久飽食飢之死日苦非

不壯元與其訴之上事不如書之人問心明乃自死耳越三載無賴子

婦問之則適遇妻遺之粵東留鞋以絕家人望也于是三娘得出獄

召無賴子責之曰若死吾父兄且婦吾名氏乎夫義絕矣手持磚

折之官官與婦子重樓之懸於三娘使婦歸自縊死

黃岡張氏父先有所許已而悔故地從違許一富商引刀自創死

夜夢中有神云插滿林居風日清黃花白露客心覺頗聞信其非吾主

卻憶當年故再生降凡苦魂與海峽接簾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傷塵
迹底事隨春世工名

武進陸氏女字同邑趙生婚適遠元誓以貞殉嘗作一詞云世上元陰

百年一息厚愛深情終須一剎盡兒女姻緣偏功何似教生來夫婦不

相識思義旅空說為情路都付與清一夢

順天梁公秋以博介商立誠誠誠公秋誠守在外妻張氏聞之曰吾夫

必死遂衣白衣願贈婢登樓自縊死而公秋竟生

宜城何烈婦歸諸生張顯奎冠適宜城婦捐子順奎入城避難將近城與

賊遇婦知不免伸頭求所抗聲罵賊賊之順奎而七歲伏地抱尸痛

哭罵賊害賊死婦而手挽尸衣不釋

崇伯士中賊破新城劉前縣妻郝氏為所得飲之酒裂杯屠面大罵逆害

清剛烈女為賊掠被臨不從口與賊為妻吾父吾兄何以為人賊掠度

死 澤化高烈女名劉媽為賊掠之驛馬自斷馬下賊害 宗師王

烈婦歸其信賊至將信持掠婦自經賊門強淫之婦斷賊舌賊怒

刺其腹死

新州潘烈婦歸盧城新破為賊掠賊沿途放火婦至大烈處將母手投入

焚死後獲產妻妻妻氏賊臨抱兒投井死

長沙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城中賊至其室皆逃惟七乳及登賊城

賊入士持刀擊賊賊曰眾人不守婦一女子何難為女曰吾以悅天

下之為男子者女有色賊要之士嫌目大罵揮刀戰賊遂被害

南宮劉夫人數揚州中劉公輝女也歸日已生次指生一子永益夫

撫孤治家肅然聞甲申之變散家財募死士得數百人并其僕僕願

一旅以助討賊會漢帥張某至聞夫人名請謁夫人出見之漢帥為言

左君藏如坐通漢營無隔周視營壘出千金犒士軍中皆慨然漢帥心

持而滿實不肯赴敵辭後據不聽夫人怒即起問說劍時斬帥一軍皆

驚感旋甲夫人不為如口授一女子何甲也索筆賦詩有劍磨鐵膽甘

在劍快卻沒膽賊桂門之句題事從容壯辭快劍自劍帥悔叩首別請

夫人曰婦言不出相吾為國難以至此事之不濟夫也時軍好為之野

馬而去盡散所募士歸曰里聞小華顏曰逆賊逆母歸妻長壽爐佛以

終其身

廣州陳烈婦隨叔父使都門適馬子應科生一子甲申之變入小室中抱

女夫哭曰我死兒亦何依死地自村死

崇禎庚辰大荒有山東夫婦就食南都夫病婦侍其側耳垂銀釵風度

側雖逢人乞錢曰夫宜為海內吾亦宜哉夫久病無可調理生守待盡

耳聞何不嘗身以養夫曰與夫共死生寧守節死曰何不以銀鑪易米曰

此夫家物不忍棄之棄就死得數金事一棺夫死情工界棺埋之塚

永藏而婦亦死

信陽縣烈婦歸日已對公撫芳信陽兵變芳入山婦不及從中夜城陷以

婦子村老憤赴城南河死

官亦費氏繼陳京族之氏自號為長公主欲辭以國聞閹宦知其非與一

羅氏見賊入宮躍入玉水河死

萬山姚氏女父會參時于京師京師陷為權將軍殺姚之女姚日大罵乃

刺辱其父母弟妹七大哭會月觸權軍持之不得死一日東門與父母

俱自縊死既而復獲復好言求合女曰若屠戮我父母弟妹不惟此有

耳賊如古義之士哭罵被害

甲申之變女子死者甚多有不死而以智殺賊者潘鵬妻楊氏故臨清故

也聞賊至和氣宿酒以待賊賊入鵬進去楊以酒勸賊賊醉見情酒

盡飲賊酒死 陳氏女賊破淫之女曰潘某取水飲我賊信之至并

所奮刀擄賊墜并女奔脫 李氏姑趙某居賊至婦所然隨侍賊極微

酬隨士婦乃解其手足以滾湯洗其頂喉喉流血而死

長縣吳金妻張氏賊掠其室見婦美與之淫比賊熟睡婦脫開扣門聲知

夫已至乃潛入殺賊取其財物而逃遇過舟并婦泣曰所以忍死失身

者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既獲一面甘心矣遂投井死

同安戶然華妻趙氏被擄婦閉門前地地之曰吾夫金帛悉藏此地者同

取之賊信其言婦脫向柱隱處與俱死

羅田王氏女適歐某前三日賊至夫適其姑老而婦持出門行十里

遇深池相抱同溺死

史可藩者通都相公之弟也取李氏甫三載以病卒氏長跪前號泣正

堂夜昏窗外地覆趙父母婦跪求進飲食飽後親命侍夫夫人朱江

嘗有妻人聞其夫而欲得之與當事獲遂客致時且以兄言其必
便氏聞戶取刀刺鼻其家人排戶而入已死仆地夜半婦起妻人聞
之驚而止

魏烈女魏賢婦江人父應氏移家揚州娶于氏無子獨有此女于母家有
十日節與此婦甚相得已而楊城被國士劫掠自若聞賊遠起口意
智師死矣因引刀自刎父嘗其刀獲聚薪焚自燒父獲其屍乃持父
毋泣曰父老無後能歸江而為自 免死死遂遂等耳乃自縊而斷
父乃于第曰事急各之于女至亦與其時之共入太索二士匿於下一
卒機險以搜卒不得而去已亦乘隙奔出甚乃脫賊以水塞口鼻經
父抱其屍父不忍解帶投而殞之母懷遺舟出與于女俱死且死告父

口死死可死之勿莫此上父從之與于女俱死

臨川曹烈女曹長曾公益幼女年十五歸于徐乙為說居母家為賊兵所
執遂之不從初載其屍為斷其左臂奮其長髮怒呼于姓製賊刺腹
以死

六合諸生夏治妻周氏祖姑疾刺腹愈之姑疾再刺夫疾又刺皆愈後治
應賊于金陵氏自刎木陳以手扼其喉又死夫無辜執得成禮躍
入井家人賊之民外床概患僅存獨經紀喪事何陳竟死

杜就者故太將軍弘子將軍老而貪實疑淫流行位為卒貴凡方少
兒有勤敬適者不應疑高僧外雷雖疑為尼受其成夜半縊于夫枕之
音書司錄金銀其之

施氏女名黃其先潘口入父益疏避家金陵年十七歸黃氏子子病甚
黃姑意欲得女以事之來而婦也情卒不起女求殉不得恐黃姑責其
志乃歸父母家繼姑自給亡何父傾運輸不足額下京師微女聞之隱
微入京微父會朝命清規後道下所在省會道微疏遂下江寧府
微女乃覽髮男繼姑如者父于微父知之夫物自是聞微日一僧弟
入視出則刺暗易米以換父母及弟妹者青人義其行持千金求時曰
歸我我乃能出爾父母女曰微父微所願余有何謝之亡亡何父病篤
女懷懷指潘司度長跪而號請代簪出父就醫潘司為心初微保歸婦
臨月竟死謝里藏其義疏資以金七朝夕上食叩棺而呼竟以成疾疾
革謂呼父者三而死時年三十四而中丁有聞事

王烈婦夫汪姓貧為生以嗜酒麻堂街店江東門之貧善協與村家相
望破屋一楹簞蓬界內外婦日塞戶坐門前工燈麻自給而中工下滿
漚持盞手暖不休夫與婦徒李姓游李悅其姿禮之夫誠游婦以狂
言詬婦婦奔母家避之夫遂舍婦夜與李持酒酣偶引婦同坐婦疑
走且大罵夫以成腦之婦堅拒被笞無數旦乘間逃告其姊夫踵追之
還婦度不能免是夜携幼女望河干物受後水死
李慶城之媳翟洪園公之女也為國殉難以女為其兄洪墓舍石之鴻墓
不能隨其夫歸葬下其姊見而悅之水西之役以其夫往見于道因
利喚墓舍為媒女乞墓曰番父死以我為伯父生無留口實伯父不之
從我以祖姑及姑在隱忍求復父命乃反以金獻行而相誘耶墓墓登

帥度不可得值通婚者入宮遂以應見而從之時帥為女大化曰
我先皇之甥也射之亡無臣之悔豈尔輩耶殺之自剄死同時海婦
感而自盡者四人皆而者六人

洪武初里人某子奇娶婦王義值大軍過其子奇挾妻出避倉皇

英官携婦至郎子舟渡海累年行乞至京過一高門有婦見之而泣
以酒食又置度年未與之子奇不敢視而去翌日又乞過門此婦在
為呼與英婦為主母所領令人送之簡其囊中有食銀一錠書一封候
英官歸以告政府視之乃書一律云夫留妻赴江東王義恩請一豆
空餐首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智隨風而行珠淚孤墮下千里家山一
夢中每報當年舊此難相逢難化姓名遺英官見憐憫之 還

賜錢米以給其歸

曹成楊氏女

子為婦歸其南而曹婦為王上某所誣卒山東人有妻

婦曹成婦之妻見疑生一子矣亡何某從軍出婦疑其妻曰曹故夫本

大家道曹某厚當其時曹某歸于客室今天元某婦人無知者使得

得之某妻與夫人何思實子某歸之曰處遺人發之婦曰吾子曹某無人

識也數惜而罪他

婦曰某用著之非妻自行不可願妻婦人

安能遠出 往過且數月而此呱呱馬語久違妻大喜曰若第行

子吾撫之婦故作善德故妻恐愈力乃擇日脫離離髮剪乃力從而

健兒躍馬而南渡江去家數十里止進敵以醇酒飲而健兒皆醉夜

婦起解之脫時至是以為某婦門獲奔婦夫從婦周顧之少年輩時

也不散出里者數輩稍前場問婦曰到有勾當不與公等門底婦下馬
堂中堂家跪夫呼此妻屬夫不得已僅僕伏地懼不能起婦曰願微香
香 將軍婦曰微語之大明日說法然失錯婦

痛哭曰妻非他故居被誘婦氏也矣述其易易巧脫賊里

中實如事國邑今令給獎賞婦士多為持款以美之甲午年事

當德中英邑某生商子潮夏泊其河下忽有某姓王二者與一僕偕來生

視之某國邑也其船與生之船比數挑生亦深應之一日生登岸獨

一僕守船故乃就問生家世某為姓某一子之明夕復過生歡

又唐唐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故敢有所言生從之既入舟飲周

妓戚戚不樂生數難動之亦漠然無理起先仆榻上呼之不起生有新

衫在榻故故

生以度度喻賊不為介意夜深就寢聞之故僕尋舟

無 某語生曰我非婦誰安察指揮七也吾父以公務調潮廣之良

陽至江中舟人王賊乘父醉稱之江并害吾母及僕婢而獨留我謀為

妾所以不死國當執耳賊快吾父實時商于池而後還當富奴之不

能歸乃買小舟使載舉數而乘此日者吾察君久見君似有心人故

欲求自近君能復我仇于官願終身為侍婢無恨因出父文贖生

許諾翌日優乘曰二姐未起乎生大驚曰賊賊不知死所尚竟二姐乎

僕知事泄自投于水生遂携被歸老馬以下婦女

高王者京師婦也嘗平僕婦後見而悅之因與卿卿處于也僕備置嚴

三間門謝客天順初僕為石亭所忌妻以駕臨王來僕生說不為不

忠命新于市王書服賜酒食與談俱曰吾母不其且得禍三日妻喪死
必不來所以來者為君既服事妻以貞殉不復生矣既則三親吮其血
以繼服首實棺殮之自殯而死

劉引靜者南宮姚女也幼為一商所養而死時服天泣管不留客日以女
工自給商家中落且惟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欲娶之劉不可而止
郭七公子者定襄伯登之親子也嘗晚一姚公子死即割髮為尼
屬寶石者京師大貴也嘗以罪發遣逐家破無可託者以萬金寄所
親姓家旋遇赦回舉所寄還之封緘如故嗚呼此豈風塵中人哉衣冠
懷之矣

林牧香風化時姚也從良後有一篇知詩見前不詳蓋抑後于扁鵲題云

昔日書香身如勝仕名舉折舊枝陰從今月入丹青手不許朱風再動

性

秦風越舞錦雲能詩善琴與諸生博各好春為仇家誣陷繫獄當脫醫珥
為鏡甚至卧卧供之使諸遠方雲散隨行毒惡長途反生不測刀止
之錦雲因賦一絕云一呼春醒萬里情斷腸苦華斷腸男明時受法毒
為兩明日留君不出城妻去遂首城而閉戶聞佛言以老

南田 有詩云平日年年射粉圍憑誰中的得先寒昨新傳

急渡取茶無製可汗有娘子單錦暖夫人之氣

吳城薛雲雲熟富蘭竹作小詩甚彈走馬以女俠自命置彈小律頭上彈
去而婦不知少游然中興五陵年少扶彈出郭建明消教觀者如堵畫

像傳入雲岫圖陽彭宣慰原基之貴金錢無異此其能致北里名姬至
于傾如雲岫古所未有也

大通平當而事多異守異者所以依乎中庸微其異者所以絕乎執據有不測然而然其之數而至玄山海經千歲微福無庸其趨避惟通神明之德為難知人以知天若體天地之機亦從不測見不二而儒者曰子不攝怪君子取張乃易不曰風變化而行見神主福禍而知天地乎然則其極奇極幻者終不施至簡至易者也纂

數異二十六

洪武中南宮廣積內庫積銀每歲數百斤一日忽穿庫後出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光起如必有寶國探其地次早去土人許見銀大不可舉遂喜相誡十八人同掘取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事不乎問于官上曰此銀已失三歲矣此天所以界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

與備工內庫承銀法異此儒得免臣官拘之錄而翻受非分之賜亦未安哉

周中主凱少時夜睡腹大滿不能寢忽有人持小瓶治床前承金并既獲四頭舟人皆不見一日里中大疫凱無病者見神人苑中視之凱命草封液投寬水中疫遂絕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解元蓋其祖解道像年二十餘烏紗冠履為皇所賜御袍二尊立持刀劍侍立人御等錄當解道二字不及寸言蓋為為皇數人子賜以名一日入朝與張真人通真人于殿中與棋于時禁百官在朝不得與棋科儀者科之工召攝所以真人曰臣不敢言言則于通不利因問之曰道乃天工蓋然神故臣為知禮耳上乃命蓋服解

所服龍袍賜之道補晉謝至家而卒

建文時縣大同觀分處湖州浚子官潮人思之聖像于歸山宮院以祀司學謝學為御史領兵過潮夜宿行臺每夕聞學戶聲不以為疑一日晨與守門陳卒不來備鑰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獲鑰盡開重門若有路思者若輩守衛陳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學知為觀之神也至夕學戶如故學乃默祝曰果來命未靖一方大同當加陰相何作此態以相恐蓋陳教祭即言訖而聲息遂莫之其後軍中聲息必從夢中來告猶真如生

永樂間蘇東門陳氏以侍禮畢家有周七郎者歲染痘也時巨痘如命未嘗微恙至即拘集捕役而周不至嗟大起還入即席擒至并陳生

客姓名以聞上遣校尉追趕赴京今因予一至候十日未說先獲死者八九間周未死然亦隱隱至第九夜卧于床時三鼓見一人自床邊出乃其故父也持飯一盃并羹肉令速食之周恍惚問其而食盡泊天明覺體稍健潮海引奏獨得生還謂息數日始獲

永樂中吳縣有老叟偶治耳耳中得五粒金銀衣等物情得一集最獲無所得視其中有一小交椅制甚精妙椅工坐一人長數分甚有精氣

蓋真虎女國獲焉耳

楊公壁正統戊辰進士為御史素有風教嘗以錄職境數督外禍忽風竟寔當風官報節刻下楊凡以言捕者悉賜罪

弘治人崇陽中永樂登州縣人入曹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後如泉州先是

洛陽橋地盤石 則 云石顯若開祭公孫米公至欲修橋跨海工

盡施欲以文獻海神忠一辭卒建露而前日必痛飲能廣往數至大

醉自後于海若有聲梓之者俄而以贈字出公解其意遂以八月廿一

日舉工期旬日不至工遂廢橋未傳此實事也不知何人作傳奇

以其事附纂編則不知有獨矣獨幾言至都卿又以其才廉聞

封丘黃公威為四川參政適崇慶忽旋風起為首據不行公曰即有竟且

散去吾為法理風遂止抵州沐而諸子麻履夢神言由州中云目露粉

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傳山為巢旦起米兵至寺宣誓諸僧一人

姓而克協之無難視之謂有巾環公曰是盜也執之盡得奸賊並刊後

宿人妻去殺之而沉于諸首分其妻妻女隱宿中恐淫去盡持伴殺僧

毀其寺

于忠肅公為諸生時思窗外一人甚清時局乞許公海歸言曰大造乾坤

乎重狀社稷時其人大驚悲躍而去所遺宿乃蕉葉一片耳

慶應北定建寧有故者趙太白諸人即而與游有首者數重周塔及

所服起即以鐵簡集等之一日謂諸貴曰明日慶陽陳舉人至我不可

見當與諸君永利既而陳文靜震亞提登展化下未無定其瑞之龍

羅文肅公為秀才時嘗至城西運至謝庫舟中大度公亦說為以雞刺斗

無血自度必死忽聞舟中呼夫起至問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

士為在孤旅誰工何無一神故獲我來送一伴好風言畢覺渾身冷顫

不已舟亦為知汗出如雨斷覺少憩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真

謝勅事補圖

福安俗不貢去凡有節節滿膝膝下不然外不得男有林某妻氏連產

六女無福妻婦中封以上後復產女滿膝之歲猶有巨蛇自福躍出燭

曉其項以首仰乳母之則痛苦不可當撫摩之痛痛止移日不解而死

是與多虎成化間御軍殺機子路虎過中箭跡之不獲明日行山廟見土

偶服國曾在馬令開而數其廟 總兵趙繼征廣西蠻虎虎飲漢中

引弓射之中其魁華箭去明日還者入古廟見箭在神滿國廟為新其

廟不若前今之毀之為得

嘉化十三年浙江撫臣倡議奏獲昭興山陰縣民夏瑞告稱有木村楊廣

令其家傭工夏金等弄來逐逐弟陸飲酒至待于門忽見門外有鮮血

如兩點射著金脚及門壁不知所從來階下積血約為尺許觀而廣等

下船歸家血亦從人直至水濱其人以篋置置船上旋而漸漲亦有紅

色如血次日見船中積血十餘是復缺人王臣依州留瑞所至盤旋諸

以左連遊者如奉教者雖晚集 之徒皆避居龍孝已而王臣畏市中投

省毒相繼伏誅蓋其應也 嘉靖中忠節諸浦鄭家一人曾起步室中

忽若泥津滿其股呼燈視之血也衣盡滿滿壁沾滿出步雖叮往住皆

是當逆舉奏未幾有傷奴陷縣之變

嘉化中福慶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高十丈餘廣度八丈其

旁一池忽生大塊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當食之而忽病死者十餘

人 雲南麗江軍民府臣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

二里許一日忽裂中分其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峙山上
木石嶺然不知江水壅塞遂成洪濤注田苗蕩析民居其間諸祠皆南
原而建報其北也

孤海中南舊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長尺餘
既數日已三四尺偶一人見曰此處生出山矣自此遂不復長蘇州
府治西南太湖之濱有山自移後初猶緩漸次甚急望太湖而趨偶一
村民見之驚呼曰此山要走下期也聞者皆愕然而呼山隨呼即止已
離舊地數丈矣

車已五月望夜動朱城開辟應甚烈庭明庭堂臺層滿地有宿于堂者
云時破黃鼠觸鼻大走于堂大如平日懼索頭殊不知其他賊無算數

處見陳桂芳一片厝口睡衣木各破為四音全付往桂報木空其中如
前而部大橋謝亦裂巨於港口鄰家取出陳桂芳如粉而塵落不動碎

一婦如陳明年就記法慧報從盜奪死

越化中長樂士人陳堂獨坐山齋梁上二鼠相聞忽墮地化為二老翁長
可五六寸對坐劇談聲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聲動則其歌云天地
小如蝦蟇蟄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說紅輪誤又云去去去此間不是
留懷處樓住三十五天大天玉皇為懷養兒士酒間合為一大虎向
士人作換換狀而去

孤海東江南崇明縣民家有雞生卵四方異而卵之一顆雞曉大如雞
是雞足以覆欲養國是陳陳公境曰此真誠當國然度已不存矣其一

誠言今選奈何乃止

大興劉大軍機為捕生時有魔神降其家公今進報制之獨不懼魔履其
叔若慈之者越數日呼公名指曰公大責人他日當得八人歸奉贊南
京公處以大目為奉贊南機母如其言

高郵縣官戶者以滑運是將送家料理則備小舟而行運潮風作舟覆僅
免乃從潮運陸行坐車遂望見一處舟浮沉波上有人與舟皆呼救求
救爾審中不可辨心謂之呼岸者應航往援至則其子也因備父道
風浪遂則其喪履矣

四川趙雲君曾往瀘州江行阻風足斷令人上山探探山頂險峻人跡罕
至有猿抱一隻露其半中曾大獲奇文曰諸葛之遺亦有無字者因歌

歐石田思大虞一層山舍船不見矣行一二日岸上人聚詢泊舟訊
之乃辨孔明像者方畢細書名號其畫以與施之恰足所羨之數而像
旅

徐冬序錄云前朝氏于五六歲時因升為墜地物其頭黃長而竟不壯伸
同里朱守自偶戲擊其頭有聲其然置地死矣朱懼潛送朝氏子項舞
履旋頭項遂滿室家人驚喜謂朱相之圖氏但尸有病應者當與陶
僕斷殺如市遂送屠格麻其項黃從甚固僕索悉削竹為針刺之連
穿氣脈所積而死竟無所苦天利之在人不得如此苟不死難有能
死之道而不死也信哉

孔祖父鑑忠孝誠直平生政績不可殫言自然撫為司空行立富陽中

得夫親風色忽覺喉息快入舟矣然而遊時卒有火起于舟上甚大
而烈警公急斷微到大光斯為斯小遊于氣晚則光已在天際凝定時
煙滅一星矣既抵山口可謂之孔鑄星以記傳說

揚州江都縣有新世也者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燦爛仰視則火團
也隨轉隨映人不覺塵出千口自是不復正德間事也

吉水縣一豪家進解占斷其叔姪幾地豪家地豪家地豪家地豪家地豪家地

香鑪天一步忽大雷雷風而移其樓空其地以歸於無不失尺寸

兗州知府黃公一夕夢獨孔廟聖對之泣下次日湯廟升殿榜榜榜榜

正見聖像金網製殿瓦穿漏下旋像而孔陽然生為聖者本與廟矣初

未中開廟及廟最初開而火起樹沙延及庫廩室宇前代碑刻咸在

煨燼是年定軍書坊及張良人家一時俱焚亦可慘也

天台庵庵皆海藥進士弘治間和黃州一日隱几假寐夢至市中民家有

老嫗餽以饅飽飽食而歸及歸連左右走訪之一八十老嫗方授茶時

微問之曰吾夫死三十餘年平生者能令今日說以供耳者皆聞之

驚訝召嫗入宛然夢見者給以白金一斤自為文紀其事時時招嫗

視及會飲明日集弟子諸推其于堂為法蓋欲沐浴堂上曰我今復

為鄭都郎守矣遂遊見黃君林一獨為江西布政使中元蓋履夢一

婦人等之覺而所事之物若在臨殯時會門庭宛然不忘公性之命一

健卒獨所而物色之一老婦年七十餘方祭散夫所焚紙灰而水寒

問其夫死之年月日時與公之生時無不同見舊聞

正統歲以知逆璣龍場驛丞錢瑄遊人債之公度不見乃托言往
江國時有船至舟山過晚風一日夜以聞界聲岸入山中一寺求宿僧

不納趨野廟宿僧臥虎虎晚風大吼聲僧驚覺必虎時收其

意見公方熟睡驚曰公非常人也遂至寺寺中有異人會相遊于殿前宮

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曾見君今春消息長先聞

之句與論出處異人曰子有親在某一理想極以此走朝而走趨某及

子親某何因為善得明矣遂決策返公題詩壁間曰陰懷原不薄胸中

何異洋堂過太空夜靜海海三萬里月明飛鶴下反風因取問遂由武

夷歸赴龍場驛

正統中宇內內日當某建永寧寺于安德門外第一樹上梁諸親上有泰

祥白起曰紅字逆理之

瑞安有陶庵廟神陳姓甚靈驗正德間知大廷境人見廟宇若已灰燼忽

一人從徑外于地教市人排石石置腹上實餽于中散人執餅各

攜米熟而大息廟竟無恙詰旦眾聞之則曰火焚時陶王遠赴葬會望

見火勢命我來此救以香楮敬大年我不知也自是境內病者臥所各

求數願竟食散愈

江右熱相為四川清軍時大旱時又不應公夢朱紫神指曰公行官可壽

歲祈雨當助之即凡疑欲遠避之願畢焚香當書才三字于掌上

燒烟上香即應爾次日公謂同食曰公等自祈香求三日可必致雨眾

奉之信行香三日晴如故急書乃書三字于香上燒之少還陰雲四布

大禹如注自是凡有所求無不立應川中稱為神明

正德初吳門諸家生一子甚慧甫四歲問父欲請九級父難曰汝何知曰兒聞知之父母其子取示之不待教而能誦至八歲忽謂父曰吾非若子也乃瀝水真君今就經典與不今已熟記當去却非地死父母葬之時定當雷風而驟至眾驚散及葬視之則棺裂戶矣

陸御史克庵按浙第一日至陽陰夢入夢祠禮拜王起此生海之曰我解兵事時在杭之西湖喜得山水之樂今棲于此祠宇雖比昔不安願若為料理究問王子孫有存者否王曰惟當兒有一子其後竟絕矣克庵熟視王貌蓋面有四痣明日據廟所見如夢中祠宇雖與廟開別落四處完其之重新焉

蔣給事某曾因公差泊舟江岸有一官船順至相迎過江送其過一女子至江邊流 福官呼婦人憐之俄聞岸上哭聲詢其此女畏責而死耳不知其已死其三弟辭奉命釋之此女復能離別婦曰明日我先去公且其行次晨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河朔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纜是日聞船者皆慶

正德中杭州錢都憲家一夕大而起視都督清水而臥家則水之數日後為潮所溺其婿中流而外逃近岸下黑雨衣服沾之雪如累萬應四十四年正月無錫大雪有黃虹呈三色

正德末年清遠城所在有虎患由城所共與德仁及子已江當山水具區虎多出入其間白晝鳴人所傷百十計當文敏時以事入都雖再山

聞其事務文山神知音之與神約期三月內除患此言不然而于上爭神且有野逐立石山寺一日忽雷暴而城中擊鼓四虎湧湊聚海隨流而下虎患遂息嘉靖中霍公死碑亦仆虎出噬如故惜懼置碑告之虎患復起隆慶中虎復出縣令郭文學進之遣使告于碑下虎渡河去乃更立新碑焉

宣興西漢中有一人駕一舟遇雷擊一燭燭于船倉一燭入倉中一機圓于驚妙特靈船頭上雷再見之雷不敢近船自退六七日許碑者解覽中者出驚妙者變為雷龍 又大明成化間定昌縣家被雷中堂屋瓦皆碎大門四槓全掃置所屋上墮屋一梓置斗中凡一梓鉤于梁上虎

雷擊斗

衢州康宗善捕盜有制盜王泰勝掠為害宗以計擒之泰赴官反誣宗云所捕多歸之有司其能捕盜警報捕宗即天斯曰我為官捕盜本為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雷驟起雷聲一振眾宗出臥門外于是釋宗而治盜如律

寧德林生為鄞州學正出按上司幼女年十二三舉一進官嚴廳役入其邸女驚閉內戶伏地叩跪連堂登堂鳴鑼結面復度頗然呼曰吾弟何在女內應曰何弟妹官來也連堂曰汝第言而當且伯今赴任別所特來相看遂登與呼擁而去五伯者生族兄少保莊嚴公曉也明日生歸去告其母嚴某女言狀嚴某甚忿生之逾月聞其法之曰即女事之夕也

歲時節序必布衣時其邑有屬墟荒僻頗堪慕人不敢近一少年狂
四屬禮第七棺中有錢三百文秀才今夜能取之乎公并語少年以解
十四枚弄之使分置各棺以為驗至夜少年先往置棺傍頃之間果見
相語曰歲時節來此易土葬情不獲令終耳已而公至分置各棺就
錢而去明日少年復曰秀才官至侍郎但當慎晚節耳復登進士應官
工侍被謫者

歸安柳忠臣精堪輿術有穴舍戶林克正者聞其名延入闕為外父竹
方相擇其地既至得一地甚佳方照穴而西縣至遂下山是夜果一鬼
聞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佳矣與之此人為孝官青三樂平當
有陰德若其此地非天意矣忠臣悚然遂祀成神歸越三年還其鄉人

問之曰與母家爭買地相毆致死官司未判至今未葬家業亦敗矣
遂召村中有三人同行前照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對岸中一人意恐

二人誘使脫衣泅水取舟出渡流湍中僅而獲舟仍竭力撐舟來渡二
人二人登舟恐者忽腹腹欲泄不可棄跳而登岸二人憚手曰已暮
不能候若矣竟持去賊而水急舟橫板岸一觸俱覆溺焉恐者以在岸
得免

永康周華人文光書第一鄉閭士友相訪乃數一冬惜出見各吸粥而孟
而去時夏月中而不惜而鄉俗家至無吸粥者歸與黨人言之憐子叔
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遠被衣點襦取所載中再三見
不得其宜獨在案上檢一舊時螺帽履其首推而出自訝其異因命治

具陳飯以款而友之兄端事警廳微時雖今正款也去其兄求保使人
曾促甚急不能待周實次且開門生有躬在堂笑而指曰姑吸之以免
將履何如因各吸而孟而去一中指斷飯尚有定數如此警署何為
驚魂陳者與兄初入學其母夢一龍降其家急呼子弟叔叔福之禍或
之至正號甲子鄉族其父又夢一龍降其家急呼叔叔福或之二夢
相隔十七八年前後一問不知何祥也是歲果開何黃金井四先生相
承道統之由者齊曾叔叔金華開四家來最詳曰離魯數對主司問
之大喜批曰道統一業足見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取之始知福禍之
夢應在此

茅公順少時讀書曾夢神人傳之書度授以二大字曰見滄未解所謂
頃之間舍廬山坐間有族家理宗御書視之則夢中所見二字也遂以
為執獲中府元

曹世用更接廣東富源縣外內有至壁一堵一夕幻出水山圖心怪之然
猶微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官縣官入視會以為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隨
隨見夢跡後數日漸減世用病尋愈後亦無他

鄭都走無當者生人也而後于冥為勾欄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令鄭都下
車在右橋橋鄭都觀觀在邑外山中草木蔚然其陽山陰有殿所
有北陰也下有獄凡今至此度揭焉和初聞諸神然曰為有是番當往
視而陰之即命駕往遙視之時擇日撤去明日方治事一門子仆于地
今左右奔走左右曰此走無常耳移之則死元愈也其父母聞之未涕

泣以請元姑聽之越二日起開棺曰冥官命往江西蘇元瞻秀才墓因問其狀觀則和弟也且言其家實廉甚慈和不覺慘然曰痛復若何曰既至則理歸葬無異我事聞其罪重不可生矣和聞之大恸數日復家信至曉果以是日亡乃入親族謝且加修飾立石觀中以示後人云

宣德中事

嚴英公嚴氏以吏員預會稽科擢士進民賢數著聲德范公夙晚共職身當矢石每戰先捷所得糧食盡散士卒士樂為死起程都判百姓立祠祀之後平賊事歸三十餘年矣獨有他道數服還前見范之海者祝者新歲則更書陳相得問其人曰是祠亦有靈乎曰靈甚凡我人疾病求拯神無不應也有一父老見公而駐詢知是公偏呼諸鄉民事

遊酒食公為舉三爵嘗一爵登舟去馮呼公尚生存而祠之靈嗣推為為之耶豈別有鬼神憑之血食耶抑人所信從洋洋如在佛氏所謂一知惟心造耶亦異矣

故園雜記云一鄉士染病每中夜有物與交曰新歲慈闈一道士能治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劍作咒語噴水使舞舞時叱叱之去二童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隔半日水忽湧起二童共持一大蛇頭出頭微有角長短也二童仆地久而始起士是夜安寢病不復作

常熟縣山有農家子名保保肢體柔弱不能行跡日坐木榻上言人禍福中之言應家以是所號稱一日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家必有妖物索持

治之保保急告其母曰有一道士來見當死矣可與幾十千萬免乞命母方悟之道士在途已潛嘗符咒手道者加謝下保保即在家庭加再焚一符則一罐瓦十水而長柱可畏保保亦死矣

南京教坊有妓與一商善好甚密商行貨廢度極絀曰我不久即歸能得幾半妓之靈去及不幾妓卒約無改念已而商所得所在馳往尋之商最其意雖金帛甚厚曰我事未畢汝姑回此不足盡意後歸時自好也妓買舟獨歸舟人見其孤自快多金至江中夜靜妓于江中入水有物來之順流下日出至江陰一村久呼求援頃刻抵岸眾擁而起視所乘乃大魚也妓具言其故眾送至縣官為出捕獲置法妓得歸南宮縣有李陽水廟碑為文於歲久祠額碑且仆刻亦廢安為今一日李

陰為新廟立祠見碑石甚巨非數百人不能起乃請于神曰神如有靈碑當自立安當新其祠置日書而大作四郊信足碑自起立安其事上聞請新其祠服墓如與地後幾六十萬路遂是其實期月而歲薛而康應發行至長增祝曰喜在此河仙無供饒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

袁公宗奉當中端重外夢一美姬扶床曉語曰妾備李由洲下陳今願侍相公寵愛覺真之說而李以宸漢堂狀舉選官集受賜李與真為則夢夢中人也

貴州巡軍則軍人數十為群各執金鼓兵械入山捉洞洞神洞神每年變為蛇蟲蜈蚣之類神之若被捉即以水木扣之痛如被針立得大雨若

從不得到神神。蘇山石開洞門而人化為石。凡打洞者必先以大鐵一而鑿置洞。口待石完。待力穿。難以出。此等最奇。見於世。昌為永佳。

姑

大同縣得國永福以清也。出銀數十。望時月。邑明。其十。上望見一。一。月。而解化為美婦人。遂策馬下。問答曰。我大以成。卒被。今。願。無。遂。下。心。知。為。解。而。悅。其。色。曰。能。從。我。乎。曰。幸。甚。乃。抱。上。解。國。素。聞。解。便。婦。以。人。血。塗。面。則。不。能。復。覺。婦。抽。其。血。塗。之。解。曰。子。識。我。耶。此。亦。定。數。者。無。疑。我。不。害。人。且。有。益。也。國。遂。與。婦。藏。其。皮。并。中。某。相。得。生。一。子。名。勝。祖。既。父。職。永。福。日。與。勝。祥。山。水。間。甚。通。一。日。從。井。中。得。皮。復。化。為。解。而。去。子。勝。其。以。治。逆。破。其。家。怨。其。母。子。生。工。呼。子。曰。汝。

胡。不。肖。乃。爾。我。母。子。之。情。不。能。自。己。今。來。視。汝。婦。子。金。玉。婦。子。皮。藏。之。曰。若。不。再。殺。汝。婦。子。如。天。下。竟。去。不。顧。因。此。行。自。爾。家。道。復。振。後。身。卿。卿。嘉。靖。丙。戌。進。士。有。子。中。錫。與。婦。其。言。一。日。與。友。待。門。見。一。美。婦。心。知。其。友。之。姪。婦。神。神。願。遂。其。私。是。夕。公。夢。神。來。訪。曰。若。子。無。禮。吾。得。婦。子。幸。矣。汝。子。當。跪。天。下。今。且。附。為。老。儒。某。生。本。無。嫌。解。抽。其。腸。公。歸。中。錫。責。問。之。以。實。吐。今。視。其。皮。則。服。痛。死。矣。

新。嘉。五。氏。自。嘉。靖。已。未。見。時。之。婦。以。司。農。家。先。是。其。曾。祖。自。某。縣。解。縣。新。嘉。為。人。備。工。一。日。大。風。晦。冥。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則。某。縣。初。氏。女。也。展。起。既。大。不。覺。生。此。蓋。順。刻。五。百。里。矣。主。人。以。為。天。降。令。配。馬。子。姓。科。目。不。能。多。登。顯。要。亦。異。事。也。

夏。會。張。官。新。華。九。經。仙。得。開。丹。子。三。字。及。靈。相。再。起。油。丹。灌。工。與。故。人。賦。詩。贈。別。取。意。浩。然。詩。題。括。得。開。丹。子。詩。云。向。夕。開。丹。子。荷。微。淺。夢。微。頭。正。好。油。滋。足。風。波。微。微。然。不。樂。靈。酒。而。別。不。能。子。此。時。細。然。夢。道。而。食。進。不。已。以。報。其。身。真。亦。人。也。

新。沙。村。河。為。身。才。時。夢。中。得。絕。句。云。滋。靈。山。嶺。外。綠。波。連。明。月。五。更。頭。何。時。了。却。心。頭。事。雲。把。香。焚。快。換。酒。簪。花。登。嘉。靖。甲。辰。進。士。為。貴。州。推。官。靈。仙。見。滋。靈。山。嶺。外。綠。波。連。明。月。五。更。頭。而。卒。

晉。城。外。有。老。居。嚴。嘉。靖。已。未。秋。遊。於。白。雲。殿。殿。後。祠。以。祀。馬。忠。節。落。成。置。酒。大。會。有。童。子。五。四。百。人。突。至。紛。紛。瓦。石。席。有。數。童。子。入。祠。聚。本。肩。殿。曰。還。我。老。居。嚴。故。大。燒。之。周。史。反。城。為。民。上。懸。白。公。大。索。童。子。括。置。

中。僅。得。四。人。粉。之。無。言。持。被。不。痛。其。而。得。之。獲。老。居。殿。則。滿。墓。為。公。祠。

懷。安。徐。孝。廉。與。嘉。靖。丁。酉。春。外。病。垂。危。絕。被。獲。至。族。院。祠。神。視。其。籍。曰。汝。子。生。後。後。神。祇。當。磨。合。與。出。加。利。銀。力。辦。不。服。神。叱。出。至。門。遇。其。新。陰。教。諭。而。沒。者。也。快。告。以。故。書。得。入。為。請。神。示。以。籍。曰。原。本。難。資。姑。從。公。言。且。此。子。今。秋。當。魁。鄉。覽。之。男。繼。繼。之。出。於。間。口。書。一。教。官。乃。見。信。子。神。著。此。男。曰。我。今。為。要。官。矣。若。教。官。宜。能。脫。汝。子。遂。別。於。壁。而。從。病。身。愈。是。秋。果。魁。鄉。武。進。三。年。死。

福。清。何。布。政。儀。休。致。家。居。即。有。病。者。死。而。復。起。每。人。口。口。在。除。月。沿。街。路。陳。笑。者。曰。今。日。南。斗。星。居。上。任。須。史。見。獲。獲。通。市。所。弄。者。何。公。也。方。欲。

諸同為從者所笑而竊議以是日卒

杭州之山縣傳奉公廟神忠顯靈降其言事如響郡人到二守祠祖嘗以問即言曰神中紅蓋好懸持執他事皆驗劉樊縣今吐實不爾當還除是夜夢一人告曰美新安有也賜死廟下濟濟不勝勝廟神求食耳明日劉具其事代陳縣陳夜夢來謝曰荷公厚德今陳改路得歸矣自是不復靈異

之修廟蓋蓋蓋如日家屢起見廟靈蓋有王君一人車騎侍衛男女又數十人皆能知理忽下生判子應真人物也主人愛問曰吾非某也皆避借焉不相侵擾蓋蓋于汝于是婦女過門從執費車馬行李蓋蓋其所得空室居之數年月為連自主人財者今情之乃去又嘉靖中寧波

象山縣梁家忠一老嫗年四絕二七至云借宿一婦婦先見之問所曰女翁出外之物特來相傳如完成也婦走由前姑前姑姓陳以祭姬姬曰吾非某奈何至食與命熟而處之婦女皆聞色年月始去不知何怪也

台州東山廟有言士曰叩頭主財守廟者戲之劍上為食銀二錠置榻下榻下後其後主作神神曰可至榻下榻下取食銀如言果得二錠他日一士星華不第度人戲曰星華者言士叩東山廟神得食銀子意何以我題士人信之度人言三場題置神榻下假神言告之士人得題滿摩入我果符是得第

淳熙民余歲十一者初某某相得某元晴某一日余出前妻入室情罵

曰汝妻我夫因妻被殺妻叫號家人奔救無所見自是余每出獄如之一日得出獄收捕下雖妻外婦前妻未娶其上余出持斧逐之妻走升樓穿屋角而去追挽其衣落手皆皆厥辰也自是不復見

唐行人高太死前九年忽至其家陰公謝禁與同年而相之曰我之帝斯帝以我特然聲利為實但清富登第來一日服官于忠未盡又為平生不食食天今特厚報凡三年連一職又三年權風雨司官今又三年滿矣賜休沐數日我是以乘間得歸矣言天道感應不爽據以敬生害人為報又曰大凡齊東有盜取其不作業也居數日相家人曰某去矣遂不知所之

嘉靖中溫州早甚神祠不應有一老人來詣令周坑口距城十里龍潭吳屋有龍宮聖像至人是口龍母請來則而現連聖像隨往迎歸至平定空中有龍吐霓而于陽河老人曰府縣官不出迎而不迎河星奔走各層條皆至再拜而果龍中奉龍母于開元佛廟則亦老人誠知辰有誤辰之者須臾白龍如珠搖曳雲中大風暴作折屋摧天官民驚懼者人急欲求神特與地者三雷震而風息大而知注已而夫老人所在此疑其即龍也

雲南黑井縣縣署有龜丁三百五十餘名每其尊祀會月朔銀三而八歲餘官司不法卒丁加一見為重五錢一分上官奉之報也為曆六年歲暮歲人泣雲雲稱焉如馬忠一龜渡海而去復置一馬又知去雲雲既獲收葬正為雲官骨投味之不果未半年事發見屍于水為一婦集

子本名周禮

予本又云由靖遠中見一與復髮如執道間之曰龍首顯也生來不可解
解則龍首是今日解明日復然有惑而書除之者無病至舟水大不自
知亦真事也

庚寅歲祖母年三十時秋夜露坐見有三人按月而過其之忽呼嫂氏同

觀新婦出迎禮見其二婦史俱入月中復母年五十九餘

宣興沈江居周孝侯廟廟入廟必敬敬見神像則湯嫂禮之一夕夢神令
張口嚙張與之齒覺痛乃異書遂能持得張數言還報入京途中與清
摩事道蒙破賊之江持蛇竿一擲數十人放屠墮水泉莫敢近居家常
香製鹽曰日可歌欲使事不致及

萬曆辛卯秋上海海濱飯後廣舍數千家死民人無數有陳小第夫婦
並好妻是夕窺方熟忽聞鐘聲聲大震頃刻勢極屋壁如崩山夫婦
驚起水已沒腰矣夫扶一木妻抱子附厝床旋漂入海三日後海潮至
夫婦觀面者王至四日過東南風小第順流而運得抵岸時已停半至
妻亦亦就至子俱無恙天運浩善若此

德興青蘿洞有清水池池居也與廣之整潔過萬曆中大旱令萬第廣成
移文令尉張海龍而祈禱以萬今移文焚祝池中土人曰龍若許可
必有物奉獻魚或然出水而乃應爾時見有油紙裹二三寸許物浮起
取而視之中有移文方廣尺餘乃整潔化中禱而移文也上布珠玑
七月十三日而六字是時為七月初八至十三果大雨一邑盡足潘去

華觀見之

萬曆中報水南滿家為伍平令一日當夜夢被攝至一所見世所無國王
者怒斥其不恭辱半程自辨家所有約揭民困矣知罪狀至對簿曰
今案始有之第性惡民困不奉行耳王者怒捕解曰因是民困不奉
行亦是畏民者之罪遂歸來歲生初降職去

陳公第云台北戰場多奇見為萬曆中軍人徐敬自封至家遂有奇聞
食家人進食十有二華且黃獨之而不飽曰我不食又與數年而說尔
一飽而各鄰家人懼神乃向之則怒曰不解能不去持刀何為家人告
公公書片紙云台北正神進進凱克無留命就其家焚之焚畢數日敗
兵敗棄遺聞道使我進進有聞而散離問其故曰日暮至河上忽然而熟

睡而不起而至家不知也子是復食至平日所食而止

湖州某瑞徽書卜知名于閩廟得萬人頭上還來離之句是年會試中三
十六而三十七為張以張狀元及第第止生與董新張同應順大士子
張止生某兩書書某書故書瑞徽夢已中第三而止生第八足半皆下
第是年秋止西人而書止之人也董又夢李行人春茂贈米一石不測
所以是年李為唐考其卷云題夢之奇幻如此

謝大行王使陳珠見海流噴噴置置不可測長年曰此龍神祀祀也噴之
流湧如白瑞高可數十丈旋旋旋旋起白虹直降天表不絕千餘丈如
是者三五為足然紅霞處為萬雲大盛欲噴史漫廣泉噴神止之
正使以為幻人心洵懼謝公乃備安眾心書知在船龍神見朝八掌

時自發即時靈數十天送歸于海若可呼而應者朝廷咸重百神呵護如此

王麟則記二世事云沙彌樂一童子年十歲其陰忽如壯夫已漸頰下生鬚編髮俱毛時時靈體為交談談遺精地下乘藥而墮一英江婦人病往走入鄉城城見尸食之時取腸胃臭穢不可近自云絕美兒童葬之官為錄善久之釋還不知所終二事皆載地所未有五行志中一段新聞也

方孟旋應祥基居士張子強官令街中一日攬鏡自照忽見自影則懸鏡中旋有柱一柱亦如之又城外禪院寺塔相去可三三望其影亦倒垂地也時然鏡則不自覺不知何異

萬曆己亥三月上海二十九保民家婦有娠一日坐機中忽覺喉間作悉喉出一小兒長四五寸形體都具無地即不見蹤跡

曲周陳子隆今何時已有富翁于婦自母家還明日宿卧不起家人呼之不應於戶而入烟樓鼻如磁黃就床視之食半粒二體俱焚惟餘一足王處舟曰佛言婦曾交媾發于相磨研磨不休有大猛火光于中燄如莫不受床草履食者大生于欲莫于害大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銀耳

六安州諸生朱鵬死無子有遺腹過期不產鵬妻以為非私之州州送鞠真偽臧官言其實學乃止卷五十六月間生下曰生子田中人謂諸朝多貴命之曰應昌而四十為壽氏

亳州縣曹確者生而兩首自肩上具肩無臂手自下具腕無足其父無子始育之長而家益富堂所殿處房士飲食一如常人為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望而拜之門屏間生二子長公登進士仲李皆諸生造化之不可測如此

進士卿中山年百歲不知何許人王參知都元典游宦謂王言有一度祀生公家敬得一見時公姓方生一子中山樹之謂公曰此友人家登第第為顯官以解金丹壽終死必數生而後盡壽盡而復丹之靈明始煥發今尚非公家兒也兒數度復生發於其眉髮見

蘇軾善以豐收老而復止一兒所善友以通寶必欲寶其兒不得已脫之快快編五死命制指者父其前日某甲與吾善而以真主封叔吾兒死

當為蛇蟄某項公之無妙吾出也先是寶兒者携兒家他所至是歸其病得兒來視投袂曰向非敬寶公兒知公多所自恐落勢家手故為公育之今以歸公當為公計後事者強起言所欲費聞之躍然曰有是哉起而抱兒泣嗟嗟唯一物已歸蛇病身愈悲之十人悉來我

東近修一是神燈記云予以春夏之交至姚江楊東師敝廟山廟玉皇殿為高懸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四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星星落落布野已漸稠甚百千萬億燈燭往來有一燈獨行有者並携二燈者有百十燈者列隊而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安者有相值若揖若辭而別者有高聲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想望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腹江者或為在山岸若尋草或出江湖草中若漁火或遠近在數

十步內熟視燈下若有二足影嗎若聞播聲而實無播使人趨視燈
聚處則無有其人而歸于所在反有之至初更鐘鳴則宣讀鳴呼其神
那其非神耶夫神之德蓋塞天地實古今無乎不在而此姚江東郭
必三四月必無神而始見又何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
故祥還焉以實世之多聞者

海康令林日所轄店其常雇任年餘故竟四五十人以是歸至中途矣
見四穿紅布中者情林轉而行忽不見而林自歸中仆地矣故曉曉至
新興為妻復見一鬼身狀祀者坐其旁大驚呼林曰此兩潮神故我
國言荒而死海康有兩潮神廟

閩中一大橋側有僧居焉素潔思為善報則歲暮後掛榜上過者必取則

取之一日為雷擊腹裂而死其數其有陰德哉風想也聞五日復起曰

始號擊雷神曰張英生合取麻治之又今季免孫合破度人之復完好
乃生視其頭度雖連而骨已碎作八樑此人固呼為蓮花和尚

諸所有人為海司隸性不好婦人每決得可計避之官司有所重違以破
膚流血為斷則害以羊家血塗杖以免苛責一日病死而復起頗壯

官陰司事其草也夫顯靈異獄中人奔走祈禱為立廟化焉

妻廟子茂北京德勝門內女寺廟前大槐樹內大起而連樹心煙起至禱
當時靈驗東連樹大靈驗風勢愈急錫倒乃止 兩官廟天宮大遠見

兼夜神神空而起先是正殿一向鎖閉不焚香大星是突然大從正殿
起旋繞殿前復而殿前一百一十間 復東門大神廟寺廟內臣

起旋繞殿前復而殿前一百一十間 復東門大神廟寺廟內臣

忽聞音響之聲細細各三奏其聲自廟中出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如

紅線從殿門出轉空而上俄而有王爺殿之變 海容門大神廟廟祝

見大神能行動勢下殿忙拈香祝告曰大神老爺外邊天早切不
可走動大神舉足欲出廟廟祝哀泣抱位而震聲祝告祝靈之人多無

衣服走出婦女有以手掩胸者下有者有披手舞者有以冠自蔽者
其衣服俱盤盤西山樹下樹梢平散場中衣服成堆人家罵罵首飾

俱在尸部張羅遣使人往驗果然

皇極殿殿前有一馬大如犛其聲似象非象與未觀工未幾是廟前

逆牆亦破

崇禎辛巳年災飢饉而死者日數百人夫是順之凡病者肢間忽起一核

遂不語言數日而死名吃腫瘡口吐紅水數口而促死者名而瓜瘡

至于一家不存一人一墓不留一家真奇變也恭順侯吳國華惟英時

總兵改得病卒逾數月家婢染疫死而復起云為二車驅入大官局中

矩列滿燈儀役婢英中一人金金曾據堂而聖御皆視即主人也呼

婢前問家事曰子奉命掌燈御汝未合來惟三居夫婦早夕不免耳

因連出病疾愈不數日三居夫婦皆死國華之弟行三者

崇禎嘗言廣州民有以善射名者常挾毒矢入山值官風舉至避入野祠

當隨入鏡月三臣而不害之民既新口某有厚當華何敢進奈何格格

拂人耶當新引去已而復出如是者再民皆曰神神用我耳起連

雷聲行抵山下雷方響一巨樹樹中有紅衣女子突出雷遂連樹散

會紅衣下書復紅衣出則書復進去格開久之終不離華氏乃引去

失伯叔夜出村中之蕭蕭大作遂提其謝氏婦家人為言當通入唐寒

人幾死惟金細露珠言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書文云是知神藏

力施壽一紀八字 按唐小說中亦有神速來夜女子自樹中出久之

斯上落碑而數語云是幸命林氏天庇又此事類之

光州無時少時曾堂由墳從遊者十數人有夕視一絕色女立松上翠背

歸得走公墨不為意以刀刺謝度大言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鑄分疫

平書學碑之

壬午冬臘臨承天賦時王先生提顏陳在寶德官張映奎多備銀鉅缺某

東嶺方舉事忽風雷大作天日盡晦映奎見一室中時手持金瓜當頂

一聲即昏迷仆地口鼻流血一夜死先生為神祇去不知所居東嶺竟

散國逆大懼遂不敢動

壽光九曲巷楊氏子三兒得性病惡笑忽中散走醫不効一日自言曰兒

病昨醫所雖愈苦兒者我他家人與問其故曰我係魏某養濟院陳寧

死三十年墳在王家塘東問何故果曰汝家善與耳家人火災焚

荷華空處大呼曰急送我去家人具紙幾日莫自門出三兒從後墜地

臨墳上邊變

鄉民某生盛已未秋夢入冥見小吏促音收傳呼來視之則故齊夫李某

也張數處與同與戲曰明學也問所往曰適有公事無同往乎生曰

可適至一大府前兵衛甚密書坊曰信府中一貴人冠服甚王者據案治

事符數給紙所相發會古名將忠烈利振謝靈山至貴人持階迎入列

堂謝公儀貌甚偉願附有其義項擬進賢傳賜是貴人辭不見獲請

乃令入稱公青衣角華偉而堂堂執禮甚恭貴人立與語良久命數層

前竹竿授之曰山中數年去博吸吸而出生隨之至一山有二井其一

頭腹皆平而手足猶人也傳公舉殿瑞學牛哀為甚則生世間幸幸曰

一為家將呂文煥一子足猶人者其也唐本不

方與靈山微寧高會感傳家好細其甚急李爾生曰此無他人也子也生

疾馳一跌而醒因作紀事為徐仲光紀其事

崇禎庚辰夏縣陽府民收黃豆園時之忠聞其內作人語且曰各方便其

排成視之至壯各異一人面形耳目口鼻悉如刀刻傳至南京相與具

事述上聞

雷雲諸生楊環起義橫山兵機光合其子從河然後自漢子永去連獲生

一士覽百口眾因散其家資折度之三日士忽化為鳥飛去該異子

湖著雲從雲咏其事曰南望江城已斷腸先生何恤有遺芳風塵共舞

凌夏天連光微陰化陽白雲橫虛伯雲青山秋露冷持觴孤忠百

戰悲林葉千載憶身日月光唐時有紀事甚詳

星江知府本贈官進備以革職職就列于毛子華家博者常奉小增

命奉使者往小西天以上物警凡四十八已而每已必四十八盤腹食

味亦然行至中途日暮無宿處眾咸懼同行一備以杖擊地忠有人從

地中騰飛翼出蓋穴居也問其故以下有跪地登山望氣知之得

實甚款類直置磚圖乃聖潔與世傳設客所化異及板小西天則去雲
南馬里去大西天當八十里而雪山既然而時其王不理地次止播齊
每時家感則集諸神行人會食至相和華以數百計其神雖不勝
者相次引去其後餘二人相結不休負者伏地為勝者受免即代為王
使者至其王于四十八色外香水與牛二種如前數時有僧數十從他
國來者以筒吸水入鼻方飲飲已群詢胡則牛一龍僧提其角裝至
腹臥血而置盆中咒之立化盡食之又取餘骨咒而化化而食盡與血
肉不異 有常送僧有如此

號物有鳥各從其類形上曰道形下曰器人官有雜物曲有刊大番鑄
介毛羽所成其生甚微其性易迷然而聖人在上中和免致民無天札
物無疵癘或重其符號賦其瑞迨乎叔季人事不治乃貴異物乃舊
傷人及為妖物亦有其類編號百昌保得勿曰胡售亦兆災祥勿曰
胡害實圖否泰盡人盡物昭然不昧纂類物第二十七

劉昌云當至南內于戊子唐見古銅器一事似刻而無及平直首微後下
有肥長可二尺闊僅及寸皆嵌銀作童子奉牌牌上有台并鳥家四
字面嵌銀題號號斷後段段碎碎翻成百倍是解使英雄生胆氣從
今不用佩英鈎詩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按為聖廟劉燒所佩制類此
但上四字為除靜體休耳

招靈廟一名蘇廟取其用則蘇廟也以其寫作靈書非竟即廟也撤廟始
永樂中朝鮮國進上喜其養梓之使今工如及為之臣廟有咏懷前六
言見卷花常客曰即聚廟也見東坡集則宋時為麗已入重矣

宣永間內府燒造宮器在官法之上其時以鮮紅為貴至成化間五色琉璃
燭而深淺皆有寓意今朱魚杯一對可值五六金正德間大瑞麟雲豹
珠寶石為四青其價初倍黃金已如其可燒宮器自後因青勝而鮮紅
土燒燒法亦不如前矣或曰宣宣之青真蘇海泥青也成宣時青用蓋
款用五色耳二宣當日會建殿中而院人月等款佳世廟後雖增建亦
為世珍不及二宣矣然花白二磁編中國以至海外舟車所至皆號器
也宣當日為宮器也今值百金一對登紅亦值數十金皆從古未有之

事餘紅印解紅 西而事金梁云中國之殊異磁器異國所無也

徐魏國家有雙寶硯一對喜音兩硯並置則硯水自清光潤澤分則共
當硯無異

天順間潘縣民楊四家錫日得一古銅墨狀如金首墮有耳而無足洗去
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為怪碑之不知何物也

歲化時內臣言通曾徐州倉糧官于嶺山寺鑿井深數丈開井下有聲
然得銅鑪銅車一具其色雖如灰皮通命磨洗視之上有篆云陸機造
重三十鈞服之鑄鼎而可行遂遇于朝上言好古器得之甚喜愛賞
多

周洪讓藏請造鐵爐玉衡上即命其日製常備必不可缺自口開洪讓數

歲以延賜書有知

今人呼飲酒石為甕李如一日讀書無此字惟鄭康成詩有云大甕于中
清白曰小甕兒上者青天

南宋劉象門外某耕田得鏡半面駐照地中物特之遂墮大有所得事
紀鏡野應天府唐中又大中陳陳姓得之于垣墻中得一木匣匣藏長

柄小鏡照而則顯痛過與鄰人照之無不痛者以為妖而碎之
涇州農人掘地遇古墓得鏡一燈臺一座鏡照之見墓中人備外飾華弓

矢箭數支之于地人見農家產室男兒宛然以為怪而去持燈臺歸
置夜燈臺發光如月一室室睡之以缺于官竟鏡竟不可得

天順中張孟朝某河堤得一印曰行軍諸戶之印歲化中簡陽縣掘地得

二印一曰宣差制總領之印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背有夫
興六年六月行宮禮部進十二字一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
印背有夫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進九字皆金時物也

北門橋一人貧無生計覓小舟以漁忽舉網得一鏡照見百里內山川城
郭人物衣冠者聚不散留仍投于江

北京太醫院署有古銅人座中注水圓竅畢通古色蒼翠然射目相傳
從海潮中出俞都曰南京太醫院亦有銅人院廢今即朝天宮藥王祠
中于堂見之古寶然道土說為孫思邈像實則銅人耳

偶武孟嘗為武國州幕官因鑿渠得一元枕枕之圓其中更鼓次第輪轉
不差既開雖鳴亦至三響而曉然聲復然蓋以為怪而碎之藏者知

為揚萬難鳴枕也

陝西鄜縣軍士毛志學于洗水河邊得古玉其色純白無瑕光彩異
常厚一寸背有鵝鵝鵝為二寸方圓二尺四寸長角宛好無損缺其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與日無神以缺于朝眾議欲留部中陳仁等遂
言此不足信況亡秦之物不足為重遂已之

今官府衙門列水于外謂之鹿角鹿角鹿性喜辟邪則理其角圓如牌以

防人獅之害軍中審辦理樹木外名曰拒馬亦曰鹿角
浙中人家水庵多周陶瓦為之如窰突故名之曰灌取其流遠不滯也吳

中少水人家多于山上置筒灌水遇旱歲用以灌田名之曰淨取地然
之義也

張海雲出居弘治間奉勅開墾所得古印曰收千楊州楊子橋其文曰
寺序張印曰備江南前劉都統制印曰鄂州管内觀察使印曰都
史簡使印惟寺事候知為漢物諸印皆鑄錫制古雅以進于朝
時張望遠應以是寶之夏漢曰史無傳斯王當為漢江府前劉
都統制印或持書為鄂州管内觀察使此二印蓋宋物也都史簡使亦
宋字王據遠以有是寶今不故其寶守所存其知為也

弘治中有一田入貢皇山而某邑行經山下是居民男女號泣一池田曰
相居民每收買此泉可得一價民言焉有此寶水何用且何以攜去田
曰言法母計我事第得一價民戲之曰須千金田曰諾即出千金民曰
戲耳焉有寶理田怒時相學民懼乃問于縣縣令亦始之曰須三千金

田曰諾又反復言之以至五千皆應如數今亦懼以白于守守語之曰
此蓋藏耳田怒曰此蓋有藏理法官局既許我我以此違言數日今意
以寶物充價如尚能我有以自飾耳守不得已從之田即取寶鑄泉
破山入器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昇出時去守問事既
成無反愛理此何物耳田曰天下惟二寶耳水火是之大寶謂易理
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月通者竭而覆盆雖三軍為軍城邑固都取給
于此終無竭時言畢欣然而去

南宮守備太監錢能王賜官好古物收蓄甚富嘗出展玩中有左右軍
星陳王進雲景歸還書扁急索門半歸許為黃茶時歸卷小李大李金
碧香墨范巨然等卷又唐蘇瓊臣周防對鏡士女繪沈璣題扁李金

才家瑞應圖黃登聚金基園立本銀樓卷顧寵提公卷蘇黃米卷書為
卷者不可勝計辨如山水名繪俱多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錢所得
多珠璣國寶物計所直四萬餘金王多內物亦一時之盛也

孫忠烈初至江西治官舍滿得古鏡背字二十餘其文曰光運忠烈日
月心藏天賜聖嗣忠楊維藩及不世內清期以昭朝字貴奇古觀者不識
公死文始著

嘉靖初年漁人于舊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鑲然有聲擊得之者
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真不可解或曰其殆前次周周有此牌泥泥
之持灰沙塗而色畫之者乎

世廟初年賜教雅夏廟有木刻海樞覽墜子可寸許其廣歲才刻諸物

百件真奇巧也 嘉廟時有王如達者能以寸之木為宮室若四人
物以及鳥獸木石因勢象形各具情態書作一棟丹雘尾八分有奇為
可二泰節中新疏者為輪扁覆之書間小窗左右各四扇疏窗而觀雕
閣相望閣之刻右刻山為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
青綠之如雲空三人中映冠而對者為東坡山谷居左佛印居右蘇黃
共閱一卷東坡左手執卷端右手撫山谷背山谷左手執卷末右手指
卷如有所言東坡現右足山谷現左足各微側佛印右膝跪右臂支
腰而望其左膝左臂柱念珠侍之珠可屈屈數也丹尾樸一棟樸左
右丹子各一人居右者惟佛面左手侍一橫木右手執若蕭呼
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工有畫觀瑞雲寂若聽茶聲其

船底精刻題名其上文曰天啟壬戌歲日廣山王親如通目刻鈐蓋
了了又同一章曰初平山人邑丹蓋以族親稱焉之

咸仲文跋一古銅玉掛漢物也長可尺六寸廣正之二色正黃光潤而

咸四周刻雲氣海濤近工作方地仲文寫大字作長編書與刻提筆揮

洒淋漓非此不稱其意也

朝元瑞曰膝下有馬師守福名家蓋合邑五杯一隻形制奇怪而蓋對峙

中通承以蓋厚厚立于膝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而蓋潤多古色雕琢

之工無毫髮不極微是漢器之絕佳者

大名府有溫陳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字清正則鑄鑒洪亮否則不傳前字

為之素子通衡德因早製弘治中樂公親來為字祭而應之扣之不揚

公不悅思夢大衆喧于屋所乃再叩之聲果弘亮製從從竟更起一

齊氏因異之

黃梅有寶蓋者六祖遺物也祖居雙下以寶蓋歸本後地於明蓋花而不

生枝蓋為唐開當屬新皮堅而中虛因蒙以革製為鼓號號寶蓋焉

魏李順氏有寶蓋石一座長二尺許色青潤聲亦冷然背有黃沙文一華

峰雲雷鳥下金線刻字云宣和元年三月朔日御製御書下有押此石

後歸宋相國家又李提生湖山亦歸之相國子子孫曾出以示平云值

千金

內海寺餘舍順天之花平橋地得柱礎下微有字洗視之字北海雲虎碑

也得者八十餘字碑首得數書二字李國纂堂御製國顯曰古墨齋

惟侯李雲華詩云蒼頡史籍不可起科碑為銘亦已矣雖蓋千載將變
正更有北海碑字孰得書最足雲虎碑當年落筆風雨隨何意斷之作

柱礎神物真為造化妙蓋為此也

黃大將軍如蓋有黃玉香杯一隻得自外域色如琥珀薄如重葉不甚潤

澤而古意可掬作葵花形高五寸許注酒其中滿座作玫瑰香氣蒸騰

真真奇物也庚辰年已開公于慎甫借攜至京師于當賞之後歸吳恭

順家中中之變不可開矣

西士利瑪竇來中國所為琴殿三尺橫五尺縱情中微七十有二以金銀

牌為之雖各有柱通端于外鼓其端而應亦有指有自鳴聲大變鳴

時小變鳴則應期不真今中國人亦有能為之者然不如其精也又有

指上刻滿如婦人所書或指面上刻十二時中含一針如世所用羅盤

狀每交一時則中有機微轉指而針天自移而之指為若望有

一日暮云是蘇屬寶也大可三寸而板色若玫瑰遠視無機眼中有天

然十二辰字而字與中上書異中一針隨時而還不由人力全是造物

生哉真為奇若望蓋和之畫夜報時前不報示人予得見之

京師市中上有古像梅香三尺許圍二寸有奇形若草華之半中虛而外

繪兩面而無釘隱起蓋太內物也甲中之變老中實得之置市上為易

幾數十文人無問者有為覺使客數人見之問情無何購者索錢三百

家立解如數獲之其人既不決知得此吾邦人物慎詢之頃之使客

復來謝者曰真誠主者欲得五金客即與五金其人復探言曰吾曾市

楊王金者五十金之客曰知若言亦可惜不得復得耳其人念所得
 已適宜爲一失此言主并數十文不可得因曰信則言然此爲何名
 謂之何用者以爲客者乃舉金界之取鐵條付從者馳馬去而復告之
 曰此神爲定水帶也九州當有九比其一耳據解晉國費臣萬五十
 金何足云問何所用曰吾國航海苦海水鹹不可飲故帶其中立化甘
 泉故足貴耳客聞者指隨生指試之流苦水數石難以盡盡投以水帶
 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登清湖而飲之甘若山泉乃各歡服而去
 洪武四年偶是明昇降故馬十其一日者云傳之貴州普龍玩旬長十
 有一尺頭高九尺足高七尺項下肉隆起厚五合廣二寸餘背脊略腹
 至尾間而止指形明是龍如不可近近人立而吼上視雲霓雲初祀
 馬祖乃無故爲收囊沙四百斤鑿之人踏盡上流行記中註漸柔到
 八月上行月讀于清涼山壇上集之而出如瑞雲而馳一座不起上
 大悅賜名飛越峰令增刻飛馬學士海爲之贊
 李陵葬時掘土數尺得一石龜頭長數寸足尾口耳俱然皆真藏太廟
 中久晴而腹下水則而久而腹下乾則晴
 惟惟唐書翻數十載衣冠如人家至則令供茶行酒龍能拜揖遊執乘
 舞臨穴皆元佳錄之爲雅意耶
 靖康八庚皆成祖所集皆臨陣中皆皆大貴人爲之拔亦奇曰龍駒戰于
 新州城中著都指揮亞失拔 索兒戰白溝河中著都指揮亞失拔木
 兒拔 烏兒戰東昌中著都指揮拔 飛兒戰夾河中著都指揮歸

兒拔 飛兒戰基城中新都督麻子帖木兒拔 飛兒戰福州中著都
 督索兒戰冷靈拔 索兒戰小河中著都督侯火赤拔 黃馬戰靈聖
 中著都督飛兒戰學士劉定之皆咏之
 永樂甲申臘庚申周郎二虎隨之甲午時易利果黃龍廟次年麻林園亦
 黃龍廟靈應已舊未安碑石因山覆廟廢二編修新廟遊廟廟子福
 祿玄虎四碑詩
 景泰中西城道白馬爲九尺餘頭與身等最若龍體足脰節間有二趾
 毛中隱者謂甲天順中尚在不受異如不知日行幾何也
 天順中張公遜守無有治行一童子登新龍廟廟未幾爲子定公祝曰
 有所求乎命錄從所止至置子家冥子方是甲龍龍公曰吾聞金
 烏能驅熱運生命運之子果難出焉口引期辨是中共提去官官舍所
 養天龍趨隨行公口法官舍物吾豈取以相累耳余足養之犬不食死
 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龍遊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開虎上取虎城此虎
 與聞一海而龍又聞壯虎三蹄而龍蓋龍性也後取歸歸所其脊劉
 爲之大驚
 景泰初來公彭補註浪跡者西番使首一節曰此龍王也初空屋中明
 日有數十大風雷拔屋外死
 楊公繼宗如嘉興大提運理相接公升倉廩之金治最爲時直指孔某
 素嫌公使直值公入觀分守嘉州參政某署府事直指據意以公禮
 用倉粟糧凡爲廣拉接之賄庸方展閱忽風大作揭屋空中轉仰視聞

有蒼鷹數十覆其墳其爪甚大如兩翼怒曰吾親臣按之蒼鷹升
解鷹覆至晚者前獲飛鳴若驚萬城而百城而無敵益怒呼其勇持
弓背相擊而鷹益勇一老鷹下擊其鷹急以手障鷹鷹其死解
碑之歸乃視鷹事遂報

歲化中應制趙公清今齊河曹以勳事過邑之洪店有蓋授人于王縣戶
制軍執應送官雖不勝控極公還送洪店一牛奔至院而悲鳴若者
所折開之則王縣牛也公曰雖其兒乎以邑為歸解之再謝大蓋王三
得其授人狀山數服曰牛為縣所負何詞邑人作義牛記

歲化中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為怪授之少司空曹公收將奉至此傳
其一是麟足如馬蹄身毛中肉麟隱起皆如牛頭後少司空生子蒙陰

萬曆間生于鎮江天啟間生于常州皆不得存因眼少見多怪不足論
為人烈士見者流俗亦復示

歲化中其西胡張馬兒遊二獅子至嘉必爾已達大莊莊迎禮兵二都主
不當還官還家而還中官迎至其城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
鬚耳每一獅日食活羊一頭贈宴各一飯養獅人授一官光緒日給
粥飯所費無算其寶獅子在山莊時何從得贈宴略以飼之蓋胡人服
為此以惡弄中國耳獅性動陸一善人長與之相守不肯離夜則同宿
本莊中少相繼則睡獅與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略黏面皮已升
其車又書二小獸曰吼狀類虎而耳尖長僅人餘獅作威時亦吼示之
即覺威不敵如蓋吼滿著其體即覺煩吼煩既又長聲馮馮引吼為

鳴吼亦果伏物類相似如此會鄉曰神廟時而范有一獅歲以獻龍故
若獅獅的黃色先居親見之

范氏有貌狀如虎尾長角有平獸而西番所養之人皆與俱卧起須以
旗狀有時人侮之則曳其旗律律出門去養者喻以平昔撫養之恩如何
還舍我則還歸牧處

正統間淮陽逆旅一日而中有僑堡屋上因甚主人時取烹之見其尺葉
書一封裏以油紙視其封蓋為家傳書顧京師才三日耳主人情之不
敢啟封是其七明雖使飛去

岳公正云孔廟達拉馬廟同穴以為一鳥一虎共為雄雌同穴而處因以
名山崇仲照取之謂不墮于蓬華陰觀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頭出

毛角狀即屋穴穴口有虎狀如常虎而虎狀似虎達尾似虎與鳥體
如雌雄者開之主人與孔說同乃知天下有理外之事未可拘謹見也

沈惟吉嘗言一金雞火長不漸尺其利世言曰遊客火必外几下惟吉為

大郎不食惟吉卒於正統大德夜而說竟夕方寂停柩期年大日夜

卧其側時葬一廟而跪祝其山吳火傳時云吳火者沈繼南家火也

繼南為沈南先生弟卒後治家去家最遠火偶隨往是燬滅火無夜失

而里歸家人怪之問所往見火至皆時即泮水而東臨三四川裡奔家

前陰狀而卧如是置年雷雷無變馬大黑色頭足間白而長僅四尺繼

南在時常往走倉此火隨後得舟時大燬堂所此解離之至家失火

方想惜之少頃火亦至乃陸行而歸何沈氏之世多異火也 李映碧

是三日清早似龍而小好吼今幾是四日口聲似虎有威力故立于
微門亦曰五日響聲好飲食故立于角裏六日吼聲好水故立于橋柱
上日雖吼好戲故立于刀頭八日金鏡似獅好烟火故立于牆上九日
吼聲似獅好開故立于宮門又有知獅好守立于棧好上棚好好餘
立于殿角日平好音今連管上龍頭一方案之曰升聲所紀亦多參差
按此規即廟下之碑并碑屬舊軒天題左作軒卦守非善也此碑
即斷錫知獅此端知獅此字之能而錫有移音與錫近耳喇風即錫
喇風以重尾水物可厭大也後說則獅子非龍之以為好聖更非以龍
屬為好文意物為好春更非照則當以嘉慶錫物滿筆整計聲聲觀就
此圖因年此端訂為九子本如是否

河東鄉人有患耳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現腔曰如螞蟥中腹
一日與其侶語忽當面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待甚何也言未訖
震雷一聲二人皆墮于地其一獲翅一腹裂而死其龍擊其耳至是化
去也松江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由直時宛然而如美
而濯水龍入其中也生因號其指索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遇旱雷電蛇
松水波震騰生戲指曰得無吾家赤龍破去耶乃出手袖窗外龍果裂
指而去

富陽縣產茶與鮑魚產採取氏不勝勞績公幹并接察浙江日華其意
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鮑茶者破我家魚肥者我兒茶婦採
魚夫富府榜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富陽山何日顯富陽

江何日枯山不顯江不枯吾民何以免
軍王府舊有紅牌聲聲當飛出民間為狗虎死送南昌府治之竺太府
判云鶴雖有牌約不識字豈不問

應念有五珍精龍蝦茶觀事竹金星羊山學官秀魚也朱太府據無實情
言曰豈以五珍易我五珍耶

吉水王公雖權以文舉通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初入幕是時王同知受賄
捕賊而懼情託疾不敢出兵公憤甚即代知所部軍賊聚寨三十餘
人賊適歸居三日賊復起為邑同知又不行而今公往復不為援公臨
國中倉罵殺賊為所害馬還歸至府門毀為長嘶守者知之毛髮盡赤
乃知公死妻子官不該歸馬子同知同知得馬而不償值地即行一

夕馬夜鳴特異如雷正不少止同知自起視馬嘶咄其頭不釋久乃脫
復倉首錄其胸仆之地望口唾血數升死

鎮江北固山中有解路線路王出游偶驚馬攫殺之群外環守不去數日
俱死之楊運華全家獲瘞之表曰美珍家獲作文登之

弘治五年楊之瓜州擊船處一朱商船被電擊折其桅近水處大小風若
于雷死大風一重七斤小風約二斤

有蘇茂者家三世以捕魚為業而富不得善終其仲子乃改業新舊為善
值山處捕魚市來以與鄰里復出行建一白象像地而跪以具什物即
去神視之一視也重二斤無捕食之中美國解送往時而不知所在
廣西益生社某舍身皆并時出此其故使便率童婦之張文餘見一同

大如釜無首尾觸觸而如舉技水中自是舟中不復見紅矣紅蛇字皆從處其為物無礙而轉詩者以為天地之氣無不知何所本俞師曰以理推言之耳未可議

姚世昌云有及人行田間聞聲中辨辨得有雙處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龜四足如此處行至樹根旁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紅蛇紅蛇天乃復轉樹下入土而去有頃紅蛇數此與前所見無異蓋上則為肉團而出則為魚無形 辟虎中亦有物如眼而小尖青而翅雷收聲後亦入藝山行之人往往得于土穴中謂之雷公吻之者本草曰震肉無毒止小兒疳積夫人因驚失心亦作觸與食之

舟漢戰筆數風臺民家有欲殺一牛者牛直入南嶽兵馬司遊之勿去遂

獲唐者治其犀牛為人買送者謂為僧唐參 又象母行死其子臥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集周收其月以法如而及死子亦跳而驚焉 鄒湘漁者獲一蟹驚其一飛鳴遂舟不去舟人殺所獲魚之時熱湯全其一技入沸湯而死 又漁陰一人牽牛其指如刀奔走而沒一僧憐之并其子而贖之

中官海壽射生有名無不應徵例一日遇一老野家失善脫落逃數女不入一老婦教之云今數卒隨之傳呵喝齊家必當首跪俯下者則則墜地及後更著失斯外矣已而要如其言蓋野家乃善馴牙觸馬腹即清其老者惟身清松離服沙石為自衛計故失不能入也

汴洛深山中有蜂多獵人言一馬云先回來捕家炒麻細知來止人言昔

有獵師捕獲知子以生麻桂獲已子以熟者投前母之子焉之日被麻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也中途知子食熟者而甘遂彼此相易日是麻不生不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為此焉云

山東萊陽縣外多山山多虎嘉靖中一獵老失足墮虎穴穴如窟室而虎子卧其內三面石為尖利四面皆平為虎徑而高不可踰踰而獵者數次得獲持死日暮虎解衛生屠分飼兩子熟視和欲食轉欲少息候以殘肉食獵人抱子卧度且虎躍出巢歸而一應則其子以食食獵人此處月漫相狎子所壯虎負之出獵忽能呼曰大玉放我虎俯視復入自獵出攜子行深林中推隨之陰崖崖莽莽無從得路獲泣呼曰大王幸終活我導我出虎遂導至路旁立視想獲視曰幸得存餘生歸當書一

勝以某日時得大王子西園三里外鄉亭之下在期報來至而虎先至竟入西園居其驚駭聞其聲者持刀銳約生擒之無奔放家不曉遂擒虎捕獲無忌聲大呼官想欲管之想虎虎而注虎虎亦注官大膽乃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犬而而去名其車曰美虎宋嘉雲以語王于一為之記

嘉靖中上賓馬南嶽有玉麟白玉刻碧玉橋照夜雙銀河珠璣池駝鹿雲白老皆天間選乘也召大學士張季取季時缺夫寶鑒同游環碧殿嘉樂錦錫章華殿賜尊取瑞服時等飛魚服上獸律詩二首紀之 群臣應制奉和方獻大詩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懷龍喜最多共許飛雲白玉澤看臣膝下銀河同游環碧臣何幸賜對重華祐史和應

制斷無天馬馬而重懷禍而死

嘉靖丁巳內廷一儲死命內廷官議置臣僚階級九尺歲寶卿子以

間臣為一儲擬易名之典應同免職相臣之職意頗優渥矣

嘉靖戊子國中民家生一雞子上有紋如吉山之息六子其人驚異故之

官府疑而剖之則雞血一腔耳故歲布政司庫中又嘉年人家生一雞

止一掌體而養之而其時餘姚陳家一婦生三掌

郭江東色氏望族也年老無子一婦躬親哺養已而無死鳩鵲巢焉三

產亦死色氏子顯其堂曰報鵲文徵明為之記

歲漢堂種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同母生後由者忽雙目盲不能避奔而食

主家作筆寫便於千層外花者日如飯以而飼之夜則其者白者既死

主謂之埋山麓花者朝夕往拜其旁時乃述

仁和張開渠太宰母陳夫人善米魚二十餘年母亡開渠哀毀不忍往視

皆愛為白祥容聚觀長陰仍獲愛亦人以為孝感

麗文靖公初就公事時五鼓滿廣山之麓神廟有主門而中者魚貫入

若傳報聲已而寂然以編修出使自是建修然于磯畔堆書作江水志

立清味滋空有龍曳尾而下枕蒲葦蒲舟人服奔公視觀而諸客具奇

觀也顏色不少愛

許繼祖國諸言死陵山寺有西青鳥為其前移時乃去惜言此皆無也

相傳唐齡林自蜀携來者我明雖軒漢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指示

之為狀元畫

齡林院史含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又周中道紀早間并以獻上溫旨答

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傳聞白燕入為瑞保使謂江陵曰主上冲

年不可以異物獻其既好又一中使曰白燕相公所獻耶大非宰相事

不問題雲之雄耶

滿刺如國貢大龜大子鶴毛羽雞生好食螺殼菜蔬中亦曾入貢

萬曆中天子園還千里馬青馬鹿鹿頭鹿耳如竹葉不覺肥大而神獸

體奇步之踏蹄蹄夜如風大索伯以部撤却之不為奏于鼓峰口此以

得體而實不然遠人慕義為里來獻使之却回以為朝廷惜寶馬之貴

意必快快不如以招旨却之而饋其適里實否則受之以付北邊一則

示西域以不背異物之意一則示北夷以遠方正奉之美于朝廷之體

無損而事又有益乃必却之則近矣

陳司馬洪接方守清時有富人屠海濱者見大鳥飛過連一尾毛手水邊

長七八尺五爪五趾塊聚以為鳳毛拾之來獻公命貯于庫鎮守夫監還

人來取公答曰焚之矣時服其得體

泰和俗好食蝦蟇得者斬新其腹以治惡邪其腹中蝦蟇其未傷者投之澤

中已有澄江忽洪水滿漫如夜夜已登舟矣有故人之登岸援手

是猶見而蝦蟇于棹畔神視久之曉欲復渡而舟已先登中流溺矣

萬曆戊申南中大水鼓樓前有園丁以箭連宮殿柱一日偶揭視之見數

上有一龍蟠之跡猶中爪鬚微悉畢具又江上有漁人逆望水面一蒼

席浮遊近視之上有小兒坐車中坐可數月席下群蛇宛延蟠結負

之漁人收以爲子

萬曆癸卯建寧虎暴山中人見六虎同行一虎純黑已鬚白而長耳下垂
過其膝若此虎在前群虎即不喧人有時不出即大爲民害 又已丑
年山中忽來一鳥其大如鶴首似雞尾三岐豎如飛其鳴似嬰兒中見
人不畏鉤之不食數日飛去

泰昌庚元九月上海杜氏有馬年而病及產一虎馬自以足跪之得石子
十餘枚大者稍圓無印而色已蒼潤如玉小者差大子板耳按此即
麒麟所云野豎也

虎林沈之同家畜二虎蓋雄雌也一日狩其雄以籠罩之雌即說跪不
去鉤之資勿食也已殺其雄以湯湯雌之其雌忽失爲舉目投湯中死

轉而死之間竟不忍食同條竹間中

布宜開者獲兩獸歸江右獲以一雌陳子右翻一婦射子人投其料分
也依回完轉如不勝情陳子遂從無間射時且相問母好未
幾婦右胸者死以持人投爲時市之人投持者其家爲賊所害上四
母再死母再死遂不食亦死

梁山賀店養一獸甚惡東閩市口肆有某吉了亦執言兩店携以相飲
鵝鵝要一詩吉了隨和音清越不相下鵝鵝乃不復言人間其故曰彼
音清于我而應鵝鵝我出口便爲所活矣後某司童子謀購得之鵝鵝
悲慙不食自斃口執奉山賀店中鳥不識臺司街內尋最是傷心懷
立雞特巧語博新思留之五日苦口求歸月歸之垂頭氣盡此鳥曆年

事

萬曆辛丑陝西臨洮降吳家牛生一犢人頭人面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
耳身蹄則牛也又數母羊腹內刺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天啟中林陵孫雅明家巨富其父養鵝數十隻中一隻飛去數日不歸
婦口即解羔一隻七枚肥細而下如新孫召客賞玩分食之
二年十月有龍見百祀房之傳河小門家帶之鵝房長尺許有爪無角
鱗有碧光耀日帶如瑞雲狀入盆中奏知今送京獻澤中

陝西鳳翔縣東有怪虎前食豕殺村民逐之其去甚速獲得自首至尾約
一尺八寸橫闊一尺兩旁肉肥腹下無足足在肉肥之四角前爪趾四
後爪趾五毛軟細深長若鹿之背黑色尾甚長大能藏不甚高破其腹

重且幾一升秤之重三斤
先是瓜儀江北一帶群獸如虎渡江而來不計其數直投江南豚行穴
隱伏如常而稍肥大半月乃止

湖廣辰州沅陵民家牛生犢一日二頭二尾刺殺之一心三臂又民家
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背猪身人足雙眼

榆林衛營兵家猪生十四口內一猪一頭二首二尾八足
之山西靈州猪生子一頭二角二眼四耳四乳陽城縣牛產犢一犢
頭四耳四角一尾四眼四足

徐仲先者五其費當日前事之最奇者 一曰是魚漁商某提重寶自
海歸歸買盆舟適見漁人獲巨魚商購致之盡處將商所投之水偶

里許外避摩舟泊馬魚乃躍入舟中跳躍摩繼得魚事就奔乞火因故
商曉盜而魚已重創此商收而以人獲罪焉且得屬之費曰即破者哭
然急則亡往即尔難早辦一死幸即脫罪宜難得尾受難繼微負心實

一曰義象楚中二戰象被獲衛之降不許語以死則點頭乃以火槍三
百環射之屠爛死死猶僵立不仆者日挑整有年死後其伴地絕大驚
吾事新事前自未難測其所以此項項告微者

一曰義雞為牛鄉中有賣雞翁一僧販宿夜執前擇其金去家有一雞
將焉南國後月特僧選過之雞出橫啄其面皆碎遂不食適值捕摩
見而疑之執雞得脫乃論如律費曰其質羽毛其貌雖辨我仇在前既

死恐後難代言鉅山假手良惟誠則悲此一編

一曰義馬法賊破河內縣令丁春連馬賊破所乘馬賊喜賊乘以入
縣堂堂下悲嘶人立狂還不可制跳躍而死曾曰本自可生亦無可責
惟此頓痛忘之難家徒四壁我心雖足馬是馬是人大河以北

一曰義犬太原有客某某利氏道中遇一少年時犬適買救之少年既
客多金遂殺客犬隨尾少年至家乃走縣哀求若許竟者令道殺隨行
得客尸又隨至少年家得少年執實論死素金尚在子小冊中藏客居

址姓氏令道殺至太原呼子領索收屍而歸犬遂同其子歸太原曾曰
一飯難食而況生哉庭松何奇某珠竟安矢力惟堅用知在瑣惜不積
盾即犬亦可

映碧又有所記二事云當以 贈

聞鄰家洲家聲晚步視見一家

踰牆外東西旋繞若為戲狀尋一家婢去此才子者逆隨數步若
惜別狀告難之乃返聞其 則初而同年者此事可以愧無情之朋友
又嘗嘗一小鳥名花兒兒以竹絲編籠籠下置置瓜子于中則口如

引而上如梗須然思養遺猶在為遠望望籠 下子舉而就之遂
欲翼入此事可以愧無義之貪客

江西家漢黃翁生三子皆業農乙未春翁使子治田出舊近兄數日矣
而田無不治即子以告翁疑之甚且俟其出尾之見入山中脫衣旋歸
化為虎去翁大懼奔歸告鄰子拒戶匿處遂夕三子歸不得入即子告

以故三子曰有之壽命不自由也父名亦在劫中數日遂出正求其入

代之以報父今情露不可止矣顧我胸中有小冊書翁斷不烈則免
父寄福矣翁因見之得冊首名在焉乃哀祈三子曰家敗戶當自棄
翁遂不可拒乃跪入三子曰此奉命也翁但衣摩衣數層勿始磨履以

黃紙而天度禱辰可收耳翁知言焚香伏請三子從從次第躍出各如
一衣虎乳而去遂不復還

嘉靖中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微僅制法嚴制邑人久恐時
乞乃甚多有父作人言曰趙通判領庫銀三十行賊易往捕群乃相率
詣趙按忠數百人無賴子來之大噪趙置置趙通判士乃得停機抄我
此犬其仁其智俱勝趙君焉

黑兒項則不離床席間亡何子繁殘黑兒晚猶哀吟哀夜不食兒子
棺下崔子公超義而葬之名黑兒家

洪武五年勾容張觀家產妻瓜並華餅目上選上自為預備臣亦多誅捕
未幾張氏兄弟並事屠法于僅充第者數人異物之不足言如此然張

氏族顯大天下稱為嘉瓜張氏有名族者仕至太僕卿

高堂殿時通判崇村饒喜見人家兵火後難堪始樹蒼松異常東北隅有

一樹霜梅正熟取食而去從後米石取太平遺經于此上指樹以前事

語左右加以赤泥封為遺書侯

金陵胡性庸舊宅有五穀樹一株一樹而兼五穀以喻歲之豐儉如兵

時麥則宜麥結且則宜豆或水潦則結實如魚形獲移入大內不獲存

南內舊有紅芍藥一本仁宗為太子監國時過花園書院與袁宗實之

後金宗移植北京禁中應宣正二制華館無比奉泰元七年皆不花

後碑之春思賦聞如故識者異之

白雲寺在鳳臺門外太監郭強葬地墳旁多名花其卉有月日一莖乃三

寶太監西洋取來者與似蓮而稍瘦外葉內淡黃與佛經云唐蘭花金

色者同花心噴之辛辣觸鼻遠聞之幾自一種清香用修元瑞根未見

此遂以為郭氏子花耳

海棠不香不實雖山一株處雖實外香而中酸臣用撰太史高韻手在奔

州見鐵樹海棠實大如洋果香氣略如木瓜彼中士人多以梓賦

置書室中但不甚耐久耳

南京雞籠山五顯廟中有金蓮實相花在殿臺下院數十年一開顯文莊

首兩見之楚上下相尋雅如巨竹葉細如笋殼色于外花吐豔端色大

顯色然花青黃白以漸而變斜中亦有甘露紫此花開楚端初不抽葉

與芭蕉異耳

牛首東北新大監墳上有紅豆樹一株餘葉俱碧綠結實如紅豆故以為

名

大紅瑞球中國無此本海舶自暹羅攜來今園中有之

玉桂樹有樹記云由浮羅洋而上為大藏寺科瑞而南為通天宮又南

為老僧樹兩坡直立枯而空中一游僧未定為樹從衆抱為一僧定

故未出也此事絕奇也樹花為一准是

周柳園曰李居仁云舒州山中深岩間附石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

十餘人在推川見黃李慶書薛前二葉前高二丈餘接續三間屋為家

雲宮連江張集隱居故海雲高一丈餘園可入許紫木官在易州見

芍藥高丈許花大如鉢莖細于臂奇物也

標公又云朱竹雲初但求之諸園間後親見朱竹于延平山中數頃琅

玕丹如大舞又類典中與永壽里出雲莖其色如墨可用作書乃知世

原有此特未見耳因各作四詩于特先莊節于登州見所謂墨莖者略

如染家淡墨色耳未油可作書也又有印前者凡花皆圖而此獨方圖

各攜本于歸種之次年花園亦自新真踰年墨者漸白方者漸到五年

之後與常菊等矣蓋地氣使之然也

衢州江郎山巖等入雲其巖者上多異材萬曆天子忽為雷火所
燬木隨風下有異香送入鼻人事觀之宋此玉偶得隨餘一片削為簪
而銘之曰江郎山上雷劈枝製以為導冠竹茂草園冬比玉以贈張長
與某婦昔木為存火已

金墮子中丞擇婿得無從華生謂其士曰吾三任都憲十有七年未嘗
置人大辟華生不意不富貴居官或刻耳及登第為江右司理執法
嚴刻三日而入重罪者三暴徒父言成之生曰吾做律而已不敢縱也
後復入人罪妻無成之無以做律為初從華生三子皆不育自謂無罪
何以至此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竟絕嗣

荒蕪夏氏與處州指揮某為親善某聞夏氏有女求為子婦家人皆許之
女之祖猶不許客以骨牌為酒令祖從難曰若抽牌得天地人和
四色皆金即與處婚一拈四色不與遂許之太倉曹某會某友喜

適妻各有恨一日會飲舉數子為卜曰使一擲而得六紅必一男一女
當為婚姻果如其卜遂打婚焉

京師內官婦人適官長憐不辭家妻府為太宰姪長安道一婦不辭嫁
呵爾之婦與面屈指太宰口我五十餘年此地見了千千萬萬早希你
這娘子官從者失色太宰至都笑婦傳為曰今日曲從老婦人一場
熱罵但也不算嫌子耳

尹直蹟職錄與與劉資聘至京教皆近隨可笑又証其婦履有布以
不備受訟因首是鞠之事至為張元所劫音尹公言未足信楊少章
時番云公自辭官歸歸地口不言官爵以應人服力曰終身時無州守
張某與不食敬陳其節令人訟之無應者乃以法曉地人代弟訟之
入即還卒往攝公以應人服隨卒至是守節屬之公無愧色亦心知非
弟意兄弟和好如初海內皆知張守無成後終張公元補始亦輕信

其事後乃詳然

天順中廣東張瑄任南國博吳子某任長州學博瑄妻為惡子不置還債召之學博以子方性謹不果來止以一僕來視與書片紙付僕持回云惟願我兒好看你兒充克長大其學我克聞者絕制

韓公應足撫江西對諸生說詩書時江西科目方嚴詩生和相謂曰咫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能詩書公聞之親風以律呂調陽為論開館成康為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輩微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千字文也不知皆相顧得不得對

純將軍某年七十餘被甲上殿及隨駕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故曰四十五歲時已飽男女之欲廢度周和尚流落京師年九十餘多行道路藉

髮不自裁同其修養之術曰無他耐自壯年能節欲耳人之精液度與

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豈不能壽豈不自太倉無主張某年九十餘耳聰目明強健作世常有問其何修而致曰平日惟欲心頗愛欲事能解衣者賴此耳養生養德大要不出此

劉少傳忠為南太宰時司為王主事其父致仕家居素著而新首之乃遺小盒與書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汝由意以養則愛節之事有矣幸無改節

杭州有曹撫廟每歲開金戈鐵馬聲主人奉之甚謹即文拉寶來為知州乃改祀漢獻帝于上列孔融相楊修陳琳等立為四配撫遺書後人更于撫廟左作司馬懿受禪碑以謝撫云

翰林學士原不多人到公健在間因修會典統一時隱學士者十人而有

五人皆為會以和意選入未嘗讀書時禮部尚書謝公選在內閣張公昇為禮部尚書元公守至以禮部尚書選政事費公族以禮部尚書為禮部尚書以禮部尚書太常事外尚書為六人志滿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為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費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由丁時以為的對

胡僧有法王若國師者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蓋西番之俗時有教亂仇殺一時未始還制故以其法戒諭之則唐金結創項說誓守惟謹雖供給過侈然不聞兵甲器械之費而臨俗解脫所得亦多此先朝創設

連吳之新耳非果神之也言官書生多不知此每以為言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故故言無不報乃惡人不知又或受其惑或受其術或偽承

其緒而蓋其真名號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某日某時亦至期不死弟子和其不脫滑脫之

悔恨歸地則馬殺之曹孫也中成化年及進士官定知縣方子事上罷歸後裝祖藏為孝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制留守和印日賜進士中都留守之章殿以對馬提學山東而純以進士裝指揮職皆奇

葉文莊為禮部尚書禮部尚書姚公憲治京官之口即里親友子諸者眾頃公意意文莊唯唯亡何姚公還太宰文莊治酒往賀曰今日送鄉里親友還公矣

幾學士海在告里居嘗其宅署工役頗苦里間病為有一夫不任後游視之夫曰不敢博也往時黃提利營署老人受後傷費今費之第已數瓦

無難矣而老人雖患病不即死益役之不力何所避避得聞之慨然為
謝遣其役

歲化年且山東劉湖在內閣餘姚黃均為其西席一日劉使其子致來曰
僕與劉府三宗室是通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曰刻未嘗有之劉蓋
堂意欲其詳改答策而黃未領會也至公舉與黃同置他日未訪見之
歸即撫掌感屬至日舉問此策王是大魁而黃居第二此與果地致來
李方叔為二章所得事頗相類豈非歟耶

周學舉與如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童子舞公誦制黃童子陳中成
之曰汝第舞但謝黃落地則苦汝矣于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躍然不
動蓋心以守誓為主也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

高廟時大瑞數能書工于琴術中一見家婦善琴無出其右者聞其名
語外婦揭之莫空聽事延婦歸簾一榻坐之簾外不遠其溫情義先彈
曲前終婦淚如雨下時所賣琴子皆拂衣而去世所聞大瑞善歌亦
義名下能琴

清輝琵琶按鍾秀新安童八十好琵琶過秀房口聞童八十以琵琶游江
湖今日未滿昨執弟子禮不可八十言吾聞周秀之名然未見其伎使
果奇哉弟子禮未晚鍾琵琶彈未終八十膝行而前於弟子留數月
童繼之技而歸

和猶女茂是徽策開任相以修庶政之意時劉公健為首相主通言心
此二字或功德狀元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有不可易之心

進舉第一 嘗謂已仲尚場題寬則得舉四句大主考欲承執中來凡
不承執中者執乙之制考不欲以執中為落凡承中者執乙之責非
有定數乎

丙辰會試有一舉子夢蘇城大街戲張戲樂兩人執旗上書狀元二字兩
人持竿連自演戲一時喧傳狀元必在蘇州後果為崑山朱公普周方
語二人誠血乃朱也初朱中會試有人送宋離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
看朱遂熟讀全文復制策果有此段朱遂備書之徐劉二劉得其卷以
為得舉焉為第一

戊午歲而直門有熊突入守衛者不知周有被傷者大司馬擲野獸入城
非宜乞展武事以備盜賊時謝陽何主事孟春在儀方謂同列曰熊之
為此即當備盜亦謂熊人未其城內敢有大災懼却城焉蓋熊子字為
熊大家人趙元臨曾言之也

西曹有一對云一雙狀元子兩個梨花羞羞主事張思父昇正守仁父華
皆狀元而到鳳儀子延和子瑞子龍皆探花也又對云忠輝分南北朱
官別姊妹蓋茂進士有兩妻一湖廣一永平兩家一貌美一貌
醜也又而展進士有孟春妻是南唐李西張官即唐令對云孟仲
季春惟少仲已而云夏商周鼎鑄無官皆天然奇對

蘇軾有集福壽為聯其為言乾港來聯施知州唐海弘治中謫毀淮潤有
司欲以為乾港後國公曰信譽壽世都也誠不思其既又安忍有之乎
有司以歸唐海曰何不歸其公而為我有司遂公言實壽曰永福不能

為範前卿亦辭謝其意竟得嘉靖初又為招致知府任時中的金永如
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如竟成金壽時人誦曰昔日吳興他官送國選
解今日毛與伍新各到官府

大雅鄭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在市門為戲為童有無費見其巧略俾
播弄海上久之分必與與之俾商林邑快而南而中折其利又久之所
得皆歸家兒初左右久之富與賈時被擄衣履盡數十人散歸為
樂又久之乃得實實東歸時泊岸先登同家一夜起風作盡覆所有視
歷歷僅得千錢

彭文憲云北方漁民也則則震山中以數十萬計有出行極者有引捕之
意因拒散後官軍數人過解聚反賊首劉千斤劉長子劉龍等以石和

內為謀主甚甚阻礙事聞制是令白內言主朱撫軍伯永率師征征至
南粵湖廣地兵事震率土兵來會方擬迎戰賊撫軍出撫軍有賊白公
智策分道與退性其歸賊退作軍官軍乘勝進破之擒劉千斤并苗
龍等石和劉長子以計脫走撫軍病急領兵搜捕有楊鳳父脫賊者
賊指揮張英部下下忽與劉長子遇長于欲殺之父曰官軍即屬石
和而子亦無干爾若能擒石和而重有改賞約與俱見英英夢以酒
食長子信之遂入諸石和而而出詣前諸將功悉以得賊賊為名
捕獲之仍以劉長子石和而為俘獲獻于新法司依原奏定罪判于市
人皆為張英劉長子冤而無為者

尚書金漢軍楊懷恩征鄂茂父道經廣東某村有居民陳氏以獵為場

入其家或偶相散楊軍中酒會極其盡以文本為柱白金為磚破玉為
田龍承兵界凡會杯棹亦加金玉服玩極天下之巧以銀為計且藏甲
兵壯士千人皆盛鐵金公為其飾奏為其寶法書名函不可盡但楊
謂書而已有司略兵端數月始盡

寧獻王自號羅仙至今人往廬山相素雲以歸一小屋曰雲齋時以羅
故書一畫曰慶雲羅雲如和在名穴作畫畫詩 同義五言中每歲還初
書以盒藏送以為喜慶有送書詩畫書送書皆佳可為對

嚴軍伯王越在英化中以文臣累建大功其神三邊也奏書陳其獲罪
安陸故道潘而王三原初以太軍召過潘而訪之公時望重朝野起留
之堂前定出酒酒三行女技博樂盼然而出三原欲起起跪使坐曰卿

自用佛法我自用法勿疑也三原素性剛嚴然得遊身惡正測取潛
意夕

王翰地雖極廣通何中丞陳值其生辰宴客而留雖極飯且口難少留以
待諸公乎其疎曾朱戶坐而理經詞竹者皆家姪也外舍暇故二十餘
人王托飯而出然未嘗不心羨其樂

徐昌校機列寶色之北却前後探景景然嘆曰日中見此華定不
樂昌教笑曰不然日中見此華乃不歡不樂

徐集仙家書其殿名工書能文章 詩歌初為諸生有聲後以事見黜遂
為無町畦之行武宗初巡獻樂府得供奉上前夜來月幸其家大燭
蒼皇出拜上命置酒家無供具以蔬笋雜菜送御上為之引滿已而歌

去卿晚歸得一金魚官事買之工大笑失足落池中窺水沾濕快
園中有蒼苔堂路龍地此其過也隨駕北上在舟中徐夜常宿柳橋前
官以錦衣縵袍賜與魚腹或宋景鸞及子鴻輔在虎論公素知之乃
為保全得解歸

康對山與李改同各自負不相下理基對山欲致之而不得先施無聞
之答之空同以工書得署家曰惟康乎可以解之空同曰吾與若素不
相能今死生之際乃相記之獨不愧乎心乎客強之再三乃以片紙書
數字曰對山敬我惟對山乃能教我對山見之曰是誠在我我豈敢本
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解答也遂高理理延致上座公不少避理命護
席公曰吾有言奉公如聽當為公留不若去矣理曰云何公曰昔唐玄

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理曰請即為先生脫之
公曰不然今李夢陽為子李白數倍而海國為不度一者也下獄而不
為之援奈何曾為白脫靴乎即奮衣起理因止之曰此朝廷事今則命
當為對山公遂解帶痛飲空同遂得解歸而公自是不得謝絕理致罷
清顯矣

王虎谷為祠祭部議請展假借通達古今者始與虎谷王晉卿聞之曰
兄謂此可嘉其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藉通達古今者出于其
間今二氏之徒尚且為衣食計尚不可通達若使藉通達古今者可奈何
虎谷數服于蒲魯斯此言似是而非不責儒儒之由莽製法而惟二氏
之藉通達古今豈大是為公之心亦豈根本泰源之始乎

王德野言為蘭封國省親至家對山適來華州探親吾適之時值其
生朝設宴隨送一帖見留吾至妻叔東侍御家侍御曰明日對山投客
有汝否吾曰昨送至一請帖侍御曰明日對山之客有汝則不富有我
輩有我輩則不富有汝何思如此況今久之後對山還人未敢意云明
日家主要請諸姑來便展即來吾依期而往少間故兩席對生近年對
山起曰今日老夫幾降家不可無公然吾與今親輩無無必有故舉不
當以此累公今諸公時至不敢久留矣吾辭出侍御舉至歡極遂通
飲遂旦

西華孔廟有金素閣上有謝蓮十餘皆貯經史正德中流賊趙鳳于過魯
席據而去趙本諸生然已為賊而謝蓮所藏以詩書發塚者即索禍
開流賊據江江北一帶姓李慶為賊所得推以為神每至一地則惡吟
帳望其中手一編為吟誦醉臥四出如林澤獨居守老營于十五里
無所好惟取書而已此自賊中逃出者言後不知所終

王文成嘗欲往句過房族疾告歸過即陽明洞葛觀開為書院靜坐習
養生導氣之新靜中頓悟一日友人王忠格等四人往訪于洞中言出
門文成已知命僕出山買果款以俟且應語其未歸僕過四人于途語
悉合皆驚異遂師事之

正德中吏部王尚書孫繼理堂死陸完生家深堂王晉漢堂好畫亂政
中論死繼理後石文隱代晉漢有題名書此吏部門云某微某微某實
某實十五年閏一建三個

柳御營港有餘銀小兩曹力死人即港前石御重七百斤當持以行有漁

舟數十取魚于其門前港所使去後人不從因斷石御其舟原港事起

華之港舟其一拉而數人墮水聚方呼號適與同知伍文定獲其

東証聞之召與所備其時軍者角角有鐵鎗其雙手相擊而港舟軍以

行與相擊與大國鐵鎗傷伍故用之港曰家止祖母不可出也因召

其外祖與千金令代奉之禮呈聞化報與某家職權以計利死

粵新軍御千戶子龍能抽身牛從獲其屍使之側行獲其登壇演演劉

通有資力獲前石御重千斤獨手舉之因獲千斤舉為盛以死天以

異材與人而人有善用不善用如此

正德間一御史李某好占人產不三十年廢為荒園後一御史獲占人產

好事者粘絕句于門云占人產荒與兒孫不種桑麻性渴請看李公

墓上屢至今能存幾間存

劉欽舉草賊頭過目不忘嘗避而恭避聞其薄陷已而恭避大言以弄

之不失免髮賊云此蕭山朱某事太倉清泰產子孫亦然朱又嘗與友

人同看考索案高楊瑞上舉事以竹竿指點項刺破碎墮地後來者不

得見朱為錄之獲取成案視一無差錯

劉希尸天氏武宗時據南苑林滿世廟初為吏部復以錄大禮林滿兄京

官外滿出都門以眼沙自蔽公過都門進人數千擁其馬不得行公臨

眼沙于地曰吾無愧于斯門何妨令人見吾面曰耶提考察坐以書罷

情是作仙呂朝十八一食有云霄霄服青項郎嘴口氣黃聞老把持

庭無建樓的陳年也事下一個婦又云為鴉林多大小於舊鴉容易飽

舉一紙村裏茶林一篇寫下鴉其託寓家鄉如此

死能前錄雄于文下筆無難言作著遠哉希戰死諸將史元情應用壯楊

順龍教公以編角相持示建家無得留其遺文片紙有諸生失卷文致

公遺稿時大之思中易仆地見公墳冠碑衣手劍叱之懼而趨之獲圖

事白出以報其子乃得

顧東楊德楚新齊前開遊數門生曾之一生折數枝於首公不悅回出

一對令諸人對之云雲前客來西手皆殘彭澤景張太岳對云曹范人

選一肩挑蓋洛陽魯公乃大悅

初東海公見太岳所題書丹曰此異人也不可不物色翌日即赴別州太

岳時為儒童習見知為懷臣乃以偶句令對曰玉帝行師富貴雲雲

作隊而黃風日太岳應聲曰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大喜解所餐食帶贈之曰子他日所繫不止此卿以表表夫之情耳後

果大拜

王而城守蘇郡一月中三四遠見衡山至至巷口屏聯從及門下橋易中

雅雅至書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止當飯相款南嶽雖食菜其本實

不能撤文論筆于屢乃去

武宗南巡至京口奉敕相斯公宣家命為文登之侍臣代筆皆不稱旨乃

御製云朕居東宮先生為師朕登大寶先生為相朕今南巡先生遊矣

嗚呼哀哉

忠實之德如雲龍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刻中故舊言云到京
日先見李西園必有所處如惠是京見西園而西園云爾祖正人理方志
之誠無由爾入監禮部必謂其本內必及爾祖姓名理見之婦遂
生喜見其孫來見其祖也隨令進歸

謝允相字季春潮庠生以教授為業居世訓極極端易而立教極嚴備
程有限不稍假借神文隨其平日力言如素實純而忠有佳婦即優獎
之風素勝而是日早平亦置下等人事勉勵日許午來諸生出都觀覽
幕後主人治具以待則賓主師生略去形迹盡歡而止次早習業展
如初大約旬內以九日習業一日游然所進士甚多當其地不及
家事但係快活快活歡慶而暇

嘉靖中南京置道官門大監方則堂中各聯云海無炎海海瑞之功不淺
林有深林潤之澤居多

世廟初起郭二兄實為太宗伯嘗以母年八十懇乞終養上從之者有司
以禮存問常州王三教進自來候云聖天子以太祖人病醫來安先生
居乞終養孝報恩如有詔者有司以禮存問某等感激休命實對曰臣
母老病臣乞終養何敢奉天之寵敢蒙聖恩詔賜釋回臣母子不勝感
戴之至次日無錫縣知縣來成命一時榮之

劉海富是涪州人妻亡妻甚妬婢生子妻命僕妻之婢下通判郭一史通
婢下聞兒命抱去妻相公曰婢通生女不育棄之矣後就仕還涪有鄰
人妻為行人由使歸和之以告公公曰居誰舍兒是則劉之有後尼賜

也是遺僕妻百金隨商京求贈兒此主吏已往商而臣家文門外柱出
金贈兒吏妻愛如己出哭而報之行人勸商為三吏妻與僕通兒且活
親戚聞之雖金為會拉迎公見兒抱持之物狀狀感持曰八旬老父江邊
正此處獲兒天上亦一奇事

世廟末方士蓋道行以術士有所謂密封使中官至內所獲之不雅者
則密中官雖不雅格上集中官乃與蓋謀啟示而獲獲之所著皆如言
一日問天下何以不治曰實不竟用不肖者不退耳上謂名曰賢者
臣指不肖者為父子工曰吾亦知父子貪念其奉吏久且被藏不肖
上真朝不臨之曰上真強之則藏用者之事故不強而以屬尔道行遂
以意使御史都應龍于是應龍入而展氏禍作

奉右麓朝曰一散走指之右麓曰道見海則海漲潮來則官婦人我非一
老婦乎懷恐懷恐友人曰只此懷恐尚有丈夫大氣右麓然久之
太倉陸益昭星為報官即于署外陳地掛屋取間頗曰清風館劉士多
為害難之地一日風而大作水深三尺許為報官有載之曰昨日清
風館今朝由水村水還復新之月就而玉照樓奉開潘有侍勝某得
之則白水村人也掃墓為族

武陵陳洪據守涪州一日曾儀國元帝見寺還來文公祠已破壞祠前有
祭壇其下仍頗舊區為芝山書院公乃復祠文公遺像生數十人請
當其中先是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峰遺青嶺自天寶以來奉五百
年地聖歸歸國元之項上蓋著先知云

故開張如子日陸龜蒙詩中有心散意散形散神散可對乎物乎日元端
殊事註有人陳陳陳子陳行陳恰可作對又問王才地人日六陳子
開火

李九侯好遊在禮部日入部司者華興得路李甚喜一主事吳化曰老
先生新門原係教化之門李甚慚

胡珍習學兩浙有士子為所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授唐殿制以尋常
蓋行酒曰此蓋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買朝曰此蓋唐殿不若良金美
玉為可寶也

陸履中南無金漢泉官別駕歸指海上所漂小人二以方龍奉之一老婦
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髮兩吻如魚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

白布囊首若然履者獲亦死此前史所謂評人也

潘去華云曾見星家張羅達夫命一生止五年好改及第後官竟不達一
生運好美如嚴分宜子謂達夫一生運差便是千百年運好分宜一生
運好便是千百年運差

嚴某已令陳公金堂夜私行至一民家有婦姑夜睡姑急歸婦坐久則
可開窗飲我己而婦特物至無笑曰陳金公也公不測且召姑之曰
民間以公清德凡願而清者呼公名耳

晉人每多幻術雖體仰外以巨石鑿成履或履石為竹橋通虹而仰之
客主婦以參豆磨首祇為騙運磨得錢履履收入袖一婦方泣哀通
索銀勾與之客顧無人挑婦婦笑留客客喜從之婦則不至而旦視

所購羅以首如入石欄中項大細小不知何術使入也客喜甚客婦笑
千言莫救客謝還意新始羅羅自出其時先飲我半羊羅馬之類
散置於原惟聚沙土以指周圍畫一大圈首處其中會亦難購羅有虎
豹惟購羅環繞于外而延而已不能入圈也若是之類不可勝紀觀此
妙具

世廟時錦佛曾大章元夕遊西花散爆竹工間之使內侍詢問內侍且大
章元夕大章重臨之內侍乃報言事出暴夜無能歸上幸陸錦衣始始
道曉時至夫章家大章恐以千金路始因開近御記有老人告曉時言
有王老者九十九矣始乃揚言王老預慶百歲生日故晚自候上喜聞
為年乃釋不同

金日映堂官理江一國舟人無遠幾且有仇色金得而代給且食之獲送
之于具州署門以事問使銀幣足公問之泣曰得銀十二珠即脫
矣公如言與之獲二年遊于楚江中遇盜登其舟已如區矣一人從獲
呼曰此非金先生耶公曰然其人五理而遇報子請受告其信曰此吾
大恩人也奈何姐之五理已盡得十三金勝則數十斤贈公公惟到語
曰君良家子也不宜久為此其人頓首垂涕而去

嘉靖庚辰歲有將官帶降兵赴任過昌平居民聚以為遊獵楊老狀如虎
入都旅京師歲久之乃定甲寅夏五清口泊一舟內旅戲作番番屠
民聚以為怪一大聚走為群奔而江陰丹陽武進無幾四邑之人有
隙隙死者亦故華也

張永嘉自漢進士至八國七年時為海日張相君人辦槍七年進士進
康事

永嘉當國有一族裔起而入辦當用手本而張用新爾永嘉想召文選以
新爾與之而來言會二而書更而忘之文選出以為相君知厚之傳由
太宰諸將辦到一日永嘉忽憶前事召敕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任
任三年矣 為新爾署能部有某史出某門下言考察時諸長史
在萬見某進老病曰某病使何言老病呼之上典史喜而疾趨失足仆
地諸長史合詞曰即此便是老病新爾無以應遂去之可見君相道合
亦不足恃也

李映碧紀其先文定乃合家史三事云家乘地由狀元為宰相顯文定身

喻七十先文定亦如之一也宋三濟以宰相致政父必俱存先文定如
之故歸田而云由狀元為執政為宰相不獲平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澤

見康于當世二也家乘唐齊宋入相者六為呂公著王安石王堽韓維
韓維蘇頌稱極景先文定主歷度茂展欲入相者之則死一曾朱慶張

位趙志舉五家齊陳子陸子慎行此外八度十五人謝家三十八人開
府廿八方伯十九人在制科中為最王也

李德壽與李伯華同先才名相類相並由吏部左選選以京堂張先

皆為嘉靖初權貴所歸既而華家居暇酒度由賴然自放想飲一意雖

新易詩書三種在傳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兩人學言不同而志趣新

合會則夜展易燭雖則月必讀書有作必走使相示王爵之士居相先

聲名必必報二字

後冠平湖里人海汝兩作離合詩云山川地可耕長刀所供耕元來腹有
文章口五十五去乃勤冠二字也

俞時江之被逮也陸武忠炳陰出千金為助五鼓放世舊所中而西入關
人曰太師侍郎正歸雖非內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輝復來耳炳曰吾
敢與不雖而屢起齋沐以來必為我送時炳方得工心國人不數回
入久之世舊接見仲而出曰來何早耶炳曰炳不離數日矣辭歸卜
筮而獲數來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舊曰為誰曰為俞師耳
舊曰俞師徒負空名建創無功理應改府公何為堂之炳曰俞師自知
獲處太師不可解散舊有數子炳敢請以為炳德善心許之及舊出

炳編之如語世舊者葛亦并之始出疾呼俞師人未滿明日炳復入
萬第八拜叩首而起會處論亦咸為你寬遂得釋

王五峰徐明山皆道州之雄也而皆以婦人敗明山之軍雖人皆知之五
峰之少華知者絕少故為記之少華敗金陵民家女失身為娼有麗色
見吳門周生而悅之誓與偕老生善蓄善美欲每生必嘗而少華欲聽
者魂銷有貴公子聞名欲得之則治饋金延二人居戲供其每晚之不
得也乃陰蓄少年應周生者曰沈郎戲服誘之而少華某心初公子乃
以周生周生應他貴官召而臨今人雖而得沈之見矣裝簪其面少華
遂仍使與沈郎合公子持之還歸公子然非其意也周生遂其家
少華絕之周生為富曰必殺汝少華既不樂從公子而又懼周生之害

之也。乘夜覓風山，為海寇所掠，擄為妾。其妾即王時也。其妾之族

為某夫人會說生，生遂為中書。後作少華，忽見之，相視淚滿，下直覺

之，執得其狀，每夕使此郎與少華隔帷而歌。少華亦隔帷而唱，幸其

歌與此郎所唱中國曲也。遂日夕為鳥，直坐撫其腕之，為某府少華

遂為某府少華。此郎後遂為某夫人所愛，以配其子。死而後，遂

妻少華。少華泣曰：「天子奪一婦人，不自意得一首而死。二子也，得一首

乃死。死二子，則吾妻不可以再嫁，遂自剄死。」

萬曆十二年，安南遣代貢金人，因服而歸。其性自以恢復故，親其登

庸，有問為立而書，容狀輪囷，其語今皮託，伏佩其骨曰：「安南黎氏

世際，黎性不得歸，伏天門於遊，代貢金人，悔其已思，傷義，仍有詩記

之。

南都大報恩塔，為廿四丈六尺一十九分。地面廣達五口，廣廿丈六寸，純

用琉璃瓦為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今古萬曆中，寶頂大木朽蝕，老

年金頂，故即當公重修之。所磨廣從與塔頂，一寺僧應募，時天新而

著釘，難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身以手援層，踰而上，至承露盤中

衆人自下望之，為服眾。而此僧往來旋轉，若無持人，以為神。

咸南塘父景通，往未有子。適異人于魯，播曰：「明年朔旦，朝會羊山，為公家

之。至期，曰：「公有子矣。」後十三年，乃得此三朝虎臣。順從公，已為弟子。後

五年，復舉子功名。是亞滿十三年，南塘生是日，華五色，因令名曰龍

光。臨五年，生繼美為貴州總兵。南王夫人墓，如一日，南塘授兵出戰。

許皇國，夫人部，如家，聲聲目，皆以金。

有疑，疑者，疑夢人曰：「明日有十二位，排來見，留為虎虎先，被擒，法一生。

官，官通判，事有十二，解未，留款，甚厚，滿作，職虎，虎先，同丹中，更有何人。

曰：「只二行，堂看，行，非，不，此，皆也。虎，爾，客，令子，至，丹，因，指二重，蓋，香，曰：我

夫，吾人也。父，為官，者，滿，回，鄉，遇，滿，先，無，疑，疑，一家，留款，神，林，粉，作，行，堂

華，皇，此，香，蓋，以此，情，新，達，為，香，竟也。其子，拜，具，白，父，虎，爾，客，照，引，卒，後

繼，竟，滿，香，同，取二士，證之，皆，服，服，事，上，當，運，來，奉，權，官，此，郎，所，謂一

生，當，貴也。

宣興，五，四，治，回，不，以，牛，有，犁，而，耕，喜，罵之一，會，去，之，數，尺，民，抵，腰，服，為

之，如，雷，號，運，肩，舟，之，號，而，將，為，有，俗，之，音，昌，曰：欲，以，不，捕，我，罪，原，集，百

許人，事，學之，昌，持，塔，左，右，排，排，布，湖，者，山，行，見，巨，蛇，長，數十，尋，忽，捉，蛇

尾，根之，舉，腳，空中，墮，地，死，遂，逐，虎，不，及，運，兵，公，以，兩手，擒，虎，兩，臂，交，執

于，一掌，而，抽，腰，間，竹，刺，虎，喉，連，其，背，翼，之，幾，久，不，用，力，撒，手，足，撒，按，不

自，休，舟，山，中，推，林，木，數，株，運，之，之，長，提，頭，石，行，百，里，力，精，解，云：有，七，力

有，其，父，摩，有，巨，舟，破，敗，之，水，連，宮，產，捕，鳥，命，女，往，士，猶，獲，舟，乘，至，舟

已，在，水，矣。

台州，通判，王，增，以，才，廉，江，後，當，國，時，清，又，浙，西，至，四，明，滿，文，廟，清，以，刀

華，起，家，同，官，增，之，有，指，望，位，同，清，曰：君，知，在，上，者，為，何人，清，應，聲，曰：不

知，其人，但，知，其，是，好人，能，為，好，官，耳，問，者，大，慚。

至，元，美，都，居，公，徵，客，有，以，東，施，推，元，美，者，元，美，曰：吾，當，紀，來，故，外，紀，謝，公

之文雖不難為數人而時為我周府公笑曰公宿遠來就一事問何事
而東越平生不事作墓誌而公所撰不下四五篇就讀老妓一著已
而論高允元吳希希有公曰亦有不及允武處為爭得天下欲枕室
者先死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羅子陵降

蕭約守蘇州無算實封金于瓶為李通判所見伴云以萊寄父李曰
此要正惡業遂取十二瓶去約不教問

蘇蓋石塘書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無意相隨一日夢遊一道人
登高山似作人世仇甚道人持一器若摩訶舍食謂曰此糊塗也汝從
此無神仙分嘗於世間事業耳公夢中甚悔驚而覺可見於世間事
業者大半貪糊塗者也

高仲子梁極陰書康也客游吳下此為妻教十二娘隨清十七年十八相
繼死陳明卿為卜葬虎丘山側而妻以銘曰舍爾貴竹約嶺三泉山藏
古寺刻碑雲淵白雪故碑音松平足承泉貞觀紫花秀后何以此德清
彰顯烟 前部司李書公二妻洪其姬氏不以喪婦又露明卿合葬之
碑與長姬比而葬曰行此路達分後先兮何夕月明在天一行歌
應環環滿山芳魂落日曲寄霞雲長留一遺魂上春還山神曰一遺魂
為元誠云為佛修德以武葬著而文墓高以通才你而葬墓園以知心
還而中墓厚道墓廣然墓越刻吳敬楚詞芬芳浪風清共餘韻園自勝
人

神廟時有近侍觀者願者對使使問強托上甚喜之問趣為陽之名

值具以沈阿和事被累乃重帝廷之制其極入厚具食者批為逆賢
幕遂訊無據却處決決其無辜也

朱國臣者京師大盛也其堂十人一日命其伴飲食其堂雲集而喜矣
忘飲醵皆之退出象市遇通事告以故卒歸至其家獲十人無脫者下
法司問具服國臣曰我等諸京師瑣瑣矣吾告若凡執事不可不懷如石
驢馬新周皇親之親也而生使如著荷花等凌遲豈不甚冤殺李皇
親婢僕者首飾于道亦我也而生捨遺人以死亦一冤也我今不言誰
為鳴之者于是法司追問治荷花從者而免特罪猶大立為民請罪中
徐一忠子外

顧澤陽母與夫人病里堪堪候問有兒子夫人戲曰有之曰兒何似曰文
以汝

有則罵之妻某氏妬而無子懷人 為置三妻不得近也適則罵投官府
任先往家毒賭登妻乃自乘輿而令三妻騎以役三妻初性甚久子習
時以宣府而唐至三妻皆騎而得免與夫食氏適為唐後萬一年明
唐唐入進求官擇者婦之乃以故與送氏騎到駕以中丞命迎入著然
氣折矣時三妻各生一子歡然迎曰微夫人命之轉幾同陷虎穴中幸
氏益獲而氏亦自悔王于如己子以老

市五人墓云為冠華堂路乃戲耀星間使美富貴子曾仍刀錐餘婦蘇有
烈女往往市中屠殺後改葬墓守葬諸一時墓得浪軍如劍新陳
長實記芳魂賢人同與骨往來虎丘下行道多時踏踏我古丘墓生五

類不如

甲子開榜 顧茂猷以五經中式其實錄選內薦者止周易也甲戌歲為劉
榜第一然皇開之特賜中式列名會元李青之前自後而予北榜楊重
然已卯劉榜劉恩教山東家廟皆以五經中至壬午懷都先上疏請旨
一體磨寫而據自良為元經皆得第

茂猷字壯其才敏甚有以詩文讀者絕不憶思信手疾書如其幅之長
短而正然亦不量修短也登第後不棄為不用長短不愛買不列選曰
吾以了一生之志歸讀書而已仕宦非所望也亦大奇人

崇禎己卯庚辰間有揚子長安門曰智府進奉義堂工斗量好官等役
考其缺袖中書又有云監司二為外科選十千類今日求人得明日受

人求發未有二十四氣之譜又有題其後云二十四氣消色財氣全限
滿盈便是 一氣正人君子只怪鉛汞又云此論云今年九月明年八多少
人沒精氣又云一個碑一個瓦打鞋五九八多少和尚沒頭是幾子誤
矣

開封被圍三月城中糧竭米每斗升值銀五十兩巨室買粟一斗值銀
幾度而食城兵飢餓不能堪及外援既絕城內益急當者乃決水道
賊乘危自全自周陽為黃院諸達官皆預備舟楫賊頗得免而士
民盡為魚鹽當時以此紀功真可慨矣

安南黎奉曉生而乾隆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遠外冠徒地斯道窺曉
父母俱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殺賊易易耳飯事持一斫刀直衝賊

俾賊擊潰走盡獲解邑被屠千餘人而通國王官縣除役皆解乞歸曰
地以自耕食有司擬定順成晚日臣以斫刀破賊賊所刀為果許之
所辦十餘里意以與之名曰斫刀田後復以十餘人舉數萬賊封處還
將軍見其壯勇而多能

國孝自誠初為沙彌進俗名黃米常為姓氏牧羊叔崇禎三年渡入不
沾泥營斯為師候九年為開府統軍騎千餘歸米而種牛工家而去祖
海父守忠僕葬三峰子翠山中距米庵二百里山勢環繞氣象神靜海
乃里人李成所募十五年前為存時善所徵米臨令任立遣大嫂嫁家
利指進其姓氣大嫂嫁得成向之誠云其時得空穴三具一有黑蛇因
其真中而填穴穴今但有黑蛇者即海也建茂十餘家皆皆出而至海

家則青黑如墨頭面生白毛六七寸許左側額下即守忠家一蟹一
白蛇長尺二寸頭角蔚然見人品首張口向日復盤卧如故略不驚怖
守忠嘗語間已如蜘蛛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青生毛者凡七八家大
嫂有虎口餘生記甚詳皆青生毛亦大具事要浪海內竟真偶然

李映碧紀建文三事云崇禎時興化童生清曾遇一僧名壽教指天象曰
亂端見安天建舞黃孽下界矣被禍情久不為巨寇必為逆臣又袖麻
孝康毛寬其父為鬼所惑謂番前員與尔子皆為建文守金川門尔子

開門降番家四十口俱被害以其福力正旺未免報楊學士撰其後
身也今舉子耳其妻後世奉命下生國報尔子耳得免未免果死

雲間童生趙若夢至一所見某朝諸刻書君某議改策一人如帝王狀

據發伏地鳴呼無辜事曰此事非吾所立可謂寃文此日弘光時嘗
 聞賊之過河也自稱是庶子孫應繼改姓所張倡示有上地倉庫表之
 上地倉庫百官人民我之百官人民等語人民遂輒然則僧有真有愧

有客解金衣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復一雀飛去而過二雀即飛去客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懷雀無言在東園樹林中故飛去相尋也急令人視園林中果然

大東唐漁石龍號政家居出入權徒步陳大參員興說之曰官家居八座
年踰七十天下之夫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權不可徒行首學孔子
者而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然吾師臥山先生所賦是步行乃極朴甚及

竹園潘公俱守此禮吾安敢下缺

呂氏日記卷先大父數往家宿客往來蔬茹五品如一肉大是矣國生
酌共一兩許曰齒同知子弟俱供湯拂執爨記寢侍左右不去今士大
大家賓車多品金玉至舞姬悅童喧雜喧管矣其子弟亦踴貴視父
兄弟如也 陳錫日記當年長者直于四者名其後漸起表字諸士流
也今村大屠販下連城獲無不號者尊長貴人復損一字如翁其工矣
陳汝謙日記當時無執爨之士衣衣衫褲赤子芒屨非久刻相見者然
手不釋手惟焚大袖說世雖習巾巾金珠履必盡頭雖家徒貧明牌數
十幾拜幾十叩矣 呂初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廛之民布衣田野婦嫗
男婦兒女輩亦攜竹簍執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者

競無賴說通博實謂農家爲愚矣 呂方曰當時親和和睦一家有各
各持者酒不待而至所主曰場稼播有種早晚兒女姑無勝華碩
而已今此無忌嫌實當其視聚爲貨糧數爲禍兆矣 呂京曰當時婦
事母先生者其專人乃御史以論權貴獲罪卒獲曰慶蕭然無中人以
下之度今事有是 史儒曰吾先大父嘗贊吳右姓者金四十兩懷墓
死子獲來償失父與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贊矣大父
曰尊公已清矣大父歟得石氏之子亦無得 陳大德曰當時始娶但
論門閥媒妁定言而不求備今女家詐聘執者時禮男家既晚乃論資
數額不如意待過時不歸則婦歸見斥棄 漢漢曰先伯爲塾師日坐
二種生中而入塾序行列擯曹示和之課後自誦事時分主徒爲主賓

迎送寒暄問答酬謝款待而過未停曉其自行資者弗死生徒展傳不
散爲非茲有不率懷而違之今師來當來子弟樂泮矣 呂望曰當時
子弟不輕易習舉子書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今僕子竟見
辱適子過特此特門戶爲權皆搖撼不入生員之籍使遊史胥之途而
務本食力之民寡矣 陳兆瑞曰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政則會
集壇下美子弟之無力者往師教之歲時伏臘以酬伯悅交通情誼商
榷事宜習之茶會今壇無址社無師懷鄙者不見齒矣 王廷佐曰當
時小民未飽堂場先奉諭官有引擇老農教誨之人掌其入藏民無違
自官有差餘其後收掌非人游弄凌亂猶如方亦違慢以致影射那移
流弊層層十室九空強生難而一人三五矣 王仁曰當時同宗有義

御史者通家與親友門不下舉人受禮御史蕭謝如恐不及卑如過
 車未通爭執讓今官人財主罵車馬馬騾過關皇尊教小吳見住官
 指呼姓名無忌雖貴賤皆避矣 陳時雖曰先公當為邑令貴游通判
 不避二指謂書昇拜卿中往來更不避則以上號題名而去言
 此無謂但云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乘周六葉金銜村巷貴族先序來
 函函東鄉卿大夫紅箋錦標芒字百拜矣 陳時雖曰當時陸冬薇家
 家作王區曉青桃娘弟妻貴家父母兄弟團坐從知者供具衣食選
 進長上今富貴家執二三陸家與兒女子紅爐暖閣不省父母之養
 矣 陳大補曰吾先大父嘗以困窮應會及困險不無饑寒先伯仍以
 太平其科大父奔走而就之口出必多與人不多叙今富者設機關巧
 取重利富人既富亦不思還矣 馬湖曰吾先君魁梧後侍伯父宴偶
 失容伯父怒呵斥之不戰應而今我弟強兄弱反見嗤咄矣 陳連曰
 當時民不知松松松而狂即見輪服同室有聞其不直者眾卑屈焉而
 今鏡工刀筆說詞飾情矣 萬民化曰今先公為春門時時而家兄弟
 相視若同胞今本是骨肉且自諸張首職是惠聘晚堂之矣 陳柱曰
 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遺工字八間或四圍十間而已今堂堂窮窶
 窮者盡不可名狀矣 史輩曰當時令先公與兄俱為諸生博學能文
 家貧兄弟進相為僕故皆都選舉百里建行旅宿今生儒輩橫膺聯登
 昨日而衣矣 史說曰當時近鄉數姓惟爭耕種多歲為儒多力為夏
 今頓棄二業游手好閑矣 陳基曰當時頃白者自數千兩少壯通之

則分肩而行見老人踽踽在路絕送家而令子弟強有力則賴其父
 兄遂得聘兒而醫諸他鄉矣 呂氏曰當時貞觀殊微更不假借雖
 大富貴時無下輩而加禮者而今舊族以貧棄新門以素族彼此安然
 矣 一龍曰都無龍也諸公所送龍三紀為屠屠大而服華美兼使步
 而安車馬忘古之人而不見俗之 龍知過矣

行有善惡法有彰晦事有執應義有褒貶治身之過必慎必爾治國之道必舉必通昨日已不足恃而傲物惟憂患日小失何傷而幸意

陳仲母曰雖勢在魏而時其奸險必曰富貴可常而忘其沉溺一時之快意可換千秋之定論難持一事之失足可恐在上之鑒臨難避

陳貽美于萬年雖有山而不剪其嶺于千人視前車之不違清規

二百年來推以靜安之寶永譽今時而元惡大憝有一逃于國典者

乎易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吾願論世之士勿令後人復笑後

人內好修之序姑無責人內急自反已甚然張第三十

方選志在翰林寬任時廣西楊修賢孫乃清其子頌乞餘生西楊廣

陳芳洲芳洲嶺人評而楊之子提提竟坐法論死芳洲令發武功更名

以國選用又力薦之武功竟芳洲于歲得武功為后子芳門之事

才又賞武功千金並給云則則除多利近芝蘭自存信哉

宣德中金吾斬指揮楊廣自官請如用內廷上曰此人已至三品更欲何

為而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任

工部尚書吳中堂資萬曆奉封明免然貪財好色舉事數十人其妻嚴正

中提之宣廟知之當罪臣傳命伶人作戲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

克一日賜慈命至家奉拜奉命于弟誦之曰翰林先生喜不虛享一篇

詩命何當說他清虛一字中周之難意深笑而已

景泰中閣臣陳璘王文以子訟璘不中式勅者官制璘黃棟下禮部會同

閣臣高拱等覆勘所中一百三十五人是有優于倫璘者有相等者有

不及者事目則假等考致不稱罪不容逃但無情與假者王倫陳璘明

年俱著會試子是六科合奏引范曾成從子請俸為相子雖不應進士

補缺文止為私議不恤國體乞如違例上曰覽爾等所奏擬為有理但

陳璘王文輔導有年固之者且豈可以一事之失而遂加之罪其姑貸

之諭旬日高拱上言不敢為者欺國之事不敢為者朋比之心乞蘇內

閣議得專頒修通雅綱目蓋書而致陳璘不直二語故也報曰卿持最

之心可疑之情朕已其意但體開正當用賢不允所請令復當如未忍

直以全名第不知謝文龍此二旨示知蓋從否

陳璘在任性機有不可言者而一時臺省之臣獨能與之抗初璘歸家人

言告泰和民強占其墓塋地因而謀殺守墳者巡撫陳璘之堂其

家人以証當從極遂獄言璘嘗學春秋于安福縣其族族江西安福中

民者世餘人又善於欺天蓋正罪人彭德清不宜處臺職且泰和縣官

入範命已獲臨之簿故相京而柳臣家人下都察院請以公姜御史王

豪便廣陳之明年泰和縣所奏皆虛遂初稿以腹心元老恩寵疏當當

志有殉國柳答陳遂乃以文人之士欲入平民士豪之罪以細之德

欲陷縣官貪污之餘又乃歸重情誼因御史乞付法司明正其罪上以

猶居京年久置問事不能知第信家人傳言以泰和問璘璘據家

泰以為誣已且言其逆黨及如泰和望日如風且泰和京多與安福豪

族仕者同巷故相庇護乞勿法司重究上不得已下法司從公理之士

是刑科柳璘等知泰和縣大夫自問特寵柳思泰機曲欲各得其端

山幕宿實業雖係其土地周雖執法不屬反罪職以快私王臺勳實不阿又王臺以文過閣府可謂大夫可欺謂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清議不足恤法當究治罪所難容上曰爾等言是陳鵬應事親

是與年異其之

馮益附曹欽欽反并進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為証益故自為異視故賀

曰馮先進不漢多言曹欽問先生古有官官子弟為天子者乎先生曰

曹操乃曹節之從姪成大事欽大喜命其佐酒今何謝之耶

景泰中閩臣陳錦王文以己子不中科考官論結獲取初定是不和

也上不得已特再給文子會試時賜之欽賜舉人癸卯年北京首揚者

翟鍾玉丁子黃等俱發回原籍肄業時謂之欽降秀才

海康有李某者好刁計人逢和虎晚年家頗饒有子發資泰二年進士

建坊堪輿家以為初七其地當有山不五月子卦至某日往迎喪葬人

祝之曰此去一程而四果是臨清亦成庚戌其僕僕不能致而喪遂大

化之而青歸果符卿人之言

丘壇山自製餅軟酥通口托中官進上上食之嘉命當方效為之不如式

成誠責因請具分不以香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香簪內目

德奉之職非宰相事也藏者疑其言而却境山由是京師傳聞老婦

劉善博野人為國臣屢于清議官皆之故得溫習人謂之劉博花以其

耐彈也時內閣三人萬安鄒忌劉珪既除舊制皆為天下所怪

戶部侍郎王鑑出入王振之門姑貌美而無情善候顏色服甚香之一日

問曰王侍郎爾何無須對曰老公公無機兒于輩教育獲

正晚中御史魏漢以老疾為撫臣與言知致仕漢疏言南京諸司官

而舊者私相朋比官而在下者孤立無助若恐風憲者察少舍公論

官備太監劉奉忠直公平已介體訪下知履窺不行又大同恩撫沈

國工言臣觀大文所載帝座侍有官者之夏連緒既與周官致書侍之

職自古以來代不乏人方今文武之臣因當官力于外然而保獲雙彩

相聖皇化尚冠尚衣視陽視朝夕趨左右供事加以奉命出巡如

好喜却視兵部散傳傳遊散內臣放散其功尤著乞如外臣例給賜諱

帖以為身家榮庶當勸其之道詔以非祖宗舊制不許此二公皆極意

款竭不無嗚呼而官不行所謂小人杜了為小人也

三楊機相業無如李賢者得居最久亦能處布手獻然在當時以明則亦

頗忠樸岳正自內閣出致召選館中賢疏以為南祭酒正不汲汲謂之

曰正自謂閣老也乃疏達于外都給事張寧有時召因言失賢意吏部

擬京堂乃出之于外某疏更疏請免其疏之口疏召員其文書指公某

文為不善因以歸顧易之其初曰無若某疏之致降也爾後疏賢情

賢甚嘉欲收于外王御勅其依文序傳收事留之賢則曰吾不能將情

為此

都御史陳智性疏急疏左右無虛日每洗面用七八人灌衣二人灌衣

履一人持簪一人持漱水晚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輒批其頰至洗畢

必有三四人被批頰者一旦至堂上庫侍取簪則指中失墜于地怒甚

起於籍籍地數次乃止或靜坐時左右行通肩應聲即旋之客據以暴怒為成乃作木方制威暴怒三字置前示儆已而怒其人即取木方擊之少為輒悔已而復然

應接之待三司審辦所載甚明祇以諸司由憲奉承遂致威風過甚有李典者河南人性尤乖戾按山西凡三司現今總事吏部門門子傳說進來群雜齊鳴起來乃跪入大行跪平人甚多與吏部雜文相作文初委差官勸實寓于大碑五三原張辦之得免死自是三司官無視門之刑杖威福從此也

為要蜀人長自能顧眉目如刻書外竟定長者而兩原判官與內臣養子李泰深相結時泰亦在翰林值內閣缺人從用泰泰以推要遂傳入閣安

初與學衛日以嘆化金斷為事時昭德為地寵寵使官安認為同宗交納內侍所為無聞賢德但有內復者則殺之司之昭德恐其奸奇純中外情起者始內臣世實此則傳官與官以是府庫府官應時有歌謠三司老泥塑六尚書之語

安陰接有一度吉士自學善醫具藥為洗之因傳為御史時則聖夫人之佳李適以門賄官中書有一同僚與善因歸省寄一籃封錫其因夫人命故說不肯乃強藏之工惟舊衣下皆主聖夫人大怒曰他日破狂我索耶命賊之適為脫捕乃今日將某二輩去時人為海口洗馬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為畏畏

有悅遊覽者少無行安與為腹心懼為御史日與構房中街舖聲影者

憲崇廟內置子宮中得一小窰寄居中街也憲署曰臣安迎太監懷安袖空閣下示安曰是太監所為乎安衡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通交和思以其疏至閣今人請之安罷而起起而復跪思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乃置道奔出

和安在國大人表職擬之答曰安惟以此報國及誠然在道則養者三台呈冀復用其無和如此貪黷至鉅為萬安死妻孥子婦俱以奔人家無餘者

憲宗信任汪直新神福州無所不至其足達也所在撫臣皆毀甲民畏避至二三百里空虛能伏候馬過乃起及舉報則易小帽曳履趨走唯諾叩頭手跪一如僕隸傳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內閣時有

辨云都憲中頗如諸莊侍郎杜瓏以建昌奔馳之甚一至于此大學士商賈書項忠等以西廠橫虐詭譎之動汪直傳內御史嚴

因條陳致內閣更其奏錄皇上諭南京大臣時有未聞大臣進何則才進何不肯革何陷樊進何謀殺惟太監汪直明備極其榮等之奸惡高崇玉應奎之貪賄奏稱為嚴等寬知之軍因崇奉河審人之陷樊是

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微索者也上悅復令汪直理西廠陞陞而實尤勝陞陞工部尚書嚴嵩為民又雲南巡按郭陽奉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善歸今聞有疾已留懷守此真所謂交結近侍官員也此之上

言大臣德政又不肯奏得免斯律待哉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權傾中外大臣多瞻承之復定獄青寧子為賊山

既成一小公主患瘰癧飲以符水遂瘳未幾清寧宮災釁建寧年月
祀殿所敷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唐明日李唐興工如此其禍累孰
所積一旦成瘰癧瘰癧既死今令內侍歸其家得一瘰癧所收能遺
白米封百萬石工日廣所食幾何乃食米若干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
銀也乃悟其詭計遂請出落究問捕與名者懼甚處赴殿跪求赦不
期而會者凡十三人一人獨東女婦事雖得寢而納賄之名載得新野
工終斯去之

尸受僧師義授諸王直屬王越為介和問說子曰安有六卿說人者乎越
先入是陰伺之見其說曰下卿及是等八皆說越出尚尤之見曰吾見
人說特改之耳

太監張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濟渙飲恩受之曰當與房下作首海富貴
同載太監也
太監王高顯執守自重嘗休沐唐壽寺有兵部尚書某之與侍郎
某先後出部各詣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退避惶恐而部御史王越戶
部陳越已先在焉久不出使主僧辭今日諸公并侍佛堂不敢違道并
而高曰諸公今日當貴官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高曰其非才德所
致也既而就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過私謁人以為權權今諸公
見諸公如外人不謁高耶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為何人知人兵部曰公
真聖人高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兩曰則吾輩數高何人而敢
當此謝之疊疊聲不絕出氣高顯高矣吾不知諸公討此一場虛辱

何所利而為之

聞任御史李實以選房中如方行取至京誠不貽違歸實工張捐恩召
急遽不知其故招姑與執任實即景泰初役唐問候上皇者也喪心至
此

耀州判官張善以選和方召見權兵科都給事故僧繼曉以選和方召見
得善繼曉選宣訓教廣善師是太寺屠之仍為其母故表孝行母故
儒也方士李孜甫以選和方召見得李繼禮都左侍郎李通政使事此
輩化中事也西出于承選和方并錄兵部指揮同知于亦為錄兵部指揮
正德中事也倉官陶仲文以符籙召見合方藥累加三少禮部尚書封
恭誠伯原任應天府丞朱隆禧累遷禮部左侍郎原任都御史戴淵明
布政司參議顧可學俱累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方士梁指中使通妙
散人此嘉靖中事也

松江同知吳獻臣素性剛傲政事守升堂幾從儀散去獻臣獨坐府堂
凡守舉動不當即正言不避有時與守官相捫鼻置桌上以喙周圍作
一大圈直視守曰看你走到那裏去
後更浙江南察院中書小職自種瓜茄有時坐堂上忽念及難離瓜茄
品當置盤盤旋旋盤旋即棄之入內轎噴而出此等舉動謂之當否何
明于責守而不知自責耶
何大復微視一世在京師每有宴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一言一日令
隸人携園桶至會所手執一掃坐園桶上微然不屑宴皆散去

李國同起江西提學至官與御史陳金鈞日公奉初治軍務未始治
諸生無涉也諸生有事至官輒破則左右之令諸按居長樓必得泥改
軍監司五日一會諸按居所事務無不往定按江萬寶大不堪事陽子
鍾麟舉諸生往謝之江理通而已

趙中全元會楊妻于撫撫已作女部裝換琵琶彈其工觀者如堵以美
時傳相顧莫提知為趙中書一笑而散

山西學憲胡松上奏請十二策奉兵張增岳之覆稱松張允當可行乞違
為山西參政自行所宜然不奉兵改不皆備倘今不得度支部以不
羅崇補時山西總兵於定國以流寇猖獗動撫無効皆以部用為空請
兵十萬餉三十萬專辦剿賊而各省並分守其界無令賊遁出都度

補善今奉所部三千人往此外不與一兵不給一餉各負得待定國實
缺推補他人所部三千卒而有新帥相率過師而定國以不効下獄奸
人但知殺穿陷人今無成功不顧國事住往如此

王文格之子庭歸性喜豪放大第多蓄優伶出從諸僕皆華服戴珠玉
有既價值甚昂元夕宴客席必懸一珍珠燈數百盞王杯惟日歸府與
至中門門前則健婦昇之其妻列堂二十餘人挾二婢對飲至醉有
所為意則逐其肩摩前引入室復醉數乃寢此等舉動俗人美極在
道眼觀之如越犬之域凡貴之視國象者非其堪也則無難動觀之

者耳
劉瑾雖嚴然不善藏文義中外奏議處分未嘗不達內閣使人人誦理批

事聖決不移後奈何能大辨其意乃問曰自為說聖每至先問此事
當如何後事當云何有聖雖大者今當復官至河下問之然陛下等故
理盡歸諸官官交章連言理亦知理其若提計曰文臣所畏惟是杖耳
于是嚴禁如獄之法日趨而罪無忌

皇嘗既入閣後以新進為吏書劉字為兵書皆河南人字素慕職先任左
都御史理厚書打御史又與保固家人朱漢交連理無日不至兵部聚
議部中稱是俱奉伺進出入司署留至款語四司官不附字者必
令通言于理傳官外補是俱備編當吏部之慈字大說凡有奏書官其
為軍機生若敢任字代之字去曹元代之元與理理皆故曲布政卿進
呈兵部尚書遂入閣

逆理惟極貪殘而政歸大義阻抑則為永成欲性百之部其已得旨理
力極以為不可事于上前谷大用錢字照清傳旨于照清問逆理店理
意猶其故計者置于法奉陵太監王瑞于御馬監建新定請工唐之因
來禮卿入教人專一包辦銀庫所請利進于內務府為告示還戶部出
持尚書顧佐等由于理理大怒問谷大用直至御前主要有天子今人
色如幾幾之理工以為不知理逆如其攬卿戶于部門外命陸其如不
得在神霄即日死卿其堂以示爾等其概大義處正其最奸惡處也
其糾紛事中庭益藉以正德元年獲事判判定處官用六部為次第皆逆
理所論也國子祭酒王雲鳳亦言之且請理下獄于監釋其如無新
意故事屬則曰王公王士宜宜有此而史載之得無差漏而然耶尚志

史而出焉且以其罪狀者 工部郎趙鼎食法以管乾清宮
食臣萬多蓄妓縱酒淫樂當致罪而見之獲免病弱死家使校士
探其家出其與妻妾俱就道而籍金與妓悉有之

人張觀宗師人以通政參議降身與同知居喪與歸婦章氏而強納
之其大妻三妻憤甚走事大瑞時藉以甘心為龍閣之逆僧章氏欲供
具移之瑞所託拜敬敬至瑞乃前叩其膝曰新克定何如勝道先苦捐
祭工也瑞大笑呼三出和劑之龍逆與章歸對人陳後以為得計云
李又王陽文忠曹元諸公遊歷豫都而看牡丹得至豫都不出良久
使一介傳命曰請先行當獲至也李公既出面若死灰顧謂公曰張西
麓乃以制事官待我事不久逆逆事發豫都死以為快康惠去國時予

世蕃兄低寒無狀少傳徐公少保李公出直所相訪生堂中良久乃傳
海曰請觀之中酒段小睡是乃起久之之曰酒深不能起以手來同相
見可也如是以為常若都院諸公渴解有候至三四日者不敢示倦已
諸曹至是以事由葛如尚口與小兒拾木後則曰與宋楊德木不見
世蕃即書亦不敢決也

近母冠婚好為名多不近人情在官中時楚撫方廉饒以五金贖質其軍
方以此為人顧不直之通判病歸更居鄉乃卸上官之貌而多資國稅
有銀舍為其補積所儲遺數百金滿于兩室以飯其遺親丘大漸
執瑞瑞親往問卿冬間各衙門送卿卿歷日積至千本乃分給住居諸費
奉獻微酒酌親友相飲其看事館必收日分給兒媳可當豐隆

王維微知湖州是月徑馳歸松見謝省口且止取彈彈直謝史喻成堅行
都堂而潘伯陳鳳梧亦至鳳梧推飲師也因出候鳳梧曰子候義以義
師也師史即上命候之宜倍獲遠近見師史知其微欲納性之以小過
持其史微飲觀請不得則大怒急呼史卒出給其門不與飲食師史留
度去初襲大罪既以蕭散罪廢官衣紅紫騎牛出市帶樂自若其衣
袖穿人觀之乃史為長袖人許楚中人多角巾時風泥離儒生推飲
乃國帽布衣而從者十餘人皆角巾鵲服從其後

趙中舍在太平院一戰婦逃入金虎凡婦供事侯家趙必隨往問師婦背
侯問為誰趙伏地言婦吾妹也侯問何以語吾侯答曰吾少時流落北
方耳侯因賞以酒而趙即向耳房隱查大將太平史有軍侯家見為妾

也而中候侯之從者以告侯物色之知及故中書詩入同裝精工畫
散而散

嘉靖初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項內外六十四圓五百段一
其二十童既蘇是職備應文體工以美觀概不可辨使開闢正定以進
又監生五洲以建世堂從選人得主簿為上官所苦上官自言權士林
沁石監丞趙世南領宋師人為指口而淵有內口口淵大和平笑姓張
羅時引出一羣狗

是言久費周事起家富厚為楚應應廣園曲池之勝勝傳使婢及音聲八
都服御膳蓋如王公嚴萬福華亭吾生年為貴族所藉藉不可勝數而
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家伯時貴漢為首標傳在直城置酒延貴漢多

不待開舞至前一日而復歸則所徵集方物撰付之為有一日峨出產乃徵嚴嘉人及驛為役吏則打以某日赴自開出即逐公不置家矣金日水銀免舞由新房以復乃重復過家窺窺所清基姑就坐遊彌五句一陽沾唇而已忽微然起長揖會次際亦不數獲三人竟未交一言又重覆之再相而至羅幕二數每間中會食不食大官供具家所得酒肴甚豐飯罷既金日與共乘而食某日有大官供學草某其未嘗以一已見及也貴溪登第後于萬十二年初成進士時為以編修同禮部提判歸地生拜學士用故事樞門生為尚書日稱侍生既拜相則曰言稱首而已

世書事使更廣西道謝卿人李遂逐放御史司其官獄而中萬書草虎以日諸生前為者時竟竟然逐逐不復分據至是逐利見而稱行禮遂逐劉漫應之次日於樞門生禮布華再拜曰水牧海公也以公為取之恐此棄之耳其防備如此

萬在位雖極重約家重永年周事公卿與之抗禮號為霍山先生得與霍山游者自以為榮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年游見霍閣下走無不折第一日有寺卿候門久不得見因往空地漫游一童見之提其耳而大振寺卿探囊求解又一監司求見世蕃移時不得見一蒼頭方望使房个人理雙監司求為一進香燭不應奉以十金蒼頭即與楊王以示不肖其人懼甚益金若干以進蒼頭方首肯得見一見

微陽也進高兒女姻也書為王所厭惡家軍缺其亦意會推必進上大怒

謝之地為乃上書處而王臣老矣恃此入得政而快上不得已從之時幾凡一為兒部姓古曰分室乃與人主事強介介爾不足道也得蒙嚴密部時部中則有給予常俸外三歲戶部弟為諸用甚富謀之承奉乃以千金奉世蕃善所然受之命戶部卿子三歲如約善每待于人曰天子兒為待金千載傳存壽姓古曰世蕃善其胆大于父父與人主事雖子令天子兒待金亦從古權奸所求敢行之事也

世蕃善會為萬徵置酒二萬會四萬會與而乾沒不止當時所屬客居羅天下富家者皆早者及十七家羅陳陽史族其首有聲者僅得二等之首所屬十七家者已與萬五餘國太監高忠黃錦及戚國魏國陳都督納凡東師有銀二萬夜者太監承之姓也山西三姓嚴州二姓與王官

貴州安寧縣機費五十萬以上方店首等於是無路有都望者將百萬安國運五十萬其與華而書家選百萬嘉興項氏百萬項之金銀古玩寶勝量口宅典庫寶產不如耳大塔為保張家寶二百萬以上武清李候亦選百萬

伊王有屬路為妻使者監司持之急以二萬金飽世蕃事時急以八萬金繼之無何萬家世蕃進五使與院二十餘人至其家索所能金萬置酒飲由口金繼有之為免會費請先以二萬金為謝一歲來比吏進二萬金繼被喜為乃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而展使人報部曰有大監若干夜持刀脅取金去急歸之可得也部督共以萬枚為準進至部陽湖而後之發其監果賜金也諸校索不報對意下獄論死

本變而為父子俱歿王國亦廢

萬曆三十四年甲子所中自為街巷富子最淫虐口與水塘者出其
溺穢而池之用還十餘畝引根每楊桃香之為從中首善世善日然其
父出直繼庭徐家二相成國兄弟陸都督規聲樂為軍飲使漁神打烟
以為樂後江陵僅得其中大第一園及益池而已池傍連然水為園不
甚茂諸大神合祿蓮花十餘畝餘有池者值江陵入朝而帶之池是
請觀蓮花江陵預之為一舉鵬而心知所損不復問復曉置杜拜百奉
亦使江陵入朝而隨之請遊如故事江陵乃奉母夫人一席賞說歲以
為常

萬非偽百誠會船為故結交內侍殺戮大臣乾兒門生布萬天下故人所

士列入集中三子中流多華美漢者以為李林甫李林甫不當過馬世

著起白使官御義助父歸店款君誤因為禍尤甚焉蓋世善充雷州

後被召沒在京家產

顯萬生及總督諸公皆以紫金錫為文字經以時珍為碑以碑

湖為碑千鐘以寶石鑿以香藤燭照而繞珠璣燭照而繞珠璣人以供一

時之此悅奸臣之心又有八寶酒萬金銀惟帳及連紫諸具先已毀

滅而萬書斥逐後自負所獲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

世善之規矩真室滿以快於整飾美人隊伍以代情消其推嚴廢廢

萬等嘗言一年儲費二萬金尚苦多誠無可用處于是爭為窮奢極欲

鬼隨神慾而禍敗立至所恨者不期斯害所以快人心耳 萬世履萬

時得物一箱緣四角兩角裝璜金鈞皆佳不知所用久之知本為夫
人嫁祝壽者 有送白金兩器自署姓名其下具微藉如此

初世善被劫下法司訊訊據實口任他據度大自有制海水也因聚堂治

據自稱賊字不可掩然非工所深惡但聚眾通接之說則不入奏而故

壞楊況下獄為詞則工必激而怒工怒乃可脫也三法司備具以呈華

李華李國事口法家斷棄後延入內庭屏左右楊口諸君據展公子

當死牛生牛口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牛生之牛口用沈楊正欲

抵死口不然沈楊死與犯天下公怒然其死得以計中工所謀收特旨

死沈楊入獄中設旨工其明道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據展氏

歸過千工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疑公子元矣察得然日奈何華李因

出一幅手袖中曰賊謀久矣諸公以為何如衆唯唯即為尸令法書用

印封藏而世善不知也據其實口且痛飲不下口洋煙燭勢矣既而法

司職上言其通國情狀且云世善死罪非一而赦望雖勢尤為不道

罪在不赦上覽疏曰這事情非常其會官罰其責以聞令下華事集

法司官直長安門略問數語即具疏言事已如實其交通傳聞潛謀叛

逆其有顯証指証正典刑以清神人之憤上從之即入大快有譽華事

款剪大惡者華事款口被殺桂洲我人殺其子人必有謀者知我

其夫也

萬之被劫也世廟猶未悉決症登殿閣以金笏書宸違言惡字時有寬
妃侍側頻動工飲上注目久之口收寸銀于皇親則道理明日有旨斥

補 被竊時一物不容擄出黃青相妙中手持一小冊籍者問何書焉
曰牙然一頁無以為生此平日所集經籍方輒以醫糊口耳曰有力者
方苦曰有曰能治得楊梅瘡或沈項瘡否張君答曰若然則此書雖無
用也奪而視之大

有新遊士獨詣開老刺云渺渺小學生某頓首千拜見貴溪勝行而前昔
張鶴叱咄之次見分宜喜曰獲生聲書如是遂引入幕為龍兒 倉州
云正德中有陽使理云門下小厮某工書主公公嘉靖中一僕却謁
湖公公怒亦稱渺渺小學生復有佳話不暇者一曰過家治下牛馬交
一曰湖海生何漢生一曰神交小子一曰未而門生一曰沐恩小的一
曰何某生皆可嗤嗤不勝捧腹

有俞某者曾以陳止武皇而叱杖攝隱居數年永嘉用事後復起見胡之
日即語言謹慎謹微諸君不忠不孝乞退問有德者入留中某反別比
却語言曰適見兄然不覺疑焉為世道慮何也兄之盜名久矣而天下
士不知也魏以公論盟主歸之兄偷揚多小人而且以為榮于華家
既知多君子而且以為辱于貧賤固則是非混亂賢奸混非世道一
大益與今也月出而本來面目一旦盡露天下皆知兄之盜名矣如
舉一人必曰此實難辨之說也魏一人必曰此魏正惡且之說也是
非判若黑白賢奸判若雲霧固是由是而明人心由是而定善敗深為
世道慮也今而魏兄之門庭無獲集之足跡矣俞得之失衡復絕交
胡少保案按宣大時書與書府總兵某紳腹角各持一盾與紅為持

總兵孫之宗憲乘警推其腹破悶絕乃自辨待與其書傳以百金良藥
得不死在湖廣以曉酒強推總兵唐公昏口鼻流血腹脹而手滿藥
解之書自負膠漆之具紳袂堂與中以手磨并之東西滿昇天及從官
有賊肆日而笑其智漸解徐海與魏文華等置酒高會使所屬海營
校十餘行酒生暢及夜分揮而潘某所屬意者嘗以掌火交而不時其
此出軍之又適更無既飲而見其門復其候休沐無幕取之獨不飲
問一日鴛邊宗憲飲見役而注目焉及寢之禮也與耳語曉至下酒
塞邊觀之使駕晚臨臨駕駕且趨出憲怒然即指其腹預牌及縛獲
物于軍使某首已頓然熟寐矣醒而後獲使求之者其未死也與之金
而俾之還相罵之義孫鄉衣麟請各逃抗憲張軍于別院大舍使樂幕

屠以龍妹為口口今未有足也胡曰公難我手請為子先因亦掩一妹
與為對宿宿明而獲反 宣大總督楊順從險舍獲過千宗憲而才不
及也蓋其軍中必集七使數十輩呼道且以為性
錢諸女使至多可數百人宗憲後迎每日津聚眾江船名賊連太監及
探本師中委方至時相子權都主事李元同飲以待春遊使過而觀
之遊士後二百侍飲每十人以一佳者領之使肆酒笑樂若之屬不設
凡簾亦不用他執役者浮白歡歡都數至不可聞見且暮矣五金出
以為賞顧中書人亦出五金以為少曰天下法錦官在公乎遂之醉時
耶李郎中亦出五金則道之而代之食曰若官實無以為也禮部一
金憲大笑曰相公于何處觀乃尔且一月未所居聞某書千倍柳塘水

而代之實曰已曠限陞大職豈鼓吹殊竹振天子佳失道說送得呼不
絕

曹州陳御史九峰以時時謝事最爲聲聞見忌于王境桂等不能
用晚嘗擬提解酒會宴客不給紙從一時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
亦不敢問之有村而不善用之遂以其自爲盜賊可借亦可恨

高中丞提督新部之第三兄也少性俠武力絕人既舉鄉試獲與群盜剽
掠行旅盜獲所得所引賊數萬三叔而與其兄與居以悅賊進士乃稱
解居官所至以威服治辦無盜堂上問事者皆畏服無一人已敢移

之下流血蓋反後笑曰若復自南院莊歸莊居有盜處紐之授今洞開
大門手舞足蹈一力士持鐵棒而出力尤如月燎虎若風盜數十人

皆奔跌原野間有賊伏者呼曰三叔何雄哉如是則復笑而呼使入莊
大作饗餼酒足飯食之亦有甚盛者分子之錢多叩頭謝去三四十

遂委實爲家奴終身

在都御史劉養與臬劉戶給皆嘉靖茂進士皆有武力善射而養後

尤精騎射於僧而養中無一錢從少年博得十金買一馬就道至百里

外則得善馬抵都而養飽滿矣蓋嘗說所善壯最勝之也養官與南司

理中原極其往後之與飲無虛日二人皆不修籬出入多從後女僮

奴少年得善犬馳獵爲樂給一子曰東街至大將軍養果開府而北竟
以功名終其家焉後犬犬犬如馬婦女作男裝男作婦裝

顧文康爲禮部右侍郎上言皇上親新編鑑先日陰實解脫化毒

繼至二之日刑民不與實物一已復得瑞書出少來已萬口宣傳以爲

皇工情極格天之所致也因退步虛稱亡事獲言七日奏遊青湖元爲

至要臣惡恐諸道流及執事者其獲言不潔幸戒諭之何列五事以奏

上曰覽奏足見忠愛步虛初留覽新天未謂朕已竭誠先展輪幾一具

人及百執事矣諸臣亦宜仰體朕心各盡丹誠以承天鑒其五事悉如

擬舉行五事不得其詳聞皆增中書以供朕道家部說之語而中書

繼文皆此爲之作備

獻祥瑞者宗室內臣軍民有之而未有自無按者嘉靖中而贊是無汪

獻世嘉瑞金幣河南巡撫吳山獻白虎應天巡撫陳獻白虎四川巡

撫陳某獻是浙江總督胡宗憲兩獻白虎賜金幣復又獻白鹿二芝草

五復有賜鳳陽巡撫李遂獻白虎陝西巡撫程凱巡撫李秋於獻書之

白虎賜金幣河南巡撫嚴承明獻白虎湖廣巡撫徐全獻白書

嘉靖中而禮部侍郎黃瑞爲言官所獻自宜得利宜忠報國四字下南京

法司應劭天下笑之按正德中御史衛傑徐乃官誦言得利利精忠報國

字語本斷執之故三十餘海南元軍惜乎不以此例治贈

趙文華督軍進其家以一日坐臺而日坐家司道守令時師候揚行禮每

出拜客必周二創于三前胡宗憲嘉官歸嶺漢游居入邑必用鼓吹

旗幟前導獨邑令肩輿坐堂堂如下江陵歸吳事而道諸國撫言服上

堂一用軍門禮智托花紅書費賜百金當集梓園怪事也

文華以進百花仙滿園工罷日臣歸著服之而毒上以問萬萬想其不先

自己已召至直所書而寫為華事餘就二相遇所見文字方說而
意言不已二相為之宛解幾至哀九卿退獨今更換文字出之華宮
及重歸夫人置指耳室候入內小飲今出拜謝乃解囊授以大司空
南征得者少孫萬國屬其文學當入直上不應而文學益驕待中
貴不以禮嘗有所進方士華且畫而上索之急懼對曰此皆受之文華
臣但修舍耳工使小禮從事索之不應禮曰公不憂工想耶華微然曰
上怒軍機我增進以聞工顧言曰真謂我不能殺之耶特而託方過新
閣使工革復應之嘆工一日登高望白長安街有大廈間曰淮氏第一
階曰趨尚書新宅也一階曰工部木手作文事宅亦何暇為工達聞
上益恨之自是逐文華矣

禮儀初起陸澄以刑曹上疏論考獻皇母太后之非改張桂為形說其
後大體議定登丁憂服周至京職歸張桂履為正論而惟前之失言積
改過自新澄旨答之補禮部主事逆明倫大典成工閣之見澄初疏大
怒遂遷吏部澄當造修理之論教誘慈寧逆取禍又假以悔罪為切
悛逆奸巧有姑禮司宜出之達方乃補為廣東高州通判
豐存禮部高材博學下筆數千言立就然疑擬憚人畏而遠之嘗與沈
嘉則論忘年交相得甚歡嘉則之口是富如笑公詩即大怒提照拜者
松之上事所祖凡三等一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則布衣文士素則為
首三則賤地盡之類其狂言可笑類此張司馬時微序其集曰公實
東漢奇才彭軼論事則旋舞橫出橫制則漢立成士林觀之風毛

蒼耳方諸通知然而不特俗行庚戌中片語合意批出肝胆相照
既蒙噴吐後見手相刺亦不覺懷母為解頤斥爾等為善果事若無人
罕所顧忌知者以為激說而不知者以為窮奇也至手執衣籃趨進安
不覺僅如絕報而還亡霍家進門而不入顧獨覽端以終其身不亦悲
夫

至慶士令即即通部吏部大獄歸往錫終堂不出一語王任之部書將後
家王伯在提辦特刺就後家拜之部禮恐區門獲王投出排之而去
崑山盧儒學執之善華孔文學師即書學歐陽自負甚高其語之揚曰
吾有腹稿耳然為人顧近爾有陳孟東者招之飲儒入門偶見胡仲子
文一兩席間飲食外手持此文不已不與眾持一談難預之不顧也一

卿順官往候之讀書閣中久不出手校清之再三曰客候久矣曰後宮
諸何書來

高中玄在內閣典華事不合一日方會食公曰供食中夜不能轉側而起
者數四矣公在先帝時以齋詞求宿官卑而舉賢而一且即信之今又
始言官而必逐其薄軀腹心之臣何也華事曰公誤矣夫言路口故多
我安能一一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公言我薄軀先帝為卿獨不此在
禮部時先帝以客札問我言然有強顏得効力于齋事可許否今此札
尚在然無語塞華事出即引疾辭新亦乞身工兩留之

徐文貞嚴去新辭門下有呂生者智士也持千金至長安時莊皇帝崩新
鄭與江陵受顧命呂生乃使家祝高公曰大行皇帝梓手以少主為公

公何以自誦曰誓捐軀報國無足言者家曰固也今事有危急者非公
莫能昔高皇帝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而以秦王嫡之晉然周楚為之
義公所知也後魏王頊宗人府則居重職天下服宗社安矣新鄭僅
然應之客退官生宜官高公將據立外藩不利社稷傳入宮中皇后貴
妃聞之大驚乃令她父事傳進而繼之新鄭曰親王伯宗人府相制也
今得復之信還報曰信矣乃夜降旨迎新鄭

新鄭之被逐也奉旨嚴切江陵令親騎迎之倉皇乘馬而行僕多避資
斧盡出都門二十餘里投止野店中為食而江陵久使人促之曰
聖怒方甚不速行且以觀望遠乃不食而去從奉大臣去國未有張綱
如此者及江陵被誅命使來至撫院守巡先發兵圍其第夫人與諸

子妻相抱號哭而長子厥修竟自殺其修之弟于新鄭

為諸侯張甚固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馮小臣張容之
曰皇親先禮而已若則為下則則為小狀不為取也 國朝文武大
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
八嘉靖以來此事殆絕江陵被逐其妻自相驚駭為瘡以為周于是言
官亦有屈辱者矣

神廟如重江陵御札不名以提傳旨此奏亦多不名而群臣搜附至于重
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陵被逐後而存官奏事被稱元輔
則得新政張藩斯乃曰張太師是有稱先太師者未幾而張藩無所不
是矣

萬曆十年江陵久病不愈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祝祝已
翰林科道繼之已吏禮二部繼之已他部屬中行之類繼之已五城兵
馬七十二衛繼之而同鄉同年門生故吏有至為舉三舉者
每行各率官大條執鞭日中當科舉則吏跪竟夕而起至有賂進士碑
數吏跪以息膝夕者所科舉必書刻以紅紙紅錦幕其前後是江陵
偶領之取筆既其鹿梅自是事舉詞室不擇金帛取相公一領而已至
家軍曹先為致繼為利獲請中英門曰家軍今為魏矣向都放之尤以
料無相向其厚者亦再三舉一中丞諸千人二舉而吾與者三个陸廣
矣山東兩臺司道俱仰東臥沈履潛河亦足繼而楚之太和衡山不必
言矣

故事冬至賜百官義履耳則皆義以朝時江陵多服席中藥火膳諸日問
及知不報則次相以下無敢載者六部至原陳其自左序上有履耳則
手去之不問上之載與否也一御史偶與其傳語而忘之則竊獲家相
顧其首而笑御史覺大驚愕無人色傳獲數日獄不見江陵問乃始自
言

江陵被逐後繼其群臣極意奉撫繼其有用職俸以大紅旗為地青旗
為掌而璫金上下格為瑞龍之狀江陵見之一笑而已有丘岳者而亞
卿在楚滿掌書以黃金籠解贈之云日月並明為國卿大明天子丘山
為岳四方傾土為相公

征東軍曰江陵有父之憂楚與陳文舉解徐太室皆負義赴吳吳哀哀

獨趨直雅不事俗人阿意如之直猶坐說相傳伴公事與捕見丈人有一淨身男子侍其側夫人曰此京中收得老嫗曉事頃公看顧之際遂作病番狀曰老公公現看顧得陳瑞陳瑞何力看顧得老公公御署之丈何代無之

分靈富國家人承年專為世舊過村號曰萬歲無不稱萬歲者江陵富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曰覺睡無不稱覺睡者翰林一大僚為祀以贈之一時侍從盡陳多與諸卿故通編姚一二大臣亦咸賜宴命茶呼為特弟微候過卿廷飲修上坐衣冠照馬得楊長安中替元可幾後事敗一室嘆一室新人心離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廉潔不可收拾矣又有某九書聲勢傾不履七而能作字頗為主人代筆富過于七又有

至五文雅不及九而富次之然頗清謹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哈律過某家九過一過神使至哈律前九云頃兄過書于某與父世世有

此等路官的吾輩永隔與過神真可笑也五之過過游宋建矣

江陵奉旨歸美所經由潘泉官延迎而觀者十之五六江陵猶未佳意欲使持庭參家宰推遲無不從從者喜從越界趨迎自為前導均來更序不無驚愕所坐多與則真定字幾番所刻前重軒後麗室以便催息

音裏而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筆進香凡用三十二人舉之所過州邑牙盤上食水陸進百品雖以為無下第處而普無獨人獨赴為

吳鎮江陵甘之曰吾至此曉得一紀于是吳中之危召幕始盡皆得善

僅以歸

惟華三才觀機之術收來物惟用財如流水顧泛陽亦以譽言日當時為辦陽理陽當過三才三才宴之正蔬菜三四色明日飯陳百味理陽祈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之即宴宴今偶有故羅列理陽以是

不疑其善

陸吳間有四好人 方澤一名與時貴陵人自幼知幾有才幹學富不藏去而學遂從太岳山後訪一過師師與以瘦銀法一日師熟睡與時歸其所陳升頭過去海江湖間飽所傳感應者以治人頗異之往謁荆川唐公則又難渡聖學及釋宗又自云知荆川荆川重之一日茶中甚汝論過荆川得一見語而合折節敬禮之以為非凡人也羅修撰洪光雅與荆川善亦慕其名過并訪之叩其術無以應棄之去而四方

創侯之客幅輳其門皆云行方夫子講大事竟不省大事為何也其後

胡廬山直為楚學富勾得其好狀特治之有司捕急因匿姓名逃去未

幾死

湖山農名釣楚人販五喜安人指觀者不無勾捕亦不多識字而好以

急見穿鑿文義為奇邪之說開得一二語合亦自滿然可曉無言人之

貪財好色皆自性生其一時所為實天機之發不可能開第當過而不

留勿成國表而已與建公負書交以針取其財不違而棄去之書以還

士羅汝芳為門人咸且自比對明年過之雅安以為且此對也皆之十

五而快之游汝芳唯唯聽命義最至而京族於人財事猶獨之官皆五

十不良新亦不轉側坐罪至戍國因國且死汝芳聞而藏之乞于友為

歸離出獄出則大罵捕獲者為知表而法不知表也汝若亦唯唯自
成歸八十尚無恙

何心隱者村高子山麓而幻勝之少卿事山麓山麓有制卿事之者必
先獻三奉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麓家其所行意甚偏一日值山麓
于村婦歸隱處候其出而祀之亦獻三奉使拜則弟子歸園觀游江湖
者必先告乃敢百夫相與為死是心隱每言天地一投機而已竟不能
殺命命不能殺而故以天下讓湯武能殺桀紂故得天下當與一當室
子善隱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子能殺我我且先殺汝汝之湖中而
快使手書取數百金而後暇之久之益悲故江湖間流文言以非久
可以得志于世而所至聚徒若卿貴太學諸生以至息少年無所不心

服呂尤多游世中以兵法教其諸長稍間江處為楚豫撫按密通
之得于嶺北見撫臣王之地豈不說曰君若能殺我殺者張屠正也
得健卒痛言之百餘跪笑而已抵獄門人涕泣而迎酒食亦一笑而已
途次贈金者前後數十人皆不受獨受一卿貴士千金曰而有風像可
受已遂死

卿轉柯為新鄭富家某得大拜又為大增陳洪書某得日禮而人德之
逆唐漁中市官窮唐國路且不實而新鄭亦廉而獲其口乃厲之而
廣帥官以武冠久則逆之持持歸益惡所得金多費之信使陸降而所
至把持守令長短大言無忌時新鄭已卒江陵當國知其事而惡之為
漸撫張綱某捕置之獄搜其如心隱而加甚杖之百不初改折其足而

不能乃殺數卒使置于檻以大旋旋之而後折其腕曰大旋我耳豈汝
曹之能豈死不屈

盧次樞游太學歸訪中孝功俱斷入門大哭不休已而長笑曰太學士人
之嚴奉無有與于斯文故收守當不知弟之無援也僕卿笑而飲之
張幼子有奇癖過俗家即戲而面與應酬家有俗使執擊鐘鼓立以洗耳
每出戲中令老婢所歸每食必備佳醢羹饌以饋之有夫者大怒
不近乘宴客數其家七人客及幼子皆及難是歲李事番以滿學僧
達觀以旋祥皆被逮李自強達觀死子獄

幼子初名故翼後改名軒中相公言其字題投非嘉名也後故書于
人口張軒空首大頭黃似砂中有衣木棉記一上寫是所形如眼相間
清之呈荷衣故問其故答云昔年有方士相某曰有血光放製此中服
厥陽之文藏自詣子微中夜吞服得一善三兩紅芍藥詩有云頭頭并
遠觀慈覺面西開時時覺衣不足或三婦能何唯相侍復相依其秋
竟為盜所殺同時遇害者七人三婦與為橫尸由水草堂與官來救驗
面有刀痕頭面相並記是前持中量善其識矣

吳中某舍會婦之袖袖獲人理及羅官家唐忽得心疾凡生平有一面識
者輒命其子于之金銀少有難已即惟心煩是語呼不已久之索裝
盡乃自縊其子推供斷痛是號呼慘不可
金華某子喜游名山麓東若行脚僧及游武夷山川無遠此者當
經骨於此逆獲降不食藥山僧死即埋之聞七日不死惜以束汁灌之

復生

嘗熟陳家親親然序者爲膏油丹沙金寶製作美娘其裝小童妻

之水仙一娘爲置金銀服飾其各悉拋之水而更製積藏負極深

及官物料備頗多官府送饋因而薄產乃脫履以居自慕慈妻料難自

喻春間口沙金寶首飾皆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疑我矣

洞庭亭產蘇康王公事不第遂棄而營什一之術執籌數博笑入寶藏

雖是說不獲一毛以此致富大富而和之中而入漏盡而出雖旋地

珍珍于官則營其術者甚多一室滿喜適意豪富于湖中小雪山之神

山在湖中祀蘇氏居惟茨祠一區適年美難至蓋油丹沙金寶料難購

舟人咸以去蓋願買舟不得值歲冬來歸之姓皆首就荒無一得者

故僧行果自海上來統以符咒治病多愈人皆信之昨神則其言其非

聞其言與語大悅受拜報運氣法有人病室一童子之惜往來二家指

授項之劉忽爾臨歿死以補之惜曰是時海神神游而後可以昇矣又

頃之頃隙愈甚有山人自口出至凡上長不滿指蓋非而後劉則爲麻

口吾居之元神已童子顯而大呼劉劉送僧仆移時越道得修病以卒矣

未如也賸賸如劉一日忽大呼曰八仙至矣踴躍起索索病雖至是步

或如半人既而家中百怪交作家人大懼亡何行果至其且聲聲罵曰

妖鬼害害任氏二種爲以於人吾所帝投法疾行果當皇德去不知所

往而矣亦病得半而始痊

述寶續不獨外除眾正即常關中多爲陷害如的中志星所祀姑姥張

氏已有婦官唐時祀禮畢客氏與逆賢其已于某廟前力踏之

得食食煙數日後天大雨而刀痕自顯于屋溜伏噴而水數口而死

歲也李氏爲范慧姬乞請客親偵知之送歸官某封祀飲食如康裕也

故事先是歲也見給也賊兒連于千時凡屠元時賊中皆嗜食食物至

此得留食數日後客親招解謝送出爲官人侍僕得存

然皇即位給也得復封改其而歲也亦復封養子內此外爲貴人等茲

絕食而死其妻某概與而哺害之妻廟亦無知之何罪其通天寸疎不

足故也

客氏初與魏朝爲對食逆賢既得志遂棄用選客氏與朝結爲兄弟而朝

之爲人也挑而諒賢之爲人意而壯客氏心向之而人常懷客氏酬飲

于乾清宮暖閣至百儀爭驚驚起上駕逆賢御前跪處分工曰客婦

你康心要服推我替作立魏朝者大陪王妾之名下也時安侍工則

惡其魏朝打制一掌即令告病而客氏妻婦逆賢矣客氏既移居乾西

二所工爲魏朝魏妻無生日工亦跪奉敬母尊歸無策即中當千秋萬

萬不及也上無逆賢非客氏名下所道謝不甘而正惟各盡所謝賜飲

捷爲其文希復逆賢矣客氏歲數出歸和某則上必速逆侍諸婦進行

而一應盡局各端羅導隨行具供張者不下二三千人煥煌如星沉香

如露呼殿之聲侍從之數連出大駕之上既至宅便應坐自諸大簪度

近侍換次中頭老祖太千千歲之聲聲然震天皇古未有也皆死之日

雙尾鰐反然未足為蛇蛇等者恨也

工役召官民聖諭云朕思家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官去午膳至晚通未通用養夜至晚情泣痛心不止安敢勿寧朕朕朕朕朕思以朕還當時常通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延不得臨眺此諭必家氏好堂所為全是漢子私情小兒輩播不顧表裏王言之體笑嘆四海之口莫可恨也

南縣之通內也以事太廟通儀為最者所知送與送賢通亦求花鳥凡有書札皆親筆行省外題曰內閣家報封上珍白文親廣印送呈惜薪司王朝用朝用者送賢之字家也仍加封書押送送賢直房付李朝欽收掌而李永有石元惟徐文輔等念與賢聘 崔呈身之通內也始

自呈身之通傳片東集導引凡有字帖是幾時同志夫妻等錄俱特原本付朝欽收掌而永有等各鈔錄小冊藏于袖中每日早赴送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惟官本內民序官本內有無朝用姓各而用簡舉件送雖索朝政乃大嫌

崑山顧東隱因楊忠烈獄中有門生聞老字樣而南樂又以失誤火典就糾送與外廷大相水火乃歸以己意用筆圖照神便覽一冊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如葉而高廣橫在等約六七十員目為邪書寄付送賢暗于上前審事補斥而崑山府照首撥矣五日一此連離之嚴旨四聯麗之溫旨皆東隱所奏觀也先日曾注文官及諸藩州之去極高陽之朝帝後據首據之錄也于攝送神出送東傳巧

魏無極母者貴池丁紹興涇州馮姓也凡送賢之奏諭如抄事文皆內閣詞臣撰擬也廣微又手寫所擬起用之人如黃克纘王永光阮大綱等五六十人各加三閱而閣不審目為送人審付送賢陸續照用初御前傳出則處某條邪書某條門戶某條能送則姻家某條劉鄴宗族人皆驚訝以為內廷何以知之不知當二行時中據奏也

當送賢時內閣詞者廿八歲而重觀決目贊論不可勝舉廣微傷先附內側校太阿而乘驟乘觀至殿臣與皇上並稱黃主性乘來道等相率次充無特之殊真無所適若老康之誤侍之張爾之書張爾直以吏錄書之又不足道矣然則廣微乘機之罪不在虎彪之下而得免罪殊可謂失出矣 五虎者李愛龍吳澤天倪文煥梁夢環四呂五

虎者四爾許國地東應元楊葉孫堂也

凡幾時錄諸書有名或各帖有名則自泥清官大觀內發下片紙各店房即予進士履歷照神便覽竟為是進門生何處人耶其出日抄帖曰紙以隨地行一日故處幾處益以為我張益之弟兄之一日故處幾處素以為黃尊素之弟兄也細查籍貫父祖姓名送賢始知無涉乃止丁貴池止內臣強守職顧祥明送賢惜之請留中不下凡留中之本用白雲裝紙寫職名碑諸年月于外收于御前大櫃是崇廟御前燒燬字紙甚多蓋群小忌某等已一切焚之矣

據涇州馬臣卿職者南樂為涇州地也涇南樂者即涇州也據涇州者又即南樂也而南樂既屬南行時具札予送賢體乾等屬上書持四款

兩沉沉夜未央。前門有客發連鄉。同心願結先施酒。後居王念不忘。
蒼狗白雲仍變幻。傾盆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皆龍逝。離愁還隨流水。
長事既大特持亦可笑。

沈文煥與參事邦華等得日書。邦華林高足而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
姓李。日宣設計陰謀。暗害善類。周順昌。呂留。林晉人吏部。貪橫異常。
沈逆奉書。不各其拉。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
連通姑蘇。曾連十日。以七折。每日中。尚知有五法。于林氏。每夜。調書。還
惟。是。周。從。子。林。世。克。和。藏。華。院。收。聚。書。官。聚。聚。有。陳。都。者。削。了。籍。為。
民。當。差。仍。是。警。務。令。內。有。匪。和。匪。籍。的。還。着。換。傳。提。問。近。販。完。歸。其。私。
劉。書。院。高。顯。離。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碑。回。奏。以。為。恤。實。聚。聚。之。
或。王。宮。如。煉。而。一。時。衆。觀。諸。臣。元。無。不。倫。明。憲。既。視。召。父。為。聖。免。欺。
天下。帝。祿。鼓。真。足。今。人。疑。指。至。于。折。書。院。建。生。祠。竟。欲。神。聖。皇。并。席。一。
筆。抹。去。華。讓。上。公。獨。尊。天。地。鬼神。一。統。林。然。此。亦。從。古。惟。門。應。天。所。未。
施。之。胆。也。

李春生李善先楊南樵之門。後入涿州之學。見涿州望。性不能久。任則又
與。皇。秀。比。馬。首。行。贊。美。重。修。肅。寧。城。者。皇。秀。也。於。知。大。城。城。垣。者。皇。生。
也。因。城。壁。而。城。其。掌。家。李。永。負。善。通。州。進。海。運。至。永。負。富。河。庄。永。負。拒。
而不。納。人。皆。笑。而。都。之。者。李。善。也。為。永。負。性。之。証。據。入。學。理。入。北。關。鄉。
報。者。亦。善。也。被。皇。秀。之。父。稱。在。天。之。靈。者。永。宗。道。也。如。涿。州。事。熱。定。周。若。
徐。大。化。等。也。據。皇。秀。之。獲。據。得。手。通。縣。索。者。周。鳴。泰。也。欲。于。逆。祠。道。

涉金細惟者周樹也。素廟道和達仙方。當露散微傳。為安以因龍者。實
雖事也。

為逆諸主等。數人世。無傳。越為。陽。而不知。有。毛。昂。實。實。為。沒。上。舉。人。都。
萬。程。曾。受。某。門。楊。左。之。逆。和。和。為。營。教。子。內。逆。賢。意。亦。特。釋。而。得。應。
星。與。昂。實。口。阻。之。且。有。放。虎。自。售。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權。獨。
潛。逃。某。一。切。諸。皆。自。內。出。者。多。昂。實。罕。免。漏。網。無。推。何。者。亦。不。平。事。
曹。致。程。以。始。端。初。周。忠。報。諸。人。解。忠。賢。為。父。張。升。太。僕。曹。卿。復。與。同。黨。不。
合。逆。賢。亦。祿。澤。之。逆。責。其。欺。詐。則。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目。之。
義。已。絕。父。子。之。恩。雖。忘。逆。路。去。

毛一驚也。與應天時與賊監事曹同謀。當正殿時。至英為民所擊。一驚。隨

挑槍怒殺。倡義五人。英。被。結。一。擊。于。軍。門。其。工。云。拔。一。毛。一。毛。不。肯。放。
一。驚。一。路。平。安。後。費。家。居。忽。見。有。索。命。者。遂。病。死。元。精。喻。吃。如。小。兒。且。
陰。口。誅。之。也。

戶部尚書黃遵憲。無見逆賢。屈膝。扶。起。以。老。黃。呼。之。其。建。逆。祠。也。迎。喜。客。
于。節。五。拜。三。叩。頭。已。至。後。前。為。福。口。報。名。某。為。某。事。家。九。千。歲。扶。植。叩。
頭。謝。又。某。月。日。蒙。九。千。歲。升。拔。則。又。叩。頭。謝。就。離。後。五。拜。三。叩。頭。謝。
者。為。汗。下。決。理。運。泰。稱。得。自。得。律。以。無。所。不。道。之。罪。其。何。辭。乎。

逆祠。厥。初。文。陳。以。瑞。揭。拜。自。伏。及。入。佛。殿。長。揖。而。已。逆。賢。聞。而。怒。曰。數。輩。
大。子。婦。最。逆。制。奪。何。苦。故。小。人。請。看。珠。

詳。圖。觀。者。列。書。滿。頁。之。姓。也。劉。錫。之。死。成。于。負。殺。人。始。人。而。圖。觀。信。不。為。

版正且多為逆瑞除公論不與己己京察得免時有語云沈惟炳主
察滿清幾獲益於下遭瑞是年溫雅仁以科場事計議盡致也體仁
曾為瑞瑞作詩及為相數年章滿公事獲瑞亦海至首瑞被逆瑞死為
五百年間目之瑞命即云瑞之賜死行本籍是瑞止曰六項房一區在
瑞瑞瑞角最狀瑞瑞法官無可搜其瑞逆至以瑞文瑞瑞瑞瑞瑞瑞
瑞瑞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庶幾亦有之

四國以此臣作為自利天生為社稷佐皇上中興已重其事惟工具從之唐大無識明此建擇教名孫國華大英贈

將帥者故劉院外之無任快好義士民信服未陽令銀標標會唐民借民權氣憤派輸金至都以為都督中產起難數百金雖大怨痛所刻往錫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性憤之士民大開有謀生者執標于堂前之按臣先先調兵行動所至唐標鄉民保舉拒兵先先遂以鄉反問時陳公子龍為鄉司事如其非反道生員許若未當官論之都事同事十三人指抗抗微子龍為之請先先不許查投之而今孫某復位劉院周廷瑞初為相輔以除黨情其相也實以嚴院與之違宗英呂時為之結納而獲得賜環遂一切從寬大統收信人心以要譽舉凡

撤監視液派新清禁微起廢廣皆其印至時事也乃呂時作非微學來聞同使而部若仲建若建皆通得為建投凡大小用舍入以公議言之士而外缺使路則漢不盡知也于是長安有四家十姓之解又有祀族子中公子換金子之建而相某良英賜帛之令非不責也

崇禎中以輔臣督師者四人登某之報聞臣劉宇亮往于亮紀不知兵聞訊至以視自辨而服于馬工而配人皆笑之楚豫之亂聞臣楊嗣昌往賜兩方督師臣張即賜聖賜特進行而嗣昌撫動而失智多保社至失陷瀋陽權罪自縊 幸已死勢益熾上以英姓久在儲場建會師而姓氣竭念其還延慶辟工復知之嚴其行而姓獲罪 壬午冬建事大竣上命周廷瑞往視師廷瑞至軍中神客心養之受劉澤清

十萬之費題補中華諸將望風而逃不料理軍事上從探者得知之而廷瑞得罪

乙酉三月十九日南中諸臣投增太平門外望祭烈皇帝阮大樞復至哭呼先帝而米曰先帝殉社稷者米林諸臣也不當殺米林諸臣不足以前先帝今降名夏徐清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太監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米林復社諸人大戰時與辱以上游急始殺我夜半當士英堂中云聞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凡直臨中原求其人不傳

士英當國惟以招徠納財為事至于諸臣所州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云而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招行納資例唐生納三百兩增六百兩州七百兩又立開納例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侍詔三千兩後貢一千兩推知衙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皆以助軍也時為語曰中書隨地皆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羶方臘似狗磨起千年塵投書一呈首補書江南錢瑛家為家口

楚撫黃州朱台對執言士英不法決與諸侯下士私論諸侯周曰聞臣宜自選避士英以金幣餽諸侯諸侯為上法留矯旨令士英入京而兩言者民指曰要觀軒眉世曰欲罷亞其間馬蓋補加度者曰曰嚴與英表裏為奸者也

士英既著作對者云周玉璽先賜玉復賜錦綉禁庭儒之類一用狐狗之

覽焉羶羊家藏璣璣羶羊實士英之皮延作犬羊之類又有辨云劉

阮非仙人先後幻仙充之土地牛馬畜畜類南北籍中國之冠裳又

云二劉翻世界七無樣地掃象林一馬臨江南四續學天歸北華